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〇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〇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〇五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梅花百詠一卷

〔清〕李確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梅花百詠一卷》提要

明李潛初先生傳

李天植字因仲乍浦人自海鹽縣籍入嘉興府庠中癸酉科舉人天植自為諸生時工詩歌古文辭既登賢書公車屏迹不一干有司築蜃園與海内名流觴詠其間甲申聞變後不得工公車改名確字潛夫遯跡龍湫山中糧絶不給好事者多載酒米以周之非其人雖飢不受也長吏守帥聞其名車騎過之踰垣避終不見每歲必賦三月十九日詩讀者高其風而哀其志也年八十二預知死日賦詩偃卧乃卒年家眷姪彭孫貽拜手譔

三

寒香肺腑泼香神花自生平有此
真白璧不須詩楚客明珠何待泣
鮫人閒尋日擬携雙屐静對誰堪
着一塵湯詡洛陽三月錦滿城柢
李讓先春

四

花因臘近自舒神瀲黙臨風笑亦
真林下卜居聊避俗山中招隱豈
無人甘同蘭芷紉為佩不共珊瑚
碎作塵茶竈筆牀曾伴汝也知堪
締百年春

五

歲於寒日訂交神雪誓霜盟此獨
真天亦有時迴斡運君能無恙是
完人謝家寶樹風流種金谷沉香
粉黛塵誰似一枝相識久年〻妝
黙草堂春

六

近疑名婉遠疑神試向寒枝問始
真草木只今知有主風霜何故獨
愁人嘗憑曲檻聞清角自鏁雙扉
謝刧塵寂是月明風靜夜莫教閒
却滿園春

七

霜晴風靜寂娛神花自含情向我
真未有清尊頻百斗却添明月是
三人聞香每惜爭林鵲留客能無

埽榻塵今日满園開已徧不堪顦顇負芳春

八

鶗鴃催来未足神霜晨聳見始為真知無蝶翅相憐女不學梔花解笑人林静儘多閒歲月山空應少别風塵傳聞大庾開如雪正是長安號小春

九

驛使安能寄爾神偶從郵落見来真綈袍未必寒於我白首徒傷老向人自抱孤情成獨立豈堪随俗學同塵千家簫鼓千門月誰問空山寂寂春

十

潞潞踈踈一種神水邊林下看逾真須憐此日無知己却得逢君是路人松竹清高應作伴琴書瀟灑亦沾塵也知榮落皆天意何必迎春與送春

十一

遠韻無之有遠神花中惟爾最含真青山盡是清凉界我輩俱為坦率人耳目静能通臭味琴尊閒與滌凡塵園林日涉皆成趣不減孤山處士春

十二

天然骨格自然神今日相逢始覺

真但着鉛華皆俗豔絶無妝點是
高人風流不入平津閤日暮郫堪
庚亮塵若問長安舊知己湯勞持
贈一枝春

十三

酒賞何如茗賞神要於佳處領其
真一清以外無餘事四座之間少
此人為惜高花無惜蘂任留枯榦
不留塵茗皆辰齒行吟徧肓貧山
房日々春

十四

不作陽臺夢裏神自於風月露清
真應憐滾雨翻雲態故學投淵洗
耳人看許漁樵來白屋遊同猿鶴
隔紅塵巫山巫峡蕭森久爭似猕
眠斗帳春

十五

西湖處士舊交神千古相知此家
真得月總為荒徑友棲岩俱是上
流人佳將素影驚衰鬢莫以閒心
老客塵放鶴亭前三百樹而今無
後故山春

十六

湯擻蕾鬘觀裏神別餘風格見高
真須知林下無雙種原是天邊第
一人金屋玉階聊寄跡瓦棺詳舍
未成塵可憐衰馬翩々客盡向豪
華過此春

十七

斗帳淒清寢亦神憐香惜翠總非
真也知淺〻蕭〻格偏似疎〻落
落人窮寞祇添三徑色蘇華應謝
六朝歷多情景喜枝頭鳥日〻窓
前與早春

十八

俏然無累是清神知爾年來一味
真調偶未逢黃閣老臨妝不妬漢
宮人高寒只對中宵月解脫何愁
萬斛塵生小自經冰雪慣却留名
姓占三春

十九

雙瞳剪水似含神識得瑤華特地
真祇有暗香題處士更無紅葉誤
漁人冰霜豈謂非天意車馬從來
是世塵日暖風輕花盡發莫言寒
極不知春

二十

凡花何足遇吾神今日園林賞倍
真得意不妨成獨往多情亦自解
親人齊紈魯縞俱無色越水吳山
總絕塵為惜故交頭已白相看憐
取眼前春

二十一

香中有韵豈無神耳目尋常認不
真羣玉山頭多少種瓊芳國裏見
斯人羞同梔葉窺妝鏡肯趁楊花

逐路塵終日卷簾相對坐關情惟爾數枝春

二十二

子建曾聞賦洛神亭皋相見恍然真閬中莫訝香生鬢林下偏驚玉似人乘霧曉妝猶帶暈凌波微步不生塵馬煩車殆知何故為惜霜坡一樹春

二十三

不識南枝獨立神儗稱知己未為真丰稜信是錚錚者面目真同故人故國松楸煩寤寐素交湖海隔音塵誰能更向荒園裏一揆東皇舊日春

二十四

花雖無糞自丰神詩不能工畫不真水部到時猶有句王維去後已無人東風入徑微生浪碧蘚封階遠隔塵我亦衰時君亦老相看莫待送殘春

二十五

冰輪肌骨玉輪神一點芳心逗淺真剥後終為同盡物陽回偏作有情人清流豈少超超著絕俗寧甘碌碌塵若使避秦將此種桃花不占武陵春

二十六

廣平賦裏識花神縱極形容未必

真妝點陽和應有意挽回天地豈
無人江南正喜傳芳訊塞北奚能
絶戍塵卻憶舊遊搖落甚安排豈
礙獨尋春

二十七

天亦知花瘦有神嚴霜密雪試偏
真群芳滿眼無存者獨立如君有
幾人小詠朝朝呵硯凍清歌夜夜
落梁塵年来分得孤山種細蘂花
香小徑春

二十八

翦水裁雲別樣神翩從林下見天
真置身何啻遊香國入社因而得
冷人十月南州穀有雪黃昏東閣

靜無塵上林琪樹知多少怪爾先
偷海上春

二十九

臨湘誰弔汨羅神素影微波此日
真顦顇江潭如逐客主持風雅亦
騷人芝蘭千古猶同氣蕭艾當年
已作塵獨向冷風淡雪裏一枝容
易自傷春

三十

卻似馮夷翦水神飛来六出影偏
真移時便作花千樹此際應添我
一人湯借生綃圖好景只枯玉塵
拂飛塵青州從事如相識宵惜頻
攜石甕春

三十一

名嶽而今不降神如君皆得領其真須知龍戰元黃日自有調和鼎爲人討雨又應憐瘦鬢誅風檄爲惜香塵枝頭一點淩寒色便是人間有腳春

三十二

漢浦今無解佩神逢花想象得毋真風前微笑香生頰月下含顰冷覷人瘦似寒冰惟有骨清如秋水不生塵可憐交甫無情物辜負韶華到莫春

三十三

日在嘉平索百神林間遥逗此花真看來古骨老於石肯以冰心熱赴人碧蘚只留寒玉印遊蜂應避冷香塵嚴城簫鼓年華改誰識空山已占春

三十四

雪壓霜欺未減神閒能瀟灑老能真潑林月迴初歸鶴高閣天寒尚有人對我似添衰鬓影憐君不化素衣塵隴頭昨到平安信依舊枝枝是好春

三十五

繁英安得比清神明月無心鑑獨真逸格已知非近翫孤情欲訶待何人高枝爲解奸雄渴錦帳徒增

富貴塵自向小園甘寂寞憐余斗室可藏春

三十六

筆墨安能寫爾神閒看方得性情真雲歸野渡留髮雪風起山阿若有人夢斷不逢南浦月香来應拂曲闌塵含情盡日成孤坐相與年年不記春

三十七

消息誰傳庾嶺神東風昨夜寄来真魂銷草木風前遂夢斷關山月下人似有所思方遠道豈能無恨逐征塵蘭亭梓澤邱墟久何處堪藏萬斛春

三十八

蟠桃名姓注三神君亦前身侍玉真看去恍遊元圃夕貽来不是日南人孤高自具千秋骨清絕全無一點塵我亦梁園舊賓客當年曾識雪中春

三十九

玉立霜前憶爾神相知曾與往来真芝蘭社裏無先輩鴻雁天邊亦故人老去自能耽白業齋居何處著纖塵嶺南十月曾攜手不待逢迎到晚春

四十

林間何物可言神潛〻跡〻只是

真雅道日衰知有王清風未墜見
斯人難醫司馬消中客不濟萊蕪
甑裏塵無用只憐吾與汝年來應
讓錦城春

四十一

語含香更默含神紅紫叢中獨爾
真仁者壽無如此種聖之清未見
其人乾坤誰解留元氣流俗安能
仰末塵今日不須鄒衍律年〻幽
谷自生春

四十二

聞說名花自有神循名反恐失其
真陰何詩好無斯格王謝堂深見
此人茗到熟時香滿座節當携處
王爲塵睢陽建始君休問且惜幽
芳小徑春

四十三

含者芳心授者神相看不語意偏
真低枝郁惜逢纖手翹幹凖擬望
遠人落月屋梁猶有影空山石路
絕無塵年〻臘底花仍發西日依
然舊日春

四十四

不將秋水借爲神自有天然骨性
真一樸也能存古意孤情猶似避
交人雖多雪後殘鱗影肯混風前
野馬塵耳目近遊清絕境却嫖羅
綺日嬌春

四十五

寒淺何計護花神苦節猶能保一真種〻芳菲寧有用紛〻衰馬總無人齋心已悟空中色白眼聊看世上塵竹杖芒鞋須努力山谿野徑好尋春

四十六

煙添精爽雪添神臘後年前看始真品格可稱天下士嫣癡寧學掌中人蹇驢尋處聊乘興社燕來時已絕塵今日歲華從此改家〻門戸貼宜春

四十七

梁家曾覓玉清神知向花間寄託真名姓詎驕金谷隊風流寧讓錦宮人香生珠玉原無價泪落鮫綃不染塵却笑尋芳無識者秖憑闌檻號移春

四十八

水仙林下不稱神讓爾寒芳一味真傲俗秖成孤僻性遭時同是亂離人繁華金屋當年夢烽火咸陽此日塵誰信蒿萊悲滿目數枝牆角尚留春

四十九

寄語封家十八神好留風物適吾真白頭雖值飄零日青眼猶須賞識人淡浅林間惟有月短長亭外

豈無塵都将門戸重〻閑𦔳惜亭

亭玉樹春

五十

華光墨裏巧傳神自得天機分外

真不得月時偏着眼少添烟處亦

宜人冈檐節屋朝〻雪九陌三條

處〻塵入世自知緣較浅湯勞歌

舞日爭春

五十一

楚〻丰裁䔕〻神樵夫收監往還

真乾坤清淵全歸汝山水宗盟不

待人開日豈知王氏臘飄来𪖙䒷

漢家塵而今庾嶺天南北回首能

忘故國春

五十二

蜂喧蝶攘亦愁神不愛煩囂愛静

真家在滨山如隠士門無顯者即

幽人空林踏月疑無路獨夜吟風

不動塵却笑陌頭遊冶客酒船歌

板說行春

五十三

冰肌玉骨歲寒神知爾從来我獨

真野渡霜晴微有影空山月冷更

無人曽聞叔夜琴中調不作陳蕃

榻上塵今日正須清賞客悠然一

領静中春

五十四

愁多花亦自傷神雨〻風〻夢不

真海畔若無知己客天涯同是未
歸人盟宜只共峯頭月誓不相親
馬足塵誰識昨宵深雪裏斷魂猶
憶故鄉春

五十五

花中偏識暗香神紅紫雖多不亂
真今日正宜培此種頻年幸不折
他人孤清世豈無元賞澹泊君應
少俗塵三十六宮消息近全憑葭
管報先春

五十六

參横月落每傷神莫謂羅浮夢是
真醉後那知花伴我醒来偏覺鳥
驚人枝〻無恙封微雪樹〻含情
惱暗塵幸得數番風雨後不敎零
落似残春

五十七

陽回夜半露元神破臘衝寒意自
真歲月如馳當此日風霜無改見
斯人瓊枝玉樹天邊種漢苑隋隄
亂後塵聞說東君顏色好紛〻紅
紫盡逢春

五十八

水邊林下可藏神只恐幽棲意不
真一帯暝煙渾似畫數聲啼鳥不
驚人浮萍開處魚吞影凍蕊合時
蝶避塵消得典衣沽酒興朝〻吟
對夕陽春

五十九

寒士形顔靜士神君於何處得其真論心未敢云如我持世安能少此人祇有孤芳堪獨賞不妨高致自離塵黃昏正是清吟候潛月疎風并作春

六十

胥纏十萬亦通神買得如花不是真惟有蘂珠宮裏種却勝桃葉渡頭人曾貽瑶佩非無意不惜靈犀與辟塵六代榮華今已矣湯將遺事問臨春

六十一

司花豈得謂無神寒谷吹噓此日真入戶似窺儓臥客傷蓍應伴苦吟人烏皮几冷曾留月白玉樓高不染塵生意只今多逗洩湯從斗柄說回春

六十二

槎枒古樹老如神留得蕭疏幾點真有盡榮華成過客無端感慨是詩人閒從靜地名離垢爲有閒心號去塵錦里角巾東郭履當年曾共訂長春

六十三

勿論顔色只論神始得花中臭味真似我傷心歌伐木逢君臨水即伊人攀條時共佳人語入座應無

損友塵鄰舍不嫖多好事隅籬拗
折一枝春

六十四

亭〻無語獨凝神似笑如啼態自
真未必忘情同槁木也知含意向
何人尊前款〻三生契門外茫〻
十丈塵惟有寒江垂釣者歸来風
雪亦逢春

六十五

花含色笑蘂含神含吐之間見爾
真鏡裏恍逢曽識面鐙前渾䏚可
憐人澹妝時有窺簾影縞袂今無
入座塵吉士十年悲不遇白茅純
束自懷春

六十六

寒宵疑鬼復起神朝旭臨窓始見
真鐵幹虬枝皆古趣暗香踈影信
風人何煩新野裁成綵寧使林逋
蹈作塵卻憶酒徒星散後逢君爭
倒玉山春

六十七

西湖歌舞肯留神自向空山寄此
真一径踏来殘夜雪三生石上舊
時人青尊不為能消恨紅衷何煩
解埽塵明月半牀書一卷逢君添
作十分春

六十八

閑筆平章亦費神花經深雪愈清

真三湘發後遥思汝五嶺来時好
贈人白玉闌空朝有露水晶簾静
夜無塵多情長笛東風裏正是江
南二月春

六十九

羅浮夢裏是何神起向花間亦逼
真野渡此時惟落月空山今日有
閒人初英纔雪開香玉殘　迎風
起素塵莫問上林全樹好一枝聊
贈臘瓶春

七十

不死應知有谷神瀟々林下號全
真初非稽阮之間品要是義皇以
上人風月只堪為静侶煙霞多為
護浮塵八千椿壽雖難老爭似花
開日々春

七十一　時移家園中

看花誰解日留神祗為相知不是
真似此孤高無累者只宜清淨一
流人移家幸得親香國埽徑從茲
悟妄塵試問前身君識否旃檀林
裏幾経春

七十二

壽陽妝點鏡中神閒在林間自率
真笑我已非歌郢客如君方是避
秦人殘宵只拂琴弦雪侵曉重澆
石硯塵攜手好来清絶地却緣身
在畫堂春

七十三

逢花處〻可怡神花自天撚我自真遇得意時多載酒趂初晴日亦携人和風澹蕩皆能笑香霧空濛不是塵每箇樹邊留一宿二年堪抵十年春

七十四

微禽能驚静裏神霜葩不損夜來真初迎朝露如新沐吹到清風似故人野岸更誰携素手深林無伴踏芳塵逍遥倚杖閑吟遍宵負尋香此日春

七十五

宵看如夢曉看神清醒誰能及此真埽却愁時全藉汝吟過半夜恐無人荒郊短祊邀寒影小閣踈鐙照玉塵臘淺晴多新蕚好尋芳不必待開春

七十六

從無驚燕惱芳神林下依然任一真小圃即爲藏拙地幽棲不是好名人置身如在三清界入俗郍堪五濁塵閑爾前因我亦識當年曾賦玉樓春

七十七

從來斗酒卹吟神若箇詩成字〻真閑字好尋楊子宅携家應共鹿門人娟〻蝶影迷香徑婀〻鶯聲

落素塵何必當鑪如玉者殷勤能
慰寂寥春

七十八

都非點染是完神一遇東皇逗此
真有色有香兼有韻宜煙宜雨更
宜人向榮自得欣〻趣寄傲寧容
擾〻塵造物無私偏著意羣芳從
此畫知春

七十九

花期不速捷於神為穀陽和一脉
真部索湧傳移樹法洛城今有賣
花人清輝夜〻如臨鏡玉露朝〻
為洗塵二十四番從此始錦茵油
壁五陵春

八十

楊花無力亦無神爭似南枝骨格
真地僻祇憐懷玉者天寒應少采
香人苣難蹤處清留印竹閣臨時
迴出塵喜爾早逢何水部新詩千
古尚生春

八十一

風霜不擾靜中神終日無言會爾
真一味清虛應近道幾番榮落豈
縈人寧添白版扉前影肯羨東華
道工塵髩瘦郊寒君亦爾憑誰識
取淵懷春

八十二

海棠凝睡倦於神消得江妃笑太

真千古樓東猶有賦而今亭北已
無人高枝似滴珎珠淚遠道空馳
駟騎塵一自漁陽鼙鼓後故宮何
物解留春禄山之變梅妃殉節瘞梅樹下

八十三

森森元圃萬花神獨有寒枝領畧
真瀟灑不殊林下士嬋娟原是月
中人須知香色俱雙絕何止儕凡
隔一塵弱柳新蒲今在否眼前何
物號長春

八十四

我有殊情爾有神林間相與不嫌
真豔妝濃抹新時態皓首龐眉故
國人破臘祗傷虞不臘無塵奠問
海揚塵山中歷日從来少纔到花
開便是春

八十五

不隨蘭芷伴湘神淡谷如逢鄭子
真世外論心應有歎風前得句豈
無人瑶林已遜三分白瀛海猶輸
九斛塵奠向東君惜搖落青青枝
上叟含春

八十六

夢是香魂醒是神金蘭譜裏姓名
真林間以汝爲英物我輩如君亦
俊人病骨不沾仙掌露窮途寧謝
帝京塵清晨時有疎香入散作幽
居滿座春

八十七

草木安知造物神每從来復見天真流光老我如飛電逆旅逢君似主人飯客有珠皆是淚藍田惟玉不生塵全憑一點陽和意寒谷瓊林處ゝ春

八十八

桃肥杏臉総非神豔冶何如澹泊真抱此素心誰似爾如斯清節恐無人笙歌擾ゝ成繁響羅綺盈ゝ是軟塵繞屋若栽三十樹年来莫問上林春

八十九

凡花不比此花神傲雪凌霜見性真四壁蕭然惟有爾三杯以後轉傷人亭ゝ物外非無意皎ゝ風前自出塵芳艸王孫歸未得相思應作夢中春

九十

誰識臨風不語神霜禽偷眼覷偏真元都好謝諸君子白首今為一老人也學桃花貪結實肯隨柳絮成塵毫尖杖底我猶健莫負韶光九十春

九十一

絳雪丹成別樣神不求句漏遠脩真當年瓊佩曾詒客今日霓裳亦動人舊識先生名錦里却憐天女

謫紅塵何縁得到燕支塞壓倒龍城萬里春

九十二 臘梅

青陽令作散花神誰識中央色冡真析得寮脾聊餉我携来蠟屐是何人同心豈必皆同調避地争如遠避塵從此黄冠歸去好不應常占帝城春

九十三 玉蝶

莊生蝴蝶化爲神尋着花時夢亦真栩〻只疑憐玉者雙〻不是惜香人穿簾尚帶朝霞色入徑終辭紫陌塵醉宿枝頭君識否酡顏猶似昨宵春

九十四 緑萼

西池夜散羽車神萼緑從前識面真謫去已爲梁苑物看来猶似閬風人簫吹碧玉偏多恨曲舞山香不動塵閒倚闌干湯回首瑶京仙子正傷春

九十五

東風狼籍徧愴神空向荒烟弔玉真所遇衹憐無故物相看誰是有情人天寒翠袖頻添涙日暮高樓迥絶塵此去舊遊悲遠道重来不似昔年春

九十六

揺落重傷過客神香塊令得返於

真臨風欲折無多路踏雪相尋有
幾人物色信為東道主精靈不混
北邙塵日斜江路歸來晚數遍墻
頭屋角春

九十七

一種翛然物外神豈從今日學黏
真烟霞痼疾渾如我泉石膏肓不
在人交秀祇傍行客淚黍離惟見
故都塵山中舊業能無恙不為風
烟減却春

九十八

曾識南枝往日神空山野寺見來
真却將脉〻孤高意喚醒名〻利
達人清夢欲消三弄笛歌行不讓
六街塵無情未許東流水斷送香
魂到暮春

九十九

花雖傾國未言神銷恨忘憂獨爾
真插徧我無三晦地相看誰是百
年人曾因避難遭青盻又喜偷開
奉後塵安得十千平樂價挑鐙重
話故園春

一百

百篇一韻亦勞神祇恐多言反失
真賦性自然關造化揮豪猶覺遜
前人吟成并起千秋恨悟後方消
累刧塵愧我未能忘夙業巴歌聊
贈嶺頭春

梅花百詠一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李確撰是編乃確甲申以後遁跡龍湫山中一月之間詠梅花七律百首自序謂寄一枝於山中有同枯樹感三生於石上恍睹殘魂大抵以愁苦之詞寄意然詠梅本爲廛𣝂衍至百首尤難爲工宋張洽元馮子振皆有是作而皆不免利鈍互見則亦不必好爲苟難矣

二槐草存一卷

〔清〕王翃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一年王庭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二槐草存無卷數》提要

序

嗟乎介人之歿於今二十年矣其生以詩名世歿乆而不爲其詩傳是予之責也因介人先時遇盜携有春秋二槐堂集盡溺於水朱子近脩於其家覔舊藁不可得偶朱子錫鬯有選抄一帙初嫌過少欲謀梓尚遲之遲之既乆予且老恐不能復待乃近脩昨又歿矣暇日嘗與徐子庾清周子青士語及再三嘆惋遂即取所存抄本相與閱定梓之聊使其有傳不致湮沒焉嗟乎維予與近脩諸子與介人之詩相爲始終者也介人少同予學詩後數年有庾清再後數年有青士又後數年有錫鬯皆同里巷相與晨夕而近脩自移家來中與介人倡和亦十餘年於是介人先後所作詩諸子習知之嘗與予共評論之矣謂介人詩不齊有沉雄悲颯似杜者其夙所宗尚也有和厚似王有幽澹似韋有穠纖詭麗似長吉義山二李意興所托不可一類求晚年務趨奇險致人大恠要非

老於文學不能爲之嗟乎方今詩家規模唐人形似自號正宗而負才不平者又激而趨於宋如介人所作正變各殊不離大雅其詩之名世合之衆論故不虛也今存詩約二百首未當其全十一篇雖過少然即此亦足以傳豈謂介人尚多遺憾哉介人作詞多等於詩今亦搜得其一二將續爲之梓若介人之爲人不盡於詩與詞予既詳之於傳故不復贅云

康熙十一年七月望日弟庭記

王介人傳

弟庭撰

王翃字介人浙嘉興之梅里人生萬曆癸卯年五十一客游死於北固友人談仲木遷朱近脩一是各作傳以傳二子交介人有日各能稱道介人行事顧尚有所未盡庭於介人爲同族弟始弱冠歷茲三十餘年知介人冥深不可鈌然無言嗟乎方介人九歲失母年十三即罷習舉子藝家故業染十七即從其尊人事闤闠間一手挾古今書以覯一手爲稱較銀錢記註出入簿與市販菜傭諸徒相應荅又旁與里老及館客輩說見聞軼事適意諧笑日以爲常介人年二十一予甫十七以同事姨之祖墓始相識介人先示予所作詩予爲評次繼予示介人作介人多有塗抹云何似藕子曉袁中郎諸人語係惡道予初聞之駭繼而考繹詩家源流正變信爲果然謂介人學無師何遂及此乃天授介人因得予益喜自負嗣是介人時過予慮廢業予暇竟朝夕過介人常坐其市

肆裯人嚷雜中切切論語或笑嗤之不輟介人有詩云恨無百尺鈇鑿此門前路共解嘲也介人飲少而醉仍嗜酒人召之無不赴類陶淵明屏絕慶吊自處名教外類王無功作詩文高自矜許類杜必簡祕嗜詞曲作紈扇記忌者誣以詆毀里紳于是年訟之官事白貲已稍費家計漸落其意氣如故未幾遭父喪卒守故業無改子教授恒在閭巷積十餘年悉如前往還時金華有唐咨甫者時僑居里倉之左數稱詩

與游秀水史亦玄亶見介人詩驚嘆勸介人一赴禾中尚古社作古鏡詩禾人私指目之然尚未有聞也介人感世之纖陋紛馳風雅道喪慨然以興起絕學爲己任以漢唐作者爲必可至視當代有能詩聲公卿及諸隱君子一無所屑意惟與予弟兄二人妄自上下論議桃花里人顧若昔獻工中唐詩有名年七十餘不輕一許與人知介人與予兩過吾里致意焉盐官姚叔祥士粦以博學著稱其爲詩櫛比字句刻畫意象兼以調笑詼諧别自成家年八十餘矣評予云介人才可畏無何故職方當湖陸芝房澄源函稱之值故金吾沁水張深之道濬南來聘介人與同研席共時介人年三十三矣介人少本無宦情然懷大才無小知既壯無所發抒多感憤嘆咤幽離憂思見之篇章及言論間有草草天下人視我如贅疣之句深之張公北方之才子以慷慨愛人主知致樞要與將相大臣彈射不見容而被放有虞卿著書屈原賦

騷之懷兩人意相得恨相見晚始賃居南湖之涯再移賀樁庄凡五六年閒每張燈置酒召集賓客出諸伎樂度曲鳴箏擊劍繼之分韵抽毫苦吟取爲笑樂介人才益展于諸詩詞外作樒巾怨紅情言傳奇邢夫人明妃蕙娘等雜劇凡數十種予與談于仲木俱善深之屢共游處仲木史才高于詩必推介人仲木稱處一室披帷若無人介人散髮赤足叫呼號嘯排突雖嚴客入座無所避予恒謂介人狂介人自謂非

狂深之每以禍正平杜子美目之深之有黄白術無意畀予謂予曰介人故貧然才而輕不敢使愛此又謂予介人狂爾將貽負俗累世非我無能容於是多有聞介人名願交介人者介人傲睨不爲許深之亦勿勸也已而偕深之客西湖交諸暨陳章侯洪綬章侯繪事做漢人其風流類晉與介人率情誕懷不介而自合因言山陰道上之勝介人欣然欲往遂踰錢塘東游禹穴訪蘭亭東山諸遺跡多肆吟咏故觀察

王季重思任見而嘆服馬季重文章舊爲海内名著述林下垂三十年時賢莫不以師禮事凡客過投贈詩篇季重須臾屬和無少讓獨介人欽敬四留賦詩五六章無一遜者其弟子竊問之季重言此君與詩人未敢尋常應酬終閉筆嘆乎其見重名流如此既而復偕深之越江淮游彭城再寓金陵往往爲騷雅壇坫南冢宰張薿姑慎言奇其才欲薦達之于時介人亟走歸里門無所顧里中少年多習詩介人爲之

前有杜隣若濟徐庚清便周青士篔及朱錫鬯彝尊周旋較親予時稍有他行得諸子酬酢無虛日諸子每言介人歷年作詩苦矣散落者衆須及今校成集藏以俟後介人然之盡發從前所存加之改且芟題其舊作者曰春槐堂集稍後作者曰秋槐堂集集各詩千餘首又錄其雜著小說四本亦凡千餘首又閱平生所作詩餘謂僅述花閒草堂二種耳諸體多未備因遍搜諸詞家自小令十餘言起至長調四五百

言止課題叶調殫力經年共集成三千餘首分爲四帙帙紙各二百張洋洋乎詞林盛觀昔人莫京矣壬午冬予游會稽介人踵至郡司李陳卧子子龍詩家中韓凡所持論視予與介人有加嚴見介人詩勿能難也見介人詩餘更駭而嘆爲作序序中弁稱其詩有盛唐之風於是介人詩若詞雖未及刻多有抄録之者時予先北裝从之介人南歸見中原流賊縱橫世亂將作慨然有節義士推田子春無終之思稍稍

訪豪傑接亡命大言里中無所忌里中人知其狂不
爲意故亦尚免于禍甲申夏後南都居然小康朱子
近脩過虞山介人與俱晤楚黃嚴方公正矩相與憔
乙酉兵下江南方公授禾郡理未及任禾中告變方
公送其尊人投介人爲轉匿之近鄉村人所得無恙
禾城既屠次將問頑民罪及吾里兵甫發方公以其
尊人故力止之旋遣一介通介人諭吾里稍薙髮就
撫安介人從權濟變保存一方有酌于利害重輕而

爲之尚非其初心或倔強自名好義者欲殺介人甘
心焉於是介人之功不掩而心幾不可白無何介人
居燬于火業且以廢家益貧方公爲營隱資不竟介
人無所事事坐焚餘一小室凌晨起磨墨伸紙碌碌
至日夕不少休樂之不以疲客有抄其集攜之四方
相傳有高才逸流好古慕義之輩嘆思其人恨不獲
與同游每讀其詩詞一篇輙淚爲潸潸下又不知何
所感發至此噫是一奇也介人既不得意于時又適

交有匪人事累及謦産念予遠守粵別三載于壬辰
秋孟同吳子廷璵南來舟次贛州夜被盗介人赴水
僅脫所携春秋覘集及詩餘各種沒水無稍遺抵羊
城屬爲予道深自痛惜每終夜擁被呻吟記憶諸著
述未忘者旦起抄録終十不得一也介人初離家意
悯悯不自得有不終歸之誓既踰嶺便思東探羅浮
南浮瓊島窮極耳目大放厥詞磨崖記石以消壯心
値西警逼城外三里幾無人行介人鬱鬱坐困不甚

病也殊憊甚間摭拾粵中記聞作七言律百首詞賸
麗體頗西崑竟棄去更刻意作五七言諸體百首意
猶未足予從容爲介人言兒今年五十矣君能知非
應亦念少游哀我意乎介人亦以予俗簿書無向時
唱和爲恨明年遂辭予買舟而北四月甫泊京口無
疾晚啜粥如常寢過夜半微有夢囈聲同行呼之不
醒遂長逝悲夫介人平生不佞佛不信鬼神甚有加
之罵呵先死之半月經吳城神祠衆方祭拜匍匐介

人前指詘之及鄱陽亦不爲患他時兩過揚子風濤大作舟發漏舟人倉皇向空禱介人叱之爲歌大江東以渡或疑介人死無故必遭神譴非也唐李杜俱名詩死俱無疾介人非其倫耶於采石爲近焉宜也介人作詩外無他好惟圍棋乘興多對局先受棋師馮完愚法得起手甚佳至後局不復省問與同里俞君寵宸錫賭勝負升降饒子俞素長介人介人或得氣累勝分先一敗遂積饒至六七不止與同里范遵

甫路兩以僻拗相取奕本埒能各自雄手口互爭角一变局輒至竟日此其寄託不羈然也介人少舉子及女多不育置一妾不容于室遂無後取祖房兄碩甫賓之次子承厥祀其柩附厝于塘西之新塋介人生時常自言吾死後當傚延陵十字碑置短石墓左大書有故布衣王翃介人之墓勒以示久今猶若有待焉其詩詞舊草多散在友人處近脩爲搜集之終不得錫鬯曾手録其詩數百首幸今尚存噫其可嘆也夫賛曰昔王右丞維自稱宿世詞客以今觀介人信有之哉夫介人業不爲儒擬菁藻于市塵之中斯已難矣時流祖述徐文長袁中郎所爲步趨王李者亦復少見介人獨標大雅不受汩于近俗非夙習又烏能乎傲岸平生不樂老牖下客死非所恨年過五十不在夭折之列淪落無後文人厄運已自古來又何嘆哉惟是二槐諸稿不盡傳造物忌名假諸盗手斯亦傷矣介人殁後三年予歸里訪索其遺文不得

又詢其年城署中續草及所記録云舟中爲鼠盡嚙剩字不可拾補介人先忽忽不樂數日若有亡徵云或謂介人才高于時無所容卒見忌于鼠以沒是尤足以傳

二槐草存

梅里王翃介人父著

五言古

放謝康樂石門

結宇臨中阿蒼煙隱微路境幽塵響絶林嶺莽回互
層崖美竹顯複磵嘉木聚游禽忘外翔松濤駭餘怒
歷歷觀衆容萬物藹森布晨定麋鹿交夜雜星辰寤
窈然耳目爽寂寞非吾故

放謝康樂游山

清晨發遐思洗心事遊宴緣蘿緬升降顯晦經屢變
幽鳥静不飛蒼林互迴轉踪跡窮寂寞耳目曠聞見
日夕山水昏疲策意猶眷

放謝莊北宅

荒園積羣翠果氣日夕滋雲光歇前山共此幽曠心
天空一鳥没林静孤蟬吟風泉響石瀨樵采聞遠音
緬懷昔有怡自撫丘中琴

放謝莊遊東田

高原淨初日耳目寄幽玩離披入林樹冥密隱樵爨
游雲斷積石煙景蔽清旦路盡一水飛風歸衆香散
信屐從所宜優游發深嘆

放鮑照閨情

遠水雲羣游空山日孤歸此時念行役長途悵靡依
離夢豈不深懷情豈不疑別離重一言君子當自期
林花有開落寸心無是非

放庾信南溪

蘆生空渚曲煙聚南谿傍船來萍乍劃帆移水暫涼
鷺鷥翻羽白餘花低岸香樹懸魚避影秋高雁翥霜
殘荷全礙路浮荇半侵塘此中何處去嘆息怨流光

田園偶作

落日閉窮巷風雨何颼飀沉吟坐來久悄然生百憂
自傷曠浪懷苦爲衣食謀朝看孤雲飛暮見空江流
何能坐成老扳劍當遠游草草天下人視我如贅瘤

又

弱冠負奇僻着書在田園聊以適性情非曰敢立言
昔聞隱君子出為世所尊如何守故轍卒卒饑與寒
古人重始進是以端其原苟求不由道千古羞齊門

又

杪秋九月盡破屋先知寒塵瓶絕煙火孤身歷艱難
空庭生泬寥落日照幽蘭一朝犯霜露草莽同摧殘
嗚呼負芳質無人為之嘆

呂剩玉從新昌來言山居之勝

故人山中來衣上多白雲鄉情感宿昔慰問良殷勤
為言山居勝絕遠人世氛洞口多桃花人家蔽榆枌
上山多紫芝中澗多青芹三春美時和鳥語皆欣欣
暑月仍多涼實少蠅與蚊寒來百草枯野火林自焚
虎豹不敢藏甡甡樂麕麖爽氣風搖秋祥光日開昕
霞起絢峯色雨落圓谿紋其人半樵牧餘多事耕耘
衣食粗有餘征徭亦無聞我昔游西若重巖惜幽芬
村居務淳樸彷彿君所云惆悵為俗羈何年擬同羣

民兵行

朝廷徵民兵檄行下州縣有司急抽丁窮民悉支選
含悲釋耒耜努力負弓箭未諳邊塞苦先絕室家戀
臘月到漁陽飛霜割人面來朝兩軍合生死期一戰
吞聲告同列封侯爾何羨

孝陵

鍾山石層層冬春積冰雪松栢纏陰森熊羆護巖穴

鼎湖龍去遠弓劍閟幽闕唯皇挺熙運奮起秉黃鉞
一揮破蘄黃再舉奠吳越羣雄空鬭爭所遇皆殄滅
赤手造區夏率土賴重活謨烈貽後人大誥昭史策
燕雲既啟還豐沛猶漢業至今龍蟠基王氣殊未歇
臣也草野人不易窺聖域艱難入都來未敢忘一謁
精靈儼如在窈窕心目懾梓殿凝玉芝隧道隱丹霓
萬禩翼休明神哉報豐潔

過王司冠弇州山園

瑯琊古望族奕世振華胄簪纓紹箕裘勳業肯堂構
聯翩奮鴻序洪維大司冦文章籍當時名譽天所授
海内方無人濟南聊左右才高世所榮禄厚家常富
選勝開林泉金谷營别圃其南面平陂其北市廻複
垣東煙火聚西則田野轃沉沉亭臺起鬱鬱雲雨覆
犖石鳩群工匠心出巖岫梧竹陰十尋風湍涓百竇
今來未百年傾圮已非舊蒼鼠竄屋梁秋蛇綰樞牖
往往剃棘中山精行白晝人生感逆旅往事嗟雕繡

撫此盛衰端淚下沾衣袖

北歸後得友人書知徐州陷賊感賦

長夏風日炎南歸且散髮每懷故人好索居又彌月
書來道相思殷憂喜矜豁對使詢近事一一言婉切
别後盜賊多入徐恣衝突州民百餘里大半遭慘殺
倉卒聞此言心膽驚欲裂向使从覊旅焉能至今活
遄歸有天幸慭歎謝饑渴縱令委溝壑亦已欣後没
干戈满天地原野染膏血裁詩泄涕淚痛定轉嗚咽

寒夜談仲木至

故人越江海細雨連孤舟叩門告饑乏剌剌語不休
自云遠游歸中途歷窮愁豈無相識人掃跡如仇讎
腹値今日饑問余能食不聞之發長嘆誠爲吾道羞
靑眼古所難況於末世求伊余雖苦貧一飯君必留
中園蒴寒韭糟床瀝新蒭酒酣兩耳熱率意成歌謳
人生不得意不醉非良謀

游崁光

西山欝奇姿茲峰實爲寂孤高上靈無時與雲雨會
容竹青連陰白日半成晦冷冷多澗泉清聲落山背
中聞隱高僧靈跡自前代至今松林裏飄風出殘唄
尋幽理晨策偶憩息餘倦歸路迷蒼茫前林鳥飛外

窮巷

窮巷秋氣多草蟲亦凄凄開門見斜日晼晼及雞棲
所嗟寒士心歲晏多所迷一葛連冬春十年惜塵泥
容顔愧鄉里出入忘東西豈無綈袍念古道今勿齊

歸來侶愁坐饘粥隨山妻

歲暮寫懷

藹藹斜日陰棲棲游子顏我衰久爲客履歷多艱難
旅食常苦饑旅服常苦單遠望聊當歸故園隔蒼山
亦有愁居人心傷未嘗閒但見孤雲出不見孤雲還

宿董氏山房

中夜虎渡水谿樹初風生颯颯吹哀湍衆山皆有聲
深庭久無月黯然三四星憂人獨求醉釋此離居情

飲酒

孟冬歲云晏農事告初畢北風隕霜露床下聞蟋蟀
天寒遠雲映日沒孤月出閉門命僮僕秉燭掃一室
悠悠薄良夜酌酒散愁疾

又

霜落繁星高月出羣峰晴此時飲美酒最能發幽情
醒猶惜沉痛醉即忘平生安知天地外水火淪飛精
穼然在埋照長嘯懷劉伶

讀書

閒居一室靜首夏如涼秋冥心讀我書反懷千載憂
渺茫開闢初厥迹猶可求王者若牛毛征誅接戈矛
唐虞下及今治亂各有由古來兩腐儒孟軻與孔丘
棲棲車轍勞千里干諸侯仁義適不用絕筆終春秋
吁嗟後來者有道誰能謀

汎舟經先人墓下作

西涇汎秋色愛此谿流深蒼蒼二三里出沒蒹葭陰

行近先人廬悽然見寒林薄暮涼風初蕭颯生哀音
清霜下高原秋草亦傷心有懷靡踰及佇望南山岑

寄沈山子

橫山生白雲蔚蔚半空起知君住其下獨宿白雲裏
冬月靜巖扉寒泉滌心耳嗟余役風塵引領望之子

秋夜

八月天氣清草堂轉深僻長河流素影遙遙瀉空碧
落葉盈寒臯繁星爛秋夕蕭風吹微月竹露夜深白

偃蹇獨往來悅焉慕疇昔

別張涇之司隸

荒鷄破殘夜踈雨零蕭晨寒風條行色萬里歸一身
離亭無柳枝長路多沙塵迢迢不可見嗟爾天涯人

又

昨時共清游登高喜重九籬黃冒寒菊樽綠宜新酒
踈香引妙妓纖月遲高柳一舉連十觴爲樂期不朽

又

回思賀橋日十稔同閒居秋巖擷餘卉夜火繙羣書
好容時常來清吟夕無虛感別在一朝又復當歲除

又

由拳至龍門道遠三千里客路交冰霜離心隔山水
平生寡良謀將老去知己惻惻懷後期沉憂爲君死

咏嬌

東風踏閒園爐鬟拂新柳人衣亂風香行光映前後
花好不教攀何以嬌纖手

又

花滋曉露新風入春衣善弱質本輕盈未厭行游慢
紈扇不教遮何以嬌粧面

又

佳人美流盼回玩無常所俄從柳岸廻前村問花塢
侍女不教呼何以嬌鶯語

又

好鳥啼春風花濃二三月芳徑踏輕塵畏逐斜陽歇

玉鐙不教穿何以嬌羅襪

又

春塘浮遠綠水冷蒲芽短落絮逐輕車羅帶從風綰
年少不教看何以嬌情眼

游雲龍山

迢迢雲龍寺象外懸雕梁千尋虎豹中極視但蒼蒼
荒哉放鶴亭蔓草生空墻墻空入青山山山次低昂
黃河見一曲千里極微茫長風正東來當軒走帆檣

勢迅不可遏心旌逐飛揚南望烏絶飛惻惻心自傷

喜影

二我觀有幻一形固非殊誓心踐皎日畢生當與俱棲遲頼不獨低徊劮扶持風燈感宵映與子聊向隅

謝談黄浮惠鹿角膠

日月自成積不覺爲老甚齒疎髮蒼浪氣血行漸衰畏暑恒閉門未寒亟求衣著書日一篇思澁文支離對客語未多忽忽神欲疲君季長我一榮色胡不移乃知藥石功足與少壯追憐我骨髓枯輔我以刀圭所滋重陰陽在補兼鹿麋米汁鎔白膠服法固有宜非但益支節輕身且生肌往昔緣山阿迅捷猶發機恐遺不遜惡勉後心先馳病來脛力弱竟爲二豎欺

佳辰昨重九萸菊懷秋蕤舉家出登高我獨卧東籬請自今日始徼惠君之貽倘能及奔馬終身以追隨

村居效劉伯温用原韵

林蟬厲秋吟籬犬嚴晝邏柴門莽蕭條人静不聞噬孤花明一枝客竹隠千箇横琹舍餘音次韵從寡和晨興事桑麻鋤草亦清課雖懷棲息志忍使農工破勤生頼罷勉饑寒此身大夜乆月露高繁螢满書座仰觀天宇濶屢見飛星過穽然乆沉思無容此生蹉

清凉山寺

蒼山樹如盖乘高蔭清凉地遠暑亦寒江色明廬廊下視城中人車馬何匆忙息𨀁駐真境塵袂生天香巑岏越東南飛鳥銜路長白雲照巖穴有若日月光

寄言遠弟

南登煙雨樓北登煙雨樓兩處登樓心兩心一悠悠汝今賦遠游我獨居窮秋陋巷人不堪頗念平生不寄言勉加餐勿令自處愁貧居老不才饘粥聊能謀

踏月期周青士不至

一月當空中繁星忽然滅愛此清夜深逍遥步林樾四郊微風止人静聞落葉期爾無能來幽懷與誰説

十七夜又期周青士看月以子病不至

一夕復一夕有月誰同看豈非愛子故以阻良宵歡
光遲影猶滿風露沉微寒烏鵲屢驚飛想見林棲難
迢迢徹深漏念爾增長嘆

七言古

牧牛詞

二月三月春雨晴渚田水暖芹芽生田家耕種惜無
力昨日養牛新長成牧童驅牛出原隰細草青青牛
可食夕陽短笛不見人吹過村南又村北

猛虎行

北山猛虎何斑斑夜出索人晝不還路無人行食不
足只向山中守麏鹿可憐日久麏鹿窮猛虎亦死溪

山空

白苧曲

銀紗隔燭花繽紛美人起舞顏微醺橫波弱兜情不
分風飄翠纖鴛鴦裙還延欲前顧粧影月華沉沉照
金井夜半烏啼忘夜末

秦宮

罘恩障空香作雲燒蘭滅燄紅微昏氍毹織翠疊秋
毹窄襪暗踏朱堂春長廊無人煙曲曲星角搖芒刺

空綠楊柳門開小月斜秦宮夜入花間宿

飲酒樂

銅龍呼漏傳一更蠟煒爍鳳千枝明馬馱春酒浮猩猩金卮細沫凫花生鸞刀絲縷調羨鯖紅虬作脯越餘馨瓊光美妾簪藍瑛月麟香散柘枝輕纖喉裊雲歌一聲主人留客歡未已座中少年醉不起

空閨曲

空閨日午粧未成隔紗間關聞轉鶯林花歷亂煙色蠹袖掩嬌啼向誰訴折花花落傷妾魂心懷心想愁無言春風多情復無賴日日吹儂舊羅帶

挑菜

青青作雨含滋弱春野蒙茸曉煙薄亭亭少女金錯刀垂腰試向煙中挑老葉紛紛半黃落新葉柔柔大於藿相將采采臨周行須臾稠疊還盈筐依稀避人促歸去笑逐東風捉飛絮

贈趙之程秀才

高平趙生年六旬鬚髮蒼浪齒牙落屢嗟塲屋不得意蹭蹬青雲老跛脚江南客游四千里豪氣紛綸有如昨飛香踏綠驕馬嘶璀璨鞭梢玉新琢三年一別歸去來恠見衰黃顔色惡顛毛雪垂覆兩耳紗帽烏款折一角應是經過盜賊中面上煙沙未曾濯風流雖故典猶存明日追歡出城郭十重紅樹宴青樓百尾銀鱗奏金錯春風容易花枝倦夜月虛聞管絃作平生一擲輕萬錢囊底新來厭蕭索窮途不哭能愛文騷雅憐余幾酬酢典衣日糴五升米雄辯高談恣盤礴世情轉燭反汝憎驚烏成群笑孫鶚惆悵為歌此送君高秋更跨揚州鶴

人有謂予老者感作

一身不遇家屢空談詩說劍心何雄少年雖去壯還在出門千里輕飛蓬飲酒多歡俠游子尋花常宿倡樓中半生為樂不知病兩耳忽患今春聾梳頭遂見髮衂短照面恰恠顔無紅往還後生寂輕薄笑云是

爾當稱翁繁華零落盡朝菌吟嘆啾唧來秋蟲天地那能禁我老文章可惜令人窮一丘一壑幾時住世上豈有真喬松

顧山人貽畫賦贈

東風吹花隱幱展卧起初聞叩門急手持一卷花外來宿昔知名武林客羨君手腕常有神耕煙注墨意匠新蕭疎幾筆起纖末俄頃忽見山嶙峋廻峰複嶂那能敷縹緲雲光互吞吐下有江流遠勢寒風帆幾

片投前浦吾生作客多歲年歸來未遂山水緣感君贈我足怡悅恍然如在巖壑前君家虎頭不可得阿瑛以後君無敵高齋風日正佳時畫裏看山幾重色

弁山

雲銷沓嶂開吳天松風響盡空山煙幽谿朦朧出雷雨石脉橫亘飛高泉時聞啼猿過絕壑復有疎鐘在寥廓巖花笑人來何遲野草無春雪光薄森峰往往潛出沒白日無光背峯落逶迤仰見萬古情身披冷秀空中行悠然虛谷應清嘯月明何處吹瑤笙

憂旱

五月六月天不雨原田燋悴無青苗老農窮困饑莫訴欲語不得唇苦焦聞昔萬曆十七年江南之土皆不毛山川滌滌赤日烈旻天降酷同燔燒豈有斗米盈千錢百物騰價如今朝城隅積尸滿溝壑閭閻家室同逋逃流民嘯聚食無所亂形已見當弭消有司置之莫以告猶嚴法令煩征徭邊時烽塵掩朔漠裏

洛盜賊今如毛東南半壁少舒息賴出貢賦供天朝邦之根本重在是萬一不惜羣情搖吁嗟黎民痛雲漢囚首垢面爭呼號吾儕小人負私嘆竊恐旦夕妖星高安得五日一風十日雨使彼康衢鼓腹長謳謠

五言律

漫吟

荒原堆亂草野渡沒寒波殘葉經秋盡悲風入夜多
幾時憐老大滿眼又干戈北望烽塵裏驚聞候鴈過

與范遵甫

十年成往事長嘯激悲歌搖落當秋甚蹉跎奈老何
風塵孤劍冷天地一身多更念幽居者衡門掩薜蘿

與徐庚清

憐君孤早歲寥落似予貧兩世通家好三年比屋隣
寒窓燈照夕窮巷草生春自憤詩書賤誰能事苦辛

清河縣

地小無城郭河流到縣門客舟停處少漁網聚時喧
積草田俱滿逃人屋半存唯餘麒鼓在聊用警黄昏

謁陳卧子司理

天涯成汜梗江上逐虛舟夜雨驚寒枕春風老敝裘
卿雲愁北向旅鴈喜南謀待作元龍客來登百尺樓

飲何氏齋

潭水有餘映一軒前後開青蘅每望劌白鳥時飛來
醴酒斯設矣旅人何嘆哉知予好奇服許借芰荷裁

湖上別修安上人

水遶禪關外煙生客寓中久居渾似鶴獨醉未知窮
一葉驚秋客孤山別畫公歸舟當有夢明月此時同

越中送顧偉南

相憐俱在客感別此心同前路夕陽外行人春草中

到家聞喚鶴去櫂逐歸鴻欲望霁間遠長懷泖水東

自放

自放人情外吟惟抱膝多年華坐搖落天地復如何
夜雨深荆蔓秋烟冷薜蘿衡門問奇者載酒一相過

寄内

白門楊柳樹瀟颯在江關故國幾回夢清秋萬里山
遠懷應有淚久客且無顏歲晚愁歸計冰霜道路難

洞庭湖

望望曾無極遥遥楚澤連載圖難考地爲浸實稽天氣沒魚龍外光奔日月邊漫言青草續千里正茫然

寓趙氏舊居

空城白骨新客住兒爲隣破壁仍寒雨殘花亦暮春蟲生雕楄網燕避畫梁塵盡室逃亡者何從問主人

移居

移居今未遠左右一花源人樸如中古肩長及短垣桑麻交隴畝隣里雜鷄豚樹有高蟬至臨風時與言

十年

薊北十年來烽煙暗不開秋高來馬健風急過鴻哀白髮将生鏡黄金未上臺徒勞憂國計長屈幕中才

渡錢塘

水驛渺難求風帆颯未收江山開一望吳越在孤舟客鬢逢秋換鄉心近暮愁浮沉無限事觸目羨沙鷗

寄張渥之司隸

辛苦張司隸朝廷舊從臣寄身長水道乞食大江濱野服疑山客方言問土人秋風莫歸思此地有鱸蓴

湖上訪顧山人

北望隱蒹葭伊人水一涯琴書尋暇日舟楫問隣家樹倚藤枝客山奔屋角斜經時不出户鷗迹滿平沙

與沈野人

野人生性僻常住白雲中種竹數竿緑栽花一樹紅讀書粗近理習俗自成風每羨谿魚美西家問釣翁

雜感

物類恒知警人情失所憑蟬飛秋負葉螢坐夜張燈處棘應慚鳥當書且逐蠅曾聞桃梗語岸土爾何能

又

蘖街逃諸首郿塢失燃臍世事看蒼狗心魂痛白鷄星環常拱北水去不朝西有計安耕鑿何年厭鼓鼙

又

中使還催戰遐方未罷兵道寬應得衆謀老自知兵世豈無荀彧人難效禰衡只今羞辨士舌在莫縱横

又

每見春秋換仍聞勝負分師馬非樂戰王也亦能軍
水盡黿鼉窟山空鳥鼠羣成功惟大戰何必恥無文

與蔣昭遺

桑麻吾所好饘粥汝能貧日月猶相照風塵不見人
鄉居秦代俗古處孟家隣敝篋無他物還存漉酒巾

答周青士

南國存三戶西京賦七哀嘗聞杜陵叟未見洛陽才

硯古遺銅雀書亡問玉杯不知題鳳者今日爲誰來

石城晚眺

客心正搖落獨上石頭城天遠垂垂下江寒混混平
柳條南北路桃葉古今情況值秋風後清砧急暮聲

客會稽

旅館逢殘臘愁來不自由典餘衣漸薄賒後酒難謀
安邑寧非累長卿故倦游羈鴻與浮梗天末共悠悠

八日懷周青士在皐亭

皐亭何處是風雪念離羣白社遺人日玄關閉子雲
有時清梵寂不盡暗香聞此夜傳心法安禪過漏分

冬日

蕭條西北風吹斷北來鴻歲月客程晚氷霜天宇空
有時歸夢裏盡日處愁中昨夜傳鄉信烽煙又浙東

西園

西園當夜集公子特清華芳樹陰隋苑名姝麗石家
池霜平落葉路草作寒花斜日朱門閉汀鷗滿白沙

送言遠弟之廣州

組練分戎服行先僕隸先桄榔千樹雨瘴霧百蠻天
蟻附懸山馬蛇行泝紙船含悽悲遠道筋力爾須堅

又

西風黃葉落天地適窮秋旅雁當殘歲飛帆入亂流
日南頻望鳥海上遠辭鷗不待炎蒸苦應思馬少游

送朱湛侯昆弟還舜江兼問越中知已

雪滿山陰路舟從此夜歸寒江逢舊臘明日換征衣

一二故人在飄零佳訊稀所嗟愁卧者心與眷令飛

別陳卧子

南國生芳草懷歸正此時流人千里恨故友十年思
江落曹娥水山空夏禹祠還将未乘淚灑別問何之

贈朱錫鬯

鬥鐘猶在眼紈袴久辭身不信諸孫儉須知故相貧
燃藜書讀夜着屐雨看春年少吟詩好慚予白首人

懷黄俶侯

頗謂離家慣誰知旅服寒春風連夜雨俶也獨長嘆
能事傳王宰佳書報謝安所思雖未遠時復念加餐

寄金陵友人

暫時爲遠客長鋏不歌魚身與羣公接門無一日虛
江山椎白下人物近黄初自賦歸來後交知肯念予

里中諸子同過

自嘆老非昔悲看諸少年且須謀斗酒慎勿厭囊錢
夜雨齋巾火春風原上田但存耕與讀努力念青氈

寄李楚柔

石橋流水曲即我故人居春雨延游屐谿鷗聞讀書
圍棋閒未懶藥裹病仍踈尚憶狂歌好應無笈接輿

祊度

不才吾老矣萬事一蹉跎今歲尚如此他年知若何
西山無繫日東海未塡波惆悵撥辰意聊爲自挽歌

朔客

同作平原客當時氣不羣飄零千里隔生死十年聞

山樹銷春雨江城起暮雲霸亭逢醉尉誰識故將軍

自感

窮老心還拙衰年鬓復斑文章身後事丘壠夢中山
遂欲東浮海不然西出關桃源如可問但去莫須還

村居

獨樹寒煙外孤村流水間偶隨飛鳥去遠逐樵人還
川暝罷垂釣日斜長掩關何須事高隱歸卧鹿門山

七言律

登北固甘露寺

凌雲亭畔倚崔嵬明滅維揚望裏開南國至今遺寺在西風不盡大江來自生滄海凌晨見潮過金山向晚廻指點孫吳舊時事馬蹄石迹半蒼苔

答范邀甫

濁酒空懷田舍歌百年身世半蹉跎人歸野徑殘陽遠[illegible]秋私寒塘落葉多好竹不嫌愁裏都名山竊喜夢中過餘生欲逐漁樵去白髮於今奈老何

竹夜

林風吹竹竹露微幽人隔竹開柴扉星河夜宿草堂靜蟋蟀暗吟秋月輝疎鐘杳杳坐來歇流螢奕奕停還飛石床一枕破清夢寥落半生無是非

何事

何事彼蒼高自懸世難不救猶徒然搽㕚室裏網巳漏築舍道旁功竟捐巨海未平痛精衛游魂無歸傷杜鵑野人有淚不敢哭腹內暗落如流泉

南中雜興

千年鐵鎖不知春六代興亡跡已陳自昔判江曾有賦只今籌海豈無人龍蟠地勢蒼靈壯馬渡衣冠禮樂新未見夷吾憂莫釋欲將屠釣問風塵

二

授鉞仍聞廟矢須空勞鎖鑰倚重關千艘秔稻連江急十里爐花近市閒夜月塵棲沉路浦秋風草木老公山南來烽警嗟何甚有警中流未可還

三

長城萬里表當年楚澤軍容蓋世傳三月晴風高戰艦九江春水下樓船轎彰心事應難論李郭勳名不易全濮道勤王師獨正汗南處處起風煙

四

淮海聊寧燕雀居風高鼓角建牙初寒凄畫戟秋陰重雲壓孤城夕照虛西蜀諭傳司馬檄中山[illegible]

半書將軍面矢誰堪數樽俎論功計已疎

又

投劾無端只讀騷傷心野老屬吾曹千官遠扈思秦駐一旅先驅作董逃周道秋風吹黍稷漢宮春雨蔽蓬蒿化龍五馬知何處海燕東飛問伯勞

哭陳卧子

天柱西崩日氣衰孤臣飲血痛無辭生將完體從魚腹死有留名在豹皮亡國自吳潮尚怒招魂入楚賦

恒悲故人墮淚龍潭水入夢還驚下榻時

寄談仲木

珠履羣中特見親飄零無復問春申魂驚去國三千里淚下傷心一二人北望停雲常近晉西行化鶴不歸秦平生知己多遺恨著有新書莫具陳

亂後寄友

落落吾猶空一身避亂獨喜家長貧水慄遠意竟歸埜山負好顏終衙人衙門之下釣竿侶書卷以外茶

既親爾將何時習眞隱先報白鷗爲爾鄰

哭姪震

從親不憚赴炎荒九月干戈尚道旁途使新霜摧玉樹那從舊爐覓羅囊游魂夜至三千里老淚秋懸十二郎寐寐荒墳歸櫬後明年芳草爲誰長

此身

爾蒼落落嗟此身物色好我能幾春津梁已疲不復出毛髮半秃將誰陳重門擊柝待暴客明月置酒來

佳人灞陵未得遂眞隱且與牛馬隨風塵

艷體

蕙草叢叢露色浮垂楊裊裊綠煙稠穠花近曉爭開樹少婦看春獨上樓漫喜捲簾招宿燕生憎多兩逐鳴鳩殘魂欲問天邊路風斷游絲不可求

又

閒庭初見有飛花刺繡纔完又鬪茶行拔玉釵枇麝火坐盤金線串蘭芽莫誇蕭史曾無並應識羅敷自

有家檻外東風寒漸急柳煙吹滿不勝遮

又

沐罷蘭芳倚石床恠聞侍女捉迷藏花穠側隱連株樹月暗潛過響屧廊幾夜聽鵑宵達曙半春踏草不知芳常因念遠啼痕數匝是新來學淚粧

又

繞催晩起出粧臺粉靨依然暈未廻細蹙翠眉渾似怨輕彈錦瑟㪅成哀一春花發連枝好三婦人矜最後才不捲珠簾斜日映金環博取爽暮來

五言排律

觀海

蕩蕩方輿外滔滔瀚海中上連天闕遠下極地維窮日月鰲睛煥樓臺蜃氣推千檣鯨鬣動萬國島門通方丈瀛洲北扶桑日本東盈虛終渾渾今古一濛濛目極茫無象心搖漫若空神仙如可問弱水會凌風

送杜總兵父子鎮鳳

代有長城寄人思大樹功干戈新定鼎詩禮舊臨戎祖業尊陵寢皇情眷沛豐建牙分鎮重仗鉞奮時隆泗水旌旗振淮山草木椎蘇靈數海外豪傑應山東戰略中偏洽軍名父子同耿弇成大事班勇紹前風銘待燕然石碑還象郡銅弘勳歸世將濟美錫彤弓

南都上張巍姑司農

北斗機樞並南都綱紀新山河瞻聖主竹帛竚元臣世譽文章大朝欽手度真泰來憑輔相屯始急經綸業以精思裕才惟直道伸職容司地暫寵已荷天新

財賦全江左魚鹽半海濱時豐弘濟業民豫小康辰備用兼材藝旁求到隱淪不才甘棄梗何幸托清塵剪拂羞凡馬吹噓奮洞鱗應知東閣外尚有布衣人

避居吳村

百折尋窮路村煙見渺茫吹萍稠一面立木老千章鳥散驚花塢人歸靜草堂前山當甕牖中座啟繩床棟不高於杕居堪載似航鳥皮留卧几蕉葉卷書囊散硯塵彌積清琴壁漫張依棲疑若故相訊道勝常倦則尋餘玩閒宜伐遠揚撥苗蒐野藥轉水活初秧樹息憐牛喘簾垂想燕妨飄零移短夢蟬引報踈涼

五言絕

明妃曲

自恨紅顏薄君恩獨見遠心知不如鴈猶得向南飛

長干曲

幾日沙頭住舟行逐浪難明朝風日好便擬到長干

雙行纏

素質明羅襪行來自覺新低頭屢相顧不道可憐人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白露下庭柯離思如落葉祇覺入秋多

又

自君之出矣憂來不可歇晦夜獨看天何由見明月

官船曲

山家畏虎狼日落閉門卧向夜官船來捉人嚴守邏

又

民船來自南官船來自北相避越江中豪奴引弓射

閨怨

昔君寵妾時製此羅衣裳棄妾未終日羅衣不生香

采蓮曲

東家采蓮童西家采蓮女同在荷花中人稠不得語

三洲歌

三江渺何許落日殘霞變辛苦巴陵人唱徹湘中怨

石城樂

朝游石城西暮宿石城東可憐石城女顏色如花紅

莫愁樂

聞說莫愁湖曾經莫愁住生長莫愁村不知莫愁處

江皐曲

爲愛新粧好東皐出采蘋春江千里色鮮珮不逢人

作蚕絲

提筐來陌上采采柔桑枝春蚕出三眠腹中已懷絲

又

桑是蚕所食蠒是蚕所爲投軀劾薄報湯火不敢辭

子夜歌

昨日歡寄書今日儂作荅願作央明花晝開夜當合

又

儂飲黃蘗湯歡飲沙糖酒甜言是虛詞不應儂苦口

又

浮萍生池中常向池中住總有飄流心儂知不能去

又

明絲能釣魚暗絲能釣心釣心不設餌即遠空沉沉

又

冶容歡所愛儂手事膏澤多種桃李花令人好顏色

又

鬪歡有新好儂心當柰何鳳池聚萍草知向一邊多

又

芙蓉種高山山高且無水八月未開花何由得蓮子

又

驅車黃塵中淚落不可拾吹絮送行人遠借春風力

又

鳴梭織春羅裁衫寄郎看裁衫不裁裙下體古所薄

又

日食不救日月食不救月置人昏黑中漫漫十年別

薛生赴隴

猛士獨當關三秋烽火開榆林千里戍高枕月明間

憶朱近脩

別離成隔歲生事近如何想見門前草春來應更多

與周青士

望衡從一水念子看為情幾日不到舍滿庭春草生

新柳

章臺遲日早葉葉感微心不怨無人折春風力未深

月

溶溶飄素景皎皎出高林永夜星俱靜寒江水共深

金陵曉發

江干方信宿金陵復何處一艇乘春流山連白雲去

憤作

白眼羞從俗青山且置身欲論天下事嘆息已無人

去越

步出越城門回看越城樹久客成故鄉徘徊不能去

維揚夜泊

落日嚴城閉邗溝長暗潮廣陵秋月苦歌怨木蘭橈

夜渡江

水靜聞漁榜江秋起怨聲殷勤廣陵月千里送人行

西浦

落日生寒煙蒼蒼滿西浦靈車幾時來縹渺吟芳杜

晚望

烏歸斜照瞑木落前山遠小澗正流泉寒沙自清淺

懷牧雲和尚

踈林霜葉下孤鶴晚初歸想見空山裏高僧獨掩扉

柴門

柴門臨清谿近水多古樹小雨落藤花移時鳥啣去

秋夜

薄暮湖南歸輕舟月明裊采采芙蓉花美人隔秋水

草

王孫游未返煙雨斷歸程無限東西路茫茫一望平

賣婢

自不堪貧巷何當嘆老身徒看茅屋破無復賣珠人

七言絶

塞上

霜落陰山秋氣寒秋風吹斷玉門關中天不改秦時月留與征人夜夜看

又

窮兵萬里汗戎衣卒服要荒到武威苜蓿青青春塞遠玉門馬入貳師歸

金陵雜咏

湫湫孤雲帶晚鴉空溝流水咽寒沙臨春閣上新聲歌胥井風埋玉樹花

又

水滿秦淮長綠蘋千年王謝已灰塵春風燕子家家入無復當時舊主人

又

南國愁魂寄水湄空江舟楫望中疑只今桃葉無消息唯有游人唱竹枝

又

蒹葭一曲隱平沙空憶新聲到水涯碧石清江相映處如今不是莫愁家

天壇

禁殿沉沉日影偏雪晴春樹出高煙皇孫去後齋宮冷藤鎖朱門二百年

故宮

紅葉依然出內河御橋流水晚來波空宮一閉無年月每到春來積雪多

會稽竹枝詞

秋風秋雨正淒淒荷葉荷花香滿谿越女蕩舟愁日暮歌聲盡在若耶西

又

荷葉荷花十里匀秋風吹滿越谿春漾舟谿上多游女誇道西施是越人

楓橋

漠漠生煙去水遲天涯逼歲動歸思楓橋月落鐘聲起又是孤舟夜泊時

訪陳眉公徵君

五柳先生久挂瓢七松居士住山椒秋原踏葉無深淺洞口雲寒長藥苗

送北客

塞北氷霜不可支風高八月是寒時君歸說盡江南好楊柳冬深尚挂絲

醉言

傲岸此生惟自許爲憐爲殺都無取醉來只向街頭眼白眼看人誰是汝

漂母祠

一飯當年報不遺王孫今日更何之平生自嘆無知已千里來尋漂母祠

露筋祠

野岸蒼涼水不分秦郵星月映微雲孤舟夜傍祠邊

宿商女挑燈說露筋

維揚雜味

香塡珠匣蔽黃沙泉下依然望翠華芳草離宮三十六春風吹滿玉鈎斜

又

邗江如帶遶城斜煬帝行宮徧水涯二十四橋人去盡月明空照廣陵花

鍾山

紫雲龍氣藹亭亭風雨曾聞護百靈一自鍾山樵採後更無人爲哭冬青

得張見本寄書

沁園秋草舊廻車惜別西湖嘆索居萬里河山經百戰十年重到故人書

秋怨

芙蓉花落水無香南國秋來夜有霜邊月只將離夢遠相思河外是西涼

送徐文果入粵

庾嶺南邊去路長千村濃葉暗桄榔莫教煙雨樓頭望自引愁心入故鄉

二

釀就名花帶露沾留人紅袖倩當壚嶺南瘴氣無冬夏莫到羊城食鷓鴣

宮詞

仙掌高懸月上初晚來風急閉金鋪更催內院傳紅燭夜侍官家讀諫書

又

芙蓉水殿御河東香氣涼生白露風十二樓臺今夜月微聞天樂在空中

又

金樞月落露華微仙漏沉沉散直歸燈下不辭針指倦秋風將賜玉關衣

又

金雀傳餐百尺樓玉壺催酒醉春游内中新有良家選背着君王學打毬

又

一入君門拜婕妤恩深罷賜日無虛焙笙炭少還湏乞蹠草新呈小楷書

又

紫宸朝罷掩銅鋪親檢牙籤拂畫圖金鏊蓮花雙貼地殿頭長立女珊瑚

又

春半櫻桃萼尚含中宮初命采金鹽近前公主才能語罷膝親教誦二南

又

雲鬟寶帔映花明羽獵長楊傍輦行宮裏近來多雨露天家不用射倉庚

又

露濕幽花笑湝煙趙家姊妹出温泉夜來天子偷看浴逢着宮人即賜錢

又

上林春酒進醍醐醉倚新恩倩帝扶翠輦不登遮袖去兩行銀燭畫宮奴

又

禁中春樹藹晴煙朝罷簫聲下九天官局進呈新鑄好六宮齊賜草書錢

又

君恩如夢隔楓宸消却如花又一春寥落只今頭已白閒將歌舞教宮人

又

十里芙蓉内院秋涼風先到殿西頭君恩不是銅溝水那得深宮處處流

又

紅顏何必怨春風抱得琵琶曲自工邊郡未和多遠嫁不知誰老漢宮中

終

近年投得鄉前輩未刻的筆譜稿本
道甫壺 匡好齋雞肋集 石齋詩草 蘅壺續集 又變層
篁圃詩 張小榆詩鈔 桂雪齋後集 程鶴甫詞 楳王閣群詩 許蘅壺
梵溪老稿 張孝廉詞

介人詩楳王詩輯中所錄皆從此集選抄維明詩綜所刻
不見集中是書同王匯書家徧索十餘年不可得今於無
意得之喜何如乎手摹珍匪以示子孫三年前人的筆
初見疑非足本及前後細讀方知言遨先生重刻僅此耳
周裕好讀並識

二槐草存 無卷數 兩淮鹽政採進本

國朝王翃撰翃字介人嘉興人王晫今世說嘗記其遷妾一事稱爲厚德又稱其少失學論孟不卒讀識字而已弱冠偶覽琵琶記欣然會意曰此無難吾亦能之即撰案唔唔學塡詞竟合調自後學不稍懈工詞曲又進攻詩然貧日甚抱膝苦吟落落不問家人産云云則亦姚士粦之流矣天崇之間詩歸盛行人沿竟陵流派翃毅然獨尙唐音嘗以前路夕陽外行人春草中之句爲陳子龍所賞歿後無子遺稿多佚是本乃朱彝尊所選定者也

直木堂詩集七卷

〔清〕釋本晝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睡香庵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直木堂詩集七卷》提要

直木堂詩集序

當今之世士君子不可爲者有二講學也詩章也束髮授四書即讀時文選時文者偕批評以眩世不知先賢之學如百川滙海以異而同而依傍集註妄生議論認攘屋爲兩廡年來遂有批尾之學詩自齊梁分塗以後學詩者以此爲先河不能窺宋元諸大家之論纔曉斷章尋唐爭宋特執一時爲輕重高下未嘗毫髮出於性情年來遂有鄉愿之詩然則爲學者亦惟自驗於人倫爲詩者亦惟自暢其歌哭於世無與也不然刺辨紛然時好之媚不可向邇此無他兩者皆以進取聲名爲計睥睨庸妄貴人於蹄涔盃杓之間不得不然也學姑無論詩盍求諸方外乎方外以忘世爲教何所趨避今日梵古之徒褻語成言鼓扇愚俗支耶撰述大概出此又在方内之下矣余嘗太息於斯烝岳畫公以直木堂詩集寄余評定余閱之兩日友畢五言古取裁於謝而以輕清敵其鎚鍊七言律似香山而不遷就老嫗之解不解然其至處自在五

律柬凋枯槎孫宇孤嶺務爲孳斂上之人王孟之室次亦不落大復以下豈獨振響於僧中者哉余於近日釋氏之詩極喜澹歸及偏行集出粉墨黜雜矣雪嶠之詩在語風得之無意開先不能繼也錢牧齋搆愍山未刻之集余繙不過數葉麤厲噍叫之音觸目生惛絕不似道人語況於下此者乎今乃得之黃公余嘗訪公於平陽平陽祖席也海內望之如五山十刹易於名世而公唯以脫去爲幸畢丁土寵榮於金碧煙霞中人物悅然自有神遇無俟於刿心爍肳而後工也雖然作詩難知詩者尤難劉會孟言吾之評詩過於作者用意故會孟談詩世人鮮能及之牧齋皆爲十知半解顧欲齋於明詩去取失倫黃公之詩自有會孟其人者坐賞之則以余爲知言

姚江弟黃宗羲識

序

鷲音佛畛香風匽琢玉之居龍樹王宮賓啖勇布金之地三車秘錄稽開士以鋪張九部微言待比丘而揚扢其有偕慈雲於金界出自仙區貫甘露於寶洲蔭夫人境鄭智燈而不夜灌慧藥以長春雖讓珠頂之尊未登蓮座定現瓊豪之瑞直踞[illegible]床何況妙有文心最工詞體竊楊子雲口中之白鳳巢在曇花奪郭景純管上之青鸞翔于貝葉固爲才子奚啻高僧是宜王度之友竺師盟烟霞而結侶戴逵之交慧命指蓮柳以申懷後世覲業[illegible]詞噂沓諒其舜給只岳禪師者鷲嶺法孤難起[illegible]風願證前身訪木叔之玉塔畏纓後果拜花龕之金缸甫棄家而業鎖忽除乍投寺而邪塵不[illegible]修持之勇猛且戒律之精微講道則釋帝皈[illegible]唄則夜乂稽首法輪所轉光搖浴日之鄉禪杖[illegible]飛聲破無雷之國然而祇樹譚宗之暇酷嗜伊吾蒲龕出定之餘不拋佔畢鷲唬燕蹴移床置薝蔔之林月墜星沉執卷就瑠璃之火故其綺歲炳十

經之號髫年擅三禮之宗獲此洽聞助其健筆爰徵著述更愛詩章或走甕而狂歌裁雲鏤月或鍵扉而低咏索地搜天蓋其性耽矜愼語務雕鎪境悉孤探格由獨造無奇不備若開石祟鬭寶之筵是怪畢呈宛遊溫嶠然犀之渚斯豈奉韓愈盧仝爲領袖因而尊放翁山谷爲楷模纔有異姿如遊蔗境詎非哲匠信是傳人或者乃謂高眞面壁脫去言詮上聖登壇埽開文字搏蛟縛虎何煩音韻之諧化鵠變魚曷貴詞章之富斯言是矣恐未盡然觀夫鳩羅支遁皎潔瑤枝寶月道猷琳瑯玉骨以及智炫智才之類慧英慧淨之徒並蘊才情咸能點染其他作者屈指難勝則是高唱松寮雜禪機而不害長謳蕙樹混梵誦以無妨若夫竭力通參翀曉五門之諦專心趺坐罔知六法之因任彼燒硯而麵豪不過盲修以瞎鍊果能月露風雲之內暗涵微妙之關茗華鄰澤之旁另具虛無之紐偉矣法王賢胄立證菩提卓哉慈氏功臣大弘智度者也惟冀旃檀海上繽標金字之紅囊日月燈中再鋟瑤文之綠玉

山陰吳棨禎伯憩氏拜譔

序

方外學者時從余問詩余謂之曰諸公學詩惟應學方外詩前輩杲門杲公今日則寒泉子眞若師也因選雪山草牧石吟各數十首授之蓋雪山老氣橫厲寒泉高懷幽刻自三唐方外諸詩之盛未有過此兩家者也今歲寒泉子以直木堂近集相寄余適患氣疊起爲選定得四百餘首諸郎傳之諸方使舊學牧石吟者知寒泉子詩後出蓋有如此者也余極欲一相傾寫爲此老發其詩心之妙而啓喀火藥間意殊不盡因取向題牧石吟卷首數則附錄于此以當序言然寒泉子之詩亦畧盡之矣一曰讀其詩如對蒼宮幽瀑斑爛蘚碑能悚人心骨老我三十年坐盡山房得一寒泉子可慰不恨二曰廢盡人間答酬單行孤眺自爲可傳殆其立意斗絕處使人生畏三曰非有人作敘幾不知此老是曲泉座上人故曰脫盡本來乃見本來四曰憶曾與此老把手江干其風流縕藉契闊二十年往來于懷乃得此一卷詩古人有言所與通

夢文魂推衿送抱此一人而已甬上法弟李鄴嗣拜稾

杲堂謂予廢盡人間答酬單行孤眺嗟夫此語似爲寒泉子三十年前故吾也自茲以往不意溷迹人間答酬滋甚故予之有媿杲堂者深矣初意欲將此序藏之笥中勿令出以視人復念杲堂已往知我者亦皆零落無幾斯又不容不刻之卷首以存故人耳至云自爲可傳得無所謂與其進不與其退也邗本書記

序

禪固無務於詩然因詩可以測禪即如寒拾諸什矢口成音所謂吟詩無韻律者而使人讀之如聽晨鐘如盛暑飲氷雪如莊生所云逃者自底而反解脫之妙出於言外不可誣也寒泉子久爲法中名宿居恆無意爲詩爲則千言頃刻無不渙然氷融劃然刃解意象俱忘虛空頓碎雖祀古德於今日何多讓焉昔昔苗見陸平原詩自焚筆硯乃余最苦泛濫詞章褒然成帙及讀玆集不覺降心抑首瞿然無所比數反將磨棄語言文字而自托于皈心白業矣

遂安學人毛際可拜䕶

直木堂詩集目次

匡廬釋本晝天岳著

直木堂詩集卷一

匡廬釋本晝天岳著

五言古

古意 四首

東家然明燭光照西家地地厚光不流夜久星辰至自念行旅孤齒髮幷頗領昨過古王城兒童迎春出道旁折梅花梅花發無次

舞劍堂上雪學鏡房中月安車水漫流驟馬電爭馳須臾城老翁對日數白髮髮白春風寒主人盛盤飧莫羞爾生謂今日方爲歡

獨坐如日長獨行如路遠日長坐猶廻路遠行難返不見所思人春洲白鷺晚

山林仁義國猿鳥同一宅忽忽春與秋異花開狼藉我征日云遠從今返魂魄收拾北山雲朝朝抱奇石

負薪詞

夸險不易塗依依心獨存山上有蘖木何必皆同根持斧悄斧力此意乖時論薄寒新繼暄微雨色

枉邨日日綠淵出衣溼蒼苔痕

園中 二首

園亭久不至草盛齊簷長連日泥雨劇觸目亦以荒有鳥茂林來翻擲遶我牖我牖隤且壞日夕還相忘

架上瓜莖長瓜多類星垂摘以遺四鄰中心非所私大地容我嬾顧影如有羈春海蓬萊高泠然風可期

堂成 三首

茲丘多直木吾願披其旁木杪白雲生歸寉聲何長堂成碧溪頭列岫合復張我生日云拙今得遂此鄉無樹不綴花無草不自芳忽值初夏過亢爽生幽凉

衝茅吾屢結駐跡未遑久直木遂高雲旦旦如良友隔水開南軒花陰覆溪口溪花不辨名溪鳥鶯人否

曾巖四月時古路迷雲烟翦伐惡草木頓開山上天山凌天自高獼猴呼樹顛我無他肺腸自耕白

石田日午且消息渴飲花下泉泉水異行止誰得
知其然

鳴絹峽

潭中泉變淸石上泉變鳴少飲令人醉多飲令人
醒吾欲窮其源復畏莽龍驚踟躕日將夕風雨來
縱橫

寄題文銓部燈巖南湖書樓

四坐湖水平朝朝萬景浮一片澹蕩心善哉湖上
樓何處東南峰帶此西北洲丸當高下軒薄斂佳

春秋凡物喜從類雪蕉孤種不會心地不遠此語
當誰投

讀杜詩

七尺詩常軀不逐奴隸人赤脚萬里遊華髮滄海
春鳳凰亦是鳥龍蛇同一鱗麒麟天子前崎嶇支
此身君臣尚同體朋友爲良辰日月肺腸轉生纵
妻孥貧飄泊蜀楚路蹉跎秦隴塵誰讀書萬卷誰
下筆有神揮手叫虞舜耳目何時新一飲未賜酒
花味江邊墳子載歌其詩難招斯人魂

酬李杲堂

日月怪驪我如我奚川驪聖哲無全能所以安其
愚長憶游山客廿載別亦迂昨觀飛鴻來詩寄雙
明珠朗讀驚四鄰自覺氣亦舒蒼涼秋八月目送
東丘隅盛名成易毀亮節多崎嶇夜久蟋蟀聲幽
夢其何如

題卓亮菴傳經堂

大道脉中古哲人逝何早靈運述祖德千秋光四
表我來恣盤遊一丘經始好并心野原外收目人

煙杪天隔大河西日月澹昏曉君登逃邦人慨歎
獨懷寶橫經濟全濁弦歌學幽眇能不重淸辰握
手寒芳草

半紘張居士綠雪堂

數片萬古石橋下丘山高壽藤根石罅餘土棲梅
桃下有方丈池如井無波濤不願滌塵纓亦不飲
逋客此水滌此石水淸石愈白逍然君子心吾欲
共晨夕

雨中華六象卓有枚董巽子見過 二首

汾河鳴聚鶂四野雲爭垂贊逵後先識併坐成兊
輝起漲青石鎔爲煮春淵芝道遠媿步短相逢生

白髭

送春出遠郊倏然過我室踏泥不辭滑愛問集圭
華何以致款曲千古尚膠漆風雨海山多窮塗勿
相失

客寺飯池上同黃徵君太冲兼訂入山遲速

投生不樂仕蕭岡賴其贊左生今變姓作賦仍驚
傳朝發姚水淡夕避稽山偏大府爭徽席翠英逖

滿筵盛談文史弊歷歷千餘年時解白苧袍仰視
浮雲天壓亂裂肝肺橫流熱溯汾颯颯秋風城相
送野寺邀對几得晚食速床時小眠合結樵風遊
約我日鑄巔押手接役烏看雲知後先身將一子
覽及服無長鞭謝監名山志虞卿窮愁編予亦發
奮人花源排石田

雨中同友人作

西風捲檐雨客子貲行避窮途遭欲人獸笑如不
給何處江上山當樓欲飛入隔江山最多解解爭

雲立君言昨始秋九月仍遠遊十月在何許雙雞
鳴床頭

東文允言

潯陽江上山崷崒開人顏腹中使無素安得遊其
間天風瑟瑟吹木俗多詭隨東林山僧合坐子凉
雲匯南湖擁腫樹對子皆貞枝

雞鳴寺

嶕嶢一卷石縹緲玄湖濱前王贊多有山古心尤
親鐘鼓響日月嚴廊虛冬春

酬道尊客

鼓勝何爲者春來鳴樹顛感此懷幽人寤寐如當
前近說在牆東古木茶若纏騎驢踏花去終日使
人憐

重過承曙次原昆仲坐間出示諸同人辟暑
之作

長夏多新知作辰念前遊路經井橋側岨盼楓林
頭高人樂科跣牛眠徑草稠引手摘紫荷濯髮汾
清流昨問平原燕嘉客誰倪留老血我猶熱面赤

鬚蜷蚪頤同予數人高詠百尺樓今辰事不辦來
此知焉酬對然且長嘯濛粱號暮鳩

遊橫雲山

鼇舟山南麓居人盡田家路由此境入山中藤已
花直榦數十盤禪室横如艇角角斤竹箭齊齊杜
若芽老僧號素公執錫方驅蛇俺我亭午飯啜我
春澗茶坐久只須臾觸睫迷谿徑山容色瑠璃匡
老膚稀砂徐訪陸雲宅城古疎籬遮籬外多罶夸
稱是惟枇杷復上白龍亭閣閣金蝦蟆微雲帶山

腹天象皆西斜輿極諸客疲地坐默少譁清風吹
暮林歸路何其賒

謝鄰巷看菊見招

南山在東籬兀兀溪邊屋地古花盡開天寒井初
綠前門招我來菊短草萋萋昨日招我來花好高
于人我乍號菊客君當成菊民莫怨西風急前塗
是小春

同韓子蘧雨後尋閔霞碧

齒齒泥中屐躞蹀相扶持遠尋靜者宅足力誠苦
疲變君四鄰好容郄斯尤安談笑歇微雨宛轉闘
黃離不合茶酒雜萃無醒醉岐醒醉各有托二物
奚能為顧我白足僧對君黃髮兒仰視青天高日
落滄海時孤鴻萬里影只有浮雲隨

雜詠 四首

秋花居上生狼藉少苦蓋忘機對野人匿迹托叢
薄時時謬著書結習老猶在關門俯碧溪夸我中
心痴
楂楂臨階趨勝負決我前頗如兩軍敵爪咮森戈

鋌豈知此二蟲危巢爭樹顛大義苟不誓勇怯俱
非賢
芴磚匡廬山箭遊處處好泉紳羅三疊雲髮被五
老社中高逸輩宗劉去何早空令白鹿松頊枝拂
瑤草
生從皆五嶽鄙哉主父偃商嶺何代人採芝卒忘
返歲月為誰促得失常滿眼學道三十年迴頭道
彌遠

徐年

老來筋骨疎況復病周旋當食箸初停積然思假
眠或遶庭樹行十行九致躓樹頭叫買鉈村村鬧
種田因憶古首陽食薇恐偶然萬事毋關料不覺
忘餘年

許憲副元功婿張明府索徵弘覺先師文集
併予前後諸稾不遠致書賦此奉答

予本吝牧徒遠遊穿定方始結爐峯君一行留十
宿學道未知徑朦朧嗟望洋昨來雲東山禹穴圖
推藏丸泥塞耳目俄石堅肝腸登料有浮名謬達

張河陽贊不間皁賤琳瑯馳八行有將身後人珍
重求文章兼說許玄度屬致逾尋常於戲道日弊
末技安能防一朝灑貫識定爭明月光何時出州
府握手登岑堂歷覽風化美聚話坐席香稽古支
大廈簡擢多循良一官暫爲屈奚用卑廿棠案牘
總無留端坐棠陰涼政成名益遠名遠夫何傷况
君赤松後功績誰能望

客中得亮菴手書

去予日無多寓書字累百讀罷減歎笑始悟身在
客驕陽困行李倦鳥啄旅麥且彈碧山操憶子溪
上宅溪淡時釣魚宅古不樹柳我何獨滯此竟爲
一行厄學道力漸衰未能辭世責世責笑安辭事
往不再索忽忽江郵莽一燈照雨白

黃瑤銘書齋

山水有眞音安在調素琴達士寄山水何必廣圖
林君闢止數武自亦成幽淡君琴時嬾調蕭蕭移
塵心季倫侈余谷叔夜手枯桐二子在形迹虛名
徒始終我愛君質直步君池上風

過僧湖上新居題壁

結茅湖上山日飲湖中水湖水一何清飲者非徒
耳顧君槁木人遂能長住此雖處塵世遊不知塵
世事我亦常相過何時與鄰邇烟雨坐中逃秋葉
峯頭紫興來忽提筆字字蝌蚪似大笑倒床眠松
風四壁起

甬東宿故人別業乘東錢聖月李杲堂

茲行涉夏初涼燠異晨夕盪舟江郭路僾遲日漸
積途出石窗東忽與越山隔釣衣島門樹掠艇沙

際闕咫尺念故人城隅茅草宅相見與悠然青梅及檐摘山繞竹籬青門開田水白鳧多竹邊地闢步許問客爲問兩高人佩乘可能廻我來乏觀止億歎徒嘖嘖夜久雲月破對君寫懷百明朝兩相送江上夢狼籍故人以詩朝還山

爲菊窗賦得庭中小柏樹

楚楚山上雲默默檐前石中有霜雪根樣楞四三尺筋骨爲修條兼枝盡戟谷遐武侯廟材大竟蕭娍道人癖窮挪屈蟠近增劇細葉款春香孤心

對秋赤稍乏干雲用頗饒歲寒賞嘉君得此友慰我遠來客遂令炎氛盡暮鳥念棲擇風吹磁枕高月上藥欄白

酬蔡九霞

平江蔡徵士庭館如山深作詩吐肝膽寫我山中心問當來歲來要披塵外襟斗大支許宇托贈途前金交深道味中來句斯言恐難任祖谷得秦系板屋耶溪濤鴟鴞催晨起雲霞勞苦吟雙君弗自薄此誰堪拓導

夢泉堂

谷子居東洲蕭然與世避終日漁樵間往來頗家至何以久分途殷勤集夢寐古貌今人稀紗巾一角墜此時月西側明星尚三四弗省我何鄉恍對衛野寺翁陰拆秋旻白露凝苔地可奈天遲明寒蟲響如織

柴桑文允言寄到後先諸刻并手書率筆簡答

不記別君時但謂君在口視天何寥廻令人幾廻

首一歲兩辱書磊落肝膽剖頗及交遊生悉作黃壚叟尚予一息留奄奄奚足數君家吏部公眞是忘年友甦裘高瀫濱瀫水緣途酒何必元次山其名竟不朽近聞避迹地多在林兼藪功名謝糞壤草木供然否爺我家匡廬與君舅弟厚詩篇日獻酬及茲負已久入冬少雨雪茅檐雙抖擻細吟寶樹篇知爲故人有何日坐其下高歌復往走重輿石罇泉把子飲數斗斯言豈偶然言之定非偶

尋卓永瞻橋西草堂不遇

盛暑不念冠微凉喜高髻琴書自旦暮雲物互開
閉傲然思獨往逃與準終濟之子胡不覩擔桃爛
星綴解衣成偶坐求聲難獨憩臨水或窺源寓目
罔尋際竹林仍纍構朊柴倣新製豈無他日待回
眸尒蘿薜

柬友

我思東園翁偪側屋廬古翳蔬供晨炊蓬翟頗環
堵敝帙予忘倦把鋤亦良苦常時喜晏眠他事嬾
經覩昨過帨我宿聽言到朒朒時值菊亂開老眼

媿葬鹵燮君檐下池有鳥好毛羽長鳴不向人胡
為繫茲土

遊金峨寺示偉臧乘予

侵晨結徒侶挂席拂遙翠迴經海山隩林巒相倚
積入寺始山趾夙昔夢非罠陟巖樹倒懸鵲巢僅
離地主人樂且閒言笑亦真至箭筍拔供饌猴聚
藏可食憶昨霄雨中避塗併魑魅與人不及戒值
險幾遭墜夜久起呼乘燭短月新出吾欲志吾來
捉筆爾從事

客園尋指公

撫軍關此地幽寂近城東千載念同客割半歸禪
宮曉夜太無喧只聞鼓與鐘窗開偪溪水客至先
漁翁三歲我再過時逢新景融筍從露脊土茶花
香晩風風香飄入城家家如園中予少丘壑緣對
飯慚支公

出五雲門由若耶溪至平水一帶

城高三月春溪平三月水古樹背雲立翔鷗攪風
起茲辰雨色多頻首殢篷底悠悠去靡涯放情差

有紀襟嘗桼岫開目約夏陵徙舍桃王子宅慈竹
謝家里筍泛柳邊船薪歸沙上市我爺從經遊孤
筇盡日倚誰同去復來長揖餐霞子

梵受院同匡公夜坐

疇爺過君時在處春可憐今來麥秋月雨歇河梁
天夜久星忽出俯仰同悠然架上藥草品囊中參
同篇自說海山遊已過三十年僧飽石粱雪筆寫
爐峯煙窮塗增遠迹暫耕魯湖田戎馬犯四郊獨
對孤城眠媿予阻漂泊及此食周旋

雨止

院中雨微止槐陰日落時客心那有緒當暑懷驅馳鷗鵝相對浴孤旅復慰誰歸期明日好不邊辭所知鐘聲盡出城月色新及池舉首望檐端好風吹樹枝披衣聊行吟胡爲枉路岐

和友人過訪

凉飈催歲晏陋影祟巖偏迴眸霞瘠駁萬景臻蕭然斗報高人來踏葉臨階前長揖接兩手握笑尤蟬連暮夜宿山閣細讀長城篇縟錦較匪麗文犀

比夏鮮惡予早昏惑蜡揭枯枝顛奮飛亦咫尺滅沒偕雲煙蒙君施盼睞竟夕忘安眠

青城魏湖西以母艱初歸東此

魏闕子牟心南陔束晳詞行行在中道豈不煩遐思雪梛吐銀鏑暮春歸正遲萬死肺肝裂片片纏淚糜我法本制變制變爲變歎我法本寂漠對此增酸悲臥病枕空山欲往還愆期一書祝高雁柴毀無多爲

直木堂詩集卷一

直木堂詩集卷二

匡廬釋本晝天岳著

五言古

老馬行

少以力徵用老則身當棄駿骨有人憐未死徒顧頷齧草及滨根斷風淌無淚歲既遐烽多猶懷蹴氷地

幽蘭詞

幽蘭托生地林麓兼山岬豈爲賞人少芳心成變移纍然增太息美惡難同施舉世易爲眩栖栖當向誰

獨遊

欲往不知處回頭曆古今開心自茲始側足投修林晨起擷丹黄浩蕩成謳吟謳吟匪宮商瑣碎同春禽萬景視外互冥遊思退尋春風竹葉嫩次第開煩襟

丙辰八月作

天地渺無垠托生各有際我用卜其居眞人共年

歲五十今逾六無心笑浮世天寒道路長形影爭先憩白雲不終白獨攬麥秋秧

寄黃徵君黎洲 頃以先師百城集屬訂

他人亦有目終日無光明他人亦有耳不能辨濁清昨來我山中故作人外行發言疾流俗吐氣羞儒生徐示數卷書云是新刻成抱持加細讀追琢開羣盲吾師二鹿翁亦遺金石聲誰爲整齊之不可君無情之亭薄雕蟲終作雕蟲鳴大道屬破碎鬨然徒市爭巖門歲月古握手尤叮嚀經久胡不報綠樹誰鶬鶊

過王巽公揖山樓

一泓何代水獨映當門山開門向山揖主人非等閒我欲掬此水濯出他山顏他山不可揖弄水心忘還

雨中酬友人作

旬日長閉門覺喜人事少殘花隨雨點歘瀑卷風杪起坐過無緒褰頹聊自休垣衣拂煙綠蟲語邪秋早因思豪宕人去俗逾離草快飲海螯肥笑讀

金燈小昨寄藥兩裹許我顏後老此理當不欺顛毛雪可埽何時到山中共聽嬰兒鳥

送奕是燈侍者歸錢唐舊隱

兩峯挾湖起滄蕩無窮時中有交蘆居昨說當歸治戶庭俯清波行步如琉璃城郭去雖遠鬼鴉接翅飛謂予作往還握送心難持前塗大江惡落日寒山奇予壯我華首不堪言別離

易中恭侍者問愚公谷因述其事示之

古來有愚公千載罕一遇犢果不生駒快持駒子去英雄𣲖世心得失兩忘預青牛五千言那許換愚字被笑世間人愚公愚到叒

過別鄰友

檐樹卷新綠油然初夏時苔死昨宵雨餘滴猶參差晚日照南榮雲物爭妍狓殘花攪金繩紫葛纍瓊枝閒心際芙蕖俗耳開黃離徐出寺門立麥浪飛前陂我家稽山陽盤曲千巖陲日月向階側麋鹿能人隨歸夢漸難剗離顏非强悲一迹隔牆東忽來成碧移烹葵不忍食食罷忘天涯

姚江埼天岸禪師塔 二首

山花插一枝淵水瀉一勺蒼苔青石塔淚向寒江
落我淚不可落落之漂五嶽君魂不可招招之轉
寘漠林端斷日斜啼盡春歸鵑
石楠歲一華宿草風長偃對此憐人懷歸期異早
晩我友生平事獨臥暮田阪日落慕田寒日出慕
田暖誰俯不从人淡毛聊汝飯

永明都道場客平公院

句江江上城城隅寺最古快來尋舊知經宿以旬

數坐中訊往事劫火僅遺土久闕法師品雕雷劫
鼉鼓戮力首繼纂俄為覩峻宇手殖朱槿花堂周
青石堵漩曲遜壘製寥敞有足取倩書東皐作東皐
為夢堂巫禪師脫白地有法堂無盡燈記一篇迨今尚藏寺中筆做折釵股豈能
當過眼庶幾意無忤方池交嫩荷新林併時溯襟
還容善謔衣可通賓主了忘市街近日暮問風雨

紫竹林

萬竹戰驕陽平苦竹皮紫結實想當年清陰復如
此野人戀依棲穀升臙紅雨暮撥殿角鐘江峯遙
可語持此欲贈誰老僧目如炬立盡白雲天浮生
是何許

雨中張亢友過訪壽昌僧舍以予即往天台
乘贈長歌命和并簡胡卓人

可怪張公子新詩落筆成波瀾爭隱見巨細開鋒
稜方略箸生衣遠訪古寺清懷抱暑瑣屑肴宁同
崢嶸徐各歎往昝惜令心魂驚金鐸響殿角暮景
遜孤城不忍述所求喉中哭友聲杲堂前去台嶺遙
宿雨千峰盈李白夢天姥斯人號淡情土腴茁火

孟山老豐黃精一物必寘討考實成山經待歸貽
二子知我非徒行

同李司馬楊別駕集葉太守修卜園亭

城外多峻嶺城內有佳山終日抱書臥使君何太
閒洞壑杳出入來者闢心顏士生未有異門設徒
常關是日秋檐靜是日風無埃綠陰侵地竹黃藥
過牆槐顧我蕭淡人語笑偕鄒枚夕陽太相妒衆
影斜蒼苔

酬金紫亭

三春桃李花昝昝埒人夢昨昝夢何人非迎且非
送一詩遠相寄老氣還新妍百選能百中字字青
銅錢胡爲褎白翁爾我漸相似肝膽契闊中行止
何者是約略夏初時淸陰滿槐柘脫君墊角巾待
月同良夜良夜安可同素心二三子空明積水間
定過承天寺

酬諸良川賦得北山桐

猗與北山桐謂可供琴材此非知桐者待弦聲已
乖桐是孤直人少與群芳倂一片太古音鍾期知

未盡鳳鳥有時過斂翼棲其顛桐本不知鳳何故
鳳相憐昨朝過其下花發瓊瑤枝盈把寄之子會
合定何時

乙丑除夕　三首

諸好隨年盡吾其眞老矣獨留此歲中故人書數
紙焚香拭且讀流目悟於水以玆慰索居孰曰爲
生鄙徐復顧影笑影亦傾余喜平旦野叟過席門
無鬱壘
今夕再四除從心斯可問未知有此不甚矣吾何
吝嫩簪新裁衣且梳傚霜鬢大小目前人親疏霧
中認正月薄上弦共說迎春近春近自定人狂歌
散幽惱
胡爲事締構坐席煖何有先業廼單承憶自丁年
首古之比丘法桑根一宿走叔胡乞郭門貸粟恥
升斗季晩斯道衰行鮮斷然否仄崇延長塗自惟
早脫手願同林下麋行亦相前後歲月假吾多省
往顏愈忸鄰人叢叫笑不悟歲謹守賀謁準黎明
先祈恕老叟

眞州東園重過此宗禪師圓居時新秋少暑
遂爲旬日之留

鑾江江水淸更愛東園古名流異昝時池館少重
覩君隱十年强周身僅數堵蟲絲組北戶晨爨屢
辜午盤餐世味姝茶荈各甘苦駐此喜連朝黃粱
費幾爨頻來慮不鮮斯言誠自阻況如吾兩人老
拙眞堪伍床上多梵書檐間霽微雨秋風起暮林
共把歸雅數

茅菴後圃新築楚楚密陰無際歲丙寅余休

夏其間幾兩月餘隨行紀此并示賓孝弋

池水一樁小少見鬼翳投上有修竹林能風容易秋颯來高蟬鳴或致雲氣浮閒心掃隕葉餘輿觀乖夠且夕急思山夢想牽此幽枳籬月新出屋影孤于舟主人苦愍勞此地稀放遊箣筏隔日有蓮芡隨時收雖號少供給思山有此不余閒忽莞笑延口如泉流遂解歸心縛轉信玆行優炎威散四坐莽景低城頭

贈無為師

南山與北山弄翅如進雞㘭衡無多遙飲水同一溪兒聞鐘磬音恍在牆東西經歲或少見懷思殊不逃入秋草木落鵜鴃如寒唬而我快把袂話笑夸町畦菊鄰九日開觥逢落後齊佳句寫老葉蒼烟耕半犂法倡寄猿鳥雲山收杖藜予亦七十翁相較何雲泥淨埽一片石當禪桐影低

即事　三首

有客來海濱變閒役草木朱櫻接青桃柯葉增新綠會見二三年其高定齊屋頗稱拙者居不弱子眞谷客復向予言我術輕末俗功効盡可紀損益兩無辱造化豈容剞幸勁求必刷异哉有是夫為君濯塵足

吾廬使晨開有麝遊階立稚小浪依人人亦不可遁兩角出分寸周身雜花入子母類形影相失鳴聲澀急命諸小童香芻安莖給畜養倍尋常走顧日每十繼久報氣盡令予忽不懌此輩有仙骨對之三歎息

一壺小於徃出自荆溪窯江海有分滴此足波横

瀾故人遠相貽何必多瑷瑤當軒任手瀉獨坐知天高安得玉川子相期顏不彫

寄友

出山記新秋歸山抵秋末相見亦多人非為飢與渴築我衎狀老逍遙還屐苔中心屬有思門外木葉脫何緣到溦郁斯意向君豁

傷胡幬亟　二首

我有傷心言多于風振葉我有無聲淚横流艮盈睫大塊署逆旅浮生信罪嘘寄彼北邙松款款成

龍鬚·

遺孤兩男兒頭角日以新往者不可再草木徒爲

春蠶藥牀床頭至今香四鄰人能促歲月歲月非

促人

憎鼠

夜坐對青燈飢鼠奔怒馬齧齧入甕中騰騰到床

下廚空且未炊不諒爾非也貧富審聚散食廩孰

多寡所求乃易與啣啣奚爲者終夕寐不成溪堂

竹初夏

七言古

壯士行

天四涯地四角壯士張弓彈野雀野雀自慚非鳳

凰顧思尾短不得長山雞尾長頗類鳳照水舞水

水光動壯士得之棄不用

野田黃雀行

小物不念大果腹不念飢黃雀物之細飢苦恆相

隨去啄官家田網罟巧設施網罟網罟出有時黃

雀啄田田水知湯王去今黃雀从未从毀巢恐生

子

東園菜

杭州東園菜最肥園翁賣菜易米歸教兒空勁不

空惰負米還從菜畦過我問種菜有道否但指其

根嬾開口

山禽

山禽之尾似翦刀臨溪翦水心自勞吳宮樹冷王

孫驕不求其聲求羽毛

送別

春風在樹不在天春雨在路不在船贈別古人多
以言吾之言今世莫傳谷口送君倚高樹此心不
盡水流處

山行晩歸

樹頭煙破倚行獨斧聲在山鳥啄木曲徑參差天
欲垂芒鞋踏今春歸綠又聞老鶴聲如哭影墜寒
香松子熟層層積水月上時不見吾廬見空谷

閉夜書懷寄允言

秋風高雁陣爲客幾回聽何處秋光好南湖一草
亭草亭之下有亭上夢秋蕉聲都是雨

贈范司馬熊嚴

胷中眼中孰堪比・片前未立秋水胷中眼中何
太開百年巵酒歡朋間昔日潯陽老司馬青衫拭
淚看廬山秋滿歸來鑑水曲幾度山風吹草綠有
時搖筆揮戈落盡浮雲展雙足我愛讀書不求
解不解誰知解還在昔能不解常讀書萬竅橫吹
碎天籟何必英名動四方開門別有情難忘春來
時葉支年往客至看花喜日長相逢昨向市街頭

立語移時我欲愁未敢一身言往事生涯强半付
滄洲

贈別

溪頭乍至尋源客解避風塵洗顏色疑是天涯飲
恨人功名未有低頭得問君何處家錦水復與謫
仙同姓李不忘游上訪名山或遇蓬萊舊知己掉
頭復欲走燕都落落馮生氣貌孤一言破贈鷲流
俗市義能將有易無天生我才似非遙眺射何妨
秉執御械然大漠草初黃雨于推君且前去

瑞雲山

一峰雲起于峰寒一溪風動于溪瀾爺者是誰心
日古級天有路浮雲端住山無曆紀草木堇能
換寒暑殺過水青松枝自長出林曉磬天初綠我
思昔公駐有城凜然萬刼不可發只今壁立無一
物鱗鱗石甲苔蘚暘古來倒非青天月照盡瑞山
轉突兀剎竿依舊立當門指今春時水無骨

送巨靈禪師歸匡廬

匡廬之巔不可攀日月斜度非人間入溪入谷天

色溼喚雨喚晴鳩不鬬中有伊人心志獨鄙水一
枋玠復腹五月冰花香半開衣冠蕭蕭生寒綠變
君之氣摩蒼烟作風漸老夜忘眠蕭然草閣取容
鄉今古不知誰後先

集章綏公園亭

君家夏秖餘三門日日秋陰四壁出胷中辦事過
衆人紫竹廿蕉對蕭瑟不變元龍百尺樓只變元
龍斜不愁爲予解帶加餐飯池上銀箏向夕撝

嬾出遊

嬾出遊出遊雨如注樹頭誰家禽呼雨脫布袴河
水三丈淺脫袴那能渡君不見昨日征南催渡軍
幾人脫袴身从自下狐

題田道耕罷釣圖

何許蘆中人泛然水上兒竟日自無悶東西忘所
岡大海少長鯨涸濼多小魚江離辟芷淨可把秋
月春花各起予前溪下淵嘯後峯三山齋知往不
如返今日悲無從江村月落落還佳釣罷參差歷
萬樹田子歸來未欲眠月在清波不動處

讀無休六十

南郭先生浩歌發首至髀冠脚髮簇竹走崑崙第
一峯尋源不畏驪涎滑歸來隨地揚嘉名有足胡
爲禁入城流道旄生小習聽日前身外皆毛輕昨
朝寄我如瓜栞我亦寄君救窮草三寸能醫二月
飢經年那數侏儒飽五月戎葵香正濃五岡乍展
松窗明收歸溯游元龍氣日看容階鬬蟻兵

酬徐野君見過

孺子身老名姓賢抗心何止齊雲煙黃金臺畔蹴

駿骨草木叢中悲小年我本山中牧猿客倒綻逃
空谷轉空昨朝淵底斷青松今日遺君雙琥珀古
人但有忘年交自昔少聯宗雷燕日摛間鐘徑入
寺莫巾又見低蟬簷可嗟徐子殖性物離僻苦愁
眼下多他鼓衣到西山巖出土

讀大休疑入廬山三十咏有贈

丁嗟借箸趨獨異丁嗟借箸情獨至野人服蒻薜
蘿香天際芙蓉開夢寐細披此咏非聲色別有靈
蹤托高絕大如孤客立松根檣項無言啖冰屑持

此入山休後期猿猱可接無驚疑笑破浮雲七八
片枇糠百世亡羊兒我愛此山四無路君若到時
穩著步毫將畏縮推得樹飛鳥如人亦難度今之
學道皆茫茫筋骨當求鐵樣剛芒鞋碎去腳踏地
日月方知劫外長

贈竹菴法師

一朵芙蓉峰笑對春秋時安事五嶽遊白雲長相
隨相隨若到處間見稀人知箇不說法百非外具
葉篇篇拂清籟肯不論道如寒山摘草持花相往

還

贈對總戎

蛟皮老劒鷲秋急風胡來觀色沮立且雄城頭海
市斜夕暮山下水聲謳昔家子羽功莫班俯仰何
曾媿兩間年老自知身覺鑠回頭清嘯對龍山

直木堂詩集卷二

直木堂詩集卷三

匡廬釋本晝天岳著

五言律

吳興舟中 二首

山水舊清麗十年虛此遊故人疑有贈孤客嬾思
留蘇景春城郭鳩聲溪寺樓推篷聯野飯前路雨
迎舟

作牧顏公地寒樽憶若違好風春近舫殘霧柳沿
溪野水銜沙淺鷺峯逐花寒此間何處對能令客

同棲

山寺過石梁先輩

何事發初雪浩然方獨遊無心疊海鳥有劒泣龍
湫共聽水投磬不知雲滿樓幾回曾到此花笑爲
予留

孫司馬巡閱民間因過山院奉贈

青林石溪口四馬與秋期風土從人問憂勤不自
知宦成南海郡名藉少年時心計重來此寒猿聽
夜遲

寄韓子蓮

子野多情華潘生用拙流亂離猥出處書劍老沉
浮負郭田鋪買無涯地獨遊秋風吹二渫莢上羨
魚舟

過周觀察靜香南園

殘雪猶在名園林已半春小窗銜野水幽事訪比
鄰地有忘憂草池無賴尾鱗公榮殊自勝樽酒肎
同人

重過棲水喜諸道舊畢集 二首

細雨分河曲河聲雜雨喘相尋能及夕畏別不知
寒林遙鳥猶出村斜水易殘爲惜晉老人欲把覡
頻看
共數別離日相逢豈易多探心同濟泊顧影獨蹉
跎門對市還小冬悲客浪過渡江客早晚無復奈
愁何

酬陳僉公諸子見過兼柬劉秋子

古有高世士知君常此心風流來北郭言笑比南
金湖水滴秋色雲天卷暮陰劉生近佳否琴上莕

龍吟

酬徐子能

相來執憐才經年志未衰武林來海上禹穴入山
隈作客無鄉夢悲秋落徑楓詩囊兼藥裹時對掛
偷閑

過戴明經其懷

孤城閒細雨池館落崢嶸好客還同爵能言不諱
清過秋憐菊蕊當樹數禽聲除御江潭客何人識
醉醒

早作張潑懷來壽谷見過湖上

雲起湖西路吾廬匙水開故人嫌俗縛雙騎出城
來作茗微微雪鄰家多早梅彈琴徵古調何處可
登臺

山夜率成

浪迹寄幾阿遠衙發清秋花前愁樹老雲外背山
多月出蟲綠砌秋高露滴荷百年霜下髮一笑送
頹波

酬陸燕思

眠食都宜晚行歌做一丘桐陰疎著地蟬聲徧催秋若熱魚移岸恬風雀在舟何時閒問字親到屋東頭

戊申春日湖居雜詠 五首

老愛衣裳短天高形影清得閒看稗史驅悶上春城欲食村春急仍眠湖艇輕年來災異甚殊令野人驚

避迹湖樓小風清夜正宜及時看術祭因熱笑漁炊未得買山去胡爲到此遲勾留詩往事折盡野

棠枝

春未十吾居煙波偶結廬小窗晨集雨寒火夜分漁愛嬾無他業安貧累買書錢廚門外路槐柳又春餘

兩山諸水出終日積清光太宜能無事風流如許長隄分湖勢窄春近酒壚香自喜居臨水危樓向夜凉

路響馬蹄乾青山踏又幾湖寬天氣綠春去客心寒放懷南竹過低回岸夢存夕陽荒渚外清絕變

漁竿

過卓亮巷水上閣時經重茸 三首

一徑曲于水遠山高似樓名閣新位置嘉客舊行遊石燕天長雨桃源路不秋隔溪人漸寂脫帽晚垂釣

丘壑留經濟高談坐各殊殖斷因舊晚縈井及鄰廚石僻亭爲御時清溪尚想誰求張仲蔚蓬徑往來遲

竹舞終年雪巖敵幾樹雲地從溪上得花向睡邊

開勢幽庵中散鴉青且在軍南山高半檻時對客半分

孤樹

百圍風乞大千尺雨壽難春色山中晚秋聲月下寒孤根非枉曲勁節儘波瀾儗畫溪堂壁橫眠細細看

檐雀

終日喧還默依依去復留十分凌竹末強半近人頭羽短容階暮巢深古瓦秋春簷朝已極何事入

山求

稚犬

烹去功隨盡誰能及子孫食眠時近日學吠頗嘗門眼底新逃主筵前舊乞恩於今豺虎盛晨夜未堪論

過珙子雨花菴

湖水幾時落菱花次第香偶來菴在處先與鶯相忘野客心無俗高原氣自凉避人非有策種竹稍能長

將離蝶菴述示二三鄰友

忽忽思今日天涯殊苦辛昔長眠偏我鬢白老嫌人旅館過空墟溪鷗聽孰親明年仍客此同賞菊籬春

錢氏湖莊

堂上一天水秋風叫白鷗花明仁者靜煙闊釣徒閒懷古樓空野澆蔬月在山駕言尋舊好款款到蘆灣

送禪者拔衣鉢先在西溪一首

雞鳴炊麥飯再視飽長年衣鉢隨雲水家鄉望後先曉風輕荻浦江月倒秋天道遠如今日棲蹤變地偏

作客渾無計爲家又失秋荒唐三月聚珍重一身浮子輩稍前邁吾生不浪投淺居得修竹老病或因瘳

過神山禪師草菴

巖小饒春色湖寬悵道情往歡凌樹起帆急遠擠行懶墾荒晨雨桑榆老暮晴得君長此住來往轉心清

送止公歸吳門舊隱

築室五湖島看雲坐不移徑窄松且曲茅代瓦[illegible]空心是雪山客身爲吳市見尋常揮手地非忍拒春時

寓鹿城西寺

寺古靜無塵長年耳目新客來分曉夜禮外見疎親樹老秋多色鐘清月有鄰天邊鴻雁過一望影鱗鱗

經呂仕岡廢園

何處尋徐谷江皐步欲迷積垣淤枸杞古井亞棠
梨鳥代幺絃澀湖通折檻低年年春祿草變御採
蓮溪

讀某堂自製幽居銘慨然有作 二首

無時循有志君與爺豐鄰買地營新蘸栽松署後
身文章一片石肝膽百年春何事彭殤輩分途浪
愁人

長愁君哭我何敢爲君悲慘地皆飄泊同堂甚別

離魂歌須自譔倮葬或非安信此幽居地他年出
瑞芝

久客 二首

久客成安土食閒復獨行俗淳民學稼邑小屋凌
城才訊花趁雨旋搖澤畔晴何人歌薄暮半是竹
枝聲

久客番無事居深竹作籬蒼涼高枕地慘淡未歸
時稚筍黏簷出孤雲度水敲年來添百嬾衣食游
山陲

早晴 三首

早晴思早起小鳥噪簷鉤困客天涯地安人水上
樓川塗迷浩蕩風物可避留梅雨從茲送狂歌到
白頭

僧移尋迹久求臥滅招尋游困逢清且大風掃積
陰開門蒿徑合客侵燕泥深何處飄零客題詩到
竹林

今日吾蘇矣初陽傲野田風高鷹反側溪漲水翻
田避世全無計乘陰且安眠此生非不去多半若

耶偏

山居雜興 三首

藥徑木云畢時吞傷徑花遊絲風掣斷野景樹交
斜地闕安行竹池深可漏廳三生饒 得頭自在
山家

落落如先達風流日近形學奇誰自苦居賤少人
驕聽水閒依石看雲懶過橋衰年思熟睡此術問
邀節

鵲爲何人至凌晨止戶啼觀時成一老立性利幽

樓土狹松穿石春淺筍過溪餘生幸尚在徙向白雲低

楊千波過訪湖上

不係相逢早何關姓字聞艖橫湖內雨衣拂海東雲天下非無士日中常與君憑欄怨芳草只爲手頻分

客中雜懷 五首

憑高發長嘯響答暮雲邊樹限孤亭出河分一水回秋風淮何路華髮宿廬天世有愁人處離鄉又

隔年

張愁何用遣沈瘦恨難肥病渴抽慮倘思鄉摺旅衣將陰花再發天末仍雙飛錦把歸舟買如今又懶歸

夜雨寒不住黯然滄海東夢關鄉國遠客久語言通頻剪花間燭低聽戶外蟲寂寥憑素几今夕等飄蓬

野水高于屋還來凭藥欄鳩喙乘雨急旅食作天寒髮白名山遠時危賢者難十年酒向笑此鋏不堪彈

金石古人何如何琢得成好山乖予看老眼逐年添馬識行來路農歸亂後兵浪遊殊未已湖海憶同聲

二月

二月春之半終朝雨若毛泥融山井濁雲陷石樓高苔壁供衰臥飢廚病老饕川占滴舞近庭樹晚風號

懷友

蕭林吾久住風與葉相吹未到新秋夕先愁獨坐時君談莊曳馬我和玉溪詩門泛東南旣停雲寄所思

閉門讀離騷

天生一屈平蹇蹇過人情遙對九疑出長寒杜若行獨贊知不可循俗計非名顛頓窮潭客滄浪入釣清

寒食登越州城樓

埤堄倚危樓登臨望欲周天迴秦嶺雨風急夏陵

楸萬井同寒食三春值遠遊何方尋范叢森森見
滄洲

春夜寄栢斯民客西泠

新月乘新晴新春如舊春暫行絲水路忽憶看山
人旅信詩名大臨邛客合貧臨沙聽鷓鴣子亦變
湖濱

江陵覺老手札至賦答

法社南天遠蓬廬白雁過時寄斯道弊家起著書
多雪大武昌諸天寒夏日波浮雲遙極望日暮轉

坡陀

送鑑小師歸中峯

徒行二千里省我到錢唐日日春陰重心心客路
長汝言無藻飾有意轉悲傷歸去玄乘暇栽松小
近牆

答諸學人

謝公詩價倍細論使人驚春草吟難得芙蓉比不
成汝曹皆淨器何物對遺情日暮寸攜手前溪風
雨生

早春山行

山舍雨係好溪淡萬竹齊各同春日出烏向谷風
嘯淡泊雲無著崎嶇路欲迷山來能力疾歸踏夕
陽低

寄五龍瞿菴禪師

住山何獨早淡漠少能同十載忘緣過千峰有路
通拔田連術市邀客及狙公時羨龍湫頂逢人問
剡中

寄陸紫度康寄冰修

日落古城郭相逢湖上行無人知國士爲客愛尊
羨二陸仍兄弟清名共老成明朝歸谷口雙騎聽
秋聲

渡江東示山中諸友

久乏還山夢番疑夢未終片帆風雨際孤客往來
同天壓礙帆陽岸渡六渚鴻無家家可到先此報
林翁

直木堂詩集卷三

直木堂詩集卷四

匡廬釋本晝天岳著

五言律

贈王廣文在平 二首

君是鄭虔輩風流尚未殫自知天爵美不覺坐氈寒綠發牆頭草香分砌畔蘭一簾乖暇日野色迴

河干

手種南山豆何煩賦遂初酒醒狂客內學老董生餘白鼻騧名馬開門徹舊廬相尋得嘉日花發女

貞疎

客中送卓次厚

之子興翩翩風流似答贊三春抱長鋏一笑拂歸鞭共臥孤城柝分行細雨天好看江上柳此別莫徒然

寄題宋諍谷橋頭軒

橋外無他殖床頭即俯溪水雲停岸穩村樹向門低觸興吟梁父移情視木雞遙朝思獨往細雨敢辭泥

老僧

床頭對虎眠松老盡知年數息留非震觀心月併閒冬尋無雪地秋愛有雲天今說峨嵋路親行到日邊

午日客中

信宿城隅寺潮聲響畫廊撚鬚詩未就排悶日還長虛室爐留火危檐網佛香濯纓何處是天際憶滄浪

淨慧院新殖放生池柳沿隄往復數逾千百

偶攜諸禪遊此日暮乃歸 二首

爲愛千株柳閒來池上行小亭猶宿雨殘照見孤城地接人煙僻橋通衛徑橫晚涼魚漸出爭戲水痕平

前陂復後陂歷亂試風枝正有殘陽地全忘欲去時人因幽事集車代綬行多漸覺林塘晚閣閣蛙鼓進

淨慧院題壁

去郭西頭寺衣添五月涼花陰晴戀蘂竹色雨低

廊夕夢橫千里朝發滅異鄉刑人飢再歲今見麥
初黃

江上

宿雨無時歇初逢客路晴雲併津樹綠風入野懷
清尊倚春新莧晨征聽晚鶯往來江國地回首笑
餘生

明州哭李杲堂 六首

名山繼前軌枉道賀公鄉寂寞人難得沈淵泐數
行夜臺雙李自詩禪少文房 公晚年詩裴劉隨州 膾有招魂

地田廬遠綠系
封禪遺文少雲山臥病多藥囊簡石髓鄰曲窦弦
歌從學侯巴勝生見德祖過常憐小陽烏江上問
風波
堂以學樊署終年嬾出城巷淡僥徹迹身老得詩
名難露凌風散霜花隕葉輕春雲浮一縷忍聽新
鴻聲
五柳四松地何人到此中竹橋懷叔度 黃梨洲 薊北
接梁鴻 梁公選 藥門研初歌詩藏倒來客過君常坐

處猶識抱琴童
今予詩得解妒向眾人傳老廢無顏業頭狂有自
憐傷心知己後同夢買山前對此黃梅雨江皋隔
二年
終年不飲酒飲恨客來遲顛代傳者舊分城詠竹
枝 公集而上者舊詩併每人作傳文與同學分東西城各詠竹枝詞數十首 人風誰爾
併我髮日絲垂記得幽居字親鑱表墓碑

董佩公相過城南因得與予近日遊止

山游皆斜客乾坤淡蕩人相逢幾月雨為別幾年

春罷蠶車魚鋏何如耕鑿食因君憶之子江齋獨
乘綸

宿天台城西精舍喜主僧告予華頂諸處取
道遠近

嚴邑清溪側行行倦欲留春雲多樹路寒雀野亭
秋獨坐初聞雨遲眠只愛慢生平無病負幾日到
峰頭

客亭書壁

百里輿篼杖看山喜萬重嚴城分日市溪碓傍廚

春地迴東菴路天高九折峰昨眠三戸店幾處答
疎鐘
台州
江浦橋横處天涯望欲無魚腥沙市集地白海城
孤往復勞遊晟干戈問釣徒客心中夜起何日首
歸途
十日登巾子峰
爲送重陽節輕雲掠眼過徐行霑細雨直上俯危
巢非坐山城小花開木葉多登高無定口何必媿

蹉跎
病起
好步常行少扶節影亦攲入台重幾月去刹近無
時鹽豉門人餉張梨別駕貽二句仰事老天秋瞑係諸
斷碧瑠璃
邂逅楊別駕香巖并呈鮑太守
山海當無際相逢屬暮秋稻黃眠細雨蔵晚著閑
愁久客徧霜鬢離家徹黑裘出處如別駕應有佩
刀投

讀徐仲山感遇諸作二首
書劍罷從事田園正可歸問天非此日市酒解征
衣避客俗仍過傷春身背飛勿輿丘壑在何必滅
輕肥
鍛羽詩常有知君不可量書懲元老獻鴻益都抱公著作兩度上嚴驍爲之名過衆人香恭局他山側漁竿勝木旁雕
言茂陵病能賦興猶强
贈顧侍御且菴
甫國推先達登堂抱素風劍花爽匣内桂樹老山

中未醉嘶酒客揮弦并送鴻徵東當　聖代何必
謝安同
舟抵西溪宿阜次厚宅喜遇余介山吳震一
二子論交早詩編又日新功名羞捷徑狂簡笑無
人流火知今夕涼風在四鄰王孫呼翦燭惜別到
雞晨
初春過雲門尋無公上菴
竹好貪鄰有相過值早春天清風起鵲扂小佛依
人側徑縣巖趾新泉吐石罅偶求亭號何亭名今賢食

與主公親

又病

又病予先謝迎例謝客頻檢方難得睡來步只扶人勢向他鄉老稚看接月新小童心喜事催及葛裁巾

病鄉

兩股誠狼狽緣何老致罪客來終不起花好只遙看鼎折愁公倲天高羨羽翰小樓斯獨坐常笑近危欄

湖上尋陸侍御隹田　二首

草草僧房宿湖山夙契眞說詩賓僻路沽酒潤愁人何處雲巷狗終朝風門嶺叟予來往慣只鼓舊紗巾

焦郭塵千尺還因訪友勞不禁爲熱客長笑聯絺袍薜枕間魚梵披襟拂鶯詩伶移河剏地避暑半漁舠

秋日書懷

虎落籬蕨務山童半偃扉薄炊菰米粥新著木棉衣看遠秋炎好驚殘物候非洞庭頻夢倘疑兆遠人歸

今宵月

爲問今宵月荒城照絕家雲客倚浦出樹影及畸斜人老他鄉燭雞鳴萬里槎誰能遺此世閒雯臥眠沙

相對

相對青燈短頹然臥石樓野棚紅街客蓬鬢影雯秋道岔因時傾心常易地求瓜螢看轉折一蹴上簾鉤

客中逢老僧北歸夜話

閒情安夜長短檠照遊裝北去緣初熟南歸倩不忘地傾城角寺葉下海門闃聽說燕山路非冬雪亦黃

偶成

新製竹皮冠無塵對竹彈憐時嫌刀小作夢稱心難隹至茅蕃進天高歲事闌今辰饒逸興山雯雨中看

寄董司馬來斯

寒欲知何欲朝朝佐郡閒晚花沿水檻春雪隔城山宦海濤雲志年華白玉顏有時乘畫鷁先在鏡湖灣

己巳除夕 平陽

信手緗新曆論交賸老農檀交寅月火年盡子時鐘隱志吾何有尊生孰愛慵茲宵十三度門恭對雙峯

彭侍讀萊洲北上以詩過聯至秋補答并申

寄懷

西郊經重過古寺訪高林買傳曾前席陶公并素心吟詩花雨近推分道門淡寄盡離亭夢秋原下夕陰

留別吳憲副北海 三首

此日非前日翛然欲少留芙蓉江渚暮蝴蝶寺門秋一笑眞青眼相逢并白頭鯉魚風漸起別緒斷還抽

身老雲山房胡為夜市廊蒲團拋夜月椎髮藏霜

天語蓋淮南隱聽殘叔夜弦乘春能我約不獨訪林泉

舟子費頻指河梁半上湖岸高人影小雲斷雁聲遙何處雖為別新愁少自聊姑蘇前路遠楊柳不堪彫

寄所知

巧宦恥安仁閒居齋日新路青乘麥隴坐雨浣桃巾歲月浮家客乾坤獨醒人豈于裒且暮願得往來頻

題徐青藤山水卷子

薄技非徒事人間世一毛忽來山執側孤立石根半禿尼傀為竹成蹊半是桃當年白鹿表留得姓名高

苦雨

三旬連滴瀝竟夕自颼颼病骨諳晴雨蕭齋迭夏秋夢殘蟲四壁吟罷燭危樓從未知愁字霜毛半上頭

對月

天際能懸度林間數往回不疑三徑僻如覰故人
來雲集依山薄霜花附石開尚能勉佳句河漢轉
寥階

吾生

吾生胡不樂所向悉心適湖海哀遲盡雲山故舊
稀秋潦徒返棹寒近未添衣幾片淮南葉紛紛下
釣磯

雲間顧君法胸如予愛其筆墨之妙久未見
示異日過別忽為作秋山晚翠圖一紙展

對之久恍然使我如入故山如遊鄉舍而
識其道路也因賦湖四韻并以為別

出郭衣冠改相尋喜獨行四鄰同版屋三徑落秋
聲怒我雲山癖憐君雞酒清奈何江上雁先日計
歸程

日暮自湖南尋吳處士雪舫

湖上山陰道舟前處士家夕陽蘆港斷秋色水亭
斜避世從名誤生兒笑餞華更蟠諸時昔庭樹報
棲鴉

訪雪舫歸就宿蘿巷因示弘池二書記二首

一宿愈多小重過月更明庭花遂晚菊山鳥勝秋
鶯巖園疏偏嫩廚燈夜尚清自知來往慣談笑費
閒情

門立木如屏蕭疎粲列星湖非今夜白草有四時
青予非多丘壑湯心自杳冥豈徒問訪戴落葉耐
人聽

雪二首

歲晏花宮小清光流戶庭仇書嫌字冷擁絮媿燈

青漸瀝纏風角鬮飛群雀翎何年抵解乳留盡夢
初醒

九曉夕阡陌更樹拂簷過谿寒魚戀渚雲黑雁迷
羅東郭門前滿相如座右多紛紛欺柳絮猶向髮
爭疏

旅夕

好夢易為破前途枕上聆百蟲攻夜急涼月絕雲
斜天因斷人棄書收一字嘉來朝江浦遠放眼看
秋花

終

直木堂詩集卷五

匡廬釋本晝天岳著

七言律

村南

村南溪北悄相尋衣履全忘曉露侵紫燕人家花徑仄野鶯天氣柘園深自知短弱無他好誰對褰遊展素襟數到刀終過穀雨愁拋茶荚老巖陰

旅夜率成

谷口淩居有鄭子終朝採苦役捫蘿年來未覺行

藏異老去惟求寢食多布帽隨人行海市鐵燈邀夜聽風柯因思門外尋常路又見參差長綠莎

還山途中作

寂堪歸聽是猿猱路入盤溪似桔槔全踏溼雲初過雨亂迸紅藥中猜桃與人默省從來遠客子前忘所陟勞漸近吾廬山倚北伏苓多處見松高

讀休園集因簡方水卓處士

休園萬事儘能休老去清詩休得不盛世笑人非出處高年隨地著風流白鬢何裏負吾拄市菊籬

中有感喟可許尋常來釋子閒添一日作齋頭

答某堂二首

變爾城中舊業存相逢寂寞比淩村久拚飲水同顏巷只少擕家向鹿門旨舊文章兔歲刀以道推而上者

舊詩見貽鄉閭風日識雞豚往來何處堪收拾折角巾前酒一樽

玉几山前藥苗秀桃花渡頭春水長看山隔渡甚閒事採藥乘春且薄裝避客柴門下日冷加餐麥餅十分香愛君何炙今人少知己年來有仲翔

酬董進士閒石

頻年人世似驚濤怒我奈言見素操湖上說姑嫂雪出樹前桂樹晚風高書香入夜傳絳露攪事寬閒笑桔槔頗倍蓮畦供麴蘗無煩多慮到微滌負公負設何摘甲揚

雨後過董孝廉蓉水時值五十初度

問道西園境地偏相逢何必媿先賢囊中佳句有千首世上香名五十年垂釣客爭溪畔石催花風老雨餘天悅求塵網君非悅春日柴桑自種田

酬周鄮山

山林元氣本全形熙代難將處士招去郭有家三十里向人無語不徒驕清詞寄我春風若斗酒憐君世路遙會過鄮溪溪且曲行遲今日問漁樵

偶成

四明山下重遊客月問殘春意獨悽河鯉掉風驚鰻刺海楯憑雨見低迷三分日削因茶粥終日膊寒畏筍齋冬夕陽無定色郭公聲裏過原西

如是菴贈卞公

沃洲岸地誰能有乞與支公種綠苔山色不教江上斷隹聲初向月邊來春乘石路寺肥筍鹽待鄰翁啜嫩儂忽忽去昔經歲久一菴門白倚湖開

虛白雨湖精舍

菴猶一舫儀孤城城裏誰家不聲聲我白雲蓮為舊習君應逛客有淡情門當燕至風初靜湖到魚飛月正明住境見從閒處得幾人來不悔勞生

田家即事

老鈍終年事旅遊身閒地僻仰同歸溪清日赤蟹綠岸屋小樹高人解衣井水多情隨汲滿鬢毛無故入秋稀晚來煩暑月初上遙望東湖開竹扉

送王給諫淮山北上

十月河梁吹北風大寒疊鼓代逢逢一人社稷憂勤内此日黎元出處中宋苑霜青歌折柳錢塘潮白起征篷由來谷永能言事佇看勳名上景鍾

送熊員外仍追歸合肥時徐霜臯陳夔獻二子同舟二首

上巳蘭亭春漸稀王孫撫景又思歸樽前客路江

三折夢裏家園水獨肥何處佾勞飛故故半簾微雨坐依依陳琳徐幹同車載今日相逢尚布衣

一朝半上有高明吏訪城陰雪頂僧共說丹書大禹穴還看春色六王陵淮南花發誰是主楚尾吳多不記僧歸去年華琴酒聽夜淡相對雲燈燃

城東尋李杲堂病後（杲堂幅有而上高僧詩訂予一二年間結茅宿山當以拙集補入）

數過城東路不疑別來驚喜異前時寶文請托㪅公謝臥病衣冠幾月離春盡海棠留鐵便砌斜荷

葉長企絲仙年共抱東洲約方外詩中未許遺

酬呆堂

苍頭如驛報詩成讀罷令予意盡傾天有遺民誰敢贈君遊末路正多情藥爐火老三更雨雀檻風高幾日晴時取葛巾長漉酒休嫌陶令是前生

寄范居士文白

曲肱對客客忘瞋愛客還如愛日親（曉愛日老人）自分傳經承素業不知作夢是遺民青芹飯苦藜同味白酒樵漁可問津顧我爲生何似者會當滄海伴

垂綸

過溪天行涉園

綠湖有路盡秋光短褐尋幽到草堂一幅雲霞懸夢寐四邊桐菊典文章得借作古題招隱自我存山不襄糧野鳥喚人寧有意當門修竹綠成行

贈蛟關邵子堯

處士才高乂爾衡登同鸚鵡浪知名千金馬骨無心獻十里桑田到海排白浪漁師對萬里黑風盤含貧危城難忘昨夜開相對共聽都雞匪惡聲

維揚午日作（是歲有災疫[illegible]南添沒民間饑疫死者枕藉[illegible]不能收）

曉簾艾葉折可憐寂寂江漢蕩門光麥至六岐出野地災思五月弔　仁王我身斷梗鞅適黃客路大河逃短長何處能舟欲浪過天涯細雨鼓聲凉

謝汪叔定見惠花製數珠　維揚作

名花研作摩尼珠持比衆香渾不如一百八顆數未徧二十四橋過有餘世人所重只魚目遊士那聆須玫瑰自見謝公成佛早誰能長作刻舟愚

東陸冰修

初不論交交始淡西風紫岫對長吟還將好門開三徑鋪把浮雲累寸心南北暮聲高寒雁海山秋色老珠林一青未易懸人寄宅外黃花次第淳

刈稻寄呈呆堂　二首

半變黃雲曉夜連新晴秋色老農天滿中塍水鳴初細林下潛禽俺欲還風雨無時慎野雉干戈從此對流年窮愁也諳窮愁客鬢管牛衣老樹偏

殊途共作海洲民連陌黃茅可較身飲酒未能終一合吟詩先恐老斯人不騎款段騎黃犢嬾戴儒

冠戴葛巾問道年來多過客家同原憲莫嫌貧

留別潘美含

相逢末路有清流南浦何煩理舊愁楓葉半黃舟
覽過菊花未放客難留陶家秔秫君乘種賀監湖
山我徑遊何日衍波幾半幅遥憑魚雁寄悲秋

東山

獨來甚半復堪行曾過秦王未勒名海氣晚吞孤
戍迴人煙秋入兩山清徑通巖旄迎松色花落林
中帶聲聲可使青天都不問謝公雙屐了浮生

西山寺慧幢法師

策杖相過雨後時生公說法石低徊峯前樹小花
開早市裏人繁暑退延四壁寸秋堪隱几崇朝多
事為編籬誰言去住僧無著食客山田種土芝

寄題王德威一舍樓　二首

招尋幾日變春遲笑對袁客數乘扈窗迴四鄰天
側去風來一面水平安鷄鵲聲在晉晃地荇菜香
遥捲幔時怪我長年住溪北十分衰老悞幽期
多君終日只眺閒樓一舍今水一環地盡少栽垂

檻柳天高臍數仞南山琴書係爾為陳迹歲月從
人識舊顏安得放情來百度坐中誰比乃公頑

立春日口號傚白香山體

六旬翁值閏猴年正月春逢初五天作暖解衣絲
較重少時扶策地安偏雲門六寺青苔徑日鑄名
茶白乳泉好事性情今尚在吮毫拈隱漸成篇

答沈秋湄乘簡發冀一

西水秋清淺巨鱗西山地靜採藥蕪閒林作夢非
同谷玄門嗽人嬾著書染落倘問晨雨細天寒長

見孫雲孤湖亭幾日芙蓉老莫忘煙波訪釣徒

寄施天石

新秋雨後涼已砭白髮身入彼底眠夢到故人游
塘宅雲生終日楓林天有書不寄道加遠無語獨
行山滿前為問渡東橋畔草于今裏露向誰妍

余紫亭移居

市南市北偶相移新酌賓朋竹葉卮買宅祇緣為
客久擇鄰莫介洗兒遲（公移居先日喜得子）蓉芬黃北悲
雙鬢簡授深園想盛時遷行故巢雛外燕虱前仍

看羽差池

雨後　二首

雨後燕休屋影斜不妨著屐過鄰家而慚犂垢霑
春色惆洗泥痕探物華野舍兒童彈過鳥古潭漁
父讓來槎獨憐三月與中路未定洲前看百花（時有蘄陽之役）
河中水淺不可渡何處王孫汗漫遊洗馬出城憐
馬尾韉鷹過市冠鷹頭和風眼裏天連樹紅日人
問麥未秋老我莫須於游曲西溪十里慇淹留

東天岸禪師

何堪同此自韮薤世事如毛孰重輕丈室天涯風
雨舊衲衣春後海山晴一花說法誰迎笑終日忘
言莩自生淡薄白鷗雖更好於波莫畏洗閒名

心壁歸自白門日談方侍御郎都甚悉予因
檃括其言裁爲四韻奉寄

此日名流名孰多藕花社裏酒顏酡寸心有血濺
千古一字鍾情換百鵝（善書工隸篆）采隱多從僧口得
逃禪半爲宦遊過爲予快讀方干何玄晁何難易

綠蘐

送心壁同受業師匡廬結茅　二首

師入名山弟子隨風流寧是等閑兒偉蛇仍憶東
林社問字誰看北海碑斂迹嬾同雲出岫傍巖旋
學鳥巢枝乘春能事伴行藥應向花邊匹獨遲
翠屏九疊爲君廬參參商甚遠不如麈尾（松名）成龍
蟠石上桃花似扇爛春餘木師磨衲呼猿守鄰寺
茶園代手鋤老眼最憐盈別淚潯陽江畔好傳書

花林草堂次韻

是花開處若琴牀琴到花邊鳥藏分月看雲將
有事於淺便倒莫成行接䍦倒戴非關酒蝴蝶高
飛獨夢非當世不談君更好柴門白豆老秋光

舟中得友人手書

昨宵燈火同淺半寂寂池頭秋水空雀尚隔時知
客在月從低處識淺通扁舟忽過黎明雨野鶩頻
吹亭午風行未半程書且至於山黃葉轉征篷

偶述

予生草木君山匪復存融融春景遲勝事遍看年

六十閒心自比客多時蠟無可嚼誰忘嚼世儘難
遣一笑遣晚向茅簷修竹下醒人清露滴高枝

示老僧誦經

響如巖溜滴泠泠作我禪餘誦獨惺佛火紅時歸
乳鴿木魚聲處老秋螢月標指上休嫌指鵝炙餅
中真出餅悟得禪真無密諦井邊長有石龍聽

過王廣文署中

玄晏先生信獨奇道心微處少人知常嫌醉後詩
成癖自對秋來菊幾枝官署一清仍寄傲文章多

變笑因時相逢略比浮雲過新摘園蔬向午炊

東湖樵夫祠 并序

樵夫不知何許人當遜國新詔下日遂棄薪踏
水死至康熙辛酉鮑公漸亭守台乃率諸僚佐
重爲建祠湖濱以永其祀予時浪遊過此徘徊
久之蓋淺悼樵夫之名既不傳而復喜今之祀
樵夫者尚不忘以東湖也昔袁淑傳隱士以有
迹無名爲眞隱噫若樵夫迹存而名不著斯亦
可謂眞隱矣爰賦詩一篇用投湖水

湖上新祠傍古城朝朝風起藥房清一樵有技無
他技千古忘名得此名野岸潮低行郭索黃蘆秋
老卯鴉鶻回頭不見淵蟻地落盡雲濤檻外聲

早

入秋不雨風颼颼老農泣對穜稑焦枯鐘夜打白
塔寺苦水日飲中津橋草木無衣葉早墜公私有
穡心如搖出門四野望欲倦詩成歸去題殘蕉

日暮

我生兩日清逾鏡近駭時聞初夜雞身老不遑供
俛仰從翁誰復辨東西擬問閒事常晞髮送盡浮
雲來過溪因憶莊生齊物後年年春老麥枯暁

張憲副壺陽招集葉園

細數階前樹幾株此間幽事與他殊貲斜排對唐
張鏑蹤迹招徠遊接輿風動隼旟繚別墅香分荀
倣棫行厨相逐不礙能終日遊聽城頭漏有無

游天寧寺節公西樓

支公何必沃洲遊弟子能詩比惠休雙塔天高今
夕月一簾雲重古城秋青燈挑盡人間世玉麈麾

殘木末樓全宅當年稱奉使擧花留此見源流

登樓

我愛巾山山下寺寺樓還與此山齊海天井邑風
烟淡桁樹村原夕照迷同日雁傳霜信早獨求花
向菊叢低明朝漸次重陽節病未能人往郭西

九日

仍知九日是佳辰負此佳辰羈旅人未得黃花訪
籬落全拚白眼對風塵寒山行路崎嶇淚野景開
簾邇恭身衣到授時誰爲授天涯還變小陽春

留別楊別駕

別駕身閒轉留彌擱兒作客共詩襲功名異代從
吾好琴劍如今愛野裝年別我貪歸計早獨留君
厭世塗長珊瑚葉老滄洲樹可放蘭舟釣晚霜

雙林寺贈山幢師

記經兩度此閒行離立高杉地淨明天始散花鐘
亂扣師當說法鳥和鳴從無茂月分涼燠誰有門
庭篝姓名好語聽多還更問闍浮曾得幾回生

又寄允言二首

昔家曾住瀼溪頭三月桃花隱釣舟冠蝎似非秦
製度著書誰受魯春秋顏心戴月鋤堪來計日澆
瓜事莫留但恐弓車徵有枉安排未許老林丘
少壯相逢今幾年星星在鬢兩乖看山中石鏡塵
埋照人外陶公住獨偏要我晚歸廬嶽寺分風趣
放鑑湖船先裁一紙春江遠好問鄰僑落雁邊

自述

春兊六十又三春自寫行藏尚欠眞工瑟信非乖
老事買山差作半閒人蘭山困石泥頻盆菊爲炭

蟲日數巡因憶隔離無熟路乙離曾少過東鄰

匡廬釋本晝天岳著

七言律

新山寺

晴雨相同到木蓮荆桃花落長新枝雙城帶水先
如畫二寺爲鄰共聽鶴跳白夜間漁盪槳尋幽朝
看客彈棊偶來禮外能相接好隹堂頭舊姓支

鹿岑即事

編籬過半菊初花着眼能添秋興賒頭至白來無

舊業詩從平後稍成家黃猿倒挂松枝垂青角低
垂井除斜上下仙壇三百里儘堪人世隔煙霞

用唐人笑我有詩三百首爲起句適介剛輔
前後諸稾其數正合

笑我有詩三百首低頭何必恥騷壇愁來風雪鬢
科短老去文章機杼幾廬嶽十年師慧遠天台兩
度見豐干尚留一滴冰清淚亂後遺編耐檢看

贈天水上人

東向危樓近曙巒小山數仞路盤平禪心冰口哉

芳約世事幾鐘聽五更方仗削圓從所好短松望
長似多情過來甲子添華髮白笑經春影未成

陳允大制中攜令子見過寓所慨然有贈

手出先公狀一編寺樓閒敞綠陰連天涯有淚人
相失病後能過席履前白日高春秋海闊浮雲東
盡越山偏論交何可無三世彈指從頭二十年

羅侶三見過

江國熏風梅筍香偶棲郊寺愛微涼秖因一臂交
君既不復離山記日長駿骨自知爲牝牡衆毛安

事問玄黃隔溪半夏花初發月其戀欄到夕陽

得胡崎函病後手書御寄二首

高涼伏枕麥蠶天尚憶相招東个偏市近藥爐忘
刺促雨浮蝸壁轉蕭然歸山力盡存雲眼猿友情
深既老年讀擺裏中三歲寧樵風洞下月嬋娟
隻江東接海天流海國江草處處幽信是年華非
浪事一行文酒又深秋安弩坐及花邊有風雨眠
幾池上樓爲帆幽幽來往雁木桃先爲故人投

雨中劉都統相過不值

東郭曾來諳路僻不嫌帶雨枉雕鞍訊予作客離
山寺及戶無人倚襲關射同雲籠低甚戟轅門潮
長近漁竿垂陰況值黃梅候吟寄揮毫老僧酸

和輪公北上過宿鹿峯

節物相催又遠遊夾谿入夢客悲秋天根絕塞無
青草馬卒黃河是濁流日暮同看鴉逆樹詩狂先
待月登樓如个薊北多凡足竟以追風致白頭

東友時北遊未歸

老去天涯少故人遠緘一紙泝風塵苦寒北斗星

分野沙老黃花塞下作後遠市鄰竹小隱何方風
土得嘉郡詩成獨寄非徒嶺愁對秋波散白蘋

讀余介山編年詩鈔口占二首

尋常歲月家家是受用尋常有異同谿鄰往來空
小艇夜淡師友只焦桐禪心對壁王摩詰詩坫偏
傳陸放翁作畫尚留編未盡勝場移向酒樽中
萬木苞如鬱葉長下溪水滿菜花黃好詩味下尊
中鼓孤客愁絲鬢上霜大雅心知無定律个人耳
食只三唐漸將睡眼成醒眼花煮林翁綠一拎

詶別卓蕉老

清詩裁製異時空字字清于水玉卮聽事埽除春
近晚鄰翁問訊酒醒迎王孫草有歸田路謝客心
懸出世期話盡夕陽溪北寺好花愁是對將離

遣興

吳中三月氣和涼地少橋多勝水鄉游乏戶知先
豆麥催科官許後蠶桑酒家旂彈碧曉午花信風
高箭過牆節候換來聞見異紛閑青白個鄰莊

贈俞陳芳

夜炎時節官予貽快讀連宵手為胝拳火未婚書
登備蟲文經製字無何知名敢謂同遊集識面番
如只乍離雙槳買來過藪澤羅浮烟外鬱湄池

過許太史師六時歸自都門

天當月滿免推輪休淡維時景亦循南國襟情逢
故老上都雲物憶繁作琴書百事鬥魚鑰燈火初
歸照玉人十載重經玄度宅笑予忙為買山頻

訪楊侍郎以齋

相過昨買渡江船浪出風信島嶼偏款語只留無

事客到門尤喜小晴天急流未許身先退盛世何
妨日晏眠南北兩峯忩來往侍郎參得烏窠禪

訓語公雨夜見過

舉世知名尚未知階墀作老客同時一牆有閒蘿
陰滋半榻才分夜雨延已得他鄉論夙昔可堪吾
道問支持風簾瑟瑟階淺坐奈向燈前聽子規

淨慧院贈破姪

夜嫌初短日嫌長浴罷行食古殿凉息影雲山愴
晏出對君櫻豆喜新管放參只數池邊鷺前事常

焚研北香坐我數椽蝸含好半年身在廣陵鄉

讀放翁劍南詩集二首

薄宦何慚走暮年高歌未了夜陽顛道疑非處將
爲是歸似無時正好眠殘夢篝燈巫峽雨宿醒騎
馬浣花天獨留至性吾將老書卷中宵萬鬢偏
興來岸幘過郵壚半似黃冠半似儒自分病衰無
藥物久非家口只漁租當因事去詩千首聊兗情
多酒一壺白髮歸田能幾日此心猶向夕燈孤

夜坐諸友論詩

天意朝朝故作晴三叉河口近蕪城海棚愛客心
偏赤鄰獨憐人淚亦清誰貴貞詩能養氣有同俗
調淚成名當年仕版陶佑稿未必陶公讓杜生

訓印公

紫擲初開隱半牆鬱街綠塵囀烏兜客中對客眞
如夢詩外哼詩好是帆欲雨天涯風漸急憐時旅
舍話因長栖栖江月歸同晚數盡征帆載夕陽

夜坐遣興

自笑吟詩如打鐵百椎未了復千椎頭顱掩冉從

今白形影崢嶸似昔時靜坐只堪留一息高談何
用惑無知夜淺草木香尤異消受山窗夢寐遲

贈陶使君

良遊元非舊可憐嚴城月老九秋時酒行彭澤天
爲醉江抱龍門客易述錦瑟影邀雲雨瘦驊騮聲
帶海山遲當年家住秦峯近藥瓏春風種紫芝

寄錢山人

終年官解亦蕭然經筍食眠卑孝先淨埽家鄉殘
夢後獨留身世一樽前廬山瀑愛風吹斷龍伯鬈

憐釣未還箕得人間何處是桔槔日照短牆邊

過訪丁祠部葯園

自笑何來狐落生渡江日日雨兼晴日前耆舊思無幾海內文章見老成晚節愛朋先謝客野人無剩量知名百年身悟今方是贏得湖山夢寐清

毛明府命侯見過客中

別去浮生定若何出山知憶舊山阿桑根匹馬行初到湖上殘陽望正多三仕位卑饒著作百年身貴遠風波雲門寺後峯如玉遙可參禪手共摩

訪吳太守園次

明如新月入人懷魂我曾過穜字齋（公齋名凡諸素書者先今穜竹）避世自能爲澹泊論詩．往序優俳當門有竹迷僧棲就樹留鶯下鮮階何事吳興歸太早空縛遺得拄山屋

觀頤堂爲吳賓逸作

新闢桃源好戶庭舉家爲樂醉能醒果中啖客無羊棗燈下傳兒有孝經三徑夜蒸紅木雨北堂風廻小池萍微車何日先巖穴莫負琴泉石上聽

過訪趙郡伯管亭

忘情自覺有眞情居悉君鄉脈半程山水一官風俗美琴尊爲治海城清綠槐天氣凭欄溼白練江光出郭晴更喜教兒鈴閣閉書聲長夜作秋聲

東周冰持

十年迹少到君廬昨到君廬木葉疏孤客夢疑前度異東籬花尚故人如（其尊公廬墓故令一枝垂）非關雨後難重過自顧秋來嬾未祓羨爾風流三浙地客來舉網得嘉魚

酬卓巢哉

門巷開情間水西短籬落處浦烟低故人燈火當秋至老屋雲林易路迷餉客何如蝦菜美求田先種木奴齊詩兼酒戶征常急聽盡荒郵向曙雞

唐西夜泊余芥老小艇過談月下和韻

露眼驕耳少哀蟬曲港能來孰偶然到岸逢聯幾夜月御風衣著淺涼天著者名士頭空自望道迂翁眼易穿他日樵漁其避俗荻花同上荻湖船

詶別芥老再次前韻

此生自笑類寒蟬棲愛山林迹杳然激石可通腸
作鐵對花着放日談天人逢淡者心方折詩到清
工研告穿明日渡江江且闊白鷗先我上漁船

雪後姜汝皋攜客見過

何緣山令得來看雪上幾陽鮮幾分問過謝敷村
畔路踏開平水澗邊雲千歲短箬忘苛禮野店良
朋對半醺作佛未能身已老春鴻慚訂寄高文（明年庚午春杪爲予七旬初度公偕吳子雪舫爲吾鄉四六名家至期當乞一文同祝）

吳伯憩宋長白乘夜雨中入山各攜五七言

長篇見贈喜而賦答　四首

蝘蜓細雨一一更初撰杖便于下澤車古貌多情非
近代奚囊涉嶮訪園廬談淡見敢重然燭老去逢
人愛起予久矣名山亡此約夜窗相對枕幾書
皮陸才名誰孰妄一朝歡對兩新知醉吟蓮社君
尤壯笑過溪橋我獨衰枝上血痕嘶謝豹雨中鐵
甲走蛇甚談禪只用談兵口奇正相生各解頤（長白素喜談兵）
名牋側理寫清新何等葩流爛暮春酒債神仙留
信宿布衣間氣可多人松花一徑香黃雪玉版崇
朝發溪新盛世窮愁愁易老儒冠何似鹿胎巾
郵姑蠶箔報三眠醽象倫生七十年樹老怯寒雲
作架客閒多夢雨爲天護將離別求來日偏變聰
明似此泉物本待人人亦待名山康樂有鴻編（平陽）（後予新葺鶴睡香菴數楹作休老計鑿井得泉甘冽二公飲之欣然錫予寒泉二字已爲此井預兆他日構一亭其上安揭爲名又二公生聞許爲平陽修輯一志予慮日久健忘故於末句及之）

呈姜京兆定菴

朱明正值日行長雨水亭浚薜荔香詩到暮年全

放手坐饒名士半諸郎花開婆併嘅孩碎窗北籠
鬢霞自涼誰謂綸巾非古體同門生對稀高堂（黎洲）

夏夜讀黃微君南雷文定賦懷　二首

磊落人間一草廬太行早歲涉崎嶇目前成敗都
非計事後門墻獨鐵如放步西臺亭野哭側身黃
浦弔祐魚敢忘傳有登堂約絕學先求讀緯書
常將道統慨今時蔬食生涯不厭卑國史多才徵
體類（見李塨上先生書具先生後書史館當言理學傳）明文有案費支
持樂天嫻啓無言日得與長吟膝背詩一過竹橋

思再過待看黃葉未嫌遲

讀盛宏山寄到澣香菴詩鈔柬懷二首

知音元不是今人往復之間且細論老有詩名心
若水高無時俗語如春隱居罕得真遺世求志全
非淡致擘雪夜孤舟搖不動只憐乘興到門親

咫尺逢人猶未盡瓣香兒帶大湖濱柔麻地上衣
齊靜晴雨窗前鳥鼓枝搖酒不知浮世事道心只
了未生時何爭遊逛當年早但得論交抱亦空

李明府㮂墅自天台調任海鹽賦贈

相逢尤喜接蓬高聽說名山興亦豪（君中歷談天台之勝）
黃綬新同江柳嫩雙鳧遙趁海雲高制雞利器弦
歌是易地廿棠撫字勞三月河陽如錦繡看花應
不厭霜毛

庚午秋仲越郡霖雨彌旬後先計十三晝夜予以大浸承雨中庭約高丈餘許視瀕海諸處悉在渺茫出沒之間賦此誌歎

曾聞神禹九疏河浮漿香疑較昔過舉目敢言天
若夢求田空認木如不攜家鮫國人將老待價珠

盤淚儘多桑海未聞同浪說孤燈難是夜消磨

栽松

英英欲上與蒿萊牽引春風遶屋栽未至凌霄聽
子落先從著地看花開石染青可霜前摘鹿洞涼
敎雨後來誰遣多情林際雀暮忘歸去立蒼苔

直木堂詩集卷六

匡廬釋本晝天岳著

五言排律

海上

海上稱孫客連朝路向東颶風人面赤鹵壤井泉
紅魚起山相亂湖來地竟終雲龍銜露鮫國備
臣工放逐童男迹微茫弱水宮晚行沙鹽偏晨起
戍樓空野岸穿朱蟒蒼厓陛女虹求珠還論浦採
藥不知叢側嶠廻槎見前洲去島通夏涼傘麥裏

秋雪木棉中竹門連磬杳關山人皆重分漁村作
堰合力婦為農蛉蛔家傳食盧遊笑欲逢民皆忘
帝力士尚說虎封今日攜春黨夯猶頼典同

早發剡溪四十里止宿背田嶺野人宅

措客束退盼野岫譴前迴截水秋征亂巡溪微徑
腥凄疎黃葉雨零碎野田排朱柿何如火連山不
帝城險當猿落聳奇對石乡情排竹蛇蛩蛻穿花
鳥結盟樹藏村徐黑潭浸壁無聲度嶺雲分春逢
亭客記名杵阿投僧其短策礀歸程香仮新梳櫱

青燈讀竹債排跋烑展轉畫字測陰晴遊屐勞難
續荒階出復行明晨別茲去廻首拂衣輕

收徑

曲直俱沿竹參差短種松左迴開響水南轉對遙
峯相地才三折編籬得幾重當行苔可惜疑礙石
斯容更有勞花勝難教給盡其客從來處好春向
晚時濃始非今何日狀哀手一節還應邀蔣詡分
聽夕陽鐘

丁巳仲春遊悉重未平陽追寒食日恭埽先
師弘覺和尚靈塔時塔工未竣撫今慟往
滴淚而作

丘壟爭雄長蜿蜒到海壖異人茲挺出清淑萃玄
然縫披辭塵土方袍受水田心華開壯歲夢筆燦
瓊編培塿嵩明教提攜濟大川老盧衣既七太白
弟能先從此名嫌部韶音無何席要還
丹書飛北闕覺號併懷璁門峻千尋聳禪高五百
年鑄人先息念衛法病孤騫誠草波何酬才傾習
齒贊摩尼般嚼果化火荒人天寄皆黃龍正伽藍

五言絶

孤松詞

論骨不論皮千歳孫一枝一枝徑百尺弱浪聲無時

溪上送友

澗底石卓卓路平秋不平送君如自送紅葉淡人情

題野人壁

茅屋淡樹裹泉清溪不愁山人睡覺否我欲採新蒲

送人

白雲澗戶多擁馬留行客嫩草映長途離離不成色

金甲寨二首

我始春山行春山盡皆好時來寺外雲還御依人鳥

桃邊絳雪肥松頂蒼烟落看山不問山一徑春晴薄

山中即事

衆變雲無心我變石有面有面不人從無心反松戀

過宿友人

宿此靜者廬城陰秋若水坐久繞井行月從井中起

偶成

山頭黄葉飛影與雁相亂老我變閒遊登山未能半

湖上二首

湖中人愛山山上人愛湖三月湖山內家家叫鷓鴣

一行雨行鷺煙中飛不起紅裳有白魚隨風戲秋水

久雨二首

比屋炊煙少農心晚夜煎麥蛾飛又落安得半晴天

傾渚山中鳥多情聒四鄰一聲春去也愁殺採茶

人

示寫眞者

喜怒皆吾眞知君難著手今朝値採茶壽個攝鯈身

白巖新題屬和十首

白巖

巑岏寒島道曉夜愈絪縕有石疑非石無雲始似雲

蜂房巖

直作玲瓏態天然未易圖怒號風萬竅人外有笙竽

天池

倒浸天疑小長年絕點塵靈源初不遠誰是解尋人

寶鑑池

派接雲巖近雙流滙一栖夜深涵古月斜照殿門開

又來泉

人與泉同到人幽泉自清不煩求勝友斜日對分明

炊香泉

山腰開一竇奇類佛圖澄石鼎爇黃葉秋風老夜燈

珠峯

古佛拳中物何妨覿面拋彩雲遮欲脫仙掌捧來高

石蓮峯

學學凌雲石亭亭出水花祥公疑作此看到日西斜

歸龍橋

密近前朝寺溪花暗幾重腥風吹雨龍怖過橋鐘

君子徑

籊籊淇上人綠綠篔簹子邀我聽禽言往復知幾里

七言絶

再答譚公子雨中見寄 二首

風前橫笛爾生鼓多杖閒來爲君數易米尤閒健
作書朝朝研滌靑溪雨

萬壑崇高君自論（來章有萬壑崇高三字見美）還來約看虎溪春
誰知社結東林後添得今朝十九人

題畫

縞素烟凝不暨消清眞巨擘爲誰指頹然客飽松
風夢莫種人間覆鹿蕉

越州明覺寺弔古

草深古冢薶冷煙長松爲誰靑百年鐘磬門久化
成有只有白猿來打眠

戊辰秋日雜懷 三首

雞犬堂前逐類鳴風清香嫩綠垂橙閒將十指充
無事咄咄空中畫不成

腥燐徧野土爲丹漢水東流夕照酣白髮太平逢
幾日滿樓風雨臥淮南

問農問圃我心同一部陶詩半此中春有催耕秋
促織二蟲留得古人風

題撫松觀瀑圖 二首

千尋蒼壁挂雙衿正是春遊得意時雨後空山看
瀑雪源頭高處幾人知

撫松觀瀑何年月還坐松根聽夜濤萬事人間都
不省一聲嘯落斷巖高

金峯寺

泉有眞源石有君高僧清坐世難分開門鐘打千
峯曉送客猿啼萬樹雲

睡起

松根地繡古苔錢寂寞重巖意洸然秋夜簟涼貪
睡足不知月到豆棚邊

贈了凡上人

相過不厭晚浮槎水市南頭第五家多劫凡情何
處了手栽綠豆滿籬花

遊興化寺贈萊公 二首

到山翻不似山家阪内黄雲隴上麻何必武陵溪
口入杜鵑十月勝桃花

離城三十里猶過爲訪高蹤到薜蘿夜夜倒生峯
頂月石樓鐘打四更多

寄卓居士堯菴 三首

淼淼西溪入蒹葭當年憶過石塘斜隱侯生計僥
天助著罷農書又釣車
決明花放似秋槐炊屐烹雞酒甕開那得目前婚
宦事笑他五嶽向平獃
武林越絕隔經時懶寄人間倡和詩聞說老年多
肺疾南山當戶是良醫

寄覺柯大師 四首

四詩每篇各賦一物惟用及時草花木果小易
之屬他則毫不暇及顧師稱詩之日其須德者
度必履滿四方予獨以此而進其爲囿亦甚矣

水上門開五月天閒看風絮化萍圓客來健說尋
常事不似爲生七十年
黃頭雀噪女蘿牆變靜終年被靜愁法罷無言童
子偈佛廬燈火散天香
瘦藤杖子與斜齊扶出何曾蹔過溪新種源丹花
亂發院門如許晚霞低
才過端陽佳景增祝詞奚用製岡陵新篁遍解千
尋籜隔在簾櫳一抹青

蕉耳軒

軒前新殖芭蕉一本甚茂戲擬蕉耳二字以額
其軒并題絕句

孰謂綠君無兩耳聞雷疾長比擠高天將吾耳聾
雖療年老癡顛廢學蕉

檥舟

檥舟不進路難窮楊柳東西武好風十得歸期終
二月豬豚蹉過滿園紅（齊薦紅箭名並合印曲）

寄蛤菴禪師 二首

髮鬢當年變遠遊而今身老遊東頭蔚藍天隔蕭
江路時憶同門皆比丘
夏日楊家果又紅渡江作客似吳中不堪寫寄頻
年事但囑來看雨聽蓬

王昭君

仰天越席孰爲媒扇上桃花向背開千古畫師齊

閣筆杜蘭晚向日邊來

遲客

非晴非雨客爲家路共風槐宿暮雅何事誑余人定後一燈猶自吐新花

客窗 四首

此生作客計千回六十才過七十催對盡客窗連夜月酒梧無分舉茶梧

滿篋盈囊信手塍輿閣閣筆對殘燈三行字裏無多味枉作人間識字僧

細細思量也殺看年來風雅盡分岐宋人而孔唐人笑解看唐人宋始奇

昨接家鄉信一封慈勞新種綠陰濃扮溪好是雙橋路夢裏行來似醒中

孤雁宿蘆圖

地北天南少盡頭羞稱人世有書郵萬重雲外曾相失穩睡蘆根又一秋

戲題羅飯牛畫卷

羅公風顏古遺民此貨雖還莫僭瞋畫即是詩詩即畫世間三絕久無人（公自題有美者重畫何日還之句）

客中詠新佛手柑

閩嶠邗溝本異鄉半舒半握早秋香莫因悟得人皆具觀到塵勞一臂長

直木堂詩集卷七

直木堂詩集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釋本晝撰本晝字天岳號寒泉子居紹興平陽寺此集乃其晚年所著凡詩四百餘首其詩不作禪語絕無僧家蔬筍氣故李鄴嗣序曰非有人作序幾不知爲曲彔座上人也餘姚黄宗羲稱其五律上入王孟之室次不落大復以下則似稍過矣

南雷文定十一卷後集四卷
附錄一卷黃梨洲先生南
雷文約四卷

〔清〕黃宗羲撰

文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七
年靳治荆刻本文約南京圖書館藏
清雍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雷文定
十一卷文約四卷》提要

序

文也者所以載夫道者也故離道不可以言文自叔孫氏有三不朽之說以爲太上不可企不得已而思其次其立功乎又不得已而思其次其立言乎於是德業文章判然爲二操觚之家矜才衒能究其人品學術多有不可問者無惑乎藻繢日新菁華日竭風雲月露一往澆漓修詞立誠之謂何顧等於玩物喪志之爲也梨洲黃先生之於文則不然先生英敏夙成爲忠端公王器成童之歲即能尋父仇於朝而以孝子之名動天聽厥後從學蕺山爲其高第弟子於心性體用多所發明一時學者矜式比於河汾之盛況生當易代變故屢更其所以煆鍊於兵革震撼於風濤搶呼迫促於淪亡崩墜之交者不知歷幾年歲而卒能藿食自堅辭榮高蹈爲古今完人又何有於比事屬辭超勝流輩爲足增重哉雖然古今任道之人何必非古今能文之人特以其所重者在彼不在此耳今觀先生之文有褒譏予奪微顯闡幽者一聖賢中正之矩也有痛哭流涕感動激發者一忠孝旁薄之氣也有研析精微發揮宏鉅者一窮理盡性彰教辨治之本也若其力厚思深包舉萬有滂溷廻負

聊覔千秋要皆有實際可循而非徒工鑵皖者所得而埒也所謂藝夫道者非與夫以先生門第清華家學淵邃前朝掌故論正居多勝國陽秋之寄洵非其人莫與歸乃不爲金馬石渠而寧爲名山石室於是盡汰其等身之著而約存若干首彙爲一編名曰文定噫先生於此其殆有以傳既往而示來兹乎治荆不材雖以銅墨羈絆未得徃厠門牆然讀其書見其人不勝私淑之慕爲從先生之嗣君直方請而梓之因記數言於此康熙戊辰一陽月武客後學靳治荆拜譔

南雷文案序

吾師黃先生非欲以文見者也然梁竊聞孔子之言曰文不在兹乎是文即道也孟子既殁文與道裂而爲二趙宋以來間有合之者然或以道兼文或以文兼道求其卓卓皆可名世者指亦不屢屈也而先生起於文衰道喪之餘能使二者煥然復歸於一則雖謂先生竟以文見可也歲戊午梁謀刻先生之文以惠當世嘗出一言募之同人而先生之門多貧士越二年始有應者乃相率而請諸先生先生手選其所作十之二三曰南雷文案授萬子斯大爲之校讐斯

大謂梁曰集例有序斯序恐當屬子矣梁念侯芭李漢尙賴子雲退之以傳而不足以傳子雲退之小子柯人乃能荷兹大任乎固讓不敢已又念三百年來作者林立先生實集其大成而淺見小夫自坐井底挾冊兎園者不知其文章之醇肆聱牙藝苑者不知其理學之淵源使斯集出而天下可指先生爲一時之文士則吾輩弟子之罪大矣因與斯大舉有明一代之文與先生之文而私論之曰金華之學有其博贍而無其精深寧海之氣有其浩蕩而無其沈鬱姚江之識有其高超而無其典實吉水之養有其蘊藉而

無其風華玉峯之神有其倜潔而無其雄厚兕陵之才有其抉剔而無其堅凝而要之原本於六經取材於百氏浩浩乎其萬中而落落乎其華靖簡潔洛韓歐所不能兼也斯大曰如子言姑乃從以文見先生乎梁曰非也昔者子貢之於夫子有文章可聞言性與天道不可聞之說先儒謂其悟後始有斯語而愚獨以爲是殆多識之見夫三代而下或有不言性道之文章矣寧夫子之文章而有不言性與天道者乎不知文即爲道而謂道在文章之外者非鄙陋之儒欲自掩其短則浮華之士未能一窺其奧也予讀先生之文者寧如是乎斯大曰然則予盍書之以告天下之讀南雷文案者梁唯唯遂書之康熙庚申孟秋之月門人鄭梁百拜謹序

梨洲先生世譜

姚江黃氏漢潁川之後靖康之亂遷於婺源有仕爲慶元通判者金人破慶元不屈死之子三人分地避兵一居定海（東發之始祖）一居慈谿吳槩一居鳳凰山竹墩居竹墩者諱萬河字時通號鶴山居三十年又徙餘姚之竹橋（謝道傳詩遠延黃竹浦是也）則黎洲先生之始祖也當是時離亂之餘力田給食不遑詩書之業故以下四世皆失名諱第七世文茂字茂卿始登泰定甲子進士第授餘姚州判從學吳草廬歸而主教於鄉每令學者靜坐數日然後得親函丈子三人德彰至順庚午進士任浙江宣司德順以制舉授鄞縣教諭德澤武舉以鄒元帥鎮定海又一世均保號菊源洪武庚午貢士北平道御史璘與同邑陳子方當遜國之難賦詩爲臣真欲效全忠豈料翻成與叛同北狩緣藏青史筆南還猶是白頭公赴水死失其世次第十世韶字九成成化己丑進士仕至江西提學僉事翊字九霄書畫皆入能品而菊花尤傳於世九成有道南八景詩其和者華亭張東海常熟桑民懌也伯川字德洪號蚕菴舉天順壬午除建寧府教授主考陝西有竹齋十咏同邑倪小野稱其瀟散閒遠超於塵

外珣字廷璽成化辛卯鄉試榜首登辛丑進士第二
歷官南冢宰逆瑾勒令致仕卒謚文僖第十一世堂
字勉敬號南浦弘治壬戌進士擬第一甲未傳臚而
卒鄉人至今稱爲掇花也嘉愛字懋仁號鶴谿正德
戊辰進士從王文成講學卒官欽州嘉會字懋禮號
履齋舉弘治辛酉知金溪縣嘉仁號半山其詩清新
不加雕繪有自然之色第十二世夔字子韶嘉靖乙
卯貢元從文成於稽山書院第十三世尚質號醒泉
舉嘉靖己酉守泉州致仕詩與山人楊珂齊名第十
五世球字原石萬曆庚戌進士諸祭不能盡書書其

著者梨洲之世自州判叔父世堂而名諱始可得詳
世堂生文貴文貴生子尹子尹生安詳安詳生廷杲
廷杲生璽字廷璽兄伯震出商於外踰十年不歸璽
往求之裂紙數百張籍寫兄之年貌籍貫爲零丁揭
之寺觀街市經行萬里卒無所遇不斷益疲流轉襄
漢間至道州入廁置傘路旁伯震適過之見傘而心
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
江黃小雷記小雷者璽之別號伯震方疑駭璽出而
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嘆息泣下遂奉
兄而歸廷璽生諒號素菴舉義倉之法於里中年八

十素菴生稔號東河娶章氏撫其孤子孤子入城市
必向其所之而立待其歸始食未嘗先一飯也守節
數十年東河生大綬號對川爲人精敏十五歲官役
爲庫子老吏不能欺之知其孫忠端公必貴嘗問之
曰孫之推封其祖父何品及之對曰三品忠端公以
七品死節故老言其不驗未發贈官三品追封對川
爲太僕寺卿對川生曰中號鯤溟以易爲大師諸生
應試以文先定其次第無不奇中五經左氏內外傳
國策莊騷覽舉一句應口誦其全文與人言亦必原
本經傳忠端公之喪蔣令弔之於途公曰此郊弔也

明府以春秋起家豈宜有此一邑利害他人不敢言
者公獨言之有伍伯倚令勢魚肉小民公搒以治生
怙伍伯叩頭請死吏亦從此不敢近伍伯[illegible]之逆案
尚書某使其僮客越境迫人公呼僮客杖之曰吾非
杖汝聊以此寄汝主耳其疾惡如此鯤溟生忠端公
諱尊素字真長號白安天啟間官御史劾魏忠賢客
氏削籍三吳訛言翻局以公爲主逆奄忌而害之贈
官賜祭葬謚忠端梨洲先生名宗羲字太冲號梨洲
忠端公之長子也忠端公五子著者三人宗炎字晦
木宗會字澤望自鶴山至先生爲世凡十七云南雷

里唐謝遺墟之故居在焉距竹橋數里而近先生因以名集大桃黄氏世譜冠於集端做胡助述宋氏世譜以冠潛溪集之例也門人萬斯大述

凡例四則

鄙作已刻者有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皆門人分刻一時旣稿未經持擇今耄又及之東皆不吝鈎除其不必存者三分之一丁敬禮云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陸士龍謂其兄曰可因今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鈎除差易爲功力竊取此意名曰文定

歐陽公晚年於平生之文多所改竄太夫人呵之曰汝畏先生邪公答曰非畏先生畏後生耳余於舊本間有改削者非敢比歐陽而畏後生之意則同也

余多叙事之文嘗讀姚牧菴元明善集宋元之興廢有史書所未詳者於此可考見然牧菴明善皆在廊廟所載多戰功余草野窮民不得名公鉅卿之事以述之所載多亾國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於史氏之缺文一也

文章行世從來有批評而無圈點自正宗軌範發其端相沿以至荆川文編鹿門大家一篇之中其精神筋骨所在點出以便讀者非以爲優劣也此後息之字句之間如孫文融之史漢波決瀾倒矣林肩吾曰前上諸吟家詩有自選無求選於人者今人不自信

而以此質於人誤矣故余不自揣亦手爲點定不以煩於吾友也

姚江黄宗羲識

南雷文定前集

卷一

卷二

南雷文定卷一

遼陽靳治荊較訂

明文案序上 乙卯

某自戊申以來即爲明文之選中間作輟不一然於諸家文集蒐擇亦已過半至乙卯七月文案成得二百七卷而嘆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衆勢之中而巨子嘵嘵之口舌適足以爲其華陰之赤土崇禎之盛王李之珠盤已墜邾莒不

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某嘗標其中十人爲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杜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菴道園尚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議者以震川爲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敘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間或闌入較之宋景濂尚不能及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前代古文之選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爲最著文選主於修辭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也文粹掇菁擷華亦選之鼓吹文鑑主於政事意不在文故題有關係而文不稱者皆所不遺文類則蘇天爵未成之書也碑版連牘刪削有待若以文案與四選並列文章之盛似謂過之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其文反能過於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轍唯視其一往深情從而捃摭之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今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

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遊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也試觀三百年來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千家每家少者數卷多者至於百卷其間豈無一二情至之語而埋沒於應酬訛雜之內堆積几案何人發視即視之而陳言一律旋復棄去向使滌其雷同至情孤露不異援溺人而出之也有某茲選彼千家之文集厖然無物即盡投之水火不爲過矣由是而念古人之文其受溺者何限能不爲之慨然

明文案序下

有明文章正宗蓋未嘗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後東

里春雨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質有其文景泰天順稍衰成弘之際西涯雄長於北匏菴震澤發明於南從之者多有師承正德間餘姚之醇正南城之精鍊掩絕前作至嘉靖而崑山毘陵晉江者起講究不遺餘力大洲浚谷相與犄角號爲極盛萬曆以後又稍衰然江夏福清秣陵荊石未嘗失先民之矩矱也崇禎時崑山之遺澤未泯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恭張元長皆能拾其墜緒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閩中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石齋以理數潤澤其間計一代之製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學力爲淺深其大

旨罔有不同顧無俟於更茲易轍也自空同出突如以起衰救弊爲已任汝南何大復友而應之其說大行夫唐以徐庾之汩沒故昌黎以六經之文變之宋承西崑之陷溺故廬陵以昌黎之文變之當空同之時韓歐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矯爲秦漢之說憑陵韓歐是以旁出唐子竄居正統適以衰之弊之也其後王李嗣興持論益甚招徠天下靡然而爲黃茅白葦之習曰古文之法亡於韓又曰不讀唐以後書則古今之書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視古修辭寧失諸理六經所言惟理抑亦可以盡去乎

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霧而死者大槩其不學耳雖然今之言四子者目爲一途其實不然答問浩襲左史襲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弇州之襲史似有分類套括逢題塡寫大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其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蛻之輿臺耳四子所造不同逐其好爲議論則一姑借大言以弔詭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鄞人君房緯眞學四子之學者也君房之學成其文遂無一首可觀緯眞自歎無深湛之思學之不成而緯眞之文汎濫中尙有可裁由是言之四子枉天下之才亦已多矣嗟乎唐宋之文自晦而明明代之文自明而晦宋因王氏而壞猶可言也明因何李　　不可言也

高元發三藁存序

甬上古文詞自余君房居長卿而學者之論卜矣君房辨香劉子威直欲抹昌黎以下至謂詩書二經自吾夫子一部文選此其中更何所有長卿稍變其節奏出之曼衍而謂文至昌黎大壞歐蘇曾王之文讀之不欲終篇所以歸美六經者僅僅在無纖穠佻巧之態其本領與君房未嘗不同也後進晚生㨿語流注嘗見其讀大家文字未畢首尾輒妄置評論曰其筆弱其氣薄余應之曰子姑尋其意之所在蓋時風衆勢自難以片言洗滌故不與之深論何者爲健弱厚薄也古人以辭之清濁爲健弱意之深淺爲厚薄勦襲陳言可謂之健乎遊談無根可謂之厚乎數十年甬上之風大抵如是吾嘗與萬悔菴極論作者之指是時不以爲非者有高子元發即取有明十數家手選而鈔之大意多本於余遇余有所論著亦必手鈔之當極重難返之勢余又無祿位容貌如霞川所云巨子者足爲人所和附嗟乎余何以得此於元發哉今去其時曾不二十年而甬上諸君子皆原本經術出爲文章彬彬然有作者之風者不下六七人余層雲霧忽爲開霽以視元發孤另獨往之時爲何如

耶以此見文章如日月之在天光芒終古其有晦明更食之不同則偏方下土之自爲通塞也元發自次其壬寅以後三年在獄中者爲蓼園稿乙巳出獄者爲知生閣稿丙午後三年寓闘者爲昇山集合之爲三稿頗存求余序之嗟乎元發學文二十年而身困獄吏寄食他人漠然於世故之江河反不如揚甚槃之敍經義之士取寵譁世將無古文一道徒爲讚美之具無爵賞用如是則與余居相去唯之與阿何所較其優劣余與元發夙昔所談仍是俗儒敬懸耳雖然詩書所載何莫非文也伊傅周召孔孟豈真虛費心力如昭明耶元發當患難貧賤之中亦思不生讀無一足恃可以知文之所在矣蓋與六七君子者求而得之其幸以語我

後葦碧軒詩序 己酉

後葦碧軒詩者余舅氏翁祖石先生之所作也南宋詩人四靈其一翁卷以葦碧軒名集先生慕四靈之詩而與卷同姓又濱江四山各象一靈先生居江上故以卷之所名者自名也先生名月僊字元美後改名逸字祖石大司馬見湖之後少從 先忠端公宦遊京師授余弟驊木澤望句讀是時已能詩 忠端公舟中雜咏所謂共坐得詞人者指先生也 忠端公歸里先生相從如故至丁卯而去去十有三年而復來遂移家住予之旁舍至丙申又移家而去亡何妻歿子夭子婦去穉孩孫二人寄食外家又殤其一傷哉先生老苦至於此極也先生與余家相依二十餘年凡余家盛衰變故患難之事嬉遊酒食一一見之於詩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余詩所謂郄恨一編葦碧稿十年閒夢不銷除者此也先生之詩於牢籠今古排比諷諭非其所長而雕刻雲煙段扶花鳥時以一聯半句奪人目色故流連於林酒片景終身以之古來論詩有二有文人之詩有詩人之詩文人由學力所成詩人從鍛煉而得大篇麗句於奇闘險使僻固而狹陋者茲然張口至若空梁春草意所不停匪

復讀書萬卷豈能探扴此先生之詩所以可貴也先生嘗以底草囑其子曰我之魂魄落此歿後能守則守之無使桑主靈牀荷卷軸在案麥飯寒漿神具醉飽不能守則納之棺中霜淒月苦定聞鬼唱慎毋爲賣醬家所得也今子姓凋落此願不可必遂乃執余手而泣曰吾子不惜一言張諸好事則平生心血不爲徒嘔余悲其言爲汰其意之重出者辭之陳故者二千餘首之中得一百二十四首可以傳矣念文長之集得中郎激揚發越而後傳世余氣力不若中郎先生之學亦遜文長故倒姑止吾友林茂之得陳白雲之詩相與流湍而讀白雲因是亦傳余觀白雲之詩陳言爽句刊落未盡豈能敵先生之一百二十四首哉文章如金玉不以好惡親疏增損其價茶堂油盞懸筆敘此蓋余與先生相對流涕之時也

明州香山寺志序 己酉

儒者專意經綸其運動開闔之所不得不歸之朝市而山洞崇幽風煙迅遠勢相隔絕於是學僊者私據之而別生事端便復倣朝市以所無有洞天福地之說出猿鳥亦受驅役矣釋氏莊嚴宮室遍於域中又復以泉石靈響佐其螺鈸凡寺有志此近來之一變也然而庸俗驅鳥無與於文章之事而使名蹟銷沉清言漏秩大抵以時人所作充賦置穢簡牘耳紙上姓名一一已爲蠹魚啗盡昔忞公以天童當公以靈巖屬余發凡念士既不得志於時便當十岳之上留

其足跡而乃俛衕儒墨於文網之內瑣瑣一方此心未折以故力辭而止己酉十一月來遊逆蓬續宗上座出其所著香山寺志求余爲序詮次不煩貞前年所序趙禹功稱心寺志皆名筆也燈下展閱瞭然擬栗墮瓦不異李五峯宿石梁時又念頭顱如許逆遊志願何可必遂不如一丘一壑光景絕可憐愛耳尤山東臨滄海多海市秦始皇嘗駐驆於此以其可達蓬萊故謂之達蓬山封禪書言三神山去人不遠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頗怪此等妄談不可以欺愚者以始皇之明察方士爲能以鑿空烏有之事介其聽信吾至此山而所謂黃金銀之宮闕居人無不見之然後知方士之言未嘗無所據也始皇即欲不信得乎蓋登州海市掩映遠山望之如雲而此山臨視咫尺闌楯之底其謂反居水下是也嗟乎此山培塿以始皇之力終不能有而二三寂子黃金銀宮闕且收之爲籬落間物其亦可慨也夫

庚戌集自序 庚戌

余觀古文自唐以後爲一大變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蓋畫然若界限矣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得其所不可變者唐以前可也唐以後亦可也不得其所不可變而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則終於憒憒耳有明一代之文論之者有二以謂其初沿宋元之餘習北地一變而始復於古以謂明文盛於前自北地至王李而法始亾其有爲之調人者則以爲兩派不妨並存嗟乎此皆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者也夫明文自宋方以後直致而少曲折奄奄無氣日流膚淺蓋已不容不變使其時而變之者以深湛之思一唱三歎而出之無論沿其詞與不沿其詞皆可以救弊乃北地欲以二三奇崛之語自任起衰仍不能脫膚淺之習吾不知所起何衰也若以修詞爲起衰盍思昌黎以上之八代除俳偶之文之外詞何嘗不修并有如唐以後之格調也而昌黎所用之詞亦即八代來相習之調也然則後世以起衰之功歸昌黎者何故是故以有明而論餘姚崑山毘陵晉

江其詞沿唐以後者也大洲浚谷其詞追唐以前者也皆各有至處頗未可以其詞之異同而有優劣其間自此意不明末學無智之徒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不求古文原本之所在稍與爲膚淺之歸而已矣庚戌冬盡雨雪餘十日而不止四野凶荒景象慘澹聊取平日之文自燹因爲選定以序事議論者編於甲考索者編於乙古今詩編於丙昔元白編次其集於穆宗朝題曰長慶集郝伯常集其文於甲子命曰甲子集今余編次於庚戌遂題曰庚戌集又余生於庚戌其支干爲再遇也念六十年來所成何事區區無用之空言即能得千古之所不變者已非始願吾聞 先聖以庚戌生其後朱子亦以庚戌生論者因謂朱子發明先聖之道似非偶然余獨何人以此名集所以誌吾愧也

縮齋文集序 甲寅

縮齋集者余弟澤望所著之詩文也自澤望亾後余教授於外今歲甲寅門方兵起偃息衡門始發大牛篋出其所著詩數十束雖體例各異而散之日記中不相條貫余乃略而件繫之以爲各集取其詩文選定爲茲集序曰澤望之爲詩文高厲遐清其在於山則鐵壁鬼谷也其在於水則瀑布亂礁也其在於聲則猿吟而鸛鶴欬且笑也其在平原曠野則蓬斷草枯之戰場狐鳴鴟嘯之蕪城荒殿也其在於樂則變徵而絕絃也蓋其爲人勁直而不能屈己清剛而不能善世介特寡徒古之所謂隘人也隘則胸不容物并不能自容其以孤憤絕人彷徨痛哭於山顛水澨之際此耿耿者終不能下至於鼓脹而卒宜矣獨怪古之爲文章者及其身而顯於世者無論矣即或憔悴終生其篇章未有不流傳身後亦是榮辱屈伸之相折澤望歿十二年矣所有篇章亦與其骨俱委於草莽無敢有明其書者蓋驚世駭俗之言非今之地上所安有也蘇子瞻所謂能折困其身而不能掘其言者至澤望而又爲文人之一變焉雖然澤望之文可以棄之使其不顯於天下終不可滅之使其不留

於天地其文蓋天地之陽氣也陽氣在下重陰錮之則擊而爲雷陰氣在下重陽包之則搏而爲風商之亾也採薇之歌非陽氣乎然武王之世陽明之世也以陽遇陽則不能爲雷宋之亾也謝皐羽方鳳龔聖予之文陽氣也其時遁於黃鐘之管微不能吹纊轉雞羽未百年而發爲迅雷元之亾也有席帽九靈之文陰氣也包以開闢之重陽蓬蓬然起於大隧風落山爲蠱未幾而散矣今澤望之文亦陽氣也然視鼓粲不齊千鈞之弩也劍而不出豈若劉蛻之文冢腐爲墟壤蒸爲芝菌文人之文而已乎

丹山圖咏序 甲寅

道藏中有丹山圖咏以四明山名勝製爲洞天而託之木玄虛撰賀知章註其圖爲祠宇觀所刻與元道士毛永貞石田山房詩合爲一卷則此咏此註亦永貞之徒所爲按木華字玄虛在晉爲楊駿府主簿而咏中所稱宋應則鄭宏齊謝朓何遜梁范顏初未嘗自掩覆其年代之不倫也四面七十峯羅域因是圖咏而齟割就理然亦不免淆亂如以小溪接梨洲以翠岩屬西面以紫溪附大小晦以抱子山置大小皎皆疎畧之甚永貞住山中四十年與掘藥採薪者相習何難於考校眞實而乃有此失耶至其攀援故事大槩子虛烏有不可以記傳勘之固鹵莽道士之常不足怪也原圖不傳在餘姚縣志者復多謬誤余既爲別作其咏註之失亦稍正之憶歲辛巳在金陵從朝天宮繙道藏自易學以外干涉山川者皆手鈔之矻矻窮日此卷亦在其中歲壬午至自燕京復與晦木澤望月下走密岩探石質藏書處宿雪竇觀隱潭冰柱大雪登芙蓉峯歷鞠侯岩至過雲識所謂不介歸而晦木爲賦澤望爲遊錄余則爲四明山志其分四面各七十峯因夫圖咏之例也亾友陸文虎欲刻之而未遂海內兵起徐忠襄公問浙東可以避地者余以四明山對既而忠襄來書謂吾舉足西向則言與陳臥子與晉陽之甲舉足東向則言礁立路王朝議如此四明之緣絕矣吳霞舟先生流離海外余亦欲以此山處之道阻不果薛諧孟作先生傳有嗚咽而赴四明山中之招者此也山寨窠嚴此山遂爲戰地血濺魂風欷冷變色爲幸二公之不來耳嘗余手鈔道藏之時方欲遍遊天下名山四明不過從此發迹卽不然而自絕於世亦泥封洞日猿鳥以爲百姓藥草以當糧糒出原石道別有往來豈意三十年來芒屩椰笠未涉岳爾茲山亦遺勞攘高樓之志尙無寄托執筆圖此有涕滂然

學禮質疑序 丁巳

六經皆載道之書而禮其節目也當時舉一禮必有
一儀要皆官司所傳歷世所行人人得而知之非聖
人所獨行者大而類禋巡狩皆爲實治小而進退揖
讓皆爲實行也戰國秦漢以來相尋於干戈智術之
中僉以爲不急而去之數百年之耆舊既盡後生耳
目不接久矣漢儒煨燼之餘掇拾成編錯陳午割得
此失彼又何怪其然乎鄭康成最號通博而不知帝
王大意隨文附會輒形箋傳有宋儒者繼起欲以精
微之理該其纖末三代之彌文縟典皆以爲有司之
事矣朱子亦常修儀禮經傳不過章句是正於其異

同淆亂固未彈駁而使之歸於一也其時唐說齋創
爲經制之學繭絲牛毛舉三代已委之芻狗以求文
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於當世薛士隆陳君
舉和齊斟酌之爲說不皆與唐氏合其源流則同也
故雖以朱子之力而不能使其學不傳此尙論者所
當究心者也吾友萬充宗爲履安先生叔子銳志經
學六經皆有排纂於三禮則條其大節目前人所聚
訟者甲乙證據摧牙折角軒豁呈露昌黎所謂及其
時而進退揖讓於其間者也此在當時顧人人所知
者於今則爲絕學矣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其友魏方
公爲之先刻數卷充宗以爲質疑者欲從余而質也
余老而失學羣疑塡膺方欲求海內君子而質之又
何以待質充宗亦姑以其所得參考諸儒必求其精
纖一貫本末兼該鑿然可舉而措之無徒與衆說爭
長於黃池則所以救浙學之弊其在此夫

萬履安先生詩序

李杲堂選甬上耆舊詩余欲合陸文虎萬履安兩先生刻之杲堂以兩先生同時之人其子孫未免比例故稍遲之以待滌水之盡杲堂既卒公擇欲先以家集行世問序於余余謂先生之詩不可不急行也今之稱杜詩者以爲詩史亦信然矣然註杜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逮夫流極之運東觀蘭臺但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亾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亾矣猶幸野制遙傳苦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詎知史亾而後詩作乎是故景炎祥興宋史且不爲之立本紀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閩廣之興廢非水雲之詩何由知亾國之慘非白石晞髮何由知竺國之雙經陳宜中之契潤心史亮其苦心黃東發之野死寶幢志其處所可不謂之詩史乎元之亾也渡海乞援之事見於九靈之詩而鐵崖之樂府鶴年席帽之痛哭猶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盡矣明室之亾分國鮫人紀年鬼窟較之前代干戈久無條序其從亾之士章皇草澤之民不無危苦之詞以余所見者石齋次野介子霞舟希聲蒼水容之十餘家無關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可不謂之史也先生固十餘家之一也生平未嘗作詩今續騷堂寒松齋粵草皆遭亂以來之作也避地幽憂訪死問生驚離弔往所至之地必拾其遺事表其逸民而先生之詩亦遂棲楚蘊結而不可解矣夫蔓草零露仍歸天壤亦復何限先生獨不能以餘力留之乎故先生之詩眞詩史也孔子之所不刪者也

張心友詩序

余嘗與友人言詩詩不當以時代而論宋元各有其長豈容滿而出諸於外若異域然即唐之時亦非無蹈常襲故充其膚廓而神理竭如者故嘗謂其真與僞耳徒以聲調之似而優之而劣之揚子雲所言伏其几襲其裳而稱仲尼者也此固先民之論非余臆說聽者不察因余之言遂言宋優於唐夫宋詩之佳亦謂其能唐耳非謂舍唐之外能自爲宋也於是鑿鈍先生問謂余主張宋詩噫亦寃矣且唐詩之論亦不能歸一宋之長鋪廣引盤摺生語有若天設號爲豫章宗派者皆原於少陵其時不以爲唐也其所謂唐者浮聲切響以單字隻句計巧拙然後謂之唐詩故永嘉言唐詩廢久近世學者已復稍趨於唐滄浪論唐雖歸宗李杜乃其禪喻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亦是王孟家數於李杜之海涵地負無與至有明北地摹擬少陵之鋪寫縱放以是爲唐而永嘉之所謂唐者亾矣是故永嘉之清圓謂之非唐不可然必如是而後爲唐則專固狹陋甚矣豫章宗派之爲唐浸淫於少陵以極盛唐之變雖有工力淺深之不同而槩以宋詩抹摋之可乎張子心友好學深思不以解褐爲究竟今所論著乾乾乎抄不已李杜王孟諸家文集亦擬余批點以得其指趣其發之爲詩超然儁獨永絕塵氛流連光景於詩家聲色之致天假之年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其非唐音今雖未竟其志其氣象要自不凡不能不爲之三歎也

謝皐羽年譜遊錄注序

徐野公刻晞髮集且刻爲皐羽年譜注其遊錄讀皐
羽集者於是無遺憾矣寓書於余俾序之余於戊寅
歲嘗注西臺慟哭記冬青引此時不過喜其文詞耳
然無故而爲之豈加其逆爲身世之讖那今日之序
野公書因昔日之書也而意非昔日之意矣夫文章
天地之元氣也元氣之在平時昆侖旁薄和聲順氣
發自廊廟而鬯浹於幽遐無所見奇逮夫厄運危時
天地閉塞元氣鼓盪而出擁勇鬱遏坌憤激訐而後
至文生焉故文章之盛莫盛於亡宋之日而皐羽其

尤也然而世之知之者鮮矣故皐羽身後八十餘年
而張丁始注其慟哭記又三百餘年而野公始爲之
年譜數百年之中知之者不過數人信夫後世子雲
之難也其間尚有疑義欲與野公討論者發陵之事
羅雲溪以爲戊寅周公謹以爲乙酉陶南邨已不能
辯其孰是宋景濂書穆陵遺骼與公謹說合景濂爲
元史總裁其世祖本紀二十一年甲申九月以江南
總攝楊輦真加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
此似發後之詔若乙酉方發不應以未發冢中之物
懸空指川冬青樹引知君種年星在尾卯與雲溪戊

寅相合彭瑋玉乙酉遷就以爲寅月公謹亦主乙酉
然言八月發寧理度三陵十一月發徽欽高孝光五
陵未嘗在正月也唯世宗本紀二十二年正月初桑
哥言楊輦真加云會稽有泰寧寺宋毀之以建寧宗
等攢宮安僊爲寺以爲皇上東宮祈壽時寧宗等攢
宮已經建寺詳末何似建寺已成至此請舊額也其
亦非正月明矣景濂之言尚相出入而況彭瑋之武
斷乎西臺慟哭記甲乙丙三人張丁以爲思齊馮桂
芳翁衡實之思齊有野祭詩可據桂芳有墓誌可據
衡不知何所據也楊鐵崖作嚴侶墓誌云宋相文山

氏客謝翺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絕頂祭酒慟哭
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其
意也則其一人當是嚴侶侶住江干故記言登岸宿
乙家思齊流寓桐廬故記言別甲於江桂芳家睦故
記言與丙獨歸若爲翁衡衡與桂芳俱爲睦人則乙
丙皆當同歸矣以此知丁注皆記未爲實也不知野
公以爲然否年譜之學別爲一家李文簡著范韓富
歐陽司馬三蘇六君子年譜後世嘆其博洽然文
簡所著皆名位之赫然者今野公所著捃拾滿渠墻
壁之間欲起殘魂落魄支撐天下又非文簡之所及

矣

張仁菴古木大學說

癸酉甲戌間余與江道闇張秀初同學道闇讀書不求甚解任懷得意融然遠寄秀初讀書字櫛句比嘗見其讀三禮五傳升降拜跪之細肴蒸籩豆之煩時日錯互地名異同莫不辯析秋毫立身制行粹然儒者之矩度也當時來學之門人共建一小樓於南屏之下余欵然良對閒談律呂因取餘梳竹管肉好停匀者斷之爲十二律及四清聲製作精妙武塘魏子一吳門薄子珏方講此學見之推服桑海之交道闇秀初俱爲法門有力者所網羅道闇尋謝世秀初白椎升座聽講常數百人諸方所稱仁菴禪師是也余見之於靈隱再見之於雲居仁菴所言雖法門事不復理經生前說矣頗爲惜之庚申季冬其外孫鄭春爲出仁菴古木大學說云是晚年維楊所著授子止卷分章斷句天衣無縫新建欲復古本尚在離合之間此說出紛紜聚訟諸義盡隳然只其出自仁菴也儒妄橫儒釋之見未有不疑之者也夫儒釋之淆亂久矣儒而不醇者固多出入於佛而學佛者亦未必醇乎於佛顧視性分學力二者性分所至佛法不能埋沒往往穿透而出學力由來亦非佛法之所能改

此如水中鹽味齊入河流夾雜之中歷然分別惟知道者能辨之不爲塘埂膚爪之論所掩蓋耳仁菴之說本之生平學力與釋氏無與也仁菴去世今十有六年當日小樓已毀其旁虞氏水閣無一存者老梧數樹偃立水雪之下想像舊遊渺若山河展讀此卷神理綿綿不異同學之時夜半快譚水鳥驚起也始知迹像變遷了不可恃尋微冥契別似有物耳因序而命春蘤刻之

南別海昌同學序

歲丙辰二月余至海昌酉山許父母以余曾主教於越中甬上也邑中之士大夫胥會於北寺余留者兩月餘已而省覲將歸同學諸子皆眷眷然有離別可憐之色余南雷之野人也氣質鹵莽諸子風華掩映千人多鄉廟之器余何以得此於諸子乎嘗謂學問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三代以上祇有儒之名而已司馬子長因之而傳儒林漢之衰也始有雕蟲壯夫不爲之技於是分文苑於外不以亂儒宋之爲儒者有事功經制改頭換面之異宋史立道學一門以別之所以坊其流也蓋未幾而道學之中又有異同鄧潛谷又分理學心學爲二夫一儒也裂而爲文苑爲儒林爲理學爲心學豈非析之欲其極精乎奈何今之言心學者則無事乎讀書窮理言理學者其所讀之書不過經生之章句其所窮之理不過字義之從違薄文苑爲詞章惜儒林於皓首封己守殘摘索不出一卷之內其見爲佔注與欲見細上下見長短天崩地解落然無與吾事於其同道異自附於所謂道學者豈非逃之者之愈巧乎吾觀諸子之在今日舉實爲秋摛藻爲春將以抵夫文苑也

鑽研服鄭所兼攻通古今將以造夫儒林也由是而斂於身心之際不褻其自然流行之體則發之爲文章皆載道也垂之爲傳註皆經術也將見裂之爲四者不自諸子復之而爲一乎某雖學文而不能廢夫應酬窮經而不能歸於一致洒掃　先師蕺山之門而浸淫於流俗慤急調哀不知九品人物將來何等諸子苟不見鄙庶幾以爲九十里之半是某之眷眷於離別者歟諸子而念甚雖然諸子與某悟蒲一帶水耳天朗氣清夏蓋空翠可摘此固晁無咎所吟之地也某居其下諸子儻開長嘯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焉知其非余耶夏四月二十六日書於北山

壽李泉堂五十序　辛亥

余束髮出遊偏交當世之士是時承平日久賢豪傑既滿盈江湖莫不危衆藝文與於筆硯揚撻時文之外別有詩古文修飾卷軸以克羔雁往返皆不寂寞其間爲世所指名者不下百餘又有鄭公元夫以主盟斯道朝總旄節喪熟人口余時童稚無知便謂古之傳人大抵皆然其後稍稍讀書見古之所稱能文者左史而下不及數十人頗疑天之生才古如是其縮今如是其盈耶崇禎丙子丁丑間吳門行世文集一時沓出列屋兼輛自非闒茸闖閫之輩未有不購而觀者洋舶所至或用以塡壓空艙外國人輒兼金易之余竊弄筆墨了然知其可從事也始疑文章如是而傳何傳之易耶及夫時運而事遷水落石出啟禎一輩之士老死略盡而當日所爲之文章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者竟不與蟲讙鳥聒過耳已甚蓋不特鵾斯頻頻之黨而所謂鄭公元夫者亦然矣其不隨之爲滅沒者曾與撰之紛綏堂黎遂球之蓮鬚閣艾南英之天傭子徐世溥之榆溪僅百分中之一二耳曾不三十年而事已如此况試垂之千百世之遠乎然後知古來之不及數十人者其傳

非易事也余久逗留山傚火所驅于涉人事始知今
天下另有一番爲古文詞者聚㪘揩沈生孫活剝大
言以爲利祿之媒援之啟稍開界之文甚矣蓋無以
議爲也道不中經何意數年來前上諸子皆好古讀
書以經術爲淵源以選固歐曾爲波瀾其道而上之
於古來數十人者已非斷流絕港矣而吾友梨堂横
厲其間如層崖束湍翔霆破柱戊申而後每篇見示
吾未嘗不駭而喜歎入骨也夫文章不論何代取而
讀之其中另有出色尋常經營所不到者必傳文也
徒工詞語嚼蠟了無餘味者必不可傳者也昌黎惟
陳言之務去士衡怵他人之我先亦謂學淺意短仰
紙搔筆定有庸衆人思路共集之處故惟湥湛之思
貫穿之學而後可以去之怵之嗚呼非梨堂其亦焉
能使吾駭所未見也今梨堂年纔五十從此至盟吾
道數十年爲鉅公元夫文章之道其有不與起者乎
蓋不特會黎數子僅以一身一集而傳矣

南雷文定卷二

遼陽靳治荊較訂

天一閣藏書記 己未

嘗歎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
自科舉之學興士人抱兔園寒陋十數册故書蝸起
白屋之下取富貴而有餘讀書者一生之精力埋沒
敝紙渝墨之中相尋於寒苦而不足每見其人有志
讀書類有物以敗之故曰讀書難藏書非好之與有
力者不能歐陽公曰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
二者正復難兼楊東里少時貧不能致書欲得史畧

釋文十書直音市直不過百錢無以應母夫人以所
畜牝雞易之東里特識此事於書後此誠好之矣而
於尋常之書猶無力也況其他乎有力者之好多在
狗馬聲色之間稍清之而爲奇器再清之而爲法書
名畫至矣苟非盡捐狗馬聲色字畫奇器之好則其
好書也必不專好之不專亦無由知書之有易得有
不易得也強解事者以數百金捆載坊書便稱百城
之富不可謂之好也故曰藏書尤難歸震川曰書之
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卿雲輪囷覆護其上余獨以
爲不然古今書籍之厄不可勝計以余所見者言之

越中藏書之家鈕石溪世學樓其著也余見其小說家目錄亦數百種商氏之稗海皆從彼借刻崇禎庚午間其書初散余僅從故書鋪得十餘部而已辛巳余在南中聞焦氏書欲賣急往訊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爲售主時馮鄴僊官南納言余以爲書歸鄴僊猶歸我也鄴僊大喜及余歸而不果後來聞亦散去庚寅三月余訪錢牧齋館於絳雲樓下因得繙其書籍凡余之所欲見者無不在焉牧齋約余爲讀書伴侶閉關三年余喜過望方欲踐約而絳雲一炬收歸東壁矣歙溪鄭氏叢桂堂亦藏書家也辛丑

在武林捃拾程雪樓馬石田集數部其餘都不可問甲辰館語溪槜李高氏以書求售二千餘大畧皆鈔本也余勸吳孟舉收之余在語溪三年閱之殆偏此書固他鄉寒故也江右陳士業頗好藏書自言所積不甚寂莫乙巳寄弔其家其子陳澎書來言兵火之後故書之存者惟熊勿軒一集而已語溪呂及父吳興潘氏壻也言昭度欲改宋史曾弗人徐巨源草創而未就綱羅宋室野史甚富緘固十餘簏在家約余往觀先以所改曆志見示未幾而及父死矣此願未遂不知至今如故否也祁氏曠園之書初度家中不

甚發視余每借觀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錄而取之俄頃即得亂後遷至化鹿寺往往散見市肆丙午余與書賈入山翻閱三晝夜余載十捆而出經學近百種稗官百十册而宋元文集已無存者途中又爲書賈竊去衛湜禮記集說東都事畧山中所存唯舉業講章各省志書尚二大櫥也丙辰至海鹽胡孝轅考索精詳意其家必有藏書訪其子令修慨然發其故篋亦有宋元集十餘種然皆余所見者孝轅筆記稱引姚牧菴集令修亦言有其書一時索之不能即得餘書則多殘本矣吾邑孫月峯亦稱藏書而無異本

後歸硯齋丙戌之亂爲火所盡余從鄴家得其殘缺實錄三分之一耳由此觀之是書者造物之所甚忌也不特不覆護之又從而菑害之如此故曰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天一閣書范司馬所藏也從嘉靖至今蓋已百五十年矣司馬歿後封閉甚嚴癸丑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樓悉發其藏余取其流通未廣者抄爲書目凡經史地志類書坊間易得者及時人之集三式之書皆不在此列余之無力殆與東里少時伯仲嘗以暇日握管懷鉛揀卷小書短者抄之友仲曰諾荏苒七年未蹈前言然余之書

既遂爲好事流傳覓由徐健菴使其門生謄寫去者不知凡幾友仲之子左垣乃併前所未列者重定一書目介吾友王文三求爲藏書記近來書籍之厄不必兵火無力者既不能聚聚者亦以無力而散故所在空虛屈指大江以南以藏書名者不過三四家千頃堂之書余宗兄比部明立所聚自庚午訖辛巳余往南中未嘗不借其書觀也余聞虞稷好事過於其父無由一見之曹秋岳倦圃之書累約觀之而未果據秋岳所數亦無甚異也余門人自崑山來者多言健菴所積之富亦未寓目三家之外即數范氏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范氏能世其家禮不在范氏乎幸勿等之雲煙過眼世世子孫如護目睛則震川覆瓿之言又未必不然也

餘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記 己未

吾邑至省下其程不過三百里而曹娥錢清錢塘三江横截其間又地勢昇下曹娥而東未入姚江率數十里而一堰船之大者不能容數十斛不然則不可以拖堰風雨之夕屈折逢底躑躅泥淖故行者爲甚難自餘姚至曹娥其路有二分於蔡西二十里之曹墅橋迴姚江而行謂之南路進曹墅橋入支港而行謂之北路南路二十里至下壩又分爲二挽壩而上旁渣湖行支港中十八里至新壩挽壩而上十里即上虞治也不挽下壩仍迴姚江而行三十里至通明壩始挽而上至上虞縣城與支港之路會又三十里乃至曹娥初南路必出通明壩宋淳熙間魏王愷於四明將葬於越詔遣刑部尚書謝廓然運副韓彦質護喪使者旁午州縣震動知上虞縣汪大定以通明壩高峻潮汐難登僅過數舟則已涸矣於是增浚渣湖別於支港創小堰以通舟募游手二百人別以旗色分列左右俟大舟入引湖水灌之水溢堰平衆力扶喪舟以進略無欹側舳艫相銜彼須俱濟自是以來反以支港爲通衢非大旱水涸則無有由通明者矣世傳史彌遠所開有恩多怨多之謠非也北路較

南弱十里歷陡亹橫河驛亭三堰南堰挽舟故龍盤
北堰則徒手舁之故其舟尤小也三堰盡捺夏蓋湖
渡百官江即曹娥之下流也陸行二里至塔橋與南
路會自曹娥而西路無支徑地勢平衍無梗堰之勢
無候潮之苦較曹娥而東前歷絕矣然按周益公思
陵錄錢清江者東自三江口來西過蕭暨新三百餘
里濶十餘丈運河半貫其中高於江水丈餘故南北
皆築堰止水別設浮橋渡行旅大舟倒剝載小舟則
拖堰而過梓宮船欲渡待其潮水平漫開閘水勢奔
注久之稍定兩岸以索牽制始放御舟將達南閘大

昇鑾輿之御舟受觸幸而篙工能事得入閘口繫舟
不能入橫截南岸冊寶又往江流湍急舟人力不能
加直衝其腰既而璽土亦來復衝冊寶勢尤可畏運
使趙不流頗足畱滯後欲赴水當日之險如此今自
麻溪作堰錢清上流之水引入錢塘三江口作閘湖
水亦不入錢清而錢清與運河相渾有江之名無江
之實矣不然與曹娥而東其艱難不甚相遠也錢塘
之渡自昔為難孫覿誌汪思恩云會稽渡錢塘舟人
冒利稇載而行半渡殲撒邀取錢物而暴風猝至舉
舟盡溺死操舟者皆善泅獨免公為臨安守曰不戮

此輩則殺人未艾也悉論殺之更造大艦十數每一
艦受若干人製號如其數以五采別異之置吏監總
渡者給號登舟即過數而號與舟不類者皆不受舟
人給直有定估除十之一備修葺之費抵今二十年
無一舟之覆蓋錢塘除暴風積水亦不甚險唯載人
過甚舟力不勝則有覆沉之禍舟子僥倖頃刻往往
以尋丈之舟載至百十人常事每每以空言申飭安
得如汪守者而與之講濟人之事乎百官江本不甚
濶而土人輪日取利止以一舟價渡餘舟不得攙入
往來候渡甚艱為令者苟革其輪日之例則行者不

滯矣是故吾邑風氣朴畧較之三吳截然不同無他
地使之然也然而民生愈促朴畧變為智巧是則非
三江蚤堰之所能限也不能不歸之世運耳

萬里尋兄記

義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瓊茅蚌鼓之間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獨不可至乎躡屩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至東西南北從何處尋起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裂紙數千牘寫其兄里系年貌爲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間冀兄或見之即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三山僚洞八角蠻陬踪跡殆徧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沉綿盜賊際狠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爲不祥遇士人占之曰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爲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舂陵行中句也舂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泰廁置傘路旁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江黄廷璽記伯震方驚駭未决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嘆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嘗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間關踣頓求父求

母者不絕書爲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方府君超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餓體凍膚而不顧餬口槁暘而不卹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唯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其時當景泰天順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唯恐其兄之入英宗唯恐其弟之生富貴利害伐性傷恩以視府君愛惡頗殊可不謂天地剛常之寄反在草野乎

阿育王寺舍利記 庚戌

庚戌十一月甲子余爲商丘中題主於烏石山明日雨不可出山遂偕辰四偕阿育王寺丙寅請觀舍利寺僧啓銅塔塔爲萬曆間慈聖太后所賜捧一小方篋出殿門外南向立篋方廣六七寸玲瓏內外不漏中繫小木鐘塗以泥金有小珠在其內作琥珀色則所謂舍利也余讀宋景濂阿育王寺碑言舍利歷代之神異詳矣自是以後稱其神異者陸光祖郭子章先後詣明州頂禮遠其所見然而不知其僞也嘉靖間倭犯寧波胡宗憲防海之師屯於市竊金鐘幷舍利以去住持

僧傳瓶無以眩人用眞珠累金僞造以充之光祖之所見者此也其後海上有警住持懲昔時之失以僞造舍利寄藏鄉民李台垣家台垣家之婦女私發而玩之墮地不見則又以其奩中之珠塗飾置於鐘內海警既息迎還於寺郭氏萬曆壬子甲寅所見者此也崇禎甲申住持又將此僞造者質酒於纓絡洲久之始復寺中是故阿育王舍利不特僞造卽其僞造者亦不一人一事余之所聞自嘉靖以來者景濂碑文作於洪武十二年距今二百九十三年已不勝其僞如此豈自洪武以上歷一千九百七年之久舍利依然爲劉薩訶故物耶洪武求舍利不由官守啓閉一二山野騃烏之手洪武以上一歸官庫再入醴安一入燕京流轉不復一寺其鑄張爲幻更復何如耶然則景濂碑中之神異亦不過世俗自欺欺人之說一如郭陸遂從而拾之邸或曰是在觀者之誠否卽如碑言松枝放光何關舍利曰不關舍利是名妄見豈可以所見之妄而謂舍利之靈乎憶余丙寅冬日書窗油盞燈注時吐青珠細於芥子堅不可破竟夕可得圭撮如是者月餘或謂此草舍利也嗟乎卽舍利亦復何奇而況於僞爲者乎彼沾沾其神異者可謂大惑不解矣

過□木冰記

歲在壬午余與蔣大溥望入西□自雪竇返至過雲霧靄澳濁蒸滿山谷雲氣不飛瀑泉弗落趨路窈然夜行撒濁霧露沾衣嵐寒折骨相視澱氣呼嗟兩鬢忽兩霄霽地表雲斂天末萬物改觀浩然目奪小草珠圓長條玉潔瓏鬆插於幽篁纓絡懸於蘿園琤琮俯仰金奏石搏雖一葉一莖之微亦莫不水纒而霧結余眙愕而嘆曰此非所謂木冰乎春秋書之五行志之奈何當吾地而有此異也言未卒有居僧奕於傍曰是奚足異山中苦寒纔入冬月風起雲落卽凍

洛瓢山以故霜雪常積也蓋其地當嶲山之中嶲壑沸響扃鎬人間郁煙佛照無殊陰火之潛故爲徭陽之所不入去平原一萬八千丈剛風疾輪侵爍心骨南箕哆口飛廉拜節土囊大隧所在而是故爲勃鬱煩寃之所不散溪回壑轉蛟螭蠖蟄山鬼窈窕腥風之衝動震瀑之敲嗑天呵地吼陰崖沍穴聚雹堆冰故爲亢與之所長駕羣峯灌頂北斗墮腸藜蓬臭蔚雖焦原竭澤巫吁魃舞常如夜行秋爽故爲腥盬之所割陷且其怪松人楓綮石匿草碎礴埋碑枯齒骨骨皆足以與吐雲雨而僊宮神治山岳祠靈高僧惡詭尚鳥木莽皆與幽波其氣皆斂而不揚敢恒其沆無與余乃胃然而嘆予嘗一寒暑有不瞭命於造化之境同一通感有無關係於吉凶之占居其間者於豈無凌峯掘藥高言嘯行無與於人世治亂之數者乎余方齟齬世度將欲適而問之

石門孫爽甞讀此文書之便面庚戌七月二十五日燈下重寫一過念亾友下世已二十一年棺和由土乾科擬擬知巳之淚能不泫然

念祖堂記丁巳

吳門周子潔不見者十餘年矣丁巳中秋得其一札乃爲姜子學在求念祖堂記念祖堂者卿墅先生之居也先生家萊陽僑寓吳門不忘其本故名堂以識之昔周元公以營道之濂溪識於匡廬朱文公以婺源之紫陽識於崇安其義一也然而先生則異於是當崇禎壬午小人造爲二十四氣之謠中傷善類毅宗入其說戒諭言官謂言官論事各有所爲不出公忠先生言言官不能必其無私然皇上不可以此厭薄言官皇上所云代人規卸爲人出脫何所聞之豈

於章奏知之耶抑懸揣得之乎願勿以委巷之言搖惑聖聽上大怒下之詔獄密詔令金吾賜盡金吾漏言吾夫子而諍於上上畏清議止前詔杖先生百淹詔刑部獄一載餘甲申二月遣戍宣州衛未踰月而京師陷先生不敢以桑海之故弁髦君命終身不返故居卒葬於敬亭君子曰可謂仁之盡義之至也夫國破君亾是非榮辱已爲昨夢先生猶硜硜不變自常人言之未有不以爲迂者也試從之於義朝廷無放赦之文臣子嘗歸田之計謂之不遑偷乎故升菴及於戍所勢所不得不然先生葬於戍所勢可以不

然而義所不得不然者也古人作事未嘗[illegible]蘇武十九年而返奉太牢謁武帝園廟欒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而後使事告終先生下定宣城而後戍事告終豈以幽明有間也是之謂義至南齊華寶父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既陷父不得還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毅宗不過葬尸必召用先生毅宗之不得召用先生猶寶父之不得爲寶上頭也寶思父而終不忍上頭先生思主而忍葬戍所乎是之謂仁盡若以爲先生念其故居而已枌社春秋何所阻隔行李往

來無人牽挽棲棲旅人似有簡書之畏者蓋安故居則不能安此心安此心則不能安故居徘徊兩岐之間先生之念亦苦矣寧與周朱可同論乎斯堂也爲文文肅歌哭之所文肅之後廢爲馬廄馬廄之後闢自先生文肅爲烏程所忌先生爲陽羨所陷亾國之戚兩相與有力焉天下之興亾係於一堂余昔謁文肅兩至其地曲池怪石低回欣賞不知其可悲如是也

遼陽靳治荆較訂

答錢牧齋先生流變三叠問

問長水註楞嚴九變三叠所謂進動算位一横二豎一豎二横者未知其義又徐岳所謂横板爲九道五道及豎以爲柱爲位者與長水横豎進動都相合否幸爲剖析源流詳明示之

楞嚴經曰四數必明與世相涉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叠一十百千總括始終六根之中各各功德有千二百現云三三變之義古今多解今所謂者不加別法以變其義只將今文遷現未來進動算位變成千二百功德如第一位三世四方宛轉十二變成一叠算位即是一横二豎已成過去第二即變過去一世以爲現在進動算位一豎二横成百二十爲第二叠又自變現在世以爲未來進動算位一横二豎成一千二百爲第三叠能變之法既惟三世所變之法亦止千二百無增減徐岳數術記遺太乙算太乙之行去來九道刻横板爲九道豎以爲柱柱上一珠數從下始故曰去來九道也兩儀算天氣下通地禀四時刻横故爲五道豎爲位一位兩珠色蓋上珠色黄下珠其青珠自上而下第一刻主五第二刻主六第三刻主七第四刻主八第五刻主九其黄珠自下而上第一刻主一第二刻主二第三刻主三第四刻主四而已故曰天氣下通地禀四時也

按徐岳所云算器也長水所云算法也雖横豎之言相同其義不相干涉今之算器横不列道其數分於珠徐岳之算器珠一而已其數分於道太乙算横爲九道其珠自下而上歷一道爲一算兩儀算横爲五道自下而上者一道爲一算自上而下者始於五終於九黄青二珠交相代也算九則窮又移一柱與今器迥別長水之算只用今器其所謂横豎者分别算位本位是豎進一位即是横本位是横進一位即是豎非如徐岳之實有横豎也乾坤鑿度曰臥算爲年立算爲日臥算者長水之所謂横也立算者長水之所謂豎也第一叠三世四方乘之得十二若依算家乘法則第二叠當得一百四十四第三叠當得二萬七百三十六今不然者則經文流變以第一叠爲準第二叠變一爲十變十爲百第三叠變十爲百變百爲千而已故曰變不曰乘也

流變三叠圖

竪 横 竪 横

第一叠 第二叠 第三叠

一 十 百 千

太乙算

兩儀算

答劉伯純問律呂 癸卯

漢志曰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應和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 案諱 無與並也○問朱子著此條在變律下蔡元定著此條在八十四聲圖下有異同否

十二律旋相爲宮其下所應之聲即謂之役凡受役者其律必短於主律 主律即爲宮之律也 黃鐘長九寸長之至也故當其爲宮之時所應六律皆短於黃鐘故用正聲而不用半聲及蕤賓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六者爲宮之時七聲不備則黃鐘不得不受役而黃鐘實長於諸律故不得不有變律變律又長故不得不用變律之半所謂不與他律爲役也朱子著在變律者以明律不得不變之故蔡元定著在八十四聲者以明十一月黃鐘宮下無他律之聲其義一也然班孟堅之意則不然黃鐘正律雖長其半律甚短則蕤賓以下獨不可用乎安見黃鐘之不爲他律役也蓋十二律之實其零分皆偶獨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奇半之則八萬八千五百七十三餘一餘一不可半也是黃鐘有正聲而無半聲既無半聲可用此黃鐘之不役於他律也若止以管長不受役爲言於義有所未盡矣

問空積忽微

蔡元定謂黃鐘爲宮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蓋以半聲變律奇零不齊便謂之忽微也然亦非班氏之意所謂空積者空圍所容之積實也管長一分圍容九分故每寸八十一分班氏謂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無有忽微蓋班氏十二宮止五聲而去變宮變徵黃鐘長九寸積七百二十九分 新書積八百一十分蓋分九爲十其實一也 太簇長八寸積六百四十八分姑洗長七寸一分積五百七十六分林鐘長六寸積四百八十六分南呂長五寸三分積四百三十二分故空積無忽微也至應鐘長四寸六分六釐其四寸六分之積三百七十八分其六釐之積便奇零而爲忽微矣以下皆然故他律爲宮皆有忽微也若加二變爲七聲則黃鐘之用及於應鐘蕤賓雖黃鐘爲宮其空積亦未嘗無忽微也蔡氏未之審而妄引班氏以證已說非也

問史記生鐘術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
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一凡得九寸命
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
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
按索隱以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爲數錯邪雲路
云即是上文聲律數太族八寸爲商姑洗七寸爲羽
林鐘六寸爲角南呂五寸爲徵黃鐘九寸爲宮其曰
宮五徵九誤字也愚意以爲羽一徵二角三商四宮
五者其大小之序而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者其
相生之序也角生徵五徵生宮九雲路謂誤字

者是也置一而九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之爲丑再三
之之爲卯二十七如是者九爲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
十三乃寸法也實者十二律之實（在新書第四）滿寸法得
一寸黃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凡爲一萬
九千六百八十三者九故得九寸他律不滿寸法之
實則以分法釐法毫法絲法收之
問上下相生以仲呂謂變律耶正律耶
通典相生爲十二變律又爲十二半律合之於
正凡四十八聲也蔡氏以旋宮至仲呂而止仲呂之
七聲既備則其下無所用故變律止於應鐘雖曰應

鐘之實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就蔡氏
自立之法言之其實應鐘以下皆有變律也
問五聲二變與變律先後次序
蔡氏五聲二變次變律之後朱子謂先七聲而後變
律愚意以變即正之參差不齊者正變一時俱有非
借變以通正之窮若變律居七聲之後非自然之法
象矣
問新書曰律當變者有六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
二十九
置一而六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之爲丑又三之之爲寅

九如是以至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其爲三之者凡六
此史遷置一而九三之之例變聲章置一而兩三之
得九亦同也其言律當變者有六故三之凡六則未
必然蓋蔡氏之用變律雖止於六其實變律有十二
也然置一六三之法亦所不必仍照正律之法四其
實以生黃鐘變律倍其實以生林鐘乃爲當耳
問應鐘變律之實九萬二千五十六何以又六六
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也
未嘗以七百二十九歸之則爲下數置下數以七百
二十九爲一算則得上數也所餘四十爲小分

問變律

變聲之說見於國語變律則京房以仲呂生執始演為六十律公孫崇則上役黃鐘其說皆未甚協惟杜佑為當然杜佑之變十二蔡元定之變六變律之中又有二說也其實古之旋宮止於五聲自夾則而下為宮者即用正律之半禮運之疏更無變律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

鹿門八家之選其大略本之荊川道思然其圈點勾抹多不得要領故有腠理脉絡處不標出而圈點漫施之字句之間者與世俗差強不過新其批評謬處姑舉一二如昌黎張中丞傳後序云不載雷萬春事首尾與南霽雲乞救賀蘭蘭不假蒙面鹿門以為雷萬春疑當作南霽雲若乞救之事照應此何以補李翰之不載則非矣曹成王碑以為爭繫生割為昌黎之務去陳言豈昌黎之文從字順者猶有陳言之未去乎蓋不知昌黎之所謂陳言者庸俗之議論也豈知字句哉羅池廟碑謂其不載柳州德政載其死而為神一節似柳而少莊按碑中所載民業有經以下德政可謂至矣豈必如俗文之件繫毛舉然後謂之莊耶孔司勛誌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鹿門云按附誌前夫人所以不及祔葬舅姑兆次之故而不詳與司勛合葬處不可曉誌言前夫人已祔葬舅姑兆次今欲遷葬與司勛合而卜人不可故不合葬本自明曉不知鹿門如何讀也孟貞曜誌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按檀弓伯高之赴孔

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故東野之喪昌黎立位於家其嘗與往來者哭之於韓氏也鹿門云韓氏不知何人豈不知此禮耶柳州貶後諸書鹿門謂蘇子瞻晉游外時詩文殊自曠達蓋由子瞻淡於禪宗故獨超脫與子厚相隔數倍蓋子瞻之議爲奸邪所忌而子厚之謫人且目之爲奸邪心事不自由語悽愴其所處與子瞻異也若論禪宗子厚未必讓於子瞻耳與顧十郎書子厚爲顧少連所取士十郎乃少連子也於座主之門故稱門生書中歷贈榮諡揚於天官敷於天下已明言少連

之死而鹿門云其書似非對座主之言是尙疑十郎爲座主也歐公謂正統有時而絕此是確論鹿門特以爲統之在天下未嘗絕也如此必增多少附會正統之說所以愈不明也鹿門謂江鄰幾文不傳當非其文之至者而歐陽公序之只道其故舊淪落之意隱然可見按序中言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許之亦云至矣如尹師魯之文歐公只稱簡而有法亦可云非其文之至者乎薛簡肅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鹿門云宋制舉進士何以得讓宋制解

試雖有主文考校然尙有鄉舉里選之意故得自相推讓凡舉子皆謂之進士其中殿試者謂之及第出身鹿門不知宋制而以今制賜進士者當之故有此疑蘇子美誌其妻於文集則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於墓則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皆有著落句同而意異鹿門云迭此二句歐公稱筆而少迴處不如仍前二句且毀之曰死而非歐君者鮮其墓則無以慰其生之交也信如此則俗筆贅語矣張谷墓表歷官河南主簿絳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滄州累遷屯田員

外郎復知陽武縣鹿門云宋制以觀察推官徙參軍而知陽武縣又以通判滄州入爲員外郎而復知陽武可見當時重令職如此按宋制未改京朝官謂之縣令已改京朝官方謂之知某縣張谷初知陽武其京朝官是著作佐郎再知陽武其京朝官是屯田員外郎知縣雖同而京朝官之崇卑則異俱未嘗入朝也鹿門不明宋制耳孫之翰誌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進士及第鹿門云宋舉進士者再按之翰初舉進士不及第再舉方得及第未嘗再也學究出身非進士之第耳荊公偶未論及不

食周粟爲証識力非流俗可及鹿門云論信爽處未是千年隻眼彼之雷同于長者豈皆隻眼乎至其去取之間大文當入小文可去者倘不勝數也觀荆川與鹿門論文書底藴已自和盤托出而鹿門一生僅得其轉折波瀾而已所謂精神不可磨滅者未之有得緣鹿門但學文章於經史之功甚疎故只小小結果其批評又何足道乎不知者遂與荆川道思並稱非其本色矣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書

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辯其生主公羊穀梁氏在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十月庚子即今十月二十一日也其卒主左氏在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乙丑即今四月十八日也以爲三家去孔子甚近漢以後之儒無徵爲言甚核而辯然以某考之則又不能無疑焉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此出於門弟子所書歲月無可復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爲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於史記家語之終記曰寢疾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

矣杜預左註亦云七十三孔子家譜祖庭記無不皆然使七十三之年而信則孔子之生年其在庚戌亦可無疑也公穀二家之說豈能盡抹諸家乎公穀之謂二十一年者安知非周靈王二十一年誤書爲襄乎蓋襄二十二年即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至於生之月日左傳無文穀梁氏則書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羊氏則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陸德明釋公羊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蓋經文庚辰朔則庚子在二十一日若十一月則己酉朔其距庚子五十

有二日十一月無庚子則知有此句者之爲誤本也
其以曆法推之襄二十一年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
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七日五〇二四閏
餘二十五日七三四六其年有閏故子月甲寅朔丑
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卯月癸未朔辰月壬子朔巳
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申月庚戌朔酉
月庚辰朔戌月己酉朔亥月己卯朔襄二十二年中
積六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二日三十一刻冬至五
十二日七四四九閏餘七日七一子月己酉朔丑月
戊寅朔寅月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
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申月乙巳朔酉月
甲戌朔戌月甲辰朔亥月癸酉朔若不從公穀以家
語史記爲準則孔子之生在二十二年酉月自甲戌
推至庚子爲二十七日故羅泌以爲八月二十七日
是也景濂謂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某按襄二十
一年經文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
有食之夫九月庚戌朔者建申之月也十月庚辰朔
者建酉之月也若周不改月則九月爲己酉朔十月
爲己卯朔而庚戌庚辰爲七月八月之朔是與經文
大悖矣景濂能不信諸經乎家語史記載孔子弟子

年歲皆以孔子爲的若孔子不生庚戌則弟子之年
無一足憑矣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而髮白
三十二而死是顏子死時孔子年六十二也哀公六
年吳伐陳楚救陳孔子絕糧猶有顏子問答計顏子
即卒於是年蓋自襄二十二年至哀六年孔子六十
二歲也若生於襄二十一年則孔子六十三矣顏子
少三十歲及三十二而死皆不可信也故景濂欲仰
公穀則必盡廢諸家無乃過歟

答劉伯宗問朱子壺說書

按壺經言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鄭注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積三百二十四寸筭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分爲一升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爲一斗故二斗得積三百二十四寸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五寸約之者於五寸之中截其一寸取三百二十四寸之積五分之其一分得積六十四寸八分求其圓周得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以圓求方須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爲三分每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加一分于六十四寸八分之中共八十六寸四分是一寸方積之數以方積開之九九八十一則一面有九寸强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强又以方求圓四分去一是爲圓周二尺七寸有奇圍三則徑一故腹徑九寸有餘也按鄭氏此說皆整數二斗之積也然以二斗之積四分去一則與經文斗五升合矣故朱子欲去二斗虛加之數是也其實斗五升之積爲二百四十三寸以腹修五寸約之五取一爲得四十八寸六分即圓積也圓積求徑三歸四因開方之是爲腹徑八寸四釐有奇圓積求周十二因開方之是爲圍周二尺四寸一分四釐有奇若鄭氏三分益一以爲二斗方積六十四寸八分既有虛加之數則當用圓田法即以六十四寸八分者開方之徑得八寸四釐奇三因於徑周得二尺四寸一四亦如前法朱子以積求徑之法謂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

寸者自爲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徑爲八寸五釐此則朱子不明算法而不自知其誤也夫正方六十四寸則一面得八寸試割二分加之每寸得二釐五毫○四面皆然○則八分者無餘矣○而四角各缺方二釐五毫○將何以補之哉○故開方之術中間正方謂之方○法○正方之外割裂而加之者謂之廉○法○補之於角者謂之隅○法○有廉則必有隅○朱子所言有廉而無隅○零星補湊○愈密而愈疏矣○是故六十四寸八分開方八寸四釐有奇○而不可以爲八寸五釐也○今爲圖如左

答汪魏美問濟洞兩宗爭端書

大鑑之後爲南岳青原南岳傳馬祖馬祖傳百丈百丈傳溈山此爲仰宗所由起也百丈又傳黃蘗黃蘗傳臨濟此臨濟宗所由起也青原傳石頭石頭傳藥山藥山傳雲巖雲巖傳洞山此曹洞宗所由起也石頭又傳天皇天皇傳龍潭龍潭傳德山德山傳雪峯雪峯傳雲門此雲門宗所由起也雪峯又傳玄沙玄沙傳羅漢羅漢傳法眼此法眼宗所由起也故五家宗派出自南岳者二出自青原者三今爲仰雲門法眼三宗俱絶存者惟臨濟曹洞耳近濟宗依五燈會

元附註謂有兩天皇道悟石頭所傳者之天皇不再傳而絶其出爲雲門法眼之天皇則馬祖所傳者於是南岳得四宗青原僅一宗以此而分優劣至兩家聚訟不已常謂昔之學佛者自立門戶者也今之學佛者倚傍門戶者也自立門戶者如子孫不藉先人之業亦可以起家倚傍門戶者如奴僕占風望氣必較量主者之炎冷雲門法眼其宗既絶猶過去之高門巨族也吹已冷之餘爲掃室布席之光則郭崇韜哭子儀之墓又何怪乎故兩宗是非不必爲之辯第兩家辯詞可爲嘔噦會元附註以丘玄素天王碑證雲法二宗出於南岳以符載天皇碑證青原之天皇一傳而絶兩家指爲僞碑以爲玄素使相何得姓名不見唐史疑爲烏有按歐陽公集古錄跋尾神女廟詩李吉甫丘玄素李貽孫敬騫作佛者空疏之陋豈可妄談載籍符載碑文載在贊寧高僧傳中其末云比丘慧眞文貢等禪子幽閑皆入室得悟之者或繼坐道場或分枝化導所謂禪子幽閑者即指慧眞文貢等而言言其情性幽閑也附註改爲法嗣三人曰慧眞曰文貢曰幽閑以贊辭拼作人名爲附註者文理尚未通也權文公馬祖道一塔銘見文苑英華

後列沙門慧海智藏鎬英志賢智通道悟懷暉惟寬智廣崇泰惠雲等洞家疑附註列此爲虛誕之辭信如此言不知在唐還有權德輿否貢元公因丘碑所載節使拋水事與南泉下晏照當同異碑爲好事者所撰然碑文詳而會元首尾脫落是會元襲碑文非碑文襲會元也總之釋氏譸張爲幻求發火息碑文又寧足信乎

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書

按歷代甲子自魯隱公元年己未以下載籍皆可考據無有異同乃自隱公以上其說不能歸一然準之曆算如武王克商周公營洛成王顧命三者得其時日則是非不難辨矣故授時伐紂以至春秋一從漢志漢志魯世家魯公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十年幽公十四年微（史記作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五十年愼公三十年武公二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伯禽至惠公三百八十六年伯禽以成王元年癸巳歲即位至康王十六年戊寅歲薨惠公以平王三年癸酉歲即位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歲薨中間所歷甲子自第二十八而上竄三十一歲自第三十三而下縮五歲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武王克殷後七年而崩故伐紂之歲斷以爲己卯也而史記魯世家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三十年武公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三百二十一年較漢志差六十五年以惠公末年戊午上推戊午當平王四十八年則伯禽

元年在第二十八甲子下戊戌歲也戊戌爲成王元年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崩在庚寅歲故伐紂之年爲戊子也如此則錯却一甲子第二十八卽第二十七矣竹書紀年成王丁酉歲卽位在位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十九年穆王五十五年共王十二年懿王二十五年孝王九年夷王八年厲王二十六年宣王四十六年幽王十一年平王四十八年惠公卒凡三百二十二年與史記魯世家先一年以伐紂在庚寅較史記後二年此記事稍有參差其甲子大略相同也黃石齋先生主張史記以爲武王克殷戊子歲用授時四分校之戊子歲周正月癸卯合朔甲寅冬至以某按之又未必然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會于牧野泰誓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左氏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據石齋以癸卯爲正月朔則壬辰癸巳爲前月十九二十日矣經何以言一月也癸卯朔則癸亥爲月內之二十一日矣外傳何以言二月也信漢志不如信史記信史記又不如信經文也石齋又以月

旁死魄在望後生魄在望前謂丙辰是十六日非朔
二月夫鑄言壬辰是一月又言戊午亦一月壬辰與
戊午相距二十七日若旁死魄在望後是月寧復有
戊午哉又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
未祀于周廟越三月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
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觀其序生魄下生明之後
則生魄之爲望後明矣生魄既在望後則死魄之爲
望前亦明矣若以授時步戊子歲距至元辛巳二千
三百二十三年中積八十五萬二千一百一十四日
八千五百二十四分冬至甲子經朔癸丑與石氏所
言無一合者則武王伐紂之必非戊子也當從班氏
以己卯爲是而後春秋以上之時日始可得耳黃帝元年爲第一甲子至周[illegible]王爲第二十入甲子周幽王爲第三十三甲子

答范國雯問喻春山律曆 戊午

示楚禍喻春山書其言誇大自來儒者無不譏彈而
自以律曆爲絕學謂帝王曆數眞傳夫律曆固儒者
之能事以司馬子長之學猶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
之間春山而苟能發前人所未發亦不必張皇如是
皇甫持正言風教偷薄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
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
人矣至於近日妄子以罵相高廟庭諸子直叱姓名
等之僕隸阮籍宋玉何敢望焉春山不幸而類是夫
既而反覆其書則不免爲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

之誚矣按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卦
名爲辟卦以配十二月始於漢之京房然未嘗以之
言律呂也明李文利主黃鐘三寸九分之說其十二
月律呂卦氣圖始用辟卦配之然未嘗用其陽九陰
六之數以爲律管之長短春山見十一月復卦其陰
陽之數偶與三寸九分相合遂將各卦陰陽之數一
例配去以爲律管之長短出于是始無論其他如十
一月復卦與九月剝卦同是一陽五陰則黃鐘無射
同是三寸九分十二月臨卦與八月觀卦同是二陽
四陰則大呂南呂同是四寸二分正月泰卦與七月

否卦同是三陰三陽則大簇夷則同是四寸五分三月大壯與六月遯卦同是二陰四陽則夾鍾林鍾同是四寸八分三月夬卦與五月姤卦同是一陰五陽則姑洗蕤賓同是五寸一分合四月乾之仲呂五寸四分十月坤之應鍾三寸六分只有七律黄無十二律且同是三寸九分何以知其爲黄鍾爲無射耶同是四寸二分何以知其爲大呂爲南呂耶同是四寸五分何以知其爲太簇爲夷則耶同是四寸八分何以知其爲夾鍾爲林鍾耶同是五寸一分何以知其爲姑洗爲蕤賓耶豈律呂之長短只係上開謬無與於聲音之用耶此等即郁佾知其不可而欲與蔡元定爭是非乎春山又以十二辟卦分晝夜之長短晝十二卦夜十二卦建子晝復夜姤建丑晝臨夜遯建寅晝泰夜否建卯晝壯夜觀建辰晝夬夜剝建巳晝乾夜坤建午晝姤夜復建未晝遯夜臨建申晝否夜泰建酉晝觀夜壯建戌晝剝夜夬建亥晝坤夜乾以一晝爲一時晝夜綳定各六時陽晝一時得九刻陰晝一時得六刻以爲刻有長短時無遷移也夫晝夜之分分於日之出入日行天上在寅位爲寅時在卯位爲卯時在辰在巳在午在未在申在酉皆然信

如春山之說將日遇陽晝而行遲遇陰晝而行疾乎抑行無遲疾陽晝則在未亦可謂之午陰晝則在午亦可謂之未乎午者晝之中也子者夜之中也春山以寅至未六時爲晝申至丑六時爲夜則晝之中在辰巳之交夜之中在戌亥之交而午當桑榆之影子當雞鳴之候矣晝之上半下半夜之上半下半必相等也值泰卦則上半二十七刻下半一十八刻值否卦則上半一十八刻下半二十七刻相去三分之一果天行而如此豈不驚駭乎且日之短夜之長極於子月子月晝三十九刻夜五十一刻亥月晝三十六刻夜五十四刻日之永夜之短極於午月午月晝五十一刻夜三十九刻巳月晝五十四刻夜三十六刻是日之長至短至無不倒置也以卦晝定晝夜長短必不可通矣堯之建寅於堯典見之經文彰明不比他書可以附會於仲春曰日中其爲春分無疑也於仲夏曰日永其爲長至無疑也於仲秋曰宵中其爲秋分無疑也於仲冬曰日短其爲南至無疑也春山假妄之談謂堯建丑仲春是寅月仲秋是申月日中宵中非晝夜分寅之辟卦爲泰申之辟卦爲否其陰陽分於上下也仲夏是巳月日永非夏至日長巳之

辟卦為乾律管長也仲冬是亥月日短非冬至日短亥之辟卦為坤律管短也舍明明可據之天象附會漢儒所不敢附會者亦心勞而術拙矣鳥火虛昴四星之昏見南方者此是曆家測天要術後來歲差皆驗於此春山未嘗學曆遂言為寅申巳亥月望所次之舍假設言之以為數千年之上無人可以對會不知明曆者把算歷然堯時春分日躔在昴入於酉地則星宿當午夏至日躔在星入於酉地則房心當午秋分日躔在房入於酉地則虛宿當午冬至日躔在虛入於酉地則昴宿當午堯典之分同仲纖毫不爽

自堯至今已退將五十度分至之日躔既變中星亦從而變春分日在壁昏之當午者為井矣夏至日在參昏之當午者為角矣秋分日在翼昏之當午者為斗矣冬至日在箕昏之當午者為室矣是故有歲差而後見天地之變化若萬古如斯田僮街卒俱可談天矣春山謂寅巳申亥之月望夜觀月實次鳥火虛昴四星故於堯與卯午酉子月之中星與之相符不難改中星為月度四仲為四孟以譏歲差不知堯時寅月望夜日在奎月離於角未嘗次鳥也巳月望夜日在井月離於斗未嘗次火也申月望夜日在軫月離於壁未嘗次虛也亥月望夜日在箕月離於參未嘗次昴也就如其言改中星為月度四仲為四孟亦無一合也月令者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删合為之鄭氏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故以為秦曆也以寅為歲首觀其下文自明不容更生別解而春山妄為周公建子之書其奈七十二候不可抹摋則改置仲冬之候於孟春之下季冬之候於仲春之下夫第改盡遷就已意以張公之帽冒李公之首至以春夏秋冬之月解作星月之月日在某宿為上弦昏中為望旦中為下弦矯强不顧文理未有甚於此

者也蓋中星以日躔為主日在酉地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東日在卯位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西漢三統曆與秦曆相近三統建寅云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二月節日在奎五度三月節日在胃七度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五月五日在井十六度六月節日在柳九度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八月中日在角十度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十月節日在尾十度大雪日在斗十二度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此與秦曆無毫髮之異豈三統亦建子乎漢冬至日在牛初度今冬至日在箕三度日躔已退三十餘度則中星亦退三十餘

度矣姑就春山之言以周桓王三年甲子丑月算之上弦日躔婺女二度是時月距日九十度應離於胃望日躔婺女九度是時月距日一百八十度應離於張下弦日躔虛五度是時月距日二百七十度應離於氐則春山謂丑月上弦月在奎望在井下弦在斗者無一合也舉此一月餘月可類推其謬矣月每日平行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弦策七日三十八刻二十六分四十八秒以平行乘弦策得九十八度六十九分六十八秒故自上弦至望自望至下弦月之行度皆以九十八度零爲準是三宮有餘也姑以孟春首條言之營室至參不及三宮參至尾五宮有餘自一弦策其行度安得相懸如此亦舉此月以類餘月春山之妄直不滿明者之一笑也

南雷文定卷四

遼陽靳治荆較訂

答萬充宗質疑書 壬子

讀質疑二篇吾兄經術繭絲牛毛用心如此不僅當今無與經生即在先儒亦豈易得誠不意欵學寡聞之夫得相抵掌聊述所聞以廣來意兄疑今之二十四氣以配周正則相戾而不合此二十四名者古之所無是也蓋今之二十四氣所以綱定七十二候故每氣三候然就而論之自二至二分四立之外十有六氣之名義固無殊於七十二候是以比肩者而加乎其上也不可明矣左氏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使十六者與分至啓閉同列則必書十六者之雲物矣不應左氏獨遺之也此古者無二十四名之一證也即古之啓閉亦只以朔日爲斷不更於朔日之外別有四立之名何以明之左氏外傳曰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按先時註云先立春日也初吉朔日也自今至於初吉自先時至於立春也則初吉之爲立春明矣以上文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言之則是寅月之朔日皆謂之立春也若另有立

春之日則尚書自今至於立春矣不息說以初吉言也舉春而夏秋冬一例也是時各國皆有私曆其法不一管仲三卯三暑三寒之令齊曆也呂氏春秋月令未行之秦曆也汲冢周書時訓解魏曆也雖然見於傳記不知者遂以爲周時所通行耳見言周之分至未嘗繫之以時獨大司樂有冬日至夏日至之名而疑周官之爲僞書是也僞周官者先儒多有之林孝存以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然未有得其左證明顯如兒所言者即如古文尚書人多疑其僞吳草廬歸震川駁之不遺餘力然終鶻突定案向講尚書至湯誥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而見於國語文武之教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始知其誤襲周制以爲湯誥也今因推日食於昭十七年六月祝史請幣季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食有之於是乎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杜註夏書爲逸書古文尚書亂

征有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夫季秋夏之九月也而太史以之證夏四月之日食可見夏書本文不同孔書左氏而非僞也則不能不致疑於古文矣此二證恨不使草廬震川見之兒之疑周禮者亦恨不使林孝存何休見之也春秋失閏之論亦有日食曆明之候略時請正此不更具也

答葛充宗問鄉射侯制

按干侯之制中方十尺鵠方三尺三寸三分弱上躬崇二尺廣二丈下躬亦崇二尺廣二丈上舌崇二尺廣四丈下舌崇二尺廣三丈自上綱至下綱凡一丈八尺參侯鵠方四尺六寸六分强中方一丈四尺上下躬各廣二丈八尺上舌廣五丈六尺下舌廣四丈二尺躬舌之崇皆各二尺與干侯同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二尺大侯中方一丈八尺鵠方六尺上下躬各廣三丈六尺上舌廣七丈二尺下舌廣五丈四尺躬舌之崇三侯一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六尺三侯之崇廣如此干侯下綱去地尺二寸高一丈九尺二寸參侯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高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大侯下綱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高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張侯之高下如此來書躬崇廣方三丈據干侯而言中棲於躬之正中中掩躬十尺則躬之左右合二十尺上下亦然非也中與躬舌皆是單幅但上下聯屬耳若中掩躬則夾幅矣中之左右無躬焉得有合二十尺上下之躬各二尺亦不得云合二十尺所謂倍中以為躬者言其廣不言其崇也來書躬方三丈上舌倍之當六丈而止五尋者

置中所棲之十尺不倍夫躬廣二丈上舌倍之廣四丈本是直截不倍中棲無乃曲說乎吾兄認廣為崇由是於鄭說多所齟齬故疑三侯躬舌各二尺與倍中為躬倍躬為舌之文不相合也若如兄言以崇計之則干侯中一丈上下躬各二丈上下舌又各四丈是一十三丈矣寧可通乎劉公是勾股之法人去干五十步通步為五尺古法五尺為步得二百五十尺干去參二十步通為一百尺干高一十九尺二寸目高七尺自目至參三百五十尺以干高目高相較得一十二尺一寸以干目較乘自至參得四千二百七十以人去干除之得一丈七尺五分寸之四加目高七尺共二丈四尺五分寸之四必如此數方能見之今參侯之鵠去地一丈九尺二寸則鵠為干高所掩其說是也但記言射自楹間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射位在堂上以堂高目高計之為一丈四尺干侯高一丈九尺二寸則干侯之高於目五尺二寸耳且去之五十步何患不見參鵠哉始知公是之說非也鄭氏解經間有穿鑿然去三代不遠制度猶有存者無容輕議耳

問金奏肆夏之三

劉公是曰春秋傳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夏云金奏文王云工歌則九夏乃有聲無辭者也按樂有間有合間者堂上堂下一歌一奏更遞而作合者上下之樂竝作歌者人聲奏者樂聲歌奏皆有辭此之金奏亦如琴之有操笙之有詩焉可謂之無辭哉但奏與歌不同孔穎達於金奏工歌渾而爲一云晉人作樂先歌肆夏次歌文王則非也

問左傳文元年孔疏云古今曆法推閏月之術皆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章閏而一所得爲積月命起天正算外閏所在也此數言義有未解求詳示

四分曆推閏月所在以閏餘減章法十九餘以歲中十二乘之滿章閏七得一爲積月天正起算積月盡爲閏月減字誤滅故難解也

問從來言地勢者謂北高南下春秋桓三年日食孔疏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按日月麗天何以亦分北高南下曆家言日高於月謂月在日南日北則可謂北高南下似不可豈以北極出地南極入地天形如倚蓋日月亦因之高下乎

按孔疏所云此言緯度也月在日南謂之陽曆月在日北謂之陰曆其所謂高下者止據日而言日以南爲下以北爲高月輪之下於日甚遠豈能高於日哉

問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二先儒咸謂日無頻食法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頻食亦入限乎抑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

沈存中云衛朴精於曆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雖莊公十八年一食今古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王伯厚之言本此　愚按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曆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此月頻食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岌一行之說爲是西曆則言日食之

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
月而食者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
〇宮〇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二宮一十度
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
〇宮〇三度一九三五入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
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朴得三十五者歟人
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爽不入食法按是年乙巳
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
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
正合食限朴葢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朴於其不
入食限者自謂得之於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
何說也

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衰裳之制儀禮云衽二尺有五寸注疏以衽爲掩
裳上際在腰兩傍後人俱因之惟王廷相謂以衽
爲衣襟今將從之夫子以爲何如

鄭賈之說取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一尺之外
上於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
相望斜裁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各長二
尺五寸廣頭向上狹頭向下綴於衣兩旁狀如燕尾
以掩裳旁際此與深衣之曲裾制雖異而其義則同
葢深衣之裳一旁連一旁不連故曲裾兩條重沓而
掩於一旁喪服前後不連故衽分綴于兩旁也夫既
同是一物不應在彼爲鉤邊在此爲衽知彼曲裾之
非則知此衽之制未爲得矣自衣既對衿則前綴之
衰不能居中鄭所謂廣袤當心者亦自牴牾矣今用
布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爲二狹頭向上廣頭向下下
辟領五寸綴于衣身之旁上以承領下與衣齊在左
者爲外衽在右者爲內衽此定制也喪服之制惟黃
潤玉爲得之不始于王浚川耳

宮室之制先儒謂諸侯以上房分東西卿士以下
但有東無西雖陳用之謂東西俱有朱子心以爲

然而未敢決言今將從陳說如何

鄭康成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惟有東房西室陳用之因鄉飲酒薦脯出自左房鄉射薦脯出自東房以爲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士大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此不足以破鄭說所謂左房者安知其非對右室而言也所謂東房者安知其非對西室而言也如士冠禮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註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此時筵在室戶西當扆之處無西房則西序與筵相近故容答拜有西房則西序在西房之盡其去筵也遠

矣此猶相距耳若士昏禮舅席在阼西面姑席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姑席不設於房戶東者以阼當房戶之東若設於戶東則在舅之北相背不便醴婦之席在戶牖間當扆之處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無西房則西階與牖相當不礙東面有西房則贊與婦背面焉有背面不相見而可以爲禮者乎以此推之士未必有西房也且亂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是天子諸侯之兩房經有明文士既有西房何以容設無一事及之耶

士虞禮其他如饋食註疏謂如特牲饋食之儀今將從之

註疏如饋食單以牲體言尸俎用右胖主人俎用左胖敖繼公言其他謂陳設之位與事神事尸之儀及執事者也

祔廟鄭註謂既祔主復返于寢後人多因之而朱子主之尤力惟陳用之吳幼清謂無復返寢之理今將從之何如

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後儒總緣解此而誤夫言特祀于主似乎主不

在廟故有祔已復寢之文不知既已復寢則烝嘗禘于廟者爲新主乎爲祖廟乎爲新主新主在寢不當言于廟爲祖廟則四時常祀不當繫之于此蓋祔者既虞之後埋重于祖廟門外即作新主以昭穆之班祔于皇祖廟中各主不動如故時此時之祭只皇祖新主所謂兩告之也更不及別祖自此以後小祥大祥禫祭之類皆于祖廟特祭新死者并皇祖亦不及也烝嘗禘于廟者烝嘗四時吉祭行于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者嫌新主在廟有時于吉祭也三年喪畢親過高祖者當祧于是易檐改塗奉主合食

于廟以次而遷于新主遷者稱顯矣

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註謂族人以其倫序相當者後宗子之父恩謂庶子即宗子之弟宗子死庶子即爲父後不必爲宗子後當有論辨之

喪服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此言宗子爲殤而死大宗不可以絕之當以族人支子後之然殤死無爲人父之道故族人支子即後宗子之父而殤子不必後矣庶子即支子也若宗子自有弟則代爲宗子更不必言

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鄭賈皆不能解昔人有以此爲嫂叔服之證者亦頗有理

此句費解由夫之兄弟未明也夫之兄弟服自本宗外有姊妹之大功有從父姊妹之小功有從祖姊妹之緦有舅之子緦從母之子緦妻降一等大功降爲小功小功降爲緦緦降爲無服若據之以爲嫂叔之服則是單有嫂之服叔而叔之服嫂何不見歟恐不然也

春秋書仲嬰齊卒公羊謂弟爲兄後即爲之子故不書公孫其于先禰後祖之義亦然此必當時原有其禮故公羊爲此說不然弟不可爲兄之子夫人知之而公羊敢剏爲此說乎

仲嬰齊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歸父無後于魯以嬰齊爲後理之正也經書公孫嬰齊不一其不爲歸父之子明矣既爲父子則不得與稱公孫也卒而書仲者孫以王父字爲氏故公羊疑之爲臧孫問惠伯中當大夫皆排然曰仲氏也此時嬰齊未嘗後歸父已得名公子遂爲仲氏可見公子之字即宗之爲氏不必至孫而後稱也公羊無乃自相矛盾歟

再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諸家皆以卒哭爲祭名。唯敖繼公謂卒哭卽三虞之祭。儀禮言三虞卒哭，蓋於三虞之日，卽卒無時之哭，故謂三虞爲卒哭，非別有祭。某參考禮文，以其說爲是。

以三虞卒哭同是一事者，乃先儒之舊說，不始於繼公也。鄭氏始別卒哭與虞不同。據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是三虞與卒哭不同一事之證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太牢。是卒哭之祭重於虞祭之證。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言與雜記相合。觀此則鄭說爲長。

諸家皆以禫爲祭名。近見方履中古釋疑稱竊之先生之說，謂禫乃除服之名，非祭名。儀禮祝詞，初虞曰祫事，再虞曰虞事，卒哭曰成事，小祥曰常事，大祥曰祥事，而禫獨無所言。又戴記言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何以止有練祥而無禫。其說如此。某

又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禫在二十五月。喪事先遠日，此一月之中既於下旬卜大祥之祭，不數日而又行禫祭，有是禮乎。

按喪服小記：期而祭，禮也；期而除服，道也。祭不爲除喪也。則祭而除喪，在練已然，不別立名也。安得於祥祭復重一禫，以爲除服之名哉。且古禮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不比今人從喪至吉一服而已，除則竟除，無漸次也。齊之以今事，釋古禮疏矣。其以祝詞無禫祭爲據，卒哭之後，尚有祔祭，亦無祝詞，豈可亦謂無祔祭乎。又言三年而後葬者再祭，止有練祥而無禫祭。夫再祭之中且無虞祔，何獨於禫而疑之。仰如兄言禫在二十五月，亦未爲得。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是矣。人之哀樂原非截然，喪既畢而餘哀未忘，有禫祭以表之，此存喪之餘也。若謂禫是除喪之名，則祥祭已除喪矣，何以復曰中月而禫？蓋中月而禫，自是與祥間隔一月，此二十七月也。雖是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初讀而疑之，以爲是月者祥之月也。繹而思之，是月禫，徙月樂，不

運上爲文蓋爲是月禫須從月而樂也如是則可通矣

儀禮言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特牲饋食命筮之詞言祖而不及祖妣正與此合諸家因爲禫月合祭祖考之時但祭祖而不以妣配其謂儀禮所言未配蓋禫月適遇祖廟吉祭不以新死者配食於祖而非妣之不配祖也且特牲乃士之常祭非止禫月之吉祭豈可因其不言配而謂常祭亦不配妣乎

按特牲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士祭祖禰少牢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皆屬吉禮無所分別於喪祭與今以特牲不言妃配少牢言妃配遂率特牲於喪禮之下豈特牲專爲禫月而設乎豈特牲與少牢有所分別乎鄭氏亦自相矛盾矣蓋自卒哭而祔新主不返於寢其蒸嘗行于祖廟者新主雖在不以配食三年之喪未畢皆然今在禫月則喪畢似可配矣而曰猶未配者乘喪未畢而言也按齊王儉云朝聘蒸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

答萬充宗論格物書

承示格物二義兄以大射儀若丹若墨所畫之物即格物之物聖人不遐乎物即是盡其性因物付物即是盡人物之性此是兄讀書自得而先儒已有言之者瞿汝夔云射有三耦耦凡二人上耦則止于上耦之物中耦則止于中耦之物下耦則止于下耦之物畫地而定三耦應止之所名之物也故大學言物是應止之所也格至也格物也者至于所應止之所也在瞿元立雖創言之然與羅近溪訓格爲式事皆合式爲格物字異而義則仝也葉靜遠與兄背其言格物之物當于本末之間得之括以兩言即本以達末即末以透本此雖靜遠自得而先儒亦有言之者劉東濱云本末物也本者無失其爲本末者無失其爲末格也從本達末之謂致知得本貫末之謂知至非即靜遠所言乎兄與靜遠二義各有攸當若竟以爲大學了義則不能無說以處此夫自來儒者未有不以理歸之天地萬物以明覺歸之一己歧而二之由是不勝其支離之病陽明謂良知即天理則天性明覺只是一事故爲有功于聖學今以度尺而午畫物通于物當物及物通于格是以天地萬物公共之理

爲覺物以言心之明覺爲當物及物然後謂之格物與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之說有以異乎大學言物有本末蓋以本足以包末末不足以立本故曰知所先後先本而後末也聖賢工夫一步步㸔入結在愼獨只于本上本立而道生末處更不必照管若靜遠言卽本以達末卽末以透本則是中和兼致工夫兩截儒者之錚正坐此耳 先師不欲言意爲心之所發離卻意根一步便是末末未有能透本者也靜遠苟明夫意則格物之工夫卽在其中更不必起爐作竈也夫心以意爲體意以知爲體知以物爲體意之爲

心體知之爲意體易知也至于物之爲知體則難知矣家國天下固物也吾知亦有離于家國天下之時知不可離物有時離如之何物爲知體乎人自形生神發之後方有此知此知寄于喜怒哀樂之流行是卽所謂物也仁義禮智後起之名故不曰理而曰物格有通之義證得此體分明則四氣之流行誠通誠復不失其序依然造化謂之格物未格之物四氣錯行溫涼爲七情之喜怒哀樂此知之所以貿亂也故致知之在格物確乎不易佛者之言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夫無形亦何物之有不然無物而以之爲萬象主此理能生氣之說也以無爲理理亦非其理矣總緣解物字錯後儒以紛紜應感所交之物總爲之物當者離氣以言物空乎格物之義不明也惟 先師洞透其宗此意散見語錄中門弟子知 先師之學者甚少故暢而未彰兄試以語靜遠不惜批示其尋 先師之學脈也

答鄭禹梅修家譜雜問　丁巳

兵部主事刑部主事是宋世職名否

按宋官制六部自尚書以下止有侍郎郎中員外郎三項其有主事之名與錄事令史書令史守當官皆吏也而非官凡三省樞密皆有之不特六部也

元朝官制有揚州知府杭州知府等名否

元官制諸路設總管府達魯花赤之下為總管總管之下為同知治中判官散府則達魯花赤之下置知府或府尹揚州杭州皆為上路則有總管而無知府今紹興杭州多有總管廟皆是昔守郡者之生祠也若於一府稱知府則是後人妄加

給事中侍學士曾彥祭酒羅璟員外夏寶知州萬韞輝炎翁江振甘繼賢進士主事張庠郎中王應奎修撰羅嘉言大理寺少卿李奎譜中皆有文章其人可考否

據所知者有倪宗處仁蘭谿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布政使曾彥字士美泰和人成化戊戌進士第一授侍讀羅璟字明仲南城人憲孝間名臣[illegible]嘉[illegible]名經以字行新淦人成祖初選庶吉士嘉言其一也官至詹事亦名臣李奎弋陽人永樂辛卯鄉舉正統間叅

大理少卿餘姚再考

浙東四明之鄭其著姓始於何時何人

四明鄭氏見於宋史者唯鄭覃為靖康間人死節於金兵入忠義傳清之其孫也其始則不可考凡東浙人物在唐書為甚畧不知何故也

灌浦之鄭云出自嵊縣鄭侍郎幼倫之後不知宋史神宗時有其人否

鄭幼倫不見宋史或其人無關史事不能以一侍郎附見然在嵊縣志中不妨見遺今亦無有而唐宰相世系表序鄭氏有南北祖鄭曄為北祖曄生茂茂生七子號七房鄭氏其季名鄭幼麟後魏時人得無作譜之人因其源流出此而誤為宋誤為嵊耶

復恭齋啟書　名松作主　東林講席

忽奉手書區環不能釋手弟明由歸夫年踰七十曾備藏山門人之一數今師友已盡夷猶無力終於隨落可悲可嘆何意大賢講席猶蔺及姓名賜之教誨愈增慚懼耳前從定侯得見高藁旃傳文排擊文成同於異學以為一時風尚大抵塗毒鼓聲不止石門一狂子而已也茲讀先生之書謂忠恕與文成之學不隔絲毫姚江致和之說即忠恕格物之說也明眼所照千門萬戶鑽鑰齊隨始知東林自有真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為之三復所言德性問學之分合弟謂不然非（先忠端薛）德性則不成問學非道問學則不成德性故朱子以復性言學陸子戒學者束書不觀周程以後兩者固未嘗分也未嘗分又何容姚江梁溪之合乎此一時教法稍有偏重無關於學脈也又言新安姚江為兩大宗學者不宗洛閩即宗姚江不可別自為宗此亦先生門面之言建安無朱元晦金溪無陸子靜學者苟能自得則上帝臨汝不患其無所宗也先生患別自為宗者足以亂宗夫別自為宗則僻經怪說豈足為宗弟所患亂宗者乃在宗聯着宗姚江之人耳忠恕言釋氏之學其精微者備具有之

總不出無極二字其弊病總不出無理二字先生辯之云儒釋雖異而無極二字異意是同先得無極之旨而無理二字不辨自明此言無乃兀突乎弟以為濂溪原于太極加無極二字恐其落於形氣也忠憲單指無極已自有病先生合儒釋而言之則儒者亦是無理儒釋界限越不清楚大略先生會通儒釋主於向上一著謂兩家異處在下學同處在上達從來儒者皆為此說弟究心有年顧覺其同處在下學異處在上達同處在下學者收斂精神動心忍性是也異處在上達者到得貫通時節儒者步步是實釋氏步步是虛釋氏必須求悟儒者篤實光輝而已近之深於禪者莫如近溪天地間色色平鋪原無一事不假造作下學之至儒釋皆能達此無有異也要之釋氏拈他不上亦不欲拈之以累虛空之面目儒者動容周旋正在此處色色皆當身之矩矱不可謂不異也弟非欲異同長者而日暮途遠相會無期不敢匿其胸懷先生當不以為罪也然其至者非言可傳天假因緣或在異日

南雷文定卷五

明驃騎將軍鎮守福建總兵官右軍都督府都
督僉事瑞巖萬公神道碑
遼陽靳治荆較訂

公諱邦孚字汝永別號瑞巖姓萬氏其先定遠人也以世官從寧波公諱爲指揮僉事轉浙西督運把總山東都司僉書萬曆二十六年授遊擊將軍由衆援朝鮮論功遷杭嘉湖參將改溫處移副總兵分守江北三十六年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福建又明年上告公以諸生襲職其督運以軍法部

署漕卒歲漕數萬石如期而畢漕運都御史總兵官交薦之山東時殿更入衛三殿災公率五千人夜從大司馬救火上急承運庫以五鳳樓當火道命毀之公曰徹數廡足以救庫火攻徹小屋塗大屋五鳳樓國家之象魏也宜塗不宜徹五鳳樓由是得存征倭九師敗績朝議從衆道援之於是以南京龍江管水師屬公守鴨綠江大兵屯朝鮮公轉餉遼陽給食不乏新敗之後走死者載道公既斂骨埋之設厲壇以祀夢十三人稱王將軍卒乞食明日神將王元剛至中道覆一舟其溺死如夢之數其在溫處剿人稱南

入浙有殺人攫金裼驅而去者官司莫可問公曰第令閩舟不得入浙浙舟不得入閩往來者必從其地之舟苟遷姦人吾籍其舟而名捕之矣著爲令甲其在江北任滿將去吏民欲爲立祠會改築通州城隍下雜墳爲鍬鍤所及者棄骨交於道上公謂吏民曰吾不任邦人之祠誠以斂錢收棄骨是吾邀惠於邦人也吏民感公之義從之福建故爲戚南塘所守公一稟其舊有夷船飄墮境內時日本爲陶擊撫臣因以爲功公爭曰奈何助陽侯爲虐也遣之島夷皆感泣去公之武事其有偉風多類此始祖國珍從明

高皇帝起兵賜名斌以管軍萬戶守滁州從大將軍北征戰殁贈明威將軍子鐘遂世襲寧波衛指揮僉事遜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交趾戰死桃江舍弟文嗣所稱射龍將軍也嘗夜宿鋸門見兩炬燭天以爲賊艘射之炬滅風濤大作遂溺死傳七世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諱表學者稱爲鹿園先生是謂皇祖廣東督理衆防參將諱達甫亦以文名是謂皇考黃夫人自公十世以上以忠節顯者三世自公以上以儒術顯者又三世明州萬氏無愧爲國家之世臣矣北都失守悠悠之口皆謂不任武力所致余

獨謂不然乎昔兵柄本出儒術思陵矜惜重武其所
重者皆鎮集之徒君死社稷免冑入賊鬪者無一人
爲荷戈爽甲反爲賊用此專任武力之過也今觀萬
氏有事則顯忠節無事則顯儒術行鄉相之才有鄉
相之才而爲武亦猶欣奪新建有將帥之才而爲文
也以武夫而謂之武無乃以揚歷邊疆之士而謂之
文乎暇乎名實之亂久矣此世所以受魚爛之禍也
公生嘉靖甲辰三月二十二日卒崇禎戊辰四月二
十八日葬西阜去郡城五里公精陰陽家言所著有
筮吉指南選書纂要日家指掌行於世配張氏贈恭

人繼陳氏封恭人子一崇丙子舉人女五人將范鴻陳
宗憲倪錦董懋稷開世琛孫八人斯年斯程斯禎斯
昌斯選斯大斯備斯開孫女一字謝爲兆余嘗至西
阜拜公之墓登其堂觀明威告身龍鳳十年高皇帝
中書省手押及四忠三節像實錄乃謂高皇不奉龍
鳳豈足信哉有明大事如北征如遜國如征交阯如
東南倭亂如救朝鮮皆牽連萬氏後之君子而有考
故實者萬氏其不爲杞宋乎

外舅廣西按察使六桐葉公改葬墓誌銘

公諱憲祖字美度別號六桐姓葉氏宋石林先生夢
得之後也遷於餘姚明洪永間有原善者官刑科給
事中以言事死數傳至嘉靖戊戌進士工部郎中諱
選公之祖也嘉靖乙丑進士知廬州府諱逢春公之
父也母吳氏贈恭人公生而穎異未冠廬州即使之
入太學爲司成趙文毅鄧文潔所知每試輒居老生
先輩之右皆以年少歎之及視其文莫不降心舉萬
曆甲午鄉試九偕計吏登己未進士第授新會知縣
爲治有聲考上上注擬臺省逆奄以公爲先忠端姻

婭改大理寺評事遷工部虞衡司主事管寶源局時
大工興用錢不貲公供應無缺乏叙殿工隨例加級
公寓一條衚衕逆奄建祠適與之隣衆議爲公監工
公徙寓避之已又建祠𨵦長安街公笑謂同官曰此
天子走辟雍道也土偶豈能起立乎逆奄聞之大怒
吾乃爲郎所諧坐借大工銀市銅削籍崇禎庚午起
補南京刑部主事出守順慶擢辰沅備兵副使轉四
川參政分守建昌公斲車九折駭浪洶湧浩然倦遊
方請告而改廣西按察使蓋銓部同官自相參差以
公有所去處其間議之夫士大夫辭位而去古之所

歎息者也反以爲罪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公歸五
年而卒辛巳八月六日也年七十六公爲人浩浩落
落若無可否人世機智之事有生不識故其設施因
任自然新會海盜出沒吏胥爲之耳目盜魁梁阿德
名掛牆壁者十餘年矣公竟得之工部解餉寧遠同
舍郎賣公避去然終踰絕險不廢國事是時錢局所
交皆中人細士公於其間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異
和光同塵不損名節順慶放情山水與民休息然奸
人挺險干戈所不能致者公以一紙束身圖土人服
其信也湖南苗畔服不常公厲鎮筸之兵以待不虞

終公之任苗三入犯皆有俘級最後古沖之捷總督
朱衡岳第其功上之公不用機智其成就亦卓卓如
此公與孫月峯同爲古文詞月峯意在精鍊其師法
者爲劉子威高文襄當國以古文挽震川入太僕挽
廬州入郎官廬州意在謹嚴其師法者爲王槐野公
承父友之習稍變之爲弇州大函議論不甚相違余
在公貳室數與公爭論謂文章當法大家餘子無所
取長公不以爲然姑取八家文集評之多施橫筆曰
八家之文未便直接秦漢及公赴蜀途中寄余二律
猶是惓惓莑公不自以名家忽後進之言也公之至

處自在塡詞一時玉茗大乙人所膾炙而粉篚燕器
高張絕絃其佳者亦是搜牢元人成句公古淡本色
街談巷語亦化神奇得元人之髓如鷰筊借貫島以
發舒二十餘年公車之苦固有明第一手矣吳石渠
袁令昭詞家名手石渠院本求公訴訶然後敢出令
昭則㮣園弟子也（㮣園公詞別號塡）花晨月夕徵歌按拍一
詞脫稿即令伶人習之刻日呈伎使人猶見唐宋士
大夫之風流也公歸心佛乘博覽內典時師撰述拈
卷即辨其優劣而尤契湛然澄密雲悟東浙宗風之
盛[illegible]門遡其源公吹波助瀾不遺餘力密雲弟嗣越

中山水思興名剎公集牢官經營始得從事于天童
其後公訪密雲登舟疾作密雲夢伽藍交代覺而曰
六桐居士其來乎急使人止之中途公返而疾愈此
余之所親見者也娶邵氏贈恭人僉事夢弼之女繼
娶梁氏封恭人參將仲海之女子四人崧年岱華滋衡
任皆諸生女三人黃某鄒光縉陳相周其婿也孫男
五人汶渭殷志矩廪生旦貢生孫女幾人諸孤以公
卒之年十一月葬邑西蟠龍山施忠介題主余祀后
土逮庚寅遷葬邑東之西黃浦余送葬河滸而忠介
已死國難矣又三十年故老且盡公之孫存者止汝

且兩人言行始將淟滅余既以其詩選入姚江逸詩又慮其大畧而誌之且有時名學古文㢧矣可以不匿也銘曰

姚江之文盛於明初庸菴攻古力學著書奮筆揚文出其土苴科舉既盛大雅不作天地英華歸之猾䊵諸樊張元胼䎸斛酌公與月峯抗志稽古各承家學重規叠矩公如長江孫如深㵎自公云亡毋況愈下諸張時文暨鐘不打何況古文尚儀來者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襄徐公神道碑銘

崇禎末人臣爲海内所屬望以其進退卜天下之安危者劉蕺山黃漳海范吳橋李吉水倪始寧徐舊里屈指六人北都之變范李倪三公攀龍髯上升則君亡與亡蕺山漳海舊里在林下不與其難而次第致命蕺山以餓死漳海以兵死舊里以自䝉死則國亡與亡所謂一代之斗極也舊里徐公諱石麒字寶摩號虞求家本秦川宋南渡始遷嘉興之轟水高祖端曾祖向上祖養蒙父開韶自向上以下皆贈官保尚書妣錢氏封太安人贈一品夫人公少好學有清才強記博覽年十七補其邑諸生以家難棄去再補青浦諸生則年三十餘矣天啓戊午先忠端公分房南闈始舉公賢書壬戌登進士第授工部營繕司主事管節慎庫庫與中人借薪司交關逆奄專權有所謂婺王者率行惟謹僋恐不得其歡心公在事多格之以令甲逆奄不悅中人冬衣戰料初不過三萬金內操增至十二萬前司空鍾羽正以稽留去官至是逆奄欲預支已得請于上公又以故事持之逆奄大怒會先忠端公下詔獄公納橐饘募金抵誣賍思所以

由之道奄知之恨愈甚遂以新城侯王升博平侯郭振明之發蘿價罪公倒籍烈皇登極誅逆奄起南京禮部郎中改吏部文選司崇禎乙亥改考功司冢宰鄭三俊掌院范景文至南計公作之奏免老十八人是時主北計者謝陞烏程私人無不蔽之而南計反是烏程無以難也轉尚寶司卿應天府丞署尹事其地爲民患苦者無如叙報馬戶一事應天九驛使命徵發無時出農里以役衙前無不立困而又奉旨裁減驛遞縮食縮馬本是相當當事者不體雖更食縮而馬如故時民益困公以爲救之莫如省費且勾其胥吏之所乾沒者其貲有餘積年之患一日而除戊

寅入賀元旦鄭司寇以輕比失上意下獄黃少詹道周黃庶子景昉言之于經筵上怒未回公言皇上御極以來麗丹書者多大臣朝士郎使盡皆情法允協已是幽陰景色而況威嚴之下株連蔓引九死一生今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法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斷鍊爲能事以鉤棘爲精神非復皇上慎獄之本意矣疏上三日上御門口傳出三法國家與故未有御門之日有宣諭者即上所稱逮大臣亦未有六曰即釋之者非公忠誠悟主何以有此公起廢籍驟

官南京十二年至是始入爲左通政轉光祿寺卿晉通政使天子治尚綜核棄千斤臣莫不造作端末妄生首尾莽于納言王者幾若承行之吏不然則紋訐相摩叫呼已及之矣公虔惜陛衮懸見立剖必使之詞窮意竭而後冰駭風散自公作納言告訐之風少息尋陞刑部右侍郎會推閣員冢宰李日宣先後推至二十餘人公與焉上召對與推諸臣于中極殿公稱疾不至時上已入陳演之譖越翼日下旨于理及與推三人始服公之先幾也轉左侍郎署部事庭即眞爲尚書公言遍年以來刑官徊背條律與文刻剝遂使各司上下其手胥吏因緣爲奸刑獄繁興于

和召沴僥倖苟免之徒關節賄營之盛雖日誅之而不能止矣因斜近日附會律文之謬者數十事備貫誠滯獄不下萬人重文横入多窮愁之所鬱及清獄之議發自宜興而宜興篤人不見信公理問端其冤嫉久訟莫不曲盡情詐釐姦群疑即敘罪而去者亦緣道謳吟然公未嘗盡主姑息一時關係大案依傾而定陳新甲下獄政府六卿無不爲之營救公言俺答闌入而丁汝夔伏誅沈惟敬盟敗而石星論死閫法炳如後此綱紀陵夷淪開陷瀋覆遼疊廣僅誅

一二督撫以應故事中樞尚不問故新甲一則曰
有例再則曰有例者此也不知親藩膏刃百城流血
蔑星之罪若是烈乎春秋之義人臣無境外之交戰
欵二策古來通用然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專
擅便宜者辱國啓侮莫此爲甚上覽疏心動宜興面
奏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他邊疆卽勿論
僇辱我親藩七不甚于薄城乎卽日棄市中人劉元
斌監軍討賊御史王孫蕃劾其淫掠逮問司禮王裕
民瀨泄疏未抄而元斌辯至上并下裕民于獄言裕
民職任提督禁旅殺掠代爲欺隱法難輕縱公上爰

書言隱人之惡與身自爲惡者有間祭不可以元斌
爲首而裕民爲從律內奏事詐不以實條止擬一配
註以其欺君也然則繩欺之法亦止此矣加等至烟
瘴已極過此以往非守法之臣所敢擬入也上召公
面論而始決之洪督救錦州之圍求馬求動戰方張
若麒以司馬私人出關督戰洪督不得已從之進而
兵潰若麒從漁舟逃還關外精銳喪失但盡若麒就
理而有覓援司官邃延不獻時本司韓一臣出守公
批此案未結竟不聽新除爰書以本案爲例王樸倡
逃欲矣倡逃者豈可緩誅陳新甲喪國辟矣誤誤

國者胡能逃辟欲彰筆政宜趣棄街上覽狀後他知
列定丁督許鄭不假借以溫筆或從或不從而公之
不爲燥濕輕重則一也故後而有無爰之獄卒以甚
法去位當是時宜興當國興化後起而風俗消高一
時臺省各相依附爲反覆儉滑之術以構兩相于是
附宜興者爲南黨附興化者爲北黨章疏詆給散許
莫不有謂上亦心知言官之橫而惡之有無名子疏
二十四氣達之御前上益信手勅中戒給事中姜埰
言上中謔言單辭厭薄言官行人熊開元昇人密奏
宜興過失上皆疑爲朋合故詔下之詔獄且欲賜死

獄底蕺山于召對犯顏救之蕺山革職公言皇上欲
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頑立儒維風
易俗之臣舍宗周無與歸矣不聽然上亦稟于公論
收回密詔改下刑部公輕擬不徇上意奉旨開任公
去而國事益急徬徨一旅冀赴賊俱死而北變已至
江左嗣興起公爲右都御史未至改吏部尚書大業
草創人心未附聞公與蕺山漳海之出天下始無寡
弱之憂公以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方欲條品人物簡
落狐狸易危亡之轍而馬阮傳通姦賂毀裂典章
勳舊將官奴市猾胥爲帝中貴于部推私門熱

于廟堂黯然公猶以祖宗之法責彼已甚不因
流極之遷列其方圜也馬士英希心倒侯中人韓贊
周請加思定策五等廷世公覆世宗以外藩入繼提
封輔臣楊廷和蔣冕伯爵皆讓辭不避方今國恥未
雪扼腕拊心諸臣豈肯裂土自榮侯劉京克復大號
告定之後議之未晚又言福王彌難先帝尙遺一骸
臣一黃門一內侍驗諸含歛今先帝梓宮何處封樹
若何僅遣一健兒應故事則群臣之悲思大行祗具
文耳士英讃其折護凡公所上考選年例少所稱可
御史黃耳鼎假公例轉躡尾紛然詆公殺樞臣以敗

欵局公歷叙和議始末從前小人閃揄賣國情狀始
露公與蕺山先後去國黃童白叟皆知南都不能立
矣乙酉四月余過嘉興勸公避地四明山公曰不可
吾東向一步則馬阮謂我擁立潞王西向一步則馬
阮謂我與臥子將與晉陽惟有死此一塊土耳別後
三月干戈薾地嘉興城守將破公在城外至城下呼
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
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城陷公朝服自縊死閏六月
二十六日也僧眞實藏之櫃中踰二旬收歛顏色如
生其時蕺山在越城餓絕七日曰此降城非我死所

乃出城中而死兩公死相反而其義固一海內爲作
降城歎我公來樂府以表之烈皇撥亂反正之才有
明諸帝皆所不及承熹宗蕪穢之後銳于有爲向若
始事即得公等六七人而輔之開誠布公君臣一體
全不疑其于致治也何有自溫川出而夫望見制
于小人所謂君子者往往自開破綻烈皇遂疑天下
之士莫不貪欺顚川術輔其貪好以耳目隱發爲明
陛敬與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然後
上下交戰于影響鬼魅之途烈皇之視其臣工一如
盜賊欲不亡也得乎故蕺山進告先欲收其心術公

隨事消息歸于忠厚雖累遂拔杼而過後思之不置
益其性原不與小人合也馬程韓城武陵井研能亡
烈皇之天下而不能使猜忌刻薄之名加于烈皇者
觀兩公之遇合而可以解于後世矣南渡沸鼎斗筲
而叨天業苟非公等數人虛名潤色詎能免于閏位
亦猶文山之存德祐也公清修絕俗造次布素官物
貯庫苞苴戒門通籍二十餘載位至冢宰所餘不過
談扇歌鐘而已弘長後進士有纖芥之長依以成名
尤急人之患難雖側蹕焦原不忘援手竹亭敗後籍
沒公力言當事止沒其田産而捲握之物不與譬竹

亭旨又欲寘其子弟于許部共覈之內公後理而出之老廉覵訐上書頌載山叙騎逮問公謁央企吾勿殺義士淵得生出獄戶一門之內孝友節義盡情至兄弟三人惟伯兄一子相繼者吉當遂公曰有兄在吾不敢爲主也幷黨式微公折契田廬曰俾無忘太夫人之德公初以疎屬爾穀爲子已三十六年甲申始立桓圍爲後或問後與子異乎曰然子可私也後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愛即子之後非萬于祖禰而祖禰尸祭昔于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後也故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即人皆可爲子之證也傳曰

鬼不歆非類神不歆非族是人不可皆後之證也其議禮之精如此公條貫經史而猶熟于朝章國紀故其章奏尺牘見聞周洽鑿然皆可施行非經生是古非今之腐談也而又旁通九流之學嘗推施公子祿命謂人曰施四明佳人奈何此郎不任香火已而果絕公生于萬曆戊寅歿于弘光乙酉年六十八娶顧氏繼馮氏俱贈一品夫人子爾穀姪女五人唐堯臣潘渙張守處景堯祝文瑢其婿也孫二人功燦申余覆巢孤露公以稚弟畜之所不至顚蹶于溝壑者繫公是賴且少不知學汎濫無根公每訓之曰學不

可雜雜則無成無亦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佐籌謨裨掌故者隨其性之所近併當一路以爲用世張本此猶蘇子瞻敘泰太虛多著實用之書之意也公死生師友之誼過于彭寔余感傷舊恩不能及李燾之于王成能無愧乎公葬海寧園花鎮之龍山余兩過墓下豐碑未立但有殷痛辛酉距公之歿已三十七年矣功燦來求銘白髮靑燈回理前緒尚可彷彿其六七也銘曰

國之與亡豈以事功曰誠曰術何進之從呼嗟烈皇求治太急一念刑名僉壬斯集公亦有言王道平平

至誠透露即是機權行其所學以匡烈皇帝雖日命舉國若任南渡爝火專樹蘩烮公于其間六月霜雪大廈將傾猶抽梁棟汎汎溝中以俟一閧繫兒駕水黑雲壓城蘘城殺鬼耿耿孤誠血碧瀧山寬騎共尾千秋萬歲光芒斧扆

左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忠介四明施公神道碑銘　王子

餘姚四明施公當流賊之變爲左副都御史在東長安門聞烈皇帝既殉社稷慟哭而書曰愁無半策匡時難唯有一死報君恩遂投繯死僕遽解之少甦厲聲曰汝輩安知大義是時賊滿街巷不可返寓公望門求縊居人皆麾出之乃以砒霜投燒酒飲九竅血裂而逝初寇警日至公屢促司馬厲兵固守飛檄勤王司馬落落如承平時公叱罵而去自度必死遺書于家人曰吾身報國毋哀吾死亡何而有三月十九

日之事公登萬曆己未進士第授工部主事值奄人逆賢用事敲脅諸曹公獨不就爲其所怒有詔拆北堂限五日以窘公俄而暴風拔屋公得脫然又詔依嘉靖年式作獸吻其式茫然公方勾稽匠氏神以夢告明日發地得之則嘉靖間所用之餘也稍遷屯田司郎中會余文輔以中官監督二部公恥爲之屈請降俸出知漳州五百里民隱如在庭內每有盜發輒口此必某也其里貫姓名無不知之者李魁奇亂援往例請撫公謂若然又爲閩封殖一盜也與巡撫鄒公維璉悉力定之劉香橫海外公繫其母誘之海隅

香卒授首焉寇時入犯皆有內主公破其藩壁銷其瞀火欲使全閩兵力不歸一氏蓋其所慮者深也累轉至布政司皆在福建入爲光祿寺卿通政司使學士黃公以直言觸上怒諸生涂仲吉上書頌之公批只可存此一段議論不爲封進仲吉劾公阻言路公繳原疏上見其批大怒閑住回籍逾年再召爲南京通政司陛辭公以學術吏治兵事財用四者入告上爲之動容出京三日遣中使召還面諭曰南京無事留此爲朕幹些要務吏部會推刑部右侍郎上曰施某清執可左副都御史其去殉難之時止二月也公

諱邦曜字爾韜別號四明其先師黙以刺史相馬程孫宿慶元間爲餘姚令因家焉高祖信漳平令祖龍雲父承雲皆以公貴贈大中大夫福建參政元配虞氏贈淑人繼金氏封淑人子欽邑諸生公之學得力于文成鈎深纂要以理學文章經濟三分其集心光證明章句者所不得而窺也蕺山講學公又以其自得者參請皆歸宦際蕺山亦深契之公起自孤童身至大僚不改寒窶之習勇于爲義同年生魯甫丹卒京邸公爲之含殮又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歸洒廳事至于東隅凝視擁篲而泣公見而怪之曰此先人

任御史之宅也見時曾隨環茲也憶之不覺凄然公閔然即分嫁女之資擇士人而歸之此在常人所不能者于公則爲餘事也公卒未十年嗣子亦歿夫人寄食婿家晨炊不繼淺土一坏蒸嘗闕然嗟乎公之忠義行遠有耀豈以一家之存亡爲絕續乎銘曰

姚江九折出海門英靈磅礴正氣存三忠之名孰不聞施公繼之血化碧朝不爲潮夕不汐帝座風雷通咫尺大厦欲焚烟模糊幕燕啁噍畢逋烏誰其聞之大聲呼乘龍冉冉帝上昇前無疑弼後無丞公獨攀髯執綏魂虞淵不返寒日晷爲王作蓐御蠛蠓自盡者心東流水國既破兮家亦亡蕭蕭殯宮對野棠下馬無人拜夕陽道旁亦自有童叟爲公培土深且厚石爛海枯銘不朽三忠謂毛忠襄孫忠烈先忠端也

巡撫天津右僉都御史留仙馮公神道碑銘 甲午

思陵身死社稷一洗懷愍徽欽之恥古今亡國而不失其正者此僅見也然余以爲使思陵避之南都天下事尚未去也何至令荒君逆臣載胥及溺遂不能保有江左乎故唐玄宗幸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陝以避吐蕃之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皆再造唐祚史表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死社稷者諸侯守土之職非天子事也俁其時小儒不能通知大道執李綱之一言不敢力爭乃使其出于此也當是時慈谿馮公留仙巡撫天津先是崇禎十六年冬十月公寄陳南北機宜謂道路將梗當疏通海道防患于未然天子俞之公乃具海舟二百艘以備緩急明年三月使其子愷章入迎天子奏曰京師戎政久虛以戰以守無一可恃臣督勁旅五千馳赴通郊躬候聖駕航海行幸留都初七日愷章至京師見張公國維張公曰寇深矣是請也不可緩倪公元璐曰皇上有國君死社稷之言群臣無以難也方公岳貢范公景文曰要者津門餉匱公要蘇州之運以給之天子方怒疏上且死愷章傍徨七日不得要領歸報於公來四日而

京師陷公陳師鞠旅以圖戰守其副使原毓宗降奪
公之兵公不得已拔身而南欲得一當免冑以入賊
軍值弘光帝即位言討賊者絀之公遂鬱鬱而死論
思陵之崩蓋五月也議公者曰公不當生出津門解
者曰是時以李希沆代公公已解任可以無死夫春
秋之義君弑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
書葬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當是之時在廷之臣生
則屈賊啗有一死公居外而亦與之徙死使思陵不
得書葬公恐之乎是故議者解者與國君死社稷之
言同出一喙者也公中崇禎戊辰進士授工部主事

思陵誅逆閹魏忠賢凡宦因魏忠賢者定為逆案逆
案之徒出奇計以邊事陷君子而閹人失勢者亦藉
以閣卷見閹入告于是思陵遂疑在廷諸臣皆朋黨
不可保任一切于涉兵餉皆使閹人監之太監張彝
憲欲以屬禮待戶工兩部尚書郎公奏曰張彝憲總
理二部群臣爭之不得臣以為不必更爭唯請皇上
禁兩部諸臣不許至內臣之門識內臣之面有違此
者罪無赦內臣既別立公署亦不得造兩部之堂與
部臣容還部臣錢糧所關灼有弊端可指內臣即得
糾參其循職奉公苟幸無過自歸人臣分內內臣即

不得薦舉庶幾于祖宗交結內侍之律不相妨也張
彝憲聞之曰噫是與罷總理之說朝四而暮三也公
方監督長德二陵橋梁彝憲欲因以中公而公精心
汰其浮費絲毫之積贏四萬有奇奏上之彝憲遂無
所得公念彝憲數惡已無已時一日至長安街自擲
身馬上佯為傷足請告而歸居三年起為尚書禮部
郎出備兵蘇松道時溫唐在朝其鄉人為盜于太湖
者從之囊橐有司不敢何問公發吏督盜賊事連兩
家者必發覺之最後乃得其渠帥則唐之族子也豪
富多為之免脫竟論死于吳市九年秋烽火逼陵邑

公郎領吳卒入援浙兵方出而公已渡淮矣至濟陽
京師解嚴乃還轉福建道提學副使當是時黨事起
吳中有數大獄未具巡撫張公國維曰賈偉節西行
解禍今馬公在此可聽之去乎上疏留之思陵既心
疑諸臣朋黨烏程以事訐錢侍郎謙益方得于上小
吏張漢儒希烏程旨上書告錢侍郎謙益瞿給事式
耜居鄉不法狀下撫按治之公平反坐張漢儒杖斃
李與鄉官張采張溥不相能已而御史巡按劾之薦
李疑其受意于二張也因書誣告溥等交結諸郡生
徒共為部黨名曰復社而太倉人陸文聲欲附復社

不得而怒亦走京師言東南大害必始役社于是天
子震怒班下郡國按其事復社者東南諸生所刻私
試經義之名也王自二張一時士子多慕之者二張
亦與錢侍郎相得故烏程遂以復社嗣于東林爲天
子言之公仰天太息曰東漢之禍一半修成之彼陛
文辭者將踵其故事耶具疏爭之于上有旨降公而
吳中黨禍亦解尋補鹽運司判官十一年大兵入畧
三輔大蹂山左濟寧告急以公攝兵道事城守甚設
時總督盧公象昇闖人高起潛分任東西二路盧公
王死戰高闖王潛伎故郡縣經由高闖不許出過十

二月二十八日夜大兵攻濟寧公擊退之其明日高
闖之部丁志祥至以爲公夜來所擊殺者其營兵也
反戈相向公登埤而謂之曰吾以濟城爲存亡但知
攻吾城者■耳志祥語塞而去公上疏請誅高闖以
謝燕趙齊魯之兇民不聽陞天津兵備道未幾巡撫
天津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十五年冬大兵
復大入公與諸鎮犄角之已又會宣大總督孫晉督
師范志元山東巡撫王永吉之師從容尾趨墻子嶺
邀其惰歸論功賜銀幣廕一子錦衣衛上念公暴露
良苦特公之弟元颺任本兵上謂之曰聞汝兄多病

今竟何如大司馬叩頭對曰臣兄荷皇上知遇鞠躬
盡瘁死而後已不敢言病上曰近親何藥大司馬曰
臣前令揭陽篋中尙餘牛黃臣兄苦煩躁以爲宜此
上曰牛黃豈可多服大司馬謝而出上遣內使賜宮
參八兩公登面而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公慷慨
喜事三黨之中多藉以婚嫁火食其俸入緣手散盡
居鄉遇歲歉則稱貸富人之粟三以救之二以出之
邑是以不困舟泊黃河逆旅有馮尸而哭者公入視
有書在乎惻惻然買棺斂之已乃知爲萬戶侯之弟
也公爲經義有名經其指授皆有法度大司馬少而

無師公既冠而學成太常命大司馬師焉人士挾卷
軸而來公知者相望于道既而周旋朋黨之間益爲
名士所歸楊嗣昌常字公而不姓有郎官問曰留仙
誰也嗣昌默然久之曰不知馮留仙耶其爲世所稱
重如此然公未嘗修飾時譽故黃公道周曰我友天
下未有眞誠若留仙者也公諱元颺字吉仲別號留
仙東漢馮異之後南唐尙書延魯徙于慈谿至有明
而盛曾祖諱某贈中憲大夫祖諱季兆鄉進士工部
郎中贈光祿寺卿父諱若愚萬曆乙未進士太僕寺
卿贈太常寺卿太常生三子長即公次元飈天啓壬

戍進士兵部尚書次元飏癸未進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娶滄州守何宇藩女封恭人生一女字國子生錢玄聃副室徐太孺人生愷章監國賜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劉孺人生某孫某某公生萬曆丙戌十二月九日卒甲申之九月朔日爲年五十九葬于邑之小漁山公與大司馬嘗過西賓石山拜先忠端公祠下及公上書解釋黨議余從公幕府甲申之變既爲詩而哭之矣愷章復以麗牲之石見屬謹次其事而辨之使來者知亡國之日未嘗無人也銘曰

當國危亡曰守曰避擇斯二者觀其形勢胡避再興宋守不墜未嘗執一以爲正義奈何小儒今古不備伯紀一言遂同成議南遷之論其時有二在外唯公在內唯李邦華舉朝不然至委神器當日陪京原有深意公言若行天威尚厲官守奔問山河位置幸災樂禍何所施計吁嗟馮公此願不遂蹈海南還一丘駱驛鍾鼓無靈厥釘見志漁山鬱鬱姚江渺渺公之所恨其何寄耶

陝西巡撫右副都御史玄若高公墓誌銘 庚戌

余於李庭芝守揚之事竊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宋已亡矣猶能死守半載庭芝一日在揚則揚一日不速飛元不能乘其席卷之勢以下揚而必待之易守之後然則興亡之故雖曰天運固未常不由於人矣世徒曰宋之亡也兵力人心一無可恃夫揚之兵力非有加于天下也宋與之代庭芝所用者亦即揚之民也觀庭芝能用揚于亡國之餘知古今無不可爲之時耳有明之亡高公守鄖之事何其與之相類也崇禎十四年襄陽既陷閣部楊嗣昌自裁鄖陽以要地推擇高公爲分守荊南道按察使時全楚郡縣流賊殘破畧盡凜乎城廓蓬顆千里鄖治孤懸戶口不盈四千公至隱度城郭西南緣漢水東北據山麓漢水來去之所皆劣容一丈築敵櫓其上東北兩面爲虎落以接之具滿石術渠答料兵得三千分處其間三月而戰守之事備亡何獻賊道經城下總兵左良玉屯之城中大恐豁左兵之暴過賊與甚公爲之乞哀于左帥得不入明年李自成來攻公將士卒搏戰賊不得傅城而退十六年三月賊從漢江上流投[illegible]民舟公曰我失漢江之險則坐困矣乃乘其未集徙水

育馬之厩奪之賊延徑陸來薄以破均川所得排樂
宮門板竹笮聯爲木城公命投以火礮夅其竹笮木
城遂拔賊乃乘夜遁作莫知所謂平明視之敵臺壘
盡三十六所過陴高出俯施飛礮公率衆攻臺三日
而盡隳之公以羸卒四千當賊三萬甲馬二千攻圍
一月餘賊喪失精銳過半卒不得志以去由是鄖兵
之名著于天下李賊憤甚復發兵至鄖公使禦之于
楊溪賊抵龍門夜聞漢江水石相搏有驚而呼者曰
鄖兵至矣師遂潰其畏鄖兵如此自成營都襄陽秦
督孫傳庭刻期大舉自成移軍入襄城郟縣之間待

之公出師以應督師降光化穀城至襄陽聞督師敗
績引兵保均已而自成入關乃發賊三萬使襄陽路
應標將之滅此朝食而鄖陽城糧盡公使溯蔑耀稈
賈以給兵不足則雜牛皮麴蘖以給之士無離心賊
以公之降丁王光恩爲可動也發使招之光恩猶豫
未決公乃大會將士于城頭而告之曰事已至此諸
君可斬吾頭降之毋爲徒死諸將痛哭願隨死公曰
賊使爲光恩而來光恩云何光恩廼于大義亦遂手
刃賊使以示不回明日開城決戰賊倉卒不意大敗
而斬得級千餘公又謂其將校曰賊倚糧于均我力

救死不暇均中之賊必不虞其往幾也使裨將楊明
起夜以千人渡漢進剛破之燒其積聚鄖圍始解當
是時闖賊已據全秦河洛荊襄設官分治廟堂以鄖
陽久陷罷撫臣不推忽得公詩救蠟書鄖人之在都
者莫不痛哭擊登聞鼓曰鄖陽不食半載猶爲朝廷
死守奈何棄之翼日上召閣部大臣于平臺議推鄖
陽巡撫廷臣皆屬公大學士丘瑜曰全楚督撫皆逃
不如一道臣猶能張楚上然之大學士陳演曰道臣
雖能守然巡撫非其所長于是以鄖陽知府徐起元
爲巡撫加公太僕寺卿仍署道事初公備兵長沙長

沙守爲演私人屬公庇之公舉案其贓演恨之故以
起元先公越數日冢宰李遇知言陝西與川北相連
宜守漢中興安以固蜀門戶上授公右副都御史巡
撫陝西兼制川北圍解而後聞廷授則十七年之四
月矣公遂謝事養病又數月而聞北變公慟哭曰老
臣以一隅爲挈瓶之守豈知其無益于天下之大數
也秋七月路應標又至公復登陴助起元城守十二
月闖賊敗圍鄖者殺應標而去公謂先帝以秦中歸
我豈可寒此末命得秦帥孫守法家丁數十人借鄖
師茁將化之兵以佐之遂下興安求幾而大兵南下

公還郢郎巳向闕寬虔不歸制冦失守遂寓于故鄉
者例備錄其示曰以上公有老父年八十餘華闕公
曰豈山安仁之敗以母老不死別我在事外耶躬商
奉父以天年終自流冦起討賊之師一盛于楊嗣昌
再盛于孫傳庭皆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劉容奇才輔
轅戲下而褒雒之陷潼關之敗中原由此陸沉左良
玉之兵號數十萬自開封潰後翱翔樊城避賊于荊
州再避武昌三避九江其視一戰如以肉委餓虎區
區鄖陽饑卒不滿半萬重圍援濶兩京隔沒魁然而
峙必待公解任而後速飛然後抑兵不在強弱城不

在堅瓠顧用之之人何如耳守楊守鄖亡國之際豈
緊無人君子所以痛恨于廟堂之倒置也公諱斗樞
字象先別號玄若韓國武烈王高瓊之後王之五世
孫修職郎世殖南渡始爲鄞人修職生元之宇端叔
宋之名儒又七世而爲公之高祖文福建驛丞曾祖
材亦以儒學名贈刑部郎中祖萃萬曆甲戌進士知
肇慶府贈右副都御史父𢡟光祿寺署丞致仕封右
副都御史母黃氏誥贈太淑人公五歲即能屬文年
十九而舉于鄉登崇禎戊辰進士第授刑部廣西司
主事是時逆案新定逆奄之黨人出奇計欲以翻場

之事諸案晉撫耿如杞勤王兵潰黨人以如杞故逮
奄之所欲殺者乃彌縫上所寄之耳目下之于獄時
晉韓繼思拜司官五人以獻之公與焉坐縱兵張鴻
功死晉撫戊上聞爰書大怒悉置獄者于詔獄晉撫
論死講官文震孟講呂刑辨業及之公得復職處困
湖廣尋出守荊州府鄭奄蠱惠王請以王官行部殷
畝而稅公曰王賦多無實田加派充額耳王官蔚絲
民弗堪也事遂得寢鎮筸參將楊世芳奉檄守陵道
荊公留不遣巡撫唐暉聞之大怒曰誰任承天之咎
者公曰賊必不敢越荊以入承天守荊所以守承天

也賊果西行世芳襲之以俘馘告唐撫乃服陞湖廣
按察司副使備兵長沙長沙有江湖之限不知兵革
武備久弛公謂江北雲擾江南豈得晏然增城數版
調兵竿單食用戒不虞未幾而臨藍山賊起賊船數
百順流破湘潭乘勝遂攻長沙闕地濡褐積土崇櫓
賊既盡其機巧而縱礟焚衝應之者嘗若有餘潛遣
守備韓鴻發闘左子弟以資夾擊賊闘夜遁冦平上
賜銀幣公雖奉父家居而白首兵間人情所注風波
震感無日無之一對獄吏再連嗣子故浮沉閭里不
敢自異號又自盲祖吏債家時見娖齱豈知其爲先

湖萬里城也生于一無皆如此伯有將爲疆場時
寄興亦不必以求人與人是重至于兵間
心開余之奕公在已丑陳與共晤相過從稱善往
公建大將之旗鼓必有可觀豈知其悶悶以老蔵生
于某年甲午八月二十五日卒于某年庚戌五月二
十一日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配范氏贈孺人
繼徐氏封淑人造施氏嗣子守泰兵部武選司員外
次曰守將壻沈延綸庠生戴石臣朱鏞孫男四人奕
亘奕襄皆廩膳生奕修奕學曾孫景乾景𤩽守泰以
公之明德史所取裁須得舊事纖見首尾者爲之科

條因授公所撰宦歷漫記守隰記畧俾余爲銘銘曰
崇禎紀元盜起延綏長蛇出穴封豕借來相望金湯
不興培塿金鼓動地心膽喪夜或降或竄百爾崇階
山河破碎宗廟蒿萊郎陽蔽爾漢水之隈高公莅止
千里風霆投鞭斷流聚骨成臺窮城就死日影不回
羊羚未掛雲梯又排慨慨高公解帶指揮五百血戰
羸卒半埋待其圍解鍾石已乖移忠作孝非意所諧
截指請救哭滿天街相讁猶曰公非將才廟筭不勝
千古同哀

遼陽靳治荆較訂

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 丁巳

嗟乎名節之談孰肯多讓而身非道開難吞白石體
類王微常須藥裹許邁雖逝猶勤定省伯鸞雖簡尚
存室家生此天地之間不能不與之相干涉有干涉
則有往來陶靖節不肯屈身異代而江州之酒始安
之錢不能拒也然靖節所處之脐葛巾籃輿無鉏市
之恐較之[illegible]似爲差易活埋土室長往深山吾於
會稽余若水甬上周唯一兩先生有深悲焉若水名

增遠字謙貞曾祖古愚祖相肇慶府通判父幼美封
兵部尚書尚書五子長煌字武貞天啓乙丑進士第
一人季增雍太平知縣若水其中子也登崇禎癸未
進士第除寶應知縣劉澤清開府淮南欲以公禮格
郡縣若水投版棄官而去畫江之役補禮部儀制司
主事陞郎中唯一名齊曾字思沂高祖徵工部員外
郎曾祖桊祖煬父臺唯一登癸未進士第除廣東順
德知縣邑中多盜以爲此饑寒所致古人社倉之法
意非不美然而其利易盡於是變社倉爲義田而以
社倉之法行之可以久遠又倣弓箭社之法行于西

北者往之東南修飾僕區沈命之術盜一發即得擒香山縣香山與黎人相望一海土官欲渡海入埜直搗許之唯一不可乃止閩中立國其首禍香山人下教有不便於民者唯一即解職歸兩先生之出俱當兵戈旁午之日若水無以自見唯一之所見者亦小小及民之事不足以盡其長也桑梓之變武貞拔水死若水遯山中不出郡縣過之入見若水乃與疾城南以待齊斧久之而事解聚村童五六人授以三字經甚爾來未而出與老農襍作較量勤惰未嘗困其貨人而謨呰也同年生王天錫爲梁道欲與語舊若

水辭以疾天錫披帷直入若水擁衾不起曰主臣不幸有犬馬疾不得與故人爲禮天錫乾手勞苦未出門數步則已與一婢子擔糞灌園矣天錫遂躑躅嘆息而返冬夏一皂帽雖至昵者不見其科頭已酉歲十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葢二十有四年不離城南一宗也唯一遯入剡源盡去其髮而爲髮塚曰惟吾有髯可以無哭惟雅有露可以無淚唯鳥石依依可無吊客架險立瓢榜曰蔓雲自稱無髮居士剡源饒水石與山僧樵子出没瀑聲虹影之間軍持不借時掛杉蘿倒叢林遂欲以法付之一笑而已王天錫來見唯一比之曰烟裡程途朝不知暮宿所故人咫尺舉目有山河之異辛亥歲三月二十日卒年六十九夫斷□之令屈以威武惟死足以拒斷若水拒斷而不死非倖也其心固撙乎一死也唯一盡斷其餘不能拒也然斷其餘非令之有則爲之乎拒也其時爲僧者多矣而嗣僧之法則無與于此也所謂威武不能屈者兩先生庶幾近之若水草屋三間不蔽風雨以龜甲承漏臥榻之下牛宮雞棲無下足處生人之趣都盡唯一山林標致一器之微亦極其工巧嘗持燒餘爲爐揣摸過于金玉又得懸崖奇木製爲養和坐

臥其間兩先生之不同如此若水傲世路之逼仄遂疑荀卿性惡百王無弊著論以非孟唯一機鋒迅電汪洋自恣寓言十九然清苦自立胸中兀然有所不可不以牛跡之安途避亂群之近憂者是則同若水出自崑山朱相國震青之門唯一出鹽官吳太常磊齋之門相國則先忠端公之門人也其淵源有自若水疾革余造其榻前命兒子正誼爲之切脈若水曰某祈死二十年之前反祈生二十年之後乎余泫然而別唯一未嘗一面人傳其詩怪甚僧解齊持一詩來視不悉除鬚髮去僧留松下一孤身我來仍與[illegible]

爲樹未必松乎我是人余讀之了不見其可怪也若永配姚宜人子三金禮金和金縄唯一配袁孺人子四天行府行攸行中行庚戌歲金體介陳天若求銘余未及爲後七年天行介李果堂求銘余倣葉水心併誌陳同父王道父之例以誌兩先生同父道父猶有顯晦之別若兩先生則屈賈李杜之同傳兩家子弟刻于墓以信德之不孤也銘曰

不有死者無以見道之界不有生者無以見道之大賢生賢死返之心而無告

翰林院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誌銘

天啓朝以攻逆奄而死者一十有三人其後人爲世所指名者唯黄魏兩家李賊陷都城子一死之是亦可以免於疑論矣顧四十年以來子一之大節尚然沈滞則黨人餘論錮之也乾坤未毁所賴吾黨肯議猶有存者子一以同難視余猶弟余老矣可不及其未死披發白日乎子一之子札以墓銘來請亦復何辭子一諱學濂別號內齋魏氏吳之舊姓世爲嘉善人曾祖祥祖邦直皆贈太常寺卿父諱大中吏科都給事中以直諫死謚忠節妣錢氏封淑人忠節有才

子三人長學洢字子敬所謂魏孝子也次子一次學洙字子闇子一風神傑出少受學于子敬卓犖不群年十六應試邑令康元穗奇之使冠多士不因忠節在要位也乙丑忠節受難孝子捐生遺孤滿室追吏坐門子一紹述荒屯輸寫心力破巢之下復有完卵逆奄伏誅忠死之家哀榮已備而導之與獄者阮大鋮傳槩方改賈換面捲土重來子一刺血上書申復讐之義天子愍然爲之動容下其章大戢久依城社不畏薫燒薦以考功之議上子一復上疏力爭卒難所害同難諸子先後謝恩闕下余年故亦其推子一

爲文設祭詣獄中門讀文未畢莫不失聲觀者亦哭
左右入告烈皇烈皇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甲戌塟
忠節迎蕺山夫子題主會葬者千人子一布袍闊通
不露貧狹吳子遲陳幾亭皆子一姻家因請蕺山講
學於丙舍讀書柳洲與長洲蔣于玨務爲佐王之學
兵書戰策農政天官治河城守律呂鹽鐵之類無不
講求將以見之行事逆知天下大亂訪劍客奇才而
與之習謝角藝不盡其能不止直指督學行部謁廟
講書故事數抽一二諸生敷演儀文子一不待宣及
奮袖橫經以古義實今事利害之與作吏治之循墨

昌言無所隱避聞之莫不震動主者唯唯不能不爲
理奪也是時蕩星之文競學浮麗爭爲闒緩子一造
于疏通廣博之域脫稿流傳然子一孤行一意不肯
附會婁東二張王張復社士集其門者如燕雀子一
多相靳故即虞山古文未嘗以一代作手歸之其所
奉手摳衣者蕺山一人而已乙亥特詔選士子一舉
第三一時同志之士想望其出以爲相用壬午舉應
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寇患已深子一多
所建白詣授靈武舊事出太子討賊請號召三輔義
勇入援危文貞言之天子而烈皇帝業已與[illegible][illegible]

章托之疏言已達京師既而子一謂其同志曰吾輩
自分唯有一死然死有三節日先帝上昇之日一也
發喪之日二也李賊僞位之日三也當此二者今
已不及以彼篡位之晨爲吾易簀之期耳此言余聞之曾季泉
先是子一與容城孫鍾元密結義旅劫其不備賊中
亦頗有額內應者故子一遲遲以待其至久之音塵
斷絕賊黨勸進將以四月二十九日燔燎告天以正
號位子一曰吾死晚矣以其日賦詩二章自縊死距
生萬曆戊申九月二十八日年三十七配陳氏戊午
解元山毓女子三人允枚順治戊子舉人允札增廣

生允桓庠生女一人壻徐之陵孫男八人儒烈儒齋
儒夔儒燕儒然儒魚儒庶儒秋孫女五人曾孫一人
所著有內齋集十卷日知錄五卷藏於家當子一之
未死也同邑忌之者造作飛條言其傾側荒朝不持
士節阮大鋮時方得志附益增張以報血書之役君
子亦多信之未幾而子一死君子之惑雖解而蓋棺
之榮不及貞元朝士今已無多孰爲之激昂而樂道
者嗟乎子一大槩欲爲人所難自傷家難顛蹶[illegible][illegible]
食誓終天年毋病未瘳則割臂投藥跪方藥十八
年流離之門戶零落在堂昆弟都盡一[illegible]之書生

未與國事柴也其來未始爲過而予一堅心致命不欲以常人自居亦可以諒其志矣向使狹隘不起則與倪范諸公同騎箕尾夫又何說顧予一所以致此者亦自有故予一上書見知於天子鋭意問學遠篤經生先友宿儒望風推服莫窺其底裏加之旁通藝事草草之書倪黃之畫陽冰之篆孤姿絶狀觸毫而出無非詩書之所融結學侶挹其精微詞宗稱其妙絶一時盛名無出其右予一亦未免矜貴自喜不知盛名之難居也且予一雖學於蕺山其所重專在經濟上此便是功利之學既與倪范諸公同是一死而

李閎于密約不得自由亦是功利誤之此則可爲予一惜也然予一實有過人者余束髮交遊所見天下士才分與余不甚懸絶而爲余之所畏者桐城方密之秋浦沈昆銅余弟澤望及予一四人五行一覽半面十年㶚獵所及便企專門天生此才僅供喪亂之摧剝乃使頑鈍如余者執簡而捨其後可愧也夫銘曰天降逆奄纖之賊李蕩覆乾坤泯絶綱紀於戲忠節忠於天啓於戲子一忠於末祀前有其父後有其子一家禍千秋之美三十九年余始作誄彼黨人者已知晉采

前翰林院庶吉士韋菴魯先生墓誌銘 甲辰

歲辛亥余避逅會韋菴先生於越城之公所寧爾談文有契先生即過古小學索觀鄙文毎奏一篇先生嘆嗟良久曰二川以後百年無此作矣自是余至越城必相過從言談盡日史漢之機軸歐曾之神理近時作者緣語流傳千門萬戸其所以得所以失先生無不詳其首尾如數一二於掌中余謂今日古文之法亡矣錢牧齋掎摭當世之疵瑕欲還先民之矩矱而所得在排比鋪張之間郝是不能入情艾千子論文之書亦儘有到處而所作摹擬太過只與摸擬王

李者爭一頭面先生固閉戸讀書然非有所授受亦不應至是也先生曰此先父與先伯父之教也先祖之任山陽也徐文長嘗來與二父讀書二父聆其緒論以私後人耳余粟數論成欲先生叙之先生曰不可某於象數未之能學也夫胸中未明了而徒爲之辭者此今日之文也先生讀書三十年越中之人無有名其能文者其不肯爲今日之文之所致乎自余與先生遇後始稍稍傳之同志蓋未五年而先生不可作矣先生諱杲字季杲別號韋菴魯氏爲宋肅簡公之裔建炎間南渡遂家會稽元末敬之官提領提

鎮生彥名彥名生原珍原珍生勷勷生二子長娍成
化進士官至南京刑部郎中次勷再傳爲先生之高
祖大中曾祖宗程祖錫萬曆丁丑進士亦官南京刑
部郎中考湘太學生與徐文長讀書於山陰者也妣
陳安人先生幼有至性太學歿時方十三歲居喪即
能盡哀安人之歿幾至滅性登崇禎癸未進士第選
爲庶吉士一時多盛名之士而以先生與魏子一周
介生王茂遠爲稱首然諸君雅好標榜自喜故後來
皆中刻薄之論爲人所咀嚼唯先生冲然不盈人亦
莫得而致難也李賊之變子一謂先生曰吾輩居此

圍城之中死固分也然死有三節因先帝上升之日
一也李賊登極之日二也先帝發喪之日三也過此
三節日無肅死矣已而大行發引先生得先期拔身
而子一死先生念從死之不能如三良也復仇之不
能如包胥也事乖志負息機摧撞閉室不出出其書
觀之門屏之間落然不聞人聲其所與往來談經問
字者亦不過數人而已花晨月夕歡娛少而愁嘆多
余觀今世之爲遺老退士者大抵齷齪治生其次丐
貸江湖又其次拈香嗣法科舉場屋之心胸原無耿
耿治亂存亡之故事亦且憒憒如先生者日抱亡國

之戚以終其身是可哀也先生風度峻整望而知爲
先朝之人物造次發語亦皆玄遠所謂不在能言之
流而言者莫之能過也生於某年丁未十一月初八
日卒於某年乙卯九月二十六日年六十有九娶王
氏子五人長僕先廩生次僎先庠生次炯先已酉舉
人次熺先次烺先今存者唯熺先而已孫七人長誠
候選儒學教授次基受基仁基雍基德基泰基謙曾
孫一錫祚熺先謂知先生者無過余乞銘其幽石余
何敢辭銘曰
文章之名昔歸翰苑步冐鐵鑪名存實遠於燦魯公

爲誥爲典追擬往烈裁正狂簡館課程文一洗其短
豈期遯野蓬蒿偃蹇石渠水涸山龍色淺以俟君子
灰飛律管

萬悔菴先生墓誌銘 己亥

子束髮出遊於浙河東所見事者兩人曰陸文虎萬履安兩人皆好奇脩懷洞達埃壒溷消之慮一切不入焚香掃地辨識書畫古奇器物所至鷺翔冰峙世間鬼瑣解果之士文虎直叱之若狗履安稍和易然自一揖以外絕不交談其人多惶恐退去葛袍布被鄞箭束帛皆修飾合度嘗見一名士作答此兩人者極其矜慎乎偶問之曰吾聞文虎履安一發題亦有講究恐倉卒裁答為其所兩耳其標致如此講壇文社三吳與浙河東相隔而三吳諸老先生皆欲得

此兩人為重浙河東風氣漸開寔由此兩人文虎既死履安隻輪孤翼然其好奇日益甚東江 士人皆乘時獵取名位 以戶部主事授先生先生獨不受方王二帥專正供分別諸公之召募者以為 兵令取餉於勤分司餉者兵民交怨其在寧波則先生獨任之大兵渡浙一時士人諱言受職皆改頭換面充賦有司而公車之徵先生獨不行當是時先生遁跡榆林喪其夫人已又喪其太夫人榆林之書卷青氈蕩於兵火先生一病三年炊烟屢絕形廢心死然友人商中丞在獄子弟晦木犯難偕諸人方計出之

先生既無心於當世廚堂著作坊徧撰勒凡士林之所矜貴者一不以寓目有傳吳霞舟先生遺稿自海外者用故名紙書之半葉千言漫漶漏脊先生摩娑細視手作件繁迷為完書或出遊則多與失職之人聚於野店僧寮閒一奇事咨嗟而樂道之遠夫粤庭舟出九江天風簸盪一童侍側先生疾革喟然曰此行得木坑石數片娘子香數瓣未及把玩遽爾緣絕此為恨事耳大家室萬里諸子棐饑先生之言不出於彼先生之好奇乃至是耶先生諱泰字履安晚年自號悔菴其先定遠人國珍從明高皇帝起兵賜

名斌北征戰歿贈明威將軍子鍾世襲寧波衛指揮遂為寧波人遜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交趾又死之弟文嗣夜哨鉀門見兩炬射之炬滅而爝作溺死於海所見之炬蓋龍目也七傳而為曾祖諱表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理學名臣也祖諱達甫廣東督理糧防參將父諱邦孚鎮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僉事母陳氏封恭人總戎公禱於東岳像設而祀之先生生而類夫像設者因以為名崇禎丙子鄉試鬱然領袖名士十年流落饑渴寒凍未嘗不為江湖所傳誦正復不惡然攷其旅時交遊滿地事其不

可言慨詖消歇凡蓋先生閒行過之處臺大木傍偟
而不能去先生即好奇乎而抑鬱憔悴已見之於髮
容矣蓋先生本用世之才售答從傾懸然天得置之
寂莫非其所長而乃忍人之所不能忍斯眞可謂之
好奇者也先生之病始於南安有毛淵者先生之同
年生也染疫將死同舟皆欲棄之先生爲之收載親
其藥褁消得生而先生病矣即此一事之奇亦人之
所不可及者生於萬曆戊戌二月十三日卒於丁酉
十月初六日配陽氏先十二年卒以是年十二月二
十六日合葬西山之應稱子八人斯年斯程斯禎斯

昌斯羅斯大斯偁斯同女一人婿謝爲兆孫六人言
世培世淳世慈世德經孫女三人自文虎死後先生
始爲詩文虎之詩以才先生之詩以精皆有可傳當
其渡嶺則酸鹹苦辣之味盡矣斯年以予與先生久
故托銘其墓憶嗨寅之際予過甬上文虎新死先生
病瘧剪燭相對變悅欲斷是日先生之瘧爲之不發
十年以來歲必相過冉三舜一會合破涕成淚竟不
知其身在困頓無聊之中也今顧余否面大手銘曰
崇禎之初名士鬱起湖河而東唯陸萬于長繇切雲
高馳方帆塵世空悕逸之心死大冶火烈諸燕鍜從

陸子剛折萬子孤美京洛車馬煙煙濛太子僻不然
蹙躃霜屐越壑楓青商山芝紫千年旦暮以其有此

陸文虎先生墓誌銘 丁巳

陸文虎先生卒三十有二年其喪猶在淺土未亡友黃某泫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乃告於世之爲郭元振者而使契家子萬斯大董其事某月某日葬於城西之外億其平生崖略而誌之先生諱符字文虎陸氏世爲寧波望族曾祖州丞淸祖相龍父杭俱庠生母王氏夏氏生母朱氏四歲時大父引置膝上口授以楊忠愍草疏傳奇先生對客輒抗聲高唱意若深慨慕之者幼多羸疾因讀參同悟眞閉關齋禱以爲神仙可學而至久之不効復汎濫於釋氏爲學使

周斗垣所知拔置第一授徒稟昌祝耳劉心契之有譚星命者耳劉謂文章心力結集可望而卜人之富貴福澤文虎之文避富貴而不可得者也烏用以星命知之已讀書南里與許孟宏王聞修兄弟交時聞修選古文三編先生與之上下其議多所裨益孫子長督學浙中以林憲䕶自輔憲䕶得一卷奇之聞修時爲木利道子長以此卷詢之聞修曰此吾故人陸文虎不意君摸索而得之也先生風貌甚偉胸貯千卷聲欬爲洪鐘響一時士大夫聽其談論皆以爲陳同甫辛幼安復出與楚名士方招群植黨互相題拂

急先生者愈甚先生謂其心見於文章關氣長于國人亂亡之兆也凡過刻文結社求先生爲序者循環此意雷霆破柱冀使人聞之而覺悟也崇禎辛巳復保舉之制副使許平遠以先生應詔詣京入國學上幸學先生充班首進退從容上過而目之舉壬午順天鄉試監國時賜進士出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閩中不果行淸查衛所錢糧千戶馮如斗乾沒獨多恐發覺刺先生於驄事不殊歸而養病結雪瓢于白岩山丙戌十月初十日卒年五十配陳氏范氏陳氏子一人某先生卒後亦夭女三人全某葛某沈某其壻

也先生初爲舉子業誦習先民時取古文緣飾章句厭而棄去旁涉語錄釋典爲沉深刻厲之文又改而爲俠傳與蹟至於其所譚易者則取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攷古之功加之湛思直欲另爲傳註不墮制舉方域也其古文詞鵬騫海怒意之所極穿天心月脇而出之若于才多使天假之年自見涯涘耳詩皆志意所寄婣勢倭生市交游而作脊色者未嘗以所語汙其筆端也胸懷洞達熱心世患覩人下事以爲數著可了斷頭穴胸是吾人分內事兩貢周先忠端公七人之禍痛風鼻羽作楚漁父二首傳

之吳中許孟宏見而疵其紙相觸仁動以告許推拉
異巳先生上書王司馬九重禁禦之地九列大臣之
重一落魄妄男子得以隻手障天狂言作亂在朝在
野誰無目擊之瞥莫必擠阱之命從此凡百有位相
效爲負墻鞠躬以事四方屋邑失業亡命作奸犯科
之流日亦不足矣聖明在上未有信臣鈎索奸慝指
陳極奬痛切入告者閣下據言事轉剛糾牘直俄
頃間事耳乙亥上以祖陵震驚下詔罪巳開釋罪廢
召山陰毘陵相吳縣諸君子皆有翹然自喜之心先
生以爲此消長之會也語錢虞山曰古人歎神農虞

夏之不可作其謂何必黃虞當今日中欲再見隆萬
之際士庶風物巳不可得然則士大夫胸中斷不可
仍作當時縉紳受用之想服御僕從減省斂軟凡懷
貪射利乘閒抵隙及故爲大言聳聽巧售傾險者預
行杜絕積誠刻意盡瘁協恭以結主知折讒口則明
效可致不然彼方以侊佌快心此復以夬夬意得正
如孩提一寒一熱出反彌甚元氣隨之果未幾而烏
程排吳縣傈叅陽矣先生之料事如此海寇彼倡鎮
撫閉關斷旅睢視無策宣城沈眉生訪余與其客蔡
三策俱三策故降盜也精于水戰先生遇之與之談

海上事其船式柁工火器白梏皆內地所未有故能
縱橫如意三策嘆曰誠能假某戰艘三十隻勇士千
餘人當使鯨無縱鱗波有恬目先生即大聲疾呼于
當事給以所言之半稍稍見功而鄉士大夫以門庭
養虎咎始事之人爲謀不卒而罷即淸查衛所亦是
一時名目而先生以實心行之故人驟見之而駭遂
及于難雖才堪濟世儻然常有世外之致拼書畫識
金石古奇器焚香掃地與名僧聯床對語嘗作誓告
紫柏文手書一冊寄南康推官錢沃心焚歸宗寺古
松下古松爲紫柏所呪活者也余束髮出游吳來之

甫于鄉陸文虎志行士也歸而納交于先生從此左
提右挈發明大體擎去疵雜念終身偲偲之力使余
稍有所知者眉生與先生二人而已在武林兩京余
晨出循通衢委巷搜鬻故書薄暮一僮肩負而返先
生邀之要路信宿還書必向余述其梗槩如此盛事
於今那復可得乙酉十月十日先生過我草堂嘆息
天下事明年訃音亦値是日何其相感之神也銘曰
甬東衣缽玄黃自始凡偶兼混布霧十里於唯先生
豎友萬子分別氣類澗石在水後來淸流求炎南指
嗟我越中尚如月死危言之功曷其可巳

劉瑞當先生墓誌銘 壬子

崇禎間吳中倡爲復社以網羅天下之士高才宿學多出其間主之者張受先張天如東浙馮留僊鄴僊與之枹鼓相應皆喜容接後進標榜聲價人士奔走輻輳其門蓬蓽小生苟能分句讀習字義者挾行卷西捧贄江東放慈水則其名成矣其間模楷之人文章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衛名教裁量人物譏刺得失執政聞而意忌之以爲東林之似續也當是時慈水才彥霧會姜端愚劉瑞當馮玄度馮正則馮簞溪諸子莫不爲物望所歸而又引旁近縣以自助甬上則陸文虎萬履安姚江則余兄弟晦木澤望慈無片無兩方之客亦無會不諸子相徵逐也嗚呼盛矣瑞當於諸子中芒寒色正諸子皆引爲畏友初與端愚齊名坊刻行世稱爲姜劉及端愚登第又與玄度並稱爲劉馮亦猶香山之在唐初稱劉白繼稱元白矣交道雖廣而所至情契不過數人入閩則友曾弗人林守一之死則結沈眉生麻孟璿梅朗三過錫李則投夏彝仲其激揚題拂之流望瑞當姚眉天手不可得而親也諸從遊先後成進士至爲天子元老侍從其下者亦且爲二千石郡縣長吏獨瑞當蹭蹬老諸

生布衣揖讓于博士前晚乃以貢待一官賜中不能無介帶友朋高會瑞當恒坐席端文虎次之酒酣耳熱兩人輒離席長歌蔓聲相和唾壺盡闕澤望以盛名爲之壻瑞當喟然曰吾爲同輩架累罣身鑪構之上無乃益彰其老醜耶未幾而南北橫潰聲實陸沈交遊率息返顧閭里則端愚玄度以疾死留仙鄴仙以憂死文虎以刺死簞溪以兵死所在情契鯨鯢相望瑞當之風波亦爲里中指名即場屋放言悲歌流涕亦不可復得乃爲潔供疏告於嘗所往來者求法書名畫古器奇花勉強差排辨然不知有生之樂發爲詩文僻思拙句絶似圭峯積久所得嗚呼何其衰也於是一歲之中東走訪履安西走訪余兄弟必且再三涼倒以洩其耿耿之未下戊子夏瑞當挾其季子一笄頭奴刺小航浮江而上颶風失楫隨波蕩漏而至余家未幾適甬越月而以訪黃太沖萬履安兩記來余頗怪之瑞當之往來多矣獨記此何歟肉越月訃至始知其記之爲不詳也瑞當深沉有識嘗與之謁劉先生時瑞當北上先生贈語留仙寇深中急當爲慮從計先生不輕談機事蓋信瑞當之深也簞溪受禍親戚不敢過其門瑞當見其夫人而問之

曰今日之事夫人唯有白晝吾待命於此夫人死瑞
當始出瑞當諱應期亦字遂當生於某年某月某日
卒於某年某月某日世爲慈谿人六世祖煒廣東參
政高祖錯封山東道監察御史曾祖士逵上海丞祖
廷褒父忘冠封文林郎妣某氏封太孺人娶應氏繼
向氏子三長甲庠生次有壬次有丁女二長適鄉進
士黃宗會卽澤望也次適秦某孫男二洙濂孫女一
綦瑞當卒後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於鄭山
飛鳧之原甲來速銘曰先子心言之托止有姚江余
固瑞當之末亡叉也身歷其盛衰使余不言溪上之
風流後來無有知之者矣第瑞當去盛時不遠尚且

精神殞喪風味轉墜逮今一世余皓首而談往事叨
叨不已聞者得無厭其頑鈍乎汝甲其深藏之也銘
曰

汝南月旦自昔重之不有君子孰與主持唯瑞當甫
遭逢盛府引繩按墨不爲詭隨窮島諸生清議自司
坎壈而死邪正逆施斯世何樂而爲君悲慈水嗚咽
鄭嶺參差墜言汗履莫使君知

戶部貴州清吏司主事兼經筵日講官次公董

公墓誌銘 乙巳

嘗讀宋史所載二王之事何其畧也夫其立國亦且
三年文陸陳謝之外豈遂無人物顧聞陸君實有日
記鄧中甫有塡海錄吳立夫有桑海遺錄當時與文
陸陳謝同事之人必有見其中者今亦不聞存於人
間矣國可滅史不可滅後之君子能無遺憾耶乙酉
丙戌江東草創孫公嘉績熊公汝霖錢公肅樂沈公
宸荃皆聞文陸陳謝之風而興起者一時同事之人
殊多賢者其事亦多卓犖可書二十年以來風霜銷
鑠日就蕪沒此吾序董公之事而爲之泫然流涕也

公諱守論字次公漢孝子黯之裔由慈谿徙鄞曾祖
瀾祖燁父世登贈戶部主事母陶氏贈太安人公以
孤童自奮身於學十七歲補弟子員其爲制義不苟
襲蹈排奡邊幅之外甲于舉於鄉於時文體一變浙
所指名者翁鴻業姜思睿其一公也七試南宮不第
然達官高第海內庸有不知而無不知甬中董次公
者東江初建公猶偃息衡門李司農白春謁政府曰
今小朝廷殊非多士如董某者寧可聽其不出乎國
命倚於餉司非董某不可乃以戶部貴州司主事督

之旹是時孫熊二公皆書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帥共乎而授之國成凡原設營兵衛軍但隸方王而召募奇零之街卒田兒則身領之方王既自尊反惡諸公之參决而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以諸公之師謂之義兵食義餉以方王之師謂正兵食正餉正餉田賦所出義餉勸分無名之征也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有旨會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陛譁然公厲聲進曰公等今日所爲何事而不爲咫尺天威地乎於是跪奏王前曰分餉分地非也當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覈兵而後給餉覈地

而後酌給之先後所謂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爲繼義兵食義餉是散遣義兵之別名王以爲然方王諸帥雖怒無以難也無何王師請稅漁舟公謂其客胡中書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料及漁舟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昔吳越王有西湖漁稅由羅隱之詩而罷至今以爲美談傳語武寧使某得繼隱之後豈可乎王帥又請塞鄞之金錢湖爲田又請行稅人法又請官賣大戶祀田三疏既上兵士抽刃公門以待覆公疏湖不可塞祀田不可官賣稅人必至激變王帥大怒謂行朝大臣尚不敢裁量幕府何物豎儒乃爾專擅

中格乎上言得孟軻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談仁講義之徒百不如得鷄鳴狗盜之雄一遂折簡召公王雖惜公甚不能爲力陰使公避之公慷慨對曰餉司命吏生殺聽於主上非武寧所得嵩桓溫劉裕何許好雄亦必托言晉陽之甲無敢櫃出一撳執朝臣而去者臣歸死上前武寧能以臣血濺丹墀則可舉朝忿忿皆言若武寧殺餉司直反耳何復護旗王帥亦迫大義而止丙戌三月十九日思陵大祥廷議寂然公請朝堂哭臨三軍縞素君子以爲知禮武林陸行人培王同知道焜皆死節廷議謚培不及道焜公爭曰

兩人同死何由分其優劣豈以道焜非進士乎今之進士而賣國者累累也道焜乃得謚節愍王果欲遷公官而難於代者乃兼公經筵日講江東內附與時官爲大官者皆自例去舉人則復求會試公曰吾故司農也焉能爲還魂舉人哉掃軌著書一日翁州破張相國之俘入其孤欲還里無有爲之保者公作而曰此吾事也入言於臨司公之干涉當道者二十年中惟此而已公生於丙申十月初四日卒於甲辰十二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九兩娶皆陳氏贈封安人嗣子諸生逌權女子二長字庠生余遵生先卒次適

貢生□子嗣孫一孫符女孫三長字戴儼餘幼皆穉
間與文孫行甫中知名者公與陸符文虎萬泰履安
三人而公之議論務不欲與人同故雖與文虎履安
所見相好其意見時有出入海內望之者亦知三公
之與爲正人然文虎履安則牽連而舉公則孤行獨
知公之不欲同同社者其後卽不欲同方于不欲同
諸失暨者之所爲乎公自此遂矣公苦心易學緊吉
今言易數十家考其異同甲午冬十二月余訪公公
自言丙戌以前所讀書不脫場屋餘習丙戌以後始
知有讀書一事耳已又以草廬易纂言爲問余疏其

卦下之義答之以余之固陋而公不棄之如此則然
以見公之不欲與人同也所著有讀易一抄二抄卦
變考學易韻補遺春秋簡秀集公車錄公車錄僅存
董□集藏於家某年某月某日將葬公於某處道
權撰次行實介萬言貞一以誌銘見屬余雖不足以
知公然與傳其十一後之君子網羅放失必有取乎
此也銘曰
北都甕懸溫陳居之南國渠渠馬阮倖之於時董公
七上公車最爾江東公理軍輸人身虎齒環以武夫
侵而不□易道不孤翠華不返滄海爲估公兵鄉相

自視如奴董公突兀故官舊儒非官之爲重重此身
軀曰董　春秋特書

南雷文定卷七

遼陽靳治荆較訂

朱康流先生墓誌銘 丁巳

漳衆之學如武庫無所不備而尤邃於易曆三乘易卦爲二十六萬二千百四十四以授時配之交會閏積贏縮無不脗合詩與春秋遞爲爻象屯蒙而下兩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之治亂燎若觀火其時及門者遍天下隨其質之所近止啼落草至於易曆諸子無復着坐之處相與探天根月窟者則康流先生一人而已康成善算馬融許以登樓季通精數文

公謂之老友古人授受之嚴大抵不能泛及也先生博稽六藝各有論著其言象數不主邵子之說別爲先天後天八卦圖以爲諸儒之言易者詳於所變而不詳於所未嘗變變者象也未嘗變者太極也時惟適變道必會通不察其適變則徵彰闡幽有拘墟之患不觀其會通則稽仰往來有臨岐之泣求諸物而格之反諸身而體之究其大要不越乎知幾精義二者而已其言小序觀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則奂于由獨取初辭頗爲得之又謂鄭詩不特詞不淫聲亦不淫也詞正則聲正詞淫則聲淫非相離之物又謂作詩有賦比興用詩亦有賦比興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諸侯以貍首爲節樂會時也其指事也切其取義也直如作詩者之賦體是也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也士以采蘩爲節樂不失職也以婦女之事喻士大夫非比乎以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感大夫士則信之將非興乎辨古文尚書之非僞謂伏生之書如堯典皋謨洪範無逸何嘗不文從字順至於甘誓湯誓牧誓文侯之命詞旨清爽風格溫雅雜之二十五篇之中無以辨其爲今文爲古文也謂春

秋闕文錯簡不特郭公夏五觀於日食之先時後時可知矣論樂者謂調以此始者必以此終首尾何聲即屬何調先生言誠如是則宮調之中商多於宮可得仍爲宮商調之中宮多於商可得仍爲商乎蓋調也者韻也古人雅淡不爲繁聲慢詞太抵一句之終曳其音以永之而已先生之折衷諸家如此要不盡同於漳衆漳衆嘗謂先生曰康流沉靜淵鬱所日經史洞見一方苟草精三數年雖羲文周與舍皆取其宮中何必窶人之室乎自漳衆懸記先生之覃精者近三十年又何以測其所至乎先生諱朝瑛字美之

姓朱氏康流其別號也晩又號韜菴衆寧之花園里人曾祖侍御某祖紹皐父完初母查孺人登崇禎庚辰進士第知旌德縣期年而以外艱歸旋遭喪亂遂不復仕門戶綢繆斯功榮繞先生刷其經世之業以支吾八口泊然不見喜慍之色酬對甚簡相索於經術之內者惟張子待軒所著韜菴雜述金陵遊草行世五經略記文集皆藏於家生於某年乙巳九月卒於某年庚戌三月年六十有六以弟之子翰思爲後女三人查蕙沈研周煒其壻也孫二人協徵協紀孫女二人將葬於葑涇之原翰思介吾友陸冰修求誌

其墓余丙午歲十一月同冰修訪先生於家劇談徹夜綿聯不休盡發所記五經讀之出入諸家如觀王會之圖計平生大觀在金陵嘗入何玄子署中討論五經至此而二耳踰年先生以各經畧記首卷見寄茬苒數年欲以二得之愚取證而先生不可作矣于年之役固所願也銘曰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科舉之學力能亡經某題某說王制有司變風變雅學詩不知喪吊哭祭學禮所諱崩薨卒葬春秋不載演爲說書蒙存淺達棄置禘理助語激詁所以儒者別開天地漢詁唐疏宋語明義百年滓衆破荒而出象數理學會歸於一韜菴老人入室弟子削筆洗硯俗儒心死滓衆之學不得其傳葑涇之原留此一綫

徵君沈耕巖先生墓誌銘

有明之輔臣以奪情見劾者三人曰李賢張居正楊嗣昌然劾賢之羅一峰劾居正之趙吳艾沈鄒皆有祿位於朝唯劾嗣昌之沈耕巖則諸生也賢與居正當天下無事之日所失不過一身嗣昌當危急存亡之秋所關乃在社稷耕巖之言拯溺救焚縣記後來不爽累黍又非一峰諸公所言僅在一時也崇禎丙子從保舉之制應天巡撫張國維以耕巖應詔時中原流寇決裂特起嗣昌於苫塊倚以辦賊而嗣昌以熊文燦之招撫爲當試逍遙司馬堂中敗問日至捻飾從工耕巖慨然國事至此朝端尙無一人言之者乃草綱常正而後可以正世風一疏謂金革無避漢儒之曲說君子必不出此即嗣昌進於君命亦宜躬歷戎行衽革荷戈而乃支吾旦夕安枕京邸外飾勤勞中懷規避將來誤國嗣昌之肉其足食乎繼又草樞臣誤國已誤一疏謂嗣昌既不能衞先朝大臣起復故事軍旅之寄一付文燦使其聲罪除凶徐持降議亦當爲後以一十二萬方張之賊不爲不武以二百八十餘萬歲集之餉不爲不充整旅以往何兒弗摧何使面縛輿櫬猶應宣布皇威而後恩其歸死以

有之詎有漫無剪治招之不來強而後可授賊之誅帖以爲金石講盟結約倚爲與國天下有不能殺人而能生人者乎有授柄於敵而可擒敵者乎臣不知其所終矣通政司張紹先以疏字逾額存案不上耕巖上書通政言無使獲罪執事幸甚紹先始請上裁嗣昌亦陰恐得罪請進劾己之章有旨這本旣違式卿不必更請封進耕巖乃檃括而疏以就格上之留中不報黃漳海嘆曰此何等事在廷者不言而草野言之乎吾輩眞愧死矣臺省何楷錢增林蘭友詞林劉同升趙士春相繼劾嗣昌最後而漳海有廷辨之事則皆發端于耕巖也向若耕巖之說行斯時易置嗣昌文燦流寇之禍豈至若是哉故識者以爲此番保舉得耕巖一人可以謂之不虛矣耕巖姓沈氏諱壽民字眉生別號耕巖世爲宣州人曾祖寵官至參政學者所稱古林先生是也祖懋敬蒲州丞封德慶知州叔祖懋學翰林修撰父有恒太學生耕巖孤峭不妄言笑爲文深入理窟而出之清眞江右艾千子至宛上高許在盛名之上人較其言而卒莫之能易焉故其選時文耕巖之文多入文定不敢輕置於文待一時擧名之盛者中二張與江上二沈伯酙二張

謂天如受先二沈詔覓銅耕巖不以名位相申乙也上書報罷不復晋意經生之業與別號溪捲關芽曲俱理位王之學無何而黨禍作阮大鋮之在南都也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之士利天下有事行其翻闔耕巖劾楊琉尾有大鋮妄畫條陳鼓煽豐芑於是顧杲吳應箕推耕巖之意出南都防亂揭合天下名士以攻之大鋮恨甚以爲主之者鹿溪也及大鋮得志曲殺鹿溪按捕中姓氏次第欲誅之而以耕巖爲首余亦與焉且固深陽亡命救此耕巖諸部將下溧陽返北耕巖遂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而事解耕

巖遂不返故園東還西徙入山惟恐不深瓶粟既罄採蔡藿以續食有知而餉之悉行謝絕曰士不窮無以見義不奇窮無以別操部守於元錫嘗寄十余耕巖意不欲受皮置壁中三年塵甕未昔一發視也溧陽既悄悄特疏爲之崙使寓書耕巖不開封對使焚之溧陽意俗未已耕巖寄書謂之曰龔勝謝傳得其智非不若卑狷所南也而卒以隕硬軀者緣多此物色故耳故凡今之欲徵僕薦僕者直欲死僕者也溧陽僕曰先生所謂名可聞身不可得見者也乙未始返故廬杜門無存旧園半廢或請直諸曰身既隱矣焉用直之然避人愈深其名愈著當事或邀之半道則望望而去比之元亮人以爲隘焉乙卯五月屬疾門人吳肅公侍耕巖命其載筆曰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語畢而卒是月之三日也年六十九遺集若干卷聞道錄若干卷配徐孺人先十九年卒子六人洙熒榆錙埏逢將以某年塟於某所耕巖重然諾一切皆有至性友人周㧑骨死海外其子幼耕巖渡海塟其骨鹿溪之殁也家業零落親諸孤爲遣負所遇耕巖覇田以償之不足貸諸人又不足屬諸門人鹿溪始有完卵故自言才疎意廣

甲申以前貸金至六百以上皆急朋友之急也余少遭患難毀業者久之庚午邂逅耕巖於南中偲偲之力何日忘之癸酉耕巖訪余至姚江戊寅余訪耕巖至死上而不遇改革以後兩番寄詩亦不知其達不達也甲辰在姑蘇與鄒文江約將以秋冬之際同訪耕巖日復一日文江不來而老母年登九旬余遂不可遠行茫茫禹跡余之不可以告人者欲向耕巖盡之豈料竟無相見之期耶乙卯八月接耕巖永訣一書乃是年四月二十日所寄去易簀十有三日耳以數年不還尺一忽得之易簀之際不可謂非吾兩

人之眞契也先生之子逵不遠千里求誌幽石余泣然和淚而銘曰

其門之辛卯攻王氏之人西臺之哭即効似道之臣嗚呼耕鬣千載同論

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甚哉小人之愚也小人之仇君子必指之爲朋黨大書深刻列其姓名將使後世之人同心疾之也然蔡京立元祐姦黨碑而三百九人者後人各爲之列傳韓侂胄立慶曆黨人碑而劉後溪遂以慶曆黨人之名名游臨簿之墓黨人之家亦各以其名名其門第原小人之心固謂被是名者不勝其辱矣孰知適以榮之耶天啓間逆奄竊國是時有百官圖邪黨錄天鑒錄同志錄黜將錄依之以盡殺朝廷之士所謂東林黨人也其間侍從之臣楊左以外宜與少保陳公爲之魁崇禎末阮大鋮作蝗蝻錄以復社名士塡之謂是東林後勁欲依之以盡殺天下之清流其間定生先生爲之魁按元祐黨人唯司馬光司馬康范純仁范正平呂公著呂希仁父子名在黨籍而先生之父子實似之范今四十年貞元朝士無多劫塵冷落天子開明史局訲括天下徵書於是東林黨籍俯復出而先生父子皎然與日月爭光可不謂之榮耶先生諱貞慧字定生陳氏爲止齋之後由永嘉徙宜興遂爲望族曾祖諱憲章祖諱一經皆贈左都御史父諱于廷官至左都御史贈少保母裴氏誥夫人生

毋湯孺人少保四子長貞晦有文名而夭次貞裕天啓甲子舉人次貞達戶部主事左遷順天知事國變死節季即先生也先生幼而奇傑少保喪其才子居恒鬱鬱不樂顧先生在側曰賴有此耳弱冠補弟子員稟於學宮侍少保宦遊南北凡朝政之缺失君子小人之消長口談筆記皆出經生聞見之外居家孝謹庭闈之內無疾言遽色念長兄之才恐其遂至淪沒因梓行其書少保沒同邑故相以生前睚眦修怨其孤有取于毀室之虞先生措定艮苦故相知其不可以力屈也好言慰藉之先生落落如故府周仲馭

沈眉生讀書句曲先生與吳次尾讀書毫村皆好佐王之學獨持淸議裁量公卿天下望之如纍綿出匣當是時烏程執政八年以禁錮東林爲事淄川韓城承有衣鉢東林雖時出彈射有勝有不勝而終不能覆妖鳥之巢以得志于時淖海在獄利害危急三吳君子間出奇計謂不如援彼黨一人以爲兩家騎郵庶放東林出一頭地僉諸故相而故相所最媚者爲阮大鋮大鋮亦從吳中咕囁耳語曰苟使大鋮得改事諸君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溺灰暘熖置酒高會南中之士入其牢籠者强半吳中諸公恐仲馭未之許

也邀之半道會于虎丘天如來之以謀告仲馭持論不下（此仲馭親爲余言今人恐無知者）會眉生保舉入京劾楊武陵并及大鋮姦畫條陳鼓煽豐芑大鋮始阻喪先生與次尾因草留都防亂揭顧子方曰大鋮者吾祖之罪人也吾當爲揭首其次則天啓忠臣之家故余與左魏繼之一時勝流咸列其姓名大鋮杜門咋舌欲死故相出山大鋮猶不忘援手故相曰南中議論與吳中駁異未便可動大鋮曰廢籍馬士英共之化身也其可乎故相諾之而去崇禎己卯金陵解試先生次尾舉國門廣業之社大畧揭中人也皀山張爾公歸

德侯朝宗宛上梅朗三蕪湖沈崑銅如皐冒辟疆及余數人無日不連輿接席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鋮以爲笑樂士英定策大鋮暴起國狗之瘈無不噬也遂廣搨中姓名以造蝗蝻錄思一網殺之仲馭下獄死眉生次尾崑銅皆亡命余與子方從徐署丞疏遠問而先生亦爲校尉縛至鎮撫事雖解已濵十死矣若是乎弘光南渡止結得留都防亂揭一案也國亡之後殘山剩水無不戚戚可念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十餘年先生即甚貧乎而遺民故老時時猶向陽羨山中一問生死流連痛飲黯離而往恍然如月泉吟

社也所著有皇明語林山陽錄雪岑集文遊錄秋蓟維佩八大家文選若干卷生于萬曆甲辰十二月九日卒于順治丙申五月十九日年五十三配湯孺人左都御史湯公兆京女子男五人長維嶅翰林院檢討次維嵋庠生次維岳太學生次宗石黎城縣丞次維岡女二人吳璟吳全呂其壻也孫男四人殷端殷慶尹源孫女十一人維嶅以先生卒後六年十一月葬于亳村新阡又後十有八年從京師而帶寄余求銘幽石維嶅以博學宏儒徵入史局天下方指以發潛德之幽光而況于其先公乎乃不憚數千里之遠下訊草野其亦司馬子長徵于夏無且之意歟銘曰

嗚呼是爲弘光黨人之墓佞臣過之尚避其風雨

汪魏美先生墓誌銘

汪魏美之卒徐蘭生屬余誌銘曰吾當先之以狀也往時十六年狀不可得頃見蘭生十哀詩畧具魏美事實又見金道隱汪孝廉傳因採兩家之言而誌之以覆蘭生使授其子魏美諱渢新安人從於錢塘祖父某父某妣某氏魏美孤貧力學舉崇禎己卯鄉薦乙酉兵亂奉母入天台海上師起群盜滿山始返錢塘僑寓北郭室如懸磬處之憺如當是時湖上有三高士之名皆孝廉之不赴公車者魏美其一焉當事亦甚重之監司盧公尤下士一日值魏美於僧舍問汪孝廉何在魏美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公然之不知應者之即魏美也盧公遣人通殷勤於三高士者置酒湖船以世外之禮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盧公相得甚歡唯魏美不至爲恨事已知其在孤山放船就之魏美終排牆遁去魏美不入城市不設作侶始在孤山尋遷大慈菴又遷寶石院匡林布被之外殘書數卷鎖門而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蹤跡相遇好友飲酒一斗不辭氣象蕭灑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乾象蓄百壬遁知其耿耿者猶未下也余丁酉遇之孤山頗講龍溪調息之法各賦三詩契勘戊戌三宜

盂設供同坐葛仙祠已亥二月望笑會巷中坐月至
三更是夜寒甚巷中止有一被余與魏美兩背相摩
得少煖氣明日余入雲居訪仁菴魏美矢不入披至
清波門別去從此不復相值有傳其在洞庭山者乙
巳七月三十日終於寶石僧舍年四十八臨歿悉舉
書卷焚之詩文無一存者妻某氏子道嘗思宋之遺
民謝翱吳思齊方鳳龔開鄭思肖爲最著方吳皆有
家室翱亦晚娶劉氏開至貧畜馬有子同居唯思肖
孑然一身乞食僧廚魏美妻死不更娶有子托于弟
行事往往與思肖相類遺民之中又爲其所甚難者

道隱言盡大地人未有死者七趣三世如旋火輪皆
熾然而生求不生者了不可得君即不壽何患不仙
要以所苦不得無身則族君仙後尚當與子求必死
之道此言魏美調息長生之非也道隱之所謂熾然
而生者即輪迴之說所謂必死之道即安身立命于
死了燒了之說也而余之論生死正是相反天地生
氣流行人以富貴利達愛惡攻取之心熾然而死之
輪迴顛倒死氣所成魏美之志如食金剛終竟不銷
此不銷者不可得死忠孝至性與天地無窮舉向尸
居餘氣同受輪迴乎道隱覩此與萬起萬滅之交感

一類斷絕其種子與乾坤或幾乎息矣銘曰
學問之道在乎立志凡可奪者皆原于偶桑海之交
士多標致擊竹西臺沉函古寺年書甲子手持應器
物換星移不堪憔悴水落石出風節委地侃侃魏美
之死靡二何意百鳥乃見孤鶱死而不亡惟此生氣

王仲橋墓表　己酉

君諱正中字仲橋直隸保定人登丁丑進士第未詣選索游於高唐州會大兵南下轉運銀杠亦避入高唐大兵圍高唐州守以爲銀杠貝寬是歛物不如以此嚣城免士女屠戮流離之苦立要約使與議者押字仲橋與焉事平轉運者上失物狀於是逮高唐守及仲橋論死繫獄數年刑科給事中李清理而出之降補揚州照磨移知長興縣國變後失官避地於紹興截江時以兵部職方司主事攝餘姚縣事是時公私亦立翺奪爲蒙市魁里正剸得劄付一紙狀使入

氏舍根括金帛係纍丁壯交錯道路郡縣不敢詰問爲某營也仲橋設兵邏壁各營取糧必使經由於縣品覈貲產裁量以應之非是則爲盜賊聽兵與捕致於橋李渡海至姚鹵掠鄉聚仲橋遣兵擊之鄉兵[illegible]用掎角殺梧衍■忌仲橋者以此聲討某劄梧之見殺犯衆惡也不當罪正中上疏救之乃出猶聞猶劫定游王總兵縱兵大掠列船江上入掠牢被者二千人仲橋攔止所圍大姓數家從仲橋乞命仲橋爲之消息國坦終不得志而去田仰剃本徹先後避擾舟楫發江皆結結俯首不驚鷄犬益人民之恃仲橋一時

如決水之堤焉匭監察御史尙寶寺卿朱大定太僕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皆從浙西來受約束壇山烽火達於武林仲橋短小精悍喜於任事雖以武寧群從得不爲列營所撓亦其智計有以副之也好讀實用之書不事文彩其言星象則從閩人柯仲烱於獄中受之行　初建進　所著監國曆元年大統曆丁亥訪某山中某時註授時曆仲橋受之而去壬辰來訪授以律呂辛丑來訪授以壬遁仲橋皆能有所發明自某好象數之學其始學之也無從叩問心火土炎頭目爲腫及學成而無所用屠龍之技不

待問而與之言亦無有能聽者矣㽦然之音仲橋又以餓火驅走南北丁未二月過之越城爲言年來益困將於鑑湖濱佃田五畝佐以蠶卜續食耳其年八月十九日仲橋卒年六十九權厝於山陰之陳常堰所著周易註若干卷律書詳註一卷予一人三撰嗟乎某與仲橋交二十餘年與之同事而無成與之共學而未畢仲橋生時已無人知仲橋者向後數年復更何如此紙不滅亦知稽山埋土會塋黃河也

談孺木墓表

君談氏名遷字孺木海寧縣人初爲諸生不屑場屋之僻因貧困而好論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爲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裏者已不可見況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勵而太史遯荒皇宬烈焰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七年之邸報補其缺文成書名曰國榷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

叙緣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藉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爲已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室盡發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尚在寧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太宰膠州高相國皆以君爲奇士折節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館處君不果亡何太宰相國相繼死君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未至而卒丙申歲冬十一月也蓋君於君臣朋友之間實有至性故其著書亦非徒爲盜名之孫經而已余讀當世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眞有三長足掩前哲亦不過此因彼襲積敍公行苟書足以記名姓爵不難辨權而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爲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爲通鑑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遷固而不屑於悅宏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觧上計之集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以余所見近日之爲　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

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輙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乃按實編年不衒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之子祖求余表墓余美無溢辭亦史法也

張元岵先生墓誌銘

海昌有窮經之士二人曰朱康流張元岵觀齋敬居皆嵜數十年之力曉夙夜雨沉冥其中兩人每相攻難故其成書發此接引用張其說以余所見兩先生詩易言之康流但究旨要諸家聽其散殊不爲攸拾元岵錯綜積玉忘懷彼我康流於易研尋圖象講授趙撝元岵宗王王程以玩辭爲本至于指歸日用不離當下因孔子而求文周因文周而求羲易則兩家一也康流於詩美刺如霜雪元岵纏綿悽惻有流離世故之感至取序首一語推原詩前之意則兩家一也兩人皆遭喪亂而皆能以經術顯則人力信乎可與天爭矣先生諱次仲字元岵別號待軒曲江之裔七傳至光翰光翰子用忠事吳越王屢立戰功歸老海寧之褒林河大德末仲山爲其邑許村場鹽課司于思賢徙居城東其族始大祖　父　先生七歲就外傅遂授易八歲母密孺人疾病割股而愈十八歲爲諸生郡邑聞其事旌表之既而撫按欲具奏先生辭曰童幼無知思之猶有餘愧可復以此沽名耶父與亭戶訟直指聽之先生偕父坐獄於庭父不勝直爾日何與諸生事先生曰父子至情非與府之法可

移直指視其請對慷慨爲之罷訟舉天啓辛酉浙江鄉薦虞山虞之若與友當是時坊社正盛先生所選擬古清裁刋落浮華多發天然爲世所貴韓求仲聞介生選家巨擘亦以爲不如然先生矜貴自喜未嘗標榜以樹聲名一時名流視爲別調先生喜觀前輩得其一言終身奉爲藥石許淮安同生初見先生語之曰爲官自居鄉始于其愼諸先生由此一生無竿摩郡邑之事章給事格菴遴近先生謂曰近名事愼勿爲之遴政其一也先生慄然從此斷乎先生楷模前輩風範其與人言亦不肯作一熟軟語同學以御史行部先生送之問今日從何處做起御史曰吾安能爲乎惟搪塞過去耳先生怫然曰天下事皆搪塞二字壞之不意足下亦有是言禁雨士大夫皆集先生倡言諸公亦知之乎一月以來無日不雲無日不雷而雨終不至上天之意視斯民之困苦若不得不雨視士大夫之驕奢若不可雨其徘徊于兩岐之間乎聞者悚然先生雖苦力著書然未嘗忘世學雙劍學長鎗皆精其技久之棄去先世充亭戶其業者苦於官課先生置義田一百七十畝以除其害邑令以滸丁致擾而難於驟改先生曰明府志在利民不利

則已非無執持也令然之房師吳以時上疏請定胥吏稅役以寬民賦先生論其不可惡胥吏而稅之亦抑末之意也既稅其役則胥吏有辭於偷矣邑故有黃生絹役前令革之奸民謀復以便乾沒先生言於石守乃已先生以人利害爲身苦樂故興利除害之際必毅然當之不讓然以五十餘年老孝廉八科下第不當纖芥之任天下搖搖如覆舟袖手旁觀欲獻嘆息其設施之可見者鄉邦一二細事耳豈不可惜哉余嘗疑世風浮薄狂子僇民群起糞掃六經溢言曼辭而外豈有嚴穴之上爲當世所不指名者而先

生孤燈默對意適響象別有寒餓相與綢繆猶繼震宇于起武林人矮几折足俯首以注六經婦抱女孩徙倚四壁寒風凜然不知世間富貴爲何物先生云孤苦四十餘年天心來復賜以于起又云世人皆飽死而于起獨餓死于起即捧此枵腹可見列聖于地下若輩飽死更何益胡廷試字玉呂餘姚人嘗爲弇洲塾師崛强不肯伏弇洲臨卒欲聞炮聲散其鬱結終夜不徹乃瞑一生知己先生一人而已然則世非無其人能知其人之人少也先生既知其人矣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于起玉呂亦從先生而傳于余故序之先生誌後猶昔葉水心之例也先生以康熙丙辰四月某日卒年八十八娶徐氏子三人鼎貢生晟庠生杲國學生皆先卒孫二人訒諸生曾孫三人貞觀正觀永觀皆余兒百家之門人也卒後幾年葬於某原訒鑱墓石再拜求銘銘曰

我於先生把臂語溪高冠岌岌長佩陸離又後十年訪于海涯一樽相對新死爲辭曾不十日鼎復隨之維此十日畱以待義宋之遺民經之大師書帶環墳千載如斯

李杲堂先生墓誌銘

文章不特與時高下亦有地氣限之兩越兩郡其地密邇同一風氣明初楊鐵崖戴九靈（戴寓明州）為文學宗老唐丹崖謝元功趙謙比肩而作宋無逸鄭千之皆楊門弟子其時師友講習炳然阡陌一時號為極盛凌夷正嘉而後競起邪宗孫文恪輸心於傀野余君房辦香於子威亦水月衆疎密不同而文勝理消謂論語為孔子之文選耳荷肆狂猖無所取裁陳後岡徐文長雖與趨時風衆勢無以發伏龍之雄氣即如陽明之文韓歐不足多者而謂文與道二溝而出諸

文苑是故兩邪作者做精神乎蹇淺山來矣先生初亦不避輕華其後每得余作往往嗟悒因相與校覈雅鄭洗其偷薄之說推原道藝之一先生不以余空隙一介之知而忽之也自此轉手大放厥辭同里稍稍響應翻然於不廻於是東浙始得古文正路而由之四境之內凡有事於文章者非先生無以訖意轉相求請充牣昔席方外詩人得先生一言便可坐高聲價歇門雲水疲於應接里中有鑑湖社倣場屋之例糊名易書以先生為主考甲乙樓上少長畢集樓下候之一聯被賞門士臚傳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

貴明州台東沙好文下士主張藝林士無不擕珠盤而至者然其氣力足以鼓動不盡關著作先生以布衣幾與之頡頏而聲疾為梗流放家門海內知之者尚未滿其量也先生諱文胤字鄴嗣今以字行別號杲堂宋忠襄李顯忠之後世居濟潤忠襄曾孫守眞始遷於鄞其下六世是為先生之高祖御蘐嘉靖癸未進士御史出守衢州曾祖生威舉於鄉官鳳陽府推官其孫即守貴州之巡撫標也因贈兵部尚書祖德升永平衛經歷父棡崇禎丁丑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先生風骨不極年十二三能詩即有秀句十六

為諸生倚儀部宦嶺外通人張孟奇輩所款異歸而時名方起直兵革之際腥腴觸死儀部下省獄先生亦驅至定海縛馬廄中七十日事得解儀部之喪從省至放聲一哭遂絕意人世穿窮草石與失職之徒萬悔菴徐霜皐高辰四諸君縱情詩酒音調淒涼先生雖不逃禪而酒痕墨蹟多在僧寮野廟木陳悟留山曉天岳皆結忘年之契四方勝流之至甬上者先生即匿跡甚深亦必停車披帷詩酒流連否則似乖橐而歸矣先生慼郡中文獻零落做遺山中州集例以詩為經以傳為緯集甬上耆舊詩搜尋殘帙心力

俱梏其布衣祇發尤所慨結宛轉曷人則頓首丁寧
使其感動奮之眾塵續筐餳節之下以發其光彩若
片紙未出先生自比長吉之中表寧乎有不祥之懼
焉書成立詩人之位祀以少牢聞者爲之軒渠張司
馬死故國先生葬其兩世楊侍御文瓚亦以迎柔死
浚土十棺語溪曹廣葬之先生爲歌詩記其事托見
聞所及美事先生不肯讓人先生尤長於麗語使當
詞頭之任眞足華國而以廟堂金石散爲竹枝禪頌
之音豈不可惜然宋景濂謂謝翺方鳳吳思齊皆工
詩客浦陽浦陽之詩爲之一變向若先生草率青雲

萬非傍讓見■亦豈能一變爾東之風氣如三子哉
生于天啓壬戌四月二日卒于康熙庚申十一月八
日年五十九娶某氏子一人散女六人長適萬斯備
次適　鄭次適沈紹雯次適林鼎錦餘未行兩將
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原與斯備來述銘銘曰
文之美惡與道合離文以載道猶爲二之聚之所學
經史子集行之以法章何呼吸無措之辭外強中乾
其神不傳優孟衣冠五者不備不可爲文野人議聖
稱好隨群此言余發以告先生先生曰然但苦三隻
匠石郢人靈鐘應律先生之死吾無爲質

南雷文定卷八

萬充宗墓誌銘

遼陽靳治荆較訂

五經之學以余之固陋所見傳註詩書春秋皆數十
家三禮頗少儀禮周禮十餘家禮記自衛湜以外亦
十餘家周易百餘家可謂多矣其間而未見者尚千
家有餘如是則後儒於經學可無容復議矣然詩之
小序書之今古文三傳之義例至今尚無定說易以
象數讖緯晦之於後漢至王弼而稍霽又以老氏之
浮誕魏伯陽陳搏之卦氣晦之至伊川而欲明又復

以康節之圖書先後天晦之禮經之大者爲郊社禘
祫喪服宗法官制言人人殊莫知適從士生千載之
下不能會衆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達於海猶可
謂之窮經乎自科舉之學興以一先生之言爲標準
毫秒摘抉於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經大法反
置之而不道童習白守等於面牆聖經興廢上關天
運然由今之道不可不謂之廢也此吾於萬充宗之
死能不慟乎充宗諱斯大吾友履安先生之第六子
也其家世詳余先生誌中充宗生逢喪亂不爲科舉
之學湛思諸經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

詁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詁
之失何謂通諸經以通一經經文錯互有此畧而彼
詳者有此周而彼異者因詳以求其畧因異以求其
同學者所當致思者也何謂悟傳詁之失學者入傳
詁之重闇其於經也無庸致思經既不思則傳詁無
失矣若之何而悟之何謂以經解經世之信傳詁者
過於信經試拈二節爲例八卦之方位載於經矣以
康節離南坎北之臆說反有致疑於經者平王之孫
齊侯之子證諸春秋一在魯莊公元年一在十一年
皆書王姬歸於齊周莊王爲平王之孫則王姬當是

其姊妹非襄公則威公也毛公以爲武王女文王孫
所謂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非附會乎
如此者屢見叠出克宗會通各經證據緝鈌聚訟之
議渙然氷泮奉正朔以批閏位百注遂無堅城而老
生猶欲以一卷之見申其後息之難宜乎如腐朽之
受刃也所爲書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
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初輯春秋二百四十卷
燼於大火復輯絕筆於昭公丁巳甲陽艸各一卷其
間說經者積多萬氏家譜十卷嗟多矣哉學不患不
博患不能精克宗之經學由博以致精信矣其可傳

也然毎觀古人著書必有大儒爲之流別而後傳遠
如蔡元定律書朱子言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
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故元定之書人皆敬信陳
澔之禮記集說陳櫟之禮記解吳艸廬門二陳若之
說禮無可疵矣故後皆列之學宮自鼓山先師夢奠
之後大儒不作世莫之宗墻屋放言小智大黠相煽
以自高但有講章而無經術克宗之學誰爲流別余
雖嘆賞而人亦莫之信也克宗爲人剛毅見有不可
者義形於色其嗜義若饑渴張蒼水死國難棄骨荒
郊克宗葬之南屏使余誌之春秋野祭蓋不異西臺

之哭焉父友陸文虎甬中所稱陸萬是也虎文無後
兩世之喪皆在淺土克宗葬其六棺凡所爲皆類此
不以力絀隻輪而自阻也崇禎癸酉六月六日其生
也康熙癸亥七月二十六日其卒也娶陸氏子一人
諸生經能世其學克宗之卒余許銘其墓以鄭禹梅
之跋翁傳盡其大指故閣筆者久之而經累請不已
又二年始克爲之銘曰
三代之治懸隔千祀制度文爲三傳三禮牛毛繭絲
精微在此釋者以意或得或否躡訛踵陋割裂絕肯
倪倪克宗尋源極委會盟征伐冠昏喪祀如探珠[illegible]

如承明水如服玄端不謂故紙三尺短碑西溪之址
書帶環之不生葛藟

陸周明墓誌銘 甲辰

司馬遷傳游俠以鄉曲之俠與獨行之儒比量而賢
夫俠者以布衣之俠與鄉相之俠比量而難夫布衣
然時與勢殊乃有儒者抱咫尺之義其所行不得不
出游俠之途既無有土卿相之富厚其所任非役屬
巷布衣之事豈不尤賢而尤難哉十年以前亦嘗從
事於此心枯力竭不勝利害之糾纏逃之深山以避
相尋之急此事遂止其時周明與其客以十數見過
皆四方知名之士余間至其城西川舍複壁柳車雜
賓死友咄嗟食辦余既自屏周明亦不相聞問然頗
聞其喜事益甚江湖多傳周明姓名以為異人嗟乎
周明亦何以異於人哉華屋甫田婚嫁有無人情等
爾亦唯是胷中耿耿者未易下臍人見其踵側焦原
手搏彫虎遂以為異雖然周明一布衣諸生又何所
關天下事而慷慨經營使人以俠稱是乃所以為異
也周明姓陸氏名宇燝鄞縣人也祖某父世科大理
寺卿母某氏配周氏崔氏子經異經周壻萬斯大少
與錢司馬讀書忼慨有大志司馬江上之事周明實
左右之群興航艓其諸臣風帆浪楫倏逝金鰲牡蠣
之間非內王之力則亦莫之能安也癸卯歲周明為

降卒所詿捕入省獄獄具周明無所詿誤脫械出門未至寓而卒周明以好事盡其家產室中所有唯草薦敗絮及故書數百卷計開家中整頓其室得布囊於亂書之下發之則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曰捧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馬篤庵王公頭也初司馬兵敗梟頭於甬之城闕周明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見牆中有叩首而去者跡之走入破屋周明曰子何人其人曰吾漁人也周明曰子必有異無爲吾隱其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事司馬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周明相與流涕而詣江干雲計所以收其頭者江干雲者故與周明讀書錢公之將也失勢家居會中秋競渡遊人襍沓干雲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遨戲至梟頭所問守卒曰孰戴此頭也者卒以司馬對干雲作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是日乎拔刀擊之繩斷墮地周明明山已豫立城下方是時龍舟噪甚人無回面易視者周明以身蔽明山拾頭雜儔人而去周明得頭祀之書室蓋十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至是而春明始瘞之昔李固之死汝南郭亮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其屍南陽董班亦往哭固殉尸不肯去欒布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彼皆門

生故吏故冒死而不顧周明之於司馬非有是也一念憐其忠義遂不惜扞當世之文罔所謂尤賢尤難者不更在是乎初周明讀書時有弟子訟其師師不得直周明詣文廟伐鼓慟哭卒直其師而後止昔震川敘唐欽堯爭同舍生之獄以爲生兩漢時即此可以顯名當世在周明視之尋常瑣節耳獨恨不得司馬遷以拾之余因萬斯大而論次儹以答周明襄者之一願也銘曰

或駭其奇或嘆其拙茫茫宇宙腐儒蚓結

進士心友張君墓誌銘

心友張君沒於京師其友無不哀之哀其有才而業未就也有志而學未遂也慨自時風衆勢趨於科舉一途苟非卓立千古之士一第進士便意滿志得以爲讀書之事畢矣故流俗之論雖穿穴經傳形厭心死至於老蠹者苟不與策名皆謂之無成豈知場屋之外復大有事古今事物錯落高下不以涯量帝王之所經營聖賢之所授受下而綜情綺靡之功俱屬吾人分內學者窮年矻矻彷彿其涯涘而不可得總溢才命世抗志思古道之未通吾夫子所謂苗而不

秀秀而不實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天資穎秀率性聰達年二十四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縱橫指取無不如意流俗莫不交口羨之爲人得如君則亦已矣而君獨歛然不自以爲足將晉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於是親師取友里中有講經會君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同邑范氏多藏書余借同學借抄日計君所手抄過於傭書者君不特抄之而且發之爲詩無僻固狹陋之習使由是而之焉則且淳之爲道德流之爲文章溥之爲事業皆未可知未幾而君卒矣乃僅僅以詩見之於友朋間是其才可惜而志可哀也故論君者不在君之所就於其所未就者君自此遠矣君諱士塤字心友別號雪汀張氏顯於宋宰相知白無子以兄子子思爲後仕至尚書工部侍郎後有顧者自滄州徙鄞顧孫用明遷雲龍溪明永樂間用明之後允肅贅城西青石橋余氏因家焉允肅生寧寧生泮弘治辛酉鄉進士知豐縣改汀州府學教授聚徒講學稱爲味芹先生味芹生仕仕生國紀國紀生一相一相生遐勳字振寰治產積居與時逐遂至富厚君其仲子也君應授推官以汰冗員改知縣值銓選壅滯又連丁內外艱需次於家者十

餘載讀書之外好古書畫法帖與其友陳夔獻陳介眉范國雯王文三鄭禹梅之輩相砥礪於古昔乙卯始入京候補行人丙辰卒於寓舍康熙十五年某月某日也距生崇禎十三年庚辰某月某日年三十七蓋未沾一命而卒士人白首窮經得貢於天子者固難貢於天子矣得登進士第尤難之難也既第進士則解褐除官直易易耳君何易其所難而難其所易鄉黨親戚以爲君之不幸君子固未嘗以此置欣戚於其間也娶陳氏即夔獻之女弟子二人錫瓚縣學生錫璁太學生君將北上預營葬地於吳家斗絡岡

賦詩以爲達。豈知其風流將盡。志壹之動氣乎。錫瑱錫璁以國寠之狀來請銘。余不得辭。銘曰

㲄㲄章句。錮人性命。覩一科名。以爲究竟。正如海師。針經錯亂。妄認魚背。指曰洲岸。所以古人。舉頭天外。些少得志。曾不芥蔕。此志無窮。海怒鵬搴。希賢希聖。以至希天。吁嗟雪汀。風雲呼翕。如此之人。曾不四十。

王征南墓誌銘 己酉

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於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謂內家者。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卽仆。故別少林爲外家。蓋起於宋之張三峯。三峯爲武當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進。夜夢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單丁殺賊百餘。三峯之術。百年以後。流傳於陝西。而王宗爲最著。溫州陳州同從王宗受之。以此敎其鄉人。由是流傳於溫州。嘉靖間張松溪爲最著。松溪之徒三四人。而四明葉繼美近泉爲之魁。由是流傳於四明。四明得近泉之傳者。爲吳崑山周雲泉單思南陳貞石孫繼槎。皆各有授受。崑山傳李天目徐岱岳。天目傳余波仲吳七郎陳茂弘。雲泉傳盧紹岐。貞石傳董扶輿夏枝溪。繼槎傳柴玄明姚石門僧耳僧尾。而思南之傳則爲王征南。思南從征關白。歸老於家。以其術敎授。然精微所在。則亦深自秘惜。掩關而理。學子皆不得見。征南從樓上穴板窺之。得梗槩。思南子不肯思南自傷身後莫之經紀。征南聞之。以銀卮數器奉爲美檟之資。思南感其意。始盡以不傳者傳之。征南爲人機警。得傳之後。絕不露圭角。非遇甚困。則不發。嘗夜出偵事。爲守兵所獲。反接廊柱。數十人轟飲守之

之征南拾碎磁偷割其縛探懷中銀鋻空而擲數十人方爭攫征南遂逸出數十人追之皆蹐地匍匐不能起行數里迷道田間守望者又以爲賊也聚衆圍之征南所向衆無不受傷者歲暮獨行遇營兵七八人挽之負重征南苦辭求免不聽征南至橋上棄其負營兵拔刀擬之征南手格而營兵自擲仆地鏗然刀墮如是者數人最後取其刀投之井中營兵索綆出刀而征南之去遠矣凡搏人皆以其穴死穴暈穴啞穴一切如銅人圖法有惡少侮之者爲征南所擊其人數日不溺踵門謝過始得如故牧童竊學其法

以擊伴侶立死征南視之曰此暈穴也不久當甦已而果然征南任俠嘗爲人報讐然激於不平而後爲之有與征南久故者致金以讐其弟征南毅然絕之曰此以禽獸待我也征南名來咸姓王氏征南其字也自奉化來鄞祖宗周父宰元母陳氏世居城東之車橋至征南而徙同嶴少時隸盧海道若騰海道較藝給糧征南嘗兼數人直指行部征南七矢破的補臨山把總錢忠介公建　以中軍統營事屢立戰功授都督僉事副總兵官事敗猶與華兵部勾致島人藥書[illegible]復兵部受禍讐首未懸征南終身菜食以明

此志識者哀之征南罷事家居慕其才藝者以爲貧必易致營將皆通慇懃而征南漠然不顧鋤地擔糞若不知已之所長有易於求食者在也一日過其故人故人與營將同居方延松江教師講習武藝教師倨坐彈三絃視征南麻巾縕袍若無有故人爲言征南善拳法教師斜盼之曰若亦能此乎征南謝不敏教師軒衣張眉曰亦可小試之乎征南固謝不敏教師以其畏已也強之愈力征南不得已而應教師被跌請復之再跌而流血破面教師乃下拜贄以二縑征南未嘗讀書然與士大夫談論則蘊藉可喜了不

見其爲麤人也予嘗與之入天童僧山焰有膂力四五人不能掣其手稍近征南則蹶然負痛征南曰今人以內家無可眩曜於是以外家攙入之此學行當衰矣因許叙其源流忽忽九載征南以哭子死高辰四狀其行求予誌之生於某年丁巳三月五日卒於某年己酉二月九日年五十三娶孫氏子二人夢得前一月殤次祖德以某月某日葬於同嶴之陽銘曰

有技如斯而不一施終不鬻技其志可悲水淺山老孤墳孰保視此銘章庶幾有考

前新進士澤望黃君壙誌 戊戌

天啓忠臣之家其後人多有賢者而兩浙之黃魏爲
毅若魏忠節公三子子敬死孝于一子聞文學甚盛
忠端公五子二人尙幼不肯與聯木澤望其姓名亦
落人口當是時考官之入棘闈者皆欲得此兩家之
後人出其門下丙子李啟霖搜澤望而不得已卯陳
臥子搜聯木而不得不肯入南闈則搜者在北入北
闈則搜者在南得之者僅子一耳乃甲申之變子一
進十日之死怨家緣飾其事悲哉余兄弟二十年以
來家道喪失風波震撼蹤爲論者所甚惜然讀書談

道窮巖冷屋要復人間推排所不下則嗒然相對於
霜落猿啼之夕者自信有不以彼而易此也昔先公
在詔獄冥昡之中有老人船指同難諸公而較之曰
他日惟公最吉不敢以其言爲誣也今者無端奪吾
澤望以去始惝怳而疑於其言矣澤望諱宗會字之
者爾東陸文虎以其窮經似先儒黃澤楚望也生於
宛陵之官舍自幼倣倘不羈先公謂此兒成就未定
但知其不逐牛馬行隊者六歲時沿河捌蟹爲戲有
塾師諧之曰蟹精善捌蟹澤望以捌蟹之杖跨之與
走而應曰龍子貫乘龍塾師縮頸與之十六歲補博

士弟子員爲博節黎公所識拔又三年丙子乾所劉
公以第一寅之明年歲試復第一遂廩於二十人之
一又明年許公平遠提督學政一時譽望所歸不敢
以他人先澤望及試題有脫誤許公特召郡縣言其
故曰吾故欲首某而不可奈何發案澤望入許公謂
之曰子有文名而疎畧如此將無恃才而輕讀書乎
澤望傲然了不陳遜直對曰疎畧則有之書故無所
不讀也許公變色而弟子員千餘人皆驚竟塡二等
時許公之意欲使其謝過而後高第之也壬午御史
觀風第一甲申援貢未廷試而國變是時澤望年二

十、七、耳、而、場、屋、坊、社、已、歷、十、餘、年、之、久、行、輩、興、爲、老、
師、名、宿、方、縱、橫、指、取、一、旦、歛、而、與、農、樵、爲、伍、其、中、若、
有、不、適、然、者、始、放、之、於、酒、其所與爲酒人者又不過
里胥田父無所發其憤懣於是小人者僞爲問字求
業以示親附澤望亦遂臨觴高談割臂痛哭騾長其
聲價萃不知坐受其愚弄也亡何兩子同日死壬寅
遇火廬舍蕩然婦隨以瘵死天又以意外困之癸卯
四月予至語溪澤望尙强飯如故踰月急信告危余
馳歸視疾已不可起至八月初八日辛距所生戊午
得年四十有六澤望少無師以余爲師余初讀十三

經字比句櫛三禮之升降拜跪宮室器服之微細三傳之同異義例氏族時日之謀亂鉤稽考索亦謂不遺餘力然終不及澤望之精實搜博覽天官地誌金石筭數封影華軌藝術雜學旁無勿與予同者其詩初喜僻奥余一變而之冷淡澤望亦變其文華藻錯落頗以王微范曄爲則余謂此一種文寧以音節不同六朝便高檯其氣骨耶澤望不以爲然已亦日就刋落而蹊徑頓盡此詩文之無勿同也自濂洛至今日儒者百十家余與澤望皆能知其宗旨離合是非之故而澤望忽折而入於佛其初遇學佛者概而信

之凡喫菜合眼緊閉離落之徒便降心而與之交及穿剝三藏窮歲累月稍稍出而觀今之所謂宗師者發露其敗闕亦遂牛毛繭絲爲其教之書數十萬言余於釋氏之教疑而信信而疑久之知其於儒者愈深而愈不相似乃爲澤望反覆之葢十年而不契終於不可同而止然余賦性偏弱廹以饑寒變故不得遂其麋鹿之一往屈曲從俗姑且不免深恨釋氏根塵洗滌未淨而澤望負氣好高口含瓦石嗜人率爾必欲突兀自異亦自度不可與世接乙酉以後未嘗一渡錢塘山輿江郵枯槁憔悴呼天搶地竟隕其身

是豈學佛者所宜有然則澤望之學佛將無憤憾之氣無所於寄其亦如屈原之於騷孟郊之於詩張旭之於書耶故相宗性海即彼教中之嵩門者尚且入而述其向背澤望乃能筭沙摶空其精也乃其所謂憤憾之甚者邪曾祖諱大綬祖諱曰中贈封皆太僕寺卿父諱尊素山東道監察御史謚忠端毋姚氏封淑人娶梁氏繼劉氏吾友瑞當之女子在者一人百

女二人長適馮宮儀御史中丞留仙之孫也次字邵某卒之次月附葬化安山賜地之左距餘姚城二十里余嘗謂孔子嘆顏回好學今也則亡其學不僅

指讀書而言然讀書亦學中之一事今之天下千百輩中求一讀書之人而不可得聞其人有意於讀書矣未幾類有物以敗之此無他不好故也澤望墮地來書卷未嘗一日去手丙子塲後即爲日記所讀之書件繫於每日之下如督逋負不中課不休最其三十年中所未盡讀者獨道藏耳一日對客談名山與以其路徑宮觀畫地而尺寸之客言君曾至耶澤望失笑而起葢皆得之書本者也其所著書縮齋文集若干卷縮齋日記若干卷學御錄一卷瑜珈師地論註若干卷成唯釋論註若干卷若澤望者以讀書而

言亦可謂之好學也已又不幸以憤憾損其天年豈讀書種子真欲絕於世乎癸卯十二月十二日

陳母沈孺人墓誌銘 庚戌

余友陳同亮改葬其生母爲之稅服三年夫稅服者過時而服其日月亦近耳顧二十餘年之遠則與生不及者同例同亮不行改葬之緦而服已絕之服率意遵禮無乃蹈子路當除不除之過伯魚既除猶哭之失歟已而陳子介狀其事乞銘於余而後知其不忍哀愴之情始出於此也孺人姓沈氏杭州人年十八歸於侍御平若陳公公故鄞人未有子嗣遂買屋武林以處孺人明年同亮生又四年嫡母周恭人歸同亮而子之孺人仍處武林思子不置踰年而卒

年二十四侍御爲文哭之權厝湖上當是時同亮歷於嫡母於孺人之喪不能親焉又二十餘年侍御恭人相繼謝世同亮始迎喪武林歸葬於鄞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凡爲人子者之言也孺人亡以思子爲之子者又獨何心宜乎同亮之哀於凡爲人子者加一等矣梁沈崇傃以母死喪禮不備役於葬後更行服三年武帝據禮敕斷崇傃終不得行其志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三年稅服自同亮而始何必有例乎同亮方與諸子修講經之會肄業及三禮諸子之論其亦有同異否耶嗟乎先王制禮以斬齊功緦爲

其文以不飲酒食肉處內爲其實昔之居喪者雖文
實未必相稱然猶勉强爲之不敢廢也二十年以來
所謂喪服者率加玄絲於首蒙黑綃於身是孔子之
不以邪者而以之待其父母並三年之喪從是而廢
矣夫於天下之所共行者莫或行之況能行天下之
所不行乎吾欲以同亮之事書之爲天下諷也孺人
生於萬曆丙辰正月二十日卒於崇禎己卯五月二
十五日已酉十二月十六日葬於千丈鏡之原子一
自舜字同亮庠生女一適周徵泰孫男一憲淇孫女
二銘曰

西陵風雨下有安宅潮東來兮兒無饑潮汐東去兮
兒無寒熱雖有安宅其如潮汐越山甬水生來未識
生遊尚苦何況死陜丹旐白鷄有兒在側有兒在側
便爲樂國

唐烈婦曹氏墓誌銘

烈婦曹氏諸生顏洙之女梁寧之羅撒里人年十九
歸同邑唐之坦之坦之父燗亦諸生也歸六年而之
坦病烈婦悉賣其簪珥裝奩以佐醫藥衣不解帶者
半載疾革謂其夫曰君死我不獨生乃營砒霜以待
丙辰歲九月二十八日之坦卒烈婦治喪衣衾必有
副家人阻之不得因斥去其砒霜烈婦瀝桑灰爲汁
飲之腹痛而不死明日夫將殮恐死之不及是時也
碎錢爲屑吞以速之又不死夫旣殮而防之者愈虔
烈婦曰頃欲與夫同殮旣失此期何日不可死而必

以今夜乎家人信之人定烈婦潛起飲滷升餘號呼
宛轉毒裂經時復吐下而解烈婦曰我求死不得計
惟有絕食耳不食二十二日而容貌如故神理烱然
夜半啓戶出投於傍舍池中久之而家人始覺出之
池已死覆以衾而復活烈婦謂其舅姑及母曰大人
非愛我徒苦我也我志已决遲速總一死耳於是復
飲食起而操作如常尋剪其機軸製衣一稱餘布已
尺有小婢乞之不與家人竊議曰尺布尚惜其不死
明矣其時庭中藂蘤方開烈婦視而嘆曰昔董節婦
有菊花詩美其不落也此花亦不落吾試咏之添得

氷霜枝葉無此花自與衆花殊共知秋菊貞心在御
有黃梅艷樹結十二月堅起而嚴殺於天邊影堂霰
座舅姑舅之姉各設四拜曰婦從此別矣孝養之願
以俟來生家人皆哀慟烈婦從容自若從此又不食
除夕得間取其七尺之餘布自經夫柩之旁始知不
與小婢之故也及殮目瞑口闔不同乎世之爲經者
此固獨行其願之一徵矣年二十五許邑侯諸盧祭
之聚觀者數千人莫不爲之歎息泣下嗟乎古今死
節者多矣曾未有如烈婦之死而生生而死人世痛
苦之事備嘗殆過者文文山服腦子二兩不死絕食

八日又不死何意身親見之此如黃河一瀉千里非
積石龍門呂梁之險不足以見其奇一番求死一番
於爍天若故遲其死以極正氣之磅礴或疑守節爲
經烈婦所爲似乎賢智之過夫溧陽女子一言而沉
身王凝之妻舍卒而斷臂古人於生死之際處之至
精今人見其爲輕耳承流襲敝隨地可以解免名節
蕩然不獨在女婦也當烈婦絕食之久余在講堂有
傳其屬纊者仇滄柱謂吾黨盍及是時爲式閭之事
庶幾死者一聞之也余與同學二十餘人爲之一往
已聞其入水不死余恐其因吾黨而激之以不得不

死乃致諧其舅言貞之未嘗劣於烈也先後余返姚
江竟不相聞今年二月至武林陳子棨子文迎謂曰
烈婦死矣將死烈婦謂其舅曰吾願見黃先生一拜
而死今已矣嗟乎風雷雨雪作於除夕烈婦之志可
以激天豈待人激是則余之陋也某年某月某日與
其夫合葬於某所其舅請銘余不得辭銘曰
培之厚藏之密三尺墳千年室記城塚愼勿逸

王孝女碑 丁巳

王孝女者慈谿王孜之女也居城之東偏歲丁巳七月十八日夜二鼓失火孝女母卒停柩於中堂孝女處樓上趨至中堂疾呼舁柩無應者已而火至孝女伏棺上不肯去其父從火光中遙見之抱之而出則已死灌以礬水稍甦聲出喉閒僅絲髮問母棺出否家人不答遂哽咽氣絕時年十五也先是四月之盡城中菊花盛開觀者絡繹不知其爲何祥也至是而有孝女之事孝女頳委巷中紅女纖兒耳天地不以其沕末而氣候爲之密移則夫今日之搒駕天地者其不在通都大邑之貴人亦明矣古來火遍親棺守死勿去者東漢之蔡順古初晉之何琦齊之傅琰梁之徐普濟元之余丙祝公榮郭通陳汝楫明之楊敬祝大昌鄧翰陳倫然皆幸而得免其不免者則宋賈恩隋李孝子明唐治始三人耳然皆男子以女弱而殉身者僅一孝女而已誄曰天地晦冥正氣蕭鬱忽然發作在於單寒有如奔流壅塞勢不能兩決口而出動魄摧顏伊惟孝女幼而窈窕萱草霜披帷堂月暴粉書識魄鏡臺留照所以孝女米鹽心告（大夫之先家中細事孝女必告柩前而後行）諳諳出出夜半融風火如狂濤炯燄蔽空孝女不見烟燄而見母容豈恐絕諾離此簾櫳舉室奔逃而少一人有伏棺者電光繞身時負而出已絕呻吟礬水三咽一絲氤氳母棺出否旁無答者恨此一身不與同赭形爲父留魂不毋舍闔然而瞑哀動城野曹娥投水王女赴火水火死形死仁不可百里千年雙碑翠鎖吾作誄語江流不墮 終

南雷文定卷九

遼陽靳治荆較訂

移史館熊公雨殷行狀

熊公諱汝霖字雨殷世居餘姚之天花衙祖某父某公登崇禎辛未進士第授同安知縣爲政不避强禦直行已意紅毛入寇公渡海敗之於下門考選戶科給事中辛巳江南荒疫人死且半米價四兩有餘轉運不至命給事中七人催督漕糧公當江南上江邑勉從事不使病民逺練正耗二百四十一萬石如期而集沿途見聞無不入告上以朝臣不足任使所用文武踰繩越契而左官外附之徒蔑裂空虛以邀榮路公以爲破格不如循常聽聲不如採實武臣只用甲科行伍凡叙功御覽名色一切報罷會推大將亦須保舉事致連坐舉主庶杜僨帥之門又言時値艱難安危省括懸於督撫以臣裁量多不可以備倉卒也關督范志完事口舌而習調欺順撫潘永圖何所優長況當軍旅宣督江禹緒陽和兵譟風裁掃地宣撫李鑑忸狀小利不持士節保督侯恂凡侶近器厭督馬士英嫗嫣名勢秦撫蔡官治威恩淺薄襄藩陷而楚撫晏然南陽破而豫撫無恙皖撫黃配玄僅百

里之才保撫楊進非鎖鑰之選臣非敢薄待天下士謂方今督撫盡皆非人大聲疾呼欲使其內手惻心量力自陳耳力言孫傳庭不宜急戰不聽而敗京師戒嚴公分守齊化門隨時條陳四月之間三十餘疏皆切中機宜多所彈治上亦佳其敢言召對咨諏公言行間諸臣去彼數百里而軍不敢一望顏行大約南去則我隨其後北返則我出其前如厮隸之於貴官負弩前驅望塵靡及耳兵士一鬨督戰便洶洶欲叛如此則將不能御兵何名爲將督師不能用將何名督師與言及此督將之肉其足食乎巡按陳昌言奏淄川鄉宦孫之獬夢關壯繆語之爾等安心守城我以神兵出戰遲明瞻像汗下如雨公言山東州縣十去七八而獨劾靈一淄川壯繆正神而獨降夢一之獬此何爲者乎之獬逆案中人士論棄之豈神偏鑒之乎爲此言者不過欲借神異之說達其姓名於御前以爲異日然灰之地縣官從而和之奇矣按臣不加駁正而據以入告何異夢中說夢也竊謂淄川之夢涿城之守同一機關遠法王欽若之閉門誦經近類楊嗣昌之華嚴退蝗可怪也公於朝廷舉動失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痛熊開元姜埰兩給事之獄起

由斜氣之去新廷辭不肯但已當將號爲能事者
亦必揣摩究轉以納其說而公之談言觸便有敵以
下所不樂受者有犯無隱蓋其天性然也非以降謫
而去烈皇可謂之能容諫臣矣公言楊嗣昌負國尚
未處分誰爲嗣昌畫練餉之策驅中原百姓爲盜者
沈迅也誰爲嗣昌運籌以三千守襄而賊以十七騎
入城遂出逃者余爵也誰爲嗣昌援引乙榜開府受
事即敗者宋一鶴也情面賄賂斷送封疆二祖列宗
之靈能無飲泣地下乎執政既苦其誚讓上以飲泣
一語致怒降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補原官轉吏

科公言諸臣爭誇定策罔計復讐處堂未已且爲鬭
穴始之武與文爭繼而文與文爭殿廷之上無人臣
禮其言起阮大鋮也陰陽消長間不容髮寧博採廣
搜求奇材於草澤胡執私遼冢翻鐵案於丹書閣臣
此舉無乃負先帝負皇上乎其言四鎮也一鎮之餉
至六十萬勢必不供即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
北開屯設府永此帶礪曾堂奥之內而遽亦藩籬視
之其言復厰衛也厰衛之害橫者借以樹威黠者因
而牟利人人可爲叛逆事事可作營求縉紳惴惴所
不必言小民雞犬亦無寧日先帝十七年憂勤僅無

失德此旨厰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新造紛事持正
其待同官皆之溫潤之色馬士英恨之使其門客朱
統類造作飛條跳梁大叫公言幺麼小臣爲誰驅除
聽誰指使上章不由通政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
告密墨勑斜封端自此始可不嚴行詰究用杜將來
又言先帝篤念宗藩而闖寇先逝誰死社稷先帝隆
重武臣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先帝委任勳臣而京
營銳卒徒爲寇藉先帝旁寄內臣而開門延敵反在
禁旅先帝不次用人而邊材督撫首施兩端超遷宰
執羅拜賊庭思先朝之何以失即知今日之何以得

九月出差臨辭言朝端之上議論日新宮府之間揣
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廢庭推四品監司竟晉詹端
之席追贓定罪無煩司寇之章雖然獨斷之無私未
免群情之共駭況乎蹊徑叠出謠詠繁興一人未用
便目滿朝爲黨人一官外遷輒皆當事爲可殺市井
狡獪耽耽得官呈身應募以備推亦上變之用者環
伺而待發逐咎之令時聞翩翩之鄰未已假然而隻
手足戕禍亂群小可致太平即使驅除異己別用同
心吾輩自然退聽其奈總總報復切切更張置閫卿
於閉闔邏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青紫塞路打成一

凡富貴世界六朝佳麗復見今時琳鄉晉宋梁陳後
來一段公案也其時黃耳鼎陸明方以例轉傾劄尊
臣謹曉冢宰酌出錢公適卽抄傳全朗讀公疏一字
一擊節及至一官外遷二語聲怒中止相對默然曾
稽之守蓋江而營公之意欲令諸師畢渡沉舟破釜
爲不返之計如其不濟則亦八千子弟豈復東還五
百島人不脫斂鍇而已身提孤旅不滿千人從小亹
渡江扎喬司倡率群帥而皆契需觀望無一應者公
進至海寧集其父老豪傑激揚忠義辭酸淚血聞者
莫不感動旅拜轅門者且萬人別營伍分汛地以本

邑進士俞元良司餉指揮姜國臣主兵浙西塵起沿
海烽燧一時號之爲熊兵公大小數十戰親臨矢石
累經覆沒志氣不爲之少衰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
都御史總督義師亡何而閩使劉中藻至欲以江上
之師受其約束行朝洶洶且議開讀之禮魯王亦將
退就藩服獨公持不可言主上原無利天下之意唐
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有功者王定論不磨若我兵
能復杭城便是中興一半根脚此時主上早正大號
已是有名較之閩中乘時擁戴奄有閩越者規局更
難例論千秋爲世公道猶存若其不能而使閩兵克

復武林直趨建業功之所在誰當與爭此時方議迎
詔亦未爲晚自公此議出人心始定閩使始返丙戌
六月朔浙河兵潰公扈蹕國由海道至閩而隆武走
死郡縣已皆降附王以公爲東閣大學士會兵於長
垣分道攻取先後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戊子王在
閩安鎭府國事皆專於鄭彩彩暴橫公每折之以禮
彩與定遠伯周瑞交惡公票擬恒右瑞彩積恨之既
而彩與義興伯鄭遵謙爭商舶害恐謙之襲巳公自
閩安至環琦休沐守環琦者彩之裨將李茂兆與公
奴子爭口元夕熊鄭兩家同郡相問遺茂卽以合謀

告彩公遂爲彩所害并其幼子投海中公報國之心
九裂不恨然吳鉤在矢飛火在濤皆鑒公之忠全軀
橫海之鯨而受制於螻蟻謂之何哉夫神器流離草
創未有成緒公何不引閩師爲助而分唐魯自開
瑕隙議者以公爲鬩昔梁元帝以簡文制於賊臣太
寶改元卒不遵用逮侯景授首而後焚柴須瑞隆武
之制於鄭氏猶侯景也公而奉詔亦豈能轉其斗粟
發其一甲乎徒使江上離心行間之精神徒爲福京
之媚悅耳此舉固與元帝無異也然則公何不勸監
國卽真以繫波蕩之人心議者以公爲迂昔光武旣

戴更始逞之一年河北既平而後受命事之無成天也天若假其始願焉知郎非白水矣乎踵百王之末當陽九之會帝是帝號何益於運數監國不稱位號涉川艅暴力絕而亡留此無利天下之心皎然千古其視受終如敝蹝也公之所慮不亦遠乎公子茂鼎介余族叔應蛟求序公事公魄不返公魂無廟幽銘陽碣無地可施爰撰行狀一通移之史官以為列傳之張本也

移史館吏部左侍郎章格菴先生行狀

會稽章格菴先生東傳以余為先生同門友也再拜乞行狀將以上之史館先生在崇禎間為一代宿臣豈可令其遺事舛駁零落乎謹以故所聞見狀之先生諱正宸字羽侯別號格菴會稽人也為道虛望族祖　父　先生為子劉子內姪從而稟學為人誠樸近道深為子劉子之所契許舉崇禎庚午鄉試歸至濟寧聞報同舟有李科者先生師也先生不忍其失意獨歸偕返而後北轅明年進士第選庶吉士授禮科給事中上求治太急烏程復以功利薦之

先生言伏見陛下洞照群情有先事為察之哲鈐束百辟有以力勝殘之威登咸三五有其臣莫及之聖是以合意者為忠良曆算者無改變以至急賦之開纍錮罪之失情追往之稔惡告密之府奸群心嗟嘆盜賊披猖求治愈急而愈遠矣亦惟是語默動靜之間日求放心以周孔仁義為必當遵以管商富強為必當黜以臣隣吁咈為必不可厭以億兆耳目為必不可蒙謹喜怒之端灼善惡之別則太平宏業自然各得其所蓋先生之言治必本於學術讀者不問而知其為大儒之弟子也巴縣烏程之衣鉢也癸酉入

詔先生奏彈應熊剛愎自用縱橫爲習小才足以覆
短小辯足以濟貪一旦大用必且芟除異己驅除善
良報復恩仇混淆毀譽且訛言何所不至貪緣左右
士論所詆從此薰心捷足之從風馳而起矣疏入下
獄馬世奇王邵爲先生過巴縣曰乾長科此舉成就
老先生爲潞公矣巴縣艴然曰這個皇上某如何做
得潞公然上亦不深罪放還田里丙子冬起戶科先
生言方今大臣持祿養交刻深難犯揣摩宮府帳設
爪牙知護一官小臣習爲恬默冀以自完肝膈邀求
隨機觀望知護一身通國臣僚盡爲聲名利祿無一

人爲陛下者陛下以孤危之身居臣民之上受人欺
給纍兆百出臣切傷心大抵爲烏程而發戊寅五月
火星示變時田貴妃與中宮不協上入不見中宮武
陵故以田畹進上疏微及后宮爲給事中何楷所駁
先生亦言火于五德爲禮陛下未嘗以沽名而忌疑
大臣也而大臣揭救鄭三俊錢謙益倡爲是言疑陛
下甚矣是謂無禮史𡎴辨疏一曰時局再曰時局理
玄黃之說開群任之門亦無禮也朝廷每一番命甲
即增一番徑竇張瞿芳京察不謹借城工以復銓職
亦無禮也天異頻仍陛下方發罪己之詔而李鳳鳴

稱善言不可退星猶揮戈不可卻曰亦無禮也然則
熒惑焉得不垂象乎時廠衛橫甚先生又言西廠雖
革而西廠之實尚存西廠之任雖虛而昔日把持西
廠之人尚在昔云陛下不知則宮掖之間肘足之際
尚且迷罔天聽而況於三輔郡縣乎上令中官自行
回奏氣勢爲之少衰辛巳賊陷洛陽福王被害上召
對群臣於乾清宮先生奏闖賊從四川來奏未畢樞
臣陳新甲從旁急應曰賊自秦來不從川來言至再
督師楊嗣昌奏流賊九股已撫其八只張獻忠與曹
操逃入蜀闖賊在獻忠一股之內今從川來所過地

方不見擱截則嗣昌之欺君露矣新甲表裏爲奸故
不禁其辭之暴也尋長吏垣先生言治之盛衰由於
言路之通塞臣爲六垣之長苟一垣不言一事不言
皆臣之責也一日召對上厲聲曰言官須是設身處
地奈何苟且塞責先生對設臺諫本以求言寧言不
當無使其畏而不言願皇上勿生厭薄宜與再召悉
反前政引用正人撤回差璫停止緝事蠲租清獄行
間賞罰朝報夕可天下仰望手采刻期太平而門多
雜賓性少剛節先生故宜與之門人也謂其一時之
君子曰吾輩當夾持相公以成就其功名無徒將順

以爲瓶氏之美疢也會推宣大總督宜興欲以門生江禹緒代之先生不可冢宰承宜興意江爲正推先生劾冢宰私易不道宜興欲起江陵令史謂元先生於其名下註一鑽字遂止宜興之起涿州之力也宜興無以報之欲借守涿之功役其冠帶先生與金光辰孫晉固執不可亦中格且上言閣臣先格者而後事功可建亦必先積誠而後君心可格人主菲薄朝士必因外庭無一人一事足稱意者苟能不與中官作緣不憑恩怨起見不以寵利居成功不以爵祿私親暱自起皇上敬信矣宜興雖恨先生然終先生在朝形格勢禁亦不至大段放倒賄賂如後時也先生

又舉史可法范景文孫傳庭蔡懋德可任司馬以爲國事日壞皆由司馬之不忠賄賂不絕情面不除推諉不屏欺朦不破恩仇不化軀命不捐以致刑賞倒置功罪混淆臣不知兵安知人之知兵所可信者諸臣夙具肝膽自矢忠義愈於蠹國欺君寡廉鮮恥之陳新甲耳壬午五月會推閣員先生與冢宰李日宣河南道張瑄共事先推十三人上命再推又列十一人六月辛酉召對中左門上怒狗私濫舉如房可壯宋玫張三謨何故得與日宣對畢先生奏曰宣平日

遊移矣然推臣曾有公疏糾之第此番推舉實無徇私即房可壯三人未必果其輔弼論其生平頗知自好上怒亦解下先生等於獄遣戍均州先是無名子教東林點將錄故智以二十四氣分配朝官達之御前於是閣員兩推所不及者流言以貫之上聽明旁寄遂以爲然南渡以原官召先生上疏一曰勤學春秋爲孔氏要典宜選方聞之士朝夕進講高皇帝祖訓備歷艱難尤宜時時省覽一曰辨官易言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乘時射利僥倖顯榮口舌得官者不宜輕開濫門一曰肅綱紀肘腋之間威令不行四海

生心今於藩鎮之中忠勇可任觀望不前速宜分別以就鈐鍵一曰正人心天啓之季喪心媚逆餘孽猶存薰蒸彌甚今茲附賊豈緩刑章又疏陛下宜矯素帥師親臨淮甸聲靈所震人切同仇而乃不爾行在粉飾儀文志在偏安竊恐偏安之業亦未易也馬相將起阮大鋮舉朝爲難銓衡不敢任其責欲假中旨起之司空抉先以中旨陞張有譽先生封還詔書不聽上言臣於有譽非爭其人爭其事也傳陞一途非所以待正人君子有譽賢者未必卽受是用有譽者乃所以斥有譽也魏國公徐弘基公薦張捷有旨

部議先生曰何議為因言動臣無驚舉文臣例使其人果賢者必黜受勲臣薦舉已而以安遠侯柳詐昌疏逐起大鉞先生言朝廷紀綱不舉邸報流傳第見微臣姓名尚掛仕版必以稲辭舊誣謂臣負先帝之經綸負陛下之明詔負銓選之權衡負□□之職掌罪當萬死天地難容伏望早賜罷斥以為不忠之戒蓋先生大指以親君子遠小人為立國根本不以小朝廷而少有阿邑故與羣小爭衡斷斷崩黃翻進鬭命而無如天生妖孽非人力之所能為乎旋以大理寺左丞歸江上之役以先生為吏部侍郎署部事

事敗先生溺水不死自盤又不死行腳不知所往吳市抱關會干封事靈隱續句以避搨誦問先生之高致也先生從子劉子講學最重風節余嘗聞其評品人物曰太守張有譽蔡屏周入覲送監督戶工二部內官文冊長揖不跪天下郡縣只此二公又曰關中一細民與馮少墟講會從此口不二價一日過縣治見學會中二縉紳入謁縣令愕然曰渠亦為此耶終身不肯入會嗟乎使先生而首丘念重當時何以衲此細民乎余嘗念陽明之學得門人而益彰吾劉夫子之學術未大行于天下由門人之得其傳者寡也

之曾思之彰陽明之學者不在講席遍天下之門人而在孤高絕俗之門人如兩峯念菴之能是也吾夫子之門人當金石變聲金鉉吳麟徵祁彪佳葉廷秀王毓蓍先為列星而先生力固首陽又參錯于其間他日追溯淵源以求其學即無龍溪心齋一輩庸何傷其過陽明遠矣謹狀

移史館先妣姚太夫人事

先妣姚太夫人生于萬曆甲午十二月初二日卒于康熙庚申正月初十日享年八十有七十六歲而歸吾忠端公天啓元年敕封孺人四年以御史覃恩再封孺人崇禎元年誥封淑人十七年進封太夫人生五子長即不孝宗羲次宗炎次宗會次宗轅次宗彝太夫人姓姚氏太僕寺卿翀鳳之從孫女父諱克俊字願宇鄉飲大賓母徐氏世居上虞之通湖來歸府會王父贈公會王母章太淑人皆在堂三世同居內外數十人而太夫人長群婦承巾奉篝群婦皆視一

十六歲女子為進退贈公治家嚴肅群婦時有譙訶而獨賢太夫人曰新婦大家氣度無儒酸農瑣之態他日定為貴人顧我不及見矣丁巳先公授寧國府推官太夫人在寧國五年署中落然不聞人聲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司李廳屏癸亥入京師是時逆奄竊政黨論方興楊左諸公多夜過邸寓議論時事燭累見跋僮俾頭觸屏風而太夫人管勾茶鐺酒壘無失候魏忠節見過尤數每過必以小人陰謀相告形之歎息忠節去太夫人迎謂曰得無又有歎息事耶乙丑出都門明年而難作先公被逮太夫人每夜向北

辰而拜祈聲酸苦丙漏將盡聞者無不欲泣先公遺命五子撫之群妾姨之苟風波齎定不失為黃竹農家太夫人不忍嫁群妾皆聽其母家迎去每哭先公至于暈絕不孝苦相勸解太夫人曰汝欲解我第無忘大父拈壁書耳蓋大父以義頑鈍於義出入之處大書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八字揭之於壁羲受教痛哭太夫人哭乃止天子既誅逆奄哀憐忠死之家副笄褕衣加換三品一時名公鉅卿皆就拜謁問起居步韓棖臬之間天下想望風烈太夫人初不以此自異奉事兩人寢門竈下煩辱之任加於娣姒一等王

父病革太夫人不煩諸父命義出營棺木得美櫝王父見之而喜謂太夫人曰吾有三子在而竈穸之事惟一婦是辦汝後必有達者王母之沒適舉債六十金太夫人盡出以供喪事或言之急而舉債與債而不以應急可乎太夫人曰更無有急於喪事者也先公弟三人子五人王父以先公無私積將分財為八各授之王父喪後諸父為政曰孫不得與子同盈縮也於是五人受四分之一太夫人訓諸子曰汝曹能讀父書先業有無不足計也崇禎末宗羲宗炎宗會頗有時譽宗轅亦習科舉顧功名可以戾契致太夫

人叟思稍解乃求錢而盡灊復興阮大鋮招搖白下
錢部胡仲馭出南都防亂揭集諸名士以攻之而以
顧杲宗羲爲揭首次桐城左國棅宣城沈壽民大鋮
得志修報復旣曲殺仲馭左沈皆變姓名去逆挑徐
署丞疏逮杲及羲弘光遜位不及於難驚魂未定而
四方兵起乙酉奉太夫人徙中村丙戌徙化安山丙
舍丁亥返故居己丑山中亂徙邑城明年返故居丙
申山中又亂徙半霖其秋返故居己亥海上亂防海
之師望門而食徙三溪口明年冬返故居甲寅群盜
淸山徙海濵之第四門乙卯後五月始返三十年之

中流離轉徙疕疕靡有定居其間與村郤之婦女將
蒙束緼而立塵起疾呼以道須臾之命者又不知凡
幾自乙卯以來風鶴稍息太夫人早起日誦金剛經
一卷誦畢置曾孫小孩於膝口授唐詩絕句一二首
暇則述閭閻碎事勾女孫輩一笑方謂此樂可常豈
知安居數年亦爲造化之所吝耶古來章獲謗妨受
禍不過一時而太夫人始遭東林黨禍繼之以復社
蕪堨又繼之以亂亡捕獄則操兵到門避寇則連經
貫掌覆巢之後復遇覆巢辛苦再立之戶贏籍佃
而一生與艱危終始即古來之節婦賢母著名[illegible]

一節而太夫人上書代死叔忠愍之夫人膝下皆爲
名士舉觴楊于似伯仁之母執經講舍諸生先起居
太母似忠介之母九十堂親養堂束帛又似依齋之
母隨舉一節皆應史法太夫人兼之蓋天不以尋常
婦女之境遇處太夫人太夫人亦遂破荒於婦道母
道之變局故五十稱壽祥光遍於帷帳一年廬墓畢
露降於靑松豈非天也每當太夫人壽辰海內鉅公
多有傑作以表徽音蕺山劉夫子徐忠襄薌忠介相
國瞿稼軒朱文靖孫碩膚中丞方孩未陳于庭儀部
周仲馭徵君沈眉生蘇武子陳定生其著也史館諸

公亦考信前言句義覽之不妄也
監修徐立齋先生爲之特傳於列女是吾母屈於
生願得伸於死子孫當世世不忘也

南雷文定卷十

遼陽靳治荊較訂

周雲淵先生傳 辛亥

周述學字繼志別號雲淵越之山陰人好深湛之思凡經濟之學必探原極委尤邃於易曆古之言曆者以郭守敬爲最而守敬所作曆經載於元史者言理而不傳其法其法之傳於曆官者有通軌通經諸書則死數也顧其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割圜曆官棄而不理亦無傳之外人者當是時毘陵唐順之吳興顧應祥皆留心曆學求其書而不可得述學竭其心思遂通弧矢之術從來曆家所步者二曜交蝕五星順逆而已自西域經緯曆入中國始聞經緯凌犯之說然其立法度數與中曆不合名度亦異順之慨然欲剏緯法以會通中西卒官不果述學乃撰中經用中國之算測西域之占以畢順之之志日行黃道月行九道而古來無所謂星道者述學推究五緯細行爲星道五圖於是七曜皆有道可求與順之論曆取歷代史志之議正其訛舛刪其繁蕪然於西域之理未能通也又撰大統萬年二曆通議以補歷代之所未備自曆以外圖書皇極律呂山經水志分野算法太

乙壬遁演禽風角鳥占兵符陣法卦影祿命建除埋術五運六氣海道針經莫不各有成書發前人所未發凡千餘卷總名曰神道大編蓋博而能精上下千餘年唯述學一人而已嘉靖間錦衣陸炳訪士于沈鍊鍊以述學言禮聘至京炳服其英偉薦之於趙司馬司馬就訪邊事述學曰今歲主有邊兵其應在乾艮艮爲青州遼東乾爲宣大二鎮京師可無虞也已如其言司馬將具題大用會總兵仇鸞聞其名欲致之述學識鸞必敗先幾還越總督胡宗憲征倭私述學於幕中諮以秘計述學亦不憚出入於狂濤矢之間卒成海上之功武林兵變述學論以國運安平不可妄動動則奇禍立至其魁亦信述學之言多驗謀遂寢述學在南北兵間多所擘畫其功歸之主者未嘗引爲己有故人亦莫得而知也庚午余在南中閩人陳元齡以所著思問初編相示其言太乙六壬多本於雲淵斯時亦未知雲淵之爲何如人也甲戌余避逅其諸孫周仲訪之於木蓮巷梁上堆雲淵神道大編數十冊其冊皆方廣二尺餘仲言遺書散失此不能十之一二也又見其地理圖縱八尺橫二丈畫方以界遠近每方百里唐呂溫所序未必能過也

余欲盡抄其所有會仲遊楚不果丙戌亂後失故書舖中得中經測圖地理數種丙午見其曆宗通議而後知邢雲路律曆考所載皆述學之說掩之爲己有也庚戌九月坐證人書院有問其命子四五人升階再拜者門狀爲周允華問之則仲之諸子也問以遺書所存有惟算學耳余讀嘉靖間諸老先生文集鮮有及述學者唯湯顯祖有與周雲淵長者書論卦圖乃是溟滓曆書止是算法必欲極神明之用亦須達虛無之氣觀其言要非能知述學者唐順之與之同學其與人論曆皆得之述學而亦未嘗言其所得之自豈身任絕學不欲使人參之耶天下承平久矣士人以科名祿位相高多不說學述學以布衣遊公卿間宜其卜祝戲弄爲所輕也雖然學如述學固千年若旦暮奚藉乎一日之知哉

張景岳傳 辛亥

二十年來醫家之書盛行於世者張景岳類經趙養葵醫貫然醫貫一知半解耳類經明岐黃之學有王冰之所未盡者即學士大夫亦必累月而後能通之昔在戊寅曾於張平子座上識景岳蓋交臂而失之己酉寓證人書院有蔣一玖者年八十矣欲爲其舅作傳則景岳也景岳名介賓別號通一子越之山陰人也其父爲定西侯客介賓年四十即從遊於京師天下承平奇才異士集於侯門介賓幼而濟濟遂徧交其長者是時金夢石工醫術介賓從之學盡得其傳以爲凡人陰陽但以血氣藏腑寒熱爲言此特後天之有形者非先天之無形者也病者多以後天戕及先天治病者但知有形邪氣不顧無形元氣自劉河間以暑火立論專用寒涼其害已甚賴東垣論脾胃之火必務溫養救正寔多丹溪出立陰虛火動之論寒涼之弊又復盛行故其註本草獨詳參附之用又慨世之醫者茫無定見勉爲雜應之術假兼備以倖中借和平以藏拙虛而補之又恐補之爲害復制之以消實而消之又恐消之爲害復制之以補若此者以藥治藥尚未遑又安望其及於病耶幸而偶愈

亦不知其補之之力攻之之力耶及其不愈亦不知其補之爲害消之爲害耶是以爲人治病沈思病原單方重劑莫不應手霍然一時謁病者輻輳其門浛邊大帥皆遣金幣致之其所著類經綜覈百家剖析微義凡數十萬言歷四十年而後成西安葉秉敬謂之海內奇書斑孟堅贊孝宣之治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介賓此書若非遭遇神宗之盛亦莫能有也作古方八陣釋古人立方之意作新方八陣析古方之非藥爲其經之用不相淩奪其書晚出今方行世介賓

博學於醫之外象數星緯堪輿律呂皆能究其底蘊在遼陽道中聞御馬者歌聲聒耳介賓曰此惡聲也不出五年遼其亡矣已而言驗所親問以近事介賓曰我夜觀乾象宮車殆將晏駕天下從此亦亂矣未幾神宗崩介賓遂返越其年五十八又二十年始卒卒之日自題其像名三千而誨之其門人曰先生乃死耶吾先生故有不死者介賓莞爾而逝自太史公傳倉公件繫其事後之儒者每倣是體以作名醫之傳戴九靈宋景濂其著也而名醫亦復自列其事存爲醫案以待後人遇有病之相同者則倣而治之亦

盛心也世風不古以醫負販其術無異於里閭俗師也而不肯以里閭俗師自居雖復殺人如草亦點綴醫案以欺人介賓醫案散在景岳全書余不敘於篇惡夫蹈襲者之衆也趙養葵名獻可寧波人與介賓同時未嘗相見而議論往往有合者

明司馬澹若張公傳

天啓乙丙之際讒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欲都局而以先忠端公為謀主於是逮七君子於詔獄必欲殺之五月丁未王恭廠災壞民居十餘里擊死數千人熹宗在乾清宮走避建極殿御座毀折繼又朝天宮火災異疊見亘古今所未有詔廷臣修省是時澹若張公為兵部職方司主事與同官王陞密議因草疏言修省之實刑獄係死生人命董以士師申以覆奏誠慎之也今罪囚半歸詔獄追贓郎以畢命雖其人自不寃而於好生之德無乃未愜乎甚至秋後與不

時并律纍首與絞斬同斃痛快之事每干天和自今以往輕重罪囚悉付法司使罹法者知自絕於天比附者無舞筆之恐罪疑惟輕則冥途有重返之魂罰當其咎則單門無連染之人肅殺之後繼以陽和此其時矣至於軍儲告匱土木宏規豈不知生財為急而急土木不如急軍儲議搜括不如議節省今既搜無可搜括無可括瑣屑凌雜盡以入告竊恐焚林竭澤之後能無魚驚鳥散之憂請自皇極告成暫停工作悉以海內物力併為軍前見糧寢其煩瑣之誅求益見聖心之惇大俟疆宇廓清再完堂構未為遲也

公銜疏溫中人白堂官堂官長垣王永光也長垣固攻東林者然其人有權術把持局面亦不欲旁乾兒門客之虎落思深慮遠得公疏竟上之上傳覽極臣所奏停工緩刑言若忠愛朕熟思旬日皇極殿工已抵八九止用銀壹百伍拾萬兩務崇儉約匪雕匪刻邊儲歲解不缺外發帑二千餘萬洪流東楚功績闇然今當節縮皇極之餘經始三殿計外解一百餘萬未至皇考發帑百萬尚存內外臣工乘此一德搜括編派俱無所事苟疆臣民牧齊契工官則乾沒風消愆咎聲況何功不奏何治不隆乎刑不上大夫崇養

士節皇祖成憲柰士不自愛爭為奸宄如周宗建保熊廷弼於亡遼之後滲匣封疆歛金饑輔創建書院翼皷奸邪惡郭鞏之攻廷弼誣以交結內侍究發從語違埋疑案周順昌逗撓詔獄止檻車而結姻拔市魁以稱亂明與君抗黃先忠端公諱請寄為奸李若星之節鉞鄒維璉之吏部何所由來撓亂朝政擗擡邪夫朝廷重士士寶自輕朝廷建官官反侮上一槩縱舍姑息無將之誅春秋謂何難乎其為上矣諸臣竊動以為朝廷之過撰甚惑焉海內方汙衊朝廷聞是疏之上莫不舉手加額以為中流之一壺豈知其殺

機已決騎虎之勢不能復下然矯首之反覆辭費小
人之氣未嘗不固衰矣長垣既以此去而公有寧錦
之功逆奄擿之未幾推補吏部郎中尚以門戶罷之
昔李膺在獄賈偉節西行說竇武霍諝訟之呂惠卿
興大獄蘇子瞻勸王安石言之實王皆與奸人與趙
故賈蘇之言易入公之於長垣水火也而欲榕之以
正議此陳了翁不能得之於章惇者公竟得之可不
謂奇乎公諱履端字旋吉號澹若世爲華亭人曾祖
良佐祖謨父元輔太學生生三子長拱端當陽知縣
次即公次執端邵陽知縣萬曆壬子三人同舉鄉試

公登丙辰進士第山知晉江東鹿二縣皆有能名其
大者於晉江得黃石齋先生爲一代大儒於東鹿河
決遷縣治二十里築城一千五百丈民不加賦遷者
如歸其爲治詳石齋臥子誌狀公自職方歸禁割朝
議放情詩酒烈皇更化以次召骨鯁之臣起公吏部
而傷於京槃不能復赴崇禎元年卒年四十三娶沈
氏封安人子三人曰定諸生曰寧曰守康熙壬子舉
人一女嫁諸生王世淵公卒後五十五年守函幣以
傳文屬余憶乙酉於徐太宰座上識守忽忽交臂不
知其爲公之子也皇底■散口說流行余以身所見

聞者詮次其事宋國之恨集於筆端不覺失聲痛哭
棲鳥驚起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黃醒泉府君傳

正德丙寅謝文正致政歸與馮雪湖相唱和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往復至於八九嘉靖辛酉呂文安憂歸與黃醒泉相唱和當花對酒登山臨水無日無之姚江風雅唯此兩時爲最盛承平士大夫之風流今無復有夢見之者矣醒泉則余五世族祖也諱尚質字子殷醒泉其號也吾始祖崔川十三世孫祖鵬父舜卿母邵氏府君生時母有夢筆之祥幼而穎異日誦千言稍長以易爲大師湖守胡君聞其名遣子從學舉嘉靖己酉科浙江鄉試知息縣事府君吏治以教化爲先民曾翔兄弟訟產府君手書棠棣章與之曰熟讀後始爲若理越數日詣府君求直府君曰前詩熟否曰熟府君發明詩義慷慨嗚咽翔兄弟感動流涕不待終章相讓而去或怪其速化府君曰人孰無天性批之以法愈見其汩沒耳尋遷景州守景州多盜皆勸其刻深爲治府君曰不然景瀕滄海而麓大行苟如此是驅之爲盜也於是捐鈎距省篣書多所縱舍盜自衰止明年脩董仲舒書院周亞夫祠自爲文記之祐觀以經術使民不遊學堂與提市同時分宜竊柄大官多出其門下府君激烈抗憤發言無所㥘避聞者惡之分宜旣敗分宜之黨未衰廉平之譽無由漸朝廷之耳罷勉六載乃自免歸築室烏臘山讀書賦詩耳目所及分爲十四景片石孤枝題品張皇萬曆丁丑元旦庭詰諸子手書付之二十三日卒年七十四府君與雪湖皆不愛人牽挽雪湖毋年九十固不欲出府君之在景州呂相氣勢方盛府君崚嶒偏州未嘗以尺牘自鳴不平其自重如此府君所最善者楊珂徐渭其詩文書畫齊稱一時而弇州主盟壇竝士之未捧珠盤者多見詆訶三人崛強不拜於邾莒故徐渭之詩楊珂之字皆有貶辭於府君無稱焉百年以來渭以袁公安顯珂僅有知者府君姓名幾將湮沒余因選其詩而爲之傳

蔣氏三世傳

蔣洲字宗信別號龍溪鄞縣人幼負其才生好游俠書達管樂平居愛客置酒推枚投壺高既大談終日不倦以故人樂與之遊嘉靖癸丑王直勾倭入寇烈港直敗入海汪姓夢弧矢星入懷而生長而與其徒入海遂巨舶載硝磺絲綿違禁諸器物往來互市於日本暹羅西洋各國貲累鉅萬各島君長以下並信服之稱爲五峰船主（五峰其號）廣有賊首陳思盻者不入直黨直掩殺之併其衆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直節制不能存威名藉甚尋招集亡命據薩摩州之松浦潛

稱徽王置官屬三十六號令島人時時遣部下剽攻沿海郡邑東南危動當是時胡梅林（宗憲）開府浙直歷訪奇士而宗信之里人都督萬鹿園（表）留心人物謂梅林曰里有蔣生者縱橫之士也梅林遂令鹿園置之幕府宗信曰漢之困於匈奴由中行說也宋之患於元昊由張元也今王直航海遠有東南之利今與我爭於鯨唇之上者皆直之分餘也我不得直彼賜附譃援其可既乎直之母妻與子盡在我地彼譬作賊骨肉刺心公如開以丹青之信未有不就我索者梅林曰此名計也請於朝授宗信提舉以陳可願爲副發與海上亡命十餘人使之向導直之子滶亦齧血致書於父曰幕府長者唯願一見阿父以有詞於朝無他患也乙卯九月開洋至小衢山七日抵五島島侯疑爲商舶將肆劫勒有僧譯之酋長酋長始郊迎示以天朝宣諭之旨酋長受命乃使人招王直直至殊作意氣宗信諭之曰君即不念祖宗墳墓獨不爲老母妻子計乎國家方急東方誠以此時罷遣衝鯨綱絡波臣兆萬世刻石之功也兼官重級舍君誰適不然倭情貪狡國家縑帛無限購君萬里之外不異庭除矣直感其至言苦意遂與之同食遞衣言

無不盡皓返松浦日本以天文王爲共主然號令不出國門各島自相雄長豐後山口又島中之最雄者也故入寇者多二島之人直與宗信同行宣諭明年丙辰至博多津召其色目賞賜旅誓四月至豐後島主懷音草表詰以從前作過稽首主臣願貢方物遂令其檢點風帆見筑前肥前等五十三所萃盜盡殄五閱月始至山口島主處奉如豐後送還被掠指揮袁進奉表謝罪馳啓天文王十二月天文王下教所部周防長門等一十二島徧行禁約對馬擅肆敢究尤多皆永駁風散方宗信未至山本時徐海以衆入

寇以數萬人圍桐鄉甚急宗信賂之遂遁陳可願與
王直義子毛烈先歸諭徐海罷兵卻約海詣察督降
而海黨陳東葉麻自相疑貳內亂梅林乘機擊殺之
丁巳四月宗信同王直發於浦海船數十隻貢使四
百人流衍六百人駛定海關七月宗信及貢使僧德
陽先入而直疑爲颶風飄隨朝鮮不得偕來宗信在
日本三年督師疑其掌握之內餽遺兼金從之索賂
不應分宜亦謂有海外奇貨宗信又無以自通乃因
王直之不至謂其空言無事賞趙按周斯順劾奏逮
下宗信於獄九月直始叩關先遣王滶入見曰吾等

奉命而來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行李不通而戈鋋
戒嚴公符無誑我乎梅林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
之設誓甚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滶出梅林立遣
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於是使毛烈王滶守舟而
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與宗信馳驅出百死從此
海有恬波矣梅林多方慰勞權寄獄中梅林與直同
鄉宗信出使本許其互市授官及直至流言梅林受
賂數十萬爲之貸死朝議洶然科臣徐浦復劾宗憲
濫課軍需陰縱蔣洲勾引東倭梅林大懼因盡易出
貸王直之疏謂以誘直爲秘計直罪在不赦且謂宗
信曰吾亦不自保何能救君功不忘息壤酬君請俟
他日遂疏云蔣洲宣諭日本已歷三年所宣諭者止
及豐後山口豐後雖進貢方物而無印信勘合山口
雖有金印回文而無國王名稱是洲不諳國體計其
擒直台憲功罪相準有詔誅直王滶毛烈遂殺夏正
據舟山征之踰年方解宗信出獄菸然自傷唐荊川順之趙大洲貞吉皆爲之扼腕頌冤俱報罷司馬譚
綸在薊遼召宗信參其軍事欲使一得當以就功名
宗信流涕而言曰洲本書生萬里航海父衰老而待
盡妻憂怖以致死洲皆不顧惟欲爲國家樹尺寸之

效乃功成而謗興屈指命之功比贖罪之例洲復何
望哉公休矣洲不能再側足於焦原矣司馬嘆息久
之隆慶壬申中寒病卒於呂平之旅舍余讀茅鹿門坤紀剿徐海本末以爲倭之入寇皆由徐海故曲折
其反覆險滑之術以著平倭之要領獨不念徐海爲
王直之餘黨直苟無歸命之心則海必不受我之籠
絡總使滅一海而爲海者皆是亦安得盡施其鈐鍵
乎鹿門但修脅從之治而薦折首之勳不已悖乎宗
信致直解東南之厄而身填牢戶此與陳湯斬郅支
而下獄亦復何殊然陳湯身歿而名彰宗信姓名曾

不得與俞威大郎之徒隸齒立古今之時異歟其後
沈惟敬之使關白垂成而敗死猶爲僨事者委過
成則爲宗信敗則爲惟敬無怪天下之樂爲首施也
子有德
有德號蕙江十六歲學易於何孝廉郎洗除先注業
高名輩農丈人余寅君之舅氏也嘆爲東南貴寶不
但會稽之篠簜耳十八歲爲諸生擅聲場屋者數十
年其間有已合有司之尺度而分房乎解又復落之
洞學者爲之太息郡邑無不虔款太守游應乾一日
接之謂其鄉大夫曰蔣子奇才不當以諸生之禮禮

之萬曆甲辰以貢元當任府判沈文恭當國避嫌授
福建大田儒學教諭準璺伊顏以作士于邑有田副
使者弄殺段令令子頌寃以君爲證時閩撫徐石樓
故君之主人慮囚叢君讞又君之門人副使大儀峙
齷私館以貨自通君毅然謝之卒無阿悒副使恐弄
然甚君流矢影風顔有憂色徐撫以詧事撓君終賦
歸田處則檢御風俗坊表一鄉當事欽其名德往往
干旌造門崇禎戊辰三月卒年八十二姊余兩人老
而瞽目君搏額成辭不懈晨夕寘漢生明祖殯淺土
君不頓挫從獨力襄事下窆之時孫楯夜明疑有神

陰相之者宗人皆以爲孝感所致子之驊
之驊字龍友生而穎異奉常余寅僉事黃元恭見之
皆歎故是後來一器入郡學爲諸生自萬曆丁酉至
乙卯六應鄉舉其經義墨守先正倪纓豔粉不能與
晚學爭一日之長庭闈之內恩意周浹余孺人
病瞽痹衽七箸皆於君是賴久而不懈益虔奉常目
爲孝孫孺人曰吾非此孫不能有今日矣君以授經
爲生計應繩中理取信高門皆以爲堅強一學之士
也蘭溪徐石樓延爲子師有書室爲懸所撩人不敢
入君入之黃金滿案君不顧而出懸因斂迹徐氏多

藏書君借閱幾半始知揚歷之外復大有事嘗客龍
溪徐令氏王九如晨出不返其子疑一怨家投牒尻
不得無以成獄令問于君君曰請筮之遇賁之離其
爻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君曰如者其名也
突來而焚死其屍已焚矣一訊而伏海賊劉香之奸
細投宿妓館事覺并捕主人妓死者數人君曰此濫
刑也妓館利客之來奚暇詰所從來乎令然之乃釋
其餘崇禎戊寅上行保舉掌院徐藝叔以君應詔授
順天儒學訓導與修會典以何京師戒嚴君遂南還
君嘗曰吾少得事君舅而志立長得親石樓而學博

晚得交蓼莪而識廣此平生之大槩也順治甲午君子弘憲落䈥君執其手而泣曰予宣和直臣蔣之裔也後世中衰吾祖投筆立功興域失侯鬱鬱而死吾父復還故業三登副榜余亦一登副榜爾今四舉而又落祖孫父子窮經積百年不能起於講堂之上是命也夫其年十月卒七十八歲所著有志林二十卷詩經類疏六卷斷章別義二卷禹貢注一卷

舊史曰余友蔣弘憲志行之士也銜哀貢誠乞余序其三世余讀之辭傷不能下筆昔湯臨川序張元長六世謂其數冬而不遘一春恒夜而不經一旦弘憲三世得無類是雖然于公謂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宗信活生靈數萬非治獄可比弘憲且置無悲運數之來會有時也孔持為弘憲言之耳吾觀胡之幕府周雲淵之易曆何心隱之游俠徐文長沈嘉則之詩文及宗信之遊說皆古振奇人也曠世且不可得豈場屋之功名所敢望哉

張南垣傳

古今之事後起之勝於前者多矣故烹飪起於熱石玉輅基於椎輪即如畫家有人物有山水漢唐以來梵天帝釋聖主名臣之像皆以繪畫其後稍稍通之而為塑土範金摶換元劉元欲造嶽廟侍臣像心計久之未措手也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為相臣者遽走廟中為之即日成以此知離塑之出於畫也然畫師之名者不勝載而塑工之名者一二耳至於山水能抄神逸筆墨之外無所用長未有如人物之變而為塑者則自近日之張漣始張漣號南垣秀水人學畫於雲間之其盡得其筆法久之而悟曰畫之皴澁向背獨不可通之為疊石乎畫之起伏波折獨不可通之為堆土乎今之為假山者聚危石架洞壑帶以飛梁矗以高峯據盆盎之智以籠岳瀆使入之者如鼠穴蟻垤氣象蹙促此皆不通於畫之故也且人之好山水者其會心正不在遠於是為平岡小坂陵阜陂陁然後錯之石繚以短垣翳以密篠若是乎奇峯絕嶂纍纍乎牆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脈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犬牙錯互決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

截溪斷谷私此數石者為吾有也方塘石洫易以曲岸迴沙邃闥雕楹改為青扉白屋樹取其不凋者石取其易致者無地無材隨取隨足或者以乎泉為多事未動真笲伯矣當其土山初立頑石方驅尋丈之間多見其落落難合而忽然以數石點綴則全體飛動若相唱和荊浩之自然關同之古淡元章之變化雲林之蕭踈皆可身入其中也漣為此技旣久土石草樹咸能識其性情每創手之曰亂石如林或卧或立漣躊躇四顧主峯客夯大碞小磯皆默識於心及役夫受命漣與客方談笑漫應之曰某樹下某石可

置某所目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人以此服其精漣為人滑稽好舉委巷諧謔以資撫掌梅村新朝起用士紳餞之演傳奇至張石匠伶人以漣在坐改為李木匠梅邨故靳之以扇确几贊曰有竅閑堂一笑漣不答及演至買臣妻認夫買臣唱切莫題起朱字漣亦以扇確几曰無竅瀟堂為之愕眙梅邨不以為忤有竅無竅吳中方言也三吳大家名園皆出其手其後東至于越北至于燕請之者無虛日漣有四子皆衣食其業

柳敬亭傳

余讀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記當時演史小說者數十人自此以來其姓名不可得聞乃近年共稱柳敬亭之說書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本姓曹年十五獷悍無賴犯法當死變姓柳之盱眙市中為人說書已能傾動其市人久之過江雲間有儒生莫後光見之曰此子機變可使以其技鳴於是謂之曰說書雖小技然必勾性情習方俗如優孟搖頭而歌而後可以得志敬亭退而凝神定氣簡練揣摩期月而詣莫生生曰子之說能使人懽咍嗢噱矣又期月生曰子之說能使人慷慨涕泣矣又期月生喟然曰子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蓋進乎技矣由是之揚之杭之金陵名達于縉紳間華堂旅會閒庭獨坐爭延之使奏其技無不當於心稱善也寧

南南下皖師欲結歡寧南致敬亭于幕府寧南以為相見之晚使參機密軍中亦不敢以說書目敬亭寧南不知書所有文檄幕下儒生設意修詞援古證今極力為之寧南皆不悅而敬亭耳剽口熟從委巷活套中來者無不與寧南意合嘗奉命至金陵是時朝中皆畏寧南聞其使人來莫不傾動加禮宰執以下

俱使之南面上坐稱柳將軍敬亭亦無所不安也其
市井小人昔與敬亭爾汝者從道旁私語故吾儕
同說書者也今富貴若此云何國變寧南死敬亭貴
失其資略盡貧困如故時時獨上街頭理其故業敬
亭既在軍中久其豪猾大俠殺人亡命流離遇合破
家失國之事無不身親見之且五方土音鄉俗好尚
習見習聞每發一聲使人聞之或如刀劍鐵騎颯然
浮空或如風號雨泣鳥悲獸駭亡國之恨頓生檀板
之聲無色有非莫生之言可畫者矣馬帥鎮松時敬
亭亦出入其門下然不過以倡優遇之錢牧齋嘗謂

人曰柳敬亭何所優長人曰說書牧齋曰非也其長
在尺牘耳蓋敬亭極喜寫書調文別字滿紙故牧齋
以此諧之嗟乎寧南身為大將而以倡優為腹心其
所授攝官皆市井若已者不亡何待乎

偶見梅村集中張南垣柳敬亭二傳張言其藝而
合于道柳言其參寧南軍事比之魯仲連之排難
解紛此等處皆失輕重亦如弇州誌刻工章文與
伯虎徵明比擬不倫皆是倒却文章家架子余因
改二傳其人本瑣瑣不足道使後生知文章體式
耳

李因傳

李因字今生號是菴錢塘人生而韶秀父母使之習
詩畫便臻其妙年及笄已知名於時有傳其咏梅詩
者一枝留待晚春開海昌葛光祿見之曰吾當為渠
驗此詩讖迎為副室崇禎初光祿官京師是菴同行
禁邸清嚴周旋硯匣夫婦自為師友奇書名畫古器
唐碑相對摩玩舒卷固疑前身之為清照暇即潑墨
作山水或花鳥寫生是菴雅自珍惜然脫手即便流
傳癸未出京至宿遷猝遇兵譁是菴身幛光祿兵子
驚其明麗不敢加害光祿自是無仕宦意琴臺花塢

風軒月榭絲竹管絃之聲不絕是菴以翰墨潤色其
閒當是時虞山有柳如是雲閒有王修微皆以唱隨
風雅聞於天下是菴為之鼎足傖父撟舌亦艷為玉
臺佳話亡何海運而徙鋒鏑遷播光祿捐館家道喪
失而是菴煢然一身酸心折骨其發之為詩尚有三
世相韓之痛三十年以來求是菴之畫者愈衆遂為
海昌土宜饋遺中所不可缺之物是菴亦資之以度
朝夕而假其畫者同邑遂有四十餘人是菴閱之第
此四十餘人之高下不在高第者毋使敗我門庭其
殘膏剩馥尚能沾溉如此吾友朱人遠以管夫人比

之其宦遊京師同其易代同其工辭章同其翰墨流
傳同差不同者晚景之牢落耳余讀文敏魏國夫人
之誌誇其遭逢之盛入謁與聖宮皇太后命坐賜食
天子命書千文勅玉工磨玉軸送秘書監裝池收藏
而是菴方抱故國黍離之感悽楚藴結長夜佛燈老
尼酬對亡國之音與鼓吹之曲共留天壤聲無哀樂
要皆靈秀之氣所結集耳人遠傳是菴欲余作傳以
兩詩壽老母爲贊有不惜淋漓供筆墨恭隨天女散
花來之句老母嘗夢注名玉札爲第四位天女降謫
人世故讀是菴之詩而奬焉余之爲此非所以代老
母之荅也

南雷文定卷十一

慈陽靳治荊較訂

書神宗皇后事

吾始祖萬二府君諱萬河字府通號鶴山其父慶元
府通判金人陷慶元不屈死府君避難由慈谿竹墩
渡江而南子孫散居餘姚之通德雙雁泉水三鄉雙
雁之小聚落有上黄南黄因其姓以名地皆府君之
支族也明初勾軍最苦吾黄氏皆改爲王至成化間
宗伯黄洵提學黄韶教諭黄伯川始復本姓先是洪
武十九年上黄王蘊充軍入京積功至錦衣衛百戶
蘊生教授賢賢生鎮撫杞杞生太學生正正生萬曆
五世未嘗復姓偉有女喜姐神宗選爲皇后萬曆六
年二月英國公張溶冊立太學士張居正等備詞上
神宗問后近屬時新建伯王正億方貴盛后欲俾其
宋世遂以正億對及偉封永年伯餘姚兩伯皆歸王
氏於是偉之近屬在上黄者皆由黄而改爲王然南
黄與上黄相距甚近南昭上穆同告利成而南黄守
黄姓如故時某嘗聞太父太僕公言神宗皇后吾黄
氏也往京鳥上弔蓬去有司以戚畹表其閭其時以爲
疎族不皆詳者今南黄之族來敘其始末且以宋譜

證之丙戌此之候緣亦在上帝始知爲錢山府君之
子孫也大父誤記爲烏蓬耳古來后凡夢境冥寔之
其宗考者如唐劉后之詒黃犢與宋楊后之畏楊次
山亦多有之不足爲怪而我黃氏不欲以外戚爲累
父老若不見聞至國亡之後始追數而得其實可慨
也夫

四明山九題考 甲寅

唐陸魯望皮襲美有四明山唱和分爲九題而今之言
四明名勝者莫不淵源於是顧四明非九題所得盡
而蒸九題者又往往不得其處故宋施宿云剡遺塵
所稱及陸皮諸詩世雖競傳之顧今四明山中居人
乃不知异境果安所在蓋與華山之華陽武陵之桃
源皆神仙境可聞而不可即者也嘉靖間餘姚岑原
道求遺塵九題止得所謂石窗者鄞人沈明臣以大
蘭山爲過雲奉化戴洵以杖錫爲石窗皆以意相卜
度宜乎其失之遠也余剙四明山志與山君木客爭

道於二百八十峯之間而知所謂九題者陸皮未嘗
身至止憑遺塵之言鑿空擬議故在陸皮已不得九
題之實後人憑陸皮之詩以求九題其不得遺塵之
實又何怪乎余既考其得失每題系以一詩豈能與
魯望襲美爭秀然憑虛撫實使好事者無迷山遲響
之歎則有間矣一曰石窗在大俞村自麓至顛十里
削成石室高五尺深倍之廣如深而六之中界三石
分一室而爲四謝康樂山居賦註云方石四面開窗
不知其總在一面也其謂之窗者凡石穴多在平地
故匪之爲洞爲室此獨懸空半出有似乎窗也二曰

過雲華化雪竇山有嶺名二十里雲故遺塵云山中有雲不絕者二十里因此嶺而言也三曰雲南在桃花坑山之下其里至今名雲南里陸詩之巴賨越烏皮詩之無雁到峯前豈可點綴以滇楚事乎四曰雲北蕊雪竇之北也陸詩金庭如有路皮詩應得入金庭金庭在剡縣是四明之西南言之於雲南差近言之於雲北則懸隔矣五曰鹿亭在大蘭山南史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創愈然後去故于祠宇觀側建鹿亭陸皮不原故事兆稽物態引麝穿竹又何當也皮詩爲在石窓下失

其地矣六曰樊榭元曾堅云劉樊從大蘭飛昇建祠其所祠側爲樊榭皮詩石洞閒人笑大蘭未嘗有石洞也七曰潺湲洞餘姚之白水宮是也天寶間從大蘭移祠宇觀於此始劉樊居潺湲洞側師事白君因其故居也八曰青櫺子今亦無識之者所謂味極甘而堅不可卒破者按以求之更無一物相似豈蓴水之種類亦有絕歟陸詩環岡次第生徒虛語耳九曰鞠侯雪竇西十五里爲徐鳧山有鞠侯巖以其象形鑿空之橫峯劃日哀湍崩雲誠奇地也皮陸以連臂嘯羣之句由無據而以此私一四明哉有以知

其不然矣地故文生於情情生於身之所歷文章變奐衍倚其聲采經緯恍惚而沉淹之雜體作矣承虛接響亭瀏此乃邈哉遺塵發之而余考之千年旦暮間是南雷之人相與言南雷之事而已

讀葬書問對

或問趙東山葬書問對所謂形氣者對曰形者山阜之象形於金木水火土也氣者山川之脉理或聚或散聚者其生氣也又問所謂方位者對曰以八卦辨龍之貴賤及二十四山之衰旺生尅是也問者曰東山信形氣而斥方位是乎對曰是也然東山不能自持其說耳夫山川之起止合散觀其大畧亦不難辨固人人可以顯而得之東山精微其說以爲吉土之遇由於天畀葬師言天命可改東山言人事難致其害理同也然則其故何也曰鬼蔭之說惑之也問者

曰鬼蔭之說非乎程子言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對曰唯唯否否夫子孫者父祖之分身也吳綱之貌四百年尙類長沙蕭穎士之狀七世猶似鄱陽故嚙指心痛呼吸相通夫人皆然後世至性汨沒墮地以來日遠日疎貨財婚宦經營異意名爲父祖實則路人勉强名義便是階廷玉樹彼生前之氣已不相同而能同之於死後乎子孫猶屬二身人之爪髮托處一身隨氣生長翦爪斷髮痛痒不及則是氣離血肉不能周流至於手足指鼻血肉所成而折臂刖足簡指劓鼻一謝當身[illegible]同木

石枯骸活骨不相干涉死者之形骸即是折臂刖足簡指劓鼻也在生前其氣不能通一身在死後其氣能通子孫之各身乎昔范縝作神滅論謂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難之者謂神與形殊生則合爲一體死則離爲二物二說雖異然要不敢以死者之骨骼爲有靈也後來儒者言斷無以既盡之氣爲將來之氣者即神滅之說也釋氏所言人死爲鬼鬼復爲人者即神不滅之論也古今賢聖之論鬼神生死千言萬語總不出此二家而鬼蔭之說是於二家之外鑿空言死者之骨骼能爲禍福窮

通乃是形不滅也其可通乎是以古之先王懸棺之後迎主於廟聚其魂魄以墓中枯骸無所憑依也其祭祀也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彷徨悽愴俗不能必祖考精神之聚否今富貴利達之私充滿方寸即無知之骸骨欲其流通潤澤是神不如形孝子不如俗子也問者曰若是而葬又何必論形氣乎曰不然布席畫階亦有方位筮賓求日豈因利益況乎永托親骸而使五患相侵坐不正席於心安乎程子所謂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者據子孫之心而爲言也豈在禍福乎問者曰今世觀此若禍福者乎而

何寧皆任我乎曰不聞宋景濂之誌傳守謂乎焚屍
沉骨之俗戎纓弁之家亦雖然從之不然則以爲辱
親也彼之惡擇地信地之惡焚屍也習俗亦何嘗之
有問者曰地苟不吉遷之可乎曰不可焚屍之俗夫
人知之入土之暴棺朽骨散拾而置之小櫝其慘不
異於焚如也何如安於故土免戮屍之虐乎即不吉
亦不可遷也問者曰形氣既吉則鬼蔭在其中又何
必外之也對曰鬼蔭之說不破則算計卜度之心起
愛蔭之遲速房分之偏枯富貴貧賤各有附會形氣
之下勢不得不雜以五行衰旺生剋心愈貪而愈昏

說愈多而愈亂於是可葬之地少矣誠知鬼蔭之謬
則大山長谷迴溪伏嶺之中其高平深厚之地何在
無之便是第一等吉壤精微之論不能出此雖有曾
楊廖賴亦無所用無俟乎深求遠索無可奈何而歸
之天命也問者曰古人凡事筮日東山斥方位而并
斥時日何也對曰古之筮日非生剋衝合之謂也時
則皆以質明唯昏禮用夜有定期也曾子問見星而
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甚以日中可知不然
謂之痁患下壙而以背中午日擇時之害也甚[illegible]日
出便於將事謂之吉出風雨即是凶用筮者無此也

今之葬者不以雨止擇日之害也故東山之見卓矣

化安寺緣起 己酉

化安寺在餘姚通德鄉之剡湖廢於弘治中僧開碑碣無存縣志云化安講寺後唐清泰元年建宋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普圓院宋會稽志云晉開運二年在餘姚縣南三十五里後唐清泰元年建寶化安院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然則稱化安講寺者元以後事也其見於他傳記者宋史陳橐列傳橐字德應餘姚人以權刑部侍郎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初讀宋史以剡中為剩縣及考墳塚則云宋侍郎陳橐墓在化安山廬舍遺址猶有存者所謂陳

圜老梅嶺仆倘是數百年以上物始知剡中之所為剡湖僑寓僧寺之即為化安寺也元虞集送餘姚州判黃茂云附近有化安永樂二寺府君皆捨田山於僧永為子孫藏修遊息之資州判者吳艸廬高第弟子于之九世族祖也宋玄僖詩集五月十四日過盧平仲書塾其夜至明日雨不止有懷藍溪許用化安真淨源天晴獨跨蹇驢來准擬書堂一宿回野色幾年違白首雨聲半夜落黃梅南山樹對高僧立東浦花迎處士開親舊有懷難晤語出門流水波蒼苔南洲洽雨軒集有送坦達中住姚江化安詩云深居亦矯俗用世非我期徘徊趨壠坂所重遺明時商飈薄江路蘭蕙萃未衰為言采芳者何以遺所思宋玄僖召修元史僧治為建文皇帝薙髮皆明初宗匠而真淨源坦達中與之相友其非腳僧人可知由此推之其前其後此寺必多名流勝士不以負販一拂子為重輕者其姓名徒付之山高水清而已可不惜哉自 先忠端公賜塋化安山予每遇諸家文集于涉此山者即抄之以為故事其所得於寺者僅如此寺廢雖久把茅而處者不絕其德禮江月某冰懷某皆出而有聞於世予以吾母姚太夫人之命割地數十

畝展其貞幅於提佛殿址其北山歸莊爰書寺額山門法堂一切未備然可由是而踵事也夫先州判捨田山于方盛之日吾母捨地於已廢之後何黃氏與茲寺有夙契也嗟乎世之言久遠者無如於佛而盛極之寺院數百年已不能必其如故然猶可藉之成壞之理獨怪自後唐至於有明歷年不為不久名流勝士不為不多不能以鐘鼓之力延其餘響反若因陳侍郎而有此寺因陳侍郎之寺而有此真淨源坦達中區區之名氏不然如此寺者何限又豈為之推尋哉佛氏所謂久遠者果安在耶陳德雲偈作

其先忠端公亭兼於後茲山當與天壤俱[illegible]自此雲
水遊止易以惡名幸矣

辨野史

甲子冤大獄之發雖也內外合謀借中書汪文言以
興大獄荀文言之獄不解則楊左魏三公之禍不至
乙丑矣故魏忠節書片紙求救於　先忠端公云事
急矣勿殺義士斯時某年十五接此紙入是於先公
先公即至金吾劉僑所密計不竟其獄於諸公得無
連染未幾金吾以寬文言削籍金吾亦遂委過於先
公群小意忌諸君子中惟先公智勇深沉必爲吾儕
患其後惠公元編愛書詭行頗僻之劉宗周很心辣
手之黃某意借此一事也乙丑冬訛言繫與謂三吳
諸君子謀翻局　先公用李實爲張永以誅逆奄逆
奄聞之大懼刺事至江南四輩漫無影響刑部侍郎
沈演欲自以爲功奏記逆奄曰事有跡矣逆奄使人
日譙訶李實取其印信空本填七君子姓名云俱係
吳地縉紳盡是東林邪黨蓋因訛言起於吳地而不
知先公實延人也　先公三疏劾奄雖爲其所恨然
非訛言則禍亦不若是之酷非解文言之獄以救楊
左魏三公爲群小所喪膽則亦無此訛言也延見王
嶽淸流擠鏡問李實遲跳於逆奄　先公實欲敗逆
奄之功而不逆形迹則是呆人說夢矣此時宮府惟

知一逆菴以一身之氣狀深閉不能伸其喉頸而匿
疏遠之季實支身其意指且不暇而使之別生事端
愚者所不出矣逆菴與群小朝夕所計慮者亂局二
字終逆菴之世無人敢萌此意而群小自爲風鶴者
則有二節其一甲子十一月孫高陽行邊至薊欲入
覲群小奔告於逆菴曰此晉陽之舉可部侍郎李邦
華召之也其一則訛言 先公用李實事也近日孫
徵君鍾元墓志言楊左下獄高陽欲與晉陽之甲以
救之楊左已故而止移甲子十一月之事於乙丑七
月謂高陽實有其事猶王嶽謂 先公實有其事也
逆菴之亂去今五十餘年耳目相接其亡者已抵悟
如此向後欲憑紙上之語三寫成烏豈復有實事哉

祭萬履菴文

嗟乎十年以來江之風波禍患苦無一寧無一歲之
間非先生過我則我過先生必且再三一寧其心之
所甚痛竹燈木榻卽喚野葛之味亦足樂也自先生
出門余死一兒一孫兩媳刋章名捕幾陷穴胸焚妻
之禍我謂旦中觴巷粵中將至必有名香佳硯出而
相玩吾二三年間所歷之苦縷覼於前泫然紮欷相
對庶幾可已忘矣豈知風波之民即此一日之紮欷
相對者天亦不欲且假之乎余之交先生與文虎薪
在壬申之歲也當是時東林復社爭相依附予所居
僻遠城市亦不乏四方之客喪亂之后其跡如掃瑞
當嘗曰文虎云亡百里之內自履安而外誰復窺黃
氏之藩籬者曉潮落日孤蓬入港雖里嫗羌兒亦知
其爲先生訪余兄弟之舟也吾老母癸酉四旬癸未
五旬先生與文虎皆如期而至癸巳六旬先生攜揭
度阡陌間坐定出所作正氣堂壽讌序讀之傷文虎
之不偕不覺失聲而哭先生又去三十年登堂拜母
之客一朝盡矣先生以乙未十一月二十日別我聞
計亦在是日余之別文虎也乙酉十月十日其聞計
也丙戌十月十日豈數之偶合與抑吾二三兄弟至

悔之無窮[illegible]

固作詩紀之遂爲悲歡聲耳不知不開歌吟之所至也嗟乎先生名忠淺遂顯二十又二年飢寒流落條嗚呼夫復何感而先生曾謂人曰吾一入長安則竹將劍中之路豈可復過先生之不呂竹橋則中易長安長則欲與吾兄弟共此飢寒流落斯言歷然寧可銷磨皇天后土既蜀無情後死之痛顧影彌深先生其必悽愴於我詞也夫

避地賦

嗟我生之不辰兮逢家難於髫年蘭芽之方茁兮霜雪從而萎爲覆巢無完卵兮羌變姓於傭保之間幸先皇之御曆兮大憝授首而鯨鯢之維時哭祭於闕下兮臨好骨以爲擬先皇登萬歲山而見之兮曰此忠死之孤兒也雖紅日之照融兮實魍魎之縈從宦倉人而歸來兮孰不注東林以僕姑鳥聲慘爲車載板兮跌幻而爲山都余反首菱舍兮念門戶之榛蕪啓埶苑之春花兮收儒林之秋實竊自比於管樂兮寧實籔乎蓬蓽夫名教之利刃兮固不便乎腐朽者之風逸遂信佶屈爲黨人兮禍復叢夫駭及彼兩京之顛覆兮曾不備孔王之恩讐我亦何罪何辜兮竊獨羅此橫流朝不坐宴不與兮私天下爲一家之憂榜朝堂而名捕兮閩門閭以戈矛待變熊踏之熟兮寄命日影之留令無伏狀之泣兮友鮮複壁之收而乃避地於 兮觀日月之出沒經亂礁之窄孥兮想文山之竭蹶草木無所附麗兮但見饑鷹千群之倏忽泊壯蛎之灘頭兮昔光堯於是乎至止數百年皆曰萃兮誠流涕而不能已彼琴隨有還時兮今庶幾其復爾儼佛儼於 田兮遙千里而見之歷以中

土之耳目兮訝鬼蜮而自疑鳬雁唼喋而淪波兮鳥
蟆之透迤也[illegible]識於紅塵兮星宿之推移也何
馬蘭之弱草兮數十尺而扶疎行者往來其下兮鮮
隴菍之紛如瑞香亦五色兮與荼蘼而開諸凡島中
之花鳥兮視人世而覔殊當夫百妖露天水同群魚
飛霧集市當空帆俄頃而千里兮浪百仞而萬重縱
一瀉之所如兮何天地之不通越長岐與薩師瑪兮
乃[illegible]天　方銷兵而忘戰兮粉飾乎隆平招商
人以書船兮七　錢華於東京金石古奇器兮比户能
辨其眞贋華堂隔以綾幔兮月夜而箏琵笙管之齊

鳴余既悲其侈汰兮日者亦言帝殺夫青龍甲乙帝殺青龍
不可東行見墨子返余旆而西行兮胡爲乎中而邪避地
於萬山兮目視夫霄漢絶村落之烟火兮支土銼于
巖畔接十尋之瀑布兮使殳役於城旦查梨瑣碎於
秋林兮丹合嫵媚於春澗與猿鳥而爭食兮偕樵蘇
而相亂當夫寒食之時青松散粉兮黄霧彌天杜鵑
環岡兮紅霞匝地復有苦鳥鳴夜兮林花莫不爲之
憔悴處處哭聲朝朝喪櫓抱膝而歌蒿里兮墓林紙
錢又乘颸而突戾嚴霜倒飛白髮孤燈不轉水槳但
聞鳥更將放巽而欵欵兮開户視夫中星斯時崗岡

之麂下兮似老人且欵而且行旋繞之以笙竽兮默
颸颸而屎尾不寧習既久而不怪兮反有以助余之
淒清而其雲合空山兮黄獨無苗梅花有骨木客之
跡無數兮樵人之徑皆没誰謂莫往莫來兮亦有麋
鹿之搪揬甘露降於寒松兮映初日之明熒茲馨烈
之𨙸達兮豈等級於醲醲限之以一垣兮凝至和於
中庭亦有高人訪道至我廬邊古松流水箕千鏗然
悲居龍之技兮僅世外之可傳蓋將埋名與草腐兮
不虞爲野火之所妒以淵明之苦節兮天亦不憐其
遅暮陶有過火詩況余之瑣瑣兮又焉能免夫孤露悲藥

圖之就荒兮聽流水之侵路彷徬徨之易卦兮耶避
地於市廛求昔時之屠狗兮遊酒人以亡年釋亡命
之疑兮因避地於城郭守不見諸侯之介兮齊吿譽
之寂寞最此二十年兮無年不避避不一地念遷播
之未定兮老冉冉其已至於是返故居摟六枳蓬蒿
滿琴書肆苟歌哭之有常兮豈怨風雨之不蔽葬松
陽湖之蹟兮按黄竹浦之記放翁稱夫蜀山兮九靈
發其藍水二蘭絶江可望兮雙瀑舉足可企何隆簡
之紛如兮留久湮之秘圖鷄牧豕其間兮不辭爲鄉
里之所鄙詎料龍蛇起陸兮百舞一時而灘蚍蜉直

欲撼大樹兮蜉蟻亦結而成隊僕區之法亡兮桑梓滌而無類未十年而又避地兮奉老母而竄於棄隅累故書之千籤兮歎家具之一車攜女孫之三孩兮困世亂而僑渠一室兮爲庖湢井臼兮盈丈而共鷄犬圖書談文正之遺事兮彷彿乎牛屯九亭石屋之延蓮兮昔汝游之所園也羌獨不得際於斯時兮寧功名之足論遊東山之古寺兮悵亡宋之哭聲宋亡邑之士人衰衣聚哭此寺㦖千載而不散兮悲天運之復丁東覩兮曾中流而擊楫挽墜日於虞淵兮悵此志之末捷雖同舟之已盡兮而老兵退卒或留於灰劫相與指點殘陽之下兮無异尋乎夢中之蝶蒸聞承平之父老兮終身不見夫兵革獨喪亂之於余兮前未往而後復追疲曳而不免避地兮倘遑遑其何適亂曰採野葛以爲糧飲之以鵑血兮結棃花以爲佩美人復貽予以苦蘗兮彼夭李之艷陽阻風波而莫適兮荷前修之不爽又何庸厭射兮

雁來紅賦

溽暑初謝秋聲在樹寸寸寒煙山山墜雨水潺湲而無極天參流而如暮嘹亮兮聲瀟長空參差兮景酉古渡蕙蘭心死芙蓉腸斷草則螢去情亡葉乃根離根絆爰有弱草生於堦畔根老無花條孤不蔓埋若蘚所不辭招莧陸以爲伴於斯時也忽然露祈遂爾目換黃疑曉鶯坐樹紅若春鶥哭旦蜀錦出濯霞光方亂幾登群卉之目豈特百草之冠見于百家進曰天下之物無大小未有不得一暢發其精華者也彼草木之甚微或花或葉必棠一時之咨嗟況夫魁梧長者而有終身于氣沙奈何不能安靜待時急流俗之誼譁余乃喟然嘆曰汝以其妖光奪目冶色欺人乃精華之得發耶方其雲慘慘而欲凝月黯黯而將壓莫訴霜饕誰憐雨切穠粉染于凄露酸心列爲𡛼葉秋風宛轉原是哀蒐夕陽陸離但有啼頰相對吟蟲時來病蝶豈知其所不得已者人反賞之以目睫乎小子識之君子聞道而脫心空往弟奚羨榮枯于外境達人苦富貴之桎梏世方以爲壓修士傷聲名之頓械世方以爲雄又何殊于茲草之萎淺將敗女方以爲得遂其性乎故曰木有癭石有竹有[illegible]牛有遁[illegible]

取刻千人皆物之精也

海市賦

余登達蓬山望海山僧四五人皆言春夏之交此地特多海市各舉所見與圖畫傳聞者絕異蓋傳聞者多言蜃氣燭天影衆見於空中豈知附麗水面以呈譎詭言者不出雲氣髣髴豈知五采歷落刻露秋毫東坡在登州以歲晚得見爲奇然霜曉霧後往往遇之亦不必拘拘於春夏也信耳信目自有差等山僧約明年三四月來宿其舍海神當不余棄先次第其言而賦之

巳酉之冬觀海達蓬山僧四五指點空濛曰濱海之地不一茲獨當夫神宮也光怪發作亦何人而不逢但稱登州之海市者蓋不免於瞽聾余曰各言其狀本源曰其爲城也雉堞崔嵬麗譙睥睨三里七星勾股可攝於焉戎馬乘城蹀躞照白竊驪兩鬣風聲儼烽火之告嚴危黑雲之將壓其爲樓也甍廡百尺成以鬼巧綺窗朱瑣明星縈繞神妃雜遝凭闌渺渺其語可聞若在樵譙有時而現爲黃幄深簷婀娜繡帶悠揚何采旄桂旗之畫屏茲特疊出以爲章汪道者曰亦有卑門聚落忽然而來屋瓦參差門戶洞開嗟朝煙之不起豈井臼之生埃闃賊方所不紀亦戰爭

所不能續宗曰當旭日之初商舶賈舶之萬貨衛安
萬石音諧七律藏敦奧之元聲雖滿盈而不由少焉
變爲城郭中引長橋倚刺史之行部或中丞之入覲
嗚笳列騶夾轂喧闐何珠宮貝闕而以幽薄宣驕其
後幻爲柒肆綠沈紅淺羅綺繽紛借霞天以爲色蒸
香草而成文彼蜀江之濯錦借天人之依分補陀僧
日橋柚初黃颯然風葉覽觀大洋湧起寶塔四面勾
欄七重鞮鞳華觴風濤光交目眩遇其變現狀若鷃
綵玫碎禾品大越丘披肉屍之下湛然水波若夫海
路壯闊一山千里雖人跡所不交亦針經之能指爾

乃帆席不掛舶窓突啟忽焉叢島遥塞孤峯魁峙晃
異國之飛來豈靈君之遷徙當其電絕不煩游晷各
一浮山海人習此或曰此何理也余曰夫積塊之間
紅塵機巧菁華銷鑠猶且群羊飛鳥野馬磅礴彼大
海空靈神明邪癖百色妖露豈能牢落故其軒豁呈
露者窮奇極變而無有艱齵此固蛟龍之所不得專
天吳蝍像之所不能作況蜃之爲物甚微吐氣更游
乎南海謂之浮山東海謂之海市是乃方言之訛也

南雷文定目錄

南雷文定後集卷一

明名臣言行錄序

遼陽靳治荊較訂

史之爲體有編年有列傳言行錄固列傳之體也列傳善善惡惡而言行錄善善之意長若是乎想矣然非皎潔當年一言一行足爲衣冠之準的者無自而入焉則比之列傳爲尤嚴也今徐子之爲是錄也博採兼耳一善之長必錄無暇窺見至隱以朱子之嚴尚有議其范乎章寳內翰之不應入者徐子毋乃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乎雖然徐子之意固有在

也徐子身逢喪亂顧當世愚儒無知不足以備一郭瑣瑣朱墨徒供全軀保妻子之用世智限心風塵破膽田僮竈婦且窺其底裡何況盜賊是故守尾生孝已之信於盜賊而施張儀蘇秦之詐於君父破城陷邑智窮不能自免則以亾國降人爲究竟遂使天網毀紊地紐凋絕普天相顧命懸晷刻嗟乎顚安得事功節義之士而與之一掌江河之下乎古之君子有殉天下之心而後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後能殉天下之事事功節義理無二致今之君子以偷生之心行嘗試之事亦安有不敗乎徐子是錄大約不出於事功節義二者其間事功有大小節義有勇怯亦視其本領之淵狹有盡有不盡耳要不可爲無與於此者也以是求之顧亦未嘗不發也夫事功必本於道德節義必原於性命離事功以言道德考亭終無以折永康之論賤守節而言中庸孟堅究不能逃蔚宗之譏三百年來堂陛之崇嚴城邑之生聚遜鄙之干陬至於末造淸議不衰明之爲治未嘗遜於漢唐也則明之人物其不遜於漢唐明矣其不及三代之英者君亢臣卑動以法制束縛其手足蓋有才而不能盡也徐子亦嘗尚論其故乎近時僞書流

行聊舉一二如甲申之殉則雜以俘戮如陳純德等逆閹之難則雜以膚殉如丁乾學等楊嗣昌喪師誤國冬心詩頌其功勞洪承疇結怨秦人綏寇紀張其撻伐高官美謚子姓私加野抄地志纖兒信筆此錄出庚癸收廓清之功矣

先師蕺山先生文集序

先師之學在慎獨從來以慎獨爲宗旨者多矣或識認本體而墮於恍惚或依傍獨知而力於動念惟先師體當喜怒哀樂一氣之通復不假品節限制而中和之德自然流行於日用動靜之間獨體如是猶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溫凉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即有愆陽伏陰釀爲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慎者慎此而已故其爲說不能不與儒先牴牾先儒以意者心之所發師以爲心之所存人心徑寸間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不然大學以所發先所存中庸以致和爲致中其病一也然泰州王棟已言之矣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變意有定向而中涵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攙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若云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念既動矣誠之奚及師未嘗見泰州之書至理所在不謀而合也先儒曰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孟子之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師以爲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即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必若求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前幾何而不心行路絕言語道斷所謂有物先天地者不爲二氏之歸乎又言性學不明只爲將此理另作一物看如鐘虛則鳴妄意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夫盈天地間止有氣質更無義理之性謂有義理之性不落於氣質者臧三耳之說也師於千古不決之疑一旦拈出使人冰融霧釋而瀰近理而大亂眞者亦既如粉墨之不可掩矣昔者陽明之良知與晦翁之格物相參差學者駭之羅整菴霍渭崖顧東橋斷斷如也然一時從遊者皆振古人豪卒能明其師說而與晦翁並垂天壤先師丁改革之際其高第弟子如金伯玉吳磊齋祁世培章格菴葉潤山彭期生王玄趾祝開美一輩既已身殉國難皋比凝塵曩日之旅進者才識多下當伯繩輯遺書之時其言有與雒閩齟齬者相與移書請刪削之若惟恐先師失言爲後來所指摘嗟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如成周王會赤奕陰羽蔡幣獻書而使三

家學究定其緜蕞耳昔和靖得朱光庭所抄程子語
以質程子程子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
所記者徒彼意耳和靖自是不敢復讀古之門人不
敢以燐火之光雜於太陽今之門人乃欲以天漢之
水就其蹄涔不亦異乎王顓菴先生視學兩浙以天
下不得覩先師之大全為恨捐俸刻之東浙門人之
在者羲與董瑒姜希轍三人耳於是依伯繩原本取
其家藏底草逐一校勘有數本不同者必以手蹟為
據不敢不慎也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
無甚透悟有之無所增損也讀先師之集當有待之
而興者矣顓菴先生之惠後學豈小哉

沈昭子耿巖草序

昔在稽太守淑子署中一時名士刻其詩文者咸盡
其底蘊是後得鎮海樓碑讀之因謂淑子曰此韓陵
山一片石也徐渭不得孤行矣自是始知有先生姓
名後三年邂逅先生於許使君座上目之曰此作鎮
海樓碑者然是時先生不及文章而談理學又數年
再見先生先生亦不及文章而談史學余於是知先
生之文章本之經以窮其原參之史以究其委不欲
如今人刻畫於篇章字句之間求其形似而已宋景
濂論文謂漢唐二三儒者其於文或得皮膚骨骼獨
宋室學統數先生得文之精髓而為六經孔孟之文
先生論文謂學統數先生於天人性命經制度數之
說固窮其源而抉其幽誠非漢唐儒者之文所及若
就文章之能事而衡之以質文終始之變則漢唐儒
者蓋有專長以相勝其為論不同如此余近讀宋元
文集數百家則兩說似乎有所未盡夫考亭象山伯
恭鶴山西山勉齋魯齋仁山靜修草廬非所謂承學
統者耶以文而論之則皆有史漢之精神包舉其內
其他歐蘇以下王介甫劉貢父之經義陳同甫之事
功陳君舉唐說齋之典制其文如江河大小畢軼皆

學海之川流也其所謂文章家者宋初之盛柳仲塗
穆伯長蘇子美尹師魯石守道淵源最遠非汎然成
家者也蘇門之盛凌厲見於筆墨者皆經術之波瀾
也曉宋二派江左爲葉水心江右爲劉須溪宗葉者
以秀峻爲揣摩宗劉者以清梗爲句讀奧非微言大
義之散殊元文之盛者北則姚牧菴虞道園益得乎
江漢之傳南則黃溍卿柳道傳吳禮部益出於儒華
之窟由此而言則承學貌者未有不善於文彼文之
行遠者未有不本於學明矣降而失傳言理學者懼
辭工而勝理則必直致近譬言文章者以修詞爲務
則寧失諸理而曰理學與而文藝絕嗚呼亦冤矣余

老屏空山先生不鄙而屬定其文余卒卷而嘆曰當
元之修遼金宋史也其史官最著名者歐陽玄揭奚
斯張養浩宋褧蘇天爵今之修明史其史官最著名
者亦不數人先生其眉目也先生之文清淡整雅詰
而始發闡事舉盡而隅角不露何其似蘇伯修也先
生之修明史議與伯修之三史質疑同也先生之開
濟杭州支河運河碑記與伯修之江浙行省浚治杭
州河渠記又同也其他金石之文扶植名教無弗同
者伯修爲静修再傳則知先生之文出於學統無疑
矣

寒郁詩稿序

寒郁之詩出人皆笑之即知之者亦謂其在江門定山之間而不喜之以其不似唐也余以爲惟寒郁始可以言唐詩矣假不似之論所以失之更遠古今之言詩者多不從受病之處徒抄販其流注之害此其說之所以愈長也近時疏救諸家莫如牧齋然知白沙之爲詩人而淡怪定山猶是執呂以毀律也痛惡者竟陵稍寬者公安夫竟陵公安豈能自別爲家竟陵學王孟而失之者也公安學元白而失之者也根孤伎薄不過流注之害耳詩之爲道從性情而出性情之中海涵地負古人不能盡其變化學者無從窺其隅轍此處受病則注目抽心無非絕港而徒聲響字脚之假借曰此爲風雅正宗曰此爲一支半解非愚則妄矣上天下地曰宇古往今來曰宙自有此宇便不能不宙今以其性情下徇家數是以宙滅宇也又障其往來者而使之索是非於黃塵是以宇滅宙也今人論詩大槩如是寒郁之性情瀰汰秋水表裏霜雪故其爲詩不必泥唐而自與唐合有識者自當相遇於心理所得則余言亦贅矣

山翁禪師文集序

歲乙酉余遊雲門諸寺至平陽山翁開山經始尚未定即出其文集六冊屬刪爲四冊入夜秉燭相對閱數卷而止未卒業也壬戌余復至平陽時天岳繼席出其先師所謂百城集者命刪之以終前諾明年天岳詣余於黃竹申之以幣老嬾因循忽忽三年頃見直木堂詩經久胡不報綠樹讙鴝鵒是責余之爽約也有自山曉來者亦以爲言夏月北窗蜀山青翠勉爲削筆既而嘆曰世無文章也久矣而釋氏爲尤甚釋氏以不立文字爲教人亦不以文章家法度律之故今日釋氏之文大約以市井常談兎園四六支那剩語三者和會而成相望於黃茅白葦之間以爲襲中天地章亥之所不步也讀之者亦不審解與不解疑其有教外微言落於巖野之中螮蝀在東莫之敢指嗟乎言之不文不能行遠夫無言則已既已有言則未有不雅馴者彼佛經祖錄皆極文章之變化即如楞嚴之叙十八天五受陰五妄想與莊子之天下司馬談之六家指要同一機軸蘇子瞻之溫公神道碑且學華嚴之隨地湧出皎然學於韋蘇州覺範學於蘇子瞻夢觀學於楊鐵崖夢堂學於胡長孺其以

文名於一代者無不受學於當世之大儒故學術雖異其於文章無不同也奈何降爲今之臭腐乎雖然亦儒者有以開之也明初以文章作佛事者無過宋景濂其爲高僧塔銘多入機鋒問答雅俗相亂試觀六朝至於南宋碑釋氏者皆無此法虞伯生尚謹守之至景濂而一變堤決川奔則又何所不至也由翁之詩文亦不免於堆垛粧點然稱情而出當其意之所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既不顧人之所是人之所非并不顧已之所是所非嘻笑怒罵皆文心之汎濫如是則於文章家之法度自有不期合而合者矣有於習染之燙燙者乎山翁之弟子山曉天岳皆覺範圓至之亞也觀余此刪當有憬然會於心矣

姜山啓彭山詩稿序

天下皆知宗唐詩余以爲善學唐者唯宋顧唐詩之體不一白體昆體晚唐體白體如李文正徐常侍兄弟王元之王漢謀昆體則楊劉之西昆出於義山二宋張乖崖錢僖公丁崖州其亞也晚唐體則九僧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父凡數十家至葉水心四靈而大振少陵體則黃雙井崩尚之流而爲豫章詩派乃宋詩之淵藪號爲獨盛歐梅得體於太白昌黎王半山楊誠齋得體於唐絕晚唐之中出於自然不落纖巧凡近者即王輞川孟襄陽之體也雖鹹酸嗜好之不同要必心遊萬仞瀝液羣言上下於數千年之間始成其爲一家之學故曰善學唐者唯宋明初以來九靈鐵崖鉅鳴眉菴之餘論未泯北地起而盡行抹摋以少陵爲獨得攙置神理襲其語言事料而像之少陵之所謂詩律細者一變爲麤材歷下太倉相繼而起遂使天下之爲詩者名爲宗唐實祢何而郊李祖李而宗王然學問稍有原本者亦莫不厭之百年以來木落石出而臥子猶吹其寒火顧見絀於艾千子陽羨而陰從自後詩文稍刊其脂粉而爲學未成天下不以名家許之

其間公安欲變之以元白竟陵欲變之以晩唐虞山求少陵於排比之際皆其形似可謂之不善學唐者矣吾越自來不爲時風衆勢所染當何李創爲唐詩之時暘明與之更唱迭和未幾棄去何李而下嘆惜其未成不知其心鄙之也太倉之執牛耳海内無不受其牢籠心知徐渭楊珂之才而欲招之徐楊皆不屑就太倉遂肆其譏訕而徐楊之名終不可掩顧牀者以鄉邑二十年之間見妄謂吾越無詩越非無詩也無今日之假唐詩也又何異飲狂泉者之怪國君穿井而汲乎山啓淵源家學其述祖德詩浸浸入於

大雅應酬登臨之作自有王謝氣象以之名世不難也昔陳後山答秦少章書謂於詩初無師法少好之積以千計及一見黄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故後山之詩斷自三十一歲以後夫後山三十歲以前詩亦超軼精詣矣後山何爲而去之山啓年未三十其進當未有量余故以學詩之源流告之使不爲時風衆勢所惑也

靳熊封詩序

從來豪傑之精神不能無所寓老莊之道德申韓之刑名左遷之史鄭服之經韓歐之文李杜之詩下至師曠之音聲郭守敬之律曆王實甫關漢卿之院本皆其一生之精神所寓也苟不得其所寓則若龍攣虎跛壯士囚縛擁勇鬱遏坌憤激訐溢而四出天地爲之動色而況於其他乎靳使君天才驍發少攻舉子業拘於例不得就試其胸停書史無所發洩乃一寓之於詩故其爲詩富艶精工仍不失平淡清夷之骨將使寒郊發幽鬼賀破咽而又礪之以新安之山水玄英虛谷之詩蹟次第模索葢浸浸乎而未有已

也百年之中詩凡三變有北地歷下之唐以聲調爲鼓吹有公安竟陵之唐以淺率幽深爲秘笈有虞山之唐以排比爲波瀾雖各有所得而欲使天下之精神聚之於一途是使詐僞百出止留其膚受耳使君未嘗循一家之門戶時而律呂相宣則豫章失其派時而言近指遠則王孟闕其孱時而行客角險則北征南山路其塗其精神所注如決水於江河淮泗衛砥柱絕呂梁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方今禮樂將興其作爲雅頌以鳴一代之盛者舍使君其誰適與

萬祖繩七十壽序

萬貞一從京師致書屬以其家先生壽序爲請夫京師文章之淵藪也顧沾沾一老生之言何足爲重輕豈以其久故歟壬申之冬余始交文虎履安兩先生是時祖繩年十六讀書西臯菴所謂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者也從錢忠介學制藝稱爲高第弟子塲屋氣習不用力古作而更竄易於時文不討經史本處而求故事於時文祖繩求理於大全求法於大家原原本本當時未之或先也逮更喪亂此志不衰旌旗亂野飛火壓城人方竄針孔以自匿而祖繩書聲琅琅徹出戶外人以此笑之此一時也馳驅南北蕭然四壁讀書逾萬卷無一字用乃從道士郎堯生學老氏法久之自謂有得蒙存淺達誠不如黍同悟眞之有倫春矣又一時也令子貞一聘入史館彌綸一代一時同被徵者出入靡定而貞一八年不調專董其事天下皆知有萬氏之學嘗讀宋景濂集當時所聘修元史者極天下之選飲酒賦詩視之如在天上而景濂之父蓉峯處士一時名公皆有詩視前今日祖繩即異時之蓉峯處士也人生文字之榮得此足矣萬氏之門文章風教爲衣冠瞻矚又一時也祖繩亦思七十年來變遷翅星不過俄頃而所歷流變如此去歲過遐老堂余所選文集祖繩抄之等身余僅中廢落反從祖繩抄之祖繩之好學不因所歷爲流變萬氏詩書之澤當方長而未艾也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天子旣誅逆奄表死節之忠臣祭葬贈廕卹典咸備御史袁鯨請於京城建祠一座以慰忠魂楊漣周順昌黃　李應昇等各家子弟追塑遺像於祠中頒天府春秋祭享詔曰可於是死節最著者十三家有司奉旨立廟於鄉皆名曰敕建先忠端公祠卜地邑西之西石山爲呂氏書室有長松峭壁用官價百金買之是時我鄉奄黨最多而以逆案拾遺歸者北升斜扮某官癸亥京察降級乙丑以後遂爾登級光祿無匠何以貴數上而加級非貪緣捷徑何以越歲而正位奉常尙有通天之孫然外有納賄之崔逆同惡劉宗周正人也惟恐出而阻之移宮一案何非乎頭請榜示以爲戚勢尤恣聚與其同黨戚私人出而爭地東浙士大夫皆爲之不平馮鄴偲馮鄰偲劉瑞當陸文虎萬履安馮玄度會祭祠下其文刺我邑縉紳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而以黨奄自旌也奄黨憤甚又使其前爲方從哲之門客狐鼠遊說爲一邑風水攸關必須改卜蕺山劉先生爲書以告當事曰不佞白安先生之來亾友也請以螗臂當之矣久之而後定而同黨亦知爲拾遺者所誤咋舌而死紹興推官陳子龍銘其麗牲之石春秋常祭之外巡按蕭奕輔喬可聘左光先海道許豸儀部周鑣等路有經由者皆以特牢告廟賦詩懸弔改革之際羣盜滿山官兵借爲營房抽椽壞壁求幾而傾覆矣有司致祭無所罷卒者四十年創痛如積　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數明室之亡在於天啓昔伍員之諫夫差也謂二十年之後吳其爲沼當員之諫時爲魯哀公元年至二十二年其言始驗而越滅吳先公之諫熹宗爲甲子歲至乙酉而明亡亦二十二年故先公絕命詩錢塘有浪胥門目不特痛其遭遇如員而於國家興亡之數亦前知之矣魄感精動虛塵可數當知緯候爲小道耶王顏卷先生督學浙中以仁義束世教行部東浙表章啓禎忠節立六賢講院而以先忠端公爲首又考圖經知先忠端公故有祠宇今雖蕪廢顧先朝敕建不可不復乃卽其故里老屋三楹肖像存舊丙寅二月下丁教諭沈君煋將事風和日美俎豆靜潔故老見之泣下沾襟蓋先公被逮在丙寅三月今歲復在丙寅而祀典之舉適相邂逅不可爲非數也祠堂當三江之口元柳貫有連延黃竹浦之詩剡水西流藍溪南注姚江東去至此而合廼易之戴九靈之遺蹟在焉北望陸放翁之蜀山南觀李信之雙瀑名山大川葯房蕙帳於此乎於彼乎傍徨上下死而不亡者庶幾其

亦過之

永樂寺碑記

去余居六七里而近有龍山永樂寺大江橫其東蜀山峙其右廼易之所謂姚江東去蜀山青之地也蜀山者陸放翁入蜀記云興國軍富池有小石山自頂直削去半與餘姚江濱之蜀山絕相類者即此幽潛奇特爲山水勝處淳祐間鐵崖禪師志先與其徒士懷寶潛建報慈菴景定請於朝賜名永樂寺卒皆塔於寺之東偏後四年曾孫時敏景星巖玉復舉所求備鐵崖與丞相史嵩之友時敏嗣法佛鑑範一時飽參久諳叢林依止咸淳七年八月庚寅立碑於寺傳至正宗匡當元至元己卯正宗能文好客建水竹居日吟咏其中初正宗主龍與之上藍金華柳道傳提舉江西儒學暇日過從甚相好也後二三年道傳受代還里而正宗亦謝事歸龍山道傳自金華扁舟訪之宿留是山幾一載相對賦詩其見集中者古詩二律詩五七言各一其律詩速延黃竹浦隱見白龍堆指余所居之地名也詩皆刻石篆三大字於堂廡別著龍山古蹟記一卷道傳之門人戴九靈避地慈谿之花嶼阚湖其於寺棲止尤數而詩亦最多懷舊維故何甚悲京正宗再傳爲天寧禪師仲猷闡明太祖

以高行僧召至南京尋奉肯使日本畢事歸奏詔許歸隱山中嵩其使日本也太祖及宋景濂皆有詩送之仲猷建歸菴於寺左葢以得歸為幸仲猷善鼓琴又建二蘭齋其記之者卽九靈也洪武乙卯滑伯仁宋無逸登其山巔滑詩有登臨重九日感慨百年心之句正德癸酉陽明先生與王世瑞許半圭蔡希顏朱守中徐曰仁流連信宿賦詩於此曰仁因記其事茲山窮鄉僻壤自淳祐至正德數百年間而名蹟之縣如此乃不知廢於何時萬曆庚申爾緒薙重建佛殿老屋數間支撐於盲風苦雨之中香燈無主寺水

莫覩德如行過而憫之卽持不借蕭然露宿苦力三年屢笠寠委聿與工作穿殿中峙軒廡回旋有齋寢以安禪敎有門闥以謹啟閉有方丈之室有香積之厨魚鼓鐘磬牀第臥具凡寺制之所宜有者粲然畢備又置僧田三十餘畝功成而師亦老矣余自有識以來閭里之間但見邨落日消一日今之犁鋤所及者皆昔之井竈也至於僧居屋竹道傍未幾而瓔堵矣未幾而榱桷矣汙邪市井未嘗擇地塵坌滿室但供邨婦里老之遊息頃余修志僧會司上冊餘姚一邑之刹菴院凡一千三百有奇而古刹如明真正覺

蓮峯明因慶善等皆廢為荒朧卽如武林之辯才龍井烏窠孤山皆非故所奇地湮沒不知凡幾然則私創之盛古刹之衰也每見古德於名賢過化之跡必極力護持真淨之青松祖惠勤之六一泉皆是也天地間清淑之氣山水文章交光互映雪泥鴻爪不與刧灰俱盡耳今德如莊嚴名勝且欲考水竹君二蘭齋歸菴一一復其故處亦可謂之不俗矣顧德如尚以叅學未究為歉余以為使德如而盡叅學之願不過一杖一拂夫一杖一拂之與一椽一瓦皆非佛法誠能護持名蹟焉知不有如正宗仲猷其人者將來

似續於此乎余每過寺念泰定間先州判孜卿先生於此置田講學徘徊久之德如因求記以垂永遠年來求文者不能悉應顧余女敬音居鄉其地數以為請余老矣學殖荒落倘恐收拾不盡也

小園記

黃竹浦軒之西有隙地縱二尋而强橫三尋而弱辟以爲園用樹花木不過八九株而已因買瓦盆百餘以植草花水僊艾人芳洲洛陽茉莉真珠烟蒲石竹辣茄苦蕒金燈銀合黑牛紫燕虎刺蛇牀鈴兒鼓子忘憂含笑庭莎路杞秋羅似剪荷包象形康成書帶徐公劍春濃則牡丹芍藥淡則春蘭秋菊藥品瑣碎皆爲芳草施以人工則桃李梅杏金松線柏屈其干霄之姿下同弱卉至於麗春欵冬丈紅段錦雁來燕麥紫茉秋棠斷腸洗手紅姑虞美叢生砌下遞換疇間非盆盎之所收拾也昔黃石齋先生爲先忠端公書庾子山小園賦遂取揭之軒中而以名園夫子山之園雖小儕得欹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以吾園較之不能十之一然乃非其類乎雖然小大何常之有子山之園視章華銅雀謝靈運之山居沈約之郊居千百中不及一二故謂之小而吾之園又不及子山因子山之小而小之昔僧長虞小語賦糠粒爲舟針孔自匿蘇子美詩托身螟蛉睫下都牛一毛是萬物之數尤有小於吾園者矣郭象曰統大小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

御風同爲累物耳試爲之杖棘排墻隨水東流數九疊觴哭之詩蹟也石窻南畤劉綱樊夫人乘雲而役檜者也西望則虞仲翔注易之露未乾北眺則陸放翁之奇峯突兀此則子山之所不能有也今人之誚固陋者曰兔園策兔園策乃徐庾之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兔園者小國也天下之固陋有如余者乎則余之名此園也固宜

答萬貞一論明史曆志書

承寄曆志傳監修總裁三先生之命令某删定某雖非耑門而古松流水布筭籔籔頗知其崖畧今觀曆志前卷曆議皆本之列朝實錄崇禎朝則本之治曆緣起其後則三曆成法雖無所發明而採取簡要非志伊不能也然崇禎曆書大概本之回回曆當時徐文定亦言西洋之法青出於藍冰寒於水未嘗竟抹回回法也顧緯法雖存絕無論說一時詞臣曆師無能用彼之法叅入大統會通歸一及崇禎曆書既出則又盡翻其說收爲已用將原書置之不道作者諱

者之苦心能無沈屈某故以說四篇冠於其端有明曆學亾於曆官顧士大夫有深明其說者不特童軒邢雲路爲然有宋名臣多不識曆法朱子與蔡季通極喜數學乃其所言者影響之理不可施之實用康節作皇極書死板排定亦是緯書末流祇有一沈括號爲博洽而春秋日食三十六又爲衛樸所欺有明真度越之矣某故於曆議之後補此一段似亦不可少也來書謂去其繁冗者正其謬誤者某之所補似更繁冗顧關係一代之制作不得以繁冗而避之也以此方之前代可以無愧然前代顧亦有未盡善者前

代曆志雖有推法而立成不能盡載推法將爲用之如元之授時當載其作法根本令後人尋繹端緒無所藉於立成始爲完書顧乃不然讀其曆志又須尋其耑門之書而後能知曆是則曆志無當於曆也崇禎曆書所列恒年表周歲平行表之類猶之求來曆也其推交食有太陰距度表黃道九十度表太陽距赤度表視半徑表南北高弧表視差表時氣簡法表太陰實行表食分表蓋作者之精神盡在於表使推者易於爲力今既不可盡載而徒列推法是則終於牆面而已某意欲約作表之法載於志中使推者不必見表而自能成表則尤爲盡善也顧某衰病舊學荒落又加之以來期廹促無以慰三先生下問之意心竊愧焉

南雷文定後集卷二

遼陽靳治荊敷訂

碩膚孫公墓誌銘

順治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孫公碩膚卒于海外之滃洲滃洲壽爲界外殊絕内地康熙乙丑還滃洲于定海其孫訥渡海載公柩歸葬燭湖益公墓之不作寒食者四十年矣余與公共事時膂力方剛今癃殘頑鄙不死始得銘公之墓公諱嘉績字碩膚燭湖先生孫應時之後五世祖燧巡撫江西右都御史死宸濠之難諡忠烈高祖墀尚寶司卿曾祖金上林苑監丞祖如游文淵閣大學士諡文恭父木工部郎中妣胡氏曆氏俱封太淑人公刻苦爲學業舉子以才稱登崇禎丁丑進士第授南京工部主事時徐忠襄爲應天府丞爲公分別邪正開張聞見公從捧手而受之本兵聞其名調爲職方司郎中適有風塵之驚傳拔閉壘皆不測其進止公曰此不難知當俟後隊南下耳既而果然高奄起潛求世蔭公覆疏格之起潛恨甚烈廟于觀德殿較閱軍器譏之下獄會石齋先生逮入上怒其面折意欲殺之廷杖而入獄門襆被藥裹一切撤擲公徹已服用遇之甚謹稍間從而受易

凡與先生通往來者楊嗣昌皆指之爲福黨因取同獄黃文煥文震亨等及公辦治之多縣飛鼓手以分涇渭公獨曰昔黃霸之在獄受經于夏侯勝史傳以爲美談今又何必諱乎同事者皆愧其言請獄詔下司冦徐忠襄遂出公踰年起爲九江道僉事未上而國變乙酉大兵東渡郡邑望風迎附然數百年故國一旦忽焉當是時人心惟擾未定但觀望未敢先發公方買書築室欲老泉石而書卷橫廁利害智力倉卒不暇較量閏六月九日於空然無恃之中創爲即墨之守黃鍾孤管遂移氣運東浙因之立國一年顧不可謂無益與亡之數血路心城豈論修短陳壽即倚諸葛不能不祀蜀漢弘範雖逼崖山未嘗不稱二王從來亡社雖加一日亦關國脈此說蓋在成敗利鈍之外者也當公丁丑赴試縣令梁佳植夢公廷對第一榜發不驗及卒滃洲適瘞張信墓道之南信固明初之第一也前定之矣東浙歷官左僉都御史東閣大學士公生萬曆甲辰九月十四日配陳氏封夫人子延齡中書舍人從亡海外歷官司農孫男六人訥州同知訓諤諸生誼諭詮孫女幾人其一嫁太學生黃正誼即余子也公詩法孟王其文集散失止存

數十首此外則五世傳贊存直錄銘曰
越惟忠烈抗節武廟嘉靖名臣文格爲卿萬曆三宰
正色清節光熹之際文恭是顯大厦已傾一木血指
○○○○○○○
明之世臣嗚呼孫氏

碩膚孫公墓誌銘

順治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孫公碩膚卒於海外之滃洲滃洲尋爲界外殊絕内地康熙乙丑還滃洲於定海其孫詡渡海載公柩歸葬燭湖葢公葬之不作寒食者四十年矣余與公共事時脅力方剛今齒殘頑鄙不死始得銘公之墓公諱嘉績字碩膚燭湖先生孫應時之後五世祖燧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死宸濠之難謚忠烈高祖墀尚寶司卿曾祖鑨上林苑監丞祖如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恭父杕工部郎中妣胡氏層氏俱封太淑人公刻苦爲學業舉子以才稱登

崇禎丁丑進士第授南京工部主事時徐忠襄爲應天府丞爲公分別邪正開張聞見公從指手而受之本兵聞其名調爲職方司郎中適有風塵之驚傳城門壘皆不測其進止公曰此不難知當俟後除南下耳既而果然高奄起潛求世蔭公覆疏格之起潛恨甚烈廟於觀德殿較閱軍器譏之下獄會石齋先生逮入上怒其面折意欲殺之廷杖而入獄門撲被槊褁一切糜爛公徹己服用遇之甚謹循摺從而受易凡與先生過往來者楊嗣昌皆指之爲福黨因取同獄黃文煥文震亨等及公雜治之多兒骫啟手以分

至謂公獨何皆貴覇之在獄受經於夏侯勝史傳以
爲美談余又謂公許乎同此者皆儷其音諧獄詔下
司廷徐忠襄從御公蹈午起爲九江道僉事未上而
國變乙酉大兵東渡郡邑望風迎附然數百年故國
一旦忽焉當是時人心惟擾未定但觀望未敢先發
公方買書築室欲老泉石而書生偵惻刑害智力倉
卒不遑較量閏六月九日於空然無恃之中創爲郎
壘之守黃鐘張管逆阻氣運東浙四之立國一年顛
不可期無益興亡之數血路心賊貳論修反陳壽郎
佐諸葛不能不紀蜀漢弘範雖逆臣曲未嘗不備二
王從來亡社雖加一日亦關國脈况說益在成敗利
鈍之外者也當公丁丑赴試縣令梁伯樞奇公延對
第一榜發不驗及卒宿淵適蔡溪信蔡道之南信剛
明初之第一也前定之矣東浙監官左僉都御史東
閣大學士公生萬曆甲辰九月十四日卒隆陳只封夫
人于廷齡中書舍人從亡海外歷官副農孫男六人
御州同知訓譯諸生誠謐詮孫女幾人其一嫁太學
生黃正誼卽余子也公詩法王孟與文集散失止存
數十首此外則五世傳贊存直錄錄曰
越唯忠烈抗節武廟嘉靖名臣文爲爲鄧萬曆三宰

謝將符先生墓誌銘

君諱泰階字時符謝氏爲定海盛門其先系出乎江
東避兵徙土宇如定海因家焉五傳爲元至正間高
安令麟謙又五傳爲明福建僉事琛琛亦與生廷華
廷華生贈參政紳寧紳寧生贈參政大綸大綸生四
川按察使渭則君之父也母張淑人夢巨星入懷而
生君君生而穎異強記絕人從按察使公於京邸朝
士往還便能揖讓應對於其間背誦所常課書模情
談笑見者無不奇之弱冠舉童子試第一已而按察
公入蜀君家居讀書一日見孤鶴集於塔頂戛聲天
末君不覺淚下如雨亦不自知其何心也未幾按察
訃聞人以爲孝感所致三年丙合詠世德之駿烈誦
先人之清芳因爲謝氏之家史矣若方架學區中則
酌當世王路非遥而金衡委御玉斗胥亡君遂滅影
桂庭躬耕於柴樓之野雲間徐闇公張子退避地海
濱與柴樓左近欲卿相過抵掌指畫繼之以帝泣痛
哭熱故見之不知此數人者一日而家難變遷當
是時兵戈銷鑠斗米三百錢流寓簷露昏夜露宿
與之公其饒餘蓋有王孫主唐林義士之風焉乃
何而律黨狙山野無寧處閭公從亡昔亦走吾邸城

前之名士萬泰董守諭黃宗會謝德偕皆新舊失次
以狀介句章得君而喜甚聽而之夕聯句之章未嘗
不與翁焉丁亥冬翁師闖入甬之好事者多死君之
友范兆芝爲所逆柴君說之於劍鋩以爲君之才固
無所不可也君雖不爲田川而然脂暝寫弄墨畏書
藏之綠袠不以示人臨卒悉括所著撰火之語其子
曰吾寄身弋釣無關天壤紙筆遂多奇不化爲烟雲
恐作災祥耳嗟乎亾國之戚何代無之使過宗周而
不悶黍離喉北山而不憂父母感陰雨而不念故夫
開山陽笛而不懷舊友是無人心矣故遺民者天地

之元氣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與士之分亦止
於不仕而已所稱宋遺民如王炎午者嘗上書速文
丞相之死而已亦未嘗廢當世之務是故種瓜賣卜
呼天搶地縱酒祈死穴垣通飲饌者皆過而失中者
也君之所處爲得中矣或者以君之焚書爲惜夫鄭
思肖之心史鐵函封固沈之井中是時思肖年四十
三耳至七十八歲而卒當其沉之之時與君焚之之
時其心一也蓋皆付之烏有耳思肖豈望三百五十
六年之後其書復出而行於世乎心史斷乎其餘年
三十有五亦不聞別有著撰也自有宇宙祇此忠義
之心維其不墜但令安楚葬紹一往不留跡不必以
有字無字爲成虧耳君之子孫可皆無恙君卒於萬
曆丁未三月六日卒於順治庚寅二月十日娶劉氏
投奩偕隱宗黨賢之其生也後君一年正月十日其
卒也後君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合葬于邑之梁家樓
山子四人長歸昌歷知固始陽山德化三縣次熾昌
次禹昌皆諸生次發昌壬子舉人孫六人緒遠緒進
緒述緒遠緒選緒有孫女七人曾孫二人初君爲熾
昌聘瀚州張氏女督王次翁州道閉不通君夢張女
納於王宮覺而記其事登侯濤山焚之及翁州破君

巳棄世熾昌亦改聘歸昌渡海訪張女存亡張女無
恙異時張父欲納之王相國張公不可而止始知君
夢之爲實契也相國所居雪交亭與張氏帥相國殉
節亭下從死者骸骨相撑拄歸昌措據置大甕中埋
之立石書張相國墓歸而告於君朝所以承君之志
也乙丑正月歸昌命緒遠來乞銘八月余自吳門返
吾友萬斯選又書來速乃銘曰
揉藥何許候潮山巔日之出兮以晞吾髮日之沒兮
以寄吾哭前有謝翱若固其族閴閴隱隱終古如斯
水耶哭耶問諸海若

朱止谿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嘉徵字岷左號止谿爲朱文公十六世孫鉉仕兩浙通判卜居武林共了虎又遷海寧遂爲海寧人曾祖高明知縣浙祖國楨父贈推官學禮先生受學於老儒鍾鴻頳已與曹吏部元方讀書靈隱山者十年先生故多病厲志爲學而不知病之去體也是時坊社最盛而先生主持其間捧銅盤而授指者徧於三吳崇禎壬午舉於鄉明年會試中副榜兩都尋沒先生亦無意於功名而名高爲累學使者傚胥會稽學教諭亡何徵書除四川叙州府推官兵火之後

城陴半隳官廨俱淪先傑令共家僮伐木薙石緝茅爲屋與居民襍處一切以安靜治之草寇竊發酌定團練機宜控扼要害撫勦兼用擒賊首吳天民李白虺龍之亂脅撫以此能之時居民離散一城不過十數戶先生一意招來從四國回者一百二十戶從烏蒙回者一千三百五十三戶又贖難民一十六戶于是川中稍稍有兒音矣明末推官新安洪拱死于亂兵其子起三十年奔喪莫知其處先生爲之訪問故老得之城南七里山麓資其葬婁以行宜賓俞令仁和人死已二十餘年其子俞綱萬里尋親先生哀之

有言其初亂時入烏蒙後不復見先生移文遣干力導綱至烏蒙函骨以出脫驂歸櫬慶符邑紳何源爲川南富室邑令交結於源甚厚土寇縛令以去令得逸求源贖其妻子源贖之歸令反以此謂源通賊揭之巡撫先生忿然不平見巡撫頌其冤源始得雪蓋先生守其初志終不敢以政事自見激發宦情而惻隱之心遂地湧出人亦莫得而掩也方先生初至僚友燕集即問杜工部草堂安在明日往遊中有故友正告曰足下書生夫吏有吏之事何及此爲少頃言及風土先生不禁慨然曰僕從川北來川西經途千

里青燐白骨纍纍出草間非役人世所聞見我輩莅茲土者作何生聚故友笑曰正恐自顧有勿暇耳人莫不笑先生之迂不知先生薄宦之志方笑其穠纖耳在官六年乃自免歸先生喟然嘆曰茲行亦自不惡其入蜀也過潼關望嵩華攀老子繫牛之樹其出蜀也灩澦馬脊巫峽猿聲無非奇地但恨奚囊收拾不盡耳歸來以著書爲事取漢魏六朝三唐樂府詩集審聲辨體樂府以風雅頌分之詩以興比賦通之倣卜子夏詩序例明其大旨以示勸懲題曰賡序復選兩漢至明凡二十二代之詔令奏疏策爲一集曰

經世書昔文中子續六經而今亡矣先生所著即續詩續書之意也花晨月夕吟咏間作而天復假之以一子三孫一媳一孫女皆能詩故先生偶唱一章閉門而和者便有六人藝苑以之爲美談當事求詩文者無虛日先生亦不苟作唯一應縣志之請浙江通志則不赴也所著有止谿文集二十卷詩集三十卷道遊堂詩集四卷川南紀游詩八卷樂府詩集賡序一百卷古詩系十卷經世書一百六十卷生於萬曆壬寅正月初五日卒於康熙甲子二月十八日年八十三配吳氏孺人子一人爾邁太學生孫四人曰灝

曰淳曰治皆太學生曰瀟孫女三人長芬適諸生蔣世昌餘在室曾孫五人桓楙模棫樸余自丙辰得交先生剪燭論文亦且五年而先生每歡然不自得夫先生隱約前朝際此亨運亦稍稍有以及物乃若多此一出者豈亦魯齋不欲立碑之意歟爾邁於古文辭有名求余銘先生幽石予不敢不信也銘曰

鏡湖詩酒蜀中金石風流蘊藉止谿宦蹟續詩續書
河汾彷彿白首青燈窮年兀兀源遠流長文公之澤
代惟十六居隣海若康流經術止谿文業

鄧起西墓誌銘

君名大臨字起西別號丹丘常熟人鄧韍曾孫黻舉於鄉以老母不上春官及母歿服闋黻仍不上曰吾向以母在不往今往是利母之歿也時稱爲眞孝廉起西幼孤稍長即能力學從游於江陰黃介子毓祺歲乙酉江陰城守不下介子與其門人起兵竹塘應之起西募兵於崇明事敗介子亡命淮南以官印印所往來書爲人告變捕入金陵獄起西職納槖饘獄急介子以其所著小遊仙詩圖中草授起西坐脫而去當事戮其尸起西號泣守喪鋒刃之中贖其首聯

之於頸棺殮送歸有漢楊匡之風當時稱介子之門有徐趨鄧大臨趨則抗節而死者也起西師死之後遍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送侘傺而死聞者傷之當辛丑余讀書雙瀑院起西來訪雙瀑萬山之中人跡殆絕起西何以知之問其所自曰甬東視其所肩之行槖纍纍有道士印數十顆曰吾已窮身爲黃冠矣唱和旬日與之偕至武林起西上玉皇山去甲辰余至虞山起西以其精舍館我款對數人張雪崖顧石賓皆其道侶也隨訪熊魚山於烏目訪李膚公於赤岸皆起西導之比余返棹起西送

王城西楊忠烈祠下洊岑如而余舟中遥望不可為懷然不意其從此不再見也嗟予桑海之交十之不得志於時者往往逃之二氏此如搏虎之急勢不得不逆裂而倒行逆施顧今之逃於釋氏者鐘鼓杖拂投身濃豔之火是虎而就人之豢其數盡喪起西之在玄門苦身持力無與於全真之教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以休此悲天憫人之故我無愧爾門即鄴救張雨亦不願為是谷音中人物然而世眼易娛聊而語錄流通賦不寂寞世無杜清若起西名氏已自銷沉

乙丑余過崑山顧景范以所作鄧丹丘傳屬余誌之當今日而有舉及起西者恐此外更無人矣銘曰

門生守共不遜升堂東漢以來此風鮮流誰其嗣之黃門高第防風一節足概全體

顧麟士先生墓誌銘

科舉之學限以一先生之言此如詩之有律詞曲之有九宮詩雖不盡於律而非律則不名唐詩九宮即未必降鬼神而非九宮則無以諧聲故字而析之不厭其離也比而同之不厭其複也顓名一門粥粥然循牆而走信傳過於信經所謂有司之尺度也顧珠者欲剩量他儒之說以入之排界而不安不知書院塲屋之學各自有溝澮耳數百年以來推明其義者大全以外蔡虛齋之蒙引陳紫峯之淺說林次崖之存疑其書獨傳以其牛毛繭絲於朱子之所有者無餘蘊所無者無儳入也然而各自成書意或斯捌辭或枝指又百年而麟士先生者出陳俗諸書刪其繁蕪扶其隱伏名之曰說約自說約出而諸書俱廢惰士倚席而講諸生帖坐而聽者皆先生之說也當是時海內有文名之士皆思立功於時藝張天如以註疏楊維斗以王唐艾千子以歐曾僮風尚一時惟先生之傳久而不衰奈何世不說學摘先生之書存其二三仍以先生之名書者附註四書之上此如推譬者不過算學而以歌括定分至閏朔耳家有其書人習其傳竟不知此外更有何物不特經史之學亾而

先生之學亦以矣先生姓顧氏諱夢麟麟士其字也別號織簾太倉之雙鳳里人吳丞相醴陵肅侯雍之後醴陵三十九世孫昌始遷雙鳳又二世從龍爲先生之父母陳氏夢石麟而生故以爲名少爲諸生以高第廩於學校中崇禎癸酉副榜援例入太學辟舉令下巡撫張國維欲以先生應詔先生力辭之集三吳名士與楊子常爲應社其文雅馴爲時所宗是時坊社最盛而名於天下者復社幾社與應社而已巡按祁彪佳兵備宋繼登淩義渠咸以賓禮待先生方岳貢守松郡屢欲招致一見不可得及奉嚴旨始往

送之明州錢肅樂來守太倉造廬相欵遣子弟受業然先生未嘗有所干請也桑海以後斷跡城市各授汲古毛氏與孝廉陳瑚舉白鹿洞規行之蔚峯暮詩一寫性眞不假粉墨取其平生所著四書說約二十卷詩經說約二十八卷四書十一經通考二十卷織簾居文集四卷詩集四卷譚藝錄二卷中庵頂錄一卷雙鳳里志八卷生於萬曆乙酉三月十三日卒於順治癸巳十二月二十日年六十九又七年塟於吳塘之原子一人諸生淵其詩文皆稱於世癸亥歲余在武林淵以所作行畧丏余爲誌遲之二年余雖衰

病不敢負此一諾也銘曰

六經之垂。如侯之布。射者千夫。聽其自過。予而易壁。衆矢與揹。累黍一宗。其音無數。雜多合少。尋於烟霧。以形取影。虛齋之說。而陳而林。其歛其亂。物識後起。經生寶庫。垂髫扮予。亦知楊顧。制科不改。鼎香同薪。

顧玉書墓誌銘

天啓時逆奄竊干國位翦除社稷之臣乙丑六人丙寅七人烈皇登極其孤干旨訟寃闕下叙其鄉里年齒爲同難錄甲乙相傳爲兄弟所以通知兩父之志不比同年生之萍梗相値也然余家東浙旣遘喪亂戢翼榛梗四方之音塵殆絕歲甲辰始至姑蘇與周氏兄弟悽愴話舊尋至虞山顧玉書來會訪李膺公於江陰之赤岸不遇丙辰余在海昌寓書於吳江周長生當年同集闕下初離外傳遇事周章長生爲之提揭欽愛之情至今歷然長生旋即謝世然猶及見

此書壬戌魏州來求其父翰林子一誌銘余因發其沉屈四月周子佩來拜先忠端公墓八十老人千里命駕閭里以爲祥怪乙丑余泛吳舫遂至周氏而周氏子弟多才殆過前良於其座上見顧宗俊者爲玉書之子流落可念且以其父墓誌銘爲請玉書名麟生世爲常熟人父大章陝西副史謚裕愍妣蔣氏封安人玉書志氣豪邁好讀書年十五裕愍遭逆奄之禍及烈廟賜雪死事而裕愍以封疆一案爲逆黨把持止於贈官玉書赴闕頌寃天子詔法司改定爰書宜與者裕愍之門人其再相也玉書入其幕中起廢

錮通清獄薦四事玉書頗與聞之虞山故與宜與深鹿善宜與心欲起深鹿而衆論不同姑徐之以觀其變虞山遂致書宜與云閣下含弘光大致精識微具司馬公之誠一寇萊公之剛斷而濟之以王文正之安和韓魏公之弘博目今起廢爲朝政第一至如深鹿餘不具論當年守涿之功屹然爲畿內保障豈可一旦抹殺倘浮沉啓事乎往見子丑之際持局者過於矜愎流爲歙側一往不返激成橫流此正今日之前車也玉書見之詩其翻逆案也年少氣盛不顧利害以其書洩之於外舉朝大譁虞山聞而恨之後

十年玉書有家難虞山不能忘情幾置之死因徙居吳門家世膏粱驟承貧薄玉書不以介意惟言有兩恨事苟得暴白即死亦無憾其一魏子一當國變之日語所知曰吾不難一死然不爲徒死遂逕僞命約唐通赴難而身任內應其日以草場舉火爲驗通爲子一心交也三遣人而通不報知事無成始作絕命詞投繯而死今不原本末而置之六等之列寃矣其一逆案楊維垣弘光時納貸至巨萬大兵至貨重不得行乃市三棺中書爲已柩旁二柩殺妾以實之夜半負重出城爲刼者所殺南都父老歷歷能道之然

知者目爲死事雖與一生發循禮得行之死無憾矣嘗致書知縣前辭彊辭辯之臨乎玉書所謂不忘其父者也詩文有進覆齋稿草娶張氏河南按察使與生女子宗昌宗隆宗元宗達宗俊宗起選史與流錢祖熙陳國顯孫汝佛陸孫經李琪芳周用賢生女閒皆諸生臣齡門周忠介公之孫也銘曰

壬午之歲余與玉書同出燕京豈游爲聞頭時王孫王國之楨曾未幾何憔悴江湖紅米折錯廣東之陽短碑數尺不平者鳴

參議閻公神道碑

公諱世科字伯登別號鍾碤其先太原人至公之祖雙溪徙於淮右雙溪四子而覺吾以明經爲上猶學教諭吾以舉人爲秋道令公則覺吾之長子也登萬曆甲辰進士第授湖州府推官湖濱巨浸多盜賊治以嚴苛始辨故一案之中破壞無至十數家公奉職循理解其縈紛民苦役之在案在輕人死罪者覓之精神所注通於夢覺神語諄諄即時判結庚申水災民死者過半公與郡守陳幼學發廩勸分盡所以救荒之術故民雖饑而不怨湖多秀民而經術不足公禮姚承庵以爲大師其說時與朱文公相出入學者始知穿穴經旨以求自得是時郡守治尚嚴而公濟之以寬故兩人深相得郡以大治行部至蕭山其縣有盜藪經百年無發覺者公荒閣而得之紹興庫藏爲胥吏乾沒者盈萬會稽以還原額嘗攝歸安羨金二百用助橋工曰此雖不足損吾清節但恥見作凡人耳庚戌大計郡吏舉卓異第一入爲戶部主事癸丑以本部郎中總理遼餉時邊烽尚熄而軍政弱壞公輿然憂之疏言今邊境偷安已久伏莽一發必下可支牢賽擾於河東擺要擾於河西而虎憨乘機

挾貲畜禍更崇京氏二運十共八九沙中標語帶成
旋力懇問寺六對兼頃以洪庶幾鉅患未然尋堂見
之亦心動公乃覓東補低廉重核實三年之內捐公
費千五百金貯積六萬餘緡發帑園之費坐放如期
蘗倉版數十間分屯鹽三項不相侵奪公於邊事所
以經營綜覈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書茲
已逆知將來東方之有事也丙辰擢守開封司農李
汝華特疏題留引公自助又明年陞山東右參議兼
按察司僉事廷議邊才啟為寧前兵備當是時戊午
之啟問尋至公置切于於滁河單騎出關拔理餉於

廢籍整頓營壘以待不虞而巡撫不知其為勞薪也
以公體格之公既不得行其志念八十老父曳杖倚
閭將無忠孝兩失乎遂投板棄官而去自公去後疆
場破碎談兵者非身橫獄戶即騈首西市鮮有以功
名終者而後知公有先幾之智也當登萊之變閻爾
梅以之問公公曰此疥癬疾耳邊塵孔棘朝士樹黨
書生不知兵而授之兵權用違其才是則可憂也爾
梅曰公向在寧前何不極言其弊顧投劾歸耶退則
勇矣如報國何公曰報國非可托之空言用人者當
知人用於人者當自知力餘於任任乃得勝夫遼左

用兵之地也今不論其知兵與否而授之兵彼又不
自知其不知兵而妄謂能兵趙括陸機之禍種種矣
吾亦非知兵者欲報國而辱國故不如投劾之為愈
也故言勇退哉爾梅曰今天下固無知兵者苟有之
功可得成否公曰吾不敢謂其功必不成也然而實
難樹黨堅則掣肘衆雖有其人誰能始終之矣相信
嘗平者少秦檜忌忠武者多也觀於此言不特公之
自知甚審而於國家敗亡之勢如燭照而數計也彼
諸葛武侯非知兵者乎陳壽謂其理民之幹優於將
畧梁益之民咨述武侯者如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

歌子產亦不過循吏規模耳夫武侯豈欲以知兵顯
哉不幸而遇蜀王棸累驅之從事於鋒鏑非其本色
況於無蜀王之知者乎則公之不以知兵自許使後
之人傳之為循吏又何愧焉公歸整拂藤蒲具陳花
木與太翁得盡田里骨肉之歡逮丁大故鷄骨支牀
為鄉論所榮逮黨崔呈秀盛時以同年生逼駁勤公
不顧而嚌家居二十五年漕撫王紀李養正給事中
解學龍御史王允成累登啟事公皆不應所著有徵
刑計遺稿木諸書生於隆慶庚午六月二十一日卒
於崇禎壬午二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三葬於淮上

之致龍灣北龍聚高氏蔡氏贈封皆孺人副室陳氏
子一修齡江以北之學者也女三其壻諸生許永祜
舉人李藻先諸生杜聯華孫幾人修齡不遠二千里
介吾門顧諟以公神道碑銘爲請余衰病學荒豈足
以知公欲辭之而難於往返因勉書其崖略銘曰
神廟之際。物大容姦。猾如鼠藏。窟穴其間。岩關奕奕。
群偷橐橐。唯公隱憂。數千稱作。公之重來。莫可措手。
前饒後賊。又掣其肘。險之在前。易道丁寧。初備於怒。
不犯難行。凡公之言。契終論始。郎謂知兵。亦莫過此。

南雷文定後集卷三

遼陽靳治荊較訂

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

儒者之學。經緯天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爲究竟。僅附答問一二條於伊洛門下。便厠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閫扞邊者則目爲麤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徒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濶論。鈐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尙論者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余於吳君爲之三嘆。君諱蕃寅字弁玉。其先有爲宣撫者。隨宋南渡。世居杭之皐亭。後徙石門。曾祖皐剛。祖素菴。嘉靖辛酉舉人。父養素。君生而穎悟絕人。日覽萬言。未嘗再讀。與妹壻姚綱掇同學。指所選時文一肯數十篇即便背誦。以多寡爲勝負。姚亦强記不能不屈服也。一日從吏求訟牒約千餘言。吏鈐尾示之。宗袋而後相授。君已誦之若流。無煩覆視。吏驚爲神。應奉之五行俱下。禰衡之一覽便記。不是過也。讀書費華陽家塾。同會者十餘人。其文半出君手。風簷信筆。皆

有至理當是時唯臨川陳際泰盡日得制藝三十首士林以爲君似之然君以爲章句細微無關重輕所貴乎學者必爲當世所倚仗蟠根錯節取定俄頃語溪舉澄社郁起麟錢咸皆欲以君爲領袖君雖應之而未嘗以之標榜也縣令龔立本豪傑自置祁忠敏之按吳殉事多咨之立本知君有當世才具淡相降挹謂餘子春華吳君秋實耳兵革之際武人豪健更相駘藉邑人睚眦觸必閉門不保家室君舉幡入省落其牙距武人惶遽請成君據上坐談諧間作丐刀摩戛之間視若孤鼠江東衣冠道盡奸人造作飛條

時時闌及縉紳鞫躬傲吏之下狼狽折扎之命君怗身揹定刪剪疑事而後此風始息草搖風動百毒齊起君所以破除之者蓋非一端有以急可乘爲言者君曰商賈之事此言何及於我乎君在語溪吏不得以售其奸欺往往恨之千里委命以情相歸君然其辛苦爲之擘畫於是君遊俠之名聞於郡國嗟乎其才本足以用世顧束之一鄉君又不甘自附於閒散合眼之徒不得已溢而爲此夫豈其志之所存乎是則可哀也已當宋之亡也慶元多故公相家入元爲里胥所躪躁片紙叱名立召庭下視君以布衣雄世不既多乎君起自孤童纂修世德準的將來莫不以至情出之非徒一往之才也以子貴贈翰林院編修娶程氏繼陳氏俱贈太孺人生於萬曆丁未二月二十八日卒於康熙丁巳十月十三日年七十一子五人曰潛曰濤皆諸生先卒曰渭曰涵康熙壬戌進士第二人翰林院編修曰淳女五人其壻曰潘江曰蔣爾位諸生曰張煌曰顧朱崇禎癸未進士行人曰顏廣熙諸生孫九人枚樹師栻栒關杰祚垣正榘師樽蔚林孫女六人曾孫一人元德曾孫女一人余與錢咸爲交故得交君甲申八月君客吳令吳夢白所與

余輩飲市肆議論激發疾呼如揆湯而世無知之者甲辰余館語溪君不一見過固知鄙余爲行墨之儒而君亦側身閭巷耿耿不下者欲於其子發之今年丙寅涵從京師致幣作書千言丐余銘墓其書宛轉悽愴頗類曾子固與歐陽舍人書愧余非歐陽然而不敢不實也銘曰

天之生才元會關氣大道既蒙小儒成藝遂使庸人
充滿斯世奔車覆舟茫茫相繼豈無豪傑袖手旁睇
惟此豪傑亦欲一試斲而小之鄉邑歟時耶命耶
亦云其志誰傳龍可誰錄秦士後之君子憑弔雪涕

雪篆閔君墓誌銘

余在海昌得交閔紫瀾閔氏湖州華族而紫瀾清苦
自持無復膏粱餘習頗疑其特立獨出不繫於家門
別之七八年紫瀾從京師銜痛函書以其父墓上之
銘來請讀其行畧而後知其學之有本也君諱聲字
毅夫別號雪篆原名中正其先有仕宋爲將仕郎者
自汴南渡家湖州之烏程高祖珪少保刑部尚書謚
莊懿曾祖聞贈應天府通判祖宏力贈南昌知縣父
爻會太學生君卓犖不羣爲文芒彩透出紙外不屑
鬼𩕁之學妻東張溥合四方之士爲復社部分名輩

搃覽時才而君持湖州之管鑰同郡潘曾紘督學中
州以君自輔涇渭藝文去風即雅固始固儒肆也君
以其文鬬茸與解額者當只熊魯渭一人耳劉侗殿
於楚試行卷來謁君謂曾紘曰此奇才也公可貰之
入太學熊劉二人卒諧君言其鑒別如此乙酉之亂
羣盜蕭山勢如燎原而不敢過君之門鄉人求君紓
難盜聞之曰昔黃巾不犯孫期里㕥我獨不然乎遂
去而他之金石變聲隱閉不關人事以遺民自置監
司慕而請見辭𨺗再三乃以幅巾𥘉謁言談尠至薰
夕使君惆其固窮無從發言退而嘆曰現玉秋霜不

意蒇蘆中乃有斯人未幾而詩禍作君好苦吟與吳
敬夫批選唐詩名嶺雲集初南潯莊龍城集吳中人
士私纂明史愚儒暗昧禍至九裂奸人因而放手索
賂別生事端敬夫與聞莊史其選詩讐較姓氏有徽
人范希會者富室也奸人遂居爲奇貨以逆案脇之
而君與吳宗潛牽連下獄司李廖應召惟恐禍之及
已也欲幷殺之以自解君在獄一載朱墨侯優與宗
潛猶日爲詩自娛已而獄解古人言詩必窮而後工
夫所謂窮者失祿不仕憔悴江湖之上耳亦何至交
臂歷指與囚徒爲伍其窮者轉而爲禍乎故人之好

詩或至有好窮顧未有好禍者也然窮者未必能傳
而禍者未有不傳劉夢得之咏桃李長源之咏椰蘇
子瞻之烏臺詩案王盧溪劉後邨孫花翁諸人之禍
落落古今相望反以此得名君郎未必好名而圖中
之好詩不減無乃近於好禍乎康熙庚申三月十七
日病將革其女問之胸中清明乎張目微笑曰方寸
豈可使亂瞑坐須臾又張目環視室中晝啓戶牖仰
視霄漢而卒距生萬曆丁酉十月二十六日年八十
四所著有秘菴小言無衣吟詩稿并遺文若干卷藏
於家娶徐氏蔣氏子曰夢潮康熙乙卯舉人曰夢

喧曰夢愷曰夢雅婿曰臧壽陳晃楊敏孫曰望曰如
晦曰紘曰卅冰曰崑來銘曰
莊懿之爲司寇活人無限君之不死於獄底其亦天
之所眷哉

時禋謝君墓誌銘

余讀杜伯原谷音所記二十九人崟奇歷落或上書或浮海或仗劍沈淵褰裳蹈難大此身一日不能自容於其間以常情測之非有所爲是何怪奇之如是乎不知乾坤之正氣賦而爲剛不可屈撓當夫流極之運無所發越則號呼叫拏穿透四溢必中之而後止顧世之人以廬舍血肉銷之以習聞熟見覆之始指此等之爲怪民不亦冤乎吾於時聞謝君而竊有概也君諱泰臻時禋其字也謝氏系出平江建炎二年宇以邑令家於定海曾祖維寧祖大倫竹贍參政父渭四川按察使妣張氏封淑人君結髮學問精鋭鋒起足不離戶閾者載離寒暑窗外聞人聲輒以絮塞兩耳不輕費一卷頃爲洗沐地也君知天下將亂又少從按察與平水蘭於是揣摩兵法時挾弓矢出東郊與材官騶發馳逐角勝負不屑屑於場屋荒速之文乙酉之亂東平潰師航海破關溲牢各邑所過毀突君得其要領結納偏裨以安比落浙河不守潮城放刼居人潰徙離處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而君門宗三百餘口盡脫虎狼未主無恙其倉卒應變如此嘗著書一卷秘不示人曰持此以遇聖

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故社既屋入先師廟伐鼓慟
哭解巾服焚於庭沈舟之篙將放於櫝援壁上琴彈
之格格不能成聲推之而起曰人琴俱亡矣一日不
知所往留書几上曰兒曹無庸覓我以從我志家人
跡之於天童山趺坐灌莽中已剪髮爲頭陀從此蹤
跡不定或雪夜赤腳走數十里偃臥冰上或冀其所
著書掛於項登深崖絕巘發而讀之聲琅琅聽山谷
採烏喙生咬之如是者四五年從恐此形容之關於
天壤也順治庚寅八月初六日踏海而歿年四十九
君之行事頗類谷音中所載皐甫東生東生性豪蕩

乘小舟掛布帆載琴樽書籍釣具往來江湖至元丙
子發憤痛哭踏海東生亦四明人山川之靈氣豈亦
有常耶今夫朋友離別黯然銷魂顧君亾國破世祿
之家悽楚蘊結不可爲懷遂絕矍相之跡人之常情
也而情之至者一往而深首陽之餓已肇其端路東
海而死古人有其言未必有其事不妨質其事於千
載之下非常情之可得而限也娶薛氏禮部尚書文
介公三省女德譽無間言敕封孺人君贈監察御史
子曰燕昌曰亂昌皆諸生曰兆昌由庶吉士改御史
孫曰朱獻臣曰范兆芝曰王啓芝皆諸生孫曰緒彥

康熙壬戌進士曰緒章諸生曰緒銓君卒後之八年
家人做扶微宋王之禮斂其衣冠殯而葬焉又三十
年兆昌介吾友陳介眉來請銘余不能辭銘曰
父老言君偶夜出見二巫鬼於道叱之而滅郭外墟
墓間燐火熒熒人夜行輒聞有呼之名者君戲與爻
約獨往熟睡至曉寂如也嗚呼忠孝之人鬼且避之
矣

封庶常恒墅陳府君墓誌銘

弘治間李何一變古文海內文章家若趙王曾不敢移宮變徵陳後岡先生起海島與荊川遵巖折其角李何文集幾於遏而不行於藝苑功亦偉矣然家世淸苦嘗言僕故農家也世乏烟迹門樹中薄困鮮擔石之蓄眎無一十之蹊晨不瘝作蓐發炊淅數傳以後猶守其家法謹身節用膏粱氣習不屑自逵后岡兄弟三人長后斧模中書舍人次后湖東諸生而后岡其季也后湖生懷愷生洪憲洪憲生府君三世一身伶仃文弱不與儕人較高下兢兢以儒術廉恥尚

門戶而已府君諱文與字伯美別號恒墅出就外傅多從名師乏遊將應科場學習時文銳甚無何大父柴水交侵驟然自念吾祖後岡以來書澤中衰吾父欲振起之而不能今余又不得竟其學其命也夫於是綜槧程度上事母丘孺人毋使其戚於蔞下課子弟毋使其荒於學先是居燬於火府君懲心罷精磨以歲月儼然堂構歌哭有所已而其子錫嘏學成里中以爲大師府君始稍遂里社節臘之歡逮錫嘏舉進士官翰林府君謂曰吾后岡之爲太史於今一百四十八年汝復爲大史則續吾祖矣汝其勉之無使其文之遜於祖也又三年而孫汝咸之[illegible][illegible]若與之計偕菀義京師瞻眺宮闕徘徊玉堂覽帝城之景物接元老之琴樽屬 天子好文海內能文之士輻湊闕下會府君七旬大誕雅篇艷什投贈充牣而 天章下賁亦當其時錫嘏請假送親鄉里榮之謂府君一生勞薪庶幾可以頤息而府君孤苦風雨習之旣久不能自逸時念累世之艱難不敢以暇豫怠之故多憂而少歡他人卽解之不能釋府君胸懷洞達是是非非而折無隱其議論如嚴霜之殺百草也人諒其無他亦未始怨之生於萬曆庚戌八月八日卒於

康熙丙寅八月二十九日封翰林院庶吉士配方氏先府君卒 敕贈太孺人子三人錫嘏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錫圭錫卣稟學生女二人長適丘鼎鉉先亡次適學生張九林孫六人汝咸戊午舉人汝登諸生汝訓汝詰汝禮汝詩孫女一人曾孫一人曾孫女一人府君之生與余同支干古人之原命王晉齋言以日計時得命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乘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矣夫以古今之遠四海之廣人生林林總總逝

者化來者積乃錢屆於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命之中何其術之窮也宋景濂言天下之廣兆民之衆一日之內未必止生一十二人同時生者不少何吉凶之不同耶故趙普與軍校蔡京與鄉物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童軒談命辯言高穀李昴甲子同物畢昴王稽甲子亦同物而顯晦不同壽夭懸絕以余所見鄉曲往往有之則支干之不足言命也審矣顧大賢如張橫渠與西山文文山特喜談星曆之學以推驗事變豈其見不及此善言天者徵之人事善言人者原之天命夫與人同即爲合德知過再犯即爲

轉趾閒言不信即爲孤神財不儉用即爲耗宿此以人合天者也日月之交食星辰之凌犯丙丁之鑑陽九六百之厄君子以恐懼修省此以天合人者也天不能以一定之數制人事之萬變星翁末學掃除其萬變者而拘攣於墮地之俄頃若學者見其不信弃俄頃而去之則天以空券枉矢如周根曹髦之在上耳毋謂俄頃固天之八柄也即府君之於余其苦身持力相去不遠余不能泥水自蔽而府君辭光發之命子又何煩較餘事之長短乎將塟錫散書來屬誌門府君每見先生之文輒曰當今作者如林誰能過之余愧其言不敢辭而爲銘曰

歲月澆季日中見沫古道照人遺此宿艾如何不弔松洗栢枿留其不盡源淡流沛

山西右叅政顧之丘公墓碑

公諱俊孫字德峻號顧之丘氏世爲淮之山陽人祖某父某公自幼穎異口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爲文肆筆而成時輩少及登崇禎癸未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督四鎮餉務旋撫六合　王師下江南六合半孽之徒將屠之公不得已爲其民請命單騎入城諭父老以壺漿全生靈十萬餘戶遂奉命榷稅滸墅司冊後湖入爲刑部郎中仁風篤烈平反大獄數十條大吏之喜怒不能動棖司冦黨公賢之出守漢陽當兵革之後公私交困又西南用兵累歲不解

其屯戍往來者所過毁突蒼生疲耗公噓枯吹生垢辱之民復得明目裁量軍需無倉卒匡勷之患晨起坐堂皇厥民直入奏事不設遮攔曉指枉直無不滿志而去鄉無豕食之隸老吏摘紙尾而已深文碎敖無所事事置稽刑部罪人所管之數必謹書之月朔告於神明有疑獄十年不決者公一夕而平人以爲神公以其事關帷薄引燭燒其成案妖僧自稱物使煽動江漢間乘傳謁公公郎於坐上收之發其僞而伏誅厨傳京薄去來嘗悒悒不快然公之自奉甚濟無以難也有大吏按事蜻川閣焚香索爐公無以應之曰太守堙没簿書豈能辨章蘇州故事乎已索爐床公引吏視其所臥乃白板也蕭清若如此境内自爲稷廟外其淫祠盡毁楚人尚鬼之俗至是稍革政成陞山西右叅政分守冀寧道公固不能與世俯仰至是慨然曰吾盡瘁漢陽幸免危敗倘可不自止乎遂自劾而歸余觀從來循吏皆於尋常無事府故易於成名郭晞屯邠州軍士擾民非段秀實則白孝德不能制矣觀公所處之地而能盡其所長較之於古不尤難乎今之讀書史見古來亮恭之輩鏟撻肆情亦無不恨之者而一履郡邑推科之日搒掠必盈數

千漠不相關同此父母懷中積累之膚髮而使之荆革化爲飲食流血化爲行潦哀號化爲音樂非無情之木石則稟性之虎狼耳公稽刑籍之設一荆一竹身分其痛仁人之利要當爲天下後世法也公生萬曆丙午八月二日卒康熙丙寅十月六日享年八十一配張氏封太淑人副室管氏子八人象觀海州學生象恒庠生皆蚤卒象升翰林院侍講象隨翰林院檢討象益庠生象艮訓導同升如升皆鴻臚寺序班女十一人貢生王家楨貢生劉芳與翰林院侍讀喬萊布政司理問尚王鄭宮生王裕德太學生田棗臨

增廣生喬蠢庠生潚闓盛太學生陳模太學生沈湔庠生楊斐蒨其婿也孫八人達過邁迥㒵臣敎旭百祿孫女十人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將葬象升爲行狀介余門人顧䚯屬銘其神道銘曰

天穀頹然民爲心一心萬意相崎㠊遂使天道不好生血肉崩潰井竈沉唯公全活十萬人猶恐絲髮成呻吟春爲祥風秋慶雲漢水湯湯無古今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先師蕺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註疏無不一一牴牾者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倘千載而下有諒予心者乎不肖羲蒙先師眦之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絕少徒以牽挽於口耳積習淺識所錮血心克塞大抵然矣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二三恍然交臂而失之也其言性曰性善之說本於孔子得孟子而益明孔孟之心迄諸儒而轉晦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蓋人性無不善於擴克盡才後見之也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耶故諄諄敎人存心求放心克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不一言而足學者果若此其盡心則性善復何疑哉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仁智之偏而言道不離陰陽智不能離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即須臾不離戒懼慎獨之事成之即中和位育之能在孟子則居仁由義有事勿忘者繼之之功反身而誠萬物咸

備者成之之候繼之者繼此一陰一陽之道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成之者成此繼之之功向非成之則無以見天付之全而所性或幾乎滅矣故曰成之謂性從來解者昧此至所謂繼善成性則幾求之父母未生之前幾何不胥天下而禪乎故性一也孟子實言之而諸家皆虛言之言其實則本天而責人言其虛則離人而尊天離人尊天不惟誣人亦誣天矣蓋非人而天亦無由見也是故麰麥勤而後嘉穀之性全怠勤異獲而曰麰麥之性有美惡必不然矣涵養熟而後君子之性全敬肆殊功而曰生民之性

有善惡必不然矣又曰資始流行天之生物也各正性命天之成物也物成然後性正人成然後性全物之成以氣人之成以學大彖何不言萬物資始各正性命而必係之乾道變化之下又何不曰元亨者性情也而必係之利貞之下乎非元始時無性而收藏時方有性也謂性至是始足耳今老農收種必待受霜之後以爲非經霜則穀性不全此物理也可以推人理矣是故資始流行之時性非不具也而必於各正保合見生物之性之全孩提少長之時性非不良也而必於仁至義盡見生人之性之全或曰人之氣

稟清濁果有什伯千萬者性有不善焉可盡誣曰氣之清濁誠有不同然無乖於性善之義也氣清者無不善氣濁者亦無不善有不善者乃是習耳觀於聖門參魯柴愚當由氣濁游夏多文端木屢中當由氣清可謂游夏性善參柴性惡耶又曰一性也推本言之曰天命推廣言之曰氣情才豈有二哉由性之流露而言謂之情由性之運用而言謂之才由性之充周而言謂之氣性之善不可見分見於氣情才情才與氣皆性之良能也天命有善而無惡故人性亦有善而無惡人性有善而無惡故氣情才皆有善而無

惡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之後儒曰既發謂之情曰才出於氣故皆有善有不善不知舍情才之善又何以明性之善耶才情氣有不善則性之不善不待言矣是陰爲邪說者立幟也而可乎又曰本體二字不見經傳此宋儒從佛氏脫胎來者故以爲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皆指本體言此誣之甚也皇降天命特推本言之猶言人身則必本之親生云耳其實孕育時此親生之身而少而壯而老亦莫非親生之身何嘗指此爲本體而過此以往郎屬

氣質非本體乎朱儒惟誤以此爲言本體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則所謂是性而容說者恰好在何處耶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語本是禪宗其書大半在荀子不意遂爲性學淵源可怪也學者惟時時存養此心卽時時是本體用事工夫始有著落今不思切實反求而欲懸空想個人生而靜之時所謂天命皇降之體叚愈求而愈遠矣佛氏喜言未生之前旣死之後的道理儒者只曉得有生之後未死之前的工夫將何去而何從乎又曰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只言寡欲不言無

欲聖人之心無異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卽聖人之所欲也人心本無所謂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卽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竝無天理之可言矣乾初之言大抵如此其於聖學已見頭腦故深中諸儒之病者有之或主張太過不善會諸儒之意者亦有之夫性之善在孩提少長之時已自彌綸天地不待後來後來之仁至義盡亦只還得孩提少長分量故後來之盡不盡在人不在性也乾初必欲以擴充到底言性善此如言黃鍾者或言三寸九分或言八十一分夫三寸九分非少八十一分非多原始要終互見相宣皆黃鍾之本色也先生諱確字乾初陳氏爲海寧望族曾祖鳴梧祖理川父覺菴皆世其學毋葉氏乾初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嘗受一編讀之心弗善也輒棄去遂四十年不閱其後與同邑祝淵讀書淵議論不守章句乾初毋鐫之已同問學於山陰先師深痛末學之支離見於辭色乾初括磨舊習一隅三反逮先師夢奠得其遺書而盡讀之憬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閱者重閱之則又格格不能相入遂見之論著同輩爲之一鬨不顧也乾初議禮尤精從其心之所安者變通古禮而於凶禮尤

痛地理惑人爲天下異端之禍其於友朋一事稍乖必正色相告不爲姑息屠爌陸圻徵文請毋乾初謂世俗之事非所當行社集講會人情之常乾初謂術術醉飽無益身心再會之後亦不復赴甲申以後士之好名者强與國是死者先後相望乾初曰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人之賢不肖生平具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動稱末後一著遂使奸盜優倡同登節義濁亂無紀死節一案眞可痛也乾初之論未必不補名教者晚而病癈不出門者十五年卒之日爲丁巳七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四葬於沈家石橋之西

娶王氏先卒二十七年子二人長翼次利殀女一人孫二人克鬯克爽余於丙午訪之病中猶危坐劇談又十年丙辰致書約以明歲再見而不可得矣翼以誌銘見屬其時未讀乾初之書但以翼所作事實稍節成文今詳玩遺稿方識指歸有負良友多矣因理其緒言以識前過銘曰

有明學術宗旨紛如或泥成言或創新渠導水入海而反塡淤唯我蕺山集夫大成諸儒之弊剷其畦町下士聞之以爲雷霆豈無及門世智限心如以太牢飫彼書蠧欲抹微言與時浮沉龍山之下乃有傑士北面未深冥契心髓不無張皇而篤踐履余忝同門自愧淺陋昔作銘文不能深究今其庶幾可以傳後

翰林院編修怡庭陳君墓誌銘

君諱錫嘏字介眉號怡庭陳氏其先自青州徙鄞之後衕村又自後衕徙鄞城之月湖明初有諱宪中者生廣東市舶司提舉璩璩生鑰鑰生賜朝列大夫濂卿濂卿生子三模中書舍人柬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庶吉士河南提學副使世所稱后岡先生七才子之一也東府學諸生東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文奐字伯美封翰林院庶吉士君之父也母贈孺人方氏君生而夙慧酷類后岡方入小學時使之屬對應聲奇中讀孟子至百里奚不諫輒作論非之年十五補博士弟子二十有一而補於學宮君雖年少爲諸生乎其文行爲播人口固已不讓耆名高義家貧以授徒爲業贄合至不能容時場屋之文非陳、蔡之支離則膚淺之叫囂君澄心靜氣以得其至理之所在遂使諸義盡歷數百年來非媼燭牛箠之所能埋沒者也康熙乙卯舉浙省榜首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而考館元其館課一洗應付之陋知者方之陶石簣黃愼軒奉　命纂修皇輿表鑑古輯覽二書而皇輿表總裁以之專任成書進呈會講官員缺　上引見館翰諸臣御命君至前細詢履歷奏對良久舉朝以爲

之崇卷矣　上也咸豐日之同考已未會試君同考
於場屋覘人文守珍重不敢忽郡郎不中式者亦必
詳其故而後落之無使遺憾于退有後言告假送
親是時封翁年已七十功名之志銷於愛日顧重理
舊會說經鏗鏗先是甬上有講經之會君與其友陳
赤衷等數十人盡發鄉中經學之書穿求崖穴以立
一關之平蓋斷斷如也自君出而諸子亦散至是復
集甬中多志行之士由此會爲之砥礪耳君於當事
斷絕書囑每應坊人之請批選時文以此經理饘粥
於寒生使倆未之或改也里居五年遂膺末疾不能

出戶又三年而卒君處身冰雪而三黨恩意友朋緩
急未嘗以顏露爲解董允璘負才而死經紀存沒其
子自以不孤容接後來如恐不及樂道人善而不溢
其實喜規人過而不傷其意蓋其爲人蘊藉與之處
者無不喜其平易可親然正色凝若默運其間但不
欲如含瓦石以取聲名故世之知之者鮮矣君從事
於格物致知之學於人情事勢物理上工夫不敢放
過而氣稟羸弱其爲諸生時弟子既衆惟恐一人失
學窮日講授矻矻不休雖背僂而不恤其爲詞臣時
公堂館課私室橫經書簡客帖皆躬率至雞鳴不言

勞瘁郎其病痞猶隱發危坐不釋丹鉛士人將卷請
而來者必錄兩其得失終卷而後已苟一事一惰猶
神之不到則此心危殆不能自安凡君之所以病病
之所以不起者雖其性亦其爲學有以致之也夫
格物者格其皆備之物則沓來之物不足以撓混定
之知而百官萬務行所無事若待夫物來而後格之
一物有一物之理未免於安排思索物理吾心終判
爲二故陽明學之而致病君學之而致死皆爲格物
之說所誤也雖然顏苦孔之卓絕脈而傷生博士令
子郭路夜定五經章句精思不任死於燭下貞學問

人固不惜生死以殉之耳生於崇禎甲戌十月二日
卒於康熙丁卯三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四娶楊氏
敕贈孺人子汝咸戊午舉人孫男女各一男名本醇
余交君二十年與講會之末余澗略細故乖於物好
君引之爲畏友明儒學案成君讀之以爲鏘笙磬管
合發並奏五聲十二律截然不亂者考之中聲也君
從此殆將轉手天不假之以年惜哉乙丑歲暮余過
甬問病君以千秋相托婁然欲絕明年書來聞有起
色爲之狂喜豈意其終踐前言乎銘曰
富貴利達浸人骨髓豈無談學以爲觀美汪洋性命

其說迂徙當下躬行市魁彼此人亦有心不在堂于
矜惟怡庭篤慈踐履平生工夫人情物理匪以諭人
求其所是苦身持力無有寧晷昊天不弔未見其止
孟楊紛澤視我斯誄

提學僉事來菴袁公墓誌銘

公諱將中姓袁氏字同若號來菴其先汝南人自宋
咸平進士祺徙明州曾祖民範祖學詩父瑞公元鼎
母曹宜人公幼而父母俱亡撫於王母趙孺人已而
趙亡依其叔父寄食市廛公勵志於學善爲場屋苑
速之文而貧若異甚五喪淺土瞿瞿汞䕃陳侍御爕
五見而憫之相助經營公著報恩編以識康熙丁未
登進士第授中書舍人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分
校壬子礼闈吳三桂反副親王南伐加禮部儀制司
主事屯兵楚中澤國暑濕士卒多疫死公過曉醫術
爲之處方製藥雖厮養卒亦必躬親診視軍中無不
感涕以故疫不爲害是時賊在湖南官兵相拒於洞
庭湖口調發江南舟子舵工數萬集於軍前久之不
用亦多物故公惻然啓奏遣還鄉土皆鳧藻踴躍而
去曰微使君吾儕非岳陽之黃塵則昭潭之魚餌耳
一日赴王急召山程積雪劣容馬足公投空數十仞
峭壁之下垂椸而出之則已折脅死矣軍中號慟以
奇方藥之復甦公隨征七年始得斑師累廷本部員
外郎中纂修會典出爲貴州提學僉事癸亥冬公至
貴州距關期數月黔士兵火穿竄瘡痍未起公謂宜

稍示休息俾溫廓本若歲試科試棄行則士不勝其
擾議改歲爲科　上從之公旣契潤行間死而復生
不敢告勞仍鞅掌於蠻烟蠱火之間解士方終病遂
不起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豈若王陽王尊之以
意爲進退乎灌夫馳入吳軍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
金良藥故得不死史記之以爲天幸公之墮崖也有
蒙古醫人振動其肢體以燒酒灌之自口以外悉糊
其竅使壯夫接氣久之氣從傷處出胸之內陷者還
故所而後纏之以藥始不死盜公以感動軍心得此
非天幸也公起自赤貧時懷濟物之願見人之饑寒

郎思已之饑寒救之唯恐不力故於三黨恩意無不
周至古之自困而享者懲創先憂則榛蹇滾路如杜
悰劉崇龜之絕分遺是也發舒得志則腥臊故人如
段文昌之橫柳元載之縢衣是也孰有如公之一視
窮達乎生於崇禎庚午十月二日卒於康熙甲子十
月二十七日配徐氏　勅封宜人副室潦氏子五百
雲太學生重雲庠生朔雲仲雲太學生午雲女二將
葬百雲介爻陳同亮請銘銘曰
洞庭之水東兮其底無窮著公之武功貴陽之山邃
兮其高不測數公之文德

周子佩先生墓誌銘

君諱茂蘭字子佩江右刑盆公之後高祖劉始自常
熟徙郡城曾祖冠龍游知縣祖可賢父郎忠介公順
昌也母吳淑人子佩年十九補諸生而逢逆奄之亂
忠介被逮吳門擊殺緹騎巡撫危欲陷之烈皇登極
子佩刺血頌冤上爲之斬御史倪文煥徙巡撫毛一
鷺尚書呂純如純如辯不當入逆案子佩梓其頌奄
之疏上之法司純如語塞一時死難之家上憫其忠
追封三代亦緣子佩之疏而發也方子佩上疏時同
邑姚文毅見之曰疏中鼎湖勸進皆語忌也奈何子

佩請更之文毅曰子血豈無盡乎子佩曰父死之謂
何此戔戔者正恐灑之無地耳卒刺舌另書忠介清
無宦產而三世之喪皆在淺土子女八人婚嫁惡斯
忠介齋志而歿者萃於子佩一身子佩規畫深宿轉
側閭巷間以立門戶授綬結帨皆有條序棺槨復瑩
盡歸窀穸而忠介琴城尤爲修整豐碑載詔葬之文
華表棲歸魂之鶴不以艱窶而自絀也乙酉之亂奉
母避兵倉惶失其誥軸搜訪百端創痛如積越歲有
兵子叩門大呼曰此非忠臣周氏家乎其誥軸落我
手請收之子佩狂喜賦實綸篇紀其事人以爲孝感

所致文祖國子乘子佩之妹婿也秦連與曰生事被
殺子佩迎妹於家撫其孤成立又一年而子佩之弟
子潔亦遭逮繫獄久不解子佩毀家紓難無可爲計
會漂陽當國爲子求婚於子佩子佩曰吾何難以一
女易一弟耶子潔始出吳門故爲清議所主危言覈
論不避公卿東林顧高之時相爲激揚者忠介與文
文肅姚文毅嗣之者爲徐勿齋楊維斗鍾石耶變以
後子佩侯齋賀溪巍然晚出雜糾奏叙寞而寞頑闇
葬之徒未嘗不以利刃自之子佩頗留心二氏好與
其徒往來是時天童三峯兩家紛拏不解青原南岳
又爭其派數之多寡子佩以調人爲之騎鄭不辭勞
擾又嘗危病過與人授以養練之法疾尋愈自之甚
篤過中不食飲茶數杯而已晚年江參同契入僧舍
坐四十九日乃出故其去來翛然竭纔時曰今日方
開非有所得而能如是乎子佩生時忠介夢有兒乘
雲而下因字之曰雲間嘗謂其子弟曰文山名雲孫
陽明亦名雲其降生之時祖父之夢與余同也吾獨
淪落至此鬼神亦有時而欺人耶蓋子佩之不能忘
世如此則托於二氏者亦豈其志乎雖然古今之人
物豈以功名定優劣哉象山云前輩大力量的人看

有甚大小大事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器量些氣
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卽如文正二公避近
運數不得已而應之假使子佩於波振壓駭之中飾
智以求用大呼以得遇就令小小有所成就其於道
德不有丘山之損乎今於二公何愧焉生於萬曆乙
巳三月二日卒於康熙丙寅正月二十九日享年八
十有二兩娶俱毛氏副室陳氏子靖諸生孫鳳來余
與子佩同集闕下同試南中亂後隔絕者久之甲辰
余至吳門訪之又二十年爲癸亥子佩年七十九矣
忽然至吾草堂上化安山拜先忠端公墓而去又明
年乙丑余至吳門正子佩習靜僧舍之日破關出見
執手甚喜豈知其爲永訣乎方欲爲之論次而靖書
來屬銘乃所願也銘曰
私諡非古昔人所詒郭之有道孟之貞曜誰曰不宜
以其惟肖嗟我子佩郭孟交臂守禮不違繼志述事
端孝先生允矣作諡

陳夔獻墓誌銘

制科盛而人才絀於是當世之君子立講會以通其變其與起人才學校反有所不逮如朱子之竹林陸子之象山五峯之岳麓東萊之明招白雲之儒華繼以小坡江門西樵龍瑞遠陽明之徒講會且遍天下其衰也猶吳有東林越有證人古今人才大略多出於是然士子之爲經義者亦依倣之而立社余自涉事至今目之所覩其最著者雲間之幾社有才如何剛陳子龍徐孚遠而不能克其所至武林之讀書社徒爲釋氏之所網羅婁東之復社徒爲姦相之所營

聳此無他本領脆薄學術龐雜終不能有所成就丁未戊申間甬上陳夔獻創爲講經會搜故家經學之書與同志討論得失一義未安迭互鋒起賈馬盧鄭非無純越必使倍害自和而後已思至心破往往有荒途爲先儒之所未廓者數年之間僅畢詩易三禮諸子亦散而之四方然皆有以自見如萬季野之史學萬充宗陳同亮之窮經躬行則張旦復蔣弘憲名理則萬公擇王文三文章則鄭禹梅蕭工李杲堂韓孺董巽子董在中函雅而萬貞一仇滄柱[illegible]陳介眉范國雯準的當時筭削舊章餘子亦復質有其

文焉嗚呼盛矣乖夔獻歿其流澌竟不能當講會初立鄮中所未經見吾舉曰張夔獻擬孝欲與其人陞恐避去不敢同盤而食有以格物之說自詩獨得歷詆宋明諸儒千里來見夔獻質宗旨極亦析其角而去其自信之力可謂惡言不入者矣夔獻諱亦袁號環郵明初自奉川徙鄞曾祖杰祖允清考士英世爲儒家毋思孺人夔獻幼而力學在諸生中赫然霞立郡中宿素之士咸從捧手累爲公府之所鑒拔而夔獻以學問之道非場屋所可究竟乃入天井山與苦節名僧憂庵星馬若然冰解歸而返求之六經近理

亂真之說始不足以惑之故其論學諸書洞湯胸臆能釋連環之結康熙庚申以貢士入 都廷試當是時 天子留心文治招才琴釣之上取士歌牧之中士之閑一藝者莫不鎖聽而出王宰之門士號青雲巾卷如林自夔獻入而投分寄意以潤儒碩學待之令其子弟禀學焉會 天子纂書夔獻之所討論王峯委心自晁公卿問物杳川流顧一二忌昔鬨之清途夔獻本有佐世材用雖在窮閻阨巷之中無悠悠除碌之論頓挫場屋晚乃以朱墨韻辭出名於人人郎選一二知者別異之亦未嘗有都當時之命

介。其。固。有。之。備。官。而。尊。之。葵。獻。則。未。必。以。此。易。彼。然
不可不謂之窮已丁卯四月初六日卒於京邸年六
十一十月其孤之璐扶柩南還將以某年某月某日
葬於某原配范氏子之璐太學生孫羽鳳麟羽生雲
鳳庠生孫女嫁太學生殷際會葵獻勇於爲義急難
賽助不惜死轉以行其志人亦以此歸之東方爲學
之士雨所笠夜續燈聚葵獻之家餕肺烹蛤蜆疏橡
雜陳以飲食之連床大被所談不出於王覇積月日
不厭余每過必如之昔葉水心叙學術盛衰於郭良
臣之誌良臣非能爲學者也慕學者而敬之耳水心

已咨嗟感歎之如此而况學之所寄者乎故余於葵
獻之亡不能不哀也銘曰
學之盛衰關乎師友師友聚散誰爲樞紐於嗟葵獻
立會講經十年之後人物崢嶸文治方興推琴而起
非無鉅公聲諧宮徵歲晚風寒版築無夢赤衍鯉魚
納之甕甕廝人之論謂君沉没豈知回盼不離官閣

南雷文定後集卷四

張仁菴先生墓誌銘　　遼陽靳治荊較訂

儒釋之學如氷炭之不同然釋之初興由儒以附益
之浸淫而至於毫釐之際亦唯儒者能究其底蘊故
自來佛法之盛必有儒者開其溝澮如李習之之於
藥山白樂天之於鳥窠張無垢之於妙喜胡康侯之
於封秀有歐陽永叔而鐔津圓通始著有東坡而覺
範大覺璉始顯明初以來宗風寥落萬曆間儒者講
席遍天下釋氏亦遂有紫栢憨山因緣而起至於密

雲湛然則周海門陶石簣爲之推波助瀾而儒釋幾
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矣昔人言學佛知儒余以
爲不然學儒乃能知佛耳然知佛之後分爲兩界有
知之而允蹈之者則無垢慈湖龍溪南皐是也有知
之而返求之六經者則濂洛考亭陽明念菴塘南是
也吾交張仁菴其知之而允蹈之者乎君諱岐然字
秀初蔵林稱爲仁菴禪師元末有元善者隱居杭之
西湖是爲始遷之祖曾祖呉山祖湘太倉州判考懋
官妣黃氏副使寓庸汝亨之女仁菴起孤童便能力
學虞德園淳熙嗟嘆以女字之是時寓庸德園皆有

文名鄉邑後來之秀如聞子將嚴印持忍公丁妻住
馮儼公邵玄淡多出其門仁菴以外孫館甥相與爲
友聞見既非流俗更廣之而爲讀書社則汪道闇道
信嚴子岍顏斐公虞大赤仲皜卓珂月鄒孝直叔夏
嚴子資鄭玄子發畫一鄉之善其後交道益廣東浙
則陸文虎萬履安禾中則蔣子玨魏子一江上則沈
眉生沈崑銅梅朗三趙雪庚吳次尾江右則舒芑孫
劉孝則蜀中則劉墨僊仁菴各取其長以絃韋爲幽
贊非一鬨於聲氣者比也友朋之婚嫁有無死喪急
難仁菴視若同生崎嶇匍匐處分條理儼公道關病

困來歸斂埋無憾其有詿誤必嚴纖芥所稱直諒者
無以過焉國變後寄跡僧寮後四年己丑拙簪落髮
又三年壬辰始受衣拂出世於皐亭山之顯寧任顯
寧者四年吳山雲居者三年北郭正等者二年揚州
慶雲者三年凡四座道場天童三峯有宗旨之訟三
閞七閞三峯壓於師弟之分幾如鄭緩譚吉忍在安
隱作五宗救以申三峯之屈大槩多出於仁菴三峯
之道賴以不墜其匡徒領衆不以鋒辯龍象爲事既
閼愚鄙如與共學由是學人欽其風範甲辰七月三
日卒於慶雲年六十五是年十一月塔全身於皐亭

之盆月塢仁菴之讀書爾孫牛毛訪聚與同余時讀
十三經注疏刻意於名物象數江道闇以爲不足曰
注爾雅者必非磊落人僦仁菴與余同志余疏黃地
理志仁菴亦疏左氏地理余著律呂數義仁菴與薄
子玨魏子一取餘杭竹管肉好均者截爲十二律及
四清聲吹之以定黃鐘又倣區田之法試之於山中
仁菴之篤於好古如此其於易詩春秋皆有論著不
尚雷同凡先儒諸家盤滯之處顯發開張使昭然可
了郎遊方外尚窮六經著大學古本辨繹義其論格
物於七十二家之說最爲諦當此是生平功力不爲

佛學埋沒余獨怪同邑蓮池亦由儒入佛而竹窗隨
筆詆儒不遺餘力其不知儒固無足論吾亦弁疑其
爲佛也元時爲仁菴狀唯恐以傳燈拔俗掩其風節
於闡教禪林之事若出於不得已然余與仁菴爲友
當鍾石未變之先已得意忘言居然孤衲叢學焉而
得其性之所近正是本色昔張子韶學問氣節表表
一世參禪學佛與其平生自不相掩子韶亦未嘗以
此爲諱其從子稾作家傳欲爲文飾乃謂子韶有學
說云釋老虛無耳不可自開目不可有見若是則子
韶靜言庸違矣元時無乃猶作稾之識見耶于四人

長元蒔次元坊俱庠生次元孝次元垠增貢生鄭淵
孫二人奏庠生之蓁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元莊介
甫上萬公擇求誌距其沒時已二十四年矣銘曰
世無眞儒亦無眞佛盲啞瞎倖支那撰述孰謂宗門
如是淡薄乃有儒者契其堂奧近理亂眞亦豈易到
曾之一變便可至道吾友仁菴儒者之特六經皇皇
尋行數墨一朝解脫去其徽纆由此知彼新豐孰路
平生學力炳然時露是非倒行豈曰日暮

瘦菴徐君墓誌銘

余客語溪無山水之觀而瘦菴爲其子藥星讀書間
或過之新栽木槿僅未成行頗有野外荒凉之趣其
子輳緝甫上萬公擇朝夕於斯余題詩壁間忽忽已
二十年矣猶不忘也乙丑之冬公擇語溪來輳緝乞
銘其父之幽石君諱駿聲字楷生别號瘦菴宋尚書
徐處中之後南渡從越又從海鹽至君曾祖泥始定
居於崇德祖頎父勲萬曆丁巳貢生君起孤童補博
士弟子員然精心計通知當世之故浙西白粮僉民
轉運縣既役之不均遂中則爲運軍陵轢京倉則爲
胥吏停勒克是役者若赴湯火以其相沿之久而莫
敢議有議之者有司不過被坐見行條法君條其利
害所以救之末流者一一精詳入京上書天子得旨
飭行族父忠襄公時爲司勲以是奇之甲辰　詔下
履畝自萬曆十年以後丈量久廢民間無知其法者
君建議號長主一號之田都總主一都之號縣總主
一縣之號但令業主與弓手自丈立號田畔上之號
長號長覆其不實者上之都總都總又抽覆之上之
縣總可以不勞而畢矣縣行其令而輿論稱平夫儒
者類以錢穀非所當知徒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

覈郡邑之大利六害。一聽胥吏之爲。壓畫胥吏慣於
古今。既不能如變通之道。郎知之而又利其上下迷
謬。可以施乾沒之智。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使得
如君者。落落相望。則天下無不窮之弊矣。君喜急人
之難。蓋其才力有餘。溢而爲此。嘗曰。使吾不逢喪亂。
畢志讀書。所爲寧止是哉。雖然今之所謂讀書者。又
豈君之所欲乎。嘗讀元黃文獻公集。有餘杭徐泰亨
者。經理法行。泰亨以書論田不實役不均之病累數
千言。列郡所行一如其言。復以漕事至京師。詣都堂
獻書萬言。條陳漕運之弊。當更張者十事。執政得書

移行首用其七。何其行事一一如君也。且又皆徐氏。
而誌之者又皆黃氏。亦一奇也。娶潘氏。賦性淡泊。歸
君二十餘年。未嘗一服華綺。先君卒。繼田氏。後君卒。
君年六十四。卒於康熙壬子十二月一日。予來復輓
廷皆諸生。蚤卒。輓繆諸生。輓紳壻李湘王學尹諸生
陳時宜。孫明梁明射明書明孝爾強明禮明藝明數
明友。孫女三人。銘曰
珠在淵而水折。玉在山而石潤。君子之在鄉。菌腐朽
以利刃。茲耶稙耶。尚以利其後亂。

淇儒毛君墓誌銘

君諱雷龍。字二爲。別號淇儒。鄞之西關人。少善屬文。
長游庠序。鼎革以後。絕意進取。以山水詩酒自娛。水
旱穀價。亦時寄歌謠。以見欣戚。鄉里爭念得君一言。
郎釋然如故。年七十餘。猶苦吟不自休。如有逋責。疾
病謝絕醫藥。遺命勿作浮屠事。賦詩一首而瞑。有翠
筠詩十卷。君家貧。不屑治生。角巾深衣。所居璅地幾
丈許。遮門修竹數十竿。終日吟嘯其下。不異山中人
也。余嘗造之。君以爲其子之師。爲具雞黍。取其案上
之詩。洛誦數篇。竹聲摩戛。風味優長。古之言詩者。不

出賦比興三者。詩傳多析言之。其實如庖中五味。烹
飪得宜。欲舉一味以名之。不可得也。後之爲詩者。爲
情則偏於賦。詠物則偏於比。玩景則偏於興。而詩之
味亦漓矣。下此則有賦而無興比。顧鹵莽於情者之
所爲也。君詩亦未免偏於賦。則以一室寤歌。師友講
究之功茂。郎有佳句。亦無有位貌者以爲之名。亦可
惜也。然當世詩家。纔能斷句分章。郎爭唐爭宋。情
性理義之具。韡爲訟媒。以視君高吟長嘯。筆硯爾汝。
以自適其清苦。此眞詩之情也。他又何論哉。予文[illegible]
銘曰

是爲詩人毛雷龍之墓

工部郎中　皇封誥刑部郎中姜公夫人錢

氏祔葬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山陰人也祖淇宮淇伯父象坤相烈皇帝父應期萬曆庚子舉人毋徐氏夫人憑積厚之祉體柔嘉之姿既笄歸於工部公天樞工部爲太僕寺卿子羔之曾孫光祿寺卿鏡之孫禮部尚書逢元之子兩姓氏族冠冕內外姻黨皆華宗淑喆夫人上事兩姑無不得其歡心怵惕之儀表於宗門工部學古入官夫人不以榮華隨任留事其姑恪勤婦禮以正家節舅姑相繼棄世自帷堂至於遣奠哀敬有加捐

環佩以褒其事諸叔在位而已外家凋落蒸嘗無主夫人再爲立後重興門戶夫人之大者如此桃夭以逮下遺秉以惠人無庸件繫也令子京兆希轍孝愛之德聞於天下板輿所至譙喜相從旬朔獻壽子孫成列歲時稱慶組佩盈門一時士族以爲榮羨丁巳秋京兆徵尹奉天君命嚴程庭幃萬里時夫人七十有八矣桑榆日暮寸草減暉京兆之在關外每當夜半轉側不寐涕零如雨而夫人几杖出關服食如故逮京兆假歸迎門笑語睽隔逾漸一旦聚集皆有天相之者于座之中道心痛曾參之精感萬里古今之

相去何道又二年而夫人方卒則康熙辛酉十一月二十一日也距生萬曆庚子五月二十三日享年八十二明年四月十一日祔葬工部之墓於六峯[illegible]山原夫人之封恭人從夫之貴也改封孺人從子之賢也昔觀李本寧弇洲夫人之誌貴盛當時無比而夫人不得有一日之歡陶石梁喃喃錄言吾越商太夫人奉養之盛繁祉元福近世鮮有然亦是遭際之適然不足以爲與顧京兆爲時名臣楷模士林而芝草玉樹琳琅階下豈可與夫人同日而語哉義不使與京兆爲執友聆夫人之美最熟京兆托爲譔述故

不敢辭其子姓見之工部誌者此不重述銘曰

高門之祥降於錢氏相門之慶鍾於女子工部之配京兆之母閨門作範蘇城不朽

錢忠介公傳

錢忠介公肅樂字希聲別號虞孫浙之鄞人也祖若賡隆慶辛未進士知臨江府臨江三子長塤忠舉萬曆戊午鄉試次爲忠瑞安縣學訓導次敬忠已未進士知寧國府公瑞安之子也母楊氏繼母傳氏公登崇禎癸丑進士第是時場屋之文雖宗大家而無所根柢獨公沈湛於大全以歐曾之法出之故一時號爲名家授太倉知州二張負人倫之鑒吏於其邑者瑕疵立見公下車未幾二張交口讚誦公每謂人曰我若得罪天地當令子孫斬絕自端歸宗量日欲求

裁身置屋書生門戶如斯而已遷刑部員外郎丁瑞安憂浙東議降附公大會縉紳士子於城隍廟痛哭數陳建立　旂鄞夫恐爲禍階者陰致書定帥王之仁謂潝潝訿訿起自一二庸妄書生須以公之兵威脅之方可無事庸妄書生者指公而言也已而定帥至寧陳兵教場亦受公約出鄞夫之書洛誦壇上鄞夫戟手欲奪之定帥色變公令之任餉而止畫江之守公分汛瓜瀝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上言國有十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賢人肥遯不肯攘臂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宗

社客章太牢朝典來備二也外戚張國俊權傾中外共指神叢三也臺省直諫發言盈廷無俾群枉四也朝章今甲委諸草莽五也狎邪小人借推戴以呈身閹茸下流冒舉義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息同姓之爭李長祥面加斥辱七也咫尺江波烽烟不息而越城哀衣博帶滿目太平讌笑漏舟之中明翔焚棟之下八也所與托國者強半弘光故臣鴉鳥怪聲東徙尤惡飛蛾赴燭至死不改九也民爲根本七月雨水廬舍漂沒以水死西成失望以饑死甚干戈以衛社稷以戰死文武衙門絳標寸紙一日數至以供

應死越人衣食取辦於舟楫調發既多民皆沉舟束手以無葬死比戶困於誅求此營未去彼營又來以財死富室輸財亦以義動之非有罪也而動加搒掠牢囚以刑死大兵所過沿門供億怒罵及於婦女以辱死甲獻乙之貨丙報丁之怨百毒齊起以憂恐死今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將來合藩鎮之兵馬不能衛小民之一髮恐以髮死十也若不圖變計不知所稅駕矣戶部主事邵之詹畫地分餉以紹興八邑各有■師專供本郡寧波專給王藩公言臣師二千既無分地理須散遣但臣自舉義而來大

恥未雪終不敢歸安蘆墓散兵之日單丁入伍濟則君之靈也不濟以死繼之浙師既潰泛海入閩思文授以原官閩亦尋破隱於福州之化南魯王航海至閩從亡者文臣熊汝霖孫延齡武臣建國鄭彩平■周崔芝閩安周瑞蕩湖阮進汝霖爲東閣大學士建國署兵部尚書事公朝見建國舉以自代王謂諸臣曰江上之師不能成功病在不歸於一公請以建國爲元戎諸鎮皆受其節制則兵出於一矣又言兵貴精練然練兵非旦夕事也今命建國挑選敢死善戰之士不論某營某營另爲一軍自今一切封拜掛印

暫行停止懸金印於此令曰有能將建國挑選之兵先鋒破敵不論守把等官即以印佩之議者曰不然各藩以私錢養其私兵孰肯令其挑之以去公言無已則改前法令自建國以下六大營每營挑選敢死善戰之士另爲六軍懸金印六於此令曰有能將本營挑選之士破敵者不論守把等官各以印佩之王以爲然自是之後兵威頗振王之初入閩也次中左所中左所者賜姓所營之地也賜姓不肯奉王以丁亥歲爲隆武三年故王改次長垣建國自以其軍連破郡邑賜姓不與焉是年十月公擬詔頒明年魯三

年戊子大統曆於是海上遂有二朔時劉沂春吳鍾
巒皆隱遁不起公疏薦沂春爲右副都御史鍾巒爲
通政司使又寓書兩公將平則高洗耳世亂則美褰
裳急病讓夷前哲訓也司徒女子猶知君父東橥婦
人尙切報仇嗟乎公等忍負斯言二公翻然就道而
思文遺臣無不出矣戊子王次閩安鎭公請立史官
言近者主上遣使訪求隆武又議爲弘光發喪長樂
知縣鄭以佳科臣劾之主上憫其淸苦又重違言官
姑降級消息之旋與湔雪卽此三事皆可傳達豈以
艱難遂泯庶績晉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辭者

四固辭者三王終不聽與馬思理劉正亨同入直當
是時以海水爲金湯以舟楫爲宮殿公每日繫河艄
於篙舟之次票擬章奏卽於其中接見賓客票擬封
進卒船別去匡坐讀書其所票擬亦不過上疏乞官
部覆細小之事大者則建國主之王亦不得而問也
先是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
涂登華欲降第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船中國公公
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
不在船中乎後世卒以[illegible]歸之而況於不爲宋末
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人也以

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稱安巢危幕而自
得計之左矣登華遂請建國降建國欲使其私人守
之劉相不可建國反掠其地公與劉相書詆不直建
國建國聞之恨甚公固有血疾至是憂憤疾動而卒
六月五日也年四十三王遣官致祭贈太保謚忠介
後六年而閩人葉進晟葬之黃蘗山舊史曰自會稽
而航海者孫碩膚熊雨殷沈彤庵與公四人皆相行
朝孫殞於翁洲沈沈於南日公與熊皆因鄭彩而死
在昔文謝孤軍角逐於萬死一生之中空坑安仁之
敗亦是用兵非其所長其進止固得自由也未有一

切大臣聽命於武夫之恣睢排弄同此呼吸之死生
而叢然不得一置可否如幕客如旅人間有不國浙
有方王棄上則建國賜姓定西不啻一丘之貉公與
雨殷稍欲有所發紓朝懷異議暮入黃壚忠臣之熱
血不灑於疆場之鍾鼓日染夫雎䧳之干戈雖由
此厄會然推原其故有明文武過分書生視戎事如
鬼神將謂別有授受前此姑置當其建義之始兵權
在握諸公皆惶恐推去不敢自任武人大[illegible]固嘗已
無及矣公之從子宗蕃欲余次之二十年來桑梓之
事若滅若沒停筆追思不知流涕之覆面也

陳令升先生傳

先生諱之問字令升別號簡齋本武烈王哥瓊之裔十五孫諒遷海昌之趙家橋依外家陳氏遂冒其姓曾祖中衡贈禮部尚書祖與相萬曆丁丑進士仕至貴州左參政父元成太學生陳氏科甲冠於兩浙而先生不以華膴為意顧獨好讀書自六經三史以下八家之集唐宋之詩丹鉛殆遍高會廣座有所徵引長篇累牘應口吟誦以架上書覆之不錯一字當世文章家指摘其臧否咸中要害聞吳志伊作十國春秋先生曰古人著書以為法戒十國人物乘時盜竊皆出下中何容追拾其遺事乎錢牧齋有學集出多所改竄先生訪原本細書旁註顧不免於疑論先生曰沈約虞世南之集後世又何嘗廢之有問綏寇紀畧流寇志優劣先生曰兩書豈可並論顧梅村之集不及紀畧遠甚疑不出於梅村然舍梅村又無可與梅村當者又言侯朝宗王于一其文之佳者尚不能出小說家伎倆豈足名家蓋余與先生讀書每得其緒論如此先生於書畫古奇器賞鑒無不精絕而青烏素問龜卜雜術皆能言其理嘗見其卜龜追一亡人指其兆在某方已果于某方獲之習其技者以為

如此先生嘗從學於蕺山漳浦兩先生顧未嘗談與人言者不出詩書然而知學者莫知先生先生為文壽余以為學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之者數十人所謂後先疏附也堯舜去人其間亦邇禹臯萊朱望散亦復畧舉成文以例其餘顏曾既往董韓未興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學之重開繼茫茫有宗無翼所謂軻死而不得其傳者已若於無有兩漢寓之蓋孟子之憂患深矣有宋絕學既明以後集成攷亭門徒甚盛史不勝書迄於元明亂續之際何其彬彬者歟許姚趙竇洛學行於北金吳虞許閩學彰於南以逮柳黃吳宋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張皇六藝卒開三百年文明之治可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者歟前明學脉莫盛姚江翼之者為江右為淮南為東越雖復功咎叢興末流將剝然而傚之所生救之所始也剝之寢微復之寢昌也吾學葢未嘗一日而絕也余攝齋蕺山漳浦兩夫子之堂兩夫子之學莫不原本攷亭追遡濂溪二程以達於孔孟而一時門徒未見有董常黃幹之傳者何其寥寥者歟黃子於蕺山門為晚出獨能疏通其微言證明其大義推離還源以合於先聖不傳之旨然後蕺山之學如日中

天至其自一舉藝文[illegible]得而未得聚之旨有不究漳浦之制物成務又何不讎而有合也得其道學空史分途于食者如燕與郢之不可合以孔孟家法裁之亦曰學而已矣黃子之學所謂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固非尒史兩家之所得私而隻輪孤翼又豈無前望既往後望來者岌岌然懷兩無有之恐乎於是而知先生之不談學憂深慮遠斯人固未易測也先生於詩文亦不多作余勸之曰以先生之詩文虎帥以聽誰敢不從先生不應今人胸中無整段書描寫得歐曾一二曲折便以作者自命先生可以作文而不作彼不可以作文而靦然作者不亦可愧乎余與之同學五年霜天寒夜漏已盡半余於卧榻中聞先生放筆鏗然率以爲常先生之力學寒士中所未見也顧獨傾心於余臨沒前一日猶作書招余余能忘其把臂之言乎先生官封左諭德子皆貴人有當世鉅公志之余故不具論且恐先生之學爲富貴所掩也

通議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太垣[illegible]公墓

今夫一代之立法不能無過不及所賴奉法者爲之裁量於其間使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是以開物成務此非鬼壞小儒之所能知也吾於太垣[illegible]公見之矣公諱[illegible]字太垣先世爲[illegible]今之遷安人明初有名濤者以邊功授百戶家於遷以征爾朱山陷陣力戰而死遂世襲千戶中衰失職然而世爲官戶曾祖知古祖月軒皆贈光祿大夫考魁吾官通政使妣納剌氏繼傅氏贈封一品夫人兄爲大司馬紫垣公生華胄而欲以科舉自奮寒抄暑講括舊鈎新與孤寒之士爭一日尺寸之長時譽殷然滿場屋會八旗罷制科始以筆帖式起家擢中書舍人轉翰林院侍讀歷督捕四品員外郎兵部車駕職方二司郎中凡三遇京察考功第甲乙俱舉卓異第一再奉 覃恩自中憲大夫晉階通議大夫以康熙辛酉八月十二日損賓客年四十有四明年葬易州蓮花峯之陽國家新造攻城畧地俘累即爲軍賞斬刈首馘之餘泪沒於奴隸與門或以子母沒入姦人或以借勢投身凡此數者皆輕生亡命如獸之走壙於是特設督捕一部以王之跡捕之法凡其晝頓暮宿過所之處

深乎悉皆連坐故事者一人瓜蔓逮繫者嘗至數十人主者又不待具獄此數十人死者過半兩造者亡罰不過鞭笞而已公憫其冤濫撰末減條例二十三報可其所活亭止千萬人乎公澄濶明澈案無留牘侍郎嘗考課諸司多堆積未經嘗省覩公止有數件則日內所署也侍郎以此奇之他司有逃人搩民于爲巳子者獄久不決命公理之公謂民曰汝何以証其爲汝子耶民曰吾子生而獨腎衆無知之者尋召逃人問之旣爲汝子亦知汝子之形體有異乎逃人錯愕不能對數年滯獄取定俄頃　國朝做府兵之

制畿甸之地悉圈賜八旗勳戚各委庄頭督之平居則厮養坐食租稅遇征調則按圈地頃畝僉甲卒如數不崇朝而數十萬畢集赴兵部驗名給行根事巳仍赴部驗放歸旗然充庄頭者類多巧詐猾黠之徒爲能竄圖籍亂疆界盤結不可解其大較也有屬國內附應得圈賜朝議惟遼左餘田可以贍給擧公往核之履畝之際隱占牢固莫可端倪公爲之丈量數則調塡立見勸令自實以免罪戾不踰月而田數巳盈歸報稱　旨公之剖決大事往往類此而廼爭短日止開迹於一簣爲可惜也雖然逃人圈地二者爲國家大節目公能潤色王章抽薪於烈釜之底解綳於前爲之失便巳歷駕前修非常擧動矣元配崔氏累封淑人子六長治揚陝西鞏昌府同知次治荆欽縣知縣次治靑國學生次治岐次治瓷次治邠女一適王謨孫一孫女一歆令介子門人孫士璐求傳余謂逃人疎日天下並受其福然未知其出於公也可不表與

郁山戴君傳

君姓戴氏諱時遴字上于號郁山孝廉渤海公季子也世爲淮上人少孤端行供立尺寸程準日讀千字已記憶循摘誦不離口事母至孝不以一得失與寒晨昏之節與伯仲讀書星抄月纂筆態嶺生既而慨然嘆曰如是足以爲學耶乃擯去今作脫換騷雅欲以力自成家達於時用隨補博士弟子員爲人落落穆穆未嘗結納以作聲名比一中統素恩比同生其死喪緩急婚嫁有無皆引爲當身之務夫有求而後應者所以待路人也豈爲吾友而設乎京口陳虎侯以進士教授淮郡君與之爲友壓刺昆陽虎侯以老母幼子相托君護持甚力未幾滇亂道梗而陳母死君爲之治喪必誠必信虎侯返無毫髮憾金衛生令四川堂邑亦托以老母幼子君亦以待虎侯母子者待其母子而衛生之母亦死君仍爲之殯斂衛生死於賊其孤流落君聞後令將往致券百金謂後令曰以此資金君之丹旐耳衛生始得歸葬君之好義多類此惜乎其所施者小也然觀近日當天下之任者其所爲皆欺人之事也懸牛頭賣馬脯彼進而欺君此退而信友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君暮年築室蕅

蕅池上疏著竹樹徜徉其間而一以資之爲詩發爲奇卓清簡無俗間鄙腐意君亦不欲藉之以爲名也三子曰會曰晟曰星皆卓犖奇士君之所施當自此益遠矣

書錢美恭尋親事

錢美恭自叙曰先君諱士驌字房仲天啓丁卯舉人崇禎癸未授雲南陽宗知縣時有三子美恭其季也年甫八歲庶母與仲兄之官美與伯兄侍母留故鄉未幾兩京淪沒滇南道梗伯兄亦亡戊戌己亥間滇方內附美即欲徙行老母勿許癸卯中秋老母謂美曰汝即行貧兒何以爲萬里計乎美曰此不可計料絕處逢生未可知也遂於其月十七日依同邑范木公至江西依山右馬緒南至廣東得病幾殆留廣東者六閱月依大賈張爾侯至南寧瘴氣方惡留南寧月餘至廣南又病土人以草藥治之轉而爲痞扶病行山徑十步九頓抵蒙自縣宿土城旅店永夜不寐呻吟悲涕聲達戶外有滇人楊姓者詢其始末美悉告之楊曰是故錢守兒耶守以考最擢嵩明州乙未五月二十日卒官塟臨安府通海縣之南山在滇復舉兩子滇中兵燹頻仍官民家無不盡於剽掠君家兄弟僮僕不知散失何所美聞此言五內崩裂我萬里尋親冀望生父同還豈知爲不可追之泉路乎至通海詢諸途人既不知有流寓錢氏并不知有所謂南山者傍徨討無復之有告美者曰河西縣小街有

下江人僦居焉往問之美亂訇其地亦皆茫然一叟於路左聞者驚訝皆來問故有老人聞之曰我爲關氏我兄懋乾乙酉科錢公所取士也此地有黃姓者君家舊僕瀚之當得其詳及往僕適他出其婦滇人詰問再三憮然曰此豈浙來小主乎有頃僕歸不復識詳語之乃抱頭哭叩其始末與楊姓無異也僕遺子報仲兄美與僕謁墓南山仲兄至亦不相識矣哭拜墓下與仲兄商歸柩之計相視茫然次早探庶母幼弟頹垣敗壁不勝其慘關君亦僅謀朝夕脫驂之事有志未逮時甲辰十一月五日離家一年餘三月矣貧緣入幕僅三月而所得傭値又爲土寇掠去寄跡僧寮者一載乙巳流寓嵩明之兎兒關丙午丁未戊申三年間往來宛轉丐貸乃藉臬司張彥珩督郵趙文叔之力得以六月四日設奠祖道兩弟庶母留滇仲兄與余東還九月十五日抵家往返凡六年其自叙如此余於甲午歲在陳恭愍家見演傳奇尋親記者哀轉動人董次公指示余曰此美恭也其父孝廉宦滇中流落不返頗似傳奇中事少年恐而爲此是無心肝者豈知美恭萬里之心即在數尺紅氍上乎錢牧齋嘗向余痛瞿臨桂之火化也取郭于所爲

趙襄陽丞誌讀之百感叢集覊毛輒望有子而孝思歸故鄉流涕者久之瞿氏子會錢二千金而遷其父骸美恭赤手而歸其父覩人之相去如九牛毛豈不信哉吾友錢廉求記其事若以趙襄陽例之即以此爲錢嵩明誌可也

施恭愍立後議

按施恭愍兄弟三人長恭愍次翼明次仰如恭愍與翼明皆絕嗣仰四子曰錫曰銘曰[illegible]曰鎬以常例論之則銘之繼恭愍無容再議而好銘者謂恭愍嘗有一子名欽未幾而殀翼明之死在欽之前則銘當繼翼明而不當繼恭愍夫古來宗法有大宗有小宗餘子無後者祔祭於宗子之廟故禮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非大宗而立後者古未有也恭愍小宗之宗子也翼明餘子耳原不必繼今一人必求一繼者世俗之瞽說也好銘者又謂恭愍既有子欽則當繼欽而不當繼恭愍銘與欽兄弟行不可繼此又非也朱子曰宗子只得立適雖庶長立不得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之親弟亦是大適也今欽者是世子也欽死銘爲次適在所當立若必欲繼欽則朱子何以不言繼世子乎田汝成立後論曰假令身爲繼別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即可以承大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別也身爲繼禰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即可以承小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禰也此又甚明若必欲繼欽則是取子於弟以續之而繼

別繼爾也請以王文成襲爵例之王文成襲爵至承勲乎勲乎先進先進乎業昌業昌絶若卻若者之言是必當為業昌立後何以當爲嗣承勲者乃其第之子先逝而未嘗後業昌也今銘之繼恭愍與先逝之嗣承勲若合符節矣恭愍之嗣與世俗之繼大不相同　聖天子哀憐其忠死追謚與地備諸卹典其表揚之至意但論其親疎不論其世次於親屬之中又只論其賢否不論其長幼昔之君子訪先賢之後而榮寵之如台州上蔡之裔秣陵東橋之廕皆用此法不可枚舉今銘也於恭愍為最親在最親之中惟銘

為諸生忠愍之後舍銘其誰屬哉且恭愍家無四壁其夫人在時不飽半菽既無家業可承銘而主其世父之祀情不容已昔王承勲之絶也有同高祖之姪孫王業洵命之為繼其時業洵之兄業浩現為大司馬何求不得然終不敢以疎屬繼承勲何物施棐乃欲為業洵之所不敢為乎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夫為人後者何至與賁軍亡國等此蓋為欲為人後者言之也欲為人後而不父其父在本生為逆子在所後為貪人施棐無乃欲為人後乎曾謂恭愍之廟不如矍相之圃乎

姚江春社賦

歲丙寅余以　先忠端公入祀鄉賢出城東數日值賽神之會舉國狂逆曾癸未於袁令座上施忠介言吾姚禮拜聚衆至數萬將有揭竿之變余云遊人爲合非白蓮無爲之比言猶在耳忠介已爲千古人物余龍鍾曳杖躡繁華過目而悽愴滿懷因爲賦之

原夫祠廟之設東嶽無兩固天帝之孫五岳之長而怪書僻說遂以爲收名魂魄王師魍魎伊黙首之無知唯禍福之是仰咸歌舞以接神杳風雲以盼蠻至

姚江之迎賽尤人情之狂蕩時當暮春芳草烟交桃花紅染柳心同而未折鶯乍嬌而猶慵於是金鼓鏦錚旌旛舒捲節進退以佛號聲撼屋瓦別隊伍於懸燈走及奔犬焚香則十里之霧明燭則列星之閃爍細柳之軍容恍上林之敷衍城東五里有廟巍然十六之日四方畢贍厥隊維百一隊數千蓋十萬之人於此周旋紅塵四合歌吹沸天則有漂絮村娘膏粱纖弱婉娩乎襄王巫姊妹乎陳思洛已捐團扇不施斜幕臉沁芙蓉氣澄蘭薄髮光可鑒流波似鍔釵則紫玉盤龍裙則金泥簇蝶綷縩之聲若風度竪平日紅閨深閉鈿車羽纛者至此而遊人下走不免肩挨而履錯眞紛紜之如土且睛爲之銷鑠爾乃飛鳬競渡群龍出戲五彩陸離繽紛鋒利爭先競旋涛狂浪厲隱隱塡塡共驚風雨之驟遥憶初故事院本俳演或陸從舟施輪暗轉孤鶻且末梁工不選乃命稚女克賦粉于蒙遣漚珠槿艷神心繾綣至若夜以繼晝素月流天士女雜沓燈火連延暗中環珮陌上金鈿而江上神燈復顯異其間初明滅于空翠旋瀲艷于野田大炬前導碎火分傳若近若遠若散若聯聲啾啾而似語倏冷冷而無烟昧者以爲神之往來不知

靈氣發洩於山川也念昔人之在昔兮以釀亂爲深憂余答以無庸兮此不過儈父之春遊去之四十四年兮今復見於城陬悲昔人之箕尾兮將謂吾何求

亂曰鄭女芍藥曹肝婆娑成風土兮三春花鳥千古文章爲藻黻兮夜月神絃空江巫笛今猶古兮

南雷文定附錄

束髮交遊於當世之名公鉅卿鮮有不掘衣進謁者故無貴沈之文過泗之譬諸老先生亦以其能提筆伸紙不惜與之往復積歲月之久尺牘盈千爲置大半篋零碎不復條貫數年來東西遷徙擔頭艙底失爲鬬媪脂燭者不少爽文定刻成自念醬瓿之物難邀蠹臼之詞因簡近時數通冠於篇端黃宗羲識

錢謙益　牧齋

湖上接手教爲之駭衡擊節嘆賞稱快不謂高明意

見與鄙人符合如此自國家多事以來每謂三峯之禪西人之教楚人之詩是世間大妖孽三妖不除斯世必有陸沉魚爛之禍今不幸言而中矣邇來則開堂和尚到處充塞竹篦拄杖假借縉紳之寵靈以招搖簧鼓士大夫掛名參禪者無不入其牢籠此時熱鬧竊罷所稱魔民邪師不少假借者吳越間只老夫一人耳何幸而又得一太沖德必有鄰法無孤起寥寥宇宙間此不至形单影隻自傷孤另良可喜也秀初近來相聒一沙彌扶杖數比丘侍行裝成一善知識模樣正眼熟視之幾欲發狂大笑畧交一二語渠

見我瞞目鄙擲掩耳而去去而反覆思之不禁其啞然失笑也茅不可因此輩可笑可鄙遂多口謗佛謗僧譬如一輩假道學大頭巾豈可歸罪於孔夫子乎斯世中豈無一二高僧精通佛説禪律交修者彼不欲衆徒鎮衆蕭然於空山古寺之中人亦無從物色耳陽明龍溪得禪門之精改頭換面自出手眼學佛而不知儒學儒而不知佛徐六擔板各見一邊總使成就只是一家貨耳太沖於此處想巳大有欛柄放開兩眼光明爍破三千大千世界勿但拾儒門餘唾寄身在宋元諸儒儲胥虎落之內老夫雖衰遲失學

尙能執鞭弭捧盤盂以從事邪苦之後也注楞嚴經正要宣明此一部經殺盡天下妖魔和尙若待殺盡和尙然後注經孔夫子近不能殺季孫遠不能殺陳恒何以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乎放筆及此料太沖必以吾爲知言也近有人談及杭城二僧一是活佛一是妖僧戲作判斷一篇大爲叢林傳誦惜巳失其稿無從博一噴飯耳楞嚴流變三發蹤畫圖見示覽之尙自茫然乞將長水注文詳細説解如何是一橫一豎如何是進動鼻位圖形指事確實訓詁使錐鈍人一見了了方可了此段公案不妨以名世大儒暫

現鄧夫子老無究身祇開兎園冊子教爲上大人讀
郁郁乎文哉一是老夫真男領教還遙覩而天能都
簡可達勿憚勞勿吝教望之望之薰先生頌以請任
現便郵信箋常紙即日返耀敬俟德音清和廿日燈
下通家老生錢謙益頓首奉啓於昭慶僧房

顧炎武寧人

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履
而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
塞麓得古人之陳蹟而離羣索居幾同傖父年踰六
十迄無所聞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

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
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於聖賢六經之
指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恨未得
就正有道頃過薊門見貴門人陳萬一得具諗起居
無恙因出大著三三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
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
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
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
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而
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爲日知錄

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惟奉
春一策必在關中而猶豫未決僅足偏方之業非身歷者
不能知也但鄙著恒自改竄且有礙時未刻其巳刻
八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儻
辱收諸同志之末賜以抨彈不厭往復以開末學之
愚以貽後人以幸萬世曷任禱切

沈壽民眉生

知己之難久矣梨洲先生之於弟與弟之於梨洲先
生今世孰一見耳家叩姪招瘏瀕上反覆存注恨不
郎披衣從之世路羊腸蹐天蹐地不敢踰咫尺先生

悉此情事哉初意道爲西來不膜敬亭瞻撰杖履自
此涉黃嶽渡浙江下嚴灘買舟而東拜吾母太夫人
堂下日復一日好音不續此志漸頹服中之人老矣
而弟尤甚柰之何柰之何哉道旨遞未覩承然於
諸時賢傳誦頗闕什一古今生知唯堯學知唯舜大
禹口口說艱說難殆困知也旨哉言乎佩服佩服

巢鳴盛端明

賜九幸逢江壽難迎入春以來愁病有加於言難夢
務遊之訂付之永歎追維教思殷勤東望增蠡春仲
將復老知道凡力學命齋侍慈幃於遲暮猶求學於

後昆雖白首窮愁亦復何憾其視栖遑羈旅遠違北堂亦甚遠矣特恨一江之隔行路之難不獲登堂問道領受教益爲耿耿耳

李清 映碧

弟家居近三十載今行年七十三矣舊時知識零落山丘忽一羽從空而下啟而視之則先生大札也爲且驚且喜已聞太夫人壽躋八旬益歎爲先老先生忠義之報而太札到日屈指郎太夫人華誕此亦一奇也小刻數種附上亦令使先生知不肖三十載內唯砥死一卷書以消茲長日耳遺事三則如命補呈

又在南垣時曾爲朱恒岳議補謚而竟以他人報罷敬同小記舊作倶呈政亦區區不忘并州之意云耳況其大乎

施博 約菴

奉讀教示淡感與人爲善至意傅於蕺山先生雖向往甚勤貫未嘗登門親炙以致老而竟未有聞惟承貴同門諸兄下交者十數述先生言行不無許畧嗣聞尊兄寓石門正欲掘趨左右而篤已旋返甬歲只一會高弟禹梅兄訊道履恨不能詣益函丈迺復承惕砭夾襍禪學此實有因初非傳誤蓋傅嘗甲申乙酉卧病兩年又以先人未葬老母須養偷生惜死以至於今每與出世者往還則知傳之非誤矣自分不可爲聖人之徒寔寔以待盡隱衷尚有餘愧義所勿郵也忠端公日星河岳之標博少而知鄉今覩太夫人節畧忽憶丑寅間光景不覺淚零詠尊兄學問得於庭訓又切也先生歿已三十年責在後死今日任發明之重者非黃先生而誰昔年惲仲昇兄便道過訪同門張考夫兄博幸與聞謦咳且得誦所作先生傳詳盡有體正可相與葉肩師傳以尊兄與仲昇兄如孔門之曾閔或非餘子可望耳

惲日初 仲昇

河干握別倏已五年跂想無已節兄郵中得手教知故人之思彼此同也弟今年七十又加二精神志氣較五年前更大相懸不復能讀書有所騫進而二三舊學兄弟又不能合并相劘切崦嵫日月盡棄之於無用爲可歎息不知仁兄何以策之先師節要敝鄉學者亟欲見其書遂謀付梓所乏紙價不能廣爲流通今郵寄一部卷首要刊同門姓氏弟不知其詳吾兄幸爲紥酌其關係者數人寄示老師之學同門中惟吾兄能言之或作序或書後惟尊意吾兄所爲狀

欲采入附錄中并望惠教節要中有可商榷處更希
一一昭示

陳　確　乾初

仁兄以碩德弘才擴無類之教與醒翠迷吾道幸甚
弟病廢十有五年困苦萬狀偷餘一灸不知何故惟
有真心待盡而已弟愚人也何敢言學唯是世儒習
氣敢於誣孔孟必不敢倍程朱時爲之痛心性解數
篇呈教竊見所及如此是非一聽天下之公弟何
敢强辯重蒙駁正感極涕零病極未能一一作答唯
有痛自刻責已耳空出山陰之門不能設誠制行即

一二知已未能相喻何況其他爲學原不在多言顧
力行何如耳即弟所答劉世兄書極爲辭費自以通
家骨肉直抒胸臆如此已淩悔其費矣

吳任臣　志伊

道左一別忽復逾時竟未能晨夕追隨以聆教益中
心殊耿耿也竊謂古學至今幾成絕響不惟調高白
雪抑且技擅屠龍有志讀古動多窮阨故哉輩反有
以此爲戒者得虎座倡學東南真不啻今日之廣陵
散矣虞山既逝文獻有歸當今舍先生其誰所望時
惠金玉通假典墳左推右輓進額蒙而教之幸甚幸
甚拙著十國春秋專綜前君正舊五代史畧爲較讐
遂爾卒業前已承允借今因倪滄兄之便希慨寄敝
齋一月爲期仍從滄兄處璧上斷不敢浮沉片紙隻
字切禱切禱

陳之問　令升

主一兄來獲誦教言感先生所以相期者甚厚弟循
省一生虛過固由資在下中中更塵網亦由十室之
邑無人爲導其先路者倀倀然迷方易嚮不能自拔
以致此也今年運而往矣先生不鄙而詔誡之遂率
輓以千里之程則弟有不任受而已矣何則昔者之

得相終無與於昭曠之觀而奔軼絕塵之行非所期
於弱喪之子也今夫刻鵠之丹徙新息之壺頭其老
而不自佚一也然而丹徒之鎖壺頭之霧千載無比
而憐之者何也則自量與不自量之分也弟又流覽
紛綏蓮鬚榆溪雪苑諸篇其才力犄然足以自命一
時意氣之盛亦曰壯哉然所作者大都時賢詩文集
序豎聚散離合之迹已爾微言大義既鮮發明與於
王朋國苑政蠹民瘼之故不能推原極論有如劉夫
華杜牧之之文恐一傳再傳未必不與草木同朽也
弟經術政術兩未有知昔今所無畏膽之征事身事

之感獨才力不足以建數公而時與地又東之矣先生其何以振我乎長夏以來稍獲蘇息因自課日讀書五十葉約計一年强半亦可得萬葉有餘假令十年未填溝壑尚可得十餘萬葉蘇公云老人當爲人時將得去者弟但汨沒此十萬葉中以俟其將去與否未之或知爾先生其亦許此意乎惠示蕺山夫子狀弟反覆數四以爲此淵明所云如臨如履戰戰兢兢之文亦淮南所云一出一入字挾風霜之文也附名剞劂豈非淺幸竊中亦絕無忌諱但易名之典有出於江東者弟意欲刊去之并去擡頭以明易代此

覆競潛溪集例然未奉命先生又未敢以率爾爲也定菴秘其板而不出恐亦此意弟今請更而顯出之先生以爲何如文案四帙徵上又三帙在許欲爾處未能即歸吳子昇臨陽明先生像附使者以往京天勝日數望先生杖屨一來爲十室邑中披蓬藋也

李遜之 膚公

同難兄弟眞如同生況吾兩先人又同時殉義生死相依千古相期爲當日無兩者乎乃吾輩竟不能提手盟心時叙舊故亦何以無負先人竊爲人子載愧自甲申秋在金陵邸中一接台顏嗣後遂爾杳然世變紛紜干戈滿地一江之隔邈若天淵弟困處窮山後疊罹火喪痛婁骨肉後不知有生之樂雖念先人志業未繼恐墮箕裘哉第窮約不敢步君門久矣每念世契兄弟時形夢寐頃忽夢二哥翩然在顧大慰渴思因知吾老翁兄閉戶著述從事國史將成一代金石之業弟亦有志斯事而以才力既拙兼之見聞復孤撫卷茫如空嘆望洋未識能特造玄亭一展問字之誠以增益其未逮圖與老翁兄共成盛事否也

張玉書 素存

黎洲黃先生著書滿家 溫綸延召惠然肯來是所

引領萬一降車少緩必求鑒發所藏錄送史館不獨同人之幸實大典之光也惟老年臺爲弟切致鄙私至感至荷 與許酉山書

葉方藹 訒菴

黎洲先生久留貴治淡爲可喜匆匆不敢具書問候日下史事意欲藉手老年臺轉求其一言之益想高賢决不吾拒也先生留心此事已久家中藏書必富萬曆編年乃其先公筆述史乘國榷等書又皆其目入撰述也不揣冒昧就目中所聞此間未有者錄一單奉寄求老年臺令善書者速就黎洲先生家鈔錄

寫爲幸　與莊[illegible][illegible]書

李本晟　浙江

不佞封疆外吏秘館丹鉛非所與聞然　天子方有
意文治慎選名宿詞臣若與史事又特詔[illegible][illegible]稗官
以備一代盛典則體聖明之意以蒐採遺書[illegible][illegible]吏
分所宜然非偶諮寧令知先生抱道懷古採名山之
秘笈發二酉之微言羅之富充棟汗牛正與先生
一披條例以導愚蒙撰荷錫以教言不佞員閩來函
蓋不禁悚然驚惄嘆斯事之難也以潛溪之博洽
纂成元史自宜師型典範有比陳歐而見習[illegible]及徵
以疎漏遺譏則今日在事諸公又未審於潛溪若何
且瀛國公以延祐庚申產子沙漠育於明宗而爲順
帝謂之庚申君此亦呂秦牛晉之事也元末有大行
黃華山隱士權衡者撰庚申大事記備載罕祿魯氏
生子之詳洪武二年採風者上之於朝而元史不載
則其闕遺已多況今日乎至如台示所云葛祿與權
之庚申外史又不佞所未見矣故明大案如交趾之
得失哈密之予奪河套之去存景泰監國之功罪嘉
靖大禮之是非萬泰黨人之邪正紅丸挺擊之然疑
閹獻二寇之誰實釀成啓禎兩朝之誰爲賁國誤國

則有賁土作人之恩而丁公之背與者不足行　李
朝自爲[illegible][illegible]不應人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十之[illegible]究竟下之[illegible]說
將勤成信史亦應昭著以定千古愛惜人之一[illegible]
于何去何從筆底褒貶可無定議又如汝明賢史以
參贊石抹之劉文成稱其預指西湖雲氣以隻手文
天之于忠肅誣其從恿景帝易儲以啖哉定亂之王
文成誣其曾與宸濠結納苟使漫無確見遂爲邪說
所搖能不顛倒黑白使古人蒙寃地下耶又其甚者
淺夫陋儒妄信俗書轉成代遠之訛史稱從此之謬
舛誤相承訶所浸援錢廣出辯証甚悉操觚家似不
可不從而是正也更有貴者宋自德祐北去開[illegible]之
蔡宗厓山之帝昺未聞後之作史者刪除年號故明
崇禎失御南方另有支傳未審宜列何例此又大費
推敲諒先生山居揣摹必有成局儻出千秋卓見以
破舉世疑城即勒成一家之書以補正史所未備亦
安有不可乎書目所註半多未見僕政冗稍暇或給
價購置或發吏抄謄再當隨宜彙萃擇其佳者獻於
當宁亦非不佞所敢私也

李士禎　浙藩

史才之難班揚而下實罕其儔名賢博綜今古爲太

史公推薦於翰林已矣 海音下詔徵車責限自立
刻日赴裝仰副憲老之言之眞儒鍾清立就下至闕
趨長安即將素所著述見聞錄從貴捉大字板刻以
便轉呈或欣然命駕上答旁求先所願也跂予千

施維翰 拜啓

先生積學宏才從容附望石渠虎觀方藉剖析異同
僅以省志奉函實非所安然晨夕編摩綜核精確東
范當年度無以踰非承尊諭敬佩識見雖名爲贊實
似豈大雅所尚然弟之所賴以主持者實非小補倘
與摯軍熟籌報命可也

曹溶 拜[illegible]

河上千羌不足動高賢之聽國史既現至今日無所
有餘仰焉弟衰後始解讀書晉艱末年事七八種得
之親見稍異剽聞終苦雙眸頹唐不爾須毀之意頗
思剌舟監登著作之堂而請焉萍跡飄搖望先生如
天上近知絳帳東來兩中丞公以通志相屬借斑馬
之才施之穢國似爲小屈然一鄉文獻藉以不朽所
係甚大太史方折衷於此豈特各省修志者視程度
爲步趨乎弟歷觀前史人才莫盛於斷續之交當年
侵凌勁節乃顯前年見湯荊老近見倪闇老平中以

後諸公皆得及於大傳直筆如此豈可數矣我鄉自
羅燮故謹身自重之夫不勝杞載若紹雲寶太鄭公
其一也從令嗣湖山麾丞得其傳輒奉先生雅登之
儒林畧其官閥鄭公有易蒐春秋質疑漢語林實爲
功經史者弟言之非僭也

易斌 啓卷

戊申承先生賜證人會語又得讀蕺山遺書知吾道
眞傳實在先生此心歸依寤寐以之昔當游浙江匆
匆未得面晤至今歉然戊午入都於葉訒老案頭得
讀待訪錄見先生經世實學足爲聖門四方書大

至獨先生著述弘富一代理學之傳如大禹導山導
水脉絡分明事功文章經緯燦然眞儒林之巨海喬
嶽之斗杓也承乏試事擬擬薦後方圖一登龍門逮
夙昔之願乃蒙主一年兄惠然遠臨藉接台顏飫愛
殷殷若以爲可與聞斯道者斌何幸得此於先生哉
竊以學者要在力行今之講學者祇是說閒話耳詆
毀先儒爭長競短原未見先儒眞面目學者不復自
用倫常躬行實踐體驗天命流行何由上達天德何
由與千古聖賢默相契會如此即推奉先儒與詆毀
先儒皆無當也蕺山先生曰天理何理歸之日用日

用何用功之自然又曰心體本自圓滿忽有物以攖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隄當防江河可決此切至之言也先生曰蕺山從嚴毅清苦中發爲光風霽月學問縝密而平實人謂一書真有從歎可得不患不至上達此善論蕺山者也誠謂今日學者當以蕺山爲宗即所以救末學之流弊而得大中至正之道無事他求也承諭蕺山學案序自顧疎陋何能爲役然私淑之久不敢固辭此最有關係文字且下匆匆起行不敢率爾命筆舟中無事敬書請政誠得附名簡末遂數十年景仰之私爲幸多矣忠端公集

盥手拜讀如對道容敬謝敬謝臨楮瞻依言不盡意

又

六月十一日得接二月台函讀之如侍几席不勝欣忭弟學無原本先儒心傳不能深究獨有慨於世之學者不務心得黨同伐異一唱百和如未見人之形影而疑其妍媸亦無當矣於先儒本無加損但恐後生迷於趨向正學日晦故拙序稍稍及之至於蕺山先生學術精微未能窺測萬一方欲聽吾側邇承獎借愧甚愧甚讀論理學傳書論精詳至當不易與鄙見字字相合四年以來與同事諸公諄諄言之至持此事者皆當代巨公名賢弟生長僻陋之鄉學識不足動人爭之不得今得先生大篇益自信所見之不謬矣此何等事而以私見行之可怪也恐遠不能常奉德音南雷文案刻成便中見示一册朝夕誦讀如承欬謦感當何如臨楮不盡依依

吳涵 孝夫

涵自束髮受書竊聞先生之名高山之仰少而有志蓋先伯父華崖與先姑丈錢丁與兩先生俱在復社家庭燕集時同先君子道東林學術之正名節之重爲涵等兄弟尋以故識先生爲當代之斗極也及先

生設帳吾邑涵是時方溺於科舉帖括之文未能奉教時時聞先生之緒言開發聾聵私心嚮往愈切劇後過海昌講院始得近先生之光讀先生之書願又以貧賤在疚神魂顛倒高賢之教覿面失之迄今又入九年矣自吳三十年瓣香敬事卒碌碌無以自收親炙有道兒童夙志壯乃負之清夜自慙有同暴棄然而此情依依固無異在弟子之列茲來京邸兩月良一年凡朝夕獲對得以時悉道履更從良一處盡窺先生著作竊謂文以載道春華秋實古昔有集自大集出藝林學藪合而爲一使得掛名於其集中幾

施不朽豈非所願况以先生之交借隻字之褒比
於華袞而因以傳諸後世者得許更當奚似此函
所以捧書而讀讀竟而思不揣敢有請於先生也念
先君子幼罹孤苦孝友倍篤長更亂離謝棄場屋閉
門掃軌惟以訓子讀書爲事生賤兄弟五人恩勤教
育拮据以貧兩先兄既以無祿早世涵雖叨一第風
木銜悲鮮民之痛百死莫贖計所以爲吾親沒後之
榮者惟有丐情於賢人君子賜之一言傳之無窮庶
足挽不孝之罪於萬一當今之世非吾先生其孰克
傳之耶先生仁孝性成每見大集中語及忠端公遺

事悲鳴哽咽尤覺情至凡爲人子各有同心先生錫
類之孝樂善之誠寧無取乎此也况先君子生平制
行確有本末以一諸生立然詬敦信義赴友生之急
難攖鱗觸網在所不顧如曹遠思諸公當滄桑變後
告密紛紛先君子隻手撐持僻無傾覆先生儻以鴻
文鉅筆闡發幽光則複壁藏岐舉家納儉要亦未足
多耳涵原擬肅謁函丈敬達鄙忱奈羈旅京國無從
陳懇特與貞一熟議繇貴邑馮公祖還越之便謹南
面稽首拜寄以請望先生之不拒之也先生儻念其
數十年敬慕之誠鬱積而未得達今乃敢通問於
左右其所陳請者在於顯揚其親[illegible][illegible]伏惟[illegible]之[illegible]
一無足取惟大賢之表章乃爲足重區區之念尤可
弗棄於[illegible]墳之外惟先生哀而察之行狀一通謹呈
台覽小詩數首竊附蓼莪之義并以寄正一芹引意
殊媿不恭然雲天高誼繼此報答正自靡涯不盡之
衷復托貞一代致刻資一函大文成後祈付杭城郎
爲增刻入南雷文案內則藉以不朽者存殁均戴也

陳維崧　其年

崧髮未燥即知忠端公當代之日星河嶽也稍長讀
書授章句隨家大人後獲識海內賢豪諸先生年十

三郎執經樓山夫子之門蓋梨洲先生之高風得於
父師所頌述者非一日矣嗣後世故軼張樓山師既
慷慨赴義先大人亦修所南皋羽之節茹恨黃壚遺
蹟不彰將就湮沒崧誠私心痛之每欲乞當世能文
章者作爲傳記以附不朽而數年以來環顧父友無
一二人在者歸然魯靈光獨有黃先生耳若又不剗
肝瀝血哀懇大君子前賜以誌銘纔之墓石是崧遂
忍死吾親也崧即醜焉若禽獸哉何敢出此當今不
乏能文家以韓歐自命然貴而在上者雖瑰辭鉅製
舉非先子之所樂聞其窮而在下操觚作之情者又

或未知先人本末惟吾先生知之甚深先生而肯惠
以言則先人固藉大父以不朽矣若先人志也數
不肖不能守父遺教遂嬰世網其為先生所鄙棄也
固宜惟是祖父以來與尊門同其出處者五十年於
茲矣儻不以不孝孤而終棄之也幸甚幸甚先君子
亦幸甚一縑將意濡愧鞠嫠惟先生鑒其誠可也

錢澄之 飲光

弟以虎口殘喘偷活至今動輿禍會東西遊走雖為
饑驅實以遠害自署客隱危苦可知顧望海內同人
凋謝殆盡巋然僅存者先生一人而已每從東海伯

仲病悉起居近復獲讀南雷文案語語出吾肺腑何
快如之弟貧本疎慵既遭黨禍亡命天末閩粵播遷
故業都廢老而向學所謂炳燭夜績耳先生於天人
古今之故精深博辯當代無兩弟實未能窺其涯際
之萬一竊不自意見解趨向往往多合讀大作何其
言之先得吾心也先生倡道東南為海內師表方思
挾其所有造席請教固不在區區文字間今年七十
七矣知先生來歲亦是八旬相去一千里不知尚能
遂此願見之志否拙著有田間易學詩學[illegible]留合[illegible]
以及未刻詩文藁尚多都下諸君子謀為授梓但成

一集必得先生序之以行世也[illegible]
乙酉秋殉節於吳江之震澤歸葬已久傳誌缺然誠
欲得大賢一言以為不朽耳[illegible]志[illegible]皆不欲
載惟其言不足信不能與傳者同傳之[illegible]耳魏叔子
許為之志弟見其在吳門有求輒應未免真偽相亂
故不敢請弟生平不肯妄譽人一字肯徵人妄譽哉
如先生修詞立誠不輕假借人得其言乃足重耳舊
作行畧一藁寄呈左右研席之暇肯賜片語為泉壤
光乎闡幽表貞知是先生本意屬在氣誼之末輒敢
冒昧以請或墓表或誌銘但得載姓氏大集中亾者

為不死矣旅食蕭然莫將一敬遂有非望之求亦自
笑其愚妄也惟鑒念萬萬

余增遠 若水

自安先生以忠言直節著聞天壤至今仰之其嗣君
梨洲復以忠孝文章繩其先武大道袤夷之日望之
如泰山北斗一時學者宗之永年之慶豈獨於一身
有光於斯文實有賴焉覽揆有須余亦時之誦曰東
海傑人蹟南邦君子光詩書留正氣忠孝新天常松
柏孳幽嶽芝蘭映玉堂還期千古事雲漢發為章

徐[illegible] 達[illegible]

乾學束髮受書時習聞前朝文獻即知有忠端公大節凜然崑玉秋霜照耀千古私心嚮往之又聞先生隱居不出輒極慕書後明理學諸道等身皆有裨於世教蔚然爲東南大儒乾學亟欲造請雲亭較聆緒論而因循經邈兼爲世俗所牽未能一展宿志忽中耿耿常若有所失頃接手書備文服摯披讀再三如親眉宇乾學於文章一道雖常苦心研究而命意屬詞終未能窺古作者之壼奥先生遐爲獎許殊不敢當至以祠碑見委斯事體大又難勝任然數十年向慕之誠得以片言附琬琰之末綽有餘榮縱自分固陋亦不敢辭也承告忠端公二事眞闡幽之論所稱正氣流通鑒往察來不假數術者與古事適相類然忠端公光明俊偉直接鄒魯一派其卒也當爲浩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豈胥濤之憤激所能髣髴萬一哉詩以屬鏤自喻猶爲謙也意欲稍爲發揮不敢率爾下筆俟心緒稍清當積精構思以應台命耳

朱彝尊 錫鬯

康熙十九年監修明史崑山徐公立齋舉梨洲黃先生入史館編纂先生辭不赴以經義教授鄉里聚書萬卷從遊弟子數百人先生長子且二十年余童稺即自知先生爲方忠端公與六君子同時爲魏忠賢所害思既即許先生詣闕訟冤手鐵錐擊讎[illegible]又摧崔呈秀之脇披其鬚歸而焚之告於忠端公墓勇於先生之復父讐也既而偕兩弟讀書講藝介名上祿契轉徙兵戈擾攘之中不忤俗以爲高不妄交以干禍先生之明哲又有不可及者固思曩昔訟冤之日除惡難於拔山殆忠賢雖僇而其黨散處四方湘乎南渡若厝火之復灼蓋至十年以來始消散無復存者而先生猶康彊無恙忠端公特祠春秋[illegible]禮子姓奉祀目擊其先公之大節具書於國史先生之

心足以自慰余之出有愧於先生願性好聚書傳鈔不輟則與先生有磁芥之合明年歸矣將訪先生之居而借書焉冀先生之不我拒也

許三禮 酉山

先生當世文獻淵源有本仰止實甚何幸道以將者學自天開共值九百六十年嘉會 聖天子率魯表聖廑天下學者但知孔聖垂教萬世已耳特經開發而後乃今冀不共知也遙上備元亨利貞大德中集皇帝王霸治統下而生長收藏天下萬世民物而在後今言理言心誰知誰行總未嘗透徹如今日豈偶然

哉惟自唐虞[illegible]十二年甲子逢乾[illegible]至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逢乾師表萬世聖道倡明治統
千歲占至德其符而聖系章天爲之也不先不後先
生初度齊八十海內慶道長者望屬東南不而先生
而誰歸之哉

戊寅首夏重裝於北京之藻讖仙館
陽新石榮暲記

[illegible]至明之識挾至健之筆所作破空而出
之號爲能文者規摹秦漢及唐宋以來諸大
之形似使流俗人得稱而述之文章由於學問先
文先生之學也其初有南雷文案之刻其繼有
則有南雷文定之刻有文定三集
先生殁矣其已刻者先生
之存四卷曰文
丁酉悉

[illegible]如孔
人寸以老徒刻此
愧也夫亦深用自悲也夫

後[illegible]

黃梨洲先生遺先子書 附
人足不履地四顧無語如此便與地獄何殊
選成亦一代之書此外則有宋集目抄元集
不收拾返本還元之計日馳騁於故紙未
背不自嘆其愚也枕上想生平交友一段眞情不可

亂後所作思舊錄皆鼎革以前人物一百有餘呻吟之不興山陽笛聲也生來無一善狀而野葛之豈僅一尺因作年譜他日以俟老兄照出不趣耳弟所刻文定原不欲汎濫而不能自主者爲正意欲盡删之但留數十篇名曰梨洲文約耳中亦稍收碩書豈曾見之於果亭所其詩稿

自是作家暗中摸索非明眼何以得之文章政事原非兩途歐陽之文章正從夷陵簿書中而出慎勿認以爲俗事也則知老兄自此以後又别開一生面矣四集呈覽學案刻成務兄止發一部又不當到見時幸傳語多發幾部苟所托得人恐亦不[illegible]也仲秋十八日弟羲頓首

黄梨洲先生南雷文約目次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高元發三蘗存序
陳同亮刻胡傳序
補歷代史表序
黃山續志序
陸石溪先生文集序
後葦碧軒詩序 己酉
鄭禹梅刻稿序
錢退山詩文序
金介山詩序
馬雪航詩序

天嶽禪師詩集序
空林禪師詩序
靳熊封遊黃山詩文序
西山日記題辭
平陽鐵夫詩題辭
壽李杲堂五十序 辛亥
天嶽禪師七十壽序
天一閣藏書記 己未
傳是樓藏書記
萬里尋兄記

阿育王寺舍利記 庚戌
遊雲木冰記
念祖堂記 丁巳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遷祠記
小園記
餘姚縣重修儒學記
姚沈記
答錢牧齋先生流變三疊問
答劉伯繩問律呂 癸卯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書
答劉伯宗問朱子壺說書
答汪魏美問濟洞兩宗爭端書
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書
答范國雯問喩春山律曆 戊午
答萬充宗問鄉射侯制
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再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後學　鄭　性　訂

鄭大節　較

大學士機山錢公神道碑銘

有明朋黨之禍至於亡國論者亦止謂其遞勝遞負各門戶罔恤國是已耳然所以亡之故皆不能指言實至於易代而後明也烈皇既誅魏奄列其從名令閣臣同從定爲逆案首輔韓爌傷劣之後不下事機山錢公爲物望所歸首輔倚以裁決當時兇之徒險拙不同拙者妒能爭妍冰山富貴累九

子止爲逆奄所用者也險者去梯造謀經營終身而敗者資其捲土重來之計蓋用逆奄者也倒以衆魁脅從但誅把持局面之險人不過十餘聽拙者之自去則逆案可以不立顧險人蓋藏甚容破心無路遂使滔天括地之虐焰滯固於鬼薪城旦之律文公從渠擬中爲之點破云以望氣占風之面目誇發奸指佞之封章蓋指楊維垣賈繼春等而爲言也此與黃瓊於梁冀誅後言舉者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其誠一也逆黨恨甚割臂而盟耽耽思以

奇計中之亡何而毛帥之事起毛文龍者錢塘人遼撫王化貞之千總也遼陽陷後逃至皮島招流民通商賈數年遂爲巨鎮然不過自營一窟耳而掠沿海參丁稱爲斬獲獻俘欺朝廷以牽制邀濟參貂之賂貴近者使者相望於道官至都督掛平遼將軍印索餉歲百二十萬稍不應則跋扈恐喝曰臣當解劍歸朝鮮矣而於廣寧旅順鐵山之失寧遠錦州之圍顧未嘗有一矢一鏃之勞也其不能牽制明矣識者無不謂其疆場之蠹督師袁崇煥由山公亦以爲言崇煥入皮島大閱軍士以計斬文龍其奏報之疏云臣

出京時已商之於輔臣錢龍錫矣已巳之冬大安口失守兵鋒直指闕下崇煥提援師至先是崇煥守寧遠大兵屢攻不得志　太祖患之范相國文程時爲章京謂　太祖曰昔漢王用陳平之計間楚君臣使項羽卒疑范增而去楚今獨不可踵其故智乎　太祖善之使人掠得小奄數人置之帳後佯欲殺之范相乃曰袁督師既許獻城則此輩皆吾臣子不必殺也陰縱之去奄人得是語密聞於上上領之而舉朝不知也崇煥戰東便門頗得利然兵已疲甚約束諸將不妄戰且請入城少憩上大疑焉復召對縋城以

之詔獄上驟疑崇煥猶未有指實止以逮罪
之而逆黨之恨公者以爲不殺崇煥無以殺公不以
謀叛纍以殺崇煥不爲毛帥頌冤則公與崇煥不得
同罪於是出間金數十萬飛箝上下流言小說造作
端末不特烈皇證其先入朝野傳告亦爲信然崇煥
之磔酣謳竟路逆黨遂議一新逆案以洩舊案之毒
以崇煥爲大逆比魏忠賢公爲次逆比崔呈秀以及
東林諸君子悉比魏廣微徐大化劉志選之流謀既
定矣乃逮公入獄時相主其事者恐公入廷辯眞僞
不可掩傳語公其趣和藥毋爲崇煥續也公仰天歎

曰我無愧於心若目昧自裁皆謂我實有罪後世誰
自我者時相聞公就道愕然曰彼竟來耶公至廷辯
侃侃上容遣人詗其語及讞入芟公辯辭而鍜鍊之
丙擬不時處決且令有司設廠於柴市慕用夏之憼
故事也上見讞詞與所詗異持其疏未下明年有中
允黄公道周自田間來上疏救公反覆久之黄公降
級去上亦無意殺公矣是年六月釋公戍定海崇煥
爲人麤豪不持士節然甲士精强邊備修舉自熊襄
愍以後未見其比關兵之在城外者聞其下獄鬨然
而亂矢集皇城兵部從獄中出其手書止之其得士

心如此顧使之誣死從此精鋭盡喪士卒不可以經
戰陣矣逆案雖未翻而烈皇之胸中已隱然疑東林
之敗類由是十餘年之行事親小人而遠君子以至
於不救然則有明之亡非逆案之小人亡之乎公在
戍九年奉旨歸里南渡始復原職賜存問乙酉春三
月卒年六十七公諱龍錫字稚文號機山松之華亭
人父大復以舉人知遂萊縣公少從學於舅氏張以
而登萬曆丁未進士第以庶吉士授編修時年二十
餘淡沉寡言笑院中推爲老成歷宮坊少詹至南吏
部侍郎時百官皆捐金助大工多頌逆奄公以單輸

爲言遂遭削奪崇禎初起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尋
進太子太保文淵閣烈皇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多任
番役公言東廠之設所以防姦謀卒變也使苛碎及
於閭閻民其堪命乎惠安伯張慶臻提督京營勅內
有兼管捕營四字提督鄭其心以爲舊勅所無論之
按其事爲中書田嘉璧所增下鎮撫司鞫問詞連閣
臣劉鴻訓周道登上怒不測公五疏解之二輔始生
還熊襄愍傳首九邊御史饒京疏請收瘞上不聞可
其子兆璧又請公與韓公爌言自有逆事以來翁冤
視日廷弼不取一錢不通一饋焦脣敝舌爭言大辟

逆奄竊柄莫不怗身徼幸廷溺一長縶待次之人終
不改其强直自遂之性以致獨膺顯戮慷慨赴市耿
耿俠腸猶未盡泯枯骸雖冷不空長付狐貍上爲之
惆然聽其歸楚崇禎初相長山勇於有爲及在際會
毋乏溫潤之色小人環而攻之公爲之撑住蒲州再
出頗失人望小人不忌蒲州而忌公上性嚴而公濟
之以寬上好動而公持之以靜小人之必欲殺公亦
上有以啓之也辛未歲余至新安公之孫栢齡以碑
銘見屬余不辭而爲之後之君子其考信於斯文銘
曰

史狐罪盾君子赦止大儒經註尙多遷徙見鬬興辭
去之千里湯湯冤血沉埋故鬼巳巳之役坐褒大逆
僉曰脅和孤注一擲爰書里嘐同者十百豈有　天
朝受汝纒尺鳥帥狡獪皆曰可殺輔臣大計原無藤
葛奈何譁之若恐相涅云非公意亦爲餙說烈皇在
位兩大寃案鄭鄤之獄督師之叛馬角不生白虹不
貫水落石出疑信猶半反間之意不在輔臣小人之
怨不在於袁尨墮頭碎適爾無根天之所遣百爾靡
君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尙書諡忠襄徐公神
道碑銘

崇禎末大臣爲海內所屬望以其進退卜天下之安
危者劉蕺山黃漳海范吳橋李吉水倪始寧徐雋里
屈指六人北都之變范李倪三公攀龍髯上升則君
亡與亡蕺山漳海雋里在林下不與其難而次第致
命蕺山以餓死漳海以兵死雋里以自磬死則國亡
與亡所謂一代之斗極也雋里徐公諱石麟字寶摩
號虞求家本蔡川宋南渡始遷嘉興之畫水高祖端
曾祖向上祖養蒙父鬪部自向上以下皆贈宮保尙

書妣錢氏封太安人贈一品夫人公少好學有淸才
强記博覽年十七補其邑諸生以家難棄去再補靑
浦諸生則年三十餘矣天啓戊午先忠端公分房南
闈始舉公賢書壬戌登進士第授工部營繕司主事
管節愼庫庫與中人惜薪司交關逆奄專權有所調
發主者奉行惟謹猶恐不得其歡心公在事多格之
以介甲逆奄不悅中人冬衣靴料初不過三萬金內
操增至十二萬前司空鍾羽正以稽留去官至是逆
奄欲預支已得請于上公又以故事持之逆奄大怒
會先忠端公下詔獄公納橐饘募金抵詆贓思所以

出之逆奄知之恨愈甚遂以新城侯王昇博平侯郭
振明之發韭價罪公削籍烈皇登極誅逆奄起南京
禮部郎中改吏部文選司崇禎乙亥改考功司冢宰
鄭三俊掌院范景文主南計公佐之奏免七十八人
是時主北計者謝陞烏程私人無不庇之而前計反
是烏程無以難也轉尚寶司卿應天府丞署尹事其
地爲民患苦者無如僉報馬戶一事應天九驛使命
徵發無時出農里以役衙前無不立困而又奉旨裁
減驛遞縮食縮馬本是相當當事者不權輕重食縮
而馬如故時民益困公以爲救之莫如召募且勾其

胥吏之所乾沒者其資有餘積年之患一日而除戊
寅入賀元旦鄭司寇以輕比失上意下獄黃少詹道
周黃庶子景昉言之于經筵上怒未回公言皇上御
極以來麗丹書者多大臣朝士即使盡皆情法允協
已是幽陰景色而況威嚴之下株連蔓引九死一生
今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
旨以斷鍊爲能事以鉤棘爲精神非復皇上慎獄之
本意矣疏上三日上御門口傳出三俊國家典故未
有御門之日有宣諭者即上所攝逮大臣亦未有六
日即釋之者非公忠誠悟主何以有此公起廢籍歷

官南京十二年至是始入爲左通政轉光祿寺卿晉
通政使天子治尚綜核棄子斥臣莫不造作端末妄
生首尾萃于納言主者幾若承行之吏不然則絞訐
相摩叫呼已及之矣公庋情匿姦懸見立剖必使之
訶窮意竭而後氷駭風散自公作納言告訐之風少
息尋陞刑部右侍郎會推閣員冢宰李日宣先後推
至二十餘人公與焉上召對與推諸臣于中極殿公
稱疾不至時上已入陳演之譖越翼日下日宣于理
公與推三人始服公之先幾也轉左侍郎署部事旋
即眞爲尚書公言邇年以來刑官擅背條律嚴文刻

劇遂使各司上下其手胥吏因緣爲奸刑獄繁興干
和召怨僥倖苟免之徒關節賄營之盛雖日誅之而
不能止矣因糾近日附會律文之謬者數十事時貫
城滯獄不下萬人重文橫入多窮愁之所遷及清獄
之議發自宜興而宜興鬣簋人不見信公理問端其
究雖久訟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群疑即被罪而去者
亦緣道謳吟然公未嘗盡主姑息一時關係大案俄
傾而定陳新甲下獄政府六卿無不爲之營救公言
庇容闖入而丁汝夔伏誅沈惟敬盟敗而石星論死
國法炳如後此綱紀陵夷淪開陷潛覆逃處廣僅誅

一旨撫以應故事中樞率置不問故新甲一則曰
何得再則曰有例者此也不知親藩膏刃百城流血
孽豈之罪若是烈乎春秋之義人臣無境外之交戰
款二策古來通用然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專
擅便宜者辱國啓侮莫此爲甚上覽疏心動宜與商
癸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他逃躍即勿論
僇辱我親藩七不甚于薄城乎郎曰棄市中人劉元
斌監軍討賊御史王孫蕃劾其淫掠焚問司禮王裕
民漏泄疏求抄而元斌辯至上并下裕民于獄言裕
民職任提督禁旅縱掠代爲欺隱法難輕縱公上爰

書言隱人之惡與身自爲惡者有間終不可以元斌
爲首而裕民爲從律內奏事詐不以實條止擬一配
詿以其欺君也然則繩欺之法亦止此矣加等至斬
瘁已極過此以往非守法之臣所敢擅入也上召公
面諭而始決之洪督救錦州之圍束馬未動職方張
若麒以司馬私人出關督戰洪督不得已從之遂而
兵潰若麒從漁舟逝還關外精銳喪失俱盡若麒就
理而有奧援司官遷延不讞時本司韓一臣出守公
批此案未結竟不聽新除爰書以本案爲例王樸倡
逃誅矣倡逃者豈可緩誅陳新甲誤國辟矣誤誤

何者則能延辟欲彰軍政宜赴藁街上竟秋後他如
刑走丁督許鼎不假借以温筆或從或不從而公之
不爲爍濕輕重則一也最後而有熊姜之獄卒以執
法去位當是時宜與當國與化後起而鼠價稍高二
兩省各相依附爲反覆險滑之術以構兩相于是
附宜興者爲南黨附興化者爲北黨章疏說紛激訐
黨不有謂上亦心知言官之橫而惡之有無名子疏
二十四氣達之御前上益信手勅申戒給事中姜埰
言上中諉言單辭厭薄言官行人熊開元屏人密奏
宜與過失上皆疑爲押合故詔下之詔獄且欲賜死

欲底蕺山于召對犯顏救之蕺山革職公言皇上欲
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頑立懦維風
易俗之臣舍宗周無與歸矣不聽然上亦寧于公論
收回密詔改下刑部公輕擬不徇上意奉旨閒任公
去而國事益急彷徨一旅奠赴賊俱死而北變已至
江左嗣興起公爲右都御史未至改吏部尚書大業
草創人心未附闖公與蕺山漳浦之出天下始無寡
弱之憂公以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方欲絛品人物俯
落狐狸易危亡之轍而馬阮傳通姦賂毀裂恩仇孽
勳打將宮奴市儈時相爲帝中旨賢于部推私門熱

于廟堂黙首豐然公猶以祖宗之法洪彼已甚不可
流極之運剋其方圓也馬士英希心列侯中人韓贊
周請加恩定策五等延世公駁世宗以外藩入繼擬
封輔臣楊廷和蔣冕伯爵皆辭讓不遂方今國恥未
雪扼腕拊心諸臣豈肯裂土自娛倘神京克復大統
告定之後議之未晚又言福王殉難先帝尚遺一勛
臣一黄門一內侍驗當今先帝梓宮何處封樹
若何僭遣一健兒應故事則群臣之悲思大行祇具
文耳士英若其折讓凡公所上考選年例少所稱可
御史黄耳鼎恨公倒轉踵尾紛然詆公殺權臣以致

欺局公歷叙和議始末從前小人閃揄賣國情狀始
露公與蕺山先後去國黄童白叟皆知南都不能立
矣乙酉四月余過嘉興勸公避地四明山公曰不可
吾東向一步則馬阮謂我擁立潞王西向一步則馬
阮謂我與臥子將與晉陽惟有死此一塊土耳别後
三月干戈滿地嘉興城守將破公在城外至城下呼
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
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城陷公朝服自縊死閏六月
二十六日也僧眞實藏之櫃中踰二句收斂顔色如
生其時蕺山在越城餓經七日曰此降城非我死所

乃出城外而死兩公死相反而其義則一海內爲作
降城嘆我公來樂府以美之烈皇撥亂反正之才有
明諸帝皆所不及承熹宗蕪穢之後銳于有爲向若
始事即得公等六七人而輔之開誠布公君臣一體
全不混彷其于致治也何有自蒲州出而失望見制
于小人所謂君子者往往自開破綻烈皇遂疑天下
之士莫不貪欺頗用術輔其資好以耳目隱發爲明
陸敬輿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然後
上下交戰于影響鬼魅之塗烈皇之視其臣工一如
盜賊欲不亡也得乎故蕺山進告先欲救其心術公

隨事消息歸于忠厚雖累遭擯斥而過後思之不謂
盡其性原不與小人合也烏程韓城武陵井研能亡
烈皇之天下而不能使猜忌刻薄之名加于烈皇者
觀兩公之遇合而可以解于後世矣南渡沸鼎斗筲
而叨天業苟非公等數人虛名潤色詎能免于閏位
亦猶文山之存德祐也公清修絕俗造次布素宮物
皆屏苞苴戒門通籍二十餘載位至冢宰所餘不過
蔽扇敗鐙而已弘長後進士有纖芥之長依以成名
尤急人之患難雖側蹠焦原不忘援手竹亭敗後籍
沒公力言當事止沒其田產而捲握之物不與曾許

亭者又欲竊其子弟于許都叛黨之內公復理而出之孝廉祝淵上書頌蕺山緹騎逮問公囑吳金吾勿殺義士淵得生出獄戸一門之內孝友濡染義薀情至兄弟三人惟伯兄一子相埋者言當遷公曰有兄在吾不敢爲主也母黨式微公折契田廬曰俾無忘太夫人之德公初以疎屬爾毅爲子巳二十六年甲申始立柽臣爲後或問後與子異乎曰然子可私也後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愛卽子之後非薦于祖禰而祖禰用馨告于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後也故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卽人皆可爲子之證也傳曰

鬼不歆非類神不歆非族是人不可皆後之證也其議禮之精如此公條貫經史而尤熟于朝章國紀故其章奏尺牘見周周洽鑿然皆可施行非經生是古非今之腐談也而又旁通九流之學嘗推施公子祿命謂人曰施四明佳人奈何此郎不任香火已而果絕公生于萬曆戊寅歿于弘光乙酉年六十八娶顧氏繼馮氏俱贈一品夫人子爾毅柽臣女五人唐堯臣澹渙張守虞景堯祝文瑄其婿也孫二人功燮申余發巢孤露公以穉弟畜之所不至隕越于溝壑者繄公是賴且少不知學氾濫無根公每訓之曰學不可雜雜則無成無亦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佐廟謨裨掌故者隨其性之所近併當一路以爲用世張本此猶蘇子瞻欲秦太虛多著實用之書之意也公死生師友之誼過于彭宣余感傷舊恩不能及李燮之于王成能無愧乎公塋海寧圓花鎭之龍山余兩過墓下豐碑未立但有腹痛辛酉距公之歿已三十七年矣功燮來求銘白髮青燈回理前緖彷彿其六七也銘曰

國之典章以事功曰誠曰術何途之從吁嗟烈皇求治太急一念刑名僉壬斯集公亦有言王道平平

至誠透露卽是機權行其所學以匡烈皇帝雖曰兪舉國若狂南渡爝火專樹藝蠡公于其間六月霜雪大廈將傾猶抽榱棟汎汎溝中以俟一興禦兒鴛水黑雲壓城蕘城殺鬼耿耿孤誠血碧龍山夏騎箕尾千秋萬歲光拄斧扆

左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忠介四明施公神
道碑銘 壬子
餘姚四明施公當流賊之變爲左副都御史在東長安門聞烈皇帝既殉社稷慟哭而書曰慙無半策匡時難唯有一死報君恩遂投繯死僕遽解之少甦厲聲曰汝輩安知大義是時賊滿街巷不可返寓公望門求縊居人皆麾出之乃以砒霜投燒酒飲九竅血裂而逝初寇警日亟公屢促司馬厲兵固守飛檄勤王司馬落落如承平時公叱罵而去自度必死遺書于家人曰吾身報國毋哀吾死亡何而有三月十九

日之事公登萬曆己未進士第授工部主事值奄人竊貴用事斂脅諸曹公獨不就爲其所怒有詔拆北堂限五日以竣公俄而暴風拔屋公得脫然又詔依嘉靖舊式作獸吻其式茫然公方勾稽匠氏神以夢告明日發地得之則嘉靖間所用之餘也稍遷屯田司郎中會徐文輔以中官監督二部公耻爲之屈請降俸出知漳州五百里民隱如在庭內劵有盜發輒曰此必某也其里貫姓名無不知之者李魁奇亂援徃例請撫公謂若然又爲閩封殖一蠹也與巡撫鄒公維璉悉力定之劉香橫海外公繫其母誘之海隅

香卒授首島寇時入犯皆有內主公破其墻壁銷其胥火欲使全閩兵力不歸一氏蓋其所慮者深也累轉至布政司皆在福建入爲光祿寺卿通政司使學士黃公以直言觸上怒諸生涂仲吉上書頌之公批只可存此一段議論不爲封進仲吉劾公阻言路公繳原疏上見其批大怒閑住回籍逾年再召爲南京通政司陞辭公以學術吏治兵事財用四者入告上爲之動容出京三日遣中使召還面諭曰南京無事留此爲朕幹些要務吏部會推刑部右侍郎上曰施某清執可左副都御史其去殉難之時止二月也公

諱邦曜字爾韜別號四明其先師槩以刺史居烏程孫宿慶元間爲餘姚令因家焉高祖信漳平令祖龍雲父承雲皆以公貴贈大中大夫福建參政元配虞氏贈淑人繼金氏封淑人子欽邑諸生公之學得力于文成鉤深纂要以理學文章經濟三分其集心光證明章句者所不得而窺也蕺山講學公又以其自得者求請皆歸寔際蕺山亦深契之公起自孤童身至大僚不改寒窶之習勇于爲義同年生曾時昇卒京邸公爲之含殮又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埽灑廳事至于東隅凝視擁篲而泣公見而怪之曰此先人

任御史之宅也兒時曾臚瓊茲地憶之不覺悽愴公閔然即分嫁女之資擇士人而歸之此在常人所不能者于公則爲餘事也公卒未十年嗣子亦歿夫人寄食婿家晨炊不繼殘土一抔蒸嘗闃然嗟乎公之忠義行遠有耀豈以一家之存亡爲絕續乎銘曰

姚江九折出海門英靈磅礴正氣存三忠之名孰不聞施公繼之血化碧朝不爲潮夕不汐帝座風雷通咫尺大厦欲焚烟模糊幕燕𠹭噍畢逋烏誰其鬭之大聲呼乘龍冉冉帝上昇前無疑弼後無丞公獨挐再執殺絕貞淵不返寒日暑爲王作專御鞭璣自盡者心東流水國既破兮家亦亡蕭蕭殯宮對對棠下馬無人拜夕陽道旁亦自有童叟爲公培土深且厚石爛海枯銘不朽（三忠謂毛忠襄孫忠烈先忠端也）

文淵閣大學士吏兵二部尚書諡文靖朱公墓誌銘

公諱天麟字游初別號震青以沈天英舉鄉試後始復姓世居吳江之太湖濱爲農家至公而徙崑山幼好學家貧無力從師年十歲隨父素庵之黎里其地有逸士陸逸庵公之親也精舍幽雅公欲留而讀書素庵不可携之還家越二日里人有鬻薪於黎里者公不告於家附舟而往家人跡之使歸公曰吾不欲以農夫沒世逸庵亦勸學甚力聘名師敎之歷八寒暑而學成萬曆戊午舉鄉書出先忠端公之門登崇

禎戊辰進士第授饒州府推官政事之暇唯務談學所謂豫章四子者陳際泰艾南英羅萬藻章世純皆從之何心隱傳泰州之學爲江陵所害弇州據其爰書作傳人遂以游俠外之公觀其遺錄有所發明刻之衆毀之中兼官拜印皆有惠政建祠者三地戊寅上御中左門召考選諸臣問兵食之計拔公爲翰林院編修庚辰充武經大全纂脩官甲申正月差祭淮王至山東而京師陷一慟幾不起大兵南渡公欲爲即墨之守而人心已去航海而南至定海登陸復自浙之閩過閩立國公以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國子

監祭酒諸生亦千餘人隆武廷試貢生選十二名爲
萃士其冠服比庶常三年後賜同進士出身以公爲
敎習未幾公見鄭芝龍跋扈乞假至粤閩事敗又自
東粤至西粤入土司安平州桂王立於肇慶移梧移
桂移全永丁亥四月依劉承胤於武岡遣官以禮部
侍郎召公公上疏請上自將爲前鋒毋徙蹕輙承平
今日拜一相明日設一官坐失事機戊子四月王在
南寧歷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召入直公力辭
今何時也營官晉秩臣實恥之願將進上兵勦畧江
西不聽公不得已至行在會劾成棟請幸肇慶公扈

從過潯州潯帥陳邦傅請世守粤西如黔國故事公
票擬不允邦傅意在必得以印綬擲公脅之公仍不
允時兩粤新復豫章遁執何騰蛟堵胤錫經畧三楚
肇慶晏然以小朝廷自處公上言爲今之計親賢遠
將謂爾佐方鳳樹藩服爾乃惟聽孔壬讒誣日以口
舌快忿即旰日積經權南寧廣亦奚以爲顧議者謂
何必親征我以地方官官彼人以地方餉餉各兵即
我官我兵也漢高所云馬上得天下者欲以筆端收
之臣董皇上效周宣自將以世比元老姜曰廣黃景
昉瞿式耜何騰蛟堵胤錫等爲今蒞止荊淮之移公

方召師以迎鑾諸勳鎮兵令爲王旅倣舊制京營神
樞等十二以隸衆帥內以神机一營領兵一萬二千
五百人爲中樞戎政轄之使表裡策應悉聽命於行
闕亟須親征之詔舍此更無他道王優詔答之而不
能行也未幾而五虎之門戶起五虎者左都御史袁
彭年副都御史劉湘客吏科都給事中丁時魁兵科
都給事中金堡戸科都給事中蒙正發也皆以李成
棟之子元胤爲主堡在桂林擬上十事糾馬吉翔陳
邦傅龐天壽李成棟及大學士王化澄嚴起恆至肇
慶行朝以示時魁等時魁削其牽連成棟者二事而

以八事上之成棟見其所論之人皆已之所不悅者
故使其子親之化澄起恆俱欲辭位公言二輔歷盡
顛沛所謂同患難之臣也不宜聽其去首輔瞿式耜
當令回朝內定紛擾外資發縱十二月二日召對王
諭肇基伊始百爾功臣方賴中外拮据科臣兆惡鄰
難說現成話或衆其心豈不誤事日來改票朕與輔
臣再三商確豈不容朕改一字何云中旨公奏科臣
金堡前朝卓壁風裁祀綱初立方賴糾繩用舍人材
謨盡軍國倘有故違僉論出自斜封墨勅者方爲中
旨今雖無此言官防微杜漸言之未始不可袁彭年

條陳憲規察御史屢歷遮陞桐回道刺書下銜彭年
劾請逮問上批未允彭年隨劾起恒而丁時魁金堡
畢疏公疏劾起恒及馬吉翔龎天壽者無已時太后
召公票擬面諭當武岡危難之時今日諸臣安在非
馬吉翔等二三人左右聖躬焉有今日先生嚴加票
擬不可躁徇公奏武岡扈從大功固不可泯然憲垣
所爭亦是職所當言還望皇太后皇上寬宥以開言
路太后復諭先生只管嚴擬來看臨命內臣給筆札
賜坐公票擬兩解太后不允改票至再內有那得如
許更端聚訟語彭年大怒疾呼於朝堂曰當時不惜

鐵騎三千猶得作此景象耶起恒遂株前旨以逢其
意彭年怒猶未平二十三日立春王令諸大臣盟於
太廟而後入賀頗水火愈甚已丑正月陳邦傅憤金
堡叅之也上疏言堡謂臣無將無兵濫冒封爵請即
遣堡爲臣監紀以觀臣十萬鐵騎堡昔爲臨清知州
降賊受官逃回今日湖南來未必非北人間諜公與
起恒在直得邦傅疏抵几大笑曰金道隱善罵人今
亦被人罵倒耶道隱者堡之字也遂擬票金堡辛苦
何來朕所未悉所請監紀著即會議其謂辛苦何來
用杜子美喜達行在所辛苦賊中來成語非有他意

而金以爲譏其從賊時魁等率科道官青衣哭於朝
擲印免冠入閣大噪公曰公等豈以小朝廷遂無君
臣之禮耶彭年曰不關我事公曰總憲者總朝廷之
法也公爲總憲法紀蕩然焉所謝責王召諸臣勉之
收印視事時魁等不從令李元胤給之初時魁等以
票擬出自起恒欲進閣毆之是晨侍郎劉遠生至公
舟阻其入朝詢其故遠生以告公曰不知可以不入
既知矣寧不辭難遂至閣自認魁等爲之稍阻公隨
乞去王遣鴻臚卿何驟敦趣入直不可陛辭涕泣王
亦垂淚曰卿去朕益孤矣二月初六日也此與唐昭

宗欲相韓偓朱溫欲害之而出昭宗握偓手流涕曰
左右無人矣又何殊也公棲遲慶遠九月王復勅入
覲跂予懸望更勿久延公言兩粵兵民情渙勢促路
人能言之好建言者絕置不論須知近地不危方克
謀及禦遠知邇形可懼奚邉漫採浮言而乃瑣屑一
人一事掉頭以爭矯命還封曰我古遺直也今而後
毋以四方無利害之章奏悻悻見面認爲極痛極癢
而國焉使我一人終日知危知懼僅知此焉而已王
念之不置俾返棹端溪公自慶遠至象州而王已退
蹕梧州上疏言端州終歲媮靦茲因一番震蕩毅然

有爲自今日爲始東省勤舊各有寨兵汎艇皆舉義於昔者自可號召於今高雷廉瓊額解兩廣鹽利土弁客兵禪其根括有兵而不知發有餉而棄諸人毋若向之謀國者曰義兵可散歸農也土狠寨兵不可用也終日以毛錐從事一驚再驚至有今日又言宋高宗渡江航海偏安一隅有退地也今日之事退地何居下無行墜上無行闕中霧中泥無地非戰場也無日非戰期也可云此爲三公九卿勗內歟彼爲使相調將勗外歟二三年間提惑內權𪪺之難去輕畀外爵招之莫來皇上當奮然自將勿判內外文武

諸臣悉援甲將兵以從臣請持經略江南嶺南使節揀勞兵擇土豪抽峒丁募水手自近達遠招集四方流徙之人訓閱以克御兵佐我皇上雲集龍門之力否則徒責異擬調停文武水火以爲主持政本嗚呼今日政本何在乎庚寅七月以文淵閣大學士吏兵二部尚書入直梧州賜圖書曰理學名臣先是雲南督師楊畏知說滇寇孫可望反正同鄉官龔彝赴肇慶進可望表請王封金壘首言本朝異姓止有贈王三百年定制不宜壞自今日衆皆以爲然畏知曰不與無益彼固已自王也一旦降號公侯而能欣然受命者此純臣之節寧可望於若輩今因其向義使之感恩庶幾收功於萬一且法有因革時異勢殊土宇非故而猶執舊法乎議數月不決臨發乃賜一字親王章而無封號畏知西行過梧過堵胤錫曰可望業自王雲南今賜之印而無國名是猶靳之也激猛虎而使噬人奈何胤錫然之爲補牘入始封爲定遼王武康伯胡執恭者故陳邦傅中軍駐防泗城州地與滇近聞可望求封先以書約封秦王可望悅執恭即具疏報聞且謂機不容緩臣已便宜鑄印填空勅賚行矣執恭至滇可望郊迎甚恭所部額手交賀儼然

以秦王臨其下矣比畏知回始知其詐顧洪進之日爲帝爲王我所自致何藉於彼而屑屑更易徒爲人笑歟遂不受朝命至是可望復遣使至梧自稱秦王且以不願改號爲請從官集議公與王化澄以爲許之便嚴起恆文安之郭之奇以爲不當許公厲色爭之而起恆等持之益堅及兩廣俱破大兵日迫王奔南寧辛卯始封可望爲秦王而可望已覗之甚輕五月可望請移蹕雲南從亡諸臣議之閣臣吳貞毓御史王光廷徐極等議幸欽州依李元胤公言元胤屢敗之餘衆不滿千棲依海濱其不足恃明矣雲南山

川險阻雄師數十萬北逼川陜南控荆楚可望既懷好音必弟逮萌他志不若因其迎而依之亦推誠之道也僉議未協遷延者累月公爰屆從平游奉命經畧左右兩江土司兵衆未集大兵已廹南寧王踉蹌入滇公扶病隨行壬辰正月至廣南府病劇不能前進暫寓西板村土官儂紹周架屋居之是年八月十八日卒有孤忠未展遺恨無窮疏遣人至安隆所上之王覽疏悲泣賜祭十一壇贈少保建極殿大學士諡文莊予稽永曆立國簞餘鑑綴自救無暇與宋之二王無異惟肇慶之時兩三年間可以進取有爲而

又爲五虎所把持簿文細故事事執以法祖制愼名器依傍爲題目廟堂之上流矢影風救過不遑而於兵食戰守綢繆呼吸之大計一切置之不講夫未進呈曰票擬既落紅即聖旨聖旨一不當意即追究票擬之人而欲毆之此與狗腳朕之胥何殊袁彭年等不足責金堡頗持士節顧乃昵近凶慝取謀豺虎與之共濟乎明朝異姓不封王猶漢之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一也孫可望之求王於明亦猶韓信之求王於漢也顧漢未嘗不王信堡執承平之言以繩創業得乎彼求我則我重我求彼則我輕我不能

操重之權直至零丁失所我出其下而後奉之則爲其所輕也固宜不王異姓與諫南遷之議皆愚儒不知通變者也文靖公之學所謂積穀做米把纜放船其於儒門尚未臻於自得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望則泱泱禪宗依口銘筆一以機鋒出之懷人家國視爲壁觀而又別開生面揭鼓上堂世出世間總屬無精於此可以知儒釋之分矣公嘗志讀書樓心壹仍即行街術間亦不廢吟諷壬午在京師余每過之談學論道汗漫恍惚非章句之所軌轍著有道統治統二錄七觀齋文集雉城詩集孝詮一絃草若於家娶

沈氏封一品夫人子二人宿垣監察御史升垣給事中冊封翼昌王行至板橋孫可望犯蹕抗節而死孫之銓甲子武舉人某某康熙壬寅喪車還里癸丑葬於雉城之湖濱又十年余至崑山之銓以葬銘爲請先忠端公之難門人唯徐冢宰石麒職納橐饘公與金知縣渾倉惶奔赴余時童稚執手而號徬徊家國存亡之故執筆泫然渾字宜蘇吳縣人亦死節於英德銘曰

國之興亡雖曰天數天之所廢由人摧仆鼎懸一絲嘣之未錯景炎新造危如朝露猶以臺諫排揄宿素

瓊爾兩粤乃與朋黨咫尺堂陛殷雷㩻擬昔之臺諫奉行宰相今之宰相董諫所養於唯文靖爭此呼吸群枉嘩然捲堂相遁寄命舟航時危復入朝服揾淚栩棺瘞濕一家百口寄處蟄巢經年十九存者寥寥故鄉甞錦丹旐飃飃死而不亡視此霜毫

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　丁巳

詩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所謂慷慨從容者非以一身較遲速也扶危定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絲有所未盡不容但已古今成敗利鈍有盡而此不容已者長留於天地之間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常人藐爲說鈴賢聖指爲血路也是故知其不可而不爲即非從容矣武林張文嘉甬水萬斯大與付趙直甃蒼水于南屏之陰乃考文徵謂文山屬銘於鄧元薦以元薦同仕行朝也今行朝之臣無在者蒼水之銘非予而誰余乃考公奇零草北征錄及公族祖汝翼世系次第之以爲銘公諱煌言字玄箸別號蒼水宋相張知白之裔也曾孫集賢修撰魯白滄州徙平江集賢子顴又自平江徙鄞九傳至景仁避元末之亂泛海至高麗洪武初始返鄉里又四傳而張氏以雍睦名長伯祥舉成化癸卯賢書次珽次玠次璟里人以孝友名之玠生錫錫生淮淮生尹忠尹忠生應斗應斗生圭章字兩如天啓甲子舉人仕至刑部員外郎公之父也妣趙氏封宜人公幼嶷跅弛不羈好與博徒遊無以償博進則私斥賣其生產刑部恨之然風骨高華落落不可一世年十六爲諸

生時天下多故上欲重武試文之後試射諸生從事
者新射莫能中公執弓抽矢三發連三中暇豫如素
習者觀者以爲奇崇禎壬午舉鄉試東江建義公與
錢忠介同事授翰林院編修出籌軍旅入典制誥丙
戌師潰公泛海依蕭㑹於滃洲明年松江吳勝兆反
■以右僉都御史持節監定西侯軍以援之至崇明
颶風覆舟公匿於旁師故諸暨令家以免得間道歸
海上又明年移節上虞之平岡山寨與上司馬相犄
角焚上虞破新昌浙東列城爲之聳閉庚寅滃洲爲
行在公復從之滃洲盟尾踵至閩海將閩事壬于延

平進奉桂朝監國爲寓公而已公激發蕭鎭改鷄首
南北之癸巳冬返浙明年復監定西侯軍入長江登
金山遙祭孝陵三軍皆慟哭失聲燐火通于建業題
詩蘭若中以上游師未至左次崇明頃之再入長江
掠瓜儀抵燕子磯南都震動而師徒單弱中原豪傑
無響應者亦遂乘流東下聯營浙東戊戌滇中遣使
授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延平北伐公監其軍
碇羊山羊山孳龍爲禍海船碎者百餘義陽王溺焉羊山
者海中小島群羊孔其上見人了不畏避然不可殺
殺之則風濤立至軍士不信執而烹之方熟而禍作

於是返旆明年五月延平全師入江公以所部義從
數千人並發至崇明公謂延平崇沙江海門戶懸洲
可守不若先定之爲老營脫有疎虞進退自依不聽
將取瓜州延平以公爲前茅時金焦間鐵索橫江夾
岸皆西洋大砲砲聲雷鈎波濤起立公舟出其間風
定行遲登檣樓露香祝曰成敗在此一舉天若祚國
從桅席上過否則以余身爲虀粉亦始願之所及
也歧棹前進飛火夾船而墮若有陰相之者明日延
平師至克其城議師所向延平先金陵公先京口延
平曰吾頓兵京口金陵援騎朝發夕至爲之奈何公

曰吾以偏師水道薄觀音門金陵將自守不暇豈能
分援他郡延平然之即請公往未至儀眞五十里吏
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月抵觀音門延平已下京口水
師畢至七月朔公哨卒七人掠江捕取之五月公所
遣別將以蕪湖降書至延平謂蕪城上游門戶倘留
都不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足
辦七日至蕪湖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
軍鎭池郡以截上流一軍拔和陽以固采石一軍入
寧國以偪新安傳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歸郡則
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

南亭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
涇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陽建平州則廣德
無爲和陽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四江楚齊衛豪傑
多詣軍門受約束歸許禡牙相應當是時公師所過
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父老扶杖炷香挈壺漿以
獻者終日不絕見其衣冠莫不垂涕亡何而金陵之
敗聞公方受新安之降乃返蕪湖初公語延平師老
易生宅變宜遣諸帥分巡郡邑留都出援我則首尾
邀擊如其自守我則堅壁以待俟四面克復收兵磨
至金陵如在掌中矣延平不聽自以爲功在漏刻士

卒釋冰而嬉樵蘇四出營壘爲空大兵諜知以輕騎
襲破前屯延平倉卒移帳賀明軍竈未就大兵傾城
出戰兵無鬭志大敗延平亦遂乘流出海并徹京口
之師而去公之聞敗也亦謂軍雖挫未必遽登舟即
登舟未必遽揚帆即揚帆必且退守鎮江故弹壓列
城無有變志遣人至延平請益百艘天下事尚可圖
也已而知其不然大兵千餘艘截於下流歸路已梗
引舟趨鄱陽以集散亡八月七日次銅陵與楚師遇
兵潰有言英霍山寨可投者乃焚舟登陸士卒尚數
百人十七日入霍山界縣有陽山寨寨在山嶺可容

萬人饒水泉故義師所據已受招撫聞公至拒之英
山有將軍寨轉而至彼渡東溪嶺追師奄至士卒皆
竄公相依只一僮一卒迷失道土人止之公賂土人
爲導變服夜行天明而蹤跡者衆導脫身去蹤跡者
得賂乃解然茫然不知去向念有故人貰藥于安慶
之商河埠求一人導至其所至則故人他往而故人
之友款公爲張司馬憐其忠義導公由樅陽湖出江
渡黃盆抵東流之張家灘陸行建德祁門兩山中公
方病瘧力疾零丁至休寧買棹入嚴陵浙人熟公面
目改而山行自婺之東義出天台以達海壖樹蓁鳴

角散亡復集庚子駐師林門辛丑冬入閩海遣客羅
子木至臺灣責延平出師時延平方與紅夷搆難殊
無經略中原之志公作詩諷之云中原方卜鹿何暇
問虹梁明年滇事敗延平師既不出公復歸浙海甲
辰散兵居于懸嶴懸嶴在海中荒瘠無居人山南多
汊港通舟其險峻岩峭壁公結茅其間從者爲羅子
木楊冠玉餘惟舟子役人而已於時海內承平滇南
統絕八閩瀾安獨公風帆浪楫傲岸于明台之間識
者危公愈甚係累其妻子族屬以俟公之小校降欲
致公以爲功與其徒數十人走補陀僞爲行腳僧會

公告羅之舟至羅人謂其僧也氓之小校出刀以脅
羅人令言公處擊殺數人而後肯言曰雖然公不可
得也公畜雙猿以候動靜船在十里之外則猿鳴木
杪公得爲備矣小校乃以夜半出山之背緣藤踰嶺
而入瞻中執公并及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
日也十九日公至寧波方巾葛衣轎而入觀者如堵
墻皆歎息以爲昔錦張帥舉酒屬公曰遲公久矣公
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今日之事速
死而已後數日送公至省供帳如上賓公南面坐故
時部曲皆來庭謁司道郡縣至者公但拱手不起列
坐于側皆視公爲天神省中人賂守者得覩公面爲
幸翰墨流傳視爲至寶每日求書者堆積几案公亦
稱情落筆九月七日幕府請公詣市公賦絕命詩我
年適五九復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萬事畢遂
遇害子木冠玉舟子三人皆從死子木名衿溧陽人
冠玉鄞人公生於萬曆庚申六月初九日年四十五
娶董氏子萬祺先公三日戮於鎮江今以再從子鴻
禍爲後公精於六壬兵屯東溪嶺占得空課空陷方
大驚而追騎已及羅舟未返占課大凶至有非常之
變徘徊假寐卒遭束縛聞者以公與文山並提而論

皆吹冷焰於灰燼之中無尺地一民可據止憑此一
綫未死之人心以爲鼓盪然而形勢昭然者也人心
莫測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測則亦從而轉
矣唯兩公之心匪石不可轉故百死之餘愈見光彩
文山之指南錄公之北征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文
山鎮江遁後馳驅不過三載公丙戌航海甲辰就執
三度閩關四入長江兩遭覆沒首尾十有九年文山
經營者不過閩廣一隅公提孤軍虛喝中原而下之
是公之所處爲益難矣公父刑部嘗教授余家余諸
父皆其門人至余與公則兩世之交也念昔周旋鯨
背蠣灘之上共此艱難今公已爲千載人物比之文
山人皆信之余屈身養母戔戔自附於晉之處士未
知後之人其許我否也銘曰

廬陵之祠四忠一節文山自許俎豆其列誰冠貂蟬
增此像設曰惟信公終焉是揭西湖之陽春香秋霧
北有岳墳南有于墓公亦有言宅兆是附同德比義
而柏且暮前之廬陵後之甬水五百餘年三千有里
一時發言俱同誠語天且勿違成人之美

碩膚孫公墓誌銘

順治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孫公碩膚卒於海外之滃洲滃洲尋爲界外殊絶內地康熙乙丑還滃洲於定海其孫訥渡海載公柩歸葬燭湖葢公墓之不作寒食者四十年矣余與公共事時膂力方剛今瘖殘頑鄙不死始得銘公之墓公諱嘉績字碩膚燭湖先生孫應時之後五世祖燧巡撫江西右都御史死宸濠之難謚忠烈高祖陞尚寶司卿曾祖鈺上林苑監丞祖如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恭父木工部郎中妣胡氏諸氏俱封太淑人公刻苦爲學業舉子以才稱登

崇禎丁丑進士第授南京工部主事時徐忠襄爲應天府丞爲公分別邪正開張聞見公從捧手而受之本兵聞其名調爲職方司郎中適有風塵之驚傳城閉壘皆不測其進止公曰此不難知當俟後隊南下耳既而果然高奄起潛求世廕公覆疏格之起潛恨甚烈廟於覲德殿較閱軍器譏之下獄會石齋先生逮入上怒其面折意欲殺之廷杖而入獄門襆被藥裹一切摒擋公徹巳服用過之甚謹稍間從而受易凡與先生遊往來者楊嗣昌皆指之爲福黨因取同獄黃文煥文震亨等及公雜治之多匪毗載手以分

溫謂公行曰昔黃霸之在獄受經於夏侯勝史傳以爲美談今又何必諱乎同事者皆愧其言清獄詔下司寇徐忠襄遂出公踰年起爲九江道僉事未上而國變乙酉大兵東渡郡邑望風迎附然數百年故國一旦忽焉當是時人心惕擾未定但觀望未敢先發公方買書築室欲老泉石而書卷橫胸利害智力倉卒不暇較量閏六月九日於空然無恃之中創爲即墨之守蕢鐘孤營遂移氣運東南因之立國一年顧不可謂無益與亡之數血路心城豈論修短陳壽即使諸葛不能不紀蜀漢弘範雖遇崖山未嘗不稱二

王從來亡社雖加一日亦關國脉此說葢在成敗利鈍之外者也當公丁丑赴試縣令梁佳植夢公廷對第一榜發不驗及卒滃洲適塟張信墓道之南信國明初之第一也前定之矣東浙歷官左僉都御史東閣大學士公生萬曆甲辰九月十四日配陳氏封夫人子延齡中書舍人從亡海外歷官司農孫男六人訥州同知訓謌諸生誠謐詮孫女幾人其一嫁太學生黃正誼即余子也公詩法王孟其文集散失止存數十首此外則五世傳贊存直錄銘曰

越嶂忠烈抗節武廟嘉靖名臣文恪爲邵萬曆三宰

正色清簡光熹之際文恭是顯大厦已傾一木血指
明之世臣嗚呼孫氏

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 丁巳

嗟乎名節之談孰肯多讓而身非道開難吞白石體
芬玉食常須藥裹許邁雖逝猶勤定省伯鸞雖簡尚
存室家生此天地之間不能不與之相干涉有干涉
則有往來陶靖節不肯屈身異代而江州之酒始安
之錢不能拒也然靖節所處之時葛巾籃輿無鉏市
之恐較之■■似爲差易活埋土室長往深山吾於
會稽余若水甬上周唯一兩先生有深悲焉若水名
增遠字謙貞曾祖古愚祖相肇慶府通判父幼美封
兵部尚書尚書五子長煌字武貞天啓乙丑進士第
一人季增雍太平知縣若水其中子也登崇禎癸未
進士第除寶應知縣劉澤清開府淮南欲以公禮辖
郡縣若水投版棄官而去畫江之役補禮部儀制司
主事陞郎中唯一名齊曾字思沂高祖蘷工部員外
郎曾祖采祖暘父臺唯一登癸未進士第除廣東順
德知縣邑中多盜以爲此饑寒所致古人社倉之法
意非不美然而其利易盡於是變社倉爲義田而以
社倉之法行之可以久遠又倣弓箭社之法行于西
北者行之東南修飾僕區沈命之術盜一發即得擒
香山縣香山與黎人相望一海土官欲渡海入塟直

指許之唯一不可乃止閩中立國其首輔香山人下
教有不便於民者唯一即解職歸兩先生之出俱當
兵戈旁午之日若水無以自見唯一之所見者亦小
小及民之事不足以盡其長也桑梓之変武貞投水
死若水逃山中不出郡縣逼之入見若水乃與疾城
南以待齋斧久之而事解聚村童五六人授以三字
經晨則秉耒而出與老農襏作較量勤惰未嘗因其
貴人而讓畔也同年生王天錫爲縲道欲與話舊若
水辭以疾天錫披帷直入若水擁衾不起曰王臣不
幸有狗馬疾不得與故人爲禮天錫執手勞苦未出

門數步則已與一婢子擔糞灌園矣天錫遥聽歎息
而返冬夏一皂帽雖至昵者不見其科頭己酉歲十
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蓋二十有四年不離城南一
步也唯一遯入剡源盡去其髮而爲髮冢曰惟松有
聲可以無哭惟雖有露可以無泪唯鳥石依依可無
吊客架險立瓢榜曰囊雲自稱無髮居士剡源饒水
石與山僧樵子出没瀑聲虹影之間軍持不借時掛
於萬仞叢林遂欲以法付之一笑而已王天錫求見
唯一止之曰烟裡程途朝不知暮宿所故人咫尺舉
目有山河之異辛亥歲三月二十日卒年六十九若
水行在孝經義理廻臨唯一之途稍寬世之君子往
往由之然不欲爲異姓之臣者顧反爲異姓之子無
乃自相矛盾乎唯一之寄身釋氏猶李燅之爲傭保
依齋之爲賣卜然其詩云愧不悉除數髮去猶留松
下一孤身我來仍喚松爲樹未必松呼我是人則亦
未嘗不羨若水之爲也若水草屋三間不蔽風雨以
篋甲承漏臥榻之下牛宮鷄桀桀下足處生人之趣
都盡唯一山林標致一器之微亦極其工巧嘗拾燒
餘爲爐拂拭過于金玉又得懸崖奇木製爲養和坐
臥其間兩先生之不同如此若水慨世路之險遂疑

荀卿性惡百王無奬著論以非孟唯一機鋒曳雹汪
洋自恣寓言十九然淸苦自立胸中兀然有所不可
不以牛跡之安逆避亂群之近要者是則同若水出
自崑山朱相國震青之門唯一出留官吳太常磊齋
之門相國則先忠端公之門人也其淵源有自若水
疾革余造其榻前命兒子正誼爲之切脉若水曰某
祈死二十年之前反祈生二十年之後乎余泫然而
別唯一則未嘗一面也若水配姚宜人子三金體金
和金細唯一配袁孺人子四天行時行攸行中行庚
戌歲金體介陳天若求銘余未及爲後七年天行介

李泉堂求銘余倣葉水心併誌陳同父王道父之例以誌兩先生同父道父猶有顯晦之別若兩先生則屈賈李杜之同傳兩家子弟刻于墓以信德之不孤也銘曰

不有死者無以見道之界不有生者無以見道之大賢生賢死返之心而無害

翰林院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誌銘

天啓朝以攻逆奄而死者一十有三人其後人爲世所指名者唯黃魏兩家李賊陷都城子一死之是亦可以免於疑論矣顧四十年以來子一之大節尚然沈滯則黨人餘論錮之也乾坤未毀所賴吾黨淸議猶有存者子一以同難視余猶弟余老矣可不及其未死披發白日乎子一之子札以墓銘來請亦復何辭子一諱學濂別號內齋魏氏吳之舊姓世爲嘉善人曾祖祥祖邦直皆贈太常寺卿父諱大中吏科都給事中以直諫死諡忠節妣錢氏封淑人忠節有才子三人長學洢字子敬所謂魏孝子也次子一次學洙字子聞子一風神傑出少受學于子敬卓犖不群年十六應試邑令康元穗奇之使冠多士不因忠節在要位也乙丑忠節受難孝子捐生遺孤滿室追吏坐門子一紹述荒屯輸寫心力破巢之下復有完卵逆奄伏誅忠死之家哀榮已備而導之輿獄者阮大鋮傅櫆方改頭換面捲土重來子一刺血上書申復讐之義天子愍然爲之動容下其章大鋮久依城社不畏薰燒僅以考功之議上子一復上疏力爭卒罷丹書同難諸子先後謝恩闕下余年最少共推子一

爲文設祭詔獄中門讀文未畢莫不狂哭觀者亦哭
亦有入告烈皇烈皇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甲戌楚
忠節迎蕺山夫子題主會葬者千人子一布置開逕
郡露貧狄吳子造陳幾亭皆子一姻家因請蕺山講
學於丙舍讀書柳洲與長洲薄子珏務爲佐王之學
兵書戰策農政天官治河城守律呂鹽鐵之類無不
講求將以見之行事逆知天下大亂訪劍客奇才而
與之習射角藝不盡其能不止直指督學行部謁廟
諸生故事籤抽一二諸生敷演儀文子一不待宣及
行論横經以古義實今事利害之與作吏治之循墨

出言無所隱避聞之莫不震動至者唯唯不能不爲
理奪也是時場屋之文競學浮靡爭爲闒緩子一造
于疏通廣博之域脱稿流傳然子一孤行一意不肯
附會婁東二張主張復社士集其門者如燕雀子一
多相靳故卽虞山古文未嘗以一代作手歸之其所
奉手摳衣者蕺山一人而已乙亥特詔選士子一舉
第三一時同志之士想望其出以爲世用壬午舉應
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冠患已深子一多
所建白請援靈武脩事出太子討賊請號召三輔義
勇入援范文貞言之天子而烈皇菁華已竭但有周

章托之空言已矣京師既陷子一謂其同志曰吾輩
自分唯有一死然死有三節自先帝上升之日一也
發喪之日二也李賊卽僞位之日三也前此二者今
已不及以彼篡位之晨爲吾易簀之期耳此言余聞之魯季梟
先是子一與容城孫鍾元密結義旅刼其不備賊中
亦頗有願內應者故子一遲遲以待其至久之音塵
斷絕賊黨勸進將以四月二十九日燔燎告天以正
號位子一曰吾死晚矣以其日賦詩二章自縊死距
生萬曆戊申九月二十八日年三十七配陳氏戊午
解元山鑛女子三人允教順治戊子舉人允札增廣
生允桓庠生女一人壻徐之陵孫男八人儒烈儒熹
儒燦儒燕儒然儒魚儒庶儒秋孫女五人曾孫一人
所著有內齋集十卷日知錄五卷藏於家當子一之
未死也同邑忌之者造作飛條言其傾側荒朝不持
士節阮大鋮時方得志附益增張以報血書之役君
子亦多信之未幾而子一死君子之惑雖解而葢棺
之榮不及貞元朝士今已無多孰爲之激昂而樂道
者嗟乎子一大槩欲爲人所難自傷家難則麤衣糲
食誓終天年毋病未瘳則刲臂拔糞劭彼方剩十八
年流離之門戸孀母在堂昆弟都盡一解褐之書生

未與國事柴也其來未始爲過而子一堅心致命不
欲以常人自居亦可以諒其志矣向使妖讖不起則
與倪范諸公同騎箕尾夫又何說顧子一所以致此
者亦自有故子一上書見知於天子銳意問學遠駕
經生先友宿艾望風推服莫窺其底裏加之旁通藝
事章草之書倪黃之畫陽冰之篆孤姿絕狀觸毫而
出無非詩書之所融結學侶抱其精微詞宗辨其妙
絕一時盛名無出其右子一亦未免矜貴自喜不知
盛名之難居也且子一雖學於蕺山其所重却在經
濟上此便是功利之學既與倪范諸公同是一死而

牽挽于密約不得自由亦是功利誤之此則可爲子
一惜也然子一實有過人者余束髮交遊所見天下
士才分與余不甚懸絕而爲余之所畏者桐城方密
之秋浦沈崑銅余弟澤望及子一四人五行一覽半
面十年漁獵所及便企專門天生此才僅供喪亂之
摧剝乃使頑鈍如余者執簡而拾其後可愧也夫銘
曰天降逆奄繼之賊李蕩覆乾坤泯絕綱紀於戲忠
節忠於天啓於戲子一忠於末祀前有其父後有其
子一家之禍千秋之美三十九年余始作誄彼黨人
者已如屠豕

前翰林院庶吉士韋菴魯先生墓誌銘 丙辰

歲辛亥余邂逅魯韋菴先生於越城之公所率爾談
文有契先生即過古小學索觀鄙文舜奏一篇先生
嘆嗟良久曰二川以後百年無此作矣自是余至越
城必相過從言談盡日史漢之機軸歐曾之神理先
時作者籙語流傳千門萬戶其所以得所以失先生
無不詳其首尾如數一二於掌中余謂今日古文之
法亡矣錢牧齋掎摭當世之疵瑕欲還先民之矩矱
而所得在排比鋪張之間却是不能入情艾千子論
文之書亦儘有到處而所作摸擬太過只與摸擬王

李者爭一頭面先生固閉戶讀書然非有所授受亦
不應至是也先生曰此先父與先伯父之教也先祖
之任山陽也徐文長嘗來與二父讀書二父聆其緒
論以私後人耳余象數論成欲先生敘之先生曰不
可某於象數未之能學也夫胸中未明了而徒文之
辭者此今日之文也先生讀書三十年越中之人無
有名其能文者其不肯爲今日之文之所致乎自余
與先生遇後始稍稍傳之同志蓋未五年而先生不
可作矣先生諱㮚字季㮚別號韋菴魯氏爲宋肅簡
公之裔建炎間南渡遂家會稽元末敬之官提領提

領生彥名彥名生原珍原珍生瓛瓛生二子長城成
化進士官至南京刑部郎中次瓚再傳爲先生之高
祖大中曾祖宗程祖錦萬曆丁丑進士亦官南京刑
部郎中考湘太學生與徐文長讀書於山陽者也妣
陳安人先生幼有至性太學歿時方十三歲居喪即
能盡哀安人之歿幾至滅性登崇禎癸未進士第選
爲庶吉士一時多盛名之士而以先生與魏子一周
介生王茂遠爲稱首然諸君雅好標榜自喜故後來
皆中刻薄之論爲人所咀嚼唯先生沖然不盈人亦
莫得而致難也李賊之變子一謂先生曰吾輩居此

圍城之中死固分也然死有三節目先帝上昇之日
一也李賊登極之日二也先帝發喪之日三也過此
三節目無庸死矣已而大行發引先生得先期拔身
而子一死先生念從死之不能如三良也復佻之不
能如包胥也事乖志負息機摧撞閉室不出出其書
觀之門屏之間落然不聞人聲其所與往來談經問
字者亦不過數人而已花晨月夕歡娛少而愁嘆多
余觀今世之爲遺老退士者大抵齷齪治生其次丐
貸江湖又其次拈香嗣法科舉場屋之心胸原無耿
耿治亂存亡之故事亦且憒憒如先生者曰抱亡國

之戚以終其身是可哀也先生風度峻整望而知爲
先朝之人物造次發語亦皆玄遠所謂不在能言之
流而言者莫之能過也生於某年丁未十一月初八
日卒於某年乙卯九月二十六日年六十有九娶王
氏子五人長熼先廪生次烶先庠生次烱先已酉舉
人次熺先次烐先今存者唯熺先而已孫七人長誠
候選儒學教授次基愛基仁基雍基德基泰基謙曾
孫一錫祚熺先謂知先生者無過余乞銘其幽石余
何敢辭銘曰
文章之名昔歸翰苑步月鐵鑪名存實遂於爍曾公

爲詰爲典追蹤往烈裁正狂簡館課程文一洗其短
豈期遯野蓬蒿偃蹇石渠水涸山龍色淺以俟君子
灰飛律管

外舅廣西按察使六桐葉公改葬墓誌銘

公諱憲祖字美度別號六桐姓葉氏宋石林先生夢得之後也遷於餘姚明洪永間有原善者官刑科給事中以言事死數傳至嘉靖戊戌進士工部郎中諱選公之祖也嘉靖乙丑進士知廬州府諱逢春公之父也母吳氏贈恭人公生而穎異未冠廬州即使之入太學爲司成趙文毅鄧文潔所知每試輒居老生先輩之右皆以年少歎之及視其文莫不降心舉萬曆甲午鄉試九偕計吏登已未進士第授新會知縣爲治有聲考上上汪擬臺省逆奄以公爲先忠端姻

婭改大理寺評事遷工部虞衡司主事管寶源局時大工興用錢不貲公供應無缺乏敘殿工隨例加級公寓一條衚衕逆奄建祠適與之隣衆議屬公監工公徙寓避之已又建祠臨長安街公笑謂同官曰此天子走辟雍道也土偶豈能起立乎逆奄聞之大怒吾乃爲郎所誚坐借大工銀市銅削籍崇禎庚午起補南京刑部主事出守順慶擢辰沅備兵副使轉四川參政分守建昌公驅車九折駭浪洞庭浩然倦遊方請告而改廣西按察使蓋銓部同官自相參差以公有所去處其間議之夫士大夫辭位而去古之所熟息者也反以爲罪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公歸五年而卒辛巳八月六日也年七十六公爲人浩浩落落若無可否人世機智之事有生不識故其設施因任自然新會海盜出沒吏胥爲之耳目盜魁梁阿德名掛墻壁者十餘年矣公竟得之工部解餉寧遠同舍郎貲公避去然終踰絕險不廢國事是時錢局所吏皆中人細士公於其間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異和光同塵不損名節順慶放情山水與民休息然奸人挺險干戈所不能致者公以一紙束身圖土人服其信也湖南苗畔服不常公厲鎮算之兵以待不虞

絡公之任苗三入犯皆有俘級最後古沖之揵總督朱衡岳第其功上之公不用機智其成就亦卓卓如此公與孫月峯同爲古文詞月峯意在精鍊其師法者爲劉子威高文襄當國以古文挽震川入太僕挽廬州入郎官廬州意在謹嚴其師法者爲王槐野公承父友之習稍變之爲弇州大函議論不甚相遠余在公齋室數與公爭論謂文章當法大家餘子無所取長公不以爲然姑取八家文集評之多施橫筆曰八家之文未便直接秦漢及公赴蜀途中寄余二律猶是惓惓蓋公不自以名家忽後進之言也公之至

處月在塡詞一時玉茗大乙人所膾炙而粉篦黛器
高張絕絃其能者亦是捜牢元人成句公古淡本色
街談巷語亦化神奇得元人之髓如鸞篦借賈島以
發舒二十餘年公車之苦固有明第一手矣吳石渠
袁令昭詞家名手石渠院本求公訂訶然後敢出令
昭則栩園弟子也栩園公塡詞花晨月夕徵歌按拍一
詞脫稿卽令伶人習之刻日呈伎使人猶見唐宋士
大夫之風流也公歸心佛乘博覽內典時師撰述拈
卷卽辨其優劣而尤契湛然澄密雲悟東浙宗風之
盛海門遂其源公吹波助瀾不遺餘力密雲徘徊越

中山水思與名剎公集宰官經營始得從事于天童
其後公訪密雲登舟疾作密雲夢伽藍交代覺而曰
六桐居士其來乎急使人止之中途公返而疾愈此
余之所親見者也娶邵氏贈恭人僉事夢弼之女繼
梁氏封恭人參將仲海之女子四人崧年岱華滋衡
任皆諸生女三人黃某鄒光繩陳相周其婿也孫男
五人汝渭晟志矩廉生旦貢生孫女幾人諸孤以公
卒之年十一月葬邑西蟠龍山施忠介題主余祀后
土遂庚寅遷葬邑東之西黃浦余送葬河滸而忠介
已死國難矣又三十年故老且盡公之孫存者止渡

旦兩人言行殆將泯滅余既以其詩選入姚江逸詩
又憶其大畧而誌之旦有時名學古文庶幾可以不
墜也銘曰
姚江之文盛於明初唐樞攻古力學著書奮筆揚文
出其土苴科舉既盛大雅不作天地英華歸之糟粕
諸變張元時所斟酌公與月峯抗志稽古各承家學
重規疊矩公如長江孫如深塢自公云亡每況愈下
諸張時文啞鐘不打何況古文尚俟來者

巡撫天津右僉都御史留仙馮公神道碑銘

思陵身死社稷一洗懷愍徽欽之恥古今亡國而不失其正者此僅見也然余以爲使思陵避之南都天下事尚未去也何至令莽君逆臣載胥及溺遂不能保有江左乎故唐玄宗幸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陝以避吐番之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皆再造唐祚史表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死社稷者諸侯守土之事非天子事也恨其時小儒不能通知大道執李綱之一言不敢力爭乃使其出于此也當是時慈谿馮

公留仙巡撫天津先是崇禎十六年冬十月公客陳南北機宜謂道路將梗當疏通海道防患于未然天子俞之公乃具海舟二百艘以備緩急明年三月使其子愷章入迎天子奏曰京師戎政久虛以戰以守無一可恃臣督勁旅五千馳赴通郊躬候聖駕航海行幸留都初七日愷章至京師見張公國維張公曰寇深矣是請也不可緩倪公元璐曰皇上有國君死社稷之言群臣無以難也方公岳貢范公景文曰曩者津門餉匱公要蘇州之運以給之天子方怒疏上且死愷章傍徨七日不得要領歸報於公未四日而

京師陷公陳師誓旅以圖戰守其副使原毓宗降奪公之兵公不得已挺身而南欲得一當免胄以入賊軍值弘光帝即位言討賊者絀之公遂鬱鬱而死踰思陵之崩蓋五月也議公者曰公不當生出津門解者曰是時以李希沆代公公已解任可以無死夫春秋之義君弒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當是之時在廷之臣生則屈賊唯有一死公居外而亦與之徒死使思陵不得葬豈不愁之乎是故議者解者與國君死社稷之言同出一喙者也公中崇禎戊辰進士授工部主事

思陵誅逆閹魏忠賢凡宦因魏忠賢者定爲逆案逆案之徒出奇計以遂事陷君子而閹人失勢者亦時以閭巷見聞入告于是思陵遂疑在廷諸臣皆朋黨不可保任一切干涉兵餉皆使閹人監之太監張彝憲欲以屬禮待戶工兩部尚書郎公奏曰張彝憲總理二部群臣爭之不得臣以爲不必更爭唯請皇上禁兩部諸臣不許至內臣之門識內臣之面有違此者罪無赦內臣既別立公署亦不得造兩部之堂與部臣容還部臣錢糧所關灼有弊端可指內臣即得糾參其循職奉公苟幸無過自關人臣分內內臣即

不得爲舉廢幾于祖宗交結內侍之律不相妨也張彞憲聞之日喜是與罷總理之說胡四而碁三也公方監督長德二陵橋梁彞憲欲因以中公而公精心汰其浮費絲毫之積贏四萬有奇奏上之彞憲遂無所得公念彞憲數惡已無已時一日至長安街自擲身馬上佯爲傷足請告而歸居三年起爲尚書禮部郎出備兵蘇松道時溫唐在朝其鄉人爲盜于太湖者從之橐橐有司不敢何問公發吏督盜賊事連兩家者必發覺之最後乃得其渠帥則唐之族子也豪富多爲之免脫竟論死于吳市九年秋烽火達陵邑公帥領吳卒入援浙兵方出而公已渡淮矣至濟陽京師解嚴乃還轉福建道提學副使當是時黨事起吳中有數大獄未具巡撫張公國維曰賈偉節西行解禍今馮公在此可聽之去乎上疏罷之思陵既心疑諸臣朋黨烏程以事訐錢侍郎謙益方得于上小吏張漢儒希烏程旨上書告錢侍郎謙益瞿給事式耜居鄉不法狀下撫按治之公平反坐張漢儒杖斃李與鄉官張采張溥不相能已而御史巡按劾之斃李疑其受意于二張也因書誣告溥等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名曰復社而太倉人陸文聲欲附復社

不得而怒亦走京師言東南大害必始復社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按其事復社者東南諸生所刻私試經義之名也至自二張一時士子多慕之者二張亦與錢侍郎相得故烏程遂以復社嗣于東林爲天子言之公仰天太息曰東漢之禍一牢修成之彼陸文聲者將踵其故事耶具疏爭之于上有旨降公而吳中黨禍亦解尋補鹽運司判官十一年大兵入畧三輔大蹂山左濟寧告急以公攝兵道事城守甚設時總督盧公象昇閹人高起潛分任東西二路盧公主死戰高閹主活伏故郡縣經由高閹不許出過十二月二十八日夜大兵攻濟寧公擊退之其明日高閹之部丁志祥至以爲公夜來所擊殺者其營兵也反戈相向公登埤而謂之曰吾以濟城爲存亡但知攻吾城者[illegible]耳志祥語塞而去公上疏請誅高閹以謝燕趙齊魯之冤民不聽歷天津兵備道未幾巡撫天津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十五年冬大兵復大入公與諸鎮犄角之已又合宣大總督孫晉督師范志元山東巡撫王永吉之師從寄雲趨牆子嶺邀其惰歸論功賜銀幣廕一子錦衣衛上念公暴露良苦時公之弟元颷任本兵上謂之曰聞汝兄多病

今竟何如大司馬叩頭對曰臣兄荷皇上知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敢言病上曰延親何藥大司馬曰臣前令揭陽僕中倘餘牛黃臣兄苦頭眩以爲宜此上曰牛黃豈可多服大司馬謝而出上遣內使賜宮參八兩公發函而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公慷慨喜事三黨之中多藉以婚嫁火食其倖人緣手散盡居鄉遇歲歉則稱貸富人之聚三以收之二以出之邑是以不困舟泊黃河逆旅有溤尸而哭者公入視有書在乎側惻然買棺斂之已乃知爲鄖戶侯之弟也公爲經義有名經其指授皆有法度大司馬少而無師公既冠而學成太常命大司馬師焉人士將卷軸而求公知者相望于道既而周旋朋黨之間益爲名士所歸楊嗣昌常字公而不姓有郎官問曰留仙誰也嗣昌默然久之曰不知溤留仙耶其爲世所稱重如此然公未嘗修飾時譽故黃公道周曰我友天下未有眞誠若留仙者也公諱元飂字言仲別號留仙東漢溤異之後南唐尚書延魯徙于慈谿至有明而盛曾祖諱棊贈中憲大夫祖諱季兆鄉進士工部郎中贈光祿寺卿父諱若愚萬曆乙未進士太僕寺卿贈太常寺卿太常生三子長即公次元颺天啓壬戌進士兵部尚書次元飈癸未進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娶滄州守何宇蕃女封恭人生一女字國子生錢立卿副室徐太孺人生愷章監國賜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劉孺人生某孫某某公生萬曆丙戌十二月九日卒甲申之九月朔日爲年五十九葬于邑之小漁山公與大司馬嘗過西寶石山拜先忠端公祠下及公上書解釋黨議余從公幕府甲申之變既爲詩而哭之矣愷章復以麗牲之石見屬謹次其事而辯之使來者知亡國之日未嘗無人也銘曰

當國危亡曰守曰避撵斯二者視其形勢唐避再興宋守不墜未嘗執一以爲正義奈何小儒今古不備伯紀一言遂同成議南遷之論其時有二在外雖公在內唯李邦華舉朝不然至悉神器當日陪京原有深意公言若行天威尚厲官守奔問山河位置幸災樂禍何所施計吁嗟溤公此願不遂蹈海南還一丘谿壑鍾鼓無靈灰釘見志漁山鬱鬱姚江濞濞公之所恨其何有耶

陸文虎先生墓誌銘 丁巳

陸文虎先生卒三十有二年其喪尙在淺土未亡友黃某泫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乃告於世之爲郭元振者而使契家子萬斯大董其事某月某日葬於城西之外憶其平生撮畧而誌之先生諱符字文虎陸氏世爲寧波望族曾祖州丞㴻祖相龍父竑俱庠生母王氏夏氏生母朱氏四歲時大父引置膝上口授以楊忠愍草疏傳奇先生對客輙抗聲高唱意若深慨慕之者幼多羸疾因讀參同悟眞閉關齋禱以爲神仙可學而至久之不効復汎濫於釋氏爲學使

周斗垣所知拔置第一授徒乘昌祝耳劉心契之有諱星命者耳劉謂文章心力結集可望而卜人之富貴福澤文虎之文避富貴而不可得者也烏用以星命知之已讀書南里與許孟宏王聞修兄弟交時聞修選古文三編先生與之上下其議多所裨益孫子長督學浙中以林憲㦎自輔懸獲得一卷奇之聞修時爲水利道子長以此卷訊之聞修曰此吾故人陸文虎不意君摸索而得之也先生風貌甚偉胸貯千卷謦欬爲洪鐘響一時士大夫聽其談論皆以爲陳同甫辛幼安復出吳楚名士方招群植黨互相題拂

急先生者愈甚先生謂兵心見於文事關氣長于同人亂亡之兆也凡遇刻文結社求先生爲序者循環此意雷霆破柱冀使人聞之而覺悟也崇禎辛巳復保舉之制副使許平遠以先生應詔詣京入國學上幸學先生充班首進退從容上過而目之舉壬午順天鄉試監國時賜進士出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閩中不果行淸查衛所錢粮千戶馮如斗乾沒獨多恐發覺刺先生於廳事不殊歸而養病結雪瓢于白岩山丙戌十月初十日卒年五十配陳氏范氏陳氏子一人某先生卒後亦夭女三人全某葛某沈某其婿

也先生初爲舉子業誦習先民時取古文緣飾章句厭而棄去旁涉語錄釋典爲沉深刻厲之文又改而爲恢博與頤至於其所謂易者則取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放古之功加之湛思直欲另爲傳註不隨制舉方域也其古文詞鵬騫海怒意之所極穿天心月脇而出之苦于才多使天假之年自見涯涘耳詩皆志意所寄媚勢倖生市交游而作聲色者未嘗以片語汙其筆端也胸懷洞達熱心世患視天下事以爲數著可了斷頭穴胸是吾人分內事丙寅聞先忠端公七人之禍希風皐羽作楚漁父二首傳

之吳中許孟宏見而滅其紙相體仁動以告訐摧拉
異己先生上書王司馬九重禁藥之地九列大臣之
重一落䰟妄男子得以隻手障天狂言作蠅在朝在
野誰無目攝之讐莫必擠阱之命從此凡百有位相
效為負墻鞠躬以事四方星邑失業亡命作奸犯科
之流日亦不足矣聖明在上未有信臣鈎索奸慝指
陳極弊痛切入告者閣下據職言事轉圖納牖直俄
頃間事耳乙亥上以祖陵震驚下詔罪己開釋罪廢
召山陰毘陵相吳縣諸君子皆有翹然自喜之心先
生以為此消長之會也語錢虞山曰古人歎神農虞

夏之不可作某謂何必黃虞當今日中欲再見隆萬
之際士庶風物已不可得然則士大夫胸中斷不可
仍作當時縉紳受用之想服御儀從減省歛敫凡慣
貪射利乘間抵隙及故為大言聳聽巧售傾險者預
行杜絕積誠刻意盡瘁恊恭以結主知折譭口則明
盛可致不然彼方以佌佌快心此復以央央意得正
如痎瘧一寒一熱出反彌甚元氣隨之果未幾而烏
程排吳縣礫滋陽矣先生之料事如此海寇彼猖鎮
撫閉關斷旅瞠視無策宣城沈眉生訪余與其客築
三策俱三策故降盜也精于水戰先生過之與之談

海上事其船式柁工火器白梏皆內地所未有故能
縱橫如意三策歎曰誠能假某戰艘三十隻勇士千
餘人當使鯨無縱鱗波有恬目先生即大聲疾呼于
當事給以所言之半稍稍見功而卿士大夫以門庭
養虎咎始事之人為謀不卒而罷即清查衛所亦是
一時名目而先生以實心行之故人驟見之而駭遂
及于難嗟才堪濟世翛然常有世外之致辨書畫識
金石古奇器焚香掃地與名僧聯床對語嘗作誓告
紫柏文手書一册寄南康推官錢沃心焚歸宗寺古
松下古松為紫柏所咒活者也余束髮出游吳來之

謂子鄉陸文虎志行士也歸而納交于先生從此左
提右挈發明大體擊去疵雜念終身偲偲之力使余
稍有所知者眉生與先生二人而已在武林兩京余
晨出循逼衢委巷摟醫故書薄暮一僮肩負而返先
生邀之要路信宿還書必向余述其梗槩如此盛事
於今那復可得乙酉十月十日先生過我草堂歎息
天下事明年訃音亦值是日何其相感之神也銘曰
甬東衣鉢玄黃自始凡偶兼混布霧十里於唯先生
豎亥萬子分别氣類淵石在水後來清流未喪南指
嗟我越中倘如月死危言之功曷其可已

葛悔菴先生墓誌銘 己亥

予束髮出遊於淛河東所見事者兩人曰陸文虎萬履安兩人皆好奇胸懷洞達埃𡏖滬消之慮一切不入焚香掃地辨識書畫古奇器物所至鶩翔冰峙世間鬼瑣解果之士文虎直叱之若狗履安稍和易然自一揖以外絕不交談其人多惶恐退去葛袍布被鄭筒束帛皆修飾合度嘗見一名士作答此兩人者極其矜慎予偶問之曰吾聞文虎履安一發題亦有講究恐倉卒裁答爲其所陋耳其標致如此詩壇文社三吳與淛河東相閉隔而三吳諸老先生皆欲得此兩人爲重淛河東風氣漸開寔由此兩人文虎既死履安隻輪孤翼然其好奇日益甚東江士人皆乘時獵取名位 以戸部主事授先生先生獨不受方王二帥專正供分別諸公之召募者以爲義兵合取餉於勸分司餉者兵民交怨其在寧波則先生獨任之大兵渡淛一時士人諱言受職皆改頭換面充賦有司而公車之徵先生獨不行當是時先生遁跡榆林喪其夫人已又喪其太夫人榆林之書卷靑氈蕩於兵火先生一病三年炊烟屢絕形廢心死然友人高中丞在獄子弟蹈木犯難猶能以奇計出之

先生既無心於當世廟堂著作坊陀摸勒凡士林之所矜貴者一不以寓目有傳吳霞舟先生遺稿自海外者用故名紙書之半葉千言漫漶漏奪先生摩娑潤覩手抄件綮遂爲完書間或出遊則多與失職之人聚於野店僧寮鬭一奇事咨嗟而樂道之逮夫粤返舟出九江天風鏃盪一童侍側先生疾革喟然曰此行得水坑石數片娘子香數瓣未及把玩遽爾緣絕此爲恨事耳夫冢室萬里諸子異餓先生之言不出於彼先生之好奇乃至是耶先生諱泰字履安晚年自號悔菴其先定遠人國珍從明高皇帝起兵賜名斌北征戰殁贈明威將軍子鍾世襲寧波衛指揮遂爲寧波人遜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交趾又死之弟文嗣夜哨鉗門見兩炬射之炬滅而濤作溺死於海所見之炬蓋龍目也七傳而爲曾祖諱表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理學名臣也祖諱達甫廣東督理粮防叅將父諱邦孚鎭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僉事母陳氏封恭人總戎公禱於東岳像設而祀之先生生而類夫像設者因以爲名舉崇禎丙子鄉試鬱然領袖名士十年流落饑渴寒凍未嘗不爲江淛所傳誦正復不惡然方其盛時交遊滿地事有不

可言風波消鑠且盡先生間行過之荒寮天末彷徨而不能去先生即好奇乎而抑鬱憔悴已見之於髮容矣蓋先生本用世之才售答俄頃懸然天得置之寂莫非其所長而乃忍人之所不能忍斯眞可謂之好奇者也先生之病始於南安有毛汧者先生之同年生也染疫將死同舟皆欲棄之先生爲之收載親其藥褁汧得生而先生病矣即此一事之奇亦人之所不可及者生於萬曆戊戌二月十三日卒於丁酉十月初六日配閔氏先十二年卒以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葬西山之應畧子八人斯年斯程斯禎斯

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女一人壻謝爲兆孫六人言世培世澤世楙世德經孫女三人自文虎死後先生始爲詩文虎之詩以才先生之詩以情皆有可傳當其渡嶺則酸鹹苦辣之味盡矣斯年以予與先生久故托銘其墓憶瞑冥之際予過甬上文虎新死先生病瘧剪燭相對愛惋欲斷是日先生之瘧爲之不發十年以來歲必相過再三每一會合破涕收淚竟不知其身在困頓無聊之中也今顧舍吾而去乎銘曰崇禎之初名士鬱起淛河而東唯陸萬子長鋏切雲高馳方軏塵世娭㮄逐之心死大冶火烈汞飛鉛徙歷子剛折萬子孤美京洛車馬煌煌流水子獨不然覽蹤霜履越臺楓青商山芝紫千年旦暮以其有此

劉瑞當先生墓誌銘 壬子

崇禎間吳中倡爲復社以網羅天下之士高才宿學多出其間主之者張受先張天如東浙馮留僊鄴僊與之桴鼓相應皆喜容接後進標榜聲價人士奔走輻輳其門蓬蓽小生苟能分句讀習字義者挾行卷西棹婁江東放慈水則其名成矣其間模楷之人文章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衛名教裁量人物譏刺得失執政聞而意忌之以爲東林之似續也當是時慈水才彥霧會姜耑愚劉瑞當馮玄度馮正則馮簟溪諸子莫不爲物望所歸而又引旁近縣以自助甬上則陸文虎萬履安姚江則余兄弟晦木澤望蓋無月無四方之客亦無會不諸子相徵逐也嗚呼盛矣瑞當於諸子中芒寒色正諸子皆引爲畏友初與耑愚齊名坊刻行世稱爲姜劉及耑愚登第又與玄度並稱爲劉馮亦猶香山之在唐初稱劉白繼稱元白矣交道雖廣而所至情契不過數人入閩則友曾弗人林守一之宛則結沈翳生麻孟璿梅朗三過雋李則投夏彝仲其激揚題拂之流望瑞當娥眉天半不可得而親也諸從遊先後成進士至爲天子元老侍從其下者亦且爲二千石郡縣長吏獨瑞當蹭蹬老諸

生布衣揖讓于博士前晚乃以貢待一儒官朔中不能無芥蔕友朋高會瑞當恒坐席端文虎次之酒酣耳熱兩人輒離席長歌蔓聲相和唾壺盡闕澤望以盛名爲之壻瑞當喟然曰吾爲同輩架累置身鑪鞴之上無乃益彰其老醜耶未幾而南北横潰聲實陸沈交遊寥息返顧閭里則耑愚玄度以疾死留仙鄴僊以憂死文虎以刺死簟溪以兵死所在情契鯨鯢相望瑞當之風波亦爲里中揹名印揚屋放言悲歌流涕亦不可復得乃爲潔供疏告於嘗所往來者求法書名畫古器奇花勉强差排悴然不知有生之樂發爲詩文僻思拙句絶似圭峯積久所得嗚呼何其衰也於是一歲之中東走訪履安西走訪余兄弟必且再三潦倒以洩其耿耿之未下戊子夏瑞當挾其季子一平頭奴刺小航浮江而上颶風失楫隨波蕩漾而至余家未幾適甬越月而以訪黄太冲萬履安兩記來余頗怪之瑞當之往來多矣獨記此何歟再越月計至始知其記之爲永訣也瑞當深沈有識嘗與之謁劉先生時瑞當北上先生傳語留仙寃深事急當爲慮從計先生不輕談機事益信瑞當之深也簟溪受禍親戚不敢過其門瑞當見其夫人而謂之

曰今日之事夫人唯有自盡吾待命於此夫人死瑞
當始出瑞當諱應期亦字遂當生於某年某月某日
卒於某年某月某日世爲慈谿人六世祖煒廣東參
政高祖鍇封山東道監察御史曾祖士逢上海丞祖
廷褒父志冠封文林郎妣某氏封太孺人娶應氏繼
向氏子三長甲庠生次有壬次有丁女二長適鄉進
士黃宗會郎澤望也次適秦某孫男二洙濂孫女一
以瑞當卒後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塟於鄭山
飛鳧之原甲來速銘曰先予心言之托止有姚江余
[illegible]瑞當之未亡叉也身歷其盛衰使余不言溪上之
風流後來無有知之者矣第瑞當去歷時不遠尚且
精神頽喪風味轉墜逮今一世余皓首而談往事叨
叨不已聞者得無厭其頑鈍乎汝甲其深藏之也銘
曰
汝南月旦自昔重之不有君子孰與主持唯瑞當甫
遭逢盛時引繩按墨不爲詭隨窮島諸生清議自司
坎壈而死邪正逆施斯世何樂而爲君悲慈水嗚咽
鄮嶺參差陛言汗履莫使君知

戶部貴州清吏司主事兼經筵日講官次公董
公墓誌銘 乙巳

嘗讀宋史所載二王之事何其畧也夫其立國亦且
三年文陸陳謝之外豈遂無人物顧聞陸君寶有日
記鄧中甫有填海錄吳立夫有桑海遺錄當時與文
陸陳謝同事之人必有見其中者今亦不聞存於人
間矣國可滅史不可滅後之君子能無遺憾耶乙酉
丙戌江東草創孫公嘉績熊公汝霖錢公肅樂沈公
宸荃皆聞文陸陳謝之風而與起者一時同事之人
殊多賢者其事亦多卓犖可書二十年以來風霜銷
鑠日就蕪沒此吾序董公之事而爲之泫然流涕也
公諱守諭字次公漢孝子黯之裔由慈谿徙鄞曾祖
瀾祖㵾父世登贈戶部主事母陶氏贈太安人公以
孤童自奮身於學十七歲補弟子員其爲制義不苟
襲蹈排奡遼幅之外甲子舉於鄉於時文體一變浙
所指名者翁鴻業姜思睿其一公也七試南宮不第
然達官高第海內庸有不知而無不知甬中董次公
者東江初建公猶偃息衡門李司農白春謂政府曰
今小朝廷殊非多士如董某者寧可聽其不出乎國
命倚於餉司非董某不可乃以戶部貴州司主事召

之當是時孫熊二公皆書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帥拱
手而授之國成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方王而召募
奇零之衛卒田兒則身領之方王既自專反惡諸公
之參决而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以諸公之師謂
之義兵食義餉以方王之師謂正兵食正餉正餉出
賦所出義餉勸分無名之征也分地者某正兵支某
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有旨會議方王司餉
者皆至殿陛譁然公厲聲進曰公等今日所爲何事
而不爲咫尺天威地乎於是廷奏王前曰分餉分地
非也當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覈兵而後給餉覈地

而後酌給之先後所謂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爲繼
義兵食義餉是散遣義兵之別名王以爲然方王諸
帥雖怒無以難也無何王帥請稅漁舟公謂其咨胡
中書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料及漁舟其細已甚民
弗堪也昔吳越王有西湖漁稅由羅隱之詩而罷至
今以爲美談傳語武寧使其得繼隱之後塵可乎王
帥又請塞鄞之金錢湖爲田又請行稅人法又請官
賣大戶祀田三疏既上兵士抽刃公門以待覆公疏
湖不可塞祀田不可官賣稅人必至激變王帥大怒
謂行朝大臣尚不敢裁量幕府何物豎儒乃爾事事

中格乎上言得孟軻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談仁講義
之徒百不如得鷄鳴狗盜之雄一遂折簡召公王雖
惜公甚不能爲力陰使公避之公慷慨對曰餉司命
吏生殺聽於主上非武寧所得耑桓温劉裕何許奸
雄亦必托言晉陽之甲無敢揑出一檄執朝臣而去
者臣歸死上前武寧能以臣血濺丹墀則可舉朝忿
忿皆言若武寧殺餉司直反耳何復義旗王帥亦廹
大義而止丙戌三月十九日思陵大祥廷議寂然公
請朝堂哭臨三年縞素君子以爲知禮武林陸行人
培王冏知道焜皆死節廷議謚培不及道焜公爭曰

兩人同死何由分其優劣豈以道焜非進士乎今之
進士而賣國者累累也道焜乃得謚節愍王累欲遷
公官而難於代者乃兼公經筵日講江東內附興朝
官爲大官者皆自削去舉人則復求會試公曰嘻吾
故司農也焉能爲還魂舉人哉掃軌著書一日瀚洲
破張相國之俘入其孤欲還里無有爲之保者公作
而曰此吾事也入言於監司公之干涉當道者二十
年中惟此而已公生於丙申十月初四日卒於甲辰
十二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九兩娶皆陳氏贈封安人
嗣子諸生道權女子二長字庠生余遵生先卒次適

黃生丘承嗣孫一孫符女孫三長字蕺馗餘幼啓禎
間社文盛行甬中知名者公與陸符文虎萬泰履安
三人而公之議論務不欲與人同故雖與文虎履安
同里相好其意見時有出入海內望之者亦知三公
之但爲正人然文虎履安則牽連而舉公則孤行豈
知公之不欲同同社者其後卽不欲同方王不欲同
諸失職者之所爲乎公自此遠矣公苦心易學聚古
今言易數十家考其異同甲午冬十二月余訪公公
自言丙戌以前所讀書不脫場屋餘習丙戌以後始
知有讀書一事耳已又以草盧易纂言爲問余疏其
卦下之義答之以余之固陋而公不棄之如此則無
以見公之不欲與人同也所著有讀易一抄二抄卦
變考畧易韻補遺春秋簡秀集公車錄公車錄僅存
董□集藏於家某年某月某日將葬公於某處道
權撰次行實介萬言貞一以誌銘見屬雖不足以
知公猶冀傳其十一後之君子網羅放失必有取乎
此也銘曰
北都巍巍溫陳屌之南國渠渠馬阮俘之於時董公
七上公車投爾江東公理軍輸人身虎齒環以武夫
履而不咥易道不孤翠華不返滄海爲枯公侯卿相

自視如奴董公突兀故官漕儒非官之爲重重此身
軀曰董　春秋特書

李杲堂先生墓誌銘

文章不特與時高下亦有地氣限之明越兩郡其地密邇同一風氣明初楊鐵崖戴九靈（戴寓明州）為文學宗老唐丹崖謝元功趙謙比肩而作宋無逸鄭千子皆楊門弟子其時師友講習炳然阡陌一時號為極盛㥄夷正嘉而後競起邪宗孫文恪輸心於槐野余君房辭香於子威赤水月峯疎密不同而文勝理消謂論語為孔子之文選耳苟肆狂狷無所取裁陳後岡論文長又為異趨即如陽明之文韓歐不足多者而謂文與道二溝而出諸文死是故兩郡作者敝精神

乎淺由來矣先生初亦不避輕華其後每得余作往往嗟悒因相與校覆雅鄭洗其偷薄之說推原道藝之一先生不以余空隙一介之知而忽之也自此轉手大放厥辭同里稍稍嚮應翻然於不趣於是東浙始得古文正路而由之四境之內凡有事於文章者非先生無以詭意轉相求請充牣昔席方外詩人得先生一言便可坐高聲價狀門雲水疲於應接里中有鑑湖社倣場屋之例糊名易書以先生為主考甲乙樓上少長畢集樓下候之一聯被賞門士臚傳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賚明州自東沙好文下士至

張龔林士無不捧珠盤而至者然其氣力足以鼓動不盡闡著作先生以布衣幾與之頡頏而肺疾為梗流放家門海內知之者尚未滿其量也先生諱文胤字鄴嗣今以字行別號杲堂宋忠襄李顯忠之後世居清澗忠襄曾孫守真始遷於鄞其下六世是為先生之高祖循義嘉靖癸未進士御史出守衢州曾祖生威舉於鄉官鳳陽府推官其孫即守貴州之巡撫棡也因贈兵部尚書祖德升永平衛經歷父棡崇禎丁丑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先生風骨不恒年十二三能詩即有秀句十六為諸生侍儀部官嶺外通人

張孟奇深所歎異歸而時名方起直兵革之際罹難殉死儀部下省獄先生亦駈至定海縛馬廐中七十日事得解儀部之喪從省至放聲一哭遂絕意人世穿窺草石與失職之徒萬悔菴徐霜臯高辰四諸君緣情綺靡音調凄涼先生雖不逃禪而酒痕墨蹟多在僧寮野廟木陳悟罰山曉天岳皆結忘年之契四方勝流之至甬上者先生即匿迹甚深亦必停車披帷詩酒流連否則似垂橐而歸矣先生慜郡中文獻零落倣遺山中州集例以詩為經以傳為緯集甬上耆舊詩搜尋殘帙心力俱枯其布衣孤賤尤所惋結

死轉爲人則頓首丁寧使其感動奮之鼠壓績僅餘簡之下以發其光彩若片紙未出先生自比長吉之中表凜乎有不祥之憾焉書成立詩人之位祀以少牢聞者爲之軒渠張司馬死故國先生葬其兩世楊侍御文瓚亦以連染死淺土十棺語溪曹廣楚之先生爲歌詩記其事凡見聞所及美事先生不肯讓人先生尤長於豔語使當詞頭之任與尼華國而以廟堂金石散爲竹枝禪頌之音豈不可惜然唐荆溓謂謝翱方鳳吳思齊皆工詩客浦陽浦陽之詩爲之一變向若先生草率靑雲苟非勞謙見避亦豈能一變甬東之風氣如三子哉生于天啓壬戌四月二日卒于康熙庚申十一月八日年五十九娶某氏子一人暾女六人長適萬斯備次適邱瑜次適沈紹受次適林紳錦餘未行暾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原與斯備來速銘銘曰

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以載道猶爲二之聚之以學經史子集行之以法章句呼吸無情之辭外强中乾其神不傳優孟衣冠五者不備不可爲文野人議璧稱好覽群此言余發以告先生先生曰然但若三彭匹石郢人霜鐘應律先生之死吾無爲質

朱康流先生墓誌銘 丁巳

漳海之學如武庫無所不備而尤邃於易曆三乘易卦爲二十六萬二千百四十四以揆時配之交會閏積贏縮無不脗合詩與春秋遞爲爻象屯蒙而下兩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之治亂燎若觀火其時及門者遍天下隨其質之所近止啼落草至於易曆諸子無復着坐之處相與探天根月窟者則康流先生一人而已康成晉笄馬融許以登樓季通精數文公謂之老友古人授受之嚴大抵不能泛及也先生博稽六藝各有論著其言象數不主邵子之說別爲先天後天八卦圖以爲諸儒之言易者詳於所變而不詳於所未嘗變變者象也未嘗變者太極也時惟適變道必會通不察其適變則徼彰剛柔有拘墟之患不觀其會通則屈伸往來有臨岐之泣求諸物而格之反諸身而體之究其大要不越乎知幾精義二者而已其言小序觀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明矣子由獨取初辭頗爲得之又謂鄭詩不特詞不淫聲亦不淫也詞正則聲正詞淫則聲淫非相離之物又謂作詩有賦比興用詩亦有賦比興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

侍也諸侯以貍首爲節樂會時也其指事也切其取
義也直如作詩者之賦體是也大夫以采蘋爲節樂
循法也士以采蘩爲節樂不失職也以婦女之事喻
士大夫非比乎以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感
大夫士明信之將非興乎辨古文尚書之非僞謂伏
生之書如堯典臯謨洪範無逸何嘗不文從字順至
於甘誓湯誓牧誓文侯之命詞旨清爽風格溫雅雜
之二十五篇之中無以辨其爲今文爲古文也謂春
秋闕文錯簡不特郭公夏五覲於日食之先時後時
可知矣論樂者謂調以此始者必以此終首尾何聲

即屬何調先生言誠如是則宮調之中商多於宮可
得仍爲宮商調之中宮多於商可得仍爲商乎蓋調
也者韻也古人雅淡不爲繁聲慢詞大抵一句之終
曳其音以永之而已先生之折衷諸家如此要不盡
同於漳兼漳兼嘗謂先生曰康流沉靜淵轡所目經
史洞見一方苟覃精三數年雖羲文闕與舍皆取其
宮中何必窶人之室乎自漳兼懸記先生之覃精者
近三十年又何以測其所至乎先生諱朝瑛字美之
姓朱氏康流其別號也晚又號罍菴海寧之花園里
人曾祖侍御某祖紹阜父完初母查孺人登崇禎庚

辰進士第知旌德縣期年而以外艱歸旋遭喪亂遂
不復仕門戶綢繆期功縈繞先生屈其經世之業以
支吾八口泊然不見喜慍之色酬對甚簡相索於經
術之內者惟張子待軒所著罍菴雜述金陵遊草行
世五經略記文集皆藏於家生於某年乙巳九月卒
於某年庚戌三月年六十有六以弟之子翰思爲後
女三人查蕙沈硏周煒其壻也孫二人協徵協紀孫
女二人將葬於對涇之原翰思介吾友陸冰修求誌
其墓余丙午歲十一月同冰修訪先生於家劇談徹
夜綿聯不休盡發所記五經讀之出入諸家如覩王

會之圖討平生大觀在金陵嘗入何玄子署中討論
五經至此而二耳踰年先生以各經略記首卷見寄
荏苒數年欲以一得之愚取證而先生不可作矣千
年之役固所願也銘曰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科舉之學力能亡經其趨其說
王媚有司變風變雅學詩不知喪吊哭祭學禮所講
崩薨卒葬春秋不載演爲說書蒙存淺達棄置神理
叻語激聒所以儒者別開天地漢詁唐疏宋語明幾
百年漳兼破荒而出象數理學會歸於一罍菴老人
入室弟子削筆洗硯俗儒心死漳兼之學不得其傳

葑涇之原留此一綫

徵君沈耕巖先生墓誌銘

有明之轉臣以奪情見劾者三人曰李賢張居正楊嗣昌然劾賢之羅一峰劾居正之趙吳艾沈鄒皆有祿位於朝唯劾嗣昌之沈耕巖則諸生也賢與居正當天下無事之日所失不過一身嗣昌當危急存亡之秋所關乃在社稷耕巖之言拯溺救焚縣記後來不爽累黍又非一峰諸公所言僅在一時也崇禎丙子役保舉之制應天巡撫張國維以耕巖應詔時中原流寇決裂特起嗣昌於苫塊倚以辦賊而嗣昌以熊文燦之招撫爲嘗試追遙司馬堂中敗問日至撫

飾徒工耕巖慨然國事至此朝端尙無一人言之者乃草疏常正而後可以正世風一疏謂金革無避漢儒之曲說君子必不出此卽嗣昌迫於君命亦宜躬歷戎行衽革荷戈而乃支吾旦夕安枕京畿外飾勤勞中實規避將來誤國嗣昌之肉其足食乎繼又草樞臣譬國已誤一疏謂嗣昌旣不能循先朝大臣起復故事軍旅之寄一付文燦使其聲罪除凶徐持降議亦豈爲後以一十二萬方張之師不爲不武以二百八十餘萬咸集之餉不爲不充整旅以往何兇弗摧卽使面縛輿櫬猶應宣布皇威而後慭其歸死以

宥之詎有浸無剪治招之不來強而後可援賊之認
帖以爲金石講盟結約猶同與國天下有不能殺人
而能生人者乎有授柄於敵而可懾敵者乎臣不知
其所終矣通政司張紹先以疏字逾額存案不上耕
巖上書通政言無使獲罪執事章甚紹先始請上裁
嗣昌亦惶恐待罪請進劾已之章有旨逭本既違式
朝不必更請封進耕巖乃槩括兩疏以就格上之留
中不報黃漳海歎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
言之乎吾輩真愧死矣臺省何楷錢增林蘭友詞林
劉同升趙士春相繼劾嗣昌最後而漳海有廷諍之

事則皆發端于耕巖也向若耕巖之說行斯時易置
嗣昌文燦流寇之禍豈至若是哉故識者以爲此番
保舉得耕巖一人可以謂之不虛矣耕巖姓沈氏諱
壽民字眉生別號耕巖世爲宣州人曾祖寵官至叅
政學者所稱古林先生是也祖懋敬蒲州丞封德慶
知州叔祖懋學翰林修撰父有恒太學生耕巖孤[illegible]
不妄言笑爲文深入理窟而出之淸眞江右艾千子
至死上評許在盛名之上人駭其言而卒莫之能易
焉故其選時文耕巖之文多入文定不敢輕置於文
待一時聲名之盛吳中二張與江上二沈相配二張

謂天如受先二沈謂崑銅耕巖不以名位相甲乙也
上書報罷不復厝意經生之業與周鹿溪揜關茅曲
俱理佐王之學無何而黨禍作阮大鋮之在留都也
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之士利天下有事行其捍圉
耕巖劾楊疏尾有大鋮妄豔條陳鼓舞豐芑於是顧
杲吳應箕推耕巖之意出南都防亂揭合天下名士
以攻之大鋮恨甚以爲主之者鹿溪也及大鋮得志
間發鹿溪按揭中姓氏次第欲誅之而以耕巖爲首
余亦與焉且聞溧陽亡命投止耕巖矯詔搒下溧陽
逮北耕巖遂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而事解耕

巖遂不返故園東遷西徙入山惟恐不深糠粟既盡
採蔾藿以續食有知而餉之悉行謝絕曰士不窮無
以見義不奇窮無以明操郡守朱元錫曾寄十金耕
巖意不欲受度置壁中三年塵𣿅未嘗一發覘也溧
陽既相將特疏薦之耑使寓書耕巖不開封對使焚
之溧陽意猶未已耕巖寄書謂之曰冀勝謝枋得其
智非不若皐羽所南也而卒以殞厥軀者緣多此物
色故耳故凡今之欲微僕薦僕者直欲死僕者也溧
陽歎曰先生所謂名可聞身不可得見者也乙未始
返故廬松菊無存田園半割或請直諸曰身既歷喪

焉用道之然避人愈深其名愈著當事或邀之半道則望望而去比之元亮人以爲賢焉乙卯五月屬疾門人吳淵公侍耕巖命其識筆曰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語畢而卒是月之三日也年六十九遺集若干卷聞道錄若干卷配徐孺人先十九年卒子六人洙樊榆鑑垠澹將以某年葬於某所耕巖通然諾一切皆有至性友人湖州骨死海外其子幼耕巖渡海葬其骨鹿溪之殁也家業零落其諸孤爲還負所遺耕巖鬻田以償之不足貸諸人又不足屬諸門人鹿溪始有完郛故自言才疏意廣

甲申以前貸金至六百以上皆急朋友之急也余少遭患難輟業者久之庚午邂逅耕巖於南中偲偲之力何日忘之癸酉耕巖訪余至姚江戊寅余訪耕巖至死上而不遇改革以後兩番寄詩亦不知其達不達也甲辰在姑蘇與鄒文江約將以秋冬之際同訪耕巖日復一日文江不來而老母年登九旬余遂不可遠行矣茫茫禹跡余之不可以告人者欲向耕巖盡之豈料竟無相見之期耶乙卯八月接耕巖永訣一書乃是年四月二十日所寄去易簀十有三日耳以數年不通尺一忽得之易簀之際不可謂非吾兩人之冥契也先生之子逢不遠千里求誌幽石余泫然和淚而銘曰

吳門之卒卽攻王氏之人西臺之哭卽効似道之臣嗚呼耕巖千載同倫

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甚哉小人之愚也小人之仇君子必指之爲朋黨太
晝深刻列其姓名將使後世之人同心疾之也然蔡
京立元祐姦黨碑而三百九人者後人各爲之列傳
韓侂胄立慶元黨人碑而劉後溪遂以慶元黨人之
名名游監簿之墓黨人之家亦各以其名名其門第
原小人之心固謂彼其名者不勝其辱矣孰知適以
榮之耶天啓閒逆奄竊國是時有百官圖邪黨錄天
鑒錄同志錄點將錄依之以盡殺朝廷之士所謂東
林黨人也其間侍從之臣楊左以外宜興少保陳公

爲之魁崇禎末阮大鋮作蝗蝻錄以復社名士塡之
謂是東林後勁欲依之以盡殺天下之淸流其間定
生先生爲之魁按元祐黨人唯司馬光司馬康范純
仁范正平呂公著呂希仁父子名在黨籍而先生之
父子實似之訖今四十年貞元朝士無多劫塵冷落
天子開明史局根括天下藏書於是東林黨籍稍稍
復出而先生父子皎然與日月爭光可不謂之榮耶
先生諱貞慧字定生陳氏爲止齋之後由永嘉徙宜
興遂爲望族曾祖諱憲章祖諱一經皆贈左都御史
父諱于庭仕至左都御史贈少保母張氏贈夫人生

毋湯孺人少保四子長貞貽有文名而夭次貞裕天
啓甲子舉人次貞達戶部主事左遷順天知事國變
死節季卽先生也先生幼而奇偉少保喪其才子居
恒鬱鬱不樂顧先生在側曰賴有此耳弱冠補弟子
員廩於學宮侍少保宦遊南北凡朝政之缺失君子
小人之消長口談筆記皆出經生聞見之外居家孝
謹庭闈之內無疾言遽色念長兄之才恐其遂至淪
沒因梓行其書少保沒同邑故相以生前睚眦修怨
其孤有取子毀室之虞先生措定艮苦故相知其不
可以力屈也好言慰藉之先生落落如故時周仲馭

沈眉生讀書勾曲先生與吳次尾讀書亳村皆好佐
王之學獨持淸議裁量公卿天下望之如鏌鋣出匣
當是時烏程執政八年以禁錮東林爲事淄川韓城
承其衣鉢東林雖時出彈射有勝有不勝而終不能
覆妖鳥之巢以得志于時漳海在獄利害尤急三吳
君子閒出奇計謂不如援彼黨一人以爲兩家騎郵
庶放東林出一頭地僉諧故相而故相所最暱者爲
阮大鋮大鋮亦從吳中咕囁耳語曰苟使大鋮得收
事諸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溺灰陽焰置酒高會南
中之士入其牢籠者强半吳中諸公恐仲馭未之許

也遨之半道會于虎丘天如來之以誅告仲馭持論不下（此仲馭親爲余言今人恐無知者）會創生保舉入京劾楊武陵并及大鋮妄畫條陳鼓煬豐芑大鋮始沮喪先生與次尾因草留都防亂揭顧子方曰大鋮者吾祖之罪人也吾當爲揭首其次則天啓忠臣之家故余與左[illegible]繼之一時勝流咸列其姓名大鋮杜門咋舌欲死故相出山大鋮猶不忘援手故相曰南中議論與吳中駁異未便可動大鋮曰廢籍馬士英某之化身也其可乎故相諾之而去崇禎己卯金陵解試先生次尾舉國門廣業之社大畧揭中人也邑山張爾公歸

德侯朝宗宛上梅朗三蕪湖沈昆銅如皐冒辟疆及余數人無日不連輿接席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鋮以爲笑樂士英定策大鋮暴起國狗之瘈無不噬也遂廣捕中姓名以造蝗蝻錄思一網殺之仲馭下獄死肎生次尾昆銅皆亡命余與子方從徐署丞疏逮問而先生亦爲校尉縛至鎮撫事雖解已瀕十死矣若是乎弘光南渡止結得留都防亂揭一案也國亡之後殘山剩水無不戚戚可念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十餘年先生即甚貧乎而遺民故老時時猶向陽羨山中一問生死流連痛飲驚離吊往恍然如月泉吟

社也所著有皇明語林山陽錄雪岑集交遊錄秋園雜佩八大家文選若干卷生于萬曆甲辰十二月九日卒于順治丙申五月十九日年五十三配湯孺人左都御史湯公兆京女子男五人長維崧翰林院檢討次維嵋庠生次維岳太學生次宗石黎城縣丞次維岡女二人吳璟吳全昌其壻也孫男四人履端履慶泗瀠孫女十一人維崧以先生卒後六年十一月葬于亳村新阡又後十有八年從京師而寄余求銘幽石維崧以博學宏儒徵入史局天下方猶以發潛德之幽光而況于其先公乎乃不憚數千里之遠

下訊草野其亦司馬子長徵于夏無且之意歟銘曰

嗚呼是爲弘光黨人之墓佞臣過之尙避其風雨

汪魏美先生墓誌銘

汪魏美之卒徐蘭生屬余誌銘曰吾當先之以狀也往者十六年狀不可得頃見蘭生十哀詩略具魏美事實又見金道隱汪孝廉所因採兩家之言而誌之以覆蘭生使授其子魏美諱渢新安人徙於錢塘祖父某父某妣某氏魏美孤貢力學舉崇禎己卯鄉薦乙酉兵亂奉母入天台海上師起遂流寓始返錢塘僑寓北郭室如懸磬處之憺如當是時湖上有三高士之目皆孝廉之不赴公車者魏美其一焉當事亦甚重之鹽司盧公允下士一日值魏美於僧舍問

汪孝廉何在魏美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公然之不知應者之即魏美也盧公遣人過殷勤於三高士者置酒湖船以世外之禮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盧公相得甚歡唯魏美不至爲恨事已知其在孤山放船就之魏美終排牆遁去魏美不入城市不設伴侶始在孤山尋遷大慈菴又遷寶石院匡林布被之外殘書數卷鎖門而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踪跡相遇好友飲酒一斗不醉氣象蕭灑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乾象晝習壬遁知其耿耿者猶未下也余丁酉過之孤山頗講龍溪調息之法各賦三詩契勘戊戌三宜

孟設供同坐葛仙祠己亥二月望笑翁菴中坐月至三更是夜寒甚菴中止有一被余與魏美兩背相摩得少煖氣明日余入雲居訪仁菴魏美矢不入城至清波門別去從此不復相值有傳其在洞庭山者乙巳七月三十日終於寶石僧舍年四十八臨歿悉舉著卷焚之詩文無一存者妻某氏子遊嘗思宋之遺民謝翱吳思齊方鳳龔開鄭思肖爲最著方吳皆有家室翱亦晚娶劉氏開至貧畫馬有子同居唯思肖孑然一身乞食僧廚魏美妻死不更娶有子托于弟行事往往與思肖相類遺民之中又爲其所甚難者

道隱言盡大地人未有死者七趣三世如旋火輪皆熾然而生求不生者了不可得君即不壽何患不仙要以所苦不得無身則誤君仙後尚當與尋求必死之道此言魏美調息長生之非也道隱之所謂熾然而生者即輪迴之說所謂必死之道即安身立命于死了燒了之說也而余之論生死正是相反天地生氣流行人以富貴利達愛惡攻取之心熾然而死之輪迴顛倒死氣所成魏美之志如食金剛終竟不銷此不銷者不可得死忠孝至性與天地無窮寧向尸居餘氣同受輪迴乎道隱視此與萬起萬滅之変感

一類斷絶其種子則乾坤或幾乎息矣銘曰

學問之道在乎立志凡可奪者皆原于僞桑海之変士多標致擎竹西臺沉函古寺年書甲子手持應器物換星移不堪憔悴水落石出風節委地侃侃魏美之死靡二何意百鳥乃見孤鸞死而不亡惟此生氣

萬克宗墓誌銘

五經之學以余之固陋所見傳註詩書春秋皆數十家三禮頗少儀禮周禮十餘家禮記自衛湜以外亦十餘家周易百餘家可謂多矣其間而未見者尚千家有餘如是則後儒於經學可無容復議矣然詩之小序書之今古文三傳之義例至今尚無定說易以象數讖緯晦之於後漢至王弼而稍霽又以老氏之浮誕魏伯陽陳摶之卦氣晦之至伊川而欲明又復以康節之圖書先後天晦之禮經之大者爲郊社禘祫喪服宗法官制言人人殊莫知適從士生千載之

下不能會衆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達於海猶可謂之窮經乎自科舉之學興以一先生之言爲標準毫杪摘抉於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經大法反置之而不道童習自守等於面墻聖經興廢上關天運然由今之道不可不謂之廢也此吾於萬克宗之死能不慟乎克宗諱斯大吾友履安先生之第六子也其家世詳余先生誌中克宗生逢喪亂不爲科舉之學湛思諸經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註之失何謂通諸經以通一經經文錯互有此畧而彼

詳者有此同而彼異者因詳以求其畧因異以求其同學者所當致思者也何謂悟傳註之失學者入傳註之亟圍其於經也無庸致思經既不思則傳註無失矣若之何而悟之何謂以經解經世之信傳註者過於信經試拈二節爲例八卦之方位載於經矣以康節離南坎北之臆說反有致疑於經者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證諸春秋一在魯莊公元年一在十一年皆書王姬歸於齊周莊王爲平王之孫則王姬當是其姊妹非襄公則威公也毛公以爲武王女文王孫所謂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非附會乎

如此者層見疊出克宗會通各經證墜緝鉄聚訟之議渙然氷泮奉正朔以批閏位百涯遂無堅城而老生猶欲以一卷之見申其後息之難宜乎如腐朽之受利刃也所爲書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初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燼於大火復輯絕筆於邶公丁災甲陽艸各一卷其閒說經者居多萬氏家譜十卷噫多矣哉學不患不博患不能精克宗之經學由博以致精信矣其可傳也然每觀古人著書必有大儒爲之流別而後傳遠如蔡元定諸書朱子言造化微妙唯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故元定之書人皆敬信陳澔之禮記集說陳櫟之禮記解吳艸廬曰二陳君之說禮無可疵矣故後皆列之學宮自蕺山先師夢奠之後大儒不作世莫之宗墻屋放言小智大黠相煽以自高但有講章而無經術克宗之學誰爲流別余雖嘆賞而人亦莫之信也克宗爲人剛毅見有不可者義形於色其嗜義若饑渴張蒼水死國難棄骨荒郊克宗葬之南屏使余誌之春秋野祭蓋不異西臺之哭焉父友陸文虎甬中所稱陸萬是也文虎無後兩世之喪皆在淺土克宗葬其六棺凡所爲皆類此

不以力絀隻輪而自沮也崇禎癸酉六月六日其生也康熙癸亥七月二十六日其卒也娶陸氏子一人諸生經能世其學克宗之卒余許銘其墓以鄭禹梅之跋翁傳盡其大指故閣筆者久之而經累請不已又二年始克爲之銘曰

三代之治懸隔千祀制度文爲三傳三禮牛毛繭絲精微在此釋者以意或得或否躪訛踵陋割裂經旨侃侃克宗尋源極委會盟征伐冠昏喪紀如摔珠盤如承明水如服玄端不謂故紙三尺短碑西溪之址書帶環之不生葛藟

陸周明墓誌銘 甲辰

司馬遷傳游俠以鄉曲之俠與獨行之儒比量而賢夫俠者以布衣之俠與鄉相之俠比量而難夫布衣然時異勢殊乃有儒者抱咫尺之義其所行不得不出游俠之途既無有土卿相之富厚其所任非復閭巷布衣之事豈不尤賢而尤難哉十年以前亦嘗從事於此心枯力竭不勝利害之糾纆逃之深山以避相讎之急此事遂止其時周明與其客以十數見過皆四方知名之士余間至其城西田舍複壁柳車雜然[illegible]交啁噪食辦余既自屏周明亦不相聞問然頗

閭其喜事益甚江湖多傳周明姓名以爲異人嗟乎周明亦何以異於人哉華屋甫田婚嫁有無人情等爾亦唯是胷中耿耿者未易下臍人見其踶側[illegible]原手搏彫虎遂以爲異雖然周明一布衣諸生又何所關天下事而慷慨經營使人以俠稱是乃所以爲異也周明姓陸氏名宇爔鄞縣人也祖某父世科大理寺卿母某氏配周氏崔氏子經異經周婿萬斯大少與錢司馬讀書抗慨有大志司馬江上之事周明實左右之祥興航粟其諸臣風帆浪楫棲遲金鰲牡蠣之間非內王之力則亦莫之能安也癸卯歲周明爲

降卒所誣捕入省獄獄具周明無所詿誤脫械出門未至寓而卒周明以好事盡其家產室中所有唯草薦敗絮及故書數百卷許閤家中整頓其室得布囊於亂書之下發之則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目捧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馬篤庵王公頭也初司馬兵敗梟頭於甬之城闉周明思收葬之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泙首而去者跡之走入破屋周明曰子何人其人曰吾漁人也周明曰子必有異無爲吾隱其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事司馬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周明相與流涕而詣江子雲討所以收其頭者江

子雲者故與周明讀書錢公之將也失勢家居會中秋競渡遨人襍沓子雲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遊戲至梟頭所問守卒曰孰藏此頭也者卒以司馬對子雲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是日乎援刀擊之繩斷墮地周明明山已豫立城下方是時龍舟嬲甚人無回面易視者周明以身蔽明山拾頭雜儔人而去周明得頭祀之書室蓋十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至是而春明始瘞之昔李固之死汝南郭亮左提章鉞右秉鐵鑕詣闕上書乞收其屍南陽董班亦往哭固殉尸不肯去欒布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彼皆門

生故吏故冒死而不顧周明之於司馬非有是也一念憐其忠義遂不惜扞當世之文罔所謂尤賢尤難者不更在是乎初周明讀書時有弟子訟其師師不得直周明詣文廟伐鼓慟哭卒直其師而後止昔震川敘唐欽堯爭同舍生之獄以為生兩漢時即此可以顯名當世在周明視之尋常瑣節耳獨恨不得司馬遷以拾之余因葛斯大而論次㒳以答周明義者之一額也銘曰

或駭其奇或嘆其拙茫茫宇宙腐儒蚓結

封庶常桓墅陳府君墓誌銘

弘治間李何一變古文海內文章家若遡王會不敢移宮變徵陳后岡先生起海島與荊川遵巖折其角李何文集幾於遏而不行於藝苑功亦偉矣然家世清苦嘗言僕故農家也世乏炯迹門楣中薄困鮮擔石之畜映無一牛之蹊晨不殖作蓐廢炊淅數傳以後猶守其家法謹身節用膏粱氣習不屏自遠後岡兄弟三人長后峯模中書舍人次后湖諫諸生而后岡其季也后湖生懷懷生洪憲洪憲先府君三世一尊作行文弱不與俗人較高下兢兢以儒術廉恥高門戶而已府君諱文奐字伯羨別號桓墅出就外傅多從名師及遊將應科場學習時文鋭甚無何失父柴水交侵黯然自念吾祖后岡以來書澤中衰吾父欲振起之而不能今余又不得竟其學其命也夫於是絲粟程度上事母丘孺人毋使其成於窶下課子弟毋使其荒於學先是居燬於火府君𢥞心罷精唐以歲月儼然堂搆歌哭有所已而其子錫嘏學成里中以為大師府君始稍遂里社節臘之歡逮錫嘏舉進士官翰林府君謂曰吾後岡之為太史於今一百四十八年汝復為太史則繼吾祖矣汝其勉之無使

其文之遜於祖也又三年而孫洪咸克解府君與之計偕就簽京師瞻眺宮闕徘徊玉堂覽帝城之景物揆元老之琴樽爵 天子好文海內能文之士輻湊闕下會府君七旬大誕雅篇艷什投贈充牣而 天章下賁亦當其時錫嘏請假送親鄉里榮之謂府君一生勞薪庶幾可以頤息而府君孤苦風雨習之既久不能自逸時念累世之艱難不敢以暇豫怠之故多憂而少歡他人即解之不能釋府君胸懷洞達是是非非面折無隱其議論如嚴霜之殺百草也人諒其無他亦未始怨之生於萬曆庚戌八月八日卒於康熙丙寅八月二十九日封翰林院庶吉士配方氏先府君卒 敕贈太孺人子三人錫嘏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錫圭錫卣稟學生女二人長適丘鼎盛先亡次適學生張九林孫六人洪咸戊午舉人洪登諸生洪訓洪誥洪禮洪詩孫女一人曾孫一人曾孫女一人府君之生與余同支干古人之原命王魯齋言以日計時得命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槩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矣夫以古今之遠四海之廣人生林林摠摠過者化來者續乃俱囿於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命之中何其術之窮也宋景濂言天下之廣兆民之衆一日之內未必止生一十二人同時生者不少何吉凶之不同耶故趙普與軍校蔡京與鄭粉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章軒談命辯言高穀李昂甲子同物單昂王稽甲子亦同物而顯晦不同壽殀懸絕以余所見鄉曲往往有之則支干之不足言命也審矣顧大賢如張橫渠眞西山文文山特喜談星曆之學以推驗事變豈其見不及此善言天者徵之人事善言人者原之天命夫與人同即爲合德知過再犯即爲

轉趾聞言不信即爲孤神財不儉用即爲耗宿此以人合天者也日月之交食星辰之淩犯丙丁之鑑陽九六百之厄君子以恐懼修省此以天合人者也天不能以一定之數制人事之萬變星翁末學掃除其萬變者而拘攣於墮地之俄頃若學者見其不信并俄頃而去之則天以空劵枉矢如周赧曹髦之在上兩者皆失故必合天人而言之則即俄頃亦天之八柄也即府君之於余其苦身持力相去不遠余不能泥水自薇而府君聲光移之令子又何煩較餘事之長短乎將塟錫嘏書來屬誌曰府君每見先生之文

輓曰當今作者如林誰能過之余愧其言不敢辭而爲銘曰。

歲月澆季日中見沬古道照人遺此宿艾如何不弔。松沈栢碎留其不盡源淡流沛。

南雷文約卷之一終

黄梨洲先生南雷文約卷之二

後學鄭性訂
鄭大節較

山西右叅政額之邱公墓碑

公諱俊孫字德峻號額之邱氏世爲淮之山陽人祖某父某公自幼穎異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爲文肆筆而成時甫少及登崇禎癸未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督四鎭餉務旋撫六合 王師下江南六合半壁之懲將屠之公不得已爲其民請命單騎入城槩父老以壺漿全生靈十萬餘戶遂奉命榷稅滸墅司册後湖入爲刑部郎中仁風篤烈平反大獄數十條大吏之喜怒不能動搖司寇龔公賢之出守漢陽當兵革之後公私交困又西南用兵累歲不辦其屯戍往來者所過毀突蓄生疲耗公嘘枯吹生垢辱之民復得明目裁量軍需無倉卒匡勑之患晨起坐堂皇庚民直入奏事不設遮欄曉指枉直無不滿志而去鄉無豕食之隸老吏摘紙尾而已深文碎敎無所事事置稽刑簿罪人所笞之數必謹書之月朔告於神明有疑獄十年不決者公一夕而平人以爲神公以其事關帷簿引燭燒其成案妖僧自稱勑使

煽動江漢間乘傳謁公公即於坐上收之發其僞而伏誅厨傳涼薄去來皆怛怛不快然公之自奉甚瘠無以難也有大吏按事晴川閣焚香索爐公無以應之曰太守埋没簿書豈能循韋蘇州故事乎已索藤床公引吏視其所臥乃白板也蓋清苦如此境內自禹稷廟外其淫祠盡毁楚人尚鬼之俗至是稍革政成陞山西右參政分守冀寧道公固不能與世俯仰至是慨然曰吾盡瘁漢陽幸免危敗胡可不自止乎遂自劾而歸余觀從來循吏皆於斗常無事時故易於成名郭晞屯邠州軍士擾民非段秀實則白孝德

不能制矣觀公所處之地而能盡其所長較之於古不尤難乎今之讀書史見古來克暴之輩鑿撻肆情亦無不恨之者而一履郡邑摧科之日搒掠必盈數千漢不相關同此父母懷中積累之膚髮而使之荆華化爲飲食流血化爲行潦哀號化爲音樂非無情之木石則稟性之虎狠耳公稽刑簿之設一荆一竹身分其痛仁人之利要當爲天下後世法也公生萬曆丙午八月二日卒康熙丙寅十月六日享年八十一配張氏封太淑人副室管氏子八人象觀海州學生象恒庠生皆蚤卒象升翰林院侍講象晅翰林院

檢討象豫庠生象艮訓導同升如升皆鴻臚寺序班女十一人貢生王家楨貢生劉芳譽翰林院侍讀喬萊布政司理問尚玉弼官生王裕德太學生杜象昭增廣生喬萓庠生潘閎盛太學生陳模太學生沈洴庠生楊斐猜其婿也孫八人逵過邁迴艮臣穀旭百祿孫女十人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將塟象升爲行狀介余門人顧諟屬銘其神道銘曰

天殺頑然民爲心一心萬意相踦嶬遂使天道不好生血肉崩潰井竈沉唯公全活十萬人猶恐絲髮成呻吟春爲祥風秋慶雲漢水湯湯無古今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先師蕺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註疏無不一一抵牾者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倘千載而下有諒予心者乎不肖羲嘗先師收之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絕少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二三假交臂而失之也乾初深痛樂記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之語謂從懸空卜度至於心行路絕自是禪門種草宋人指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

之性爲本體同一窠臼必欲求此本體於父母未生之前而過此以往卽屬氣質則工夫俱無着落當知學者時時存養此心卽時時本體用事不須別求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盡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耶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仁智之偏而言道不離陰陽智不能離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卽須臾不離戒懼愼獨之事成之卽中庸位育之功至是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繼之卽孟子擴充盡才之功成之而後知性無不善也非是原始無性至成之而始足耳又云性之善不可見分見于氣情才故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之彼言既發謂之情才出於氣有善有不善者非也又云人心本無所謂天理人欲恰好處卽天理其於無欲者非也乾初論學雖不合於諸儒顧未嘗背師門之旨先師亦謂之疑團而已其論大學以後來改本牽合不歸於一并其本文而疑之卽同門之友斷斷爲難而乾初執說愈堅無不怪之者此非創自乾初也慈湖

亦謂大學非聖經亦有言大學層累非聖人一貫之學雖未必皆爲定論然吾人爲學工夫自有得力意見無不偏至惟其悟入無有不可奚必抱此齟齬不合者自窒其靈明乎是書也二程不以漢儒不疑而不敢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復改亦各求其心之所安而已矣夫更改之與廢置相去亦不甚相遠也先生諱確字乾初陳氏爲海寧望族曾祖鳴梧祖理川父覺菴皆世其學毋葉氏乾初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嘗受一編讀之心弗善也輒棄去遂四十年不閱其後與同邑祝淵讀書淵議論不守章

句乾初毎鍘之已同問學於山陰先師深痛末學之支離見於辭色乾初括磨舊習一隅三反逮先師変歿得其遺書而盡讀之憬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閱者重閱之則又格格不能相入遂見之論著乾初議禮尤精從其心之所安者變通古禮而於凶禮尤痛地理惑人爲天下異端之禍其於友朋一事稍乖必正色相告不爲姑息屠爔陸圻徵文壽毋乾初謂世俗之事非所當行社集講會人情之常乾初謂衎衎醉飽無益身心再會之後亦不復赴甲申以後士之好名者強與國是死者先後相望乾初曰非義之

義大人弗爲人之賢不肖生平具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動稱末後一著遂使奸盜優倡同登節義濁亂無紀死節一案眞可痛也乾初之論未有不補名敎者晩而病廢不出門者十五年卒之日爲丁巳七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四葬於沈家石橋之西娶王氏先卒二十七年子二人長翼次禾歿女一人孫二人克𢠵克爽余於丙午訪之病中猶危坐劇談又十年丙辰致書約以明歲再見而不可得矣翼以誌銘見屬其時未讀乾初之書但以翼所作事實稍節成文今詳玩遺稿方識指歸有負良友多矣因理

其緒言以識前過銘曰

有明學術。宗旨紛如。或泥成言。或創新渠。蕉水入海。而反塡淤。唯我蕺山。集夫大成。諸儒之獘。側其畦町。下士聞之。以爲雷霆。豈無及門。世智限心。如。以。太。牢。飫。彼。譽。蟬。欲抹微言。與時浮沉。龍山之下。乃有傑士。北面未深。冥契心髓。不無張皇。而篤踐履。余忝同門。自愧淺陋。昔作銘文。不能深究。今其庶幾可以傳後。

周子佩先生墓誌銘

君諱茂蘭字子佩江右周益公之後高祖樹始自常熟徙郡城曾祖冠龍游知縣祖可賢父郎忠介公順昌也毋吳淑人子佩年十九補諸生而逢逆奄之亂忠介被逮吳門擊殺緹騎巡撫危欲陷之烈皇登極子佩刺血頌冤上為之斬御史倪文煥徒巡撫毛一鷺尚書呂純如純如辨不當入逆案子佩梓其頌奄之疏上之法司純如語塞一時死難之家上卹其忠追封三代亦緣子佩之疏而發也方子佩上疏時同邑姚文毅見之曰疏中鼎湖勸進皆語忌也奈何子

佩請更之文毅曰子血豈無盡乎子佩曰父死之謂何此戔戔者正恐灑之無地耳卒刺舌另書忠介清無宦產而三世之喪皆在淺土子女八人婚嫁愆期忠介齋志而歿者萃於子佩一身子佩規度深密轉側閭巷間以立門戶授綏結帨皆有條序棺槨複紫盡歸窀穸而忠介琴城尤為修整豐碑載詔葬之文華表棲歸魂之鶴不以艱窶而自絀也乙酉之亂奉毋避兵倉惶失其誥軸搜訪百端創痛如積越歲有兵子邛門大呼曰此非忠臣周氏家乎其誥軸落我手請收之子佩狂喜賦實綸篇紀其事人以為孝感

所致有相國子乘子佩之妹婿也牽連吳日生事被殺子佩迎妹於家撫其孤成立又一年而子佩之弟子潔亦遘連織獄久不解子佩毀家紓難無可為計會溧陽當國為子求婚於子佩子佩曰吾何難以一女易一弟耶子潔始出吳門故為清議所主危言聚論不避公卿東林碩高之時相為激揚者忠介與文文肅姚文毅嗣之者為徐勿齋楊維斗鍾石畢變以後子佩俟齋貫溪巍然晚出雖斜奏寂寞而寘頑闒茸之徒未嘗不以利刃目之子佩頗留心二氏好與其徒往來是時天童三峯兩家紛拏不解青原南岳

又爭其派數之多寡子佩以調人為之騎鄴不辭勞擾又嘗危病遇異人授以養鍊之法疾尋愈信之甚篤過中不食飲茶數杯而已晚年注叅同契入僧舍坐四十九日乃出故其去來翛然屬纊時曰今日方閉非有所得而能如是乎子佩生時忠介夢有兒乘雲而下因字之曰雲閒嘗謂其子弟曰文山名雲孫陽明亦名雲其降生之時祖父之夢與余同也吾獨淪落至此鬼神亦有時而欺人耶蓋子佩之不能忘世如此則托於二氏者亦豈其志乎雖然古今之人物豈以功名定優劣哉象山云前輩大力量的人看

有甚大小大事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畧有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郎如文王二公邂逅運數不得已而應之假使子佩於波振塵駭之中脩智以求用大呼以得遇就令小小有所成就其於道德不有丘山之損乎今於二公何愧焉生於萬曆乙巳三月二日卒於康熙丙寅正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二兩娶俱毛氏副室陝氏子一靖諸生孫鳳來余與子佩同集闕下同試南中亂後隔絶者久之甲辰余至吳門訪之又二十年爲癸亥子佩年七十九矣忽然至吾草堂上化安山拜先忠端公墓而去又明

年乙丑余至吳門正子佩習靜僧舍之日破關出見執手甚喜豈知其爲永訣乎方欲爲之論次而靖書來屬銘乃所願也銘曰

私謚非古昔人所詔郭之有道孟之貞曜誰曰不宜以其惟肖嗟我子佩郭孟交臂守禮不違繼志述事端孝先生允矣作謚

陳夔獻墓誌銘

制科盛而人才絀於是當世之君子立講會以通其變其興起人才學校反有所不逮如朱子之竹林陸子之象山五峯之岳麓東萊之明招白雲之僊華繼以小披江門西樵龍瑞逮陽明之徒講會且遍天下其衰也猶吳有東林越有證人古今人才大畧多出於是然士子之爲經義者亦依做之而立社余自涉事至今目之所覩其最著者雲間之[illegible]社有才如何剛陳子龍徐孚遠而不能克其所[illegible][illegible]林之讀書社徒爲釋氏之所網羅婁東之復社徒爲[illegible]相之所背

盩此無他本領脆薄學術龐雜終不能有所成就丁未戊申間甬上陳夔獻創爲講經會搜故家經學之書與同志討論得失一義未安迭互鋒起賈馬盧鄭非無純越必使倍害自和而後已思至心破往往有荒途爲先儒之所未廓者數年之間僅畢詩易三禮諸子亦散而之四方然皆有以自見嗚呼盛矣非夔獻開其溝澮曷克有此當講會初立郡中所未經見舌舉口張夔獻揮拳欲毆其人惶恐避去不敢同盤而食有以格物之說自誇獨得歷詆宋明諸儒千里來見夔獻貫宗勾極亦折其角而去其自信之力可

謂惡言不入者矣夔獻諱赤叓號環邨明初自奉川徙鄞曾祖杰祖允清考士英世爲儒家母周孺人夔獻幼而力學在諸生中赫然霞立郡中宿素之士咸從捧手累爲公府之所鑒拔而夔獻以學問之道非場屋所可究竟乃入天井山與苦節名僧屢淹星鳥者然氷解歸而返求之六經近理亂真之說始不足以惑之故其論學諸書洞蕩胸臆能釋連環之結康熙庚申以貢士入 都廷試當是時 天子留心文治招才搴釣之上取士收之中士之閑一藝者莫不鐵甌而出玉峯之門士號青雲巾卷如林自夔獻

入而投分寄意以淵儒碩學待之介其子弟東學焉會 天子纂書夔獻之所討論玉峯委心自既公卿間物沓川流顧一二忌者陽之淸途夔獻本有佐世材用雖在窮閻阨巷之中無悠悠碌碌之論頓挫場屋晚乃以朱墨磺碎出於名公大人即過一二知者別異之亦未背有都堂審察之命并其固有之儒官而奪之夔獻即未必以此屑懷然不可不謂之窮已丁卯四月初六日卒於京邸年六十一十月其孤之璐扶柩南還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原配范氏子之璐太學生孫祥鳳麐腾生雲鳳庠生孫女嫁太學生殷際會夔獻勇於爲義急難奢助不惜宛轉以行其志人亦以此歸之東方爲學之士兩併笠夜續燈聚夔獻之家鸚肺烹蛤蜆蔬椽雜陳以飲食之連床大被所談不出於王覇積月日不厭余每過必如之昔葉水心叙學術盛衰於郯𥁕臣之誌良臣非能爲學者也慕學者而敬之耳水心已咨嗟感嘆之如此而况學之所寄者乎故余於夔獻之亡不能不哀也銘曰

學之盛衰關乎師友師友聚散誰爲樞紐於嗟夔獻
立會講經十年之後人物崢嶸文治方興推琴而起

非無鉅公樅諧宮徵嶽聘風𩍐服桀無夢赤符鯉魚
納之罋甕庸人之論謂君沉沒豈知回腸不稱官閥

董在中墓誌銘

嗟乎才之難也於千萬人之中而生一人焉宜乎爲天所愛護堅牢名器顧迅風陵雨忽智同蠹將爲生之者有意乎無意乎甬江之上唯董氏爲多才子吾友天鑑有子四人長允瑫次允珂允瑋允璘風塵所集無不拭目十年之間吾姊哭允璘繼哭允珂又哭允瑫吐珠於滓誰能不合而乃同之瓦礫乎允瑫字在中董孝子之後世爲明州人祖應圭字五銘舉萬曆己酉鄉試知和易鄧三州父德偁字天鑑舉崇禎丙子鄉試戶部主事在中坐而卓犖讀書迎解下筆

有奇語家庭自爲師友郡中試案必以董氏爲眉目在中前後積取高等文學南豐詩學東坡久之併備於諸儒之語錄其會心在傳習錄陽明之學達於人心以求學術之要世以其非箋傳存本有信有不信在中心通臆暢不以世論而奪也康熙己酉舉於解試因得盡交天下名公鉅卿皆傾下之崑山葉訒庵先生一時冰鑑慎許可在中投之行卷嗟賞以管葛事業贈詩有董子家東海獻賦來帝闕覘我頌一篇浩浩三峽奔所言雖甚夥仁義實本根進止更可觀笑語藹春溫都雅周容刀貴重魯璵璠騖問所師誰

答言是黃君故訒庵之知余因在中也會舉博學鴻儒訒庵遂以余之姓名而啓皇上余空山麋鹿不諧世用庶幾同學之士共起謝堂以賛右文之治顧未幾而在中死矣是可哀也桑海之交天鑑砥節邱園息機盛世未免悲涼交積在中聽視無形避近詩酒不露酸寒叔父肇公跌蕩好客晚年憔悴閉門滅竈天鑑每食不能下咽在中經理饘粥共其豐儉所以悅親者如此亦近世之蝨洗矣康熙己未某月某日卒於保定道之署中年若干娶徐氏御史殷臣之女繼俞氏儀部郎有章之女子三長元晉次元泰元

覲女二一適丁卯舉人錢淵恭一適史在章昔昌黎誌馬少監以爲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傷之之至此不過遊處之常若余於董氏則有師友偲偲之力而零落於轉瞬之間更可傷也元晉以董巽子之狀介萬公擇求銘爲之銘曰

行修於家名聞於國億萬之生如此歸骨亦無愧矣何怨倉猝有子也才庶光存殁吾銘可信滄海不竭

翰林院編修怡庭陳君墓誌銘

君諱錫嘏字介眉號怡庭陳氏其先自青州徙鄞之後衕村又自後衕徙郡城之月湖明初有諱完中者生廣東市舶司提舉璩璩生綸綸生贈朝列大夫濂鄉濂卿生子三模中書舍人束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庶吉士河南提學副使世所稱后岡先生也才子之一也東府學諸生東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文奐字伯美封翰林院庶吉士君之父也母贈孺人方氏君生而夙慧酷類后岡方入小學時使之偶對應聲奇中讀孟子至百里奚不諫輙作論非之年十五補博士弟子二十有一而補於學宮君雖年少爲諸生乎其文行傳播人口固已不讓者名高義家貧以授徒爲業贄舍至不能容時場屋之文非陳蔡之支離則啓沽之叫罵君澄心靜氣以得其至理之所在遂使諸義盡墮數百年來非嫗燭牛篋之所能埋沒者也康熙乙卯舉浙省榜首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兩考館元其館課一洗應付之陋知者方之陶石簣黃慎軒奉　命纂修皇輿表鑑古輯覽二書而皇輿表總裁以之專任成書進呈會講官員缺　上引見詹翰諸臣獨命君至前細詢履歷奏對良久舉朝以君

之家眷於　上也咸屬目之同考己未會試君固老於場屋視人文字珍重不敢忽畧即不中式者亦必詳其故而後落之無使闒茸舉子退有後言告假送親是時封翁年已七十功名之志銷於愛日顧重理舊會說經鏗鏗先是甬上有講經之會君與其友陳赤衷等數十人盡發郡中經學之書穿求崖穴以立一閧之平盡斷斷如也自君出而諸子亦散至是復集甬中多志行之士由此會爲之砥礪耳君於當事斷絕書囑每應坊人之請批選時文以此經理饘粥於寒生伎倆未之或改也里居五年遂膺末疾不能出戶又三年而卒君處身氷雪而三黨恩意友朋緩急未嘗以麤露爲解董允璘負才而死經紀存沒其子自以不孤容接後來如恐不及樂道人善而不溢其實喜規人過而不傷其意蓋其爲人藴藉與之處者無不喜其平易可親然正色寒甚黙運其間但不欲如含兎石以取聲名故世之知之者鮮矣君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於人情事勢物理上工夫不敢放過而氣稟羸弱其爲諸生時弟子既衆惟恐一人失學窮口講授矻矻不休雖背僂而不恤其爲詞臣時公堂館課私室橫經書筒客席屏當率至雞鳴不言

勞瘁郎其病痹猶隱囊危坐不釋丹鉛士人將卷軸
而來者必銖兩其得失終卷而後已苟一事一物精
神之不到則此心危殆不能自安凡君之所以病病
之所以不起者雖其天性亦其爲學有以致之也夫
格物者格其皆備之物則沓來之物不足以揜湛定
之知而百官萬務行所無事若待夫物來而後格之
一物有一物之理未免於安排思索物理吾心終判
爲二故陽明學之而致病君學之而致死皆爲格物
之說所誤也雖然顏苦孔之卓絕脈而傷生博士弟
子郭路夜定五經章句精思不任死於燭下貞學問

人固不惜生死以殉之耳生於崇禎甲戌十月二日
卒於康熙丁卯三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四娶楊氏
勅贈孺人子汝成戊午舉人孫男女各一男名本醇
余交君二十年與講會之末余濶畧細故乖於物好
君引之爲畏友明儒學案成君讀之以爲鏞笙磬管
合發並奏五聲十二律截然不亂者考之中聲也君
從此殆將轉手天不假之以年惜哉乙丑歲暮余過
甬問病君以千秋相托悽然欲絕明年書來聞有起
色爲之狂喜豈意其終踐前言乎銘曰
富貴利達浸入骨髓豈無談學以爲觀美汪洋性命
其說迂徙當下躬行市魁彼此人亦有心不在腔子
於惟怡庭篤茲踐履平生工夫人情物理匪以殉人
求其所是苦身持力無有寧晷昊天不弔未見其止
孟楊粉澤視我斯誄

朱人遠墓誌銘

昔宋文憲以五美論詩詩之道盡矣余以爲此學詩之法而詩之原本反不及焉蓋欲使人之自悟也夫人生天地之間天道之顯晦人事之治否世變之汙隆物理之盛衰吾與之推遷蕩𢖽於其中必有不得其平者故昌黎言物不得其平則鳴此詩之原本也幽人離婦羈臣孤客私爲一人之怨憤深一情以拒衆情其詞亦能造於微至於學道之君子其憂勞蘊結往往出於窮餓愁思一身之外則其不平愈甚詩直寄焉而已吾於吾友人遠見之人遠十三歲輒出

大言以著書自任聚書一室成伊洛弟子傳一卷花放月夕靡何洋溢府師禁之不能止有其才矣佐其家先生取漢魏至唐之樂府詩集分爲賦比興自漢至明選其節今奏疏爲經世書覃思於六藝之文百家之言視科舉時文不屑屑也其稽古之功亦勤矣四上京師再探禹穴其於蜀道入則從陸出則從水覽六朝之佳麗聯孔孟之遺風不可謂無江山之助也其在京師名公鉅卿皆延之東閣以觀四方奇士人遠因得遍交之相與唱和者王西樵阮亭宋荔裳朱錫鬯屈翁山鄭禹梅陳其年皆當世能詩名家也

師友良矣人遠遊展所至必有詩成集于蜀曰西聘曰東游於京師曰巢南曰紫雲曰嫁衣曰北征南歸曰後北征曰西苑曰西山曰南還唱和曰燕遊曰重遊西山於金陵曰江行曰南國於東浙曰春舫於家曰谷水曰發春曰銷夏風雅沾漑如鄭康成之傳經尤延之之抄書一家化之三子皆得溫厚和平之教而內子嬌女亦復琉璃硯匣翡翠筆牀競與聞旁故其家先生一詩脫稿閨門而和者遂有六人吟咏後矣文憲之所謂五美者人遠咸備然而人遠之所以爲詩者似別有難言之隱不欲以快心出之其所歷

之江山必低徊於興亡沉沙之處其所詠之故老必比昵於呑聲失職之人詩中憂愁怨抑之氣如聽連昌宮側老人肆陽門俚叟語不自覺其隕涕也嗟乎人遠悲天憫人之懷豈爲一已之不遇乎人遠名邇邁別號曰覯子朱子十七孫三傳至寬始遷海寧高祖淅高明知縣曾祖國柱祖學禮則推官父嘉徵字岷左敘州府理刑人遠年十六補會稽學諸生岷左先生素無宦情人遠入蜀即迎之而歸時逢亂離遷徙不常及事定居城西之道遊堂四方賓客於焉萃止投壺分韻無日無之而藥闌藤架恍入隱者之廬

晚又卜居西村去城一舍老梅百樹霜竹千梢相與晨夕詩境愈清詩愁愈甚卒於康熙癸酉五月八日距其生崇禎壬申六十有二年矣配葛氏己卯舉人定辰女子三湖淳治皆太學生女三壻虞勝生蔣世昌監生査嗣裕祝宗敬孫男女各五人人遠爲人眞實自選西村余郵筒疏畧病榻中時時念之今年三月寄其詩集求序余諾而促筆爲之逮五月中寄去人遠已不及見矣傷哉臨歿以日覩山人紀年令其子謁銘余何忍不銘銘曰

大化流行波濤百折發而爲聲激揚嗚咽鍾遇霜鳴劍從獄缺中有憤盈耿耿不滅嗟夫人遠墓門雖閉時有大聲稼軒一擻

遊與子墓誌銘

自來所謂詩人者多山人處士或遂蒿滿徑雕刻風花一字未安斷鬚冲節或梁園宦邸絲竹紛挐晷不停綴百篇立就或厲與名山或斷覔遠道奇章秀句散在旗亭寺壁之間詩人之名由此歸之其有仕進得意旅集京都孤臣失志商遷斂微邂逅同心笙鳴鏞應各競羽毛之美甚者傳爲盛事元夫巨公手捧珠盤巾卷在庭眞賞遝集分門別戶喧譏競起同者標爲珠玉與者皆爲土炭詩人之名亦過於叅官重紱天下此稱子紅閏亦分閏位其不得與於此者惟是槐黃席帽之徒三年之中歲試月課觀風季考至於大比既無其時所讀之書闈牘房稿行卷社義牛毛蠶子未足喻其瑣碎揣摩風氣摘索標題以備荒速之用科復一科經史都爲倚閣又何暇星心月口啼號於風枝露葉之際乎故經生間事吟咏人必斬之曰此辭官表也以之事進取猶南轅而北轍矣星移物換事大不然士子場屋之業工夫簡要不似曩日之煩且其得失未必關於勤惰即得者亦不能抗饑寒於是謀生之念切索遊入幕傳贊代筆以之應用而詩生焉然亦無有肯刳心凋形而爲之者其能

不愧詩人者鮮矣若巽子者其可謂之詩人乎巽子之詩排比妥帖不伺險怪勝語時來以之寫情固多悽淚以之答贈亦復豐饒所至有詩父庚兄之目弘治以來詩華盛唐流於剽竊公安解縛而失法竟陵浚深而迷路前人湛然之淄澠今不難以丸泥改色重起風波巽子交遊當世唱和雜操能使彼我之懷通於一致其在甬上諸子詞致翩翩然人所指目者惟杲堂巽子二人都無異詞杲堂不踏省門巽子倘猝捥糊名易書之列心有二用是爲難也巽子酒量不多而好飲賓筵客坐投壺雅歌醉醒莊諧嬲譁競

押極詩人之致好交方外掛屐洗鉢有巽子之詩便增氣色木陳之召而歸也欲造樓以藏御書巽之譜之云一自雲飄去北遊歸來便建御書樓而今不作新蒲哭一任燃山花鳥愁嗣法木陳者持刀欲殺之巽子跳而免巽子姓董氏名道權號缶堂巽子其字也世爲鄞人父守諭字未公故官司農失職家居四方之至甬上者必以次公爲歸笑談讌集仍其舊時然而落寞已甚杯斝觴酒𩛰餅粒飧皆巽子心營手治父無失歡次公三年伏枕茶鐺藥裹未嘗失節母陳安人生長華族不耐寒苦巽子當喪亂之際北堂萱草不凋春輝皆其至性也所著缶堂學詩缶堂學文炳燭集壘僑集旅窗隨筆藏於家生於崇禎庚午九月初五日卒於康熙己巳四月二十一日權厝江北之費岡娶俞氏子三長孫符諸生次孫籛次孫簪女五壻諸生戴煊柴彩諸生陳元約辛世祿錢濟恭濟恭忠介公之嗣子也孫男一孫女一巽子嘗問余作文之法余曰詩文同一機軸以子之刻心於詩者求之於文可也余嘗怪一時風氣無不講學蓋講學者勦襲成說凡讀四書者皆可爲之至於吟咏雖鄙固狹陋亦必於魏晉六朝三唐略知梗槩而後可從

事巽子矯然獨出以詩人自命其不爲風氣所染可知矣余何忍而不銘銘曰

古之詩也以之從政天下之器也今之詩也自鳴不平一身之事也離黍降爲國風一時之變也天下降爲一身古今之變也吁嗟巽子其又何唁

謝時符先生墓誌銘

君諱泰階字時符謝氏爲定海盛門其先系出平江宋建炎進士宇知定海因家焉五傳爲元至正間高安令嗣謙又五傳爲明福建僉事琛琛弟璵生廷華廷華生贈叅政維寧維寧生贈叅政大綸大綸生四川按察使渭則君之父也母張淑人夢恒星入懷而生君君生而穎異強記絕人從按察使公於京邸朝士往還使能揖讓應對於其間背誦所常課書娛情談笑見者無不奇之弱冠舉童子試第一已而按察公入蜀君家居讀書一日見孤鶴集於塔頂戛聲天

末君不覺淚下如雨亦不自知其何心也未幾按察訃聞人以爲孝感所致三年丙舍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芳固爲謝氏之家史矣君方架學匠中斟酌當世王路非遥而金衙委御玉斗旋亡君遂滅影桂庭躬耕於柴樓之野雲間徐闇公張子退避地海濵與柴樓左近欵狎相過抵掌指畫繼之以章皇痛哭樵牧見之不知此數人者一日而哀樂屢變也嘗是時兵戈銷鑠斗米三百錢流寓羸露君節縮撙石與之公其饑飽盡有王莽孫主唐林義士之風焉亾何而蟪叢阻山野 闇公從亾君亦徙居郡城甬之名士萬泰董守諭董德偁董德偕皆新當失職以耿介自置得君而喜甚聽雨之夕聯句之章未嘗不與偕焉丁亥冬滃師闕入甬之好事者多死君之友范兆芝爲所連染君脫之於劍鋩以爲君之才固無所不可也君雖不爲世用而燃脂暝寫弄墨晨書藏之緗帙不以示人臨卒悉括所著譔火之語其子曰吾寄身弋釣無關天壤紙筆遂多苟不化爲烟雲恐作災祥耳嗟乎亾國之戚何代無之使過宗周而不悶黍離陟北山而不憂父母感陰雨而不念故夫閒山陽笛而不懷舊友是無人心矣故遺民者天地

之元氣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與士之分亦止於不仕而已所稱宋遺民如王炎午者嘗上書速文丞相之死而已亦未嘗廢當世之務是故種瓜賣卜呼天搶地縱酒祈死穴垣逼飲饌者皆過而失中者也君之所處爲得中矣或者以君之焚書爲惜夫鄭思肖之心史鐵函封固沈之井中是時思肖年四十三耳至七十八歲而卒當其沈之之時與君火之之時其心一也蓋皆付之烏有耳思肖豈望三百五十六年之後其書復出而行於世乎心史斷手其餘年三十有五亦不闕別有書撰也自有宇宙祗此忠義

之心維持不墜但令婁楚藴結一往不解原不必以有字無字爲成虧耳君之子孫可晉無悲君生於萬曆丁未三月六日卒於順治庚寅二月十日娶劉氏投畚借隱宗黨賢之其生也後君一年正月十日其卒也後君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合葬于邑之樂家樓山子四人長歸昌歷知固始碭山德化三縣次熾昌次禹昌皆諸生次般昌壬子舉人孫六人緒遠緒進緒述緒遴緒選緒育孫女七人曾孫二人初君爲熾昌聘滃州張氏女曾王次滃州道阻不通君夢張女納於王宮覺而記其事登候[illegible]焚之及滃州破君

已棄世熾昌亦改聘歸昌渡海訪張女存亡張女無恙異時張父欲納之王相國張公不可而止始知君夢之爲冥契也相國所居雲交亭與張氏鄰相國殉節亭下從死者骸骨相撐拄歸昌掘據置大甕中埋之立石書張相國墓歸而告於君廟所以承君之志也乙丑正月歸昌命緒遠來乞銘八月余自吳門返吾友萬斯選又書來速乃銘曰

採藥何許候潮山矗日之出兮以晞吾髮日之沒兮以寄吾哭前有謝翱君固其族闃闃隱隱終古如昨水耶哭耶問諸海若

鄧起西墓誌銘

君名大臨字起西别號丹丘常熟人鄧黻曾孫黻舉於鄉以老母不上春官及母歿服闋黻仍不上曰吾向以母在不往今往是利母之歿也時稱爲眞孝廉起西幼孤稍長即能力學從游於江陰黃介子毓祺歲乙酉江陰城守不下介子與其門人起兵竹塘應之起西募兵於崇明事敗介子亾命淮南以官印印所往來書爲人告變捕入金陵獄起西職納橐饘獄急介子以其所著小遊仙詩囑中[illegible]挾起西坐脫而去當事戮其尸起西號泣守喪鋒刃之中贖其首聯

之於頸棺殮送歸有漢陽臣之風當時稱介子之門有徐趨鄧大臨趨則抗節而死者也起西師死之後遁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遂侘傺而死聞者傷之當辛丑余讀書雙瀑院起西來訪雙瀑萬山之中人跡殆絕起西何以知之問其所自曰甬東觀其所肩之行槖纍纍有道士印數十顆曰吾已窮身爲黃冠矣唱和旬日與之偕至武林起西上玉皇山去甲辰余至虞山起西以其精舍館我欸對數人張雪崖顧石家皆其道侶也隨訪熊魚山於烏目訪李膚公於赤岸皆起西導之比余返棹起西送

至城西楊忠烈祠下涕零如雨余舟中遥望不可為懷然不意其從此不再見也嗟乎桑海之交士之不得志於時者往往逃之二氏此如縛虎之急勢不得不迸裂而倒行逆施顧今之逃於釋氏者鐘鼓杖拂拔身濃艷之火是虎而就人之豢其威盡喪起西之在玄門苦身持力無異於全真之教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以保此悲天憫人之故我無愧師門即鄧牧張雨亦不願為是谷音中人物然而世眼易欺禪師語錄流通頗不寂寞世無杜清碧起西名氏已自銷沉乙丑余過崑山顧景范以所作鄧丹丘傳屬余誌之當今日而有舉及起西者恐此外更無人矣銘曰

門生守喪不避豺狴東漢以來此風如洗誰其嗣之黃門高弟防風一節足概全體

顧麟士先生墓誌銘

科舉之學限以一先生之言此如詩之有律詞曲之有九宮詩雖不盡於律而非律則不名唐詩九宮即未必盡合而非九宮則無以譜聲故守而析之不厭其離也比而同之不厭其複也顓名一門弸弸然循牆而走信傳過於信經所謂有司之尺度也頤昧者欲刺擣他儒之說以入之難深而不安不知書院場屋之學各自有溝澮耳數百年以來推明其義者大全以外蔡虛齋之蒙引陳紫峯之淺說林次崖之存疑其書獨傳以其中之精語於朱子之所有者無餘蘊所無者無纔入也然而作自成書意或駢拇或枝指又百年而麟士先生者出雖令諸書倒其絫無扶其隱伏名之曰說約自說約出而諸書俱廢博士倚席而講諸生帖坐而聽者皆先生之說也當是時海內有文名之士皆思立功於時藝張天如以註疏楊維斗以王唐艾千子以歐曾僅風尚一時惟先生之傳久而不衰奈何世不說學摘先生之書存其二三仍以先生之名書者附註四書之上此如推曆者不通算學而以歌括定分至閏朔耳家有其書人習其傳竟不知此外更有何物不特經史之學亡而

先生之學亦以矣先生姓顧氏諱夢麟麟士其字也別號織簾太倉之雙鳳里人吳丞相醴陵肅侯雍之後醴陵三十九世孫昌始遷雙鳳又二世從龍爲先生之父母陳氏夢石麟而生故以爲名少爲諸生以高第廩於學校中崇禎癸酉副榜援例入太學辟舉令下巡撫張國維欲以先生應詔先生力辭之集三吳名士與楊子常爲應社其文雅馴爲時所宗是時坊社最盛而名於天下者復社幾社與應社而已巡按祁彪佳兵備宋繼孫袤渠咸以賓禮待先生方岳貢守松郡屢欲招致一見不可得及奉嚴旨始往

送之明州錢肅樂求守太倉造廬相欵遣予弟受業然先生未嘗有所干請也桑海以後斷跡城市客授汲古毛氏與孝廉陳瑚舉白鹿洞規行之曉筆暮詩一爲性眞不假粉墨最其平生所著四書說約二十卷詩經說約二十八卷四書十一經通考二十卷織簾居文集四卷詩集四卷譚藝錄二卷中庵瑣錄一卷雙鳳里志八卷生於萬曆乙酉三月十三日卒於順治癸巳十一月二十日年六十九又七年葬於吳塘之原子一人諸生湘其詩文皆稱於世癸亥歲余在武林湘以所作行畧丐余爲誌遲之二年余雖衰病不敢負此一諾也銘曰

六經之垂。如侯之布。射者千夫。聽其自遇。降而場屋。衆矢俱措。累黍一家。其書無數。離多合少。等於烟霧。以形取影。虛齋之說。而陳而林。其歛法乳。約說後起。經生賀庫。垂髫粉子。亦知楊顧。制科不收。辦香同炷。

兵部督捕右侍郎酉山許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三禮字典三號酉山許氏世家真定有諱彪者始遷彰德之安陽高祖文濮曾祖宗禹贈文林郎祖登萬曆戊戌進士官至刑部主事考純贈大理寺少卿生妣贈恭人傅氏先生登順治辛丑進士第需次於家鄉邪之利害引爲身痛破胥吏之窟穴無爲民患表先賢之香火以導人瞻康熙癸丑授海寧知縣縣多朝貴先生孤行一意賢者獄之強者亦不得而摔撓也盜賊出沒多事優容先生以沈命之法靖之築土城於尖山鳳凰山之間士兵守之以防竊發

修築海塘十里濬河五十里城不苦澇農不苦旱矣百廢具舉興利除害若嗜欲而先生喜延攬人才上自賢豪名世下至地巫星客一藝之長者無不羅而致之幕下故四方之客日至北海之坐講道論文不以礙其簿書其天性然也入爲福建道御史請祀董仲舒於先賢之次會議不果太常以　太祖北郊配位應改坐西向東疏下九卿會議先生議云陽生於子而極於巳故祀　昊天上帝在冬至位在南郊坐北向南陰生於午而極於亥故祀　皇地祗在夏至位在北郊坐南向北答陰答陽義各有取配位者主

道也義在近尊者爲上故配天尚左居東配地尚右亦居東改之非是　上從之武臣欲請守制奉　旨查歷代武臣丁憂例僉言本朝四十餘年以來武臣未有丁憂者先生云宋高宗紹興七年岳飛母喪印解兵柄徒步歸廬山廬於墓側三年此往代武臣守制例也　上亦從之武臣之守制始此太學以宋六子進於先賢外學則否江南督題請朝議與同先生以太學爲天下之表外學豈宜有異　上以爲然丁卯掌登聞鼓廳事方巡視京通各倉　內批陞通政司右叅議戊辰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掌轉大

理寺十月克　殿試讀卷官是夕　上命與掌院學士庫勒納公同講河圖洛書大意　上潑贊賞十二月陞順天府尹府學規制不備先生一倣太學成法爲之祭器儀注考之古禮己巳轉左副都御史明年陞兵部督捕右侍郎以勞勤事疾動不支累疏乞休許之未行而卒　上憫爲特　賜祭葬生於天啓乙丑正月二十五日卒於康熙辛未正月初九日年六十七娶鈔氏繼張氏皆贈恭人子廸澍考授州同知今夫世之講學者非墨守訓詁之習則高談性命之理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有其辭而無宮角寧當於

琴瑟鍾鼓之調乎先生之學不名一軄以適用爲是故於六家皆取其長而以至誠流出金石宛鏗鏘爲妙義嘗從京師寓書於余謂近來談學者少而 皇上之左右頗有留心於是者爲之指點路徑便能力行不怠古之聖王綴衣虎賁趣馬之微罔匪吉士庶幾見之今日耳然則先生之所以裨 君心者豈僅僅見之於章疏乎宏乎爲 皇上所眷注在部累擢降調而不聽也余自丙辰至庚申五年皆在海寧奉先生之教而先生又從余受黃石齋先生三易洞璣及授時西回三曆不可不爲知己壬申五月迪澍介

范國雯從京師函書請銘追念往事悲慨無已銘曰南皐有言道體無方中流一壺即是康莊有宋以來執一爲道以之治平未見其効降於今茲道在口舌塵飯塗羹妄相分別侃侃安陽講學東南苟其力行何患不堪冠昏喪祭必敬必戒寧失之迂終日不懈一日所行必告於天風雨驟雷相爲後先彰水滔滔逝者如斯先生往矣豈不爾思

提學僉事來菴袁公墓誌銘

公諱時中姓袁氏字向若號來菴其先汝南人自宋咸平進士祺徙明州曾祖民範祖學詩父贈公元鼎母曹宜人公幼而父母俱亡撫於王母趙孺人已而趙亡依其叔父寄食市廛公勵志於學善爲場屋荒速之文而貧苦異甚五喪淺土瞿瞿永嘆陳侍御夔五見而憫之相助經營公著報恩編以識康熙丁未登進士第授中書舍人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分校壬子北闈吳三桂反副親王南伐加禮部儀制司主事屯兵楚中澤國暑濕士卒多疫死公通曉醫術

爲之處方製藥雖廝養卒亦必躬親診視軍中無不感激以故疫不爲害是時賊在湖南官兵相拒於洞庭湖口調發江南舟子舵工數萬集於軍前久之不用亦多物故公惻然啓奏遣還鄉土皆鳧藻踴躍而去曰微使君吾儕非岳陽之黃塵則昭潭之魚餌耳一月赴王急召山程積雪劣容馬足公投空數十仞峭壁之下垂梯而出之則已折脅死矣軍中號慟以奇方藥之復甦公隨征七年始得班師累遷本部員外郎中纂修會典出爲貴州提學僉事癸亥冬公至貴州距闈期數月黔士兵火穿竄瘵瘝未起公謂宜

亦示休息俾温脚本若歲試科試兼行則士不勝其
援𢧐改歲爲科　上從之公旣契濶行間死而復生
不敢告勞仍鞅掌於蠻烟蠱火之間解士方終病遂
不起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豈若王陽王尊之以
意爲進退乎灌夫馳入吳軍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
金良藥故得不死史記之以爲天幸公之墮崖也有
蒙古醫人振動其肢體以燒酒灌之自口以外悉糊
其竅使壯夫接氣久之氣從傷處出脅之內陷者還
故所而後纒之以藥始不死葢公以感動軍心得此
非天幸也公起自赤貧時懷濟物之願見人之饑寒

郎思已之饑寒救之唯恐不力故於三黨恩意無不
周至古之自困而亨者懲創先憂則榛蹇義路如杜
悰劉崇龜之絕分遺是也發舒得志則睚眦故人如
段文昌之檳榔元載之躡衣是也孰有如公之一視
窮達乎生於崇禎庚午十月二日卒於康熙甲子十
月二十七日配徐氏　勑封宜人副室漆氏子五百
雲太學生重雲庠生朔雲仲雲太學生午雲女二將
葬百雲介爻陳同亮請銘銘曰
洞庭之水東兮其底無窮著公之武功貴勋之山逥
兮其高不測敷公之文德

雪蓑閔君墓誌銘

余在海昌得交閔紫瀾閔氏湖州華族而紫瀾清苦
自持無復膏粱餘習頗疑其特立獨出不繫於家門
別之七八年紫瀾從京師銜痛函書以其父墓上之
銘來請讀其行畧而後知其學之有本也君諱聲字
毅夫别號雪蓑原名中正其先有仕宋爲將仕郎者
自汴南渡家湖州之烏程高祖珪少保刑部尚書謚
莊懿曾祖閎贈應天府通判祖宏力贈南昌知縣父
爻曾太學生君卓犖不羣爲文芷彩透出紙外不屑
嵬瑣之學婁東張溥合四方之士爲復社部分名輩

揔覽時才而君持湖州之管鑰同郡潘曾紘督學中
州以君自輔涇渭藝文去風卽雅固始固儒肆也君
以其文闒茸與解額者當只能奮渭一人耳劉侗殿
於楚試行卷來謁君謂曾紘曰此奇才也公可貴之
入太學熊劉二人卒諧君言其鑒別如此乙酉之亂
羣盜滿山勢如燎原而不敢過君之門鄉人求君紓
難盜聞之曰昔黃巾不犯孫期里陌我獨不然乎遂
去而他之金石變聲隱閉不闗人事以遺民自置監
司募而請見辭阻再三乃以幅巾詣謁言談每至蒸
久使君憫其固窮無從發言退而歎曰琨玉秋霜不

[illegible]菰蘆中乃有斯人未幾而詩禍作君好苦吟與吳敬夫批選唐詩名嶺雲集初南潯莊亂城集吳中人士私纂明史愚儒暗昧禍至九裂奸人因而放手索賂別生事端敬夫與聞莊史其選詩譬較姓氏有徽人范希會者富室也奸人遂居爲奇貨以逆案勝之而君與吳宗潛牽連下獄司李廖應召惟恐禍之及已也欲并殺之以自解君在獄一載朱墨伊優與宗潛猶日爲詩自娛已而獄解古人言詩必窮而後工夫所謂窮者失祿不仕憔悴江湖之上耳亦何至交臂歷指與囚徒爲伍其窮者轉而爲禍乎故人之好詩或至有好窮顧未有好禍者也然窮者未必能傳而禍者未有不傳劉夢得之咏桃李長源之咏柳蘇子瞻之烏臺詩案王盧溪劉後邨孫花翁諸人之禍落落古今相望反以此得名君郎未必好名而圖中之好詩不滅無乃近於好禍乎康熙庚申三月十七日病將革其女問之胸中清明乎張目微笑曰方寸豈可使亂瞋坐須臾又張目環視室中盡豁戶牖仰視霄漢而卒距生萬曆丁酉十月二十六日年八十四所著有泌菴小言無衣吟詩稿并遺文若干卷藏於家娶徐氏繼蔣氏子曰夢瀏康熙乙卯舉人曰夢

喧曰夢愷曰夢雍婿曰臧肅陳晁楊敏孫曰望曰如晦曰紘曰斗來曰崑來銘曰

莊懿之爲司寇活人無限君之不死於獄底其亦天之所眷哉

時禋謝君墓誌銘

余讀杜伯原谷音所記二十九人皆奇𢀖落或上書或浮海或仗劍沈淵寰宇雖大此身一日不能自容於其間以常情測之非有所陌是何怪奇之如是乎不知乾坤之正氣賦而爲剛不可屈撓當夫流極之運無所發越則號呼呶拏穿透四溢必申之而後止顧世之人以廬舍血肉銷之以習聞熟見覆之始指此等之爲怪民不亦寃乎吾於時禋謝君而竊有慨也君諱泰臻時禋其字也謝氏系出平江建炎二年宇以邑令家於定海曾祖經寧祖大倫皆鼎彝政父

渭四川按察使妣張氏封淑人君結髮學問精銳鋒起足不離戶閾者截䉾巢㝛窟外聞人聲輒以絮塞兩耳不輕費一卷頃爲洗沐地也君知天下將亂又少從按察與平水蘭於是揣摩兵法時挾弓矢出東郊與材官騶發馳逐角勝負不屑屑於場屋荒速之文乙酉之亂東平潰師航海破關浚牢各邑所過毀突君得其要領結納偏裨以安比落浙河不守翻城放刼居人潰徙離處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而君門宗三百餘口盡脫虎狼木主無恙其倉卒應變如此嘗著書一卷秘不示人曰持此以遇聖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故祉既屋入先師廟伐鼓慟哭解巾服焚於庭沈舟之痛時切於懷援壁上琴彈之格格不能成聲推之而起曰人琴俱亾矣一日不知所往留書几上曰兒曹無庸覓我以從我志家人跡之於天童山趺坐灌莽中已翦髮爲頭陀從此踪跡不定或雪夜赤脚丞數十里偃臥氷上或囊其所著書掛於項登深崖絕巘發而讀之聲琅琅應山谷採烏喙生啖之如是者四五年惟恐此形容之關於天壤也順治庚寅八月初六日蹈海而死年四十九君之行事頗類谷音中所載皇甫東生東生性豪蕩

乘小舟掛布帆載琴樽書籍釣具往來江湖至元丙子發憤痛哭蹈海東生亦四明人山川之靈氣豈亦有常耶今夫朋友離別黯然銷魂而君亾國破世祿之家悽楚蘊結不可爲懷遂絕毀相之跡人之常情也而情之至者一往而深首陽之餓已肇其端蹈東海而死古人有其言未必有其事不妨實其事於千載之下非常情之可得而限也娶薛氏禮部尚書文介公三省女德譽無間言敕封孺人君贈監察御史子曰燕昌曰龍昌皆諸生曰兆昌由庶吉士改御史壻曰朱獻臣曰范兆芝曰王啓芝皆諸生孫曰緒彥

康熙壬戌進士曰緒章諸生曰緒益君卒後之八年家人倣扶微朱玉之禮歛其衣冠殯而塟焉又三十年兆昌介吾友陳介眉來謁銘余不能辭銘曰

父老言君偶夜出見二巫鬼於道叱之而滅郭外墟墓間燐火熒熒人夜行輒聞有呼之名者君戲與友約獨往熟睡至曉寂如也嗚呼忠孝之人鬼且避之矣

張仁菴先生墓誌銘

儒釋之學如氷炭之不同然釋之初與由儒以附益之浸淫而至於毫釐之際亦唯儒者能究其底蘊故自來佛法之盛必有儒者開其溝澮如李習之之於藥山白樂天之於鳥窠張無垢之於妙喜胡康侯之於封秀有歐陽永叔而鐔津圓通始著有東坡而覺範大覺璉始顯明初以來宗風寥落萬曆間儒者講席遍天下釋氏亦遂有紫栢憨山因緣而起至於密雲湛然則周海門陶石簣爲之推波助瀾而儒釋幾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矣昔人言學佛知儒余以爲不然學儒乃能知佛耳然知佛之後分爲兩界有知之而允蹈之者則無垢慈湖龍溪南皋是也有知之而返求之六經者則濂溪考亭陽明念菴塘南是也吾友張仁菴其知之而允蹈之者乎君諱岐然字秀初叢林稱爲仁菴禪師元末有元善者隱居杭之西湖是爲始遷之祖曾祖㬌山祖湘太倉州判考懋官妣黃氏副使寓庸汝亨之女仁菴起孤童便能力學虞德園淳熙嗟嘆以女字之是時寓庸德園皆有文名鄉邑後來之秀如聞子將嚴印持忍公丁葵佳馮儼公邵文漱多出其門仁菴以外孫館甥相與爲

友聞見既非流俗更廣之而爲讀書社則江道闇道信嚴子岍顧斐公虞大宗仲嶠卓珂月鄒孝直叔夏嚴子僉鄭玄子幾畫一時之善其後交道益廣東浙則陸文虎萬履安禾中則薄子珏魏子一江上則沈眉生沈崑銅梅朗三趙雪庚吳次尾江右則舒芑孫劉孝則蜀中則劉墨僊仁菴各取其長以敍韋爲幽贊非一閧於聲氣者比也友朋之婚嫁有無死喪急難仁菴視若同生崎嶇匍匐處分條理儼公道闇病困來歸歛埋無憾其有詿誤必嚴纖芥所稱直諒者無以過焉國變後寄跡僧寮後四年巳丑抽簪落髮

又三年壬辰始受衣拂出世於皐亭山之顯寧住顯寧者四年與山雲居者三年北郭正等者二年揚州慶雲者三年凡四座道場天童三峯有宗旨之訟三鬪七鬪三峯壓於師弟之分幾如鄭綏潭吉忍在安隱作五宗救以申三峯之屈大衆多出於仁菴三峯之道賴以不墜其匡徒領衆不以鉾辯籠罩爲事甄陶愚鄙如與其學由是學人欽其風範甲辰七月三日卒於慶雲年六十五是年十一月塔全身於皐亭之益月塢仁菴之讀書繭絲牛毛訪覈異同余時讀十三經註疏刻意於名物象數江道闇以爲不急曰

涯爾雅者必非磊落人獨仁菴與余同志余疏漢地理志仁菴亦疏左氏地理余著律呂數義仁菴與瀞子珏魏子一取餘杭竹管肉好均者截爲十二律及四清聲吹之以定黃鐘又倣區田之法試之於山中仁菴之篤於好古如此其於易詩春秋皆有論著不倘雷同凡先儒諸家盤滯之處顯發開張使昭然可了卽遊方外尙窮六經著大學古本辨繹義其論格物於七十二家之說最爲諦當此是生平動力不爲佛學埋沒余獨怪同邑遯池亦由儒入佛而竹窻隨筆詆儒不遺餘力其不知儒固無足論吾亦弁疑其

爲佛也元時爲仁菴狀唯恐以傳燈拔俗掩其風節於闘教禪林之事若出於不得巳然余與仁菴爲友當錘石未變之先巳得意忘言居然孤衲澁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正是本色昔張子韶學問氣節表表一世參禪學佛與其平生自不相掩子韶亦未嘗以此爲諱其從子窠作家傳欲爲文飾乃謂子韶有學說云釋老虛無耳不可有聞目不可有見若是則子韶靜言庸違矣元時無乃猶作窠之識見耶子四人長元時次元坊俱庠生次元孝次元垠壻貢生鄭淵孫二人奏庠生之鏻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元時介

爾上蔣公擇求誌距其沒時已二十四年矣銘曰
世無眞儒亦無眞佛盲喝瞎棒支那撰述孰謂宗門
如是淡薄乃有儒者契其堂奥近理亂眞亦豈易到
啓之一變便可至道吾友仁菴儒者之特六經皇皇
尋行數墨一朝解脱去其縱繼由此知彼新豐孰路
平生學力炳然時露是非倒行豈曰日暮

御史余公墓誌銘

公諱縉字仲紳號洗公余氏爲朱忠襄後裔自龍游
縣遷居鄞之高湖考諱某號仰泉生二子長爲癸未
進士某次即公也幼即能文時傳奄人魏忠賢竊政
公擬爲彈章霜威風厲見者已識其有埋輪之志矣
登順治壬辰進士第知封丘縣縣當兵火之後公私
掃地赤立方塞決河賦役連滯公盡捐煩文碎歛與
之休息是時民間最苦者無如包荒一事先是流賊
蹂躪人戶逃亡棄地彌望　朝議募民開墾各設興
屯道與屯廳以董之民初無不樂從及其徵租反過
於現在之熟田逃民始願耕者復荒鄰縣既以此爲
考成競張虛數無所歸著於是以荒地之糧攤於熟
地民皆失業公惕然憂之會制臺繩武李公行部至
封公導李公至曠野目覩其裸跣毛食李公惻然爲
之疏　聞始豁虛張之數而興屯之廳道皆裁公能
以一邑甦數千里之瘠不特封也封與延津接壤鄆
置錯互於百里之外裹飯受役民甚苦之公陳情撫
軍但使之協濟而已中州治行推公爲第一入爲山
西道御史條對多見施行以終養告歸旋丁內外艱
服闋補河南御史所上章奏多持大體不尚苛細而

其閒於　國家之大事者請撤三藩家口議徙撫臣
兵權請疏格於部議而止馳驚覆軍之敵探湯敗事
之後而後知公爲金石之策也越帥橫暴稅民受貨
奴客跳梁觸情放恣越民蘊憤無所發洩公嚴文件
數其罪惡越帥中廢鼂藻之音載諸人口朱方旦妄
言禍福朝士多信其附會有以爲公言者公曰此妖
人耳於法當糾寧可助彼狂瀾乎方旦終以猖狂坐
死夫三藩之反人所不敢言故見錯殞身於七國越
帥之汰人所不肯言故劉勝寒蟬於閭里方旦之詭
人所不能言惟子產先裁於慎竈公乃不諱利害不

避嫌疑振響於鍾鼓無聲之日即其所未言者亦且
破其魑魅使無遁形豈非　盛世之霜隼歟已而卜
葬封公復請告歸公少無宦情不得已而出自此悠
悠林下至於沒世然甲寅之亂山寇攻圍越城公出
其私財以佐城守寇睥睨而去是公用世之智退而
不忘也生於萬曆丁丑五月初十日卒於康熙己巳
十一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三配鄭氏贈安人繼李
氏封孺人子六長毓灤壬戌戊辰進士次毓泳州同
知次毓瀚廩膳生次毓渟河間府通判次毓浩荊州
府同知次毓湘貢監生女五吳高飛張顯明方象隆

壽虞覺何嘉翊皆諸生其壻也孫男二十七人懋樟
懋楨懋楷懋標懋權懋棟懋檉懋桂懋梅懋栻懋椿
懋模懋樸懋樞懋栴懋槤懋梗懋梓懋梧懋桐懋榕
懋棫懋棠懋杞懋楠懋柱懋枏孫女十九人曾孫十
二人曾孫女八人其孤以庚午十二月初四日葬於
邑之東原山介姜定庵鄰其幽室余昔嘗見公知
其鄉邦之典型也故不辭而銘之銘曰
公之出吏當彼危疆哀此黎民以熱包荒人庶流迸
家戶且亡公能除之惠此一方豈唯一方數省且康
公入臺中振夫紀綱厝火積薪尾大不強路人皆知

不敢聲揚公獨奮筆出匣干將焦頭爛額公言始彰
誰來壽鼓憔悴鄉邦萬人所指無病不償簡落狐狸
賴公彈章途歌巷舞沒世不忘妖人讖緯首鼠陰陽
布霧十里朝士趨蹌公獨曰否抉其帷牆膏肓泉石
未盡其長侁侁後人嗣其耿光

千秋王府君墓誌銘

府君王氏諱鴻業字君調別號千秋世家鄞之西郭高祖瑫成化癸丑進士以御史出守長沙曾祖金嘉靖戊子舉人劍川州守祖大濩高淳縣丞父國楨諸生府君五歲而孤擗踊根乎至性稍長則依母爲命出無子弟之過尋列爲諸生崇禎己卯冬隣火將及父柩在堂府君從烈焰中匍匐救之鬚髮皆焦天爲之反風而熄里人奇其事咸府君方自刻責是予之罪也夫子不能早卜宅兆至使神靈有此震驚也遂亟亟爲營葬以宋太[illegible]卯葬母府君[illegible]年四十有九

矣而哭泣之哀[illegible]孺子初喪父母之[illegible]時用事樂與哀半不以無藏而[illegible]其濟濟蹌蹌之歡與三兄割產府君避其高掌而自予以[illegible]丘之田西舖之宅長兄之歿兄子將鬻田供喪具買者嫌其荒瘠府君以己田易之盜誣其從兄鼎革危疑之際如火之燎原不可向邇府君觸網訟冤乎目睨虎牢爲解之府君之於家行能盡分如此其所居東園屋才三間雜大圖書不異一船而府君靜以環堵爲大兒啼午飯婦絡冰絲閒然如在空谷顧府君才足用世稽較筴籌畢巖補紬計入量出莫不中程故五服中租調手

實之事皆取決焉逮府君晚年身爲大老子爲名士登其堂者含吐緗縹之上翺翔鐏俎之間儼然復睹咸淳間人物非今世所有矣古今來治日少而亂日多我生不辰天地幽閉擊殺移人猶晝之不能無夜春夏之不能無秋冬人未有能處晝而不能處夜能處春夏而不能處秋冬者晦明寒暑無落吾裘葛卧起之事故鐘石之遷改在天地間不過黍稌之稽於原隰刈穫之或銍或鎛也亦各盡其分而已矣奈何邂逅風塵破爲曠劫舍裘葛卧起之恒趨猿鶴沙蟲之幻自吾見喪亂之際衣冠鼎族詩書阡陌不循其

舊至使河海之迹堙爲窮流似府君從容乎人野之間檢襟括步青氈如故豈非衣冠之準的歟生萬曆癸卯十月五日卒康熙丁卯八月八日年八十五配陳氏先府君十二年卒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西山之魯嶴子三長之坊癸卯舉人知縣次之坪庠生次之圻女二長適潘朝珽次適庠生趙澎孫十一錫麒錫麟錫位錫鳳錫熊錫鰲錫仁錫義錫忠錫信錫鶚孫女二長適林與泌次適戴宗鼎曾孫八永元永年永成永和永魁永清永彬永譽曾孫女三余交之坪二十三年矣每過甬上必登府君之堂老成

在塋其葬也之坪以張旦復之行狀鄭禹梅之傳乞銘銘曰

治亂之運。有經有緯。人生其間。鼎波百沸。以經處緯。險夷一致。以緯易經。百色妖露。甬有耆舊。居仁由義。河山雖改。詩書不廢。雕虎焦原。不異平地。深松茂栢。永無憔悴。

鄭峚陽先生墓表

公諱鄤字謙止號峚陽姓鄭氏常州武進人也其先出於義門父振先萬曆乙未進士禮部主事妣吳氏封安人公十歲能文十六歲從儀部謫四川永寧徧覽嵩華峨嵋諸勝十九歲歸中鄉舉登天啟壬戌進士第改庶吉士文文肅以朝講建言刺及宮奴客魏疏上留中公諫留中非制引武廟之奄禍神廟之奸相爲言內批與文肅皆降二級調外任逆璫高張典大獄以殺其不附已者訛言三吳將謀翻局偵事者相望公之黃芝歌流傳都下黃芝歌者詔獄產黃芝六葉楊左之獄死者恰符其數公因之作歌以當野哭公既危甚乃變姓名爲王小仙浙東江右粵東深山窮谷雲水殆徧丁卯劃籍爲民追奪誥命逆奄伏誅奉旨原官起用居憂六載崇禎乙亥入京待補時溫體仁當國娼嫉異己既排文肅去之以公爲文肅所援必爲己患遂以惑父披剃迫父杖母特疏參公下於刑部獄囑司寇殺之司寇不可改入錦衣獄金吾亦不敢承體仁乃使其門人主之黃石齋先生名對以爲衆惡必察連章乘於通國孟子從而禮貌之先師劉念臺先生亦疏言杖母之獄不可以無告坐

體仁之黨募公同鄉之市儈以證之已卯八月擬辟
上命加等公遂死於西市從來縉紳受禍之慘未有
如公者也公爲奸相所陷路人知之而杖母流言君
子能亮之以理未必驗之於事也水落石出余詳之
公鄉之賢者儀部眷一妾其夫人不能容儀部遂俠
妾以出流轉僧寺頗爲人所指目公無可奈何而夫
人篤信佛乘與一尼甚嬺公求尼爲之勸解尼神道
設教假箕仙言上帝震怒將降禍於夫人夫人受戒
悔過儀部始得安其室一時好事相傳以竹篦叅話
之法訛爲撲作教刑之事當公之受誣欲陳其本末

則恐有礙於父母故寧隱忍就死瘞此冤於地下豈
非仁者之心與武安君之謂燕王曰隣家有妻淫其
夫者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陽僵棄酒
主父大怒而笞之妾終不敢自明公之不敢自明者
亦猶妾也雖然儀部之眷妾夫人之妬親之過小者
也使公蒙詬醜大誹於天下其輕重可無辨乎是故
公之獄不明則奸相之惡不著此役死者之責也余
嘗入仗錫山見公題壁猿鳥絕迹處非振奇之人何
緣至此及至匡盧青牛谷見月季花大過拱把公題
詩其上益奇之公固非井鼃中人物獨怪其獄中猶

遲制義豈其熟處難忘乎抑以之爲游戲耶公之諸
子霖過余求表其墓余爲之論定如此

王仲撝墓表 己酉

君諱正中字仲撝直隸保定人登丁丑進士第未謁選索游於高唐州會大兵南下轉運銀杠亦避入高唐大兵圍高唐州守以爲銀杠旦晩是敵物不如以此犒城免士女屠戮流離之苦立要約使與議者押字仲撝與焉事平轉運者上失物狀於是逮高唐守及仲撝論死繫獄數年刑科給事中李蔚理而出之降補揚州照磨移知長興縣國變後失官避地於紹興截江時以兵部職方司主事攝餘姚縣事是時公私赤立剽奪爲纂市魁里正朝得劄付一紙暮便入

民舍根括金帛係傫丁壯交錯道路郡縣不敢何問爲其營也仲撝設兵彈壓各營取餉必使經由於縣品覈資産裁量以應之非是則爲盜賊總兵陳梧敗於檇李渡海至姚鹵掠鄉聚仲撝遣兵擊之鄉聚相犄角殺梧行■忌仲撝者以此聲討某謂梧之見殺犯衆惡也不當罪正中上疏救之乃止張國柱刦定海王總兵縱兵大掠列船江上入城牢搜者二千人仲撝攔止所圍大姓數家從仲撝丐命仲撝爲之消息國柱終不得志而去田仰荆本徹先後過姚舟楫蔽江皆帖帖俯首不驚鷄犬蓋人民之恃仲撝一時如決水之堤焉陞監察御史尚寶寺卿朱大定太僕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皆從浙西來受約束壇山烽火達於武林仲撝短小精悍喜於任事雖以武寧群從得不爲列營所撓亦其智計有以副之也好讀實用之書不事文彩其言星象則從閩人柯仲炯於獄中受之行 初建進 所著監國魯元年大統曆丁亥訪某山中某時註授時曆仲撝受之而去壬辰來訪授以律呂辛丑來訪授以壬遁仲撝皆能有所發明自某好象數之學其始學之也無從叩問心火上炎頭目爲腫及學成而無所用屠龍之技不

待問而與之言亦無有能聽者矣蛩然之音僅一仲撝又以餞火驅走南北丁未二月遇之越城爲言年來益困將於鑑湖濱佃田五畝佐以毉卜續食耳其年八月十九日仲撝卒年六十九權厝於山陰之陳常堰所著周易註若干卷律書詳註一卷子一人三捷嗟乎某與仲撝交二十餘年與之同事而無成與之共學而未畢仲撝生時已無人知仲撝者向後數年復更何如此紙不滅亦知稽山塊土曾埜黃河也

談孺木墓表 丁巳

君談氏名遷字孺木兼寧縣人初爲諸生不屑場屋之僻固狹陋而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爲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裏者已不可見況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勵而太史遯荒皇宬烈焰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七年之邸報補其缺文成書名曰國榷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

叙緣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藉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爲已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室盡發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尚在寧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太宰膠州高相國皆以君爲奇士折節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館處君不果亡何太宰相國相繼野死君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未至而卒丙申歲冬十一月也蓋君於君臣朋友之間實有至性故其著書亦非徒爲盜名之秘經而已余觀當世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真有三長足掩前哲亦不過此因彼襲攗袟公行苟書足以記名姓輒不難辦推而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爲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爲通鑑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遷固而不屑於悅宏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以余所見近日之爲 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

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較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乃按實編年不衍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之子祺求余表墓余美無溢辭亦史法也

叅議蓉庵薛公墓碑

公諱求可字敏一别號蓉庵姓薛氏宋丞相忠貞之裔世居鹽瀆明初有以賢能推擇築大河衛城遷於淮遂為山陽人祖敘寰父三錫公為諸生已有當世才具為上官畫蒭馬之策民以不病登順治乙未進士第授裕州知州入為刑部員外陞福建提學僉事轉布政司叅議未上而卒公為人豈弟雅以濟物為務當其在裕狗地之師相望糇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頃十催公應以整暇民不告勞赭陽一驛舊設馬六十後減至三十一站銀五千九百餘減至

二千三百餘事增於前十倍而費減十之八難為意計公貸軍府子錢市馬六十坐充急發舊三萬戶戶三男子則十萬丁也故派鹽二千九百引其後丁止一千九百鹽引尚存一千六百是一丁食一引矣公請於鹺使者減至一千引民力稍甦舊額墾田一萬九千三百餘頃近墾八百餘頃而已又以塞河之役逃荒三百餘頃其征賦皆取盈於五百餘頃之內逃亾日甚公設法誘墾汙萊之田二而當一确瘠之田三而當一自此民勸於農鋒鏑之餘茲誦久息公新其學校躬帥藝文化屠羊馴馬以為秀士邑無文獻

以禮樂為教敵比文章於鄭衛公考其山川人物撥殘科謬秉筆文闕裕始有志凡公本所以籌裕者如庭內灑掃無不周欵其在司寇寃訟洗滌痿弊昭蘇每退食遲遲毋夫人詰之公曰今處囚者多以刻深免咎故須之滯勃翻讞覆有循成案幾人當斬幾人當絞吾所以不敢也當其衡士黜拉襍栝斟酌爾雅瓠笠之門俱起講堂而南宮之夜光多經公所採拾其人與人之稱者鄉賢之祀能不給覼則優劣枯骨香燈為之黯然有司與士徽介之懸便遭裁辱則請之督撫院壯猶不得妄施判草其所至及物如

此臨官之外敦崖而字死友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殯如田孝廉婁符主簿周文學枚數之而不勝蓋天性然也從來胥吏治者不過日傳舍其官夫傳舍者朝至暮去總使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其破碎猶可支久顧今之所謂傳舍者非昔之所謂傳舍也視傳舍為己物東桷構植根闌居楔必欲發之而去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寧復有傳舍乎南陽久已無裕因公重立亦如叔孫婼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者也傳舍亦何幸哉生於萬曆丁巳五月初四日卒於康熙己未七月初三日娶某氏誥封

宜人子三志謹國子監學正志寬太學生志默歲貢生女二周恪李師邕其婿也孫男七觀兆騏兆霖兆穉嵩年鶴年逢年孫女七志謹千里求銘銘曰

史傳循吏。貴乎寧一。瘠痍未起。賊梳兵櫛。逃屋荒田。租吏絡繹。吁嗟䆉庵。仁心爲質。嚴彊風雨。芘彼家室。入總刑名。破冢而出。出考藝文。廟堂琴瑟。華表石言。表裏史帙。

吳山益然大師塔銘

師諱弘濟字益然欽之西石岡人故孝廉汪沐日也原字扶九五歲入鄉塾授孝經二十行即能解其大義人知其爲再來人嘗過武林石屋寺毘盧閣中有僧遺蛻師謂寺僧曰此我前身也我當爲之下火寺僧不信師曰昔我刺血寫華嚴某卷爲人借去至今未還有之乎寺僧曰然因召耆年之識故僧者以驗之師與之話舊歷歷如昨日事始驚之恭眂歲癸酉與於鄉薦下原板蕩師以策干大司馬棄之不用南渡授職方司主事歷唐及魯至少司馬國亡祝髮於

閩之吳山以古航爲剃度師吳山迻畏峯遊人羣空至鳥向師掌中取食虎遇師垂首如家畜江濩石司理建寧築天香閣於浦城麓以迎師野鳥數千啁哳前驅之不去江方怪之師至曰此吾吳山伴侶也飯之而散已未新安人以師老矣勸歸故鄉欲以黃山處之迻次廣陵值天中節師語故人諸公於五之日送我及期黃九烟楊廓庵追旦庵殷簡堂王孫程山會畢右萬汪扶晨來師曰老僧於今日作別諸公各賦一詩限死字韻來者愕然公得無戲語乎師揮毫曰五月五日三閭死今之古之只此耳自有天地

從何來掩卷呻吟嘆豐芑有君被執不得歸子蘭上官浸道理屈原大夫發病狂要救楚國自我始進不能戰退不能三皇五帝費議擬誓將七尺葬江流萬古同流江漢水鳴呼尼父刪詩乃擯楚紫陽述之以終僧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千古何人知我有屈因謂來者曰來日當思老僧也客去語侍者曰六月之望有僧自黃山迎我當以源流拄杖付之書其卷曰迷雲不知何所指也夜半問夜何其對者以亥正遂起坐而逝厥明送者皆集舉右萬詵以儒服斂而衆言衲亂卒從俗禮六月望有僧自黃山來迎問其名曰迷雲師已豫兆之矣迷雲與江扶晨奉遺蛻塔於青鸞峯下所著有易通莊質孟子國風黃山志定本諸書師雖出世然胸中有不可括磨者燈炮夜闌無故痛哭鷗背鷺頂非其本懷雪庵之中流讀易義烏之古寺吟詩遙遙追配自不宜置之傳燈之列是故甕龍友坐逝既而開目曰吾儒無此也復臥而瞑王旦未命緇衣祝髮其嫣蘇者力排而止之所以正其終也諸君子徒以形跡見師指并州之旅邸為其故鄉豈不寃哉或以師之神知已往懸記將來因是佛門種草余曰不然伍員定吳之歲月希夷識趙宋之

太平志士仁人擧臣之歎鴻纖億刹常如視諸掌瑣瑣身事豈乞靈於異教乎余過新安扶晨為師之纔從請其塔銘曰

三陽失位孤露臣子艱難不收伽藍寄止始願所及不過逃死奈何久之以為觀美大屋聚人開眼淋尿上堂胷說示聲俗耽於鍊祭山耿耿入髓胙摩牛車荆卿燕市泣涕如縻詎能仰覩佛號帶啼蒼天呼只山有大苦澤有芳芷撐臂佛祖白首經史逍遙死生不異彈指儒者分內豈假彼氏雖曰塔銘實聞儒理

桐城方烈婦墓誌銘

桑海之交紀事之書雜出或傳聞之誤或愛憎之口多非事實以余所見唯傳信錄所知錄劫灰錄庶幾與鄧光薦之填海錄可考信不誣所知錄者桐城錢飲光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在前朝黨錮之禍似范孟博從亾之節似介子推虎口殘喘奔走南北今歲戊辰自京師寓書於余謂海內同人凋謝殆盡巋然屹存者先生一人而已弟今年七十七矣知先生來歲已是八旬相去二千里不知尚能遂此願見之志否因以其安人烈婦之誌爲請余讀之淒然按安人方

氏桐城黃華里之望族父啓煌母王孺人孺人刲股以療夫病年三十而人稱其節無間言安人十五爲先生婦幼固讀書識字及歸而見先生以詩文著名遂相從爲學日事於硯北不親俗務已而先姑棄世柴水交困安人於是洗硯削筆習爲操作先生無內顧之憂一意遠遊當是時流寇盤踞江北瀕江人戸皆避寇渡江棲泊洲渚間寇遠復返安人持槖束緼何塵起卽遁不至踉蹌忽失里人多服其智然在兵聲撼動之際奉養其舅未嘗失節舅以天年終安人從先生遷居白下風雪擁戸夫婦相對面如死灰先生賣文摶食安人纂衽佐之少延朝夕壬午先生試畢安人迎問君自度今年能必售否先生笑曰臣力竭矣問益中米餘幾何曰可支十日先生屈指發榜之期曰但得至此日吾無憂矣已榜發不中舉家啼哭卧不能起蓋先生夫婦之困窮如此武塘錢吏部棅先生之同宗也招先生共學安人獨處白下北都變聞先生急歸而安人已返桐城人問之曰天下大亂此地寧可居乎阮大鋮以南都防亂揭爲諸名士所擯啣之次骨南渡修報復欲翦嬌皆逮揭中之人先生亾命武塘安人在里中東西遷徙久之亦下武

塘曰不若同死之爲愈也大兵渡江所在兵起吏部亦聚衆盧衛三吳志士多載孥帑依之亾何兵潰聯舟泊震澤土寇竊發先生方他適賊焚震澤之舟劫掠子女吏部溺死賊上船安人抱幼女亦投水而死時乙酉八月十七日也二子爲賊所掠長者逸去次子亦死明日先生得安人屍於岸上視其衣皆鉤聯不可解其子曰此吾母舟中所爲也曰一旦遇兵卽赴水死毋令人剝衣露體耳殯諸普濟寺甲午冬返葬先隴之右安人生於萬曆壬子十月二十八日享年三十四子女三存者唯法祖戊申又死於盜哀哉

閩粤餘疆表其節贈孺人再贈安人安人少有至性十歲時母病篤亦割臂肉投藥中以進痛母苦節望其夫之成名爲之旌表知不可得則時時雪涕自兵興以來惟誓一死有里中婦歸自賊者輒正色叱其不死里婦曰求死不得耳安人笑曰若不早辦死耳亂離之世何日非死日何地非死所豈有終日辦死而不得死者乎遇難后於弊衣中得絕句一首云女子生身薄命多隨夫飄蕩若如何移舟到處驚兵火死作吳江一段波固知震澤之一死辦之早矣嘗觀今之士大夫□□名節及至變亂之際盡喪其平生

豈其無悲歌慷慨之性歟亦以平生未嘗置死於念一旦驟臨安能以其所無者應之於外陳同甫傳陳氏二女長女伸頸受刃次女受污后有誚之者曰若獨不能爲姊所爲乎次女慘然進言曰難難今之士大夫亦畏其難耳陳了翁曰吾於死生之際了然無怖處之有素故也若處之無素驟入苦趣無安樂法文山亦云遇異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於是死生脫然若遺彼大賢之操修若此何怪乎士大夫爲次女之歸耶銘曰

曹娥以孝滑波娥江貞女以義自沉漂蕩於爍安人繼此耿光風號月苦震澤流長

唐烈婦曹氏墓誌銘

烈婦曹氏諸生顏洙之女兼寧之翟墩里人年十九歸同邑唐之坦之坦之父炳亦諸生也歸六年而之坦病烈婦悉賣其簪珥裝奩以佐醫藥衣不解帶者半載疾革謂其夫曰君死我不獨生乃營砒霜以待丙辰歲九月二十八日之坦卒烈婦治喪衣衾必有副家人阻之不得因斥去其砒霜烈婦瀝桑灰爲汁飲之腹痛而不死明日夫將殮恐死之不及是時也碎錢爲屑吞以速之又不死夫既殮而防之者愈虔烈婦曰頃欲與夫同殮既失此期何月不可死而必

以今夜乎家人信之人定烈婦潛起飲鹵汁餘碗呼吭轉毒裂經時復吐下而解烈婦曰我求死不得計惟有絕食耳不食二十二日而容貌如故神理嫺然夜半啓戶出投於傍舍池中久之而家人始覺出之池已死覆以衾而復活烈婦謂其舅姑及母曰大人非愛我徒苦我也我志已决遲速總一死耳於是復飲食起而操作如常尋剪其機軸製衣一稱餘布七尺有小婢乞之不與家人竊議曰尺布尚惜其不死明矣其時庭中蠟梅方開烈婦覩而嘆曰昔董節婦有菊花詩美其不落也此花亦不落吾試咏之添得亦霜枝葉無此花自與衆花殊共知秋菊貞心在倘有黃梅抱樹枯十二月望起而嚴粧於天地影堂靈座舅姑舅之姊各設四拜曰婦從此別矣孝養之願以俟來生家人皆哀慟烈婦從容自若從此又不食除夕得間取其七尺之餘布自經夫柩之旁始知不與小婢之故也及殮目瞑口闔不同乎世之爲縊者此固獨行其願之一徵矣年二十五許邑侯詣廬祭之衆觀者數千人莫不爲之歎息泣下嗟乎古今死節者多矣然未有如烈婦之死而生生而死人世痛苦之事備嘗殆遍者文文山服腦子二兩不死絕食

八日又不死何意身親見之此如黃河一瀉千里非積石龍門呂梁之險不足以見其奇一番求死一番於爍天若故遲其死以極正氣之磅礴或疑守節爲經烈婦所爲似乎賢智之過夫溧陽女子一言而沉身王凝之妻倉卒而斷臂古人於生死之際處之至精今人見其爲輕耳承流襲敝隨地可以解免名節蕩然不獨在女婦也當烈婦絕食之久余在講堂有傳其屬纊者仇滄柱謂吾黨盍及是時爲式閭之事庶幾死者一聞之也余與同學二十餘人爲之一往已聞其入水不死余恐其因吾黨而激之以不得不

死乃致語其舅言貞之未嘗勿於烈也是後余返姚
江竟不相聞今年二月至武林陳子粲子文迎謂曰
烈婦死矣將死烈婦謂其舅曰吾願見黃先生一拜
而死今已矣嗟乎風雷雨雪作於除夕烈婦之志可
以激天豈待人激是則余之陋也某年某月某日與
其夫合葬於某所其舅請銘余不得辭銘曰
培之厚藏之密三尺墳千年室記城塚愼勿逸

王孝女碑 丁巳

王孝女者慈谿王孜之女也居城之東偏歲丁巳七
月十八日夜二鼓失火孝女母卒停柩於中堂孝女
處樓上趨至中堂疾呼舁柩無應者已而火至孝女
伏棺上不肯去其父從火光中遙見之抱之而出則
已死灌以礬水稍甦聲出喉間僅絲髮問母棺出否
家人不答遂哽咽氣絕時年十五也先是四月之盡
城中菊花盛開觀者絡驛不知其爲何祥也至是而
有孝女之事孝女額黍巷巾紅女織兒耳天地不以
其渺末而氣候爲之密移則夫今日之撐篤天地者
其不在通都大邑之貴人亦明矣古來火逼親
梢守死勿去者東漢之蔡順古初晉之何琦齊之傅
琰梁之徐普濟元之余丙祝公榮郭通陳汝楫明之
楊敬祝大昌鄧翰陳倫然皆幸而得免其不免者則
宋賈恩隋李孝子明唐治始三人耳然皆男子以女
弱而殉身者僅一孝女而已誄曰天地晦冥正氣滿
謳忽然發作在於單寒有如奔流壅塞勢不能函泱
口而出動魄摧顏伊惟孝女幼而窈窕萱草霜披帷
堂月暴粉書識魄鏡臺留照所以孝女米鹽必告火未
之先家中細事孝女必告柩前而後行諱諱出出夜半融風火如狂濤

煙燄徹空孝女不見烟燄而見母容豈忍絕裾離此簾櫳舉室奔迸而少一人有伏棺者電光繞身時負而出已絕呻吟碧水三咽一絲氣蠱母棺出否旁無答者恨此一身不與同赭形為父留魂不毋舍闔然而瞑哀動城野曹娥投水王女赴火水火死形死仁不可百里千年雙碑翠鎖吾作讔語江流不墮

毛烈婦墓表

烈婦毛氏遂安人祥符知縣會俁之女方翰林渭仁之子婦奕昭之妻也會俁在祥符奕昭從京師至彼就婚時已病瘵脫纓病中未三日而卒卒時烈婦許奕昭以死家人防之甚密求死不得明年三月之夜從樓上擲身而下嘔血暈地又不得死因隨父還守制夫家麻衣蔬食繡佛香燈有死之心無生之氣然而婦道修飭釜鬵筵篚不以委之爨婢也唯時時請其舅葬兒卜人言地不吉則涕泣不食久之卜吉於是請曰其心漸廹其請愈勤遂葬有日始告人曰吾

壟亦當同是日耳從此遂絕食勺水亦不入口家人百方勸之皆不聽其兄待旃涕泣而道烈婦曰微瑟之日信誓旦旦下窆不踐更待何日是時不可不死三從婦之經也我無子更復誰從唯有螻蟻以從死夫耳是理不可不死舅有伯叔父母有兩兄我直閒人耳是境又無不可死待旃無以奪之乃辭祖姑及舅及母各四拜一門皆哭烈婦無戚容又數月而卒凡不食十有九日康熙庚午二月一日也年二十七從來之稱烈婦者強暴侵陵猿鶴沙蟲變化俄頃從人入獸故不得不死恭以義禮制其心也至於閨

房之內青燈做伴古井無波坐享令名無端而欲以柔麗之身函委土木詩云臨其穴惴惴其慄此詩書所不勸清議所不聞而毅然必欲行之其至性在是非毀譽之外水魂雷魄天之所獨鍾也猶如濟水能獨走海截斷衆流其勇非他水所能並矣會侯書來求表言相傳絶粒而死男子以七日計女子以十四日計未有延至十九日者難以情理測也吾聞病人亦有數日不食者醫家言是病持之況夫志壹動氣筋骸脈絡大氣舉之何論久暫乎

南雷文約卷二終

黃梨洲先生南雷文約卷之三

後學 鄭 性 訂
鄭大節 較

移史館熊公雨殷行狀

熊公諱汝霖字雨殷世居餘姚之天花街祖其父其公登崇禎辛未進士第授同安知縣爲政不避强禦直行已意紅毛入寇公渡海敗之於下門考選戶科給事中辛巳江南荒疫人死且半米價四兩有餘轉運不至命給事中七人催督漕糧公當江南上江䀤勉從事不使病民遂糾正耗二百四十一萬石如期而集沿途見聞無不入告上以朝臣不足任使所用文武踰繩越契而左官外附之徒競張空虛以邀榮路公以爲破格不如循常聽聲不如採實武臣只用甲科行伍凡叙功御覽名色一切報罷會推大將亦須保舉事敗連坐舉主庚杜債帥之門又言時值艱難安危省括懸於督撫以臣裁量多不可以備倉卒也關督范志完事口舌而習調欺順撫潘永圖何所優長况當軍旅宜督江禹緒陽和兵譟風裁掃地宜撫李鑑忸炊小利不持士節保督侯恂凡倂近器凤督馬士英嫗㜸名勢秦撫蔡官治威恩淺薄爽藩習

而楚撫晏然南陽破而鄖撫無恙皖撫黃配玄僅百
里之才保撫楊進非鎖鑰之選臣非敢薄待天下士
謂方今督撫盡皆非人大聲疾呼欲使其內手捫心
盡力自陳耳力言孫傳庭不宜急戰不聽而敗京師
戒嚴公分守齊化門隨時條陳四月之間三十餘疏
皆切中機宜多所彈治上亦佳其敢言召對咨諏公
言行間諸臣去彼數百里而軍不敢一整頹行大約
南去則我隨其後北返則我出其前如厮隸之於貴
官負弩前驅望塵靡及耳兵士一鬨督撫便洶洶欲
叛如此則將不能御兵何名爲將督師不能用將何

名督師與言及此督將之肉其足食乎逖按陳昌言
奏淄川鄉官孫之獬夢關壯繆語之術等安心守城
我以神兵出戰退明瞻像汗下如雨公言山東州縣
十去七八而獨劾靈一淄川壯繆正神而獨降夢一
之獬此何爲者乎之獬逆案中人士論棄之豈神偏
鑒之乎爲此言者不過欲借神異之說達其姓名於
御前以爲異日然灰之地縣官從而和之奇矣按臣
不加駁正而據以入告何異夢中說夢也竊謂淄川
之夢涿城之守同一機關建法王欽若之閉門誦經
近類楊嗣昌之華嚴退蝗可怪也公於朝廷舉動失

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痛熊開元姜埰兩給事之獄莪
山椒之去斷斷廷諍不肯但已當時號爲能諫者
亦必揣摩宛轉以納其說而公之發言鯁梗有敵以
下所不堪受者有犯無隱蓋其天性然也止以降謫
而去烈皇可謂之能容諫臣矣公言楊嗣昌負[illegible]倚
朱處分誰爲嗣昌盡練餉之策驅中原百姓爲盜者
潰逃也誰爲嗣昌遲籌以三千守襄而賊以十七騎
入城遂出逃者余爵也誰爲嗣昌援引乙榜開府受
事師敗者宋一鶴也情面賄賂斷送封疆二祖列宗
之靈無飲泣地下乎執政既苦其訥讜上以飲泣

一語致怒降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補原官尋吏
科公言諸臣爭誇定策罔計復讐處堂未已且爲鬬
穴始之武與文爭繼而文與文爭殿廷之上無人臣
禮其言起阮大鋮也陰陽消長間不容髮寧悔採廣
搜求奇材於草澤胡執私邊衆翻鐵案於丹書閣臣
此舉無乃負先帝負皇上乎其言四鎮也一鎮之餉
至六十萬勢必不供即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
北開屯設府永此帶礪會堂奧之內而遂亦藩籬視
之其言復厰衛也厰衛之害橫者借以樹威黠者因
而牟利人人可爲叛逆事事可作營求縉紳怵禍所

不必言小民雞犬亦無寧日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
失德止有厥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新建每事持正
其待同官嘗乏溫潤之色馬士英恨之使其門客朱
統鐼造作飛條詆渠大叫公言么麽小臣爲誰驅除
聽誰指使上章不由通政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
告密墨勅斜封端自此始可不嚴行詰究用杜將來
又言先帝篤念宗藩而闖逆先逃誰死社稷先帝隆
重武臣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先帝委任勳臣而京
營銳卒徒爲寇藉先帝旁搜內臣而關門延敵反在
禁旅先帝不次用人而遴材督撫首施兩端超遷宰

執難拜賊庭思先朝之何以失門知今日之何以得
九月出差陛辭言朝端之上議論日新宮府之間揣
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廢庭推四品監司竟晉督撫
之席退贓定罪無煩司寇之章雖然睿斷之無私未
免群情之共駭況乎蹊徑叠出謠諑繁興一人未用
便目滿朝爲黨人一官外遷輒指嘗事爲可殺市井
狡獪耽耽得官呈身應募以備推刃上變之用者環
伺而待發逐客之令時聞翩翩之鄰未已假然而隻
手足戢禍亂群小可致太平即使驅除與已別用同
心吾輩自然退聽其奈總總報復切切更張置國邸

於罔聞逞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青紫塞路打成一
片富貴世界六朝佳麗復見今時咻都晉宋梁陳後
來一段公案也其時黃耳鼎陸朗方以例轉傾側孽
臣譙曉冢宰朗出餞公適邸抄傳至朗讀公疏一字
一擊節及至一官外遷二語聲怨中止相對黙然會
稽之守畫江而營公之意欲合諸師畢渡沉舟破釜
爲不返之計如其不濟則亦八千子弟豈復東還五
百鳥人不脫匆匆而已身提孤旅不滿千人從小亹
渡江扎喬司倡率群帥而皆逡需觀望無一應者公
進至海寧集其父老豪傑激揚忠義辭慨淚血鬥者

莫不感動旅拜轅門者且萬人別營伍分汛地以本
邑進士俞元良司餉指揮姜國臣主兵浙西塵起沿
海烽燧一時號之爲熊兵公大小數十戰親臨矢石
累經覆沒志氣不爲之少衰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
都御史總督義師亡何而閩使劉中藻至欲以江上
之師受其約束行朝洶洶且議開讀之禮魯王亦將
退就藩服獨公持不可言主上原無利天下之意唐
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有功者王定論不磨若我兵
能復杭城便是中興一半根脚此時主上早正大號
已是有名較之閩中乘時擁戴奄有閩越者規局更

難例論千秋萬世公道猶存若其不能而使閩兵克
復武林直趨建業功之所在誰當與爭此時方議迎
詔亦未爲晚自公此議出人心始定閩使始返丙戌
六月朔浙河兵潰公扈監國由海道至閩而隆武走
死郡縣已皆降附王以公爲東閣大學士會兵於長
垣分道攻取先後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戊子王在
閩安鎮時國事皆專於鄭彩彩暴橫公鋤折之以袪
彩與定遠伯周瑞交惡公與擬但右瑞彩積恨之既
而彩與義興伯鄭遵謙爭商船咨恐謙之襲已公自
閩安至琅琦休沐守琅琦者彩之裨將李茂也與公

奴子爭曰元夕熊鄭兩家同郡相門遊茂即以合謀
告彩公遂爲彩所害并其幼子投海中公報國之心
九裂不悔然哭鉤柱矢飛火狂濤皆鑒公之忠全軀
橫海之鯨而受制於螻蟻謂之何哉夫神器流離草
創未有成緒公何不引閩師爲助而分唐分魯自開
瑕隙議者以公爲闇昔梁元帝以簡文制於賊臣太
寶改元卒不遵用逮侯景授首而後焚柴頒瑞隆武
之制於鄭氏猶侯景也公而奉詔亦豈能轉其斗柄
發其一甲乎徒使江上離心行間之精神徒爲觀京
之媚悅耳此舉固與元帝無異也然則公何不勸監

國即冀以繫波蕩之人心議者以公爲迂昔光武既
貳更始逷之一年河北既平而後受命事之無成天
也天若假其始願焉知即非白水嗟乎踵百王之末
當陽九之會帝昰帝昺何益於運數監國不稱位號
涉川能暴力絕而亡留此無利天下之心皎然千古
其視受終如敝蹝也公之所慮不亦遠乎公子茂鼎
介余族叔應蛟求序公事公魄不返公魂無廟幽銘
陽碣無地可施爰撰行狀一通移之史官以爲列傳
之張本也

移史館吏部左侍郎章格菴先生行狀

會稽章譽持格菴先生家傳以余爲先生同門友也再拜乞行狀將以上之史館先生在崇禎間爲一代眉目豈可令其遺事舛駁零落乎謹以故所聞見狀之先生諱正宸字羽侯別號格菴會稽人也爲道虛望族祖[illegible]父[illegible]先生爲子劉子內姪從而稟學爲人誠樸近道深爲子劉子之所契許舉崇禎庚午鄉試歸至濟寧聞報同舟有李科者先生師也先生不忍其失意獨歸偕返而後北轅明年登進士第選庶吉士授禮科給事中上求治太急爲程復以功利薰之

先生言伏見陛下洞照群情有先事爲察之哲鈐束百辟有以力勝猜之威登咸三五有其臣莫及之聖是以合意者爲忠良膺算者無攺變以至急賦之開繫貂罪之失情追往之讎惡告密之府奸群心嗟嘆盜賊撫循求治愈急而愈遠矣亦惟是語默動靜之間日求放心以周孔仁義爲必當遵以管商富強爲必當黜以臣隣吁咈爲必不可厭以億兆耳目爲必不可蒙議喜怒之端灼善惡之別則太平宏業自然各得其所蓋先生之言治必本於學術讀者不問而知其爲大儒之弟子也巳縣烏程之衣鉢也癸酉入相先生奏彈應熊剛愎自用縱橫爲習小才足以覆短小辯足以濟貪一旦大用必且芟除異巳驅除善良報復恩仇混淆毀譽且訛言何所不至貲緣左右士論所恥從此薰心捷足之徒飈馳而起矣疏入下獄馬世奇王邵爲先生過巴縣曰章長科此舉成就老先生爲潞公矣巴縣艴然曰這個皇上某如何做得潞公然上亦不深罪放還田里丙子冬起戶科先生言方今大臣持祿養交刻深難犯揣摩宮府張設爪牙知護一官小臣習爲恬默冀以自見廝隸邀求隨機觀望知護一身通國臣僚盡爲聲色利祿無一

人爲陛下者陛下以孤危之身居臣民之上受人欺紿斁兆百出臣切傷心大抵爲烏程而發戊寅五月火星示變時田貴妃與中宮不協上久不見中宮武陵故以田畹進上疏微及后宮爲給事中何楷所駁先生亦言火于五德爲禮陛下未嘗以沽名市恩疑大臣也而大臣揭救鄭三俊錢謙益倡爲是言疑陛下甚矣是謂無禮史𡌴辨疏一日時局再日時局理玄黃之說開群枉之門亦無禮也朝廷每一番令甲即增一番徑竇張樫芳京察不謹借城工以復銓職亦無禮也災異頻仍陛下方發罪巳之詔而李鳳鳴

稱善言不可退星猶揮戈不可卻日亦無禮也然則熒惑焉得不垂象乎時廠衛橫甚先生又言西廠雖革而西廠之實尚有西廠之任雖虛而昔日把持西廠之人尚在昔云陛下不知則宮掖之間肘足之際尚且迷罔天聽而況於三輔郡縣乎上令中官自行詗奏氣勢爲之少衰辛巳賊陷洛陽福王被害上召對群臣於乾清宮先生奏闖賊從四川來奏未畢樞臣陳新甲從旁急應曰賊自秦來不從川來言至再督師楊嗣昌奏流賊九股已撫其八只張獻忠與曹操遁入蜀闖賊在獻忠一股之內今從川來所過地

方不見攔截則嗣昌之欺君露矣新甲表裏爲奸故不禁其辭之暴也尋長吏垣先生言治之盛衰由於言路之通塞臣爲六垣之長苟一垣不言一事不言皆臣之責也一日召對上厲聲曰言官須是設身處地奈何苟且塞責先生對設臺諫本以求言寧言不當無使其畏而不言願皇上勿生厭薄宜興再召悉反前政引用正人撤回差璫停止緝事蠲租清獄行間賞罰朝報夕可天下仰望丰采刻期太平而門多雜賓性少剛節先生故宜興之門人也謂其一時之君子曰吾輩當夾持相公以成就其功名無徙將順

以爲臧氏之美疢也會推宣大總督宜興欲以門生江禹緒陪之先生不可冢宰承宜興意江爲正推先生劾冢宰私易不道宜興欲起江陵令史調元先生於其名下註一鑽字遂止宜興之起涿州之力也宜興無以報之欲借守涿之功復其冠帶先生與金光辰孫晉固執不可亦中格且上言閣臣先格君而後事功可建亦必先積誠而後君心可格人主非薄朝士必因外庭無一人一事足稱意旨苟能不與中宮作緣不憑恩怨起見不以寵利居成功不以爵祿私親暱自起皇上敬信矣宜興雖恨先生然終先生在

朝形格勢禁亦不至大段放倒賄賂如後時也先生又舉史可法范景文孫傳庭蔡懋德可任司馬以爲國事日壞皆由司馬之不忠賄賂不絕情面不除推諉不屏欺朦不破恩仇不化軀命不捐以致刑賞倒置功罪混淆臣不知兵安知人之知兵所可信者諸臣夙具肝膽自矢忠義愈於蠹國欺君寡廉鮮恥之陳新甲耳壬午五月會推閣員先生與冢宰李日宣河南道張瑄共事先推十三人上命再推又列十一人六月辛酉召對中左門上怒徇私濫舉如房可壯宋玫張三謨何故得與日宣對畢先生奏日宣平日

游移少執持臣會有公疏糾之第此番推舉賢無狗
私郎房可壯三人未必果堪輔弼論其生平頗知自
好上怒未解下先生等於獄道戍均州先是無名子
放東林點將錄故智以二十四氣分配朝官達之御
前於是閣員兩推所不及者流言以質之上聽明旁
寄遂以爲然南渡以原官召先生上疏一曰勤學春
秋爲孔氏要典宜選方聞之士朝夕進講高皇帝祖
訓備歷艱難尤宜時時省覽一曰辨官易言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其乘時射利僥倖顯榮口舌得官者不
宜輕開濫門一曰肅綱紀肘腋之間威令不行四海

生心今於藩鎮之中忠勇可任觀望不前逗宜分別
以就鈐鍵一曰正人心天啓之季喪心媚逆餘孽猶
存薰蒸彌甚今茲附賊豈緩刑章又疏陛下宜縞素
帥師親臨淮甸聲靈所震人切同仇而乃不稱行在
粉飾儀文志在偏安竊恐偏安之業亦未易也馬相
將起阮大鋮舉朝爲難銓衡不敢任其責欲假中旨
起之司空缺先以中旨陞張有譽先生封還詔書不
聽上言臣於有譽非爭其人爭其事也傳陞一途非
所以待正人君子有譽賢者未必即受是用有譽者
乃所以斥有譽也魏國公徐弘基公疏薦張捷有旨

部議先生曰何議爲因言勳臣無薦舉文臣例使其
人果賢者必耻受勳臣薦舉已而以安遠侯柳祚昌
疏遂起大鋮先生言朝廷如此舉動邸報流傳第見
徵臣姓名尚掛仕版必且相顧驚駭謂臣負先帝之
經綸負陛下之明詔負銓選之權衡負瑣垣之職掌
罪當萬死穴地難容伏望早賜罷斥以爲不忠之戒
蓋先生大指以親君子遠小人爲立國根本不以小
朝廷而少有阿邑故與群小爭射斷斷猶冀稍延國
命而無如天生妖孽非人力之所能爲乎旋以大理
寺左丞歸江上之役以先生爲吏部左侍郎署部事

事敗先生溺水不死自經又不死行腳不知所往吳
市抱關會干封事靈巖續何以避揚解固先生之高
致也先生從子劉子講學最重風節余嘗聞其評品
人物曰太守張有譽蔡胼周入覲送監督戶工二部
內官文册長揖不跪天下郡縣只此二公又曰關中
一細民與馮少墟講會從此口不二價一日過縣治
見學會中二縉紳入謁縣令愕然曰渠亦爲此耶終
身不肯入會嗟乎使先生而首丘念重當時何以稱
此細民乎余嘗念陽明之學得門人而益彰吾劉夫
子之學尚未大行于天下由門人之得其傳者寡也

已而思之彰陽明之學者不在講席遍天下之門人而在孤高絕俗之門人如雨峯念菴之徒是也吾夫子之門人甞金石變聲金鉉吳麟徵祁彪佳葉廷秀王孫蕃先爲列星而先生力固首陽又參錯于其間俛日追遡淵源以求其學即無龍溪心齋一輩庸何傷其過陽明遠矣謹狀

移史館先妣姚太夫人事

先妣姚太夫人生于萬曆甲午十二月初二日卒于康熙庚申正月初十日享年八十有七十六歲而歸吾忠端公天啓元年敕封孺人四年以御史覃恩再封孺人崇禎元年誥封淑人十七年進封太夫人生五子長即不孝宗羲次宗炎次宗會次宗轅次宗彝太夫人姓姚氏太僕寺卿翔鳳之從孫女父諱克俊字順宇鄉飲大賓母徐氏世居上虞之滋湖來歸時曾王父贈公曾王母章太淑人皆在堂三世同居內外數十人而太夫人長群婦承中[illegible][illegible]群婦皆覘一

十六歲女子爲進退贈公治家嚴肅群婦將有譙讓而獨賢太夫人曰新婦大家氣度無儇酸甕瑣之態他日定爲貴人顧我不及見矣丁巳先公授寧國府推官太夫人在寧國五年署中落然不聞人聲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司李廳屏癸亥入京師是時逆奄竊政黨論方興楊左諸公多夜過邸寓議論時事燭累見跋僮俾頭觸屏風而太夫人管勾茶鐺酒盞無失候魏忠節見過尤數每過必以小人陰謀相告形之歎息忠節去太夫人迎謂曰得無又有歎息事耶乙丑出都門明年而難作先公被逮太夫人每夜向北

屍而拜祈聲酸苦丙漏將盡聞者無不欲泣先公遺
命五子撫之群妾嫁之苟風波戲定不失為黃竹農
家太夫人不忍嫁群妾皆聽其母家迎去毋哭先公
至于輩絕不孝苦相勸解太夫人曰汝欲解我第無
忘大父拮壁書耳盍大父以羲頑鈍於羲出入之處
大書爾亡勾踐殺爾父乎八字揭之於壁羲叟教痛
哭太夫人哭乃止天子既誅逆奄哀憐忠死之家副
笄狄衣加換三品一時名公鉅卿皆就拜問起居
步幛根臬之間天下想望風烈太夫人初不以此自
異奉事兩人寢門竈下煩辱之任加於娣姒一等王

父病革太夫人不煩諸父命義出營棺木得美櫝王
父見之而喜謂太夫人曰吾有三子在而寵爹之事
惟一婦是辦汝後必有達者王母之沒適舉債六十
金太夫人盡出以供喪事或言之急而舉債舉債而
不以應急可乎太夫人曰更無有急於喪事者也先
公弟三人子五人王父以先公無私積將分財為八
各授之王父喪後諸父為政曰孫不得與子同盈縮
也於是五人受四分之一太夫人訓諸子曰汝曹能
讀父書先業有無不足計也崇禎末宗羲宗炎宗會
頗有時譽宗轅亦習科舉顧功名可以屍契致太夫

人憂思稍解乃未幾而黨禍復興阮大鋮招搖白下
儀部周仲馭出南都防亂揭集諸名士以攻之而以
顧杲宗羲為揭首次桐城左國棅宣城沈壽民大鋮
得志修報復既曲殺仲馭左沈皆變姓名去遂批徐
署丞疏逮杲及羲弘光遜位不及於難驚魂未定而
四方兵起乙酉奉太夫人徙中村丙戌徙化安山丙
舍丁亥返故居己丑山中亂徙邑城明年返故居丙
申山中又亂徙半霖其秋返故居己亥海上亂防海
之師塁門而食徙三溪口明年冬返故居甲寅群盜
滿山徙海濱之第四門乙卯後五月始返三十年之

中流離轉徙疏疏席有定居者閭與村郊之婦女持
橐束緼而立塵起疾呼以遁須臾之命者又不知凡
幾自乙卯以來風鶴稍息太夫人早起日誦金剛經
一卷誦畢置曾孫小孩於膝口授唐詩絕句一二首
服則述閭閻碎事勾女孫輩一笑方謂此樂可常豈
知安居數年亦為造化之所吝耶古來章妻滂母受
禍不過一時而太夫人始遭東林黨禍繼之以復社
黨錮又繼之以亂亡捕獄則操兵到門避寇則連綑
貫掌覆巢之後復遇覆巢辛苦再立之戶牖頻經風
雨一生與艱危終始卽古來之節婦賢母著名不過

一節而太夫人上書代死似忠愍之夫人膝下皆爲名士舉觴賜子似伯仁之母執經講舍諸生先起居太母似忠介之母九十萱親榮堂束帛又似依齋之母隨舉一節皆應史法太夫人兼之蓋天不以尋常婦女之境遇處太夫人太夫人亦遂破荒於婦道毋道之變局故五十稱壽祥光遍於帷帳一年廬墓甘露降於青松豈非天也鉧當太夫人壽辰海內鉅公多有傑作以表徽音蕺山劉夫子徐忠襄施忠介相國張稼軒朱文靖孫碩膚申丞方孩未陳于庭儀部周仲馭徵君沈眉生蘇武子陳定生其著也史舘諸

公亦考信前言知義說之不妄也

監修徐立齋先生爲之特傳於列女是吾母屈於生顧得伸於死子孫當世世不忘也

周雲淵先生傳 辛亥

周述學字繼志別號雲淵越之山陰人好深湛之思凡經濟之學必探原極委尤邃於易曆古之言曆者以郭守敬爲最而守敬所作曆經載於元史者言理而不傳其法其法之傳於曆官者有通軌通經諸書則死數也顧其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割圓曆官棄而不理亦無傳之外人者當是時毘陵唐順之奧與劇談皆畱心曆學求其書而不可得述學與共心思遂通弧矢之術從來曆家所步者二曜交蝕五星順逆而已自西域經緯曆入中國始用經緯淩犯之說

然其立法度數與中曆不合名度亦異順之慨然欲創緯法以會通中西卒官不果述學乃撰中經用中國之算測西域之占以畢順之之志日行黃道月行九道而古來無所謂星道者述學推究五緯細行爲星道五圖於是七曜皆有道可求與順之論曆取歷代史志之議正其訛舛刪其繁蕪然於西域之理未能通也又撰大統萬年二曆通議以補歷代之所未備自曆以外圖書皇極律呂山經水志分野算法太乙壬遁演禽風角鳥占兵符陣法卦影祿命建除埋術五運六氣海道針經莫不各有成書發前人所未

發凡千餘卷總名曰神道大編囊括而能精上下千餘年唯述學一人而已嘉靖間錦衣陸炳訪士于沈鍊鍊以述學言禮聘至京炳服其英偉薦之於趙司馬司馬就訪邊事述學曰今歲主有邊兵其應在乾艮艮爲青州遼東乾爲宣大二鎮京師可無虞也已如其言司馬將具題大用會總兵仇鸞聞其名欲致之述學識鸞必敗先幾遁越總督胡宗憲征倭私述學於幕中諮以秘計述學亦不憚出入於狂濤毒矢之間卒成海上之功武林兵變述學諭以國運安平不可妄動動則齊禍立至其魁亦信述學之言多驗

謀遂寢述學在南北兵間多所擘畫其功歸之主者未嘗引爲已有故人亦莫得而知也庚午余在南中聞人陳元齡以所著恩問初編相示其言太乙六壬多本於雲淵斯時亦未知雲淵之爲何如人也甲戌余邂逅其諸孫周仲訪之於木蓮巷架上堆雲淵神道大編數十册其册皆方廣二尺餘仲言遺書散失此不能十之一二也又見其地理圖縱八尺橫二丈畫方以界遠近每方百里唐呂溫所序未必能過也余欲盡抄其所有會仲遊楚不果丙戌亂後於故書鋪中得中經測圖地理數種丙午見其曆宗通議而

後知邢雲路律曆考所載皆述學之說掩之爲已有也庚戌九月坐證人書院有帥其弟子四五人升階再拜者門狀爲周允華問之則仲之諸子也問以遺書所存者惟算學耳余讀嘉靖間諸老先生文集鮮有及述學者唯湯顯祖有與周雲淵長者書謂封圖乃是渾儀曆書止是算法必欲極神明之用亦須達虛無之氣觀其言要非能知述學者唐順之與之同學其與人論曆皆得之述學而亦未嘗言其所得之自豈身任絕學不欲使人參之耶天下承平久矣士人以科名祿位相高多不識學述學以布衣遊公卿間宜其卜祝戲弄爲所輕也雖然學如述學固千年若旦暮奚藉乎一日之知哉

張景岳傳

二十年來醫家之書盛行於世者張景岳類經趙養葵醫貫然醫貫一知半解耳類經明岐黃之學有王冰之所未盡者卽學士大夫亦必累月而後能通之昔在戊寅曾於張平子座上識景岳蒼交臂而失之已酉寓證人書院有蔣一玖者年八十矣欲爲其男作傳則景岳也景岳名介賓號通一子越之山陰人也其父爲定西侯客介賓年十四卽從遊於京師天下承平奇才異士集於侯門介賓幼而濬齊遂徧交其長者是時金夢石工醫術介賓從之學盡得其傳以爲凡人陰陽但以血氣藏腑寒熱爲言此特後天之有形者非先天之無形者也病者多以後天戕及先天治病者但知有形邪氣不顧無形元氣自劉河間以暑火立論專用寒凉其害已甚賴東垣論脾胃之火必務温養救正寔多丹溪出立陰虛火動之論寒凉之弊又復盛行故其註本草獨詳參附之用又慨世之醫者茫無定見勉爲雜應之術假兼備以倖中借和平以藏拙虛而補之又恐補之爲害復制之以消實而消之又恐消之爲害復制之以補若此者以藥治藥尚未遑及攻擊其及於病耶幸而偶愈

亦不知其補之之力攻之之力耶及其不愈亦不知其補之爲害消之爲害耶是以爲人治病沈思病原單方重劑莫不應手霍然一時謁病者輻輳其門沿邊大帥皆遣金幣致之其所著類經綜覈百家剖析微義凡數十萬言歷四十年而後成西安葉秉敬謂之海內奇書班孟堅贊孝宣之治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介賓此書若非遭遇神宗之盛亦莫能有也作古方八陣釋古人立方之意作新方八陣析古方之某藥爲某經之用不相凌奪其書晚出今方行世介賓博學於醫之外象數星緯堪輿律呂皆能究其底蘊在遼陽道中聞御馬者歌聲聒耳介賓曰此惡聲也不出五年遼其亡矣已而言驗所親問以近事介賓曰我夜觀乾象宮車殆將晏駕天下從此亦亂矣未幾神宗崩介賓遂返越其年五十八又二十年始卒卒之日自題其像名三子而誨之其門人曰先生乃死耶吾先生故有不死者介賓莞爾而逝自太史公傳倉公件繫其事後之儒者毋做是體以作名醫之傳戴九靈宋景濂其著也而名醫亦復自列其事存爲醫案以待後人遇有病之相同者則倣而治之亦

盛心也世風不古以醫負販其術無異於里閭俗師也而不肯以里閭俗師自居雖復殺人如草亦點綴醫案以欺人介賔醫案散在景岳全書余不敘於篇惡夫蹈襲者之衆也趙養葵名獻可寧波人與介賔同時未嘗相見而議論往往有合者

蔣洲傳

蔣洲字宗信別號龍溪鄞縣人補其學諸生好游俠習連營樂平居愛客置酒雅歌投壺高䑛大談終日不倦以故人樂與之遊嘉靖癸丑王直勾倭入寇烈港直歙人毋汪嫗夢弧矢星入懷而生長而與其徒入海連巨舶載硝磺絲綿違禁諸器物往來互市於日本暹羅西洋各國貲累鉅萬各島君長以下咸信服之稱為五峰船主（五峰其號）倘有賊首陳思盼者不入直黨直掩殺之併其衆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直節制不能存威名籍甚尋招集亡命據薩摩州之松浦潛

稱徽王置官屬三十六號令島人時時遣部下剽攻沿海郡邑東南危動當是時胡梅林（宗憲）開府浙直歷訪奇士而宗信之里人都督萬鹿園（表）留心人物謂梅林曰里有蔣生者縱橫之士也梅林遂介鹿園羅之幕府宗信曰漢之困於匈奴由中行說也宋之患於元昊由張元也自王直航海遂有東南之禍今與我爭於鯨鱷之上者皆直之分䑸也我不得直彼將鵰附寵援其可既乎直之毋妻與子盡在我地彼雖作賊骨肉刺心公如開以丹青之信未有不就我索者梅林曰此名計也請於朝授宗信提舉以陳可願

為副復赦海上亡命十餘人使之向導直之子滶亦
齧血致書於父曰幕府長者唯願一見阿父以有詞
於朝無他患也乙卯九月開洋至小琉山七日抵五
島島倭燒為商船將肆劫掠有僧譯之酋長酋長始
郊迎示以天朝宣諭之旨酋長受命乃使人招王直
直至殊作意氣宗信諭之曰君即不念祖宗墳墓獨
不為老母妻子計乎國家方急東方誠以此時罷遣
衛鯨鯢絡波臣此萬世刻石之功也兼官重綬舍君
誰適不然倭情貪狡國家縑帛無限購君萬里之外
不異庭除矣直感其至言苦意遂與之同食遞衣言

無不盡皆返松浦日本以天文王為其主然號令不
出國門各島自相雄長豐後山口又島中之最雄者
也故入寇者多二島之人直與宗信同行宣諭明年
丙辰至博多津召其色目賞賜旅誓四月至豐後島
主懷音革狀詰以從前作過稽首主臣願貢方物遂
令其檢攝風帆凡筑前肥前等五十三所羣盜蹤跡
五閱月始至山口島主虔奉如豐後送還被掠指揮
袁進奉表謝罪馳啓天文王十二月天文王下教所
部周防長門等一十二島徧行禁約對馬薩摩姦宄
尤多皆冰駭風散方宗信未至日本時徐海勾衆入

寇以數萬人圍桐鄉甚急宗信聞之遂遺陳可願與
王直義子毛烈先歸諭徐海罷兵如約海詣幕府降
而海黨陳東葉麻自相疑貳內亂海於乘機擊殺之
丁巳四月宗信同王直發松浦海船數十隻貢使四
百人流寓六百人碇定海關七月宗信及貢使僧德
陽先入而直艦為颶風飄墮朝鮮不得偕來宗信在
日本三年諸帥疑其掌握之內價盈兼金從之索賂
不應分宜亦望有海外奇貨宗信又無以自通乃因
王直之不至謂其空言無事實巡按周斯順劾奏遂
下宗信於獄九月直始叩關先遣王滶入見曰吾等

奉命而來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行李不通而戈鋋
戒嚴公得無誑我乎梅林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
之設誓甚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滶出梅林立遣
之復以指揮夏正為質直於是使毛烈王滶守舟而
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與宗信□驅出百死從此
海有恬波矣梅林多方慰勞權寄獄中梅林與直同
鄉宗信出使本許其互市授官及直至流言梅林受
賂數十萬為之貸死朝議閧然科臣徐浦復劾宗憲
濫課軍需陰縱蔣洲勾引東倭梅林大懼因盡易曲
貸王直之疏謂以誘直為秘計直罪在不赦且謂宗

信曰吾方不自保何能叙君功不忘息壤酬君請俟
他日遂疏云蔣洲宣諭日本已歷三年所宣諭者止
及豐後山口豐後雖進貢方物而無印信勘合山口
雖有金印回文而無國王名稱是洲不諳國體訐其
擒直合應功罪相準有詔誅直王激毛烈遂叛夏正
擄舟山征之踰年方解宗信出獄茫然自傷唐荆川
順之趙大洲貞吉皆爲之扼腕頌冤俱報罷司馬譚
綸在薊遼召宗信參其軍事欲使一得當以就功名
宗信流涕而言曰洲本書生萬里航海父衰老而待
盡妻憂怖以致死洲皆不顧惟欲爲國家樹尺寸之

效乃功成而謗興屈捐命之功比噴罪之例洲復何
望哉公休矣洲不能再側足於焦原矣司馬嘆息久
之隆慶壬申中寒病卒於昌平之旅舍余讀茅鹿門
坤紀勦徐海本末以爲倭之入寇皆由徐海故曲折
其反覆憸滑之術以著乎倭之要領獨不念徐海爲
王直之餘黨直苟無歸命之心則海必不受我之籠
絡總使滅一海而爲海者皆是亦安得盡施其鈐鍵
乎鹿門但後脅從之治而薄折首之勳不已悖乎宗
信致直解東南之厄而身填牢戶此與陳湯斬郅支
而下獄亦復何殊然陳湯身沒而名彰宗信姓名曾

不得與俞戚大帥之徒隸齒豈古今之時異歟其後
沈惟敬之使關白垂成而敗身死猶爲僨事者委過
成則爲宗信敗則爲惟敬無怪天下之樂爲首施也

錢忠介公傳　丁巳

錢忠介公肅樂字希聲別號虞孫浙之鄞人也祖若賡隆慶辛未進士知臨江府臨江三子長靖忠舉萬曆戊午鄉試次益忠瑞安縣學訓導次敬忠已未進士知寧國府公瑞安之子也母楊氏繼母傅氏公登崇禎癸丑進士第是時場屋之文號崇大家而無所根柢獨公沈湛於大全以歐曾之法出之故一時號爲名家授太倉知州二張負人倫之鑒吏胗其邑者瑕疵立見公下車未幾二張交口讚誦公每謂人曰我若得罪天地當令子孫斬絕自揣歸家量口炊米

裁身置屋書生門戶如斯而已遷刑部員外郎丁瑞安憂浙東議降附公大會縉紳士子於城隍廟痛哭數陳建立義旂鄙夫恐爲禍階者陰致書定帥王之仁謂滃滃訿訿起自一二庸妄書生須以公之兵威脅之方可無事庸妄書生者指公而言也已而定帥至寧陳兵教場亦受公約出鄙夫之書洛誦壇上鄙夫戟手欲奪之定帥色變公令之任餉而止畫江之守公分訊瓜瀝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上言國有十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賢人甚遯不肖攘臂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宗社容章大牢朝典未傳二也外戚張國俊權傾中外共指神叢三也臺省直諫發言盈廷無俾群枉四也朝章令甲委諸草莽五也狎邪小人借推戴以呈身闒茸下流冒舉義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息同姓之爭李長祥面加斥辱七也咫尺江波烽烟不息而越城褒衣博帶滿目太平讌笑漏舟之中回翔焚棟之下八也所與托國者強半弘光故臣鴟鳥怪聲東徙尤惡飛蛾撲燭至死不改九也民爲根本七月雨水廬舍漂沒以水死西成失望以餓死執干戈以衛社稷以戰死文武衙門絳標寸紙一日數至以供

應死越人衣食取辦於舟楫調發既多民皆沉舟求手以無藝死比戶困於誅求此營未去彼營又來以財死富室輸財亦以義動之非有罪也而動加搒掠牢因以刑死大兵所過沿門供億怒駡及於婦女以辱死甲獻乙之貲丙報丁之怨百毒齊起以憂恐死今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將來合藩鎮之兵馬不能衛小民之一髮恐以髮死十也若不圖變計不知所稅駕矣戶部主事邵之詹畫地分餉以紹興八邑各有[illegible]師專供本郡寧波專給王蔣公言臣師二千既無分地理須散遣但臣自舉義而來大

服先雲終不敢歸安盧臺散兵之日單丁入伍濟則君之靈也不濟以死繼之浙師既潰泛海入閩思文授以原官閩亦尋破隱於福州之化南魯王航浙至閩從亡者文臣熊汝霖孫延齡武臣建國鄭彩平國署兵部尚書事公朝見建國舉以自代王謂諸臣曰江上之師不能成功病在不歸于一公請以建國爲元戎諸鎭皆受其節制則兵出於一矣又言兵貴精鍊然鍊兵非旦夕事也今命建國挑選敢死善戰之士不論某營某營另爲一軍自今一切封拜掛印暫行停止懸金印於此令曰有能將建國挑選之兵先鋒破敵不論守把等官即以印佩之議者曰不然各藩以私餞養其私兵孰肯令其挑之以去公言無已則改前法今自建國以下六大營每營挑選敢死善戰之士另爲六軍懸金印六於此令曰有能將本營挑選之士破敵者不論守把等官各以印佩之王以爲然自是之後兵威頗振王之初入閩也次中左所中左所者賜姓所營之地也賜姓不肯奉王以丁亥歲爲隆武三年故王改次長垣建國自以其軍連破郡邑賜姓不與焉是年十月公擬詔頒明年曾三

年戊子大統曆於是海上遂有二朔時劉沂春吳鍾巒皆隱遯不起公疏薦沂春爲右副都御史鍾巒爲通政司使又寓書兩公時平則高洗耳世亂則美褰裳急病讓夷前哲訓也司徒女子猶知君父東楽婦人尚切報仇嗟乎公等忍負斯言二公翻然就道而思文遺臣無不出矣戊子王次閩安鎭公請立史官言近者主上遣使訪求隆武又議爲弘光發喪長樂知縣鄭以佳科臣劾之主上憫其清苦又重違言官姑降級消息之旋與瀬雲即此三事皆可傳遠豈以艱難遂泯庶績晉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疏辭者四面辭者三王終不聽與馬思理劉正亨同入直當是時以海水爲金湯以舟楫爲宮殿公每日繫河艍於駕舟之次票擬章奏即於其中接見賓客票擬封進章船別去匡坐讀書其所票擬亦不過上疏乞官部覆細小之事大者則建國主之王亦不得而問也先是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欲降第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船中國公公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船中乎後世卒以[illegible]歸之而死於不爲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人也以

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稱安巢危林而自
得計之左矣登華遂請建國降建國欲使其私人守
之劉相不可建國反掠其地公與劉相書毋不直建
國建國聞之恨甚公固有血疾至是憂憤疾動而卒
六月五日也年四十三王遣官致祭贈太保謚忠介
後六年而閩人葉進晟楚之蘄蘄山舊史曰自會稽
而航海者孫碩膚熊雨殷沈彤庵與公四人皆相行
朝孫殞於滃洲沈沈於南日公與熊皆因鄭彩而死
在昔文謝孤軍角逐於萬死一生之中空坑安仁之
敗亦是用兵非其所長其進止固得自由也未有一

切大臣聽命於武夫之恣睢排奡同此呼吸之死生
而蠢然不得一置可否如幕客如旅人閩有平國浙
有方王專上則建國賜姓定西不啻一丘之貉公與
雨殷稍欲有所發舒朝懷異議暮入黃爐忠臣之熱
血不灑於疆場之鍾鼓日尋夫睚眦之干戈雖由遇
此厄會然推原其故有明文武過分書生視戎事如
鬼神將謂別有授受前此姑置當其建義之始兵權
在搢諸公皆惶恐推去不敢自任武人大君而悔已
無及矣公之從子曾莱欲余次之二十年來乘桴之
事若滅若沒停筆追思不知泚涕之覆面也

陳令升先生傳

先生諱之問字令升別號簡齋本武烈王高瓊之裔
十五孫諒遷海昌之趙家橋依外家陳氏遂冒其姓
曾祖中漸贈禮部尚書祖與相萬曆丁丑進士仕至
貴州左叅政父元成太學生陳氏科甲冠於兩浙而
先生不以華膴爲意顧獨好讀書自六經三史以下
八家之集唐宋之詩册鉛殆遍高會廣座有所徵引
長篇累牘應口吟誦以架上書覆之不錯一字當世
文章家指摘其臧否咸中要害閒吳志伊作十國春
秋先生曰古人著書以爲法戒十國人物乘時盜竊

皆出下中何容追拾其遺事乎錢牧齋有學集出多
所改竄先生訪原本細書旁註顧不免於疑論先生
曰沈約虞世南之集後世又何嘗廢之有問綏寇紀
畧流寇志優劣先生曰兩書豈可並論顧梅村之集
不及紀畧遠甚疑不出於梅村然舍梅村又無可與
梅村當者又言侯朝宗王于一其文之佳者尚不能
出小說家伎倆豈足名家淼余與先生讀書毎得其
緒論如此先生於書畫古奇器賞鑒無不精絕而青
烏素問龜卜雜術皆能言其理嘗見其卜龜追一亡
人指其兆在某方已果于某方獲之習其伎者以爲

不如也先生嘗後學於蕺山漳海兩先生顧未嘗談學與人言者不出詩書然而知學者莫如先生先生爲文壽余以爲學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之者數十人所謂後先疏附也堯舜去人其間亦邇禹皐萊朱望散亦復朞舉成文以例其餘顏曾既往董韓未與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學之重開繼茫茫有宗無翼所謂輖死而不得其傳者已若於無有兩漢萬之蓋孟子之憂患深矣有宋絕學既明以後集成考亭門徒甚盛史不勝書迄於元明亂續之際何其彬彬者歟許姚趙竇洛學行於北金吳虞許閩學

彰於南以逮栁黃吳宋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張皇六藝卒開三百年文明之治可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者歟前明學脈莫盛姚江翼之者爲江右爲淮南爲東越雖復功咎叢興末流將剝然而敝之所生救之所始也剝之寢微復之寢昌也吾學甚未嘗一日而絕也余攝齊蕺山漳浦兩夫子之堂兩夫子之學莫不原本考亭追遡濂溪二程以達於孔孟而一時門徒未見有董常黃幹之儔者何其寥寥者歟黃子於蕺山門爲晚出獨能疏通其微言證明其大義推離還源以合於先聖不傳之旨然後蕺山之學如日中

天至矣包舉藝文淵綜律曆百家稗乘之言靡不究漳浦之開物成務又何不諜而有合也儒林道學宋史分途耳食者如燕與郢之不可合以孔孟家法裁之亦曰學而已矣黃子之學所謂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固非宋史兩家之所得私而隻輪孤翼又豈無前望既往後望來者岌岌然懷兩無有之恐乎於是而知先生之不談學憂深慮遠斯人固未易測也先生於詩文亦不多作余物之曰以先生之詩文虎師以聽誰敢不從先生不應今人胸中無豎段專揣竊得歐曾一二曲折便以作者自命先生可以作文而不

作彼不可以作文而覥然作者不亦可愧乎余與之同學五年霜天寒夜漏已參半余於臥榻中聞先生放筆鏗然率以爲常先生之力學寒士中所未見也頑獨傾心於余臨沒前一日猶作書招余余能忘其把臂之言乎先生官封左諭德子皆貴人有當世鉅公志之余故不具論且恐先生之學爲富貴所掩也

胡玉呂傳

距余居數里有雙瀑之勝荒山窮谷鮮遊人之跡余幼時見有遊雙瀑詩題於古廟者其姓氏胡延試初不知爲何許人也長而習場屋之文累見先生易義始知其爲名士丙午歲陸氷修泚論里中人物言張元岵有老友胡玉呂者奇士也戊時介以其集授之元岵因誦其集中一二奇崛語問其名則先生也丙辰過海昌元岵之孫張詠來見今爲先生之集亂中失去別出數卷則自張天生傳寫之者故因請爲其傳先生名延試字玉呂別號徵所世家餘姚遷而之

武林父貞字雲龍以易名家先生傳其學補仁和學生爲易大師經其指授者制義即有師法往往登第去而先生九入貢院猶爲諸生一日學使者第其文與二等故事一等至二等賞格有差給賞及先生先生擲之於地使者大怒郡之士大夫爲解之乃已余洲聞其名聘之爲子師余洲應酬填委賓客歷賑絲每夕必手一卷與先生對飲先生上下其議論未嘗屈服已又走京師館於其族龍山家胡龍山者天下之大賈也入其門者莫不出爲富人先生自來修以外不取纖介同邑許光祚以字名嘗求先生書法先生曰吾書甚拙君焉用之光祚曰字以人重工拙其次也先生曰吾之所重者不欲以隻字落人間耳光祚一笑而去其崛強自好大抵類此臨卒令家人放砲終夜不徹始瞑陰剛之氣爲重陰所錮鬱結不解則必決裂震動以出之故爲雷電爲怒濤而砲其小小者也先生挾其所有不見知於世其爲鬱結也多矣苟非砲以泄之則死必嘯於梁觸於人而爲物怪雖然先生不過場屋之塊磊亦其小小者爾昔劉元城死時風雷轟於正寢又豈假外物以泄其怒哉

劉太夫人傳

太夫人姓劉氏安丘相國之次女夫人之夫名復植贈禮部右侍郎歸十年而禮部公歿稱未亡人者三十八年年六十七歲二子曰貞吉康熙癸卯解元甲辰登進士第以內閣中書舍人同知徽州府曰申吉登順治乙未進士第歷吏部右侍郎貴州巡撫八孫曰瀛曰膺生曰深曰潔皆官生曰霈太學生曰湛康熙辛酉舉人曰涵曰淑曰涇孫女七曾孫五曾孫女四累封至太夫人夫人出自相門自幼陶染詩禮閒事閨閫之內肅若朝典事姑莊慄不敢惰以至於終

春秋霜露雖魚菽之祭身治滌瀡不使婢僕營之以為不敬也祭士之材否使其子擇而後從夜必令執書從旁曰我豈能字解句釋覘汝等之玩誦反復清切不寐者淡於學之驗也因述祖德家風危言切戒傷先人之齊志每每痛哭掩卷而罷身處膏粱而甘擯狐菹枯羸僅足聞有清論閒流能廣子之學者邀迎集語輒重觴累俎殷勤無厭怠之色禮部亡後家勢中落官租私欠迎婦送女細碎磐竭夫人規慮淡啓終不使其子與聞有無以曠講堂性好施與衣食其族人歲有常稟親戚故人鄰里賴以不凍餒露居者甚衆太傅有孤女未嫁夫人分孫女之聯珥功其帨縷凡夫人所行皆男子之所難也蓋閨閫之婦能以一節自見者有之矣如夫人之事事合宜而後知詩書之澤遠也余嘗觀歸震川朱母顧孺人誌夫人爲宰相家女同也爲宰相家女而蚤寡又同也然顧孺人與文康同居京邸榮享過盛而夫人糴米市薪行飯分菑部署其寸田尺宅不與夷坡之女松濤瀑霓化為金石至使文章功業散於青燈紡授之下雖天之所授亦人事有所以致之也余過新安實巷屬之為傳不知能與震州之文竝行否也

從祀

從來議從祀者自七十二賢之外有以經師入者則左丘明以下二十人是也有以傳道入者則周程張朱以下是也是固然矣余以爲孔子之道非一家之學也非一世之學也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世治則巷吏門兒莫不知仁義之爲美無一物之不得其生不遂其性世亂則學士大夫風節凜然必不肯以刀鋸鼎鑊損立身之清格蓋非刑注四書衍輯語錄及建立書院聚集生徒之足以了事也上下千古如漢之諸葛亮唐之陸贄宋之韓

琦范仲淹李綱文天祥明之方孝孺此七公者至公血誠任天下之重屹然砥柱於疾風狂濤之中世界以之爲輕重有無此能行孔子之道者也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彼周程張朱不當事任其行未大光然由其言而其行可信也七公有其行矣反不可信其人乎七公不過學孔子之學以有其行豈別有所授受出於孔子之外而自立一門戶乎抑孔子之學鬬飣拘謹止於自爲不與治亂相關凡古今震動之豪傑一槩滯而出之歟是故七公之不與從祀甚可怪也或曰從祀者辨之於心性之微不在事爲之跡余應之曰數公堅强一學百折不回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其私欲淨盡矣若必欲閉眉合眼朦朧精神澄心於無何有之鄕此則釋氏之學從祀者從求之傳燈之中矣昔朱子陳同甫議利王霸之辨不能歸一朱子既不能絀同甫同甫亦終不能勝朱子同甫所以不能勝朱子者必欲以天理全然付於漢唐之君不以漢唐之臣實之也漢唐之君不能如三代漢唐之臣未嘗無三代之人物以天理把捉天地故能使三光五岳之氣不爲腐裂猶如盲者行路有明者以相之則盲亦爲明朱子謂漢唐專以人

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謂盲者爲暗合則可謂明者爲暗合則不可漢唐以下之人臣明者無代無之此七公者則醇乎其醇者也百鍊之金芒寒色正而可謂之暗合乎蓋由後來儒者視孔子門牆窄狹行焉比跡誦必共響名節重於國事莫肯硬着脊梁肩此大擔徒以亢陽勝氣齟齬於事變之來只討便宜做去此是許由務光相傳遯世之學孔子之所謂逸民者而吉凶同患之學亡矣故視此七公者皆等之爲外道嗟乎七公之從祀爲小使彌綸天地之道不歸於孔子其害可勝旣乎

上帝

邪說之亂未有不以漸而至者夫莫尊於天故有天下者得而祭之諸侯以下皆不敢也詩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又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其渫瀆於天如此天一而已四時之寒暑溫涼總一氣之升降爲之其主宰是氣者卽昊天上帝也周禮因祀之異時遂稱爲五帝已失之矣而緯書創爲五帝名號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蒼帝曰威靈仰鄭康成援之以入註疏直若有五天矣釋氏益肆其無忌憚緣天上地下唯我獨尊之言刱爲諸天之說佛坐其中使諸天侍立於側以至尊者處之於至卑劫奔走之役顧天下之人習於見聞入彼塔廟恬不知怪豈非大惑哉爲天主之教者抑佛而崇天是已乃立天主之像記其事實則以人鬼當之幷上帝而抹摋之矣此等邪說雖止於君子然其所由來者未嘗非儒者開其端也今夫儒者之言天以爲理而已矣易言天生人物詩言天降喪亂蓋冥冥之中實有以主之者不然四時將顚倒錯亂人民禽獸草木亦渾淆而不可分擘矣古者設爲郊祀之禮豈眞徒爲故事而來格來享聽其不可知乎是必有眞實不虛者存乎其間惡得以理之一字虛言之也佛氏之言則以天實有神是囿於形氣之物而我以眞空駕於其上則不得不爲我之役使矣故其敬畏之心蕩然儒者亦無說以正之皆所謂獲罪於天者也

魂魄

或問醫家言心藏神脾藏意肝藏魂肺藏魄腎藏精與志信乎曰非也此以五行相配多爲名目其實人身止有魂魄二者而已禮記曰魂也者陽之盛也魄也者陰之盛也延陵季子之葬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無不之也不言魄者已葬故不及魄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所謂精氣即魄也神與意與志皆魂之所爲也魂魄如何分別曰昭昭靈靈者是魂運動作爲者是魄魄依形而立魂無形可見故虎死眼光入地掘之有物如石謂之虎威自縊之人其下

亦有如石者猶星隕爲石皆魄也凡戰場之燐火陰雨之哭聲一切爲厲者皆魄之爲也魂無與焉譬之於燭其炷是形其焰是魄其光明是魂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人之生先有魄而後有魂也及其死也有魂先去而魄尚存者今巫祝家死後避衰之說是也有魄已落而魂尚未去者如楚穆王弒成王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中行穆子死而視不可含是也然則釋氏投胎託生之說有之乎曰有之而不盡然也史傳如羊叔子識環之事甚多故不可謂之無或者稟得氣厚或者培養功深或專心致志透過生死凶暴之徒性與人殊投入異類亦或有之此在億兆分之中有此一分其餘皆隨氣而散散有遲速總之不能留也釋氏執其一端以槩萬理以爲無始以來此魂常聚輪迴六道展轉無已若是則盛衰消息聚散有無成虧之理一切可以抹却矣試觀天下之人尸居餘氣精神瞭瞳即其生時魂已欲散焉能死後而復聚乎且六合之內種類不同似人非人地氣隔絕禽虫之中牛象蚤虱大小懸殊有魄無魂何所憑以爲輪迴乎然則儒者謂聖賢愚凡無有不散之氣同歸于盡者然乎否耶曰亦非也吾

謂有聚必散者爲愚凡而言也聖賢之精神長留天地寧有散理先儒言何曾見堯舜做鬼來决其必散堯舜之鬼綱維天地豈待其現形人世而後謂之鬼乎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豈無是事而詩人億度言之耶周公之金縢傳說之箕尾明以告人凡後世之志士仁人其過化之地必有所存之神猶能以仁風篤烈拔下民之塌茸固非依草附木之精魂可以誣也死而不亡豈不信乎或疑普天之下無有不祭其祖先者而謂凡愚之魂盡散則祭乃虛拘乎曰凡愚之魂散矣而有子孫者便是他未盡之氣儒者謂子孫

盡其誠意感他魂之來格亦非也他何曾有魂在天地間其魂卽在子孫思慕之中此以後天追合先天然亦甚難故必三日齋七日戒陽厭陰厭及立尸以生氣迎之庶幾其一綫之氣若非孝子慈孫則亦同一散盡也

地獄

地獄之說儒者所不道然廣記夷堅諸書載之甚煩疑若有其事者蓋幽明一理無所統屬則依草附木之魂將散於天地冥吏不可無也然當其任者亦必奸生如梟獍使陽世不得其平者於此無不平焉陽世之吏因乎天下之治亂亂日常多治日常少故不肖之吏常多亦其勢然也冥吏爲上帝所命吾知其必無不肖者矣乃吾觀爲地獄之說者其言刑有碓磨鋸鑿銅柱鐵牀刀山雪窖蛇虎糞穢慘毒萬狀目所不忍見耳所不忍聞是必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性

與人殊者始能勝其任吾不意天帝所任治獄之吏乃如唐之武后也且陽世之刑止有笞杖徒流絞斬已不勝其紛紜上下若地獄言而信則故鬼新鬼大亂於冥冥之中矣陽世之愛惡攻取方謝而冥地之機械變詐復生夫子所謂肩如羿如而顧息者殆有甚焉或曰地獄之慘刑所以禁陽世之爲非者也上帝設此末命使亂臣賊子知得容於陽世者終不容於陰府以補名教之所不及不亦可乎余曰不然大奸大惡非可以刑懼者也地獄之說相傳已久而亂臣賊子未嘗不接跡於世徒使虔婆頂老窠其纖介

之惡而又以奉佛消之於世又何益乎夫人之爲惡陰也刑獄之事亦陰也以陰召陰則沍結而不可解唯陽和之氣足以化之天上地下無一非生氣之充滿使有陰慘之象滯於一隅則天地不能合德矣故知地獄爲佛氏之私言非大道之通論也然則大奸大惡將何所懲創乎曰苟其人之行事載之於史傳之於後使千載而下人人欲加刃其頸戮之爲禽獸是亦足矣孟氏所謂亂臣賊子懼不須以地獄蛇足於其後也

賦稅

先王之時民養於上其後民自爲養又其後橫征暴斂使民無以自養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田出於王以授民故謂之王土後世之田爲民所買是民土而非王土也民待養於上故謂之王臣民不爲上所養則不得係之以王孟子以二十取一爲貉道以授田時言之也若其所自買之田卽如漢之三十而取一亦未見其爲恩也而況後世之賦輕者十取其三重者十取其五六民何以爲生乎民既無以爲生則隱避催科詭計百端并亦難乎

其爲上矣夫古之賦稅以田爲母以人爲子人有去來而田無改易故履畝而稅追呼不煩今之賦稅以戶爲母以田爲子田既錯雜而戶復出入故按籍而徵稽攷甚難今總不能如古八家同井之法顧田有號數一號或千畝或數百畝則何不以一號當一井立爲號長按號而爲催科使號長董其稅事凡有七便詭寄之術窮一也飛灑之路絕二也厥田上上至於下下九等不得那移三也胥吏無從上下四也丈量既定不可增減五也十年編審止在業主田號不動六也有司按籍而索完欠井然權不旁落七也較

之按戶催征知戶而不知田者相去懸絶矣雖然此不過催稅便於有司吾誠不敢以養民者望之後世但使兩稅之法復於前代徵其用土所自出不以銀爲事庶幾民得以自養耳

科舉

科舉之弊未有甚於今日矣余見高曾以來爲其學者五經通鑑左傳國語戰國策莊子八大家此數書者未有不讀以資舉業之用者也自後則束之高閣而鑽研於蒙存淺達之講章又其後則以爲泛濫而說約出焉又以說約爲冗而圭撮於低頭四書之上童而習之至於解褐出仕未嘗更見他書也此外但取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移前綴後雷同下筆已耳昔有舉子以堯舜問主司者歐陽公答之云如此疑難故事不用也罷今之舉子大約此類也此等人

才豈能效國家一幛一亭之用徒使天之生民受其笞撻可哀也夫顧有心世道者亦明知此輩之無用皆因循而莫之救何也如以朱子學校貢舉私議行之未始不可然極重難返之勢不無惶駭莫若就今見行事例稍爲變通未嘗不可以得真才也今第一場經義第二場論表判第三場策五道經義當依朱子之法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不必如今日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論以觀其識見表以觀其綺靡判當設爲甲乙以觀其剖決策觀其通今致用所陳利害其要如何無取海行言語勦從套括嗟

乎舉子苟能通此是亦足矣無奈主文者相習成風去取只在經義經義又以首篇爲主二場三場未嘗過目遂夫經義已取始弔後場以充故事雖累經申敕眞如充耳亦以時日迫速不得不然也余嘗與萬季野私議即浙江而論舉子萬人分房十餘人每人所閱不及千卷日閱二百卷五日可畢第一場取一千卷揭榜其不在千卷內者不得進第二場第二場千卷每人閱一百卷一日可畢當取五百卷揭榜其不在五百卷內者不得進第三場第三場方依定額揭榜始謂之中式如此則主文者不得專以經義爲

主而二場三場爲有用舉子亦不敢以空疎應世會試亦然此亦急救之術行之數科後取朱子之議行之又何患人才之不出乎

罵先賢

偶閱徐芳所記錢牧齋言吳郡泰生某同載北舟中往往罵李卓吾不置牧齋笑曰卓吾非可輕罵之人也至京師生忽大病見一人前讓曰我卓老也子何人斯而亦罵我生大懼翌日市楮幣羹飯祭而拜之以謝愆焉病始愈余於是爲今之罵象山陽明者大懼焉卓吾生平喜罵人且其學[illegible]得罵之未始不可而卿兩人尚不可罵况象山陽明之爲先賢者乎吾恐冥冥之中必有奪其魂魄而非楮幣羹飯之可以謝也吾嘗有言人即頑冥不靈必不敢罵關壯繆以

其能禍之也壯繆之賢不過如象山陽明而其與者壯繆之威靈以香火像設象山陽明之威靈以書卷誦讀嘗謂書卷誦讀不如香火像設乎是不知二五之爲十也雖然今之敢於罵象山陽明者以晦翁爲之主耳此如豪奴之慢賓客猘犬之逐行人其主未嘗知也假使鵝湖之會朱陸方賦詩問答去短集長而朱氏之舟子輿人忽起而鬨堂罵詈以助晦翁晦翁其喜之乎不喜之乎吾知其必撻而逐之矣今人於兩先生之學不過習德性問學之常談其識見無以甚異於舟子輿人也晦翁有靈必且撻之冥冥之

中象山陽明獨不能如壯繆乎

四明山九題考 甲寅

唐陸魯望皮襲美有四明山唱和分爲九題後之言四明名勝者莫不淵源於是顧四明非九題所得盡而尋九題者又往往不得其處故宋施宿云謝遺塵所稱及陸皮諸詩世雖競傳之顧今四明山中居人乃不知异境果安所在蓋與華山之華陽武陵之桃源皆神仙境可聞而不可即者也嘉靖間餘姚岑原道求遺塵九題止得所謂石窗者鄞人沈明臣以大蘭山爲過雲奉化戴洵以伏錫爲石窗皆以意相卜度宜乎其失之遠也余劖四明山志與山君木客爭

道於二百八十峯之間而知所謂九題者陸皮未嘗身至止憑遺塵之言鑿空擬議故在陸皮已不得九題之實後人憑陸皮之詩以求九題其不得遺塵之實又何怪乎余既考其得失每題系以一詩豈能與魯望襲美爭秀然憑虛摭實使好事者無迷山迷謽之歎則有間矣一曰石窗在大俞村自䴥至䴥十里剏成石室高五尺深倍之廣如深而六之中界三石分一室而爲四謝康樂山居賦註云方石四面開窗不知其總在一面也其謂之窗者凡石穴多在平地故稱之爲洞爲室此獨懸空半山有似乎窗也二曰

過雲奉化雪竇山有嶺名二十里雲故遺塵三山中有雲不絕者二十里因此嶺而言也三曰雲南在桃花坑山之下其里至今名雲南里陸詩之巴竇越鳥皮詩之無雁到峯前豈可點綴以滇楚事乎四曰雲北蓋雪竇之北也陸詩金庭如有路皮詩應得入金庭金庭在剡縣是四明之西南言之於雲南差近言之於雲北則懸隔矣五曰鹿亭在大蘭山南史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創愈然後去故于祠宇觀側建鹿亭陸皮不原故事汎稽物態引麝穿竹又何當也皮詩爲在石窓下失

其地矣六曰樊榭元曾堅云劉樊從大蘭飛昇建祠其所祠側爲樊榭皮詩石洞闢人笑大蘭未嘗有石洞也七曰潺湲洞餘姚之白水宮是也天寶間從大蘭移祠宇觀於此始劉樊居潺湲洞側師事白君因其故居也八曰青欞子今亦無識之者所謂味極甘而堅不可卒破者按以求之更無一物相似豈艸水之種類亦有絕歟陸詩環岡次第生徒虛語耳九曰鞠侯雪竇西十五里爲徐凫山有鞠侯巖以其象形鑿字名之櫕峯割日哀湍崩雲誠奇地也皮陸以連臂斷腸當之何山無猿而以此私一四明哉有以知

其不然矣是故文生於情情生於身之所歷文章變衮徒恃其聲采經緯恍惚而江淹之雜體作矣承虛接響寧獨此九題哉遺塵發之而余考之千年旦暮同是南雷之人相與言南雷之事而已

讀塋書問對

或問趙東山塋書問對所謂形氣者對曰形者山阜之象形於金木水火土也氣者山川之脈理或聚或散聚者其生氣也又問所謂方位者對曰以八卦辨龍之貴賤及二十四山之衰旺生剋是也問者曰東山信形氣而斥方位是乎對曰是也然東山不能自持其說耳夫山川之起止合散觀其大略亦不難辨固人人可以顯而得之東山精微其說以爲吉土之過由於天畀塋師言天命可改東山言人事難致其害理同也然則其故何也曰鬼蔭之說啟之也問者

曰鬼蔭之說非乎程子言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對曰唯唯否否夫子孫者父祖之分身也吳綱之貌四百年尚類長沙蕭穎士之狀七世猶似鄱陽故嚙指心痛呼吸相通夫人皆然後世至性汨沒墮地以來日遠日疏貨財婚宦經營異意名爲父祖實則路人勉强名義便是階廷玉樹彼生前之氣已不相同而能同之於死後乎子孫猶屬二身人之爪髮托處一身隨氣生長翦爪斷髮痛痒不及則是氣離血肉不能周流至於手足指鼻血肉所成而折臂刖足蒿指劓鼻一謝當身卽同木

石枯骸活骨不相干涉死者之形骸卽是折臂刖足蒿指劓鼻也在生前其氣不能通一身在死後其氣能通子孫之各身乎昔范縝作神滅論謂神卽形也形卽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難之者謂神與形殊生則合爲一體死則離爲二物二說雖異然要不敢以死者之骨骼爲有靈也後來儒者言斷無以旣盡之氣爲將來之氣者卽神滅之說也釋氏所言人死爲鬼鬼復爲人者卽神不滅之論也古今賢聖之論鬼神生死千言萬語總不出此二家而鬼蔭之說是於二家之外鑿空言死者之骨骼能爲禍福窮

通乃是形不滅也其可通乎是以古之先王懸棺之後迎主於廟聚其魂魄以墓中枯骸無所憑依也其祭祀也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彷徨淒愴猶不能必祖考精神之聚否今富貴利達之私充滿方寸叩無知之骸骨欲其流通潤澤是神不如形孝子不如俗子也問者曰若是而塋又何必論形氣乎曰不然布席豈皆亦有方位筮賓求日豈因利益況乎永托親骸而使五患相侵坐不正席於心安乎程子所謂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者據子孫之心而爲言也豈在禍福乎問者曰今世視此若禍福交乎而

付寧皆狂惑乎曰不觀宋景濂之誌傳守剛乎焚屍沉骨之俗成繆弁之家亦靡然從之不然則以爲辱親也彼之惡擇地猶此之惡焚屍也習俗亦何嘗之有問者曰地苟不吉遷之可乎曰不可焚屍之慘夫人知之入土之屍棺朽骨散拾而置之小櫝其慘不異於焚如也何如安於故土免戮屍之虐乎卽不吉亦不可遷也問者曰形氣旣吉則鬼蔭在其中又何必外之也對曰鬼蔭之說不破則多計卜度之心起受蔭之遲速房分之偏枯富貴貧賤各有附會形氣之下勢不得不雜以五行衰旺生剋必愈貪而愈昏

說愈多而愈亂於是可葬之地少矣誠知鬼蔭之說則大山長谷廻溪伏嶺之中其高下深厚之地何在無之便是第一等吉壤精微之論不能出此雖有曾楊廖賴亦無所用無俟乎深求遠索無可奈何而歸之天命也問者曰古人凡事筮日東山斥方位而并斥時日何也對曰古之筮日非生剋衝合之謂也時則皆以質明唯昏禮用夜有定期也曾子問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葬以日中可知不然謂之痁患下壙而以宵中今日擇時之害也風和日出便於將事謂之吉日風雨卽是凶日筮者筮此也

今之葬者不以雨止擇日之害也故東山之見卓矣

化安寺緣起 己酉

化安寺在餘姚通德鄉之剡湖廢於弘治正德間碑碣無存縣志云化安講寺後唐清泰元年建宋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普圓院宋會稽志云普圓院在餘姚縣南三十五里後唐清泰元年建號化安院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然則稱化安講寺者元以後事也其見於他傳記者宋史陳橐列傳橐字德應餘姚人以權刑部侍郎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初讀宋史以剡中爲剡縣及考城塚則云宋侍郎陳橐墓在化安山廬舍遺址猶有存者所謂陳

園老梅殭仆倘是數百年以上物始知剡中之即爲剡湖僑寓僧寺之即爲化安寺也元虞集狀餘姚州判黃茂云附近有化安永樂二寺府君皆捨田山於僧永爲子孫藏修遊息之資州判者吳艸廬高第弟子予之九世族祖也宋玄僖詩集五月十四日過應平仲書塾其夜至明日雨不止有懷藍溪許月山化安眞淨源天晴獨跨蹇驢來准擬書堂一宿回野色幾年違白首雨聲半夜落黃梅南山樹對高僧立東浦花隨處士開親舊有懷難晤語出門流水沒蒼苔南洲洽雨軒集有送坦達中住姚江化安詩云深居

亦矯俗用世非我期徘徊越壠坂所重遭明時商飈薄江渚蘭蕙幸未衰爲言采芳者何以遺所思宋玄僖召修元史博洽爲建文皇帝薙髮皆明初宗匠而眞淨源坦達中與之相友其非聊爾人可知由此推之其前其後此寺必多名流勝士不以負販一拂子爲重輕者其姓名徒付之山高水淸而已可不惜哉自　先忠端公賜塋化安山予每過諸家文集子涉此山者輒抄之以爲故事其所得於寺者僅如此寺廢雖久把茅而處者不絕具德禮江月某氷懷其皆出而有聞於世予以吾母姚太夫人之命割地數十

畝展其員幅於是佛殿粗具昆山歸莊爰書寺額山門法堂一切未備然可由是而踵事也夫先州判捨田山于方盛之日吾母捨地於已廢之後何黃氏與茲寺有夙契也嗟乎世之言久遠者無如於佛而盛極之寺院數百年已不能必其如故然猶可談之成壞之理獨怪自後唐至於有明歷年不爲不久名流勝士不爲不多不能以鐘鼓之力延其餘響反若因陳侍郎而有此寺因陳侍郎之寺而有此眞淨源坦達中區區之名氏不然姚江如此寺者何限又誰爲之推尋哉佛氏所謂久遠者果安在耶陳德應倘佯

其先忠端公旁薄於後茲山當與天壤俱敝自此雲
水蓮止易以垂名幸矣

辯野史

甲子阮大鋮之發難也內外合謀借中書汪文言以興大獄苟文言之獄不解則楊左魏三公之逮不至乙丑矣故魏忠節書片紙求救於　先忠端公云事急矣勿殺義士斯時某年十五接此紙入呈於先公先公即至金吾劉僑所密計不竟其獄於諸公得無逮染未幾金吾以寬文言徹籍金吾亦遂委過於先公群小意忌諸君子中惟先公智勇深沉必爲吾儕患其後惠公元孫爰書詭行頗僻之劉宗周很心辣手之黃某意指此一事也乙丑冬訛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謀翻局　先公用李實爲張永以誅逆奄逆奄聞之大懼刺事至江南四輩漫無影響刑部侍郎沈演欲自以爲功奏記逆奄日事有跡矣逆奄使人日譙訶李實取其印信空本塡七君子姓名云俱係吳地縉紳盡是東林邪黨蓋因訛言起於吳地而不知先公實越人也　先公三疏劾奄雖爲其所恨然非訛言則禍亦不若是之酷非解文言之獄以救楊左魏三公爲群小所喪膽則亦無此訛言也近見王獄清流摘鏡謂李實睚眦於逆奄　先公實欲收逆奄之功而不避形迹則是呆人說夢矣此時宮府燃

知一逆奄以王安之植根深固不能保其腰領區區疎遠之李實度奉其意指且不暇而使之別生事端愚者所不出矣逆奄與群小朝夕所計慮者翻局二字終逆奄之世無人敢萌此意而群小自爲風鶴者則有二節其一甲子十一月孫高陽行邊至薊欲入覲群小奔告於逆奄曰此晉陽之舉戶部侍郎李邦華召之也其一則訛言　先公用李實事也近日孫徵君鍾元墓志言楊左下獄高陽欲興晉陽之甲以救之楊左已斃而止移甲子十一月之事於乙丑七月則高陽實有其事猶王姚謝　先公實有其事也逆奄之亂去今五十餘年耳目相接其大者已牴牾如此向後欲憑紙上之語三寫成烏豈復有實事哉

大方伯馬公救菑頌

康熙二十九年餘姚大水自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十二日平地水丈餘屋廬飄沒人民溺者無算棺槨皆湧地而出禾稼一空溺餘之民弱者垂手就死强者持白挺摟牟而食盜賊蠭起道路不通旁近縣之受菑者大略殺姚十之八九郡侯李公即於八月之盡行部至姚截米數千石由縣及鄉觀其肥瘠而身親給之俾饑民稍延旦夕又檄守帥撥兵分屯要路居民始得安寢侯遂至行省哭告于上臺不與秦庭之求救大方伯見五馬公如痛在已慨然曰浙省十一郡猶一身也今雖紹興一郡之菑其于各郡亦猶手足之受傷也昔秦晉各國且有汎舟之役况一省乎於是各郡共拯一郡募米得萬餘石絮衣數千件使李侯得恣其設施計一郡之官不足用令各郡之邑令從李侯以往李侯既得公所募以爲之權輿又遍募富人出米以佐其費而富人之爲富不仁者侯即令出米以除其愆十一月十七日侯復至姚宣公之德意又復遍歷窮鄉人受三月之食勿小半之察之言動色理之閒其尤無聊賴者則加給之共受凍不堪者則絮衣副之其流棺遺骼散在原野河壖者

則在處歿瘞之萬民歡呼雷動起于白骨即未受菑之年亦未能如此之一飽也余嘗讀曾子固越州趙公救菑記救荒之策絲理髮櫛從來未有如趙公者也以今較之宋時一郡錢米郡守得專出入今存畱無幾事事束手趙公之所賑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今餘姚及各邑何止十萬餘人且四五倍矣趙公之時富民尚有倉廩今大浸之後富民亦且糴食趙公之時官聚尚有五萬二千餘石今官無積穀亦且累年則今日之難于趙公可知矣且趙公所賑止及孤老疾病不能自食者今則并能自食者而亦賑之趙公慮其饑不慮其寒今則慮其寒而使之有衣有褐焉趙公所瘞者當時所死之人今則并百年陳朽之棺千餘而瘞之葢皆過于趙公矣夫以難于趙公之時而能過于趙公之所行非公之精心至力能通融于各郡之中即李侯亦何所措手乎公由杭守其豈第經濟爲　皇上所拜歷臬司至今官其可書者甚多此不著止述輿人之頌曰

天菑流行何時蔑有嗟我越州數逢陽九馮夷爲虐海嘯山崩毒龍戰野其月千燈廬舍飄沒禾稿一空死者已矣生者何從三韓李侯救之孔亟載米數千

通其呼吸啼饑號寒十萬餘人如以杯水救一車薪侯乃痛哭訴之行省馬公蹙然當食而餧緊十一府情猶兄弟一府受傷各府隕涕共起拯之米舟啣尾以付李侯瘡痍庶起李侯身親窮鄉僻壤鵠形鵠面水客魍魎老者扶杖壯者負橐婦女蓬跣幼小錯落亦有病者疲曳而來言語模糊舉動顛躓食無嗟來綿定奇温庶幾卒歲可免遊魂各盈所願再拜稽首佛乳千條分灌兒口鄭俠之圖慘淡嗚咽馬公之圖顏面喜悅天降奇災豫生奇人人定勝天天心之仁

祭葛悔菴文

嗟乎十年已來余之風波禍患苦無已時然一歲之間非先生過我則我過先生必且再三一罄其心之所甚痛竹燈木榻即啖野葛之味亦足樂也自先生出門余死一兄一孫兩媳刊章名捕幾陷穴胸焚妻之禍我謂旦中悔菴粤中將至必有名香佳硯出而相玩吾二三年間所歷之苦縷縷於前泫然衆欷相對慮幾可以忘矣豈知風波之民即此一日之衆欷相對者天亦不欲以假之乎余之交先生與文虎蓋在壬申之歲也當是時東林復社爭相依附于所居

僻遠城市亦不乏四方之客喪亂之后其跡如掃瑞當嘗曰文虎云亡百里之內自殿安而外誰復窺黃氏之藩籬者晚潮落日孤蓬入港雖里嫗蕘兒亦知其爲先生訪余兄弟之舟也吾老母癸酉四旬癸未五旬先生與文虎皆如期而至癸巳六旬先生揭揭度阡陌間坐定出所作正氣堂壽讌序讀之傷文虎之不偕不覺失聲而哭先生又去三十年登堂拜母之客一朝盡矣先生以乙未十一月二十日別我聞訃亦在是日余之別文虎也乙酉十月十日其聞訃也丙戌十月十日豈數之偶合與抑吾二三兄弟至

情之所感召乎去年四月夢先生與文虎躋仲過我因作詩紀之遂爲懸讖則不可不謂感召之所至也嗟乎先生名思陵孝廉二十又二年飢寒流落關係腳明夫復何憾而先生嘗謂人曰吾一入長安則竹橋剡中之路豈可復過先生之不以竹橋剡中易長安者則欲與吾兄弟共此飢寒流落斯言歷然寧可銷磨皇天后土旣屬無情後死之痛顧影彌深先生其必悽愴於我詞也夫

雁來紅賦

潺暑初謝秋聲在樹寸寸寒烟山山靈雨水潺湲而無極天寥泬而如碁嗾究兮菲菲長空參差兮景酉古渡蕙蘭心死芙蓉腸斷草則黛去情亡葉乃根離恨絆愛有弱草生於皆畔根老無花條孤不芰埋苔蘚所不辭招覓陸以為伴於斯時也忽然露奇逞爾目換黃疑曉鶯坐樹紅若春鵑哭血蜀錦出濯霞光方亂幾登群卉之目豈特百草之冠兒子百家進曰天下之物無大小未有不得一暢發其精華者也彼草木之甚微或花或葉必蒙一時之咨嗟況夫魁梧長者而有終身于風沙奈何不能安靜待時急流俗之謳譁余乃喟然嘆曰汝以其妖光奪目冶色欺人乃精華之得發耶方其雲慘慘而欲凝月黯黯而將墜莫訴霜饕誰憐雨劫襍粉染于凄露酸心習為熸葉秋風宛轉原是哀冤夕陽離但有啼頰相對吟蟲時來病蝶豈知其所不得已者人反賞之以目睫乎小子識之君子闇道而朕心空得第奚羨榮枯于外境達人苦富貴之桎梏世方以為慶修士傳聲名之頓撼世方以為盛又何殊于茲草之萋泡將敗女方以為得遂其性乎故曰木有爽否有損庫有過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

海市賦

余登蓬萊山望海山僧四五人皆言春夏之交此地特多海市各舉所見與圖畫傳聞者絕異蓋傳聞者多言蜃氣燭天影象見於空中豈知附麗水而以呈譎詭言者不出雲氣髣髴豈知五采歷落刻露秋毫東坡在登州以歲晚得見爲奇然霜曉霧後往往遇之亦不必拘拘於春夏也信耳信目自有差等山僧約明年三四月來宿其舍海神當不余棄先次第其言而賦之

己酉之冬觀海蓬萊山僧四五指點空濛曰瀕海之

地不一茲獨當夫神宮也光怪發作亦何人而不逢但稱登州之海市者蓋不免於瞽聾余曰各言其狀本源曰其爲城也雉堞崔嵬麗譙睥睨三里七里勾股可攝於焉戎馬乘城蹀躞照白竊驪雨槊風徽烽火之告嚴危黑雲之將壓其爲樓也甍甍百尺成以鬼巧綺窓朱瑣明星熒熒妃雖遝凭閌渺渺其語可聞若在粧曉有時而現爲黃幄深簷婀娜繡帶悠揚何采旄桂旗之蠹屛茲特疊出以爲章汪道者日亦有單門聚落忽然而來屋瓦參差門戶洞開嗟朝煙之不起豈井臼之生埃固職方所不紀亦瑕乎

所不災續宗曰當旭日之初高有霜鐘之寫質制宏萬石音諧七律藏寂寞於元聲雖蒲盈而不出少焉變爲城郭中引長橋值刺史之行部或中丞之入朝鳴笳列騶夾轂喧囂何珠宮貝闕而以鹵簿宣驕其後幻爲染肆綠沈紅淺羅綺繽紛借霞天以爲色蒸香草而成文彼蜀江之濯錦信天人之攸分補陀僧曰橘柚初黃颯然風葉覽觀大洋湧起寶塔四面勾欄七重鞍轡華腦風濤光交目睫遇其變現狀若鷄螺瑣碎未品大越丘坡閃屍之下湛然水波若夫海路壯濶一山千里雖人跡所不交亦針經之能指爾

乃帆檣未掛倚窓賓啟忽焉叢島近塞孤峯魁峙疑異國之飛來豈靈居之遷徙當其當絕不煩辨名曰浮山海人習此或曰此何理也余曰夫積塊之間紅塵機巧蔚華銷鑠猶且群羊飛鳥野馬磅礴彼大海空靈神明郛廓百色妖霧豈能牢落故其軒豁呈露者窮奇極變而無有畛齬此固蛟龍之所不得專天吳蝄像之所不能作況蜃之爲物甚微吐氣更薄乎南海謂之浮山東海謂之海市是乃方言之訛也

姚江賽社賦

歲丙寅余以　先忠端公入祀鄉賢留城東數日值賽神之會舉國狂遊憶癸未於袁令座上旄忠介言吾姚禮拜聚衆至數萬將有揭竿之變余云遊人烏合非白蓮無爲之比言猶在耳忠介已爲千古人物余龍鍾曳杖雖繁華過目而悽愴滿懷因爲賦之

原夫祠廟之設東嶽無兩固天帝之孫五岳之長而怪書僻說遂以爲收名魂傀王帥魍魎伊黔首之無知唯禍福之是仰咸歌舞以接神沓風雲以盼蠁至

姚江之迎賽尤人情之狂蕩時當暮春芳草烟交樵花紅染娜心同而未折鶯乍嬌而猶慊於是金鼓鏦錚旌旛舒捲節進退以佛號聲搖屋瓦別隊伍於懸燈走及奔犬焚香則十里之霧明燭則列星之閃儼細柳之軍容恍上林之數衍城東五里有廟巍然十六之日四方畢𥈭厥隊維百一隊數千蓋十萬之人於此周旋紅旗四合歌吹沸天則有漂絮村娥膏粱纖弱婉娩乎褒王巫姊妹乎陳思洛巳捐團扇不施紺幕臉泼芙蓉氣凝蘭蔦髮光可鑒流波似鏡斂則紫玉盤龍裙則金泥簇蝶綷縩之聲若風度竪平日紅閨深閉錦車呵導者至此而遊人下走不免肩挨而屐錯眞粉黛之如土目睛爲之銷鑠爾乃飛凫戲浪群龍出戲五彩陸離鱗甲鋒利爭先競捷濤狂浪厲隱隱填填共驚風雨之驟至虞初故事院本俗戲陸從舟施輪宿轉孤鶻且末樂工不選乃命稚女克賦粉子蒙遣漚珠權艷神心繼絶至若夜以繼晝素月流天士女雜沓燈火連延墻中環珮陌上金鈿而江上神燈復顯異其間初明滅于空翠旋瀲灩于野田大炬前導碎火分傳若近若遠若散若聯聲啾啾而似語微泠泠而無烟晰者以爲神之往來不知靈氣發洩於山川也念昔人之在昔兮以釀亂爲深憂余答以無庸兮此不過儈父之春遊去之四十四年兮今復見於城陬悲昔人之箕尾兮將謂吾何求亂曰鄭女芍藥曹盱婆娑成風土兮三春花鳥千古文章爲藻黻兮夜月神絃空江巫笛今猶古兮

獲麟賦

康熙己巳斗柄東指麟見餘姚烏山胡氏牛之豣産神光照里狠頂馬足麕身牛尾遍體肉鱗間以金紫口如噴血聲函宮徵其文采之陸離豈馬牛虎彪之可擬雖其爲天下所不恒有雖婦人小子亦知其爲是謂之祥者曰歲星所散爲人沾壽逝聖鳴庭必明王在宥玉書墜地而至聖稽首其至也因時故出也不偶謂之不祥者曰鉏商一獲而周室衰孝武一獲而漢祚微元和章和凡三年而五十一見章帝何德以堪之安帝延光亦凡三見孝獻一年之間十見於京師若麟十六石虎刻之庭塀晉唐以降無代無有而孟蜀之邦乃至多於狐狸昌黎有言謂之不祥也亦宜余曰夫窮理者必原其始在物者必有其因淩山大澤龍蛇是屯風雨晦冥下與物親馮馬龍駒馮牛麒麟是皆龍種故夏出乎見聞維茲烏山當海之濱春郊風暖陌上草薰或降或飲濕耳于羣遇靈物之蜿蜒覺和氣之絪縕逮其生也張烟霧於海際耀光景於良晨世方以爲怪實不異馬牛虎鹿之胎娠麟見之明年蛟蜃之出以千計蓋可以驗龍之所孳或者不推物理之自然而睢陳言之是循則祥不祥之辯徒爲瞽說之紛紜也

孤鴿賦

原鴿之爲物羣飛刺天閒庭旣習野性都捐晨鶩荒鷄相爲後先盛則呼朋而至衰則鼎族而逐吾廬之鴿亦嘗景附接翼連雲頻聲拂腊一朝星散孤鴿不去仰華屋之寥寥兮昔嚮侶而命儔今故巢之闃闃兮羌斂翼而明聁當其月冷堦前風動簷鉤覘花影之搖曳疑故侶之相求逮夫草綠碧腴麥黃婦饁鳥䳒雌飛鳴喈喋我獨何爲不敢相雜哭葬心死桂枝露滴長夜何其孤影在壁懷舊維故今夕何夕彼孤鴿之不偶兮鎗逕隙而南北嗟茲鴿兮飛不出於一域花是悲絛兮苦爲恨邑彼鷞鵡之失羣兮猶混聲以媚人嗟茲鴿兮死別而辭不似息夫人之戀舊兮遂終身而不言但見其日登屋脊兮舉頭而望乎天外朝雲夕陽風饕雪虐羌獨立而不移若有所期而相待吾不知其何所思兮夫亦憂心之無界從也塊然獨處俯首陳編唾壺不缺非夢已燃鴿止坐隅能不慨然

南雷文約卷之三終

黃梨州先生南雷文約卷之四

後學 鄭性 訂
鄭大節 較

明文案序上 乙卯

某自戊申以來卽爲明文之選中間作輟不一然於諸家文集蒐擇亦已過半至乙卯七月文案成得二百七卷而嘆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衆勢之中而巨子嘵嘵之口舌適足以爲其華陰之赤土崇禎之盛王李之珠盤已墜邯鄲不斷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以理旣往之緖言此三盛之由也某嘗標其中十人爲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杜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菴道園尙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議者以震川爲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敘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間或闌入較之宋景濂尙不能及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

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前代古文之選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爲茈若文選主於修辭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覇也文粹掇菁擷華亦選之鼓吹文鑑主於政事意不在文故題有關係而文不稱者皆所不遺文類則蘇天爵未成之書也碑版連牘删削有待若以文案與四選並列文章之盛似謂過之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其文反能過於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轍唯視其一往深情從而捃摭之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今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

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遊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也試觀三百年來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千家每家少者數卷多者至於百卷其間豈無一二情至之語而埋没於應酬訛雜之内堆積几案何人發視卽視之而陳言一律旋復棄去向使滌其雷同至情孤露不异援溺人而出之也有某茲選彼千家之文集厖然無物卽盡投之水火不爲過矣由是而念古人之文其受溺者何限能不爲之慨然

明文案序下

有明文章正宗蓋未嘗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後東里春雨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質有其文景泰天順稍衰成弘之際西涯雄長於北匏菴震澤發明於南從之者多有師承正德間餘姚之醇正南城之精鍊掩絕前作至嘉靖而崑山毘陵晉江者起講究不遺餘力大洲浚谷相與犄角號爲極盛萬曆以後又稍衰然江夏福清秣陵荆石未嘗失先民之矩矱也崇禎時崑山之遺澤未泯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恭張元長皆能拾其墜緒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閩中

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石齋以理數潤澤其間計一代之製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學力爲淺深其大旨則有不同顧無俟於更絃易轍也自空同出突如以起衰救弊爲已任汝南何大復友而應之其說大行夫唐承徐庾之汨没故昌黎以六經之文變之宋承西崑之陷溺故廬陵以昌黎之文變之當空同之時韓歐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矯爲秦漢之說憑陵韓歐是以旁出唐子竄居正統適以衰之弊之也其後王李嗣興持論益甚招徠天下靡然而爲黄茅白葦之習曰古文之法亡於韓又曰

不讀唐以後書則古今之書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視古修辭寧失諸理六經所言唯理抑亦可以盡夫乎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霧而死者大槩便其不學耳雖然今之言四子者目爲一途其實不然空同沿襲左史襲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弇州之襲史似有分類套括逢題塡寫大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其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蛻之輿臺耳四子所造不同途其好爲議論則一姑借大言以弔詭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郎人君房緯眞學四子之學者也君房之學成其文遂無一首可觀緯眞自撤無淺湛之思學之不成而緯眞之文汎濫中尙有可裁由是言之四子枉天下之才亦已多矣嗟乎唐宋之文自晦而明明代之文自明而晦宋因王氏而壞猶可言也明因何李而壞不可言也

明名臣言行錄序

史之爲體有編年有列傳言行錄固列傳之體也列傳善善惡惡而言行錄善善之意長若是乎恕矣然非皎潔當年一言一行足爲衣冠之準的者無自而入焉則比之列傳爲尤嚴也今徐子之爲是錄也博採兼取一善之長必錄無暇窺見至隱以朱子之嚴尙有議其范乎章竇內翰之不應入者徐子毋乃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乎雖然徐子之意固有在也徐子身逢喪亂顧當世愚儒無知不足以備一鄣瑣瑣朱墨徒供全軀保妻子之用世智限心風塵破膽田僮竈婦且窺其底裡何況盜賊是故守尾生孝已之信於盜賊而施張儀蘇秦之詐於君父破城陷邑智窮不能自免則以亾國降人爲究竟遂使天綱毀紊地紐凋絕普天相顧命懸晷刻嗟乎顧安得事功節義之士而與之一掌江河之下乎古之君子有必天下之心而後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後能必天下之事事功節義理無二致今之君子以偷生之心行嘗試之事亦安有不敗乎徐子是錄大約不出於事功節義二者其間事功有大小節義有勇怯亦視其本領之濶狹有盡有不盡耳要不可爲

無與於此者也以是求之顧亦未嘗不嚴也夫事功必本於道德節義必原於性命離事功以言道德考亭終無以折永康之論賤守節而言中庸孟堅究不能逃蔚宗之譏三百年來堂陛之崇嚴城邑之生聚邊鄙之干陬至於末造清議不衰明之爲治未嘗遜於漢唐也則明之人物其不遜於漢唐明矣其不及三代之英者君亢臣卑動以法制束縛其手足蓋有才而不能盡也徐子亦嘗尚論其故乎近時僞書流行聊舉一二如甲申之变則雜以俘戮（如陳純德等）逆閹之難則雜以牖死（如丁乾學等）楊嗣昌喪師誤國冬心詩

頌其功勞洪承疇結怨秦人綏寇紀張其撻伐商官美謚子姓私加野抄地志纖見信筆此錄出庶幾收廓清之功矣

先師蕺山先生文集序

先師之學在愼獨從來以愼獨爲宗旨者多矣或識認本體而墮於恍惚或依傍獨知而力於動念唯先師體當喜怒哀樂一氣之通復不假品節限制而中和之德自然流行於日用動靜之間獨體如是猶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溫凉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卽有愆陽伏陰釀爲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愼者愼此而已故其爲說不能不與儒先牴牾先儒曰意者心之所發師以爲心之所存人心徑寸間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

覺覺有主是曰意不然大學以所發先所存中庸以致和爲致中其病一也然泰州王棟已言之矣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變意有定向而中涵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攙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若云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念旣動矣誠之奚及師未嘗見泰州之書至理所在不謀而合也先儒曰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孟子之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
見所性之善師以爲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卽心
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
之器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必若求之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之前幾何而不心行路絕言語道斷
所謂有物先天地者不爲二氏之歸乎又言性學不
明只爲將此理另作一物看如鐘虛則鳴妄意別有
一物主所以鳴者夫盈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更無
義理之性謂有義理之性不落於氣質者臧三耳之
說也師於千古不決之疑一旦拈出使人氷融霧釋

而彌近理而大亂眞者亦旣如粉墨之不可掩矣昔
者陽明之良知與晦翁之格物相參差學者駭之羅
整菴霍渭厓顧東橋斷斷如也然一時從遊者皆振
古人豪卒能明其師說而與晦翁並垂天壤先師丁
改革之際其高第弟子如金伯玉吳磊齋祁世培章
格菴棨潤山彭期生王玄趾祝開美一輩旣已身殉
國難鼻比凝塵曩日之旅進者才識多下當伯繩輯
遺書之時其言有與雒閩齟齬者相與移書請刪削
之若惟恐先師失言爲後來所指摘嗟乎多見其不
知量也此如成周王會赤奕陰羽葇僚獻書而使三
家學宪定其綿蕞耳昔和靖得朱光庭所抄程子語
以質程子程子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
所記者徒彼意耳和靖自是不敢復讀古之門人不
敢以爝火之光雜於太陽今之門人乃欲以天漢之
水就其蹄涔不亦異乎王顓菴先生視學兩浙以天
下不得覩先師之大全爲恨捐俸刻之東浙門人之
在者羲與董瑒姜希轍三人耳於是依伯繩原本取
其家藏底草逐一校勘有數本不同者必以手蹟爲
據不敢不愼也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
無甚透悟有之無所增損也讀先師之集當有待之
而與者矣顓菴先生之惠後學豈小哉

尚書古文疏證序

吳草廬以古文尚書之僞其作纂言以伏氏二十八篇爲之解釋以古文二十五篇自爲卷裦其小序分冠於各篇者合爲一篇續於後歸震川以爲不刋之典郝楚望著尚書辨解亦依此例然從來之議古文者以史傳攷之則多矛盾既云安國之學以授都尉朝朝授庸生庸生授胡常胡常授徐敖及王璜塗惲塗惲授賈徽徽以授其子逵其傳授歷然何以後漢書又稱扶風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同郡賈逵爲之作訓則其所授於父者何書耶既言賈逵爲古文尚書作訓何以逵之所訓者止歐陽夏侯之書而不及其他也又云馬融作傳鄭康成作註何以康成之註書序有汩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而無仲虺之誥太甲說命諸篇也即篇名同者亦不同其文如註禹貢則引胤征云篚厥玄黃紹我周王乃孔書之武成文也又云康成傳其孫小同小同與鄭冲同事高貴鄉公冲以古文尚書教授其學未絕何以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史傳之矛盾如此若以文辭格制之不同別之而爲古文者其採緝補綴無一字無所本質之今文亦無大異亦不

足以折其角也唯是秦火以前諸書之可信者如左氏內外傳孟子荀子墨子之類取以證之庶乎思過半矣自來諸儒間指其一二破綻而疑之其疑信相半也嘉靖初旌川梅鷟著尚書譜一編取諸傳記之語與二十五篇相近者類列之以證其剽竊稱引極博然於史傳之異同終不能合也淮海閻百詩寄尚書古文疏證四卷爲余序之余讀之終卷見其取材富折衷當當兩漢時安國之尚書雖不立學宮未嘗不私自流通逮永嘉之亂而亾梅賾作僞書冒以安國之名則是梅賾始僞顧後人并以疑漢之安國其可乎可以解史傳連環之結矣中間辨析三代以上之時日禮儀地理刑法官制名諱祀事句讀字義因尚書以證他經史者皆足以袪後儒之蔽如此方可謂之窮經其原夷族禍始於泰誓短喪作俑於太甲錯解金縢而陷周公於不弟仁人之言有功於後世大矣憶吾友朱康流謂余曰從來講學者未有不淵源於危微精一之旨若無大禹謨則理學絕矣而可僞之乎余曰此是古今一大節目從上皆突兀過去允執厥中本之論語惟危惟微本之荀子論語曰舜亦以命禹則舜之所言者即堯之所言也若於堯之

言有所增加論語不足信矣人心道心正是荀子性惡宗旨惟危者以言乎性之惡惟微者此理散殊無有形象必擇之至精而後始與我一故矯飾之論生焉後之儒者於是以心之所有唯此知覺理則在於天地萬物窮天地萬物之理以合於我心之知覺而後謂之道皆為人心道心之說所誤也夫人只有人心當惻隱自能惻隱當羞惡自能羞惡辭讓是非莫不皆然不失此本心無有移換便是允執厥中故孟子言求放心不言求道心言失其本心不言失其道心夫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不失人心而已然則此十六字者其為理學之蠹甚矣康流不以為然嗚呼得吾說而存之其於百詩之證未必無當也

易學象數論序

夫易者範圍天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俱可竄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於易之本意反晦矣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菑川田何易道大興吾不知田何之說何如也降而焦京世應飛伏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吾讀李鼎祚易解一時諸儒之說蕪穢康莊使觀象玩占之理盡入於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夫有魏王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擯落多所不關庶幾潦水盡而寒潭清矣顧論者謂其以老莊解易試讀其註簡當而無浮義何曾籠落玄旨故能遠歷於唐發為正義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陽之參同契陳希夷之圖書遠有端緒世之好奇者卑王註之淡薄未嘗不以別傳私之逮伊川作易傳收其昆侖旁薄者散之於六十四卦中理到語精易道於是而大定矣其時康節上接利放穆修李之才之傳而創為河圖先天之說是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庵作本義加之於開卷讀易者從之後世頒之學宮初猶兼易傳並行久而止行本義於是經生學士信以為羲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謂象

數者又語焉而不詳將夫子之韋編三絕者須求之賾蘊極備之徒而易學之榛蕪盡仍如焦京之時矣

自科舉之學一定世不敢復議稍有出入其說者即以穿鑿誣之夫所謂穿鑿者必其與聖經不合者也摘發傳註之說復還經文之舊不可謂之穿鑿也河圖洛書歐陽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與漢儒異趣不特不見於經亦是不見於傳先天之方位明與出震齊巽之文相背而聃翁反致疑於經文之卦位生十六生三十二卦不成卦爻不成爻一切非經文所有顧可謂之不穿鑿乎聃翁云談易者譬之燭籠添

得一條骨子則暸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節之學使之統體皆障乎世儒過視象數以為絕學故為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之程傳或亦廓清之一端也

明州香山寺志序 己酉

儒者專意經綸其運動開闔之所不得不歸之朝市而山洞崇幽風煙迅遠勢相濶絕於是學僊者私據之而別生事端便復傲朝市以所無有洞天福地之說出猿鳥亦受驅役矣釋氏莊嚴宮室遍於域中又復以泉石靈響佐其螺鈸凡寺有志此近來之一變也然而庸俗驅烏無與於文章之事而使名蹟銷沉淸言湮奪大抵以時人所作冗賦兩襪簡牘耳紙上姓名一一已為蟲魚啗盡昔忞公以天童儲公以靈巖屬余發凡念士既不得志於時便當十岳之上置

其足跡而乃俯循儒墨於文網之內瑣瑣一方此心未折以故力辭而止己酉十一月來遊達蓬續宗上座出其所著香山寺志求余為序詮次不煩與前年所序趙禹功稱心寺志皆名筆也燈下展閱鏗然橡栗墮瓦不異李五峯宿石梁時又念頭顱如雪遠遊志願何可必遂不如一丘一壑光景絕可憐愛耳此山東臨滄海多海市秦始皇嘗駐驆於此以其可達蓬萊故謂之達蓬山封禪書言三神山去人不遠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

傳至云頗怪此等妄誕不可以欺愚者以始皇之明
察方士焉能以鑿空烏有之事令其聽信吾至此山
而所謂黃金銀之宮闕居人無不見之然後知方士
之言未嘗無所據也始皇卽欲不信得乎蓋登州海
市掩映遠山坙之如雲而此山臨視咫尺闌楯之底
其謂反居水下是也嗟乎此山培塿以始皇之力終
不能有而二三寂子黃金銀宮闕且收之爲籬落門
物其亦可慨也夫

縮齋文集序 甲寅

縮齋集者余弟澤望所著之詩文也自澤望亾後余
教授於外今歲甲寅四方兵起偃息衡門始發大牛
篋出其所著誤數十束雖體例各異而散之日記中
不相條貫余乃離而件繫之以爲各錄取其詩文選
定爲茲集序曰澤望之爲詩文高厲遐淸其在於山
則鐵壁鬼谷也其在於水則瀑布亂礁也其在於聲
則猿吟而鸛鶴欬且笑也其在平原曠野則蓬斷草
枯之戰場狐鳴鴟嘯之蕪城荒殿也其在於樂則變
徵而絕絃也蓋其爲人勁直而不能屈巳淸剛而不

能善世介特寡徒古之所謂隘人也隘則胸不容物
并不能自容其以孤憤絕人彷徨痛哭於山顚水澨
之際此耿耿者終不能下至於鼓脹而卒宜矣獨怪
古之爲文章者及其身而顯於世者無論矣卽或憔
悴終生其篇章未有不流傳身後亦是榮辱屈伸之
相折澤望歿十二年矣所有篇章亦與其骨俱委於
草莽無敢有明其書者蓋驚世駭俗之言非今之地
上所宜有也蘇子瞻所謂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
言者至澤望而又爲文人之一變焉雖然澤望之文
可以棄之使其不顯於天下終不可滅之使其不留

於。天。地。其。文。蓋。天。地。之。陽。氣。也。陽氣在下重陰錮之則擊而為雷陰氣在下重陽包之則搏而為風商之亾也。採。薇。之。歌。非陽氣乎。然。武。王。之。世。陽。明。之。世。也。以。陽。遇。陽。則。不。能。為。雷。宋。之。亾。也。謝。皐。羽。方。韶。卿。龔。聖。予。之。文。陽。氣。也。其。時。遁。於。黃。鐘。之。管。微。不。能。吹。續。轉。雞。羽。未。百。年。而。發。為。迅。雷。元。之。亾。也。有。席。帽。九。靈。之。文。陰。氣。也。包。以。開。國。之。重。陽。蓬。蓬。然。起。於。大。隧。風。落。山。為。蠱。未。幾。而。散。矣。今。澤。望。之。文。亦。陽。氣。也。然。視。葭。灰。不。啻。千。鈞。之。壓。也。錮。而。不。出。豈。若。劉。蛻。之。文。冢。腐。為。墟。壞。蒸。為。芝。菌。文。人。之。文。而。已。乎。

丹山圖咏序 甲寅

道藏中有丹山圖咏以四明山名勝製為法曲而託之木玄虛撰賀知章註其圖為祠宇觀所刻與元道士毛永貞石田山房詩合為一卷則此咏此註亦永貞之徒所為按木華字玄虛在晉為楊駿府主簿而咏中所稱宋應則鄭宏齊謝朓何昕梁范縝初未嘗自掩覆其年代之不倫也四面七十峯疆域因是圖咏而臠割就理然亦不免淆亂如以小溪棲梨洲以翠岩屬西面以紫溪附大小晦以抱子山置大小皎皆疎略之甚永貞住山中四十年與掘藥採薪者相習何難於考校眞實而乃有此失耶至其攀援故事大衆子虛烏有不可以記傳勘之固鹵莽道士之常不足怪也原圖不傳在餘姚縣志者復多謬誤余既為別作其咏註之失亦稍正之[illegible]歲辛巳在金陵從朝天宮繙道藏自易學以外干涉山川者皆手鈔之矻矻窮日此卷亦在其中歲壬午至自燕京便與晦木澤望月下走密岩挾石負藏書處宿雪竇觀隱潭冰柱大雪登芙蓉峯歷鞠侯岩至過雲識所謂木介歸而晦木為賦澤望為遊錄余則為四明山志其分四面各七十峯因夫圖咏之例也亾友陸文虎欲刻

之而未遂海內兵起徐忠襄公問浙東可以避地者余以四明山對既而忠襄來書謂吾舉足西向則言與陳臥子與晉陽之甲舉足東向則言攜立潞王朝議如此四明之緣絕矣吳霞舟先生流離海外余亦欲以此山處之道阻不果薛諧孟作先生傳有嗚咽而赴四明山中之招者此也山寨纂嚴此山遂為戰地血濺魂風焱岑變色猶幸二公之不來耳當余手鈔道藏之時方欲遍遊天下名山四明不過從此發迹卽不然而自絕於世亦泥封洞口猿鳥以為百姓藥草以當糧糒山原石道別有往來豈意三十年來亾屬榭笠未沾岳雨茲山亦遭勞擾高樓之志尚無寄托跣筆圖此有涕滂然

萬履安先生詩序

李杲堂選甬上耆舊詩余欲合陸文虎萬履安兩先生刻之杲堂以兩先生同時之人其子孫未免比例故稍遲之以待潦水之盡杲堂既卒公擇欲先以家集行世問序於余余謂先生之詩不可不急行也今之稱杜詩者以為詩史亦信然矣然註杜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逮夫流極之運東觀蘭臺但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亾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亾矣猶幸野制遙傳苦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詎知史亾而後詩作乎是故景炎祥興宋史且不為之立本紀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閩廣之興廢非水雲之詩何由知亾國之慘非白石晞髮何由知竺國之雙經陳宜中之契闊心史亮其苦心黃東發之野死寶幢志其處所可不謂之詩史乎元之亾也渡海乞援之事見於九靈之詩而鐵崖之樂府鶴年席帽之痛哭猶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盡矣明室之亾分國鮫人紀年鬼窟較之前代干戈久無條序其從亾之士章皇草澤之民不無危苦

之詞以余所見者石濂大野介子霞舟希聲蒼水客之十餘家無關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可不謂之史也先生固十餘家之一也生平未嘗作詩今續騷堂裘松齋粵草皆遭亂以來之作也避地幽憂訪死問生驚離弔往所至之地必拾其遺事表其逸民而先生之詩亦遂淒楚蘊結而不可解矣夫蔓草零露仍歸天壤亦復何限先生獨不能以餘力留之乎故先生之詩眞詩史也孔子之所不刪者也

張心友詩序

余嘗與友人言詩詩不當以時代而論宋元各有優長豈宜溝而出諸於外若異域然即唐之時亦非無蹈常襲故充其膚廓而神理蔑如者故當辯其眞與僞耳徒以聲調之似而優之而劣之揚子雲所言伏其几襲其裳而稱仲尼者也此固先民之論非余臆說聽者不察因余之言遂言宋優於唐夫宋詩之佳亦謂其能唐耳非謂舍唐之外能自爲宋也於是縉紳先生間謂余主張宋詩噫亦冤矣且唐詩之論亦不能歸一宋之長鋪廣引盤摺生語有若天設號爲

豫章宗派者皆原於少陵其時不以爲唐也其所謂唐者浮聲切響以單字隻句計巧拙然後謂之唐詩故永嘉言唐詩廢久近世學者已復稍趨於唐滄浪論唐雖歸宗李杜乃其禪喻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亦是王孟家數於李杜之海涵地負無與至有明北地摹擬少陵之鋪寫縱放以是爲唐而永嘉之所謂唐者亡矣是故永嘉之清圓謂之非唐不可然必如是而後爲唐則專固狹陋甚矣豫章宗派之爲唐浸淫於少陵以極盛唐之變雖有工力深淺之不同而槩以宋詩抹摋之可乎張子心

玄析學浚思不以辭禍爲究竟余所論著疏疏手抄不已李杜王孟諸家文集亦觀余批點以得其指趣其發之爲詩超然簡獨乘絕塵秕流連光景極詩家辭色之致天假之年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莫非唐音今雖未竟其志其氣象要自不凡不能不爲之三歎也

讀皋羽年譜遊錄注序

[illegible]野公刻晞髮集且刻爲皋羽年譜注其遊錄讀皋羽集者於是無遺憾矣寓書於余俾序之余於戊寅歲曾注西臺慟哭記冬青引此時不過喜其文詞耳然知故而爲之豈知其遂爲身世之讖耶今日之序野公書固昔日之書也而意非昔日之意矣夫文章天地之元氣也元氣之在平時昆侖旁薄和聲順氣發自廊廟而鬯浹於幽遐無所見奇逮夫厄運危時天地閉塞元氣鼓盪而出擁勇鬱遏坌憤激訐而後至文生焉故文章之盛莫盛於亾宋之日而皋羽其尤也然而世之知之者鮮矣故皋羽身後八十餘年而張丁始注其慟哭記又三百餘年而野公始爲之年譜數百年之中知之者不過數人信夫後世子雲之難也其間尚有疑義欲與野公討論者發陵之事羅雲溪以爲戊寅周公謹以爲乙酉陶南邨已不能辯其孰是宋景濂書發陵遺骼與公謹說合景濂爲元史總裁其世祖本紀二十一年甲申九月以江南總攝楊輦真加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此似發後之詔若乙酉方發不應以未發冢中之物懸空指用冬青樹引知君種年星在尾鄉與雲溪戊

貿相合彭瑋壬乙酉遷就以爲寅月公謹亦壬乙酉
然言八月發寧理度三陵十一月發徽欽高孝光五
陵未嘗在正月也唯世宗本紀二十二年正月初桒
哥言楊葦真加云會稽有泰寧寺宋毀之以建寧宗
等攢宮宼復爲寺以爲皇上東宮祈壽時寧宗等攢
宮已經建寺詳末句似建寺已成至此請舊額也其
亦非正月明矣景濂之言尚相出入而况彭瑋之武
斷乎西臺慟哭記甲乙丙三人張丁以吳思齊馮桂
芳翁衡賓之思齊有野祭詩可據桂芳有墓誌可據
衡不知何所據也楊鐵崖作嚴侶墓誌云宋相文山

氏客謝翶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絕頂祭酒慟哭
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其
意也則其一人當是嚴侶侶住江干故記言登岸宿
乙家思齊流寓桐廬故記言別甲於江桂芳家睦故
記言與丙獨歸若爲翁衡衡與桂芳俱爲睦人則乙
丙皆當同歸矣以此知丁注背記未爲實也不知野
公以爲然否年譜之學別爲一家李文簡著范韓富
歐陽司馬三蘇六君子年譜後世嗟嘆其博洽然文
簡所著皆名位之赫然者今野公所著捃拾溝渠墻
壁之間欲起酸魂落魄支撐天下又非文簡之所及

原缺第二十八葉

此如水中鹽味濟入河流夾雜之中歷然分別唯知道者能辨之不爲墉垣膚爪之論所掩蓋耳仁菴之說本之生平學力與釋氏無與也仁菴去世今十有六年當日小樓已毁其旁虞氏水閣無一存者老梧數樹偃立冰雪之下想像舊遊渺若山河展讀此卷神理綿綿不異同學之時夜半快譚水鳥驚起也始知迹像變遷了不可恃尋徵冥契別似有物耳因序而命春薦刻之

高元發三葉類存序

甬上古文詞自余君房屠長卿而學者之論亾矣君房辨香劉子威直欲抹昌黎以下至謂詩書二經郎吾夫子一部文選此其中更何所有長卿稍變其節奏出之曼衍而謂文至昌黎大壞歐蘇曾王之文讀之不欲終篇所以歸美六經者僅僅在無纖穠佻巧之態其本領與君房未嘗不同也後進晩生瘝語流注嘗見其讀大家文字未畢首尾輒妄置評論曰其筆弱其氣薄余應之曰子姑尋其意之所在蓋時風衆勢自難以片言洗滌故不與之深論何者爲健弱厚薄也古人以辭之清濁爲健弱意之深淺爲厚薄勦襲陳言可謂之健乎遊談無根可謂之厚乎數十年甬上之風大抵如是吾嘗與萬悔菴極論作者之指是時不以爲非者有高子元發即取有明十數家手選而鈔之大意多本於余過余有所論著亦必手鈔之當極重難返之勢余又無祿位容貌如震川所云巨子者足爲人所和附嗟乎余何以得此於元發哉今去其時曾不二十年而甬上諸君子皆原本經術出爲文章彬彬然有作者之風者不下六七人余居雲霧忽焉開霽以視元發孤另獨往之時爲何如

耶以此見文章如日月之在天光芒終古其有晦明更食之不同則偏方下士之自爲通塞也元發自次其壬寅以後三年在獄中者爲蓼園稿乙巳出獄者爲知生閣稿丙午後三年寓閩者爲屏山集合之爲三稿類存求余序之嗟乎元發學文二十年而身困獄吏寄食他人茲然於世故之江河反不如塲屋架綴經義之士取寵譁世將無古文一道徒爲觀美之具無裨實用如是則與余居相去唯之與阿何所較其優劣余與元發夙昔所談仍是俗儒故態耳雖然詩書所載何莫非文也伊傳周召孔孟豈其虛費心

力如昭明耶元發當患難貧賤之中亦思平生誦讀無一足恃可以知文之所在矣盍與六七君子者求而得之其幸以語我

陳同亮刻胡傳序

春秋之不明久矣先儒亦多有辯說而終無至當歸一之論則以不得夫子作之之法也春秋雖因於魯史然魯史之所載其事頗矣夫子取其非常者而書之其常者聽其自爲魯史魯史初不因夫子而廢也夫子之春秋亦如後世大事記之類所謂筆則筆削則削者其筆者即今之春秋是其削者魯史不爲夫子所取者是其於魯史舊文未嘗有所損益先儒以爲於魯史全文有筆而無削其所筆削者在名稱詳畧之間以一字寓其襃貶然有此然而彼不然者不能不附會穿鑿以求之此不知當日之作法者一也

春秋雖因於魯史然亦有魯史所不書者則取列國之史以書之孟子言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者取之以入所作之春秋也董狐南史皆晉楚之良史如趙盾弒其君此乘中之書法崔杼弒其君此檮杌之書法（南史楚史官執簡而往書齊國之事）夫子因而書之若謂由於赴告此時弒君者方當國其國之太史且見殺孰敢以之告鄰國乎故凡列國之事無當於魯者未必爲魯史所書夫子皆取之於列國之史

從而謂一一由於赴告此不知當日之作法者二
春秋有脫簡夏五郭公之類人皆知之由是而推
可知隱莊閔僖之不書卽位桓公十八年中書正月
不書王者十書二月不書王者三之非脫簡乎春秋
有錯誤卽以日食論之其閒有過一月二月者有不
及一月二月者以爲曆官失閏可也至于襄二十一
年九月十月之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之食其錯誤
明矣由是而推焉知朝聘會同崩薨卒葬雩社禘嘗
蒐狩城築之無錯誤乎乃必從而爲之辭此不知後
來傳寫之失者三也自三傳降而胡傳其束縛於例

同也然而胡傳之例多與三傳異同如僖二十一年
公會諸侯盟於薄釋宋公公羊善僖公能釋賢者之
厄是也胡傳言魯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
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顧與歃血要言求楚子以釋
之失操縱之大權其事已傎矣若如所言以魯之弱
欲使強楚聽命是責嬰兒以舉鼎也宋公終不能釋
矣又哀八年歸邾子益於邾胡傳言見哀公遷善之
優改過之大哀公以吳師之迫不得已而歸邾子何
遷善改過之有此皆不度時勢漫爲褒貶者也又如
宣八年葬小君敬嬴雨不克葬明日日中而克葬孔

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
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
禮也夫日食且止況於雨乎而穀梁乃曰葬既有日
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胡傳背孔子
之明訓從穀梁之曲說可乎僖四年齊人執陳轅濤
塗胡傳謂召陵之役善矣未幾而驕溢肆志於陳堯
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烏
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而遽歸也夫假者僞也久
假而不歸春秋所以無義戰而謂孟子善之乎襄二
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三傳皆賢之胡傳獨貶其以

讓國致亂是夫子嗚呼延陵季子之銘爲不足信也
至於夏時冠周月試觀從古典籍有冬正月夏二月
秋五月春八月之文乎不辨而知其謬矣隱元年天
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羊曰宰士也天子
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畧稱人咺乃上士
也故名之胡傳以爲冢宰又何所據乎此皆背經之
大者也其間陳言腐語不勝指摘成敗利鈍蓋以理
欲措之實用茲無頭緒經書元年數之始也體元謂
元非附會乎秋七月無事而書簡冊之體也引易之
乾元亨利貞以備四德非腐語乎故康侯之傳大槩

經生老儒之學於春秋無當也蓋以是爲經筵啓沃之㫖不得不出於是猶如誤書舉燭讀者未必無所補也吾友陳同亮於春秋窮探微旨證墜緝缺者百餘家以爲胡傳學官之書世儒所習者唯此耳使能因是而疑焉始可與言春秋矣先是同亮之家先生嘗刻胡傳同亮又以春秋之地理釋以今名附之先以行世同亮所著之書尚有待也

補歷代史表序

自科舉之學盛而史學遂廢昔蔡京蔡卞當國欲絕滅史學即資治通鑑板亦議毀之然而不能今未嘗有史學之禁而讀史者顧無其人由是而嘆人才之日下也憶余十九二十歲時讀二十一史每日丹鉛一本遲明而起雞鳴方已蓋兩年而畢然付性鈍一傳未終已迷其姓氏者往往有之朱子云思慮計畫者魂之爲也記憶辨別者魄之爲也固知余之魄弱也先忠端公兢逮時途中謂某曰汝近日心麤不必看時文且將架上獻徵錄涉畧可也自後三年始讀二十一史因先公之言也夫二十一史所載凡經世之業亦無不備矣然其間缺畧甚多司馬遷創爲本紀志(八書即志)表列傳諸史皆因之後漢即有志而無表三國表志並無矣以南朝而言晉宋齊梁陳皆無表梁陳并無志也以北朝而言魏齊周隋皆無表齊周并無志也唐之志表極詳五代既無表而司天職方二考則律曆五行地理三志之畧其他不能及宋遼金元志表俱備然摭所可考者作表不計詳畧豈非讀史者之憾乎是故杜氏通典鄭樵通志文獻通考皆足以補史志之缺文而補表者古今以來無其

人也宋謝翱嘗采獨行作秦漢之際月表今亦亾矣即以志而論傳世久遠亦多錯誤如漢律歷志統毋誤爲統法見月法誤爲月法見月日法誤爲日法至於除法尤爲錯亂余推冷州鳩七律方爲之改正後漢律曆志所列元紀蔀章之法以乾鑿度較之大槩不合同出於四分而鑿度可推曆志不可推其爲誤也多矣余友萬季野讀書五行並下弘羊潛計安世默識季野準之誠不足怪而尤熟於明室之典故詔修明史總裁令其以白衣領事見之者無不咨其博洽嘗補二十一史表五十四卷朝士奇之欲與刊行

誠不朽之盛事也余憶崇禎已巳於陳眉公坐上遇許子洽有明館閣九卿表初成見之以爲奇書此不過目前一代之考索而季野能追考於千載之上豈不謂尤奇耶嗟乎元之亾也危素趨報恩寺將入井中僧大梓云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後修元史不聞素有一詞之贊及明之亾朝之任史事者衆矣顧獨藉一草野之萬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

黃山續志序

沈眉生任焦村界書招我爲黃山之遊是時老母年開九帙余不敢妄離左右及老母棄世而眉生云亾余亦衰老不能行脚以爲妄譽爲山靈所杜也歲辛未以靳使君至新安遂入此山龍鍾曳杖一步九頓豈能窮極幽險令靳使君爲華陰令乎所冀牛背笛聲情人之約不以幽明隔斷則朱砂紫石便是葛洪臺畔耳適汪栗亭黃山續志告成屬余序之余未窮峯巒之形勝盡烟雲之變態豈能爲序然難違栗亭之意余閱道藏天下名山之志多入其中大抵庸妄

道士所爲其間緣飾神仙之説半屬子虛近日叢林又各有寺志以山川佐其螺鈸村偈街談嘔穢滿紙又一變也會見石奇雪竇志載方干之詩註其爵里曰元和狀元余不覺失笑唐末宰臣張文蔚中書舍人封舜卿奏名儒不遇者十有五人請賜一官以慰冥魂干其一也石奇以爲狀元庶幾可以慰干矣因賦爲一絶云元英詩句不銷磨十舉終難占一科死後奏名何足慰不如雪竇葬禪和觀此則其他可知矣栗亭學有師法故其爲志謹嚴聊爾詩文盡行汰去釋氏必九僧之亞方入簡編黃山面目還他本色

顧非他志比池州有盲黃山志定本果亭既與纂修三十六峯寫貌曲盡審眼餘地以俟後人余謂不然山川有定形而無定情朝暮之變不知凡幾才人文士之胸懷正復汲之無盡後人之所見未必前人之所有釣天之樂帝之所以觴百神也世智限心驚相告以爲寓言而已焉知至人不覩如丘里之俎豆乎吾知一續再續猶不足以盡黃山也

陸石溪先生文集序

余友陸鈞侯捧石溪先生遺文見咨論序余嘗讀嘉靖實錄以大禮廷杖知先生之直諫又讀豐考功易經世學多引石溪氏說知先生之窮經今讀其文集知先生猶未盡也先生諱銓字選之別號石溪父偁按察副使副使四子長釗廣西按察使次鏜次先生次釴山東督學副使先生舉進士爲刑部主事轉兵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出爲福建按察副使遷河南叅政廣西按察使廣東布政使以內艱歸卒於家肅皇時肇興禮樂銳意復古先生文宗儒肆互居其長乎

斂時降大宗伯取定先生方敢上聞册九嬪議郊祀皆因時制宜折衷羣言其有古制不載史傳闕文先生變通其間如親蠶儀注上問通贊引禮女官何等冠服先生曰后之親蠶猶上之耤田也以此比例耤田之通贊爲大常卿引禮爲寺丞則蠶壇之通贊女官冠服當三品引禮女官冠服當六品上從之著爲令圜丘祭器先生以爲器用陶匏犧樽則製作像牛穴背置酒羅峯以爲簠簋當用金銀犧樽則畫牛樽腹以先生爲不知禮不知後世有穴地得古器者皆象形爲之詩註云畫牛於腹者誤也簠簋宗廟之器

未嘗用之郊社先生之於禮亦有宋陳彭年之亞也其議徭役不能爲廣西之害荷撫之以恩亂無由作夫徭役亦人耳轢藉殺斬刈之如草木觀先生之言知其爲忍人也先生論詩謂宋弗能唐唐弗能漢魏其似者宋之唐唐之漢魏耳斯言出而折揚黃華者厭然消沮故其挽羅峯與李中溪叙別諸詩酷似王廬溪之送胡邦衡益國家之元氣也豈以時代論哉其解尸虫文楊子之反騷也勵君子文朋黨之廣論也嘲諭者文釋言之餘響也余選明文近千家其間多有與實錄異同蓋實錄有所隱避有所偏黨文集

無是也且實錄止據章奏起居注而節畧之一人一事之本末不能詳也即如永嘉非先生之詩文亦惡知其恃寵妬賢如此所謂銜諂魂於下泉者何必在史官哉

後葦碧軒詩序　己酉

後葦碧軒詩者余舅氏翁祖石先生之所作也南宋詩人四靈其一翁卷以葦碧軒名集先生慕四靈之詩而與卷同姓又濱江四山各象一靈先生居江上故以卷之所名者自名也先生名月倩字元美後改名逸字祖石大司馬見海之後少從　先忠端公宦遊京師授余弟昫木澤望句讀是時巳能詩　忠端公舟中雜咏所謂共坐得詞人者指先生也　忠端公歸里先生相從如故至丁卯而去去十有三年而復來遂贅家任子之旁舍至丙申又贅家而去亡何

喪汝子夭子婦去幃孩孫二人寄食外家又殤其一傷哉先生老苦至於此極也先生與余家相依二十餘年凡余家盛衰變故患難之事婚遊酒食一一見之於詩纍纍焉無有忘棄者余詩所謂却恨一編葦碧稿十年閒夢不銷除者此也先生之詩於牢籠今古排比諷諭非其所長而雕刻雲煙搜抉花鳥時以一聯半句奪人目色故流連於杯酒片晷終身以之古來論詩有二有文人之詩有詩人之詩文人由學力所成詩人從煅煉而得大篇麗句矜奇鬬險使僻固而狹陋者茲然張口至若空梁春草意所不停正

詩苟卷豈能採拾此先生之詩所以可貴也先
生嘗以底草屬其子曰我之魂魄落此然後能守則
寄之頹侯系主靈牀苟卷軸在案麥飯寒漿神具醉
但不能守則納之棺中霜淒月苦宛聞鬼唱愼毋爲
賣醬家所得也今子姓凋落此願不可必遂乃執余
手而泣曰吾子不惜一言張諸好事則平生心血不
爲徒嘔余悲其言爲汰其意之重出者辭之陳故者
二千餘首之中得一百二十四首可以傳矣念文長
之集得中郎激揚發越而後傳世余氣力不若中郎
先生之學亦遜文長此例姑止吾友林茂之得陳白

雲之詩相與流涕而讀白雲因是亦傳余觀白雲之
詩陳言庾句刊落未盡豈能敵先生之一百二十四
首哉文章如金玉不以好惡親疏增損其價空堂油
盞懸筆敘此蓋余與先生相對流涕之時也

鄭禹梅刻稿序

東坡以黃茅白葦比王氏之文余以爲不獨王氏也
濂洛興起之後諸儒寄身儲胥虎落之內者余讀其
文集不出道德性命然所言皆土梗耳高張凡近爭
四游夏如此者十之八九可不謂之黃茅白葦乎其
時永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龍泉之文章落落崢嶸
於天壤之間寧爲雷同者所排必不肯自處於淺末
蓋自有宇宙以來凡事無不可假唯文爲學力才稟
所成筆纔點牘則底裏上露不能以口舌貴賤不可
以時代束縛故六朝脂粉之世而有徐庾西崑驅染

之世而有楊劉卽在黃茅白葦之中未嘗掩其本色
也近時文章家共推歸震川爲第一已非定論不過
以其當王李之波決瀾倒爲中流之一壺耳然震川
之所以見重於世者以其得史遷之神也其神之所
寓一往情深而紆迴曲折次之顧今之學震川者不
得其神而求之於枯淡夫春光之被於草木也在其
風烟縹緲之中翠艷欲流無迹可尋而乃執陳根枯
榦以覓春光不亦悖乎宋景濂言文有九病其一種
臭腐塌茸厭厭不振者非此之謂歟吾友鄭禹梅深
於經術而取材於諸子百家仁義之言質而不枯博

而不離如水之舒爲淪漣折爲波濤皆有自然之妙其於震川有不期合而合者矣嗟乎文章之在古今亦有一治一亂當王李充塞之日非荆川道思與震川起而治之則古文之道幾絕逮啓禎之際艾千子雅慕震川於是取其文而規之而矩之以昔之摹倣於王李者摹倣於震川蓋千子於經術甚疏其所謂經術蒙存淺達乃舉子之經術非學者之經術也今日時文之士主於先入改頭換面而爲古文競爲摹倣之學而震川一派遂爲黃茅白葦矣古文之道不又絕哉使禹梅之文大行於世吾知又爲一治故余敘禹梅之文不僅爲禹梅言也

余終墜爲秋體衷吻有 郊折其退猶此品退世出

爭鳴榍林莽藪間彼作爲雅頌陳之廟堂者皆蹐文
捷徑之人物也於退山乎何有

金介山詩序

古人不言詩而有詩今人多言詩而無詩其故何也其所求之者非也上者求之於景其次求之於古又其次求之於好尚以花鳥爲骨烟月爲精神詩思得之灞橋驢背此求之於景者也賭別必欲如蘇李酬荅必欲如元白遊山必欲如謝飲酒必欲如陶憂悲必欲如杜閑適必欲如李此求之於古者也世以開元大曆之格繩作者則迎之而爲浮響以公安竟陵爲解脫則迎之而爲率易爲渾淪此求之於一時之好尚者也夫以已之性情顧使之耳目口鼻皆非我有徒爲殉物之具寧復有詩乎吾友金介山之詩清冷竟體姿韻欲絶如毛嬙西施淨洗脚面與天下婦人鬭好一舉一動無非詩景詩情從何處容其模擬讀之者知其爲介山之人知其爲介山之詩而已昔人不欲作唐以後一語吾謂介山直不欲作明以前一語也故介山胸中所欲吐之語無有不盡不以博溫柔敦厚之名而斲世人之好也雖然介山其亦何能盡乎雷霆燄槐天地大袞萬物之摧拉搖蕩者參參而爲窮苦愁怨之聲不啻風泉之滿聽矣介山能無動乎將一一寫之以爲變風無有也且不特介

山古之能自盡其情者莫如淵明然而述酒等作未嘗不爲廋辭矣此亦溫柔敦厚之教見於詩外者也

馬雪航詩序

詩以道性情夫人而能言之然自古以來詩之美者多矣而知性者何其少也盖有一時之性情有萬古之性情夫吳歈越唱怨女逐臣觸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時之性情也孔子刪之以合乎興觀羣怨思無邪之旨此萬古之性情也吾人誦法孔子苟其言詩亦必當以孔子之性情爲性情如徒逐逐於怨女逐臣逮其天機之自露則一偏一曲其爲性情亦末矣故言詩者不可以不知性夫性豈易知也先儒之言性者大畧以鏡爲喻百色妍露鏡體澄然

其澄然不動者爲性此以空寂言性而吾人應物處事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若是乎有物於中此安不安之處乃是性也鏡是無情之物不可爲喻又以人物同出一原天之生物有參差則惡亦不可不謂之性遂以疑物者疑及於人夫人與萬物並立於天地亦與萬物各受一性如薑桂之性辛稼穡之性甘鳥之性飛獸之性走或寒或熱或有毒無毒古今之言性者未有及於本草者也故萬物有萬性類同則性同人之性則爲不忍亦猶萬物所賦之專一也物尚不與物同而況同人於物乎程子言性卽理也差

為近之然當其澄然在中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無有
條理可見感之而為四端方可言理理即率性之為
道也寧可竟指道為性乎晦翁以為天以陰陽五行
化生萬物而理亦賦焉亦是兼人物而言夫使物而
率其性則為觸為嚙為蠢為焚蔿有不齊亦可謂之
道乎故自性說不明後之為詩者不過一人偶露之
性情彼知性者則吳楚之邑澤中原之風骨燕趙之
悲歌慷慨盈天地間皆惻隱之流動也而况於所自
作之詩乎秣陵馬雲航介余族象一請序其詩余讀
之清裁駿發牘映篇流不為雅而為風余從象一得
其為人以心之安不安者定其出處其得於性情者
深矣如是則宋景濂之五美又何必拘拘而擬之也

天嶽禪師詩集序

當今之世士君子不可為者有二講學也詩章也束
髮授四書即讀時文選時文者借批評以眩世不知
先賢之學如百川灌海以異而同而依傍集註妄生
議論認場屋為兩廡年來遂有批尾之學詩自齊楚
分途以後學詩者以此為先河不能究宋元諸大家
之論纔曉斷章爭唐爭宋特以一時為輕重高下未
嘗毫髮出於性情年來遂有鄉愿之詩然則為學者
亦惟自驗於人禽為詩者亦惟自暢其歌哭於世無
與也不然則辨紛然時好之焰不可向邇此無他兩
者皆以進取聲名為計脾睨庸妄貴人於蹄涔盃杓
之間不得不然也學姑無論詩盍求諸方外乎方外
以忘世為教何所趨避今日梵吉之徒褎語成言鼓
扇愚俗支那撰述大槩出此又在方內之下矣余嘗
太息於斯天嶽晝公以直木堂詩集寄余評定余閱
之兩日方畢五言古取裁於謝而以輕清敵其鎚鍊
七言律似香山而不遷就老嫗之解不解然其至處
自在五律凍澗枯槎露宇孤籟務為揫歛上之入王
孟之室次亦不落大復以下豈獨振響於僧中者哉
余於近日釋氏之詩極喜澹歸及偏行集出紛羅亂

雜矣雪嶠之詩在語風得之無意開先不能繼也錢牧齋攜憨山未刻之集余繙不過數葉粗厲敗呌之音觸目生憎絕不似道人語況於下此者乎今乃得之晝公余昔訪公於平陽平陽祖席也海內望之如五山十刹易於名世而公唯以脫去爲幸單丁土竈榮於金碧烟霞中人物恍然自有神遇無俟於刳心燥吻而後工也雖然作詩難知詩者尤難劉會孟言吾之評詩過於作者用意故會孟談詩世人鮮能及之牧齋嘗爲一知半解顧牧齋於明詩去取失倫盡公之詩自有會孟其人者嗟賞之則以余爲知言

空林禪師詩序

東浙宗風之盛始於周海門先生湛然澄密雲悟皆緣之而起其推波助瀾者則我外舅葉六桐先生故兩家大弟子柱杖埋頭鉢盂開口以姚江爲故里是時姚江傳海門之學者有沈求如史子虛史子復管霞標蘇存方皆以學佛知儒自任密雲之弟子亦無能出幅巾之右數君子之所最推者於密雲門下爲空林空林亦遂從數君子把茅四明之白水此恭彼證嚮欣柏恱余訪之於山中再訪之於城闕至丙申同避兵火於外家內弟葉兩垓賫藏書以刻舉提咒

空林呵之曰汝輕先人手澤佛豈福汝其識論非學佛者所有頗好吟咏信筆矢口無所持擇雖語有纖細而俗情不入不可以詩家規律律之夫寒山拾得村墅屋壁所抄之物豈可與皎然靈徹絮其筌簣然而皎靈一生學問不堪向天台炙手則知飾聲成文彫音作蔚者非禪家本色也佛法下衰張王李趙之流無不稱某宗某代而以住持爲事五山十刹私爲一家産業衣鉢之資磬於宰官之請書兩不相下則此守彼攻各暴凶條隱慝索是非於黃蘆帚馱之威不敵伍伯亦有憑陵廢寺聚虔婆頂老十餘人卓杖

搖唇稱爲上堂出世旁觀爲之嘂噱空林自寄雲記
荊以來痛折時風雅與二三寂子孫兀空山同門即
欲牽挽資其道價不可得也嗟乎豈非法海狂瀾中
之一底柱乎余嘗集其詩數十首付其弟子師賢已
忽忽忘之辛未四月余自新安返師賢巍來欲刻其
詩且求爲序念在外家相對時已三十六年矣數君
子之遺風流韻不及一世而斬而方外師弟猶能舉
於楸栢之實後是可嘉也空林名智遠崑山朱氏子

靳熊封遊黃山詩文序

文人與山水相爲表裏豈故標致以資談助也其相
遇之處非徒有精靈實顯體狀此酬彼答不殊形影
昧者以爲山川不能語藉語于文人文人亦無不喜
遊山川豈其然乎凡洞天福地皆有幽宮神治以慧
業文人主之彼慧業文人者即山川之神也英爽勃
窣如空同之粉堞青甃嵩山之秋夜杵聲峨眉之佛
現廬山之聖燈紫蓋之白崔張文潛言道士齊希莊
居王屋山夜聞百物有聲晨出視門外人迹無數又
見兩髻童子黃卑衣綠帶目有光貌不類人武當學

道者常百數學者心有隆替輒爲獸所逐似此者不
可枚舉可謂山川不能語乎昌黎禱衡山而衆峯爭
出東坡在登州而海市秋現鄒志完過永州澹山巖
狐鳴山川與文人相酬答固未嘗徒付之寘漠不可
見聞也自康樂栖州以後世無遊人久矣塵聲俗軌
綿絡累紙如遇王嫱豈不言好以毛延壽之筆唐突
脂粉山靈不受汝阿諛也左思云非必絲與竹山水
有清音彼一條界破青山色非徐凝之惡詩耶誠不
如絲竹管絃猶爲不惡昔同萬履安山行履安疲曳
與前余請之日當罰讀遊唤一過遊唤者近時文人

所為記也與徐凝一例即文人喜遊山川山川豈喜此等文人遊乎請避俗士駕松聲鳥聲水聲無不作是語矣新安靳熊封使君寄我遊黄山詩一卷記一卷詞情俱美汪目拙心晶照巖壑不特為士林之矜奬山川亦與之酬答矣夫黄山之雲海天馬白猿神鴉固山靈之體狀也遊者非其人莫見皆遇一端亦足為豪使君之來集于倉卒豈非山靈之意所以待昌黎東坡志完諸公者待使君乎神且弗違其無作尋常遊記觀可也

西山日記題辭

丁長孺先生嫉惡如仇宣城縱横楚浙富平主察斥其黨七人舉朝大譁先生抗言七人宜斥救者非是波路壯濶不惜以身為砥柱沒後文集出崑宣織芥之惡無所隱遯世以比之史鉞去之再世聞孫蓼庵刻其西山日記所記皆嘉言善行雖其人下中而一事合宜亦必書之然後知先生之恕也夫立表以定子午非子非午皆從子午而出不準的於表則倒影斜線皆自以為子午矣日記固先生所立之表也先生之嫉惡亦嫉其非子非午自以為子午者而已矣

妖鏡之幻人也或現夫弁冕或現夫狐鼠人莫不貴弁冕而賤狐鼠然而妖鏡之弁冕狐鼠使軒轅鼓其橐籥按以弦望金烟玉水所照未必不反是也昔倪文煥黨逆而歸喬侍御往訊之曰楊左二公以忤璫罹禍君子也公糾之何故文煥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我居言路時莫不罵楊左為小人我自糾小人耳今局面一翻莫不稱楊左為君子吾亦以為君子矣以世情言之文煥實為名言嗚呼世情之是非象沒淺泥盡亦觀先生之書以辨其子午乎

平陽鐵夫詩題辭

唐人之詩大畧多爲僧詠如岑參之相識唯山僧盧綸之幾年親酒會此日有僧尋鄭巢之尋僧踏雪行留僧古木中皇甫曾之吏散重門掩僧來閉復開項斯之勸酒客初醉留茶僧未來李山甫之檻前題竹有僧名李洞之壁記醉僧書鄰僧點竅竹張喬之僧說讀書年吟僧欲伴行朱慶餘之時復留僧宿唯僧得往還江僧伴晚吟崔塗之暫得同僧靜偏逢僧話久耿緯之尋僧已白頭唐球之問寒僧接杖馬戴之孤壁野僧鄰其他不可枚數豈不以詩爲至清之物僧中之詩人境俱奪能得其至清者故可與言詩多在僧也齊己云五七字中苦百千年後清此之謂也豈若今之支那撰述惡詩村偶粗厲呶呌之音剽取市塵以爲脚本乎余居四明山中僧舍不啻千餘間時遊覽但見有物象人詰之口輒動所謂僧也此曹不可與共談笑況於詩乎平陽鐵夫名元立兩月之間兩度過我已出其詩不染纖塵眞英靈衲子唐人之所咏也有天岳以爲之師嘗趣此色力專志讀書無徒普說茶話埋會饅頭夾子也

壽李杲堂五十序 辛亥

束髮出遊徧交當世之士是時承平日久賢豪佚侻滿盈江湖莫不飛舉藝文共矜華藻場屋時文之外別有詩古文修飾卷軸以充羔雁往返皆不寂寞其間爲世所指名者不下百餘又有鉅公元夫以主盟斯道朝纔脫筆莫熱人口余時童稚無知便謂古之傳人大抵皆然其後稍稍讀書見古之所稱能文者左史而下不及數十人頗疑天之生才古如是其縮今如是其盈耶崇禎丙子丁丑間吳門行世文集一時沓出列屋兼輛自非闒茸閶闔之輩未有不購而觀者洋舶所至或用以塡壓空艙外國人派兼金易之余竊弄筆墨了然知其可從事也始疑文章如是而傳何傳之易耶及夫時運而事遷水落石出啟禎一輩之士老成畧盡而當日所爲之文章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荊山之玉者竟不異蟲讙鳥聒過耳已泯蓋不特鵷斯頻頻之黨而所謂鉅公元夫者亦然矣其不隨之爲滅沒者曾異撰之紡授堂黎遂球之蓮鬚閣艾南英之天傭子徐世溥之榆溪僅百分中之一二耳曾不三十年而事已如此況欲垂之千百世之遠乎然後知古來之不及數十人者其傳

非易事也余久處窮山餓火所驅干涉人事始知今天下另有一番爲古文詞者聚斂拆洗生吞活剝大言以爲利祿之媒較之啟禎間舛之又甚矣葢無以識爲也道不中絕何意數年來甬上諸子皆好古讀書以經術爲淵源以遷固歐曾爲波瀾其遡而上之於古來數十人者已非斷流絕港矣而吾友杲堂橫厲其間如層崖束湍翔霆破柱庚申而後每篇見示吾未嘗不駭而喜歎入骨也夫文章不論何代取而讀之其中另有出色尋常經營所不到者必傳文也徒工詞語嚼蠟了無餘味者必不可傳者也昌黎惟陳言之務去士衡怵他人之我先亦謂學淺意短伸紙搖筆定有肅衆人思路共集之處故唯深湛之思貫穿之學而後可以去之怵之嗚呼非杲堂其亦爲能使吾駭所未見也今杲堂年纔五十從此主盟吾道數十年爲鉅公元夫文章之道其有不興起者乎葢不特曾黎數子僅以一身一集而傳矣

天岳禪師七十壽序

自達磨之來六傳至大鑒鑒之後析爲二宗其一爲石頭雲門曹洞法眼宗之其一爲馬祖臨濟潙仰宗之是爲五家宗派於是世之爲釋氏者莫不以承接源流爲事競張空虛某祖某代儼然自命於白椎卓杖之間顧未幾而聲銷響滅與者受者同一庸妄古之人以道爲通塞今之人以師爲重輕師者道之表也有其表則當求其實以應之苟惟表是循儲胥虎落豈能寄汝不朽是故遁擧澄遠未嘗有宗派可尋其名器豈讓傳燈雲門法眼潙仰之絕無關佛法盛衰則知人重夫世系非世系之足以重人也嗟乎吾豈敢薄待方外之人乎謝康樂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幢幢欵笠旅俗膠加故震旦諸師欲攙中下之資不得不言椎朴少文無害於道愚者誘於其跡直謂聖人道妙可以鄙俚凡近躡至牛頭馬腩以揮源流遂薄雅論爲贅敘斥文字爲異端愈趨而愈下矣天岳禪師年十三即爲詩人欽志讀書始出而遍參名宿雪嶠玉林箬菴山翁在釋門如五緯之麗天芑衆色正皆急於得師而卒歸之山翁師從悟後發爲文詞瀾拂塵蒙霧飾光價其學問之功非師資所獎余

以爲如師者始不愧傳燈中人物耳他又何論哉庚午暮春爲師掛履之辰其門人鐵夫過我黃竹以壽文謁余余語之曰子之師其詩詞足以自壽余之所言無乃贅乎

天一閣藏書記 己未

嘗歎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自科舉之學興士人抱兔園寒陋十數册故書蝸起白屋之下取富貴而有餘讀書者一生之精力埋沒敝紙渝墨之中相尋於寒苦而不足每見其人有志讀書類有物以敗之故曰讀書難藏書非好之與有力者不能歐陽公曰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二者正復難兼楊東里少時貧不能致書欲得史畧釋文十書直音市直不過百錢無以應母夫人以所畜牝雞易之東里特識此事於書後此誠好之矣而

於尋常之書猶無力也況其他乎有力者之好多在狗馬聲色之間稍清之而爲奇器再清之而爲法書名畫至矣苟非盡捐狗馬聲色字畫奇器之好則其好書也必不專好之不專亦無由知書之有易得有不易得也强解事者以數百金捆載坊書便稱百城之富不可謂之好也故曰藏書尤難歸震川曰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卿雲輪囷覆護其上余獨以爲不然古今書籍之厄不可勝計以余所見者言之越中藏書之家鈕石溪世學樓其著也余見其小說家目錄亦數百種商氏之稗海皆從彼借刻崇禎庚

一閱其書初散余僅從故書鋪得十餘部而已辛巳余在南中聞焦氏書欲賣急往訊之不受奇零之値二千金方得爲售主時馮鄴僊官南納言余以爲書歸鄴僊猶歸我也鄴僊大喜及余歸而不果後來聞亦散去庚寅三月余訪錢牧齋館於絳雲樓下因得繙其書籍凡余之所欲見者無不在焉牧齋約余爲讀書伴侶閉關三年余喜過望方欲踐約而絳雲一炬收歸東壁矣歙溪鄭氏叢桂堂亦藏書家也辛丑在武林捃拾程雲樓馬石田集數部其餘都不可問甲辰館語溪檇李高氏以書求售三千餘大略皆鈔本也余勸吳孟舉收之余在語溪三年閱之殆徧此書固他鄉寒故也江右陳士業頗好藏書自言所積不甚寂莫乙巳寄弔其家其子陳澎書來言兵火之後故書之存者惟熊勿軒一集而已語溪呂及父吳與潘氏壻也言昭度欲改宋史曾弗人徐巨源草創而未就網羅宋室野史甚富緘固十餘簏在家約余往觀先以所改曆志見示未幾而及父死矣此願未遂不知至今如故否也祁氏曠園之書初度家中不甚發視余每借觀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錄而取之俄頃即得亂後遷至化鹿寺往往散見市肆丙午余

與書賈入山翻閱三晝夜余載十一捆而出經學近百種稗官百十册而宋元文集已無存者途中又爲書賈竊去衛湜禮記集說東都事畧山中所存唯舉業講章各省志書尚二大櫥也丙辰至海鹽胡孝轅考索精詳意其家必有藏書訪其子令修慨然發其故篋亦有宋元集十餘種然皆余所見者孝轅筆記稱引姚牧菴集令修亦言有其書一時索之不能即得後書則多殘本矣吾邑孫月峯亦稱藏書而無異本後歸碩膚丙戌之亂爲火所盡余從鄰家得其殘缺實錄三分之一耳由此觀之是書者造物之所甚忌也不特不覆護之又從而菑害之如此故曰藏之久而不改則難之難矣天一閣書范司馬所藏也從嘉靖至今蓋已百五十年矣司馬殁後封閉甚嚴癸丑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樓悉發其藏余取其流通未廣者抄爲書目凡經史地志類書坊間易得者及時人之集三式之書皆不在此列余之無力殆與東里少時伯仲猶與以暇日握管懷鉛揀卷小書知者抄之友仲曰諾荏苒七年未踏前言然余之書目遂爲好事流傳崑山徐健菴使其門生謄寫去者不知凡幾友仲之子左垣乃併前所未列者重定一

嘗曰介吾友王文三求爲藏書記近來書籍之厄不必兵火無力者既不能聚聚者亦以無力而散故所在空虛屈指大江以南以藏書名者不過三四家千頃堂之書余宗兄比部明立所聚自庚午訖辛巳余往南中未嘗不借其書觀也余聞虞稷好事過於其文無由一見之曹秋岳倦圃之書累約觀之而未果隷秋岳所數亦無甚異也余門人自崑山來者多言健菴所積之富亦未寓目三家之外即數范氏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范氏能世其家禮不在范氏乎幸勿等之雲煙過眼世世子孫如護目睛則震川覆醬之言又未必不然也

傳是樓藏書記

歐陽公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强二者正是難兼至於書之爲物即聚而藏之矣或不能讀即有能讀之矣或不能文章求是三者而兼之自古至今蓋不能數數然也古來文士不乏抱兎園寒陋十數册故書修飾成家偃然欲以行遠難矣古來藏書者亦不乏兼收並畜錦幅牙籤爭長於名書奇器之間酒闌燭跋光爲耳目之玩此可謂之讀乎近世之以博洽名者陳晦伯李於田胡元瑞之流皆不免疥駝書簏之誚弇洲牧齋好醜相半上下三百年間免於疑論者宋景濂唐荆川二人其次楊升庵黄石齋森森武庫霜寒日耀誠問世之學者也何意當吾世而見之徤庵先生乎喪亂之後藏書之家多不能守異日之塵封未觸數百年之沉於瑤臺牛篋者一時俱出於是南北大家之藏書盡歸先生先生之門生故吏徧於天下隨其所至莫不網羅墜簡搜抉緹帙而先生爲之海若作樓藏之名曰傳是昔人稱藏書之盛者謂與天府相埒則無以加矣明室舊書盡於賊焰　新朝開創天府之藏未備朝章典故制度文爲歷代因革皆於先生乎取之是先生之藏書非

備闕一家也先生內備　顧問外奬風流雖十行俱下而矻矻焚膏倚相之九丘八索子產之實沈臺駘方之昔人豈緊多讓其精勤如此當貞元會合之氣文統必有所歸先生施於名命爲雅誥刻於金石無愧辭風聲所播山心松友之士莫不推琴而起共集門牆一經眄睞皆合宮懸其爲文也宏矣然則兼是三者而有之非先生其誰與嗟乎自科舉之學盛世不復知有書矣六經子史亦以爲冬華之桃李不適於用先儒謂傳註之學與蔓詞衍說爲經之害愈降愈下傳註再變而爲時文數百年億萬人之心思耳目俱用於揣摩勦襲之中空華臭腐人才闒茸至於細民亦皆轉相模鋟以取衣食遂使此物汗牛充棟障蔽聰明而先王之大經大法兵農禮樂下至九流六藝切於民生日用者蕩爲荒烟野草由大人之不說學以致之也數窮必復時文之力會有盡時先生主持文運當必有以處此人將指此樓也與白鹿爭高矣先生以某嘗登是樓命之作記惜某老矣不能假館而盡讀之也

萬里尋兄記

羲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瓊茅蚌殼之間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獨不可至乎輒蹻出門鄉黨沮之曰汝不知兄之所至東西南北從何處尋起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裂紙數千纔寫其兄里系年貌爲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間冀兄或見之即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三山獠洞入角蠻陬踪跡殆徧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爲不祥遇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爲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舂陵行中句也舂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厠置傘路旁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江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未央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illegible]者亦嘆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嘗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閒關跲頓求父求

母者不絕書爲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方府君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餓體凍膚而不顧瘏口槁腸而不䘏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唯此一事覵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其時當景泰天順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唯恐其兄之入英宗唯恐其弟之生富貴利害代性傷恩以視府君愛惡頓殊可不謂天地綱常之寄反在草野乎

阿育王寺舍利記 庚戌

庚戌十一月甲子余爲高旦中題主於烏石山明日雨不可出山遂偕辰四宿阿育王寺丙寅請覲舍利寺僧啓銅塔（塔爲萬曆間慈聖太后所賜）捧一小方篋出殿門外南向立篋方廣六七寸玲瓏內外不隔中繫小木鐘塗以泥金有小珠在其內作琥珀色則所謂舍利也余讀宋景濂阿育王寺碑言舍利歷代之神異詳矣自是以後稱其神異者陸光祖郭子章先後詣明州頂禮述其所見然而不知其僞也嘉靖間倭犯寧波胡宗憲防海之師屯於市竊金鐘幷舍利以去住持僧傳瓶無以貽人用眞珠裹金僞造以充之光祖之所見者此也其後海上有警住持懲異時之失以僞造舍利寄藏鄉民李台垣家台垣家之婦女私發而玩之墮地不見則又以其篋中之珠塗飾置於鐘內海警既息迎還於寺郭氏萬曆壬子甲寅所見者此也崇禎甲申住持又將此僞造者質酒於纓絡河久之始復寺中是故阿育王舍利不特僞造即其僞造者亦不一人一事余之所聞自嘉靖以來者景濂碑文作於洪武十二年距今三百九十三年耳已不勝其僞如此豈自洪武以上歷一千九百七年之久舍

利依然爲劉薩訶故物耶且洪武來舍利不出境內啓閉一二山野驅烏之手洪武以上一歸官庫再入臨安一入燕京流轉不復一寺其譸張爲幻更復何如耶然則景濂碑中之神異亦不過世俗自欺欺人之說一如郭陸遂從而拾之耶或曰是在觀者之誠否即如碑言松枝放光何關舍利曰不關舍利是名妄見豈可以所見之妄而謂舍利之靈乎憶余丙寅冬日書窗油盞燈注時吐青珠細於芥子堅不可破竟久可得去拈如是者月餘或謂此草舍利也嗟乎即舍利亦復何奇而況於僞爲者乎彼沾沾其神異者可謂大惑不解矣

過雲木冰記

歲在壬午余與晦木澤望入四明自雪竇返至過雲雰霧澒濁蒸濡山谷雲亂不飛瀑危非落迴路窮然夜行撒燭霧露沾衣嵐寒折骨相視褫氣呼嗟咽續忽爾冥霽地表雲斂天末萬物改觀浩然目奪小草珠圓長條玉潔瓏鬆插於幽篁纓絡纏於蘿闕琤琮俯仰金奏石搏雖一葉一莖之微亦莫不冰纏而霧結余眙盻而嘆曰此非所謂木冰乎春秋書之五行志之奈何當吾地而有此異也言未卒有居僧笑於傍曰是奚足異山中苦寒纔入冬月風起雲落即凍

洛飄山以故霜雪常積也葢其地當萬山之中囂塵沸響扃鐍人間郵煙佛照無殊陰火之潛故爲愆陽之所不入去平原一萬八千丈剛風疾輪侵鑠心骨南箕哆口飛廉弭節土囊大隧所在而是故爲勃鬱煩冤之所不散溪回壑轉蛟螭蟉蟠山鬼窮冤腥風之銜動震瀑之敲瞌天呵地吼陰崖沍穴聚雹堆冰故爲亰冥之所長鶴犖峯灌頂北斗墮脇藜蓬臭蔚雖焦原竭澤巫吁魃舞常如夜行秋爽故爲曜靈之所割匿且其怪松人楓磬石囷草碎碑埋碑枯齒碧骨皆足以興吐雲雨而偃宮神治山岳炳靈高僧懸

記治烏木客宵举幽泼其氣皆斂而不揚故恒寒而無燠余乃喟然曰嗟乎同一寒暑有不聽命於造化之地同一過忒有無關係於吉凶之占居其間者亦豈無淩峯掘藥高言畸行無與於人世治亂之數者乎余方翩翮世度將欲過而問之

石門孫爽喜讀此文書之便面庚戌七月二十五日燈下重寫一過念亾友下世已二十一年棉和出土乾科颯颯知已之淚能不泫然

念祖堂記 丁巳

吳門周子潔不見者十餘年矣丁巳中秋得其一札乃爲姜子學在求念祖堂記念祖堂者卿墅先生之居也先生家萊陽僑寓吳門不忘其本故名堂以識之昔周元公以營道之濂溪識於匡廬朱文公以婺源之紫陽識於崇安其義一也然而先生則異於是當崇禎壬午小人造爲二十四氣之謠中傷善類毅宗入其說戒諭言官謂言官論事各有所爲不出公忠先生言言官不能必其無私然皇上不可以此厭薄言官皇上所云代人規卸爲人出脫何所聞之豈於章奏知之耶抑懸揣得之乎願勿以委巷之言搖惑聖聰上大怒下之詔獄寄詔令金吾賜盡金吾漏言吾夫子而諍於上上畏清議止前詔杖先生百淹留刑部獄一載餘甲申二月遣戍宣州衛未踰月而京師陷先生不敢以桑海之故弁髦君命終身不返故居卒塟於敬亭君子曰可謂仁之盡義之至也夫國破君亾是非榮辱已爲昨夢先生猶硜硜不變自常人言之未有不以爲迂者也試揆之於義朝廷無放赦之文臣子嘗歸田之計謂之不違得乎故弁髦殁於戍所勢所不得不然先生塟於戍所勢可以不

然而義所不得不然者也古人作事未嘗艸艸蘇武十九年而返奉太牢謁武帝園廟欒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而後使事告終先生下㚇宣城而後戍事告終豈以幽明有間也是之謂義至南齊華寶父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旣陷父不得還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毅宗不過朞月必召用先生毅宗之不得召用先生猶寶父之不得爲寶上頭也寶思父而終不忍上頭先生思主而忍離戍所乎是之謂仁盡若以爲先生念其故居而已枌社春秋何所阻隔行李往

來無人牽挽棲棲旅人似有簡書之畏者燕安故居則不能安此心安此心則不能安故居徘徊兩岐之間先生之念亦苦矣寧與周朱可同論乎斯堂也爲文文肅歌哭之所文肅之後廢爲馬廐馬廐之後關自先生文肅爲烏程所忌先生爲陽羨所陷亾國之戚兩相與有力焉天下之與亾係於一堂余昔謁文肅兩至其地曲池怪石低回欣賞不知其可悲如是也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天子旣誅逆奄表死節之忠臣祭塟贈蔭卹典咸備御史袁鯨請於京城建祠一座以慰忠魂楊漣周順昌黃　李應昇等各家子弟追塑遺像於祠中順天府春秋祭享詔曰可於是死節最著者十三家有司奉旨立廟於鄉皆名曰敕建先忠端公祠卜地芭西之西石山爲呂氏書室有長松峭壁用官價百金買之是時我鄉奄黨最多而以逆案拾遺歸者北科料拾共官癸亥京察降級乙丑以後遂爾登級光祿無匠何以冒濫工而加級非貪緣捷徑何以越歲而正位奉常內有通天之孫杰外有納賄之崔逆同耗劉宗周正人也惟恐出而匝之移宮一案何罪不說請枋

示以爲戒勢尤烋彝與其同黨甗私人出而爭地東浙士大夫皆爲之不平馮晒僊馮鄴僊劉瑞當陸文虎萬履安馮亥度會祭祠下其文刺我邑縉紳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而以黨奄自旌也奄黨憤甚又使其前爲方從哲之門客狐鼠遊説爲一邑風水攸關必須改卜蕺山劉先生爲書以告當事曰不佞白安先生之未亾叟也請以螗臂當之矣久之而後定而同黨亦知爲拾遺者所誤咋舌而死絡輿推官陳子龍銘其麗牲之石春秋常祭之外巡按蕭奕輔喬可聘左光先海道許豸儀部周鑣等路有經由者皆以特羊

告廟賦詩憑弔致華之際羣盜滿山官兵借爲營房撤椽壞壁未幾而傾覆矣有司致祭無所罷享者四十年創痛如積　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數明室之亾在於天啓昔伍員之諫夫差也謂二十年之後吳其爲沼當員之諫時爲魯哀公元年至二十二年其言始驗而越滅吳先公之諫熹宗爲甲子歲至乙酉而明亾亦二十二年故先公絕命詩錢塘有浪胥門目不特痛其遭遇如員而於國家興亾之數亦前知之矣魄感精動虗塵可數當知緯候爲小道耳王顓菴先生督學浙中以仁義束世敎行部東浙表章啓禎

忠節立六賢講院而以先忠端公爲首又考圖經知先忠端公故有祠宇今雖蕪廢顧先朝敕建不可不復乃即其故里老屋三楹肖像存舊丙寅二月下丁教諭沈君煋將事風和日美俎豆靜潔故老見之泣下沾襟蓋先公被逮在丙寅三月今歲復在丙寅而祀典之舉適相邂逅不可爲非數也祠堂當三江之口元柳貫有連延黃竹浦之詩剡水西流藍溪南注姚江東去至此而合洒易之載九靈之遺蹟在焉北望陸放翁之蜀山南觀李信之雙瀑名山大川蔚爲悤恨於此乎於彼乎傍徨上下求而不亾者庶幾其或遇之

遷祠記

先忠端公祠壬申建於縣西之西石山春秋有司致祭援祠夫三名守之爰當孔道改革之際屯兵于此抽椽榻爲營火祠因以廢丙寅學院王顥庵先生稽昔祀典復其春秋之祭余以所居黃竹浦矮屋三間稍拂拭肖象爲祠自丙寅至庚午春五年九祭頗有司往返四十里僕僕從事心甚不安七月二十四日大水祠壁遂沈海內知之司寇徤庵中允果亭相國立齋相國素存學院蓉湖京兆定庵諸先生各出清俸余鑒前弊建於新城內南門之左頗饒花木之趣太守長白李公題其額焉一祠也三徙而定厥維艱哉葢餘姚先賢之祠無不在城內惟嚴子陵在陳山墓道趙玫古在馮村故居陳山當時有高節書院設山長領之山長攝祭故能多歷年所山長廢亦遷至城矣玫古之遷入城不知何時或曰嘉靖中湯紹恩其餘如虞國石孝子之祠當年應皆載在祀典今孝子蒸嘗止于私門虞國祭賽化爲土穀豈不以離城之故哉余按古之鄉先生歿而祭于社者當祭之時爲尸以迎之祭畢則已無所謂廟也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抑廟之昉乎自漢以後圖形立廟

者多矣或墓或居一邑之中渙不相假索四境而祀之勢將匱不給祝後世萃之一廟少牢合祭名曰鄉賢則餘廟皆可毀也未幾而鄉賢猥雜馬醫夏畦之鬼莫不攘臂而爭之君子羞與並列則仍爲別廟有司因而分祭自特祠而鄉賢鄉賢而又特祠古今凡三變焉嗟乎人之賢不肖不係乎祠祠之分合皆不能無弊故象祠于鼻亭薛道州毀之曹操祠于夷陵申屠子毀之蔡州吳元濟之祠改爲裴度嵯山張弘範之祠改爲文陸春秋之斧鉞長存天壤頃一販夫以千金修學竄入鄉賢或爲鞶纓之惜余笑曰此近時加納例也何不可之有聞者莫不胡盧夫非其位而據之祝板呼名旁觀腹笑是亦呼爾蹴爾嗟來之食也鬼豈無知乎崇禎戊辰余在京口寺中作佛事余入觀之有神位書先公姓名前設伊蒲之饌余痛哭而拜一寺皆驚其後聞此數年間江南北凡爲佛事者無不有先公及與難諸公神位此所謂野祀也昔諸葛忠武未立廟之先百姓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上是矣先公司李宛陵宛陵祀先公于名宦與文信國同龕香火戊寅余至宛陵梅朗三麻孟璇徐乾若皆言先公英靈不昧一神平時于先公爲難者見

先公降于其宅鬼卒持郠當捕之紳乃叩頭乞哀而死有僧自皐亭來言遇先公問其所之云赴宛陵之任令之傳語錢牧齋語余客有請乩仙者先公與李忠毅降之忠毅爲南康城隍先公爲寧國城隍亦與僧語相合近讀嶺南韓如璜集云先臣黃佐有言劉球毛吉爲奸盜所殺嘗附于人比聞楊璉黃尊素周宗建亦復現形著靈貞魂耿耿自不同它氣易散豈幻誕哉江右舒碣石亦云合諸君子之言證之不可誣也嗚呼先公英爽勃窣兩間此鄉邑之祠胡可忽諸

小園記

黃竹浦軒之西有隙地縱二十尋而强橫三尋而弱辟以爲園用樹花木不過八九株而已因買瓦盆百餘以植草花水僊艾人芳洲洛陽茉莉眞珠烟蒲石管辣茄苦蕒金燈銀合黑牛紫燕虎刺蛇牀鈴兒鼓子忘憂含笑庭莎路杞秋羅似蒻荷包象形康成書帶徐公劍春濃則牡丹芍藥淡則春蘭秋菊藥品瑣碎皆爲芳草施以人工則桃李梅杏金松線栢屈其干胥之姿下同翁卉至於麗春欵冬丈紅段錦雁來燕麥紫茉秋棠斷腸洗手紅姑虞美叢生砌下遞換疄

閗非盆盎之所收拾也昔黃石齋先生爲先忠端公書庚子山小園賦遂取揭之軒中而以名園夫子山之園雖小猶得欹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以吾園較之不能十之一無乃非其類乎雖然小大何常之有子山之園視章華銅雀謝靈運之山居沈約之郊居千百中不及一二故謂之小而吾之園又不及子山因子山之小而小之昔傅長虞小語賦糠粒爲舟針孔自匿蘇子美詩托身蟭螟兩睫卜都牛一毛是萬物之數尤有小於吾園者矣郭象曰統大小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

御風同爲累物耳試爲之披棘排墻藍水東流蕺九靈痛哭之詩蹟也石窗南峙劉綱樊夫人乘雲而狡獪者也西望則虞仲翔注易之露未乾北眺則陸放翁之奇峰突兀此則予山之所不能有也今人之誚固陋者曰兎園策兎園策乃徐庾之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兎園者小園也天下之固陋有如余者乎則余之名此園也固宜

餘姚縣重修儒學記

唐荊川王道思以爲漢之經術宋之道學其人才之成就皆師弟子私相授受無所與於學校此蓋有激之言以吾餘姚論之則大有不然自虞仲翔之易擅東南之美嗣起者代不乏人其出於學校與否姑不具論元末明初經生學人習熟先儒之成說不異童子之述朱書家之臨帖天下汩沒於支離章句之中吳康齋陳白沙稍見端倪而未臻美大聖神之域學脈幾乎絕矣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無甚透悟亦謂是也貞元之運融結於姚江之學校於是陽明先

生者出以心學教天下示之作聖之路馬醫夏畦皆可反身認取步趨唯諾無非太和眞覺聖人去人不遠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後之儒者唯其難視聖人或求之靜坐澄心或求之格物窮理或求之人生以上或求之察見端倪遂使千年之遠億兆人之衆聖人絕響一二崛起之士又私爲不傳之秘至謂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是人皆不可爲堯舜矣非陽明亦孰雪此冤哉故孟子之言得陽明而益信今之學脈不絕衣被天下者皆吾姚江學校之功也是以三百年以來凡國家

大節目必吾姚江學校之人出而揩定宋無逸之纂修元史黃墀陳子方之自沉遜國宸濠之變死之者孫忠烈平之者王文成劉瑾竊政謝文正內主彈章魏奄問鼎先忠端身殉社稷北都之亾施恭愍執綏龍馭南都之亾孫熊伏劍海島其知効一官德合一君者不可勝數故姚江學校之盛衰關係天下之盛衰也先是廟學頹敗上雨旁風一宮之外皆為茂草當事簿書之事勝於俎豆即有春築聊爾具文至使數十年之中人才寥落科名亦且天荒夫黌室無功畢子知陳有啓國庠為圖元與憂道將陵恐使陽明闕里而顦悴於　盛世乎晉中康侯如璉以經術為吏治下車即為此懼廣文沈君煜方君運昌佐以精誠沈君以已財首創啓聖宮康侯捐俸倡之田二尹守一繼之郡侯李公行部至姚嘉與是舉復加申勑士心雷動各捐有差董其役者諸生某某等謹刀布以索力搒鼛鼓以程工經始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以義嘗學於舊史見屬為記念陽明之學今時間有異同余嘗移書史館諸公不執已見慨然從之夫道一而已修於身則為道德形於言則為藝文見於用則為事功各節豈若九流百家人自為家莫

適相通乎古之釋奠於先師者必本其學之所自出非其師勿學也非其學勿祭也今天下萬國皆有學亦復有先師如陽明先生者乎陽明非姚江所得私也天下皆學陽明之學志陽明之志使吾姚江之士溝猶瞀儒嚾嚾然不能效門室之辨有一陽明而不能有之不其恧歟　聖天子崇儒尚文諸君子振起以復盛時人物行將於廟學卜之矣

蛟沈記

淮南子曰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以爲寓言今乃信之庚午七月二十三夜大雨明晨山水大至平地驟高二丈二十五日子時龍自東至西其目如炬盤旋于屋瓦之上風聲如戰鼓萬面各山蛟蜃皆起而應之山崩者百餘處凡蛟蜃之出山崩自裂涌水數丈而下雖萬鈞之石投空如擲沙礮震數十里水如血色棺槨之在平地者不論已葬未葬皆破塚自出縱橫水面如波濤相上下廬舍大者沉小者飄流人民死者無算余里有百歲老人鄭近川亦溺焉溺者

徼江人民之在高阜者見其號呼求救亦無從措手有小舟載十七婦女而過樹上有一女哀哭扶而下之舟覆并十七人亦死樓房之乘流下者其燈尚未滅未幾沒矣有布袋浮沉而至人疑爲貨解之一死小兒蓋水之初至小兒無可住足置之袋中掛于簷間屋倒而兒死于袋也此據見聞所及拾其一二二十七二十八日水減三四尺謠言初三水再至姚邑當沈闔城父老思爲厭勝之術於是祭告城隍之神徼城樓餘姚縣三大字投之江水八月初二夜果大風雨明日水長如二十四日稍縮一二尺渚山之間

兩龍作壩遏空崛起數丈上流之水壅不得行如是者十餘日居民皆發屋瓦踦危而斃溺門板爲筏撈取水底禾頭刈而作糜雨無俄頃之懈天之扤我如不我克餓死者又不知凡幾死者無棺則棄之水中任其去留或繩縛死尸繫之梁棟以俟水退禾稼一空人號鬼哭余生長亂離屯苦備經冀以衰暮餘巾首丘不意復見此烖象五月閒余自姑蘇返至五夫見大鳥滿田初以爲鸛察之則鶴也東浙無鶴海鳥之來其如魯之鶢鶋天津之杜鵑乎吾姚大水見于前史者莫甚于哲宗元符二年冬十月朔餘姚江河

水溢高丈餘有聲數日乃止縣西三十里有宋屋一所當時之人刻其水痕于廳柱留示子孫以今較之增二尺五寸元符二年至今康熙二十九年計五百九十二年然則此變顧五百九十二年所未有也今人于山崩之處皆曰出蜃蜃卽蛟也讀求經云蛇雉相搆爲蛟出殼之日洪水飄蕩吳人謂之發洪蠻龍之屬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解者以爲卦影虛設豈知山崩則水出皆黃海溢則水上皆玄玄黃爽雜象皆實事也有疑天豈無權顧令孽龍肆毒至此年來人心敗壞通都窮谷黃童白叟無不以機械爲事

罔兩鬼魅不可方物五行于智屬水智既邪出水亦橫行一氣之感召天亦不能如之何矣人誠有鑒于此則風雨露雷無非教也有自武林來者相傳東浙之水餘姚爲甚餘姚之水黃竹浦爲甚姜黃二姓之人靡有孑遺矣或曰梨洲亦爲不弔之人歟或曰梨洲無死法天或留之余聞之以爲兩者皆非也以丁玉夫之賢而死覆舟以王槐野之文而死地震大化流行愚賢一例余愚者也余之受溺不足爲異余之不溺又何可必亦曰幸而免耳

答錢牧齋先生流變三叠問

問長水註楞嚴九變三叠所謂進動算位一橫二豎一豎二橫者未知其義又徐岳所謂橫板爲九道五道及豎以爲柱爲位者與長水橫豎進動都相合否幸爲剖析源流詳明示之

楞嚴經曰四數必明與世相涉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叠一十百千總括始終六根之中各各功德有千二百疏云三變之義古今多解今所解者不加別法以變其義只將一今文過現未來進動筭位便成一千二百功德如第一位三世四方宛轉十二便成一叠算位即是一橫二豎已成過去第二即變過去一世以爲現在進動算位一豎二橫成百二十爲第二叠又即變現在世以爲未來進動算位一橫二豎成一千二百爲第三叠能變之法既唯三世所變之法亦止千二百故無增減

徐岳數術記遺太乙算太乙之行去來九道刻橫板爲九道豎以爲柱柱上一珠數從下始故曰去來九道也兩儀算天氣下通地稟四時刻橫板爲五道豎爲位一位兩珠色青上珠色黃下珠其青珠自上而下第一刻主五第二刻主六第三刻主七第四刻主八第五刻主九其黃珠自下而上第一刻主一第二刻主二第三刻主三第四刻主四而已故曰天氣下通地稟四時也

按徐岳所云算器也長水所云算法也雖橫豎之言相同其義不相干涉今之算器橫不列道其數分於珠徐岳之算器珠一而已其數分於道太乙算橫爲九道其珠自下而上歷一道爲一算兩儀算橫爲五道自下而上者一道爲一算自上而下者始於五終於九黃青二珠交相代也算九則窮又移一柱與今

器迥別長水之算只用今器其所謂橫竪者分別算位本位是竪進一位卽是橫本位是橫進一位卽是竪非如徐岳之實有橫竪也乾坤鑿度曰臥算爲年立算爲日臥算者長水之所謂橫也立算者長水之所謂竪也第一叠三世四方乘之得十二若依算家乘法則第二叠當得一百四十四第三叠當得二萬七百三十六今不然者則經文流變以第一叠爲準第二叠變一爲十變十爲百第三叠變十爲百變百爲千而已故曰變不曰乘也

流變三叠圖

竪 橫 竪 橫

第一叠 第二叠 第三叠

一 十 百 千

太乙算

兩儀算

答劉伯繩問律呂 癸卯

漢志曰黃鍾爲宫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宫者則其應和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家諱）無與並也○問朱子著此條在變律下蔡元定著此條在八十四聲圖下有異同否

十二律旋相爲宫其下所應之聲卽謂之役凡受役者其律必短於主律（主律卽爲宫之律也）黃鍾長九寸長之至也故當其爲宫之時所應六律皆短於黃鍾故用正聲而不用半聲及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六者爲宫之時七聲不備則黃鍾不得不受役而黃鍾實長於諸律故不得不有變律變律又長故不得不用變律之半所謂不與他律爲役也朱子著在變律者以明律不得不變之故蔡元定著在八十四聲者以明十一月黃鍾宫下無他律之聲其義一也然班孟堅之意則不然黃鍾正律雖長其半律甚短則蕤賓以下獨不可用乎安見黃鍾之不爲他律役也蓋十二律之實其零分皆偶獨黃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奇半之則八萬八千五百七十三餘一餘

一不可半也是黃鍾有正聲而無半聲既無半聲可用此黃鍾之不役於他律也若止以管長不受役爲言於義有所未盡矣

問空積忽微

蔡元定謂黃鍾爲宮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蓋以半聲變律奇零不齊便謂之忽微也然亦非班氏之意所謂空積者空圍所容之積實也管長一分圍容九分故每寸八十一分班氏謂黃鍾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無有忽微蓋

班氏十二宮止五聲而去變宮變徵黃鍾長九寸積七百二十九分（新書積八百一十分蓋分九爲十其實一也）太族長八寸積六百四十八分姑洗長七寸一分積五百七十六分林鍾長六寸積四百八十六分南呂長五寸三分積四百三十二分故空積無忽微也至應鍾長四寸六分六釐其四寸六分之積三百七十八分其六釐之積便奇零而爲忽微矣以下皆然故他律爲宮皆有忽微也若加二變爲七聲則黃鍾之用及於應鍾蕤賓雖黃鍾爲宮其空積亦未嘗無忽微也蔡氏未之審而妄引班氏以證已說非也

問史記生鍾術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一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

按索隱以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爲數錯邪雲路云即是上文聲律數太族八寸爲商洗姑七寸爲羽林鍾六寸爲角南呂五寸爲徵黃鍾九寸爲宮其曰宮五徵九誤字也愚意以爲羽一徵二角三商四宮五者其大小之序而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者其相生之序也角空生徵五徵空生宮九雲路謂誤字

者是也置一而九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爲丑再三之爲卯二十七如是者九爲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乃寸法也實者十二律之實（在新書第四）滿寸法得一寸黃鍾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凡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者九故得九寸他律不滿寸法之實則以分法釐法毫法絲法收之

問上下相生以仲呂謂變律耶正律耶

通典相生爲十二變律變律又爲十二半律合之於正凡四十八聲也蔡氏以旋宮至仲呂而止仲呂之七聲既備則其下無所用故變律止於應鍾雖曰應

鐘之實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就蔡氏自立之法言之其實應鐘以下皆有變律也

問五聲二變與變律先後次序

蔡氏五聲二變次變律之後朱子則先七聲而後變律竊意以變即正之參差不齊者正變一時俱有非借變以通正之窮若變律居七聲之後非自然之法象矣

問新書曰律當變者有六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

置一而六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爲丑又三之爲寅

九如是以至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其爲三之者凡六世史遷置一而九三之之例變聲章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亦同也其言律當變者有六故三之凡六則未必然蓋蔡氏之用變律雖止於六其實變律有十二也然置一大三之法亦所不必仍照正律之法四其實以生黃鐘變律倍其實以生林鐘乃爲當耳

問應鐘變律之實九萬二千五十六何以又云六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也

未嘗以七百二十九歸之則爲下數置下數以七百二十九爲一算則得上數也所餘四十爲小分

問變律

變聲之說見於國語變律則京房以仲呂生執始演爲六十律公孫崇則上役黃鐘其說皆未甚協惟杜佑爲當然杜佑之變十二蔡元定之變六變律之中又有二說也其實古之旋宮止於五聲自夷則而下爲宮者即用正律之半禮運之疏更無變律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

鹿門八家之選其旨大略本之荆川道思然其圈點勾抹多不得要領故有腠理脉絡處不標出而圈點漫施之字句之間者與世俗差强不遠至其批評謬處姑舉一二如昌黎張中丞傳後序云不載雷萬春事首尾與南霽雲乞救賀蘭而不相蒙而鹿門以爲雷萬春疑當作南霽雲若乞救之事照應此句以補李翰之不載則非矣曹成王碑以爲穿鑿生割爲昌黎之務去陳言豈昌黎之文從字順者猶有陳言之未去乎盍不知昌黎之所謂陳言者庸俗之議論也

豈在字句哉羅池廟碑謂其不載柳州德政載其死而爲神一節似狎而少莊按碑中所載民業有經以下德政可謂至矣豈必如俗文之件繫毛舉然後謂之莊耶孔司勛誌前夫人從塟舅姑兆次卜人曰今兹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鹿門云按附誌前夫人所以不及祔塟舅姑兆次之故而不詳與司勛合塟處不可曉誌言前夫人已祔塟舅姑兆次今欲遷塟與司勛合而卜人不可故不合塟本自明曉不知鹿門如何讀也孟貞曜誌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按檀弓伯高之赴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故東野之喪昌黎立位於家其嘗與往來者哭弔於韓氏也鹿門云韓氏不知何人豈不知此禮耶柳州貶後諸書鹿門謂蘇子瞻安置海外時詩文殊自曠達蓋由子瞻深悟禪宗故獨超脫較子厚相隔數倍蓋子瞻之謫爲奸邪所忌而子厚之謫人且目之爲奸邪心事不白出語悽愴其所處與子瞻異也若論禪宗子厚未必讓於子瞻耳與顧十郎書子厚爲顧少連所取士十郎乃少連子也於座主之門故稱門生書中顯贈榮謚揚於天官敷於天下已明言少連

之死而鹿門云其書似非對座主之言是何疑十郎爲座主也歐公謂正統有時而絶此是確論鹿門特以爲統之在天下未嘗絶也如此必増多少附會正統之說所以愈不明也鹿門謂江鄰幾文不傳宜非其文之至者而歐陽公序之只道其故舊凋落之意隱然可見按序中言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許之亦云至矣如尹師魯之文歐公只稱簡而有法亦可云非其文之至者乎薛簡肅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鹿門云宋制舉進士何以得讓宋制解

試雖有主文考校然尚有鄉舉里選之意故得自相推𠔥凡舉子皆謂之進士其中殿試者謂之及第出身鹿門不知宋制而以今制賜進士者當之故有此疑蘇子美誌其妻於文集則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於茲則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皆有著落句同而意異鹿門云迭此二句歐公稱筆而少道處不如仍前二句且綴之曰死而非歐君者銘其墓則無以慰其生之交也信如此則俗筆套語矣張谷墓表歷官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滄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鹿門云宋制以觀察推官徙參軍而知陽武縣又以通判滄州入爲員外郎而復知陽武可見當時重令職如此按宋制未改京朝官謂之縣令已改京朝官方謂之知某縣張谷初知陽武其京朝官是著作佐郎再知陽武其京朝官是屯田員外郎知縣雖同而京朝官之崇畀則異俱未嘗入朝也鹿門不明宋制耳孫之翰誌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入年再舉進士及第鹿門云宋舉進士者再按之翰初舉進士不及第再舉方得及第未嘗再也學究出身非進士之第耳荆公伯夷論以不

食周粟爲誣識力非流俗可及鹿門云論伯夷處未是千年隻眼彼之雷同于長者豈皆隻眼乎至其去取之間大文當入小文可去者尚不勝數也觀荆川與鹿門論文書底蘊已自和盤托出而鹿門一生僅得其轉折波瀾而已所謂精神不可磨滅者未之有得緣鹿門但學文章於經史之功甚疎故只小小結果其批評又何足道乎不知者遂與荆川道思並稱非其本色矣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書

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辯其生主公羊穀梁氏在襄公二十一年巳酉十月庚子即今十月二十一日也其卒主左氏在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乙丑即今四月十八日也以爲三家去孔子甚近漢以後之儒無徵爲言甚核而辯然以某攷之則又不能無疑者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巳丑孔丘卒此出於門弟子所書歲月無可復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爲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於史記家語之終記曰寢疾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

矣杜預左註亦云七十三孔子家語祖庭記無不皆然使七十三之年而信則孔子之生年其在庚戌亦可無疑也公穀二家之說豈能盡抹諸家乎公穀之謂二十一年者安知非周靈王二十一年誤書爲襄乎蓋襄二十二年即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至於生之月日左傳無文穀梁氏則書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羊氏則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陸德明釋公羊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蓋經文庚辰朔則庚子在二十一日若十一月則巳酉朔其距庚子五十

有二日十一月無庚子則知有此句者之爲誤本也某以曆法推之襄二十一年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七日五〇二四閏餘二十五日七三四六其年有閏故子月甲寅朔丑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卯月癸未朔辰月壬子朔巳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申月庚戌朔酉月庚辰朔戌月巳酉朔亥月巳卯朔襄二十二年中積六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二日三十一刻冬至五十二日七四四九閏餘七日七一子月巳酉朔丑月戊寅朔寅月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

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申月乙巳朔酉月甲戌朔戌月甲辰朔亥月癸酉朔若不從公穀以家語史記爲準則孔子之生在二十二年酉月自甲戌推至庚子爲二十七日故羅泌以爲八月二十七日是也景濂謂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某按襄二十一年經文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夫九月庚戌朔者建申之月也十月庚辰朔者建酉之月也若周不改月則九月爲巳酉朔十月爲巳卯朔而庚戌庚辰爲七月八月之朔是與經文大悖矣景濂能不信諸經乎以家語史記載孔子弟子

年歲皆以孔子爲的若孔子不生庚戌則弟子之年無一足憑矣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歿是顏子歿時孔子年六十二也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救陳孔子絶糧猶有顏子問答計顏子卽卒於是年蓋自襄二十二年至哀六年孔子六十八歲也若生於襄二十一年則孔子六十三矣顏子少三十歲及三十二而歿皆不可信也故景濂欲伸公穀則必盡廢諸家無乃過歟

答劉伯宗問朱子壺說書

投壺經言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鄭注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積三百二十四寸算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分爲一升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爲一斗故二斗得積三百二十四寸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五寸約之者於五寸之中截其一寸取三百二十四寸之積五分之其一分得積六十四寸八分求其圜周得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以圜求方須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爲三分每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加一分于六十四寸八分之中共八十六寸四分是一寸方積之數以方積開之九九八十一則一面有九寸環四面凡有三十六寸環又以方求圜四分去一是爲圜周二尺七寸有奇圜三則徑一故腹徑九寸有餘也按鄭氏此說皆整數二斗之積也然以二斗之積四分去一則與經文斗五升合矣故朱子欲去二斗虛加之數是也其實斗五升之積爲二百四十三寸以腹修五寸約之五取一焉得四十八寸六分卽圓積也圓積求徑三歸四因開方之是爲腹徑八寸四釐有奇圓積求周十二因開方之是爲圓周二尺四寸一分四釐有奇若鄭氏三分益一以爲二斗方積六十四寸八分旣有虛加之數則當用圓田法卽以六十四寸八分者開方之徑得八寸四釐奇三因於徑周得二尺四寸一四亦如前法朱子以積求徑之法謂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

寸者自爲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徑爲八寸五釐此則朱子不明算法而不自知其誤也。夫正方六十四寸則一面得八寸。試割二分加之每寸得二釐五毫。四面皆然。則八分者無餘矣。而四角各缺方二釐五毫。將何以補之哉。故開方之術。中間正方謂之方法。正方之外割裂而加之者謂之廉法。補之於角者謂之隅法。有廉則必有隅。朱子所言有廉而無隅。零星補湊愈密而愈疏矣。是故六十四寸八分開方八寸四釐有奇而不可以爲八寸五釐也。今爲圖如左

答汪魏美問濟洞兩宗爭端書

大鑑之後爲南岳青原南岳傳馬祖馬祖傳百丈百丈傳潙山此潙仰宗所由起也百丈又傳黃檗黃檗傳臨濟此臨濟宗所由起也青原傳石頭石頭傳藥山藥山傳雲巖雲巖傳洞山此曹洞宗所由起也石頭又傳天皇天皇傳龍潭龍潭傳德山德山傳雪峯雪峯傳雲門此雲門宗所由起也雪峯又傳玄沙玄沙傳羅漢羅漢傳法眼此法眼宗所由起也故五家宗派出自南岳者二出自青原者三今潙仰雲門法眼三宗俱絕存者惟臨濟曹洞耳近濟宗依五燈會

元附註謂有兩天皇道悟石頭所傳者之天皇不再傳而絕其出爲雲門法眼之天皇則馬祖所傳者於是南岳得四宗青原僅一宗以此而分優劣至兩家聚訟不已常謂昔之學佛者自立門戶者也今之學佛者倚傍門戶者也自立門戶者如子孫不藉先人之業赤手可以起家倚傍門戶者如奴僕占風望氣必較量主者之炎凉。雲門法眼其宗既絕猶過去之高門巨族也。吹已冷之燄爲掃室布席之光則郭崇韜哭子儀之墓。又何怪乎故兩家是非不必爲之辯弟兩家辯詞可爲盟嘯會元附註以丘玄素天王碑

證雲法二宗出於南岳以符載天皇碑證青原之天皇一傳而絕洞家指爲僞碑以爲京素使相何得姓名不見唐史疑爲烏有按歐陽公集古錄跋尾神女廟詩李吉甫丘京素李貽孫敬驁作佛者空疎之腹豈可妄談載籍符載碑文載在贊寧高僧傳中其末云比丘慧眞文賁等禪子幽閑皆入室得悟之者或繼坐道場或分枝化導所謂禪子幽閑者即指慧眞文賁等而言言其情性幽閑也附註改爲法嗣三人曰慧眞曰文賁曰幽閑以贊辭扭作人名爲附註者文理尚未通也權文公馬祖道一塔銘見文苑英華後列沙門慧海智藏鎬英志賢智通道悟懷暉惟寬智廣崇泰惠雲等洞家疑附註列此爲虛誕之辭信如此言不知在唐還有權德輿否黃元公因丘碑所載節使拋水事與南泉下曇照雷同疑碑爲好事者所撰然碑文詳而會元首尾脫落是會元襲碑文非碑文襲會元也總之釋氏譸張爲幻火發火息碑文又寧足信乎

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書

按歷代甲子自魯隱公元年已未以下載籍皆可考據無有異同乃自隱公以上其說不能歸一然準之曆算如武王克商周公營洛成王顧命三者得其時日則是非不難辨矣故授時伐紂以至春秋一從漢志漢志魯世家魯公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十年幽公十四年微(史記作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五十年愼公三十年武公二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伯禽至惠公三百八十六年伯禽以成王元年癸巳歲即位至康王十六年戊寅歲薨惠公以平王三年癸酉歲即位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歲薨中間所歷甲子自第二十八而上贏三十一歲自第三十三而下縮五歲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武王克殷後七年而崩故伐紂之歲斷以爲巳卯也而史記魯世家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三十年武公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三百二十一年較漢志差六十五年以惠公末年戊午上推戊午當平王四十八年則伯禽

元年在第二十八甲子下戊戌歲也戊戌爲成王元年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崩在庚寅歲故伐紂之年爲戊子也如此則鎖郤一甲子第二十八即第二十七矣竹書紀年成王丁酉歲即位在位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十九年穆王五十五年共王十二年懿王二十五年孝王九年夷王八年厲王二十六年宣王四十六年幽王十一年平王四十八年惠公卒凡三百二十二年與史記魯世家先一年以伐紂在庚寅校史記後二年此記事所有參差其甲子大畧相

同也黃石齋先生主張史記以爲武王克殷戊子歲用授時四分校之戊子歲周正月癸卯合朔甲寅冬至以某按之又未必然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會于牧野泰誓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左氏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據石齋以癸卯爲正月朔則壬辰癸巳爲前月十九二十日矣經何以言二月也癸卯朔則癸亥爲月內之二十一日矣外傳何以言二月也信漢志不如信史記信史記又不如信經文也石齋又以月旁死魄在望後生魄在望前謂壬辰是十六日非朔二日夫經言壬辰是一月又言戊午亦一月壬辰與戊午相距二十七日若旁死魄在望後是月寧復有戊午哉又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月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曁百工受命于周觀其序生魄于生明之後則生魄之爲望後明矣生魄既在望後則死魄之爲望前亦明矣若以授時步戊子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三百三十三年中積八十五萬二千一百一十四日八千五百二十四分冬至甲子經朔癸丑眞行益所

言無一合者則武王伐紂之必非戊子也當從班氏以己卯爲準而後春秋以上之時日始可得耳黃帝元年爲第一甲子至周康王爲第二十八甲子周幽王爲第三十三甲子

答范國雯問榆春山律曆 戊午

示楚郴榆春山書其言誇大自來儒者無不譏彈而自以律曆爲絕學謂帝王曆數眞傳夫律曆固儒者之能事以司馬子長之學尙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春山而苟能發前人所未發亦不必張皇如是皇甫湜正言風教偷薄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歪於近日妄子以罵相高廟庭諸子直叱姓名等之僕隸阮籍宋玉何敢望罵春山不幸而類是夫既而反覆其書則不免爲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

之談矣按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卦名爲辟卦以配十二月始於漢之京房然未嘗以之言律呂也明李文利主黃鐘三寸九分之說其十二月律呂卦氣圖始用辟卦配之然未嘗用其陽九陰六之數以爲律管之長短春山見十一月復卦其陰陽之數偶與三寸九分相合遂將各卦陰陽之數一例配去以爲律管之長短出于是姑無論其他如十一月復卦與九月剝卦同是一陽五陰則黃鐘無射同是三寸九分十二月臨卦與八月觀卦同是三陽四陰則大呂南呂同是四寸二分正月泰卦與七月否卦同是三陰三陽則太簇夷則同是四寸五分二月大壯與六月遯卦同是二陰四陽則夾鐘林鐘同是四寸八分三月夬卦與五月姤卦同是一陰五陽則姑洗蕤賓同是五寸一分合四月乾之仲呂五寸四分十月坤之應鐘三寸六分只有七律更無十二律且同是三寸九分何以知其爲黃鐘爲無射耶同是四寸二分何以知其爲大呂爲南呂耶同是四寸五分何以知其爲太簇爲夷則耶同是四寸八分何以知其爲夾鐘爲林鐘耶同是五寸一分何以知其爲姑洗爲蕤賓耶豈律呂之長短只佐紙上閒譚無

與於聲音之用耶此等卽郁倫知其不可而欲與蔡元定爭是非乎春山又以十二辟卦分晝夜之長短晝十二卦夜十二卦建子晝復夜姤建丑晝臨夜遯建寅晝泰夜否建卯晝壯夜觀建辰晝夬夜剝建巳晝乾夜坤建午晝姤夜復建未晝遯夜臨建申晝否夜泰建酉晝觀夜壯建戌晝剝夜夬建亥晝坤夜乾以一晝爲一時晝夜總定各六時陽晝一時得九刻陰晝一時得六刻以爲刻有長短時無遷移也夫晝夜之分分於日之出入日行天上在寅位爲寅時在卯位爲卯時在辰在巳在午在未在申在酉皆然信

如春山之說將日遇陽晝而行遲遇陰晝而行疾乎抑行無遲疾陽晝則在未亦可謂之午陰晝則在午亦可謂之未乎午者晝之中也子者夜之中也春山以寅至未六時爲晝申至丑六時爲夜則晝之中在辰巳之交夜之中在戌亥之交而午當桑榆之影子當雞鳴之候矣晝之上半下半夜之上半下半必相等也值泰卦則上半二十七刻下半一十八刻值否卦則上半一十八刻下半二十七刻相去三分之一果天行而如此孰不驚駭乎且日之短夜之長極於子月子月晝三十九刻夜五十一刻亥月晝三十六

刻夜五十四刻日之永夜之短極於午月午月晝五十一刻夜三十九刻巳月晝五十四刻夜三十六刻是日之長至短至無不倒置也以卦畫定晝夜長短必不可通矣堯之建寅於堯典見之經文彰明不比他書可以附會於仲春曰日中其爲春分無疑也於仲夏曰日永其爲長至無疑也於仲秋曰宵中其爲秋分無疑也於仲冬曰日短其爲南至無疑也春山假妄之談謂堯建丑仲春是寅月仲秋是申月日中宵中非晝夜分寅之辟卦爲泰申之辟卦爲否其陰陽分於上下也仲夏是巳月日永非夏至日長巳之

辟卦爲乾律管長也仲冬是亥月日短非冬至日短亥之辟卦爲坤律管短也舍明明可據之天象附會漢儒所不敢附會者亦心勞而術拙矣鳥火虛昴四星之昏見南方者此是曆家測天要術後來歲差皆驗於此春山未嘗學曆遂言爲寅申巳亥月望所次之舍彼妄言之以爲數千年之上無人可以對會不知明曆者把算歷然堯時春分日躔在昴入於酉地則星宿當午夏至日躔在星入於酉地則房心當午秋分日躔在房入於酉地則虛宿當午冬至日躔在虛入於酉地則昴宿當午堯典之分四仲纖毫不爽

自堯至今已退將五十度分至之日躔既變中星亦從而變春分日在壁昏之當午者爲井矣夏至日在參昏之當午者爲角矣秋分日在翼昏之當午者爲斗矣冬至日在箕昏之當午者爲室矣是故有歲差而後見天地之變化若萬古如斯田傭街卒俱可談天矣春山謂寅巳申亥之月望夜觀月實次鳥火虛昴四星故於堯典卯午酉子月之中星與之相符不難改中星爲月度四仲爲四孟以譏歲差不知寅月望夜日在奎月離於角未嘗次鳥也巳月望夜日在井月離於斗未嘗次火也申月望夜日在軫月

離於壁未嘗夫虛也亥月望夜日在箕月離於參未嘗次昴也就如其言改中星爲月度四仲爲四孟亦無一合也月令者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删合爲之鄭氏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故以爲秦曆也以寅爲歲首觀其下文自明不容更生別解而春山妄爲周公建子之書其奈七十二候不可抹摋則改置仲冬之候於孟春之下季冬之候於仲春之下文第改䆒遂就己意以張公之帽冒李公之首至以春夏秋冬之月解作星月之月日在某宿爲上弦昏中爲望旦中爲下弦矯强不顧文理未有甚於此

者也蓋中星以日躔爲主日在酉地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東日在卯位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西漢三統曆與秦曆相近三統建寅云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二月節日在奎五度三月節日在胃七度四月節日在畢上二度五月五日在井十六度六月節日在柳九度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八月中日在角十度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十月節日在尾十度大雪日在斗十二度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此與秦曆無毫髮之异豈三統亦建子乎漢冬至日在牛初度今冬至日在箕三度日躔已退三十餘度則中星亦退三十餘

度矣姑就春山之言以周桓王三年甲子丑月算之上弦日躔婺女二度是時月距日九十度應離於胃望日躔婺女九度是時月距日一百八十度應離於張下弦日躔虛五度是時月距日二百七十度應離於氐則春山謂丑月上弦月在奎望在井下弦在斗者無一合也舉此一月餘月可類推其謬矣月每日平行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弦策七日三十八刻二十六分四十八秒以平行乘弦策得九十八度六十九分六十八秒故自上弦至望自望至下弦月之行度皆以九十八度零爲準是三宮有餘也姑

以孟春言之營室至參不及三宮參至尾五宮有餘同一弦策其行度安得相懸如此亦舉此月以類餘月春山之妄直不辯明者之一笑也

答萬充宗問鄉射侯制

按干侯之制中方十尺鵠方三尺三寸三分强上躬崇二尺廣二丈下躬亦崇二尺廣二丈上舌崇二尺廣四丈下舌崇二尺廣三丈自上綱至下綱凡一丈八尺參侯鵠方四尺六寸六分强中方一丈四尺上下躬各廣二丈八尺上舌廣五丈六尺下舌廣四丈二尺躬舌之崇皆各二尺與干侯同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二尺大侯中方一丈八尺鵠方六尺上下躬各廣三丈六尺上舌廣七丈二尺下舌廣五丈四尺躬舌之崇三侯一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六尺

三侯之崇廣如此干侯下綱去地尺二寸高一丈九尺二寸參侯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高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大侯下綱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高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張侯之高下如此來書躬崇廣方三丈（據干侯而言）中棲於躬之正中中掩躬十尺則躬之左右合二十尺上下亦然非也中與躬舌皆是單幅但上下聯屬耳若中掩躬則夾幅矣中之左右無躬焉得有今三十尺上下之躬各二尺亦不得云合二十尺所謂倍中以為躬者言其廣不言其崇也來書躬方三丈上舌倍之當六丈而止五尋者

置中所棲之十尺不倍夫躬廣二丈上舌倍之廣四丈本是直截不倍中棲無乃曲說乎吾兄認廣為崇由是於鄉說多所齟齬故疑三侯躬舌各三尺與倍中為躬倍躬為舌之文不相合也若如兄言以崇計之則干侯中一丈上下躬各二丈上下舌又各四丈是一十三丈矣寧可通乎劉公是勾股之法人去干五十步通步為五尺（古法五尺為步）得二百五十尺干去參二十步通為一百尺干高一十九尺二寸目高七尺自目至參二百五十尺以干高目高相較得一十二尺三寸以干目較乘目至參得四千二百七十以人

去干除之得一丈七尺五分寸之四加目高七尺共二丈四尺五分寸之四必如此數方能見之今參侯之鵠去地一丈九尺三寸則鵠為干高所掩其說是也但記言射自楹問序則物當楝堂則物當楣是射位在堂上以堂高目高計之為一丈四尺干侯高一丈九尺二寸則干侯之高於目五尺二寸耳且去之五十步何患不見參鵠哉始知公是之說非也鄭氏解經間有穿鑿然去三代不遠制度猶有存者無容輕議耳

問金奏肆夏之三

劉公是曰春秋傳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夏云金奏文王云工歌則九夏乃有聲無辭者也按樂有間有合間者堂上堂下一歌一奏更遞而作合者上下之樂竝作歌者人聲奏者樂聲歌奏皆有辭此之金奏亦如琴之有操笙之有詩焉可謂之無辭哉但奏與歌不同孔穎達於金奏工歌渾而爲一云晉人作樂先歌肆夏次歌文王則非也

問左傳文元年孔疏云古今曆法推閏月之術皆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章閏而一所得爲積月命起天正算外閏所在也此數言義

有未解求詳示

四分曆推閏月所在以閏餘減章法十九餘以歲中十二乘之滿章閏七得一爲積月天正起算積月盡爲閏月減字誤滅故難解也

問從來言地勢者謂北高南下春秋桓三年日食孔疏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按日月麗天何以亦分北高南下曆家言日高於月謂月在日南日北則可謂北高南下似不可豈以北極出地南極入地天形如倚蓋日月亦因之高下乎

按孔疏所云此言緯度也月在日南謂之陽曆月在日北謂之陰曆其所謂高下者止據日而言日以南爲下以北爲高月輪之下於日甚遠豈能高於日哉

問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二先儒咸謂日無頻食法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頻食亦入限乎抑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

沈存中云衛朴精於曆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

過得二十六七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惟莊公十八年一食今古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王伯厚之言本此 愚按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曆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岌一行之說爲是西曆則言日食之

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者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〇宮〇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〇宮〇三度一九三五入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朴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入食法援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朴於其不入食限者自謂得之於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何說也

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衰裳之制儀禮云衽二尺有五寸註疏以衽爲掩裳上際在腰兩傍後人俱因之惟王廷相始以衽爲衣襟今將從之夫子以爲何如

鄭賈之說取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一尺之外上於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各長二尺五寸廣頭向上狹頭向下綴於衣兩旁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此與深衣之曲裾制雖異而其義則同蓋深衣之裳一旁連一旁不連故曲裾兩條重沓而掩於一旁喪服前後不連故衽分綴于兩旁也夫既同是一物不應在彼爲鉤邊在此爲衽知彼曲裾之非則知此衽之制未爲得矣且衣既對衿則前綴之衰不能居中鄭所謂廣袤當心者亦自牴牾矣今用布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爲二狹頭向上廣頭向下下辟領五寸綴于衣身之旁上以承領下與衣齊在左者爲外衽在右者爲內衽此定制也喪服之制惟黃潤玉爲得之不始于王浚川耳

宮室之制先儒謂諸侯以上房分東西卿士以下但有東無西惟陳用之謂東西俱有朱子心以爲

然而未敢決言今將從陳說如何

鄭康成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惟有東房西室陳用之因鄉飲酒薦脯出自左房鄉射籩豆出自東房以為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士大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此不足以破鄭說所謂左房者安知其非對右室而言也所謂東房者安知其非對西室而言也如士冠禮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註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此時筵在室戶西當扆之處無西房則西序與筵相近故得答拜有西房則西序在西房之盡其去筵也遠

矣此猶相距耳若士昏禮舅席在阼西面姑席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姑席不設於房戶東者以阼當房戶之東若設於戶東則在舅之北相背不便醴婦之席在戶牖間當扆之處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無西房則西階與牖相當不礙東面有西房則贊與婦背面焉有背面不相見而可以為禮者乎以此推之上未必有西房也且亂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是天子諸侯之兩房經有明文士既有西房可以空設無一事及之耶

士虞禮其他如饋食註疏謂如特牲饋食之禮今將從之

註疏如饋食單以牲體言尸俎用右胖主人俎用左胖敖繼公言其他謂陳設之位與事神事尸之儀及執事者也

祔廟鄭註謂既祔主復返于寢後人多因之而朱子主之尤力惟陳用之吳幼清謂無復返寢之理今將從之何如

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後儒總緣解此而誤夫言特祀于主似乎主不

在廟故有祔已復寢之文不知既已復寢則烝嘗禘于廟者為新主乎為祖廟乎為新主新主在寢不當言于廟為祖廟則四時常祀不當繫之于此蓋祔者既虞之後埋重于祖廟門外卽作新主以昭穆之班祔于皇祖廟中各主不動如故時此時之祭只皇祖新主所謂兩告之也更不及別祖自此以後小祥大祥禫祭之類皆于祖廟特祭新死者并皇祖亦不及也烝嘗禘于廟者烝嘗四時吉祭行于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者嫌新主在廟有礙于吉祭也三年喪畢親過高祖者當祧于是易檐改塗羣主合食

子廟以次而遷而新主遷居禰廟矣

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註謂族人以其倫序相當者後宗子之父愚謂庶子卽宗子之弟宗子死庶子卽爲父後不必爲宗子後嘗有論辨之

喪服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此言宗子爲殤而死大宗不可以絕宜若當以族人支子後之然殤死無爲人父之道故族人支子卽後宗子之父而殤子不必後矣庶子卽支子也若宗子自有弟則代爲宗子更不必言

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鄭賈皆不能解昔人有以此爲嫂叔服之證者亦頗有理

此句費解由夫之兄弟未明也夫之兄弟服自本宗外有姊妹之大功有從父姊妹之小功有從祖姊妹之緦有舅之子緦從母之子緦妻降一等大功降爲小功小功降爲緦緦降爲無服若據之以爲嫂叔之服則是單有嫂之服叔而叔之服嫂何不見歟恐不然也

春秋書仲嬰齊卒公羊謂弟爲兄後卽爲之子故不書公孫其于先禰後祖之義亦然此必當時原有其禮故公羊爲此說不然弟不可爲兄之子夫人知之而公羊敢叛爲此說乎

仲嬰齊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歸父無後于魯以嬰齊爲後理之正也經書公孫嬰齊不一其不爲歸父之子明矣旣爲父子則不得並稱公孫也卒而書仲者孫以王父字爲氏故公羊疑之然臧孫問惠伯事諸大夫皆稱然曰仲氏也此時嬰齊未嘗後歸父已得爲公子遂爲仲氏可見公子之字卽宗之爲氏不必至孫而後稱也公羊無乃自相矛盾歟

再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諸家皆以卒哭爲祭名惟敖繼公謂卒哭即三虞之祭儀禮言三虞卒哭蓋於三虞之日即卒無時之哭故謂三虞爲卒哭非別有祭 某叅考禮文頗以其說爲是

以三虞卒哭同是一事者乃先儒之舊說不始於繼公也鄭氏始別明卒哭與虞不同據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九月而卒哭是三虞與卒哭不同一事之證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大牢是卒哭之祭重於虞祭之證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言與雜記相合觀此則鄭說爲長

諸家皆以禫爲祭名近見方履中古釋疑稱窓之先生之說謂禫乃除服之名非祭名儀禮祝詞初虞曰祫事再虞曰虞事卒哭曰成事小祥曰常事大祥曰祥事而禫獨無所言又戴記言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何以止有練祥而無禫其說如此某又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禫在二十五月喪事先遠日此一月之中既於下旬卜大祥之祭不數日而又行禫祭有是禮乎

按喪服小記期而祭禮也期而除服道也祭不爲除喪也則祭而除喪在練已然不別立名也安得於祥祭後重一禫以爲除服之名哉且古禮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不比今人從喪至吉一服而已除則竟除無漸次也窓之以今事穆古[illegible]疏矣其以祝詞無禫祭爲據卒哭之後尚有祔祭亦無祝詞豈可亦謂無祔祭乎又言三年而後葬者再祭止有練祥而無禫夫再祭之中且無虞祔何獨於禫而疑之即如兄言禫在二十五月亦未爲得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是矣人之哀樂原非截然喪既畢而餘哀未忘有禫祭以表之此居喪之餘也若謂禫是除喪之名則祥祭已除喪矣何以復曰中月而禫哉中月而禫自是與祥間隔一月此二十七月也惟是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初讀而疑之以爲是月者祥之月也繼而思之是月禫徙月樂不

遲上為文蓋為是月禫須從月而樂也如是則可通矣

儀禮言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特牲饋食命筮之詞言祖而不及配正與此合諸家因為禫月合祭祖考之時但祭祖而不以妣配某謂儀禮所言未配蓋禫月而遇祖廟吉祭不以新死者配食於祖而非妣之不配祖也且特牲乃士之常祭非此禫月之吉祭豈可因其不言配而謂常祭亦不祀妣乎

按特牲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士祭祖禰少牢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皆屬吉禮無所分別於喪無與今以特牲不言妃配少牢言妃配遂牽特牲於喪禮之下豈特牲專為禫月而設乎豈特牲與少牢有所分別乎鄭氏亦自相矛盾矣蓋自卒哭而祔新主不返於寢其蒸嘗行于祖廟者新主雖在不以配食三年之喪未畢皆然今在禫月則喪畢似可配矣而曰猶未配者乘喪未畢而言也按齊王儉云朝聘蒸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

南雷文約卷之四終

南雷文定十一卷文約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宗羲撰宗羲有周易象數論已著錄其所作古文舊有南雷文案吾悔撰杖吾山等集晚年手自刪削名曰文定後更刊存四卷故名曰文約云

白茅堂集四十六卷（一）

〔清〕顧景星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白茅堂文集序

予既於題先生小照中論先生之文在以博得名者矣今子復以其專集將授梓行世屬予亦專序之所以觸乎予心於題小照者一境於今序專集者又一境夫人固有爲文而自得於已者矣卷舒乎天地萬物之間或傳也聽之或不傳也亦聽之而無所繫於其心若此者予不得而方物之矣而其必欲傳者天下文人之通情也而傳不傳又

視乎幸與不幸其不幸也潑山大澤中彈琴歌詠數十年而不能召賞音者之一聽其幸也絃誦於家聲聞於里達之國門不脛而走海內莫不奉以通人之號雖然其間幸不幸亦有有本

無本之辨如先生者幸矣而有本以致之者也藉甚公卿薦之
天子試之以官辭歸孜孜然惟恐仕宦損其讀書懷古之志朝研而夕慮焉故其集中散行之文與聲律之文率衷雅正又於其

事當剖晰是非異同者無論官曲繁重纖細靡弗出其精識以斷之推其心又兢兢然惟恐其人以無本之學譏之也其今子所稱授梓爲鉅公曹荔軒是能文者是能知先生學之有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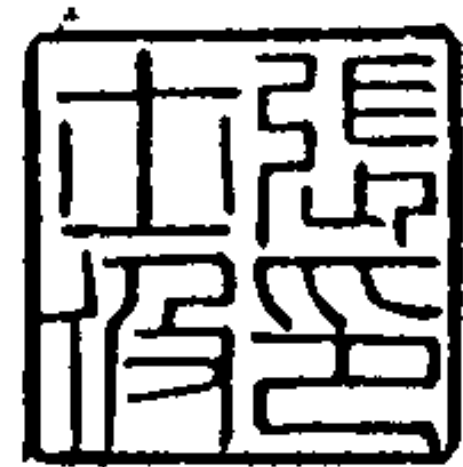
者而先生傳矣先生益以必傳繫其心者也若視夫摭拾之家質不足以受采徒炫丹黃白晝耀人不又大相徑庭哉此子之所以弗執一境以槩論天下古今之爲文者有如是夫

金州喻成龍撰

顧赤方徵君詩文集序

蘄州顧孝廉文饒奉其尊人赤方先生像并詩文若干卷走金陵歷吳會叩中丞宋公爲之論定而今直指使者巡鹺曹公爲先生宅相謀以其集付之剞氏文饒迺返楚丐制府喻公爲之序而并問序於余因得盡窺先生白茅堂全集其學殖之所醞釀精氣之所結轖恍惚如見其爲人於以歎先生之才之大而遇之奇也今夫人動言有才而不遇於戲人特患無才耳才安有不遇者特才有大小遇亦有遲速大凡才之小者遇恒速而才之大者遇恒遲蓄蘊深則發必遠蓄厚其流自光理勢然也歷觀古才人文士淪落不偶放棄於荒江寂寞之濱歎歸燕之無棲惜霙英之未嫁鏤心鉥腎以成其一家之言即當時之人亦未必共以爲好迨日久論定奕世之下奉爲鼻祖傳其瓣香者比比而是所

以古之人悲憂窮蹇以至於死而卒不得以不遇目之者此也今赤方先生幼有盛名馳譽江漢中更世故坎壈流離我
朝定鼎求山林隱逸之士當事強之不起今
天子講求文學
詔徵天下鴻儒赤方應對
明廷復以病放歸不竟其用人咸以有才不遇惜之然其詩文具在諸名公鉅卿爲表而出之昔太史公序伯夷列傳以爲得孔子而名益彰今曹公將梓其集以行於世安知其不馨施後世與唐之李杜宋之歐蘇並傳不朽哉然則先生之不遇於生前者正所以必遇於身後也先生於身後而始獲以其詩文遇知於世雖其蓄積之深厚而亦若故遲之以俟夫後之賞音此其遇有奇焉者舊唐書傳盧綸艷其諸子之貴盛謂大曆詩人有子無如綸者蓋詩能窮人而不能窮其後今文饒爲名孝廉盧氏之業方熾未艾向使先生非有文饒爲之子亦何得以其詩若文徧謁於著作之林而使之大顯於世此文交相待而成者文饒名昌癸酉所雋賢書者也余忝藩楚省側得備員闈中辱有一日之長故不辭而爲之序

三韓張士伋頓首拜撰

白茅堂集敘

黃公自敘曰三經蒙解若干卷戒史七十卷紀五行災異舉史三十卷紀遊舉燕京物紀十卷黙兒集二卷茅軒集三十八卷漳門三書四卷先君子壬午以前作也童子集三卷厥學集八卷書目十卷景星壬午前作也癸未正月癸亥焚先世遺集燬于寇石櫃集六卷五經論孟說七卷讀史平論二十卷歷代改元考八卷蘄州志六十卷素問靈樞直解六卷鍼灸至道三卷焦氏筮法二卷玉京搭錄紀道家言一百卷先君子癸未以後作也顧氏歷代刻傳五十卷阮嗣宗詠懷詩注二卷李長吉詩注四卷讀史集論九卷贉池錄百十八卷南渡

來耕二集七十三卷蓋歲有增者景星癸未以後作也丙午十二月壬子燬于火南渡集有選鈔在宣城施氏桐氏錢塘宋氏山東郭氏武進楊氏邵氏寶應劉氏桐城何氏萊州姜氏丹徒江氏商丘練氏黃山沙門楚雲公取不同歷年增損復異阮詩注有本今在候官許氏李詩注鎮江談氏錄數十條刻十家注于濟南當火作室人取南渡來耕十之三幼兒自塾奔歸取十之一人間鈔寫見在隨收即茲集也故無歲月先後嗚呼自先大父明道經國之書兵燹不傳先君子晚年奮志著述黃有以傳先大父之不傳確乎可傳矣而又不傳景星詩文十餘三四在夫必可傳而不傳則不必傳而傳焉未可知也白香山自恐不傳雜之東都蘇州廬山藏與中不識今本果出諸此邪抑人間原自流傳不廢者僕未暇慮請以茲更始康熙丁未七月望

後敘曰歲癸亥見昌讀書山寺取老夫詩收拾遺軼編年成集見而善之蓋編年可以考歲月時地徵問學之就將應時之氤曲故古人以編年爲善本自今以逞未知所得幾何以編年錄之可也騷賦樂府別爲一集先後雜錄未依時代亦敘康熙甲子孟春

樂府鈔自敘曰僕髫髦即學爲詩彝象時有作一甕稍長知漢人樂府爲三百篇苗裔河梁十九首爲唐初近體之前茅因酷嗜之嘗以謂六朝更不擬古而自有其

樂府唐如沈宋王楊盧駱得六朝之遺溫李張王各操綺靡漢魏之音不復作矣至少陵諸篇直五七言古詩耳故郭茂倩集諸家樂府謂之樂府詩然而格致辭情微婉啾煙自然樂府非詩也元楊維楨張憲輩更爲詭變高楊張徐以暢爽爲宗崆峒信陽成都迪功分鑣轡騁未有如濟南之樂橅尺寸土禹衣冠者也離離上邪狐兒病婦何須摹擬而故強同筆端作態傚肖目賬偃師是誰村冨赤是虛矣論者又謂鞞舞鼓吹不復李堅之音楊怡叟為久失陳暘之調樂府不依聲即可不作洞斯言也固又高矣之固談崔豹吳兢之罪人也夫古樂府聲調雖亡神理固在故必知樂府而後可言詩聲

如學踏篆籀則隸楷成亥豕涂昧隸楷則草艸爲虵神
憐哉學士以爲難工也集之爲樂府未敢問世然鈔在
海內者已十數本茲則秣陵陳子虛懷堅叩遂令兒輩
彙次成卷間綴評語其注有云談者京口長益允謙也
曰陶者廣陵季滄敵也曰普者予家子也丹者予第三
子也曰詩話睏池錄者普與昌引予舊時雜著也中亦
自注二三昔康熙乙丑八月望後二日

白茅堂集諸家敘

顧赤方文集敘　　金壇張明弼

有氓黎之天下焉有文字之天下焉氓黎者生于盤固氏之身之蟲因風而化而延首而上決踵而行者也文字者生于伏羲氏之心之蟲因風而化而祕腐而藏抽咽而出者則是也琴張子曰若知夫氓黎之天下誰治之而文字之天下誰治之乎治氓黎者有王有霸自鴻荒以迄舜禹統爲一道曰王王者尸道德舜禹道德之終也皆王也自湯以迄近代亦統爲一道曰霸霸者尸功力湯武功力之祖也雖王實霸也治文字者亦有王有霸自鴻荒以至孔子均爲一道曰王王文尸義理孔子義理之宗也自衰周以迄近代統爲一道曰霸霸文尸事辭六經以外皆事辭之文也皆霸也琴張子曰嗟乎舜禹没氓黎不復見王矣素王没文字不復見王矣是何王運短霸運若此之長乎吾聞昆吾豕韋小白重耳獨雄三代其他圖霸不成爲天下笑又相踵也蓋又有不能執玉盤牛耳而稽首于衣裳之會者故有降而爲櫆棘之臣又降而爲栗散之臣至于枝官蝨吏不可數之臣文至于枝官蝨吏雖一時欲名家而其名氏隨滅没于坱壒矣吾且樊而陳之顔曾思左孟之流爲素王之臣皆與日月同其明者也周德衰而七雄起麟書絶而諸子蠭莊列申韓管晏彼豈不欲自王哉而不知

王氣狂發巳自蹈于鬼豕白耳之蹟矣至于尸子嚼舌
有何現義亦各名家則當春秋時固有爲霸者之槐棘
粟散者矣霸西漢者司馬遷楊雄而賈誼相如仲舒劉
向之徒亦皆能自霸但馬遷事覈宏淵揚雄玄理幽邃
似不能不俯首而爲之臣班固不及揚馬而亦霸東漢
桓譚左思張衡諸人爲一時之大小臣至魏晉霸氣浸
衰曹植可霸六朝而應劉潘陸顏謝江鮑徐庾沈任是
皆一時大小臣也歷唐而宋而既黎之霸氣不復振故
文學之霸氣亦不振唐以韓愈李杜霸宋以蘇軾霸明
則弇州崆峒爲霸然亦不能決籓而出其他可知何也
文家產一人即造一天地先輩肝腎皆散于大地之

內徒意擬而口吹之增一人不爲多減一人不爲少何
足霸也以予視于明空同弇州不足霸霸明者則近日
之黃石齋乎吾畏其窮造化之淵究禮樂之奧然其攻
早困于六朝而晚蹟于道學其氣體猶未大是何霸世
之長而霸者之少若此也哉琴張子曰文之道有三尼
焉天地不合元氣不全而人受其褻齊是天地尼之草
昧傑孕萌蘖不具道其久或浮或沈人皆側踝而游誰
能目擊于風氣之外是風俗尼之人之才性有格峻而
之采者兩難及大觀豚不足或不勝而格不峻若一舉
婚烏啼于花下不能爲十例之翔其博聞殊識者迺遒
泉積而不見飑臚之谿至有識遠而才倭又捉襟露肘
無以表其意想于天壤空其圖霸不能以至于槐棘粟
散枝官蝨吏而終滅沒于埃塧也已以予所遇蓋多枝
官蝨吏公然襲登堂之價予每口奉之隨亦自怨其口
賤矣乃見吾赤方赤方年甫弱冠而其才其學不可測
其崖埃予見其賓伎雜集壺傾觴罷輒援紙作數千字
人以爲其殘唾散沫耳乃皆出入天心挾持風雨今之
自稱文士閉戶三日所不能就者昔庾世南號行祕書
李守素號人物志赤方之博未讓焉沈光口銜巨緪上
百尺之竿而繫之其下也放手足透空而下汪節者擲
千斤石獅于百步外若擲瓦礫赤方之力殆有過者之
人也其漢欤其魏晉欤其殆奪石齋之席而爲明之霸

欤弼自石齋李私幸可自爲霸而不幸遇赤方嗟乎止
矣不得不俛首而爲之臣矣是天爲文家產一人矣海
內治文之士其退舍斂手謹避之毋輒犯其鋒可矣時
丁亥中和節日　　淮南陶澂

南渡集序

南渡集者蘄州顧子黃公之所作也顧子幼有聖童名
三歲能言述彌月及前身事五歲值蔡大父哭踊如成
人時歲飢前王命有司元夕張燈家人著以絲縞從往
觀燹然不怡曰歲飢何不以此賑民吾不願往自是至
弱冠奉姑劉貞節教惟謹凡燈市水嬉未嘗一窺目六
歲能詩文爲下虎賦讀書一過成誦束髮始就郡試合

肥之旅翼公宰蘄水曰此所謂江夏黃童天下無雙者
耶薦之郡守錢塘我西許公許公稱王佐才拔冠九屬
第一督學崑山王公亦置第一己卯鄉試爲江右萬元
吉所得士覆閱經義犯諱公名乙之辛巳丁嫡母李孺
人憂癸未廷臨斬歸籍崑山甲申弘光改元試七省貢
士舉第一上疏言事授推官歲乙丙有登樓集避地澱
湖集若干卷大約賦爾雅宋樂府絕去蹈襲詩自漢魏
下至唐宋明無所不有不沾沾一家爲文光明俊偉駭
博老成讀者敘事有西漢風流窮例寒碩備不倦力窮
天人經濟之學忠孝至性隱然行墨包括古今陶鑄風
雅爲海內推尊壇坫吾子少徵六歲而徵師事之誠知

吾子之人之才必爲千祀所尸祝而恨不與之同時者
徵裒集若干卷手鈔之間箋釋吾子年始壯徵安能管
窺而蠡測之哉黃公者顧子別字其兒時作人間傳錄
間亦有焉順治辛卯仲春日書于吳門

顧子詩鈔序　黃岡杜紹凱

有明以來楚之才子惟顧赤方一人曾讀其騷賦樂府
五言古體五卷亦方來白門函索全稿僅畀排律絕句
詩餘數卷其鈔若干首系之曰楚振春秋無詩夫子刪
詩黜列汝墳江漢不以其國名遂屈宋以騷繼經稱與
日月爭光楚之振于古以此今代詩才長沙李東陽武
昌吳國倫黃岡王廷陳最著皆不能獨振其後數子益

名不稱實得赤方與左史倚相子革屈宋甡稱歟才子
矣赤方挐一舟還楚予執其手以潑山雨雪句爲贈各
相規勉有古人遺意焉丁酉十月

顧黃公詩集敘　新建陳弘緒

東方朔誦四十四萬言自比孟賁慶忌旁若無人禰衡
楊桴摻撾鼠視孟德章陵太守大會賓客酌酒請賦攬
筆成文寓言危諷李白脫屣軒冕玄宗名見賦清平調
直指倖嬖無所疑避是三人者氣蓋天下故其嬉笑垂
罵無往不可予友顧黃公以神童馳聲江漢六歲作賦
十六作寶劍篇作龍池柳色聽鶯歌二十上疏江南切
諫移書讓相國責大帥之不法者較朔輩殆欲過之不

幸世亂坎壈流離侘傺愴怳之致一寄于詩其忠君愛
國憂天憫人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嗟乎黃公以彼其才
使得優游盛漢之代出入承明之廬從幸甘泉祀雍畤
禪梁父與鄒枚輩作爲卷阿常武之什庶幾哉足以鋪
張神明鼓吹風雅惜其侘傺無聊愴怳憤恨年且四十
而不知天何以位置之也然而其書則已傳矣嗟乎是
非所謂氣蓋天下者耶而其無聊有如此

跋顧黃公集　華亭沈　麟

當元代玉峰有奇男曰顧阿瑛名某字仲瑛其祖父
萬戶侯于仲瑛應襲耻不受孫襲祖職即仲瑛子也
以功益封戶爵錢塘縣男貤封三世仲瑛弗屑也傾家

紹綸風流豪邁傾動東南若楊鐵厓倪雲林黃叔明張伯雨皆其唱和友也又三百年其十二世孫曰顧赤方者名景星號黃公又奇男子也童年作賦弱冠成名風流豪邁一似仲瑛而遭時不偶避亂間關于吳楚之鄉亦如仲瑛所與唱和之友皆海內賢豪長者如麟布衣得定東笠序兄弟有年矣雖不能追蹤昔賢名垂天壤而磊落自命不肯居伯雨下也黃公再從楚來吳得盡讀其集奇變相生才洪不礙自名其家孤行千古余考其家世仲瑛之高風于今不墜謹識之

顧黃公先生六十四歲像

滁陽朱彝敬寫

皇清徵君前授參軍顧公黃翁府君行畧 昌別撰有耳提錄一卷

嗚呼 不孝昌等 其何能狀吾府君雖然莽有銘矣

敢不謹述生卒歲月出處先後丐

海內知府君者之傳吾府君也府君諱景星字亦方一字黃公先世吳醴陵侯丞相雍之裔元末崑山諱瑛字仲瑛公十二世孫也仲瑛公文采風流照耀江左遭世變祝髮儒衣號金粟道人以故府君嘗自稱後玉山金粟居士云自仲瑛公第七子元進士季徵公功授蘄州路總管國變後隱於蘄遂家焉子孫世篤孝行至曾祖通政桂巖公與兄侍御日巖公以理學名家海內比之二程父貞譽公

尚氣節勵志不仕俱詳郡乘及家傳府君生母明太君懷十三月而生府君生之夕巨蛇亙屋上光色熒異貞譽公夢星降於庭形如半月占曰是謂景星因以名焉姑劉貞節稱為奇兒提攜笑語必教以方秊三歲尚不語一日語忽述彌月及前生事甚悉五歲值莽大父哭踊如成人歲儀荆王命有司元夕張燈家人衣以彩襦慫往觀府君憮然曰何不以此賑饑吾不願往六歲能賦詩八九歲徧讀經史日數行下時稱聖童有詩文一囊束髮就郡試合肥芝麓龔公令蘄木過郡舍一見即曰江夏黃童天下無雙薦之太守錢塘我西許公公

試風簷下立艸十數藝日尚未昃也公驚異與論古今事歎曰此王佐才拔冠黃郡九屬第一督學崑山澄川王公亦試置第一巳卯鄉試為江右萬公元吉所得士同考官狠閱經義以犯萬公字遂乙之歲辛巳丁嫡母李太君憂時饑疫相仍寇氛四熾賊張獻忠等蟠結旁邑日伺蘄城郭府君瀠勸貞譽公載先世書籍還吳不果先是總督熊文燦撃獻忠等十餘營降賊過蘄荆王止賊首飲令乏馬後宮與寵姬觀之為戲府君秊十六悶之急謁州守唐公曰熊公不得众所矣獻忠於諸賊最黠不早除之必貽後患奈何既不為備反令此羣

得窺王宮虛實耶唐公色變勒技勇入衛周旋竟日而罷明秊獻忠果焚穀城叛癸未正月屠蘄戮王梠虜其寵姬府君與貞譽公被執於賊前爭代貞節姑刘搶首觸石血流鹹面賊校嘖嘖稱善遂縱出闔門得免展轉避亂之崑依族氏居焉崇禎十七秊九月南畿罰恩試七省流寓生貢御史陳公艮舉府君第一十月武英殿廷試特授推官隨上敬陳四事疏詞愷切通政抑不敢上又代太學生上閣部書議大行廟號馬士英使人密招附已府君力御之游黃山白嶽歸過錢塘謁縣令族祖洪石公與言時事痛哭失聲因浮家澱湖為

長隱計
大淸兵旣下崑山　多羅貝勒土賴圍山額眞強致軍
中命以原職隨征浙閩府君力辭養親還里嘗著
幅巾錦裶襦酒甕自酖是時府君年旣壯學復豐
肆筆爲文才與倩赴東南名宿如張公公亮周公
筲臣錢公牧齋皆敬憚之曾遇艾公千子於金陵
艾公數攜貝就語謂貞譽公曰吾數就郎君語爲
後來斯文託耳歲庚寅明太君卒明年府君奉柩
歸楚侍貞譽公結茅舊第著述自娛歲大歉舊業
不具捧腹囂囂意益自得順治十六年
詔徵天下山林隱佚之士　撫藩強之不起癸卯冬貞

譽公卒明年奉遺命迎姑劉貞節柩於崑山合葬
蘄州丙午冬鄰居火延及艸堂焚貞譽公遺書暨
府君所著曬池錄顧氏歷代刻傳諸家詩註讀史
集論詩話凡三百餘卷皆燼獨南渡來耕二集以
先妣抱救得不盡失癸丑以後究心六書之學康
熙戊午
詔求鴻儒　六科公薦府君稱其專心誦讀雅擅詩文
品行端方兼精字學論者以府君爲無愧云府君
力以病辭　巡撫疏　請不允再奉
溫旨有者督撫作速咨送來京以副朕求賢至意等語
檄文敦迫乃扶病就道明年給撿討俸米三月朔

入覲　保和殿　賜坐賜茶賜饌再以病懇旣放
還杜門息影翛然遺世顏其堂曰白茅取易无咎
之義也南北往來錄輿中所得詩爲三艸曰徵車
曰長安曰還山歲癸亥不孝昌　讀書山寺益裒府
君諸體詩合爲編年若干卷府君自訂其文若干
卷以次詩文續入若干卷曰白茅堂集歲庚申
詔求天下書籍　禮部刻名文移到家就取所撰節烈
刻傳備史館采輯又撰黃公說字以正正字通之
誤摘發義例批謬引繩凡二百餘卷詁釋磅礴雖
一家言實綜百氏之奧府君旣性不好名又淡自
韜晦每不欲令其著述及身行世故海內推爲名

宿而究莫窮其底蘊歲甲子後嘗往來鄂渚與卽
山徐公相唱和丙寅冬公具舟迓府君因留度歲
四月自東山辭歸六月疽作七月致書交好徧爲
訣別雖病篤不廢撰著今集中寧都尹宋公家傳
鄉先達殉節李新傳蕭將軍家傳皆喘汗之餘躧
然把槧刊錯量今筆無溢譽讀定山堂甲申存稾
痛哭詩追憶閻古古遺詩愴觸老懷傷而欲絕愛
惜分陰刻無暇豫嗚呼痛哉易簀之頃不知病苦
忽呼盥漱聞老友曹尚白盧澹巖訃疊至戚四歎
備問其後事徐語不孝等　曰吾亦逝矣正枕九叩
齒而逝康熙丁卯十月初七日子時也嗚呼痛哉

府君天性肫摯與物無競雖横逆終無怨詈暮年語及君父蓋未嘗不嗚咽沾巾好讀書無問寢食手嘗一編書法宗宋人運以晉意不擇紙筆酒酣揮秋輒數十大幅雖請益亦不厭風神倜爽聲若金石未嘗鑷白而髭髮如漆今相國佺廬余公在諫垣時睇而笑曰先生服食耶導引耶府君曰不然吾有三事善飲酒性靜生平計恩不計怨耳余公歎服卒之前一夕指秋山圖云老人家在青溪住繞屋青溪萬章樹有時曳杖看青山寫入秋風輞川句笑語不孝曰沾何害人盛德事嗚呼痛哉

府君生於明天啟辛酉八月初七日子時享年七十六

十有七元配蕭淑人先十三年卒驃騎將軍副總兵官諱世忠公女鄉謚安正君府君述有狀誄邑人張君諱仁熙爲之傳男八長普郡庠生娶李氏丙子舉人吏部司務萬安縣知縣諱炳然女次暢娶方氏諱佾女次不孝昌康熙癸酉科舉人娶程氏都督同知副總兵諱禎公孫女懷遠將軍諱士然公女滇闔之亂元聘阻隔府君爲不孝豫聘副室胡氏鄉着諱淑明女前重慶府同知諱元良公曾孫女次晟郡庠生娶龔氏歲貢生諱柏公女次旸娶程氏邑廩生諱俊女次恒邑庠生幼養於廣濟王氏次晋娶周氏邑庠生諱道芳女己酉舉人江陵訓導諱懷吉公姪女次昱聘李氏太學諱國棟女廣州知府劉諱茂溶甥女女二長適庠生劉尚次適廩生李承觀孫男十五孫女八俱幼不孝等奉遺命湯葬祔於城東待乾關外特思圖貞節坊墓之東北貞譽公墓之南艮山坤向與安正君合墓焉先鄉達李公炳然等私謚文靖先生張君仁熙爲之誄所望

大人君子知府君者之不靳如椽惠然賜傳俾不朽焉爰是哀鳴謹述如右

皇清康熙歲次癸酉十月朔日不孝孤昌抆淚再述賜進士出身翰林院檢討浙江典試年家弟張希良頓首拜塡諱

附銘　梅川張仁熙撰

天精降以光昌色黄黄助月明挾宇宙與翺翔山靈孕水清漾胡慘不樂以幽傷有美一人宛淸揚高風淸節誰與方吁嗟千載留文章

諸家評語

商丘練石林詩曰顧侯才似海樂府妙無雙

周屺公曰黃公樂府上下八千秊縱橫一萬里又曰讀顧先生樂府知其胸中原本正大又曰行人辨得詠高句施之故者許他只一隻眼又曰偕作燕歌行讀此詩亦尋常耳今不尋常何也參又曰凡詠古人及擬古人未有不寫已意者徒然摹擬無自家見解不作可也惟黃公諸作最得之又曰總不爲古人所縛自能搏挽古人又曰蘊藉前人所無

湯炎曾曰予和西涯樂府多矣不敢自謂過前人亦庶幾近之及見顧先生樂府不覺失其步履

談長益曰黃公樂府是千餘秊來第一手又曰氣象萬千

田綸霞語陳子山曰昨見顧先生樂府雖驟不能解然嘿而知其光燄爲丈

施愚山曰顧先生懷抱不可蠡測其詩文亦復如此

陳其季曰黃公諸詩力厚而氣完筆徤而從容五百秊無此作矣

宋婁天奇秦補念曰昨覩顧先生不獨其詩文雄邁千古窺其胸臆應是管葛一流人物

沈友聖曰七律後日近人學杜者空同雄而雜大復英而纖俱得其偏若滄溟則又守而不變步摩詰李顧後塵則近之欲入少陵之室則未要見黃公此調有獨行之妙

蕭若水曰黃公才高力大其氣若𧈧龍之吞六雄宜其傲睨百代自成一家也

陳士業評古詩云無意效古人却無此今人

徐伯調云大概似杜以不似處得似

何令遠云太白之放少陵之嚴長吉之精渾乎由之是真一代風騷之主吾師乎黃公是哉

程非二曰今人排擊袁鍾各指其習氣是矣楚後勁如黃公一種杰潔之氣安得不覇又曰其才足以振八大家是讀書養氣者至經術諸篇尤數十百年有數文字

鄧泰舒曰吾鄉琴張以文章自命予不然之見吾黃公安得不服

張公亮曰顧子一代宗盟其年方少人未之知耳事久論定海内必不以吾言爲諛（先君見琴張時年才弱冠故云然）

先君詩文生平罕欲自衒海内見者絕少然覩其一二未嘗不競相推許歲月既久評跋亦繁茲未獲悉載謹錄十數條以識一時賞鑒有如此爾

男昌謹識

白茅堂集總目

白茅堂集卷之一目錄

蘄州顧景星著
男昌　校錄
暢　收緝
昌編次音釋
晨
曆
昭
時
昱同校

賦

白茅堂集卷之一

蘄州顧景星黃公著　男昌校刊

賦

夏萼賦 有序

崇禎丁丑予年十六見楊用修雁來紅賦未盡體物之妙別擬此作甲申居吳門春晚多閒偶憶其略錄之

朱炎始升青陽方謝繁英既披蘼花未郎感榮瘍之芳時續蓓蕾於始夏表春餘以孤花酉不盡於造化則有溫露韜霞繼蒄函葩鈴旖緩撤恩网新遮數枝杜曲幾樹韋家遠望迫視旖旎柔嘉何芳心之內固雖過時而轉佳湲藏斜龐捹聧交加隱寷妓於綠箔隔融姬於綘紗思展轉之末得愧彷像而愈遐有若三五名嫮二八姹女荳蔻初含丁香未吐寶袜束兮香羅密態陳兮矣乳下鍼鉞於紋惚警葳蕤於繡戸苞孤芳其弗明襲瑣姿而獨處破朱唇以微歔攢薄怒而不語又如名闈流靚祕院驚逢封情忍恩聲去抱婿懷忡側若歆兮班嬢自屛於團扇婧欲留兮河陽故露於障風或仰而企江滕待年於汜水之上抑俯而就秦娥卷衣於巄帝之宮爾乃朱紫異色珍琲分光卓兮獨立避若迷藏其樹之未專也鉤弋雙拳之握其房之乍洩也徐妃半面之粧

竹下聽風賦

吾廬有竹萬竿嬋娟團圞葉則英山之篩箭筠則雷州之電斑春發蒸萌夏乃成竹鬣尾般沙龍牙疏幸於時秋也曳杖獨往于岡子陵梧桐盡落蜩螗不鳴斥回羣吹別奏清音鏘敲若欸栺仰如伸背風夭屈而如笑逸韻悲凉其若吟傯傯屑屑切切楚楚露滴苔承飈過篺丞凝艸梶之行濱流砂礫之微聲動茅屋之夫妻商米鹽於夜雨是空幽人之耳往聽陰磵之間疾徐本乎天籟亢隊遜其自然又豈羨夫弘景之匏笙中郎之柯椽也哉

猨臂骨笛賦

牝猨善嘯嘯極三聲情多情別變重同生音起羣聚啼

斷悲凝宮商含吐亢隊分明長股善丞通臂能援連飲黝澗高攀白雲千歲變化蒼黃色夏麻姑髮綠秦女毛青酉環何日舞劒遂停堪憐細骨重帶餘清製爲尺八豈數柯亭非同鐵玉不比簫笙當夫夜靜江鳴瀑響山潑雲生龍起月上烏驚試使征南按弄汝陽賞音噭然一奏乍醉若醒遂有木客弔影山鬼招魂三峽流雲如聞離緒洞庭方響躍出波心我所思兮在湘沅黃羆赤豹兮游其間烟朋露侶兮維靈猨繇基矯矢兮莫害其天年何緣遺蛻兮發清弼於自狀既聲停而韻寂兮若攤條長嘯攫援序吾旁

聞蟋蟀賦

小院秋深疎雲夜永風不驚枝月來弄影僁僁兮愁人切切兮何聲吟艸梶而不穩近床下而相親銅虹啖青錦衾色黯笑妾眉頻羇人夢轉誰家明鏡悄更衣何處流螢入綺幃金籠催送師臣第繡毯爭圍葛嶺姬亦有蕩子循牆狡童窺隙似丈人之承蜩若李謩之聽笛羽振振兮乍歇股趯趯兮旋失衜地得空一跳兩尺始如脫兔瞥爾滅跡敗意幾多收功萬一養之得宜鬬乃克敵流蘇花勝耀門楯彤盤鏤栅辨雄雌大署紅羅秋輿字巧裁織錦斷腸詩騷人別覺意雖忘凉風悉窣步空廊遮莫青蛙當鼓吹遮莫黃鳥勝笙簧堦前艸滿生意足屋梁月落幽思長試看寶石(一作休叔)嶺邊樹荒榛無復

半閒堂

茉莉賦

素馨茉莉類同種異或複或單木一滕二擢冰之華削玉之腴蕊跂皭股瓣剝荮屑清露晨流疎桐夕陰潔沁芳心濕親翡翠欄杆月轉池館風來梢明霞集水影星猜濯素波兮娛姹援弱腕兮徘徊於時銀鏡斜安金縷對串燭滅履交叙酉纓斷薌乳猋猋翹英颭颭青蟲蜻而箏橫丹烏過而珠爛褪華山之敝帑抛長門之團扇合德之生香有餘瑛子之助嬌何限任萬蕊與千葩必此花兮爲冠噫吁嚱艸木便佞皆爲妖雒陽牡丹誰太嬀长勲衍東郭令宅只今惟見艸萋蕭

桂賦 有序

先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桂
軒公㣲耄年樂道放情山水植山桂數株槃沙筏骳
久矣孫監察御史公潛埴植之名其堂曰展桂幾二
百年墓木已抱而靈根猶見存貞𠀋性孝友悲不自
勝恐恩能傷人不復秀矣因即桂爲賦以廣其意
歲旃蒙作噩月之陽

有貫嶰之嘉樹植孝子之玉堂偕申椒兮比性頡皇橘
而同芳既盤峙以併處又豐融兮鄉陽姿歲㪅而懷風
質耿介而傲霜爾其增叢合浦移根南國素節凝脂滲
膏髮黍緣枝芬蕤白華嫣馥當夫句芒持令衆卉發頳

熙榮蘤扈茜蕊殷鮮樹無陳葉木瀅清泉游人陌上采
女桑間或臨水邃或處山顛幹惟守彩尊不競妍若乃
炎精流爍融金鑠石蘋藻乾枯蘧荷萎翕蒼筤改膚樅
栝無色冷風忽來條條習習箕踞長懷俯仰何極白露
既降百艸靡委鳴蟬墮枝寒雁狂木繚欘連蜷纚葉繙
紛葉條長嘯山阿誰于霜威漸厲天乞嚴凝千林脫影
萬木無聲左扶君邈右顧女貞凍烏藏瘦蟄蟲托根時
既逝兮不畏燦時既至兮不乍榮爾乃合生剛陽分靈
月窟盧谷蔎鬱斜嶺孤學幽厓迷景陰雜推𢬵撇見羽
人昔來木客若夫泉涂招搖之山交趾雜守之野甘泉
靈波之殿栢梁幸檟之宇恢怪瑋麗不可勝數爾其采
柯櫚雷剡蔭亭側上滃灪而雲幄下弸彍而幹雙竹戶
蕭瑟井甃滄灑橫古今于階庭披翟翡于晝夕鬖髿磡
下苔蒙龍坐旁石忽焉人遠傷哉代隔于時金風奏涼
璧月劉攸璺霧露而如膏映菁葱而夏鼎於惟桑梓之
義不墜栽培之好傷爨火之遽摧吞喬木之是保桓司
馬之二柳堪悲杜拾遺之四案猶小于是周廊開址逢
于禰適老榦布濩密蔭椋椋葉三毳而圭起華四月以
扶疏朝浥瑤露夕麗金波懷王孫于巖畔佪放客于岑
阿庚反招隱之倡咏當置酒之歌歌曰貧賤既不易富
貴良獨難君觀市朝客促促當何憐蒲柳望秋落蕣華
及莫殘山中有芳樹日夕聊盤桓又歌曰尚長號遯世

禽慶偕遺榮窮達有其命治亂無常形置飲空城酒莫
操雖門琴壯乘忝自愛努力希令名傑歌既畢兄乃起
舞捐忍釋顏汗渙恙癒蕣鞴茵席翔脃上壽請事斯言
願託不朽

愁賦 有序

頎子遭時不令行吟焦悴狀貌臞瘦形神茹忍慈母
既逝內失所天生人之情汨焉欲盡讀屈原遠游之
作誦曹植釋愁之文則又委命大數放志遐廓抑亦
抒性捐慮觸生燮众之一端也然而愁之爲狀斯已
酷矣因爲賦曰
吹嘘噫愁之爲狀也糾軋鎔碎與物愁蒯引之一端萬

縷紛紜兮來無方不可迎解襟中物谿似食斯𩚊焉不
上臆卑不下帶影形或蹇赴物恆狂兀坐至莫五孔最
命魚腨雜視搖櫟注喙頩影寃鎖若有痡逃三方流瞋
獨鼓左背仰椽書空時竊啞詐㬎步淚貸屏處塹隘搏
膺摽擗引指刻齒撅脣乙舌鉤爪㧌齘頷噘若側胸俯
若跛頹支九折魚尾雙經中吭𠼣欷舒息欠欬會厭嚨
喉不病而㦖朱顏黧黯白日黯黮精爽閉結日見痟瘵
形鑠包絡衎犯𦳝蓋脊膂㝛迻衾枕闥墉台兌失靈皓
華早屬煩脅攻中託狀寢寐閒悲閃𡢁中有大怪竊窺
樂處㴱嘆衞玠未暇蒭微直㬎厥態詐曰愁爲腐兮予
爲朋撰唖愁寃兮不復知愁爲寶兮予爲螬嚙蝕愁核

兮不自瘦叶平 䕲愁地下兮愁地厚寄愁天上兮愁天
高大道旣隱兮義命則爾誓將去汝兮終逍遙

高紅賦有序○梁使舞有高紅紅音互平聲又音登兮互索戲也

孟大將軍美人請賦

後都盧尋橦之炫慉兮逌忽設此妹覯植尋仞之文槊
兮絿緑糾雜紞紅其間夫何佳俠之容㚖兮振龍孌之
㸑糺婠凝腳以危立兮若三軍鼓作而戒嚴攪珠袚其
搖曳兮擬跕躧猶未安奮緹芬之狄香兮躡輕蹻何姑
㛹旅乎脈甫疑懼兮忽眾變而引領礿跬跐以登進兮
猝援武而不隋儵趨蹌而御柔兮步寧失夫邯鄲斂紉
佩之𧛳褳兮廻長袖之襘䙖俛盱䀹以嚬頩兮隱微笑

而不言落花游絲相附而下上兮抑輪巧長綖之縈𢍰
風鳶旣若雛春而乍䟀六撫本字作統兮袊褂㚖衺而下縣豈
金谷之閒𢚩兮俾覯者損心𢡟憟而汗顏纚長帶以鷸
鷸兮儗明虹之飲于霧川蒼熊玄猨倒經于危柯兮黃
生㸃𨿽騖度乎枝端羱羊角挂而無跡兮復周周屈尾
以自銜屐㠾袴之柔靡兮忞蹕郗之鉤𢢍習升降以橫
㬎兮恍天姥之教乎㿽軒暫植趼以矍顧兮奮雙翼以
抓䆳側濃鬟之倭鬌兮流香影于風爐象趙后之揚袂
兮漢帝臨風而縈仙歌簫笳之嘈雜兮假羽旆之翩翻
淸唾欬其嬌㖘兮哀鸞獨鶴吻㗊乎九天俯繞櫳之奏
娥兮陋遏雲之㬎譚極矜䚡之窮技兮終奏儛于七槃

逌折腰承手之娍拙兮奚柘枝跼搖㴬脫之足覯下㚖
敓若無能兮遠不可乎犯干竊㘅嚌以歎惜兮焉知美
之所瞻詐曰無策下兮社交竽敬無妨兮靚安閒肆越
庶兮宓朱顏性和適兮侍君閒高不危兮神以閑君愉
稅兮永盤桓

獲神龜賦有序

元默執徐陽朔巳亥僕夫餘汲覿異龜于金沙之澨
厖大若錢延頸四顧行聲若蟬鳴不不圜腹凹不平
腰甲曲折且能屈申黝瑩比璧首足鎔金獲登槖中
經夕啟眎而槖空矣今夕丙午水宿于辰大人寢焉
蓋千歲之物託之應感以示變化者也恭惟上壽得

其禎祥摺簡呈賦文不加點筆不暇注

夫何一神龜兮秉玉衡之微茫腹圓穹以象天兮體正色于北方㤥輕迢以容與兮廼般礴虖𣪊梁覆白雲之輪菌兮銜紫蹢之蓍莖極五銖之匼匝兮貫千歲之靈長迺轉運而發四時兮目左右而娓陰陽背平隆以瑩熒兮甲屈折而翕張涵北斗與南辰兮羅五星及八風維王人之上瑞兮胡見㥁于𤸃鄉僕夫行而獲此兮猥辱處夫搭𥶡緊靈物之炫幻兮羌儵抒而欻亾遐吉人之宵兆兮感至誠于神明覯玄裳之萃止兮翾恢台以翁唐招偓佺與洪厓兮棄鮮雯而上翔拂蜺嬰以蜿蜒兮曾不可虖相羊屆崇邐而示異兮神與我虖何祥爰啟匱而篿之兮布筵箄而從橫繇告我以好辝兮曰君子之餘慶肇斯文之椎輿兮象刻圖于倉兇承詩書之姚熤兮奏周道于蘇庾荀菁華之既竭兮蹇八伯而褰裳與綺紈而鉆鑽兮寧曳尾于塗中彼宋君之人𡬶兮曾不免乎刳傷元緒困于諸葛兮暨羅尼乎妖桑蠵千齡而受絜兮終見蛻于陳王曷若茲之神異兮邈諸無何有之鄉重曰神式至穀降茲祥兮离精承曜文道昌兮負乾抱坤理中黃兮高山下澤瀫歸藏兮明晦變化終永臧兮葆合太和壽無疆兮

開陽春賦有序

屈原思美人章曰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顧子

擴而賦之

開陽春之曠晰兮昭麗景于榑桑泬條風之豙豙兮照㫰露之漼漼何佳人之憭慄兮糾愁思以獨處仰高旻倏蕩蕩兮畔春乞之不吾與吾既習至道之壙埌兮羌何恢乎中素放神馬于天津兮游心輪于廣莫美盧敖與若士兮恝弗改乎故度維天時之可悲兮終煩寃以懆擾將曒晀而莫聞兮抑覼縷以無告是故春非我春兮臆中乞之渾渾登高墳而矚眂兮楸楊茂而荆棘蕃吾固異乎陳人兮白日隔乎溪門維至人之達德兮回眾感而固抒守谷神以不死兮獨寤語而寤言曰四孟代以舒肅兮治與亂其相循司斡運以變易兮維黔嬴之所能彼蕩蕩者之無朕兮寒暑嬗其必信吾何疑虖茲世兮指三辰而爲證放余艭于江潭兮息余徙于山側風與日其同鄉兮艸與水兮一色雲淫淫以欲合兮谷淒淒其欲雨燕延延而下上兮鳩穀穀而拂羽翃軼慝以䙴徉兮感稱節兮容與折芳華以贈鬭兮託回風以寄語睋施施其欲逝兮恐青春之易莫瞵菉施之葹莿兮曾不有夫芳杜開陽春之曠晰兮悲吾獨虖隱蹐眾莫知予之所衷兮姑凝復以迴軫重曰爰有人兮逝焉適春風吹心兮奈何極我思君兮恨忘食私慮君兮不我惻零疏英兮亂廣陌思鵷易鳴兮芳艸積安得續鄒林于榑桑兮永無邁兮逝石

愍國殤賦有序

愍國殤哀大中丞王公永祚而作也中丞崑山人崇禎十五年開府鄖陽李自成陷鄖公被重創敗績有旨逮問甲申謫戍吳淞乙酉力戰死於是哀之其辭曰

歲紀星詩兮夫子南征凌洞庭之瀰波兮陟衡陽之嶙峋撫湘纍之禍棍兮過懷薗之故城弔平員之忠直兮慕夫人之忠槩哀賢哲之遭亂兮年失時而左遷欽前世而已然兮心何時得暫忘蓋聖人終身補過兮日是道何足臧懼日月其不我與兮冀收桑榆之末光世重軀以慮難兮謂殺身之無功苟膚髮之羌存兮雖衰棄

亦何傷憐私心之不可懲兮奮苦節之不可貞遵羅甗之扼鷙兮竟怫鬱而莫信違靈氛之吉占兮式先民之所程知時訖不可兮又奚顧此管管曰吾憾昔者之不逮兮乙之屈吾以行阽危死其非悔兮奄風風而上征前泰鳫使先驅兮後國殤紛御綏朝三危莫九疑兮之魂氣無非之涉洋海之零丁兮歷陵陽之委蛇弔古帝之幽蹤兮召含齒而問之曰司命不汝察兮焉乃逝以徘徊路瀰曼以顛槩兮寘不知其所抵帝元冥使羿子兮魂欲往而中止王鮪浮不貳向兮越羽隕不北飛凌陽侯使竟渡兮吾終轉于南娛背工祝令先行兮臨睨恆軫吾將歸飃風縱其入門兮弸彊瀎拂羌其若來亂曰大禹骿胝兮仲雝文身箕子被髮兮接輿髡大尉不齊兮道有常經凡百君子兮宏諷斯文

悲凜秋賦有序

宋玉云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作悲凜秋賦

悲凜秋之憯慄兮唯气候之感乎夙衷白日濇其短光兮艸木蕭乎變風長夏之衆艸兮鬱厲于聚處薜收清野冷摩善兮蘅荃復無所朕欲判其葽蕕兮使夫嘉艸爲之亂芳萎落不善兮梧桐翳夫炼陽何紛糅而共瘁兮竟失時而無當抑刊蓁而成質兮贈鳳鳥之所棲維桂樹之將尃兮表幽谷之孤馨窠鈞貫四時兮橘柚愈

自貞隲余馬于高遰兮天寥寥而景清霧霖之愁人兮浮雲濟濟西南征鐙猾蹶嗷兮還乎何聲中夜瓶耳兮不知悲之所生孤臣柝子兮泣下霑襟申中野以嚴霜兮蕉萃壓摩邊方蜚靡翁翃萬里兮夷爌失勢而摧藏竊余睇以騁望兮曾何艸之不萎頻白露之鼂晞兮蹠明河之夜光愴精藝之既竭兮悲織女之無梁江湯湯以東逝兮雁嗈嗈而南翔蜩背冷而聲瘖兮蟋蟀鳴此東牆彼蟋蟀之微蟲兮秋乞至而鼓翼怒各守此窟窀兮象將軍而居壁心九死以興鬪兮顧安得此壯士棄高烁而築壘兮雲飛揚而風起下鷹隼于黃茅兮戮貔兔與狐紫灑毛血于大荒兮颯刷心之所喜重曰登隴

首兮木葉飛皎明月兮入中閨彼美人兮坐太息季易邁兮昔易失拾桂華兮將遺君擥長帶兮心愍懃亮余悲兮思孔殷我思君兮思孔稠黍及盛顏兮通綢繆千秋萬歲樂忘恩

楚詞

釋懷九章有序

漢諫議大夫王襃作九懷弔屈原也王逸為之章句遂釋辭有可采覽者補綴文義韻為九章用宣二子之恉遂曰釋懷亦曰九譔歲在昭陽單閼陽月朔

一匡機

衛窮迴極命不集長悲永歎思正則盛年緯繣心刓偏

敷陳忠謨道閼塞呼嗚孤臣志莫申想託神明游帝庭下願豐鎬慕兩京文終武繼求俊英旦奭畢散偕忠貞動作應禮行鏘聲節度彌高德業成戡定戢亂烝功名志乞堅固策謨明潔白之化動百姓（音生）踰平南服政教行（叶平竹鳴切叶戶郎切）彼何苗裔傾頗淪嘉言蘊藉不刌聽高懷怫鬱從殷勤追企彼美結中情環思永歎竊傷心

二遡路

金闕玉閽君所居（居音基）疇當涉履英賢頸權姦襍沓來佾茲懷誠抱信兮弗知智士不處遁世兮淵愿變御相親附隱辭託羽翮寒沍枯魚雪泣豺狼慾恩奮雷雨驂龍鸞英招前導嫛婗天關上下四方路岨崼虬車鷖蓋空

岈延經過黔旒撫列星周遶北斗還大廷綴帶徐步五玉鳴佩銜長劍立延頸思時帝迥疏天津帆斡瑤光正玉衡啟亟考察司祿君帝不筵與巫陽魂卜筮紉茝長波行忍質中懷廿達征東西倏忽浮雲露百神導艘虛冥冥極目眺望夔不明雷公盛怒聲閶礙会霁孛鬱感我情悵然隕志悲時命（命平聲）

三危俊

鳴蜩喈喈昇將退秋風愁人思遠逝嘉及吉時驅桑騎（叅騎共 叅聲）東艸陳信遂乔邁遠離君所涉四裔魂遊大荒九天際道逢兮父聊引憩宓妃難迎嬀不娣六龍蟬蜒轉余轡星辰下地光未繼太歲磨轉聲磕磕重泉乞動

鶩雊雉坤元扶輿德廣大我胡踢躅惴若墜修途幽隘不可居揚舲弱水旋天衢戴勝操杖問所需发求重華及西嶋二妃小水令何如幽囚野处史不書側身長望涕滂沱

四昭世

槐檟季兮涸沈冥左從太兮皆遣君神魚前導湘之瀕行戲放游遂至天扶搖悠颻入景輿棄雲歌謠聊自娛纖阿入御勑容儀把袂洪喬媒宓妃顧見下土滃霖微陰精降隕如雨霏中心欲返情懵悽板飛精爽弭靈旗逢仙交手謳嘤咿素女鼓瑟百獸悲持我玉佩相交結高歌永歎自憐惜前驅夫觀回軌轍朗明九首闕門啓

六龍上日排閶闔思馳我亘入寥廓如絲楚道迺漸戊峨
軫丘傾崎洞庭波悲思念故游汸汔菁蕣既竭君奈何

五尊嘉

莫春溫膩天清明羣卉發新條吐榮哀彼蘼蕪夏隕蘦
枝葉摧折傷棍萋佳人不采空中林追思往世賢哲情
仁義遐割困厥身沈吟俛念心煩冤湘雲冥冥雨沛沛
意欲隨波乘流邁楊歌微發湍聲會螭虬水禽紛下瀨
旍以文鰩旒九帶翠遵作蕊芙蓉旂衡風起涌搖旌竿
傳芭代舞招水仙水君翳望伏來前介臣鱗妾紛駮驪
遐盼故丘哀郢鄢悲從中來不敢宣心如浮萍無東西西音先

六蓄英

凉風蕭蕭天宇肅動搖百艸使芳飄白露凝霜警叢薄
飛蟬無聲坐孿曲海燕辭歸將化蛤悲鳴啁啾三反覆
谿谷噫气浮雲昏鴛禽應令哀猨鬪嶕峡煦嫗忽不存
彼何秋士偏煩冤憯望神州曠無極古木蕭條雲露隔
戢岌乘雨𡨋足惜楮嗷挂壁蛇虺黑樕兀離奇收不得
褫我衣裳易羽翰披乞欲上中自離棄離下土非所歡
人間可哀彊自寬時候欲逝愁芳蓀寥條把玩涕闌干

七思忠

想登九天放心神雲驂風輣臻帝廷三嬪九辯聲激清
回眺下方塵巳冥動蕩我心悲莫禁遙聽羣丘惡木層

三辰沴盭陰陽爭我欲帝座排五星華蓋十五張元精
羅衛龍蠍白虎參斿龜水蛇糾下隰招搖在上攜欃槍
羲和煬薪焱木熒坐烹天狼酌斗鎗匏瓜作觶招忠魂
讌息帝苑邀長庚蓐收持斧導我行祛祓羣奸歸正貞
閶門詄蕩高莫凌惲情極想傷肝心

八陶壁

眞仙唱道振世羅謇余怊悵將安過傷時閔亂當奈何
何當吞翮升雲阿噂駒元精浩刼家第余駕分引余旄
遂見天皇受秘要存神閉息塞兌竅心神發明內自覺覺音教
大道不難下士笑軒轅鍊丹竄南荒帝藥八齋宏
壽昌銅庭迴淵無天涯遙視澥水難青蒼羣峰萬首雲

中藏鱷鯢如山道阻長飄颻翳望悲忽荒

九株昭

長歌欷歔短聲續悲從中來不可讀物錮盛陰不滋育
嚚頑耀職忠良逐宮蘭薪袖禍所伏女嬃嬋媛胡不服
躶履清白君焉欲稅駕神明終上征浮游塵外蛻貌形
上帝掌寢司文明爰詔離騷續六經岳瀆作樂進五音
宮商抾會竽瑟琴丘陵踊躍歡喜聽紫微高閭景運新
文螭鼉馬貢厥靈河雒圖書經緯文我誠樂此發中心
天下懽樂莫如今秘衣束帶聊自矜澌愁釋悲毋屏營

亂

一陰兮一陽晝短兮夜長天道適如此何爲苦悲傷

山中人四章

與子別兮幾秋貫靈樫兮既周塵揚海兮陸爲洲隔絳紗兮阻丹丘薜若兮山之幽酌浮匏兮氾游儵日昳兮增慂喀然愵我兮不知其繇山中人兮歸徠倘從我兮夷猶

夷猶兮盤桓山紆鬱兮水瀠洄獮鹿虎豹兮般般欃薄薇樾兮嵒巘上欑譴乞兮菌結夕烏兮以還山中人兮歸來倘從我兮扳援

扳援兮峷嵺艸木春秋兮猿鶴板攊嶙嶙兮岧岧亮亭亭兮雨蕭蕭安翔兮以遨何所無姱娩兮敢懦不自聊山中人兮歸徠倘從我兮逍遙

逍遙兮延竚孫所借兮不可旅彿彿唳以殺人兮九尾羅沙以女飽鷙不絜兮塵不侶山之瀯兮川以阻杳冥冥兮神靈雨山中人兮歸來倘從我兮容與

送春詞 有序

維日乙丑辰次辛巳盛德在火青陽云謝古有迎春送春之詞歌以送之

吾將送春兮東方開萌啟蟄兮本青皇如王人之大號兮豈汗渙兮而復藏耀靈晨舍于婺女兮搖泬夕指乎大荒繄斡運之必然兮安見禺中退處乎扶桑吾知東皇之弗受兮春洩洩乎胡臧吾將送春兮西方蓐收虎爪兮猾伐是尚音常使鶗鴂之儳鳴兮萬卉因而失芳吾知金天之弗禮兮春雎雎而無當吾將送兮于南溟融吐爁兮削鋑䃮罈十踆代出兮炎炎熛熛云我無所兮春焉覃吾將送兮于北陰山千里兮隓指滅跡昆蟲俯首兮柢潟無澤昏飈怒號兮甲槊挺聲施承閉塞兮春奚宅吾將送兮于上景風至兮雲物彩狀仰蒼昊兮從憒怳帝有無兮疾威降厥命俯兮春焉放吾將送兮于下土伯觺觺兮幽都鉗閻冥沈瞢瞽兮春焉假公音吾將送兮四隅色不正兮風孤虛土寄王兮不與居仄奧窔兮春焉如上下方隅兮維春盍歸吾聞上世兮眗眗哭哭寒暑正兮風雨時化日融怡兮舒以邪讀爲徐皇后治之兮氏華胥重日天何言兮四時遒愉則春兮悲則秋造物狂我兮榮枯曷九春乎歸來歸來兮于茲庶可以久留

白茅堂集卷之一終

樂府雜體一 新舊題○得無先後姑雜錄

效杜甫樂府 有序

襍擬古操

襍擬古歌謠詞

白茅堂集卷之二目錄終

白茅堂集卷之二

樂府雜體一 新舊題○得無先後姑雜錄之

效杜甫樂府 有序○甲申作

唐擬古樂府卽莫善太白長吉文昌仲初輩題不必今辭不必古元白輩始創新題諷諭體裁盡變若劉猛李餘古題新意流傳則少至明李西涯詠古無切于時于辭則覞覞然稱如胡寛營新豐爲善擬其用至剿古爲巳有元美變襲各半其後撰樂府變謂少陵郞事命題千古卓識甫本古體詩謂之樂府也可以其風刺善也僕自知識見聞可風可刺多矣將細聲竊吟近於衰朝非所宜有於是掇拾其大因事爲辭當少陵諸篇庶不謬作者之意可感動當代云爾

凡八章甲申冬月記 昌云塞蘆子一章失

當石壕吏

皇帝十六載天下大旱蝗江淮產石麪採斸充餱糧饑民喜相賀且復支羸尫豈知天行毒此物爲妖祥鴟鳶啄死骨零落沿山岡恐此骨所化吮之斷人腸明王監天戒放蠲初慨慷本無常平積又失黎陽倉司農算國用司馬仍交章軍民孰甲乙公私呼癸庚行營要供億郡邑愁輸將誅求轉蔓衍親藩進銀鐺犖犖作囹圄通衢成北邙可憐鬼籍客謀口猶皇皇秋高塞馬入纓翟遙相望河北絕行旅山東開戰場羣盜起相軋形勢益

猖狂背淩關塞黑日落塵沙黃交訌有中外夾從遡瘟
荒長吏郎無策催科當閔皇艱難痛國步何以救天殃
一間黃紙詔令人涕泗滂

當留花門

大行初御宇郡國未空虛點賊一反覆興事足嗟吁揭
竿起隴右十載中原驅髑髏等山積肝腦裝轜車官軍
但轉戰羣盜佯登趨轅門乍投款尚書大懽娛部帖郎
日下金紫被其軀名在總戎列官非至尊除裴渥撫仙
芝殷鑿良匪迂鴟梟建功烈經濟古所無蕭條穀城野
倭肉豺虎居禍變杯酒間颶太寧須臾錦衣千餘騎雲
擁相公車云是天子命來合尚書符昔爲帳中尊今爲

帳下俘尚書手中劍還斷尚書頭襄陽一失守宗室全
刎屠黃巾藏朱邸殷血流中衝前軍大星落白旄行腳
躑沙蟲不知數風鶴紛何如一人爲厲階百夫難究圖
寄語後來者任人宜愼初昌按詩話紀事崇禎丁丑十二月總兵左良玉同監軍張
大經抵蘄州總理熊文燦本楊嗣昌所薦至是遣被擒
生員盧鼎蘄州令水道人姚宗中入賊張獻忠劉國能
營游說縣是乞降于文燦方議安置而獻忠忽遁嗾其
部下攻穀城獻忠隨追殺之以爲功據穀城以請殺賊
舉人王秉貞生員徐一顯利賊賄具呈以百口保獻忠
文燦信之嗣昌秉樞部初未敢決巡撫戴東旻巡按林
鳴球會同奏准獻忠造降丁姓名一冊歸農一萬八千一
百三十三口皆所掠難民留精兵一萬一千餘名于穀
城十五里外之白沙洲造房屋千間時戊寅三四月也
兵科姚思孝言招撫非局嗣昌奏曰賊既從撫不可不
示以誠信寧朝廷信而反側不信勿反側信而朝廷不
信若驚眠虎使之覺嗾馴犬使之噬則大有可憂者嗣
昌初畫各省巡撫皆禦亦頗井井而無能奉行者八月
文燦同湖廣巡撫爲獻忠請給劄付關防南京兵部范

景文以爲不便嗣昌奏一日兵家之事異人多言請自後
有條陳寄抄到臣部十一月南京太監孫象賢言聞獻
忠造船謀南下非甘心撫局者上以問嗣昌奏曰
撫皆出于皇上而命而臣再四斟酌行之既撫之後不
無催心秀觀喜事終日諭言不激使復反不已且慈父
不能保愛子無論鷹鳩之化未純者矣于是羈縻一載
已卯五月八日獻忠反焚居穀城至入房縣諸山中勾
引曹操一丈青一條龍小秦王攻破房縣庚辰正月其
黨北塔王自拔來歸獻忠追及其拏分兵配營中而自納
其第四妾北塔王姓常名國安誓隨大兵報仇獻忠前
營漸次入闖問川左帥有瑪瑙山之捷獲金印金鞭等
節王護上闖文燦救書斬首一千三百餘級馬鑰獨是
對上伸身兒棄其妻高氏敖氏妾五人嗣昌既以輸臣
督師不發行而黎于襄陽獻時奸細寄布偵得太守殤
聯狀幸已正月嗣昌自夔陵泝江至夔州逸已渡入蒲
成都所過勢逾破竹十月突至開縣大平敗績石砫女
將秦良玉亦敗發筋帚起兵筋帚者彼號令丁口掃地
盡來也既而小勝賊間道還楚流轉疾如鬼神皆以一
晝夜行三百里二月二日至當陽三日至荊門州四日
抵襄陽是夜以奪得符信遣十八騎叩城門啓賊伏蜂
入破獄取其弩殺之執襄王坐之殿陛酌卮酒曰盡此
一杯老子欲斷嗣昌頭奈彼在蜀今用汝博嗣昌頭刀

綁至城上焚之並焚世子常添樞貴陽王常浤亦被獄
福清王常澄與弟常淦突圍出知府王承曾先遁矣大
殺城中一日忽發王庫藏銀十五萬兩散之鄉民名賑
饑嗣昌聞變憂懼病作鄒漪明季紀聞云嗣昌在荊州
日浴夏允彝幸存錄云或言伏毒吳偉業綏寇紀畧前
云伏毒後又自縊彭孫貽流寇志云病革又云惝憤絕
食以卒李清筆記云奴後見參于上曰臣肅猝以炊誅
臣迪卒訊臣談遷國榷云二月晦日嗣昌生辰翊日自
經臨軍楊卓然以疾聞今據孫兒鐵天錄其牛辰二月
十七日非晦日也三月朔丙子獄于位越六日柩至
沙市廿徐家閏降賊夜焚房廳拔營叛猛如虎追至石
矢橋斬數十人餘多是散云嗣昌之奴塘報野史倚間
不一令其故人子弟力辯爲病投上與祭一坩云嗚呼
文燦正典刑矣嗣昌一奴以謝明上何足辯哉嗣昌大
言於任扛鼎不勝背折筋絲鳴呼悲夫癸未二月獻忠
居斷水以兵衛文燦家爲十二月擒嗣昌父祖上四世
背焚
共厥

當新安吏

壯馬馱紬衫低迷向前路借問誰家娘十步五回顧本

是良家子今爲獰兒婦弱體繫高鞍纖腰著窄衫生男
不令舉生女棄不乳一身事他人那能不慈憐同行惟
故鄉變逾骨肉親中道復捐棄吞恨不復論

當潼關吏（談云黄公家傳嘉靖中邠州雨石于山中小大皆如人頭作聲史不載）

昔我先大夫謫守邠州城邠州災怪事雨石如人形又能作人語切切令人聽其聲似哀訴關西大舉兵此怪継百年烽火照縱橫潼關要害地長戟如雲屯萬人爲一隊十里爲一營借問主將誰孫武遠代孫賊來苦飄忽執若飛鳥輕空壘出迎戰已失越壁旌天陰厲鬼聚積雨山川昏哀哉十萬衆棄甲埋其身敗同桃林戰事與哥舒均陝州既不守輔右安能存遂令鼠子輩長驅

衝北平至今天柱折豈曰方隅傾

當無家別

昔在高帝末海宇方晏然是時天下戶千萬仍贏千（閻云洪武末天下戶一千一百萬有奇此舉成數也）降至神廟中生聚二百秊三河結秊少七萃誇輕儇天子坐溫室公卿惟備員金鋪閉朝旭玉殿沈春烟將軍管梓澤相國築平泉雒陽記園亭宫庄連市廛熹宗寵客魏尺紙天下傳遍壓建祠廟奪及民間田先皇赫震怒風霆來九天刀碪活膺寄奸黨分劉虔皇衷過湔刷海內仍熬煎如人痼疾久瞑眩亦不痊生男未十六軍書除戍邊過墩未及築詗戳咸陽關旌旗過故里骨肉成荒阡艸生遍城郭鳴咟聞鳥言初變從軍苦反賴從軍全赤風一蕩沒萬里空蕭然

當垂老別

維明十六世所用誠不良狗冠而虎翼狺狺相鬬爭刻皇御宇宙月朔坐明堂憤其所積獘一一爲變更宰相非其人卿尹多病狂股肱既隋盡安得不滅亾蛾賊起關中倉皇逼神京黃巢本豎子東都號黃王老夫落籍久六十爲除丁閒變目眥裂摽膺心內創錯我箙中箭礪我壁邊槍誓將死王難不復計所生病妻牽我衣稚兒啼我旁顧此豈不念大義安能忘汪錡死社稷魯人欲勿殤何況垂白老性命寄北邱風聞新皇立江左大徵兵迄今六七月隻羽無西行老夫何所附行行且彷

徨奈已辭家人誓不返故鄉寧將客死骨裹送墳沙場

當塞盧子（大）

當新婚別

榮木憐枯株兔絲悲寄生新人自榮盛故妾良苦辛兔絲本無根纏縣附榮木寄生失所依萎黃委空谷東鄰有豔女自比秦羅敷高樓夾廣陌綺戶臨通衢頭耀金雀釵耳璨大秦珠上壽黃金千恩賞百萬餘借問彼姝嫗羅敷近何如今爲使君婦前者侍中夫西村有愁妾惜影矜衾裯朱顏日傾頹五馬空踟躕桁上無懸裳奩中無斗儲六親但姍笑翁姆相揶揄人生在世間雖露分何殊持此道妾意終當畢區區（談云眞風人也）

雜擬古操

箕子操

古今樂錄曰紂時箕子佯狂痛宗廟之爲墟乃作此歌後傳以爲操琴集曰箕子自作也其辭曰嗟嗟紂爲無道殺比干嗟重復嗟獨奈何漆身爲厲被髮以佯狂今奈宗廟何天乎天哉欲負石自投河嗟復嗟奈社稷何按紂商王受諡也殘義害善曰紂商書西伯戡黎篇亶稱王微子篇我用沈酗酗音句沐于酒我其發出狂我詔受也箕子則曰殷邦方興用沈酗于酒斯其爲臣子之稱周書泰誓牧誓武成則稱商王受矣無稱紂者此操後人所擬辭調磔苦衆絃不聲可謂善矣然而非箕子自作也箕子若曰嗟嗟齊禾切嗟殷邦沈酗殺比干嗟重復嗟獨奈何不顧行遯顧古則公虎切沐轉平聲被髮以佯狂今奈宗廟何天乎天哉涉大水無津涯涯由木切若之何嗟復嗟奈社稷何

思士操

文王操也文王旣得尙父益思天下之士爰爲此操

上天降祐兮右我姬非龍非彪兮獵乃得之我思天下兮遺賢在茲父昔未遇兮安在哉哉音資天命難諶兮居高聽卑毋曰民醆醆莫肅兮罪乃在台台音移

厄操

孔子作也

匪兕匪虎兮循曠野不耕不狩兮胡爲者大道在我兮又何怨樂行憂違兮以無悶蓋天俾我厚兮將以是遯歟乎竹不弔兮彼蒼之方難

崔子渡河操一作崔渦云崔

閔子騫所作也崔子蚤失母後母以其奴母名呼之崔子乃以渡河爲辭緊后自沈奴

我生不辰兮昊天泰憮君親見背兮臣子何辜毛裏雖異兮均我母生者不可違兮奴者不可侮名不忍聞兮矧可呼呼名不可兮何況其他彼河之水兮畢吾軀嗟嗟此曲不可終兮鳴虖鳴虖

襍擬古歌謠詞

答偕隱歌

偕隱歌祝牧作也其辭曰天下有道我黻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其妻答之

天下有道我鹽子耕天下無道我佩子纓祿位盆以全生世亂負戴將安行

越羣臣祝

越王句踐囚石室羣臣悲焉奉酒再上壽爲祝曰

三光入地闇而章短辭精言盟上蒼威人者滅辱者昌

滿觴酣酒行一觴

哀伍員

伍員與太子建奔宋宋亂俱奔鄭鄭人殺建員奉建

之子勝奔吳偕耕于野後員伐楚入郢恨不及立勝
夫差信讒賜員死後人哀之爲歌曰
楚王無道信讒言旣殄太子及其孫賴臣之力出昭關
中道乞食命苟存五戰入郢戮出奔孤兒何在傷客魂
胥江揚濤哀主寃屬鏤之劍何足論陳云黄公有伍員論此仰其意

薛將軍歌

唐高宗時薛仁貴領兵擊突厥九族于天山發三矢
射殺三人自餘一時請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
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仁貴恐降者爲後患坑殺之
薛將軍領兵擊九姓殺三人亦足以反命殺人不在衆
用兵不在多奈何輕人命籍籍還佗佗將軍發三矢壯

士歌長歌但恨長平下死人加亂麻音摩

顔有道

武德初顔游秦爲廉州刺史時劉黑闥初平俗多彊
暴游秦撫邺境内敬讓大行州人歌曰廉州顔有道
性行同莊老變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艸
廉州刺史顔有道黑闥初平俗多暴變人不殺崇禮教
敬讓大行國無盜三年奏最璽書詔廉州爲政得體要

亭長歌

後漢仇覽爲蒲亭長亭人陳元母詣覽告元不孝覽
諭以大義元卒成孝子鄉邑歌之
我有父母在我庭我有父母在我亭化我鴟梟哺所生

生我父母成我君君乎君乎不我臨桑椹梟爍無好音

吳人歌

鄧攸爲吳郡守及去郡百姓怨思歌曰鄧侯挽不來
謝令推不去
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天下方一家推之向何去挽
來我固喜推去彼須惡黜陟在大君用人愼毋誤

豫州歌

祖逖爲豫州刺史躬自儉約督課農桑收葬枯骨百
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
得父母死將何恨作歌曰幸哉遺黎免俘鹵三辰旣
朗遇慈父

玄兵不用白骨收三辰復朗歲事修社餔祭餟春復秋
誰其尸之祖豫州坐中父老雙涕流吁嗟吾曹今老矣
得見慈父死卽休

畫一歌

惠帝時曹參爲相國初高帝與蕭何定天下約法明
具及參守職無所變更百姓歌曰蕭何爲法講若畫
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淸靜民以寧壹及其末
季變亂舊章民要歌曰
蕭何曹參一黄一老黄以守靜萬邦是保苟非其人不
變而擾廼用諸少廼從羣小俗吉依違祀之藐藐苟且
從政背不可曉亂旣兆矣憂心有悄帝之舖揆責其諭

道

瓠子歌

元封元年帝至瓠子臨決河悼河功不成作瓠子之歌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於是卒塞河後世河決因以塞爲功

河身曲兮地所爲水潤下兮禹順之洪範斁兮周不遂瓠子塞兮土功贖隤林竹兮揵不屬壅激亟兮決斯續財用屈兮馬璧湛野蕭條兮愁我人治決波兮如用兵噫乎行所無事兮惟智爲能

五侯歌

河平二年封舅氏五侯越禮僭侈百姓歌曰五侯初

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西白虎五侯初起曲陽最怒貪香用事權挾主土山漸臺擬白虎扶天何功卒不悟雖終滅亡國帶破 破蒲悟切

西還長安歌

高十二年既誅燕王臧韓王信淮南王布等還過沛作大風之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因忼慨傷懷泣數行下冬還長安剖符分封與蕭何等啑血盟作山河帶礪之誓後人因爲西還長安歌

狡兔既死走狗烹 蒲江切 柰豨信布相繼亡翻思猛士守四方忼慨傷懷泣數行分符要誓金匱藏反覆者安漢道昌

長城令歌

南齊長城令何敬叔有廉名夏節忽榜門受餽數日得粟二千餘斛悉以代貧家輸租後人歌曰

何敬叔廉寡欲夏至榜門求餽粟得粟二千三百斛明日開倉納官穀用代貧家輸不足今之人亦何酷一戶逋租十家哭安得逢何敬叔

兕太守歌

宣德時兕鍾以吏員薦爲蘇州太守得奸胥命有膂力者四人捉一胥空中擲殺之凡六胥尸諸衢蘇人歌曰

兕太守如明神剗務宿蠹安良民空中擲奸胥河內投

三老不污桁楊投有昊能生能殺道兼有西門豹後兕太守

楚妃嘆

熊旅楚賢王擴地一萬里自詫謀臣多不復要經紀宮中有美人竊笑虞丘子叔孫乃得進霸業從此始盤色反德娛巧言令賢喜身寵名亦歸樊姬有芳軌夾吾聽小妻齊國方大理誰謂平仲謀二桃殺三士

平陵東

走馬高堂下松柏平陵東借問彼何人朱轎踰兩熊丞相不可直殺殺稱阿翁受恩劉氏久誓不替貞忠義旗未及指白刃已抵肖乾坤一震動日月爲氣寒孤鳥鳴

聊躅徙倚頋日中不見莚露歌毅哉東海風空學張敖
客髠鉗從兩客

阮元瑜琴歌 有序

曹操聞阮瑀名辟之不應逃入山中焚林得之大延
賓客怒不與語使就技列瑀撫琴作歌操乃大喜又
嘗怒禰衡使爲鼓吏衡作漁陽摻撾操益怒余感二
子遂爲賡之

阮瑀撫妙曲禰衡揚哀音慨弘王者度喜怒何相尋曹
公營八極惟是有褊心周聖昔吐握天下歸其仁

短歌行

人生斯世亦何坎軻幼老空食粟壯歲還蹉跎君但置

酒炙牛高會勿復言他不見榮啓期奔得爲男子生中
華九十帶索行歌樂哉私自樹悲來當奈何疚當騎日
月生當以宇宙爲家

行路難 八首

富貴不長保神仙竟安之天皇一萬八千歲今同殤子
不可知我壽自盤固幾見斯世亂復治千秋毁譽挂在
口隻字欲挾風霜飛第憾百季就窀穸還爲鄉里兒童
欸

朱顏雖好不久紅莫厭白髮稱老翁上尊汰酒靈壽杖
當筵跽拜背王公汾陽豈是少季子至尊側耳聆歌鐘
西征一脫鐵面具回紇下馬來趨風此翁四十尚貧賤

屈指歲月非英雄
李邕碑版照四裔篚篚珊瑚麒麟綱南陽落魄宗定伯
賣鬼得錢千五百春風有酒且自持爲夷爲惠吾不知
臍中汁流李核出自言是吹牽兒啼東家阿戎不解事
曷來共此金屈卮

陽春桃李光滿天持觴自壽春風前伯倫嗣宗吹幾季
醉中大呼爾來前當時戎馬暗天宇竹林豈足常周旋
草間亻亍二豎起顏色忸怩不能言大人先生感懷訛
龍嘲對鼓壺觴遏居然不如小兒女啞嗢拍手從天然
首云兩前字
重押異義

千金百琲二八時盼睞曆輔生光姿笑閒誤觸玉如意

君前宛轉胡嬌悲一朝紅顏化素骼玄宮蝼蟻來相持
北邙黃壤無異土南山黑柏撐枯枝緜萃好醜東逝水
夢如亂絲不可理

血雲四結汀水渾浮屍如筏船斷行黑旛一點鉦鼓動
赤日黯黮無光晶毛人夜泣投鄂水云是古時城郭精
無頭魚髏被波下林間鳥雀皆自經一屠再戮生類盡
賊梭軍鋒不可名百季生聚苦難復何況稅斂還用兵
之家少娃髮滿額日日倚門盼行客西舍寡婦哭向天
遺孳抱慟長可憐念我東家西舍情不一何況千里萬
里東與西卅牝束髮受書至今日不成一事成萃顛千秋
許與竟誰是一物失所心茫然

青城高蓋還幾重弱水尚在蓬萊東滄波幾年一清淺白蜺嬰拂終難逢神君不降漢皇帳野麪竟爐驪山宮戈揮繩縶有何術耐汝頭上蒼老翁緣木求魚不自悔徐福五利空恩憎（自註青城山第五洞天在灌縣高蓋山第七洞天在永福縣蓬萊山傳聞在大海中）

善哉行

神藥雖寶不如少年珠玉雖貴不若金錢贏縮之期數本在天養恬之福烏可乳年顏淵三十仲尼稱賢大聖之壽因乎自然世事翻覆幻劇流烟多聞博見何必彭籛思蹈東海恧彼仲連興亾之辨嚳哉一言

對酒歌太平（魏武所作後人有對酒行對酒當歌行皆出此）

對酒歌太平天子寬大吏悉廉仁宰相燮理百官持憲平國有九年之蓄歲復百穀用成修文以培本講武非尚兵士貴廉恥百姓懷刑㳒天象地制作明孩兒皆得老耄德及艸木昆蟲赤松綠髮騎白鹿教我丹訣延千春我今對酒胡不樂且引玉七開金尊神游羲皇氏陛下位壽億萬年

來日苦短

來日苦短今日苦長泰山巃嵸河水湯湯（一解）逝不可追來不可逮千聖同悲百家瑣細（二解）斗衡既設何不爭陶刑高伐憂我仁人（三解）蝍蛆多足行以一氣蝸贏雖醜自視嫵媚（四解）寒者推移治亂何常是非靡定立賢無方（五解）平仲善交久而愈敬周公吐握讜言是聽（六解）災不及井泉不溢竈瑣瑣百憂不干年少（七解）蛇出蟒下恙在艸中考辭視履屏誕淑娼（八解）學者好奇不可為訓書不三證不可為信（九解）雜壞變化哀此蜉蝣眞人澹蕩抑又何求（十解）

其二

人生不滿百太公日何茫茫縱令滿百年來日苦不長聖賢盡寂莫萬古遙相望奸雄與惡少何用誇身彊魏武多憂思對酒歌慨慷前和卒洗濯黃流落清漳劉表死荆州機弃于襄陽火沙矰矢盡還鼠兒童羊高歡鑿鼓山潛納其黃腸一匠有遺壁盜金而出亾李子艸茅士

（夔陽）精悍兼文章椎埋錯用意烟露令心傷卻我千金裘酌我白玉觴堂前上笑交幕裏開竽贊不然長生瓢往挹玉女漿天門訣蕩蕩愁思退未央（魏武劉表皆明末事按水經註劉表墓晉太康中為人所發表夫妻屍如生香氣聞三四里經月不絕崇禎末盜發表墓有機弩烟火疑吾時所發非表墓鄭又云今墳冢及祠堂猶高顯整頓正亦疑之恐即所謂征南將軍劉鎮墓也）

滿歌行

少老相追逐歲月忽已馳失時不樂多憂何為人生聚首若搏冰雪貪財好積難與久期天道靈轉富貴何常昨日簞瓢今日侯王擁鑪會高宴鵬鳥鳴當堦賓客正滿座回視顏色如灰黃鵠唳天過萬里雲霧開孤鳥嚇腐鼠地上時徘徊有生即死路多福為禍胎得失遞

相羨息夫艮可哀

前緩聲歌

十仞之水必有潛魚淺山大澤龍蛇攸居雖有网罟將焉如咎尺有只山之南山之北風雲騰化殊不測登雲衢與天無極置願我人民千萬歲

將進酒

將進酒心中思多悶累性何不棄書與詩子貢不聞天道頭託爲仲尼師餔糟歠粕雖多奚爲浴服遭罵受纓見奇古不可適今迂儒從見歎大禹省贏體功成賜去主器翟見楚王吹笙被錦衣劉伶號閉關伯陽稱守規全生古所重濡首君莫譏今我作歌揚聲絶天清且悲

將進酒杯來遲吾不知朝僑之得失又安知臧穀之是非

戰城南

朝過荒城埜駐馬城南隴城南戰陣地白骨何纍纍問爺爭雄日兩軍相淩時白晝晦沙塵悲風乾鼓聲箭貫睛及髗矛裂胸與脾小則飼烏鳶大則封鯨鯢敗固可弔勝亦足悲彼何白馬來翩翩飛旐旗三軍皆呼萬歲使者前致辭椎牛以百角官酒刻千瓶死者名祭殤生者名犒師殊恩本難遇不得醉飽爲將軍受上賞士卒糜肝脾生平好身手今爲骼與齒有目睹曦光今生茅與炭有髑曾含乳哺今塡谷與泥初時利剽俠事定難爲非功成他人享禍敗已所罹亦有南山北郭田采荼斵壺亦可餐雞豚伏臘樂歲李北邨簫鼓聲闐闐養生送死長曾玄四海盡如此銷鋒鑄耜永無患

艾而張

艾而張羅中有囮舊脰鼓翼鳴相吪其心則苦聲則和群鳥不顧悲且歌嘤汝囮何意汝身在縶何故爲人使賊同類篏中水粟亦何惠艾而張羅羅尚可囮聲啾啾誤殺我

君馬黃 三首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艮盜君馬食岐下君不愛馬臣愛馬君馬縶臣馬扶三百健兒馳晉壁鼓隆隆

還軍中君自食德非臣功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艮君呼獒臣呼臣臣之獒祁彌明宮中甲鼓而起臣有臣臣不死桑下餓夫靈輒是舊云殺獒者祁彌明擊伏者靈輒或云一人誤

君馬乘黃我盧白乘黃厥灾盧白尼撫鞍謂白爾何辜哀嘶踢地若有吁躍波涉險态如梟青山雷轉風裂裾平原在眼草見蒲四蹄將止作步趨批耳不動汗流珠追兵已遠活我軀回顧乘黃爾何愚路窮槍急不肯驅代間駿物有如此世人皮相當何如

箜篌引

誰謂彼狂夫被髮亂流死朐原從巫咸埋憂正如此滔

天之水何湯湯蝘螭出沒神龍藏彭錢槃輪瞯胥井祭
公廄狐行杠梁全軀自保不長在空後一曲胡悽傷

孤兒行談云傷吉安侯陸仲亨韓國公李善長而作也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謀逆賜死事連

善長仲亨有司請併誅之上曰吾始識善長于
兵間命掌簿書贊計畫爲功臣爵以上公女女
其子祺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
遯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
封侯此吾微時股肱腹心其勿問曾星變善長
定遠故里弟中存起立亂家火光燭天御史大
夫劾善長曾受濮國黃金三百兩西域古劍白
玉蠻玉刻交龍蟠桃杯上流涕許之善長遂自
裁弟存義存義子佑仲同仲亨棄市祺以臨安
公主推恩得不死先是上以臨濠爲豐沛地久
空墟徙江南十四萬口實之命善長經理至是
赦仲亨子于臨濠安置善長之死未免疑案篇中
誰信豎子初無心變此
細物夫何爲者微言也

一升麥藏草間孤兒何在上畱田謂汝孤從我游大者

王小者侯天下既定慎勿戚戚懷憂但當日飲醇酒椎
肥牛定遠里第石笋立冢光燭天鬼夜泣滹沱麥飯君
報臣汝今毆刀銜汝身富貴能殺人卑約可全生曷不
自愛爲良臣馬援苦憶少游語王章不念牛衣貧位高
多危古所戒何況妄亂干天經將軍不反說客反誰信
豎子初無心山陽西公釣魚瀨至今人痛韓淮陰西域
古劍光陸離玉刻蟠桃交兩螭當季輟門撞玉斗變此
細物夫何爲至尊流涕司隸怒貴主畏罪丁督護推恩
幸赦臨安親傷心草寒金車路一升麥藏草間孤兒還
歸上留田臨濠一十四萬口遷來板蕩生秋烟

蹀歌何嘗行傷定遠王沐晟也晟川爲三府二州五長以罪討平麓司又平安南

郡縣其地封黔國公其後麓川復反晟敗績退
師金齒內懷慚懼至楚雄仰藥死仍追封定遠
王晟功高驕僭土酋事之無異人主片紙下具
函簿迎之曰令旨也歲時奉獻不絕晟又典
江湖置庄田園墅三百六十所日吾日食其一
歲可一周珍寶充牣敵天府後宮美人百闔奴
亦數百人通遺覘政善事
中貴卒以驕敗可不鑒哉

何嘗使獨無憂父爲王子爲侯五月渡瀘水不流炎烝
箐瘴猿猱愁手鬬三府開兩州日南底定歸黃圖賜傾
天府意未足錦標錢庫持牙籌水庄三百餘六十日食
其一歲可周昆池迴遭五百里敕賜離宮連洱水西南
君長獻奇瓌豹尾龍亭迎令旨後宮眉黛可千人翠鳳
織衣黃錦茵閣奴鸚扇從雕輪貂蟬右插金錯橫駝雞
孽尾猩猩唇晶杵硃礫赤玉罽羅番銅鼓懸兩楹妖姬

翹和春鶯聲碎邪假獸獅子纓蠻兒鞮舞不得停行省
中丞咋舌語十萬強師如禁旅販貨徵匠滿江湖軋政
不許長秋許麓川燹火挾騰衝偏師偶蹶捐前功紅旗
陣陣催金齒白旄翩翩出楚雄獨無憂何嘗使鐵瓦金
書復誰在首蘭古道杜鵑啼時有行人下馬拜

度關山談云刺河套也成化四年武定侯趙輔總制各路軍馬搜河未幾以疾召還嘉靖二
十五年曾銑出塞被誅
伏罪咸寧者仇鸞也

度關山關山在何許七十墩臺十三堡黃河千里揚衝
波昔聞武定初度河季季議開赫連北河水照人雙鬢
皤紅鹽池南馬族族馬腹磢磢錯箭鏃磢磢錯箭聲北風黃
沙射白肉近前十步安狠牙簇脫創潑拔不出朔雲一

色寒鵰斷隔隴暗聞磧上蹄偏師欲出咸寧壘闕頭磨
動髦牛旗君王忽下輪臺詔此日情形豈得知

東海有勇婦 謏云烈皇帝殉難有宮女費姓為賊掠伺賊醉殺賊大呼曰恨不能盡殲遂自殺甲申秋南京道左懸弟北使至則銘于太醫院寄藏南來云臣道游擊楊三春寄往昌平同銀先帝葬處名翠華山有原葬田貴妃墳大江大須大五十名正開隧道三春稱行商百姓鑿隧門耶頭數十帶有臨身紙錢焚撓拉江大道側細問云四月初一日賊用夫三十六名舉先帝梓宮至停紅棚內用夫十六名舉先皇后梓宮至鋪行百姓斂錢三十千開隧道四月初一日入葬先帝居中周皇后居左移田貴妃于右一今獄改王恐未淺葬命內官黃高等開看監工造陵隧道寬二丈五尺云云○昌按阜城京城西門名

出自阜城門黃塵隔宮闕羽林十萬軍滹滹若霜雪朝
聞破潼關夕犯金河灣鳥啼五更曙銜土翠華山舞馬

淚雙流馴猴衣盡裂異類比妾心人心不如妾妾本叢
臺女時無廝養兒剪刀當匕首鈷鉧勝金椎右手提賊
頭左手刎素頸轂魄劇彗星風雷赴俄頃東海有勇婦
聞笛蘇來卿精誠貫終古豈獨婉芳聲

白楊行 謏云王惜虔技錄有白楊行與牆上難為趨皆傳玄作相和歌中瑟調曲也崇禎十五年李自成羅汝才攻開封不下九月河決男女溺死百萬周王棲城阜五日夜督師侯恂總兵卜從善以舟師迎王登隄賊舍開封西逆王師孫傳庭左良玉皆敗績中原自此其魚矣又按傅玄作有詞有辭大約歎士不遇時今此諸篇事實與會不一故體格屢變

嚴風九十月白楊何蕭蕭驅車來苑北雲氣正蕭條村
落無居人良田但蓬蒿野鹿成群飢鳥啁嘐鳴我四馬
繫耳銜兩轡閱駝悵慨與我爭行魚鼈游宮闕河水蕩
蕩何者為大梁爸曰王與侯今日白骨無人收仰天太
息青雲徘徊舍我高游哉心悲手招青雲日欲西暆
當用生為悲當奈何邪青雲飛

煌煌京雒行 謏云傷明兩京也四都者順天北都應天南都鳳陽中都承天興都也

煌煌四都際四極鄴藩作柱嫣皇立地維天紀分兩京
旋丘直南蒲坂北燕雲以後十六州繁華遂與江東儔
春風寶帳三千所泉曰金梯十二樓甲第平連鳷鵲觀
玉河遙擬鳳凰洲九逵馳道通三輔七萃雄師領劍侯
六朝佳麗依天塹海漕江輸到幾何越羅楚練堆作山
方物奇瑛古希見名王賜宴蒲荷宮閣支畫像甘泉殿
十二陵邊樹若雲縱橫陌上花如霞箭及照陽野燹紅

一龍浮渡大江空朱衣鑿斷秦淮水王氣摧殘日月峯鳳陽陵寢山兩岑名琵巴遺響彈黃鵠箎栗迎霜落塞鴻何人更
擬三都賦鉛槧須懸左太冲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駕言來故鄉長跽就問客沈痛咽中腸客
乃長跽言故鄉不可詳兩季斷耕種千里無人行孑遺
能幾何今又續流亡王將既首鼠驕語臨江東叶登京切內
驕而恫喝外視反傷徙尾大果不掉兵驕果不祥都曲
乎靡敵金劍遺東廂一言淚緩痛再言涕交頤君來城
郭非今復城郭非白骨纍為坂高陵變滄池古木伐為
新丘隴下荒夷道途二三人結劇為窶衣傷時歌踴地

夷草與人齊艸艸作人形各各刀兵持嬌魂化紫紫白
晝行綏綏腥風起㛗䑐地上鳥鳶啼髑髏逐溺乏顛蹶
三魂飛長跽再問客客今來故鄉故鄉信爾爾車馬何
輝煌他鄉牛若此客復之何方客言拜新恩北上燕京
城（辰羊切）長吏爲勸駕四牡夾兩箱亦復有親故上路陳
旌蓬丈夫歷九土何必懷故邦慷慨惟生平俯仰獨悲
傷（书消女切）

高句麗（雜曲舞辭有王褒六言褒字子淵宇文周時人按高句麗其先出于夫餘朱蒙善射遂有箕子朝鮮之地至紇升骨城居焉俗守箕子禮長欲于中華漢初燕人衛滿椎結入須水攻朝鮮王隼自立唐乾封三季李勣破高麗得其樂以飲唐收爲夾賓引一名百濟樂樂人紫衣大袖裙襦章甫冠李白樂府金花折風帽白馬小遲回翩翩舞廣袖似鳥海東來周領有客有客亦白其馬白馬意出此一統志云國人戴折風中大袖衫耶所謂折風帽廣袖也至今不收馬）

句麗佁袖婆娑高冠長劍戩戩慷慨容儀自多至尊合
笑顏酡腸以醲醲粲佗紫維白馬胥餘遺教漁佃詩書
來蒙弓矢雎盱紇升骨城以居奄有濊貊沃沮其容不
改趨蹡出言斐斐有章厥俗自周逮唐敷賚寵紐金章
禮儀進退焜燿衛滿椎結無何華風遠播遐阿殊賓引
舞俯傞金花風帽形詡爲君當筵雅歌

燕歌行

朔風怒號天雨雪沙雞寒雁紛南翔念君結軫之他邦
故鄉非故斷人腸君渡黃河冰作梁賤妾懷思波阻長

盛季亭亭處空房志如委衣神不揚攬衣起步明星光
七星蓬蓬參畢刕哀笳四起夜未央悲來思君不暫忘
短歌變徵彈清商誰能聽此不霑裳

淮南王篇（郭題小山之徒作此一篇貫言安仙去或云不知所終按古詞我欲渡河以下皆謡淮王賓自敘也解題與列仙傳不足信○談云此亦祖其語也甲帳漢武帝造以觀書離長芬枝也水晶長春二宮五代時王審知建南水春陵在今南陽府越王閩山名）

淮南王好神仙坐憐夸父思上天後宮甲帳金作牀鐘
鼓笳篪樂未央離枝玉盌酌蔗漿酌蔗漿飲少季少季
漢㵎安能賢水晶宮館長春殿清水存縻悲不見我欲
渡江江無梁願化雙黃鵠歸故鄉歸故鄉不可得八公
老髦無氣力霞苑剪剪旗旆旆越王燧火橫天外

三渝（談云巴渝也樂渝兒舞歌郎漢巴渝舞王粲作有矛渝弩渝安臺并亂四篇傳玄作矛渝劍渝弩渝安臺四篇陸龜蒙有矛渝劍渝弩渝三篇此合爲一篇樂府時履以劉蒨監師多勞力上放義軍容角技之無用又而蜀兵最號技擊後敗于江東子）

劍吞射月矛落星連弩拔弩聲流霆賨賓賦起冠觽髻
驚蛇赴穴電繞庭一隊血勇生皴皴堂上咳下一呼（公聲）
靡如澠之酒十斛瞿天狗吠吠月墜地一炬不安光未
襲敵聲四合將軍逃八千子弟浮泡消

蜀道難（解題蜀道難言銅梁玉壘之阻一說李白言蜀道難于上青天以斥嚴武後陸暢請章皇上蜀過章之過厄其意明皇甫有蜀道易易于蜀仲地上賞目自明月明可遊作其是也此詩刺自息帝之時作高皇帝開道通道者○招按揃圖傳文鐺野寧沐亦非世）

蜀道難難于上青天蜀道易易于履平地銅梁玉壘高難攀鱉靈魚鳧姝茫然金牛蠶叢五丁死后犀填水三千年七盤九折行不得上與井鬼通光躡玄宗蹐蹬萬里橋王環不到巫陽山蜀道難難于上青天子陽躍馬稱白帝高午腰間寶刀利五丈原頭大星隕陰平道上將師濟前成後孟可奈何劍閣巉巖本難恃花蕊來朝劍貴嬪孤兒面縛封歸義蜀道易易于履平地青天平地何茫茫猿聲三峽斷人腸穎國功名總銷鑠黔寧宮殿盡荒凉錦官樓上烏啼夜望帝祠邊夏雨霜指點龍坑通貢處猶餘壯士哭吞吞

日出入行 太白此詞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又云魯陽何德駐景揮戈逆天違道矯誣實多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蓋謂日不入地元氣運行無息耳其說始王充元丘處機明抑瑪竇說同此詩祖白意

日出入東西日不出入東西中國以見者為言謂西蒙谷東嵎夷日生朝月生夕交如環合如璧但行遠近無出入遠則冬近則夏近則長晝遠長夜鷩胛未熟天待明亦有三夏為晝三冬夜西秦說臥闊的亞太洲其冷冬三月太陽不出地夏三月不入地文王假象為明夷其實太陽不處太陰下新垣占候景再中虞公劍指返下春楠誠格天理如此誰謂矯語誣天公不必追夸父嚼燭龍呼長繩繫長空但挹北斗酌沆瀣坐攜嫦娥不死藥往留大姥幔亭峰周回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與天左旋右轉長無窮

君子有所思行 陸言富貴不足入滿盈安所思也

長安九衢東甲第羅金張聯翩鶴蓋接龍馬如雲翔承恩絕馳道渴帝宴明光賜與蝸天府歌鐘連未央威名挽伊霍驃騎結根房回天片言少捧日萬年長三公出私宅五侯財雁行盛滿理必敗禍淫天道常錢收鄧氏銅園羅流水莊前將魏其宅今復武安坊就觀博陸墳黛繡惟白楊覽古嘆流水撫今增內傷

尺布斗粟謠

尺布尚可縫斗粟亦可舂兄弟二人忍不容周家三叔東太公叔帶作亂遂為戎我思仁賢悲且冲鄭伯養貪成段凶

東武吟

出東門邁長途遠望見何紛挐青衫紫騮依路闊高轡白帢窮鐺銖鐵襦銅釵金傑姑踰垣截岑爭封侯東家上計西家四頭上白日無根株人生少壯雙轆轤謂君亦何愚君不見魏有吳起吳有要離室中彼姝不得為妻邁長途慘子衿

順東西門行

日出東月出西天道輻轉無停轍轍當作輗少則壯老則衰血氣盛滿曾不思生何益死何虧少年強勉當及時本無常世復治作不得者若登失若墜匏管清醴服奇騰飄極譏君莫辭醉復醒情不怡身中齒髮如寄樹歡斯哉

身則飛我胡行歎復坐悲偁差悲詔來茲千秋逝矣恒
若斯

獨漉 一作獨祿篇楊廉夫云爲父報仇之作也太白轉爲雪國恥之詞此詞作于甲申秋

獨漉復獨漉水鑒無清濁濁水映緑雲光華亦何縟濁
水本在地緑雲本在天如人貴賤雖異此心是非炯然
大恩未報恥未雪刀環印鼻徒周旋人心有所溺各自
[illegible]孔發伍員申胥志願但兩全我歌獨漉篇悲思淚下
[illegible]

秦女休行

昔有燕王婦自名秦女休羅衣舊白日讐頭斷吳鉤懸
令解綬去丞卿持憲愁天子下詔赦不忍忠孝四芳名

播樂府軼事傳千秋請停秦女曲聽我行新謳讓苦
鄰士斫衣殷血流賢哉趙襄子人君度孔修位高苟不
讐敵國趙同舟秦皇亦何鄙博浪求其讐亡國痛亦大
寇讐恩亦周漢皇封雝齒四海皆歸劉世祖下雒陽爰
拜扶溝侯豈惟安反側實以章王猷匹夫貴意氣王道
尚懷柔明明天與日覆照何優悠

折楊柳 一作大曲古辭

天道必有終人生昧厥初君子道其常不爲時俗偷戔
齊俄有陽誰云紂獨夫五就疑阿衡三反病孫余道臣
信者苦厥有狐夜姑趙盾夏日日片語驚鄭舒夫差將
伐晉公山退卿對弈亡不忘故費叛非其辜申胥哭廳

庭一夕三敗吳封荊不肯受顧瞻園與廬樂毅事燕昭
失意奔趙都趙王欲北伐涕泣何漣如王猛入三秦名
立功亦膺慕容卿先擊晉室未可圖君難臣不易大聖
所嗟吁嫠婦一衷怨莒社成丘墟 一本分八解

泛舟横大江 有序

魏文帝飲馬長城窟行云泛舟横大江梁簡文帝因
以爲題也其詞云游子出王畿當念蚤旋歸張正見
亦云王孫客若遠詎待送將歸雖有風景凄凄之感
而語意鄙荼文帝本云泛舟横大江討彼犯荊鹵武
將齊貫甲征人伐金鼓長戟十萬隊幽冀百石弩發
機若雷電一發連四五蓋言江表易破幽冀兵彊也

黃河落天塹白日何蒼蒼南行渡江漢萬里岷嶓長秦
皇志飛越駕以黿鼉梁射蛟之罘下驅石滄海傷飲馬
鴈彎池東轍上錢唐卅宇盡甌粵刻碣窮南荒漢末有
孫吳偏阻不自量瑜蒙詡得計終歿孤蘆鄉六代小君
臣勃起而倏亡重德不在險何有多隄防降旗不暇豎
鐵鎖非金湯至今緣江戍蒿莽連雲望我欲竟此曲此
曲誠悲京王孫去不返空悲春艸芳 軟秦嶧山碑迦字

飲馬長城窟

黃沙盡大漠紫塞名長城燕趙實版築秦皇蒙惡聲千
秊雨雪在墩堡多摧傾戍騎爲跳踉狐狸相窟營飲馬
城窟中馬悲將將驚落日似孤燧烟雲縱復横漢家爭

戕地萬古無人行鴻雁解其羽嗷然疑雪明山海經大澤方百里群鳥所生及所解在雁門北埋骨何足悲所悲功不成郅都復何益
李廣終無名節鉞受天子彈薦從公卿從憐邊鎮重雲
悟闕廷輕悟說文多畏也重文作悮

結客少年場

少年戍燕趙矜俠輕橫關馬蹄鉻鐵嶺蛾眉馱玉鞍收
功在鉅鹿失意還邯鄲不取王導節詎忍鍾儀冠悉馬
過大堤詩樓結雲端樓中有好女含笑顏如丹千金一
揮手錦帳流蘇盤苦辭發中席願畢新恩歡女子當一
身丈夫良獨難忽念安陵釣淚下長汍瀾

從軍行十七歲作

荷戈急王難結髮遊遠方長途轉征邁儔侶亦已忘幾
人亂海內傾國事戎行側聞官軍變中道互搶攘長恐
遠仳別不獨如參商夜闌輟遠夢輕屧響危廊蛾蠓聚
月明蜘蛛落閒房從傷伉儷好不救君邊疆

入塞

玉門關塞遠名異連馬邑會開蘇武歸亦見班超入嗤
哉右校王冷酒河梁泣一國不足居百年私自惜霜毛
莖鬢出堅節難俯拾寧知班馬鳴功名生絕域風吹角
韻南烈士袍襟溼寂莫五陵春落花一亂澀

征婦寄衣

有客發渭城言之交河涘霜閨各有寄裁縫製端綺香
停鈷鉧火尉暖薔薇水切切兒女仁慇懃豈如此今夕
金鎝刀宛轉向孅指晨裝就長道與君共萬里有家嘗
寄衣無家復何以持謝衛將軍功成勿為喜

妾薄命行

東家有翁嫗擇婿得兒郎兩心易明白百歲無乖張嫁
與膏粱子幼小便猖狂蠱疎尚可忍詎浪不可當盛年
處房室容華坐自傷白日午時獨不異桑榆光食蘖獨
苦心食煬將毒腸含悲嬾窺牖淚點嘗在牀

白頭吟

十五髮覆眉低頭主門裏十六初綰髻與君作鄉里出
亦復嘻嘻入亦復嘻嘻君情定妾意定君知金多

中道變他鄉更歡戀織錦不堪愁羅衣忍障面入亦復
悽悽出亦復悽悽眉同鏡影斂淚帶髮魂魄知君好遊
俠傾心事交結欲識結交心須憐舊時妾

鰕魟篇曹植有鰕魟篇魟音鱓小魚也一作鰕鱓篇字書闕魟鱓

鰭鯊食鰕魟鯨鱷食鰭鯊小大各相啖造物其如何鰭
鮮產大海左右插三牙胎生五六子腹內開池注出入
從口中朝暮恆呀呀漁師布巨网斤斧相交加錯皮餙
刀劍析骨為鞭撾波濤永相失析肉從盈車鰕魚更幾
猛上岸尾牛猳巴蛇行過之吸取如雞蛙不見龜與黿
濡吮惟泥沙口腹亦自休貪夫良可嗟

猛虎行

旋風轉槲葉亂灑黃茅岡猛虎跨出林十步見睛光强
項不及顧壯士前相當一叱使人立駃斧來受斨昌按駃斧音鞅獪見山海經獸跳躍自揉也爪牙自劈狂鈹刃交胸膛虎死性不
蹄倒擲令顛仆狐兔汝不食淡山汝不藏中逵豈汝踐
犯埋取滅亾猛虎雖凶惡念之亦天生太谷巖谷中亦
可以久長自註膛俗字胸前也本借堂字案膛訓肥非

梁甫吟談云梁甫吟起于漢務歌也諸葛亮好爲此吟寓悲于田疆古冶子董逃行古有之靈帝時京師歌每句末曰董逃蓋送葬也董卓作亂卒以逃亾

我覩世上人多于山中草白骨何處消來者復不少皇
王與臣佐今古如翻瀾田疆古冶子區區何足歎大地
一丘墳生人盡黃土椎墳起臺樹摶土作歌舞朝聞董

逃行暮聞梁甫吟漢臘兩寂莫千秋傷我心

飛蓬篇

飛蓬逐長風展轉千里游自非落坑塹輾轢無時休丸
丸南山松正直凌千秋菟絲縈其陽靈芝產其幽菉施
全窊谷芣苜蹀道周蘭蕙雖美草當門亦被鋤

朗月篇

月采照高甍露華滿羅幙上有佳俠人流思向宛雉粉
頰珠光耀膏梳蟬翅斯窈態君詎知撫心詎能學嘗恐
鷤鴂至涼風入阿閣豈無璇閨賞幽景自娛樂容華若
鬼神何繇會覓莫闕云涵水十畝意

結襪了

漢廷公卿會王生後至止顧謂廷尉前爲我結韈子心
知不在貌而交良可已豈無英雄人感恩爲君死

西園游上才談云梁曲本沈約詠月詩爲題此則譏荒淫忿亂而作

置酒臨高臺西園游上才香烟夜生燄蠟淚曉成堆燧
火雲過落笳聲隴外催坐令觴上羽插向戰書來

三臺談云高洋築三臺宮人拍手呼上臺催送酒其後童謠可憐青雀子云云魏禪代之應百尺高竿云云洋澄纔禩之應也

高臺臨漳河華月散楊柳宮人拍手呼上臺催送酒漳
水東流月西落臺前送酒銅龍渴百尺高竿燈不明鄴
城嗜嗜飛青雀

游俠篇談云傷契亂棄功也

渾金裝轡頭錦纜繫輕舟殺人留姓字爲客報恩仇司
隸喋莫問金吾誰敢收一朝風埃起十載佳符酉狐鳴
會大澤賜張瞋名州乘時邀詔赦拜命著兜鍪通籍龍
虎衛出入鳳皇樓堪悲李都尉白髮不封侯

羽林郎

六郡良家子三河季少羣彫弧畫雲氣寶劍燦星文狒
耗孔翠飾榼襦雞舌熏指揮鮑司隸調笑卓文君金錢
寄大道寶玉出幽墳五侯上壽罷戎曹持籍閱身多殺
人罪家有死綬動季淚擬鞅軌還用虎符分

玉波冷雙蓮高季廸姑蘇雜咏唐處士李嶽游震澤逆女郎自稱龍女歌此詞云哀吳宮一隊長其曲世不傳季廸補之因高說劇製此

雙蓮復雙蓮紅愁玉波冷鴛夾㚇銀塘啼鳥下金井游
魂血流邀西施貝宮漆炬燃靈犀鎖刀雙斵蝤蠐領博
得臺高王宴寢五湖沈魄化不歸水面猶鋪鳳花錦

倚瑟行

渭南遠指邯鄲道高臺坐看如花老新豐雞犬非舊時
咸陽陵墓消秋草皇帝王霸安在哉神仙富貴皆塵埃
況尊瓦鼎霸陵出樂盡哀淚無可哀

北邙行

山倀夜出牽猛虎腳踏石羊西向語水銀瀉盡鳧雁飛
秦帝樓臺漢家土溼螢灑灑移鬼燈春風吹挂枯楸藤
天長地久豈終極塵埃紅鏡朝朝升

又前韻

巫彭迎祇騎麟虎事鬼季淚知鬼語應龍穿石如虛空
人不見風鬼無土山根腐葉飛神燈老梟銜入千季藤
泓泓厚地竅無底度索跳下跋烏升

攺元稹將進酒歌 有序

元稹將進酒云云願主回思以下託言不純非風人
忠厚之旨因攺之 稹辭云將進酒酒中有毒酖主父言之主父傷主母母為妾地父妾天仰天俯地不忍言佯為僵踣主父前主父不知加妾鞭旁人知妾為主說主將淚洗鞭頭血推椎主母牽下堂扶妾遣升堂上牀將進酒酒中無毒今主壽願主回思歸主母遣妾如此由主父妾為此事人偶知自慙不密方自悲至今顛倒妾罪妾負天俯地誰不為

將進酒酒中有毒酖主父言之主父傷主母母為妾地
父妾天仰天俯地不忍言佯為僵踣主父前主父不知
加妾鞭旁人知妾為主說主將淚洗鞭頭血推椎主母
牽下堂扶妾遣升堂上牀將進酒酒中無毒令主壽主
母下堂緣妾故妾郎何心居主處鞭笞效德牀第疎願
主白髮千金軀

仙眞人 有序

秦始皇三十六季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或刻其
石以詆之始皇盡誅石旁居人燔銷其石久之不樂
使博士為仙眞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絃歌
之時斬阬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于咸陽疑博士所為
諷辭也樂府失之

仙眞人凌虛游驂鴐天駟牽天牛雷公擊鼓彗曳旂纖
風輪景覽八周金臺五所三神洲朱服九光十二樓觀
望府麗如雲浮迭代玉女要綢繆竊情靡慾無嘗訖帝
可洽之天同休天同休樂無射妬媧再鑄月與日西方
明星化為石 始皇七季九季彗皆見十三季明星出西方

祖龍行 呂按本唐韋楚老題郭茂倩編入新樂府

咸陽十二銅優伶磬筦竽瑟絃鞠筌 西京雜記秦咸陽宮有銅人十二高四五尺列在筵上琴筑竽笙各有所執組綬華彩儼若生人筵下有銅管上口高數尺管內有繩大如指一人吹絕琴筑竽笙與眞無辨
君王行發沙丘否著伴官門翁仲住轀輬
上食鬼作人鮑殞腐肉負糲餽僞書已促扶蘇死天意
偏教胡亥生長平冤蟲人面似芯碭雲氣蛟龍起游魂

尚在望夷宮奸腰已肆咸陽市荆卿倚柱不足咍衛鞅車裂良可哀過江吉玉報英主素車白馬華山來（咍本音咍笑也一作呼來切）

湘靈鼓瑟篇

湘江秋風九疑雨湘君夫人隔雲語青峯不動飛白波霜絃五十彈雲和拼風寄語秦博士蕭盡君山神不死九歌九辨人豈聞三嬪上天無此聲鷓鴣銜葉蓋霜背雌雄啼苦淒相對西川杜宇不知事血化薔薇點平地天欹地坼鴛鴦飛白龍一雙天上歸（普云有本事）

壯士吟

骯髒老馬踢卑櫪蕭颯饑鷹慼鳴鏑男兒有恩報不得

寶刀磨斷青虹霓（普撥霓入聲）

紀南歌（十道志曰楚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城水經注楚先歸處荆山後遷紀郢郢紀南城也左傳杜注今江陵縣北紀南城劉禹錫有紀南歌其詞曰風煙紀南城塵土荆門路天寒多獵騎走上樊姬墓）

可憐荆門路馬蹄蹴成窟燕土城復摧水淺行人沒鼓聲何不揚大將親秉鉞聞昔杞梁妻淄水葬貞骨（梁妻投淄水死○普按此作于丙辰丁巳亦感事也）

無愁果有愁曲（北齊後主綽作無愁曲自彈琵琶馬上唱之曲終莫不隕涕初陳改齊後主廟以為憂稱提婆曰假使失黃河以南猶可作龜茲國人生行樂何用愁為後主乃大喜後役提婆降敵兵遂入鄴李商隱有無愁果有愁曲）

龍子抱雲臥不起六宮淚落銅虬水梧楸丞馬消畫同

鵾絃遞上彈秋風月槽斜捩紅襟驍桿撥粉脊懷肉熱初謂無愁愁轉多鷲婆聲送穆提婆畫河難作龜茲國君卽不愁當奈何

輪臺歌（岑參送李副使赴磧西有知君慣度祁連城豈能愁見輪臺月又有輪臺歌送封大夫）

嚴霜十月百艸零蒼鷹趯地草有聲（呂按周禮矢人為矢羽殺則趯趯者旁逸也）將軍轅門畫擊鼓風帆紅旗獵平莽（帆去聲）輪臺莫雲日未午酒溫肉坻士如虎將軍按劒不肯醉美人帽脫花門舞君不見沙場骨白盡成塵曾是昔年歌舞人矛頭箭鏃一為樂誰念沙場征戍情

高陽樂人歌（呂按梁橫吹曲有高陽樂人歌二曲四解本魏高陽王樂人作但云可憐白鼻騧相將入酒家而已此則詠高陽酈生說齊田廣事言有國者不當縱飲忘守備也）

陳留大道酒十千春禽咬咬花滿烟錦襜繫馬壚頭住插示當椾雙白羽梨花御上苑轉嬌長日春風浩無主隆離長劍冠切雲當時楚漢何紛紛高陽酒酣鼎肉冷歷城已入淮陰軍

棗下何纂纂

桃棗何長長棗花何纂纂莢榮結實各異時有酒勸君竟須滿君不見長壽街道南宅一朝歌鼓聲不揚田灌高門擯賓客張儀抱辱西入秦陳平豈長貧賤人功成名遂亦爬土不如漉我顱上巾雷鳴孔凹寢絲莞高歌入雲雲欲斷花香塞路酒如泉謝尚前頭舞方嫩興來

脫卻文君裘仰看鴻鵠矘兩眸撞鐘刻鼎亦偶爾得錢

但可營糟丘

白茅堂集卷之二終

白茅堂集卷之三目次

樂府雜體二 新舊題

白茅堂集卷之三目次終

樂府襍體二 新舊題

王明妃 有序○十六歲作

序曰王明妃當元帝初待詔掖庭久不得幸妃內頗不平值單于求漢女盛飾越席請行光彩動左右帝驚悔不及單于謝漢賜厚獻白璧驪馬珍寶之物請爲天子守燉煌休中國士卒妃痛非本意作詩曰志念沈抑不得頡頏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願子曰妃不得志于中國而遠嫁單于卒使漢受其福有孤臣義士之隱情焉于是壯之作十一韻

李陵不背漢王嬙悲集羌君恩不肯再斷絕彼中腸丈

夫各異志女子亦有行但恐蘭蕙晚不辭關路長行行公故里慽慽來此邦盭綬耀金璽云是單于王穹帷出宛轉椎伎爭扶將白璧雙報漢爲歡殊未央晨牖攙槍落夜失旄頭亾久戍獲歸國病馬亦解韁長安百萬戶共道娛倉凓

雙燕離 有序

愍姑劉貞節門楣有孤燕景星學語時巢十餘年矣崇禎二年巡按御史以貞節聞 上命建坊旌表此詞予十五歲作今予且壯思姑逝已六年是篇傳在長者檢篋得郷大夫彌公於行甲申春過姑蘇所書灑涕錄之時己丑三月六日

雙燕離雙燕離離燕孤飛還隻栖白頭阿母簾下坐年年爲咏瀏城詩 瀏城王姬姊事 見汝孤栖我抱爲兒呢喃梁上語兕嘔堦下嬉阿母指此燕廿年巢我楣不見燕女墳能感異類知蜀貫鸞蒼舒雞鳴儔慕侶何足奇古來惟有忠義士貫日沈泉心不移阿母壽千百燕兮應化石

苦寒行

陰山峪堅雪大澤凝鯤波嶓路凍殺馬牛羊奴嫋阿彎弓動千百繳矢連鵝鵝狐狸拱潁穴荊棘紛迴羅天傾白日速道嶮豺虎多安得六龍駕光耀回南訛元冥大司命冬職固所加酷此苦寒節過時當奈何

雜謠

枯魚過河泣大魚道上行天道何不等降罰我人民鵜鶘在漁梁鳥雀鳴空倉北風何蕭條歲暮天雨霜鶉子襍羣雀羣雀飛雰雰彎弓射鶉子羣雀全其羣

邊居行 吳均題

富貴何足歎憂患宜可悲一朝嚴譴下萬里戍邊堠草車雪中么木馬氷上馳自攜白骨出遠葵黃沙匯杞梱皆高林鶏鳩但卑栖河聲轉西向杲日無光輝所遇非生平長與親故辭青史不相貸後來知汝誰

度關山 一作征士吟

銜風鳴壁暗明月交河飛望路隨鴻影長征數馬蹄進聲驅日逐轉戰邁金微夢裊鄉關在河邊鬢髮非高樓

越石歔笳管劉疇吹異類同天性那能不淚垂

閒居見陸士衡百年歌悲焉生人之情畧盡于此援筆別賦一章仍云百年歌 壬午年作

人生一墮地百憂之所摵苦相身爲女在男義尤礩啼笑襁褓間苦樂難自申疾痛仰呴嫗體氣正玲瓏灑灑未得潔扶抱方就行荏苒一十時口齒財齠齡出學就外傅拱手對六經離彼乳哺意正洟顧復恩二十甫弱冠體貌初成人漸遠嬉戲事遂憐儔匹情譚辭撐都雅被服慕光榮感時動慨咤考古多悲辛三十名譽立對策揚天庭筮仕跨州郡出入鼎承明貤封及嚴君冠盖羅親賓燕歌和趙舞逸麗充房櫳吉凶遞倚伏得失恆

怦營綎足礙天綱吐言戒垣聽嗟此七尺軀遂爲禍福樱生年適半百無須論浮沉譬彼將槁木强半成枯根妻孥盡榮盛獨自多兢惕感詫日夕至舊境全紛更春功謝散送棣萼漸凋零蓼莪既廢閉風木徒悲吟居廬能幾何三載如流星仕宦還入朝故鄉但丘墳志士誇不朽達人笑長生及此盛壯日僶勉無留能漸衰六七十後進還公卿懸車就故里俯仰弔郊坰生男既抱子嫁女復長甥充鄽論姻婭戚醼夸坻溉車馬千金劍傳食皆兒孫耄期日耽痒臨鏡不欲親萬事隨輪燭端居念平生嬰年時入夢霑涕泗華裀火藥近簾牖攜尉無暫停奄辭在一日長逝別三辰歷爵建丹旐高堂流素

塵黃腸一已閉寧聞歌吹聲幽明本懸絕知復有鬼神春秋劇掣電宰木拱荒塋功名總銷鑠銘誄非其真力盡靈場閒後來仍鬪爭典文悉變易悵悵挪復云平生所著書刊取繇他人湮鬱重泉下苦心寧具陳亦復有貪賕老死于丘壑束縛山岡公何人詢姓名犇鹿來觸樹飛鳥爲哀鳴生存既儳偕魂魄還彷徨田疇數易主鋒趙來相侵但苦樵豎搰敢憎狐兔鄰庚王盛熏爍鬼伯岔崚巑仙丸不可遇史筆終書蠹玉衣匣裏敝石鏡雨中瑩金蠶及銀雁零落同灰釘東家笑啞啞西舍哭喤喤只此一骸骨後先相送迎前車既奔敗後轍仍相循悠悠閱生死擾擾同胆蟲感彼百年歌援筆撰此文

人生率爾爾大寢何時醒

蛺蝶行

春風吹曉晴蛺蝶何輕盈逍遙適芳樹自謂薄太清大鵬垂兩翼志已無南溟小大勿相笑天然皆物情

愛妾換馬 有序

樂府解題淮南王作朱人詩話指是鮑生以妾四絃換莘生紫叱撥按淮南王事不經見鮑生是唐開成時人二說太謬魏任城王曹彰見駿馬以愛姬換之馬名白鶻後獻于文帝是其事也梁簡文云眞成恨不已願得路傍兒用風俗通古諺云殺君馬者路傍兒也後之作者多爲愛妾怨詞

美人黄金屋壯士白玉鞲結交兩情好投寄貴心知風塵苦未滅婉孌忽生離喑嗚掊舊匣慷慨別中閨錦鞲雙継入玉貌隨行啼豈若須新惠靡無忘故悲功名會有盡恩愛貴無期不見西陵妾銅臺歌舞時

採桑曲

三月正春陽羅敷行采桑青雲頭上髻明月耳邊璫纖條嫌手弱曳地覺裙長使君莫借問羞學野鴛央

其二

陌頭秦氏女采桑家令妻獨行逢驄馬坐怨出中閨青驪他結伴黄鳥自雙飛多謝持金子踟躕空爾爲歸來屋梁月皎皎照容輝

神弦嬌女

三三騎白麋兩兩眾紺髮佩解漢陰珠波凌雒濱襪雲收無處所飾轉仍廻怨寄語帷中人茂陵冷香骨

當罏曲

上客騎白馬繫纓紫金韉盤妾獨當罏酉歡共明月歡心若流水明月易西沒不見茂陵秋已白文君髮

當對酒

掩袖褰羅幌令嬌出錦[illegible]小[illegible]堤向客縣腑自酉賓桃花紅頳面竹葉綠當房[illegible]持一杯酒并作蘭房春

三閣 [illegible]

[illegible]

三閣鬱相望春臺大道長馬嘶迷碧艸鶯倦度垂楊花從雲際落人在日邊藏空留一回首殿瓦拆鴛央

春閨曲

日照綺牕初拂衣對明鏡烏影階前過蜂聲鬢邊近夫君偶不在枕簟陳逾靜璃戶寂無人風琴響清聽

簫史曲

簫郎顏勝玉鳳女貌傾城多情本仙種一意得長生將人不得見風外聽簫聲

寄衣曲

美人理紈扇淚坐怨年芳明月草蟲出秋風花鳥藏揆篋取刀尺拂拭新流黄裁成欲寄遠尉就且留傷嘗疑歎氣息猶言金鈿香

閨人四時歌 四首

春曉室如烟春人花笑妍垂顏向青鏡剣掠雙雲鬟新粧正未已郎君未可前

熾輪抱天流熱雲濕紅綃別時南浦風不到閨淚處團扇正承恩寧論篋中故

露下百艸變凉風日颼颼心虛易感夢骨弱不禁秋門外莎雞泣良人天際頭

夜靜礎杵愁帶綬緜袜緊霜畦弄餘花鴛央悵波冷起看河鼓斜下帷愁漏永

月節歌 四月

江天四月時草香燕入閨蒴洞蟻成蛹花宮蜂誨見鏡
臺羅扇影琴幌輭風吹纖腰衣更減柔情那自知

踏歌詞

花月豔春宵氍毹展畫橋同聲齊入拍一氣度雙簫下
蔡應迷笑上宮誰敢要何人拾玉燕遺挂在長條

蘇小小歌

艸綠西泠路千秋蘇小家緣山破砖在結帶剪煙花青
驄誰氏馬油壁後來車流李不記度空使怨咨嗟

江上曲

江臯紫燕飛楚女試春衣社日停針線妝臺罷錦機落
花回巧步顧影惜斜暉年少徒相憶高歌緩緩歸

小垂手

變極翻生妒嬌多轉作顰對君小垂手流目盼旁人

三婦豔 有序

三婦豔古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是對舅姑之稱丈
人者尊章也大曲有豔有趨有亂豔在曲前以小調
引之非容豔也六朝文士誤以爲羣耦

大婦總田廬中婦製衣糯小婦新入門羹臛試中厨尊
章且安坐良辰未遑徂

小折楊柳

長亭離別路楊柳無低枝風條不就手飛絮更縈思丈
夫志萬里賤妾守空閨君行采桑野何地乏蛾眉

節婦吟 一作青鏡怨

青鏡留古香盟辭繡帶裝朧朧一輪滿皎潔九秋光妾
貌丹青誤君恩白髮長秖應秉明燭夜夜表蘭房

古意

斜坐雕象床雙玩玉鏡臺手披白紈扇笑破桃花顋昨
日一花開今日一花落男兒疆場志留戀翻成惡疆場
易別心自悲如何不比初嫁時

素手金剪刀裁縫綺牕前燈熒鏡邊落流星粲青天青
天長照妾流星易明滅願持光耀照妾心明月不嫌井
水淺

西洲曲 昌云時多應募從軍而作也

西洲西去足風波欲采蘋香鴻雁多鴻飛避網羅君今
行負戈思君淚眼若秋水蒲茸飈處鴛央飛

雒陽女兒歌

眠蛾眷粉嬌盈盈畫工苦心描不成漢宮阿嬌住金屋
雒陽一人名玉清青樓綺閣慣含笑陌艸汀花春總照
拾來金彈潛自藏墮公玉釵恆不要紫騮嘶公白馬來
羅襲拂處飛胜埃夢中指郗郿郡道望斷梁王百尺臺

陶日要字順俗誤

襄陽女

言語不同有重譯江湖不逼用舟楫郎心反復雨絕天
落花墮淚春風前

廉絢帶斷續以繩青楊脫絮水作萍大堤女兒襄陽客誰能相思便凌絶

游俠

但識報恩重不知行路難相逢五陵下笑借寶刀看

長相思

臨粧拭斷淚淚落斷不絶分明鏡光裏花露滴明月游絲網春路倏鳥調嬰舌此際君不歸何情豔陽節白髮君定生邊風太艸艸彷彿夢見君容顏久時好鬪山鬱濛濛雲雨白泉泉君有萬里行妾有萬里道迎君萬里夢聲妾今夕粧金蟲細落盡魚目耿相望還須妾夢往展轉就容光冥冥倩女魂欲下珊瑚床

紅顏看欲換白髮總難期一滴兩滴淚千里萬里思妾淚有時盡妾心無盡時

秋夜長

秋夜長歌未央美人更衣上高閣粧鏡臺前七星落

婕好怨

初入增成舍後來長信宮黃金何用賜紈扇已秋風新蛾看成故前魚泣未終誰是君情薄自有鍾情儂

春情曲

吳閶二三月草綠花正榮蛾眉隔人看岐路逐香行妖童拾寶珥侍女整羅巾乍見知難避遥來疑若迎江南歌調苦塞北羽聲横持謝繁華子嬋娟空夜情

歸來曲

對鏡整羅巾停燈待遠人暫時還獨笑不厭影隨身明心傳素粉表志點朱脣相逢仍默默寧知妾苦辛

秋風曲

燕梧驚秋風一葉階下落離閣結心腸俠士苦鉄諾刀凝鴈霄冷燈炊螂鬢薄頭步即相思如何久離索（晋云虛梧多未解蓋梧理多虛也）

惡夜來

名園花樹光逢春爭幾芳聽歌感微歎密誓待幽房綪結鴛央佩瞑上珊瑚床玉趾金薄履素腰鞶帶纏身餘漢帝藥舌援買娘香蓮華添水注賺妾漏聲長（添一作減）

夜夜曲

瑣筵寶炬銷吳女騁春嬌酒豔凝紅纈弦聲撥綠幺沈吟看襪佩急舞墜金翹高樓有愁妾月落拭紅綃

夜來樂

姮娥一片鏡分彩入羅帷枕繡雙文鳥釵瑚連理枝仙膠名邺愼媚藥帶金龜明珠不用照賤妾有光輝

雜陽陌

鈿車飾七香繡幰拂長楊楚國東鄰宋瑯琊大道王浮游憐渭水遺夢繞高唐歲歲春陽色悲風怨北邙

道傍見

學梳同心髻偸[illegible]南有絲纏[illegible]宛轉嫌日斜

紅羅裹織笏玉踵蹝氈錢花遶一回顧嫋娜郎馬前儼挂白玉釵郎髮黃金鞭各自立斯須誰能不見憐

長門喜 有序

漢武幼爲膠東王時大長公主女聘爲后驕寵十餘年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廢居長門宮悲思愁悶後入于楚調曲中作長門怨一說后聞司馬相如工文章奉黃金百斤請爲賦帝讀而傷之復得親幸因翻前調爲長門喜

君王恩自盛賤妾寵難居肯依膠東愛包容不肖軀春風吹內殿艸露粲庭除多謝臨邛客長門擁玉車

奈何妾薄命 有序

雜曲妾薄命未著緣起解題曰曹植云日月既逝西藏蓋恨宴私之不久梁簡文帝云名都多麗質傷良人不返王嬙遠聘盧姬遲嫁也按前漢外戚傳孝成許皇后自爲妃至卽位常寵于上後宮希得進見王太后及諸舅憂上無繼嗣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陳奏咎在後宮上然其言詔大長秋減省椒房掖庭用度后上書自理云奈何妾薄命此樂府所繇來也後人擬作者皆不及本事而李百藥云團扇秋風起以爲班倢伃杜審言艸綠長門閉李白漢帝重阿嬌以爲武帝陳皇后皆誤也據漢書后失寵繇王鳳不佑許氏是時趙飛燕爲倢伃數譖后及班倢伃而向永等所陳災變如流星貫紫宮白气出營室北宮非溢女童入殿鼠巢樹上野雀變羽實趙氏之咎帝溺愛趙疏后甚踰越制度爲辭及廢處昭臺還徙長定卒以遺賂姊嬺賜藥死悲夫觀后所上書恃寵驕嬌童心而已矣惡有侈哉厥後趙昭儀居昭陽舍彤庭朱殿金塗玉階明珠翠羽以爲飾踰越制度爲何如而后竟不得如班倢伃老奉長信其流怨樂府宜哉

擬奈何妾薄命二章補樂府之軼

金塗昭陽舍艸滿長定宮君心一以易妾貌若爲容恃恩嬌自理飄愛寵難同興災不自外禍水本從中奈何妾薄命流怨復何窮

飛燕入宮時貴主臨車送當年衛子夫富貴平陽共薄命有長門昭臺同永巷春歌逐新歡秋衾理前夢相見難索言文陳復何用 許后疏云不可勝以文陳俟自見索言之 誰謂掌中輕寵被南山重

李夫人 有序

武帝葬李夫人以后禮霍光追尊皇后禮之失也

李夫人出北方知音善舞爲樂方衛娘髩髮亦已薄神君帳閉風蕭索甘泉圖畫宛如生樂府絃歌爲誰作補天扶日霍將軍椒房上謚聞不聞金莖露濕茂陵樹秋雁空飛汾水雲

團扇郎 二首

團扇復團扇晃晃明月光動搖微風發體作蘭蕙香
團扇含秋風冷落在篋底如此有情人安能寂寞久

蕩子婦

東舍王昌宅西鄰宋玉家短牆通舞蝶高柳共棲鴉怯
裏窺青瑣粧成出絳紗誤彈紅粉淚正中綠楊花

少年子

珠箔誰家子語笑銜春風高屏晝長掩未許外人逢投
壺今郭舍人妒豔古秦宮近得君王寵金鞭控玉驄

江南意 三首

桂櫂三山下烟波一面寬粧成大叔手唱徹小長干荷
葉學裁扇淩花做作冠多情空懊儂柳外側金鞍 學音文

羅綺照風光春游總斷腸江南何處憶一曲謝秋娘
莫信開皇史流傳誤大家君王聞戰鼓不唱後庭花

離別行

桃李笑春風枝枝照綺櫳可憐櫳下妾摩熱手中銅愁
邊望關塞覺後覓羅帶嘗覓魂夢歸見子幽閨態少小
戍龍沙揮鞭策玉騧中季出三輔十夜九還家

白紵舞辭 四首

良辰二八穆將愉冶容奇服臨玉除楊袍綏節調笙竽
倒景若月畱桑榆褫裳絕纓巾拂舒停歌促坐心相於
溺情綽態樂獨姝
白日晼晼奄西馳庭鐙鎔匿續舒光修眉約態經洞房

雕屏鈿匣隱象床陳裯待君圖枕張清簫欲逝斷人腸
轉盼畱精安忍忘
抗槃龍舞白苧歌齊舉兩手揚素羅含情一笑白玉瑳
錦筵上客朱顏酡黃姑織倦投錦梭東方明星奈若何
闌膏刻炬雞舌香燄金舞羅龍鳳皇低回欲進步秋蹌
翳袖色授目流光懽娛易失時不償恩淺愛結中感傷
冬日何短夜何長南山鋼盡奉君王

烏栖曲

銀河沒水光照底城夜半栖烏起門前疑有車馬來
起視月出空徘徊
關城月上行人絕城頭犬吠城頭月城頭月照千萬山

征夫此去何當還
玉壺漏點聲相續獨下雲屏掩燈燭羅帷輕颭非春風
倉琅銀蒜聲隨儂
青溪小姑會稽女夜唱烏栖作吳語霜繁月落不相憐
金簪玉盌空竚延

楊白花

梁王城頭鼓聲住魏女踏歌天未曙春情不逐舞腰迴
游魂化作浮萍去

湘中弦

湘雲迷迷湘水怨蕭蕭苦竹森森雨千年帝魄化不歸
杜宇愁紅滿江樹

龍舟鳳船曲

龍舟鳳艒出河堤黃頭殿腳歌正齊瓊花春晚悲玉樹
楊柳日暮上金梯枝邊欲攀不忍折曲裏翻調復情悲
揚州烟花不言好邪更下詔幸遼西

兩頭纖纖

兩頭纖纖哉生月半白半黑旁死魄腷腷膊膊東裝客
磊磊落落出門別
兩頭纖纖俠少簪半白半黑戶外砧腷腷膊膊怨女琴
磊磊落落男兒心

崔侍郎曲 樂府題無出 太平廣記

粉頸孅細是頊垂腰肢嬝娜是春衣朱脣的皪是臙脂

嬌音宛轉是羅帷
一長一短刀下錦一綷一緩琴頭軫一寒一暖庭前井
一雙一單壁上影 談云體出 王建古謠

江南弄八曲

鳳笙

鸞楹狨席春雪霏天寒炭重灰不飛試聲流咽金鶯歸
金鶯歸火鳳起綵仙帬持后履

龍笛

昆溪嶰谷聲正孫虗訶兒物羌兒吹翻作關山漢女悲
漢女悲羌兒喜望行人隴頭水

箜篌

新音飆灑出邯鄲合情拂素讚復難何能卻此季少翰
年少翰春陽調百琲嬌千金笑

秦箏

泗濱文梓嶧陽桐玉須新邀來帳中寄聲流歎散輕宮
散輕宮腦纖幕鹿爪除鴆頭脫

游女

花紅水綠風光和蘭閨雖少桑陌多長洲茂苑慢經過
慢經過緩相送塞北情江南弄

采蓮

帶河扇月白霓裳霧鬟星髻闢仙粧揚袿卷袖長風香
長風香曲水渡采蓮歌入雲公

陽春

雕軒洞戶白日明搖瑲汎瑟總春聲出入逢迎醉復醒
醉復醒漸還屬歡若何憾難續

朝雲

玉容彷彿庭景微嫈歌隱約梁塵飛嬋嫣絶豔當何依
當何依留歡住華山譏巫陽路

車遙遙

車遙遙馬駸駸秋聲殷地誰車音車音起黃塵蔽車輪
象君車音霹靂琴車輪不在遠向妾腸中尋

烏夜啼 二首

庭前桃子烏日暮就巢宿夜半風吹樹飛鳴上屋角

高樓多怨婦窮巷多啼烏人家事蠶作月落起相呼

估客辭 二首

願郎到頭還祝郎篙櫓折日暮倚門望袖手金環熱

篙櫓已端正明晨渡黃河已食著蕷子寧復畏風波

子夜歌 二十首

玉樓初上月金管雜笙簧聞郎妙意曲持底送新謳

與郎刻歡期郎言期尚早鷄旦三更啼來㾓詎能曉

郎是故敎郎無故相然我孤花發空林如今果遲墮

兩蠶作一繭一蛹一是蜫鏤中挑雙絲纏綿從此起 胸云蛹是雌蜫是雄名同功繭爾雅音濵顏氏家訓云字譜本古䲧字今用吳音讀晡胡委切

與子期何所含笑兩不言沙洲采芳薺莫道儂無圓

綵線結同心重重與定情今宵屏幌後羅帳有雙聲

褫裳不解袒宛轉坐郎懷兩頰色如火非是鞢觴來

清明三月頭蠶蚪亂如蟊萬縷復千絲是儂懷中出

打槳石城西送帆桃葉渡楸枰掛床頭歡子留不住

歡就他儂嬉儂來倚橫門不信橫門上看儂爪掐痕

憐歡太多情料歡遽如許十月桑葉黃誰能更采汝

儂命郎所司遣儂獨轆軻涉河無杠梁郎心作底過

手持金錯刀兩襠爲郎造却月當胷前同心要郎抱

帶鉤七寶翠繡沓雙兩當要郎緊裝束出入作輝光

朱鳥雙行纏加交玉郎臂歡情作底急不爲儂情計

相催具脂粉邀過妒女津三尋作方相笑汝大儍人

儂情比歡情兩情休懊惱小雨濕蓮花天晴轉顛倒

郎是丈夫行定知書中意儂是女兒輩不解門外事

感郎贈儂詩儂自未曾學荷郎千金意緊在裙帶著

歌謡數百種莫歌子夜吟一歌壞人耳再歌壞人心

懊儂歌 有序 六首

清商懊儂歌舊云綠珠作絲布澀難縫一曲耳少帝

制三十六曲齊高帝改爲中朝曲無名氏更制二十

四曲梁武帝改爲相思曲皆云起隆安中民謡按此

說非是懊儂懊憹本二曲懊儂始綠珠元康時有之

懊憹始隆安民謡曰春草可攬結女兒可攬擷後桓

玄逆黨子女悉入軍賞頗及無辜是其辭也而無名

氏二十四曲宋少帝三十六曲及後人所擬皆綠綠

珠吳人謂我爲儂 奴冬切 謂惱爲憹 奴刨切 原起既非音

義亦異因擬懊憹歌六解以別懊儂曲

懊憹復懊憹結伴東郊道玉釵裊芳甤羅裳亂青草

懊憹爾何爲掩抑聲斷續逋髮垂兩肩黃昏更粧束

高樓百餘尺儂住作梳粧本自不相識誰教儂見郎

東西門前路躡踶曾相識草今馬腹齊不見躡踶跡

河中雙鴛鳥飛鳴自相將安得乘波去公儂隨還故鄉

淮南女兒子十五上頭嬌青草何時歇紅顏爲淚消

桃葉歌

隔渡迷花月橫江滿舳艫廣陵旂鼓動已到任蠻奴 昌按

陳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詞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檝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後隋晉王廣伐陳置將桃葉山下及韓擒虎渡江大將任蠻奴至新亭以導北軍是其事也此詞葢亦有所感

歡聞變歌 五首

可憐合歡蓮同根復同蔕憐渠亦何好分明兩心在

伯鶴既東公燕子復西飛鵶鳩語鶉鴿同地不同栖

渠河七八月潦水流湯湯雨從天上落下地更頹唐

歲月感人情紅顏難獨守蜻蜊堂上吟道歡汝聞否

期歡不負情作歡閨中婦金針銳兩頭何處著儂手

江陵女歌

男兒好行旅骨肉不在旁婦人重恩情無論在他鄉

采蓮

郎采泥中藕妾采波上花虛花易零落得藕不如他

雜怨

妾有傷心根揚蛾轉語君莫能結連理不在織同文

黃督

窈窕狹斜路婀娜桃李津春風雙淚落知是異鄉人

自君之出矣

白君之出矣獨坐掩羅巾思君若秋藕不肯淚輕春

斂眉就明鏡含笑著羅衣爲得行人信今朝白馬歸

豔歌 正曲前聲爲豔

曉起綠總髻百昌吐香風鏡中楊柳色復照青樽中

慕容 詠云北魏樂府鮮卑五言音韻可解者六曲此其一也

身是慕容女不解漢家裝生憎漢地女白奪慕容郎

人言慕容苦慕容洵自樂漢兒纏新絲宛轉當胷著

鈒金勒馬首玉桙盛醽漿漢兒無虎落何不取牛羊

牛羊持祭天吹篴擊鐃鼓願得金繒多不逢漢家女

吹篴擊鐃鼓牛羊持祭天不逢漢家女願得漢兒憐

紫騮馬歌

馬鬣帶涑洛狐兔挂幾箇歸來就版屋東方明星墮

雞鳴與狗吠事事兄嫂知鶖腳未及熟持底來問誰

男兒縱游獵壯女縫裳衣心腸兩歷落日月交光輝

蒿里歌

白日非鬼燈不照重泉下但照世間人纍纍即長夜

反靈露歌

萬物迭有化老死何悲傷託體同丘山永與日月光雲

椵作幃葢高滾爲戶堂蟲爲奏竽笙雨露酌醴漿魍魎

充我環仙靈爲我賓飢渴不復慮寒暑不見侵秦漢知

何時理亂亦弗聞虛無本元化逍遥儕太清盤固無終

處誰復營丘陵嬴皇老尿鬼火入驪山墳聖賢會不免

天地終渾沌歷歷世上人哀哉徙苦辛 河間府青縣南七里有盤古墓俗傳也

襄陽曲

昔聞襄陽樂今見襄陽苦高橋鐵鹿子襄陽在何許

莫唱襄陽曲休歌估客行銅鞮無限曲俱作斷腸聲

持檝篇

玉腕持金檝新粧倚絳仙鳳舸他自御錦纜妾偏牽紅顏雖絕代薄命復誰憐

娬媚娘羽調

臺前金鏡如水帬邊繡帶從風嬌鸞對舞朱戶延燕雙飛紫宮不道新粧帳下秪謂初來景中鸚鵡合歡書合巧藥同心夜同九醞莫辭傾倒兩太頃刻西東

采桑渡

小姑捋桑葉大嫂攀桑枝郎無金錢使挪得女娘絲郎來騎白馬徘徊桑樹下知郎販新絲顛倒問儂價

古謠今歌一作企喻歌

鵓鴣樹上啼意在麻子地女兒當門立故作不解事阿媼利阿女玉帛不曾安江楊風土薄更自笑邯鄲騎牛買掃帚苦自不言醜阿女無心腸未嫁只生口

來夢兒煬帝宮人

車子朝來出車行妾態搖夜來私彷彿助得許多嬌

花成子與月成弦皆陸龜蒙題

一夜催花雨春風儘放驕曉來看豆莢結子在纖腰

月成弦

攬鏡回身抱長肩背面羞莫將團扇比暗處最綢繆

餅師婦事見列女傳

君恩豈不重妾意轉增悲淚滴無人處傷心為餅師

調笑辭陶云菩薩蠻之類此變調也

為養呼名鴨辛勤肯飼貍朝朝來處望芳草漸成谿

潛別離

妾是初嫁娘兩心無定準背地泣盧郎回頭罵花影酧君紫玉玫還君白玉釵空留連理帶莫夢合歡鞵樹頭花楚楚薄命怨春風紛紛逐溝水幾片到簾櫳

男兒可憐蟲郎企喻歌

男兒可憐蟲何用懷奴愛禿花載齳齹美女居上頭饞猾愛脂粉貂奴喜刀子男兒可憐蟲亦復貪愛奴陶云饞猾雌者愛脂粉商賈以投樹下則免蛇虎之患貂奴似人形而小喜弄刀子投刀子穴口則夜出貂皮男兒可憐蟲戰死無人收頭毛盡脫落吹揚百艸頭

頭毛脫落盡吹揚百艸頭溪山壑谷口知他誰髑髏

明君詞有序

予幼有王明妃樂府壯其有忠義之情讀李白昭君拂玉鞍白居易漢使卻回憑寄語二詞又未嘗不歎傷也體事緣情復有斯作

君恩聯望斷冷落漢宮春自爲胡地妾翻得號和親紅顏天上落呼韓笑解兵雖爲胡地妾不負漢宮人

幽州歌

旃檣五色帳四角懸金爐留犂夜行酪大雪滿幽州飲馬到邊城單于夜犒兵搶臺擁美女四面漢歌聲

浮游花楊州俗多遠嫁

逐郎千里道置妾九重樓春山隔歸夢那得到楊州

怨詩

攏髩籠䆫坐寒燈結夜愁揆眉向明鏡頻喚不回頭普云清商曲三伏熱如火與郎籠䆫坐仰攏也

古離別

灞陵西去路楊柳正依依離情最無賴春色道傷枝

離別詞

怨須別處有情到別時恒持此生平淚雙雙落畫輪

解語花

月出道髮來遯明掉舟去相遇無一言戲與小姑語
兩船相近時橈聲漸低緩今是南風來吹船欲回轉

歡將樂共來即三洲歌

長相思歡將樂帆從𨙻江口隨風轉吹却人得三山作
平地直至歡儂不相憶

那呵灘

那呵在何許那呵在江陵擔筒送遠客持用餉長林㲘
㲘銅鏡子油壁九枝燈

雙行纏

朱絲腕繩裙所見雙纏獨我私可憐長帽拂地掩精妙
寧知足跗如春妍古辭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陶云古辭註脚

入闕

身經大小戰頭白返臨洮無人共患難獨有孟勞刀

五更轉

樂府不詳緣起一說本楚雞鳴曲按史記項王軍垓下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漢已掠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因擬補之與相和歌中雞鳴異

一更雞誤鳴誰舉九江兵漢王已掠地四面楚歌聲
二更雞又鳴垓下已連營驚心騅水上回首固陵城
三更雞依鳴萬騎靜無聲悲歌聞愁帳戍卒盡含情
四更雞正鳴楚蟲罷分爭英雄血相視壯士詎能平
五更雞亂鳴旭日又東生何當征戰息解甲事春耕

白茅堂集卷之三終

白茅堂集卷之四目次

有所思　芳樹

銅雀妓

擬唐體[illegible]盟二十首

垂柳覆金堤　蘼蕪葉復齊

水溢芙蓉沼　花飛桃李蹊

采桑秦氏女　織錦竇家妻

關山別蕩子　風月守空閨

恆斂千金笑　長垂雙玉啼

蟠龍隨鏡隱　綵鳳逐帷低

驚魂同夜雀　倦寢聽鳴雞

暗牖懸蛛網　空梁落燕泥

前年過代北　今歲往遼西

一去無還意　那能惜馬蹄

擬唐七言絕句樂府二十二首

塞上四時曲四首

塞上賜衣曲五首　少年行四首

怨詞　宮怨四時歌

四時行樂歌四首

雜言十首

小言　大言

雜言　易言

危語　安語

遲語　疾語

了語　不了語

白茅堂集卷之四目次終

白茅堂集卷之四

古今樂府雜體

空城雀

翡翡雀飛啅官粥官吏樸竿雙褒拳今年蝗蝻少禾黍長吏窮征到機杼城中少年爭掘鼠黃雀未可久延佇城中鼠盡將及汝

烏夜啼

祆風怪雨天未明雄烏驚雌屋上爭寡婦抱兒起夜立床頭落巢縱復橫延秋門高啼不絕復悼作城口流血烏乎何不往駕天河梁忍使天孫夜夜相悲望（西陽雜俎貞元中田弘精境內群烏銜木為城高二三尺方十餘里焚之信宿如故烏目皆流血）

東飛伯勞歌

東飛伯勞西飛燕油壁青驄兩相見誰家女兒三五餘輕軀細步蹙雁裾栖栖愁花瘦差難似燕嫵嫵啼妒不如一心兩豔憾莫值可憐相值不相識

惜餘春（溫庭筠有惜春詞李白有惜餘春賦）

陽春鎮百日花飛無半何感此春物暮況對青春人春風從東來匆匆拂芳草開花復落花飄揚亦何早西家小女花不如嬌花吹絮頭嬾梳看汝會識春風苦明年花開將嫁汝

野田黃雀行

野田嘖嘖唧水流中有黃雀鳴唧啾麥苦未肥尾減肉三春不暇哺爾雛趁逐耕牛拾蟲蟻農夫踏犁驅不起翩翩嘖嘖似相邀飛過前村菜花裏農父結網蒙羅閒羣兒挾彈復黏竿千頭撲撲艸間斃一枰百箇充朝餐命微物小不自憐紛紛飲啄無儔匹君不見回欄繡檻雙鴛鴦芳艸春塘不教出

盧女曲（漢陰叔之妹一云將軍陰升妹七歲入漢宮善彈雉朝飛後入魏武宮明帝末出為尹更生妻僅得此聲在灝有盧女曲又有盧姬篇）

魏王宮人盧家女能彈七絃善歌舞自經天上歎怨多不堪今作民間姥手中七絃同一桐一絃一絃聲不同高張促柱因調起百歲誰係紅顏紅

雞鳴曲

鼓聲鈂鈂燭爛爛江邊樹頭烏鳴喚征人苦憶別離時征婦心腸摧夜半足翻漢回天欲明雄雞呴呴（音發）遠近聲玉虬泣漏催銀箭淚盡漁陽夢不成

後庭怨

少小處深閨倚顏自驕貴一朝來後庭何圖作宮婢宮中美女多如林三千粉黛三千心雙蛾爭特如花貌列屋非無買畫金古來得寵隨轉燭豈獨班姬泣金屋塢勢敗鄴城雄武安榮時魏其辱酬春三月天氣晴門長巷永無人行羊車遠引鳳簫迷翠輦過今黃鸝鳴年年望幸不得幸水碧紗窗拭明鏡漢廷更有老馮郎白首隨人奉朝請

織婦詞

樹頭促織聲樹下機杼鳴誰家少婦弄機杼鳴聲袨夜達五更促織復促織織愁兼織力自從嫁夫壻織作不曾息一夕復一朝人生幾朝夕嫁夫不嫁機挑絲向機泣君不見身上衣因卿機上絲前時皎潔今忽緇織絲織色莫織素織素玄黃易改故

漁父詞

家住太湖口門對太湖水待得西風起捕魚東湖裏游莫趨上流流多水源竭食莫趨下風下風水昏漏凡魚貪餌更無猜掉尾揵鬐結陣來中有鯉魚最神怪騰波撇浪起風雷

農父詞

江雲迷迷雨漫漫田父披簑如立鶴妻兒隔壠下饁遲田中老病已苦飢努力輸與公家猶甘心却被豺狼噬君不見秦家二帝失鹿時可憐陳勝與小兒陶云此詩作于甲申江北上流官軍多叛結砦土劫奪處議者後蠲賦末語可謂危言矣

樵父詞

種瓜東門郭種秫南山田閒時更結束負斧陟層巔猨猱固已狎虎窟仍經穿左顧嫓儔侶貧家及早旋斗酒茅簷下懽謔情依然暮雲若平楚新月如腰鐮風林自拂拂烟艸日芊芊蕭艾慎取舍勿謂吾無權

牧童詞

山深草長溪水清牽牛出牧隴坂平東郊戎馬自成羣馬蹄蹋處牛不行牛頭無稅身無名牛頭稅見金史眼前不見吏與兵情知山中有猛虎吾牛多力不畏汝

啄木詞

啄木啄木雨暘失時木多蠹蠹能啄蠹全我木秋果入篚銀兩粟蠹逃飾目定汝知慎勿蓄蠹恩自肥啄木啄木慎勿凝主人一怒爭有鶵練石林云譏廷按御史而作也

登高山而望遠海擬李白

登高山而望遠海海水直太萬里長三山九疑竟安在帝子逝兮白雲間鯨鯢奮兮濤連山悅惚兮凝睇天潜潛兮圉圉之眾之魚不可以為駕琴高之侶烏能攀童

男五百如草菅鴻波蕩颾兮太無旋翔陽倒溺扶桑顛明月皎挂金樞殘玄冥鼓躍水夷怒髯觜衛鍛羽蛟龍鬱蟠公無渡河兮河尚不可渡況漫漫兮汗汗下無地兮高無天秦皇漢武久不作丁令蘇耽徙往還望遠海登高山悲欲來兮何時彈

擬義山燕臺體四首

顛風悠揚吹廣陌紫粉染黃上蜂領蜜房細碎奉君王後庭只尺千山隔婀娜朱旛星月孱金鈴不動風箏愁酉取嫣紅九十日爲君日日歌吳謳鈿粧拋粟珊瑚冷破睡濃香帶斜領千里浴江白日飛砂堂玳瑁空烘影

右春

非日湛光寒不死流蘇掠過青鸞尾琁璣夜轉鮮漢回
屋角開冰火龍炊芳塘水滿嬌芙蓉男錢雛鳳搖琤琮
碧文方空鎖香霧十二畫屏春夢中雲魂雨魄歸未得
潛遣姮娥換顏色　右夏

禱紅狠翁鴛央落雕梁燕老無言語江南玉樹歌不聞
煙娥化作離宮土官街鼕鼓聲攢嘈搖光曳地青天高
秣陵餚豆夢中拾零落幾雙金翠翹朱繩雪腕玫瑰柱
我作楚歌君楚舞　右秋

邏迤桿機鵾雞絃柰黄帶暖沈香烟氍毹舞體翩翻
銀沙碎碎墜江天麗娘串斷真珠顆幾行的皪筵前墮
銅龍炙暖錦納團輕寒不入誰能排雲樓午夜敲頗黎

天孫玉馬空中嘶金鸞火鳳參差吹　右冬

苦寒曲

沈香無烟博山裂珊瑚啼寒鼠淚檵錦窠八繭不成眠
冰入銅壺漏聲絕山中桂樹無蕤香地老天荒苦寒節
梅花欲白不忍白一夜濃霜白如雪

擬長吉天上謠

白雀白雀汝胡利啄飛玄穹塞閶闔彼何一老翁倒騎
雙玉龍對翁悲張翁喜白雀上天玉龍炊金翅擘海取
龍千海水橫飛六千里老龍銜哀仰訴雲願挽大河添
海水

擬龍池柳色聽流鶯歌　十四戊州試作

龍池柳梢斗地長連城綠縟飛香雪宮中美女鬭繁華
不道春風日將歇憶昔日吉臨高堂御中裛粉侍君傍
君王勤政披香殿三春長閉空春花生憐輕燕可千回
更信流鶯堪百囀百囀千回上苑東丹粉未勻啼楚紅
春來秋去聲如一萬戶千門聽不同聽聲不同那可道
玉階寂歷生春艸君王李白輕蛾眉吏許何人憐窈窕
陶六李白傳從宏春苑題玄宗那護葉白故言輕蛾眉也

寶劍篇　府試作十五歲

寶劍千金裝胡爲墮此游俠場雙鐶銘鏤明月光龜文
鏝理姚陰陽犛雄競識王者祥礪具挂腰謁紫皇南定
彌猺西羌光神物變化誠無方唐室勒功高杜房漢家

貴介連金張楞蒲公子年少郎貂褕繡領邯鄲倡紫騣
叱撥窈窕娘解鞍換妾鞲楚坊絲纏銀罌汲蘭漿擊鮮
封腴鉛刀藏開鞘拂穎屠牛羊美人斷手行玉盤將軍
大帶闊髀寬蒼兒小刀斜插幹朱亍輕戟排門闌一朝
萬馬入縣突巺鉛越冶齊摧㦸君不見湛盧沒巺入楚
城又不見莫邪脫佩歸延津精神不爲鄙人用終當飛
去淩青冥我有一物金鐵英十年獲與君子并長跽欲
獻大王靈指揮四海瘡痍平

秦吉了　布序○昌撥題曲白居易

長寧軍人養此鳥蠻入欲買之其主告鳥貧苦將賣
爾秦吉了言我漢禽不願入蠻地驚叫而死見邵伯

温聞見錄

秦吉了能言不能離飛鳥巴山栫閣高連天四月連窠
青樹杪巴人愛汝言語奇長繩百尺掩致之修翎翦出
青樣褳肉冠蒼得黃蕨莪萬錢索價不肯賣口中需糧
身上衣吉了聞言向人語我雖微禽生漢土主饑我餓
死不辭不忍違鄕事他主杜鵑啼不南鷓鴣飛不北惟
有鴻雁逐炎涼春去秋來留不得留不得可奈何隴西
鸚武休僥舌萬里隨人在網羅

共命鳥 新題有序

雪山有鳥一身二頭一頭名迦婁荼一頭名憂波迦
樓荼其憂波迦樓荼一時瞑寐風落摩頭迦樹花香

頭默食寐頭隨寤欬出香味怨彼獨食候寤頭寐潛
吞毒花要令彼死不悟共命迦婁荼寤嘔噦毒氣悶
言其荼于是迦婁荼呻吟說偈與憂波迦樓荼一時
俱斃

共命鳥一身兩心不自係兩心雖異命則同毒彼自毒
命亦終君不見古來結交張與陳賤時刎頸貴卽嗔可
憐肝膽尚秦越何况與子非一身又不見伍員宰嚭同
出吳國亡與亡存與存嫉賢妒貪所死不痛越兵巳入吳
東門

月中兔 新題有序

彌勒爲仙人大水七日不得食兔王捨身彌勒不食
取挂月中一云帝釋

天帝未得道修行常苦飢兎王行過之搩蒴斂四蹄擧
言謂天帝大仙汝艮苦我雖墮毛蟲捐軀足供汝捐軀
足供汝自擲爐爐中天帝不肯食挂在明月宮挂在明
月宮年年飼天狗我思兎王德於帝亦云厚天荒地老
終無情月中臉兎千萬春君不見伍胥抉目裹鴟革子
綏刲股焚其身

首陽鸚 新題有序

萬曆中汴梁酒家有鸚母能隨事爲歌詩一大吏購
以娛子鸚母不語不食數日忽歌曰我本店家鳥不
知衙內尊最是傷心懷舊主難將巧語博新恩大吏

異之籠歸酒家引吭一鳴而絶人稱首陽鸚鵡子友
汝陽余嵩少言之後見列朝詩集閏編亦載其事

大梁酒家養鸚母架繫金繩學言語學成言語解歌詩
却被官衙一朝取熏香紈袴好兒郎倒持玉麈拊象床
再三調弄不發口只言舊主恩難忘莫怪禽言能韻語
鸚母能詩遠如許合是神靈變化之所爲豈不聞禎明
禽元嘉狗（叶勾五切。陳禎明末有一足鳥以觜畫地曰獨足上高臺春草變成灰晉元嘉中有兒弟爭訟其狗覩兒弟搖頭而歌曰道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尚自可明年當奈何世傳公冶長管輅釋禽言皆韻語左慈入羊羣人立而言曰遽如許）

興寧鳩 新題有序

廣東總志萬曆甲申惠州府興寧縣有雙鳩巢于孟

郊墓側雄爲虞人所獲其雌宛頸獨宿忽有他雄銜入其巢雌徉翼高飛直下撞地而死

典寧鳩啼穀穀巢在詩人孟郊墓荔枝榕葉長陰陰晴不呼來雨不去一朝虞羅雌失雄宛頸獨宿悲淒風類中亦有惡年少騁奸恃力來相從豈知微禽有貞淑碎首捐生義難辱君不見當年孫秀太豪橫石家美人墮金谷

崇明鳥 新題有序

乙酉秋避地太湖上人置酒坐有崇明縣客言辛巳春有大鳥五色止沙上衆禽從之燕雉黃雀尤多凡一日衆禽解散大鳥飛去不知所之處士金逝作非鳳歌予易之曰崇明鳥

衆鳥從鳳凰鳳凰亦如君臣禮褵褷何處來望我海門止初從亦何義中叛亦何詭或者鳥王出禮亦若天子諸侯雖送迎不過五百里不然先救去銜木塡瀰水莫借吳宮燕莫逐原田雉更莫近空倉罔羅從此起

弔鳥山 新題有序

漢武元封二年司馬相如建節入西南夷拜驩葉榆君長然請內附帝使唐蒙開葉榆國爲益州郡有葉榆縣葉榆河水出焉西北弔鳥山每歲七八月晦望衆鳥千百哀鳴啁啾六七日乃已土人夜然火搶取有不食無嗉似特哀者則弗取矣相傳鳳死于上羣鳥歲必一弔也一說蒙氏細奴邏建國時有鳳集此而死衆鳥歲會故名鳥弔亦曰弔鳳一曰鳳羽焉

葉榆河弔鳥山年年秋風七八月羣鳥千百翔其間哀鳴啁哳不忍聽行人入耳潸朱顏鳥王死久臣節在似守典故不敢干中有異鳥特額頎翁胡瘦細如艸菅巢榆河在何處漢武初開益州部遞來鳥弔更有無小禽感動非無故紫燕泥投長陵杜鵑血墮桄榔樹葉榆河弔鳥山山頭寂寞衆鳥散河聲萬古悲潺湲 呂按漢丁太后陵旣被伐有燕數千銜土投塡其穿中水經注亦謂之長陵陵

鳶福鶻 新題有序

栟子厚曰長安鳶福寺浮圖有鶻冬之夕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握之以煖其爪明旦縱之延頸而望鳥苟東矣是日不東逐南北亦然用其力而愛其死又遠而逝之以有報也孰謂爪吻毛翮之類不仁義哉

鳶福鶻家在浮圖高且凸北風撼地苦夜寒掌握微禽取其煖清晨放去任所之鳥苟東飛不東逐不忍再攫之且慮傷其族奈何晉文公伐曹爲觀浴怨何細小報何酷鞭弭楚子逢中原盟語未終兵已麾又不見秦皇按劍未失鹿獻圖割地苦不足六國六禽几上肉鳶福鶻身雖鷙鳥慈且廉當時滴水亦有義鶻人爭傳排紛解難身翻然嗟嗟如此二鶻者仁義用舍何其賢

邏羅犺 新題有序〇方輿勝畧作犺人當是犺之爲貴表海語作犺或云犺音鈧

犺產暹羅之㠠巄猨猱類也老樾叢窣萃數十輿
實是食猿人蠢之蒙以赦絜飲以醨酒飼以鰹鮍縣
族受役之死不避令采犀角象牙如期輸所主他猿
或奪不與也舶人機取以獻夷王錫裘衣之嘉旨飫
之終不附稍近烟火淚目而死犺音亢鰹鮍水蛇也

暹羅國㠠巄窟巄樾楞槺犺出沒贏居木食猨獲栖黃
貯視酒狌狌啼猿人畜豢當驅使蒙以赦縕飼鰹鮍羣
呼服役不忍公犀角象齒輸如期路逢強黠或誘奪酬
恩肯受他猿欺舶人機取獻蠻主錦衣嘉旨頻相貽懷
鄉戀故死不附脆肝烟目長漣洏攫獅馴象何足貴願
貢此物來丹墀洪武初暹羅上金葉表入貢中朝臣僚作師表童夔

詬罵非所安犺雖異類有至性人而不如胡不悲昆按東觀記劉寬嘗坐客使蒼頭市酒久之大醉而歸客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之曰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吾懼其死矣

叫天子　新題有序

海濱有鳥似鷚而小每旦飛鳴直上雲際其聲甚哀
連綿不已名叫天子或曰即爾雅鷚也又有鳥名信
天翁張口立俟他鳥銜魚過或墮則取食一名青翰
鵜鶘屬也江湖皆有之

叫天子叫天不聞當奈何日中三足秪默默嗟汝微賤
叫則那天雞叫得白日出不能不使日西沒不如江上
信天翁一生張口隨天公

貂貉兒　新題有序

貉貉似貒猴而小與貂同穴性愛刀子欲得貂皮者
輒飾小刀子投穴外便夜出貂皮失貂饑寒還爲人
捕殺

貂貉兒與貂居兩情不異飈與鴇幽州飛雪大如手六
花不到貂門口羌兒豪靴腰鏁鏵捕貂不得尋貂貉貂
貉得賄殺貂子見利忘恩有如此君不見布乎布乎最
叵信平聲後時殺董前殺丁操戈同室亦何好貂貉無主
還遭烹普云詩大無信也叶上姻下命命音名

六禽言　新題有序

楚鳥之鳴于春者鳫類也俗稱其名云云山居戲作

雜言

割麥插禾

割麥插禾山溪雨多羣馬涉波十馬一駝爾麥爾禾爾
其奈何

喚姑

喚姑喚姑姑出乞餌返哺孤孤兒懷中饑喚姑姑不來
啼嗚嗚

歸公來

歸公來歸公來南山有豺白有狹君今歸公當何依音哀
歸公來往復同

苦

苦苦東媼生髭西翁出乳長吏頭爲魚使君化成虎苦苦

咄咄怪

咄咄怪咄咄怪卜商肥伯牛癩陳平宰肉毁千行僧賜西鶉衣駟馬高蓋咄咄怪咄咄怪

麥枯

麥枯麥枯麥未祜街爾餔夵年食爾稃今年食爾須爾枯不可食留充官馬芻

古禽言 有序

奈何帝 陳後主時蔣山有衆鳥鼓翼飛鳴曰奈何帝

奈何帝五十貂璫八珠翠中有十貴臣歌呼鳴得意彼何人入南內鋒刃難交當陛下自爲計奈何帝

獨足上高臺 陳末巳時有一足鳥集于殿廷以觜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春草變成灰叔寶敗至長安館于都水臺上高臺之應也

獨足上高臺春艸變成灰高臺在何許都水長安隈高臺會有盡更見迷樓摧

甘人 唐大中十年舒州有鳥人面綠毛紺紫其聲曰甘甘人占有兵人相食一云其聲曰甘謂之甘蟲

甘人甘人肉爲脯兮骨作薪車載脯樻載頭刀碪齒骼如山丘安能蛻骨之神洲中山毛女生羽翼凌飛碧漢三千秋

羅平 咸通中吳越有大鳥四目三足鳴曰羅平乾寧二年董昌反僭號大越羅平王

羅平羅平畢方汝弟鵂羊兒何不率歸異域渡海來我鳴鳳皇客夗精衛葵中原白晝烏鳶爭

休也 宋建炎元年有禁鳥鳴于劉豫内庭曰休也休也豫僭號寺滅亾一云紹興七年

休也休也相公擁旄蹕君王衙中野昔臣今鄰不相下不放捨何爲者

唧唧詞 新題○楚人呼促織爲唧唧按木蘭詩唧唧復唧唧一作促織何唧唧促詞有之衍爲樂府系

長唧唧短唧唧莫遣孩兒赤脚睡短唧唧長唧唧滴盡西窻女兒淚唧唧長唧唧短唱歇征人五更轉唧唧短唧唧長門外征人欲斷腸

巴東三峽歌三章 有序

悲徭役也當猿鳴三聲 昌按古辭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巴東三峽高入雲一峽猿聲兩峽聞

廣溪西陵峽連岡兩峽稍短巫峽長

征夫巫峽去不歸倚門涕淚無乾衣

破陣樂

邊風四面來飛蓬去却回開疆不慮遠戰士從矜能 叶

漢家火旗陰山北旗脚鋑轉烟光黑山頭大纛高插雲貔貅夜宴飛將軍銅角能吟聞地底單于敗軍渡遼水繡額舞兒雙翟尾假面蛾眉[illegible]娥指君不見燕然山下石艸秋鳴觸騂馬聲啾啾論功一勝何足道至今難洗燕然[illegible]

孤兒行

手中三尺劍抱下三尺孤寄孤與鄉里提劍出飛狐白
草有戰骨黃沙無揭纍羽林不見錄恩卹復何頭將軍
競筵鼓闘吏送裝車論功漢廷上別拜執金吾

月漉漉篇

月輪井口團復團清光下照雞復雞銀瓶綆引纖手劍
一顆明珠掌上看纖阿當空雲景裂千尺驪龍眠不得
河邊織女停龍梭天田牛角汗白波玉清歸路沒瑤艸
轆轤聲斷青蛾老

杜鵑緯林啼 陶云清商曲月節折楊柳歌有泥郎臨曲池仰頭看春花杜鵑緯林啼此題所從出也黃公自註歲甲申廣陵鎮兵變掠子女富家或以金帛贖還故有斯作

杜鵑緯林啼林間有巢巢有兒護巢哺兒不自得但言
家在不如歸帳中紅粉起嚴粧青銅鏡裏淚沾衣細蟲
有如此人生分住寧弗悲獨不見棄婦心摧蘇屬國又
不見孤兒腸斷蔡文姬

靜女春曙曲 李賀題○十四歲作

華鐙吐輝通九枝寶釵觽髻雙燕垂蘭堂漏絕瞑鐘動
緑蟬背玉光參差美人真粉對明燭天秋月白芙蓉浴
何處烏啼夢不甘一道菱歌楚江曲

望夫石 昔高季迪吳中雜咏有望夫石樂府體武昌江邊亦有此石

王孅楚揭練西施越浣紗紅顏一去沼吳國白頭再嫁
沒胡沙同爲道跡在行人爲嘆嗟君不見江頭一丈碧
獨立疑槎枒云是古時貞女化側身西望長歎斜江水
東流去不返妾心似江不可轉

采蓮曲

圓荷貼水時波動葉亦動擢影漸娉婷搖風自憐弄吳
王水殿多嬙娥紅粧翠袖亂清波一自西施載歸去至
今愁唱采蓮歌

七夕曲

終歲雙星未夜望天孫此夕攬羅裳可憐靈鵲無比方
挽頸攄翼作河梁秋風坐結藕絲履銜上君王前殿去
西樓笑妾停錦梭殷勤語鵲莫蹉跎 昌按臨江府志宋武帝充女皇后少孤因丁食食鵲取絲結爲橋鵲銜至武帝殿前帝異之召立爲后笑妾見李賀詩鉛華笑妾顰青蛾言工笑也

羅雀謠 一作雀飛多張羅題

莫羅雀羅雀傷雌雄喈喈唧唧悲銜貿喈喈高樹頭唧
唧在我雕籠中嬌小江南年十五河北健兒猛如虎生
不識汝歸何所君不見道上淚多于土

春歌

子爲王母爲鹵朝舂暮舂敢言苦前飛鶺鴒後鴇羽安
能離此局爾所爾母不足傷徒傷子爲王

西泠橋女郎 新題

女兒避月如避日月色曬人顏色黑女兒愛月不避月
素羅衣裳白如雪十五女兒太嬌嬈西泠橋畔可憐宵

黟山謠 黟山在徽州府

黟山女子力如虎負鹽汲井不足數城中府主擊大鼓火速持錢了差簿 部斂女役錢

黟山女子但力作犢鼻不縫倩人做同行少年口生過一路飽飯只言餓 餓作音佐做音坐

黟山女子瘦垂頸手縛生柴下崇嶺山頭落日十丈影不見其餘見髻頂

朱樓三層石作門誰家大賈花滿園墻頭莫勸使君馬巫山亦有明妃村

雄雞失旦守菴雌鵓鴣過雨呼斑佳兒家夫婿遠行賈使妾日暮坐中閨

春鶯囀 張佑題始唐高宗命白明達寫鶯聲爲曲

綠楊三月金鶯鳴啞軋學作車輪聲綠牕思婦淚承睫夢中千里間關情度枝忽變兒女語泥泥渙閨相爾汝隔花跳脫振冰絃重整男錢出芳戶小院年年高樹陰嬌啼不改舊時音鏡前乍暈芙容頰敲斷于闐九鳳簪

寡婦謠

荒區寡婦哭向天餘生養豕爲命田一豕不食二豕飢里正坐需無酒錢門前縣吏打門急今歲剮征四之一鬻身鬻子計莫施懷中只有乳下兒 剮古華切兩征來歲口剮征有糧無田口征區命田亦有言

擬唐七言律樂府一首

出塞

無定河邊萬甲羣渼家十道出將軍春風尚凍弓銷雪明月惟看隴上雲白草幾經燒處黯黃河時向馬頭聞蘭閨空有刀環約麟閣何人早勒動

擬唐五言律樂府十五首

關山月

龍沙接漢城雁嶺與雲平明月此時出鄉心無限生望塵知邏騎覘鳥辨疑兵何日甘泉宴鐃歌四海清

隴頭水

隴頭嗚咽水一半向東流馬帶金韉飲人持漢節愁恩書嘗候雁落葉始知秋冠冕群公會論兵正未休

折楊柳

楊柳驕春態非花自覺妍御溝晴藉色禁苑曉通烟欲繡尋金縷當樓指玉鞭行人莫攀折留蔽綺牕前

梅花落

春苑延春望 平聲 梅花嚦欹芳寫聲傳博望横吹給名王暖玉圍貂錦重簾隔麝香即令飄落盡猶作壽陽粧

紫騮馬

鳳臆來天廐龍鞍照地行光輝誰得并意氣爾全生旗畫雕鷹狀風吹鴻雁聲回思立仗日假儻若爲情

出塞

天文動駟房驃騎出漁陽漢月長城紫邊風大漠黃千

旆旗作羽萬里劍爲裝回首南飛雁何時到故鄉

入塞

朔雲壓邊垣陰風吹黑旛閼支紅淚斷漢將白頭尊雌
伏雌知已雄飛爲主恩玉關不待入猶想到崑崙

從軍

月暈昨宵大駝鳴朝向西連山毳帳落捲地磧沙飛詔
使乘天廄將軍拜武威曾聞騎奴子亦得秉戎機按呂衛青平陽侯家騎奴

雨雪

雲凌白登義關山直北多春前不成瀑臘盡漸澌河遠
影明曉騎依林暗駱騎宵湥傳羽箭後劾渡滹沱

雒陽道

盛世東京道珂鳴九陌多紅塵朝玉馬青艸遶銅駝年
少奇芳劇時平奈樂何笙歌逐環佩歸騎北邙過

劉生

俠客重橫行劉生最有名平時收死士急難解危城挂
劍千金值酬恩一命輕相逢貧賤日誰肯信專征

巫山高

巫山分蜀徼神爽駐靈妃古木猨猱轉空祠雲雨飛綺
筵傷豔曲窈窕想銖衣一自高唐賦千春更不歸

有所思

紫塞風霜勁紅顏歲敍更君心背魂悶妾夢繞邊城烽
火凌華萼樓臺直玉繩不應秦地月亦照骨都營

芳樹

當春芳樹鮮發此綺牕前蟬鬢垂斜領蛾眉望遠天織
多衫似重妝巧鏡知妍顧得停征戍承平樂歲年

銅雀伎

玉樓當日妾繐帳幾人同不復前時妒偏留別後容墓
田麋鹿出殿鳳鸞空惟有漳河雁年年弔北風

擬唐體昔昔鹽二十首

垂柳覆金堤

金塘水初滿楊柳弄晴絲不道春光好是妾贈愁時風
搖波影亂日度綺牕遲頊亓無人見憑闌想畫眉

蘼蕪葉復齊

曲罷揚流黃琴彈陌上桑低頭感芳草拾翠向春光采
時憐對葉攬處不盈筐棄妾能無念新人亦斷腸

水溢芙蓉沼

岸艸連波色芙蓉待水香綠湥藏翡翠紅密亂鴛鴦罷
鏡還窺影羞花更懶粧才將一匊淚泊泊滿銀塘

花飛桃李蹊

三月花齊發林園樹樹繁東風欺得慣桃李只無言高
下加鈴索干支繡綵旛春花復何奈底事掩重門

采桑秦氏女

美女出青春羅敷別姓秦枝疎通紛面帶緩稱腰身祇

中花比貌獨處玉無瑕何須使君問多少斷腸人

織錦竇家妻

良人夢裏歸賤妾下鳴機絲與春蠶盡魂隨蜀鳥飛回文工織錦寄遠嬾縫衣莫倚羅敷豔人今蘇蕙非

關山別蕩子

絕塞征夫曲高樓笛裏聞春風吹到妾蕩子遠從軍隴首流離水秦關斷續雲短書難寄雁經歲渡河汾

風月守空閨

無言對明月有意訴春風妾處方開鏡君邊欲彀弓人閒羅幕動花落後庭空羽檄年年至交河少信通

恆斂千金笑

射雉人千里雙蛾妾自描嘗思失意夢空度可憐宵未許陽城惑誰言宋玉挑悲緣奉心病只是恨迢迢

長垂雙玉啼

翠葉消眉嫵黃星脫曆妝夢中霑兩頰鏡裏落千行拭粉痕猶在論珠斛可量若將巾拂寄一作巾拂如堪寄氤氳別有香

蟠龍隨鏡隱

妾有青銅鏡秉君白玉臺空房憑鏡膽對影轉生猜洞酒濃無敵胡姬醉幾回何時化明月飛去照龍堆

綵鳳逐帷低

丹山綵鳳翼繡在越羅幃玉鉤常對下不忍屆雙飛流

蘇金縷斷熏籠香氣微還羞向鴛被背燭解羅衣

驚魂同夜鵲

孤眠常苦寤獨處自多驚何事雙栖鵲還同警鶴鳴關山明月上林樾曉風生閨中不識路飛夢繞邊城

倦寢聽鳴雞

從軍五更轉此曲最情悲定見征夫泣還如妾淚垂那堪風雨夕長憶別離時雞栖近牕戶人今向月支

暗牖懸蛛網

遠塞嗟長別東山咏昔詩孤居憐蟢子旅處感蛜威珠露穿疏網金風補斷絲梁塵積不下那得管絃吹

空梁落燕泥

蠹粉畫梁堆開堦長綠苔舊巢雙燕子更自不歸來雀乳銜蕭落蟲飛觸網回東鄰歌管沸對對拂池臺

前年過代北

天上軍書下雲中路幾千漢愁緣轉戰一別再經年塞艸枯還綠賓鴻去復旋難持花比貌歲歲鬬芳妍

今歲往遼西

漢使無消息人傳戍柳城馬韓爭報下虎旅另移營西主雖開地輪臺肯罷兵不知更此去更平聲尚復幾年行

一去無還意

眉月鬬彎環愁中改玉顏音書同雨絕魂夢向雲鬟去鑿凶門去還應吉日還自緣軍令重不信忘鄉關

那能惜馬蹄

男兒薄恩愛立志騁英豪換得千金駿摩挲五尺刀欲知儂意切莫惜馬蹄勞只在黃塵裏愁心妾繫牢

擬唐七言絕句樂府二十二首

塞上四時曲四首

苜蓿春深野馬肥沙場行樂少人知中原一片絃歌地不數盧龍關塞兒

邊荒六月斷人行山海關頭大閱兵帳下兜鍪如火熱垓心塵起似風生

防秋漢將點軍回畫角平明馬上催騎到城門更回首幾多燈火出樓臺

朔雪銜枚度賀蘭馬羣聲動陣雲寬鐵衣不是防寒物為護沙場刀箭瘢

塞上賜衣曲五首

天子深恩賜錦袍金瘡裂後瘢痕高歸來七尺輕生死著向風前看寶刀

賜出猩猩一段紅上陽宮女剪裁工含情未著先思報誓取燕支奉漢宮

軍前繡帽大旗搖改服擒生御錦貂要使番王識名姓故抽號箭射金雕

射雕西出隴雲荒一騎橫穿白艸長不掛鐙鍛試挑戰驀過氈帳逐黃羊鐙鍛音殟瑕

金鏡宴坐斗牛裘教舞雙椎撥坎篌躍馬使馳明月塞重氈襯上鐵鞮鍪

少年行四首

蟠花韉䩞寶琱弓作使吳姬酒肆中城內高樓連苑起城邊沃壤慶年豐

帳裏蛾眉宛轉隨樽前雁柱起參差長安車馬如流水不屬當關報不知

燮弟諸郎各少年五侯七貴正蟬聯問君通籍那能此家本南山舊種田

嫣孺青春入建章馮顏白首尚為郎豈知更有王門客七十窮經返故鄉

怨詩

金屋佳人怨落暉廬江小婦卷羅衣陶云秦王捲衣本言侍臣也李白變為秦女捲衣此首當是言被棄而歸仰仲卿妻詩有紅羅複帳意請君更向青陵望可有鴛央依舊飛

宮怨四時歌

夾城花發暖雲昏複道全消玉輦痕三十六宮春艸最憐萬樹是長門

別院歌聲隱鳳笳風前卻扇獨看花入宮蚤織蛾眉苦不受君王繫臂紗

金鋪深鎖月黃昏望斷宮車掩淚痕惟有年年寒帛例賜陽恩似讓長門七月賜宮人寒衣

珠絡欄邊碎玉鳴碎寒簾外晚風生鳳花錦冷君恩斷
自擁香爐坐二更

四時行樂歌

替艸香生晝漏長靈和前殿種垂楊柔情也欲君王惜
簾外飛花到御床
千門萬戶作離宮菱渚荷橋宛轉通水殿齊開十六院
笙歌都在月明中
天孫計日渡河梁乞巧樓成乞御香蟢子暗藏金鈿合
爭先含笑進君王
外家進獻有雕冰金鎖獅兒鏤玉繩帳底烘笙九微火
六宮隔歲備燒燈

雜言十首

小言

日輪當空鍼孔窺修羅戰敗逃藕絲芥子一粒藏須彌
心如丸卵無弗知

大言

部居蟻蝨營褌襠地獄業身滿鐵床野干豎拂登道場
擁書萬卷南面王

雖言

挑沙行潛仰嶺車百年利病謀與除長者作吏當奸胥
窮士掃門求上書潛太聲

易言

砍硝引火日爍霜疾風高岡颺秕糠翥金說合邯鄲娼
變賤作貴行貰裘

危語

追兵欲及斷橋梁四面受敵城無糧位崇權重將君王
世亂名高金滿倉

安語

盤石作坫承山尊蒲輪緩御登平原仕宦清白遺子孫
國多善政無覆反遺去聲反平聲

遲語

濕薪石凹炊黃粱途長馬駑無鞭韁三都賦就十年強
慈泉老耄逢姬昌

疾語

瀑布千尋下絕壁日中飛鳥影過隙生兒不肖搆大宅
膁址道遙任掊克

了語

繰車繭盡陳空筐高臺跋燼無餘光尸鄉義士殉齊王

不了語

崖山舟覆君臣亾
西荒漏天雨瀧瀧左迴右轉日月逐尾閭入海無斷續
易名改謚修史錄

白茅堂集卷之四終

白茅堂集卷之五

天啓七年丁卯至崇禎十七年甲申

雨過

鰲山燈

詠鏡中燈

雪中蕭東曙云見訪旣不過戲柬

參𠛬太華

宿雨

午睡起擬東野體

靜女春曙曲見樂府

州試擬龍池柳色聽新鶯歌見樂府

楊白花見樂府

烏栖曲見樂府

雙燕離見樂府

從軍行見樂府

王明妃見樂府

寶劍篇見樂府

月

賦得盈盈樓上女

賦得宮人出爲羽林婦通韻

咏王婉容

宮怨

皆見

閨怨

正德宮詞六首

嘉靖宮詞二首

萬曆宮詞

天啓宮詞

無題

百舌吟

酬蕭齋

寒夜集蕭齋宅步可任上人韻卽效其體

春曉侍大人遊同山

鴛央篇

月夜懷王子雲先生

贈盱眙鄧山人

孝陵蝦蟆石老樹災

秋

得子雲書來韻

蘄水別龔公

留別官李諸子

苦漲

江岸崩陷百餘家

贈張將軍

問道恒病
月夜春懷龔公內召過合肥 二首
喜雨
後喜雨
秋夜聽客談祭邊將往事
百年歌 見樂府
正月十七夜大雪登城望平賊將軍亂兵焚掠
新陷後寓潯陽欲之崑山江路斷絕
王居士歌 有序
報恩寺塔燈 二首
登塔 二首

天河
哀蕭齋 二首
春仲同家侍郎公賓光道人東山坐雨
聞潼關戰敗東曹嘉定亂呂
鵙
題歸文休風雨竹
五人墓和大人
三月三日
嘉靖皇帝御書歌 有序
出塞
弔真娘墓

真娘墓
送卜生歸楚
三七言東慧山僧辨索洞口泉
傾天
江漢行
秣陵謠
殿陛
花鳥使擬元稹體上家禮部尚書張受先員外
漢西域傳楚主侍者馮嫽善書習事嫁烏孫國右大將軍宣帝遣錦車持節說烏就屠楊用修謂可畫可歌客舍無事命工圖之因題一律

無題
聞雁
雁
秋江騁望
江寧蚕發
哭公蓋 有序
除夕 四首
書曆
乙酉 順治二年即弘光元年
擬嘉靖西苑觀成應制得巡字 元日試筆
擬初唐行殄應制

擬唐賀春臺望御製

元夜

步陳臥一朝元韻

步元夕韻

平望橋落月

吳淞春夜月望海

客從故鄉來述吾忘年故人王一翥爲潯陽酒傭

劉起元浮居服賈渡漢口高賢忍辱時命可知

詩以志感

旣賦王劉念亾友蕭霽癸未城陷賊衂剖之異才

夭折千古同悲況奇慘乎

山塘

又

馬

題道開淤師真時講經虎丘

酒後讀李十八遜卿燕京醉雪歌步韻

蘄竹四首

東曹石霞

越女

錢塘江

嚴州道中八哌

虎覗㠘

頑石堵

雲吐潭

青山灘一名錦溪綿亙三十里

七里瀧

梭船子

釺頭梁

響山潭淳安西三十里

釣臺子陵祠

桐廬道中

抵休寧

寧國道中

宿山樵

雄路酒家三首

紀聞

聞亂還阻昱嶺

余杭聞變

陸阻訪水道經分水縣有序

避地澱湖聞澄湖兵起知故人佟國器提軍嘉典

喪亾餘生且慰栖託且以柬佟三首

過張吉湖居

贈澱湖主人

戰後

白茅堂集詩目卷之五終

白茅堂集卷之五

蘄州顧景星黃公著　男昌編輯

天啓七年丁卯至崇禎十七年甲申

詩

雨過 六歲

雷來雨亦來雨過雷不止將琴養性情淸淸一川水

鰲山燈 七歲

一戴河山六萬春應何來做上元燈看他頂上光明發照見扶桑海日升

詠鏡中燈 十歲

漾漾菱花溼搖搖菡萏風碧波澄不動一點月當中

雪中蕭東曙云見訪既不過戲柬

一夜剡溪雪皚皚遍水濱王猷不敢見應是興殘時

夢詠太華 十一歲以下

太華古西嶽穹窿出天表本自地軸通翻與人寰邈金宿吐修靈剛風墜飛鳥直上幾千仞雲霄自昏曉

宿雨

宿雨溼雲根新寒入書幌落葉墜不飛不解空山響

午睡起擬東野體

午睡雙眼澀起視天雲黃老松絲寒雨敗菊紅簇霜童婢盥進酒撲氣尤生香始知近冬候猶坐銅火牀

靜女春曙曲 見樂府

州試擬龍池柳色聽新鶯歌見樂府

楊白花見樂府

烏栖曲見樂府

雙燕離見樂府

從軍行見樂府

王明妃見樂府

寶劍篇見樂府

月

盈盈三五月皎皎照房櫳露溼蛛絲白花沈地影紅羅
客起更盡閨人知夜中與君隔千里明月幾時同時一作能

賦得盈盈樓上女

恩容高樓望波濤何處尋夕陽黃鳥背落岫楚江心急
雨因雲去林塘欲暮陰此時君負妾凭立一霑襟

賦得宮人出爲羽林婦通韻

外舍憐初入宜春愛幸逢承恩宣直殿被詔乍辭宮畫
纈連珠散征衫帶鎖縫鬟心安翡翠裙衩總芙蓉管室
新天象巖臺舊日容玉釵妬飛燕金鐲賜盤龍周盤龍也度
曲翻烏鵲徵歌轉懊儂誰能持漢節年少悔從戎

咏王婉容

毳帳氈裝改閼支結束同奸臣誰指鹿賤妾獨當熊峰
影疑雙闕行間憶六宮龍輿金鑾畫鸞鏡玉臺空骨斷
征鞍雪啼生畫角風不辭青塚月分殺北歸鴻殺去聲日按詩話于幼賦王昭儀有毳帳閼支語後考昭儀在北乞爲黃冠始悔其誤然昭儀滿江紅詞有容顏圓缺之句文信國所謂夫人誤矣則亦何莫須有邪

宮怨

離宮夜靜蕉心展井梧作花更漏短罘罳小妾學迷藏
十二珠簾任開卷鏡臺閒却千蛾眉碧玉芳年知未知
銀環恩寵親宣賜不道君王聽畫師

瞥見

藕絲衫子五銖輕抱耳雙鬟轉面迎斜過藥欄看不定
隔簾遙聽點茶聲

閨怨

春愁如醉少人知略攏香鬢不黛眉爲看銜泥雙燕子

海棠花下立多時
春來處處鬭芳菲鏡裏春山分外奇薄命那如山色好
臨妝不忍上愁眉

正德宮詞

離宮甲夜虎鋪開爭道君王較閱回金繡團花紅韎韐
射生隊裏各擠排
火樹星毬處處縣近從宮武輦千門侍臣奉敕齊呵筆
預撰新詞賞上元
鳳館龍樓第幾層太平天子坐垂繩九華宮裏長燃燭
十日街頭不捲燈
寶馬揚鞭過狹斜月明那惜醉琵琶六宮誰最承恩寄

不必羊車賺大家

鈿翹鬟重謊宮妝翠袖新裁特許長試向花前小垂手

氤氳都帶內家香

教坊爭識寶奴嬌六院遙看玉步搖一自黃冠卸巾幗

幾年鐙彩傍長橋

嘉靖宮詞

祠官書靜鎖樓臺紺殿珠林幾地開朝罷玉清歸內苑

六時鈴鼓自修齋

霞裳星帔禮真人玉鼎金匙給外臣拜進王喬一凡藥

齊呼天子萬年春

萬曆宮詞

花影輕移化日長延英前殿別焚香銀環莫賀君王寵

得侍昭容立御牀

天啓宮詞

六街花月好青春甲騎傳呼不動塵燈火千官珂珮響

夜來外府坐夫人

無題

聞道東征騎令朝振旅回髮鬟纖手按匳匣笑顏開書

謝三秋鴈功憑七尺騋私憐蘇屬國頭白始歸來

百舌吟

春園百舌聲百舌百般鳴道盡閨中意良人總不聽

酬蕭齋

之子志我同端居婀幽獨樂從大賢游久訥時人目微

雨山中來竹梢低入屋鳴蛩寂不開閉向東齋讀濁酒

時復斟高倘頻拆煩一日凡幾回跫音滿空谷

寒夜集蕭齋宅步任可上人韻仰效其體

閒居動相念邂逅逢此晃主人信高倩為我開南軒日

入理勺酌燈別愛尊踦三人傲靖節十日思平原試披

大乘義永絕精靈言室靜鏘耳沸竹雨根蕺喧提壺更

沽酒煼火炊殘飧關門曉雞唱客醉留還餘

春曉侍大人遊回山　以下己卯詩

扶藜曉上仙人山山頭溪水流瀠環谺吭倒明石壁下

杜鵑哀叫藤蘿間黃茅岡頭白石墓云是仙人采藥路

迷躞竹杖不復還樵子尸師自來去松林幾處猿猱悲

空山日暖行人稀驂駕鸞鶴事烏有仰首白雲朝暮飛

鴛央篇

文鴛戲綵衣曉日正芳菲雌雄相對惜婉孌定長依照

影必成四分波宵暫違背形棲碧宛寫態上鳴機裁同

合歡被繡入鳳皇幃釵畔收香蓋比並鏡中對舞孫光

輝淡閨思婦難獨自古彖韓朋今是非嶺南更有相思

烏不是成雙不忍飛

月夜懷王子雲先生

野水明北郭長林收暝曛尋常來舊雨咫尺賦停雲酒

氣月中白帆山裏聞無繇共欣慰愁思遠紛紜

贈盱眙鄧山人

綈袍何處客雨雪欺荊扉常飲山公酒能吟阮籍詩綠蘿春染翰白髮夜彈琴四海方多事閉關此杖藜

孝陵蜿蜒石老樹歎

神烈山前萬松栢瘦厥熊羆守屑碧攀龍尚有鼎湖弓帶劍誰磨茂林石樣枒妖火燃古丘白首中官雙淚流風霆剝蝕知多少只此曾經三百秋

秋

四時遞成逝日月疾如箭蟋蟀無停號螢火光已暗賓鴻先以風畫棟商太燕感此節物移令人坐悲惋

得子雲書次來韻

扁舟訪秋浦獨上吳章岑千里望黛色半牀生苦吟帶蘿山鬼怨落葉楚猿音詩到不堪讀西風吹汝心

蘄水別龔公　以下庚辰詩

前山夜來雨遠景忽澹泊臨流掉歸舸客意不云樂西望沉日峰戰雲凝廣澤寥寥秋原上中有萬古魄薄言墾阡陌所愧力不作數畝埋寒烟東菑廢耕穫遂荷夫子賢慨然賴芸籥他食非其常日歸事耘耔夏至江楓青春老鶯聲弱遙憐片帆影坐向天外落回首烟雲中青山疑城郭

留別官李諸子

碧樹翠如烟春江眼中漲留與山中人高聲讀茅屋

苦漲

山青夜來漲湍聲出石高舊扉臨斷梗新逕入蓬蒿魚鱉族顛倒鷗鳧轉寂寥江湖信空闊輕舸許吾曹

世亂誅求窘民生何太勞家人把釵釧國計急錐刀歲疫山佃貴軍殘斥候驕幕中誰節制河上益逍遙

江岸崩陷百餘家　庚辰五月先此岸下流出水幾數十所

湖傾山欲徙江蹴岸還摧白屋隨流去青天捲雪來不聞巢姥走遂有歷陽災過眼悲陵谷人間信可哀

贈張將軍　以下辛巳

將軍年少蚤專征萬竈新移江上營接境似聞秦鶴唳追戎時聽楚烏聲投壺宴客還歌雅命酒偏裨坐論兵

聖主拊髀思頗牧可能努力靖欃槍

問道恒病　昔按詩話道恒名真常黃陂鄒氏子八歲爲僧慈山暮年入門弟子居廬山東林戒律嚴密有獨菴詩十卷兵火失七律如秋遊雨湖寺從荼葉林中出水今枯江石上鳴煮酒嫣支撥樹下尋詩人立參溪邊百艇皆漁橫搖小衆山是樹撥懷青五律秋日屋大不勝笠天皆爲變秋七古邪王修徵枯蓮子打鴛央剖破蓮房取蓮了枝枝打過鴛央頸鴛央頸是臙時交一枝留待鴛央醉謝人送蘭非宵花到自如蝶貼兩黏風總不飛師到處不攜杖拂惜以詩詞作佛事囊子錄所記憶爲一卷丙午復罹于火師于崇禎辛巳春病脹自東林來以書投先子云欲得湖山片地三生石上循得相見斯已矣即日送至寓別予謂師病有句云病起朴光換師彈指曰五字是予密咒也逾月卒先予以棺斂之葬於市湖之山麓

老去詩愈王痾來鳥不如已流千日聲仍滯一牀書病起林光換門開霽色虛虎溪應不遠無用賦歸與

聞雁

漢家邊城高不守匼匝黃沙隱衰柳陰風晝冥青海頭白旄微明紫荆口駈駝夜渡祁連北飛雁越鄉心惻惻細雨衡陽萬翮遥亂雲征路千山黑聱聱斷陣有悲音燹火中原淚復淚懸知北澤無蘇武更不傳書到上林

遣憤

不雨已五月疫癘還天行炊亾既咯盡曠野無人耕河南到江北所過皆空城將軍但轉戰羣盜尤縱橫黃塵蔽天宇（三月至五月數黃霧雨土）日月無光晶金精帶劍怒過午尤熒熒（■月■■太白經天）乾田出蝗子幽磵聞沙鳴奈何催租使冠蓋爭逢迎流民化爲賊遺黎仍苦兵元夫令獨立何以爲公卿赤風蕩園寢親藩遭鼎烹封還上方劍一炊眞無名鄧禹昔仗策終軍曾請纓念此熱五內百罹逢我生

月夜春懷龔公內名過合肥（以下壬午詩）

巢白接烟井水郵經幾時聞山兵燹隔傳箭賊羣疑雲舫流應穩春光棹去遲長安上書日好誦道州詩今日星河皎江雲騁望迷未知天遠近各在月東西惜別襟猶溼臨岐手重攜解鞍芳草地惟有杜鵑啼

喜雨

閏歲節候遲（閏十一月）秋仲甫搖落火流何逶迤餘威正熏灼鬱悶蛟龍憤盤薄意屢作天青聞晴雷日下駐雨腳

去年值奇災魃女秋尚虐今雨幸及時快意復何若貧家望西成恒飽嫠蔡萑治亂理循還天心敢輕度

後喜雨

炎威毒長川秋半始一洗雨勢豁中宵雷聲頗歡喜翁翁隴上毯叟筥下米尺魚挂疏笭新醑已成酺師行得豐歲脫中差可救老農語丁男今年免笞箠

秋夜聽客談祭邊將往事

猶聞奠酒出容臺奠向荒城白草堆無定河邊招不得淚閨夢裏却曾來

壇上君恩黃詔焚壇前士愾白衣單可憐京邸君臣哭多恐邊庭未得聞

百年歌（見樂府）

正月十七夜大雪登城望平賊將軍亂兵焚掠（癸未）時張獻忠陷黃梅廣濟

江山照春雪帶劍上嚴城燹火烘雲赤旌帆破浪行鬪截爭白肉亂犬雜兵聲咫尺愁羣賊躋屯更幾營

蘄陷後寓潯陽欲之崑山江路斷絶

奔亾同汎梗性命等毫毛天塹今知險巖關何處牢妖氛衝日月鬼物集坑壕結陣將軍去連城長吏逃衣糧僅些小（潯陽人晝奪衣履諸路糧僅些小）攘奪更前遭殺戮原天意凶殘復此曹中原全蹀躞邊事敗陳陶竊恐龍蛇戰終成壁海滔燒焚迷落照征鼓亂驚濤東望吳儂地江頭少

一舠

王居士歌 有序

居士四十不娶若狂易鄉人共笑罵譏陷自危堞踊身下無所損結茅廬山清涼臺巘嶭縣空下臨百仞嘗月餘不食客至戰慄不敢上居士遙望大笑而已無名字自曰我仲尼之徒因號尼徒居士僕慕其人為之歌

尼徒居士本無家鬅髮已自披毿毿鄉人共笑炊丘鑿獨脫禍亂栖烟霞清涼臺上人蹤少臨意晨昏坐來好經時石鑄生白雲盡日林間絕飛鳥

報恩寺塔燈

凌空一塔浮月上晚烟收灝氣通江海春燈亂斗牛諸天長不夜萬井似涵秋扶杖明朝約還須到上頭

九級起嶙峋光輝壯帝京晴霄青漢挂風雨白虹生高搏鍾山闕低臨北斗城何如渭水上千尺望金莖

登塔

摳衣南寺塔聳踊入雲身縹緲天人接招來物象新傑經紺馬下演法蛟龍馴魏闕金莖外慈雲接梵輪

能仁維佛力功德想文皇欲救刀兵劫先占舍利光巷卑瓦棺閣樓小落星岡百里風烟色迢迢見上方

天河

天河起東北迢遞為天經言是黃河源西流落崑崙乘槎犯牛斗恍忽升天津支機亦有石識者嚴君平又言太白精餘氣凌蒼青七月伏不見高秋更晶熒西胡老文康利瑪姓竇名竇鏡矚九霄乃是億萬星三者雖競說妄淺不足聽如人有任帶腹脈分縱橫立秋前後際太陰當房心秋秋龍火飛掩映無光晶安有烏鵲橋涙傳牛女情天人兩懸絕萬古終冥冥

哀蕭彝 城陷時死于寇

一抔無自寄空城春草何曾面上生白骨已隨寒雨盡遺詩猶作斷腸聲

同遭喪亂君為鹵存歿殊途淚轉滋幾度傷心無可道一年今有哭君詩

春仲同家侍郎公實光道人東山坐雨 以下甲申

春雨暗琴尊松杉溢丘陰草香遙逕坐需氣欲通心緣野裴中立玄風支道林若非憂國切何事愛簪纓

聞滇關戰敗東曹嘉定亂昌

避賊轉東下上書心展蹇兵聲驚馬服客淚點牛衣生事從人託鄉關寄烏飛窮愁問知己何以慰調饑

鵶

春陽鼓羣動有鳥飛璇璇鳴聲亦何醜云是鷇轆鵶 吳語謂鵶也象其聲 趨趨翅下爪爯迅頭上觜低回掠櫚屋撇捩驚童兒吾鄉有此鳥晝伏惟蒿藜或是狐兎逐決起投桑梨鷹鸇鶻眼下嫣雀滿樛枝黨嚴野遂淨不待虞羅施

南來異風土老者名貓雞公然出白日百羽馮凌欺鸇
鷂但回首鴆雀惟嚶咿黃鸝與紫燕吞聲赴蓬艾物情
有美惡愛憎理亦齊胡寧忍此鳥出入相追隨開昔有
異傷事噎酒水潛風退氣亦邁三歎爲此詩

題歸文休風雨竹

慣寫何須个能書不暇竿春江風雨惡幾度欲闌珊

五人墓和大人

哲皇冲御宇天意出中官陳寶誅何易曹王敗實難（昌云）
（曹節王甫）朝廷終倒柄草野正傍觀義奮吳門卒凶持魏閹
彈挺身絲激烈就鞫肯更端十目屍猶視同心瘞一棺
豐碑黃絹句野史白頭翁簡冊千秋是窀楸六月寒酹

漿勤父老丘墓益巑岏（士女春游輒爲拾土）每過山塘路停軒滯
洄淵

附

天啓丁卯周公順昌中魏閹忌奉　旨逮問三
月之望吳人擊緹騎死而五人者實先之魏閹
矯旨株連而五人者自出就戮餘因得免吳人
贖其首斂以一棺明年除魏閹祀地以葬予友
張溥記焉碑曰五人之墓五人者顏佩韋楊念
如馬傑沈揚周文元皆市中賤少年予游必憩
墓所徘徊欷歔賦十韻命景星和甲申二月五
日重翁書　重翁

璫横貂續狗紳譽鷹愁狐笏綱朝飛黃金吾夜撼蘇
衆情仍鼠首五子竟梟顱雄傑誇皆有奸或近一無
雉羅非冒及孖罔自投趨人孰無肝膽誰能爲剸刳
英靈横蓋代氣義出三吳說者存疑案傷哉昧大都
酡酣舒白眼累滌漉黃壚城上要離墓松楸近可呼

三月三日

三月三日坐齋閣堦前綠草方萋萋掠簷紫燕壚頭過
遭扇狂蜂撲尾歸吳儂踏道嬲游劇楚客杜門春夢稀
中原格鬭更何處悵望青天雙淚垂

嘉靖皇帝御書歌（有序）

世宗賜先臣（鼎臣）取青詞御札偶次蘇軾謝神宗御
書紫薇花詩韻

榮光屬天下燭地五鳳同翔六龍戲内臣手奉出齋宫
袍袖綾紋生粲翠有明九聖嘉靖年寶曆氣數當中天
休離重譯典屬國附支圖象縣甘泉璽書不惜窮荒賜
史館猶傳赤黑字（洪武十五年詔翰林火不黎赤黑等撰類編譯語）輔授論道
維雖容接見邇英山三四天門曉闢謹聲闘垂芝八角
光景鮮丹砂夜寫黃庭篆錦鼎朝哦紫府篇禁持刀筒
東閣靜風燭傳宣雞漏永赤章撰上諷喩含始信臣慮
繇主聖乘輿晚駕五柞宮鼎湖髯墮蒼天空非同漢武
後雖時所喜蓬海無兵戎周穆瑤池讌王母徐偃中原
方黷武世宗御極眞升平文思宥邁光被替

芳草綠含烟昌亭三月天遶村花燒屋曲岸草藏船水影娟娟淨雲衣片片鮮故鄉叢笋會往日正留連

詩貞娘墓

貞娘一丘土千載認寒烟多少傾城色孤墳阿那邊

貞娘墓

吳門三月天氣晴美人墓上飛黃塵誰家女兒最年少娉婷緩步承相弔熏塗百和香氤氳雙雙蛺蝶隨羅裙城頭亦有壯士墓土高數尺埋烟霧 要離墓在閶門城上 當時殺郤屋中妻婦女只今多諱惡青史功名安在哉虬髯蕺髩盡成灰不見年年寒食客叅晚姑蘇草一堆

送卜生歸楚

綠陰三月暮送客出吳城念子一爲別危途出遠征山

臺風皇號花鳥杜鵑名持此伴行路悠悠春日情

三七言東慧山僧辯洞口泉

霧露根縈岫骨中有甘泉如乳玉雨不增雲所覆渟瀯陰陽蕩星宿不可黎剟可屋刻龍吐沫亦何俗絛白猿檻黃鵠甃半月巖倒方竹走卒爭兒童譌僞固足歎貞亦辱上流清不流濁洞口煩君揵一斛 泉出巖岫有長溝𨂂道通入池從石龍口吐出溝水最居僧俗婦女浣濯其中 蟹眼生魚目熟候火聽風春意足玉女河康王谷竹符調水竟須續

傾天

襟袖淚痕滋新裒與舊裒 癸未九月先母李孺人服姉闕義服貞姉期喪 傾天

來痛哭搶地復何餉外重皆藩鎮勤王執義師似聞五馬渡消息候江滸

江漢行

江漢滔滔南國紀宿昔繁華等流水眼看吳會正殷闐古來禍福原相倚海內貨力誰最彊下排吳越上荊襄烟波千里洞庭接高帆大艑遥相望大堤齊唱銅鞮曲堤上游人比花玉鴒蓋爭從習郁池鹿門別訪龐公谷一從兵火城郭非豈但寂寥絲與竹夫人城下少人行孤貍立月學人哭 學讀父 我家舊住江漢東漢江西上三藩封頹羊斷馬何王墓玉鴈金鳧拾幾叢京營初敗相公死城南復決大堤水青天孤樹存幾家萬姓爲魚葬

涯涘今年黃河決開封凶鋋百萬隨長風澳膏流沫蛟鼉怒殊膺斷頸波濤紅延安賊馬更南下白旗指點划船通 划音華俗字漢陽小船名 石亭灘水何足道黎陽延澤將無同 張獻忠陷武昌驅男女老幼百萬于江 吁嗟我生二十四山河淪沒十年事揚塵何必東海田羣公莫灑新亭淚

秣陵謠

倉皇國步竟何如爭道中興拓帝圖金榜高懸弘福字一時父老盡歡呼 乾清宮有　高皇帝御書弘福齊天四大字時以爲讖又是元旦民間多書接福迎福于門

坤維西北已全傾帶礪山河若可盟昨日兵曹爭上疏急催鐵券賞興平

擬金伐鼓向瓜洲紅𦪇青蛾滿夳艄回首淮南佳麗地
烟花不是舊揚州
武昌軍令幾人知搖櫓潛過采石磯鬭唱艅艎盡長城
滿江蘆荻月明時
殿陛
殿陛爭還起朝廷器不神破車原快犢覆國本能臣宰
相中優數強藩外撫循抨彈宜得體焚艸更何人郄按黄湖
不出于朝而還楚
花烏使擬元稹體上家禮部尚書張受先員外呂按
唐玄宗以奄侍密採訪良家子充掖庭名花鳥使元白入新題樂府
天寶年中花鳥使翻作新歌遺君子隋家天子重妖淫

搆出高樓望城市太宗英武不好內異玩珍奇一無取
廊頭殿腳三千人開門放出如流水開元以後承平久
上皇自負中興主前誅韋黨清宮庭後進諸楊專政府
當時使者勢絕倫墨詔滿懷求麗嬪穿闥入屋匿不得
翁啼媪號那敢嗔歸來掩戶只垂淚兒上九天爺下地
花裙脫去著宮裝膏沐雖新面顦顇漁陽鼙馬秋已肥
宮徵絲竹春猶醉嗟嗟乎君不見漢高帝晉文公一欲
住齊國一欲留關中羣臣爭以死力諫狐犯張良有大
功禁車折檻誠已矣獻袍共聲將誰雄可憐昔時花鳥
使紅顏銷盡成悲風
漢西域傳楚主侍者馮嫽善書習事嫁烏孫國右

大將軍宣帝遺錦車持節說烏就屠楊用修謂
可畫可歌客舍無事命工圖之因題一律
獨銜鳳詔出京華窄袖長鬟尚內家紫塞山回龍勢轉
黃河風壓雁行斜虛傳漢將分符竹豈有佳人坐錦車
高捲氈帷南北望不教侍女進琵琶
無題二首
梁家第院鬱崔嵬玳瑁為堂錦作堆早荅曉隨金鳳出
青衣晨捧玉麟來蓮花蓮子同時疏桃葉桃根並蔕栽
別有牆東相望夳王昌應是可憐才
寶鼎爐青蠟炬紅夜深潛禱女郎宮香凝檀暈人初寂
月冷菱花淚半融車為指南心識路雲因走北雨成空
漢皋未見神仙侶歸掩蘭巾臥綺櫳走去聲

聞雁
西風遂塞雁慘澹帶邊霜來逼烽烟落遙從積嶺長似
驚秦鶴唳欲共越禽翔弓繳仍多恐江湖永夜望
雁
凡羽枋榆易網羅隨陽萬里輒經過懷人每看天邊字
象戟從聞漢代歌磔馬嘶林秋月滿射蛟江畔亂雲多
呼羣莫近鳴髇地蓬荻飛飛奈汝何
秋雨憶故園梧林
故山舊種百梧桐自我離鄉夢中見未知伐作爨下新
未知栽作水中筏往時落葉風蕭蕭凭軒看舞空山徧

有時客到未叩扉晴逕先聞屐聲亂故山楸栢不可問
此木何能免焦爛一柳樞溫尙不堪四癸子美應猶戀
情鍾一物固偶然奈此枝昏與十年鄉園景物真堪念
更復今朝秋雨天

秋江眺望

白鷺洲前蘆荻長雨樓烟樹入蒼茫山從北固連姑孰
樹隱皇陵隔建章秋水檣帆多不正逆風鴻雁亂無行
石頭旛槊看如織躍馬彎弓誰最良

江寧發

旭日照野田露艸如燦金空江一片霧捲向西山岑濟
涉有厲揭寒雲無淺深我實栖栖者登車懷古今

哭公蓋 有序

僕自來吳感兄公蓋義愛尤篤今夏客金陵十一月
返崑聞兄臥病裝不及解走問榻下兄執手告決不
怨問也越三日卒又三日悲咽成詩書一通付姪誠久
聊志予慟云爾

淮陰昔未遇一飯即成恩況復兄于余怡然觥與壎詩
書能慰藉行旅賴相存豈意春秋隔招君旦暮魂舊游
徒惝怳新鬼獨煩冤兒小那堪杖家貧誰立門追惟在
日事蔓蕪絕時言痛哭吾能已傷心鮮弟昆

除夕

腸斷離愁況梗五更淸夢落巾身是天涯雁戶淚如海
國鮫人
比戶符懸桃版堆盤寒豔椒花離亂羈栖未穩圃圍聚
處成家
一寸蘭榮下體數株梅放高枝花奴羯鼓過後楚客補
糟醉時
鬻鄰餘沽太酒牀頭多借來書守歲殘山老衲明年笠
澤新漁

青曆

窮愁迫冰雪歲盡當奈何濁酒不成醉短詩聊自哦皇
天運更始日月如投梭永別崇禎曆卷盡淚滂沱

乙酉 順治二年 弘光元年

擬嘉靖西苑觀成應制得巡字 試作 元日

別殿龍樓外西城鳳輦巡每逢宸賞日更似物華春翠
巷肅朝出鑾聲右掖臻色占天苑耀圖繪國風新帝社
均推後皇情八表勻睿謀知稼穡王業在艱辛游豫元
非蕩栽培本至仁薦嘗先寢廟宴賜及嘉賓水接瑤華
島亭臨太液瀕喬山名萬歲淑景朗三辰羅堰牽牛渚
漸臺織女津 漸平聲 昆明歎漢武河渭陋咸秦鴻鵠瀞當
下鳧鷖趣可親茅茨忘禁籞沼沚足蘋蘩側想丹禾獻
還聞白獸馴升平田畯喜典禮大農申雨露形群品風
雷報百神衢尊章舜德耕鑿詠堯民鑄鼎齊寰宇恩酬
徧海濱賡歌颺聖澤拜頌有微臣

擬初唐行香應制

淞駕出回中鳴笳度九嵕日轅黃道啓星闕紫微通一徵

作疋迎和溫湯館避暑甘泉宮仗凝去聲雞翅雲旗翻豹尾

風偈車珠御酒宿衛賜彤弓因過新豐宴還論羽獵功

郎臣無猛獸獻壽有呼嵩諫艸非難上吾君達四聰

擬唐和春臺望御製

灝景登春臺陽和已昭布高明灞滻波俯闕新豐樹神

皋盡地理皇圖輩天步北斗象城開南山臨大路祥光

凌旦開王氣日昭回翠華游豫占黃道紫閣嶕嶢接上

台已見論兵過細柳還聞獻壽入蓬萊泰驕漢後何足

比文鄭武翁差可儗太華爲關今不移踐山作城河作

池昆明太液徒疏鑿複道離宮幾蔽虧聖主維時念天

斂土木經營鑑前失羣工拜手賡載歌天子垂裳所無

逸克終克儉古來難華清與慶未爲歡露臺僅惜中人

產薄海如今仰縣官

元夜

燈火元宵萬國同吳門佳麗甲江東游人影雜魚龍內

寶鴨香傳翠袖中幾處氍毹臺榭月一城花勝管絃風

雪蛾雲髻隨時插近有新妝象五戎

玉琯陽回景漸舒江東天子改元初六街簫鼓迎春節

萬里風雲賦出車信璽未歸河北使蠟丸時下武昌書

姑蘇臺畔梅花發載酒還容問卜居

撐天鰲足立中原敕駕燈山作上元金粉緐華推白下

火城依舊擁朱門聖朝莫起同文獄淮右新分大將藩

効力幸教烽燧靖肘懸斗印報君恩

山棚處處賽神祠田火村村薦豆萁千樹梅花明月下

萬峰釉寺鐘鼓雪晴時風烟江左猶淸燕士女中原正

仳離安得靑州狄宣撫奇兵功就大名垂

步陳臥子朝元韻

長樂當年初立極德陽此日亘朝元臚卿自引雲龍隊

近侍先開白獸尊漢室威儀觀世祖周家功德重元孫

郎看萬國圖王會番奏鐃歌報寢園

步元夕韻

宣和往日鰲山戲特放新恩集鳳池幾地珂聲連五夜

九天燈燄繼垂髫大橋羅襪爭春步別院瓊簫閟晚吹

十四樓高誰不美霓裳一曲奏應遲

平望橋看落月

祇知橋似月復訝月如橋半壁雲吹逕千江影動搖低

連震澤霧高駕海門潮明夕清光上依然看碧霄

吳淞春夜月望海

江駛潮仍上雲乖月逆流孤舟窮海徼清吹出過樓島

嶼聞雞犬橋帆拂斗牛乘槎不可得空望瘴烟浮逆去聲

客從故鄉來述吾忘年故人王一翥爲潯陽酒傭

劉起元浮屠服貲渡漢口高賢忍辱時命可知

詩以志感

維摠十五郡黃州號名區故人王與劉錯錯稱名儒王
子發阮讐頹然七尺軀對酒見踈放𤕤㦮成癖迂但苦
山水趣日出費萬蚨諸生笑靈運出入須入扶業繼青
箱後家多緗帙書爲文有餘力遠泛晉魏初摘陵翻輕
薄纖遊皆趦趄側想老成意壇坫安敢趨風塵一澒洞
貴賤同一轍舊時馬糞巷子弟衣短襦乞同紫桑里事
異成都鑪豈無濟時策湎跡還菰蘆道真山陽僞氣壓
千萬夫茅齋寄陊曲氷波看若無緇袍把短檝赤脚穿
斷絇漢陽浪逾屋大別雲如豬風雨失一葉江天森模
糊安知滄浪漁不具慈悲桴鳳翔升巢太龍蟠紫泥居

君看二子志嚮晦將何如心知隔流寓悵望東飛鳧向
禽辛未歿獄海終能徂浩歌勿盡放言出恐禍俱楚奓
得無歎龔生非我徒靈杳沒滄海星漸窮歸墟安能謝
埃壒霞駕淩太虛

既賦王劉念亡友蕭霽癸未城陷賊斃劉之異才
天折千古同悲況奇慘乎

靈蛟不同宮健鶻亦異巢連蜷割雨府剔羽當赤霄風
雷鼓其翼師伯迴雲衕一奮有不上翮鍛尾亦焦蘭陵
有美子秀絕雙髫髫蓼中神靈遇風渼僕霜毫渥注來
神駒千里生風颺顧視沙苑豈筋力徒麁桴予時賦方
同楮縣信所操通家喻姸媼聚衆具見邀青衿歷柔輔

朱唇含兩䪨坐分鐵如意屏攀金步搖長者頗之笑阿
母轉見耍歸來意不愜滿幅仍相挑束髮就州府鄉塞
乃日高試畢俱第一得免諸郎嘲春庭發梧桐秋雨爛
蘼苕印門每相訪坐夕必達朝明河傍城落書燭臨風
燒嗚呼太夫人爲我烹羹臕著書滿籯篋頗費僮僕鈔
君期千載後文苑稱頑蕭歿賊從西來孤城恣虓虓萬
姓化爲血公卿何所逃王門一炬火鐵鳳隨風燠君時
陷荊棘百口同被剽子雲竟餓歿美填阬壕不知生
汝意慧業爲身妖予家奔脫免殊屍屍林號啼窕親
聚得肉烏鳶驕戰慄不敢往經過望山椒惟見藏書處
紙灰如冢堆嗣子竄吳越故鄉隔迢遙邇來人間事非

子昔所料（平太二音）

山塘

水柏垂楊岸東風弄酒旗遠林花鬭發比戶燕偷飛孰
馬吹簫賣銀魚出网肥輕舟問笑語彷彿過江妻

又

三月春纔半（是歲閏六月）青芹族水涯泥香低乳燕霧細護
梨花公子千金馬佳人七寶車中原日流血江左正緐
華

馬

天馬閒西極星精果出羣四蹄起雷電（杜詩馬識俗本作電）一意
逐風雲縱送誰相得馳驅番策勲渾身垂汗血破敵報

明君

題道開泫師真 時講經虎丘

我以圖中見君之方外身 又別云 忽形初到汝想像即斯人不盡捐熏習因緣服應倫旛香來鹿女鉢器隱龍賓 師解音律工書能詩 長者親敷席諸天見結巾同生逃四面與刹仰微塵給事推元霸交遊定許詢未知方丈室旁鬼幾由旬

酒後讀李十八遜卿燕京醉雪歌步韻

長安四季風寘寘雨車泥馬愁殺 太辭 人蚤爽八月雪一丈往來衕衕無纖塵李郎黃馬青貂裘以雪洗馬朧如油寶源新錢一當十日窠提錢上酒樓關西雙鬟善細歌錦窠半襲朱顏駝歌聲不及琵琶語一套嚬曹欽翠蛾斂蛾怪君雙淚下城頭雪明夜祭馬脈脈刀環百種心壯夫不是無情者

斲竹

斲竹能吹綠鳳鳴箾筠織簟勝桃笙祇因兵火摧殘盡尋遍空山無一莖

斲伐頻傷嶰谷春教坊擫捻一時新只今蘆荻蕭蕭地哭殺 太辭 當年採竹人

宋家花石數擬宗斲竹斲芝歲歲供聖主若知黎庶苦上林樵牧好相容

不是淇園百萬材枉教斤斧伐千堆 左寧南取斲竹上人並他竹盡伐

曾聞 高帝輕方物簹笛休令進得來

東晉石霞 亂后時寧嘉定

浪跡他鄉客能忘故國憂海禽時叫雨春草動關愁久失姜肱被空餘季子裘登臨一回首腸斷仲宣樓

越女

野田桃李樹春暮盡飛花絕色誰家婦雙童似狹邪低梳合歡髻複閣阿侯家昨日桑陰下輕妝竊浣紗

錢塘江

羅刹名何惡鴟夷怒未平晚來風雨過一半海潮聲

嚴州道中八咏

虎視巖

日出搜帆行薄暮不得息夜聞砂礫聲朝見虎遺跡

頑石堵

突石當橫流如牛復如馬五月南風輿灘塘此共下

雲吐潭

墮溜下澄潭沄回不能住戢檝傍岸行茶烟入林太

青山灘 一名錦溪灘亙三十里

黃頭舍計郎素足東陽女相望入中流腳踢船窗語

七里瀧

疊嶂如欲盡連山知幾重好峰望不見強半入雲中

梭船子

儂愛舺船平郎愛梭船小相逢曲折間始識郎行巧

輈頭梁

百蔣脆漂香（蔣平上二音）輕棹拂不妨好風隨谷口開路起河梁

響山潭（淳安西三十里）

山靄我能記我呼山則應恨無謝眺句唱與響山聽

釣臺謁子陵祠

嚴巖高百尺云是子陵臺六月披裘釣千秋遺像開辭榮因遠（去聲）害逝世果雄才吾念謝臯羽臨風慟可哀

桐廬道中

巖巒回互水瀧淙（瀧龍郎弄三音淙漴本字）四月黃梅雨乍通對嶺茶畦斑勝錦中流漁艇走如虹閣閣似塔村村與（架木爲層樓水至居其顛水大至輒徙去）舴艋名梭岸岸同（孑船小丁蹋船投艢又小丁孑船行數十觔尾隊進出富陽江則人隊而以足搖雙槳）錢氏霸圖澌已盡巖陵釣瀨碣猶崇逢灘挽篙（篙音）千枝斷過峽揚帆八尺風（側帆而過長年謂之八尺風）隱士山錢何處辦人家水碓不勞舂亂啼杜宇波心綠吹落巖花港面紅生事千山萬山裏扁舟羨殺釣魚翁

抵休寧

我行三百六十灘最愛嚴陵七里灣今日相思在何處桐廬江水富春山

寧國道中

崐岈高如何春霧寄相泐雷電挾我輈風雲在其下最高見羣龍貼雲如水馬（小龍無數伏雲背望之如水馬狀）跬步逼太虛騎駿遊九野十里下山麓百丈懸泉瀉山行茲最奇村醪且堪把

宿山焦

驟雨松窠竹飀鳴開房老衲起經行山童抱鶴眠不醒一盞琉璃滚夜明

雄路酒家

春草隨地發勿令生道邊當門置芻豆教郎馬不前烏帽誰家郎揚鞭向何處到門不肯行顧儂門前樹見客入門來當壚自酤酒素手到嬰過知郎得見否

紀聞

繡斧遠巡邊軍書聞道傳山河仍䑣䑺江漢復烽烟亞相新開府君王七寶鞭只愁兵火路遙與雒漽連

聞亂還阻昱嶺

雨中行七盤雨後見林巒虹從殘照出風與亂雲還初謂出門去不知行路難干戈與豺虎一望一長歎

佘坑聞變（佘音蛇）

山凹白骨縱且橫誰其殺者賊與兵輿儓到此各惆悵雨旬怪底無人行近聞部伍大充斥貴陽外宅尤剽輕相公自擁太后走陛下已狩蕪湖營犇亾豈合建鹵簿有司供億還遭楊十家九家作流亡係纍老幼充官丁津梁燒塞不能渡薄暮且宿佘家坑心懷忿怛不能寐

山店月明聞虎聲

陸阻訪水道經分水縣有序

去分水縣二十里曰石門亂山蔥蘢歙水出焉其源自徽州曲折縱送四百里巖巒薮嶡草木蒙翳鳥巢低柯魚泳清流機械既絶恐怖不生山中亦有田播耛後人亦罕至乙酉五月十六日避亂過此綠波瀠彎四顧寂然此中幾不知漢魏儻焉有卜隱之意前年泊九江周茂叔祠下去廬嶽三十里今年客休寧去白嶽亦三十里皆迫於時事不得上烽火奔走豈非命邪以杖書沙遂成八韻留之荒磧斜陽非風雨鳥跡不亂也庶山靈過此一見予志

硤盡谿水大幾家楓竹林舟桴少經過魚鳥不畏人一影初破鏡孤帆遙向津路幽時出險山靜長餘春仲夏稻香滿初晴荷葉新野人存質樸高嶺隔風塵誰閉花源路私將霞景親出山仰不爾前路多逡巡

避地澱湖聞澄湖兵起知故人佟國器提軍嘉興

喪亂餘生且慰棲託因以柬佟

白日干戈哭窮愁海國居驚心杯數住料事髮頻梳清野無來使澄湖急羽書即今漂泊處何地可吾廬

艨艟前時遁福建營戰船名吉章軸金山壁壘新真人非白水師旅變黃巾搶攘知何態漂零問此身鄰翁慣相勸强飯有湖蓴

晃寇休相逼白布裹頭劫掠索餉時謂之白頭賊亦曰晃寇南師盡倒戈膽從前日破愁對暮雲多貞士知天意狂夫據地歌忽傳軍府檄灑涕問嘉禾

過張吉如湖居

爲訪張融宅經過冉里村白雲無著處碧樹有微痕身世浮鷗外城池萬馬屯扁舟遠人境彷彿武陵源

贈澱湖主人

殘軀復不守白骨覆縱橫自揣果何德屢經逃此生扁舟連野夕焚旅去孤城海國行經徧江山事已更時危出處重世亂別離輕斗酒悵今夕臨岐空復情

戰後

隴樹依村合河流抱日明望中春有淚戰後野無聲天意終難問孽凶各借名喪亂餘習在市井亦談兵

嘉興觀孟鎮軍水獵有序

孟鎮軍青海名家絳河老將關陝奏掃除之勣吳越建開闢之勲爰以高秋用申講武望烽堠于澉浦習水戰于當湖鼓聲動而濤沫飛枋陽流而簫笳沸日未移晷已彌七八飲可一石而醉二三特用紀奇筆不加點

將軍水獵事稀聞指點旌旗鵞鸛羣雁陣驚飛迷大漠雁聲遠掣入寒雲灣環魚虎愁羅杙散布騂騮向水濆部下健兒皆漢將濟關曾說舊功勛

觀佟使君提調水師

幕府朝開鼓角聞書生新領鸛鵞軍風雲蚤莫占牛斗烟雨湖山屬使君可許故人句曲隱料難諷喻北山文魚龍海外兼天湧莫向江渥數寇氛

丹徒夜泊

昏黑丹徒郭蕭條夜景清檣陰喧宿鳥水氣薄寒城湖海東南接風烟吳楚并愁心似波浪未滅又還生

經敗壘

漯漯翛惜雲楞楞敗壘風草萌春欲動燐火夜尤紅反側人情外乾坤轉戰中何山可安穩白帽儒長終

懷家宮保公出亾

閩海波濤不可尋三山五嶺戰雲深渡河兒女空從泣太國羇人越舄吟巳見中原成破甑幾多清淚濕華簪書生一劍愁孤掌第了愚臣未死心

白茅堂集卷之五終

白茅堂集卷之六

詩目終

丙戌 順治三年

金陵元夕

街東街西紛彩烟流蘇寶勝各爭妍爲憐維綺曾經慣秪恐春風太放顛

去年燈火沸長安人是人非幾播遷不見宣和全盛日幾人重到太平年

志感 六首

龍飛新數中 去聲 興年虎拜瑤階拱御筵隔代遽傷京維舊雨朝不遂淵湮遷戍埋鼓角悲中夜城闕荊榛起暮烟過眼繁華如夢寐中原成敗本騷然

鐵面虬髯黃太保精誠勇略實無雙定知冠狗能傾國誰料茅羊發出降夜半金輿開壁壘通宵火鼓戰長江力微運去終難挽腸斷轅門建白幢

闖西公賊昔成擒 崇禎末流賊命呼公賊 上發 稱 大將南來報好音語激君臣俱下淚 事見 望黃靖國編註 乙巳六合 節奇中外盡驚心千秋牛渚三更月永夜龍城萬戸砧見說揚州丞相墓相望荒草暮雲深 史公 可法

丞相奇謀何所作 去聲 諭做 布衣疏食對窮賓陳濤軍潰難酬國趙括名高祇誤身濮野烟埃迷甲仗蕪城客吏散平津邗江應有湘纍恨怪雨腥風下鬼神

江左棟梁閣阮馬中朝心服倚劉刀門旗信節當方面畀敕金章總掛腰漸上將軍真百戲幕中女子更千妖蔣山敗後兵聲歇誰射錢塘八月潮

鍾山舊日英靈地伐木戕薪劇可憐鐵鳳銅駝春草外金笳畫角亂雲邊列朝寢廟無神主前代王孫失墓田臺諫就陳三恪義天書乞降守陵員

第宅 二首

驃馬蹄生聚東風曳大旌蘭錡 音倚 新第宅開府舊京盤白雀調絃急黃羊入饌肥隔年王謝燕秪覺主人非

蕭條風景外回首望神州草滿張融宅烟飛王粲樓釵鬢更 去聲 結束子弟祖龍裘十里朱簾地干戈一旦休

擬古

人生若飛電蘊忽不可繁當其飆景疾勢若熏蒼頏朝開金張閣暮闢許史阡西園賜祕器北邙送衣冠白髮畱恩怨黃泉無憾懽千秋百世後磨滅誰復論

日出維城外人起維城中維城多冠蓋車馬如蜚蝨撞鐘寢堂室曳佩妻房櫳清唱激哀響甲第羅悲風梟鳥飛夾日投蜺向淡宮荒哉聲利子慨忼難爲終

置酒召我友駕言臨高闕攀襟四眺望然後盡一傷黃雲散玄碭紫氣離咸陽聖賢盡寂寞何況猖與狂涸若失水魚亾如岐路羊十觴不取醉唧唧我心傷

江干

荒林風色黯結纜晚江邊石馬前朝墓檣烏得渭去聲船金仙終杳漢玉璽豈同甄落日團團影孤城麥秀邊

胥江遇雨 相傳投子胥處

胥江四十尺 蘇州胥門外戰國時大江萬曆中議開濬度工寬四十餘丈耳 平望水瀰瀰雨勢欲來合雷聲初起遲滑花迎短棹遠樹濟幽姿不見鴟夷子滄浪日夜思

感事

送別贈春草扁舟獨杳時東風花鬪豔寒食鬼題詩故國江山好還鄉士女悲偏逢子規鳥啼血上棠梨

雙橋

雙橋春漲起要水入河流白日孤城閉青天野樹浮溯洄從洛曲窈窕辨林陬輕棹羣鷗外衡門晚見投

北泉灘閣

賃宅兼賃圃灘疏春巳殘時鋤落花瓣自給山中餐雷雨始奋豫洪波生平川蚓吹巳在宄蛟龍寧久蟠亂世功名易賢豪出處難徘徊隴畝側日晏起長歎

聞水車聲誤是杜鵑

水車亞軋鳴彷彿聞杜鵑吳田平若案百里無山川衆鳥既牉託弋羅又紛然所以歷三春寂寞如秋殘羣飛宿曠野結巢葭菼端陸禽而水處夫豈得巳焉自經喪亂來物性失所便風入感梁鵜帝弟二音志士悲叢鷓相彼微物命驚飛思自全人生重土著蹤跡徒攀牽

震澤

江澱東南滙名區震澤聞幾城臨一水萬頃渡孤雲林屋非無地山在湖中樓船亦有軍當年仙隱處安穩在湖濆

無題

攬擷芳菲三月春江南好景正愁人千金買得芙蓉樹蓮子隨他更不嗔

總戎蕭公舟讌

柳色滑芳堤鴛央掠岸飛銷魂兵甲窟遣興管絃圍天鼎賜窺鏡籬喧蜂坐衣沅湘有蘭杜春盡不成歸

舟行望樓上月

綺疏初滅燭屈戌定關森可憐後夜月付與蕩舟人

月落鼓聲動統如生客愁船開雀竿影直上最高樓

西湖

盡撤青帘抑絳旗酒樓笳管健兒吹孤山一道裙腰草處處歸流襯馬蹄

南園

南園蔚花草春色能幾何坐見芳菲歇風吹綠樹多

錢塘讌集

野田馴幄軍裝集古戍樓空白日多尖綠巾鞲花葉舞短長豔送柘枝歌千年廢苑仍簫鼓百隊金鐃畫綺羅惟有春山渾不識隔江數點蘸青螺

戲李將軍

雙劍無心物雄雌相憶鳴如何壯士志不有美人情妝鏡親調粉釵梁暗結纓未須嫌滅燭啼鳥下嚴城

岳王墳

岳王墳墳樹柯幹皆南生人言月高石馬動往往見有冠裳行栖霞嶺下西湖路歌舞靈衣幾新故九原莫恨南渡微南渡山河奈復非

西冷橋訪蘇小墓司馬才仲云墓在錢塘幕府廨後答因小小西陵栢之句誤以爲在西冷耳僧應隆括異志云嘉興縣西南六十步通判廳前徐凝集亦載之羅隱詩魂兮攜李娥是也弘治中于景瞻記西冷降乩詩與才仲記皆僞作也

蘇小孤墳在秀州西冷橋畔鬼曾遊只今錯認裙腰草踏遍東風紫陌頭

岳墳遇雨書壁

大王橘樹已更栽誰見冬青抔土來隔代山河千載恨時時風雨灑蒼苔

雨後曉起望南屏山

南屏通夜雨萬木曉蕭疏雲氣猶黏壁溪流欲上魚登樓愁似減短髩不勝梳漂泊乾坤內詩成失所如

觀魚

四月西湖水接天垂楊萬樹綠埋烟春來真道狂風好翻卻漁船總可憐

湖心風息看漁舩水面撓痕更可憐釵股從橫劃明鏡流星尾跡過青天

首尾齊排學貫魚鳴榔次第麾還紓雁行寫霧初相似鸛井盤空後略如

十里湖光入夜澄連艖燒炬傍南陵曾聞滄海明陰火不數峨嵋看聖燈

湖裏樓船韎韐游江頭萬帳列貔貅軍中日索魚鯖急特縱漁郎午夜舟

綱脚橫挑箭鏃長漁娃傳玩到漁郎卽今烟水茫茫地何處曾非古戰場

題畫

上苑離宮景物移風高獨許野人知楊梅盧橘還如此腸斷江南五月時

吳易擒

不見降旗出喧傳廣輭過帳前縛已急坐上客如何野老看軍寵幽人望薛蘿渡河千騎入四面起鐃歌

斗大婁東印兵聲滿太湖量沙總兒戲阻水是窮途游卒初傳箭樓船輒獻俘道人金粟參穩在白雲無先玉山自號金粟道人別業在湖中白雲海春母齋居樓名也○呂按詩話紀事吳易字日生吳江進士聚衆太湖白布裹頭爲號皆七郡貧民分廵嘉湖副使誘擒之費監國魯王敕九道一日敕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易二日敕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先生加兵部右侍郎賜上方劍三日特晉兵部尚書長興伯四日贈易父太學生吳邦緒總督浙直太保兵部尚書長興伯五日贈吳易母一品夫人六日晉封寶應伯七日封吳易妻一品夫人八日晉封吳東伯九日武康伯獲銀印五顆長興伯印清河伯印寶應伯印吳東伯印武康伯印又將軍印九顆奮揚將軍之印平朔將軍之印復宇將軍之印度遼將軍之印靖漢將軍之印興原將軍之印滅口將軍

（甲破口將軍之印關防六顆長與藩標察覈糧餉戶部關防長與藩標理餉戶部關防長與藩標贊募監紀關防長與藩標協理監紀關防長與藩標督領戶部關防一與易耳衆僅數千而爵位部署如此豈不誠兒戲哉）

望太湖

積水四萬頃乃爲大海郵百川所輸會九秋方盛流晃
朗天宇大泱茫雲日浮縈回望林屋沿越愁扁舟舉酒
屬飛鳥散聘臨素秋落霞一片綺明月灣南頭范蠡昔
避世解綬從此游今爲干戈地惆悵增餘憂

華燭引（呂按楊用修增損梁人燭賦爲華燭引）

孟秋下浣霸月初朒朱鳥斂威陽烏縮足銅荷吐燄金
芝發煜烹羊宰牛張琴擊筑宮中美人字碧玉揚輝倚

盤瘞華屋白團作鑑秋蟾明沈香爇炷春雞促三五二
八夜何其昔何盛滿今何將停觚頓憖心不怡廷燎霞
燭雲錦帷主稱於樂臣致詞陛下光被誠難知夜闌酒
多更漏永高懸數點銅梁冷蕩漾金盤露水光動搖玉
塞星河影日沈月沒天宇空初七下九氣如虹二曜合
璧日再中萬姓歌樂皆言同

八月七日維吾以降今歲越歸老母以望夜謫月
舉酒竟醉賦五十二句志感

憶昔兒童日嬉遊自歲時爭誇猾日好共詡譆言奇小
祓山花繡幽齋石竹難寒溫須覆復出入頗矜持紊唄
時特誦愡昔一一寬滌池貪弄[illegible]界紙學題詩玉虎僯

初賦（十歲有游江玉虎二賦）金環尚不迷（予有前身事）大家教曲禮小
婢誦新詞丱角稍稍（讀平聲）出奚囊得得隨等身粗自撿
過目了無遺同輩爭望履先生盡捋髭八叉矜易就七
步詡何爲玉立腰鞓滿春風帽帶垂醉揮銀鑿落拓舞
[illegible]雙枝不識黃金貴焉知白日移論交皆管鮑立志許
皋夔海內胡多故朝端竟莫支萬城兵甲滿一樹卵巢
隋（許規切）大命何倉卒中原盡仳傂奉天城未築靈武位
仍危倚託非王粲潛名異運期幾回蟾闕滿數作嫩宮
推犬馬徒羸頓牛羊且齕齝蒼愚仍我忝懷抱逐時衰
麵飯山田熟楓香野變玄何時返江漢差慰北堂思（愁愚）（一作浮沈）

金處士仲宣讀拙詩見貽佳篇奉酬二首

慧性雖自天文章貴有德名實苟不符鬼神掣其筆伊
予薄劣姿未敢當（去聲）繩墨世亂失賢愚斯文混黑白用
才行墨內儔輩罕所惜豈知君子心即此鑒品格高吟
三五咏提獎懼非實咏罷有餘情令人動顏色

句吳有高士落落無其倫三十乃不娶五十度爲僧屨
空賈老囊更帶榮期繩白足有雙屨鳥皮無四棱（呂云几也）
坐下屈軟瓠（振一大瓠）手裏御猻藤曉曉松閣磬煌煌竹間
燈下可礪薄俗上可格鬼神我論豈虛與君言豈妄陳
貧賤趣安今寂莫情彌申君看古人意時時思隱淪

容有述家宮保殉難狀者（被害溫州江心寺）

海畔孤臣事已終北來消息未全通江心寺裏南奔座
猶有前人淚點紅（張世傑至江心寺見高宗南奔御座相率哭座下）

贈王錢塘（臣緍字大緍一字緍雲歙州人崇禎十三年進士知錢塘縣忤大吏罷官甲申京師陷欲起義擊賊未果順治初走海外魯王授分巡副使兵敗爲僧　上赦之許其毋弟還蘇州）

久別驚重合寒灰冒再溫淒涼竄海淚痛哭舊朝恩徐
庶初經放陳宮竟不寃物情龕悼惜天意獨周存喜出
黃泉隧來過黑浪翻遙知嘉慶畢苦話別離屯隱忍誰
能識傷心祇自捫他時相見後重疊拭啼痕

答王錢塘見贈次韻

弱歲羅寇氛家山遂淪沒颶搖江海間苦被豺虎逼非

無子公志愧乏林慮德（後漢任文公知當亂令家人負重環走亂作文公家遁入子公山晉庾袞隱林慮山從者千餘家賊不加害）四海一風塵全家寄他食乾坤
倏反覆神京栽胥溺狗坐玉陛頭穪奔金閨側（李自成僭坐皇極殿眩暈走下先是禁中屢有狐妖又黑物流轉）初聞潢池弄轉見白日蝕當
春數月內黃霧紛四塞中原有翊戴頗賴忠良力鷲定
還重陳喜極翻飲泣儀曹奉哀詔中使降內敕大旨雖
未宜規模幸麤立于時七州士藹藹稱王吉封事伏形
廷攄憂固臣職誰能叔孫諛不念賈誼直王政適多門
賊臣誤人國董賢三公貴侯景九命錫許與列外藩臨
難飄內鬩咄哉王錢塘忠憤洵所激恥絕餘耳交義結
儕橫客接輿首既髠豫讓身可漆傑囚到識訇悵望鍾
山色孤臣分自久母弟有異域蒙　詔許放歸慘恩盆
悽惻扁舟溯春華出沒隨雁鶩笠澤水拍天吳山悄慾
碧予昔初垂髫承君子盆別來忽十歲相見悲偪仄
人生隱顯際倚伏諒非一學劍苟不成讀書復何及升
平儻難遘殺運方乘生女戒妝簽教兒褫文筆故里
非厭歸焉能久鄉璧長歌聊共慰惆悵難盡述

虎丘寺次緍雲韻時有歸楚之約

何登董晉剎石勢如削成靈气散白虎空中閟塔鈴前
聯翩鹿苑迴眺闔閭城萬緣偃蒼郭連山舒翠屏生公
雨花處有汰無人聽汲井愛濟冷捫蘿憐石硎徘徊遠
日夕海瘴東南青欲遂一帆便秋風歸洞庭

擊水行（金壇道中）

河伯隧幽敦鮫宮夜鍵扃（平上去三聲）篙師奮長杖擊刺相
怒爭初如出土雷隱隱地中鳴漸如萬馬入飛破同流
星又如灘瀨石匈匈驚砰訇復疑海潮至颯颯風雨聲
我聞川利涉茲日胡艱慳安得石頭炬鐵鎖千丈沈亭
午光破碎片片波上橫渠魁幸解散餘黨猶呼嘯逡巡
瑤妃出盤結龍魃城金支翠羽狍煇彩空中停元龜失
採聽擊殺不遑生赤蛇中不走雷公回轔轔忽時撇捩
過舷側鏗好音聞樂豈濮水浮磬非泗濱恍疑殿腳女
環珮來琮琤洺泱一水相變幻千萬形山谷挂石鏡巖
際排瑤篸瀑布斷千尺逕危防頓登仍愁蠟屐滑莫訏

車輪轟人家小盆池亦解弄空明魚鰕困狠甕鰕須如雉經此時長安道風雪連昏晨行人髭與髮凍洛求緣纓元冥太狡猾作態戲生人日入風稍緊稱太麥合勢眶輕勑沽一斛酒勑音賚杜詩報之以微寒共勑酒一壺聊謝長年勤努力破前路波間開五丁

贈陳餘慶慶字稱伯荊州人授銅仁府推官延議馬上英科道交救得免改餘慶知縣未上聞變入茅山爲道士薙髮令下遂爲僧徉狂縱酒素以俠客自命曾欲甘心阮馬云

男兒不得志流淚復如何貧賤妄相許結交空自多未收吳劇孟私愧魯朱家惆悵生平事休聽壯士歌

劍

神物有顯晦順時當發機豐城氣未威吳庫火猶飛歐冶不可遇干鋣寧見奇安得曾陽翟提持回落暉

鐵如意

金石本至剛百鍊性尤毅屈首如有懷強項真可畏指揮塵謝能周防劍非利毛史愚卿間呼君鐵常侍

妾

買妾當買俠買僕當買愚緩急同一心生死必與俱君看西家施不若東家嫫榮華何足貴所貴丹忱輸

虞園夜雪荅來初先生

二十五聲更漏低炙簧未暖酒行遲雪花遶燭春蟲舞半解貂裘擁少姬

贈鄧泰舒列

鄧子結茅天荒湖因號天荒老藏身不見惟白波繞屋無人盡青草問君幾載住荒湖長男乳兒婦乳姑長饑不問盎中粟得錢月付黃公壚有時索句對青山不語不笑搘頤眠君不見陸甫里元次山聱牙佶倨不肎服酒徒漁伴終殘年

送稱白往篁川賀尚書招之

我生識得三浮屠雪菴和尚李卓吾貴州老尹昨奇絕五十不見頷下鬚爲官遭際徒岨峿爲僧豈合空延佇何必杖屨訪高人高人具眼自識汝吁嗟陳生汝胡不得纍綬縮汝身緇衫白氎老風塵十年奔走不得意七尺支離長傷人君今歸去篁川住我坐金沙望烟樹桃花春水漲前津倘訪賀公來蔣墅

浩歌

大道蟲萬類中間我爲人十年尚乳臭二十多苦辛山河一淪喪湖海迷風塵獨乞瀨上食三莛郢水春壯士心不怡拔劍舞秋月賤子亦何爲浩歌徒激烈濁水不照影誰復知寸心愚周困新豐韓信餓淮陰嘗擬報恩重出爲四海欽紅顏不須臾白髮愁見侵長歎意多傷短歎意多苦回腸碾車輪欲訴不得語築室有夷跖飲水有盜廉古人重此理今人不復全

今夕次虞君哉韻

寒梅發屋角新月延冷光嘉賓滿四座且盡今夕觴腊

丁事高義賤妾心悲傷懽愛須及時宛轉歌春陽天寒多雨雪晷短愁思長含情舉環佩爲君結衣裳

陸放翁筆記長安民務契有云某處至花萼樓某處至含元殿感書一絕

花萼樓前瓦作堤含元殿廢草萋萋當時民契分明寫不似南京內府基

書司馬遷傳後

事業雖雖成敗論捐生報國許誰眞斂兵盡邑三十里共死尸鄉五百人太史公非輕節義小朝廷亦有君臣當時苦救鞮汗敗爲冀緜余倘入秦汗音酣山名李陵戰敗處

虞園除夕來初燈讌

燈火虞園天下無玫瓈彩障照醽酥食單不美中山府江左傳徐中山王食單釀浛還須調水符虞自釀九峯泉酒致語哄傳三耳句罷筵撿點十箱圖可憐盛世風流事倘在貞常海一隅

丁亥　順治四年

張公亮先生明弼雨中寄長歌至效體和之筆不加點稱白在傷知狀丁亥人日張詩我生甯損髮金碧卻讓他儻生石渠十日仰天坦腹臥蘧然自負腹中書橫行直蹋四天下未逢牙角相撐者今日何日乃見君使我不覺目瞪而口噤天與奇慧從岐嶷手扶風雷無端倪予濶予狂謂已私焉如作人今在茲西方有人日獨舌出盤地一丈餘校君之舌彼猶縮君舌能抒雲中居男兒才姓無不至大上有天地下地五方四隔誰幾臨九垠八柱皆鬧君家七澤七藪狀我處三江三

羽鼎此問老公疑漢大何與身游蟻穴望見雲氣徙徘徊顧赤方我昔嘗吞丹冢見君拊掌在我旁以茲相見識前身雙星直入一月光醉來齊發天海詠嘗同猶記煙霞香伏月作虧東北角餘星豈薇文昌芯顧赤方我欲左挾太白右披老與君直上崑崙絕頂流精堂

天靈墜地不肎滅化爲七尺之老公精華欲掩日月霸叱咤乃與風雲通媧皇顱髻腳何足數一腕已足撐長空有時戲入壺公瓠有時縮作橘中翁孥兒握捉不知事開戶大笑如蟆蠓天公年老太愚髦不生精民生狡蟲吁嗟乎崑侖是君瑙兩凡是君瞳胡不翻身直入鈞天宮上請上帝更陶鎔九州四海無凡庸烏作丹山鳳獸作鍾山龍狐頭狗領盡捐變蠅吹鼈欻成淸風汝當發身入日問羿罪胡爲跌落九子使不得竝光萬古長西

東丈當問彼婦胡爲奔入月姨窟縱蟾放兔食如弓琴張子汝有文明造化之奇功龍賓鬼雨當相從雲車仙導來豐融小音作八琅雲璈九鸞管大音作崳山石鼓浮金鍾琴張子將令旃檀刻像不足供養汝除煬咸陽十二巨人銅琬琰鐫名値底貴會須磨卻太華五千仞之巖挺緊余誤飲天厨五色酒瘦墮塵寰稱阿蒙自顧身如大海一寸木狂飆惡浪日夕相撇春琴張子我願爲雲願汝爲龍何物二烏稱二公飛上天門破天鑰胡爲乎偃僂跼蹐甘與人世爭懞幢

無題

白日風花有所思晨妝不理坐多時翆蛾無語向青鏡

南浦愁紅影對垂
遮渠心事待如何微動雙眉出餉蛾妝罷羅裙輕欲起
東風簾外落花多

春郊繫馬圖戲為唐郎

綠楊繫馬誰家子乍可相逢作唐字雄蝶雌蜂撲掠飛
輕鶯重燕酬春歸沈香熏盡情難久留得烟痕點畫衣
願言終命如金石為指南山黑頭白金衣唱徹曉星殘
門外郎嘶三丈日

春日閶門

日烏天青飛百花吳儂年少太矜誇哨聲鶺鴒金簧起
遙指層樓是妾家
水淺篙輕蕩畫船酒樓歌管自年年風光不管興亾事
買盡春工亦可憐
十五女兒白苧衣妬他嬌燕近身飛誰家寶馬金鞭墜
停著香車未肎歸
一群驕馬曼胡纓薄暮鳴鞭闌入城翠鈿紫陌乍零亂
明日落花啼曉鶯

鄰姬

春閨初日照垂柳午風眠妥坐調脂粉濃妝試管絃花
開笑聲裏雲墮舞衣前公子方游俠何人惜少年

隔花

生長綺羅下慣調絲竹聲隔花時一弄不肎遣郎聽

送婦翁蕭公整旅入閩

英雄宏勇斷智略貴經權審處甘人後艱危識事先謙
虛延副貳灑落據中堅獵獵旌搖一沈沈鼓伐千七閩
初定矣百越正紛然潰丑何勞鏟殘氓實可憐袒呼爭
左臂奮臂競前鞭聲動鯨波譬槍巖虎窟穿虔刀須贖
佩增斗合明捐民帶瘡痍問才宏擁彗前漫期麥閣畫
深歎繞朝鞭擺脫辭兒女襟期袓大賢戰袍春草上突
騎野雲邊殊采傳宵帳鞞婆醉錦筵威聲徵漢將事業
問名賢百歲何榮爾千秋足畏焉朱門留縫掖繡幕倚
神仙逸少才真妙虞卿見不遷感知酬白雪愛士拂青
氈會待分爭息鐃歌佐凱旋（儒行逢掖亦作縫掖有平去二聲大袂衣也）

望虞山

我從覆釜口回望開心顏白連海上潮青見城中山雨
後掛飛瀑素練拖烟鬟長風從南來散散巖壑間巫咸
既已沒虞仲安能攀誰移北山文悲至不可刪

送陶季深問藥茅山

牢落風塵際君情託友于禮文誰在野家世爾為儒喪
亂淹吾子羈栖屈壯圖形骸愁倚薄魍魎浪揶揄阮瑀
才難棄任安義不渝翩翩真記室汨汨且窮途獨往青
山在偕行白社俱野陰流雁鶩春樂沒蒲菰蒼朮茅山
近丹砂句扁無青童與消息洞口弄三珠

陌上

日斜春更麗陌上草尤薰花借風為媿人烝氣作雲旋
邊羅綺出鶯外管絃聞鳥啟行相雜巾車路不分旌旐
逐採折蠶蝶遠紛紜楚客偏憔悴長吟下落曛

偕門人游西陂

自為玉峯客未遑事幽討丞起思所之訊知西陂好輕
舟扳泥澱一路入溪杪蒲葦過來無驚呼得浩淼蕩吹
艇了動門落風正嫋荷香生長空天水相與白未知若
炎溽斯復盡傾倒淋溼蔓盤萎屈注茄艉隱阮車信所
遭陶與更安造子美昔在矣何事詩獨少

答賀尚書世壽步原韻 一

尚書劍履斗杓尊坐擁琴書處士村有使高名留紫闥

定空晚節傍青門玉璜金匱何年事丹井砂牀此日存
侍詔不須相問訊藥鑪詩卷老中原
憶昔旌麾出帝京風流儒雅作干城名山盡識羊開府
岐路先迴阮步兵部散絳紗羣弟子坐收白氎老門生
陳惺雲蘿整日長無事不問悠悠世上情

集賀尚書淨香池咏古拈得三物

武擔山蜀王妃墓門石鏡

蜀王送女入空山白石寒輝翠藹間多少人間青鏡客
返魂香斷不知還

泓寶寺張麗華胭脂井闌

亡宗檄公主礙邊跡湘水夫人竹上斑離別無過亡國恨
莫嫌宮井淚編襴

瓦棺閣則天后繡羅裙旖

佩環零落上陽宮和淚開箱見舊紅留與江南新士女
罷看香影懺春風

丞發奔牛賀公過舟中

雨盡翳埋散朝暾明鏡中山光數日收鳥語一春同多
難屢行役蒼茫西復東謙謙喜相訪獨有鑑湖翁

送王生遊廣陵

絳雪難成雙鬢新黃金未就敢辭貧幾年茂苑愁邊客
三月揚州夢裏身（二句集前賢語）魚子飯香停短棹柳根塵起
上車輪莫將方術干時忌戶外人呼祁孔賓

句容道中同季滄作 二首

首夏當暄和出郊正清曙憧憧道上客蘙聚紛百慮代
移物象改世亂生理遽兩載重經過撫事增惻愴軒軒
車徒嶽攘攘馬牛渡蛾垤衍復成蜂房壞仍聚孤城尚
無恙十里鬱炯樹花氣不辨名鶯聲鳴何處我友馬在
前十步一回顧有何欲具陳咯咯不得吐
西北維崇山京口跨若帶龍虎相蟠踞氣勢警衛大層
江望坡陀遙與八公會樓櫓掠山前肩輿出山背蓋蓋
鍾山樹無復舊叢薈爽氣初不如山靈亦無賴諸峯各
回首羣阜皆破碎誰云赤山頂尚有前人砦（五代避兵處）

小雞山（在太湖中）

春來兵火靖湖灣鴨觜輕舟任往還吳江小船名爲赴酒人花蕩約月明搖過小雞山

光福山居絕句十首

紫燕黃鸝何處來紛紛撲㭊復穿槐生憎爛熳榴花色故亞牆東低處開

詁譎巢燕語新晴愛汝翻飛眞性情卽看命子彫櫳上預貫香醪與落成

山橫岸㟍山名靄不見雲近太湖時作雷無風柳葉低還舉欲雨鳴禽飛太來

東鄰野老烏角巾挈甕邀嘗上番去聲春花間得路先逢鳥竹裏聞聲不見人

此中兵火獨不到屋側高下皆茶畦青山幾曲籬落斷綠樹萬章鵓鳩啼

庭前新梧走百匝非喜非憂何恁狂昨宵夏至大雷雨迸筍穿堦人較長

鳴蜩初引日初遲黃鳥跳枝聽復窺向使抱枝喑不語金衣何處認長綏

陸雲善笑唐衢哭寂寞千秋誰是非世事年來顛倒甚食熊何䝉食蛙肥

具區三萬六千頃山中遠望如雲浮海堧黑墳易播種躬耕不用烏犍牛

漁侶樵徒有老成擕時憂世笑書生不知明允緣何事

却著權書苦論兵

勸陳餘慶飲

山中梨栗次第熟數朵榴花紅欲燒堦前碧桐雨已落池裏朱魚喜自跳恍忽別離纔幾日可憐節敘不相饒縱令爲樂非吾土肎放香尊與濁醪

采蓮女

荷淀蒲帶長鶯起兩鴛央飛飛背畫檝盜盜響銀塘菜裏翠羅溼花勻紅粉香囘舟不覺晩渡口已斜陽

吳俗采蓮女鱗鈿翡翠簪紅心置懷袖綠刺罥衣襟菜窩分私路花淀怯獨尋婦姑敲剩夜悽絕過秋砧

山中

山中初伏候江上晩來凉平楚飛殘雨遙峯戀夕陽一身寄江海何日不舟航耐可風烟外波濤盆渺茫

雜咏

松下

山光八月晴松子落如雨秖知林中陰不識日當午弄影復何人枝間跳蒼鼠

澗邊

呼童汲清流迴臂學猿飲白石粲兩邊可漱亦可枕不受魚鳥欺何曾狎黿鼉

岡頭

兀高坐日夕紫色望崚峭雲起一峰接猨啼空谷瞖眼

前無俗物歸鳥與山僧

澱上

秋隨夜氣長(上聲)地與幽人閒照水月中月認雲山外山
偶來坐磐石談笑不知還

湖中

龍女曰霓裳湖心作風雨山空多古木夜夜自來去歌
舞散背囊吳王在何處

秋禊

晴郊揚麗矚移席秉柔翰秋水亦何澈寒花落較難杯
中見雁影仰首覰雲端因歌旄葛咏誤觸下泉歎

慧山九月聞鶯

慧山九月雙文鳥飛上枯楊故故啼東家桃花亦無賴
發緣開出兩三枝

存沒感恩詩(有序)

舟次端陽合肥龔公來從京口停橈望見涕泗橫流
計別八年何緣遇此感恩知己物故強半是夕作詩
五章

今太常少卿合肥龔公鼎孳

泚陰夫子人倫鑑江夏黃童賞遇奇亂世曾思郭有道
不才深愧魏無知迎師抗疏論先帝道聽牽名誤黨碑
醉後呼天應有以可憐心力與時違(公初令蘄水見予日此江夏黃童天下無雙者也順治元年代御史吳疏請崇禎大行皇帝葬諡馬士英實[illegible]以公入黨籍)

明故巡撫鄖陽副都御史崑山王公永祚

三年持節慰明主萬死投荒荷聖慈負戟未遑那有補
揮戈無計復何之西州痛哭腸千結南向招魂酒一巵
多少絳紗名弟子懷沙有賦不勝悲(李自成攻鄖公戰被重創鄖陷免死遺戍明年殉節公前督湖廣學政張獻忠陷武昌反縛諸生千餘投於江)

明故太僕卿江防副使仁和許公文岐

許遠崇袞身後事千秋忠義出清門一丸彈壓江城小
半壁孤撐楚寇餘坐引終童青滿架興高庾亮酒盈尊
傷心南八歸來日空弔睢陽一郡魂(公駐蘄州張獻忠掠野予嘗上策公以月夜引予登樓痛飲援兵盡叛城陷公死之)

明故太僕寺卿兼直隸督學御史澄海陳公良

弼

曾逐先生千里程海陽山驛雨盆傾後車黃鳥聲聲語
前隊青驄緩緩行舊節石頭誰更取信旛海角不成迎
兵戈阻絕山川迥夢與南雲到粵城(乙酉予寄休寧聞變追公至齊雲山滂雨公駐驛以待後聞殉于閩)

明故旌表劉貞節先姑

名香繡佛日周旋鄰下承歡二十年韋母周官曾立詁
班姑漢志亦成編誰家匹婦蒙天語我祖流傳有地仙
鶴駕瑤池歸去否孤墳四載蔚荒阡(予稚從姑受經史嘗述先祖云仙識當有一地行女子頤刻名姑陽終自言歸玉山今尚唐皇山)

明日龔公以詩來依韻和呈(四首)

楊舲風急正中流意外逢公海畔遊拜起立看同墮淚
酒行坐穩更深愁當年曾哭羊曇路初聞公殉難此夕真疑
郭泰舟詞賦天臨離亂後南皮賓客舊應劉
薊門羣盜隔吳天關隴麻鞋苦不前國士未知投足地
鰥生應老著書年望中欲恨王孫草樹裏啼痕蜀帝鵑
慷慨索公須盡醉雒陽後進許誰憐
招魂無計酹樵傷拔髮何人下大荒青眼阮生惟念魏
白頭江令自稱梁地偏作伴宜陽將壁立還應典鷫鸘
摯虞論才都寂寞酒徒江左傲諸郎杜詩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劉須溪云總自梁入陳自陳入隋歸尚黑頭故以梁字媿之按總在隋為上開府歸老江南有南還尋草宅詩紅顏辭羣雜白首入較輗于此可證子美作此詩在至德二載年四十五心戀喪亂有去官之意故詩云云蓋謂總白首後還吾則愧之庶幾及此黑頭而歸耳總釋褐于梁往往稱梁江總不忘梁也李義山亦云前身應是梁江總不如須溪所云

哀鳴鴻雁稻粱謀短褐荻蘆已四秋皂帽空閒遼海角
烏衣無復大航頭曾同花月悲吳苑目斷關河問合州
盧州梁日合州誰識高平舊公子烟波難覓仲宣樓

附 丹陽舟中値顧赤方是夜復別去紀贈　龔鼎孳

吳船楚語隔中流招手相看續舊遊多難感君期我
欵赤方集中有弔余與善持君墮雞詩著書空老益人愁香薰袖草三
更月酒滴離雲百里舟落日金閶遲客履座中詞賦
倚應劉

遼海驚回亂後天逢人重數別離前兵戈憔悴空三
戶青曾猜疑近十年名士渡江推洗馬窮途握手當
啼腸滔滔楚澤芝蘭盡屈宋于今倍可憐憶楚中諸子也
寒駝野棘蔓長楊帝子樓臺暮雨荒鴻爪雙飛迷故
國龍門一漾照河梁當時我自憐鸚鵡來世今誰問
鷫鸘王粲離鄉名轉盛多情猶說蔡中郎
聚散緣尙不易謀此宵燈火竟千秋一脉海上憑龍
服三絕人間識虎頭對客調難操白雪關心曾每到
黃州玄亭酒盡侯芭遠多少江山冷竹樓爲王子雲奚中雪兩

孝廉

姜如須招同合肥公曹秋岳周穎侯半塘舟中限
韻

海湧峰孤亦易攀虎丘一名海湧峯巖城燈火啓重關千錢高
價來溪酒萬樹名花鄧尉山殘月遠從林屋出寒潮夜
打石湖還亂餘風景無多異坐上何人最愴顏
宵深水月冷交光市店疏燈挂幾行打槳客今來直瀆
吹簫人住在橫塘寒泉虎氣多年散別苑雞陂歷代荒
如此江山供一醉屐聲歸蹋白堤霜

如須雲國季深可遊虎丘飲道公房疊前韻呈龔
公

江東名士跳提挈林下支公但掩關七里半塘仍禁足
三門外望更無山櫂來請笏繩牀醉斜挂雕鞍酒甕還

冉里故鄉傳此地未知何事太常顏或問支道林王修齡何如二謝支公曰固當攀安提萬虞書注商山之顏猶山嶺也
未能避世學焦光且與漁竿作隊行聽汝道生留講石
移家慧曉愛山塘開殘花草吳宮淚戢定烟波海國荒
激楚獨餘游冶客不堪青鬢歷星霜

深水酬閔宰 泳魯

瀨上逢君擁蓋旌江南歲事正崢嶸不緣知己邀歡切
誰遣銜泥匹馬行四海龍蛇當日恨一尊風雨故人心
書生食祿猶黃綬無限將軍甲第成

伍員廟

楚國昔殺士斯人遂流亡吹篪到吳會遇主何慨慷一

舉伯業成盤盤盟蠻疆西上拔郢都竊兵逐昭王伍胥
卽蕩滅已亦終受殃功成身不退下慚張子房漠漠水
烟晚寥寥鴻雁翔千秋一俯仰淚下霑衣裳

閉門寒夜季滄見過限韻

北風颼颼鳴庭柯白田先生時見過烏銀價重且須購
石鼎何險來相磨安得更吹黍谷律却令長憶蕭風歌
肉肝貂鼯者誰子雕鏤獸火圍嵯峨

至夜雪十一月廿一日同季滄限韻

玄冬午夜初陽生地氣欲飛葭孔輕黃昏雪霰暖猶集
侵晨松霧寒愈明案溪微聞決溜水竹戶但有穿階聲
中朝冠蓋近何在午醉駝酥回火城

美人觀琬圖

夢到昭陽殿承恩入綺櫳鏡前含笑立偷看守宮紅

夜雨

高樓夜雨來殘燈背書幌但聞簷外聲不辨階前響

戊子 順治五年

聆姬

蕭蕭鉤風入韶光照眼明錦花珍重手勸酒淺淡情難
勝新變宜春鶯第一聲曲房歌舞罷彤管與題名

楊花

楊花如雪颺二月滿章臺陣陣風搏合疎疎雨擘開寶
環難就捧雲髻易黏回為憶登樓咏還憐道蘊才

偶見

兒馬上紅橋低頭避柳條自憎香粉誤雙蝶撲眉梢
春風動花枝先上佳人鬢濃笑入闌干山桃插不正
白楊青草地烏鵲啼春酒落日隱朱樓游人數回首

采桑婦

春風隔亦和春雲厚亦薄蠶婦行采桑但言春日樂
蛙鳴不離水夜靜聲滿山月明蠶婦出月落蠶婦還

述徐卿聞人

水禽一聲山月秋江波微散樓上愁見說隔江梳掠好
畏渠消息到揚州

送人吞洲

楊柳枝頭雨風吹上客衣春光去無限賤妾欲何依行
旅他鄉慣音書遠徼稀候鴻多未北尚作往來飛

荼蘼帶露

解帶微聞洗水香素娥齊卸百霓裳錦薦日炙成何事
不及卿家露洗妝

飛花

揚花飛盡梨花飛春去園林綠漸肥幾面簾櫳消不盡
平分一半上征衣

舟中聞烏聲楊人云巧女兒感而作歌

石楠香溢林光青山雨欲來巧女鳴凋花巖葉垂不動
細蜓嬌凝平聲如有情斑鳩號拙婦白頭名老翁妍媸逐
人意造化將無同畫眉藏勝狀不一軥輈覞哾嘲春風
就中巧女聲正悽宛轉正令兒女悲出從綺陌徘徊聽
歸近紗櫳自在啼昌云鳥啼也絲坊嘈嘈雜機杼有似流泉
下極浦此時巧女時一聲織婦聞之淚如雨東家少婦
工織縑近被官編作機戶巧女巧女汝莫啼古來才巧
多苦饑

揚州鈔關相傳故相史公可法成難處或云投城南九曲池水或在廣儲門外

金勒馬頭紅青樓一路遍長齊掃地花舞盡隨風第
宅新朝改豪華舊俗同不知烟浪外新鬼哭江東
鼙鼓山陽下人傳相國亡傷心五馬渡畢命尤龍岡兒
女還絲竹春秋孰酒漿他年徵軼事野史更推詳

贈江都郭大尹知遜

三月風雨開江頭雲氣擬揚舲渡京口北指廣陵郭亂
定商旅歸政平人民樂是時春向深鳥鳴桃花落使君
善爲政文采照淹岳知是代公孫風流繼前作尤多亡
國恨弔古神慘錯江左痛長新雷塘草如昨明公長東
魯被服禮與樂灑然兵燹間鳴琴化驕虐士元百里內
才大有餘略時危乎高賢聞江右兵亂陷敵郡天心豈常度

廣陵郊遊東胡山公江

世亂逢嘉節遨歡且異鄉天晴士女出風靜綺羅香細
折緣華落參飛乳燕忙不知吟望裏春色到滄浪

月夜書酒家樓

春風狹斜路明月少年遊閒苑三千客揚州第一樓[illegible]
年若搖落楊柳不知愁

笙歌

高下樓臺相映紅笙歌日夕起樓中可憐牆外鞦韆影
閒盡游人漸向東

聞龔公將返廣陵

乍見苦難攀分携一水間春風到湖上寒食過吳關水
榭櫻桃熟山根笥籜斑垂傾廣陵酒計日虎林還

鞦韆美人冊子郭石公索題

桃花初紅柳初翠雒陽三月鞦韆戲綵絛十丈雙絜垂
上有崔嵬五星幟緊綵蹴翻身已輕旋放腰肢態尤媚

采鸞豈羨秦王女綵檣休稱漢宮伎樺音蒲亦黃妝上谿華鬘寶
絡䌹縫衣散花天女橫空飛玉釵挂綴晒楚妾金蓮貼
地羞潘妃此時風影最妍飛三春庭院生光輝罷彈銀
甲十三柱收束羅帬尺六圍更番賭捷金梯上亦解牽
人成倚傍有時並起象分飛乍可回身兩相向銅鍰啞
軋乳鴉啼絡索悠颺絲鼓放定能絕調秦青歌會舞娛
童解紅䌫繡帶長揎九子鈴揎音瑄子贈詩玉腕半揎雲碧袖清宵一
道響風箏釵頭任報盤龍墮襪底還教小鳳呈蕩子千
金能惜蓰佳人一顧不傾城幾看戲劇銷魂後敢想橫
陳百媚生誰家俠少藏金彈曾眼濃情通一線微笑休
教姊妹知含羞却被旁人見翠袖風飄不下來羯鼓雷

催幾回變撲面黏將折露花入懷銜著銜泥燕將翔忽
墜驟難分留偎欲皺五銖裙非同石氏危樓妾似入田
家明月筵飄揚不畏春風妒半展同心合歡綺鴛央錦
上往來梭黃鳥枝間高下度含羞含態總堪憐扇得歸
時困頓眠朝朝暮暮陽臺下夜夜心心漢水邊胸前寶
鏡明如月一見相思那可掇非關掌上舞能嫺只是春
來軀無骨畫師想像妙入神園苑偷看要寫真宋人王守正子圖苑名勝處據高院偷窺上女態度下筆綽約欲語若非宋玉難成夢不是王昌
誰許鄰一歌懊儂曼聲起蘭閨無地嬌羅綺何曾芍藥
贈春心但見桃花送流水君不見華清宮殿玉真仙界
畫樓臺金碧傳小李將軍有華清秋韆圖當時樂事渾難遇腸痛承
平天寶年

覷見

羅衣露冷可憐生閒却春宵坐月明回首花西思底事
玉簫閒放鳳無聲

看人花燭

似玉一雙人璇閨作好春珠光啼粉在花壓拭痕新微
睇憐仙壻明妝儼維神今朝真看殺無那隔河津殺那並去
都

月夜擬義山

二十四橋殘月明竹西歌吹未停聲誰家夾轂來雙閃
何處香鬟溼二更引鳳定憐簫史曲啼烏舊識白門情

當年天上應難有容易人間掌內擎

滾院 二首

滾院鎖娃嬌晴天花事饒蜂聲何處市燕乳幾重巢王
謝金鞭埒薛嫣彈莫拋懸知拂衣處細細動林梢
蘼蕪芳正嬌小羞澀秘容華踏草憐朝露攀條颺落花畫
堂深入燕青鎖夜啼鴉莫上金梯望春寒宋玉家

姬薑眠

玉腕明香簟羅幃奈若何不知夢何事微笑啓顯窩

道士教予飲酒法可日一石醉令同志效大

張華九醞傷虓名玄石三年不解酲何似道人醉一石
絨書速報效元卿

阮生耽酒不辭貧李白狂來豈顧身醉裏天真雖可貴
醒時白眼更穷人
瓜洲城北接維揚城中女兒多盤妝酡顏半倚檀槽下
笑起開尊喚客嘗
青城乳酒道士造入服還令身體輕何處朱門稀識客
城中攜出五侯鯖

題出塞圖屏風

先秋沙漠草欲雨樓煩道慘色逼京關陰風捲征纛將
軍五道出戰士三河少驃騎日就孪漢兵夜增竄節樓
傳塊遠（軍中暗令）長城守墩要月暈塵霧圍雲奔梯火報燧
沙堅若雪高柳搭如藿帳認閼支髦旗識單于號既復

失貳師有時沒前哨漢吏方繇文朝廷肆彈譙中原走
龍蛇邊氣成虎豹飲馬入醴泉飛鶻墮長樂冥冥瀚海
磧矯矯禍石嶠雁翼盡南翔山頭皆北拗穹廬緋氈毦
（音兜鍪傷憤一作兜眺）長箭名橇啓往往勒紫騮行行著黃鞠崔
嵬雲中關淑氣猶覆目天子正乘裳何人九閽叫星依
紫微遠地繆白登眺中外固有防興衰豈難料史成僅
因影（酉陽雜俎人影第七重名竈図）事往真夢覺續觸蠻角假嫘妮鹿
吅闖（鹿吅中蟲如微廑一作螺蜆）披書感已激展偪怨轉悼天道何
汲汲臨風但長歎

宋綳三首

杏花伺燕

荔子罩衫自翦裁托風拂雨任裴回昭陽第一能相妬
倒落春紅幾度來

虞美人翦秋羅

垓下遺聲徧九州芳花芳草使人愁不知誰舞春風後
零落羅裳不遣收

荷花白鷺

若邪溪畔荷花新一鷺藏身啄紫鱗何似朝來明鏡裏
玉簪斜插李夫人

采蓮

紅粉誰家女江頭來去頻蕩舟吹欲近風浪不由人

夜采蓮

隔浦陰陰樹雞鳴是妾家東灣有殘月西著照荷花

鷺絲

弱質天然白紵衣晴明風雨總相宜采蓮艇子同來往
家隔荷花不得知

畫舫次石公韻

畫舫出江陽笙歌半水鄉市橋天不夜沙岸月如霜陳
井西風落隋宮蔓草荒只今新舊恨燒燭數興亡

小蟄

七月當七夕織女渡河梁六月日十三小姑嫁彭郎
七夕五更頭十三日當午楊柳曳輕風梧桐墜疎雨
烏鵲暗填河長江鼓浪波羅衣曾怯立奈此簡儂何

蔣大不應試

天下文章歸阿士眼中年少更何如一尊擬作千辰醉三逕皆封萬卷書賈生痛哭終何益梅福埋名愧不如玉洞好尋三秀草金門莫上萬言書

瓜步

邛山仍多事中原厭合圍蒼生未蘇息海水正羣飛江豔漁樵舍吕云如豔豔之豔村藏虎豹威戰場歌舞地行省帝王畿落月聞邊籟高旛出戍磯山河本形勝曠望一霑衣

大觀樓

落日層樓望空江返照多雁行霞際出帆影席邊過北擁含淮甸南榮動海波何時初有此闘世儼嵯峩

金山醉月

靈窖揷洶濤崇臺表巨麗我來登此地正值高秋時青天白日没海闊孤雲遲空江上華月光景搖金支樹色隱珠宮屹立望兩厓我疑百丈下定有無支祁郭公墓前石狀若白鷺鷥又如蓬萊鶴縱羽歸瑤池坐中有酒人呼酒當前墀鴟兕起清夜小艇横江飛滅影鏡光外回棹落月西醉客一大叫酒來盛兩巵江南昨虎鬭此地還僵屍狂歌獨俯仰撫事增歔欷嗟哦金山寺頹唐鐵甕碑定知千載下啼淚有餘悲

北固

短蓬透疎星明月照孤樹斷岸無人行潮聲自來去落月蒜山西回看北斗低空江無漏鼓聽得海門雞

弔陳東墓在丹陽

敗興金瓶酒收兵鐵甕城趙家南渡事痛殺一書生

夜聽鄰舟

微分銀燭影靜聞金釧聲知在紗窗裏纖手撥鳴箏有時還一笑私語定多情誰識鄰舟上高眠惱步兵

無錫舟中大風雨聽張燕筑歌金陵人年八十三

白髮黃冠老布衣扁舟一曲淚如絲坐中盡是江南客莫唱秋娘舊日詞望江南唐李朱厓悼謝秋娘作

琵琶破撥變新聲痛哭當年雷海清一曲遏雲天欲暮無端風雨作河傾

椒山封事論河套樂府流傳萬曆初昨日當場生意氣停杯嘆絕老尚書昨看燕筑演椒山傳本劇尚書者恢齋也

顧雲臣臨趙松雪彈琵琶眞

短簷氈帽襪襠斜粉本傳來更不差可是只孫初宴罷黑河秋雨弄琵琶一色衣侍宴圖兩只孫宴一作詐馬筵黑河秋雨文敏琵琶名

蘇祇婆調一時停法曲新傳號白翎殺尽一聲絃欲斷丁零洋裏鬼齊聽

美人放風鳶圖

翠袖輕拖寶釧寬絲縧羅帶碧雲端一痕微共天邊月

多少遊人陌上看

送季淡寶應掃墓

安宜城外雨淒淒夏屋封卑水漫湖入夢幾年惟宿草
祈澆半盞只村醅乾坤何處非芻狗江漢思歸一腐儒
零涕莫悲鄒曼父近多南鄉哭蒼梧

虎丘題酒家壁

虎丘山上月如規此夕吟成百抃詩多少遊人過往事
風流不及太常時龔公遊虎丘會限子百抃成七言律二首

月夜望鄧尉山一名萬峯

夜色萬峰寺氤氳隔太湖月明鐘韻近雲退塔痕孤地
搤三江勝潮通泖海桴亂平樓櫓散漁唱舊吳歈

往事憐吳易因之笑許都吕按吳易事見前聞之先君曰許都曾祈夢蘇州韋左司廟夢見人判曰授命永昌因有異志後敗斬首懸錢塘永昌門其應也庚申歲宜興史蔣穎撰與吕談往事吕言乃之慟曰此吾兒時友奈何竟不知其陷大戮天應造草昧勢豈辨萑苻漢
鼎移羣盜秦坑果豎儒遂令烟水地流血滿村隅崇禎癸未
義烏諸生許都作亂
七郡烟塵淨湖山復晏如釣船響秋草梵宇蟲清虛說
法生公至開堂支遁居聞鐘莫歸去吾欲演三車
漁村浮處處梓轉暮雲多水面流蒼雁盤心旋綠螺開
天闢頂洞不地起嵯峨兵火焚昌國慈應勝普陀普陀寺在寧波東南海中古昌國州地寺遭焚有大士像漂至嘉興海邊遂于鳳凰頂建寺奉之七郡奔走布施終不如萬峯之盛

游飛來峯歸輿中得二十四句正韻

冀北旃檀佛錢塘鷲嶺峯飛來疑幻說湧出木神通太
古成盤結何年破鴻濛鴻胡孔切濛亦讀母紅切堂房森布置戶牖
各玲瓏白日松杉雨深秋臺殿風高臨天目秀坐壓海
濤雄戍削陰巖塹丁寧瘠水淙潨本字韻書分淙潨為二誤遍肩橫
巘聳趾步嚮礲拱窈磂模龍象雕鐫損化工刻佛菩薩金剛諸像
剝以爲狠向句誰小大浩劫總虛空代閱興亡速天留獄鎮
崇[illegible]冷泉亭下路頻仰痛何窮

海鹽舟中奉懷龔公偶步杜少陵呈湖南親友三
十六韻

短歌續長調絃斷援他琴屢破阽危膽猶餘未死心仕

途兼世變旅病與年侵憂患真難畢流傳叠誤參浮沉
稀會面烽燧阻推襟海月當人白江雲入夢陰評埴追
史汲吕按中席綸爲諫官纂史緜汲黯文苑得高岑魑魅胡雕映皇天
入滯淫憾填滄海鳥魂悴國門劍優　詔頻相縶愁懷
劇不禁軍茅方駐蹕殿栢正蕭森書省餅金佩香匳冷
玉簪漢儀師應劭周禮問劉歆剌酌羣知貴權衡獨所
欽高名留北斗雅質重南琛仕路爭淮徽真心轉坐鍼
定知哀庾信不比得陳琳旅帶頻移孔鄉音逐斷砧叨
陪郊祀曲竟廢蓼莪吟柔梓全傾撓川原半陸沈愁憑
康樂屐涙類巨源金甞草歡同掇頊花客共尋排筵歌
嫋嫋停燭淚涔涔賤子宜遂伏明公想竹林衆聲仍吠

影四坐豈知音長嘯時披髮哀吟幾叩鉦三江原浩渺
五嶽困崎嵚王粲方流楚陶潛遠在潯謀生勞搰搰寄
食走駸駸歲晚何陳動關中江驤反譌傳攝政王親征秋高太白臨
羽書猶蕩微蛾賊未全擒勢與南陽異愁懸北渚深經
營幼安榻反覆于雲箴揚雄有酒箴責報寧傷晚酬恩不在
今生平僥自許倉卒恐難任莫負蒼生望雲雷蚤作霖

立春夜題姜行人垓萬崑山王錢塘虎丘小飲

柑酒蒿盤意題君話所思室烘鑪燄暝山雪寺鐘遲香
繞孤燈入春因夜氣知檗衣瓶影外生趣在南枝

樓頭把鏡有池中梅影

貝宮仙佩搖玲瓏月娥一笑倫春風崔嶶手冷書初脫

人間百本臨眞容碧空如霧行雲重愁斷蕭娘夢中夢

不堪折寄隴頭人高樓玉笛調三弄

答姬人問顧郎何如人

不惜千金駿能彎八石弧風流衛叔寶妍極李君虞

白茅堂集卷之六終

白茅堂集卷之七

己丑　順治六年

與宋畸讀史偶詠蕻生有序
居廬苦雨食口實衆援筆紀憂
冬日雨花菴讚佛
除夕雨花菴守先慈殯宮示院主覲禪師
辛卯順治八年
感春
午夢
三月六日得以遯兄訃
哭萊州姜如須
山陰訪徐伯調城
清風嶺

繇小白河至天童
宿太白峯下荅桑公
同季渼入天台始經桐巖嶺夙霧未霽瀰漫高下
輿行五里聯四十句
天台山
訪青霞君
惆悵溪
錢武肅王鐵券歌有序
蚤發黃巖遊雁宕
逢楊靜山延鑑
五日台州守饋絲勝却還求方竹杖

關公廟有武侯像題壁
歸楚別諸親故
過小孤
贈晳公
譽
落日
瘞苑
十一月七日權厝先母于全勝坊第故址爨石爲
廬四無居鄰蓬篠而已
聞客談永州事
題某山人壁

白茅堂集卷之七

己丑 順治六年

橘燈

擘露勞纖指彫尾入綺筵金盤盛採擷珍果獻嬋娟色戲春多麗藏燈夜轉鮮仍將枝葉借兼與色香妍丹裹安期食青黎太乙燃光疑蘋實浴卵出火雜圓臺鏡交高下鉤簾儘綴懸最能欺粉頰偏欲惹絲蜓有質都成幻無心亦自煎熔明愁觸手燄息漸成朘詎羨紅紗引頻邀翠袖傳少聲去歌賡橘頌聊作餞新年俗于女嫁後二日送食日候房十月設火爐房中長幼聚飲日候爐

與丙子商畫蘭戲效伯敬體 附各

我聞文同畫竹法胸中有成竹筆下猛鷙發我嘗以此默識之得之歌行與幕揭畫蘭之法吾不知筍牙放葉皆天倪退谷先生有妙語意定當以膽行之欲知膽與意相輔請君觀我落筆時 我聞文同畫竹法胸中有成竹筆下猛鷙發我亦以此默識之得之歌行與幕揭畫蘭之法吾不知凡案筆墨皆天倪退谷先生語未畫應定當以意行之欲知意與膽相輔請卿觀我落筆時

猛雨聞張大吉如若水戲柬

聞道張公子吟香坐晚晴半塘春水沒四壁野雲生龎欲邀河潮還嗟阻石城誰家好艇子來往任將迎

猛雨通中夜危樓槿燭紅玉簫吹引鳳潮劍挂成龍曉霧迷開幔平江面遠空呼童帆整理赤脚送詩筒

枕上見牕際月

皓質穿紗見清光傍枕寒但知春意好何必上樓看刷影驚飛鵲開奩妬舞鸞隙駒真迅速莽能下欄杆

次夜月

高閣疏清暉茶烟雜露飛欄前宮錦服牀下白紈衣節奏龍吟遠風飄雁影稀江光流不盡餘鑒入羅幃

新鶯

細雨澀春紗濛濛帶晚霞數聲烟際落一點夕陽斜金彈拋難認絲楊影易遮吳兒十四五詞氣最天邪

聞曉

子巂啼歇曉鷲鳴掣鎖瓊閨鶡武驚蕙帳暖香挨枕睡綠牕殘夢賣花聲衾斜絲鳳身慵起髻解盤龍手自縈摸躡猩紅珠子履侍兒扶下甎甃行

新製

霓裳細襉稱腰圍新製銀泥錦緣池春晚卻嫌皺線重自拈水墨畫裙兒

春來新製護花旗自繫竿鈴打雀兒一架蒲萄待含露枝枝冰浸白玻瓈花旗作五色小鈴旗縛末條上紅絲繫犯一枝則衆旗皆偃不勞擊索

踏青拾翠近清明新製連環百子棚四面湘簾捲芳草幾度花勝惹流鶯如營幔四面懸簾壓鉤花勝踏青張之

明珠搭納總尋常新製翹翎小鳳皇省卻金釵一十二八盤鬟色插中央鈿末祕辛仲昔度髮然綠可鑷剛于八盤鬟當前鬟

卽事

棋本是機心郎今莫狡猾勝敗隨手成儂意在棋外
琵琶非漢樂嘈雜起邊音彈作閨中聽生君馬上心
絲桐樂中尊靜夜爲君理絲來白雪歌不入塵中耳
竹肉雖小技要于心至誠安屠未發調先作雨三聲
歌咏本非難畫圖亦不易貌取畫中詩還用詩中意

金閶門外

金閶門外莫愁家映壁千條楊栁斜樓下畫船才尺咫
欄邊金翦竟天涯黄鶯啼歇窺青鎖粉蝶飛來撲碧紗
正過清明好春氣杏紅衫子襯梨花

虎丘和季滨齊梁體

虎阜接昌亭春游何絡繹夾道沸笙歌平田列帷帟朱
樓拔地起塔影卻天尺仰見石上人風裾像飛翮吳姬
與越豔東城復南陌啼鳥唤春心長楊亞行跡相櫂驂
年少提攜趁嘉月流光不惜人風花太如擲

暮下虎丘後山同季滨作

旅遇成佳游斯境頻接跡漸高發奇觀山川弔今昔春
晴許墅暗水遠閶門白時雨稠下升暄光雲上隔晚風
忽開霽雲气自翕闢湖光漾空林夕陽轉西射羣動將
息機嘈嘈各求宅野香沿岸下放棹從此適

虎丘寺鑄鐘歌

初時熠燿如明星乍可若月升東楹烱氣益盛入林末

爂影斜飛射護萬人齊和一人唱彷彿如奏諸天樂
傾城百日功始成蒲牢五尺千斤輕欲垂異代永不朽
下有細識檀那名供施四郡爭紛繹叩額費盡頭陀力
金樞高擎龍女珠石鉢滿貯貧婆粒物之成敗各有數
我行見此長太息卽今内府諸筍虡流落人間復誰識
君不見闔丘宫前太和鐘紫苔丹草斑斑紅景陽月落
後亭寂十二玉樓回首空

示舞姬

陳後主清商舞曲金釵兩臂垂一作兩鬟或云兩股
並非蓋鏤金花懸綴臂上襁褓不絓所謂舞釵朱子
价臨春曲兩臂舞釵金阿那聲並去恍然如見其妙小

梅善舞思製舞服書此示之

七盤鴝拂少人知解得陳家一曲稀兩臂舞釵垂旎簌
要看雙袖拂肩飛

夜雨憶内

靜夜停金剪含情坐玉釭數聲風起處花雨上紗窗季滨云花上雨也五言律有楊柳枝頭雨風吹上客衣同此意

七姬冢上七姊妹花

七姬冢畔啼春鴉七姬冢上草生芽芳魂似與東風至
化作人間姊妹花

雨後觀池

泱泱水下淵筵筵魚上湍展聲驚卻沒時復隔花看

寄宋又韓畸

可怪金牛客奚囊日自攜相望三月暮不寄數行詩紫
芴微風後黃梅細雨時邀歡來老衲時道開法師見過得句近
童兒二句紫簡杜宇日垂血靈鶴何苦饑兵戈滿天地難覓
是茅茨

王府基 蘇州府城內張士誠故宮

野棠灼灼花廢瓦蕭蕭雨莫過王府基黃昏聞鬼語齊雲
百尺樓何在鴉鳴狐兔多當時吐紅談今日滿青莎齊雲樓也士誠妻劉氏闔宮自焚
井底銜天氣騰騰奈若何年來光怪息豈是恨消磨基有廢井癸未甲申兩歲間常黎明白气屬天或片片挂人簷霤

六院一時焚煩冤詎可吞金簪蔣侯妹芳草美人魂
月落褒燈移分明見履綦人言七姬冢往往魅男兒誠士偽將潘元紹妾
鏡裏春風面揶揄見解嘲何須急作髻不必娉千嬌指揮王某仕府某側婦美色覺鏡作妝見鏡中奇鬼向婦日脂粉汙面不合婦驚擲鏡鬼從鏡躍出騎婦肩登屋而逝亦癸未春事

寄懷鄧泰釪 刻

干戈滿地失樵漁健卒應須勝腐儒不見扁舟湖上客
令人却憶鄧泰釪
王爵耽癖任天真鄧列題詩詫有神酒徒已失解斯六
愚莱誰邀井大作王鄧皆金壇人王隱而鄧不樂王以其年卒

烈皇帝御書松風二大字顧苓得之某司香遂揭
于齋中 苓字雲臣廬閶門外半塘遠居引水自隔

榭栩松風字崇禎御筆留龍窗猶拱護燕雀解啁啾內
使閑黃帊遺民泣白頭圖書滿天府零落更誰收
天藻奎章閣芸香處士廬不妨南渡諱爲是大行書呂按葬昭說大行者不返之辭音衡湖海龍蛇地荊蠻戰鬭餘匹夫藏聖蹟
草莽慟何如
玉露園陵滿珠丘蔓草新南陽無赤伏北闕喪黃巾弓
劍橋山痛衣冠漢廟神千秋渾寂寞遺墨寶幽人
奇峯名淑景御坐正當中五粒皆銀鬣雙珠倚玉童分
披九霄露不是庶人風獨有華陽洞天書貯幾通萬歲山淑景峯有石刻御坐二白松覆焉松風本劉弘景事

游西湖金沙灘還坐四賢祠聽老中官語曆昌啓
禎弘光以來事

殘暑入林盡好風生竹間湖光藏白鳥日氣隱青山野
老能留客村醪更解顏過橋巾屨舊輕櫂蕩花灣此中人尚皆舊時巾履
灘漏玻璃色沙游鰷鉓文微風魚口浪落日鳳毛雲山
廢林邊宅林荒少保墳漁郎頻指點曾此駐南征
白髮方袍老當年蚤珥貂剖心扶後主務面泣前朝海
水號君烏秋雲鼓阜雕每聽風雨夜哀動浙江湖

金沙灘歸湯上丁出芭蕉圖索題

白波吹壁將秋候赤日烘天欲午時爛醉歸來展圖看
綠蕉陰下好題詩

西泠月

湛湛瀼露垂冷冷蟾光發停橈非待風惜此波間月彼
美何處來松逕涇羅襪

浴鵠灣訪張存菴同宋又韓賦

把君一軸詩靜覺名理邃濯濯春月明嬌嬌秋華逝與
來走相訪扁舟過沙漩一曲湖水淡千株桑柘翳籬邊
雞犬放屋裏琴書積二子勝徐卿天倫豈容易黃金薄
伽梵寶鏡香靉靆頂禮七俱祇(音支)六時持一偈交遊得
宋玉覓句喜張繼腊蟹烝鵝鷺甘鮮爲予致登樓縱指

顧未恐稱既醉修竹上夕陽破影金鎖碎道念良足師
逸趣須共寄揮手烟中坻肥遁人間世

羅刹江雨後觀潮次壁上韻同又韓季淡八月十
八日

海童挖霧天雨昏神官夜走雲旗飜臨江眺望勢莫測
一點潮頭生海門翛然初如萬鷺浴拔地忽起千鵬騰
砂礫恐撼巨鼇怒漩渦欲扯三山吞高巖卻立自恍惚
腳下畏被鼉蛟掀雪獅萬首條過去餘濤澎湃如追奔
高艑不下疑鶺鴒哀兕有似鬭鼊鼉須臾趦歘水聲息
犀綠萬點鬧濤喧巨靈復折龍角峙天孫起捲鮫綃痕
盈虛造物有與侖維有聖者窺其根壁上何人語頗怪

捉筆欲和胷還捫柰園秋水合橋舌小樓坐念搖心魂

紅妝映綠水同又韓季淡賦

妝成來畫檻芳影自相親俯映枝上雀潛窺沙底鱗毰
毸亞綠髩呷唛就朱唇夫婿還生妬相看起薄嗔

又韓雨夜剪韭向余述恨席上步韻十四韻

未許駆隨蛩誰知蜆憶虹驛波驚易逗舒語默能通鬅
鏡非殘月鸞書會密應玉交傳琥珀珠串奪玲瓏夜鬅
鬅俐黑春鞋鴛紫紅韓香指賦紛荊雨瀉輕容結束憐
私小周防太悴忡汀沙眠夢鷺藥店落飛龍攬結迷春
草鬖髿歎短蓬掃眉思曲曲作髻怨匆匆馬角秦關斷
羊腸蜀道同錦車非漢嫁貝帶半吳儂江令愁堪賦韓

平俠不逢今宵雙涕淚隴水各西東

又步又韓韻三十二韻

娟娟復優優妝成出綺櫳行雲到巫岫浣水過神州天
上原無偶人間定寡儔裁詩與封臘張樂匿蓬球始識
神仙侶初經閬苑游青綾溯作帳絳節偃隨舟交甫寧
貪佩相如豈惜裘錦囊通字小銀燭下幃羞眉細憐誰
畫腸迴祇自搔病多渾類悴嬌甚卻成愁隱釘文犀帖
簾烘毒蝎鉤背燈時枕手聽雨半蒙頭髻解心慵綰腰
鬆帶懶抽有時回寶鏡無力倚篸篌茗草房櫳暗萩花
甃甃幽印香心字斜鋪篔簹紋流青劍春餘國妝簇曉
下樓長衫難制馬別路厭聞鳩傀自應名鳳郎今定姓

牛來時阻銀漢歸㕘館丹丘𦙴惡無佳夢羈孤只隱憂
蜀雲迷暗峽隴水悵分湍舊曲迷金縷新詩怨石尤含
悲春畹晚作態月痕句睽合眞天命嬌啼豈自繇書圖
紗掩護詞句玉瑚鉸麟角膠須煮駒驪媚未收龐筵虛
襆褥夜帳滅熏篝古昔華山路于今越下謳鴛央韓氏
塚鷄鵠漢江洲崇禎己卯鶡鵰瀾嶺出韋皋安茲去妓女精離覯雲君宵
莫求分無生繾綣判得夂綢繆法引空王喻心從密地
修頻伸與共命祇切儻相詶

攜具過又韓便招杲上

望衡接宇苦無多窮巷秋風可奈何丘嫂亟呼來設具
今朝元直欲相過

阿光操作舊來聞嫁後荆篸大布裙祇覺相如多四壁
蓬門淚護卓文君

王霸兒郎解種田相呼黃犢下青芊到門不識誰家客
裘馬輕肥値底憐

鄭公攜具浣花居便可還邀高逹夫筍蔬只今相對好
不須錦帳注酡酥

又韓設雞黍壘前韻

西湖稚穢往來多走覓南鄰竟若何籬下半窺秋韭出
牆頭先遣濁醪過

散步山谿水葉間過橋溪水任潺湲我來攜得奚囊錦
半日秋光盡屬君

遶屋菱田與葑田露消日出總蔥芊屋頭一道茶烟起
𦙴熟元方絕可憐

䂬石先生閉戶居長齋久自號潛夫處宗䆫下能言鳥
今日烹來薦土酥

送友人之官江寧

盛日金陵地衣冠百萬家江山開錦繡樓閣凝烟花代
謝成今古登臨足歎嗟待君新政蹟德澤舊京華

宿九里松禪院大風同季滄

閣外長松磊落栽矚欄攖棟故徘徊最愁暮雨張燈後
疑有秋潮擁樹來永夜大聲成偏吼華嚴經諸天淸梵一
時同海門昏黑錢塘渡白馬崩濤更可哀

蕭山聞鷓鴣

茂林未改綠黃鳥已藏音感此節敘變重傷遊子心栖
遲越禽恨夢寐楚猿吟欲就蕭然隱溪山苦不深木石蕭然山許詢隱此

會稽弔徐渭

落拓無公論先朝賤布衣遠遊主父拙上策去華非將
帥東南失賓僚涕泗歸自傷明主棄竟用祝宗祈死恨
中郎釋生知少保稀靑藤讀書處荒蘚送斜暉

禹廟

中天禹勣繼軒羲大報明禋典禮垂椒桂歲時成萬古
牲牷風俗雜淫祠龍蛇畫壁春雲動𤢪鉞當階日影移

頁道東南經此地從來玉帛會華夷

曹娥祠

曹娥祠廟枕江潸碑版猶存漢代辭日暎山頭榛子落草深渡口鷓鴣啼輕舟上塚傳呼急短屐霑泥拜起遲忠孝兩江皆萬古伍胥忠江曹娥孝江不須回首怨鴟夷

寧波天寧寺阻雨

寺古僧伽少幽廊蹦蘚苔雨隨黃葉落秋對碧山開海近蛟龍鬭天空鴻鵠來十千輸一醉匡坐自銜杯

醉歌

百萬一時盡千鍾沃旅愁坐中誰愛惜不解鷫鸘裘莫唱枯魚泣聽歌猛虎篇牀頭有龍劍恥受衆人憐

鄞令席上贈營妓

謝卿白玉手高奉黃金杯低頭有底意脈脈兩眉開駿馬攤花頫彤弓向月開今宵筵上客曾向獵場來

台州過王連州東湖別業限韻

東湖一頃烟蒼蒼秋雲鋪鏡殘荷香主人起酌玉液酒截筩滿盛瓊露漿卬頭卷作象鼻屈接吻倒如雌尾長蠲愁罷悶有良會迎風醉臥同徜徉龍山繆轇何蒼蒼靈江東下千里長臨湖展榻青嶂靜映日開尊紅蓼香沃煩況有霧髓汁將有饋橘者消渴不數雲英漿醉來詩格信倔仰天高豚聊彷徉

樵夫祠不知何許人聞建文變自沈于湖像並觿腰斧憮嘶而坐

欲比東湖作汨羅祠堂風雨晚經過地偏涕淚無乾土水淺蛟龍亦動波遯世一身惟荷蓧呼天何許可揮戈游人誤指樵仙像不是樵仙舊斧柯

贈曹尚白大蒦次原韻十二韻

憐君不得意截筆蚤從戎雨雪綈袍外江湖劍影中亂離牛馬走漂泊雁鳧同袖筆援無倦容刀佩在躬雨行驚鶻落雙臂妙猿通能左腕作顛米書多藝才稱絕高譚理發蒙吳春期耀在趙曲李奇工壇好埋名築杯緣引典空越天霜練白僧院火鑪紅片語憐知已浮名本至公莫愁員路逆休泣阮途窮君去如眞隱南山訪桂叢

荅湯上子

去年遇子明聖湖酒酣撫劍歌嗚嗚今年遇子四明道毋遍看君覺君好我方欲枕夢牛津君亦懷人賦洧溱客中上夜難消夜夢裏游春可當春春秋電劇君休誤皓齒青矑等閒度花肉當鑪憶醉時笙歌撤幕銷魂處男兒心力苦不前眼前萬態流雲烟揭來就我牀頭飲取次論詩亦可憐愛君清句如鳴鏑風雨蕭條鬼神泣几杖证罔金石聲盤餐應勝齋房食與君相遇毋相親玉盌金甌不記巡莫嫌禮數疎狂甚只爲情眞傾倒人

分徽君章茂才過旅舍飲中作長歌慰之

南豐徵士文章傑同里章郎亦奇絕相逢各是東西人失意翻愁黯然別章郎年少稱書施徵君經史貯滿腹

百篇賦就秪自嬉四本投來當盡讀剡溪枯柳拂漁舷
短櫂搖過洗釀川傾將碧筩五斗酒又取梁頭一塊錢
謝公江左捉鼻音諸葛隆中抱膝吟客今何緣來二妙
新詞出贈比雙金夜闌燈明君莫起門外嚴霜結池水
貰裘畫地予不辭世上貪慳亦何事韋郎之兄甫東守
往往佳名滿人口兼金贈我我不有付向酒壚慢沽取
與君幸得稱同鄉戴笠逢迎自不妨臨卬狗監能知馬
故里牛醫本姓黃莫怪時多主父偃新豐尚有馬賓王

醉遊鑑湖聞君天延曰昔王定國游泗水飲酒吹
笛乘月而歸子瞻羽衣黃樓待客曰李太白死
世無此樂三百年子瞻後無此樂五百年矣夫

子豈二公後身邪予賞其言移舟飲賀公祠下
即坐操翰明日聞君亦有詩

醉著金螭服行歌鑑水濱君從狂客後號我謫仙人稊
柳寒迎歲嬌鶯囀似春是日聞鶯流年悲物態殢酒見天真
海蛤名瑤柱江魬勝紫鱗明朝載尊酒一爲訪情親

東家嫠婦行客有說者

東家嫠婦卸紅妝春日鶯啼泣洞房亦解投梭拒蕩子
也應擁楫喚江郎西隣老嫗年七十自言七十但空牀
青瑣曾思賺韓壽短牆幾誤嫁王昌明珠作贈情雖重
故鏡恩多未敢忘聽此令人倍憔悴春來但有淚霑裳

歲杪寄婦翁蕭公

避俗因逃忌全身且愛名風雲留豹釆雨雪嘯龍精報
國黃金盡還家白帢輕舊時麾下士槊戟坐論兵
得失理難定世情何足嗟南山開射虎東郭且鋤瓜永
日湖山興平生江海家毋須念兒女膢臘各天涯

庚寅順治七年

金剛菴賦得明月照積雪

吳山夜雪晴鷲嶺積瑤京一素偏爲色諸天莫可名畫
惟飛白寫詩向遠空生衆籟俱沈寂虛堂鍾梵聲

曹秋岳舟中口占

開操短櫂蘇堤外盡日論詩烟雨中木上春來青欲換
隔湖紅寺隱雙峰

春色

游子襟前淚無人黯自傷生涯徒倚藉春色向他鄉陰
雨開桑柘鳴鴻急稻粱金戈愁未定海氣正蒼蒼

許亦蒼兄弟日舟日麥日擕攜酒饌見過

與姓聯花萼師門有布衣椒蘭中臭味几席藉光輝湖
上青尊興舷邊白鳥飛扁舟仍汎汎王粲欲何依

王生棄博士任游戎

王郎豐頰發兩鬢鐵裲馳逐重兩鞬不明擊鼓嚇津吏
翠羽晴揷雙樓船丈夫處世有奇變焉能齷齪長拘攣
陳音斵魄濺斷弦妖蚳上牀銜筆賬揚雄非文亦非武
胡爲執戟草太玄胙生見我不欲前矮冠儒服鬢且鬈

顧我壁上蒯緱劍疑我囊中黃石篇我作扁舟訪越蘇
道子長才可收卻朱門乍啓血吻張長衫入謁如搖鐸
材官健兒皆大噱虬髯燕頷殊不惡君不見食其昔日
高陽生憑軾下取七十城叔孫短後取卿相至今魯儒
稱聖人君家三荆田舍子轅輿罵叔常情耳無論此輩
不足齒彫蟲倚馬胡可擬男兒青春若流水三十不貴
當何俟王郎意氣爾何雄黍竿大纛四尺弓底事低首
弄文墨祇今大勝顧黃公

春仲武林郊遊偶櫽括宋唐人二十字起迭成篇五十韻

春雨有五色春風似剪刀灑來花燦錦裁出柳垂條麗
日人如織游絲風自繰蓋蹏青草長刷尾紫騮高綺轂
乘寒食提攜半冷淘埃塵迷去轍步幛逐來旄梅榦抽
成箭蘭芽銳似撥波搖畫鷁首岸指渴烏尻蠶箔窺桑
雀秧田浴伯勞白吹長堰浪青點小山嶅已過湔裙會
重邀汎浦艘澄潭漾林末清鏡入秋毫射雉逢褰蘢驅
肩笑揖猖踢場方就好蹴處豈經嬉倭墮誰家髻玲瓏
故主搔遇人羞夾轂列貨衙分曹憶昔京畿固承平羽
衛牢關廷搖苑柳關凝鷹櫻桃阡陌恩酺滿陽阿內讌
叨變童爭佩韘君子美由敖蜃閣人如月虹橋石作鼇
鬪妝來夜市題葉出春壕載酒皆山簡相逢輒漢臯歌
鍾趾邸第冠蓋接儒髦北極躔垣正西成版築操開晨

亭長簇（七肖切楊慎讀）入暝太平鼙（京師小兒蚤春急擊鼓名太平鼓）廟筭非
無苦王綱竟不撓異方供苜蓿別館宴葡萄天馬徠龍
種仙燈爇鳳膏大官頒賜食外閣解投醪語狩妖聞晉
乘龍鬼見濠破關俄席捲內殿走弓弢雨落昭陽矢星
馳國旄二京移枹虜十郡血陳濤泣別牽紅袖長驅
擁繡裯無歌非懊憹（集韻懊憹同奴刀切舊音農與儂溷非）有抱足煎
熬聚散烟雲改興亾日月慆花疑多越婦錦鏡盡吳艚
舊約憐蘇小新謠問董逃曼纓何處客玉靶五陵豪未
審優游地都忘戰伐鏖悲涼秦女緩反復楚臣騷（去聲）遐
好酣芳甸邀歡掇澗毛感時心自棘望遠目仍蒿誰曳
蒙莊尾還持畢卓螯吳儂看酩酊羌管溢嘈嘈海艦遊
龍氣江翻白馬濤中原全慘澹在野尚遊遨愁側鶯花
老窮簷雨雪溞潛吟哀越舃（古韻字）廢興學吳孫勝日能
忘出吾生信所遭步兵貪愛酒漁父故餔糟碧酤窺盈
盎清波漸受篙春深思婦嫈正有上瀧舠（微越兵入閩）

春日武林茶肆步宋文韓韻（宋御溝故地）

城外芳湖城內流銅瓶絲絡到壚頭陰陰雷雨來天目
細細芝蘭出畫樓姹女數錢春市閙冷淘新溜麥田秋（三月食冷淘磨新麥如細絲溜于市名麥仁）最憐一邑清渠色曾照深宮粉
膩愁

與宋畸讀史偶咏犢生（有序）

犢生說淡王出武關復走滎陽漢從其計破楚生則

鴻冥鳳翔莫知所往而陸機作頌列二十一人中以
子觀之與世祖時野王二老皆隱德之至者歟士衡
豈豈曾何足知

漢走滎陽帝業成君王終不識轅生高風直欲罷侯愧
肎向功臣一著名

居廬苦水食口實衆援筆紀憂（科米七錢）

今年一夏雨不止二麥無秋稻生耳圩田車聲朝達暮（圩田低于河以車行之）不滅圩中一鋤水江南前此五六年年年
不雨愁天乾低田曬作龜底坼大舸官塘行不得近年
河漲無溝瀆湖頭欲上轉逆流農夫向水哭不休大兒
昨作城中四城中信巫爭獻土白紙朱書若官府（訛言天帝稅田土錢紙錢百斤一綱凡數百綱皆插小黃旗書上用二字鼓吹導送將焚郊外值大雨舁屯縣堂閱月縣令胡公之佐卒哭越錢做時民間取土塊獻神祠名獻土）豪家豈識凶年憂但祝歎
娛無疾苦揚於拊鼓胡爲乎纛旗翠旄中塗趨但令官
人緩征稅不愁鬼伯結天哭（俗稱縣令曰官人）

冬日雨花菴讚佛

旁觀八部性寘念諸天者不假人道修何緣悟無學六
塵本道器三塗乃良藥合刀利不存緣形神始託有身
奚必患寂滅非求樂厭棄四大牀仍然受禪縛音聞眞
教體覺性假魂魄慧骨換五峯天眼開六鑿撫摩紫金
身高爽白玉槨哀矣慈父言雄哉法王界

除夕雨花禪院守先慈殯宮示院主觀禪師

七年生事托江南搖落栖遲轉不堪盤菜忍忘慈母在
香燈今共老僧譚艱難水蘗應千百次第酴酥已二三（是夕大人賜歲酒）欲擕圖籍歸隱去松聰雲臥夢應甘

辛卯（順治八年）

感春

萬類天地間各得春風恩雷聲受令出始識東皇尊虛
已勘元化撫時知治元三陽開泰域二氣尚蒙昏今歲
且閏餘（閏二月）生理次第蕃已覺白沙上雨來翹綠蘩

午夢

白日苦多夢靑春知已深鄉園如在眼風物駘驚心隔
水流鶯度當堦灌木陰凭欄一搔首短髮不勝簪

三月六日得以遜兄訃

玉峯南畔訃音來聽罷驚心落酒杯我正倚廬思往事
不知君已下泉臺

哭萊州姜如須（埰隱寓蘇州依周大中丞中丞亦卒）

憐君落魄更風流每著緇衣上書樓七里山塘相望住
兩年春事共船遊（予樓居虎丘三日不過予無）欲依劉表身先死未
了文章地下修千里蓬萊歸不得子規啼血滿長洲

山陰訪徐伯調（減）

我向山陰道如從鏡裏遊萬章山木出幾曲剡溪流未
識徐元直虛傳王子猷相思不相遇藤月照回舟

清風嶺（嵊縣宋德祐二年臨海民某妻王氏殉節于此石上有血書七言律一首風雨隱隱）

可見
台州南路清風嶺半壁人傳烈婦詩異代英靈長不滅
洗天風雨亦何悲可憐窈窕啼山鬼猶得從容寫怨詞
奇節古今多汨沒斜陽繫馬讀殘碑

繇小白河至天童

楊柳苑依依桃花高下飛一生幾緉屐千里盡春暉雨
氣看青嶂鶯聲傍翠微戍樓山半在莫訝客遊稀

宿太白峰下荅桑公 天童山

三更月未出北斗挂前峯隱几對河漢般沝聞鼓鐘省
心因滅𨓍問法不離空欲識蒲伽意 蒲伽梵華言加 來一作蒲伽梵 從
君半偈中

同季湊入天台始經桐嶺嶺風霧未霽瀰漫高下
輿行五里聯四十句

清晨陟層岡宿霧正溟涬仄巘逗初陽長松淫微影 黃公
傴僂仗瘦竹蹤躋仰危嶺 季湊 峯巔露如髮雲開背
成井 黃公 谿坳篠自花山田凸多礦 季湊 時聞雉雊聲
轉覺林壑靜 黃公 青岑識髣髴遠色帶滄泂 季湊 氣象
草昧初馳驅嶮巇竝 黃公 衝霧異擊汰昇䆗似移艇 季湊
臨䟁時一驚君詞更何警 黃公 頭風瞤恐墜身頓應
彌騁 季湊 佳句每後來奇峯輒先領 黃公 迅誠倚馬雄
拙當鬪雞猛 季湊 敏豈子建鞭微慙退之筳 黃公 陰藤
結䆗腹亂石擲䶨黽谷鳥鳴欲瘠 季湊 山姑見多瘦嶠
半勝汔濟何出如吐䶢萬里風緒來 黃公 一斗酒力醒
靈瞿𦍾出磴爽氣豁初眚願從信解求 季湊 來入神仙
境千載今未休翱翔竊多倖杖屨偕我行相期隋華頂
黃公

天台山

清晨登赤巘曠望俯黃輿磴轉龍蛇宇雲蟠霹靂書炎
蒸陰洞溼苔蘚石牀虛便欲尋眞去何年白鹿居

訪青霞君

五峯峯峯合落曬五峯峯峯霧不分石古細路太窄窕
藥苗香氣何氳氳巖邊樹響全歸磵月下茶烟盡化雲
詩成仰視天宇淨高歌或恐山靈聞

惆悵溪 劉阮別二女處

到此俱成悔仙凡兩莫知相逢不相識惆悵亦奚爲

錢武肅王鐵券歌 有序○同季湊作

吳越武肅王錢鏐唐昭宗乾寧四年賜鐵券錢氏記
曰洪武二年上將封勳勞之臣下禮官問券製或言
鏐券其十五世孫尚德寶藏之遣使者訪其家尚
德負券及五王遺像獻之上命工倣製還其券厚遣
東歸又云宋末兵亂券沒官滑水中五十六年元至
正二年爲漁父所獲復歸錢氏然則券失當在景炎
元年也弘光元年台州亂錢氏子孫抱券像及武肅
忠懿二王遺墨埋山中旋失所在順治八年四月僕

再過台州其二十世孫珍忽得于巖穴中驚喜謁予
乞爲記叅以鐵爲質狀偃如瓦長尺七寸廣尺八寸
厚一分五釐文三十六行行十四字計三百三十三
字金書爛然首行朔字二畫缺珍曰高皇帝引佩刀
剔去驗鋄法者像軸有朱熹米芾宋濂劉基王禕諸
公墨蹟叅像世守垂八百年可謂難矣尚德在元不
仕葬白石阡珍今爲郡庠生其嫡裔焉

錢王鐵券開平前子孫世寶垂千年形模二尺大逾瓦
上有三百驪珠圓闘昔蕢炎没官渭虞余訶衞蛟龍纏
洮盧亾吳豈無謂寶鼎兆漢非徒然魏碁六世保簪笏
袁安五葉傳旂綖方之卿家何足數金石照耀丹青連

五王遺像尚不泯鏐元瓘佐倧俶雀弁赤芾還貂蟬禹腰三寸
差弗及楚目重瞳非比肩幅長四丈絹素裂泝跂煮芾
基禕濂我聞秦璽久比去茲物變化何緣全乃知藏寶
在裀褐不若富貴危冰淵箕裘倘厭布衣賤西山白石
何高阡

蚤發黃巖遊雁宕

日出衆山低茅茨開曙雞孤城千樹外落月亂峯西地
近神仙宅松高鸛鶴栖不辭煩暑去陰洞想棲躋

逢楊靜山廷鑑

辛苦楊修撰淒凉意若何腐心惟雪恥甲申之變從賊中道歸江南誣入末等公論昭雪相見輒悲歌卉服同塵埳宮衣換薜蘿憐君

似裴說避亂一身多說天祐末狀頭明年唐亾避亂句即說詩也

五日台州守饋綵勝郤還求方竹杖

五綵絲纓九節蒲海甸風俗不曾殊多慚上郡神明宰
函餽江鄉旅病夫在疢敢邀長命縷此生須佩辟兵符
黃巖竹杖勞君送到處惟懸五嶽圖方山在黃巖縣山形正方產方不大小如股子黑色或三五相負稜角不幷有竹赤方

闗公廟有武侯像題壁

丞相東征白旄回天心未改勢先頹漢家功德居然在
猶有呼韓奉孝懷

歸楚別諸親故

分袂無多語合樓別故知入舟翻不樂嘗憶少陵詩

過小孤

小孤如窣堵四面受風雨獨立撐波濤浩浩自太古山
僧苦喧沸閉戶自俛僂鞺鞳無時休風枹雜浪鼓勞閒
雙江流勢絕衆山伍安得如山僧身作孤山主

贈曾公以下歸蘄作

曾公吾故人瓶鉢出風塵半嶺黃茅屋平生白氎巾種
茶無稅及采藥施去聲人頻屢被呼名問時賢無此真

麞

麓遊休輕出林泉本密情隄防須遠害逐隊失全生歔
肋愁施巧聞弦亦善驚置罕誰爲設豺虎自縱橫

落日

空谷閉柴門層氷墮垝垣鴞啼山杳應虎過月黃昏野
哭仍新鬼中原有斷魂澳零猶未足生理任乾坤

廢苑

衛莽年年積荒衢何處尋乍逢非故舊相識僅鄉音郭
廢江山出城空狐貉深當時梁苑月無復照花陰

十一月七日權厝先母于全勝坊第故址槩石爲
廬四無居鄰蓬篠而已

櫕塗惟築石權障且相依斬伐無喬木丘虛滿落畢草
深麗子臥雲暗楚烏飛五畝荒蕪盡何山有蕨薇

聞客談永州事 丙戌夏永州有虎數十闘于熊羆嶺聲震十里

虎闘熊羆嶺玄黃戰若何湘沅斷消息商旅少經過詢

詔回犀象東軍任橐駝中原兵甲滿何日可包戈

題某山人壁

山人家住赤城霞自注黃庭研紫砂書罷猨偸石牀箏
牕開鳥啄膽瓶花

白茅堂集卷之七終

白茅堂集卷之八

壬辰 順治九年

卷之八終

白茅堂集卷之八

壬辰 順治九年

人日酬弟慊

林端曉日照城上春鴉鳴十載天涯客今年人日情緣尊吾弟共白恰故山行慈母重泉下南谿草又萌

立春前一日雪

積雪照江城江雲暮復平別爲天地色不屬雨晹情萬物全消影孤光相燭生明朝春氣入五出最先迎 雪花六出立春則五出去聲

答王純伯次來韻 騐江防副使

白日空環堵窮愁未著書野田看射雁春岸指叉魚萍跡還爲客荷衣亦號儒雖歸故鄉陌終與俗情疎

答王公來問家大人韻

江城寒望裏烟水出孤村野燒入耕火空屯鳥避原青山朝市易白髮古今存近得方回術凡泥整閉門

又答王公來韻

憂時仍抱病貧廢甕頭芻竹戶經春閉耆莖午夜抽讀書愁馬服畏世匿羊裘四海風波地吾生幾拍浮

野老歡相報新醅午待芻攬衣行復住架軸捲還抽山雨生喬木江風落敝裘不知消息理匡坐念沈浮

清明前一夜大雪答前韻

刻燭詩成後官槽問法芻星高晨鼓動雪重夜旗抽戍

亭舒香袖缸花落錦裘侍兒休玉立門外凍雲浮

又

亂雪閉孤城淒宵刀斗鳴三軍惟臥護羣盜敢橫行節
敘偏多兆郊原尚未耕桃花先已謝明日是清明

谿口

野岸泥難杙江船纜緊斜迎風放桃葉分雨是梨花流
水東西壩新村八九家兵餘得淳樸漸欲見桑麻

鈷鉧潭 在治東八十里崇居鄉源出太湖縣司空山東南流為梯梨河今名洗馬潭春漲每至瀉滿奔迅澄澈時見大鯉長丈相傳龍也禱雨輒驗

連雲趨萬壑起伏更嶙峋百里櫨梨水千山巖壑森林
陰著魍兩潭定落星辰瀑漲衝河下蛟龍亦有神

長河自西北曲注仍東馳發源司空山萬壑爭奔澌兩
涯忽開展水行得歸依到此若無力十里平風淪淺沈
百尺潭色勝青琉璃巨魚不受綱窟穴安能知甘霖應
祈禱雲氣初如絲委蛇金龍子色變十二時土人爲余
說淺祖行軍尚出征九江王洗馬曾于斯神龍遂來合
遺種留今茲訛傳信郎謬此實藏蛟虎洪流轉木石瀉
泄無改移淺潛不害物意若全吻委雲中擊大柱洗水
尤透隨圖經莫能悉靈境興追思

展墓 先師封叅議公

靈爽山魍伏陰冥宰木留居民曾避賊焚火不焚丘林薄叢密先後免干難者無慮千人賊縱火雲氣遽滅之白日行慾虎懸燈下母猴上

方烟靄重鐘聲出林數 積善曉禪師嘗為慈虎說法

積善寺 在潭左山頂

岑回徑裊何崔巍上有百尺橫丹梯雲烝白日望豈見
烟靄黃昏尋更迷到時一磬金刹靜坐久數峯銀漢低
陰陰薜荔欲浮地子規叫殘山月西

夜雨留西川李生 下第

豸轂雕龍稷下賢李生年少亦談天春風且醉蘄州酒
夜雨如聞蜀國絃已學向平甘退隱恥從唐舉問他年
問君欲乞長安米莫尋成都百個錢

久雨初霽 有序

雨淹雲困日霽風香山川昭融草木咸喜同孟徵君

郊遊得清字

白日自無恙依然高太清偉哉造化力雷雨施經綸山
川一湔滌天地無纖塵歸雲卷遙岑飛鳥亦何輕伸我
傴僂身整吾簪角巾

沈生行 上黨蘄州諸生崇禎末上書召見授兵部參謀輔臣賑之校送江督袁繼咸幕

先皇避殿居齋宮旰食不聞司樂鍾黃門晨放罪已詔
草檄夜敲登聞封是時韋布紛然至沈生棄家走燕市
上書直動萬乘尊宋代陳東毋乃是韎衣給諫名最高
陳啟新 呼吸帝座無汝曹沈生上殿一指顧往往廷論歸
儒髦滿闕東西剟門北沙蟲攤道邊凌崇昌心但誓紫
荊關司馬誰防白波賊鈍頭參軍最後來相隨幕府臨

江開短衣出入通侯第岸幘還登欵馬臺倉皇叩首驚傾覆烏號無弓小臣哭義旗壯士且鷹揚洞跡王孫盡魚服渡江忽報安東軍生也收涕趨轅門化龍有識雖曾應俄馬騰謠忍遽聞凶奸搆禍何倉卒誰夢湖城逆營日漢安爵命豈非恩廷尉山頭况難必丈夫死即鴻毛輕石頭取節非純臣帳中濺血黄將軍頭下奏事有沈生將軍敗後無堅壘凝笳疊鼓軍容改濟身幸託江海翁青衫巳卸麻鞋在瓦盆牛菽妻兒嗔憔悴尋常行路人誰知乞食陶彭澤莫辨埋名梅子真春風貰酒茅檷下念是當時請纓者卻憶先皇御極初執手相看淚盈把

楊將軍歌

楊將軍力如虎氣如雲廿年邊城多建勲論功不自有諸將何紛紛往時盧開府（象升）玉帳移河汾軍前剌舉得趙達幕下健兒有典君東西百戰老追逐箭瘢丁丁釘（丁去聲）在肉降賊猶能歌白山明主何曾忘鉅鹿勢移事改今幾秋角巾還家尙黑頭朝驅藍田獵莫唱關西謳醉訶不責新陵尉行樂豈數平通侯莫言棄置無所爲世間得失關人知莫言英雄無所用子春（田疇）到處猶堪重君不聞趙都尉馬伏波丹心可銷鑠白首能奈何男兒功名無少老富貴何須致身蚤龍蛇勝負君莫愛濁酒相持且傾倒春風昨夜迴枯櫻郊原近遠桃李花趙女秦聲莫惜醉醉來曳杖看東畬

聞鵑

珂里衣冠事巳空杜鵑聲斷怨春風含情飛過荒郊月啼入無城草樹中

步大人聞鵑韻

山北陰冥叫子規山南明月颭清輝雲深樹密山山似不識思歸何處歸

荒城兵火遍蒿萊苦竹聲聲杜宇哀我已歸來無可去不勞覩切喚歸來

坡上

坡上人家江水西柴扉未動鳥先啼村翁亦有游山興踏雨來看稺麥齊

王子雲隱居廬山忽過訪清談半日即別去

只愁歸不易歸後轉饑寒知巳十年別貧家一飯難白頭仍避地遠害有投竿孰是鄧文子能令王憲覔（廣濟徵辟）

離亂誰相識漂搖一老夫輿歌感衰鳳屢哭爲童烏（長子）（甘前被賊害）因聞時時得（蕭傳先生卒）愁懷處處孤名山誰寄託應覓遠公俱

棄擲人間事耽幽久不還此生甘皓首一代擅紅顏毛女窺丹竈江妃冷佩環壓中望縹緲笙鶴可追攀

和陶飲酒

青嶂足靈雨四顧天宇開親知在比鄰田父無遠懷短

衣鮮拜揖談笑無時乖日出偕飯牛薄莫驅雞栖貧居市廛隔何用水與泥遁俗嫌倘異處世仍寡諧巍巍我尊酒間了了情非迷鴻鵠志千里倦飛今已回

林陰四野合蟪蛄聲蚤喧百昌盡奮出造物無頗偏微雨隔幽澗殷雷在南山提壺偶孤往日仄方未還幸遠禮法士狂歌無間言

交交三春鳥和鳴不妄飛杜宇何處來哀鳴聲正悲鳩鴉相貽巢汝乳何所依我時感此鳥負杖田中歸惆彼漂搖情朱顏爲之衰且復罇中取細君無我違

走獸亦有雄衆草亦有英英雄未足異聊可同人情酒人有眞邦列坐還共傾日入飛鳥息雨來麀鹿鳴陶然

換視聽濠上同莊生

知命本不營達生貴有道昨日方少年今朝亦已老不見先春花迎秋輒枯槁商叟非膠柒妻孥不長好神仙總物化刼盡消其寶令威去幾時空傳返華表

萬慮滑吾眞惟酒有眞境一醒得忘天終身不願醒賓筵豈聖言期期吾不領醒如龜在槓醉若雛脫穎放神八極游區區笑宗炳

鹿門有遺老莫莫存高風汲汲彼年少躬耕向隆中區區竟何成慽慽寡所通周女自恤緯楚人先得弓

蓬茅滿春山環堵餘我宅拄杖莓苔上屐齒有行跡人命非不長計年一至百乘擲少壯時忽忽頭蚤白有酒不盡歡此日良足惜

古人尙酒德所貴全吾眞非醉今日醒酒德不爲淳檢中絕陳滴斟酌必見新帝力我何有安知周與秦當時軒冕貴偃臥南山塵百歲不自保千秋徒爾勤瓦錯與土銼朝夕如周親華胥豈遙及醉鄉眞要津糟糠倘可瀝寧惜頭上巾時復北牕下笑此羲皇人

答劉克猷子壯

七稔哭闊別風塵望杳茫飛騰何迅速髣髴料行藏曾隱仙故友多林壑高名獨廟廊余書石作室還新傳書數十卷皮不爲尉君草玉爲堂幾緉思還著雙魚寄莫忘壽仙終五嶽志士各津梁

飛仙石蘄州乾明磯相傳眞人羅孜福飛升處履跡猶存南對鴻宿洲

乾明磯上飛仙石苔蘚蒼黃棘刺中華表幾時堪下鶴荒洲依舊只鳴鴻憑高時見遠山雨得路香聞幽谷風雲宿江聲重載酒廿年回首欲成翁

贈周諒有序

故荆定王樂工周諒其先元樞密使名信初洪武初編入教坊孫某正統初賜荆憲王至定王時諒以技冠教坊嗣王尤愛之國亾爲道士壬辰春謁予于金勝坊第故址嗚咽述盛時乞爲長歌許之酒邊先得三絕句坐中有泣下者

南山不㭊瀉飛塵玉貌周郎七十春歷盡繁華成夢想

一壺市上且藏身（壺當讀為瓠今讀為壺尊之壺從俗也）
夢裏朱門對綠池舊人說著自堪悲于今不見岐王宅
芳草相融燕子泥
忠孝坊前誰度曲但逢佳節苦相思往來剩有衰宮監
著著緇衣話舊時（忠孝賢良二坊世宗為刱端王建○著上入聲下去聲）

江邊老翁歌（呂云周諒勇力善射以警馬林連槊別部獄崇禎己巳應募為兵敗歸鄉里麻城土寇白么兒據虎頭關諒擊散王遽召還荃葛樹人事詳別傳）

菖蒲花開木槿紅玉顏兒郎成老翁菖蒲花萎木槿落
鶴髮一翁猶矍鑠問翁年紀今幾何甲子不記桑田波
定陵初祀彷彿憶羈縻郡國無干戈咸陽宮中濕室秘
定鼎門邊別墅多諸王邸第高昌部太常館署新聲歌

老翁年初十六七學書不成學劍擊琵琶鐵桿恒自操
破陣霓裳稱第一朱門蹴鞠出毋遲戚里歌鐘延日入
開裝𩦲馬許共騎柒𩦲惡香驕謟𨝠太平司隸何疎放
闌門處處聞雞唱聲側誰探赤墨凡鈴下潛歸麥鐵杖
荃葛遺王總未真桐人掘出還遭謫詔令推問王失辭
血與銀鐺械車上兆零火照甘泉明檄書夜達都官獄
除名戍牒即日下豈知腐草華風生水衡金印忿縞給
誰其謀者封常清募兵敗蟣有前轍彰義門旁身首積
殺功懸賞不足論脫走還尋舊鄉陌教仍供奉領前頭
十柴黃羅親奉冊虎頭關砦白么兒時無來整誰相綴
軍符百合數催赴令牌幾道還相追功名錯迕良足惜

壯年輒背雄心馳五朝聞見到今日白頭俯仰重堪悲
往事流傳雖恍惚老翁先代猶能說至元樞密品最尊
洪武教坊名內列當時炙手人不聞三百年來恥難雪
老翁託身游俠場射獵蚤事任城王家藏亾命軹里客
酒酣作使邯鄲倡黃金糞土不快意更欲燒丹訪紫陽
回頭白日沒滄海倒景飆飛時代改章華臺下高黃塵
疇昔心知幾人在兒孫喪盡無六親賣藥一身惟赤貧
飄蕭短髮斜陽巷颯颯荒江夜雨瀕侏儒假薄轉相笑
報恩刎頸愁無因世間榮辱何足道曷鑑老翁今日情
感翁此言良久立却坐石欄斜點筆只愁薄俗難重陳
一語書成幾欷邑樊川腸斷杜秋詩一曲長歌淚霑濕

宮人為尼

當時逐伴到天家分得君王絳臂紗生死深恩忘不得
夜闌施食玉鈎斜

題竺道士畫鷹

草衣道士雲中來犢冠頂上蓮花開泥凡宮中誦真訣
丹元府內朝金臺世間甲子已再度（道士百二十歲）回頭不記
桃花路孫兒豈識是蘇仙曾孫官信需天酺瞥然顧我
為我留酒酣墨汁噴作霧海濤冥冥虛風怒一角蒼鷹
立不住雄姿欲掩日邊烏猛腦思窺月中兎我聞神仙
以鶴為騏驥畫作蒼鷹復何意豈為人間狐狢多金眸
鐵爪堪回避古來好手復數誰宣和殿前傳畫師神宵

教主入能品後來零落龍沙匯一從前年內府被此畫
予猶一見之願君勿復寫此鳥令我觸目增心悲俗緣
老仙善鱗角看君不減前賢姿別潰一紙乞洮筆會待
風雷穿屋飛

予雲別後復傳凶問旣知在杯湖將仍來蘄喜賦

兵火傳粗定風塵認老夫白頭恥令節五月在杯湖玉
腕調疏柱氷盤薦冷菰聽歌時迸淚對酒欲忘軀凶問
雖頻誤佳期愼勿辜江邊到消息囑婦理淸酤

眞俠行 有序

客疑黃公昔何俠今何猾也作眞俠行

紫顴碧眼何方客駿馬駃騠臨廣陌聾頭留抵酒家胡

肝膽向人輕一擲儒生不知游俠情開口往往談侯嬴
做書質酒樓下醉抗顏自許高陽生君不見季心刀間
豎子耳要離朱亥何足比黃金白刃謬誇人伏劍就鼎
非佳士小俠殺人都市間大俠委乘稱佛仙解紛急難
乃中俠田文虞卿胥仲連浮雲富貴不足道亂世惜名
尤可笑栫禰長辭九江濱德公終老鹿門嶠英雄咄咄
鳴不平扼臂始知俠者妙劉毅一呼百萬錢并州推飯
王侯前豪華枯槁有眞俠不與齷齪爭媸妍蝮蛇蘚指
患未大壯士斷腕爲身害駟馬高車鄉里兒揚鞭笑指
青山外

戴將軍所鷹歌

戴公養鷹鷹戴角六翮刀鋒兩拳胞一聲嘲嗷出寒雲 嘲嗷呼鷹聲亦作咻嗷夢溪筆談云養鷹者其類相語謂之咻嗷三館書有咻嗷三卷皆養鷹鶻法咻以夸切一作許律切又呼嗾使犬聲也 十月沙塵滿幽朔此鷹兀立不動塵翮
盡千里陰風生左睛際天右瞭地可使狐兔藏荊榛將
軍出身本西鄙相馬相鷹如相士饑依飽颺非良才向
背占風無乃是君不見白阜驪白楊老柏巢枯枝徐無
漠北曾生長嘗向中山章武飛 見酉陽雜俎

夏旱新開數畝仍焦土虎伐屋斷道

去冬立春黃霧塞今年淸明樓閣雲 淸明前後雲如樓閣主旱 已讖
驕陽太凌虐況聞豺虎日紛紜聞牛宰相近何事抱甕
丈人徒爾勤安能雙災學穀豹數畝東皋仍赤墳

旱甚雲雷夜作竟不雨

夜熱煩如晝長風嘯不來星辰南入濁雷雹北臨魁布
濩仍虛勢沈緜待爾開三軍近何處火井鬱崔嵬

三月不雨至七月答朱調陽原韻

百丈泉枯井千江水沸湯暍雲鬱勝雪風日草如霜嗷
咷雩何晚 咷杜立切 昭回漢有章倭遲搖地雁 六月巳巳流星出東北拂招搖西南行聲如飛羽尾蹟光青赤數丈燭地 蓬茸出天狼 茸戎二音 野燒連熛
黑衝風塳埻黃 宋玉風賦塳埻說文堁突出也 物情衰慘怛天意落冥
滈格鬬還楞腹流離更裂創龍蛇雲夢戰象馬日、裝
瀚海三邊陸中原一大荒炎烝無水國焠瘴見江鄉木
食尋堯韭山容絕禹糧錙衣足粱肉誰念與扶傷

秋日曹二大渡過訪

扈子歌刼窮宣尼矢予否苟非聖賢人安能弗茹槃初霜九月中空林聊徜徉旱草枯復緑蒙茸薇墟里荒山遶殘郭白日照古壘薄暮荆扉來徘徊草中止內顧無斗儲何以速吾子既復事高義饑寒固其理石上飯松屑問詩聊啟齒故鄉已非故故人心尚爾否音鄙泰否也

寄答幼凝千里二劉子

戶外黃茅接遠坰不分籬落與堦庭前賢好句堪題壁狼虎中間讀道經

慈母南谿可奈何一弓茅屋盋平坡度地論二尺為一肘四肘為一弓低開簷牖青天下坐望前山烏鵲窠

上郤柴扉擁短襦酖眠石榻任駒呼偷兒夜半難將去老瓦盆邊地火爐

梅川二劉絕可憐還鄉經望復經年開書見問新秋句只在疏籬苦竹邊

季湊自吳門載慧泉酒訪予草廬出游萊州詩屬予序倚宿辭之襄陽喜其聲名將立賦送四章

癖嗜芳相憶輕裝自遠天詩情萊子國酒味晉陵泉石屋秋風裏柴門落照前細論文字理喜汝欲先鞭

一語曾相許東南發日流坐中輕樹敵虎下已封侯勇欲穿犀札貧仍逐蒯緱大堤無豔冶到日自知愁

汝去幾時還衡山復峴山清秋鹿裘客匹馬鳳林關天地風塵黯蛇龍戰血殷看君舌固在莫遣鬢毛斑

送汝柴門口荒涼驛堊中養威霜外日清野渡頭風雁過衡峯峻龍眠漢水否誰將悽絕意攀折桂之叢

黃菜

黃菜當黃花柴門處士家曉來山雨過零落一溪霞

送梅川張進士先甚之任衷强

我今行年三十二頒毛欲白色頗頳朝持一卷吞山中霖揣腹中無一字君年較我兩歲遲錦袍玉面橫銀章揚鞭紫陌誇騕褭騕要上聲褭亦音腰獻賦金鑾奪風星代殊貌改不復記郤思十六年前事鄉彩高揖太守堂許公文岐我名居昆兩居季與以轉盼劇電過舊日結交今幾何昨

逢下馬一攜手使我淚雨流滂沱眼前廬嶽高嵯峩青鞋已脫烏皮帨送君還望君行處萬里黃雲鳥尾吡

山行書所見

山雲淰淰風蕭蕭借騎瘦馬行空郊荒田豺兕窠蓬蒿府符催科腰帶刀路長伴稀恐相失白日欲匿虎欲出官司捕虎轉充斥前月曾喻讀若侖府中卒馬行不驚人不疑安得更似神宗時繩作囹圄木刻背詠木鬼頭白不知官與司

義馬塚有序

先封𢾭議公有白馬名雪無影雨中鉆鉧潭旋路崩馬坂石崁公上長鳴乃墜就潭取死馬兩蹄盡脫緒

山錢公爲義馬記冢在桃樹山治東七十里今俗名洗馬潭
先公馬癖天下知自言前身支法師蕭騰不挂牛角讀
錦囊青令奚奴隨就中逸足雪無影匹練追風目爭瞬
崩厓一蹄無前功悲鳴非惜障泥錦檀溪飛渡秋水淺
上津板撤幾戍擒自憐不及兩奇駿力盡猶存報主心
骨莊曾誄縣貢父帷蓋居然一抔土千金買骨壯士歸
長下英雄淚如雨

送盧生游易州

易水東南望燕臺説至今如何延閣上不信只千金來
老諸侯客平生游俠心褐衣無所事一劍報知音

冬日病中劉千里過訪賦對酒歌

劉生匹馬山外來靦面笑口同時開葦菴石磴可磅礴
使我愁病消纖埃槊囊書卷亂草榻抵枕挈看無嫌猜
劉生顧我何草草寒溫不道先傾倒我病惟許衛疾知
今日看君好懷抱一人正自感庾翻三韭何妨畱庾泉
瓦鑪竹壁風颼颼喜一與子相倡酬騷壇海內竟冷落
捲纓盜劍紛相讐尺箠欲下齊將壘寸鐵妄扼秦王喉
幾年意气雄炎下同時未許風流亞生來本是塵勞人
偏向天公乞休假自傳堤邊楊柳新真娘墓上棠梨謝
細簾畫舫照青春短笛長簫哀鬼神詩成每被何戡唱
產彼邗憂李白貧海山石硎麻姑老隠外人呼祁孔賓
笤牙孤調終難和生平知己能幾箇劉生欲來直入來

戶外下馬牀上坐持論千堪二李親劉許云空同石健于鱗蒼定價
君是韓康邦君今四十方蒼顏我年三十髮未斑大澤
龍蛇且休問小山叢桂幸同攀

冬晚湖居

白屋漁家遠黃精山雪稀不緣慈母葬未忍故鄉歸疾
俗非全福遭時豈息機漸看樵豎輩作意歎荊扉
消雪泥黏屐頹垣水浸牀哀衣村老看晚食野蔬香土
色迎春綠天寒落日黃喧傳鄰野職昂首正蒼茫

雪夜吟

生茅苫屋庳且平聽雨不鳴聽雪鳴空山怪鳥叫屢絕
一夜朔風三尺雪牀頭壁燈縞帶光寒雞誤白啼復歇

草間狐兎疑盡藏待曉城南閭獵獸

敬跋大人雪屋丈夫歌

長詩夜讀二千字字字能含北風颯九天飛雪慘下來
不顧茅茨一頒領丈夫心事書難續書來秖覺添蛇足
更恐高歌人厭聞漢廷已負長沙哭

癸巳　順治十年

元日柬王純伯

黃雞赤鯉入筵頻野外椒花照眼新村老寒溫無別語
相逢盡道隔年人
春杯幾伙先焚尾故事今年罷送窮徧處愧非郭有道
醉鄉且作王無功

正月立春前五日蝿䰟衡人皁〈上奔下出〉出巳開城中桃作花更見田間麥半實

明日畏風卽不出鄰翁許酒來相依野外况無賓客禮莫教旌節到柴扉

禹碑歌有序

王象之輿地紀勝衡嶽禹碑在岣嶁峯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據崔融贊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旁分螭書匾刻而禹錫韓愈歐陽修朱熹張栻鄭樵趙明誠皆未往見也宋嘉定五年蜀人何致字子一游祝融峯有樵夫引經嶁眞屛三度小磵達碑所摹之以獻轉運使曹彥約刻夔門觀中及嶽麓書院嘉靖初僉憲張季文得搨本于長沙太守潘鎰以示楊愼愼拓刻于安寧州法華山之遠照峯萬曆時鄒以諾刻于祝融峯之觀日臺金陵刻于栖霞寺揚州刻于甘泉書院人間流傳遂多順治十六年癸巳正月蘄州野客黃氏出示予衡岳眞蹟七十七字完好無泐字畫與傳本少異黃客曰歲戊子長子從軍隨邏卒入嶽大索至某峯過一谿仰見炎火疑有伏搴援深入則覩崖壁赤石綠文龍鳥之書大石丁覆古木騈𣏌槎枿如巨蛇歸語客明日梯印十數幅忽雷電激怒石崩幾一人客遂融其事是冬嶽廟災辛卯三月雷電作于峯頂擊碎飛

來船石人間謁傳飛去云據張含跋楊愼禹碑釋文云初不得者四字夜夢黃衣魚首人告之曰南瀆衍亨也厥後沈國學鑑楊少宰時喬郎氏瑛王氏朝輔杜異人亦皆有釋文含不及見壹不知何許人其文尤秘世無傳者乙酉予在崑山得于先宮諭升伯公藏書中諸家或假夢寐或託鬼神王世貞云碑見盛弘之荆州記流傳已久銘辭雖古未諧聖經極類汲冢周書穆天子傳中語豈三代之季託而爲之者邪斯言亦未爲得也又按宋張世南游宦紀聞載何致事甚悉云癸酉二字外莫識郎瑛遂更愼文而明發爾爲祁明癸酉擧無根據昔吳王得包山禹書問仲尼仲尼曰莫能識也故知禹碑釋文好事者爲之煞而一見於嘉定再見于今日於戲此何祥也愼見仍皆模木錄星得覩眞蹟奇矣制圖於左亦備博聞焉

六家釋文圖

楊愼釋文曰承帝曰咨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

(冬杜作家)宿(楊作夾杜作窓)岳麓庭(楊作厌音卽杜作巴)智(楊作面杜作旬)營(楊作裂杜作益)形(楊作君杜作扐从干刀)折(楊杜作析)心(楊作踊杜作衜)罔弗(楊作阱杜作丹古舛)辰(楊作蹐郎作大杜作庶)往(杜作丘)求(杜作杲)安(楊作出沈作平杜作與)定(楊作竅杜作宅)華岳(楊杜作恒)泰衡宗(楊作嵩杜作帝)疏(楊作重杜作念)事(杜作功)裒(杜作乘)勞(楊作獻杜作皮)餘(楊作狩郎作錫杜作柴)申(楊作挺)禋(楊作口)鬱(沈作藤杜作冠)塞(楊作蔣杜作佩)昏(楊作摯杜作僉)徙(杜作從)南瀆(楊沈作褰杜作旲蒸聯也)衍(楊作福沈作昌杜作豐)亨(楊作員沈作言杜作食)衣(楊作萜杜作眾)制(楊杜作別)食(楊作界杜作比)衙(楊作廝杜作首芬盛也)萬(楊作觸杜作發古萬字)國(楊作彪杜作物)其(楊作夢郎作首杜作命)寧(楊作魋杜作止)竄(沈作鼠杜作民)舞(杜作蟲古通解少)永(楊流作蒸杜作鼠卽覩)奔(楊作寄杜作弄古袁字)

右闕計時裔異愼五十六字鑑異十四字瑛異十三

字朝輔異二字壹異六十字愼鑑句四字第六句五字瑛首六句四字第七句一字以下皆四字壹首四句四字第五句一字以下皆四字時裔首二句四字次三句句三字第十四句十五句皆三字第十六句二字以下皆四字一說時裔自仔粗以下亦皆四字今觀壹文義近古時裔幾同令壺齟老柏塗之諧語可一笑也

禹碑傳在岣嶁顛又云祝融雲密之孤巒(一說在雲密峯)精靈巖閟自中古神訶鬼禦艱躋攀此碑百代或一見帝寶不欲宣人間有無捘索終渾沌形模擘畫疑先賢野人「緹襲開向我七十七字蝌虬盤紙長八尺字踰掌桐泉

垂揭浮岡黔梯棧遠陟玄豹窟拂拭尚帶蒼苔斑斕門墨本値底貴嶽麓橅揭徒矜慳乍看體勢失倒正頗覺龜印非彫鎸青龍連蜷白虎怒朱鶉奮翥靈蛇纏韓愈雖倒詰弗類崔融蒲匾形差妍岐陽石鼓且譌泐紫霄洞勒難疏詮龍威大文不可泄茲碣義訓胡繇宜何人詁釋太明晰剖別文字殷周前因疑好事者臆造更恐強讀遭神訾帝涕文命道莫測金簡授鑱崆峒篇天成地平有今日東漸西被思當年剔符發祕豈易得六丁雷電非徒然章亥庚辰事恍忽巫支罔寘仍蹤潛水鮭山𡾋作彪顎契焚鼎沒迷神奸終闕其範傑載造雒龜河馬空開先璧經航典行復出槃盂孔甲仍當傳願承

鑄篆溯倉頡徐裒更闡鴻濛天

春日寄王子雲先生(先生歸廬山)

生平屈指幾相於漂泊東西不寄書聾鼓北來三輔後衣冠南渡十年餘長歌短調留千首斷簡殘編攤一廬妻子既無良友在匡山高處結茅居

爐峯高與劍峯高子夜平看北斗杓山勢八分猶帶楚(首藏洋訓武昌山形八字)江流九派欲歸潮逸人疑在子午谷遯士尚居丁卯橋南雁不來音問少今年花鳥倍魂消

頹垣百舌篇(本草伯勞)

荒城林木盡百舌鳴頹垣草青見茅屋三五如孤村念昔繁華未凋槭歌管東郊復南陌城頭日照闤闠喧豗

下露濃畛涂窄花枝高下春冥冥流音近遠皆可聽潡
𢠸乍掣同心鎖珠箔時驚九子鈴紋𢠸珠箔情非一乳
燕鳴鳩感倚匹桃李初芳寒食過釵鬟競出清明日綵
來喪亂不勝愁義髻黃裙逐水流門上白烏啄大屋宮
中紅鹽吐迷樓大屋迷樓今不見傾臺廢井𦆵蔓延山
鬼悲吟繡嶺宮詞人追賦靈光殿靈光繡嶺皆遺址望
新春風千萬里荒城百鳥何所依巷飛天際荊棘裏劍
外誰招蜀帝魂江頭更喟蘄州鬼烏名王元之事時蘄州麗公卒頹垣
百舌聲正悲風雨漂搖愁羽尾城東偽父足發思曾無
斗酒對芳時數聲偏徹愁人耳禿頂茅堂獨賦詩

滇南

直北歸塵接滇南羽檄過紫微高不動黔水闊如何象
馬當時貢猺獞此日多漢朝全盛日曾譯白狼歌
浩刼何多恨雙凡只自奔從來動兵火一倍洗乾坤湘
浦靈均怨蠶叢蜀帝魂楚天風物異山水盡煩冤
春物僥春態荒郊散曉𦗥新鶯彈舌語嬌燕折腰飛僻
境多愁疊愁時但掩扉風塵滿江海難息漢陰心

陳介人茅屋為春風所破生善談兵舉武解元

春初曾詣臥龍居雲气蕭條冷劍書應是山中留不住
昨來風雨捲茅廬

寄廬山孟處士

名嶽高人住松風無四鄰茅簷宿雲雨蘿帶掛星辰施
欒山猨入聽經野鹿馴下方偏擾擾羨爾出風塵

春暮與竺鍊師飲道傍

杜宇聲中鳴蠶急楊花飛處野棠開一樽走共黃冠坐
閒盡行人往復來

寄宋又韓

一別三年湖上居慇懃託付浙江魚當時灑淚緘書去
又過三年不見書
春客有路蜂能識流水多情鯉解來自是相思無藉在
空談張敏夢中回

雜感

丈夫志明白不受非義干廣筵可脫帽晤室必整冠郗

超黨桓溫至死心不安孔融拒曹操身殞名莫殫誓將
作砥柱砥礪當瀨瀾位微志不遂塌然[illegible]我肝
賈誼昔年少辭家事遠遊長裾謁天子弱冠師王侯鳳
皇不當儀翩然去丹丘見笑老先生功名若雲浮神龜
苟先蛻蟪蛄相啁啾俛仰天地間愁然懷隱憂
春谷如積水春野似含烟如何豔陽節佳人心獨煎流
風轉懸勝椒圖結重關雖有遺世姿容留誰與憐當時
失魏尚異代感李廣丈夫且偃蹇兒女焉足歎
乾坤幾萬里一夕三四週形骸類土木心想如獮猴讀
書未聞道觸物恒隱憂自撫七尺軀鍾此萬古愁出門
祝天地天地何悠悠彈琴桓魋墓挂劍徐君丘白骨無

妍媸青史或沈浮哀哉世上客何道能千秋

蒸珑乃是禽令威亦爲鳥終當化異物神仙復何好紛衢走狐兎嶢陵積青草安有白玉棺空傳黃石老薄伽旣不滅諸天皆壽考一路湼槃門金容等枯槁古之與盡人往往如此道(談云道說也典盡則以佛仙自解耳)立身廣庭上倒影橫堦墀恭敬或蹈指于身何所知辛勤資榮名至道不在茲善哉阮嗣宗飲酒不復疑寂寞千載後如影無端倪

莊周與陶潛千古號達生或乞監河食或叩富兒門鄙夫羞細佈智士安蒙屯區區市井兒訕譏何足論

川野何蕭條空城劇寥廓所聞第悲風所見惟鳥雀獨

坐饑憂患浮蟻相娛樂所思在遼遠緘書倩孤鶴

張耳與陳餘貧交比膠柒一朝得趙將盛氣無平日昔時相急難今反急難尼寄語後世人貧交有何益

李斉坐牛韉眼光牛背見不攷蕭曹功乃覩項羽傳智豈一以姝天人遂難變朽骨不足論悲來每三歎

大道倏淪喪斯人定焉如中原築京觀宮闕成丘墟丙夜望北極攬衣起踟躕太白何光芒幽陽臨丈餘客從遠方來遺我尺素書露文旣不敢託之雙鯉魚

百舌喇春風五月乃不語趨趨常處嘿忽然謝綫昇(鶗鴂鴂也春分鳴則衆草芳秋分鳴則衆草歇)候蟲應節序振羽或切股鳴聲雖不同愉暢各自取而我木爲人悲辛日塡胸著書千萬言一一防禍侮古稱大手筆曾臆恣所吐磨蟲語譬言吾病不及汝

丘蚓與螳螂銜泥壅其居(去聲)翩翩插雙翅緣牖復上樹蟲小有智慧行止各異趣如何萬物靈老死不知路

黃鵠摩青天一舉志千里狂飈振空至七日不能止流轉風雲際哀鳴星漢裏下視鶬與鶚相將戲中沚才大患亦隨行高遯還否何當息羽翼飲啄瀛海水

山中有一士不知姓字誰絲髮絕秋潭朱顏灼春蕤行歌但帶索妻子無完衣蘿月弄窈窕琴尊聊自攜閒然石上酌一醉已忘機

荒丘何王墓石馬雙駮駴下有盎盛田瓜分入豪家子

孫散畧盡歲月不曾多狐迒縱橫出樵童躑躅過神靈不我與天道夫如何帶劍上陵石徒爲魂魄訶門彼雖門吟酷此蒿里歌禮爲舊君服惻惻還山阿

出郭四五里岡陵鬱陂陀云是前王墳豐碑半毀垝垣昔猶在隔歲重經過松楸斬欲盡隧道流成河徘徊不能語咄唶當奈何淚下亦何多鄉喪不春相里殯不巷歌禮爲舊君服惻惻還山阿

太乙移金門二儀晝夜昏清風灑宿霧喜見朝光暾於梅已折蕊游蠭稍出村靜思治亂理亦若黔與噉君子守貞固秉義踵焦原河淸洵難俟吾道終可敦

緬昔聖賢人操持畢如一終古如龜皆精神不曾失美

人感歌舞劍草瘵心疾天沃本無知秉性亦弗易龍拟
抱其痾文摯望而得天質荷偏枯入間無藥石
古樂久不傳唐工眎其理吾儕馬子侯搖頭妥欣喜一
鼓於忽操壯夫淚如水凄颺殷暦陰商歌夜中起

寄沈古乘 載工書畫家虎丘予寓飄累月

樓頭望塔風鈴語古塚松花紅沗炬沈君樓下夜不眠
惟聽咿唔雜機杼沈君自叙予自聞醉發狂歌塁如掃
有時翻御喻靡池黑雨穿樓漩君帽沈君仰首亦不嗔
伏𢡱仍寫天台春摩詰不是無心學幼輿廿稱丘壑人
往予乘興尋海國石粱委羽恣所息熌霞翠巘杳莫窺
水碧金膏盡不得歸來只從壁上觀六合信有神遊寬

醉吟李白天姥句汗漫似結盧敖歡以茲感悟慕幽獨
茅齋擬寄康王谷石門峯下萬丈泉沈君有意抹一幅
眼前榮辱輕鴻毛掉頭棄擲還我曹龐公自鼓於忽操
粱甫空悲齊二桃世間治亂何足測要令元化蟠胸臆
道成匡濟自有時乘秀行歌未爲失

貞慧寺主退院

道人勇猛心絕倫少年行脚窮甌閩還鄉已捨彼岸筏
到處仍開乾闥城南朝寺四百八十永嘉之亂惟刀兵
世尊龍象盡顛倒戈鋋劍戟空縱橫 華嚴經戈鋋劍戟從空雨 高僧
寶誌識非及司馬衛之書最能作金長者但束手燕指
闍上昔遺形軍錙金楊了雲字細繙貝葉房櫳經盤肇
倆佛結寶網秀支替利聽風鈴上列雲龕師子座旁開
香逕象王行身閒退院更何事茅堂夜磬譚吟吟蒲團
塵拂挂在壁軍持環杖閒敲屏尚疑曇彥有遺恨不慮
惠遠無山情公期粱代許元度我思晉室陶淵明晩參
切莫更饒舌坐中且覓劉遺民

喜得陶季湙書並篆草堂額

故交離索近何如忽接瑤華到敝廬一日三秋周女賦
八行七字賓王書地偏荒徑過人少花盡鄰翁見面疎
何日妻兒米粗足相思一駕呂安車
鏡湖晴浪漾柴扉喜劇開書對落暉狂態昔思鴝鵒舞
古文驚見鳳皇飛 梅聖俞石鼓詩三百六十飛鳳皇 參差羽翮愁難共

流轉風光賞莫違兩地起居何拓落雙珠烟雨各漁磯

曉月荷花

風清月曉五更時天澹波澄萬碧吹誰唱雲光開瞎曲
人間今有影娥池
五銖衣重不勝情風起微聞綷縩聲今夕何人擁修袂
露華凉處月華生
金泥褶縐爲瑶仙長鏡臺低待舞筵可學海南耽聯去
夜深長自對嬋娟 海南聯蓮夜則低垂入水
草閣周遭光碧漪風颸開處起鳧鷖儋州四季花如錦
恨不移家清水池 儋州清水池有四季荷花冬月尤盛
貪看花潭不舉頭天孫月姊在中流花開宛在銀河上

末擬乘槎問斗牛

夏月山中蚤起見一鷺高飛

露下有餘凉西林殘月光千峯隔海日一鳥閃初暘地
僻村農樸年豐隴稻香爲尋南郭老信宿住山莊

咏篔簹寄周元亮 亮工

蘄州篔竹簟自昔傳瑰奇天光蘸雲氣湘色含風漪臘
月伐龍子冰霜檣縧枝經秝乃擗製織作黄琉璃篾縷
細逾蕤摩抄凝若脂裝潢玉版貫登篋郵筒寄茅齋五
月熏風凉北牕高臥咏羲皇閩南元亮稱心隱萬里清
飈試寄將

山夜雨

哀猿驚夜雨窣窸聞空山聽從草閣裏知在翠微間

山中

夜嵐作秋氣山庭生蚤凉竹露月中滴桂華風外香靜
已觀物妙安時知履常捲簾入銀漢洞室潛虛光白雲
冠山來俯視猶下方

天曉月欲濟露淨川無風太白在漁竿復照空罶中明
明遠山外草木如虛空不識丘中賞誰知塵外蹤誓理
滄浪棹長追江上翁

露下禾黍收不復趨隴畝時時一登望秋水生稀秀隴
傍有花樹百步回我首負杖行歌歸斜陽在杵臼寄身
治亂間放意羲皇後

嵩山有神人膚理瑩冰雪霧鬢芙容顏吐音蕙蘭發不
知幾千歲揮手送日月神游亦何妙願與踏紫霓道要
其可傳離塵以爲訣

寄丹陽丁五 尹 兼哭稱白時丁五悼亡

前年花辰與子别攜酒酣歌樂終夕坐中秃首誰最狂
江陵野家陳群白方袍醉倒君不嫌兒彈琵琶弟羌篴
簾箔時動香出庭回身落花飛在席今年山中空憶君
安仁新悼更離羣 蕭 平 羣交游況失僥如璧欲賦招魂那
忍聞

雨湖

山風嫋嫋吹綠波日永無事相經過婦鳩啼雨怨生瘦

蚱蜢乘風晚更多

赤日炕地午欲然荷花照水秋相鮮湖天鏡平風雨歇
零亂滿灣堪刺船

秋分夜大雷雨示馬生

秋分晝夜各六時白露既下天藏宽破山摧樹劈歷走
此豈有意驚蛟螭白蟻插翅飛燭熯蜘蛆跛足行委蛇
土木淫熱蟄不得陰陽蒸動微蟲知太乙移宫住倉果
月偏畢陵積屍凄風若雨兆已見東方辰角將胡爲
政刑感應理不謬低印鐵炭爭毫釐南門土龍尚顛倒
鱗枯爪裂無神祇驕陽三伏不知備即有水潦何能支
馬生談天陋懷寵短離教讀聲唄吟舉兒散後烏鵲巢

下篠提酒吟我詩朱門凶歲飽粱肉我獨愁汝豐年饑
嘘嗟薄俗語不易言未出口防人歎言既出口何妨歎
不見馬生名馬癡

射雁

山中老叟如饑鷹夜靜忽聞秋雁飛彎弓欲射不忍射
吾與汝曹俱苦饑

貰酒未得

秋雨沈沈聽茅閣客似孤舟打篷篛聽時乞竹雨未栽
遂使秋聲無處著東鄰沽酒貰不至臥聞槽聲暗漉漉
因思昔時仁里風歲時乞假遠近同即今德色到箕帚
安有麗俗消兵鋒尚平損益粗已悟老氏盅虛誰見崇

未念凶禨塞上馬應知得失楚王弓

九月二十四夜哭公兗張明弼先生

只怪來書少誰知宿草青卷中沾（說文添本字）倘論海內失
文星賜鵩今休笑龍蛇歲果丁一哀無太苦天意惜精
靈
已下訛傳淚頁成長夜眠魂來疑李白腹痛負橋玄客
路愁聞徜高山欲斷絃千秋仍不易遺集爲君編
死別何無夢吾憐已四更再來須浩刼永訣盡平生茅
屋霜華影空江淚激聲情親見君意魂返趁雞鳴

雪中得耶報合肥龔公除刑部侍郎

北風十月江水涸饑雁群翥若雷動草廬帶雨溼未開

南山飛雪參差來蚓吟蚓啼何悲哉（昌云吟蛩如蚓也或疑雪無蚓吟誤）
百錢市酒苦難賒倚窗放歌歌偪仄石牀探紙信手題
嬌兒弄筆書不得泥陰司寇官新除開緘一笑同妻孥
倣貂不典胡爲乎平生心期若公少往年風雪與門道
縲舟銀燭簫鼓催客散雞鳴玉山曉酒醒呼取密雲龍
界兀相看兩傾倒公去淮陽望吳越我渡錢唐向甌粵
離夢還沈冀北雲愁心挂在江南月隔歲鄉園歸去來
江頭茅屋隱蒿萊柴桑嬾種陶潛柳隴首曾無陸凱梅
日暮衡門鳥飛絕同雲望斷黃金臺

雨木冰

昭陽大荒月建丑日次己卯時昃酉聞雷集霰已告凶

震電雨冰亦孔醜霿霧十日慘不開壁道雪絲三尺厚
（崇康元年雪絲長數寸今雪絲長寸餘）曬陰脅陽自古云簡冊相傳信非
偶燕京連月滿霖多黍田千里吹洪波城牆塌屋道相
望驊騮不行行橐駝天天是稼民不卹富媼助虐移黃
河恒寒之罰罰何事水毀木儀將奈何盲經腐史眾不
識父老惟傳泰昌事中冬木介接中春當時朝政粗能
記大長秋裏魏進忠乾清宮中李選侍天人感召誠不
誣三十年來無此異只今　主聖臣復賢甘露卿雲理
宜致五行洪範恐未然劉向京房總茫昧封山錮石何
狰獰纏枝裊榦龍孫腥義和夸父竟何處元冥滕六輿
妖精千池忽訝玻璨色萬樹盡作瓊玕聲黃禽猛獸殪

山谷耕牛職馬皆殘飧鐵蹄綃草官路滑平地叟掣氷
牀行碎徑乾屑回風舞大漠沙城不足數谷堪火死井
緜倔剛刀不入犂頭土繡旗貂帳歌聲苦城東一命仰
天乳月令春秋緯酒者乳也王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乳以喻人天文志天乳一星黑在氐北明則甘露降不明則甘露不氐星經日衆水六清之厨天乳星主之嚨喲莫鼓高不開夢墮氷天淚
如雨

大雪大人戲作新體命步韻

飛霙斯兆苑如月妬龍沙妙舞憐妖女輕情比落花素
娥翻逆劈濃摇點昏飛綠水裙腰繞臘月十六日立春乃于大寒節木色盡綠百草萌芽紅橋屐齒斜過瀏迷若坂塌草陷疑欲斷蕨渥
封路挑㧾已壟芽黑貂愁久慠白鬢豈堪誇夜色遙通

晛春香汎入茶烟青憐褐陣晉晴指源家逕好嗔兒破
灘平許雁遮驚雷重勞歷野老倍吝嗟何處軍聲起巖
城鼙鼕嚨譁谷

臘月五日薄暮雪珠牛寸前韻

臘雪何多態搏氷散作沙霙端凝稷粒爾雅謂之稷雪風外失
雙花雷陵散霰花隨風而消灑屋塡賜吻穿林打背飛亂濺荷點
碎輕擊竹枝斜汰樹難留滑汰讀如左傳伯芬射王汰輈久水大雅俗謂什汰趨埤月聚欲跳彈梅蓓偶巧針草頭芽針音早俗漢用依直與
微陽戢其堪硬雨誇宋書大雨雹居人皆碎中報朝廷謂稱硬雨焦晴剩滌
水滴破教切甕眼試煎茶擲米嗔麻女鬪珠陋石家笑碎纖
手拾冰倩短簷遮稍憶兒童句何子朔咏雪珠詩什首句何遜咏添瀉硯透瓦穀

明燈塵起珠丘亂風搖珙樹輕分玉闕惱屑濺珠閣鎗
桃星飛颭劍冶粟雨頭書成蠟邊寬候雀砌下訶春紙
沈河珠凌大蕭海玉砂姐秣淡老大嗟酒酣分刻燭傷政省喧嘩庚辰
春雪夜與蕭齋觴政賦詩一坐寂然

夜雪粒如豆荊妻戲限十韻

瞑際凝寒雨寒雨得瞑際而成霰說見佛經霰乎聲堅霙降太清溥成草
露態散作瀑泉聲蕭颯聞金井瑩圓亂水晶乍投明月
滿潛共曉風生拋席流難定籭空重欲傾光輝誰比潔
苑轉最多情百琲輸佳麗雙珠辱令名百琲石崇事挺樓記洛陽樂姓者撒珠厚數十令姬以文螺酌之得雙者與宴名雙珠宴祇應天上有未許掌中擎
舞急瓔霝串啼多玉墜鎗鳳祛盛不著鸞衣聽亢硜鄙
調慚巴曲無才媿楚傖更憐兒女意選韻勒重賡

十三日融雪前韻

黔旭凌平聲寒出巖郊變潦清排櫩鍾乳滴比舍醡槽聲
隔夕雲龕撤經宵月鏡晶池氷澌自動吼水涸還生嵐
帶橫將斂峯鬟煙半傾消容空有恨送別豈無情剩
留千狀雕鎪欲萬名地如鉛瀉瀉林似破幡擎坐勢魚
鱗燦街長雁齒鈴屐聲也美瓊形易失頑石守愈硜終歲
三都賦窮巖一老傖微寒知酒力吟就試頻賡

答調陽苦雪步沙字韻

沃野全無地枯江不見沙噴池撐作柱東坡詩註云鄉民今貢家池水作
柱木冰瓦鏤成花瓦作芙蓉萱草如翦綵萬井同卷蟄連巢墮瞑鴉
晱朦疑日死慘澹聽風斜歷涉無淺淺驢盲失前庭漫

田非玉種拂壁豈斫驛世界珊瑑𨈆樸齋瓜市誇炫那徵被酒熁盞急呼茶熁盞見茶經三窟𪍿𪍿計千杖烏喪家橫渡去將春令奪盡與燒痕遮偃仰幽人事灾祥處士嗟新辭聊作戲天戒莫高嗟天戒見五行志

除夕效元微之體

糾盆榾柮䙴氤氳柏子桃梟次第焚慈母新埋三尺雪哭書還寄一楲雲鬢毛剃去長猶寸詩卷拈來厚幾分簡點今年無別進掉頭不作送窮文

拾遺一首

軍中九月輒巡營吹角其聲曰備寒衣

黃昏橫笛嶺猿啼向曉簫聲旅雁飛不及軍中秋日角聲聲吹道備寒衣

白茅堂集卷之八終

白茅堂集卷之九

山蜂兒閩人以供饌坐中為樂天體

許箬𦼮侍史鄭珮蘭三首

賻佟滙白兼憶令兄君持

延平山寺月

明故觀察遼陽佟公卜年 熹宗初坐事死西市

歿三十年景星過閩適公子國器以僉都御史

巡撫捧公遺文見示灑涕書群公詩後用正韻

乙未 順治十二年

南臺

留別徐存禾 延壽

別許有介 友

候官舟次

延津風雨夜二首

招陳王孫

邵武道中

邵武弔吳明卿先生

出樵關 王審知故關

謝十三彈十八拍三首

賀總戎送櫻桃歸蘄五載始見之

淫雨彌月灑灑然寒

病瘧小霽炙艾雷雨又大至限韻

方邵村 亨咸 恤刑來楚

五日苦雨憶幼凝千里

萬金吾

白鷺

陳介人守備江右

汪掌讓湖居

寄訊陽紙筆

得武夷許甌香侍者黃瓊書

八月十五夜月

夜聽雨

寒蛩

除藤

价人守備江右喜其太夫人得養近乃不得价人

書

寄懷婦翁蕭公

寄林若撫

山居寒夜觴歐陽柔眞二首

聞叚雨巖 説 客死長安

茅齋望雪答訊陽次韻

丙申 順治十三年

雲

雷

寄題茂矦仙掌閣

白茅堂詩目卷之九終

甲午 順治十一年

驚蟄梅始放

殘臘雪連月雨氷傷物華小梅春意在驚蟄見開花

長壽圖顏明府席上題

汪生畫手眞擅長筆力遠簡神飛揚方瞳聃耳儼若覩高堂半幅生綃張冥蘿倒𠂹洞戶仄格斡拘几苓脂香雪毛仙鹿放不跨琅玕雙角掐青蒼銅牌定帶寶鼎字瑀頷似插科藤長疑瓠丹桃自度索如瓜大棗來磅礴咸平初年謁帝座詔令傳寫頭如甕是時西蜀張守素能貌眞影青城藏精靈感變或自有未必粉本皆荒唐只今弧矢正蓬勃安得老人應壽昌顏郎捜圖撝示我素筆大呌如癲狂橫牽玉池拂斑鼊倒披金薤鏘琳瑯樊桐遠望渺萬里天風忽下相低昂速開九醖更一斗爲君醉墨塗砂堂

江行感懷 敬謹親王陣薨南安相公總督

兵氣連南服頻年慘不開風烟迷鄂渚雲雨暗陽臺仙仗親王返凶門使相來蒼生日流血一望一銜哀猨聲三峽暮行客淚霑裳此地饒征戍長年作戰場雜花生斷岸春色送斜陽想見巴江裏扁舟憶故鄉

新篁解籜聲次調陽韻

籜龍林臥時已有干霄志孔翠溼青雲蕭颸風雨至埒

然戛蒼石乾箭時一墜移牀就新陰散髮抵坐邇空林落三五回首驚數四頗疑彈指聲筋踊天籟異 筋音溝手指節鳴也解籜聲似之故字从竹 春庭羅嬋娟離立添幾輩想像湘夫人鞙鞙佩長璲姱修旣多soul苞符豈無意卷舒固有時氣機此焉覗我歌淸商音扣角麤與類

避寇湖外

四野雲峯峻炎烝汗欲流疾雷穿日腳片雨曳山頭枕簟朝耽臥鑪樽暮不收林深得霑灑三伏頓如秋咫尺偷安地烽烟且未驚湖山仍不惡草木盡含情流血悲襄鄧輿屍滿蜀荆殺傷相當處回首淚從橫枕石還披髮楓根仰碧天野人敲杖語稚子倚肱眠鸛鶴傳聲急 徵蜀軍蔽江上 鷗鳧得性便何當靖寰宇歸老白雲邊

龍母廟效義山 有序

唐末黃梅費氏女及笄浣河上拾大卵懷之遂娠生兒恥之逃陂澤乞食兒數歲苦群兒毆輒沒水經日忽大雷雨化爲龍負其母去鄉人立廟崇奉焉

經年壓鎖渚宮幽贔屭纏蛟擁上頭大卵豈緣玄鳥遺小郎嘗爲赤蛇憂吹笙鳳頸開三界喚雨驪髮遍九州不向巫陽問消息阿香應共綵雲遊

反招隱

西施雖美人魚鳥不願覯物情愛同類異已即見嗔貿

火被文繡鷗鷺非其羣䮎騅富芻豆猨狖難爲鄰朱門非不貴志士矢〔詩若夫子矢之〕本眞顛噣泉石間高風何絕塵手拓千仞松目送萬里雲蒼生未康濟强起非經綸西矦託黃石長源辭要津泰交且歸去何況逢否屯圖形耀麒麟流血殷車輪旁觀一嘔噱代有英雄人盛名忌物敗艮過還殞身寫此危苦詞庶幾作者聽

送孟道士游洞庭有序

豫章廬嶽者地分吳楚山配參衡降精朱鳥之躔秉乘赤天之气作鎮幾何控帶江湖名以匡傳境因慧著應眞仙伯之所都遷客高人之爰宅詞碣欑布卷帙莫殫遇者炎運亨衰金刑竊起三辰示變五酉興

妖地何土而弗焦國何城而弗瀆茲焱劫刃不犯神明之墟虎節鳳干長護眞官之室徵君孟氏本出名儒蛻跡塵寰馭神物表賦反小山之叢桂文移北嶺之飛柯揖五老于雲中俯九子于烟外圖書百袟丹竈一瓢奔瀑紳懸抱碧虹而直下巉峯笏立指白雲之去來固獨善者所爲柰聞聲者漸至笈俗遂集衡最後交濟庵十賚之篇聿追三隱之躅胡麻可飯薜荔成衣付理亂于不聞偕惠莊而孤往公毅陳了宿負高抱舊尚幽悰去謝鷹揚來窺烏道素書黃石揖同五岳之圖玄女朱兵冀搢七籤之字名因冠請蕊椷志久在乎松風以慶安之奇姿推璋寧之高勝思廣道源于勉日用嘉肥遁于聖時山麓鶴飛遂卜栖眞之地清池蓮長因開結社之堂地近太白讀書之臺堂效貞白華陽之館納旁流于同貫合二氏于一家維是工未落成貲已告匱薄言覩者喟然歎云陳子用是親挽鹿車虎隨鳧舃出靈都之窈窕涉洞庭之烟波葛洪之就何漏冀得丹砂王烈之入大形希逢石髓務使勝緣雲集仙境日成陶元亮之逃事倘存陸修靜之遺風固在道登金闕豈無同志之人山高水長應有思歸之侶用疏引語聊贅贈章

稅駕卸塵網結館占雲區譬彼康莊道竟無銜橜虞朝咏洞玄篇莫誦靈飛符馬明欲得弁王喬與之俱愍彼

世間人笑我爲清癯黃白乃小術上聖翻示愚陽城與太室五嶽及三塗兵革所不及神明之所居和顏噉溫玉焠鼎烹流珠金巾翳華芝閶闔在斯須超哉太丘子脫劍從雙鳧共作無待游長歗命我徒

金沙湖夜汎抵家三十里

枉渚雲生處東峯月上遲水螢星影亂菱葉燭光移行過三十里鷗鳧不得知

蟬蛻

與物曾無競孤清劇可憐疎吟殘露下亂響夕陽邊委蛻塵埃裏全生藥餌便蟭螗爾何物飽食亦年年

題畫

見山既愛山見畫復愛畫囊中一卷詩空留作佳話笑君十載何苦辛馳驅未遂住山身玉嶽尋仙不須遠開來身即畫中人

黯澹灘

黯澹高灘消客愁奔雷頃刻下扁舟兩山一樹不搖落重綠輕紅作晚秋

荔枝榕樹綠參天夾岸猨聲送客船君到九龍應更識西川不減下牢千

贈錢建陽

君家兄弟武夷仙笙鶴重來只姓錢我亦當年顧思遠相逢應在白雲邊

過崇安將登武夷聞冠而止遣悶二首

太古襄陵水波濤頂上移淪流歸浚壑淘汰出厓㕒龍洞刳舟穩虹橋絕壁坼巖巒藏博厚風日損高危玉女開粧鏡仙鸞下浴池有無張幔樂彷彿聽簫吹丹井寧穿鑿蒼屏自戲虧旋渦成臼竈泐裂象枰碁金簡時來詔雲書半闕疑人傳王子蛻地屬少公治近日三班聚徒牽五岳思飛霜散眞乞駕景失靈旗三十年方壯東南勝未窺此身漂泊在終欲訪神芝

洚水初懷山百嶽且卑礙居民本巢窟刳舟亦前制霜落洞壑間槎枒幾千歲骨大見防風屍長留貳負同音安有太姥亭虛傳子騫蛻物理安可誣達哉朱仲晦仙室

仙荃寵上古水衛凝所成仙函仙蛻是刳木之舟沉溺死者仙儒是古橋梁或巢栖峯高氣通日月長照故久不朽朱元晦武夷圖序論及之

郎道士

先生謝塵寰築石翠微次靜聽石巖下春雨灑薜荔石飯可長飽草衣亦工綴拏杖下來悠然隔時代

燕子巖延平縣灘石如萬燕群飛

灘形飛萬燕貼水作浮沉精衛塡波恨貞姬化石心音書戎馬斷烽火劍江深卻憶零陵雨天寒幕府陰懷季深也

福州故宮布政司署本王審知故宮隆武所葺

禹功初不到亂水向西流瘴日開如月蠻中遠似浮風烟通海嶠宮闕象神州帝子歸何處三山猿狖愁

白兎歌有序

崇禎丙子麰江進白兎上惡逐之自是處處有始闢人居奇貨者利其善乳破產得之他處乳多一犬易一兎破產夫婦不給朝夕烹兎自縊徐存永詩紀其事兩來尤多製裘賤于羔羊或曰石鼠也種自西羌嘉靖時四方所獻卽此或曰兎也如宋時外域獻紊魚示群臣以爲妖今畜遍天下物態之變有不足怪者哉陶宗儀元氏掖庭記宮中白兎胎作羹然則元代已多矣

有兎爰爰皎皎其色古稱此種不易得毳毛雪白雙睛丹燭銀鏈絡黃金鐶莚從月窟來人間告之淸廟付吏

官永陵蕭蕭秋樹寒橋山弓劍嘗誰攀人言毛龜非祇
瑞金犯太陰凶吐彗蓬萊仙仗不多時關峪泥封幾凡
在年來目擊事更奇一雙白兎百未提中原漸遍從川
西一歲再乳十六魆民間轉鬻價轉低乘壺清酒一犬
隨初將破產不知愛忠向豪家利三倍物情豈料太低
卬烹來一飽霜毛碎從來瑞物苦無多斯百斯千可柰
何八對麒麟歸趙主萬叢芝草產宣和旅獒越雉聖所
賤異瑞奇祥君莫羨月中顧兎不難籠日裏踆烏有時
見

贈代興禪師

支提老僧年七十髮如蕙相月如柰遠林半是五代孫

說法誰爲三世佛道場不肯居老興復何如極調支遁
馬梁附石軍書月面沙彌髮乖耳留客入林掃榛子禪
龕相對是何人忽憶遮公如不死

代公愍古文鑴甆壺支提茶

浮粱槧甆不易得叩之哀玉聲琅琅光如菴鶯初破殼
渾似乳豚新割肪支提老僧特好事學篆金石古文字
貝葉騰經積幾函芭蕉縱筆稱三昧購奇賞古愛此甆
重之不啻鼎與彝良工鐫識技尤絕懸鍼垂露分毫釐
脆敲琉璃堅勝玉昆氣螭酥不得逐一門一壽砥猶珠
耿光細與刀鋒角大食鍍金不足珍定州淚痕那可倫
錄壇橛府傳已濫青花五彩人間遍老僧雅意能創奇

一出此甆諸品賤不數彭君寶說周丹泉鷓斑鱔血
世多有貴此蚪蚪同銘槃嘉窑脂印雖可寶彼郭邪輪
恆不好錦緹高價向市誇歎字歳知重茸我時肺渴
思雲芽公持贈我兼贈茶緣來真物有真賞會對尋常
鬬試家

山蜂兒鬬人以供饌坐中爲樂天體

山蜂兒避人結窠石屋間釀將花露綴作格薄如蟬翼
乾如綿房房生兒隔中藏隔中育兒兩頭寢食蜜育兒
冬不出待兒長大給餘汁中有高臺象蟲蟋蜂王赤腰
金帶尾黃衣極香是其嬪宮門更有司宮臣儼然萬井
自尊大卻笑南柯小比（讀上聲）鄰蟻人不獨石蜜貴垂涎

更羨蠶兒味前門執炬後門攻火遍阿房無計避掃來
一屋幾斛餘茶子榨油酥不如白如白下盤中蛹青似
青城雪裏蛆山蜂兒汝何苦汝不毒人人毒汝季倫豪
富天下無慢藏誨盜還遭誅陶奕折像散所積長年鼓
缶無憂虞世間禍福有如此異類雖微事堪比蜜蜂智
巧善依人鬭卻膏腴身不死

許箬蘭侍史鄭珮蘭索詩

孏子腰肢天下鬭故梳宮鬢著紅裙三山粉黛休矜麗
一捻香粧惱殺人
黃金跳脫紫鸞條髮鬢盤桓白燕搔一自許家聞阿佩
何人更道鄭櫻桃

不負歡償年少時鏤心嚙臂結相知鶺兒只在懷中死
鵡母何須隴外啼佩有母

貽佟滙白兼憶令兄君持

帝分閩海仗儒臣虎節龍符領百城帳外妖星天半落
島門鼓角地中鳴韜鈐黃石傳三世科第靑袍起一經
歎蔣風雲能遇主十年今已賜雙旌
憶昔先朝趨便殿天恩許歷闕廷看七州下士同霑澤
九十儒臣半拜官桑海只今悲往事風塵隔歲去長安
雁行節鉞如君少珍重龍章與豸冠

延平山寺月

梯月當霄近橋人黯夜思背因望鄉處翻恨是圓時風

奏林泉雜雲流嶺壑移似聞笳鼓動都向海門吹

明故觀察遼陽佟公卜年熹宗初坐事死西市
歿三十年景星過閩適公子國器以僉都御史
巡撫捧公遺文見示灑涕書箋公詩後用正韻

背從輿論仰英風實錄三朝苦未公薊北孤軍前化鶴
遼東王氣已成龍覆盆豈爲同房琯託國何妨有茂弘
父老猶棐雙涕淚廿年今得拜新宮南皮新建祠
公子南皮昨駐轅馬頭故吏泣何言螭碑未仆前朝物
龍誥猶瓻舊主恩公初知南皮有惠政及被難以誥命遺文付故吏至是獻公子飲憾
代間多意外孤忠地下莫聲吞數行遺墨分明在靑史
他年仗討論

乙未順治十二年

南臺

無諸臺畔春蕭蕭騎使飛書遠見招關汉平安連夕火
海門初上午時潮戰場雲樹猶行列野寺花枝自動搖
誰道匡山風浪惡十年金甲未曾銷

留別徐存永延壽

離亂易爲別烟烽歸路賒逢君才地主分手即天涯警
角迎關月孤舟逆去發浪花消魂一回首橫海戰雲遮

別許有介友

倉卒就君別北風吹鐵鐔維舟一握手中坐起踟躕猛
士歌誰和新亭淚久枯臨觴時嘿嘿不爲唱驪駒

侯官舟次

瘴雲非雲烟非烟晚來柳亂東風顛春燈互照打篷雨
野店齊移上瀨船鬟婿出風隨入餌蠣房離海尙能鮮
狂歌取醉聊自慰紅粉當罏索酒錢

延津風雨夜

連宵鳴雨何淙淙襄陵作勢誰能降瞿唐豈數如馬石
蒼梧有護烏攣瀧隱隱雷聲生劍室時時雲氣入船窗
南樓漏鐘最洪遠鏗鍧不聞今夕撞
前日水乾船欲艤今宵百谷勢胡雄河非夏禹經營定
城尙無諸祭險功峯嶺亂刪潭影黑烟雲交派燭光紅
當年雙劍原神物恐有蛟龍大壑中

招隱王孫

神劍千秋去惟餘一水明中流雙塔影疑是二龍横杜宇亦聲寂王孫芳草生登臨尤憶爾細雨遣相迎

邵武道中

山村雨餘灘灌杏花梨花白莫辨賊摻兵索雞犬稀縱有漁樵何足羨丁男生理行牒子前月從軍往沙縣賊來剽掠風雨如婦女擾鋤與賊戰太平之世君不知樹作雞栖犢無圈自謂桑麻百歲豐寧知滄海十年變詎目徒勞志士憂民胥及溺誰能援咄我胡爲困奔走兀坐篷窗淚如霰

邵武弔吳明卿先生

盛時五馬本超群莫惜樵川虎竹分萬里專城非謫宦百年多暇實能文臺高雁氐耕殘雨山象雞籠覆暮雲往蹟只今增悵少偏多綵筆弔夫君

出榭關 王審知故關

雨止度榭關關長行路難風雲鄰楚近天地出關寬霸業空高視蠻疆自鬱蟠分爭開闢有回首更重看

謝十三彈十八拍

短笛横吹變新清錦隊明駝出漢城本自邊人彈漢曲漢兒翻認作邊聲

漢兒學得吹胡笛譜入三絃字不差忍把祝家聲拍遍坐中紅粉淚如麻

文姬辭漢已千年猶譜新聲入管絃青冢至今多下淚動人原不爲嬋娟

賀總戎送櫻桃歸蘄五載始見之

君家香豔紅粉頭試向櫻桃可共陪一夜春風入閨閣幾枝發色映樓臺護花鈴子聲中熟製錦刀頭剪得來寫向茅堂驚物色果園坊裏更誰栽

淫雨彌月灑灑然寒

一雨無晨夜風雷苦怒張二儀淑高下七聖失蒼黃屋逐江流急船開草樹忙元冥眞桀驁黑螟恐翱翔禾偃桑枝折沙頹岸曲防陸沈初燕兗（連歲直隸山東皆大水）昏墊載荆陽旱潦新陳代災傷南北當偏頗非造化胥伏有陰陽五月雷霆蟄（兩月無雷）千林蜩螿藏詎侵拓拒令不放祝融光淫燕愁壓栱跳魚上草堂芸香教婢爇纈繭囑兒裝白鳥横飛去蒼鷹塌翅望鳴條與破塊朝夕頗尋常

病瘧小霽灸艾雷雨又大至限韻

猛雨何驕蹇三旬集巨滂蛇龍得平陸雲气失滄江封地黿無蹟行天馬滴鬟（拾遺記禹治水穿鑿處皆有泥封使玄龜升其上以封識之）（唐小說李靖乘天馬行雨）牛津疑決堰跋御定乘艘列鈌頻淫爵豐隆只怒撞幾梟天女矢莫借介休幢甲槊千群動鉦鼙萬竈擬若非金鐵鬭胡墮斗牆雙（介休斗牆事見太平廣記）對語須高呼（去聲）同聲厭雜哤遷收鐘殷虞颷入瞷懸窗伏座兒知避欹牀鬼任扛高陽不肖子眞託水爲邦

方郃村亨成愉刑來楚

西子湖頭月飛光力換秋故人還日下遠夢隔雲流談
笑開書得歌呼取與優草堂如可到筆墨尚堪酬

五日苦雨憶劉幼凝千里

五日苦雨無恭辰衢衢汨汨（汨从水从日于筆切木 汩流疾皃與汨从日別）成
遁津釆蒲欲酤不易得破屋多漏那可嗔門前蒿藿長
比竹沙外鵝鴿坐似人草堂安能移就汝負書裹飯長
相覿

萬金吾

華髮談兵興未孤前朝身是執金吾仗回雉翟昭容扇
閣掌麒麟將相圖老向江鄉逢醉尉亂餘捫劍壯窮途

家貧客到惟茶茗廢井當門轉轆轤

白鷺

白鷺白如雪秋潭照羽衣晚歸烟渚去猶挾夕陽飛

陳介人守備江右

當君遠行日我病臥在牀開書再四讀淚落三五行與
子初結交結交年少場將軍敬揖客幕府盛文章散金
五陵俠彎弓七郡良脫畀戎馬際雍容翰墨場荒年救
粟貴畏路關河長漂零雙羽箭寂寞虎頭囊君家太夫
人耆皆大布裳髮白頭不得好賢心未央坐上指綵衣
廚中辦黃粱黑貂未覺敝紫燕猶堪驤風塵勝宇縣草
木顯秋假敢日李供奉叅識汾陽王今朝送君去雪淚
何淚淚捧檄不足喜佩韋眞可傷莫爲繞指柔終保百
煉鋼

寄調陽紙筆

會稽紙虛近來饒玉版銀光許共操老眼青燈臨搨好
不須詩向雒陽高
染紫鏤青秖自持相隨千里有新詩知君近日臨池興
爲寄羲之第二枝

得武夷許甌香侍者黃瓊書

乾鵲梟修竹門開日華生回風颺鶴唳果遺瑤華音仙
人許斧子把秋黃初平濯濯白玉童霞飄紫鸞笙白雲
出丘陵可望不可親卿歌人間曲（天帝太姥降幔亭峯歌人間可哀之曲）

我謫升天行一十六洞天瑤草金光明（武夷山爲第十六洞天）
安得長羽翼相攜凌太清

八月十五夜月

山居無四鄰山月始清真海遠暮雲淨烟澂秋色勻關
河終不改光景自長新中夜頻搔首西南戰伐塵

夜聽雨

淅瀝通秋氣悲涼挾夜颸松濤初定後茶火欲鳴時搖
落冬將近霑濡物自私草堂猶未葺烏鵲托何枝

寒蜂

籬菊開猶未寒蜂蚤訪花禦冬秋釀密出曝晩成衙竹
柵移家穩茅簷取路斜何教兵火急蠢動各生涯

除慈

病葉因秋[illegible]鳴風向華門除藤翻見忌食子亦爲恩絓

網蟲知宅求栖雀壓垣成功輸得令三歎昔人言

价人守備江右喜其太夫人得養近乃不得价人

書

捧檄毛生喜欲狂斑衣樂戟到門牆半肩羹肉怡親舞

一尺江魚晚飯香近日綵衣誰下坐當年白帢獨登堂

通家隔日期相慰不記傳書出豫章

寄懷婦翁蕭公

幕府筵開九月時元戎第宅敞清曦侯官繡褓供廝走

從事青衫控絡驛謝氏門高鴛鷺筵秦家聲妙鳳皇吹

乍親玉樹慚葭倚得近龍韜敢豹窺蠟晃蝦鬚花映肉

香分雞舌酒盈卮譚鋒意氣須矛舞射的當場定戟枝

醉染珣雲驚咄咄醒看趙日總怡怡壓壺擊缺燈宵對

方量敲殘月每敧三世登壇學道忌一奇在腹寸心知

參商仕路眞難合兒女天涯竟仳離馮衍昔曾憎武達

鮑宣今喜得桓姬秋風竹塢新茅舍流水桃花舊釣絲

射虎南山公未老栽瓜東郭我應遲杯中蛇影毋回惑

篋底龍精好護持滄海秖今氛祲在片言休使故情移

遠山和罷屢臨墨題寄閣門香木滴公泉香木溪

寄林若撫雲鳳

鄧尉老人林若撫白頭被酒親如姥糟風數步逆去聲人

問藤杖在手不知拄太常樓船初見君袖攜小卷字如

蚤高聲對讀且快意客來不暇通殷勤是時吞漲琉璃

浮穹窿山名落日臙脂印樓頭人望三五時席上詩題一

七令宋人自一字至七字名一七令短須著酒香流颶吳姬破笑紅玫

瑰虎丘道上女兒隊一月醉吟凡幾回醉回仍荷劉伶

鍤山風吹人倒烏帽門外誰寵換字鵞欄中自養呼名

鴨遶屋還栽萬玉鱗孤山處士定前身別來春信無從

得昨見梅花思殺人殺去聲

山居寒夜觴歐陽柔直二首

荒逕少人行蘆芽㬉更生故人自天末斜日款柴荆昔

別齒未壯到今須已成幾時白㳄浦夢裏金陵城杯酒

續新聚松楸思舊京結交仍作健奔走爲浮名月苦烏

聲異山空夜霧晴暫開湲獎內見友實難幷

與子別來久荆吳相望多亦知心事在其奈別離何郢

水南通漢烏林北近沱地侵雲夢火天壓洞庭波白雪

難孤調青山爾乍過風流盧女唱激越楚臣歌中酒悲

今夕留車絆薊蘿百年吾道固交契在巖阿

聞陳雨巖說客死長安

上書下第竟蹉跎白旐繅棺奈爾何舊日結交燕市客

近年不作楚狂歌一幃寒雨蕭朝寺萬點秋燈泡子河

莫出廣渠門外望文通高塚自嵯峨

與君同出合肥門師友交游古道敦生許臧崇堪入蘇

死尋范式欲何言（詩前一夕夢皮不言而退）匣中鳴劍無從挂地下
孤飛庶報恩十載空山魚雁斷可知心事滿丘樊

茅齋望雪答調陽次韻

南山一尺牕中蟲烟霧迢迢隱陵麓莫嫌牕小見無多
鍼孔能窺千里目荒城十日雪沒處三逕無聲井膠轆
涓滴不療肺渴愁鵓鴉且贖肴峯燈眼花望作糟丘臺
夢裏如聞麴風馥新詩說酒淵明流念君上駟敢追逐
世間治亂肉食憂倘寄千瓢爲君覆

丙申 順治十三年

雲

萬里通舒卷絪緼自往來出山時作雨在水善藏雷春
候陰陰合微陽淰淰開蛟龍借回護膚寸亦崔嵬

雷

舊地復盤空春霄破幾重驅雲出暗峽布雨過前峯是
月初驚蟄何山有臥龍欲知威起處斂伏耐三冬

寄題茂矦仙掌閣

芙蓉峯前仙掌閣四時不雨陰霏霏日午攤書翌翠絶
起來空翠挾人衣

黃鶴磯（俗傳有道士號于市日肚裏饑後與孝子李機乘鶴去以爲仙人呂嵒也）

僦舍空江檻移尊對石磯埠船爭客渡沙燕閒人飛問
何傳崔灝逢仙說李機不須騎鶴返城郭已全非

楚宫老妓行（南京樂籍藍七娘善歌舞號也入楚宫亂後爲尼）

白頭緗衲誰家嫗身似虛舟眼如霧自言十五學新聲
名在宜春內人部初隨阿母長干里轉入金沙洲裏住
門前車馬臨極闐席上纏頭不知數穹華騎貴世應稀
徵歌度曲詐音徽龍樓識月香成陣鳳輦障風肉作圍
曾逐行宮同象輅不嫌花底春鸞鎗鴛央瓦暗流螢度
翡翠簾深絡緯啼年年恩典官餔後善和門外饒花柳
東肆郎西肆歌社北廚娘社南酒千仙小女關腰支
齊雲兒郎好身手王舍空門乍改移千臺戚里今何有
乍來豈識婆羅門夢中只記君王后初將夏臘倘紅顏
幾度春秋成老醜君不見古來稚翟椒房尊幾多失勢
爲桑門未福當年死沙漠妖尼許作半王孫家亾國破
有如此嫗乎嫗乎何足論莫到玉鉤斜下路天陰新鬼
哭黃昏

武昌舟中

春浪拍天浮春烟指戍樓舟行移兩岸人語下中流兵
革長經眼風塵會白頭楚江杜蘅綠吾意在滄洲

送呂全五歸梁溪（有序）

盍聞功惟從重帝王之秉鈞履不揄儒者之本行
故豁達之士不問曲逆之金廉隅之上無愧貪泉之
水槪察梁溪呂公（陽）愼嚴一室清畏四知黜吏俟宣
老鈴嫁禍包孝肅之精察亦墮奸胥楊文節之貞清
終中衆議夫事有涉疑而志其著實無可指而毀不

來跡在兗前雷功曹之漦守狀聞去後田校尉之高
標爾乃過軺鴻毛罰重山嶽人情豈遠天聽空卑倘
三代之直道猶存則四賢之辨謗空上餞百錢而莫
受額九閽其未聞黯然銷魂吸其隕涕送臨賀于藍
田非無徐晦狸京兆于魏闕疇擬公乘嗟乎朱紫不
分蒼黃多態此負郎壘之賞彼祟王龔之碑是所望
于將臨固難逃乎黜騭微過白集在公之遺憾何傷
思滿黃州此邦之去思胡已卒裁四韻聊用慰公
北闕書誰上天高監若何雖來薏苡謗莫作豆萁歌問
侶窺鷗鷺紉芳集芰荷他時銀信名綫起別山阿

寄答徐存永 延壽

蓬華荒江外音書閩海邊烽塵分宇縣聲氣託山川頗
慮儒冠溺仍聞冉服全鄰才名自重宮體句尤傳大雅
時頹喪風流爾獨賢性情歸博厚元化謝雕鐫異事炎
荒雪休徵大有年（來書云今年正月福州大雪平地三尺秋大熟）恒寒疑獄眚
程石果書懸（訊周侍郎亮工閩人代辨者萬餘許友陳濟亦非罪繫）忍負十千酒
尤多百一篇莫將西路哭頻入廣陵絃（君哭曹能始百八十韻）麥
秀誰當稷山淚何處烟滄浪清可濯雲夢火非畋孤鶴
時時唳雙魚歲歲先楚儈吳市卒問訊必依然（時浪傳予入燕）

寄周櫟園

江左周郎才絕倫還朝薏苡謗何頻贊皇不作香山死
詞翰回心復幾人

寄方嘉善

馬期勞戴星宓子逸鳴琴作吏隨真性彈冠無俗心一
城湖海際四野蕩田袁醉把于公酒廉揮樂令金吳歈
紅袖舞燕玉白頭吟（新[illegible]燕姬）休沐仍多暇風流想至今草
堂春欲滿花縣懶相尋碧樹鸎啼切何時寄好音

對雨呈大人

江漢鳧雛無數飛江城四月雨淒淒連峯南望移雲隊
官道回看沒馬蹄長日抱書擔酒病有時扶杖散幽棲
楚天何事可腸斷斑竹叢深問子規

十松

故山未剪伐羽葢雙虬松（先人園以二松得名）疑此千歲物骨老
形龍鐘其高僅逾丈盤結遮蒼穹仰隔日月曜旁來霜
雪風根强塞泉脈倒吸肢節通六月實不雨珠飛露囊
囊青牛隱出沒霹靂回礌礚白蝠黏流脂槁作柯上蓯
豫樟一百尺彭猴宅其中空心陰火出一夕焚妖宮（大樟亦焚在崇禎十二年五月）
笙之此何祥厥繇告我凶泰山墮轂轂淚
祚亦已終二松且無恙對立寒青蔥驪山冠火滅斤斧
還相攻赤心堅比石勁節礱磨礱雜糅以香屑遂作市
貨充此木本正直況復凌千冬蘗之達帝座百邪走且
遯大寶喪婦豎古今須共恫區區植物類豈挂壯士胷
我自何哭歸蓬茅鬱莫莫兹焉不能忘即事傷余衷續
蒔十小松庶幾追乃翁疴瘝日灌溉敢惜疲吾躬不森

秦帝封誰爲夢三公風雲渺萬里却立思崆峒

拳石峯

崢嶸隔山坡修篁隱廻折怪貌何硱磳七尺立鏅鐵遠
從雲根索壯膂雷斧截頗疑開闢初正氣所融結移當
曾王考事與鬱林埒重此先代遺况經承平閑驚囘初
平鞭墮向巨靈擘鯨腹藏波濤龍起猶撇捩袍笏君莫
誣箕踞我非褻快意風雨餘長天飲氽蜺

方塘

隨事爲園廬夙情在山水半畆開方塘蒲蓮事伊始覆
杯堂坳間鑑影踈涔褁寓意苦不多游心適如此春郊
沈遠陰蓬蒿蔚然起鬧雨川際來龍吟不見已雖無游

鯈樂定見鼃黽喜蹋屐聽潺湲不待雨聲止生平江海
興憔悴在泥滓忽憶扁舟人相思五湖沚

懷全五

楚江春正韶輭浪動闌橈身與舟無累名非命所操故
鄉添悵望罷職果逍遥何日連衡宇鳴榔共柳橋

全五寄橘珠（吳中採花帶如駝者漬以生蜜）

三月洞庭橘何姝鄧尉梅淸香一已過露氣乍能來綠
細朵爽結青勻徹蕾胎數緡能幾籠（上聲）一簁可千枚風
雨堪微落烟霜且慢催收藏空石蜜包裹寄山限金彈
翻成賤珠林信足推王家三百顆于此愧追陪

嘲舊教坊周氏婢桃根

桃根帶沙礫桃葉復横斜最憐紅粉色偏不字桃花

代桃根答

桃花太無賴處處嫁東風不若桃根好淡嬌故土中

梅川飲吳隱士匏參竹樓（吳江詩以醫名）

向夕啟簾鉤邀人上竹樓城空遠山出月照大河流嗜
酒逢張奉逃名愛伯休嵬峩坐中醉白首對沙鷗

雨湖櫂歌

麥笠樹舟自好筆牀茶竈借行天水淫淫一色荷花的
的空明

弱柳繫船不住薄暮東風太顛吹到荻蘆淺處綠天隱
蔭高眠

開雁

秋雁仍行列來時亦似歸萬重關塞遠八月稻粱肥過
磧能無恙銜蘆幸識幾江湖少矰繳處處可低飛

草堂成

高秋風動地茅屋喜先成得免澳搖患兼全水石情斜
陽看易見疎雨聽無聲竹瓦艮非貴瓜藤亦可棚蛇牀
從長大雀鷇任縱横桃橙何曾乞園菁頗待營索居誠
拙態暫出更愁生昨日同杯酒今朝失姓名以兹藏面
目不敢僞將迎草徑隨兒闢勞心笑蔣卿

草堂呈大人因示兒

我歸故鄉陌茅屋欠一畝石偏凝砥爐不足運箕帚五

載無關櫌虎落方及肘客至但班荆僃側依杵臼耆
蓆門轍未遇桑戶友好學從吾翁疑義將就剖東皋日
未去江海日紛糾寧聲竈下斷懊懷房中婦惟兹楊雲
歷歷世詩已久豁兎跧荒榛傷心祟頑役誅茅似瀼溪
三歲始新手剗豕竟可捫畦塍亦粗有風飄屋角麻雨
絲籬腳韭慈竹長兒孫嘉瓜連子母池開想孤蓮堤偃
空桃柳怪石坐當階幽花種盈牖尋常展卷軸三五呈
瓿甊家蒔或未登野蔌傷可取饘入少十粱麥收多五
斗淘泉汲井華滌甕空春酒三伏與二至初七及下九
抱子弄白雲上堂介黃耇琴書免漏溼衣帶弛綰紐鉏
園不刷鬢未覺司馬醜寢興百自縱俯仰私莫毋倘此

數十年皇天禪吾厚側身兵火間慘怛竊回首出師正
三川藏書無一酉网羅本多濟飛翔豈無偶南陽龍臥
人抱膝今安否康莊饒高門金埒聯銅阜朝逢瘈犬趨
暮見綏狐走大杭弔朱雀東門念黃狗蕭條萬里路白
髮終廣柳山中乎歸來世外焉臧否經綸固有時寂寞
信非苟阿翁闕我青扶杖一開口此詩示兒曹此誠長
常守

游仙

蕭蕺厭世濁高駕歸山阿皆去幽陵館隱近濯耀羅策
神覲羣后龍鸞鬱紛拏坐闕閬陽遊手挽牽牛河下脈
蟪蛄民露電悲如何劇紆祈尚髮白日空蹉跎

自有開闢來二儀長如此炎上火自然流溼必為水至
人抱剛大志士重廉恥顛倒貪戀情第是血氣使三辰
照晝夜五行服常軌大義儻或虧何言慕元始
大劫終滿瀓小劫行百六海乾龍伯悲日暮蜉蝣哭仙
人太元君軫念撿羣牘忠孝皆長久奸邪籍鬼籙蠶齊
裝頸顛臚踵圂屍肉何當王子喬靈凡墮嬰茀
姬滿御八駿西讌金母宮衆心怨離叛內難起相攻君
子蹈高遯猨鶴冥其蹤小人竟紛散不齊如沙蟲政徹
務殺戮延年竟無功真仙不度厄萬劫吹陰風
維南有炎洲東注為沃焦弱水在其西力不勝毫毛兩
儀失高下神山若浮泡文成與五利結想何其勞刻印

號將軍羽衣立白茅君臣若兒戲窮島空蕭條
長生本天道司命維東皇高臨羣帝座照耀來樽桑青
雲為其衣白霓為其裳菁華永不竭四象為根房默朝
歷一紀五內生晶光清虛信莫極導帝之九坑
維北有蓮龍彌衍亦何高相縣所歙尼去聲冰雪生胆蠐
騎人赤松子出入偏逍遙吐气若雲烝酷寒為之消入
水既不滅入火復不燒逝將逐羽駕解脫凌丹霄

白頭太守行

白頭太守爾何人治邦奏課難其倫盍公堂成吾不到
形骸既落情彌親憶昨太守車轔轔隼旗熊軾朱兩輪
攀轅驅著不肯去問之猶是平陽民太守到來今兩春

舊番戍爺新雖昀荒畦多年土腐蝎濁烏高横水聲絕農夫汗濇士戍血太守到來禾作穉孤白魚肥米如雪往時白□□□鳴妖很跳踉猛虎行寡婦櫟釜孤兒號太守到來無哭聲月明擊鼓人夜耕耕者無多食仍寡頹牆高扶屋無瓦白紙催徭日盈野太守到來吏不下雞肥酒清作二社法之不行太守彈法行而誉太守嗔豈無嘉怒示若神不如太守心最真錦衣使者行翩翩莫徵太守起穎川穎川父老泣且前願留太守更幾年

冬江春鳥

北風瑟瑟江冥冥樹頭鳴烏聲閣閣令人憶著二三月風光宛轉難爲情

聞徐存永攜家遊楚

聞天風雪海西頭曾上鰲峯偃曝樓湲火燭空留客醉鄉關失路見誰投徙居無復三十乘負郭何嘗二頃疇令落出疆妻子共獨餘蒯劍向南遊存永之哲諱枬字與公以布衣致書數萬卷起縣樓十楹以貯之多宋元故本遺文秘備人間未見者闖亂樓書無恙後聞藩王出鎮徙共家書道散失

九終

白茅堂集卷之十

丁酉順治十四年

白茅堂集詩目卷之十終

白茅堂集卷之十

丁酉　順治十四年

山閣雨

飛瀑灑山閣軒窻雲入來峯頭伏逝電雨腳疏輕雷戰
地草仍緑幽林花自開荒原少耕播布穀只頻催

聞龔公奉使東粤

中丞蘭署盃風清奉　詔星言萬里行臈歲拜恩雙鳳
闕春深叱馭五羊城路盤庾嶺雲端出日近長安瘴外
明獨有江湖幽臥者相思今已素髭生

清明思先恩姑貞節玉峯胥

鄉園亂後惜年華六度清明六在家編竹護巢邀燕子
濾泉封罌待新茶青天插羽來何急白酒提壺去可賖
夢到鹿城圩上冢更無一滴灑梨花

答歸宗幢公

易沕者金石不朽者竹帛壽世者精神長逝者魂魄天
地爲傳郵日月爲過客經書爲化城諸史爲漏澤談云似贊
俱銘五言中創體

草堂漫興兼懷龔公

高林落日鳥飛還花氣晴熏晝掩關不補庭除因種竹
故留牆缺爲看山荒郊雨後鸜鵒緑麥隴春深雉子斑
蠟屐十年塵土在一尊聊寄此身閒
曲堤空柳復空烟更帶桃花紅可憐送雨輕雷過檻外

逐風春水到門前茅堂興劇緇詩帙白日愁消覓酒錢
萬里懷人生想像計應草色渡滇川

憶遠

前前復労労長河中不息歲月感人情相思亦何極離
別向十年彼此生白髮惟有夢中人相逢舊顏色髮色叶

古意

䆲窕日蚤升朱門日蚤洗登高望遠衢車馬黃埃音貴
賤竟何成霜鬢平見侵南山有道老沒齒無知音

寄胡眷恆延年

榕嶺連瀍隴諸番入貢還清秋懸障塞白日莽河關受
命書生往分符使相班一隅當鎖鑰西面服羌蠻珠麥

去聲乘冬下舶車過峪艱源羊充士俎韝馬進天閑鼙鼓
登筵奏貐弓向月彎百城酬壯志雙鬢破紅顏刺史聲
譽大君前與定太守將軍節制嫺久要心血在一別鬢毛斑白
石余相望青雲汝試攀白石山在臨洮雲隱者之氣也青元龍歸地下
陳稱白擬虎在人間識云虎頭癡如此用物理推須遠浮名役未删
不知軍國暇肎上隱賢山山在岷州衛

蜈磯黃鵠國死處

蜈磯老人爲余說一言一咽聲斷絕赭岸青山此日看
當年勝地全流血至今歸罪阮尚書尚書不用復何如
將軍尾大成叛賊賊子亂媒逃顯誅長江不及狄港險
兩渡賊來港頭返賊來倉卒可奈何南軍欲御北軍多

山頭不見廷尉府下馬戰死張須陀

燕關贈郭二瓊

磊落文章伯風流粉署郎陰何詩閒出顧陸筆兼長郭善
畫物象愁眞宰天倪動渾茫經營仍慘澹盤礴豈尋常
白練看裙衩烏絲滿繡牀娃嬌鸚母舌蠟淚鳳皇裝鹽
貫珠十琲釵鳴玉幾行多情髮奉倩久別笑馮唐君遂白髮
本領眞無躰神明靜所鄉興來仍不懶何好更難忘曾
醉青溪月遨過赤岸霜十年重携手爲爾一顛狂

金陵感李白

金陵好明月城西孫楚樓倒著白接䍠横披宮錦裘酒
徒三四人櫂歌淮水頭珠簾出娅姹笑上黃金鉤江左

適清晏維揚恣遨遊散金三十萬賓客羅王侯桑榆暲
雲氣落日令人愁雛飛但空巢四野聞啾啾一上釆石
磯悲摧淚雙流繁華遂兩絕宮闕成荒丘

下馬

下馬橋山道蕭條萬木空玉關人入塞金粟鳥呼風秋
雨無紅葉長江冷落楓勞勞亭上客歡送幾歸鴻

龔公招登孝侯臺大杜于皇口占龔公使粵還

石頭東畔鳳城隈草色年年周處臺欲下江山鄉淚
兕綠尊酒謝公開秋聲是處疑橫笛明月窺人數引杯
千載登臨只如此古人不見又重來

青絲雙挈楚州紅走馬傳遨過竹東搖落園林多受月

斷行鴻雁故排風傷心故國高樓夜對語寒花蔓草中
莫唱隔江商女曲蒹烟何處六朝宮

酬林茂之 古度

往歲十六七交遊多老蒼通家稱孔李許與輒班楊詩
辨鍾譚體風箕曾鄙臥蹉跎年遂壯喪亂事非常白下
見林叟衆中驚老狂平生鏡中髮幾度剪邊霜漂泊緣
餬口艱難但裹糧大兒工繪事老子斃文章拊掌時拋
杖題詩動滿囊饑寒還隱忍莫賣乳山莊

麻姑山堂歌合肥公坐上徐大履索賦

麻姑留兩蹟一在敬亭東烟靄隱約占青漢有若綠水
浮芙蓉徐生草堂在其下萬卷緗籤插高架軼與嘗追

馭鶴仙愁心每盡啼猨夜縮地幾千里神交今幾秋終
須一費呂安駕徒然夢作張敏游我來金陵懷抱惡十
日不飲詩不作但飛杜甫白帝書翻辛謝朓青山樂徐
生徐生爾呻奇孝臺覲面稍相知當年王蔡不得見見
君今日姑山詩何異長爪搔我背神鞭欲下還復拚石
壇雲氣且簇金盤麟脯長相攜

東山弔李白 白東山吟攜妓東土山悵然悲謝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墳荒草寒

李白東山弔謝安白憐花妓樂盤桓如今李白騎鯨去
依舊青山荒草寒

游廢園

一園分作兩三家一逕橫穿一逕斜帷有西牆竹根下
蝦蟆請客客邀花 唐人有蝦蟆請客詩

武定橋步月

石上光如溼行溪人斷行樓臺分櫂影燈火送歌聲挾
瑟愁倡婦鳴笳滿鳳城清輝曾不減吟望舊西京

月同梅磊賦

今夕冰輪滿星河入望微光中雲薄度江外鳥猶飛冷
浸孤漪白明翻竹樹輝秖應天上住夜夜伴清輝
皎魄起東瀛迢迢歷太清出雲如暫息在水亦孤征玉
宇聯虹綵銀河入雁聲朱門盛鐙燭不見露華明

贈張修我次于皇韻

留得牀頭幾寸錢春風賸買五湖船水仙祠峴笙歌後
野況林逋杖履前鬪試慣教荷葉掌賭青愁見莢榆穿

白門楊柳今搖落數與離情已十年

中山 一作無題

中山孺子倚新妝南國詞人總斷腸香炬迎來西雒路
錦韉馱出善和坊春風欲動先羅幕夜月初明見海棠
記得當時行樂秘多情猶說杜秋娘

與龔孝緒談往事 丁亥予從將軍所奪妓楊珠還龔

楊家小女珠爲字泥水才郎錦作詩氊帳教成生奪取
春缸醉去儘支持尊前脆管金鶯語扇後嬌歌火鳳詞
離別東西成隴水稻香樓上幾相思

白鸚鵡龔公席上作

嶺南嬰武更奇翰氷雪聰明水玉寒物外如何堪想像
白衣大士著黃冠
金籠淺鎖碧梧陰夢到天南玉樹林坐上若無獼處士
誰能知爾故鄉心
女牆月上夜如何睥睨偏憐花影多燈火隔櫳人未睡
一聲驚住雪兒歌
聞道炎洲貢至尊樊籠水粟亦君恩朝天不改山人服
別有光輝照玉軒

碧雞扶桑花龔公席上題

萬里南來雙碧雞開籠暫放草萋萋只言禽鳥無鄉思

走向扶桑樹下啼

白鸚武 有序

合肥公使粵攜來白鸚鵡素表緗裏黃冠黑咮慧舌
媚鏵不絛而放至丁依啄不苟去就有方高人介士
之所尚可以觸類引申宜已論物者矣酒闌賦四絕
句不足以稱是夕秦淮河房燒燭得五十韻避白鸚
武故事及霜雪粉銀皎皓鷗鷺等字準歐陽白戰例
徐渭體

瑞雉令聞獄越裳更知言鳥產南方奇姿不受炎荒熱
羽翮能生五月凉幾處名山尋勝蹟(鸚山多以鸚武名)遙過弱
海市番舡解銜羅蜜香林遙寄侍慈恩大士傷殊種可
來青鳥妬休徵宿淡赤烏祥遠從水驛三千遞貢共鴛
央夾兩廂絕代楊環爭管遇風流陸賈嶺南裝婕羅底
異山公著鷺服如陪老伯當儘淬鵠鵝晶劍匣浪誇翡
翠上衣飛砑光剡水爭蠶絹織色并州剖狐瓤鴿鶻暫
窺翻遠逝鶺鴒諜下轉高翔乍調麈尾都無異淡掃蛾
眉別作妝鸛鷤翅浴風翎弄態穿花曝月夕呈芳(此鳥短尾似鸚鵡畏雨浴風曝月)毷氉氈毛絲千縷睥睨谷青水一脈巧焚
螺杯奪雲母坐騈鴉髻惱明璫擊來彩口雲俱化睽向
香閨露已瀼伏翼千年偷共色螢蛉永夜喔相望眞鹽
教範模難認曆碁思陶藥愧良著色黃荃愁自審辨音
管幹謝何長生憎吉了攙同類敢取韓皋濫綴行舉似

芙蕖偏解語試臨秋水欲消芒照堪團扇持爲鏡嬌擬
玻璃織作房求侶燈前翻厭影咤聲簾外見生光漭漭
梳粉梨花並瀟瀟春風簷蔔香舊識綠衣皆媵婢假饒
紅襁總嬪嬙(有紅者有五色者)但憐入幕啼如稚不惜當筵巧作
簧偶轉深思開隔院忽驚姬姹在前廊綺疏見客言尤
澀綦袖迎歡術愈揚染就烏膏唇半黑(天寶末宮人粧)鳥 裁成
細被額全黃回眸處子徐登席靚步妖嬈緩上堂翂翂
嬌居從事筍端端馱山善和坊蔽虧雙鬢花妖見抃抑
迷樓桀底藏項領蚴蟉看益厭肌膚姑射度能莊(以下言其舞)
尊前點拍工隨手曲裏尋思幾斷腸五采衙奇嗹倒
排一柔時聳學商羊趙妃在掌輕如許越女緣絍險不

妒靈翟苦寒搖凍冷不難避火竄陳倉氈毹定兒羊六
翮絕倒須增謝偶狂王子化蜆遂御馭張翁騎雀急排
闥揣摩天上仍供盡說向人間豈暇詳妙質難將鵝造
擬憐才何遣羽毛傷生鍾聞气知無匹遠致遐陬恐未
遑剪竹幾闌鄰孔雀蠻天萬樹滿檳榔行兼紫距愁珍
重馴就提攜本激卬楊柳秦淮清勝眼臙脂宮井淚餘
簾過江忍聽黃鸝曲寄代來窺朱雀航恥類餧鷹摯鶉
破羞分籠鵝宿杯爛出山李泌帷縑緗四壁相如且鸕
鷀列坐辭章慚未洽他時想像與能忘戲拈七字青藤
體一試歐陽白戰場

登姜九綺季秦淮寓樓看寫紅葉圖戲姜九

山陰築墅更何之白下扁舟到幾時紗帽隱藏江左韻
青鞵布襪杜陵詩一城紅葉輪囷畫半日秋心落酒巵
怪爾瀟毫忽遲鈍隔樓楊柳費尋思

許方城樓上作　許楚說孝陵有老司香

搖落楓林歲欽道蟠冠野老不勝愁重來桃葉當年渡
快上長干明月樓江海金戈防暇日園陵玉露滿淡秋
近聞窮餓荒榛在頭白司香淚暗流

爲孫秋我題畫　四季花作一束時秋我悼妻蔣仲子

臨春四季足烟霞誰貌多情共命花畫裏相看如解語
他生應長梵王家
此生不盡是情芽含笑忘憂次第斑願遇返魂般七七
不論春夏一時開
野老來看戶漫誇芙蓉萱桂雜山茶獨憐國色人難識
痛殺前頭荳蔻花
累君幾幅斷腸詩只爲江南盤冶時青鏡不知人事改
移來依舊照花枝

楊連真伽發宋理宗墓取其頭作飲器　高皇帝
平元求得之葬金陵聚寶山

杜鵑啼下冬青樹飛入江南聚寶山佳氣竟隨錘阜散
靈旗莫向穆陵還歲時麥飯誰潛哭寢殿松陰若可攀
暮雪有人孤策往雨花臺畔涕潺湲

贈姚天放

湖海爲家一丈人白頭青眼五朝身追隨謝傅游山屐
漂泊淵明漉酒巾隱褥彈碁消日月繩牀讀易悟蒙屯
亦知住處烏衣好莫負松楸漢水濱

石頭城送合肥公還朝孝緒之越伯通歸廬予亦
返楚

陌頭楊柳色半落似初生遠帶斜陽好偏傷游子情臨
岐交送別揮手各長征他夕如成夢相思倂石城
十載傷心地重逢舊帝鄉別離驚老大山水耐興亡鯨
浪頹雲白龍樓落瓦黃烟波與臺榭回首更蒼蒼

別合肥公後舟中作

燕子磯頭淚秋風滿舊京路緣知己易身歷亂離輕細

雨蕭帆澀寒霞旅雁橫不堪愁絶意既別轉含情

思菴兒自吳歸楚示新詩

在眼吳關路秋來夢益清把詩全迸淚觸感細吞聲空郭雲能入寒江雨易橫且須斗酒會棠棣日相賡

贈馬

仗爾齊心膂風塵冒憚勞未須騰滅沒且欲見雄豪淚滴關山苦心隨鴻雁高不逢歸馬日嘆息竟同遭

思菴赴春官試

兒上公車書幾函揣摩將事歲經三燕臺金駿皆騏驥楚國才多必梓楠鞍馬關河愁雨雪風塵天地望東南布衣忠孝吾家事筵上花枝且一簪

昨夕同雲帶遠岑今朝飛雨晝陰陰別筵綠酒拈尤重去路扁舟水尚淺雪後長安鴻雁侶春來江上鶺鴒心燈毬錦瑟休頻醉看汝新篇賦上林

寄襄陽太守

風流休數習家池將事紛紛醉不知近日山翁初罷酒小兒莫唱白銅鞮

拾遺一首

合肥公邀同錢牧翁看丁繼之演水滸赤髮鬼丁年已八十即席次牧翁壽丁六十詩韻

左右看君正少年翠鬟紅袖並花前按歌傳遍青樓曲作使當場自打錢酒態慣撩監史罰舞腰猶博善才憐

貞元朝士今無幾卻有民間地上仙

戊戌（順治十五年）

元日觀迎春值雪（時大軍將入滇）

辛盤柏酒同今日瑞雪條風捲暮衙[illegible]得銀旛尤弄色簇筵粉蕊更生花受降有令傳戎旅絶域朝正尚漢家誰覗土宿占歲事乘時先種邵平瓜

入春

蓬茅料事笑書生定畫寧知屬老成（洪相公）督亢異收燕國使邵陵真築受降城晚輸雪後巴江水消息春前楚塞鶯但辦醇醪花下飲野人沈醉度升平（亢杭抗閣三音）十萬黃頭護鐵衣季冬霜雪出燕畿似聞蜀盜全輸款

復報辰沅更被圍閭井蕭條紛驛使柴門僻寂隱芳菲春風花雨來簷坐目送天南鴻雁飛

幾年伏臘閉門中社鼓鄉簫歲不同頗喜閭閻還舊俗漸看村落出兒童蒿芹入饌春歸眼竹樹如山鳥嘯風能有幾多荊益地定勞王旅下巴東

岷峨舊識漢旌旗八陣今誰再治師海上游魂終自出黔中降將莫應知鳳凰臺畔春須到鸚武洲邊醉不辭更擬狂歌截尊酒黃鸝碧樹武侯祠

青谿烟樹出重重翠竹疎籬帶晚峯游子鄉園仍似客故人祿米未全供羽書不覺朝廷遠驛典還開華路封（時封來降者）治亂昔賢雖坐策直需內地蚤銷鋒（時賊正猖獗）

上元前一日雪

今年三五夜飛雪作銀花蜀道兵戈滿荊州賦役加烽
明燈火暗屋少毳廬遮簫鼓當時地朱樓十萬家

元夕月

雪霽月仍皎天寒光更新紛紛照征戍耿耿對幽人城
上更籌急軍中鼓角頻坐看河漢轉歷落幾星辰

同竺鍊師過肩生樹伯圖中白醜一跗雙秀

海燕初命予命讀如名觭蕊雙作花同根併同蒂分蒂復分
葩簾櫳相映啟華蕖對交加胸粉凝朝露裁綃襯晚霞
連環百子帳夾轂七香車寶髻宜駢插芳心欲共誇應
憐鄭姑夢好在阿侯家更擬尋三秀偕君引白霞

新燕

渡海嘗疑氣力微偏銜別恨出烏衣倉琅不羨將將入
桃李無言處處飛乍集綠楊愁過雨低翻白脰弄斜暉
少年亦有游仙夢不見佳人錦字歸

弟慊海棠花下作

海棠二月落更開委脂拂膩池上臺飛紅卑綠紛下來
攬衣襟帽霑殘杯春風此地搖香雪中原豺虎正橫絕
天寶曾傳桃李園永和寶羨蘭亭哲在昔世宗全盛時
吾家二老連荊枝曼容官畏六百石洪景年惟四十期
先王大父兄弟皆致仕千秋道德無明晦誠云道德長存天地間無所明晦也水遠
山高同不廢平泉花石今豈存鑑湖一曲能長在少游

小季最風流春樽壓酒邀我游種衣花下但同醉世上
浮名何足求

戲題兒便面上畫官人

紗帽朱衣紫綬垂當年親覩漢家儀山中甲子無多日
說與兒童半不知

樊王孫孝山玉陽道人夜飲楝花下

夜色看如水喬林落楝花草衣方士侶茅屋野人家鬭
智過歸鶴燈懸墮暝鴉春風盈盎酒鑪畔喜能賒

和友人燕京春半梅花

九九消寒圖瓣瓣紅已遍悄見梢頭花飛飛兩三片
今年春意偏發梅不發柳非關春意偏歲寒難獨守

月子彎彎生下堦拜篤篤仰見團團花低頭淚簌簌
寶髻先偷插休教娣姒知今宵橋上月疑殺鬧蛾兒

初夏竹鴨看內子烹陽羨茶步子瞻煎茶歌韻

烏笱已成斑笱生紫椹半落黃鸝鳴雨前試手雀舌嫩
雲腳照鬢鴉雛輕山杯石磴列一二謝家風味林下意
陽羨焙手梁谿煎建安黑盌蘭溪泉中州素藝學西蜀
更誇定窯紅琢玉漢文園令渴勝饑遠山貞對文君看
柴扉不啟啄木叩竹雞飛過提壺隨酒能消渴茗亦醉
松風欲定雨生時

竹下春大人煎茶韻

蚕茶晚莽相催生彭亨煮作車輪鳴閑鐺過風秋雨氣

傾盞到手春風輕平生有癖過解二流連不減酒中意
翁如桑苧好自煎吳中嫩布坻漉泉手中茶杖兼出蜀
色如焦栗兵黃玉扶行竹下日忘饑青光膩粉照麗眉
長鑱細笠且為伴繩牀隱務長相隨須知顧渚吾家物
絕勝齋房芝賜時

簷荷月

空際光皆月花林耀始知經天銀作漢映地玉為枝魍
魎藏深黑關山惱別離無情應亦老相照到何時

盆池

無多盆盎水三五發芙蕖花外見星影月明聞跳魚有
時枕簟寂夢入毛公湖

山中

鶯啼綠樹深畱我山中久策杖欲下來殘陽更回首

王恂度讀書靈谷

靈谷衆峯秀窅然鐘磬生因知靜者意於此憐幽情不
雨翠微溼長雲佛日明琤琮泉外逸得咿唔聲蕭條
道旅與潛漢山中行辟月見金燭寮風吹玉笙明時遂
妙才文藻羅群英安知江漢側傀食原嵩華白駒自維
縶黃鳥何嚶鳴道德我方重匪輕冠與纓

建除詠古名將

建都風雨交除難羯麇縣滿戍不踐更平城幾經戰定
敵關內侯執戟明光殿破陣兩數張危機一時變成單

火中諸收績天山箭開門指天子閉壘下羣彥

十二屬雜述

鼠思在當世牛收隱蕎萊虎步方容與兔脫豈徘徊龍
潛戒勿用蛇影不須猜馬明浮海去羊公化石來猴知
介象德雞識處宗才狗監何須爾豬肝安累哉

八音志感

金鐃雜短簫橫吹出荒郊石馬前陵廢銀蠶古隧消絲
牽畫髦士飛蕎滿清朝竹林自多逸小山何見招匏瓜
繫籬棘碩果剩桃梟土築哀生室風吹許子瓢革非信
已晚知命亦云聊木鐸將何狗商聲起獨謠

六府無題

水溉漢帝宮火照靈芸路再得佳人難不惜傾城顧金
玉奉君心木石感當悟草色逐時青朱顏一朝故土乞
（去聲）公子機穀前西侯疼有羨鳳簫飛南山枕塵霧

南唐百馬卷子

開元廄馬四十萬天寶從龍最誰健夜假火鼓延秋門
畫爭豆莖咸陽店萬里橋頭百存一分去東宮凡幾匹
（元宗至馬嵬百姓請太子東還分後軍飛騎廄馬從之）當時芻秣盡凡才急難何
曾見騰逐此圖蕭梢僅百馬毋乃教坊教成者（天寶教舞馬四
百蹄）細看不似臨陣姿可惜登牀汗流赭黃衫侯官五六
人鏤花玉帶紺抹巾羈前寶絡墜金鐸覆以羅帕承錦
茵可憐賊破西京後此馬全為承嗣有鼓聲應節詫為

妖血砕桃花死猶吼圖傳內府已千年精微畫手南唐前畫師有意惜奇駿不遣驪除供舞筵君看老驥還遭放儘有驊騮氣凋喪首蓿難逢大宛種（上聲）蓯蓉屢溼邊庭癡儗儗何須四百蹄壯觀爭多頁畫師轉思驟裹不世出為乘千里將焉之

鄖西

鬬道鄖西擘元凶隴右遺孟須乘勢便何事養癰為芳草王孫痛山花杜宇悲自慚嘗帝力山水足生涯

仰月

松餘漏微月熠耀如明星出林仰青漢玉墻正晶熒已楠西歸梨復動東飛翎露葉疑白花翻翻在前汀淡夜

烱景滅中天雲色新幽情必孤領高眺如輕身圖陣射劍戟彤熊錦茵如鬬短簫喝定對長蛾蠖遠近理一鑒晦明因至今莽然人間處恥向區中壽兕舞淡礀石浩歌冷山岑桂樹恒不死清光知我心

中秋對月

於龎今夜月萬里共金波（舊傳中秋陰晴萬里同）蕭瑟愁相對邊隘竟若何篙陰穿笮馬光滿望鳴駝想照無人境應明白水河（軍報拟關索嶺闕河俱屬永寧）餉輸全帶哭鏡吹忍聞歌兵遠民稍暇年登倚賴和盈盈限牛女默默倚姮娥只恐天人際同時哀怨多

雪漁圖

前年大雪江東底一月街頭少魚買今觀畫圖無乃同容易開罾得雙鯉木樹猴奴招不住吹火移舟向前去春時絲樹亂青帘咫尺不知沽酒處一旗斜出颭西風兒童笑指枯林東意中快事誠如此明日江頭問釣翁

九日風雨　三首

荒城林木總凋殘小阜纔登輒縱觀東逝江河愁日下南飛鴻雁耐人看龍山參佐誰吹帽益部中丞正據鞍劍外順元（順元地名）消息斷可聞檄羽到長安

詔書連月百蠻開飛檄傳聞到草萊已說長官輸粟貢不知荒徼異龍堆歲逢此節多風雨坐望他山送酒杯搖落楚天徒極目艱難誰是濟時才

老雨顛風秋作豪昨來結屋憩山坳龍腥豹溼孤峯穩鳳戰鵶呼萬竹交賓有青尊堪下淚不成避世且安巢閉門杜甫非關僻止酒陶潛秖自嘲

吳翁貽桃源圖

吳翁貌古心亦古萬曆遺民七十五精神惝怳營八極白晝掊頤發大姥汗漫追捕成丹青山水障子翁最能奔泉落石秋謖謖雜花生樹春冥冥南陽劉生癡絕倫點猾何如王右丞（王維有桃源詩又有圖）　吳翁癡點體各半服中忽詫桃源見前身画師應阿誰待詔曾登仁智殿碣來手持挂我堂忽疑洞牖開一方蹈虛頗覺形骸礙入坐如聞草木香此翁少年拂黃綬曾覓丹砂乞句漏告身

一卷埋土花廿年不識新城路愛君桃園圖遂作桃園
歌當時冠服那能避彷彿丹青奈若何

和友人燕京清明詞 四首

三月清明墳土添麻衣酹酒哭新年可憐玉匣前朝地
不見遊人撒紙錢

金遼戰地更堪哀海子南頭遍草萊化作沙蟲君不信
年年螻蟻聚成堆

高梁橋畔柳千條席地紅妝弄玉簫最是燕姬腰勝柳
南方收束更纖腰

毬馬還開校獵場五青六白產漁陽（飛放家以五青六白為神品）鈴
聲掣向天南去多少離人望故鄉

和燕京十月詞 八首

十月一日風色淒家家門巷送寒衣珠襦零落元宮冷
空說長陵石馬嘶

浪蹟曾經到八閩閩人爭作大清明堆堆紅葉西風裏
也有中官哭幾聲（閩俗十月為大清明）

一幅丹青七字題長城哭倒杞梁妻太平邊圉多名將
又老猶談李隴西（九月焚楮衣為肌對于市）

西直門西萬壘山雁飛過盡雁門關橐駝南望無楊柳
輪與江湖自往還

捲地風沙丞賜貂新恩舊例法前朝南風小草偏斷得
看取春花出草橋

燕京少婦紅粉香鸞靴貝帶紵衫長西歡自愛新粧好
趺坐鞞婆擁炕牀

茶乳初烹玉井泉金荷接吻吐香烟腥紅細點西山雪
一尺多羅値萬錢

都門風物異南州趙數丹青動我愁畫裏春秋君識否
吳興莫只寫驊騮（數吳人畫燕京四時風物圖）

送李生還臨川

三春滄浪天十月宮亭路杜宇勸將歸離鴻啼不住白
髮堂上親青蛾窗前婦共指棠上花今年好相聚

咏宜和畫院松鶴悯舒大（舒龍鶴騎余）

圖寫青田數薛公宣和畫院更稱工何年飛集雲中翮
怪底生成堂上松側帽錯防零葉露卷書時動落毛風
全勝木粒樊籠看況覓魚蝦困阿翁

貽舒康伯銅辟邪香爐

曾伴高樓倚月闌輕霜紬幕笑相看燒殘紅燭璀瑜暖
縫罷春衣剪尺寒草閣愧非天祿對名香須爇鷓鴣斑
貽君定置空齋裏日暮將無翠袖單

至日夜飲

至日山中糝豆羹舊儀走賀大王正賜貂想像羣公會
躍馬悲思萬里征役夜冰霜欺酒力前村鵝鴨亂鴻聲
巡簷即看梅花笑野老春醪準共傾（春前有沈醉升十之句）

讀謝光祿大夫楊公詩文集有懷斯人賦十六韻

康陵頁自毅英武動如神策制㳟三問先生第一人戍
衣親定難法猶出十旬屢放青蒲哭仍隨白簡伸弓遺
胡造次廟畧遂維新定策推元老傳家有世臣撲圍稱
悃欵政府議非醇得罪緣經術遭時太苦辛紅顏戍金
齒白首叫高旻潦倒披緗帙疏狂漉葛巾爽鑾爭欲覩
葯酪送仍頻騷雅看前輩齊梁轉後塵萬千施旬路四
十怒江春㳟老涎魑魅際終託薦帳著書無少悶得意
竟忘身摘落還餘事安仁遒等倫

虬察

蒼虬欲升騰天蟜夌𠽤嵲山空無人行且復立風雪

弔趙友沂兼慰其尊公侍郎 趙舍人以母憂毀卒

舍人瑚璉器喪亂逐漂蓬 曾舉永曆朝鄉試 巾帶長霑涕機關
動觸能生還哀咸信死孝慟王戎走問臨卭女遺書尚
綫通

湖北扶親柩維揚取道回舟中留客滿江上寄書來彩
筆辭青瑣麻衣掩夜臺延陵固賢達嬴博莫淡哀

排冰筋雪中作燈

排冰聚雪在庭中絳蠟光涵影不紅丹鼎乍烘雲母粉
明珠爛挂水晶宮五枝作炬曾何羨四照名花可畧同
光國頗黎他自貴敢將熣燦敵天工

鏡中燈

揚子江心鑄作工波斯鉛水雅州銅燒殘銀燭臨粧閣
正對金缸爛綺櫳月滿平湖波不動日烘陽燧影當中
搖搖朱燄微風起似帶新烟出漢宮

己亥 順治十六年

元日

濃陰匝地白日微霏雨況復來寒飈未能免俗柴車出
聊可爲銘桃版知血戰幾年屯黑𩽾羽書前月借烏思
訛傳大兵從西番下交趾 金牛卭杖當年事鐵鎖神川信莫支

人日

雨日晴明花樹光今朝人日復陰霜邊烽漸遠排春仗
復五日立春 坐客稍能語瘴鄉 雲貴多來僑者 洮外諸番容易服安
南都護更誰强欲知一統今朝盛黑水南流舊禹疆

立春日敬次 大人韻二首

綵燕鏤雞次第陳椒柈柏瓚輙過旬飛花帶雨香猶臘
暖土消冰色已春久託一缾偕隱去側開三逕點行頻
蓬婆羅見知何狀爭報將軍早出秦

立春日雪小飲

坐觀春雪態飄撒更多情旋水齊親影彈林靜有聲五
花纔到地半日即兼晴大塊元同運東郊豈待迎雁高
知氣煖魚散驗陽生人事宜來泰天心合起貞盈虛三
戶邑勝負九真兵憂世非吾事艮辰治酒鎗

二月七日邸報去冬臘月九日 王師過鐵鎖橋
陝軍奪七星關與軍抵安龍所

南詔奇兵三道入中原父老一時傳捷書萬里騰何疾調成連山凱欲旋雨雪龍旂先啓路瘴烟羅穴可妨邊盤江鐵鎖平如掌螻蟻容營十五年

荒江春草未青葱楊柳先開二月風寒食清明非郭外踏青挑菜只城中農桑賞喜兵戈定羽檄頻夸戰伐功羅甸土官驕出沒比聞帶甲滿遼東

五丈原頭夜渡師七星關上豎降旗天威不復南人反縱閣何勞大將爲幾處青山通白帝依然碧樹坐黃鸝江門春到音書絶幸有生涯借酒卮交游多從軍

春望

燕語天光好山堂立望時風回雲忽轉花靜日初遲湘

野饒秦洞巴山拔漢旗戰場移幾處春色未應知

春夜程守府晏六韻

刁斗將軍第門闌俗客稀葛巾神自王蕉杖把尤肥縣驛傳官酒麒麟繡地衣回風時颭燭春雪催霑旗賓從閒相得琴書靜可依情知不犯禁醉借馬馱歸

與張秉弼先恭

韶齔稱相知老大轉半落君趨赤墀步我臥青山閣弱冠放五湖當君北上青綸系鉅鹿郡揮手永明廬鯀華自古稱燕趙走馬彈絲鬪輕蹻談兵每上黃獎臺秋邪屈指邯鄲道戰國餘風殊未已弓長草動烟塵起軍輿賦役凡幾年愛君只飲縣中水折腰不得意挂冠歸去

來已知龍洲橘自種不識河陽花更開同是山中人還結山中友綠鹽紅蓼磐石邊白沙翠竹清江口南山有豆落爲萁北山有萊思采薇家無秦聲與趙女拊缶高歌誰是非

雨後看田家

雨絲輕捲宿烟稀虹帔斜披晛日微渦雲晛日見丹鉛錄入過麥隴翠雲動天放源泉白練飛田家新纘已足饗杜陵老翁仍苦飢鹿門偕隱夙願愜龍丘莫奏知音稀

雨湖口號

五月山城勝錦城蓮花十里彩雲生扁舟尚在江南住醉聽吳歌子介聲吳歌以子介送聲猶楚聲欸乃

菱灣荇渚漫經過天淨無雲水不波湖上一輪明月出真如金斗熨秋羅

一更風生月紋波玉鱗金纈影相摩宮池鋪錦成何事爭及湖山麗賜多

漁

白波深處白蘋花白雨渾渾白鷺家兩槳豪橫鬪歸去朝朝供客足魚蝦

侯門彈鋏得魚遲去向江湖作網師兩岸鷗鳧渾是伴不須一舸逐鴟夷

望雷雨

青光抹林末雷雨在他山爽氣忽而至餘颸凄以冊若

威過未盡秋意已相關欲采芙蓉去愁紅墮幾灣

七月七日

七月七日漢水濱微風吹浪白如銀菱魚狹巷秋祠鬼
燈火荒江夜賽神南俗每憐兒女拙北村不厭阮家貧
閒庭竟夕無瓜果獨坐裁詩憶所親

哭許友 有序

徐存永延壽陳開仲濬許有介友閩中三才子也爲
周侍郎亮工所知侍郎以飛誣被逮辭及開仲存永
有介存永得免開仲死僧舍有介同侍郎下請室侍
郎得雪有介亦釋丁酉晤予白下時侍郎左遷青州
憲使云往就也前月得存永訃爲文哭之今聞有介

復溘然追念舊歡悽然欲絕酒邊僅得二律絃斷柱
移當援他琴以續之矣

曾醉君家水友堂夜兒十五勝名倡半酣柘舞更新曲
待月梅花邊夜妝紅燭乍驚鶗鴂夢翠裙微曳鷓鴣香
自言此樂終難朽回首三山竟杳茫

櫟下司空柱見收君罹詔獄亦經秋寒灰溺後猶存火
廣柳人還尚拜侯且喜餘生逢白下近無信使問青州
陳琳徐幹皆良友痛絕同時已首丘

漫答汪兵憲悔岸

雙鯉遥傳到短屏開書破涕起仍揮抱茅江舍秋風夜
賃作吳儂幾歲歸何處荒雞疑野哭有時鶖鶬向星飛

仲元主里無人識但恨銀瓶酒伴稀

中秋病起侍　大人率諸孫拜月是時江海戒嚴
兼答汪大蘅

烏衫鳩杖出庭前驥子熊兒喜可憐哀動關山笳吹遠
白穿林表月華鮮一江鼍鼓軍聲起連日風濤客夢懸
多病故人勞問訊提書原不斷朱鳶

昨歲安莊未解圍經年騰越已全歸鯨鯢乘漲還東至
昌云鎮艦海中大舟名 鴻雁驚秋轉北飛病把酴醾酬令節行巡
薜荔看清輝此生此夜須長好麋鹿相隨願不違

露下空江夜色新水花烟葉絕纖塵犬聲嚬野真如豹
月暗篔簹似有人恐照白衣紅袖泣不堪錦字翠眉顰

難云萬里同今夕人言中秋霽晴萬里如一悵望金波一愴神

秋閨

烏鵲新樣撲雞鵶竹檻凉生潑乳茶漫道秋來芳事歇
十分春在海棠花

讀嚴光傳 高敬公名獲與光武有素大節似嚴光牛牛亦光武布衣交召之稱疾不至皆新野人見襄陽記與丹鉛錄引故蹟遺文嚴子陵碑

南陽傳郅馬夫子獨清風矯志誠孤往逃名尚未工披
裘何皦皦加足太囱囱千古能埋照牛牢高敬公

飛鴻

秋水漫蘆荻飛鴻急急鳴不應圖一飽肯作傲長征烽
火共迴白關山月照明差池聯斷陣清切顧同聲櫓風

何勞蹴虛弓自不驚回翔解機聲高舉性生成飲啄遂
知慎江湖苦用兵紛紛鶩鶻畢吹澤自縱橫

送李茗岑巡鬱林 二十韻

萬里蒼梧路繩橋百粵懸水通七澤勝山與九疑聯擴
境新編戶論兵近備邊檄書紛桂聖旌旆繞灕川風俗
圖經異城池壤勢偏赤巖晴自瘴巒樹綠多烟野果全
如面蚺蛇美似鬖獻歌蘆管鬧叱馭跣郎先孔雀呼都
護靈麘識使斬長齋鈴閣靜散帙錦題鮮君長齋奉道家多藏書
愚苡休來謗桄榔可駐年火山明劍氣氷井著廉泉炎
景憐分袂危途慎著鞭艱難吾道困心力爾才賢白日
高歌送青春取醉眠風雲看勁翮險阻信雄褰多難仁

人慕盤根利器全策勳寧用武訪道況知玄元結碑猶
勒丁郎祀不遷丁郎山在梧州岑溪縣界子丁寄故有祀祗傳丁蘭君行忠孝地
駐節儻流連

寄懷醴陵張大尹 八韻

卯友君先子生平直諒多老貪樓上醉狂和郢中歌雞
黍虛成約龍蛇奈若何大賢須有後小邑喜來過吏隼
傳三異風人詠五紽土清泉勝醴湖潤雨增波勉矣行
當詔懷哉好豈阿洞庭秋雁滿旦暮惆烟蘿

素琴 二首

我琴本不素髹光久已滅七絃結其間亦與無絃別對
之久不彈幽意自怡悅詎吟聲在角詎聲而聽以角吟聲亦在角中琴

理豈易詭世無鍾子期吾寧坐緘嘿
風從牖中入琴在壁上鳴七絃流一韻莫辨宮商聲丟
音屬天籟彷彿逗神明高山與流水淺矣人間情

秋日獨酌 閩海警居民盡逃

水驛遷傳舍謠江城連月火烟稀秋風閉戶黃花綻
暮雨霞天白鷺飛草莽豈知三事算乾坤增報幾重圍
漸非年少清狂態中酒猶堪淚溼衣

重九後十日奉和　大人登高悵望吳下戲用稱
孫目所書韻

大江南北今如故閩海警解嚴草莽高低試一臨醉裏乾坤
醒後眼花邊尊酒杖前身吟堪碧盌全傾玉笑贈黃花

滿把全尺素鯉魚那得上坐看飛雁一行青

冬暮大雪汪倚岸過飲南堂

入冬三戊初見白過旬偃臥門無客褰帷小隊東方來
夾道爭看王孝伯青州細爽泥須香屏騎投轄忘清狂
門前積帶翻隨合臺上銀花剪更長風回落霰穿牕空
飛上貂裘凝不動韋家白鑑妹不惡江城土酥亦可供
仕路風波歸去來感公高義無嫌猜漢江綠水真可釀
武陵桃花春正開

雁陣

雁陣雲中出高樓思婦嗟繡袘三五隻錦瑟一行斜夢
裏關山月秋來蘆荻花不堪秦鶴唳相併起天涯

立春日與客草堂小飲得生字

干戈知未靖消息莫淡驚天地存吾輩江湖厚此生土牛勞吏送緣燕逐時成草野無他事期君作耦耕

白茅堂集卷之十終

白茅堂集卷之十一目錄

夜雨前韻柬曹石霞孟天友易吉孟偕曹再過艸
　堂仍效曹體柬楊西印
袁期門
約友花下
艸閒田父啖蛇觸感十首
書蘇箴埠橋册子
唐明皇御勤政樓
菩提寺贈天竺禪師
苦暑晚得小凉
西塞山
黃鶴樓夜眺

江蘺兒
黃鶴樓弔古
秋讌獨登黃鶴樓望見經畧相公回京
寄王判官省癸襄河 二首
秋日游定慧院
登大士閣
黃岡諸故人過集壘池限韻
重九後一日王寶臣招同洪牛石 周䄍 袁倚修 宗璜 何叔鑑 履仕 登赤壁即席得玄字
夢中贈神女
癸夕菴看曹尚白書天馬賦龍眠力還青作歌倚
和
大士閣置酒遠眺還飲寶臣齋看月
徐黃岡 播 招觀蘭姬雜劇即席
寶臣贈文石
玩月聞笙
述山左客
贈李都閫次寶臣韻
送梅道士訪弟子沈雨霖
臨臯同素扶鱗長踏月時二子將之襄陽 六韻
贈徐亦史步鄧孝威韻
王言如 彝 筵上贈

遇維揚宗無齊
秋悲 二首
贈周小侯
送梅子福
贈索山人蓊蕡
樊海道淼軍話舊
雪霽過韋氏看梅
詠偶贈何叔鑑
倚修偕劉尹之山東
酬黃州諸舊
讀永和宮詞 二首 有跋

白茅堂集卷十一目錄終

白茅堂集卷之十一

庚子 順治十七年

赤松歌贈柯生 生字赤松善制黃精

眞崙丹成騎赤龍氷玉弟子飛雲中飄然乍逐風雨去
如花少女追來從玄臺瑤室杳何許八駿蹄回二龍任
鞭山鶴髓四海怒商秀源桃不知數泰山鱗蜺老曾孫
貪名秦代非仙羣朋餐五粒喻沉瀣醉擁三花眠綵雲
六雄兩帝我何有夢醒爨桐一回肘垓下丈夫猛如虎
圯上小兒貌如婦金粟長陵幾抔土黃石城東亦應朽
千年牧羊石羝鳴人言郤是黃初平石黃松赤老應變
液入根窟成黃精柯生長鑱白木柄一寸芽青巖雪盛

金鹽煑石暮歸來餌餹磊砢滿山甑黑首曾披紫綺裘
白頭思逐赤松游相期辟穀尋黃獨恐即柯郎黃石儔

夜酌

清夜捲琴書沈沈動春酌山桃笑向人時共燈花落

仇英畫于射雁圖

游天冥冥帶雙雁碧眼霜駝若流電弓強箭盡且奈何
目送入雲看不見十洲老手畫似眞百年粉墨開如新
期慁雕眈不嫌誤莫誤漢家宮裏人

草堂雙燕巢于楣可俯而窺也雛成長者先飛哺
其弟有相恤之義感賦

雙燕雙燕巢我茅堂楣椽間巢低舉手可撥鶵搖頭鼓

翼軻奴軒一巢乳子可四五巢中出來衣裄語青蟲觸落涴琴書黃口詑諵試毛羽先飛者兄後者弟銜蟲代母更相飼君不見卜式與姜肱讓財推食真弟兄尺布斗粟愁人心（普云軒奴軒見古樂府）

列女偶詠八首

鉤弋夫人

漢武懷疑殺貴嬪當年床第定横陳李夫人在如相訊不道私恩解誤人（昌曰此霍光所以殺田延年也）

文君

文君未賦白頭吟司馬居然一貲音賺得臨卬諸寡婦春來嘗抱聽琴心

馮婕妤

旄頭豹尾乍支持賤妾當熊秖一時多少沙場禦魑魅願君莫忘羽林兒

明妃

陳平奇計詒閼支故畫蛾眉急解圍道是陰謀終報卻真成薄命有明妃（陳平計一說機關如傀儡舞于城上一說畫像貽單于閼支）

張孔貴嬪

玉壺金箭夜尤奢寶帳臨春笑語譁共說南朝無一事六街九陌盡繁華

太真

可憐朱玉仙毫日已是襄王夢覺時不見馬嵬佛堂下鳳翔從事鄭畋詩

洗夫人

誰將犀杖賜夫人為報隋皇已滅陳綿蕝嶺南三日哭千秋巾幗一忠臣

花蕊夫人（徐匡璋女小字花蕊孟昶納入宮爲夫人拜貴妃升號慧妃後入宋宮仍號夫人陳無已謂姓費誤）

馬蹄清夜夢難忘一樣滾宮玉漏長曲几沈香熏小像此身猶得傷君王（今傳唐巾服挾彈者夫人所祀景小像也）

二女將　三首

奢香

蠻錦曾朝漢帝宮承恩一諾五丁通虛傳高祖留遺詔

誰守秦關百二雄（洪武初開道通貢）

秦良玉（石柱土司女都督）

天兵夜破佛圖關親奪蠻弧女將官近日渝川精戎馬有誰錦繖更登壇（天啟初破奢崇明復重慶府）

賊火西侵白帝城蜀門石柱更崢嶸誰言斗大黃金印不及秦家簪帚兵（崇禎末賊張獻忠敗績乃發箬一隻帚一把盡起土兵蓋彼號令欲丁戶掃地盡來也）

麻城曹石霞（名昌）來蘄病中擁被肩輿至草堂日才子不重逢故人難再遇爰賦新詩情詞凄絕值予亦病倚榻相對效體步韻　二首

叫短桑雞太白天黑輪驚白闇虛穿（非月食）沈躬不省三

星鬪破夢初回七曜鞭我自委衣心尚嫡君能夙駕事
尤賢吹花弄雪風中聚泛宅浮家岸上船祇劫只爭彈
指過此生偏作刹那憐千梯出地還仙國一枕南柯也
大年飽雨蝸涎羞上壁驚風鶴淚竟歸田葉從南渡頻
毛盡築近西陵別墅連璧月幾圖烏鵲怨銅盤時淚鳳
皇妍妮啞托鉢朝酉飯老要肩輿畫好眠綵筆尚從江
夢製明珠無耐賈胡煎木知未死根猶胝病悟浮生拇
竟駢心苦逐年腰帶減淚痕今夕手巾添鄭虔泉路交
期在莫詠參軍松柏篇
彈丸圖畫八重天黑白儀球線幾穿坐有西泰天球圖云西泰言天九重月天水星天金星天日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列宿天宗動天宗動爲第一重去地最遠六萬四千七百三十三萬八千六百九十里日月五星躔度所不及無可圖故但日八重也飲海未乾終棄
杖出云夸父追日渇而飲于河今云海循河也驅山何策竟亾鞭千秋想像
玄圖影出云道藏人影有九重第九日竈附或作附西陽雜俎第七日竈圖說不同字亦謬廿載
逃名物外賢鄰下尚飛公子盋坐中誰覓孝廉船春燈
夜雨冥心聽團扇長門屈指憐藥裹藍輿君肯出地爐
松徑我經年牢甓短榻餐雲母凝望仙緣守玉田蟲僭
鼠肝何造化馬奔車敗總牽連定知蹴躃窺非易不信
騎它態更妍幾處鷙鶵啣血叫多時白牯飽雲眠三年
乞艾艮非計永夜齋繭泣自旂久許磨兜今一放笑同
茶苜口能駢予兩人相謝詡茶苜音蔡茂青苹半匣當誰啟翠被中
流好共添醉倒繩床卯花峴與來仍續小山篇

夜雨前韻柬曹石霞孟天友易吉孟偕曹再過草
堂乃效曹體兼柬楊西印兵憲
頭風劇處欲旋天暗牖真看棘蝨穿秖爲猩貪遭鬼扇
莫緣烏爪犯神鞭坐涙酷怨劉邕癖予病痔甚客去翻思牟
季賢井器莫幅揚氏甕牀書只似米家船壁邊雙足多
時倚譜云唐時海上有人二十年不下床雙足倚東壁客至以手招足就膝乃下床鏡裏逼
肩柱自憐柳長左肱須忘我草生荒跡動彌年身居水
泊蓮花國夢甸山南豆稭田但有一瓢風卯妬總無半
笠雨懸連白衣天上斯須變紅頰人間幾日妍多少詩
墳迷鮑鬼不堪屍塚對衡眠琴歌半曲心成擣樺燭三
更影亂煎艮友偶來心愈隻典型如在句難駢藥囊計

日看題減胡粉爐中莫妄添幸有同心忘爾汝病瘳得
力和陶篇予與楊公方賦和陶

哀期門

射辟投尉繡瓷弧寶箙橫腰滿鍱鈷出入苑東隨鹵簿
指揮前殿執金吾新離禁籞連雲地細看山川聚米圖
見說五營年正少　君王親賜虎頭符

約友花下飲

白日無停輪經天猶晦息人生非少年胡爲少年役慇
彼泉下人黃土已安宅鬱憂在一朝百年共爲客雨飛
陂塘滿月出梔子自招我同心友開顏對秋伯

艸間田父啜蛇觸感十首

傳聞卯且甘帶今見蝦蟇噉蛇物性吞舟吞象人畫食
熊食蛙
校尉醉時煅鐵將軍老去摅鞍殷公咄咄四字樂令泓
泓百端
獨知卻要太黠老奴便了無能欲作人間臣妾半癡半
黠相應卻要見太平廣記
老僧梵放如是子野清歌柰何莊嚴七寶非貴證悟三
生靡他
一解不如一解子雲後知子雲敢信東墻大隱且學西
河謹羣
幾處桑陰鬬紡千聲柳底鳴榔水外一灣茅屋岡頭半
樹斜陽

七松處士時有五柳先生不無梁鴻賃舂非聊高鳳爭
田自汙
徑情進退豈易透迤狎世艮難贊善劉因多病左司种
放無官
直道遂能害道浮名適足累名徙屋好依北渚焚書莫
任東明
謝客仍開三徑爲農合老一丘陸子塘邊語鴨莊生濠
上游鯈
書募簰埠橋册子
河邊女兒織七襄夜驅烏烏成長梁河中老龍向天笑
岫子縣蹄新江微之岫音森八駿楊慎說龜臺酒冷金青淺救放
黿鼉渡姬滿秦家皇帝通天盟能將威力制無情神鞭
鞭石石流血誰能驅石補天闕我願烏鵲不飛黿鼉不
沒黃姑羅帳夜夜同王母蟠桃日日設此橋千秋萬歲
永不坼直至王母黃姑白其髮人間一橋何足說
唐明皇同太真御勤政樓設百伎教坊王大娘戴
百尺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小兒持絳節出
入其間而舞不輟時先玉山和鐵崖天寶宮詞
爲奇如作也絳節朝看王大娘牧齋列朝詩集
毛氏本玉山草堂集皆汪王母俗子寔汪可發
一笑因何演篇直敘馬嵬追明作者本意遂得

二首
絳節朝看王大娘窄衫危髻戴竿橦六鰲瀛海馮虛鶻
三鳥瑤池逐景翔爲雨爲雲憐絕色聽風聽水寫霓裳
玉真白合神仙侶無柰蓬山竟渺沉
周穆當季爽盛姬瑤臺靈藥亦無奇雪膚花貌真誰是
珠箔銀屏豈舊時得寶子歌徒有憾雨霖鈴曲亦何悲
君王玉體安珍重尚有南宮十二觴
菩提寺贈天笠禪師
茂林牽我與下馬讀殘碑釋子無心任孤雲任爾爲花
飛布席處鳥下午鐘時定力攝諸妄羣情歸一慈湖開
水月觀山靜火雲荷空印試相對清言聊與拔松陰學

寶綱茗理問軍持忽憶磬山老超遁眞汝師（笠公爲吾友若禪師法嗣）

苦暑晚得小凉

井泥乾不食百丈引涓涓照水愛秋鷺臨風企暮蟬雷聲飛鳥處雨色夕陽邊散髮試前去坐聽幽磵泉

西塞山

大冶江頭西塞山山前風浪與天連百丈無功千斛小未問翻卻打魚船

闘艦樓船此地聞旌旗去盡見孤雲漁翁不問前朝事遐理漁竿下夕曛

黃鶴樓夜眺

瞑色動巍峩江聲萬井多烟生渾陸海燈出倒星河舊鬼猶聞哭囂謠不似歌郎鄉西去路在在有橫戈

江鵶兒

江鵶兒月明爭魚來去飛柳聲砉砉網汎汎此鳥不畏恒相依海翁狎鷗豈異事未必漁父皆忘機城西夜半鵂鶹亂苣火照樹烏驚啼

黃鶴樓弔古

城上樓臺接渺漫半空笑語俯闌干烟光鼎足三分立帆影波心一羽看閱世豈須乘鶴老生涯擬截釣魚竿愁邊江水無情極獨自朝宗急下灘

秋盡獨登黃鶴樓望見經畧相公回京

鶴山秋盡俯晴空百里雲濤在眼中檣櫓長開三面水瑲鈴不斷四時風扁舟何處問漁父汗馬南來擁相公耳熱忽思王粲輩無聊流滯賦江東

黃鶴樓寄懷岳州王戸曹判官（前吳江教諭國子助教）

東吳洞庭名具區岳陽洞庭天下無羨君作吏濱兩湖淸聲在楚如在吳橋門生徒良太迂簞糧負笈羣追呼朴中舊傒青苜蓿幕下新種紅芙蕖先生有時乘版輿城南萬艦量軍儲歸來閉閤一事無移床淸論同誰與洞庭水起君山沒千里余舟易超忽夢騎黃鶴攜子安一夜橫飛洞庭月明月照我還照君晴川遥望岳陽雲樓頭橘潸無憑寄笛裏梅花可得聞

寄王判官省犮襄沔（二首）

沔水年年漲城頭滿白蘋料君如鄭俠好去繪流民

其二

羊公峴山頂高碣久沈波何必峯頭石人心自不磨

秋日游定慧院

秋來無處著相思萬里吹來雁口絲（游絲雁口涎也）二十三年重一到石頭不見舊題詩

登大士閣

閣外荒丘狐兕鄰樓臺井巷盡荊蓁艸衣老衲前相認不記來游是舊人

黃岡者故人過集墨池限韻

濁酒寒燈此共持十年潦倒忍朋期安談世定尋黃石
不信時清茹紫芝牆外竹稍支箇箇樹頭星影出離離
神仙橋滿英雄淚付與坡公洗墨池

重九後一日王寶臣招同洪半石周祿袁倩修宗嶺何叔鑑巖上登赤壁卽席得玄字

九日王郎絕可憐呼僮擔酒破江烟青山半倚荒城出
白髮都明返照前短草幾人尋謝朓芳洲交指說桓玄
如何鼎立當時業自過元興少後賢西北是謝朓墓南下是鸚鵡洲劉毅破桓玄處殺破玄在晉安帝元興二年坐客適談癸未乙酉江上事晦晉叛臣也趙宋封顯應公大明會典定祭以八月二十九日皆禮之失也公安縣志晦墓在縣之黃山或云岳州安鄉縣之黃山一名謝山未知孰是

夢中贈神女

畫樓楊柳小河堤客艑漁舟酒市旗一曲後庭聽未了
帶雲挾雨過峯西

拳勺巷看曹尚白畫天馬賦龍眠方還青作歌倚
和

唐家天廄圉渥洼米家賦筆騰龍蛇曹生摹手更奇絕
眼底疑見追風騢中鋒栢腕鐵屈曲兀立取勢微欹斜
陂陀平地猝躑躅白日慘澹驚風沙鐙折哥舒半段鐵
鎧凌丈八陳安鉈頭如青峯手白雨此法莫自漁陽撾
當時殿上動人主宮娥竊笑同烏紗精神復在水園後
不減腸視來東華曹生擇地亦爾爾楓林晚照斷茶瓜

烟雲一掃十二幅鬈鬣尾臆森盤拏龍眠老子叫欲絕
筆未落紙心先謗還家拂壁寫長句夜寒自剪銅盤花
畫工賦理兩神似詩才書法無爭差當年天馬自西極
近日果下來滇巴風塵澒洞不可測嗚呼伯樂從容嗟

大士閣置酒遠眺還飮寶臣齋看月

年少夢邊城愁心天上橫今朝對荒嶺一片暮雲平雲
平復何處雉堞新無數翻疑城外山近是城內路城外
復如何長江空逝波風流赤壁盡秋蘢白楊多徘徊不
能任言向招提去半磴起松風殘陽在高樹荒高瞯泉
峯顧盼爲誰雄手揮三雅杯目送雙飛鴻可憐秋夜清
三五月華明王生知我意對月洗金觥

徐黃岡穡招觀蘭姬雜劇卽席

星低漢回秋夜晴絲悲管哀燭復明酒清香斷客絕纓
可憐蘭生歌渭城初調陽關曲繼唱伊州聲偃燄驅烟
入羅幕邊風迢迢吹大漠四領盤穿鐵鉦鍛音鴉迢亦音亞迢
一串琵琶金絡索商聲變羽泉錯愕濮陽下邪生魂魄
一金三鼓連九辭赤壁山頭起烏鵲公瑾卽榮華喬公
已零落車過腹痛知已恩縱嫁曹瞞亦不惡鳳蠟啼心
光炭炭普云一作餘餘音早蘭生一曲腸堪斷斷腸一曲不爲君
江南不見孫將軍

寶臣贈文石

王君贈我文石十我今少之更求廿開書輒見文石歌

仰面高吟頭脫笠君家兩石文更奇春房小女織成絲
金花巧勝當眉印古錦香囊向客垂君能掇贈真愛惜
我意君心知此石若知黃石我前身穀城他日非生客王詩君號黃公石是君發嫁一片能相假

玩月聞笙

露華滴月如玉盤清光吹雲散青天遥空萬里木不隔
桂樹仙人倚我側北斗東挹傾天漿銀河婉婉褰錦裳
似聞笙鶴過緱嶺下視人世真粃糠

述山左客膠州兵變楚亦用於滇黔

寒鷄思天曙喔喔中夜啼游子起結束長歎意慘悽舉
言謂同伴暫聚當別離非得家中書兵戈動青齊堂上
有阿母閨中有小妻守將一失律提攜當侍誰眼見君
侯鄉流民竄山谿脂膏竭供億骨肉沈塗泥遠行當早
歸道路宜輕齎四野多豺狼磨牙草間栖疾行知風緊
獨宿知天寒矜冤誠足恤休嗟行路難

贈李都閫次寶臣韻

要君易識更難忘戎馬風流翰墨場帳裏琵琶定柴紹
尊前顧曲是周郎客來說劍呈鵰九人去傳書得鯉雙
欲試官廚紅虎珀只愁投轄惱清狂

送梅道士訪弟子沈雨霖

御風學霧總堪虛痛飲狂歌且有餘君過東林沈持正
仙醪釀後囑收書

臨皋同素扶觴長踏月時二子將之襄陽

自作黃州客頻多明月詩影添連袂處光滿踏歌時稍
稍飛烏散冷冷憶別離高城下木葉清路放晴絲去醉
銅鞮妓來尋玉版師輕舟春日路還試訪茅茨

贈徐亦史步鄧孝威韻

扁舟秋杪向臨皋蘆絮霜華點鬢毛赤壁何妨招劫火
青山不動倒江濤梳盤海島三花髻懸著中梁五尺刀
何夕剪燈鄉國話酒痕新上舊征袍

王言如絲筵上贈

府君高堂撤簿書開筵伐鼓羅笙竽羣嬉到手了無事
歲晏刑清樂有餘瑕玗才子人皆識名在江南家江北

短帔春日紫綸巾長安年少黃金勒崇禎癸酉鄉薦新齊幕府
出郎門崔衣豹袖邪司直艸生紫扉掃秋園角巾鸞靴
盡駿奔侍時庾家北林月來照錦筵青玉尊舉頭醉望
狼弧近太白一星上鵶吻晉室風流絕代無茂弘物望
君何如

遇維揚宗無齊孝廉

曾醉春風廿四橋水明樓上美人簫揚州酒樓名典亾寶覺
十年夢音信虛傳八月潮兒女閨閣應已換綺羅歌舞
爲誰嬌廣陵才子多愁思莫更蕪城賦鮑昭

秋悲

殘蝉咽隴樹四野秋風吹白發壯下淚何必長作悲

織月下遥岑梧桐滿院陰秋風無限恨落葉亦驚心
贈周小侯
漢朝三輔富才賢六郡良家勇最先鍜鐵券文中秘寫
黃金印字小侯鑴分袍故事傳宮禁逸駿曾經出渭汧
赤壁誠題人嘖嘖風流公瑾正當年
送樓子福
寒花猶未落客子發前津鷺雪青聲細茶烟野色親封
衣香淚隱拂袖酒痕新愁至勞織手爐頭正角巾
贈索山人蒼篔
一靜悟名理因知文字源後來真破體末學總難論汲
冢心偏苦磨巖手自捫寒山留片碣信汝幼安孫

樊海道參軍話舊
君王黃屋去參佐白頭歸莫話江東事還堪淚滿衣風
雲藏洞壑雨雪老漁磯歲晚江湖外冥鴻處處飛
霍壽過韋氏看梅
韋家花樹舊知名載酒來看喜夜晴幾縷風香領春信
一天雪色照江城笛中似叶關山奏月下疑聞環珮聲
小砌花遲自開落江湖歲晚正論兵
詠梅贈何叔鐵 時仕新自滇歸
官閣題詩何水部不爭年少卻愁春樽前攀折分香雪
簾內驚看隱絳唇遶樹巡簷成獨往懷人去國兩傷神
天南幾歲雙鬢白客易江干老病身

侍修偕劉尹之山東
東南嘗作客垂老臥山邨把袂逢知己登車只片言嚴
雲生海市雁陣起江門寶劍明花雪知君但報恩
詶黃州話舊
廿年委巷舊參軍露頂高歌對落曛愁至陶潛思止酒
狂來仲孺本無文天寒涸澤魚蝦飯歲晚空山麋鹿羣
春水蒲帆三百里桃花牽興再逢君
讀永和宮詞二首
雙御疾莊后先朝何有哉貴妃無亂德天子本英才公
論了秋在吞聲萬國哀松楸方護惜漢寢正崔嵬
今皇多獨斷大議豈朝端　懷廟碑尤痛　諸陵拜不難

人間饒雨淚地下慰　宸翰隔代褒崇體分明付史官
皇帝御製募建明烈皇帝陵文讀者泣下陵成又御製
碑文伏闕
皇帝幸明　諸陵皆下拜懷宗者初議烈皇廟號也偉
業詩有麥飯冬青問茂陵之句　自跋
憶呂全五
尚憶吳船別蹉跎歲月賒江邊折楊柳隴首寄梅花晚
飯蓴羹滑空林雁字斜寓書疑未達憔悴倚天涯
答海道見贈原韻
弱冠遭世紛棲棲不遑任漂泊二十年自謂不失路擣
藥松下門結廬巖邊樹滾滾京雒塵修塗多荊路江湖
熟菰蓴秋雨灌白鷺子儻從我游牽船卬茲去

辛丑 順治十八年

元日六兒瑞徵書云弟鄉湯餅呈　大人

琴書坐對鑾輿動車馬頻來脅艸堂湯餅試兼元日會椒盤高捧百年觴雪消萱艸青偷見春入梅花白未央曷地似聞濵徼盡可能貰犢問農桑

多雨

野徑仍通竹連朝不啟扉寒多春鳥少水滿麥苗稀仄日滄黃道行雲失翠微不知巫峽雨只傍楚天飛

雷雨 二首

春山滿風雨孟月已雷霆竹樹驕何橫蛟龍蟄必醒晶烟藏不見雲水浩然青蚤起科頭望長吟立艸亭

曉雨勢逾急電雷殊未央聲連驅馬動影欻陣雲長闢裂悲雙劍圖經問點蒼數州征調苦何計集艅艎

寄答何道岑 應班

扁舟江岸落梅初竹馬逢迎雙隼旟破午茶烟生短榻到門喈鳥報高車歸帆漸上桃花水釣瀨誰傳錦字魚想見文章賢太守雪堂清夜幾披書

城西李氏垂楊甚茂取數枝植竹邊 二首

搖烟約霧幾千條偃雨驕雲一萬梢湘水今多二妃淚永豐莫念小蠻腰

隋堤萬樹幾株存栗里長傳斷令門欲問竹枝與楊柳新翻一曲恐銷魂

寄方商州 于光

西雍首雒州刺史古諸侯白虎分符重朱幡典郡優丹青泰殿廢銅狄漢宮秋不識商山裏還聞園綺流

書齋襍咏 三首

端書

一室列牙籤外不須長物何以護持之芸香及麈拂

洗硯

雨氣澀雲根寒蟾漾清冷須臾烟霧開搖動星河影

焚香

焚香莫近香試看風定後一縷亭亭時微機可相叩

歌贈張生無逸

張生三十神骨犖方瞳肉角非凡儔過都歷塊見奇駿白日蹴踢生風飈生平嘗見萬年少眼底獨來孫仲謀令弟含鄰善酬對一日白璧雙見投伏龍已甘讓德操怒虎莫真推賈彪開尊卓午便達暮落日半沈環翠樓怡然敬我爲父執向我捉勒黃金鞦門前磐石可坐臥下馬更擊青玉甌憂君兄弟數回首百里彷彿猶林丘人生俗累固難釋如我敢八艮不憂尚平五嶽雖未去鹿門退隱堪千秋兒君頭角已嶄出承家豈用康成愁五十有子得如此何不滨山休去休

雷雨中飲談長益讀其詩走筆贈之

千百年來一彈指凡事觀終勝觀始少年意氣看老翁

白日留光到濛汜漢家炎精衰桓靈布衣曾數汝南黃
徵君此翁没去二千載近日乃有京口談先生長益高士時有
黃叔度之目先生行年向七十短髮苗頂色慘慽曾經宣和
全盛時曾見崖山覆舟日徵君外史費莫徵天祿閣外史嘉靖時
崑山王逢年爲作先生詩史眞可珍凌雲健筆兒縱橫幽燕老
驥淚垂地桓山哀禽啼折翅茅堂三伏君正驕展卷哀
吟雷雨至一讀麟山歌使我淚滂沱梁王廢苑今如此
永安故宮當柰何飲君酒閉君口今古興亡亦何有談
長益黃叔度長歌大叫君不悟屋角雷聲穿日去談允謙麟
山歌客來背笠登北峯宮殿彷彿生悲風猿藉明月空
城裏埋沒白雲山谷中指顧山河存勝槩風華雖改川
巖在山逆江行數百里湘漢交流到城汜隔岸諸峯張
翠屏鴻濤一洲橫玉琴勢最軒翥氣葱鬱列岫皆成龍

鳳形桐圭分命冊諸王荆藩土茅臨楚江臺殿平陵半
山起碧玉堂高剪秋水紫晶簾幙鸚鵡喙沉香火爇鴛
鴦睡夜漏未已鳴朝鐘日午君王夢正濃一承顧盼姝
恩寵蕭艾亦與椒蘭同竹生禁地能高潔疎疎爲節寄
爲葉裁成長笛聲裂雲纖作水紋簟如雪幾多花鳥冊
妃嬪累朝老樹封將軍簫鼓喧闐應鐘鏄滿城日夕流
天樂中開七府列烟霄出入賓從車馬高吹竹彈棊笑
越客鬭雞逐狗燕秦豪一木荷花三十里晝舫烟波動
衙尾聽夜笙歌何處來王孫泛舟雨湖裏佳麗歲支萬
與千王家誰復惜金錢鬭關相沿習華靡勸陽仕麗弁
他比六院背倚熊嶺頭美人粧閣上簾鈎行客不知狹
斜處聞香才覺過青樓追歡多是少年者身日出門閒
丞馬游人歌舞不能歸夜半城中鑰未下朝朝長林千
年梧誰知樂極有哀來秦中鐵騎踩荆楚江上多年霞
幹鼓帝子崇封在此間臣奉藩兮守廟上龜亦不在澤
蛇亦不在山不識眞龍種何年去此間龍折角兮鳳墮
翅湯湯龍磯日東逝元妃祠
長寶月庵中使披緇鐵佛寺

夏日艸堂酬贈楊西印

浙守長驅定經綸又一時朝廷正談度岳牧與遴推俊

傑飛騰入聲名大雅爲躋攀亦塤路聚會白雲司八座
中臺引三曹亞府隨方州分掌握闡道僅差池國禁宜
寬大賢良自秉彝成例恒慘惻閉閤毎追惟文武邦之
憲規撫衆所師星槎河夕近月暈海天遲徒倚橫雄劍
蒼茫獨賦詩叱車忘蜀險飛蓋卽江湲北斗驚鴻雁南
征壁鵝鸛奔還祗席指點識旌旗邀微偵元師中原
望一麾江山此樞紐雲物頗透迤壁壘年公靜蘭閣謝
傅奇賓筵閑授簡軍令數彈碁谿路成桃李茅簷語鶺
鴒時和緣政得春色上樓知當代嚴公武何年向子期
都忘等威異肯作友于資予進劉醇驥張仁熙于公公禮下之永日山堂
坐平分處士饑公毎過予清談永日喜操酬字絹嘗滿借書椒圖

扇消三夏藜床失五噫浣花眞勝錦種柳欲成絲行把
懷秋句長縈擁絮思懷秋擁絮皆公詩集晚涼雷雨過新月露華
滋脫帽頻高咏開懷少媿辭平津東閣望蚤晚慰茅茨

同談舒諸子集湖上招提得林字

勝地毎招尋淸幽祇樹林到湖塵市隔衰路芰荷侵日
落漁梁影山空樵斧音何妨歸櫂晚明月在松陰

答長益有序

蘄州城南雨湖曲折二十里峯嶺映帶園亭墓田夾
岸高下亂後全見蕭索京口談長益曰前此慽不著
是待吾黨名將以爲君劖曲可乎二詩見投依韻奉
答

隔江山色南屏似晴雨真同西子湖亂後墓田無宰木
長年漁艇伴樵夫君來淪茗泉稱慧我自逃名谷已愚
地僻喜同車馬跡藕花蘋葉隱鷺鳧

其二

何年指水號郎官從吏羣公載酒看但使春波宜白墮
不須剡曲愛黃冠近城禾黍先秋熟接岸風烟入夜寬
肯約結廬相伴住預栽斑竹贈漁竿

約長益游濟玗洞既開先往

興至不暇嬾信然逢此翁扁舟載邛杖一宿楚雲中嶽
色世間雨（登山遠見膚嶽）鍾聲天外風裁詩戢搔首恐與帝臺
通

潘江如（陸）出示時賢詩

我昔東吞昆山陽十年臥病還江鄉枕書茅屋聽江水
白日跣足歌滄浪百函已付石頭瀨四本（評擬）稽康牆
夢中芝艸煌煌紫醒後空山尋鹿豕劉生張生近頗賢
蹇驢不見動經年攀幾楊柳長堤外賦落梅花小壟邊
狂來招月呼爾汝愁至垂頭向胸語昆陵談生騷雅才
潘生錦囊隨爲開談生心苦吻太快潘生短章質好在
潘生好友兼好奇篋中更致他人詩解縧令我讀且說
恍惚掌上生蛟螭高淳邢生（昉）没已久平生任昉良足
悲顧生（夢游）以外更何人君過金陵訪杜生（濬）紀生（映
鍾）何老長安廣慈谿錚錚得魏耕

江如錄藏予詩至五百餘首戲答

堂前三日新婦來覷㡡覗幕人疑猜幾年眉嫵惜不得
鏡鏡相逢歡顔色東鄰美女西家施月落紅綃秪自知
誰將粉本須臾態貌得無人轉盼時

訊長益游東衡

東衡雪後添君杖梅水粼粼影入波百里相思已如此
他時千里更如何

長益游濟玗洞歸夜雨小凉招話艸閣

不知三伏盡一雨晚生凉燈火才親夜圖書卽滿牀君
今秋更好老去興難忘幾日濟玗路離情話卽長

送友游汴梁時河决

不信中原更陸沉看君此去定傷神金梁橋外如霜月
曾照當年歌舞人

涷雨登八極樓招西印（昌云樓在江夏黃鵠山今廢）

白日照綠艸飛雨濟芳洲凉風一披拂可以登茲樓孤
高搖地勢縹緲凌雲浮乳雀直上下行雲爲去留朱甍
出劫火仙蹟還千秋昔日章華臺於今猶在不錦袍弄
明月玉笛乘扁舟曠觀羣來哲逸事具前修願與庾公
暇放神八極游籌邀有餘力高駕時當投

秋夜發舟樊湖來止臨皋永城練子石林出其鄉
人侯方域遺文於桐城方還青少府寓舍出酒
聚酌坐而聽其誦二五篇誦者悲激聽者禁斷

坐中爲王子雲丘過之兩丈人子雲之子曰封
治擁爛踞觚形神不屬有飯忘箸篳之意詩予
侯生
江山愧明月相照無古今客子愧江山往來成苦吟行
行且長吟吟苦聲轉吶離別曾幾時耳畔見白髮分明
鏡中歎玉色不見珍身後感何益丹青飜誤人侯生豫
州才所遺書十卷綠酒環青燈長歎卷不掩雒陽昔年
少在日悲坎窞江月終無情波聲夢中轉

讀桐城姚彥昭紀游詩

皖鄉與蘄春風氣頗相逮流水自通河羣山如逐隊北
望司空原古蹟李白在南連楮杼嶺傳是杜甫變當時

天寶末高賢率淪晦姚子竟後來含情視前代譚鋒接
終晝辭苦互相對落日丸丹砂夕峯染青黛詩句不易
讀授卷似前鐵君有三失威我無七札鎧紀游何爛熳
踴蹐高厚內君看李杜流名起身轉退

題寧南艸堂爲夏邑陳簡菴 稷

麥丘稱落有陳生豁南艸堂天下聞百年桑梓且丘壑
寶纛牧豕徒紛云前朝心膂君先君西邊張掖張一軍
火營部落竟南服乞慶不敢窺河汾稷父陞崇禎時兵備西寧火落赤之子乞慶古𤕤兒弟揣難來借兵陛拒之匈中還家無擔石宅第何曾營只
尺一花一木殊有情春艸春波自逼碧溪君三世難匹
倚不減昔時陳太丘卅年文采動江左千秋風尚還山

阪晉朝名臣祖士雅蹴琨起舞胡爲者屯雖克譙往蹟
存君今艸堂譙城下宋家花石更有無玉津曲水空畫
圖艸堂但說豁南好金谷平泉總不如

燭下留鎮江鍾惠中

與君同是東吳鄰今逆楚地稱主賓如予復向東吳去
豈得楚傖相目人短檠河漢夜的的昌云說文白部無的日部作的詰勺聲長江波浪秋鱗鱗今宵投轄亦何意醉倒繩床即避
秦

飲葉敬之署齋

少尹何年積俸錢客來不惜下十千琴尊艸屋留高韻
風雨官衙起暮烟吏散荒庭惟鳥雀人依雙舄是神仙

武昌樊口魚尤好大有槎頭縮項編

宋牧仲 犖 一日射四虎

蚤侍宣麻艸玉堂屢從扈從獵長楊姚崇相業八爭惜公考相國文康謝傅家聲爾足當雪帳護燈紅蠟紙風林近虎
綠洗槍西來紫馬尋常態會見徵書下建章

其二

曾記登州于子仁後來文敏復如神直令異類明心膽
何處渠魁要撫循塞上虛名誇僕散北平父老笑裴旻
熊幡蚤戴貔貅出肯信君侯技絕倫于子仁武陽州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知登州民傷於虎命幸持牒入山焚之一虎弭耳隨入城至庭下伏不動杖而遣之正德末廣東清遠縣多虎霍文敏韜以工事入部過之移文山神約至五日內極盡物碑飛來寺明日雷擊殺四虎溪水聚濮隨流而出

吉中有辛碑作虎復出寺傍豎碑祭告虎復匿隆慶五年復患虎知縣鄧文孚告碑下羣虎渡河去元僕散禿哥前後射虎萬計賜號萬虎將軍

其三

打鼓山城衙放時使君懷古復搜奇牛斗舊牧春申墓
蛀蝕新開洗墨池官燭雙椽裁兆句胡纓小隊出花枝
太平弧矢還休事醮筆須成封禪碑黃歇墓一云在吳一云在常德府闕子宇交老相傳在今黃州府治東十里失其處王一鼒青草十里春申墓至今未入詩人句蘇子瞻洗墨池在黃州有趙松雪書亭額久廢桐城方嶽詩云泥渼水淺堂花鴨云是東坡洗墨池至是牧仲並建雪堂竹樓于基上自爲記

偕還青石林集補石艸堂限韻

衣荷帶索蚤歸田珍重山中聽杜鵑蔓艸再尋王粲井
剡溪曾負子猷船碧梧黃落高秋月紅燭青蟠午夜烟
桄角愁心千里夢一時吹聚大江邊

送練三往浠川

西風遠遠吹旅雁號琴悲此際一握手念君嘗別離別
離亦不遠近在浠河壖出門揚玉鞭遂與浮雲齊年少
譔詩書壯志銷蛾眉風塵何足歎苦被錢刀欺弓劍行
四方還鄉琴囊啞何如結肝膽白首終不背山鐘醒後
夜雨雪念艮規青缸何夕華待子以佳期

同還青附洪研瞿齋戲作嘲笑

洪生窮傲眼底無無錢沽酒日更沽平頭奴子警素書
今者薄暮網得魚喚婦出房飭中廚有骨已剝紫蔗柴

梁州使君頗不迂倒騎衛子欺生駒速來相對飲一壺
一尺土銼火滿爐魚之几上烹伏雞牙籤琴落供伊唔
使君齒落臉白鬚且讀且嚼勞輔車義輪爲我停蹉踏
欲墮不墮山之隅城上烏啼尾畢逋何來稚鐵耳聱嗌
空筐無將待子餔君起我肘君之裾彼貪我飲艮不拘
貪腹惡名今何如天下英雄使君孤

見月懷練三浠川

今夜江村月山城應照君徘徊雙傑馬寂寞憶離羣孤
鳥逐烟嶼餘嵐戀夕曛料君新句出愁絕鮑參軍

楊黃岡樹生任嘉定州載酒出安國寺敘別

論文載酒唐朝寺別緒還憐並轡歸燈火孤城呼鑰啟
星霜冷戍見人稀兩川作馬今粗定九坂驅車昔豈非
雨雪篇書須自愛喪麻發洞尚重圍
嶙峋劍閣接天浮開道開關已數秋巫峽亂雲連楚嶠
峨眉春雪照征裘還山陶令非無悶化蜀文翁獨隱憂
君去丙魚須蚤寄岷源長向漢江流

獄生餽雙燈

黃州夜飲苦不足嘗被風吹馬前燭茅簷竹瓦高及肩
列炬不敢燃一束長竿三五醉蹋歌明月直射金盤陀
去年飆雪踏連瑣憐渠當年聽玉珂昨朝雪花大如手
嘉州刺史邀我酒闕門不畏醉尉訶路旁或恐揶揄走
憐君贈我雙絳紗珊瑚羅帕生彩霞騏驎銅鏡照霜艸

殿前冷落金蓮花

潘將軍筵上作

拂壺牛聲青猩牙觴鵁拭膏鵬插花銅鈸夜報蓮花法
將鼓鵰紛聲轉急燭奴騎鳳蟠紫霞銀練斜光照不入
綺筵顧曲當世豪尊前娛客是綵毫博山三尺迷香霧
夜寒纂爰花并步檀槽亂語曲不誤為君裁作相思句
健兒長跪雙蛸眉銀花服匿金屈卮牙門錦帳開送客
齊栗吹殘半環月

重九風雨還青石林補石倩修研瞿攜妓見過限八韻

上客集重陽天涯似故鄉假予為地主有菊即山莊以

此聊相慰諸君各盡觴中原漂泊恨生事亂離妨風雨
留今夕牢愁遣妙倡江聲入城郭雲氣滿瀟湘莫自悲
鷫鷞還典鸕鶿羅衣一攜手青鏡許勞忩

十一月朔冬至補石弱生攜妓夜過值兩姬送酒

江干病客厭啼輪已醉燈前墊角巾至日恰逢周正朔
晴雲先動漢家春坐憐比舍雙珠樹頓有偕來兩玉人
今夜麻姑貞送酒傾壺倒榼莫辭頻

至日還青石林寳臣研瞿過集

黃州客舍逢冬至兵火初停變物華寒破小樓浮竹葉
馬嘶一路見梅花十年民力東南困萬里軍書雨雪賒
象轉銅儀看斗氣回緹室暖吹葭孤城日出連黃霧
還渚風多捲白沙歲月易驚遊澤畔弟兄離聚是天涯
銜蘆大野迷鴻雁落葉空山走鹿麑短艸蘭芽初晝永
江湖春水動浮槎（有後約）

寒夜坐還青客館作（有序）

偶然而來同是西陽之客有為而作各賦北門之詩
江黃之間遂多異人秋冬之際難為懷抱寒爐火爇
明月茶香率贈短篇聊志永好

耳熱醒清露寒蟾明我心偶然同作客相感亦何深著
色搖燈白鍾聲入夜沈阮家賢子弟片語抵千金（還青二子在坐）

佟三匯伯攜二子入楚省墓二十四韻

代遴維新日朝曆佐命才一時分陝重四岳闢門開鎖
鑰當南極星辰準上台八閩還色象百越靜烽埃再領
簾司印三遷御史臺鯨鯢潛渤澥雲气指蓬萊嶺猴雄
無敵江關勢總該握奇占大乙轉戰直河魁玉斧頻操
械金甌望卜枚二疏名丞泰九坂轍初迴（綠鬢通名忝尹畢拜手陪）
（家丈追居宋交誼訂陳雷信誓浮沈隔觀舊歲月能相逢供贈苦一別幾鑽欄）皆是君房寄人
從日下來白頭須共賞青簡竟誰裁鶴表山猶在龍洲
橋未栽山川自今昔碑壠尚崔嵬西市傷前哲南皮法
舊僚（年事見甲詩註）永懷增感觸握手重徘徊橋梓看無愧楩
楠豈更猜衣新人則故晉用楚之材成里嫌尤避和門
徵定推謙恭屬元老則汝作鹽梅

寶臣別墅有淡紅梅屢邀看不果王遂入山花絲且落矣戲簡五首

鶴羽斜飛映綵霞霓裳初製紫雲車漫持絳雪仙家藥
來染孤山處士花

管領春風到畫堂絳紗籠下粉香若教認作臙脂類
不重南枝重北枝

主人入山客不來幽隱幾樹綺紛開鄰家少婦惜顏色
一日登樓看一回

東鄰衙幾金井闌寒蜂翻落女牆邊苔滾月暗驚回首
疑是前宵墜寶鈿

莫將佳人事較難蘇華何必到頭看只將蓓蕾供君眼
始悟王郎蚤閉關

石林自滁返黃將歸永城集補石別墅予以病阻賦詩道意兼憶練先公練國事弘光時兵部尚書乙酉春卒于南都

風雨王郎館十千試一賒最憐開竹徑臨別看梅花旅
病淹良會昏戀亂暮鴉何妨三尺雪晴路即天涯

天涯起馬足望復如何迢遞春愁滿蒼茫關塞多軍
聲動青海歸客渡黃河珍重臨岐路山中讀薜蘿

薜蘿冬湲好婆娑欲放春江邊存白屋海內更何人背
俗難求友傳家豈厭貧看君厭奔走巾屐且風塵

憶爾先司馬捐生爲國憂新亭泣南渡舊路痛西州異
域招魂去遺書付客收中原人物地忠孝屬箕裘

送簡庵還大梁

疎雨破飛絮君行梁苑時道傍胡粉妾含笑轉蛾眉念
此瀟湘客長年雨雪悲青春伴長路莫不寄相思

贈長益

談生人中英千萬始一遇跡其用舍間頗識當世務才
名三十年海宇走毫素舉落翰墨場綺紛綺羅聚干戈
經[illegible]跡白日暮蒿野方北憂朝廷已南渡江淮反
節鎮使相苦同五刀愧非無辭失色動相顧黃塵策代
馬紫雲黯牛蕊跣上京峴山旌旗滿瓜步當時已破產
狂走不知處招我同心人還山咽烟霧妻拏困耕織作
計筆墨布少君博學爲鄉女教授伯鸞東出關德曜應已娶波濤

呂梁船雨雪燕趙路風沙逆去聲病馬四蹄起寒呼李邕
碑版貴節信屐履赴不厭朱門求何妨白頭趣歸裝燕
市書鄉信海門颶回望西山頭痛哭長陵樹妻孥從樊
火一飯不得任南謁洞庭君非關濟勝具淒涼黃陵廟
寂莫屈賈墓生平五嶽心題讚皆有故他人惑治亂終
子秉常度作詩將滿囊秋水愁未註天道非難知料事
老覺異爲我毅城東提撕比橋孺呂云提撕警戒也

贈江如

明代當末年國士少偏黨禍雖不尊文章足群賞無
隱松陵家君名孝名在卿相上弔客登琴床哀辭貫黃壤家
君世家學後先覺難雨踏跡須白年清聲落塵襟詩書

未墜地刻志淪艸莽彷彿江湖間居然華風長舊家海門北時地値搶攘妖鳥鳴雞平何人鼓鐘饗抱書走湘漢問年已呼丈讀子先世詩愛君筆尤爽牀頭堆一尺燈老青兒兒萬籟避幽吟如聞鬼神獎艸堂數見過一卷輒在掌見君衣裳單怯我四壁敞呼兒理殘甕風去竹上響寒臘近春光紅實懸椒欉顯晦人所爲貧賤天所養七里獸窟山當年孰孤往

歲寒葺艸廬

賜貂當冀北汗馬正黔南轉粟尤淩入懸軍更遠撥鎖橋危易斬銅鼓聚何堪已識開叢道眞愁折武擔邊隅紛順逆覆載本弘含降叛全無殺恩威用罔罝來歸皆

將相列爵即朔恭治亂原天意存亾敢浪談有儔吟澤畔多病老江潭雨雪年時急呼兒且結庵邵子湘云只結句一語著題詩格自老昌云看結句一且字詩意自遠

送鍾惠中還鎮江

金山當鐵城海氣薄百里天空居家管地險揚子水鍾生家其間風度雅莫比讀書識大義粗辨治亂理金陵卜王氣甃井求玉璽宮闕三百年雞鳴曙光啟方物庭實前直道布衣美惠中江左充貢擬上書極愷切殿下賈生書殿上鄭公履朱衣孰開繫白日龍虎死童童壽春山萬馬鞭末指鰲顏避鶴翟蹤跡寄頗詭縱意丹陽湖漁樵聽舟止狂歌餞日月痛至還掛髀楚澤寧浪游人生鮮知已昂

藏本不惡拓落私自喜乞米趨轅門朝日舟戟耳輿淚遠山白春近蕨苗紫努力貧賤時還家讀三史君欲修遼金元三史

送長益還京口長益客燕二年海警後歸復來楚○二首

城南鼓角長江播吾■二年京口有五歲兒登城西南樓打鼓名長江播海島鯨鯢秋浦飛京口一時書到少杖頭五嶽客來歸老便丘壑難安桃興在雲山且拂衣不爲故人艱祿米浮家此地或同依君詩幾時兵火靖遂志得後家

白髮難教壯志降近來詩力鼎能扛百年日月過頭半萬里乾坤老眼雙結客漫辭燕市漸還家聊學鹿門龎艸堂尊酒相持日難別蘄江下鎮江

哭洪研瞿有守步寶臣二十六韻

哀至欲無言天高更莫論璧人埋糞土珠淚落潺湲蚤歲貪爲善生平義頗惇託孤成七尺君義育故人鄭氏子讓産厚諸昆客到皆投轄家貧屢廢餐交游變燕趙寄食許王孫下第辭京兆秋風落塞垣麴裘聊縱酒粉袋竟銷魂漢月臨邊苦羌歌入調繁相逢盡鞍馬快意且櫜鞬故里山田薄佗鄉友道尊同聲翕趯趯遭亂兕爰爰懸挨精神滿肝膽詩態濕洪一短視高情山水隋妙墨鳳鸞騫气類歸任昉風流指謝鯤又無消渴疾遽使百惡屯白馬虛邀式青蠅送弔翻無兒鄧伯道齊志陸平原髽結憐同閈麻衣少在門桐棺仙令賻黄岡尹徐亦史爲治喪訃告思童

弇八口疇仍邮孤魂若報恩不成于我燐豈忍拜君㬋
馬髭須酉誌蟲篓擬益繙茂陵書幾卷先塍祔何村陌
日言猶憶千秋志已免登牀君聽否吟罷轉聲吞

大軍出征山海

卷甲將軍夜渡河鳴鞘班馬滿滹沱黍田夾道趨風雨
組練横江下鸛鵝海外從來王氣少南荒眞患島蠻多
丁零舟覆洮城潰幾處窮山尚枕戈

立春日答何龍牧

水部文章奕世傳官梅東閣更嫣然一城彩勝春風下
幾日青尊玉樹前竹馬㘴歌迎太守雕盤綺食宴神仙
新詩定好何繇見酉取花枝媚楚天

又答何令遠

筆床茶竈晩霞堂蠟屐登臨興未央薄海風塵餘獄洞
天涯艸色夢池塘年年簫鼓迎春至處處園林著雨芳
冰署梅花破香雪幾囘朱袖拂何郎

白茅堂集卷十一終

白茅堂集卷十二詩目錄

登滕王閣柬陳徵君士業 弘緒
鐵樹宮
酬梅耦長 庚 臨江芙蓉屋見柬之作
就亭席上歌贈施尚白
咏龍鬚席戲柬高臨江
歌答徐伯調 緘
雨中飲陸司李署歸招提醉答高阮懷
銅鑼江父老行美張清江
中秋尚白招游慧力寺晚登雲根亭夜歸愚樓翫
月 三首
觀錢家伎
把酒勸梅真
河上庵訪宋子
玉笥山下逢舊於潛令陳元公
愚山貽佛手柑時藥地在署中戲簡
戲咏佛手柑惱愚山 四首
鶴徑爲愚山題
柑林 三首
集尚白愚樓席上贈陳士業先生
三五二八篇 有序
送阮懷歸宣城
再游柑林 有序〇四首

柬藥地
九日愚山邀同藥地登雲根亭余病阻乃更招之
藥地愚山過問疾次藥地韻
送藥地住青原
大人壽來卻崑山王大弟岳禎過蘄見訪愴然書
懷
聞陶季深遠訪不值
思雨湖
愚山爲予製障慢因寄林茂之
大雪走索愚山飲醉即成詩
贈新安畢君
聞方學士坦菴與其長公樓岡學士次公邵村侍
御與叅敎四兩孝廉關外赦歸
至夜飲龔天階客館
留別尚白
別陸司理 瀹
泊市汊懷愚山 二首
彭蠡夜雪
聽客說成都漢昭烈故廟
癸卯 康熙二年
積雪侍　大人入山時往鄖西餉急山田救畮愉
賦有加

[illegible]鵑

夜坐

愚山寄酒錢

聞劉千里學佛問之 八韻

詩佛幢華禪師

酬張長人見懷原韻兼憶劉千里 外附張詩

阮子其張長人弟子于張坐中識之

懷龔伯通

百舌

建陽舊錢令

戲寄程大聞中 三首

獨念

槩菁敬步大人韻

張記室還漢東

秋蟲

中秋侍大人小飲因憶施愚山 三首

槩水

紀異

九月水大至汪悔岸寓漢口以書來慰賦答

阻水

訢水 二首

大水 四首

甲辰 康熙三年

武林過西湖

七夕西湖舟中

喜晤朱晦 三首

方樸聞鄧村兄弟過訪悲喜交集即坐二章

示學仙者

沈友聖隨西巘北上登舟頃索贈走筆兼柬西巘故上龔公

姜滙思 同 招游孤山

寧賓叔塔紅葉

昭慶寺夜坐答王旻廬 二首

送滙思之蘇州

不孝東下奉先府君遺 云云

酬彭鰲

歸懸弓北頭陀像用懸弓韻

答姪誠久

贈盧學博 二首

白茅堂集卷十二詩目錄終

白茅堂集卷十二

壬寅 康熙元年

春蚕

夜雨起蠶絲朝陽歡鳥聲鬭巢作落呼餧銜還生丘
壑淹吾趣乾坤老用兵君聽村舂外親切子規鳴

夜大雨

霹靂起中夜空山靜轉驚泉光翻樹杪電影任龍聲楚
國春多瀑長江水易生氾舟前日役襄蜀更徵兵征鄖西也

夢醒

夢裏惜年少醒來淚暗流亂離驅我老江艸換春愁負
米兆葵藿酬沽與徹棗生平作計拙不爲覓千秋撫作與者

非

夜漁

子規亂啼山木疎西崦已没幾晴燐棒嶬暗問誰同伴
星影不知誰得魚全生官押較邏窟遠害且非豺虎居
自笑爲農閒袖手漁租歲歲當番番

述徐大令恤災因懷王子雲黃岡令徐蕭散金千四百兩

怪鵶銜火何處來千家茅屋飛烟埃哭聲羣奔江水怒
烈燄更上吳王臺燋頭不賞曲突客吳酒莫救成都災
黃岡大尹眞奇哉千金立散無疑猜清晨縣門集傖儈
厲儒後到爭喧豗歎年斗米錢三百太守施糜果良策
小杓大盌覆且呼郭外婷屍遝㯕藉兩公嘖嘖人稱賢

道州別賦春陵篇牧兒野火燒空山誰當往問焦孝先
君不見巴河王生六十九日辟口饑空打手肩姊燎衣
淚燃芾兩間茅屋幾不有公胡不下十千錢往救盌中
一衰叟

虎媒篇題贈張子

辰州司戶張尚書蕭條郡廨山林居尚書幼女十五餘
就中娣妹色最姝誰家君子羅敷夫藍田裴尉玉不如
摽梅欲賦愁踟躕裴郎百兩憾路迂尚書宴女張繡裯
荒園日暮噪老烏曾見花下黃貙踰一虎躍出衆走呼
可憐阿女千金軀裴郎錦纜已在途路傷有女啼嗚嗚
雙環罷婢爭相扶爪牙不傷花雪膚蘭膏列照黃金爐

今夕何夕六合符虎媒異事眞有無至今黔峽紛女巫
當時安史居東都翟衣紅袖遭泥塗乾元天子德政敷
三千怨女歸鄉閭佌倘兵革代不殊人事錯迕良緣徂
張郎感激胡爲乎燈前夜雨長欷歔新翻樂府調吳歈
綵筆欲與雲霞紆東家倭傀歌將雛衛娘鬒髮秋已疎
嗚呼張郎亦丈夫高才蹭蹬無權娛吾聞王母虎齒金
天隅有三青鳥爲之奴爲君錦字通麻姑代問下色何
足汙

題曹石霞扇面春雨何因寄石霞 二首

憂汝新詞到處誇風流應屬住山家勸將春去許多雨
流出溪東盡是花

蕪多國扇十四字想汝山房盤礴時縱然詩律師承少
亦是填詞絶妙詞

筍蕈餉客 二首

筍蕈貧家春最優長鑱試斸可能留數堆廢瓦穿苔出
幾尺西園帶雨抽荒隴茅生啼撥穀接江艸長亂來牟
屯烟宿霧青蒼質御遣吾廬牆一丘
萬楯修影拔崖阿箇箇龍孫紺薜蘿好鳥不飛烟色外
饞麋時避王人過林深水塢城東少菜爛宿菇雨後多
聞道南鄉能結寶露脣沭七更如何

送程五弟朗公花燭後偕婦歸寧襄陽

似續孝之大繇來昏禮發王親可不敬迨吉亦何嫌卜

鳳叶菁兆鳴雞開鏡匳段脩明婦順肇悦表情廉總角
志弧矢靴經潛里門歸寧且襄漢道路幾郵籤椅秦流
聲喝高堂遠夢添紗牕翔翡翠水影變雙鰈年少須勤
學他鄉勿久淹春風候歸櫂重碧爲卿拈

程燕又蜀中書來兼寄貝藥

暑氣不侵竹清風來敝廬故人五千里心事數行書藥
裹關予病炎蒸正憶渠夔州血戰後棧道埽除初閉水
腸堪斷巴山錦不如錢衣疑未解井絡祕帶居景物高
堂峯雲鬟倚幌處思君憐驥子應貢一愁予 君幼子甘杜義也

又寄燕又

白帝江陵一日黃牛峽口三朝蜀道何難何易長安非
近非遥乎古君過魚腹愁心我寄龍標欲問巴童樂製
聞擢懶女花嬌吳地蚤從夔濮將軍獨數嫖姚遂姿奮
歌雪外桑郎莫長宵

果下馬

雨少沙河湯曲折浅回川飲馬吻至地石子流濺濺石
子傷馬蹄馬嘶客心悲前身未作馬馬語焉能知流血
從大軍六月渡南垂關嶺七百丈白骨森撐枝將軍敗
績竹編甸失龍旗鐃吹夾我行以我降王帰萬里任共
儲丁寧逐鼓鼙瘦老放軍營得充民馬爲幸免馳驅辱
敢辭渴與饑寧當嚴銼死不忍同羈縻 宋有羈縻馬產西南蠻

仁義柳 有序

嗚呼緜難曰義繼絶爲仁雖在艸木有若然者小堤
垂柳地本外岡有他折枝偶取接附寄體託氣枝遂
茂生命之曰仁義柳壬寅六月二十九日感激作此
詩

方塘大逾畝種柳三五株柳肥易長大瘦痕如垂胡憫
彼折斷枝寄縛於撒府脂脊借浸潤連體同榮萎感我
艸茅淚滔滔熟襟裾桃李義代僵蔦蘿亦相扶兎絲固
無根託命於他軀艸木有篤分於人義何殊田文犯虎
狼保此窮迫徒魏齊一巳死虞卿乃著書寄國作天子
古來良獨無一語爽炎興哀哉燕大夫

送別西甲移任賀州

蒼嶠隔天末相思隨去轎感知元自識（去聲）臨別復何言

風氣三湘接詩書百粵敦同爲名教地到處孔顏尊人說烏蠻洞高過白帝門似公清瞻足不用羽林屯冰雪開茅瘴烟雲捲晝昏故鄉兒女月官況鬱金尊萬里逼聲氣千秋費討論野夫作計別貧賤即桃源

秋雨遲客

木落見村墅君來墊角巾艸亭烟樹路雨蓋板橋人楚客悲芳艸秋風老白蘋何山君可買只合酒家鄰

潯陽訪廉司理不遇

地險東南控上流漢臯曾作射蛟游城頭雲岳蓮花頂樹裏人家楊葉洲司寇才名聊佐郡參軍風概且登樓

軒車肯逐行春出忍負王猷雪夜舟

酬德化汪明府　三首

陶謝風流盡得君殊未央升堂見廬嶽出郭是柴桑署冷行雲濕郵秋晩稻香最憐兵火後雞犬舊潯陽

昔年當此地兵賊太縱橫一自神明宰三秋奏最成人家臨水市津吏鼓橈迎爲問清江路郵籤更幾程

地險東南要時艱撫字須城池控吳楚魚稻滿江湖征棹欣相見新詩得更無宮亭秋浪惡欲借使君車

宮亭湖望大孤

孤山何巉峭有若百夫傑離群見真性特立挺天骨其西匡廬峯五老似相謁有如四顥賢不敵應雕瞥廟貌

夫何爲流俗安足計蕙帳冷椒漿蛾眉閉新月陽侯匯江湖茲山更奇絕泓泓元氣中墮此石一笏（應曜四顥同時漢祖屢徵不至）

左里夜月聞笛有懷

廿載交游劇轉蓬山陽老淚灑西風一聲長笛圭峯月誰使他年泣范公

褒忠廟

漢臣夜合戰旗劍當轅門戰鼓聲欲死門旗風不翻寇道扼三輔翠華存六軍當時一殉節萬古留忠魂

登滕王閣東陳徵君士業　弘緒

滕王閣下讀書樓樓上高人日夕愁書棟幾經兵火燼

翠華空逐綵雲流（元壬寅歲大明高帝過龍興寓于閣中）地吞章貢江聲大山擁匡廬雨氣秋黃鶴岳陽諸匠作傷心無復舊南州（崇禎末閣與黃鶴岳陽皆燬年來二樓俱復舊觀閣雖重建甚小）

鐵樹宮

永嘉史筆竟遺編軼事洪都列志傳地穩蛟峯今幾劫水腥龍井已千年波翻伊闕愁方橫網脫鯨鯢力未拏安得潭州封一劍坐令抒墊返桑田（時中州被雨江楚大雨）

酬柳耜長（庚）臨江芙蓉屋見柬之作

避地江東梅子福千年更向瞿硎谷采山自製薜荔衣趣詩偶到芙蓉屋琴高秋水乘長風麻姑閣上天相通上元夫人曾[illegible]芙蓉然[illegible]倚[illegible]雲中逢白龍黃鵠何縹緲

綠醑未顔合傾倒古人已逝今人悲檄亭何如就亭好花間擊斷珊瑚枝歎壺口缺緣我爲君才十丕世所畏讀書牛豹吾何奇江城昨夜風雨大雷暴階溜幾侵坐對飲三騶醉不辭長篇孤調愁難和秋浦鳳凰何苦饑宛陵竹實正離離會神萬里非難至起喚青鸞作倒騎

就亭席上歌贈施尚白

建城官署章山東使君一亭當其中修筠老樹滴蒼翠長川谿逶來長風問亭就理何縣始百年沙阜荒城裏短垣屋角金字形苦竹春深玉虬死昨冬雪盡江之麋使君懷古兼探奇闢皂丹壇如獻出袁江淦水來委蛇變君雅懷抱聯牖古人句提攜頗在綱疏檠皆有趣鸞

刀椁耳無停操西園飛蓋皆才豪開尊揖我坐秋杪柯亭彷彿吟風飈是時月黑河漢橫蕭灑如月明江城暗拂艦花照沙白倒吹櫧葉作江聲君今已擅文章伯更向江城標勝格待君功就就丹砂還就就亭覓黃石

咏龍鬚席戲柬高臨江 培

八尺龍鬚席宜施白玉床細承金釧色宛轉越羅光珠汗不沾濕蘭膏時惹芳卷衣要弄玉持履付無方拂拭衣纓輕氤氳蔽郗香橫陳紅燭下何處白雲鄉花影蕭蕭動波紋淰淰涼肯容徵事客手挈上車箱

歌答徐伯調 紘

山陰才了天麒麟文長伯調先後名後來文筆悍且精青燐鬼哭鬧秋墳有堂自署曰歲星或是曼倩來五城切雲冠佩聳長劍明月寶璐彩奇纓詩篇垂拱今再見綺縠輕轔復蔥蒨八月山窗讀汝詩蘭亭慈帖花開徧樂府曼聲最可憐翠鬋金鳳骨爲蘭斷魂文正西州路淚盡才人廝養篇君有倪文正閣亭歌邯鄲才人歌浩歌贈我意幽咽聲恐初從亂離說黃金誰買咸陽春白雪空殘郢中闋繇華流水蕊琪悲舉目蒼涼異昔時地坼駒飛迷紫塞天交牛箱膾黃旗愁邊長笛山陽怨夢裏胡琴吳復詩眼前幻化良不有婦人醇酒夫何爲舊山風月都如舊芝艸煌煌欲三秀富貴神仙豈異人蹉跎兩失君何謬淚許皐夔杜少陵隴西李白詫天生文章身後還餘事

莫薄今人愛古人

雨中飲陸司理署歸招提醉答高阮懷 詠

璞玉莫頻泣大文不可舒須知造物有深意標榜卞和山隱居宛溪近方流洞庭亦川潤變寶地豈然輕售天固各遲來文字推宣城高梅二子施先生星也蔣居晚最眞高生長篇殊有神義士千里不唾井可憐女子能照影往事勞君反覆翻行歌宛轉悲難盡蘇州胥門十丈波還家皂帽垂青鬓水仙運舫尋簫鼓山鬼三閭帶薜蘿揭來楚澤迷阡陌乍向江城遺簫瑟香炬簾櫳垂受秋琉璃燈火偏親客竹屋松聲漢水滑醉牽羅袖解新衣觴觴欵段走風雨屋漏縈笙淚夜啼夢回疑有約

天葵眼底驪珠墮懷袖薔薇濯就一篇詩蓮花滴盡三
更漏海內如君復幾人少陵偏與達夫親妍媸具眼終
須辨皮相如今豈足嗔

銅鑼江父老行美張清江㬎

銅鑼江水清爲名清江父老牽兒行語多說尹終在口
道此生聚繇神明豫章前年賊火暗玉師六月江南征
吹簫忽報令公至騎竹初見兒童迎狠烟眯眼且暫息
牛刀試手新出硎甲第君家近華轂史冊歷世緜簪纓
京兆摘奸君不數都亭埋輪君最能逍遙河上健者誰
中丞樓船前遇之轅門堅臥段秀實雍子膽氣無老態
小臣露章叫閶闔夔龍滿朝聖人納讜言健兒勝腐儒

始信興朝寡噂嚃只今花鹽洲上沙射雁不敢來人家
老翁長箠逐牧馬婦女銀釵收臯麻司農使者車轔轔
有微殿而兼料民晉陽保障得尹鐸河內循良推寇恂
君侯治理今益寡六年不調胡爲者繡衣按部答清問
冠蓋何勞滿郊野問誰使君身姓張鬑鬑有須晳且長
荃紉蕙佩夫容裳荀侯坐處三日香射策金馬登玉堂
揚鑣飛鞚人稱郎寄言父老且休詫詔書蚤晚天門下
只恐攀轅不得留老翁仍向朝廷借

中秋尚白招游慧力寺晚登雲根亭夜歸愚樓翫
月三首

慧力定千劫巍然此梵宮新橋開伏馬怪石臥蟠虯事見

臨江志 滙埽諸天喜栽培曲逕通分題來謝客登眺得辛
公沙淚晴搖日松濤晚聽風山頭有亭子知在翠微中
才思眞開闢山亭砠蕺孤不知他嶺峻還似此山無烟
火環城郭陂陀入畫圖賞心非一事絕倒數狂呼落日
催歸舫淸暉引半途柳州好巖谷何意只名愚
年年當此夕月路直銀河寒色下空滿花光隔箔多上
樓蟾魄近捲幔雁行過薇樹明燈火誰家擫綺羅市簫
風欻壯譙鼓夜如何狂態因君發銀鞍醉蹋歌

觀錢家伎

今年秋色太無賴苦熱更在章江西雲山窈窕雁遲到
橘柚青葱鶯亂啼四海風塵勞羽扇三更歌舞濕羅衣

坐中有客傳鄉信報道郎西未解圍

把酒勸梅眞

丈夫一按劍皴匣起龍吟且酌新豐酒休操越鳥音風
雲千古事霜雪歲寒心君念深閨婦長宵泣舊簪

河上巷訪宋子

江上樓船昔重過不投懷刺待如何片帆白浪隨鴻鶩
老屋春燈隱薜蘿風雨關河同調少弟兄尊酒客愁多
沙邊翠竹猶堪賞閑引山僧一放歌

玉笥山下逢舊於潛令陳元公

西湖大雪一夜氷客舫漁艇膠不行捨船上岸住精舍
鼓啞鍾喑動一旬城中達官饒絲竹我大甕抱酒傍梨果

何廬汪襲但飲之爛醉看經無不可蕭九盧頭冰蠶絃
我欲往聽無一錢忽憶故人山城宰尺書米寄三十千
憶此十二年前事雲飛雨散都不記使君白髮唱黃雞
阿九般衫脫紅淚虎頭鑿襲豹革帬玉笥酉畔一逢君
槧縣不知仙令尹霸陵豈識舊將軍蹉跎但盡杯中綠
促刺人間可哀曲虛譚石髓王長休妄冀封芝蘇玉局
騎龍弄鳳非所知挂冠神武更何之清江酒薄且須醉
御憶西湖大雪時

恩山貽佛手柑時欒地在署中戲簡

擘雨雙袖乍氤氳押式重封五朵雲密印結從金粟掌
天香傳自北辰君道經北斗陀羅星使者手執曼陀羅花拈花莫更來迦

葉彈指須教婦見聞法相隨形真妙好力叉示現太般
勒力叉梵語樹也中藏世界菴羅果外續蓮華卍字文呂按說字卍佛熙吉祥相也或作卍梵經中上下漢本一十七字同于爲萬而此卍字大周天后所製鑄于天樞謂吉祥萬德四方會集也今圖塑佛胸卍字是舊謂之吉萬字所皆作方或曰卍篆王名昔非也又佛髮右旋其相曰尊王元美宛委餘編作樂又按僧乘皆此方字務同回國字梵書無此體詩中引卍象蓮花手指依經所說梵文二十八相不可一端云
摩頂願捐思慮雜多生宿業語言紛同心
臭味真難比萬里珍奇亦見分寄語樂王高坐客肯施
無畏御魔軍施請如字

戲咏佛手柑憫恩山時欒地說法署中四首

淡黃衫子鬱金裁鉤弋奇香手中開枕底采莪明扇汝
強將金色諦如來

圓滿纖長恐未真般若經如來手足諸指圓滿纖長也應銅掌號仙人
君王正向樓頭渴雨露何繇在一身
緗囊侍女夜焚香照骨金彊玉筍長奪卻燕支渾不用
六宮纖指染鴉黃
鵞黃發色映新醅勺向蓮花白玉杯宋王永年妻以兩手酌酒左右飲客目曰玉蓮花盞近有效之爲豪舉者不比使君孤冷甚逃禪日日向蓮臺

鶴徑爲恩山題

遐徑春晴芳艸繁池晚畜纖鱗牕前梅發疑汝月下松
陰有人高春修影徐步細雨蒼苔絕塵肯許題詩攜去
孤山相伴閒身

柑林

鑑湖五月采蓮秋虎林柔桑春陌頭不及橙黃與橘綠
的應風景讓南州
滇姬齒齲馬金囊荔子眉顰十八娘爭似清江柑橘熟
銀鉤金剪出新粧
清江兩岸是柑林儂家高樓淺復淺嚴霜熟實不落葉
綠徧朱簾何處尋

集尚白恩樓席上贈陳士業先生

百尺須扶掖元龍上上頭江山同作客天地此登樓老
去知音急情緣把臂閒中原重回首霜露冷滄洲
日力盡飛鳥鄉心連斷霞暮江遙向楚霜菓遠如花官
酒開銀甕新聲出綺紗艸夕仍寂寞不是李長家

鈌月吐錢夜正當閶闔東分明花灩水照見凌霄花灩洲在晴江凌霄營名在閶闔送客謠長笛上車支短笳延年樂千歲回詩主人翁

三五二八篇 有序

梅耦長東歸應試伯調徐子別以詩云獨立傾城陰麗華莫教文叔先期娶送君明月正當頭月明還照思君處因作三五二八篇送之

明月三五何所似盛年繁華嬋娟子美人二八方自妍譬如明月初上弦光輝三五真瀲灩年華二八尤堪羨鳥啄櫻桃剌繡閒花開荳蔻凭欄見梅妃獨立本修姱徐娘未老何嗟呀生憎好事劉文叔妒殺南陽陰麗華

長安第宅多驕貴百兩千金徇意氣不惜靈芸火照臺嬣辭琬琰鐫爲字吐心吐意在當年相親相近淦江邊紅綃玉面誰當拂東燕西鶴絕可憐君今別我陵陽去楓香樹葉消魂路阿嫂牽衣語小姑佳期二八卿休誤

送阮懷歸宜城

梅郎昨夜扁舟去宛水迢迢引烟樹蓮幕高生旦夕陪綵毫試作銷魂句平頭奴子尺一書蘇蕙回文錦不如高生起舞臨前除彈鋏不復歌車魚妻孥朋友皆分定貧者一遊毋乃病淚痕雙照月明時驪駒唱徹誰當聽一代風流施使君登樓一曲崩高雲千秋此夕腸堪斷施與予華宴作詞六十秋郡在今夕自稱斷腸語岐路同堂袂忍分斷腸分袂談何易比翼雙飛寧不貴擬挾青娥歸洞天蛾眉那作千春翠道傍荷葉尚田田水底游魚信番傳細君正待東方朔贈婦還憐顧彥先

再游柑林 有序

愚山招同諸子游清江之柑林月丸露垂霧慘星燦彌望十里連雲萬株既撤幕以班荊爰飛觴而分韻俾後知柑林雅游自吾黨始

張蓋呼風亦不難亂流雙槳渡蕭灘使君不向龍陽種只與山家特借看

平沙落日影闌干滿林迸墜黃金丸得似服常三首客遞眠遞起伺琅玕山海經服常樹其上有三頭人伺琅玕子列子有人三頭遞臥遞起以伺琅玕與玕琪子

山頭月出照星星蔽葉虧枝太炳熒若使隋家天子見不教清夜放流螢

牡丹金帶未爲奇夾道爐烟使者歸說與風流千載後清江此地是耶非

東藥地

藥牊勿復道壯懷成死灰現身本南土說法是西來公自宜長往人言具辨才脫離須定力善住且塵埃杖笠慈雲老山河慧日開歸依佛世界初地更何猜禪師曰一字道不著如是如是

九日愚山邀同藥地登雲根亭余病沮乃更招之

古寺孤亭相傷閒呼尊更上讀書臺（宋處士歐陽董）新天綠翀
扁舟遠落日青山小隊同與劇還調支遁馬疎狂背憐
李膺栖遲衆病客支頤久但可聯鑣破夜來

藥地愚山過問疾次藥地韻

金門巖築本星精河嶽英靈豈易生萬古菁華從布濩
百年天地共持衡烟霜坐閱中原色出處徒傷異代情
病酒逃禪俱不惡雨花風葉石牀平（雨如字）

送藥地任青原

瓢笠歲為客卽今何所之青原如可任黃髮以為期劫
火開佛日傳燈作導師請纓盌流血匡說解人頤（杜詩師問天地日流血對句予日朝廷誰請纓師日請纓盌流血矣）

大人書來知崑山王大弟岳禎過斯見訪愴然書

懷

相見必痛哭共如子遠行可憐孤孽子曾託老門生氣
節千秋重（岳禎先君殉節予憨國殤賦所錄作）江湖一命輕西州有清淚
久自溼冠纓

聞陶季深遠訪不值

來去如相避須知家食稀與君豈兒女亦復怨分飛歲
月消行路風塵悟息機讀書苦不足蚤作故山歸

思雨湖

出門便覺家山好回首闌林幾度看浩蕩穹亭一日過
黎陵閣見兩仰難黃鸝帶雨猶調舌紫蟹經秋未入柑

縮項四鰓誰較美歸心何必只張翰

愚山為予製醉慢用寄林茂之

昔不見晉陶潛伸足度應王弘前昨不見林古度八十
躶臥當星露一个一古昔賢豪世人那得知其故燒御
頭上巾可使婦無袴幕天席地縱所如諸君請向穉
任又不見施使君前年絳紗列弟子今年油碧稱將軍
家無長物且快意三千寄食何紛紜平生江海廿年客
因樹牽船無定宅半壁時燃黎火青一床已見縱稜白
不顧石家步幛五十里亦不顧杜陵廣廈千萬間窮情
忘想兩不到且放七尺山中眠漢家宮闕雲中起宛轉
連環參百子（唐百子帳製始漢見白樂天詩注）節旄義士海西頭小婦

穹廬嬌欲死使君讀書破萬卷能使妍媸眼中見米桶
妻兒豈不佳馬韉坐客何嘗厭林生六月長苦蚊幾作
荷花蕭露筋（露筋廟碑無姓名徐渭云姓蕭名荷花未知所據）使君與繪且題
咏彷彿羊欣白練裙錦鯨鱗席無不可四角流蘇持向
我明年一枕北牕風今歲三冬地爐火

大雪走索愚山飲醉卽成詩

北風半夜起吹響庭樹柯開門始知雪一夜白幾幾
丈冬青林上有百舌寒不將競發口（百舌尚鳴）此日藏深難
忽憶施使君簿書廢吟哦長剌叫鈴閣馬頭搖玉珂便
成斗酒會再續登樓歌日午正南望向北陰愛多舉觴
一大笑喬獲君來過浮生衆知已不醉君如何

附新安畢君

三十二芙蓉爲天之所都畢子得奇气欲與山靈供年少弄柔翰僻易千萬夫白衣見使相長揖高陽徒當時帶叅軍出入彤戈扶身爲玉帳客手握銀菟符徙陽一昔整九坂回高車倉皇遘鼎革伏莽恣吞屠故鄉有蠢賊衣冠成虎貔既諮子春策試發聊城書褐衣著短後叔孫本名儒雙幡忽傳教物色還須史迢迢信安嶺遠在天南開翔翔比半剌簿路多危途拂衣避萋斐稚老前號呼黃萬檳榔盤紫貝薏苡珠持用餞使君使君非所需歸來邗江上鍊藥白玉壺十五廣陵女顏色誰最姝妖吐揚繡袨紅燭射淸矑朝餐帝臺露暮受天姥圖

壯心本難耗放浪仍江湖願君寶此藥浩蕩游八區延年壽千載歲歲同君娛

聞方學士坦菴與其長公樓岡學士次公邵村侍御輿恭敦四兩孝廉關外赦歸

元歲敷恩命春風度玉門一家霑聖澤萬死入中原著述能無慙池臺且自存銀青君莫望只合老丘園

至夜飲龔天階客館

龔子通金閨十年玉堂彥身作江海人名猶朝廷羨爵倆杯酒真通倪府宇見一昨銀魚使何曾金張援風塵鴻蓋雜于獨與我善萬里同比鄰肝膈常對面天涯醉長至華年恰然 寵愧我犬馬齡呼兄鳳雛忝經營壯夫

志若鞭終當先細看驥褭姿豈忍棧豆戀

留別愚山

生平使筆如使兵九霄萬里無留行愚山論詩如論兵五花八陣藏縱橫就中嚴邑徐山陰長箭怒擬劉與殷戎時鬆柤遶塔走膽大直與豐隆爭白雲萬省舊有作蒸甍五子誇西京暗中摸索已可得一昨邂逅心雙傾烏衫瘦馬並發轅愚樓百尺高出城柑林游賞特奇絕鳥端火出四坐驚陳君酒令喜徵事（上菜）商署分辦橘與橙珊瑚七尺輒償我珍簹五色須還卿壺漿跪拜出野醜明月正上縣金鉦他年此地即故事今夕何夕欣逢迎呼兒盡倒古錦囊還家自撥黃竹籠敬禮終持子

建論鄴下不直季緒評文章知己豈易得意氣直欲山河盟徐生搦執色倜倘祇恐門外驪駒鳴南天冬月豫章綠白舌黃鸝腸斷聲

別陸司理（浙）席上作

朝發琵琶亭莫抵滕王閣（余以七月十日朝發潯陽暮抵章門）神飆馭子安千秋事如昨福地傳皂山仙官集黃鶴此間饒佳人吏隱在城郭士龍東吳彥庭宇頗寂寞爽氣拄笏留高吟行雲遏神交必至性語接不方鑿短燭待疎鍾披帙忽驩謔珍苞桂海至方欖碧錯落體物遂有詞喻韻淬新鍔詩成輒自寫與劇肯算爵愛君煙霞心不受纓組縛寒波吹宮亭歸帆指廬嶽仍搭江妃風枈荼知己酌

泊市汊懷愚山二首

四十狂未滅始知學道難蓮花在實匣容易借人看夫
子目卓識高山無獨彈相思有妙聖汪日倚江灘
蘆方斜抱郭愚樓高出城別時猶在眼去後總含情樹
暗近知雨沙明疑遠晴石尤風乍息五兩亦何輕

彭蠡夜坐

推篷候曉駭水生洲洲渚渚波浪明磯頭沙岸忽不見
水奇山獸盡無聲披衣出看驚叫絕乃是匡廬夜來雪
卄載江湖何事無老蛟九約雖幽都

聽客說成都漢昭烈故廟

永安崩後荊門失猶得宗祊四十年漢室君臣荒徼在

錦官祠廟歷朝傳斷橋燒棧迷金馬古木蒼藤泣杜鵑
一自江油降將後成都破竹到南滇

癸卯 康熙二年

積雪侍大人入山時征賦西餉急山田數畮輸賦
有加

懊興扶渡蛟鼉窟落日行穿虎豹羣林外烏鶯松墮雪
淵邊人過水翻雲獨書遠急荊州餉宿衛新班殿下軍
正喜立庭筋力健乘春山隴助新耘

蜀鵑

是月潛在水蜀鵑啼更哀都將亡國恨啼向楚江來林
樹綠如洗山花紅更開寄巢猶未得鷹隼莫相猜

夜坐

十觴不成醉兀坐意難忘花下春真短燈前夜亦長半
生顛頓恨都為亂離忙江外傳呼急征夫又啟行

愚山寄酒錢

春來準擬盛邀賓五斗真如不解醒屋漏每煩王錄事
家貧嫩報漢平津遠分祿米時賢少近枉詩篇語態新
洗腆正宜春甕熟花前稱子正頭巾

聞劉千里學佛問之

自緣業因大秖緣慮多文章緣底事思慮欲如何色
陰成情性陰讀如蔭根塵認佛魔微心窮七處從耳入三摩
聞子能回向歸依誓靡他慧空無我物身世只蹉跎初
地誠難悟通儒未免訶就君求一義祇夜或迦佗

詩佛幢禪師

四齡予較長師悟獨超先欲示真如定趺跏更幾年宗
無南北別燈有古今傳不見前賢意峯頭種白蓮

酬張長人見懷原韻兼憶劉千里

離索誠何恨相要實大年倦勤疑別後懷抱展當前瑜
亮疇堪並張劉近日賢著書長邑邑束帛肯戔戔物理
潛斯悟機先晦獨全老聃知貴寡莊叟報言天身世浮
名外茅茨俗慮捐頓纓崖穴走揹糾水雲翻江令頭誰
黑揚雄草自玄庭階存寂寞詞翰枉周旋杞菊鄰堪贈
芙蓉集更妍軒門心繼絕禍福態便娟夜雨前投轄春

山非倒鞭平章詩總好陶鑄道惟甄左佩何嘗福南金
未比堅錦囊姑釣飢素劄與叅連潘岳歎縈手洪厓笑
拍肩交期恣潦倒逸興滿中邊大澤龍蛇滙滚山虎豹
跧高明慎終始肯信外人傳

附張詩

寄懷顧赤方　張仁熙

顧子蜚名久馳驅不記年艸堂南渡後妙筆北戀前
風力看前哲源流敘後賢精靈心耿耿嘯峴恨戔戔
倍覺才難盡偏能與獨全閉門懸日月展卷出江天
家世青雲重文章宿霧稍書成添卓犖吟就許聯翩
何日籌投契多年信艸玄風期晴上下逸興爾便旋
鈞雨秋雲厚寒城碧樹妍濁醪無艸聿三徑最嬋娟
敢厭陳遵轄難先祖逖鞭淡懷眞漠滓古道荷陶甄
百里愁偏劇千秋氣自堅巴箋饒杜甫水調識成連
羽翼通勞積驊騮共仔肩遺懷應雪悼酬詠到壚邊
宇宙全飛動門庭肯伏跧此中滚意苦能得幾人傳

阮子其張長人弟子于張坐中識之

吾道定源委至文兼質華先生得張禹弟子有侯芭一
辨疑皆晰三餘用必賒披衣達風雨接宇即烟霞綠樹
交啼扇春山漸放茶相思不可遏欲駕呂安車

懷龔伯通

客眺朝夕望江湄每對汀洲憶別離桐雨樓中深夜語
石頭城畔暮秋詩狂歌烏几雙聲拍豔曲金釵兩臂垂
攜手河梁如昨日（丁酉冬石頭城送行以攜手上河梁爲韻）燕雲吳水夢追
隨

百舌

百舌初來意將春欲遍誇帶聲飛別樹傳語過鄰家拂
艸吹汀燕衛林亂棲鴉寧同子規鳥啼恨滿天涯

建陽舊錢令

潭陽錢令長今代范萊蕪談笑無名士開懷向老夫辭
家還買妾辭組更收書蕭瑟誰能識旁人歎苑枯

戲寄程大閣中　二首

秋雨發春艸魚書猶未還眼看樓下水來自閣中山錦
帳鸞靴隱（新納姬）空閨繡榻閒封侯君有骨何計駐紅顏
閣中山本天下偷少年白馬黃金羈端坐胡床裁半袖
衣衣念寄征衣

獨念　三首

念爾遠征戍況當挑戰初關山難度隘秋水易成渠履
險戒深入懸軍鬪搗虛諸君莫輕敵屯聚廿年餘
地險是羅麇蜂屯向雁坪憲宗昔神武哀痛撫流氓代
有寒心事碑傳墮淚名（項忠事）普天遺恨在未忍議休兵
（鄖山昔李張二賊遺孽）
帶甲幾千士羸糧十萬夫叅天作箐路匝地虎狼徒莫
汙仙源水休翻魚腹圖尚多遺父老原傑有良謨（見明史）

麇箐破步大人韻

昔人避兵處今日轉稱兵潯水原仙峽平涼舊石城尤
聞麇箐險久負綠林名煮井鹽粗給畬田火自耕居民
鄰虎豹獷性比猱猩前代恩仍沛流官政漸成亂離愁
老弱戰鬪怯書生不復思金印惟希餌玉英洪流兵洶
洶濺血兇縱橫正直憐桃竹扶持陸地行

張記室還漢東
幾年幕府結牢何地僻時時肯重過秋水如天雙放槳
荒園無跡獨鳴珂斷雲含雨人今別釃酒臨江水正波
澒瀧入春東下疾蚤函書札報山阿
秋蟲
積葉覆苔久秋蟲因雨生似憐搖落苦妹費短長鳴屐
畝官司急徵夫閙左驚年登轉斜軋容易閉柴荊
中秋侍大人小飲因憶施愚山 三首
愚樓去歲登永夜月華明知衕遥相憶千秋共此情升
沈看物態老大畏浮名獨步江湖影栖遲百感生
積雨忽開霽清光叢桂東提攜與兒子歌笑樹義翁戰

火郎西逼徵徭閒左空可憐今夜月亦照萬山中
世亂誠多故吾生欲二毛年年看戰鬭往往避旌旄節
物逢人意皇天丐汝曹更須籬菊放奉酒獻霜螯
暴水 四首
秋水關兵氣江湖忽併吞終年看戎馬無力靖乾坤 征鄖西正急
山鬼黃陵廟酸風白帝門幾時稍生息今日更招
魂
樓船上沮漢木葉下江波非見征人別相看淚雨沱萬
山旌旆轉數點雁行過烏道繩緣裏居民盡荷戈
如馬瞿塘峽淵騰竟若何夔州新消息間道頗透佗城
小游魚鱉泥滾沒駱駝紛紛到流亢烟火聚山阿

百川皆自溢陰盛職何繇未必蠶羌滅真添雨雪流蛇
龍須更放爛華莫浚愁好報山家道隄防蚤及秋
紀異
九月一日雪皚皚海棠梅柟相並開已驅軍聲動山谷
漸多剽客沿山隈楚南流民食雁粪遂西健卒勝龍媒
誰家高樓對芳樹日暮羯鼓聲頻催
九月水大至汪悔岸寓漢口以書來慰賦答
孤城如島嶼閬閣入江湖漢口平安未伊人宛在無三
湘悲帝子九首出天吳鴻鵠方高去蛇龍莫更驅朝宗
休洸溢赤縣已焦枯避地將焉往空山亦可虞三旬隔
樵採並日飯雕胡重見泥塗辱知應念野夫

阻水
吾廬介郊原草木頗蓬勃居恆不入市趺坐動盈月三
春漏茅屋苔蘚陰叢樾門前結青蘿牀下茁紫蕨出無
禦雨具雙足實鮮發炎歊尤浚藏既濯不强襪秋江倏
騰沸遂此胥溺厄自顧喜高磢環衢已汩沒居民但梟
栖入城必舟筏裹創皆里胥來往渡不歇雷驚妖鳥出
雨洗鳴蛇窟蒼蠅多于沙道有委棄骨窮年事經史天
意莫能核轉戰當凶災盜賊恐倉卒雞鳴圓月上 昌日荒雞
也空腸尤峽兀高咏饑藥詩茲理不可忽
訴水 二首○諸郡大發征卒催科甚急
車騎滿四野魚星處中河吞蝦從巨鰍上岸若謳歌浩

滑江漢流濫觴岷與嶓消長東西風常年無大過淵天
作霪雨洶洶衝荆羅水旱半載內怪變何其多此地復
用兵驟頻羣橐駝三秋遍萬里平地吹洪波魚頭長吏
坐敲梟堂上訶上官勿見怒天道夫如何
閉戶已三月里正門外呼荒田數十畝轉運亦有夫力
完二稅畢舊穀已空虛牽牛昏正中臥犍半未枯鄰里
壯丁去協作誰與俱黃雀滿野田鼫鼠成羣趨前丁既
點行後者仍疾驅鰥寡再無人惟有死與逋念此軍國
事賤子敢踟躕減口給里正慎勿勞吏胥側聞官司懼
昨夜下兵符將軍五萬卒失利鄖陽嶼鐵馬京師來旦
恭辦所需斯楷及芻豆不得緩斯須有種春不入稻穀

生路隔蓼水忽汎濫原野同江湖萩棉秋之半渰漬隨
沙淤饘粥且不給何以成衣襦荆襄實上流彭蠡斯下
瀦濱江數縣地萬里先爲魚圩堤一夕破老幼攀枋榆
鵁鶄啄人衣曳挂惡木株古塚無前和新墳無故墟他
鄉且去去不卜還來居水本是陰氣哀怨今何如已輸
今年賦　詔免何年租神宗昔御統水患亦可虞（萬曆三十六年四十一年皆大水）當時承平久中夏無兵車細民豈憂國所
禍在切膚安能訴上帝火急訴天吳

大水　四首

大魚行道上三版淩孤城不意秋來水爲害竟爾橫（橫戶孟切楚音戶肯切）軍中啼寡婦江聲汰流哌安得驅河伯入關

滑洗兵

懷襄勢未已甃溺日紛紛御轉巴江右仍游鄖上軍鼓
鼙秋戰急歌哭夜殘閩丘谿猶無恙薔薇抑鹿羣
甫詔前多故陽侯亦放驕六年今有此三戶轉蕭條淒
擬移坤軸高歡動斗杓賦詩非暇豫抱膝且長謠
永夕愁無寐愁來酒罷醺秋淒骨盡痛山靜夜多聞洪
水仍徵賦當陽更點軍鄰家有征婦寂寂泣羅裙

甲辰　康熙三年

武林過西湖

我翁昔未衰一醉裏湖裏植板踏歌行松風爲之起今
我來西湖歷年數一紀西湖水依舊淚滴西湖水

七夕西湖舟中

風起紅蕖岸香回青雀舟雷聲秋近樹雨色晚歸樓令
節添襟淚餘生逐浪鷗臨安舊風俗瓜果作新秋

喜晤宋畸　三首

天地繇來遠北極東南都會數錢唐千年廟貌思秋馬
百越雄風壓海洋孤島旌旗酣戰鬭窮簷兒女說興亡
把君詩冊吟堪老門外雲濤接混茫（詩冊畸集名）
與汝睽違十五年欣逢逆旅倍悽然千載倘遇中山酒
二頃終無洛下田滿目[illegible]山空[illegible]近人楊柳白風烟
再生絕肉還高格不爲[illegible][illegible]乞社禪
半榻幾時擁[illegible]門[illegible]消魂橫江一[illegible]楚天鶴

鷙峽三聲蜀徼猿海內有情如爾輩途窮何處哭人恩
汀蘭沙鳥追歡罷肯信從來吾道尊

方楼岡邵村兄弟過訪悲喜交集即坐二章（方自閩外赦歸）

相對如夢寐乃在白蘋時憶昔君見過鬖鬖頗有須君
今萬里歸黑鬢間生白絲生還當歡娛慘慽復何爲再拜
雙淚落生還本無期亦知生還樂淚爲生還滋

骨肉如雁行三年逐南北君來雁適至矯矯雲中翼豈
無一尊酒對此久相憶吏僕難盡言倉卒轉如失盛滿
道所忌退藏理須審鬼蜮遊修涂嶮岨從此畢

示學仙者

不求絳雪駐朱顏不願飛昇駕綵鸞但得兒時君父在
從頭一遍作團圞

沈友聖隨西崍北上登舟項索贈走筆兼柬西崍

舡上龔公

廿年不到西湖西舊游豪俠雲雨飛意中卬友沈亞之
扁舟顧我來何遲華陽巾子白苧衣龍駒十五手自攜
史學三世世所稱（君先子坤仙耆百歲福年）君家隱疾艮不奇扶風
弟子安昌師出入邸第無所私王侯擘帛揮如遺抱鄴
自詠南郊詩九重秘邃疇與齊恩匹不投璽王知褐衣
還鄉歌採芝逍遙元伯於穎欲苦爽扶走冰裂册室無
飯石泉伏雌吾君肝膽懸須麋渭橋簫鼓使者歸攜君
要同盟與齋入倫藻鑑泖陰持爲我蚤寄江梅枝我行
玉峯雨雪霏計君正到長安時

美瀧思（圖南）招游孤山

畫鷁橫開波渺漫素衣相對坐風灘（美亦讀禮）雙懸日月秋
光靜漸遠林巒水氣寒堤上雕鞍仍蹀躞海門烽火報
平安十年重踏孤山路新種梅花好共看

望寶叔塔（一作寶石山）紅葉

寶石山頭落照斜秋林疎處見人家半山楓葉紅一色
渾似紫微千樹花

昭慶寺夜坐答王昊廬二首

學士朱樓近段橋窈娘檀板雪兒敲怪他野鶴歸來蚤
也向松梢聽玉簫

狂歌日日醉梅槎曾夢西湖勝館娃（梅槎黃貞父造編木筏壘石種梅中爲亭檻十數篙乃能動）今夜燈前垂淚坐僧寮微月遶慈鴉

送瀧思之蘇州

侍御文章老亦雄筆床茶竈雨湖中披書木葉秋空下
喚酒蒹葭小徑通客舍乍過黃雀雨荒汀新起鯉魚風
明朝欲向昌亭去麯院隅犁興不窮

不孝東下奉先府君遺命遷先貞姑玉峯之脣歸
葬蘄州發舟之夕夢以告姑今蘇松糧儲大參
盧濬崖以倅勑吏爲辦復夢告甲辰臘月立春
後一夜大雪

半年前入夢魂魄果相依宰木行行近孤雲片片飛立春澆柏酒大雪埋麻衣多謝盧夫子懷緣出杼機（昔云後漢王丹有友人喪懷緣一匹婦之日此出自機杼）

酬弟熬

宗伯文章英（昔云故禮部尚書錫疇公第四子）屹立挺奇節侍從承平朝揮毫代喉舌平臺著讜議豈獨司典冊政府退必諮權奸進遭斥從容詣香案要論吐講席卻轉銅鶴前（初為東宮講官復除侍讀）環中逆鱗批烏喙中都火馬亂喜峯雪隱憂際德間重鎮須蚤設前知惻國步即事失良策晚贍碉州雲已碧娥江血家聲黍未墜慭也實孤孽知識襁褓中一乳輒三咽書從畫荻認淚向故襪結強記遠等身高才羣公折予昔別弟時弱髮初覆額今茲一握手感激增內熱怡怡見友愛灑灑出肝鬲贈我數百言華星間秋月汝今大賢裔青紫安足說丈夫志萬年垂名要竹帛

歸懸弓（莊）頭陀像用懸弓韻

一綹霜毛綴顱門相看對面已全昏贊公白氎何妨共呂敏黃冠不足論（敏元人）豈有時清龍尚臥可憐心苦蝨空捫秋風皺斷芙蓉水愁絕江南日暮村

答姪誠久

汝幼吾能記淸姿渼璧人投懷曾問字述故每霑巾荏苒年如失悲歡老更頻美材知𨍏蝨軼步果超塵大業誰何易聽詩喜絶倫卿家癡叔在得句肯相詢

贈盧學博　二首

盧子才名擬鄭虔一官學博向天南看梅過嶺詩何壯貰屋留松事亦憨鮭菜供親淹歲月芙蓉製服老江潭北堂不倦延賓意可有門生與種藍

韓氏孤兒寄尉佗君行訪古定如何千年僻壤傳奇事幾驛風塵足浩歌棘府尊嚴新禮數今王茅土舊山河布衣疎嬾歸來蚤載酒長洲許重過

白茅堂集卷十三詩目錄

詩蘄州刺史王維則 宗堯
醉作雨鶺鴒題一絕句
金鳳洲戲東愚山
王端侯筵上作
雲根亭芝艸歌爲愚山
潘遊服㝠集霞圖 有序
愚溪瀨父行
孫鳳文北窻竹
梅太君六十歌
愚山江干送別 云
贈周文長

火後借居大雪 三首
示客
丁未 康熙六年
夢季蓤道服見訪 二首
舟經黃陂潭頭河 云
牽舟避暑望齊臺下 云
招提秋夜讀蔣穎揆詩次韻
荷花
遣伴歸
簡莽惠茉莉
酬邵子湘

藏經閣雨後簡蔣邵二子
七夕
夜聞鄰嫠行哭者 二首
步邵子湘留別韻邵歸艾子之宛 雜詩附邵
石陽女 二首
壽穎揆六十兼送歸毘陵
問杜于皇幾以文字得罪
鐵潭夜雨明日穎揆行予亦將之陳州
送竺鍊師還南嶽 有序
子路問津處

東莊與檀將軍說馬
瓦關弔韓信
羅山 二首
道傍有奇樹
上蔡道中
渡潁水東方陳州 三首
道上見
謁太昊陵
柳湖
妖鳥歎 有序
絃歌臺
媯滿鐵冢

白茅堂詩集卷十三目錄終

白茅堂詩集卷十三

乙巳 康熙四年

夢醒

夢醒與童僕客愁童僕知燈昏一夜雨腸斷隔年悲

和龔公憶方密之詩 有序

當崇禎癸未公建言忤政府致下廷尉　烈皇帝降哀痛詔始出公于縶猶不免戍讁朝夕冀見帝陳國是會皇難作不可爲矣江左流言絓公又四年丁亥遇公丹陽舟中執手嗚咽是夕悤悤別去明年秋挐舟送公梁谿比舷結纜浹旬不忍去一日始旦公衣短褙襦過予舟出袖中書大如車軸皆奏疏及所擬上書述遭難壯甚悉葢公于三月十九日聞變二十日卽亾走史官方以智爲賊得劫令索公脅降不可搒掠不得五木交下無完膚然後舍公曰是區區者吾未嘗以示人也而顧獨示予毋亦謂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不可使知吾者不知邪又十五年壬寅過藥地禪師于淸江言與公合藥師者卽以智也自嶺嶠跳歸得付曹洞法矣又三年乙巳從盧大參所見公憶以智詩並序嗟乎今如不言後世何述燈下

步原韻四章兼懷藥師

百年頽謝問居諸 昌云豫說字居諸皆問之之辭如檀弓曰何居孟子盍去諸毀諸說文諸辞也大書故邑問也詩日居月諸 淚盡天南痛楚背江左罔羅特太急

長安城旦死應徐臨危詔獄才原赦間道生還有上書
肯信苦心終不達傲篇存否問蟫餘
輦下通家更卜鄰倉皇宮闕起風塵生平破枉求奸黨
一日同袍失故人擄掠（音那亮）賊廷誰曲直管絃疑碧太
酸辛須知天意灰炎祚不是江東丞相嗔
國難眞逢妖讖年訛傳蒼帝換黃天失身自不疑龔勝
蹈海何人似魯連五載薊門同雨雪九秋霜嶠隔風烟
衲衣短櫂湘沅路痛哭離騷第幾篇
白髮緇袍事遠游敢云吾道付滄洲風波萍梗吹仍合
絶石山川散莫收奔鹿久消陽燄渴跕鳶空飽瘴鄉憂
武陵花好還須住忍聽西川杜宇愁

正月十四日海虞旅次懷合肥公　一百韻

實海龍門望雲霄一羽遥文章援八代出入冠三朝（三殿也）雅志師伊呂憂時過賈鼂百年懷抱獨廿載見知饒（以下述公令新水）繻棄終童蚤花分潘令部鄉關雄近楚鼓角
聽連譙優學年眞妙高才視不恍凊姿看叔寶服善比
君苗賊火春陵避兵聲赤縣搖嘯聞劉越石威抗霍嫖
姚帳滿諸生坐纓從壯士彯孤城嬰獨守異類盡同調（予親見僕伏格鬬諸賊普云擾从牛謌作擾非）茅屋還栖燕桑陰竟葬鴞除書
齊羽檄珥筆謝金鐎（以下述公擢兵給）左掖忝黃閣中樞接項
綮封還時得意焚罷若無聊白簡寒操手銀章澀挂腰
至尊方減膳政府劇宣驕首願青浦誶魂甘素帢招龍
髯先入犯虎脇敢輕料長繫舌寧結羣奸黨忽驍傑臣
辜易道憂思苦相撩小醜臨潼沸王師泰萃跳陳濤全
敗績畿輔盡蕭條罪已胡哀痛飛章轉門囂覆盆才一
照請劍更何遡（昌云說文遡徑也集韻又音遡相隨也）萬矢昭陽集三更
月窟燒延秋車駕返太室瓦原爊（昌云瓦原舊本作驛蒙）忽報蒼
天死難偵白水齊午門行慟哭甲第忍揚鑣以命仍城
旦餘生定沈寥人來似靈武志敢忘夫椒墨邑虛傳虎
奴僚寶爵貂不聞師鄧馬翻作倚劉刀（昌云據說字六書無刀本作刀戰國貂勃之後貨殖傳刀間蜀漢刀達南燕義士刀整刀雙其後避仇加二刀借刕）闢隴軍聲入
咸陽毒霧消鸞輿借手得恩合許身要艸昧從開闢荒
蕪載蓑穮衣冠視緜蕝禮樂重宗祧（以下公晉本常刑侍總憲）郊郿

攜緹秣宮縣考鏞磬審聲追九夏入廟問三侶鵷鷺秋
尤肅烏臺柏更喬五庸申浩大（昌云後漢梁統傳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庸即用也）八法領科條（以下公左遷苑丞助教）直道來萋菲班曹有莠萋
法冠㦸獬廌賦筆託鵂鶹時放梧桐倚眞堪舋圃邀橋
門還闕禁苑籞本嶕嶢（以下公使粵）愉蜀推園令遥階尙冗
僚璽書遥降粵使者遂乘軺峒箐陰霾日樓船夜候潮
簸欄前負弩矛槊後重喬問字知盧橘堆柈辨粉蕉藹
雞萃綴匹鵡母囀音訛棧閣銜椎髻壺漿拜從猺題詩
徧巖嶂采俗到猺堯（公有過嶺集）取道東南迴經秋愉栖凋
溪名感惆悵（惆悵溪在天台山中有碑曰劉阮別處）香艸佩蘸蘭簪槎犯
機支石山乘槎代棖倚雲窺破鏡計日趁輕船瀟灑登

壇坫淋漓費酒瓢客堪江鮑敵韻許孟韓挑雜佩供中
傀持棬闕古容平山高士屐明月美人簫小拍憐紅豆
縈絃語六幺徵歌桃葉渡送客木蘭橈賤子追陪久十
年贈別廻聯舟眞郭泰入室定崔儦雨槳城頭路郵亭
直濆檣帆迴擲鼓動襟涇旅魂消丁酉送公石頭城以下述公復總憲晉大
司寇廷白仍中讞清明又會朝晉云番地朝威儀新赤棒稟劉
舊孤標禹淚乾坤滿湯仁漸被遼 皇衷咨岳牧僉議
嚴泉陶以下自述弱歲心先茶蒙知髮甫髫含毫狼尾腐刻
燭蘚臍飄何客能題鳳高懷擬賦雕恥隨駑馬步遶許
阿龍超離亂同泮梗容莘等艾蕭何曾塲屋老秖作爨
桐焦墨綴吾安敢丹書手自摽昌云摽以紙記卷目俗稱摽籤字林作幖幟

賦成哀庾信藝戲託朱瑶在吳門自書米汁僧供養瑶宋人善佛菩薩像者欲
出豺狼橫日歸雨雪漉遠扶桐杖泣輿逐偶桃漂因樹
聊成屋牽船只類僑黍綸想龍伯一飽悵僬僥饗褎艮
常术烟分谷口樵雲根揎短褐冰窟洗長鍬仙藥誠難
餌翁年覓苦飛星知少微閒地見武擔祓風木悲游子
松楸背突繆屋封三斬板斗建兩同杓場室開兄築汙
菜念腹枵病妻德耀醜稚子衮師嬌石闕銜苔碣銀河
隔絳霄寄書難一一刷羽獨儕儕氣意繇來重恩知敢
自佻茈漛秣馬仰春至艸蕪嚶山要青蚨買書需綠蟻
澆情知叔夜懶技謝子雲彫蚤晚平津望丹青上閣描
終須作霖雨莫不漉齒牙

元夕虞山 二首

今春雨雪幸全消燈火催春暖倍遥漸覺淸霜侵壯髮
已經痛哭兩元宵人家明月臨桃葦故壠東風換柳條
十五年前歌酒地夜深猶過虎山橋

去歲孤兒哭失聲燒燈松節此宵晴雪高南嶺初廬墓
月餉西山正用兵冬盡彗行學枉矢春深日落見長庚癸卯臘月二十七日葬先府君大雪甲辰元夕月食星十一度既是時鄖師攻西山賊十一月彗見軫西北行歷五十日至婁而没乙巳正月四日雨水節太白經十二月入奎白與上行最明大有動芒熒熒霞氣中
吳門簫鼓年年盛有客長懷淚染纓

送又昭赴選呈合肥公 二首

高牙捲旆馭長風君去長安謁 帝宮鈴索采毫遴侍

從渭橋簫鼓待尊公尊人南樓儲一枝春信梅花寄二月河
流瓠子通文酒春容司寇府南雲次第望征鴻

九年江左吏滄桑燕子磯頭夢渺茫棗置內廿黃鍼老
遼巡營企白雲鄉尚書獨坐仍遷轉左輔端揆屬衆望
君到鳳池須努力艸麻或恐及門當

懷宋又韓游山東

濟水經年報絶流更聞雨麥在張秋江鄉有歲偏難飽
生計因人作遠游盛暑沈牛勞使者腐儒騎馬見諸侯
而交奔走非良策蚤晚歸來問□□

周櫟園改徙衆外聞枚前後有作 二首

長安書到日淸淚翦燈滸謀面予猶未全生汝信艱片

言憐國士萬里望家山欲寄一書札炎天春雁還諺云炎天句初不解三四詩言道遠盧夏雁乃抵北耳
白日果舒照皇恩今始知江南芳艸路是爾還轅時昨
見燕地客傳君詩室詩周侯有仙骨須約采螢芝

憶永嘉令韓叔夜則愈

披衣就藕花回首見飛霞忽漫思良友風流在永嘉洞
天兵火隔孤嶼海氛遮仕路浮沈理才高莫歎嗟

七星檜常熟城中相傳梁天監二年道士張孫植一云昭明太子

孜道觀前七星檜人言植自蕭梁代舊存四宋人補其三春秋雷
雨森開張白晝陰冥鬼神會下有禮斗之壇伺候升誠
拜仰瞻星與辰人言七檜北斗精化身玄元老子道觀
地面前列汝如賓儐霜柯雪幹疑死生魂砲叩作青銅
鳴三株補自慶曆歲枝葉偃蹇神崢嶸我來撫樹三太
息務汝生全託幽僻攀折還憑胥吏訶請圖時入高人
筆觀在枋示禁護不田老人常寫圖君不見鍾山十萬蒼龍鱗斧斤一
旦摧為新

新城山中柬吳太安先生

隱隱雷霆起颼颼艸樹搖山溪易作雨溪淺不安橋比
舍開茶竈沿流問藥苗靈泉能吐納仙境信逍遙賢令
自高卧賓朋仍寂寥當年昭諫隱更不數中條羅昭諫隱此司空表聖居中條

大風雨柬太安

新城風色惡七日海雲翻夏秋大風雨土人謂之海翻夏三日秋七日吹浪
過山雨驚雷隔坐奔誰收介休麥不避灌壇尊問道吾
鄉稔還家薦瓦盆

吐納泉新城縣西六十里廣陵鄉呼之應聲濺湧少焉復自洞土人稱為咽水崇官縣尹吳公敏令改今名亦應潮泉之類也寰宇記安豐軍有泉在淨戒寺北大叫則大涌小叫則小涌咄之涌愈甚一統志咄泉眞珠泉皆一在寧州安豐縣內王韶之始興記連州有斟溪一日十盈十竭安寧州有潮泉一日三盈三竭貴州城外滿沩一日百盈百竭應漏刻爲續龍府梁山縣多喜山雌雄二泉春夏左盈右竭秋冬左竭右發癸州之浦江有井泉生明則漸出未望則漸長既望則滿嚼則涸嘉魚之梅山泉旬辰午申三時涌出聞雅泉一見一否為纖井一有水一無水為漏沩今濱海往往有之漢嘉城北有河泉發良久一滴琮琤如金石黃山谷詩云古人題作丁東水自古丁東只到今我為更名方響洞要知山水有清音

漢嘉城外丁東水方響傳從山谷翁今日靈泉名吐納
千秋應更說吳公

百丈山柬太安

六月肩輿費往還眼中務見好孱顏雲邊百丈佳如許
不羨城頭姑射山

太安荷池設伎作漁陽摻撾明日酬劉九幼凝

當筵落筆傾玉壺蹉跎終歲一字無劉生羈旅喜相值
仰紙索句如追逋憶昔與君巷南北望衡接宇孤倡仄
漂零兵後問訊稀及至還家隔鄉邑前年訪君紫石頭
半畝茅茨北牆棟建安公幹盛才華永嘉遺民饒隱德
小兒十歲天麒麟肉騣闊筋骨態眞喜呼衙八作小友

不識龎公誰王賓今年走訪龎江長律兀火雲蒸百丈
劉生顏色氷霰如彷彿豈我羅浮上吳侯委蛻輿有餘
飛書奉席臨芙蕖舉燭蟠烟白國破金花帖鼓罪裝趙
坐中雪涕何者最漁陽遺撾聲裂磕白水空憐赤伏符
黃雲尚指樓桑蓋君今亦是漢王孫砥礪當塗誰復存
千年怨調山陰譜一疊漁陽一斷魂（昔云陽有湯蕩二音）

懷弟鰲北游值淮陽水災

災祥南國書頻上蒿目中原淚染巾正以別離傷小弟
不堪搖落滿前津今秋水大無黃雀何處風生不白蘋
聞道鼉珠蛟蜃惡征橈莫惜少逡巡

八月十一夜對月

半玦分明出緑雲魄中桂影尚氤氳金波浸到仙人足
已把清光貫十分

九月廿二日遂明奉先姑貞節柩舟發河干

舲尾雞聲唱旗樓捩柁開一棺寒槳炮雙檣綴撾催馬
鬣新封合烏頭故里培百年貞節苦淚仗鬼神哀

諸弟姪追送滸墅

殷勤諸弟姪載酒過金閶語洽移前溆舟虛擬洞房魚
跳織月裂鴻起彩雲長莫賦河梁句吳鄉近楚鄉

金山（楊兵部文驄榮登）

縱酒楊司馬談兵自詡長江山虛指與部曲竟奔亾高
壘謀何卌元年事已荒無情揚子水東下日湯湯

六合望黃靖國祠（土人云祠在六合縣浙江公名得功字虎山開原之遷海衛人）
以功累官太子太保總兵官陞錦衣衛千戶爵
靖南伯甲申定策江南進封靖南侯太師柱國
分藩滁和廬舒等處明年五月敗叛兵于蕪湖
進封靖國公
大清王師奄至公中流矢仰天自刎五月二十八
日未時也據後軍都督宋紀墓誌順治丁亥八
月二十六日葬公固安之東原配王氏劉氏皆
封夫人合葬公生于萬曆甲午十月二十二日
享年五十二燕頷虬鬚面色黑人以鐵羅漢稱
之當弘光改元公入賀拜畢趨上殿號牽帝衣
起頓足哭曰皇帝汝今好也苦矣先
帝帝亦流涕予重過金陵詩曾及之

異代還祠廟忠魂竟若何過江無王氣遶冢只頹波落
日鳴陽鳥悲風望駱駝糈粢登弔少寂寞故山河

十六蕪湖雪

曆頭知小雪六出巳霏霏稍灑桅幡濕斜沿繐帳飛遥

青如薺樹戴白傍湖磯故里思新壠開尊淚滿衣

十七日魯港遇風

夜雪曉無跡北風天正寒欹檣妨散（上聲）帙駭浪整危冠
天地全漂梗生涯一釣竿幾時成利涉江海報平安

采石

健石排雲出江流勢建瓴紫崖留燒黑白浪蹴天青刀
劍開平廟壺觴供奉亭年來少登弔苔蘚但凝扃

蟂磯（上有漢昭烈孫夫人廟舊傳夫人殉節處）

龍德當年配蟂磯此日神威儀思漢室香火及夫人豬
岸斜陽出青山過雨新何當風景異真使淚霑巾

荻港弔古

血戰經過後蒼茫弔六朝大旆何犯順半壁忍官騎數
益移牛婺黃塵犄斗杓千秋形勝地兵革幾蕭騷

雨後望九子山瀑布

芝裏蓮花頂名堯末一攀孤舟仰天際流水在雲間擾
其何年畢烟嵐萬古閒似聞仙迹汙近日產三斑（舊傳無三斑虎豹毒蛇也）

皖城督府

欸乃入江雲霜天動馬羣驚看幾月上偏向客舟聞野
哭聲猶昨淒風夜欲分向來魂悸處三駐武昌軍

懷寧阻風

湖口南風緊檣陰白日移無聊如中酒遣興只吟詩分

帆（去聲）祈彭蠡神鴉祝宮池晚看東齊谿山色夕陽知

小孤山水仙廟（俗塑小姑像山多鸕鷀糞崖盡白）

孤山何傑特不與衆峯羣水府原無匹雲中自有君鬢
鬟翹鏡影羅綺散波紋風俗隨巫覡山川雜雨雲往來
人代速太任旅情分無數鸕鷀鳥飛鳴趁落曛

廬山

十過廬山下探幽擬至今愧無匡俗（一作裕）福猶負尚平
心溢浦連雲動香爐隱霧深須知遠公後寥落舊東林

德化道中

落日下蘆荻人家烟景漲問詰漁市後買菜艸場西世
態惟謂謬蒼生合斷齋空勞杜陵老方法報山妻

數里即黃梅村村習网罟魚蝦跳似雨鴻雁聚成雷流
亢惟漁採官屯故艸萊昨聞征調緩白紙莫相催

二十七日抵家示內

破涕出懷抱飛蓬鬢素絲生兒過周歲老子始還家（先子之喪從月大祥去年七月五日舉第八兒○晉云貞譽公癸卯十一月卧疾十二月卒）遠矣爭相
問高堂痛轉奢几筵餘酒瀝移火照梅花

盜入大陽山發李獻吉墓取其棺骨離離荊棘間
虞龍韓子新鼎菜哭葬之爲祠以祀仍其故碑
日明詩人李空同先生之墓嘉靖中河南巡撫
大水胡纘宗所題也談子長益周子倘來方子
邵村皆爲予言予曰夫詩人可矣書百七十言

示來世（昌云按崔銑墓誌安陽年譜葬公鈞州大陽山以避諱改禹州）

李公英雄人遭逢太平世高視屈賈流軒衡班揚輩艸
玄仍衆笑衣白傾羣吠斯文實大雅滂溏滌蕪穢獨步
弘正閒長歎宇宙內彷彿杜甫詩無慚李膺裔貫其所
用壯浩然養吾氣當世存斯人安肯活艸昧弱冠（去聲）
進賢籍仕曹都官披忱事孝武（孝武二廟）泣血黙朝班唾罵
壽陽侯逆鱗犯龍顏瀕死青蒲階再賜白玉環講學白
鹿洞歸老具茨山言存萬古後身棄艸莽間異物亦何
患遠人元大覲神明若日月黃土豈盤桓多謝韓子新
新墳何足歎

道中四景

孤村雪屋

停爐榾柮紅繞屋梨葉赤中有素心人研冰點周易

風雪歸人

前途若鋪綿後路已碎玉暮林無歸鴉獨樹噪羣鵒

雪溪垂釣

重淵有真陽泥暖魚不起有時縣刺聲獺趁冰開水

關山雪運

歸鈴風聲外介玉雲中積斗米已千錢關頭增一百

罔極

罔極疇能報春暉寸艸心半生君父慮百歲鬢毛侵編簡傳知未乾坤莽自任昔賢何豁達樹立到如今

夢後

少年心事不知愁把酒看花醉即休不道年來苦憔悴[illegible][illegible]惆悵五更頭

丙午　康熙五年

程老總戎過飲荒園留連信宿其至也桃始蕾而柳初荑其旋也茜蕊糝枝絲絛被堰感造化之易新樂林谿之忘世即席抽毫爰有斯作

良辰遲嘉客開讌遣芳時政行敵無算日入景隨移既屢美肱被還披袁粲帷雕談宜激賞碧酤仍爭持倚檻折紅萼澄塘垂綠荑仰觀造物妙俯瞥華顏馳賓稱既醉辭王賦車乖詩下用兒女仁上屢君子儀屢舞彰婆

長劍光陸離痛飲何足道松喬眞我師

壽蘄刺史王維則　宗堯

君侯二十專城居腰下已佩黃金魚不誇父老爭獻祝能使先生閒著書用公語簾前香篆坐多暇城上春山青有餘有枉艸堂成一醉莫嫌村野諒粗疏

醉作雨鷃䴉題一絕句

六月朔日大被酒正見鷃䴉江上灘襏襫老翁江上立寫來烟外一般看

金鳳洲戲柬愚山

丹楓黃甘金鳳洲夢魂嘗憶此同游主人莫厭客頻過不見滄波日夜流

王端侯筵上作

賢守邀歡切炎天蚤放衙盡情憐夜色百炬照荷花玉斗喧呼過銀河宛轉斜清歌猶未歇城上已啼鴉

雲根亭芝艸歌爲愚山

雲根築亭今幾秋楉長松大巖磡幽客來哆口說異事紫芝百本生亭陬山頭細霧濛濛溼藻井垂陰莓蘚澀翠微高護野鹿銜蘿帶半遮毛女拾燕胎鳳啗君不聞赤雲朱艸那可分其下寸榦銹鐵痕上有詰屈雷霆文盤匜巵盃形畧似上壽南山稱樂只紫微夫人忽傳語要授人間許長史泫泫元氣摶沙塵黃輿壼蠶卯有神屈軼既爲聖代出休徵合與仁賢親君不見政和往事

艮可愕萬本一綱輸艮嶽日炙虛甘雲氣生風摇珠樹
釣天作何如今日雲根亭亭百畝生林垌不遺禎祥
報天子秖將豐穰答明廷高山肆志何足云九光嶠服
通神明待子高臥拂衣起丹成同汝濟蒼生

潘澄巖寒集霞圖 有序

畫雪法惟水墨句揚崑山潘處士若水作枯林濟山
平湖一人擁衲坐舟中如寒鴟一童子俯首打槳此
微設初集時益工神不工似者老杜云燭斜初近見
舟重更無聞隨風時開葉帶雨不成花較所謂定隨
曹植馬偏勳謝莊衣斜侵潘岳鬢橫上李艮詹雅俗
何如客疑其秋山因題一絕句

山容濟濟水尼尼合是同雲欲雪時獨取丰神貌姑射
不將胡粉涴瑤姬

惡溪漁父行

昔有漁父賢鼓枻湘江邊今有漁父賢噲金惡水川惡
溪信自惡白浪翻蒼天行賈泣相弔檣楫漂雲州釣竿
胃籠篋縢帶相鉤連長跪白府主府主仁且廉封題竟
如故持付司庫員明歲粵賈來奔瀧湍漣漣中有雞咻
犀翡翠鋪金鈿名珠勝果核一一珠絨穿何以報府主
觩角雙屈卷何以報漁父絲繩貫青錢府主謝不有漁
父辭亦堅清風化饕餮此事颺人傳繡衣按部至彰癉
聰所專盧中樹桿楔孤影來旌旃我歌漁父引遠繼雁
門篇借問府主誰松江周茂源

孫廣文北牕竹

先生惟好靜日向北牕眠種竹幾千箇著書經十年山
雲食艸色秋雨瀹茶烟秪合青光裏吟君五友篇

梅太君六十歌 郴長母

定陵御宇全盛日紘誦戍風兵革息才華江左推宣城
則三梅氏名第一遥遥世胄從都官詩法亦自前人出
異硎水石真清華甲第連雲兒難匹高跟蠟屐長詹事
替子方袴曲柄笠斯文雀魏皆老蒼結友雷陳煩膠漆
入內時評坐上賓勤學不斷機中疋京兆才情喜講胡盍切詹吳興書法曾讀胡麥切郝四十不得如此人身後浮

名畧能必孤兒哭乳淚兼咽永夜繅絲腸共直兒昔三
年顏未滿姆今六十骨已立父書不足等身讀君羨未
遺心自怵鳳雛驥子骨格殊兄有排風好毛質苦學繇
來動鬼神高才豈得長蕭瑟筵開九月百艸秋傲霜作
花苗結實細看物理莫不成老眼黃天百無失
題山江上送別執子手淚下垂九阻風揚子洲賦

寄 二首

自廢登高節傷心二十年 先貞姊忌日 今朝別知己孤館坐
江天秋熱無鴻雁歸遲隔杜鵑低回故人淚猶自濕襟
前
斜日映川途秋江似綠煎念君游橘浦少我插茱萸筵

攤新賓客船回舊酒徒詩成誰寄與好付北飛鳧

贈周文長

公瑾起居巢江東號人傑臨江大閱武地今名武穴（廣濟縣相傳周瑜閱兵處或云晉肅志稱鄔家閱非）山回捩波濤六月怒歘雪我過
颿滄西弔古情內熱賢哉周侯裔僻處避轇轕砥厲當
末流掉鞅有風節扁舟數汝就茅茨望陰樾談笑出葛
巾有時不禁轍呼兒問阿婦剪韭復粉蕨斟酌求清醥
割鮮必肥腯酒酣發高論毋煩野史紱上言先南郡矢
心翊漢室立功建安中曹軍遂烟滅古來英雄心坦然
事交結秘語飛雲船姜億毀昭烈（昭烈在孫權飛雲船中密語潛瑜見江表傳人物）次言醴陵侯滚洸有弘畫江邊禁諸將有襲必見

擊東西木昏齒炎祚天未絕羣下竟爭功呂蒙敢潛賊
下言通家誼千載猶嶬嵲長句既我行高歌響悽切予
歸臥苦凶七日耳流血舉言喉無聲地冷疼到骨君時
偕樊侯（樊山王孫孝山也）繭足跋阡陌弔生與傷死於義兩惻
愴生勿識孺子淚下不能遏古道君所敦焉為衆人說
逡巡負高義三歲仍契濶比聞荒江濱艸滿高士宅斯
文多偽徙如君近明達三咏伐木詩悲來轉嗚咽

火後借居大雪 三首

阮緒曾炊屋焦光不變廬故人歸鄴簡山鬼妒幾書道
在妻孥惑心傷于澤廬（先子著述盡焚）牛衣吾臥穩大雪更何
如

寄廡誠非病疎籬當（去聲）閉關連朝冰斷徑通夜雪明山
聚火書胡授風雷易竟刪加年吾可學老子未癡頑
地敵江山出西南八九峯日斜蘸虎窟雪重見狐蹤烟
井仍蕭瑟生民信搰凶東皐好陰木吾忍忘雲松

示客

陶潛舊所居上京及南里柴桑五柳宅燒燔剩遺址牽
船至門前八口坐秋水萬化無所憂斗酒聊自喜我昨
避鄉閭都非故朝市誅茅亦偶然賃廡艮爾爾山色長
自佳修竹容徙倚萬卷雖不存經營從此始

丁未 康熙六年

夢季淡道服見訪 二首

奇書比相見相見難于書忍料數行札不通十載餘望
雲時數雁加飯想烹魚昨夜梅花下黃冠到鹿車
君真貞白後蚤歲道情多精悍欲無敵聽方竟若何幾
年依硯北有酒輒高歌別後如相憶新詩莫淚哦

舟經黃陂潭頭河先姑夫劉公鉞從彭咸處也紀
以詩縣尹楊備恭（延蘊）勒石

脊亭臺北水曾此葬文星名以貞揆著心傷地下靈招
魂聊釃酒掩涕忍揚舲千古陽峯月龍淵照獨醒

牽舟避暑望脊臺下王寶臣遣小舟紫杼河送酒

繫舟脊臺下水綠晚凉生幾日牽離思佳人隔滸城呼
奴泅送酒對月縣銜觥游激休相問狂歌正四更

招提秋夜讀蔣穎搽賀坊詩次韻

陽道東明客歸耕西堰田風塵隔泥水沙艸足澡沿渠
里還栽菊壽陽舊種蓮竹青三徑雨雲白五湖天禮失
誰求野聲名爾獨賢搉藏偏避俗漂泊幾經年出處愁
難卜滄桑事屢遷降心惟蠖伏望眼許蛇憐兵火居瓜
步江湖禍蔓延樓船下楊僕箕谷走程焉焉公孫述將也亂定
闢梁夜時平甲楯眠豨能扶竹杖莫只戀韋編痺霧閩
山合鶩花越嶠連好招和靖鶴一放子猷船妖女胡麻
飯山都榕葉烟惡灘名黯濇風物已今然今然見莊子牽封篇藥
裹巴童辨詩篇蜑戶傳龍堂鄰拗澥雁翅接幽燕以上皆君所遊歷
行李歸無恙池臺汝秀全清狂循白髮雨雪耐青
氈共道交如醴何妨直似弦誓求千日酒難覓買山錢
耳熱逢人冷心宵莫自煎斯文有根柢吾道凜冰淵儘
此篝燈夕吟君郢雪篇濁醪澆繡佛對汝敢逃禪

荷花

五月清池上蓮花發淺紅倚風開絳縷跳雨作空濛花
葉萃難辨根芽暗易通淩波妬龍女斑盞駐青童密蔭
藏嬌鳥多情護小蟲風流豆娘子叫跳白頭翁墜瓣憐
堪拾幾香暖欲融佳人持拂面鬥粉月明中豆娘子小蜻蜓也長
十餘豆言色也有青黃紅三種娘子言輕嬝雌交以尾
雌交以背好在水荷花上其卵化如小蛙漸如其父
母烏白頭翁烏名青身白頭雌雄翳木艸中作巢雉
繪記白蓮花瓣惹粉狀而去斑點生巴輔香令人有容
悅

遣伻歸

高樹涼風進登樓夜未央明河垂地白秋艸徧山香徒
倚無來信平安有使將累同陶靖節盡室寄舟航靖節火後舟居

儋薌蕙茉莉

抹麗來中土人傳始陸郎楊用修詩好把風流倡陸郎自注賈也近從花
縣種自屬令君香醒酒宜頻嗅題詩索寄將晚涼虛半
簟新月隱回廊螺了儋童髻了髮僅如螺冰肌姑射粧相看
愁不稱歸夢惱匡床

酬邵子湘長蘅武進人有青門艸堂集

北地辭章久不作邵子英才蚤淪落黃州別駕徵遺篇
宋牧仲一見使我心錯愕往時浪跡清江邊山陰詞客來
徐緘二子才力頗相敵驊騮赤驥爭後先徐當垂拱擬
四傑疑邵杜甫泰州前布衣高視動千古姓名往往輕
凌烟邵生長才體不一樂府橫吹詑無匹問年頭白曹
子桓歌行再見李獻吉五字長城劉長卿絕倒滄溟七
言律武湖六月波搖天武湖令君稱放賢武湖遺跡予
黃祖祖閣兵處禰衡荒塚埋晴川當時同上盡滿坐回頭淚
落諸綺筵攜尊更醉鸚鵡臺上落日似見龜蒙顚晉陵蔣
生復好手我誦新詩不離口賞心獨許元卿知脫帽便
飲梁豁酒邵生此時吟正豪詩成寄我雙錦條氣雄時
擬桓宣武入陣要聽田僧超蔣生啁啾頗好奇鐵未甞

成項刻禪（普云鐵末書項刻禪詳本艸綱目）玉闌鶡鵶一聲叫鶴林寺花開滿枝吁嗟往事難重說四十男兒空蹋跄生平自有仲連心全身且剩常山舌君去青門卧艸堂我歸雙櫂理滄浪異人倘問王嚴遇（王朗本名嚴）應說蘭陵邵子湘

藏經閣雨後簡蔣邵二子

風俗烏藍會（孟蘭盆梵語本烏藍盆拏）招提火微明歲時爲客易世態履心驚秋菓雷催熟長江雨送清不堪牛女夕相約話離情

七夕

弦月行陽歷光當心尾多明河因不見列宿復如何烏雀棲難定魚龍隱自波故山遥寂寞流影送藤蘿

夜聞野醮行哭者二首

白楊死樹棲烏驚高岡燐火熒熒靈內人行哭已腸斷賓客臨喪三五聲匆匆形蓋炬光滅呀呀背路香車發車聲漸遠哭不聞中天夜靜懸明月

覡粉泣露真珠香素娥憔悴韡羽裳綠章字小翠眉斷星前押授飛符郎蒺藜滿路風蕭瑟鬼馬乘烟趂無跡幽明隔絕吾詎知東方曈曨出紅日

步邵子湘留別韻邵歸吳予之宛雒

我夢扁舟西汎好君胡雙屐滯江干詩名蔑落逢迎少關戍譏訶道路難淼浦夜潮東下急布帆八月石尤寒相思我亦頻回首秋色中原馬上看

附

留別黃公先生　邵蘅

屈指交游吾自見別離對爾涕闌干百年天地知音幾太日風塵會面難江漲魚龍翻浪惡秋深鷗鷺近舟寒愛君詩句長懷袖後夜相思珍重看

石陽女（石陽村在黃陂縣木蘭山在縣北俗傳有木蘭女祠某按黃州府西有木蘭發縣本蕭梁之梁安縣北齊置湘州隋初別置麻城縣後周廢又後改梁安曰木蘭因地有木蘭山如湖陽有木蘭湖也縣至唐省入黃岡此祠是當時祀其廢縣土穀之神者謂有木蘭女墓附會之說耳木蘭嘗知壯佳）

女兒十六七生長在農家風吹布笠子壟上種胡麻
郎出儂隨出郎歸儂不歸誰言木蘭女半世傷男兒

壽穎揆六十兼送歸毘陵

君家滆湖西我家滆湖北同是漁樵人往來具區側昨日汎輕艫東風過武湖湖光何瀲灩彷彿兩湖如蔣詡來何遲屹然出三徑文星落天南西陵果名勝展君滆湖句坐對武湖水月出木蘭山光芒正如此聞昔高常侍五十詩始成君年財過十廿載番成名君歸滆湖去春酒糟床注莫慮楚江深不寄相思句到家秋色闌道芳隧幾灣想君故鄉樂還望木蘭山

聞杜于皇幾以文字得罪

杜濟久不見嚶鳴空友聲多言愁子貢無語失醍明春回胸中貯鹿兕坐右銘吹毛非大雅均遂野人情

鐵潭夜雨明日穎揆行予亦將之陳州

八江耶栖寄空
遠明朝約蕭條

送竺鍊師

予知鍊師在
荆益丁未八
之莫定示淫
希夷歸石室古
來疑易親不死

子路問津

臨河御車返去
山環欲合流水

裴莊與柳

我昔擕劍士走
蹄捲飛霧十里
復騁技雙立雕
一蹶大笑回君
撥最駿名雲翔
河畔動王良
會見眞乘黃爾

式關弓鼓

史筆仍多隱將
烈司晨牝啼隹

跕屣邯鄲俗雙趺更可憐近來小兒女尤自惜行蹤所
帽遮鉛粉紅蘘露繡鞝不知孅足好新樣始何年康熙三年詔自元年後所生女子不得紮足按紮足俗傳妲己墨莊漫錄云始李後主繒窅娘足如新月丹鉛錄云始六朝引樂府雙行纏爲證又云始漢引秘辛爲證並云又云戰國引史記鳴瑟跕屣學步也秘辛平子子建但言履之美蹠蹟容與之態未言孅細至焦仲卿妻始言孅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也花間詞漫覆弓底綉羅鞋是紫足始漢魏制而弓足始隋唐故有鴉頭襪鳳頭崔頭綾等製乎詩作于丁未時京師至四方皆不遵禁明年詔放禁又按楊鐵崖雀小燕蹴踏春小靴紅女紫一作鴿紫元俗靴形如鶴鵲鞋鴿紫以便穿輕婦女錦綿爲之蹤底高寸許往見大內藏元舊如是或作鶴嘴蔡謂周憲王元宮詞宮裏前朝駕未回六宮迎鑾殿門開帳邊三寸弓鞋露知是嬪娥小如來又盧陵李呂祺至正妓人行宛轉蛾肩脊慎畫階歸蘭足亦差纏則元朝亦尚纏足自隋以來多弓劉改之沁園春詞始云結作掌春歸去好平頭鞋了小雙彎則稍變前製啓禎後盡孅直矣據杜樊川詩纖纖玉筍裹春雲似唐時亦有孅直者

謁太昊陵 二首

殷薦炮犧非太古先天制作本包羲衣冠未有橋山葬
陵寢徒因後代爲蒼柏露臺巢野鶴青雲簷艸伏靈龜
行人解道前朝事高閣猶存御製碑

神宗御宇最靈長乘傳廷臣數降香紫氣西來從太室
黃河東下遶淮陽朱甍碧瓦隨興廢大發明禋有憲章
日暮松陰趨羽士新碑指點到
章皇 順治八年遣太常寺卿段國璋致祭新石

柳湖

宛丘鹹泉食不堪讀書臺北水微甘楊柳漸疏鳧雁起
略教風味似江南

妖鳥歎 有序

陳州志崇禎五年冬開封有鳥如雞千萬成羣鶵鴒羽
兔足時名兔蹄鳥十五年復集揚州海堧按鶵鴒一
名寇雉一名沙雞產北方沙漠唐高祖時飛入塞名
突厥雀者是也十六年丹陽縣廷樹有鳥如鴞角人
面巾首靴足騎枝悲吟時大旱疫大臣賜死明年帝
殉社稷中原大亂

丹陽人面鴞陳州兔蹄鳥人面巾靴悲且歌兔蹄撲朔
迷沙艸此時南北突怪同赤風簸蕩中原空劇賊僭號
犯三輔天子避殿居齋宮我聞鳳凰左右有二鳥左曰
千秋右萬歲糾司百鳥惡亦如天子有司禁胡不擊此

此二鳥歸大荒令來太昊之墟茅山之陽人言盧杞藍
面蔡京鬼王食肉綰組登朝堂吁嗟此輩何足道鼎湖
杳後天茫茫

絃歌臺 傳名尼臺孔子絕糧處

尼操流傳絕絃歌尚有臺高陪太昊塚近在宛城隈此
日鯤魚至他年鳳鳥來 貞觀十年上元三年嗣聖九年鳳鳥集陳州 虛談吾
道大天地亦悠哉

嬀滿鐵墓 陳州志東南塚內鑄鐵爲之或云在城西北角臺下又曹植墓去城三里凡四冢又三冢或云城南二十里九女冢皆僞托未知是否

鐵墓胡爲者人言沒柳湖孔棺非不固石槨遂名愚達
士齊生死神仙定有無獨有曹植墓華表亦荒蕪

陳思王墓　一統志不載

魚山霜露滿陵阿漢寢松楸更若何野火自隨樵竪入沛宮無復小兒歌詩篇白馬猶堪痛才藻黃初豈易過荒冢只今零落盡舊開銅雀没漳河

大梁道中

策馬日南涉河冰馬不行浮雲孟諸野微雪大梁城烽火新軍壘繁華舊帝京朔風鴻雁急攬轡不勝情

蔡河見蚤梅

蔡河小艇繫橫斜謖謖霜風透碧紗走遶水生波影動夜來雲片是梅花

汝陽道中白鷹　二首

野闊爭看萬里姿玄雲獨見羽毛奇陰崖邁種寧非汝百中矜能秖自知狡兔草間仍作活冥鴻天外敢相追綱羅空費虞人力神物曾聞杜甫詩

竟疑渡海來西極控翮摶風下九州大澤冰霜寒自照春空雷雨暗同遊衛林突使叉枒折滅影回看物象愁漢主長楊誇羽獵旌竿無計俊材收

信陽

日暮北風吹馬毛道如蝟黃沙蔽地起層冰相凌厲隧隧道傍墳何代公與卿車輪日夕轉輾爲人面塵遥望大復山斯人竟安在李子楚禹州　夢陽　幽宮亦已改梁園盛賓客陳鄒羅辭藻古人不可作後代徒咨嗟京雒多風塵緇衣已非素今我猶盛年鬢髮頓非故赤狐竄荒當烏鳥啼空林蹙蹙轉征遠瘝憂懷古今

羅山　二首

近楚始見山浮雲莽迢遞犇峯千里來激昂見地勢晚憂巖嶂合晨征星光暗猛虎踰其威風水亞相枕居民半山雞家多柵繫确田無人耕屯籍皆有稅頗聞盜賊□□立槍弩會歲歉艮偶然民貧患非細

羅山高崔阿馬蹄踏雲響回看來處路已在松柏上行人倚樹息饑雁下平壤返景黃葉明畫圖堪想像短褐留盧婦顏色何悒快夫婿昨點行鞭笞運滇餉嚴督日欲没偶鷗坐相向暝投林際鐘山行轉悽愴

輿馬還武湖登生洲寺　黃陂縣相傳黃祖閱兵處春夏風浪甚惡萬曆中郡人張濤壘土湖心建寺冬涸則陸行孔道

黃祖遺蹤舊俗傳武湖水落徧青芊馬行風浪來時路人喜晴和雪後天遠樹浮空流雁陣亂雲低浦見江船鐘聲烟色生洲寺弔古停驂一黯然

弔振海張公　濤字振海有學道濟世之志師事先桂巖公壻萬曆十四年成進士初爲鄉人好奇喜士福清布衣何璧投詩四章延爲上客立贈千金歷官巡撫遼東上救邊五策晚年頗好釋氏亦畜髮後黃陂縣志不詳焉

儒臣開府在遼陽烽火三隅一面當五策救邊殊簡易千金結士總尋常幅巾歸去循黃侶釣艇時來答故鄉此地山川原用武百年鐘梵出慈航

山行

冷日蒼山裏紆回石路斜野猿摘落果柏子亂梅花終歲忘爲客近鄉翻憶家前村認何處烟際遶歸鴉

白茅堂詩集卷之十三終

白茅堂詩集卷之十四

戊申康熙七年

春日雜言

單父王赤城左遷倅蘄忽忽不自得值予臥病賦將進酒見貽援筆荅意且訂禪院之游適感鄰事語無倫次赤城其一軒然

馬總戎持絹索書

驚蟄前一夜北斗粲然忽有雲氣雷雨驟至

和王子雲當雁門太守行贈蘄刺史王公

病中鄰老餽櫻桃馳送赤城代雙柑之約

夏夜納凉

由蕪湖以小舟便道入宣城

施尚白游閩

大雨梅淵公遣輿來迓醉訓淵公

夜凉行宣城山中

望敬亭山

栖眞山詠竇氏二女

宛陵諸君約游敬亭畏暑不果至釆石阻風對月戲寄諸君

香心廟

孟秋偕佟滙白飲周櫟園署揚扢風雅相與極論傑與櫟園論交二十年櫟園督糧江南頃始奨

晤

八月初九日秦淮對月柬櫟園

集櫟園讀書樓晤故人□湛青門

匯白傍園席上步宋荔裳韻八首

九日𧶽江舟次答盧澹巖原韻

與盧澹巖夜汎步韻

和澹巖哭王子雲韻

璇玉爲予寫十二中星圖

登虎山 二首

宣聖衣冠陵 有序

華亭同周釜山茂源盧文子元昌董閬石含蒼水

俞 飲沈友聖麟洞涇草堂作

張蓼匪安茂邀看菊予題曰菊秋醉作歌貽好事

者爲花政口實也

贈周鷹垂

徐武靜餽泉酒糟鱸頹然獨醉出釆花涇蕁菊

東吳六盜 二首

宿來文子友聖閬石蒼水暨予數相聚諸君賦六

子飲酒詩聊敘長律呈五子兼致勗焉

飲張洮侯草堂作

步文子集洮侯齋十六韻

張梅岡園亭看雁來紅文子韻

寒夜集董榕庵光復堂得扶字

既賦長律復次閬石韻

贈沈雪峰 浩然

朱韶九山水障子歌

光復堂分韻時周釜山與宴明日以詩來賦答

寄歸道士元躬

周宿來移居南村

周是則爲予作私印

題張嘉樹豔貽百韻詩 有序○三首

偕沈友聖山陰郃其人再飲文子草堂作放歌仍

限韻

五子再集光復堂賦

荅蔣雪堂原韻

平西王寶咏

留別五子 六首

盧文子元昌

周宿來茂源

沈友聖麟

董閬石含

董蒼水俞

自述

附 八子詩

白茅堂戊申詩集目終

白茅堂集卷之十四

戊申 康熙七年

春日雜言

春風弄柔和春氣發芳杜開人肩膝沁人肺腑吹雨西陵送客南浦扶花翼葉作低昂漂管流絲雜宮羽春鼙香春社鼓春盤同柳眠春日隨烟吐春情倦綺疏春服尋金縷春愁何處最煎心唶唶春人樓上語

單父王赤城左遷倅蘄忽忽不自得值予卧病賦將進酒見貽援筆答意且訂禪院之游適感鄰事語無倫次赤城其一軒舞

醉君梨花竹葉之清醥酌君黃金白玉之巨羅黃金白玉不足貴聽我和君一曲進酒歌看君才似岨崍泰岱隆蹤上萬丈來瞰洞庭江漢洶洞之頹波朝披一品吾不數暮挂五銖吾不多眼前清濁但須飲耳底是非吾不省雨覆雲翻杜甫愁雷轟電掣盧生枕君不見東村小兒抱茅歎老翁又不見西家老翁頭白癡龍鍾告身一卷土花碧倚牀半聽青泥封盧都老喙愁欲炊樹頭有鳥啼春風啼出千樹萬樹桃花紅咄咄怪提胡盧胡盧雙提我不惜咄咄四字君莫書將東竹林好禪院中有玉女擎香鑪香鑪作斗勸君飲飲少更取香鑪沽子家有畫特奇妙乃是李白劉伶相勸圖恨我不見古人耳李劉何必時代殊丸我與君同世同頭顱顱毛欲伐

血欲枯將進酒甕裏卽無壚上有破甕裂山闕如亂河
東獅子駭欲吞何必拔劍向壁露兩肘借背細韻脊綠
緩步來蕭負陶潛門外五株柳 予堂新成赤賊割有士嬶知詩偶錦康成嶠黃柳詩云奴劵才如蕭穎復請歌祀卽是先生載酒行

馬總戎持紉索書

麒麟山前雙鳳披繡旗五丈掎婀娜雲旂寶戟留巍巍
誰其主者漢伏波身輕百戰當坎軻竟下兩粤平尉佗
史臣操筆書功多當殿不復思廉頗羊城插天雲景磨
樓船一動收鮫鮀砲笙銅鼓鳴相和還離五嶺來江沱
百蠻風破回湘娥黃金斗印紺帶緺紫綖斟捧白玉珂
江城兒女爭駢羅號稱韓父良不阿愛養壯士同瘝疴

中梁五尺三摩挲虎頭起舞君則那曲益鼓吹行當過
山中春雨垂青簑

驚蟄前一夜北斗粲然忽有雲氣雷雨驟至

斗建將回卯雷霆利發蒙樞機同拱默蟄蓬象英雄溷
雨來龍氣花香會遠風坐淡蘇病骨春意滿山中

和王子雲當雁門太守行贈靳刺史王公 宗堯○王僧虎

枝錄有雁門太守行歌古雒陽令一篇入解其詞曰孝和帝在時雒陽令王君名云云樂府解題曰詞述王令事與漢書漢傳合而曰雁門太守行所未詳按此篇無作者姓名惟云雁門太守行歌古辭陽令疑是雁門太守追賦渙事行歌循行吟也太守關雒陽人故其詞有曰賢哉賢哉我縣王君曰其事在前孝和帝時故曰古雒陽令也意者作于漢末卽後人賦此矣因爲雁門太守行以云歌古雒陽令五守題明顯述當古關等門或龍已顯詞三于其令闕首也謂謝

有雁門太守王姓者古詞遂歌古雒陽令吉門替題歌雒陽王君耳賦當雁門太守行贈刺史索予和之遂用其起語而仍存疑如此

雁門太守傳姓王風流千載今相望披圖帝簡二千石
單車襆被辭齊昌城頭艸色亂竹馬多年荊棘無堂皇
道州刺史得元結廳壁翰墨來焜煌綠莎滿地春雨長
平明擊鼓公在堂熙豐催役特擾害公退小閣思更張
頓令斑白息負戴不用手實分丁黃水田簑笠歌傴僂
山謳俚和行蹡蹡雞豚放野吏不問藜杖語笑來輸將
黃鸝叫雨郡樓溼春風不動簾鉤長古來賢達心眼同
更欲築堂名蓋公屏騶過我坐永日顧我山甑時時空
昨日少年偶騎屋長鬚走報南陽翁尺書慰問語絕妙

便欲裹飯開蒿蓬生平知己出肝鬲皛若白日行秋空
淡懈非德負夫子交誼始終思慶鴻當今管鮑廉叔度
天下長者孟雲中

病中鄰老餉櫻桃馳送赤城代雙柑之約

鄰園含桃垂實低隔牆臥聞曉鳥啼翠羽闘懸紅絲綰
朔盤想薦白玻瓈提籠滿眼驚野老多病齒唇愁小妻 有梁詩新妃女曆廿如貽送與淸齋干錄事雙柑可要聽黃鸝

夏夜納凉

彘軒良快哉靜夜起徘徊月向碧峰出風從銀漢來千
燈洞朔飲百尺越王臺我愛淸江上芙蓉向晝開

由蕪湖改小舟便道入宣城 訪梁山坑候淵公橋長

宣州種柳如種桑千樹萬樹皆成行樹中樹外通小艇
五月六月荷花香又如渭川千畝竹枝高枝短繞過屋
陶家只種三五株蔭戶垂隱甃有餘醉狂忽發荆軻詠
坐臥流觀山海圖

施尚白游閩

同是饑驅出輕舟爾更先人言此休沐何必異歸田（尚白每懷休致）解組只貧士分攜思厺年宛川贈明月吹夢海雲
遐

大雨梅淵公遣輿來迓醉酬淵公

北風惡雨來滂沱中衢放溜如乘河梅郎好奇乘促我
大車衝泥波沒髁蒼茫雷雨渼陂游少陵傾倒岑嘉州
為君破笑飲一斗勝事今朝落君手君不見耒陽十日
水沒地耒陽使君呼不至

夜涼宣城山中

夜涼沙路輭回馬避頹橋月出客爭渡川平流待潮鳴
聲郁樹近山色曉煙消此地無兵火繇來歷六朝

望敬亭山

一丘縈繞一溪流望裡蕭森更一丘破曉欲乘黃鶴起
天風吹上額珠樓

棲眞山詠竇氏二女（俗傳昔陵陽竇子明遊世處有二女化青鳧去按陵陽見相如大人賦則秦漢以前人抱朴子謂陵陽并明子誤）

子明昔避世黃鶴來招邀二女化青鳧翩躚上丹霄
裾隨霧起肩語從風飄左坐鳳皇翎閒吹十二清倚彼
世間客用心苦不怱不見秦宮女千春生羽毛

宛陵諸君約游敬亭畏暑不果至采石阻風對月

戲寄諸君

仙人厺我已千春采石長留明月輪不上昭亭君莫怪
前身元是謫仙人

香心廟（黃巢之亂涇縣有梅五娘教節里人立廟曰香心）

四野寂無人老樹敲風枝饑烏不得意飛上空祠啼香
燈久斷滅香心無斷絕更有俠香亭雙香人所欽（俠香亭在蘇州覺報寺諸梁鴻葬處後人亭之）

孟秋偕佟滙白飲周櫟園署揚扢風雅相與極論

僕於櫟園論交二十年櫟園督糧江南頃始聚
晤（周藉符人占籍金陵仕侍郎得罪事白任江南）

廿載魚書苦未眞中間宦蹟幾沾巾南中故里成新藉
筵上新知是故人遷轉不妨仍八座朝廷終自識孤臣
會并風雅堪憐惜宵與齊梁作後塵

八月初九夜秦淮對月東櫟園

秋水秦淮滿清輝望淼然樓臺楊柳影燈火秣陵烟帝
里風光舊流年物象遷猿飛驚海沐狐鼠失桑田（地震後水災異常）
為政悲仁者投艱獨大賢催輪仍不後入告更誰
先街鼓連潮動江螺挾霧纏雀竿高太白虎旅莫空拳
令節鄰秋半開軒待月圓關山憐節奏桂樹望雲過騷

雅酬難盡襟期喜共襃新詞儼相和字字許流傳

集櫟園讀畫樓聽故人子馮青門 襄櫟園甥

汝舅今才子劉牢好外甥歎沙眞駿耳山篠是青靑莽已

事恩良友前賢畏後生酒闌還跋燭譬角遞三更

涯白僊園席上步宋荔裳韻八首

秫陵標勝地別墅十長干樹色雲過澀秋聲竹外乾尊

罍招隱士厮養半材官絲野投閒蚤巖廊事未闌

灌木蔵河滸奇峰蔽竹西分曹皆引勝三逕不教迷磴

險花偏綴窯高檻與齊平泉豕醒石酩酊手重擕

西州稍南去納屐卽林間窯黑雲揩巘䇿黃雨作斑相

思心寄雁永夜目同鰥三雅何辭醆殘陽未擬還

自矜疏鑿趣宥侯辟疆園花石能邀客茶湯別作郵野

香沿岸入碩果幾枝存更愛秦淮好秋來水滿墩

宋玉詞章好逍翁獨後來江山知已在尊酒夕陽開選

地移卬杖偕遊必妙才巖邊有叢桂次第倚雲栽

倚才看布置幽意費經營竹塢風留韻書堂月到明青

氈憐故物白雪和新聲坐卧堪三日何須數率更

川涉聊成趣貪山且㚥眠只今諸累謝已入四天禪憂

世難全遣孤懷耿自縣一編風雨夜疏帥大如椽

呼兒聽誦讀盡日坐匡牀客是蘇門侶人傳君子鄉悠

年推北海老我愧高陽五斗能相供還家傚鷓鴣

九日婁江舟次答盧澹巖原韻

譌鷁紓徐婁水東川容嵐氣半冥濛不因下澤心猶壯

楓未經霜色已紅廿載登臨傷令節故山歸卧尚飄蓬

不緣郭泰聯舟好處處元規起暮風

極目中原事可哀三川震後水頻災轉輸欲竭東南力

補救終須使者才不羨登高工作賦且逢知已一銜杯

故園亦有陶潛菊首夏呼兒次第栽

山東羣盜本猖狂借口河災肆陸梁秋晚雷霆猶作雨

火行匀已欲侵房誰占氣象江湖外兩實門庭鎖鑰當

一綫輓輸良不易急催諸將護廒倉

與澹巖夜汎步韻

簫笳入夜迫烟樹遠相招山影隨橈破檣燈逐浪搖露

萃簾外重雲葉坐邊飄彈鋏龍吟起移樂鳳淚消楊歌

喧極浦落月送歸潮海氣江鷗外秋心正泬寥

和澹巖哭王子雲韻

長揿蘇門老更狂養雞晚復學尸鄉哭從秦殿思存楚

賦就懷沙忍弔湘空有故人憐寂莫詎知天意落宜荒

子貴臣後龔大司馬寄書幣至 書傳定使桓譚見莫痛門庭蔓艸荒

璇玉爲予寫十二中星圖

鄉識災祥試問卿近來怪事可堪驚渾儀齊見龍尤吐

大地何緣馬鬣生過午長庚看日从凝空急雨示天暗

管窺不盡君家與願叩金貔一悶肯 戊申六月十七日甲申時知有齒

者地震山東永溢或無雲而雷雨江南鬼亦已知馬尾懸衣白晝見

登虞山二首

長江直下海東浮泱漭眞期一覽收人說虞山即烏目
不知高隱孰龍頭眞誥稽神樞淳于斛隱吳烏目山陶眞白疑吳中無此山牧齋云即虞山
海內爭傳錢少陽絳帕短髮老尤狂而今身放遊文在
欲弔行藏淚兩行牧齋爲人書跋云吾正絳帕蒙頭此係策語也當是用向栩絳帕頭事帕幧同方言自關而西曰帕頭通衞間曰幧頭

宣聖衣冠陵有序

青浦縣海隅鄉淳熙初濬渠得璧三環二簪一相傳
隋末孔子三十四代孫楨僑寓立家廟葬先聖衣冠
今其地曰孔墓嘉靖初倭人入犯陳祭而去萬曆中
知縣韓原善修家廟水經註野王縣有孔子廟廷相

傳臨河還轅處晉人思之于太行嶺南立廟據碑魯
國孔氏追思聖祖立廟存饗其猶劉累遷魯立堯祠
于山矣今青浦廟亦猶是廟圯環簪莫知所在詩以
祀之
尼丘闕里最尊崇海甸鳩材亦庀工絲竹何年聞故宅
璧環千載出蒿蓬雲平禾黍青無地日落浦荻水似空
聞道南倭陳俎豆百蠻自昔仰華風

萃亭同周釜山茂源虞文子元升黃閣石含蒼水
愈飲沈友聖散洞涇草堂作

平原郡有多榛蕪棧裏草堂今在無風塵今古不相借
沈生蝸起眞吾徒居才半畝枕城市囊有五嶽眞形圖
布衣累牘藐雄貴文史娛樂同妻孥偕行野鹿林外食
一雙白鶴雲中呼舷過拍手狎鷗鳥塚頭枯樹巢慈烏
扶摩弔來逕萬里氣意直與申屠俱沈生磊落世所無
收雄名傑心轉虛有時向我屈一指未審何見頗三都
洞湖鱸蟹我所嗜持錢朝鬻歸中廚盤中新句更叫絕君出細君近詩
坐有周子董與虞洞涇遂擅帥堂勝太康二俊
眞區區阮懷績詠歎廣武如此豈合長菰蘆匹夫權大
勇莫奪文綵照耀橫江湖沈生磊落世所無嗚呼沈生
豈匹夫

張蓼匪安茂邀看菊予題曰菊秋醉作歌貽好事
者爲花政口實也

百花雕春春欲愁萬寶告成菊始秋美人十築采花徑
每到秋來花事盛兒合香泥帶露移初從根地別英姿
牙牌細鏤宮姬目錦帳橫遮小史司高堂細雨開芳醮
弱立微欹有背面迴旋迭代二八愁粉黛眞欺肉屏賤
張公江海舊風流釃酒花宮卜夜游題詩好奇司花使
從此花場號菊秋

贈周鷹垂綸處州太守茂源子有石樓環山堂杉谷試墨樓諸稿

雲間適來誰作者君家處州稱大雅如君才調眞象賢
佩何不居徐庾下石樓高對神山開升堂排闥山光來
流雲白晝噴樹谷登樓四望長悅哉清秋裘馬長安路
高瀨作賦章事奉神清石殺燕市姬曲謾還遺公車徹

倚聲再見周美成花間吹斷紫鸞笙舒城孫蘭心其亞
頭來勍敵樗亭生詞家體格看總好才子每穩性靈天
玉樹歌殘斗氣昏銅仙淚隨秋天曉我當年少竊聞詩
綺語時同劉改之夢中拾寶醒還笑老去逢春黯自悲
讀罷君詩如見獵袖中舊筆猶堪製歸來何物耗壯心
青山紅友鉛華妾

徐武靜偶泉酒糟鱸頹然獨醉出菜花徑尋菊

九峰泉釀四鰓鱸蚤起不須送尺書且喜高人同臭味
恥從俗吏問包苴酒醒簾下敲茶臼日晚花間出鹿車
爲報風流徐孝穆玉臺遙句近何如

東吳六益 二首

芙蓉自集楚臣裳薜荔長披處士墻海內詩名誰伯仲
中原氣象轉蒼凉百年遲暮悲龍卧八口調饑料鶴糧
六益各復贈之 不惜壯游窮萬里風塵偏汝意飛揚
清谿卜築苧城隈窈窕園林曲檻開屋遶梅花多自賞
盆浮竹葉幾人來虎頭盤樣回文製鵲尾冠形落籜裁
豈是還家耽閉戶鹿門伴侶足追陪

宿來文子友聖閭石蒼水暨予數相聚諸君賦六
子飲酒詩聊敘長律呈五子兼致勗焉

宇宙容吾汝山林逸趣長會并原不易道力儼相望居
隱聊言放藏湊識買良聚賢仍寂莫草野重文章盛代
裝冠蓋浮名謝鎖櫃歌回江上世坐戀海東牀失意還

棲泊行吟慣徜徉友憐因樹屋身到乞花場 陳仲醇記 陸處
風雅曹劉後牟騷屈宋亡羨予偏躑躅五子盡飛揚名
理聽逾靜憔呼老更狂同心莫諧調樹立竟尋常

飲張洮侯草堂作

灑酒高人宅郊西綠樹圍秋光勝鴉小野水釣魚稀門
逕金栽菊蘿鋤傍采薇繞牀書帙亂穿牖雀羣飛逸興
追張翰新詩似李頎結交先縞紵好德本緇衣五子仍
來集高譚欲忘機關門初月上不醉忍言歸

步文子集洮侯齋十六韻

東籬花事後結伴到山家野籟尤堪聽秋心莫漫嗟經
營詩始貴才力爾何奢迅捷離弦矢秤稍下坂車主人

供豆芋北客愛鯖鯊素髮吹從落青藜健自誇 洮侯詞 玉
杯書任著金谷罰非差 蓉水是日醉不成詩 樹敵全堅壘分題學
散花塔頭還過酒鎗耳綴烹茶揮麈飛玄屑盈觴混落
霞樹聯驚吐鳳倚醉亂塗鴉背忮麻姑爪心寒處士撾
文子詩多嫂罵 誰真憐駿足我見牛蝦蟆 伯集了事 衰老年猶未詩
書事苦賒買魚來胖潑貫酒泥吳娃頗怪十千少槳過
看謡叉

張梅嵓園亭看秋色步文子韻

名園秋色滿草號雁來紅十月雁不至關河昔未通合
情窺碧落久立對幽叢良友知余病淡愁命酒攻晚山
青屋角新月白簾櫳投轄留清夜爲憐舊阿翁 梅嵓昔公爲留

酒揮童止關鑰歸路落江楓秖覺天涯好無須欸棹遂
末二句爲趙叟白鄰其人

寒夜集董榕庵光復堂得扶字

少陵貞似我再拜遺人扶巨擘逢公等低頭敢自誣高
展吾竊賞埋坫莫輕趨芥蒂吞三楚喑噁辟萬夫倡酬
非鹵莽氣象落江湖許與皆詞伯疏狂混酒徒火明初
上月山響暗飛鳧餘興知難盡蘭堂倒玉壺

既賦長律復次閣石韻

謝公出入諸生扶江南名山貞蒲圖古人好事豈易及
我輩後來仍不孤紫襞出筐翠釜泣紅燭搖光清夜徂
詩成白手更接戰燭燼尊前看老夫

贈洗雪峰 浩然

多病空門住袈裟贈幻身早年頭作禿未老齒餘齦節
物憐芳草歸心傷暮春兒曹能養志努力念先人
司馬家聲在諸孫盡鳳雛脫身游五嶽載筆記三都（應天 順天）
夜雨刪詩史長江洗鉢盂時書擬米帖篋笥入僧
廚

朱節九山水障子歌

寒夜不成寐夢中還續詩詩中亦何語強半游山詞朱
侯岳游江通才遊我入坐館命齋中見丹青夜還夢彷
髣入荒村居見張家雪谿幛十幅山勢陂陀鐵相迷重
細碎窈窕通遠近孤村蔽隱山連山左圖丁甲長筆

墨不到神飛揚一老孤蓬坐短褐哀猿夜叫聞瀟湘問
君神境何能爾濛汜榑桑無起止馭風請帝帝割取擲
向朱侯畫圖裏翠亭名手昔數誰吾家齋馮六代遺前
元張遠法最古其次即數沈月溪邇來陳董稱秀絶小
孫江南艮可悅細師吳興大襄陽結搆障風便成劣朱
侯意匠頗有餘千丘萬壑胸中儲海宮堪輕三尺組還
家盡讀五車書即今書法逼文敏短律長歌格尤整圖
成砳磷砈自題老健秋空振鷹隼高堂畫障開巍我山
精夜泣驚神羅（著云羅音駮見山海經 羅羅圖二山神名）白雲不太青山
住縱有夸蛾奈爾何

光復堂分韻時周釜山與軍宴明日以詩來賦答

海壖十月交寒雲曈荒甸城中戍萬馬令嚴屯不見轅
門畫戟合將軍夜開讌銅角吹一聲雲中新行雁周郎
愛萬舞七槃出妖倩繁星錯華燈明眸射霜劒予時亦
高會空堂肆文戰悲來忽無方中坐淚如霰民勞地生
毳奇當兆迭變側聞　至尊詔求言御前殿當年海鰌
入一鼓飛鶻散至今剩瘡痍剜肉供組練功高列台輔
東南且清晏爲我語將軍努力答恩眷（將軍梁都督化鳳）

寄歸道士元貂（已敘 前記傳）

閶闔曾嘗馬啼篇混淪還開龍漢前志士逢生元不死
高人避世即爲仙長瓢笑乞邯鄲市拄杖行穿葉嶽烟
故鬢有君身正健飛來孤鶴是何年

周宿來移居南郵

爲愛城南水竹居移家家具少於書撑交百合分三徑
博物還須畫五車籬落買驅秋社雀裯衣看釣柳橋魚
二千石木公卿選且喜斯人賦遂初

周是明爲予作私印

小學不設廢六書史游急就抄且疎三家門五且莫辨
點畫何有魯與魚商盃周彝苦多贋宣和博古空形模
世遠闕疑且莫問學宗小篆良匪誣鼻彊私印始漢代
此物雖小同槃盂淘河屢出荆刖玉洗沙細認亭侯璫
僞藏諸誕詎世俗好事圖纂還臨摹邇來八體總蒙昧
方寸篆籀交噉敫停匀匹配刀泐勁伎倆巳盡何與朱

周生博學尚體要覛彼二子徒區區斯文日月未墜地
賢者識大爲夫夫乘閒爲我試一作作字不多理有餘
俗學眊侁之根柢長篇粗語爭吹咪禹碑石鼓妄窺釋
此曹心膂何麤鹵先輩風流有師說周君用志誠勤劬
海天十月風折蘆呼兒莫惜千金沽宵來相就飲一斗
細論正好操錐觚昔云世傳壽亭侯印不一皆僞也不曰漢壽亭侯而曰壽亭侯不成文義

題張嘉樹豔賸百韻詩有序

張姓連天世多才子盧家南國代有佳人珊瑚之架
筆生花情鍾我輩羅襦之紫珠作贈知在誰邊兄當
微之賦會眞之年正合公瑾娶小喬之日目成微露
投契胡猴御語從風小留不定悵楊花之飄去鷩梧
葉之流來把翫青紗倚扮彤管聊復兩兩英雄之寄
意無端誰當卿卿靜女之芳心長熱神搖百韻詞贈
三章

少年張緒擅風流絶代雛姓字莫愁對葉當花等閒事
誰教清怨亂箜篌

金鞭遺去紫騮驕銀浪催來青雀橋陌上豈知腸斷處
河邊空憶可憐宵

我亦臯橋愛泰娘銅駝坊北怨張郎雲收月墜還何處
一尺柔綃淚萬行

偕沈友聖山陰祁其人再飲文子艸堂作放歌仍
限韻

孟冬短晷如推車朝塵析木昏中虛大統曆小雪中星初昏虛一度苦
寒客子意不懌長鬚打門飛尺書開書忽得酒人檄輿
來解髮不暇梳涇塘出郭二三里甑頭酒熟香撲褫長
生木瓢任斟酌珍饌兒復脯鵪鶉纖籐隱士最涼倒四
明狂客眞通疏主人動靜皆有意客至痛飲方軒渠夜
雨人分讀書火得錢盡買長橋魚高陽鄉生本儒服我
今不飲將何如邇來糟丘號六子連類有若蛩與驉君
看白日東南徂傴人長乘八景輿帝槳天儲萬石儲蓬
萊歲月不可算與爾千秋萬古意氣長相於

五子再集光復堂賦

並生兄弟負二陸貽我一編三日讀且評且乙停酒盃

中書令君訴頭禿詩壇牛耳詎多讓不意舅子心躡趣
餘才更作花間詞秦七黃九何足餘前時過飲王用生
交口頌我坐捫腹趙生觴政眞絕倒高持六博號逐鹿
生平擬建大將旗此日眞成下駟逐（時予博屢負）黃生意氣
橫九秋脫帽半醉飛觥籌作書阿兄欲焚筆何物傖父
眞吾讐主人上壽擊雙鞲城頭魚鑰君莫憂攬衣疎星
正三五落月彷彿開孫叔君家兄弟不可及一雙白璧
懷中投城東近訪沈隱侯老手盧生周處州同時豪傑
聽推倒咄我來登來仲樓（來仲樓文敏公築以待陳仲醇者）

答將雪堂原韻

蔣卿三徑惟種竹竹裏茅齋書萬軸清心但聽瀟湘聲
斂手不擊長安筑著書仰屋只自知夜長褐短心中悲
劃然相見啓諢笑高懷坦滌無樊籬渭城金仙淚如水
詩成欲補青龍史看君精悍未易當老我疎慵何足擬
鍾生四本稽門投余也卧病元龍樓東鄰趙壹有美酒
（謂使白）與君强起澆煩愁

平西王寶牀（昌云公樂府中豔歌何嘗行當與參讀）

沈香若山積楠梓非其儔紫花及紅豆瘦緑交網繆連
舟入吳會徵匠來東甌造爲百寶牀詭狀窮雕鎪回旋
鳳鸞炊蜿蟺蛟龍愁明珠遝答納火石摻丹丘煎膠勝
麟角潑釘皆精鏐一牀費百萬兩楻千萬餘（叶山計）昆明
五百里宮殿居上頭玲瓏啓八牖駿鸞飛層樓下造五
丈旗欄牙拂飛斿春風送脆管散落蓮花洲連轉作武
帳紩合如雲浮纔金綫孔翠映耀珊瑚鉤君王旦暮坐
寶傍生琳球鉳色射璧月綵女光中遊妖姬奉祕藥將
骨黃銀强有時玉如意誤破臙脂頰平明令旨出風火
馳蠻陬邀功動天子逸氣凌諸侯當時七星關黑旆前
滮滮將軍實僇力相國多奇謀衆寶儘莊嚴不足爲汝
酬朝廷正寬大少僭不見尤侂胄宋小臣微財皆賂賕
一牀奉阿母何用官家收人生恣行樂性命同蜉蝣爲
懽盡今日遑惜他年憂仰看梧桐色俯視芳草稠杜宇
何處來哀聲滿林幽君王有賜樂玉手彈箜篌請歌入
塞曲莫唱吳宮秋（昌云篇末警腸）

留別五子

盧文子元昌

斂挹詩無敵盧生果絕倫論文操月旦求友出天眞寄
意勞杯斝幽居理釣綸賦成人共賞難和是陽春

周宿來茂源

前賢久不作後進爾堪師五馬非爲貴千秋實自知獨
行當虎步衆色妒蛾眉一鼓高山調悠然念子期

沈友聖麟

文章兼節孝吾愛沈初明寬褐游燕市長篇賦帝京草
茅尊歲月燕士慶公卿知爾生平友江東一顧榮（西猷御史）

董開石令

孫落尚書後人間說長公策收身見放遇畬遊尤罪孫
輩行多貴文章老獨工吟君咏史作浩氣吐長虹

董蒼水兪

五常曾競爽二俊復稱奇作客憐黃耳何人定白眉孝
廉名久重黨錮世同悲高視乾坤內降心讀楚辭

自述

自予來谷水五子日過從避世輕金馬逢人號酒龍獨
携孤劍影歸去五湖蹤矯首銜盃處雲山更幾重

附 八子詩

董兪字蒼水順治庚子舉人文敏公其昌弟之子有樗亭集玉鳧詩除奏銷禁錮述幽賦其自廣也

奉和黃公

黃州才子今潘陸新詩脫手人爭讀生平著述已汗
牛攬鏡自憐雙鬢禿少年名譽滿寰區中更禍亂心
追琖高歌振袖還入山甘學阿奴當錄錄鄉里小兒
強意氣斯人經濟徒滿腹揭來吳山風雨暮蘇臺荊
棘游麋鹿扁舟復采澱湖蒓詩壇酒社來徵逐盧綸
草堂楓葉秋惟呼六博聽更籌一堂歡謔雜閧迭佳
言往復無不讐軒然奇句鷹脫鞲慨慷令我消煩憂
有時更聞變徵調如聞寒夜鐃與鈇吁嗟賞音自古
少眼前珠玉宵浪投缺二句鹿城缺二字且莫去十日醉
卧元龍樓

六子後飲酒歌

黃州頎子眞人豪括蒼太守才復高逌生疎狂沈生
達盧郎意氣干雲霄吾家兄弟好閉戶窮年禿盡山
中毫相逢痛飲俱同調花下持杯開口笑七賢六逸
何足多詼諧謔浪皆奇妙投瓊飛斝不暫停長鯨卷
白波濤聲葡萄千石須臾盡高陽小兒浪得名酒闌
險韻奇句出星辰浪禿江河傾曹劉不死李杜在風
雷巖壑生光怪眼前豪傑爭自命幾人俯仰雄千載
酒徒相聚非偶然寸心炯炯各自憐滿庭黃菊秋月
澹清霜簌簌飛簾前

董含字閬石別字榕菴順治辛丑進士與弟兪號二董奏銷禁錮有藝葵堂集時盛傳其讀史詩

集友聖齋

沈郎家住青溪曲小屋濛濛烟水綠當軒一徑莓苔
斑幾處霜林紅矗矗主人愛客招素惟蟹螯菱角羅
盤餐秋風溶溶浸桑落長歗手撫青琅玕坐中江夏
推風雅前無古人後作者工部交游盡老蒼長卿詞
賦眞瀟灑周侯脫帽浮大白抵掌論文駢屈賈盧生
本是嵚崎人肝膽飛揚詎肯下舉觴促席歌復吟風
吹薜荔秋陰陰相逢意氣不盡醉天涯何處求知音
君不見古來結交盡屠沽兒與爾曹皆酒徒仰天擊
缶傾一石悲哉奈此白日徂隔岸棲烏啼不住扁舟
獨向城東去

六子後飲酒歌

秋樹凝寒聊放風動衰草故人數相見相見情愈好
我家兄弟東西頭閉門讀書無所求十年結客消四
海坐上往往皆名流竹溪逸事堪摹寫連夜高吟秋
色下刻燭揮毫賦五君呼盧卷白飛三雅人生得失
何足悲意氣直與千秋期且倒接䍦飲美酒富貴浮
雲安可久君不見東家考鍾西家擊鼓窈女妖童相
對舞我有貧賤交索居厭華膴空庭樸遬蹲寒鴟彩
筆淋漓推繡虎大江南來灌百川句吳自昔才翩翩
誰人得似元龍傲苦愛風流顧彥先

盧元昌字文子舉明經選長諸書盛行于世傲岸善飲爲詩揮毫立就有觀堂集

集友聖齋

三江木落當暮秋黃州才子乘扁舟舟中載得書萬
卷手持一編訪隱侯隱侯家棲老樹村客來屋角鳴
雙鳩邀予一識荊州面乃是騷壇顧虎頭虎頭落筆
妙天下詩中有畫凌滄洲胸吞雲夢者八九思公子
兮悲靈修心包天地渺一粒氣能截力使邱浮五言
七律杜陵匠賦心樂府陳思侔隱侯軒髯曰誠然當
今詞客楚狂傳揭來下車且揮麈脫帽露頂談眞詮
亟呼庖人劈盤飧細搜妙理須瀾醪陽春白雪喜同
調鳳皇和鳴求其曹花前喫酒花下歌周郎顧盼朱
顏酡董生蛟龍起懷袖仰天大嘯振庭柯盧放半白
頭如蓬飛揚跋扈當豐隆被髮快哉楚風勍亦知江

左多英雄

六子飲酒歌

君不見江都兄弟家園裏滿階燭熳開雞冠漢廷絳
幘官失職此花何故生空山董家兄弟登明光天人
三策何慨慨萬鍾千乘直糠粃淋頭雙劍生秋霜乾
坤雖大有六子開尊每日來高陽人皆謂我爲狂生
我亦自謂眞狂生頭上儒冠堪漉酒仰天笑絕淳于
纓荊南猛虎尚有無用處未老還壯大耳後風生餓
鴟叫手中霹靂金僕姑江東顧榮信巨擘一洗二董
頗勍敵酒壇呼聲動天地六人無不一當百風吹郢
水添金杯漁陽彷彿撾殘囘一聲譙角譙樓落數行

雁陣雲中開沽美酒臨高臺胸中五嶽爭崔嵬我今
頭上見二毛十年投筆高蓬蒿丹楓如錦黃花發持
信天公供汝曹

重九前一日柬黃公

西塞角聲何日靜東陵瓜地一番新孤城久作黃花
戍細雨何來皂帽人臨水登山秋正好蘭橈桂櫂容
堪親我家老圃無多路退爾明朝漉酒巾

顧子在茌城兩月便成千秋忽賦驪駒惘然

話別聊盡三唱

瀟湘客子夜發舟驛路蕭蕭雨雪稠計到玉山回首
處停雲片片落江樓

頋予風姿美且都才情傾注洞庭湖晋君白雪詩千
首消我陽春酒百壺
此處春光尚未來可憐六子各銜杯一行沙雁難成
陣臘月江梅未肯開
沈麟字友聖布衣家貧修行有古人風公卿爭下之漢陽顧西巘侍御巡按江南爲布衣交每過草堂清談移日侍御卒友聖裹糧二千里哭之嘗從洮汰友人裹數千里藏櫬古詩追漢魏近體在沈宋間其應酬流傳率平平耳妻彭寳女亦有才筆

草堂酬黃公因思西巘侍御故有鍾期云云
黃公磊落天下才蹤跡相逢多造次憶昔傾心西子
湖居停假榻同蕭寺新知極樂又分飛臨水登山送
客歸江柳折來看脉脉驪駒唱罷轉依依如君才大

眞無敵對我揮毫銅鉢擊纔見稽康眼便青別君不
覺逢人白蹉跎隔歲上元筵虞仲山頭月再同我賦
吳趨君郢曲醉游燈市夜無眠扁舟明日西湖去此
後音書杳難據玩世何須智作囊逃名只合言爲寓
丈夫遭遇感恩深知已非關鮑叔金一自鍾期先薤
露人間誰辨伯牙琴溯風回雪九江舟黃鶴磯頭水
急流我捌生平兩行淚晴川西畔灑松楸歸帆風急
過西塞不得停舟一見戴間道山居被褻依服笥郝
隆無恙在誅茅新結讀書堂深柳參差映筆牀黃鳥
間關求友切動君客興下吳門當予行旅歸家日値
予仰天大笑出忽漫來過門字賊論心更較從前密

慕君高調喜君來夜馬風流千古才潦倒憐予長枕
臥蓬門不掃爲君開剪園韭沽濁酒良友眞憐會面
難相思別後空回首

和閔石韞贈別赤方歸楚
幾回把酒酌斜曛落落風塵總不羣正喜陽春和白
雪可憐歲晏賦停雲詞壇馳騁當三駟筆陣飛揚冠
一軍此去吳頭連楚尾斗牛躔度應天文
去去江干已夕曛行行天畔怨離羣旅愁回首悲秋
日鄉路銷魂指暮雲哀亂壯年同庾信懷才童歲比
終軍須知祖德多奇服不肯違心誓墓文友聖自注日赤方爲顧仲瑛十三世宗孫其曾祖兄弟日岩桂岩雨先生挂冠講學尊人重光先生好奇服博聞隱德世稱高

士云
附彭少君赦
余見友聖賦詩送別友人雨愈吟咏飛揚起舞予亦用原韻成一律送之
唱徹陽關正夕曛一行哀雁訴離羣高朋分手如戲
月游子開情似片雲社裏昨逢陶處士座中曾指孟
參軍挂帆風色吳江冷尊酒何時再論文
周茂源字宿來別字釜山順治己丑進士處州太守有大賈覆舟漁父得其纖告太守太守封識付司庫逾年賈來驗還之賈持雙犀謝不受漁父亦却其禰巡按御史獎漁父爲太守求他事附住有蒞書堂集

黃公集友聖草堂時友聖出其細君詩
雨歇槐陰駐小車西風蕭瑟滿庭廬客從黃鶴樓邊

主人在青龍浦口居飛燕態看揮著就高談相對織
絛條若論偕隱工文筆應是龐家愧不如

黃公過飲且以言別賦此留之黃公家本玉
峰故末二句云

蘭灘萋日共觴樓劒舄逕來谷水西君似高飛緱嶺
鶴予爲失旦汝南雞愧無錦袖當筵舞虛枉羅巾倚
醉題太回幸非三世隔歸心漫逐楚雲迷張彥之字洮侯布衣屋不蔽馬亂書充棟蓬頭垢服無風雨寒暑哦吟不絕意至輒書不加裁翦狂深士也

黃公過飲草堂敬步韻

斗室惟容膝晴光綠乍圓竹籬人欲隱草舍客來稀

搔首思開釀登高漫采薇白雲當戶起青鳥貼溪飛
醉臥蕉聲碎行歌花影順金龜聞早解野服遂初衣
愛士能忘我雄心肯息機正安勤命駕惆悵月中歸

黃公今之摩詰也爲予作山水幛子歌句中朱軒字韶九別號雪田山人明經別駕工詩善書畫時稱三絕
有畫予筆安足供臥游臨別題贈爲之黯
然

玉峰才子荊門客木落天高始相識蘿衣遲染衡岳
雲芴裳欲帶瀟湘色當時挾策排金門逍遙銀漢風
雷奔東方大隱志未遂服神仙道自尊只今青鬢
拂衣久偶過白茅共攜手鸞驂鳳翥不易馴假心輸
意眞希有愛予自寫溪山幛爲言寤寐神相向醉後
長歌數百言開緘字字皆清壯已將楚郢作故鄉明
日臨歧倍惆悵尤怡然字雪峰大司馬猶龍之子棄家爲僧寄居荒寺無復僕草書易米炊斷足鐺墨汁酒痕縱橫襟袖年未五十而落髮禿蓋秋士也

黃公先生浹旬不晤夢想爲勞即日眠食何
似詩以問之

君是江東秀移家即楚材不辭游屐遠每作故鄉回
舊日鱸羹味清霜鶴唳哀今朝解酲否應想玉山頹

巴城湖大雪舟中醉歌昨觀演李白劇

昨夕何夕臨高堂千燈萬燄羅笙簧陽阿激楚爲樂方

美人綬起壽玉觴洪波墊溺河無梁黃河大決董家口中坐北
望涕沾裳今日何日雪滿野塞雁無聲向雲寫扁舟搖
過巴城湖兩岸誰能辨牛馬此時不飲當奈何一尺銀
瓶自斟把陰壩回斡頭不同世間萬事繫天公淮陰自
是把竿者呂尚不恥慈泉翁自兒莫訴强解事泯淡年
少乘長風醉後回環手中鏡鬢邊短髮疑飛蓬眠山李
白何如我笑殺羣優貞瑱瑱殿前擲筆何足云傲友萬
乘無不可君看飛雪回陽春草生河畔天氣新吳姬斫
鱠帷未足且向春江理釣綸

小雪夜北風雨雪

海氣先成雪寒宵坐燭紅溷憶娠落葉撲火亂孫鼎鼓

兩軍門近關河客夢通蒸顏苦傾領蕭瑟北來風

夜雪歌

夜久衆籟息蕭蕭疑耳鳴側聽寺幌外淅瀝樹頭聲始覺寒威逼方知酒力輕門間浙燭燈一片月華明

雪滿林園寂風聲後夜聽莫搖松頂白留看竹逕青漕急洪流沒城空海霧冥最誰愁凍餒十萬築河丁

玉峰山亭獨坐閱朔雄弟詩卷

玉峰雪霽坐幽聰古寺疎林隱梵幢讀罷新詩香篆短自逢吾弟壯心降野犴舐葉見兩個山鳥度谿時一雙靜裏緗書君自得不殊茅屋枕長江

友人索花燭詞戲效齊梁體

蔦蘿自綰結鴛央自成雙眉參新意畫髮學漢宮妝天寒博山暖春至小梅芳客裏聞花燭從郎索羽觴

百襉裙子

束素纖腰一捻半彎羅襪輕擡莫道緗裙百摺柔腸更有千迴

咏羅裙四首 百摺月華吳儂近製

雪色壘春羅長條抹絹寀細腰才一尺百摺可嫌多 百摺古有之陳蒲琦咏夜裙詩曰金沙淨離離寶縷分纖腰非學楚宮帶爲思君

金蕖着地上玉藕到裙邊手持雙羅帶故緊春風前

小開花氣入腰處最聞香欲引雙胡蝶背前試[illegible]

五采作寬裳爭誇時世粧馬嵬遺恨在不忍[illegible]

與滄巖論樂府

昔愧無雙譽 前丘嫩石林有獄侯才似海樂府妙無雙之句 誰眞軼代才高唐風善變建武體初開擬議俤元化文明仰斗魁按辭須協律緹室竟飛灰博依諸儒服雕鐫萬象該大音鍾簴奏襍調管絃推雅俗宜分部齊梁妙取裁淫哇歸正始斲簡脫塵埃禮樂原非細天人莫浪詠感通玄鶴下化遠白狼來寓諷都微婉冥心要游洄賦成泥沌死歌罷鬼神哀哲匠看誰敵詞場爾定陪倡酬元共白親切陸兼裴泱掌才偏眼句宜必推到廷恩正晨天地老多災把筆惟攄悃憂時欲廢梧俗情輕翰藻我病為尫隤地遠家書少天寒旅思催秖憑淡慰藉隻字比瓊瓌

附 奉和次韻 盧紘

江左分雄族荊南挺異才揆原從遠發聖氣識先開眞擅無雙譽爭傳冠世魁洪襟羅萬象浩劫轉淡灰逸足翔雲絕冥心理象該正風纔近雅繁奏豈容𤻌匠意擴奇藻含情出妙裁馬班驅作隸軒潄學如埃雖謝雕蟲技寧希待詔詼同聲千里應問字掞肩來契托玄風暢思縈白露洄過庭緣服訓咏蓼每聞哀粉近餘陰接門隨下坐陪素琴難伴趙綠野敢希裴幸枉扁舟過開將好句推冰壺欣借映火宅惻忽災安邑猪肝餉柴桑酒肆栢吾從非偶合古道証云隤但信音徽在無傷歲暮摧右家多令器繇繇若聯瑰

小除夜

廿年前此地椒酒奉高堂重到逢今夕驚心是故鄉妻孥千里隔書劍早秋裝獨有思親淚青燈墮幾行

紀異 有序

戊申三月蘄之安平鄉蔡某家鴨卵有十七篆文歎起其西村又一方卵或煮雞卵破之中復得一卵六月十七日甲申地震雨轂釜底皆篆文不可識亦有作花卉狀者或曰雷部爲之不寀何祥也

孟秋地震天雨轂釜底篆文不可讀春前東村梟伏鶵誰遣詩妖出梟腹西村方卵正傳看更有一卵卵中翎天公季老亦如人皿气姦行諸病出君不見宓羲未畫九與六鳥豈不猶亦不贖文字一與鬼夜哭 釜底文崇禎十二年十六年徽州蘇州夔州皆有之陸粲庚巳編弘治末崇明縣申報民家有雞生卵而方破之一雛大如栗巡撫又以欲上聞巡水都御史陳璚曰怪物已不有萬一下諸索奏何樣乃止自是四方災異各戒不奏

白茅堂集卷之十四終

白茅堂詩集卷之十五

己酉 康熙八年

元旦崑山試筆兼東虛濟巖八韻

春游 二首

康桂堂坐雨

酬王有功 績 元日見示原韻

海虞元夕濟崖惠燈舟中燭下作

元夕後二日魏大尹登玉峰置酒看雪偕予游虞山未與雅事

贈馮豹

贈參

小雨

予既有八男一女昨家書至復舉第二女子

遣悶

春夜苦雨同姬徵遠飲酒達旦戲聯五平五仄四十四句

集白泉先生約看梅因雨更期戲柬十韻

鄧尉觀梅不及還訪玉峰城東三里桃花

和徵遠春游見

古意

無題

曉起

遠浦歸帆
小市晴嵐
洞庭秋月
瀟湘夜雨
漁村落照
烟寺晚鐘
題宋復古八景
洞庭晚靄
盧阜秋雲
平田落雁
闊浦歸帆

雨脐江村
雪藏山麓
泉帘古柏
石岸孤松
蘄州志有八景其鼉鶴梅花東池夜月今亾矣盧
氏補其二余增損如左凡十
麟苑江山
龍磯夕照
雨湖漁艇
金沙月泛
三角雲封

石簾積雪
溫泉春浴
城南柳嶼
浮玉新磯
素馨餅
荐荷餅
仇十洲華清賜浴圖 二首
唐六如宦裝新郎圖 一首
楊妃吹笛圖 四首
徐吳曹石霞 有序
秋山風雨圖

盆池
聽銓上人彈琴咏詩 二首
八月十四夜月 四首
曉月入山 二首
客言洞庭蜃樓見
紅葉偶步徐文長韻
孝子行
汪悔岸衔緜帛
冬至日公卜致雙鯽索書天馬賦即邀飲梅下
閱梅村王郎曲雜書十六絶句志感
咏史

白茅堂詩集卷之十五

己酉 康熙八年

元旦崑山試筆兼東盧濟䖍八韻 時居崑山錄旦二字

客裏逢元旦風光似昔時開緘藏舊曆把筆試新詩勢
尾家庭酒陳徒地主儀門前車轣轆花外日遲遲鳳轉
迎春勝歌換豔女釵路仍江國近愁借故人披顏色醑
金藥山園長玉芝還鄉實兆好應看稱中兒

春游

山翁晴早聽山色可憐春驕客忘為客風光解醉人昔
天今忽賤南國轉愁貧游冶曾無減年年紫陌塵
陌上草萋萋逢春柔腸啼綺羅紛滿路桃李漸成蹊

影移簾下簫聲隔水西誰家香屧跡來往踏香泥 踏一作印

爨桂堂坐雨

東風已作神靈雨北斗潛移子夜杓客裏壺觴傳節敘
天涯燈火近元宵射蛟未敢勞　明主況馬何能答
聖朝聞道五雲隨萬騎太平帳殿奏簫韶
歲朝連日晴堪賞無數香車綺陌東病對湘簾仍中酒
起看烟雨更障風初春石氣將騰紫早晚山茶欲破紅
好辦扁舟趁花柳潯陽潮信楚江通

酬王有功 績 元日見示原韻

王績先生字有功醉鄉仍是酒泉封世間治亂何關汝
老去詞章轉覺工與鬬詞盟劉了驥人師東漢郭林宗

題詩元日還堪賞高拆青山趣不窮

虞海元夕遊崖惠燈舟中燭下作

我生不得御前撤送金蓮燭又不得太乙揚光扶天祿
還鄉暗拾蓬中螢經史縱橫徒滿腹中原昔日繁華同
長逝處處無烟烽魚龍角伎來西域鳳蠟傳方自漢宮
傳方角伎誇奇妙豪門戚里爭光耀放禁何曾司隸訶
展期不待官家詔諸籓邸第列九州九州世族疑王侯
狹邪競度歌曲公子潛登明月樓吏康過小槀行錄
救荒年豐歡不足農家苣火照田畴綺陌華燈夾車轂
前陵南斜接吳閶建業綵來屬帝鄉閣上歌聲酬玉樹
殿前山起荻沈香百年幾度滄桑改三吳治俗依稀在
隨珥朝來賺蚤蜂綵樓薄暮迷烟海巡漕使者獨好奇
孤缸坐詠上元詩于蔿欲奏長安遠苦調幾翻游子知
天涯游子意如何風雨幾籌舊恨多竟能分我然藜火
持照山齋老薜蘿

元夕後二日魏大尹登玉峰置酒看雪值予游虞

山未與雅事

積玉名山方水流令君走馬上山頭那知吾谷扁舟夕
虞山谷名正負乘公載酒游高井樓臺真不夜上元燈火未
全收陶潛自有登臨興束帶何須傲督郵

附馮豹

烏目山前野老居一件蔑虞雜遙疏焚香剪髮無餘事
坐擁麻衣炊讀書

附夢

離夢亂無緒離愁懷至今病悄肝氣勝春怯酒盃淺鳥
啄枝聲細花酣日氣陰韶光聽拋擲拚卷獨沈吟

小雨

小雨濕花光簾櫳芳草香堪憐好春色何處是他鄉時擬
游陌上歌聲細前溪舞袖長懷人怨雲樹千里鬱蒼蒼
起

予既有八男一女昨家書至復舉第二女子

瀟灑江海心我本物外士昨日家書來悄添向平累昔
在兵革間鷄危炯然記妻孥本天親於身亦疣贅曾見
兒童成驚心老將至世亂困奔波時乎寡生計貽男要
經史嫁女費展省鬻犬有先民乘龍定誰氏且喜生儒
門詩書吾家事所願四海寧蒼生起凋敝婚宦小賢絕
安懷大聖志何必五嶽游始遂生平意

遣悶

苦寒梅信失臥病早春過霪雨淹旬積陰雲入夢多鶯
花彌世界舟楫滯江河夙昔飛騰意羈栖奈爾何

春夜苦雨同姪徵遠飲酒逢旦戲聯五平五仄四

十四句

蕭颾林中風黃公浙瀝夜半雨誠久寒鐙揚清光黃公
黠鼠作怪語誠久臺咍奴夠憨黃公勃窣婢傻偃匏尊
呼兒斟誠久石鼎起自鬻爲歡初微酡黃公既醉更厭

彝誠久 持觴陳瑄豪擲帽彥道賭黃公 籤來爭吞誠
久 罰至俾出牯黃公 鷄鳩陳思羨誠久 蔗蕷飣楚俎黃
公 浮梅鄰沽醪誠久 汁橘酢病齲三彭神符誅黃公 五
鬼漢覡詛枯棊敲文枰誠久 促漏接鼙鼓霏霰低前欄
黃公 泙涵惻後廡蓬蓬芝生楹誠久 粲粲汗浹礎黃公
崧陰皺新鱗誠久 竹垂折故壘游儵溝頭流黃公 貯黍
宇下腐五下切後 簃屢支頤炊誠久 䂮杵舉炬取黃公 盃盤
從縱橫誠久 洗酌再咀茹栖鳥啼空城黃公 嵌鳥動默
激忻聞天雞啼誠久 肯受瘦樹侮社樹音 羈懷何鯀據黃
公 健筆孰敢伍商音歌將終誠久 歛器擊巳瘢題詩編
牢愁黃公 庶以貽逆旅誠久

葉白泉先生約看梅因雨更期戲柬十韻

梅本紛華樹涼時解作炎邀人盛𨓜丞不自表高嚴暖
日烘蒸好輕陰色態添但嫌風颭颭最愛雨濛濛乳滴
春醪嫩香留汗袖沾舐殘銀獺暈軟落玉魚黏寂莫憐
啼粉氤氳隔綺簾忽回仙伯名未許客心懸懊懷扶紅
袖淡盃拂紫顏料須窮來就花底韻同拈

鄧尉觀梅不及還訪玉峰賦東三里桃花

鄧尉春前萬樹梅撥遲不見一花開吹殘羌管邀風散
舞罷香山素影回單櫂漁舟聊自至正升明月尚能來
出七城所月作正升洋月 江南好景還須惜無數夭桃點碧苔

和徵達春游韻

杏桃歷亂艸葱芊駘蕩江南三月天遠浦雲低猶灑雨
平原日暖自生烟輕飄翠毬拋爭坐清簟疎簾載酒船
老眼看花諸事改只餘游冶似當年
浮滄高梳麟掃循千晴天氣試春衣笙歌日暮桃花落
簾帝風輕燕子歸城內水田青漠漠堤邊楊柳鬱依依
上頭兒女漸成長細襉香羅踏落鞋

古意

惜春須惜日有女如看花驚紅撲飛景玉色無長華手
攀楸韆纏默靚楸韆地輕身燕子愁芳艸鸚哥翠嬌小
處淚閒今年縫嫁衣東家雙姊妹分道逐郎歸

無題

驪馬曼胡久未歸雕牀繍帳出應稀池邊楊柳春陰合
樓上簾櫳乳燕飛弱髻罷梳鄉俗改蘼蕪欲采故人非
汀陽姊妹今猶在一面菱花淚染衣

曉起

江南二月尚霜華曉踏苔階屐齒斜何處天然好顏色
初升紅日照梅花

惜春

二月妖桃初滿枝斬新不怯曉風吹隐前思婦含嬌語
記得儂年十五時
術消初長斷巢肥雜花生樹鶯亂飛何人見此不惆悵
金勒少年歸未歸

剪花三首

早蜂趁暖咬花叢剪得花枝帶早蜂蜂子不知花在手
逐人飛過小牆東

傷春不肯爲春降花底簾鉤控一雙日宴起來嬌不語
口脂微褪坐西窗

春色羅裙換曉粧不嫌花刺采芬芳薔薇亦自多情甚
搭住蕭娘上畫堂

鹿城寒食同仙佩徵遠得聲字

寒食崑山下歌聲閒哭聲世隨春色改老逐少年行亂
縈紅粧映清波畫槳輕江南無限好愁惱酒頻傾

尋劉改之墓有序

鞍山舊有宋劉改之墓爲僧徙所據先玉山率郡人
弔酹仍白有司復其屬城今無有焉嗚呼陵谷變遷
抑亦後賢難續詩庶存其說云

寒食清明上冢時游人吹竹更彈絲新松舊柘追尋遍
不見孤墳劉改之

玉峰城南高叟家看牡丹醉後出宣德紙索壁窠
書

泥飲何嫌野老家花前排當便停車穠紅淺白春粧正
壓石欺欄舞態斜醉後貫心呼椊橃坐來彈指嗅蘭闍
草煎麥秀城南路十五年前舊物華

紫藤有序

玉峰東城內水田叢冢拱木蓊然紫藤一本虬起壓
伏時方作花殷碧縈縈隧道外莞絲屬爲紛遝往來
歎欣生之異趣感星物之移換遂與徵遠置酒流連
月出醉而歌焉

玉樓紅粉變幾度野棠開廢壠尋春去新粧拾翠來藤
花低亞席石闕綴行栢不見王曇首清歌動我哀

旅夜示姪徵遠

河患平猶未訛傳總失真官仍愁賑使盜賊喜流民改
歲滄爲客謀生屢向人年華兼世態底事併傷神

不寐過中夜城鴉正寂寥敲風樓上柝嘯月寺門鷄綴
火爐烟細疏簾燭燄消幸能偕小阮百醆佐長謠

送慈上人還楚

大師嚴修持行腳亦勇猛瓶笠偏東南半與老夫并叶必
禮切金從須逢布沴聽阿育請終然神通僧起滅剎那頃
當時寶頂燈飛行入王境線腳誤繫山帶在袈裟領仰
看雲中錫俯視日月影歲晏歸去來閒鐘發深省

榷關嘆

大江迤邐流向東北河北道魚鹽通浮航幾處作關榷
大旗倒影橫蒙衝上船已過下船集北商錢于南商病
怒脅高唱白梧坐健兒盤馬擁彫弓胥吏既屬水衡籍
尺帆豈合逃司農牽撥婦女裝簾衿料算孫鴨連笭箵
倘想江流日東注不及飛飲馮夷宮

燕子磯 步前張羽韻

鬚扙龍江頭窈窕燕磯曲山根插地底波漲屢洄復古木引危磴遠景帶蒼麓沿涯清如湖人家覆深絲網巖腹稍令橋柱塞乳竇臨空望淼瀚彷彿在林屋 太湖有林屋山 高下刻神祠行子各有祝再看娑羅枝靄若慈雲覆興亾事已非山水長在目悲哉昔賢冗勢閱人代速

三江口望舊京偶步前賢韻

放舟三江口引領望京闕遙峰障若雲沙洲抱如月緬思湖陰鞭羞聞石頭節拔箭將軍喉幽憤何可雪江豚歎餘哀征雁亦愁絕鬼馬印帶瘡豚腐烏烏悅去去勿復陳喪亂安足說

青溪偶見

面粉芙容香霧鬟倚樓不語看團圞青溪柵外無情月常照紅顏過夜闌 青溪舊高頰教張麗華處

荻港口號 四首

灋烟乍息楚江清士女依然說太平夾道高樓聞笑語春風一半畫船聲 俗好龍此鳥

句欄小婦譜新詞樂府流傳又一時南人慣說前朝事北里爭彈火不思 見元史

港東港西皇令旗簇艇呼渡誰健兒一夜連營破三十始知東港是王師 貴清因破敵兵于此

老蜃作浪白楊天一夕平沉千室烟水中隱隱見樓閣岸上年年喧管絃 己亥岸崩沉數百家

三溪 績溪縣

乔溪爭急峽百里瀑泉并窈窕千峰出微茫一逕生奇淡懸鳥道村斷接雞聲關險何年設人間苦用兵 有關二共弘光時金聲築

叢度新嶺

俯仰驚無際氤氳迴不分下方應作雨絕頂只生雲開闢通蠻服艱危狎鹿羣廿年前此過南北正紛紜

瀑布

誰將一疋練挂在東峰東到地雷聲作瀟空雨氣濛老猿聽落月驚雁泣秋風不識桃源裏千山有路通

峽水

峽東亦何急崖傾勢不酉弭湖回萬弩斷鎮聖千牛雨去空龍難鬥吞洪樹倒抽到江波浪息汨汨自安流 歙木聲嵩人袋唐

登萬山 圖經云歙處萬山三天下之都在馬今徽州府城中高阜名萬山有斗杓樓

白日登樓望高深倚畫圖閥嶋真四塞形勝紀三都車馬蚍蜉動蛇龍棧磴紆當年誰守險萬甲竟長驅

問政茶 問政山在府城西近產茶勝于家龍黃山東峰下有湯泉名靈砂泉春時色微紅新汲可點茗

問政山頭萬綠濃旗槍未發白雲封春來定有靈砂水一道紅泉遶翠峰

紫陽河放舟將取道江右

野汰俯清流林巒上下浮浪花蓮峭動錦石作魚游春歸兒童喜朝雲帝子愁爲憐風物好歸棹指南州

經白嶽奇程非二

入霧諸峰直蓮花萬仞開斷崖凝壁疊陡絕似天台關路生鐘磬有僧談薜蘿杖藜他日共支筇訪丹臺

乘筏鬬川雨止水至繫石壁最勝處

山雨勢欲盡山雲不肯休歸雲時擁樹落照忽明樓灘響增三尺巖奇試一留乘槎亦何意偶爾學沙鷗

繇祠門下浮梁

萬壑赴回溪流澌竹箭進只須扶櫓過已失數峰奇暗壁窺山鬼蠻歌賽野祠榜人戒相語勿使孔龍知（土人以名湖神關舟戒語如關俗一作窺窺窺同）

泊都昌望康郎山

湖闊不可渡況經風浪生吉循彭澤曲遂得都昌城雨過群峰出天開一角明康郎血戰地存否得精英

爲隂守府題繡簾上

銀鉤高捲閣清齋繡額深籠近鹹堦不隔春風滿君坐直推明月入人懷

鳥跡書傳黃石師龍精劍術白猿知碧油翠篛還遮護不許詩常燕雀窺

花影闌干化日長曲屏小几對匡牀清幽肯遣紅塵入時放金爐一縷香

戶外花枝與戶齊簷前山色逐簷低回廊掩映人稀到時有棋聲在竹西

讀陳大衡之京遺集

齊梁看易及鄉黨竟無名俗士不可語高懷誰爲傾老來貪酒色姊奈畏刀兵猶有遺書在流傳付友生（瀘崖投刀仮）

姊公踰五十歌

姊郎五十之年倏已至使我太息淚沾臆我昔紅顏髮垂額姊郎玉兒潔白晳江于比屋魚米鄉夾磔水田松柏長讀書射獵直餘事架有萬卷銜驪黃東家嬌娘姚司馬（再娶司馬氏）十八能文態姚冶對牀恐見江彪厭青春肯令文君寡嫁時衣裳手自裁葡萄美酒妾能酤禿鬢談兵動盈坐十千百萬何疑猜樓船夜半武昌至姊郎便便號多智大澤虛傳陳勝王仲連一言秦不帝淡烟江表十年餘蔓艸啼雅滿故居郎歌銅斗射野鴨妾想金盤鱠鯉魚淒涼重踏當時路落花每憶梳頭處拾得遺鈿換米來收將殘帖牽郎看將軍好武兼好文銅柱磁匡早策勲府中長揖汲長孺不爾便卧南山雲傲岸如君世希有一生錢刀不上口春風只愛文君消落日且醉陽昌酒美君家無食稽婦富貴何須貪稽守吁嗟乎吁嗟乎白衣蒼狗何[illegible]百歲今半途爲君收

[illegible]往事試訪琴臺舊酒鑪

問客逃洪經畧相公往事

虎旅當年下王師敗績同壬辰九月敬謹親王戰衡州薨于陣更無帆影過只有雁行來壁壘新軍令江山舊酒杯依劉皆國士似少仲宣哀

燒石間荷道梯雲入箐幽幾年護荊楚萬里掃昆州勳伐看青史蕭條剩白頭江邊有漁父閒語荻花秋

萬死銜恩遇馳驅報再生重關窺劍閣得意在陰平坐鎮羣公薦歸朝部曲驚論功自宸斷爵位視銘旌

維舟巴河哭王子雲先生三首

綠草春江岸維舟落日情因憐故人逝不上五蠻城東漢巴水五蠻城此漂泊悲公子風流失步兵百年忠孝畢似爾已成名

故傷日零落浮生感更深淚落嘗酒半腰痛悟年使四海猶多難千秋待賞音老來詩律細誰識子雲心

司馬書來日孤兒喜自多浮沈終不逢感激奈窮何合肥公前書後關竟浮沈交態看生死幽魂帶薜蘿西風一悵望慘慄水增波

思菴兒自吳歸塗示新詩

在眼吳關路秋來夢益清把詩全逆淚觸感細吞聲空郭雲能入寒江雨易橫且須斗酒會案棣日相[illegible]

付願雲禪師寄吳梅村

老去悲難遣才多思不窮剖心休擲地梅村賀新郎詞剖卻心肝今擲地問華佗解我腸千結問法且觀空詩比貞元妙文推景佑工傷心南渡事莫賦永和宮

憶昔虞山老論文共酒航不知先輩怒有念後生狂予與牧齋論舟中嘗不合能事推吳質時賢說太倉似公長句好尊酒更難忘

哭曹石霞石霞扶親柩卒於滇石霞近年好亂末故云

麻衣掩淚滴泉臺老友曹生信可哀一別三年頭盡白雙親萬里骨同回淚閒錦字何時寄寵姬蕭小玉後來毀容守節隔夕青楓有夢來君去交遊逐仙鬼人間零落鄴中才

頹垣東張大有序

竹園鄰墻頹盡每欲小葺思白香山與元八卜鄰有云綠楊宜作兩家春近來顧文僖公於鄰墻作綸竿釣詩倡和有云一竿風月共鄰墻雖頹垣何害此間有公卜張子敎讀子素負張鷹竹中之癖頗作延之簾下之聽聞張子將他徙病中占一律

一竿風月釣鄰墻兩面春光共綠楊聚熟不妨西舍樸履聲還許竹中藏誰家送笑嫩[illegible]女何處開醅洒[illegible]香倘少清談張鏡在更難簾下坐胡牀

庚戌康熙九年

春日於軒前壘怪石丈許坎中容水五石取少陵風雨不動安如山句榜軒曰如山

泉石從吾好名山且臥游未須營月室直欲揖高樓（劉元瑞作神樓如兜杏狀懸梁上弓臥其中以機自放起落菊辦作月室周繳垣版向南迴隙隙核大劍納日景初入暗無所覩久之白光乍引纖毫悉見幾耕有月室献）
誰言滯人境方寸有瀛洲（李白詩五嶽起方寸）勺水清雙眼添峰仰白頭

閏月苦雨（先是揚光先奏禁西曆欽天監議西曆復行改揚曆已酉閏十一月為庚戌正月移閏于二月震電雨雪俱甚）

改閏作王正今年曆象新震雷催雪凍多雨匯河津天
意舒長日農家厭晚春起看南畝上艸色正蓁蓁

芒種喜雨

公冬愆陽劈歷作怪事山山礎斧落（已酉十一月二十二月壬午夜漸黃大雨震電竟夜擊人畝樹木凡數十處）入春飛雪浹兩旬樹杪籬頭懸凍

洛已知王正非閏月和氣自東音中角雪霜大擊首種
愁竊恐春澇妨為虐往時邵陽災畧同（順治乙未十二月壬子夜邵陽縣震電大雨平明霹靂乃息撫臣以聞）十萬大軍列氈幕殺傷骨積巴陵
高磯火燒幾武岡郭年來楚地頗生息佩犢椎牛事非
昨郎鄉劇寇力蕩平雨暘數載方時若立夏不雨農人
憂秧針日熯呼班鳩老夫抱甕不暇休茄蔬焦卷蓬茅
抽巳將三月斷肉味稚子菜色頰雙赬朝來雲色似有
意殷其聲作炎融收枯池向晚聒聒螻蟈水壠一夜來鍋
鷗翔知二氣久蘊藉潤澤不惜脂膏流鱗魚上市頗高
價早茶出畚人爭求老夫幸苦種一畦蔬莧且足充盤
飧皇天好生會悔禍帝德回天與天大眚災肆赦禮有

常協和天人要良佐尚書典禮識體要淑氣召祥災則
耶山龍殿上功告成金雞字下惟聲和（已酉十一月太和殿乾清宮告成　上以廿四日癸丑亥服進御祇告禮成大赦天下）前年十月妖星過萬姓垂
頭不敢睡是時尚書聽棘木（合肥為大司寇）引罪微臣失考課
苦詞入告感至尊詔下災弭萬方賀（是年見地震者有赦）朝廷燮
理須三公漸漸只愚臣一个呼兒嘉穀及時播老夫飽
飯不愁饑

夏夜

簷下鳴蜩漸踏香生竹叢河明當月聯星動識天風減
燭清心氣開軒納遠空山禽亦瀟灑棲穩夜雲中

董蒼水停舟訪草堂將之桂林賦送

停君手中觴聽我歌百粵問君何為之機驅事干謁桂
林遠在荊西南灘巖巉嶮不可攀哀猿啼失洞庭鷓
鴣銜破鐵江烟猺苗出沒以百種鐵機弩失盤其間君
今駭空非張騫戈船銅柱兩不然又非謫宦驅窮適瘴
烟不顧炎六月囊中何有詩千篇君產江南號天府貨
利人才甲今古伯仲曾將二陸稱家聲首向三吳數兄
今黨錮非汝辜豈無物色到潛夫琴書萬里蒼梧路車
馬十年阮籍途維舟尋我溪西竹驚起披衣慰幽獨客
陰流鶯語正圓春泉柔落絮繞熟知君得意有臨邛主
人不必盡新豐掃門拂袖尋常事健者還應說董公弔
古休悲漸藤峽往事如題淚盈睫虞帝祠南石雁飛游

人幾度聽鵓鳩（江東名鳥曰三月鳴俗呼為犂晨以為候五更輒鳴曰架架格格滇人呼榨油郎鵓類也）

初夏竹園二首

和颸韻新林柔葉無悲音為愛幽獨趣坐令光影淡筍放如欲動（筍以子丑寅三時抽起察之微動）草香無可尋於中有眞趣兀對南山岑

修竹淨朝暉入林絲烟滿風香近艾鵓鳥弄輕絲管豈無竹林逆郎此竹里館忽憶蘇門仙才高脩中散

答石平上人

精廬近茅舍鐘鼓共晨昏杖笠互相接樵舟時到門栽松同夏蠟（西竺僧夏以蠟為人輕重相同解夏後驗之以知戒力俗誤作夏臘）施汝與兒孫宮度來非暮浮屠未敢諉

題文待詔瀟湘八景

平沙落雁

水淺舟不行灘長白如雪宿雁莫驚飛漁燈自明滅

遠浦歸帆

朝發黃陵祠暮宿青楓浦君看巴峽船猶帶巫山雨

山市晴嵐

斜日渡頭渡晚烟山外山分明猿鳥路彷彿翠微間

洞庭秋月

秋水如秋空明月出其裡但見洞庭月不見洞庭水

瀟湘夜雨

極浦娥媓淚秋風逐客哀誰言一夜雨只有道鄉臺

漁村落照

插篙日腳下曬网石梁邊趁水魚兒出明朝早放船

烟寺晚鐘

知是烟中寺傳來烟外鐘鐘聲何處起好在妙高峰

題宋復古八景（蘇詩註呂昌朝得宋復古畫八景來嘉州其月云云）

洞庭晚靄

水面魚龍氣靈旗縹渺間巴陵看落日一點是君山

廬阜秋雲

我愛香爐峰烟霞四時色到眼更孱顏秋林遮不得

平田落雁

黃雲收罷稏幾雁下橫斜不作空倉雀須慚種麥鴉

闊浦歸帆

遠水青天接春波碧草通今朝好風色五兩出雲中

雨晴江村

蓑笠騎牛去芳洲欲暮天歸雲時擁樹隱隱見炊烟

雪藏山麓

路滑難沽酒冰澌好渡橋不知山徑僻猶自踏瓊瑤

泉岩古柏

濺珠亂柏子淅瀝灑石壁幽人拄杖看不覺衣裳濕

石岸孤松

流水齧雲根蒼龍蜒地脈若在康于河千年應化石

蘄州志有八景其龜鶴梅花東池夜月今亾矣虛

氏補其二余增損如左凡十

麟苑江山

白晝江山靜空城似馬屯蕭蕭梁苑竹今日幾竿存

鳳寺晨鐘

鼓角住清曉柝梭出烟樹山僧百八聲隨風過江去

龍磯夕照大江石甚奇嶮冬水涸乃接北岸宋大觀四年立廟祀馴濟龍故名北岸朱烈士廟朱王彥明死節處

義士死長江人來弔夕陽磯聲流不盡遺恨與江長

雨湖漁艇

且喜城郭近又無車馬喧打魚呼酒伴風雨過前村

金沙月泛一名赤東湖

明月亦何皎偏多雲水鄉當時兵火地到此卽清凉

三角雲封治東北一百二十里三峯矗立

北望司空原南下櫨梨水中有鼎足山高人合居此

石篩積雪治東十里大江中水涸乃見亂流一里水淺爲患郡人擬立鐵柱未果

積雪覆蒼礦橫江走白龍幾時沈鐵鎖木底作奇峯

温泉春浴崇居鄉凡三處

脫帽林下露振衣山澗風不知春氣好常在此山中

城南柳岸在南湖一名鏡月

湖光本自寬衆約巳多設試問築堤人胸中何太窄

浮玉新磯大江中爲舟檝患萬曆十七年州守徐希明甃石增高使知所避建亭曰浮玉

堺峴連雲出濤聲繞樹長無情江上石獨立閱興亾

素馨辭

更殘殘月出更明照我庭前開素馨淸輝玉臂羅紈輕

背人不語下堦行洞房光滿香盈盈解環擲鏡金鳴聲

龍珠馬乳縣麗縷拚露含風半垂熟摘並銀匳付陸郎

酒醒明朝嚼香玉

薝蔔辭

桂葉蓮花作薝蔔玲瓏珂雪成堋刻美人濃睡向花陰

背角猜心館花魄花妖引入瘠妃殿水剪銀河落如霰

綃屏蝴蝶疑曉烟同心繡帶搭冰絃隆顚香重不成眠

仇十洲華清賜浴圖二首

湯泉扶出玉無瑕綃帳如烟得得遮不分春風來比並

驪山細雨浴梨花

香囊持到御牀邊羅襪流傳値許錢誰拂馬嵬坡上土

上皇前面洗温泉

唐六如霓裳新部圖二首

當殿三郎得寶歌翠鬟不動珮聲多雨霖鈴奏霓裳散

借問三郎得箇𨚗

絕代妖姬何代無花開羯鼓嚬花奴君看十六天魔女

更著華鬘舞上都

楊妃吹笛圖四首

揚州銅鏡進來時後苑銜花怪鹿兒不分寧哥好眉宇風前玉笛獨橫吹
寧哥笛子試偷吹吹到無心擫捻時檀口玉魚初吐落脂留香壓與唇脂
黃金訶子貼酥胸寶袜微開密意通殺滚未終才入破琵婆彈入大明宮
棧雨鈴風蜀道難銀屏珠箔海中山竟無消息通長恨空指方青說玉環

後哭曹石霞有序

亂昌字石癖更字石霞麻城人崇禎十二年鄉試第一十六年進士授嘉定知縣不事吏治左遷福建照磨轉入雲南順治八年潛歸里內院洪撤致軍中佯狂謾語醉吐汙洪茵又以詩誚之遣歸益放浪託於佛仙父其前永昌府判卒於官順治十七年雲南始入版圖亂昌扶病奔喪甫入境有文氏四歲兒迎呼亂昌名誦其闈牘曰我汝師也已卯主試章正宸我是也與君同行矣無何兒殤亂昌奉父母之喪并挈明滇南督學黃岡何閎中柩至昆明病劇卒家人慮道遠寄厝何柩亂昌輀重不發其弟曰兄爲何公柩也邪㫖何柩至數步又止其弟曰兄爲何公先輩且客也前何柩乃發予聞其事作後哭石霞詩康熙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記

紫府韓蘇未足疑九泉杜鄭盡交期君親恩重生難背滇嶺跳還夙較遲白馬塱中猶待友黃泉歸太亦詩師
孤臣墓誌知誰託郎事還堪野史題東坡見夢于莫釐公紫府眞人也石霞亦降乩云與章正爲紫府押衙韓先生皆紫府判事畢當生山東云

秋山風雨圖

山雲如幕雨濛濛衰柳千條并向東舞葉似迎歸宿鳥峭帆盡屬下江艖天橫雁影無行列洲偃蘆花亂遠空何事過橋收柄笠畫工極意寫西風

聽笠上人彈琴咏詩二首

過雨來佳客新花熙酒巵疏狂看我老談笑讀君詩半醉容琴理揮毫有妙辭斜陽在垂柳未忍別茅茨
小圃蓮池嶼疏篁隱讀書江天新帶雁秋雨欲生魚巾拂宜方外琴尊適與餘兒童能解事門外謝高車

八月十四夜月四首

碧天雲盡水東流千里江光一望收只恐來宵無此月預賒果餅作中秋
天炙相傳是此時錦綳襁褓遞相遺老夫近學長生術滴露研硃共小兒相傳此日爲天炙炙音久
魄輪減寸事荒唐人壽那如龍女長但覺兒時看此月青旻分外影光芒
回雁峰頭雁幾回年年八月雁門開一聲初傷歌邊落不覺關山畫角哀

曉月入山二首
馬銜山鳥起入谷盡秋聲松影落選細草蛩鳴更清露
濃殘月淡日出蚤嵐生幽趣無難領逃名身始輕
巖回瀑不見散沫望如烟古路人經少敧橋蔓草纏馬
疑行復住猿巧落仍懸我慕陶貞白松風第飽眠

客言洞庭蜃樓見
客來傳異事蜃起洞庭秋彷彿樓臺遙飄揚旌旆愁鬼
神朝舜廟雲霧隱巴丘海市千重接江門九道浮古皇
龍馭遠舜帝翠華游敢曰纏妖氣將無泣楚囚舊來征
戰地誰上岳陽樓開闔晉空闊波濤洗髑髏蠻方須控
險東下宥安流不解神靈意高歌對渚鷗

紅葉偶步徐文長韻
倚嶺長林掣斷霓秋高赭盡騁霜威半村枯樹迷黃犢
幾里扶藜點素衣渚近慣隨鴻雁落風飄時亂暮鴉飛
緋旗錦繖軍何壯腸斷西川織女機

孝子行 姓汪名源歙徽州人
汪家有孝子五歲如成人義方服綳絲燮敬起天眞阿
母大慈悲教養同嚴親胡桃木湯脫小戲甌見瞋母病
思寒瓜兒小形伶仃夜行以號哭烏烏悲蕭晨兒顖滿
幾時兒目江河傾血淚結故纍三載不易新含齒揖師
傅儕類寡所因秋風破繐帳呫畢依箸鐙阿翁强行步
仰見愈險辛啼痕拭角後翻下展微嚬祥禫遽已逵時
紋箏颭輪朝見春花開暮見秋實零櫻桃與梨橘貽白
東西鄰懷歸不見母淚下如綆繩且復更洗濯菊膾翁
前陳願翁保黃髮歲歲逢青春他家翁有媼寒暑媼殷
勤他家兒有母葛絮母經營無媼翁苦單痛瘵知一身
無母兒失恃縫綻誰當詢開箱撿裘袷仔細理盤巾聯
翩竟孩提庶幾溫寄心兒年當冠娶翁爲媾良姻祝曆
過六合便可及嘉辰媒人下階夯儐相來到門雎鳩何
關關桃葉何榛榛寢內設燈燭席上鋪錦茵阿母主當
中几筵拂素塵新人下車入俯首曳羅裙前頭導娣姒
背後隨笙竽玉蟲動娘娜金鳳搖鏘琤親賓盡贊歎不
數羅敷秦郎君下車入仰面看前楹風吹紙錢動肅肅

還冷冷羹漿母不御拜告母不饗舉身一仆地慟絕飛
三魂新婦大感動事舅如姑恩聞雞起頮櫛操作抽叙
篸翁衰遘癱瘓項腫如癭頼兒舌何清涼何煎蓤與苓
沈痾奈展轉裹帶終年紉藥師琉璃佛旦暮呼于聲皇
天酷炎熇流汗勝炊黍乙夜天宇黑雷輥鯨鰲翻是時
渾天儀銅丸落砰訇簸揚墮屋瓦震蕩無寧令老夫駭
欲死疑是丘陵沈袒衣走持抱兒在同死生須臾復清
奠三五開疏星父子相對泣倉卒骨肉情翁息苦厭厭
兒命甘冥冥然香叩北斗歃血流丹忱斗中孝悌王炳
靈須善聽指揮大司命疾下雲軿兆翁瘥兒已逝兒逝
翁轉甦令翁在後單鬼神良不仁日月行已老景幾出

逵垌白馬何處來撫棺淚涔涔皓首三四翁絮酒兒童挐皆云翁令子義氣結生平文伯昔嚬禮行哭無友朋郗超作忤逆身殁翁愈嗔不若孝子習交游皆老成不若孝子勇舍生成令名歸來撿遺篋見有告斗文路人爲起拜孝道垂天經汪家有孝子金管宜分明長歌以當哭歌罷不忍賡

酬悔岸寄絲帛

日晚天青蒼北風試飛霰蒼頭江外來開函見公面素絲出越女皎潔過楚練知我衣裳單况當歲云宴古人重縞紵實以申繾綣著用長相思貫於錦繡段朱門委紈綺不異塡谿塹饑凍滿路旁無絲一回盼葦金敎歌

舞繡帟鬪滾宴汗粉涴霓裳棄同秋風扇南山有賢者短衣纔至骭何嘗東壁光宵分寒女皺交游太京薄搞跡爲一飯夫子亦何爲高情照星漢車中裂一丈頗笑范生狷廉向知巳誇翻爲逢人厭昔公移粵節用兵到淮甸挾纊有三軍亂絲惟一斷衰薾落籍盡徭役遺歸半戰士組寒衣閨中理針線纔言竟解組歲月堪把翫放鶴孤山頭釣魚滄江岸何時起斯人衣被天下願小惠胡足論臨風竊長歎公以寬徑役爲將軍奏免寓居漢陽十載

冬至日公卜致雙鯽索書天馬賦卽邀飲梅下

微陽漸復始今日一朶兩朶梅花開鑪邊楮柚自生暖瓮裏葡萄初醱醅松江歸與在鱸鱠襄陽老筆賦龍媒雙魚酬字亦不惡絕勝曇麓籠鵞來

閱梅村王郎曲雜書十六絕句志感

崑山腔管三絃鼓誰唱新翻赤鳳兒說著蘇州王紫稼句闌紅粉淚齊垂王僾爲江南御史杖殺

廣柳紛紛大盛京一聲嗚咽倍傷情行人怕聽陽關曲先拍冰鞍上馬行僾送出塞諸君歌而發聲衆不忍聽爭上馬去

長眉秀頰好兒郎尋夢登樓最擅場撤撥到來旋不見偷從房老索梳粧

永豐坊內綠楊枝曾弄春風上玉墀舊日承恩成底事江南幾度落花時僾嘗言江南從太監韓替周一曲宗奉未知其實

日永哭趨嚩乳鶯翠釵嬌困不勝情尋常賓客誰驚坐

不是王郎卽柳生敬亭柳老義俠士也善平話

柳生凍餓王郎死話到句闌亦愴情好把琵琶付盲婦鼓頭彈說舊西京

西京舊日知名者籍隸山中供奉臣一自龜年零落後岐王第宅屬何人李小大善歌

夢到江南勝返魂紫駝人大塞垣昏金陵盛日猶堪訪風雪初歸蔻白門白門名媚北大得放歸

玉笙正要松風奏垂老關情到此曹不爲管絃頭白後秖難重聽鬱輪袍

雜劇爭傳玉茗堂揣摩仙鬼述黃粱覓誰喚覺江南夢搖落春風柳萬行

十錯新聲解得無傳從皖水到留都後來事事眞成錯
錯認當年阮佃夫（梅村集中稱佃夫指阮尚書大鋮也）
永和宮怨雒陽行手語矜能下玉京勸君莫羨元和妓
不是元和腸斷聲（高霞寓聘妓妓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何薄我爲）
昌平陵墓等孱顏玉柙珠襦倂此間誰擬馬嵬坡上事
行人揮淚翠華山（烈皇帝攢宮在翠華山）
妖妃蠱后儗非倫說到冬青更失眞欲識永和宮內事
佗年問取塚中人（曹魏時有人伐周王家得殉女子郭太后養之十餘年太后崩此女哀思而死宋孫臨安時宮中有一晉宮人亦從塚出能道晉宮事）
擁髻曾聞通德悲燈前舊淚向誰垂兩宮遺事無人說
只有錢家小妹知

酒闌人散月當中徙倚花陰與小叢莫譜琵琶對明月
月明曾照舊西宮

咏史

江左清談禍永嘉華林學士擁聲華就中亦有王夷甫
忍把興亾說晉家

憶戊子夏客廣陵過田九自云故貴妃與母季弟
也濳述往事恨流傳失實追賦此篇（梅村有田家鐵獅歌）

內府玉盤紅一尺昨日宮奴偶攜出至尊乍索阿監驚
白靴不待東方明（常德之變可知矣西司房緝捕皆著白靴）御街初屛金蓮
灶線香引過西清路鋪宮恩例本壽常萬壽金錢雜銀
豆內家漸作兩般粧姑蘇梳掠遜維揚秖爲奇香進鉤
弋何曾紈扇怨昭陽端門北望乾清遠永和月落鳴雞
短未聞樊嬺使兩宮不比班姬名同輦漏水丁冬十五
聲銅簽擲響正三更朱鳥牕前誰竊聽自鳴枕上至尊
驚（兩宮微釁起於宮人自鳴枕大西洋所獻）君王盛德無瑕玼母后推恩保
終始外人誤指武安驕椒殿還憐貴妃奴珠襦冷落出
昌平忍料龍輴蚤晩行商賈醵錢開隧道行人麥飯上
清明（貴妃初葬昌平甲申四月初四日李賊令三十六人奉先帝梓宮十六人奉周皇后梓宮並厝妃墓所義民斂錢三萬開隧送）萬事消沈有如此綺語何繇浣青史田家
鐵獅眞足悲誰氏銅駝沒荊杞江東太尉說興亾長慶
詞臣歎上皇難起荒墳舊宮婢須存典故老中郞貴妃
季弟流離昔曾抱琵琶向予鼓一彈別鶴低翠眉再鼓

哀蟬淚如雨秋艸斜陽恨未消諸陵宰木總蕭條誰唱
永和宮內曲夜深紅鬼訴蓬蒿

舒康伯前有白蘭之瑞旣生孿子以米易酒肉代
湯餅醉予許紀以詩庚戌冬作蘇體寄之

舒君艸堂財十笏琴書半邊堆俔伉客來入坐苦勃谿
每爲老夫翻踏韈衣學門外水田裁綦上風林山巃嵸
（子瞻有風林硯屏）敗牆未廸画不成主人安生呼欸欸黃磁菖
蒲經歲長堦下白蘭朶新發君家姑瑞果不凡一旦生
兒有奇骨後先已自別鸞鳳伯仲何妨還突兀烟樓幾
尺禁再擡老蚌雙珠[illegible]出老夫不逐湯餅會更擬朝
餐市肥臑偏[illegible]正通滑微詩三

年始報君敢以無功竟終訥

題西泠閨詠 有序二首

西泠閨詠者閨淑卞夢珏所唱也戊子己丑兩歲間予客西湖其尊人楚玉母氏巖子箪瓢隱枠曰是求人事錯迕遂以不果後聞閨淑歸廣陵才子劉郎幾度月背炙燭下見儂詩志感

記得錢塘送別有人青瑣歎多才簾邊送韻衣香出湖上回船捻雨來南國燕脂愁欲贈西泠松柏更堪哀當時空指團圞月未下溫家玉鏡臺

欲與西湖作莫愁孫華自昔帝王州續來明月笙歌院簾下曉鶯燈火樓 夢玉有句一又陽交代笙歌引路色 移燈火樓又柳去六橋春色臨雨來

三竺遠山無 弱腕題詩心緒斷修蛾入鬢眼波秋芙蓉城較蓬山遠肯信蕭郎已白頭

贈門人雪子

問法自童年嘗參水月禪報恩須出世窮理欲忘詮餘力游於藝親仁可與權讀書秋林底聞磬夕陽邊老我門牆僻空山草木妍袈裟當儒服竹逕許頻褰

哭吳太安先生

倘草不成哭斯人命可傷風流悲殞墜文苑失高翔疇昔攜江客過從謁乳堂臨池同賞墨飛蓋卽傳觴射獵珊盤進分蔬玉筯嘗調羹姑手慣 夫人予之表姑 製酒內方良縞紵歡仍結包苴禮必將淡慚丈人行翻喜後生狂草怕長弓動車依隘路防插刀揮伍伯扶病怯豺狠計里頻馳問還山益沮藏誰憑傳簡札僕已與炎凉果得投簪信遙憐載石裝賦詩留舊筆愛客笑空囊趣足因公健 予時病足 偶麗眉爲我揚陪筵值嘉慶奉席近幃房授館隨徵仗圍爐綴炙簧娛賓從謔浪爲樂未渠央喜氣門闌溢家聲內外長名將元歎命 公時生甥命名圖爾 宅豈阿舒當示疾維摩詰來游魏伯陽千秋財俯仰一往竟茫唐寂擁鍾王跡人疑嵇遠亡春歌停梓里尸祝在桐鄉服官吾何怪家貧苦未遑柴門淹日月絮酒隔星霜擁襪聊裁句呼兒代裹糧空函一匊淚難作返魂香

白茅堂卷十五詩集終

白茅堂詩集卷之十六目

白茅堂詩集卷之十六

辛亥 康熙十年

鄰翁遺鯽

細雨疏畦韭春寒未放花鄰翁憐我寂開筏挺魚叉鱍刺看烏背嗡喁帶白沙江湖風味美楳俗更堪誇

遲僻

遲僻泥塗笋沙鬆屐齒花荒籬背衙立落影過西家聒子從池黽慈情看乳鴉夜來需雨力動植足生涯

雨止

雨止泉聲落啼鵑響翠微濕雲飛冉冉晴竹弄輝輝高枕看齊帙呼兒盡啓扉江天三月暮氣象喜朝暉

銜泥燕

來往華堂燕銜泥故壘添低飛掠晴浪巧忻避風簾勇與題眉闕輕愁蛛網黏高樓合梳洗莫太污香奩

哭談長益

後死哭前死嗚呼毋乃愚奈情鍾我輩論友到君孤家破韓公子騷傳楚大夫地卑空躑躅天放在江湖百卷西泠火客西湖集遺燬三年東袞途滯山東三年歸病革英靈神鬼詫精力歲時徂當世成今古招魂定有無悲來辭直切痛絕仰雲呼

龍蠶鄖報五月十八日鎮江府迅雷烈風晝晦如夜掣去漕船一隻民船二隻不知去向月河鎮地方賣酒數十罎平置河側四面山地方掣去鄉民莊建源房屋百間瓦礫無存傷死男婦無算遠見四龍鬭于雲中是日也楚中亦大雨寒凜如冬

虎頭沈寒湫蚖龍驅不起昔云術家取虎頭投龍潭可致雷雨北方蛟龍若行雨多竊遁雷神捕之或作古木及蒼鬣間宮黃闕何事太歎江海水生靈與息壤上帝愛莫比誰怒錢塘君作孽萬人死連年淮泗溢更苦黃河徙幽豫連荊揚赤地幾千里米粟民之天所重非酒醴汝龍寔何意奪彼而與此糟糠倘可酸醉鄉難與望恐此復偶然天心敢揆敲

棲來店 有序

漸臨大江數省通衢舟車僨簦憧憧往來兵火後市無屯集道無館廨酒罏茶肆絕跡四郊野店旗亭十頓之一所黃昏風雨徘徊岐路之間落日虎狼出入豐艸之內僧舍謝游學之儒驛郵嚴旅瑣之禁夜行滅炬橋南無讀書之燈露下沾衣芳草非解鞍之地石城徐公子星以持節之臣任求牧之事昔在山左招徠廛集漸成市廛士人德之呼徐公店茲守楚駐蘄于四郭隙地各建舍十間名曰棲來行旅屆止乃得休息詩以紀之

伏莽既已平大江亦以清傷時荊棘地更有行人行山川故蹊突蔻蕃仍從橫落日怖寶賈凄風悲遠征懸旌市門閉城上哀笳鳴下擔立四顧但有雅烏聲官權久不設負戴何惸惸一物不得所惻惻仁者情褚裒寄牛屋士龍眠古塋安知岐路泣不有狂阮生公笞駐山左

二載德教明荒涂聚市肆廬宿無流氓楚俗鼓舞陋茅
竹支椽桁虎狼一斬道伐屋登空城杜陵思廣廈虛願
終何成如君事實政永安良牧程

游雨湖 有序

苦旱徐公率僚屬露禱飛雨奄至四野霑濡遂觀魚
雨湖與諸大夫痛飮逹旦僕退有斯作

使君愛雨湖雅愛雨湖遊公餘理茶鐺三五乘扁舟靑
山謁梵志靜籟聽松楸綏柑抑魚鳥好風仍逗遛於時
六月中倒景荷花稠香從遠空發水接銀河流四面看
禾黍愴然動淺愁精禱旣不昧甘霖斯見酬餘霏弄空
濛皎潔來沙鷗浩歌淥水曲拍手襄陽謳柳外喚魚艇

擊鮮充庶羞懽娛答羣願賓客擕應劉公庭更撤幕灑
掃階除幽籠燭濕淸露開罇迎素秋酒酣發高詠奇句
忩冥捜欻見俊哲意何如元道州公昔按鄒魯令行過
覔鄆赫然靑瑣郎持節東諸侯天子眷南顧東民焉得
留德星燦翼軫紫氣離奎婁比聞大河北水旱靡不周
朝廷賦雲漢使者牲沈牛楚疆更耗斁厥咎名有繇移
檄靜千里庶僚安敢偸兵家重形勢此地爲咽喉空城
作巨鎮古來有此不溫言謝父老次第爲汝謀逝亾倘
已集倉廩行當修濬河利舟檝遶郭誅茅蒐南湖三十
里烟火連城陬菰茭熟汀浦漑糞宜甌窶水氣蕩羣鬱
豈惟潤田疇恫瘝全盛日管絃讙上頭非無莫愁艇亦

有孫楚樓謝傅繋安危擕伎良何尤醉翁在南滁日飮
無他求使君秉淸節質厲風霜鞭乘閒問風雅卽事無
競緣風流與經濟二者非不侔下與黎庶樂上分 至
尊憂高情寄軒冕逸趣凌滄洲何時蒼生濟擕手訪浮
丘

大旱 二首

五月擬豐年七月變凶歲晦朔才再更豐凶忽而異前
年雨焦穀鰥作火烟氣太朧結氷花雕鏤象垂燧天戒
原分明人情忩無忌先事非不知頃徇良寡計昨當二
麥登傾家完夏稅投眼望靑苗妄意償負明朝卽處
暑不雨自夏至豈惟禾不登蒼生歘焦瘁暴巫則奚若

鞭龍頗無謂古來經濟才作事少佁儗長旛結梵宇飛
符詛炎帝伽茶方作聲修羅已蒙蔽吁嗟竟何益脣澤
不下嚥螟爲食心蟲厥占須匪細田間見父老長號頟
抵地爬搜土脈渴淡蕩天門閉茂林半黃落平疇等湯
雞鳴旨歘道傷塵坎禦蠅蚋背熱干戈哭不獨飢疫斃
欲息四海肩曾無三年積老夫思奔逃壇墠陪長吏孔
邇與戲歌如焚竊長喟還家覩婦子顑頷顏色悴兵凶
固飽歷垂老憂轉劇讀書冀開道愁時反牽慮難言糠
粃肥不洒蓬茅淚

炎熵一已烈八月無淸秋白露旣不降鳴蜩乾樹頭螢
龍變渴翺下吸千尺湫艸木如負霜黃塵代雲浮入夜

天漾漾西南隕火毬老鴉作神吏銜火呼傷鷓去夏見
熒惑斗上句已 祲祥理必應火行方彗佼災過講蠲
放吏來愁路賦 休塱賑發供億脂膏流小民輕土著
性命同浮漚朝來失升斗暮卽操戈矛富者若不聞運
衢起高樓平施本天道偏頗職此由郿塢與樓京及身
能守不漫藏誨盜竊織嗇招譽尤媒禍豈在多失德惟
乾餱愆餐得歿士羊羹與寇讐折像散貨財凶年轉優
游其功在民社豈獨為身謀時危鮮高廩計左休藏舟
況今繈負至倥傯各有求常平無粒粟流亢誰當賙賞
恐滯中脊翻為司隸憂

窺園

公年吳門歸一畝闢蔬圃伐竹編疏籬僅棘間掌拄署
之曰窺園不學仲舒腐春菘脆切玉冬菔甘茹腩種類
良彀願瑣屑不足數惟愁野田兎此輩終伏莽乘春甲
葉折張王好風雨長夏忽遭患膴原變焦土田疇且枯
盡服問蔴與菅根蔓朘薪蒸瓜瓠實攣僂隱空蚯蚓穴
塵塞顛當户蠛蠓營樹梢莎雞水邊聚小蟲亦流亡嗚
呼生民苦吾甘廢鋤鑁世豈忘奪取十里蓮花池采鬻
各有主饑民利藕菂叫閧爭掠鹵履霜做冰至綢繆慮
予侮吾憂頗不細世亂饑猶愈奈何賢有司多發不為
所彼哉鄭俠圖倉皇畫君父

述憂二首

憂國非布衣布衣恥憂國我本山中民生理託稼穡丁
年血淚盡半百減筋力泛愛問寒暄不察慘濟邑貧陋
楊子雲文非皇甫湜惟餘惷煩心觸事多惆悵倉皇半
載內原野起百䕺人言政不修天心怒掊克饑寒總良
善棼賊轉封殖帝德胡不明人言未為得道逢餓夫婦
十步五扶服嗥嗥繃中兒索乳聲塞嘿吾曹甘餓死孺
子何辜歷皇天本好生糊塗用義賊朱門恣飲啖狠籍
不為德誰復慈之謀重關樹槢棘追惟崇禎中事往猶
可憶烏啼大屋空草滿城門塞皮存毛則附屍行貌奚
飾血殞宴時香歌聲鬼啾唧所以南霽雲廢箸不能食
齧指赴睢陽嗚呼傷心盡及時尚從容補救宜蚤飭獨
行誠涼涼憂來詎能識

千稔逢豐登竆山有糧稻富者操奇贏紅朽不肯糶江
淮起妖蛟富房議與築巨浸半東吳始為泛舟役大艑
高價懸連車萬牛服遂令荊楚空第望新禾熟天下令
一家閉糴良不穀傾國販鄰封何以思自活有司莫之
禁予亦再三告出言曾幾時凶荒禍何速虛名有月報
官廩無斗粟矯節發何倉徒憂我民牧饑人紛在眼哀
鴻滿平陸昨見北來船啾啾倚鳩鵠言之湘南郡經過
道士洑百口遭風濤同時葬魚腹登厓怕猛虎羣行猴
人肉殘骼散草間狐銜烏鴉啄茲非距心罪是豈竟悖
酷人事不足譏空餘仰天哭逢時幸休運疑已過百六

雛日漸生聚不補前殺戮人定亦勝天斯語古所勗相
彼稂狄智潑瀸禦冬蓄豊饒同一患吾曹誠孫孫努力
飯蕨薇白雲滿幽谷（潑古末切 瀸余玉切 叶呼酷切）

多虎子星抬登大泉山覩獵

君侯不浪出出必爲烝黎年凶苦播動其道在爰諮離
城二十里荒井連枯陂躍馬屏騶從敢言馳騁疲接郭
號荒涼前山仍巉巇松柏石藏寺登頓岑岡遲老僧代
獸語此地猶山埤絶頂覓泉斵何繇問鉏犁苦辭茗味
濁試看山形奇羣阜從西來纍纍向東馳其東大王峯
俯視如展旗又如壁壘陣燦爛金天西當時康國公崛
起英雄姿人傑有如此地靈毋乃爲君侯副長嘯谷口
生悲颼志在靖封疆耳如聽鼓鼙左顧健兒出火鈴發
神機獵聲動川原行雲爲委蛇于時衆賓客折簡來追
隨白衣提羽扇揮指無不宜風埃虎爪滅（注）甌
脫離窮追獄豺鄭亭下頒賚紛齊持逦來戒行李此舉
良非嬉戲羅覓亂睽何有狐與狸落日送歸騎轍車雲
泥得雨朝有雷雨並將君侯知（?）

行園

八月仍不雨瀟條園徑荒風焦梧子落草靡蘑穢香秋
老無鴻雁田空失稻粱街頭少菜賣采掘到蒿蔣
飯雜菱科荇流叱病螞蟥年饑遽如許天意欲何爲不
寐看雲漢裁書報故知愁同杜陵老家口命如絲

夜得電光小雨

渴雲齊照夜今夕𩰦星河電影青天迴江門白浪多雨
聲來艸上涼吹擁山阿脾疾兼炎毒秋深幾穩過

小雨行園

炎威已過一百日老子披衣始灌園連夕輕涼交白露
牛嶺新月破黃昏秋前把匙思雲子雨後收田望稻孫
湖水澳空菱菩盡荒郝今有幾家存

送蔣虎臣（逵）訪道入峨嵋

華蓋前頭第一班炙君布襪蚤投閑欲看天半峨嵋雪
只在高人箱笥間

雨後東子星 二首

秋雨如甘露霑濡到物根黃鸝還發口綠竹半低垣且
飽菱藤飯思盛老瓦盆平津如見憶莫只問寒溫
艸野饒丁壯生成在本朝亂離初未識樂禍頗宣驕荒
隴無遺穗秋風有抱茅明公會調劑頓使百憂銷

麻城旅夜讀吳初明（炯）楚游詩兼寄杜二（濬）

五言詩律好知子有師承近日標高格茶村句可稱斯
文看後起一鼓竟先登老我無堪述平生幾折肱

讀高季廸詩集（廸爲魏觀撰蘇州府治上梁文坐腰斬吳中小說云季廸題宮女圖女奴扶醉踏蒼苔明月西園侍宴回小犬隔花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以是得禍也錢牧齋云國初昭示錄載李韓公諸子姪小侯爰書又高帝手詔豫章侯罪狀初無譏辭郊季廸此詩有爲而作觸高帝之怒假手魏守之獄亦事所有也按季廸亦幸不收孥其妻周氏藏其遺稿）

永樂中始行世當時文士弔季廸者不言死狀國法可知矣

國初才子高編修一讀遺詩一淚流天上樓臺成白玉
人間刀鑕送青丘夜深宮禁閟何事死後裙釵幸未收
綵筆一時俱欽郄傷心不敢弔長洲

十二月雪二十餘日

小兒見雪喜僵蹤奔走與如蜀中犬老夫見雪如吳牛
觳觫對月喘不休夏秋苦旱冬苦熱一夜朔風生凜冽
甘霖慳住不肯施散作千山萬山雪去年大雪占年豐
飇女跳踔欺豐隆今年雪大人更窮草根劚盡深山空
大兒丞報雙眼紅早行曾見枯樹腹死人顛倒偃其中
不是羊角哀左伯桃貸錢納稅手劑券身上無襖腸中

枵嘆息未終雪轉大貧賤不救桑下餓老夫生計將柰
何只有青錢三百箇伏願天翁休再雪留向明年三五
月插秧耨稻雨淒淒莫滴蒼生眼中血

壬子 康熙十一年

正月十八日乙丑夜雷電雨霰黎明平地深二尺

徐公單騎入山施糜粥 三首

甲子雨不止農家占歲乾夜聞雷布霰朝見雪漫灘戶
外屯千帳回中綴八鑾 閩大駕未還朝 請恩書上未日日望長
安

凶歲無良策安危仗使臣深山飽風雨單騎逕咨詢老
弱趨糜粥哀憐動鬼神朝來雪一丈攪轡更酸辛

天子歌黃竹羣臣頌萬年比聞齊遮道消息恐朝天 將入覲予萬計饑民舉留
奔走如歸市流亡獲受廛還諮洛陽令掃雪
到誰遮

雪霽

照崖不到處照耀更分明昨夜月光好今朝新霽行日
中水氣上湖面水雲生土脈春應動農家蚤及耕
雪過聞雷後參旗雨氣橫五行占夏旱二麥望春晴饑
鳥銜人起哀鴻蔽野鳴道傍冰破處似見蒺藜生 農占歲旱蒺藜先生

賦得攜子臥蒼苔 普云杜詩麗公任本姓攜子臥蒼苔

麗公隱襄陽疎散任本性兒童剪漸染智種冰雪淨鹿

門望隆中愛此山水靚接宇得佳人高談迭相贈不忍
三顧知屢辭劉表聘出處雖不同料事各有定提攜壠
上饁寂莫牛羊徑偃仰妻孥間謝絕州府問當時大小
兒眠底笑足訊豈無誑犢變不作孤豚僨何妨牂牁守

子蘋新牁太守 自有詩禮訓萬事若浮雲千秋想高韻

聞潛巖對簿未釋

半載無消息書來雪涕開豈無吳祐智竟致馬援猜白
首編摩苦青山歸去來破顏還一笑似汝患多才

商丘賈靈夕 發秀 弔友靜子 開宗 子也齊其尊人
遺集過訪不值

柴車經歲不肯出昨日偶過東湖村遠訪深愧故人子

交游誰識王公孫中原文體頗汍漫獨子遺響淸心魂
白頭老淚時一墮夢斷當年金馬門静子在江左以薦將授翰林侍詔不果

題畫

天門中斷隔仙槎天外白雲誰是家絶岸草深松色裏
紅泉流出杜鵑花

更漏

五十絲絃素女鼓大帝破爲二十五悲凉何物更難聽
城上更籌淸可數

唐伯虎采蓮圖有序二首

女子髩鬟道髪有倦容幅左山水花葉微抹黃色日

初出時也前畫家無此法何匡山所藏

齊攜女伴戲金塘弱腕輕衫趁早凉惟得芙蓉鏡中落
槳聲衝起兩鴛鴦

江南士女好容儀不畏人窺作伴嬉錯認吳宮采蓮渚
憑渠指點是西施

四酒人有序

林雲鳳字若撫長洲人段實字若秀四明人

林老隱支硎晉足不乏燕段客幽州豪靴二十年管
寧戀遼海粱鴻東出關古者人中龍杳矣不可攀觀其
大略意不在形跡閒浮雲隨卷舒飛鳥任往還入閒有
福地世外無仙山不如飲醇酒白髮嗜朱顏

閻爾梅字古古應天人易姓以命赦後草衣鐵杖浪
跡四方

閻生亦何爲毀鑠老行腳姓字擬四公自號曰白耷耷總要云侏耳字音輒耳垂也字彙都合切大耳也神長八公山惟事誠可愕縮甲
僧爪藏變貌女瘦託玉關放金雞浩蕩游六幕鐵杖被
草衣淸狂非落魄放言寧得罪窺酒輒高酌大哉乾坤
內悠悠付糟粕昌云僧爪女瘦二事見太平御覽借喻也

于元凱字賓之金壇人自署奉旨恩赦游於京華

于君昔杜流家公天尺五詩書久生厭富貴吾自取手
攬雙雕弓射殺白額虎豎子罵劉項家兒誚司馬羽衣
受金印癡心思孝武波濤隔蓬萊剛風墮塵土天開貫

索象國封三泉府裴馬來長安公卿反爭覩大書肆赦
字曰醉愚酒酺却笑運侯光埋名寄春廡

四哀有序

王鎔金壇人字

王鎔一畝宮藤偃如屋大十載卧藤陰不向州府過滕
邊一壺酒醉卽騎藤坐老眼眩生花身隨藤花墮枕中
在日詩不屬他人和崇禎太平曲讀罷涕沾泥

鄧剡字叅舒金壇人家天荒湖索扁額予題天荒天
隨以歷甫里兒之云

鄧剡居天荒蹉跎老於此遂從天隨後得號天荒子少
年富裴馬斥公易圖史晚攜兒與孫且讀且耘耔著述

兒汗牛飯牛不爲恥朝挂牛角書暮入牛宮止爲文傲
琴張明朔願我輒復喜不屑字屑本時費游李以饑餓死
生存嗜美酒灑脫六七齒豁兮悲來附向黃泉裴

陳雲與字元公一字太虛荊州人餘潛令致仕

陳生令於潛日飲不視事狂來忽解祖辭家棄置稚淚
跡江湖間賣藥吳門市囊中得百錢呼盧卿沈醉神仙
託往還僮僕毋嗤詆凝同居赤水福類蕭穎士才高且
孤憤蟻視人間世嘗悔纓紱汗炎思形骸蛻丹方刀劍
鉏鎝擔隨所至矢口罵傭奴窮途竟遯弑作吏非夙心
在官亦無愧至今天柱碑猶墮遺民淚不柱山一名天柱在於潛

陳惺字稚白荊門州人餘慶令未上爲僧

陳惺江陵豪須髯健如蕺殿前斥奸相觀者皆慄魄縮
袍裝襤縷淚與酒痕積老病客黃山苦遭閣黎尼死無
故人賻豈有大夫簀遺命理幾書周身當棺槨何以爲
前和　高皇御製集謳言日月光不炤君寃叟槨叶古畫切集
叶資昔切○奸相馬士英也

三懷有序

逢此百憂乃懷三志初曰無懷氏再曰閶風終曰非
想非非想天

無懷氏

天地初溟涬廓落世莫紀萬物如嬰孩無心慮生死沫
有君長名强名無懷氏炎山蚩尤亂飛土干戈起殺運
一以開煩冤竟胡底七雄十六國擾擾殊未已陰陽日
兆沴異哉而大傀大道本無知悠然念元始

閶風

閶風杳何處邈在崑崙丘弱水幾萬里虛無若雲浮中
有不死民浩劫爲春秋躋明絕塵埃逍遙以遨游黃金
爲重闕白玉爲岑樓驂龍詣天姥玉女通綢繆大笑視
九州塵沙亂蜉蝣無懷何足道永絕人間憂

非想非非想天

五十億萬里世界風輪持三途並八難煩惱恒如斯世
尊坐蓮花憫此眺琉璃雖多鳩荼羅莫救閻浮提奈何
四禪天刼盡終有時諸天五通類死苦不可支放志學

神仙念此心慘悽惟有非想天諸刼永不罹樓炭經二十億萬里下有金粟二十億萬里下有金剛二十億萬里下有水際八十億萬里下有無極大風淡五十億萬里前四爲地輪第五水輪第六風輪初禪天火刼壞二禪天水刼壞三禪天風刼壞四禪天未有擾亂天命終彼亦俱沒智度論南方天王毗樓勒叉鄭毗琉璃領鳩盤茶薜荔神將護此閻浮提人

劉斧見江南諸山

李白讀興寺風流近可師泡湖欲入望剪落碧梧枝水
從雲際山山似畫中移斜陽一壺酒相對解襟時

黃鶴樓寄紀伯紫

憶昔茅侯臺上客一時文采擅揚州廿年江畔離愁老
六月樓高烟雨秋筆相白衣原自好故人青眼可能留
卿看翼際山頭水朝夕還經幕府流翼際卿大別幕府山在金陵城西

六月晦夜泊漢陽雷雨忽至

夕晦星尤燦江光望杳茫雷聲殷地起電尾出雲長漁火分雙渚人烟集萬檣安排神女雨何事下巫陽

紀子湘作小樓曰卧游前江後湖如在几席題次李漁韻

一官奇訥總陶情盡日琴書半榻横但使眼前無俗物自然四壁起秋聲

開𥦗隱几看江天彷彿襄陽書畫船最是案頭奇絶處帆檣無數硯山邊

月湖答李漁

齒如編貝兩靨青朱鳥𥦗前老歲星謫作人間廣長舌

滑稽莊語總堪聽

月湖楊柳倚危樓湖水銀河一色秋唱到李漁新樂府水仙山鬼盡含愁

新圖十幅四雙眉不惜尊前舞柘枝未得捲簾通一顧恠儂無句比紅兒漁攜四姬一姬適病

抛下瓊簾繡毬紅窺人掩映隔簾櫳亦知宋玉多情甚難共襄王入夢中

神仙拔宅盡飛昇泛宅浮家亦可人恠殺向平渾未識五湖原不是閒身

書顧與治遺集參游江寧人未歿前數日雞黍留飯下則與治捐館日也還舟治其喪又懸山在山東參祭大美索酒因寄酒澆墓草二子遺集懸山授梓

冥通千里豈無因生死交情見故人酒到劉伶墳上土魂來張邵夢中身江東羽扇愁零落客邸黄粱暫主賓掇得遺文都一集風前展讀每霑巾

哭周櫟園

愁聞江左失風流牧齋梅村更報周郎詔獄囚遺愛正傳盤馬埭奇功誰惜射烏樓久知吏貴通侯賤不信恩原鬼伯收騷雅只今彫落甚逢山舊侶可同游櫟園幹閩建功于射烏樓後官少司空下獄寫書于傑先將疾有言將十萬師不如獄吏之貴也今以江南獄讞再削籍須繫赦原後抑鬱以歿

新雁

斷續來時雁偏當靜夜聞隨風力容易帶雨陣紛紜矰繳能無遠鷹鸇自不群全生向江海餘啄意須分

落雁

八月初寒試羽翰南風飛易北風難幾經沙漠鳴嗈急得到江湖秋水闊豈爲蘆𥴦多朶二音施浛食莫因艸際恠虛彈不妨收養同雞鶩放汝春雲萬里寛

醉寅石有序

大冶縣回山西北江身少狹小與臨江曰獅子磯土人云下有平石刻醉寅孟德書五字志記不載相傳孟德自荆州來畧地至此衜所謂釃酒臨江者是邪

壬子十月初七夜同兒昌舟行過此

曹公畧地處千載少人登赤壁下百里青山高幾層秋聲孤戍柝帆影過江燈嘆息周郎在奇才對壘能（磯下有散花洲傳爲公瑾散花勞軍處）

祭周文長（設位寢門外祭之）

昔君敦友誼弔我總帷遏大雪没雙屐生矟垂半肩別來書總少道力老能堅頭角看兒輩（文長兒孝子鄉）形骸總棄捐君應辭溺世我哭向重泉宿草年年綠遺詩句句傳秋雲江上雁寒雨墓門烟斗酒何時酹因風寄紙錢

送楊職方（兆傑）副李侍讀安南使事還　朝（昌云康熙七年命安南王黎維禧歸都統莫元清於高平）

越象雖荒服中朝舊幅員萬方昭　國典二使見天文

都統非無地雄週亦有君軒墀來指授旄節奉懲伐鼓雷關雪刑牲嶽廟雲（安南關一名雷關太牲林一千七百里中朝有使命伐鼓開關必用地炎霜少雪孔樂時張國公輔平安南上遣監生張禮祭嶽神求雨雪於嶽）金身歸魏闕容矢罷鑾軍掉舌惟覘軾奇才妙引斤凱旋諸將喜書奏至尊聞部落西陲急朝廷右顧勤總戎誰得體銜命更何云（疑喇嘛數銜命西戎）昔出仙舟去還除秘閣分史宣班馬筆服發斗牛紋祖席堪連月長安望五雲乘槎君得便博望未超群

冬日山居寄徐東來覓文竹杖

牀頭文竹杖聞著伴徐公爾自北城美予眞東郭翁葉淺嫌履滑枒倒當橋遥正直空相贈扶行三徑中

朱韶九畫冊　八首

泉源在樹杪百道隱縱横想入千巖裡山山聞水聲
得茲一片地垂老坐安禪不乞人間食山中墾芋田
長松倚茅屋寂寂此巖阿隱隱青山外兵聲何處多
草亭林下路空夏復空秋可憐塵土客不向此中休
孤亭臨斷岸浮浮渺莽溪自喜聞人耳多年避鼓鼙
丹楓間赭樹色色作高秋耐可乘流去天邊坐釣舟
雨散青峯出湖光妬白雲試登高閣看何地着餘氛
剩水幾山外斜陽入望迷幽人看得慣只在小橋西

滿院梨花白燕

天寶園中次第栽和雲和雪立蒼苔彫欄月黑分明見

淺院泥香舊侶回對舞釵梁雙影亂六宮弓箭一時開美人含笑如相識應是投懷夢裡來

和友人宮怨

長信宮中春到遲名花幾發兩三枝可憐玳瑁高樑處愁殺欄邊雙燕兒
名香熏罷坐多時春著裙腰暖自知等向襟前見新月還將花影過樑思

倣和元人宮詞七首

當年孫武豈知兵枉殺宮中二美人傳得仇邦進歌舞姑蘇臺上幾青春（吳宮）
章華臺下艸離離不怨平王怨伍胥歌舞未終兵甲入

細腰高髻付吳兒 楚宮

漳河流水滚春沙銅雀臺高換物華寶枕抛殘山海誓
不知還有憶袁家 魏宮

頻年玉臂賜紅綃此日青衣詣北朝臨上馬時私囑付
鄴中女子莫千妖 晉宮

晉陽烽火照汾河十萬王師已倒戈更請君王圍一獵
不圍一獵待如何 齊宮

結綺樓頭罷曉妝吳公臺下多尤長井欄數點胭脂淚
消盡青溪一夜霜 陳宮

涿駕征遼往不旋自言離別只今年可憐園寢前朝地
便有人來墾墓田 隋宮○鮑溶詩野老幾代人種田煬帝宮

宮人圖

寒食花朝春氣融金鈴不動柳搖風內人丞出鈎欄戲
齊委霓裳綠艸中

教築高樓望市塵羅巾露面一時新誰家年少翻輕薄
路上鞦韆望內人

癸丑 康熙十二年

上元留張長人飲

多病愁仍劇吾衰氣未平月圓燈火內心借酒杯傾起
舞時相慰論文妙秉衡叔牙知我短守狷為逃名

竹中聽雷亭

萬竿蒼翠拂晴空歲歲聽雷長籜龍好與先生留竹帛
千秋不改舊春風

向書友古過飲艸亭

小築豈不足一亭聊可怡林疏野水白山靜夕陽知自
得論文友嘗吟感遇詩遠游吾未厭五岳有相期

夜雨

長江響急流五月楚山秋夜雨人呼侶孤燈婦倚樓看
書循短髮占歲動深愁老去關梁倦誰堪賦遠游

對月浩歌

臨風坐涼夕把酒看荷花是時白玉盤飛上青天涯清
光若水府萬動同魚蝦忽然南山雲吹作波底沙青天
何冥冥雲背無陰晴陽烏在地底我欲援之升一杯歌
一曲月下西嶺速舉觴屬飛光明夕來相續

六月三日得沈友聖書

聞君游騎向燕雲爛醉侯門每夕曛詩好幾時堪寄我
書來知爾未離群草堂酒債糾良友玉臂香鬟守細君
拍手高歌洞涇句江鷗驚起白紛紛

近聞釜山歸道山開緘讀罷淚潺湲董生游粵返猶未
俞盧子論文苦不閑 元昌 似汝才高甘潦倒須知吾道
定艱難如何聞石今稱健 董含 望斷音書三泖間

窮老洮侯與最狂 張彥之 不延俗客到茅堂高歌喜對朱
翁子 部九軒 蕭寺扶來瘦沈郎 浩然雪峰 鹿豕自知居處僻鯉
魚莫為楚江長煩君代我殷勤語清夢時時抵故鄉

何鳴九小像讀書松桂下
看君坐叢桂得意在松風童子茶初熟先生書未終把
竿來釣瀨抱膝想隆中若問傳神處丹青苦不工
青康對山集
武功琵琶天下能當場譜數康崑崙摧藏偃抑聽不得
此曲乃是悲來行汗身救友重義氣責報貴以孤忠名
慷慨許千秋周旋非世故平生長物一不留畫鼓獨餘
三百副丈夫行志百不嘗仰天鼓缶非輕儇不見杜甫
孔雀行記憶細故非高賢中山狼傳對山門人作非山對山
荅都下友人書六月九日上幸太液池大宴群臣
鶉火躔初次山中正晝長籍田登四海明祀顯三光賜

帛高年喜恩酺許歲常遠聞游豫樂因識股肱良吐魯
來天馬吐魯番國王貢馬玉表稱瑪墨忒賽伊忒薄上言乃聖乃仁天下治平皇帝一統彼同何異予古之占付特惠澤羣生相同乎昔之達剌汗法紀單威此隆于階黑塞勞聰明格物娩美乎伊思謙遜云云一千八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吐魯番國謹表文辭慕白狼容臺徐定禮扃國
赳稱鵷紫禁烟花繞仙班御幄傷樓船張廣樂水殿奏
名倡獻賦誇枚馬吝謀孰杜房息須知敬勝危豈爲安
忘輔義思腰領全生仰廟廊吾憐杜陵句白日到羲皇
湖村待月
艸廬半西向微側臨長河林背上皎月廝邀掐白波水
光明坐起山響吝謳歌待對清輝落幽情愿更多
哀王斥有序
蘭陽進士王斥字仲連崇禎五年授滋陽知縣曾厎
宗壽鏴犯法殺人斥笞而械之巡按御史以擅刑宗
室劾奏遣戍睢陽斥從戍上書臣始訊壽鏴鏴方覺
酒高會移時至高趾闊步而左右翔臣怒欲請陛下
畢伴覆裁忍殺人者舉止如斯不壽鏴裂臣上王啓
分胳諸宗諸宗䟦梁臣乃杜門求荅滋陽民投狀留
臣而御史謂臣激變幸無變也假不幸有憤諸宗之
強梁洩蓄怒以因衆臣怒欲請陛下當謂誰實激之
臣被逮日士民遮路痛哭臣怒欲請陛下豈獨成義
縱所能得之百姓者書奏　上不之責也斥負才氣
佯狂病發自誌其墓以蘇子瞻誌人之銘有合於巳

卿以銘巳士論哀之周侍郎亮工刻其遺集系以詩
而予亦綴一章噫不獨哀斥也矣
王斥上書如問天當時風節少人傳飛霜再有鄉生獄
誌墓曾無傳奕年奕自誌墓漢王若存思强項茂陵不必問
遺篇山東義士恆流涕可惜明時曾仲連
族叔祖明曾自崑來勸習過付月山亭茗譚而已
坐間奉贈三律聊志今昔之感明錢塘縣令漢石公諱咸建之
子次
雍里背分派嗚呼忠義門宗䲭留孝子蘋藻泣曾孫白
馬江濤外春燈野廟存史臣彰直筆感激　聖朝恩
小駟銅壺閒高軒宰相家客寶紙鎮定兩相公家　文章重江左人

物動京華故舊悲任昉新知指孟嘉到門驚喜定起傒
郎平瓜

風物憐吳楚門庭豈異鄉起枯華從職歲月老夫狂予長
明曾十九歲往事紛衿淚多愁纔鬢斜浮生過遂半恥與說
行藏

梁汾貞觀過訪端文公諱憲成之曾孫

才子甘鄉校當年鳳閣開近從楓禁出肎向竹林來入
坐推蘭翰牽車破蘚苔楚江秋正響莫使暮帆催

家紹端文學人傳扈從詩摛辭黃絹妙封事綠羅齋國制
有滿字綠頭牌通籍蒙恩蚤還山拂袖遲應憐花樹會古有花樹韋家
宗會公高致訪茅茨

哭合肥公十首

人百誠難贖天高奈若何寂寥知已慟慘切向誰多苦
調援琴續哀詞倚石磨經天復東注惟有淚如何

書來猶九日公寄予書正重九日化去即千秋是月十二日逝失意人難
識高官老自休予告慶疏得文章留後死忠孝補前修庾信
江南賦銜哀到白頭

知人郭泰是物望李膺同生死交誰在山林道未窮銘
旌來冀北涕泗灑江東野史流傳錯書名黨籍中

天壽還陵寢龍輀葬大行義聲歸御史疏稿出先生代臺
臣州疏浮議千秋白餘生七尺輕當年溝瀆死苦志竟誰
明

三川一告震中夜兩宮傳玉馬祠河日金雞請赦孝昌恭
地震河溢公請大赦議免禮儀宗會典議論集羣賢大學士議大政輒持大明會典或以
陝語侵之不顧公死今誰嗣蒼生仰問天

憐才到紅粉此意不難知禮洽憎多戶君恩許請省王
戎終死孝江令本先衰名教原蕭灑迂儒莫淚訛

亭子當與勝秋光近玉泉半溪猶挂柳九月尚鳴蟬藥
裹捐能不蓴鱸興澂然坐中詩句好京邸一時傳重九前三
日擬遊玉泉賓客以道遠止典勝亭子溪邊柳下言笑甚適賦四絕句

學仙艱導引臨化作跏趺處亂全要領遭時念髮膚狂
歌嘗被酒苦語見操觚一代文章伯英靈定有無

往來今古事杜宇一聲中落日樓臺影千山鼓角風看

陣來父老隔代長兒童欲問桐鄉祀何妨即梵宮令永建
禪院一區郵鄉院中判事庚辰春予過公値寇騎陳情
公卿院中論遣今有聯云杜宇一聲今古斜陽數點樓
臺新人謀治改中之公寵寄書題院也

輦下從容問君王命所忠病留遺表在書進閣門遐瀰
産憐疏廣幾編購孔融老年弟子職老淚哭秋風辛亥元日
慶賀兩宮禮成名至玉輦旁問所著述後遺表人悉取
具書。疏廣有舊田廬令子孫耕種供衣食日吾死後
不欲益其過魏文帝募天下有藏孔融文詞者購之

送梅子真北游

徙步送君去蕭蕭行路難浮雲萬里遠今日大風寒空
彈馮驩鋏休彈貢禹冠交情棄如土何處覓新歡

黃州舟中聞湖南兵變消息疑似沿江戍卒盡逃

流冗滿目時盡抵官民舟江中無片檝行

燹火驚傳自上游大江兩岸斷行舟孤艤有客吟殘燭淋雨無人上戍樓占象每過中夜立東方流星大如斗委蛇南行羣小星從之聞笳嘗對亂雲愁半生悲憤兵戈裏歲月催人欲白頭

舟中夜雨思沐黔公往事

昆明莫習戰習戰有何益不見沐黔公東西困奔出阿迷有兒妻娃毒夏姬匹再贅安南酋雙心叛王室楚雄失寓公箭集葉榆壁翊戴羣盜爲閃尿并難必龍文每插袴夜刀嘗脫鞾狗腳罵君王何有勳與戚元夫既拘觜賊從亦偪屋勢變醜技窮性惡蠋自食殘軍恃孟指闕喻刺天碧負重牛叩頭單行馬捫頰三宣聯不守一葉敵潑入後勍猶狐疑前不已癘疾此時吳將軍萬馬獨搗虜綠旆挂蒲甘黑旛搖太乙功成磨槃嶺須賞皆舊卒帶礪改山河風雲黔天日私莊三百六賜采音蔡亦匪一行齎遍海內椎璋東南集功名恐太盛富貴守此畢回首雁門關烟塵愴嚌昝淒涼艸澤淚是否春秋筆遘事難重歎臨風更嗚咽昌云按詩話紀事歲乙酉張獻忠陷全蜀僞稱帝黔國公沐天波令參軍李天贊守會川天贊縱掠于土官吳大奎逸大奎舉爵反天波召諸司合討安南州土官沙定洲亦至先是阿迷州土官普明升妻萬氏嫁沙定海私其弟定洲絕愛之遂定海至是詔定洲黔國富彩可乘亂取之定洲遂結約內變天波從水溝遁奔楚雄定洲僭號有雲南二十餘城率衆圍楚雄丙戌四月平蜀侯竹英恢復雲南萬氏弄入定洲軍復丞阿迷獻忠僞將李定國追擒之與定洲並磔以徇軍天波奔券印降于

僞將孫可旺時大清破獻忠于西充縣背貫六箭死諸僞將與其黨議故桂恭王子永明王今在肇慶宜往迎之因改元永曆無何爭敵爭地自相殘殺可旺遂遷永曆于安龍所衣糧皆稱給永曆不能堪與輔臣吳貞毓謀召定國可旺偵知使人讓永曆矯旨殺貞毓其餘麥遲棄市先一十八臣後可旺敗于定國窮迫歸平西王乞降大清師因入貴陽入永昌破磨盤嶺入緬甸而平西之功成矣葉榆漢縣今之大理府孟指即孟艮永樂初置府改今名永曆道出孟艮三宣慰府緬甸也浦甘故城址在緬甸絲旆者國制漢軍旗色也黑太乙旗西生蘿抱韓非子蠋一身兩口爭食自齧顏氏家訓蜈古虺字非是當從韓子作蠋

聞平西叛東守憲徐公　四首

楚江萬里接滇雲地險從前割據聞躍馬雄圖終一威伏龍相業恨三分虛傳縞綵來蠻洞賊俱白衣旗詐稱爲先朝義服實恐蒼黃起賊羣老母孩兒眞可惜莫敎殺戮更紛紜

聞昝陰平破蜀時幽燕故將最先馳洮城已自無堅壘縣竹何人更駐師鍾會豈眞成魏賊姜維不得號雄兒即今老逆須天討楚塞秦關進莫遲

人事天時合亂離神恫冥報不虒池漢朝香火無安猛水西安氏猛氏傳家自漢三桂滅之安氏鬼附一婦人至三桂府門罵曰逆賊族滅報我○蠻人謂老族爲香火緬甸軍民舊長司倉卒識時惟俊傑從容多難鎭危疆可堪萬里塵埃起風鶴紛紛總未知

羣凶餘枿盡堪殲先韻通兩口支糧實可憐總督甘文焜辭朝奏三桂必反至是聞變死貴陽馬寶追害之寶本張獻忠僞將降于永曆三桂提兵入滇追永曆于緬甸獲孫可旺提塘官張應奎關糧冊有皇帝一名皇后一口支糧若干石云云中夜悲歌思往事一時寇火又南天謀臣誤以非鼂錯國士全名定魯連老弱扶攜正東竄不驚鷗鷺下江烟

河居子楚之貧句小舟爲家號河居子賦稅徭役所不及如洞庭之對戶焉時江中無一船而河居泳游自若

生子若鸕鷀捕魚入水底袯襫犢鼻裁不識襪與屐
東邉紅日出照見瓮浪翻西邉明月落喚作洗頭盆
鄰家舴艋子議價五千錢明年兒娶媳六月好分船
烽火四邉生漁舟破浪行烟霜開雁陣風雨打雞更
中流斷行旅四面起烽烟烏鵶數點黑知是打魚船
四面斷行旅中流大艬舸打橈渾不怕敲鼓賣魚過

白茅堂集卷之十六終